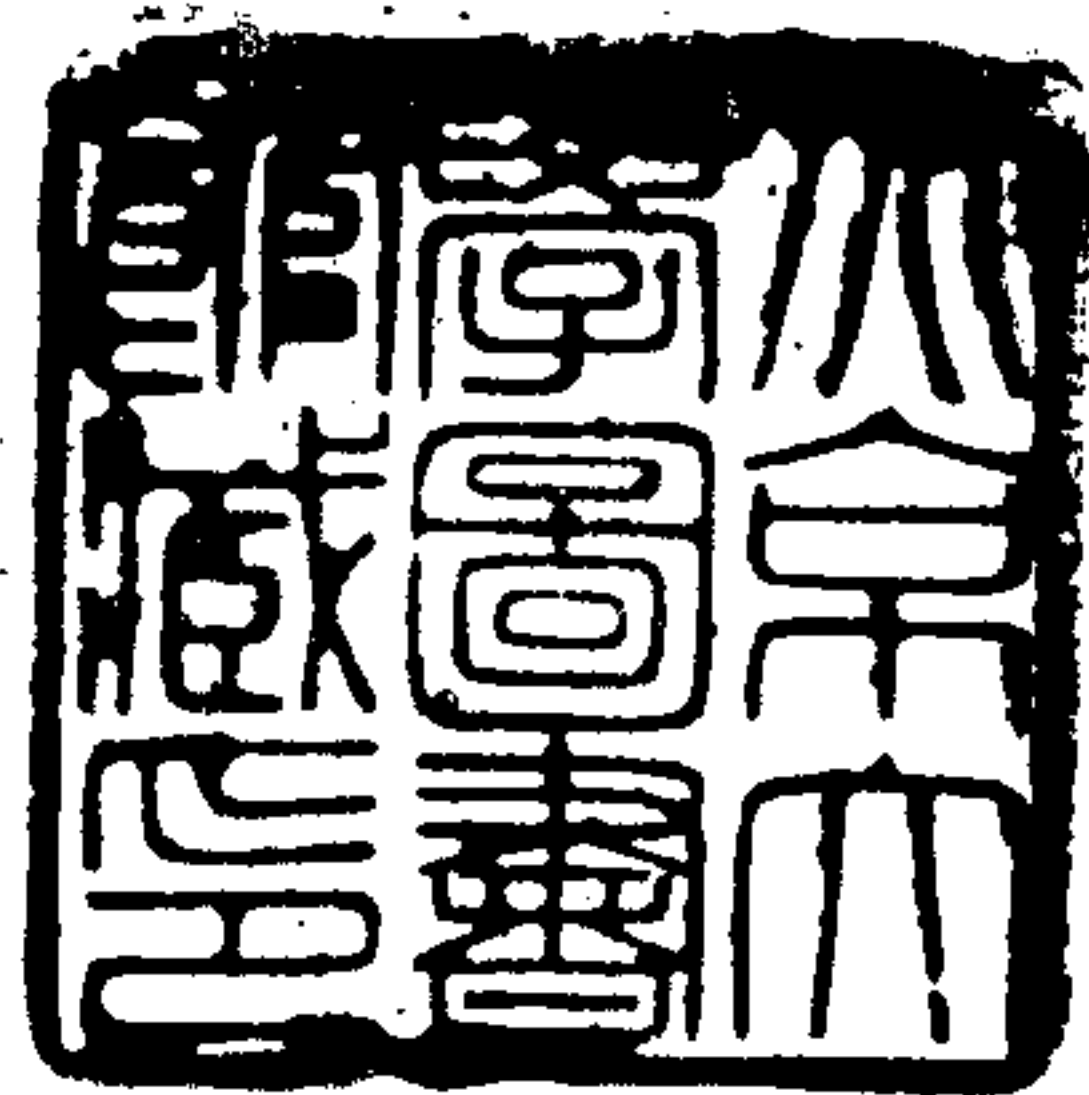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F45/07

# 七七·經部·詩類

詩古微上編六卷首一卷中編十卷下編三卷 [清]魏源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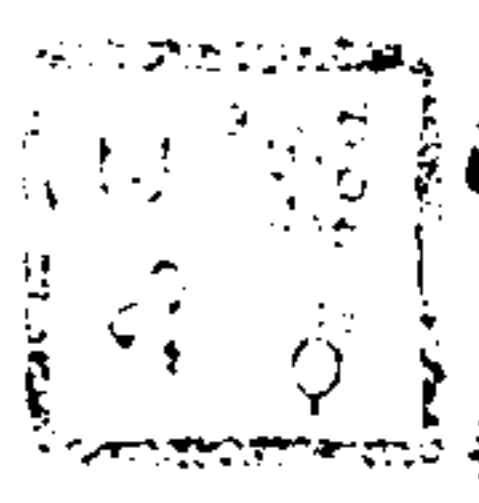
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首一卷 [清]王先謙撰……………三七五

詩緯集證四卷 [清]陳喬樞撰……………七六一



魏氏源詩古微有初刻二刻如本初刻本僅上下  
二卷係未定本有本中者先世序二刻本分上中  
下三編凡二十卷有魏氏自序為道光二十一年所刻  
久毀於兵頗不易得今坊間通行者為先緒已自  
官都揚氏飛青園刻本仍分上中下三編上編三  
卷一卷為詩四家異同二卷為詩序集義三卷為  
夫子正味及毛詩四始義例中編仍分十卷批注道  
光年上編三四五六卷併入下編二卷為詩外傳演  
并表首共為十六卷與道光刻二十卷年六并魏  
氏自序有云詩古微上編六卷并卷首一卷通語

全徑大雅中編十卷卷同逐章校難下編三卷其  
一輯本序其之德并傳凡九卷二十蓋魏氏定本  
以此今揚刻本乃頭有并同不知何所據也據魏  
序云：自以道无本乃心揚刻本与序不相應也  
魏氏之意去此國三年六月在殿肆覓詩道先刻  
本用揚刻本校記標著其并同以此甘賜戶記



序

詩古微上編六卷并卷首一卷通語全經大誼中編十卷  
答問逐章疑難下編三卷其一輯古序其二演外傳凡為  
卷二十詩古微何以名曰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  
言大誼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  
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于來世也蓋自  
四始之例明而后周公制禮作樂之情得明乎禮樂而后  
可以讀雅頌自述熄詩亡之誼明而后夫子春秋繼詩之  
誼豈明乎春秋而后可以讀國風正變之例不破則雅頌  
之得所不著而禮樂為無用也美刺之例不破則國風之

詩古微 序

無邪不章而春秋可不作也禮樂者治平防亂自質而之文  
春秋者撥亂返治由文而返質故詩之道必上明乎禮樂  
下明乎春秋而後古聖憂患天下來世之心不絕于天下  
學問之道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以一隅反三隅則不復  
余初治詩于齊魯韓毛之說初無所賓主顧入之既久礙  
于此者通于彼勢不得不趨于三家始于礙者卒于通三  
家實則一家積久豁然全經一貫朋亡蒞祛若膈若告憤  
悱啟發之功也舉一反三之功也學問之道固不可淺遇  
而可深逢者也雖然詩教止于斯而已乎昔者子夏彈琴  
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至于發憤忘食



然夫子猶造然變容曰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問其門不入于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邱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填填正立而已不能見其裏此所謂精微者也精微者何吾心之詩也非徒古人之詩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志氣橫乎天地周乎寢與食息察乎人倫庶物魚川泳而鳥雲飛也郊天假而廟鬼享也不反乎性則情不得其原情不得其原則文不充其物何以達性情於政事融政事於性情乎故泝流多則潛泳少矣邇風優則適性微矣徒賓賓然舖糟粕黨枯朽而曰詩教止斯已乎烏乎以俟假年以俟來哲

詩古微

序

二

道光二十載歲次庚子邵陽魏源敘于揚州絮園

詩古微目錄

卷首 此卷揚氏飛青閣刻本同

魯詩傳授攷

齊詩傳授攷

韓詩傳授攷

毛詩傳授攷

上編一 此天揚本有齊魯韓毛并同論而夫子心樂論則列入上編三

通論傳詩異同

通論詩樂

上編二 此天揚本列詩序集其毛詩例四始是也則列入上編三

詩古微目錄

卷首上

通論毛詩

通論四始

上編三 上編三四五六揚本均無入中編者

通論二南

通論王風

通論衛風

通論豳風

上編四 上編四五揚本均列中編五

通論二雅

上編五 此天揚本列詩序集其毛詩例四始是也則列入上編三



通論二雅 此本雅也王詩長微上下交相與國上凡黃微大雅已好

上編六 此本揚平列中編九中編十

通論三頌 因頌而長微上下交相與國上凡黃微大雅已好

中編一

二南答問

中編二

衛風答問

中編三

檜鄭答問

齊風答問

詩古微目錄

魏唐答問

中編四

秦風答問

陳曹答問

幽王答問

中編五

小雅答問上

中編六

小雅答問下

中編七

卷首上

二

大雅答問上

中編八

大雅答問下

中編九

周頌答問

中編十

魯頌答問

商頌答問

下編一 此本揚平移入上編二

詩序集義

詩古微目錄

下編二 此本揚平下編一

詩外傳演 輯古

下編三 此本揚平下編二

詩外傳演 取王夫之詩廣傳

卷首上

三



詩古微卷首

邵陽魏源輯

魯詩傳授攷

漢書儒林傳申公名培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即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病患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相係而申公媿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

詩古微

卷首 魯詩傳授攷

教亡傳口說其指不為書傳也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適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適言師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裏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

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名邑徐公皆守學教授章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詩事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傅子元成字少翁賢少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元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詩古微

卷首 魯詩傳授攷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滅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滅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于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摠衣登堂



頌讀為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邱蓋不言邱孔子諱微也之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

除下為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

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

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

嫉式謂歌吹諸生日歌驪駒式日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

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

經何以言之式日在曲禮江翁日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

邊陸邊陸也陸古地字式客罷讓諸生日我本不欲來諸生疆勸

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于家張生唐生褚生皆

詩古微 卷首 魯詩傳授攷 三

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

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

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字偉為博士由

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亦事王式以博士

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按

廣德傳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為人溫雅有醜

藉為御史大夫直言諫諍龔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俱楚

人皆好學明經勝為渤海太守舍光祿大夫歸鄉里以魯

詩教授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舍居攝中卒勝為莽召不屈死

漢書楚元王傳名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

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魯穆生人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秦時儒生

伯者孫卿門人也孫卿姓荀名况為楚蘭陵令及秦焚書各別去漢六

年立交為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

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

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

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

或有之元王立二十三年薨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

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夷王子戊即位

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日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

不去楚人將錯我于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日獨不

詩古微 卷首 魯詩傳授攷 四

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以至此穆生日易稱

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先王之所以

禮吾二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遂謝病

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

赭衣使杵日雅春于市

元王孫辟疆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常以書自娛不肯

仕子德為宗正孫向字子政通達能屬文辭明經有行嘗

上封事宏恭石顯怨之成帝即位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

向為洪範五行傳十一篇為王氏發也上知其忠不能用

又諫昌陵制度泰奢又累以災異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



又為列女傳八篇。新序說苑五十篇。官中壘校尉。長子叔以易教授。官郡守。少子歆最知名。

後漢書卓茂傳。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事博士江公習詩禮。究極師法。稱為通儒。光武時為太傅。封褒德侯。

後漢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德梓潼人。少有志操。習魯詩。事博士許梟。元始初除郎。王莽居攝去官。公孫述徵之。不屈死。光武表其閭。

後漢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與弟丕入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後歷官司徒。

詩古微

卷首 魯詩傳授攷

五

不字叔陵。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相難。數事。帝善丕說。

後漢儒林傳。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家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宏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為諸生。師事博士右師細君。

習魯詩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少好學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

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建初中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時會京師。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于官。

後漢方術樊英傳。李昂字子然。鄆人。篤行好學習魯詩。公車徵不就。

後漢獨行傳。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郡人雷義。人為友。俱學魯詩。官侍御史。案義字仲公。官南頓令。

詩古微

卷首 魯詩傳授攷

六

後漢胡廣傳。李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學魯詩。官太尉。蔡邕集。蔡朗陳留人。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為瑯琊王太傅。

隸釋。司隸校尉魯峻碑。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治魯詩。兼通嚴氏春秋。

執金吾丞武榮碑。榮字含和。治魯詩。韋君章句。齊詩傳授攷。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

一書 丹黃參日車全書 卷之二



城日書乎。迺使固入圍擊。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迺假固利兵。下圍刺。正中其心。幾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即位。已九十餘矣。復以賢良與公孫宏同徵。宏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游君。穎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

詩古微

卷首 齊詩傳授攷

七

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漢書夏侯始昌傳。始昌魯人。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陰陽。為昌邑王太傅。

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好律歷陰陽之占。待詔宦者。署嘗奏封事。言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應劭曰。五際。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也。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後為諫大夫。子孫皆以學在儒官。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後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為前將軍。輔元帝。忤宏。恭石。顯下吏自殺。漢書匡衡傳。衡字稚圭。東海承人。家貧好學。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毋說詩。匡鼎來也。鼎方也。匡說詩解人頤。蕭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道歸之。元帝即位。為給事中。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詩古微

卷首 齊詩傳授攷

八

漢書師丹傳。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後為大司空。哀帝時。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議定。陶共王廟。不合上意。以事策免。

漢書藝文志。齊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師丹。伏波將軍。封新息侯。類川滿昌。

後漢伏湛傳。湛字惠公。瑯琊東武人。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別自名學。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博士弟子。建武三年。代鄧禹為大司徒。帝將親征彭寵。湛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謂大夷密須。耆邗崇也。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



蓋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攻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陛下受命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而先事邊外捨近務遠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後坐事策免元孫無忌傳家學永和中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後漢儒林傳伏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詩古微

卷首 齊詩傳授攷

九

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為太僕四年帝臨辟雍于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適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瑯琊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

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于道物故臨命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鈔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輿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後漢陳實傳陳紀字元方潁川許人位大鴻臚毛學指說以為亦學詩古微

卷首 韓詩傳授攷

十

韓詩傳授攷

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



蓋寬饒本受易于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一作段

後漢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傅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

詩古微

卷首 韓詩傳授攷

十二

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捷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健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父建武中為卷令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

志義學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于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兼錢及

詩古微

卷首 韓詩傳授攷

十三

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加令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懇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閔中令卒于官

趙華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華恥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健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華卒業迺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華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



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于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于家

後漢馬援傳援同郡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續漢書曰

勃能說韓詩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以雲陽令上書訟援爵土不傳書奏歸田里

後漢鄧暉傳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光武令授皇太子韓詩為上東門城侯尉

後漢劉寬傳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每行縣止息亭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解靈帝初侍講華光殿

詩古微 卷首 韓詩傳授攷 三  
帝頗好學每令寬講經光初三年為太尉謝承書曰尤明韓詩外傳

後漢廉范傳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為蜀郡太守漢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

後漢周燮傳後南陽馮良字君郎奉檄迎督郵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積十許年乃還徵辟不就

後漢李恂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拜武威太守

後漢文苑傳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習韓詩講授門徒常千餘人仕泰山都尉儒者諡為宣明君夏牙恭之子少習

家業舉孝廉儒者諡為文德先生

後漢鄭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徵大司農

後漢梁商傳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徙茂陵以外戚為大將軍東觀漢紀商少持韓詩京師翕然稱為良輔

後漢方術傳上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與李恂皆習韓詩教授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此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公府辟召皆不應人號為北郭先生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

詩古微 卷首 韓詩傳授攷 古  
後漢杜喬傳喬治韓詩

後漢方術傳下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習韓詩官郎中後漢方術傳下公沙穆字文父北海膠東人習韓詩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官遼東屬國都尉

太平御覽引東觀漢紀陳翬字君期明韓詩時人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東觀漢紀曰尹勤事親至孝無有交游治韓詩

隋經籍志侯包著韓詩翼要十卷

蜀志杜瓊傳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後主時為大鴻臚著



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魏志崔玖傳玖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讀論語韓詩結公

孫方等就鄭康成受學為中尉

注事博士韓

吳志張紘傳紘字子綱廣陵人為會稽都尉

歐陽尚書又于外黃濮陽後為孫權長史

閻受韓詩禮記左氏春秋後為孫權長史

隸釋廣漢屬國都尉丁魴碑魴字叔河治易韓詩垂意春

秋中常侍樊安碑安字子仲南陽湖陽人治韓詩論語孝經

兼通記傳

從事武梁碑梁字紱宗治韓詩

詩古微

卷首 韓詩傳授攷

五

車騎將軍馮緄碑緄字皇卿治春秋嚴氏韓詩倉氏

郎中馬江碑江字元海通韓詩經

晉書儒林傳董景道字文博宏農人明韓詩精究大義隱

于商洛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累徵不起

沈約集梁景字少景少習韓詩為世通儒元嘉元年為尚

書令

毛詩傳授攷

經典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

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為

詩敘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

十一云此見陸機草木蟲子夏授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

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

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漢書景十三王傳劉德景帝子河間王修學好古實事求

是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諡曰獻

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

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

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

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適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

詩古微

卷首 毛詩傳授攷

六

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于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

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

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

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于世中興後鄭

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

後漢鄭興傳子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通易詩官大司農

後漢儒林傳言鄭

後漢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曼卿弟子肅宗令撰

齊魯韓詩與毛同異為侍中領騎都尉隋志有毛詩

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從京兆摯恂學博通



經籍為南郡太守作毛詩傳十卷

後漢鄭元傳元始學韓詩後善毛詩作毛詩箋徵大司農

蜀志許慈傳慈字仁篤南陽人師學劉熙善鄭氏學治易

尚書三禮毛詩論語

蜀志李讓傳讓字欽仲梓潼涪人父仁字德賢與尹默俱

遊荊州從司馬徽宋忠學讓具傳其業著古文易尚書毛

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依準賈馬異于鄭氏與王氏

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為右中郎將延熙初為

中散大夫

譙周傳注引華陽國志文立字廣休巴郡人治毛詩三禮

詩古微 卷首 毛詩傳授攷 七

兼通羣書官尚書 晉書作巴郡臨 江人事譙周

魏志王朗傳子肅字子雍東海人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

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

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

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炎受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

大儒徵為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康成炎駁而

釋之炎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

注又注書十餘篇 肅有與鄭合注毛詩二十卷毛詩奏事

詩義駁八 卷見隋志 隋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按基字伯與東萊人康成弟子也

隋志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二卷魏秘書劉瓛撰

隋志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按魏志東平

吳志諸葛瑾傳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官大將軍注少游

毛詩尚書 左氏春秋

吳志韋昭傳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孫休時為博

士祭酒 隋志昭作毛詩答問六卷作毛

隋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機撰按機當

元恪仕太 子中庶子

隋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又有舒廣撰毛詩義

詩古微 卷首 毛詩傳授攷 六

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釋毛詩略注孝經

為志林三十篇凡所述數十萬言以散騎常侍徵不起

晉書謝沈傳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博學多識明練經史

著毛詩行于世仕著作郎 隋志有謝氏毛詩譜一卷毛詩

入卷義疏十卷毛 詩謝沈注二十卷

晉書江統傳後江惇字思俊陳留圉人好學儒元並綜東

晉徵士 釋文有江 惇詩音

隋經籍志難孫氏毛詩評四卷表隱一卷徐州從事陳統

撰 志又有毛詩義疏五 卷張氏撰不知何人

隋經籍志毛詩雜義四卷晉江州刺史殷仲堪撰仲堪史



東郡人

隋志毛詩拾遺一卷毛詩略四卷郭璞傳晉書郭璞傳字景純河東聞喜

人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納于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

隋經籍志毛詩辨異三卷毛詩異義二卷毛詩雜義五卷

晉給事郎楊又撰字仲論豫章人

隋經籍志毛詩音隱一卷于寶撰字令升新蔡人晉散騎常侍

隋經籍志毛詩異同評十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撰毓字休明北海

平昌人

隋經籍志毛詩注二十卷晉兖州別駕江熙撰字太和濟陽考城人

經典釋文阮侃字德恕陳留人晉河內太守為詩音

詩古微

卷首 毛詩傳授攷

九

南史徐廣傳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家世好學至廣尤精

宋中散大夫隋志有毛詩隱義二卷

南史隱逸傳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詣范甯受業通

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宋武帝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問

以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于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移病鍾

山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行于世

南史隱逸傳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篤志好學尤明

三禮毛詩不受徵辟元嘉中為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

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

生後為諸王喪服經子肅之頗傳其業注見上

南史隱逸傳關康之字伯愉河東大陽人少而篤學晉陵

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

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尤善左氏春秋手白點

定又造禮論十卷宋齊徵召皆不就

隋經籍志毛詩釋一卷宋金紫光祿大夫何偃撰南史何尚之傳

子偃字仲宏

隋經籍志業詩二十卷宋奉朝請葉遵撰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隋經籍志毛詩序注一卷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

隋經籍志毛詩引辨一卷序義七卷宋奉朝請孫暢之撰

南史南齊劉瓛傳字子珪沛郡相人篤志好學博通訓義

詩古微

卷首 毛詩傳授攷

三

作毛詩敘十卷齊武帝歷徵不就隋志劉瓛撰毛詩序義疏三卷毛詩篇次義一

義注三卷

南齊書顧歡傳字景怡吳郡鹽官人篤志好學家貧然松

節讀書或然嫌自照永明初徵博士不就著毛詩集解敘

義一卷又注王弼易二繫

隋志毛詩發題序義一卷毛詩大義十一卷梁武帝撰

又十五國風義二十卷梁簡文帝撰

梁書儒林傳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少篤學徧習五經梁

天監中除國子博士注毛詩二十四卷

梁書儒林傳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為毛詩集解梁



中散大夫

梁書儒林傳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治毛詩天監四年兼五經博士六年遷中領軍記室參軍

賀革字文明會稽山陰人治毛詩為南郡太守

梁書何允傳允字子季廬江潯人師事沛國劉瓛撰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

梁書許懋傳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篤志好學撰毛詩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于世梁又有陶宏景毛詩序一卷見隋志

南史儒林傳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深明毛詩旁通異義除五經博士梁亡入周所著春秋毛詩老子孝經論語詩古微卷首 毛詩傳授攷

等義疏四十餘卷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仕梁為海陽郡丞

隋志毛詩檢漏義二卷梁給事郎謝曇濟撰

陳書張譏傳字直言清河武城人撰毛詩義二十卷

北史儒林傳序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歆之獻之傳李周仁字陽人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渤海人程歸則傳劉敬和渤海人張思伯劉軌思渤海人其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

北魏書儒林傳劉歆之博陵饒陽人雅好詩傳注毛詩敘義一卷章句疏三卷舉孝廉不就按北史儒林傳歆之劉受毛詩于渤海程元劉

爰古參古獻之子傳父詩不能精通也

北史儒林傳劉蘭武邑人受毛詩于中山王保安先是張

吾貴以聰辯過人解說不本先儒之旨蘭推經注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永平中為國子助教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又師張吾貴及范陽孫買德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

宗遵明因曲為之說其僻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教授不仕

董徵字文發頓邱衛國人師清河監伯陽受毛詩大義精練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經贈左僕射諡文烈

北魏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楚元王後為國子祭酒延詩古微卷首 毛詩傳授攷

昌初贈鎮東將軍諡文貞撰毛詩箋音義證十卷

魏書元延朗傳安豐王猛子博極羣書兼有文藻撰詩禮別義注隋志後魏安豐王毛詩詠府三卷

北魏書盧景略傳略字仲儒范陽涿人也注毛詩未訖與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北史作景裕

北周書儒林傳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博覽羣書尤明詩後梁大常卿著毛詩義二十八卷音二卷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魏廢帝二年與諸儒分授經業遜講毛詩周大象中進開府儀同三司

北史儒林傳北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撰毛詩義疏



師李周仁徐遵明用心精苦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徵詣晉陽師友諸王剛正六藝謬字名曰字辯贈廷尉少卿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仕齊國子博士

北齊張思伯河間樂城人爲毛詩章句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

隋書儒林傳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圖右畫方口誦耳聽目數五官並用作毛詩述義四十卷注詩序一卷隋直門下省

詩古微 卷首 毛詩傳授攷 三

又有炫及太叔求注詩譜二卷炫又有毛詩集小序一卷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隋志又有毛詩注并音八卷

北史文苑傳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周易開皇初舉秀才授縣尉謝病于家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少受禮于鄭灼受毛詩于施公受書于張冲講老莊于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爲新蔡國王

侍郎選爲客館令後入隋卒

按隋志總計韓毛詩二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而魯齊二詩無一卷存者志

以毛詩爲古學然則三家詩亦猶書之今文歟

詩古微卷首終

詩古微 卷首 毛詩傳授攷 三

三



詩古微上編之一

邵陽魏源撰

齊魯韓毛異同論上

漢興詩始萌芽。齊魯韓三家盛行。毛最後出。未立博士。蓋自東京中葉以前。博士弟子所誦習。朝野羣儒所稱引。咸于是乎在。與施孟梁邱之易。歐陽夏侯之書。公羊穀梁之春秋。並旁薄世宙者幾四百年。末造而古文之學漸興。力創博士。今文之學。然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毛異同。六朝崔靈恩作毛詩集注。皆兼采三家。使其書並傳。切劘六義。羽翼四始。詎不羣燎之燭。長夜眾造之證。疑獄也哉。鄭康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一

成氏少習韓詩。晚歲舍韓箋毛。及鄭學大昌。毛遂專行于世。人情黨盛。則抑衰。孤學易擯。而難輔。于是齊詩魏代即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唐宋尚存。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其書。御覽集韻。多引其文。而久亦亡于北宋。物極必反。情鬱思申。于是攻毛議序者。亦起于北宋。不揣其本。兩敗俱傷。天之將喪斯文也。夫何怪歟。辯生于末學。言止于甌夷。要其矯誣三家者。不過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經傳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無攷也。請一一破其疑。起其墜。以質百世。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

章旨。故訓詁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采芣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蝦蟇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閟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二

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為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為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為衛大夫作。碩人為莊姜傅母作。燕燕為定姜送婦作。式微為黎莊夫人及傅母作。載馳為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行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于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于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



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  
毛序為哉程氏其何說之詞王氏引之曰藝文志詩經二  
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十  
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  
為三卷三頌為三卷與毛卷同而志言毛詩經故二十九  
卷者毛以詩序別為一卷與三家之序冠各篇者異也今  
魯齊二家序不可攷韓詩序則楊震傳引綴煉篇御覽引  
黍離篇皆以序與經文連引則知不別為卷矣而毛又分  
周頌三十一篇為三卷故今詁訓傳為卷三十也案王氏  
說于漢志似符而于新唐書志又不合且韓詩柳鄭衛分  
合不可知則以序二卷與十三國數之亦適符漢志之數  
也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  
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  
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  
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三  
始五際次弟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  
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  
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采薇非文王  
伐獫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弟與樂章合其不合  
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抵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願  
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  
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  
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  
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  
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遠撰齊魯韓

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即鄭箋毛  
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  
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製制論鄭風論生  
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  
戶而意實以魯韓為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  
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之書賢于伏生夏侯歐  
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于賈服而  
佚書十六篇佚禮七十篇皆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  
孟子勞于王事不得養父母為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  
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為公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四  
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為夫子用小序之為愈  
也梅賾之偽古文書其亦三代經傳襲用梅氏耶鄭氏其  
何說之詞葉氏夢得謂漢文章無引毛序者惟魏黃初四  
年詔曰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毛序至是始行  
于世陳氏啟源駁之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王事未有  
不始于憂勤終于逸樂為用魚麗序班孟堅東都賦大德  
廣之所及為用漢廣序不知衛宏續序多剽取經傳陳言  
即如首篇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窮思賢才而無  
傷善之心即穿鑿論語馬氏端臨曰譬之聽訟毛詩其左  
証到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通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今所  
存魯韓遺說如以關雎為畢公作以柏舟為衛宣夫人作  
後儒皆不從之夫同一魯韓詩也他敘可從而關雎柏舟  
之序獨不可從乎應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為案各不相



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譏之可矣。且其未到之案。或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乃并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一面之詞。遂不煩他證。不問是非。虛實一切直之可乎。關雎畢公。柏舟衛宣。皆後儒耳。食道聽之譚。非三家本旨。各詳別篇。四始義例篇 邶鄘衛答問特馬氏聽訟之未審耳。馬氏又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攷。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攷。如其言是聖人折衷六藝。衡鑒貿然。惟以序說為去取。然狸首新宮之屬。當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其所存一雅諸序。當必與禮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五

樂相表裏。乃大雅正篇。莫一詳其樂章之所用。何耶。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莒許杞薛之并無變風。既皆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則所存諸國之序。當必可為詩史。乃國風小序。下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為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諡號。世次之可傳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其出國史者。安在馬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絲衣序別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語。則又出于孟子。而大毛公親為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

傳魯詩于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于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敘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六

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為出荀卿。一以為不出荀卿。一以為河閒人。一以為魯人。展轉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姜氏其何說之詞。劉子駿讓太常博士書曰。漢興詩始萌芽。至孝武皇帝。然後齊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風。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徒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



攷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深閉固拒。欲以杜塞餘說。絕滅微學。豈不悲哉。禮失求諸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白虎通義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天喪斯文。未墜于地。擇善而從。多見而志。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所受而已。不識墨守諸君子。其何說之詞。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七

齊魯韓毛異同論中

甚哉美刺固毛詩一家之例。而說者又多歧之。以與三家燕越也。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焉。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不計聞者之如何也。卽事而詠。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諷上而作。但蘄上寤。不爲他人之勸懲也。至太師采之以貢于天子。則以作者之詞。而論乎聞者之志。以卽事之詠。而推其致此之由。則一時賞罰黜陟興焉。國史編之以備矇誦教國子。則以諷此人之詩。存爲諷人人之詩。又存爲處此境而詠已詠人之漙。而百世勸懲觀感。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八

興焉。請舉三家詩例與毛詩之例質之。今所存韓詩序。自關雎蝦蟆雨無正那頌四篇爲美刺外。餘皆自作之詞。新序列女傳載魯詩諸序。亦無一篇爲美刺。詩以言志。百世同揆。豈有權愉哀樂。專爲無病代呻者耶。然毛以二南皆美文。王后妃之化。而韓則以漢廣爲說人。汝墳爲辭家。茅首傷夫有惡疾。毛以變雅皆刺幽厲。而魯韓則以抑及賓筵爲衛武自儆。白駒爲賢者招隱。是三家特主于作詩之意。而毛序主于采詩編詩之意。似不同。而實未嘗不同也。三家于關雎本義。既有齊詩匡衡之疏。韓詩外傳子夏之問。與毛詩同。而復有關雎刺時也之序。見美周者卽以刺。



商焉。小雅鹿鳴常棣等篇。既有鄭君儀禮之注。韓詩夫移之序。左傳富辰引周文公之語。與毛詩同。而復有周大夫彈絃諷諫。及國語召穆公作常棣之說焉。商頌既以為正考甫作以祀先王。與國語同。而因其樂作宋襄公之世。復以那頌為美宋襄公焉。詳商頌發微篇秦風車鄰駒駘小戎。皆襄公追錄其先世之詩。而毛序為美秦襄公正同一例。詳秦風谷是三家雖主作詩之意。而亦閒及編詩奏詩之意。似自違而非自違也。毛序雖以采詩編詩之意為主。然衡門序云。誘僖公。而傳則以衡門泌水為賢者隱居樂道。宛邱序云。刺幽公。而傳則以子斥大夫。他如抑傳無刺厲王之意。詩古微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九

楚茨諸傳無刺幽王之意。考槃雄雉詩傳無刺莊公宣公之意。涇縣胡承珙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麟趾闕雝之應也。騶虞鵲巢之應也。皆合眾作而推其義例。可見序詩者與作詩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意盡于篇中。序詩者事微于篇外。是毛傳仍同三家。不以序詩為作詩似相抵而非相抵也。本三例以讀全詩。則知芣苢芻蕘標梅漢廣。皆男女民俗之詩。而推其止乎禮義。則以為文王后妃之化焉。雄雉伯兮君子于役。本室家思其夫。葛生本寡婦悼亡。君子陽陽本遭亂招隱。而推其怨曠自傷之由。則以為刺宣公刺時刺晉獻公刺平王閔周室焉。簡兮北門考槃白駒

隰桑皆賢者自寫其情。相匡以義。而推其野有遺材。則以為刺不用賢。刺士不得志。刺莊公使賢者退處。刺宣公幽王焉。綢繆自敘其新昏。蓼莪鴇羽自傷其父母。還與盧令自夸其畋獵。谷風黃鳥我行其野。自責其朋友昏姻。而推其征役刑政之失時。風俗恥尚之失所。則以為刺晉亂。刺時刺荒。刺宣王幽王焉。崧高以贈申伯。烝民以慰山甫。抑及賓筵。乃武公自儆。小宛乃兄弟自相戒。而推本于中興之任賢。板蕩之憂禍。則一美宣王一刺幽王焉。蓋古王者既命公卿獻詩。以為雅樂。猶恐下情壅于上聞。又于每歲孟春羣居者將散。則行人振木鐸。以采詩。且使老而無子。詩古微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十

者求詩于巷黨之間。鄉傳于邑。邑達于國。及五載王巡狩。則與太史太師同車。命太師陳之以觀民風。而國史錄其世次。是以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比其音律。明其好惡。則有加地進律之慶。有削地貶爵之讓。而暑雨祈寒。上聞。并以發天王震戒脩省之思。凡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美惡皆歸于上。故藝文志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又曰。小雅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是則風之美刺。出于王朝之慶讓。雅之美刺。別于王政之隆替。非必詩人之意。篇篇此美。此刺也。至若編詩以教萬世。則視采詩教一時者。其義尤曠。正風正雅諸樂章。既以



播之朝廷鄉國其餘亦備國子矇瞶諷誦之用則一莊姜之詩而妻道夫道皆可悟焉一考槃衡門之詩而臣道君道皆可觀焉一汝墳也可序為勉君子亦可為美文王亦可為刺殷紂一小星江沱也可序為美媵妾亦可為美嫡妃亦可為文王之化一鷓鴣也可序為刺武庚亦可為誨成王亦可為美周公遭難是故凱風七子自責也編詩者以其可教孝而序云美孝子桑中氓丰漆洧東門之墀東方之日本男女流蕩之詞也編詩者以其可戒廉恥之防而序云刺奔刺亂刺時羔裘本美大夫之正直女曰雞鳴本賢夫婦相儆鳴鳩本美君子用心之均一編詩者以其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二

亂世不多見美此即可刺彼而以爲刺朝刺不說德刺不一六序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蓋國史掌世系擇勸戒以授之矇瞶如畢公憂康王之晏朝而詠關雎周大夫感賢才幽隱而絃鹿鳴召穆公閔周宗不穆而奏常棣雖非詩人言志之初心適符國史美刺之通例此則齊魯韓毛各有所得觀其會通以逆其志未始不殊途同歸者也三家之得者在原詩人之本旨其失者在兼美刺之旁義如魯詩畢公作關雎韓詩那頌美襄公之類毛詩之得者在傳與序各不相讓其失者在衛序鄭箋專泥序以爲傳是故執采詩者之意爲作詩者之意則凡太師

推其致此之由歸本于上者皆謂出詩人之口故說雄雉則不謂思君子而以爲怨上如箋云上下其音與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說考槃則不謂感遇而以爲懟君如箋云誓不忘君之惡誓不說衡門則不謂賢者自樂而以爲托喻箋釋衡門泌水說抑詩則不以爲自傲而以爲斥厲具詳別篇而且執編詩立教爲作詩者之意于是以凱風蓼莪爲美孝子刺幽王者之代作以桑中蔓草東門之墀諸詩皆刺淫者之設詞則是惻怛之什既皆不病之呻而越人歌子夜歌楊白花皆可爲諷刺之曲而凡刺人者皆可自陷于所刺之中也又甚者執國史誦詩者之說爲作詩者之說如論常棣則斥國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三

語而忘內傳論關雎則斥三家而誣本旨及說變雅楚茨以下則又執刺幽以矯申毛傳毛序以楚茨以下爲刺幽王者或亦召穆公賦常棣舉公詠關雎之類乎必非謂詩人本爲陳古刺今也鏗舟膠瑟之見固設身易地之義隱界鴻溝于一堂而不知畛域之自畫庸非美刺之說久冥其原耶庸非三家之學久湮其傳耶



齊魯韓毛異同論下

齊魯韓毛異同自詩序而外尙有三端一曰篇名二曰章句三曰訓詁今各設問難以明之問曰歐陽氏修蘇氏轍謂小雅小明小國之篇以別於大雅之大明召閔則知亦必有大宛大弁之名在大雅而佚之矣視鄭箋之說爲善鄭謂小明者幽王自小其明又小夏所刺比而郝氏京陳于上二篇爲小而小宛小弁則不著其說而郝氏京陳氏啟源則謂三百篇並是作者自名舉金騰鳴鴉公所自名爲證因謂詩之篇目或太史所記或太師所目不應先有小大雅而後以詩從之且詩篇重名甚多風之杖杜黃鳥谷風甫田名與雅同白華兩見小雅柏舟無衣兩見國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七

風羔裘揚之水則三見何以不爲記別然則當何從曰風區各國本無小大之殊風雅異部不嫌名篇之複笙詩佚目何勞記別之文若夫樂章掌于太師固可審音而別其爲小爲大矣篇目雖標間有更正如毛詩題柏舟鄘柏舟叔于田大叔于田所以施于同國之風也矧詩之篇名有三家詩異于毛者有古書所引異于毛者如韓詩常棣作夫移齊詩還作營則安知頌之小瑟不別有以瑟名篇大東之詩不本名小東耶節南山之篇季武子賦之但作節維清之詩禮記下管則曰象至國語秦穆享重耳賦鳩飛左傳趙孟賦河水韋昭謂鳩飛卽小宛河水卽沔水則

古人名篇且有不同若皆作者自名則異名何從生耶曰篇目縱定于太師章句必昉諸作者而孔疏言毛詩經文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歐陽修鄭樵謂三家詩幽風皆無七月者何曰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公享之賦韓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則分章之來舊矣然載馳之詩毛分五章而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國誰因誰極之義卽今末章故蘇氏據此合二三章爲一此毛失而左氏得也細衣引都人士首章而鄭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詩疏又引襄十四年服虔注以爲逸詩且謂韓詩見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六

存實無首章然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曰狐裘黃裳萬民之望是魯詩都人士有首章此韓失而魯毛得也雨無其極傷我稼穡爲雨無極之首毛既無首語又脫極字遂以正大夫之正屬上讀御覽引韓詩序兩無而強說其篇義此韓得而毛失也至于晁說之謂三家皆以王風爲魯詩其說絕無所本殆不足辨而歐陽修又謂三家詩皆無幽風姜炳璋遂據爲口實攷說文所引皆魯韓異文至說文引劉向說四月秀葍爲苦菜則魯詩有七月傳之明證御覽引韓詩四之日舉趾有薛君章句釋文于八月在字初學記于鑿冰冲冲引韓詩說二百餘言尤韓詩有七月傳



之明證鄭注禮用韓而于籥章飲幽詩歷引七月以釋之  
尤韓詩七月經文之明證歐陽之說不知何徵正猶史漢  
儒林傳藝文志皆言魯申公為訓故且漢書楚元王傳及  
魯國先賢傳皆言申公始為詩傳且漢志明載魯故魯說  
皆魯詩傳之明證而史記索隱顏師古陸德明誤謂史記  
儒林傳無傳疑之語遂謂魯詩無傳法事固有絕不可解  
者茲類是矣

曰爾雅皆毛詩之訓毛傳多釋古之文如三家詩果出古  
本豈亦有爾雅以釋之乎曰惡是何言也武迹敏梅之訓  
權權洩洩之釋為毛乎為三家乎郭璞不解荀文韓詩劉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吉

專毛訓乎抑三家訓乎爾雅注引詩曰采芣苢云何時  
矣邊彼汝濱遷趨皇倉抱衾與幃  
召伯所稅實命不飲既詒我勳雷離之子稔稔亡它齒如  
蘇棲齊子闔闔至于敦邱焉得菱草中心搖搖猷猷來無弃  
河水清且瀟瀟胡不承權與有蒲與茄心焉揚揚四國是  
誰悠悠我悵翁翁詆詆居河之涘哀我瘠人涓涓佩瑤以  
我別相先集維實祿康矣泰風有隧錫爾玕珠莫子粵  
條戴弁休休皆以韓詩證古訓則爾雅非專釋毛詩明矣  
陳氏毛詩稽古編列爾雅毛釋獸無騶虞之仁獸釋木以  
傳異同甚詳皆三家詩訓也

唐棣為夫移與毛合乎與三家合乎說文引施于中堯與  
仇韻說文云堯正  
字遠或字外傳引不可休思與求韻毛作息  
不韻又引  
詩是用不就與咎韻毛作集  
不韻釋文楚詞注引詩歌以諄之  
與萃韻毛作訊  
不韻說文引何戈與祓祓示聲與芾韻毛作父  
不韻

新序漢書引聽言則對與退韻毛作荅  
不韻鹽鐵論引六月詩

我是用戒與國韻毛作急  
不韻說文引去其螟蟻與賊韻毛作  
不韻

聲伏湛傳引詢爾仇方同爾弟兄與衝墉為韻毛作  
不韻

音求之孰合孰不合乎至于三家詩皆本字而毛皆假借

如左傳引假以溢我作何以恤我坊記引以勗寡人作以

畜寡人之類亦有毛合韻而三家不同者如我馬維駒與  
為駒毛詩假借字而三家其本字也又熊羆是裘與試韻  
而駒羆從韓作求于義為勝亦毛假借字而韓本字也裘  
裳涉漆與人韻而說文引詩作滄蓋漆水出桂陽臨武滄  
水出鄧城西亦毛假借字而三家本字也外海其務聲  
同發蒙與戎為韻而左傳作外禦其侮亦毛假借字而三  
家本字也債爾邊豆飲酒之飲飲者立飲成禮非兄弟之  
燕當從韓詩作餽亦毛

段借字而韓本字也 毛傳多用古訓亦不盡合古訓如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傳詩異同 六

以終風為終日風緝熙敬止以為語詞之類大學引詩以  
止仁止敬釋  
之鄭注大學云文王敬其所自止處又緝衣注敬其容止  
蓋與上下為韻非冬日陽止征夫遄止韻在上字者比也  
非文王嘉止在涘子二韻之中原非韻句者 則隨文觸悟  
比也毛傳不釋敬止字是以為語詞矣

存乎其人鴻都轍講家澶淪亡可質服古之儒難語目睫

之士焉



夫子正樂論上

魏源曰古者樂以詩為體。夫子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正樂即正詩也。樂崩而詩存。于是有三百篇入樂不入樂之訟。鄭樵謂夫子刪詩。其得詩而得聲者三百餘篇。其得詩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凡存者皆可以祭祀燕享。而陳陽程大昌則謂春秋列國燕享所用。未嘗出二南雅頌之外。而自邶至幽則無一篇。因謂二南雅頌為樂詩。而諸國為徒詩。陳陽焦竑皆從程說。不知鼓鐘篇以雅以南。禮記之胥鼓南。左氏之觀舞象箛南籥。漢儒皆釋為南夷之樂。有樂舞而無歌詩。今指為二南。與詩禮春秋傳詩古微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七

皆不合。辯在小雅答問鼓鐘篇下馬端臨則力詆徒詩之謬。而仍不得其聲樂所用。函矢相笑。冰炭無休。豈知詩有為樂作不為樂作之分。且同一入樂。而有正歌散歌之別。耶古聖人因禮作樂。因樂作詩之始也。欲為房中之樂。則必為房中之詩。而關雎鵲巢等篇作焉。欲吹幽樂。則必為農事之詩。而幽詩幽雅幽頌作焉。欲為燕享祭祀之樂。則必為燕享祭祀之詩。而正雅及諸頌作焉。三篇連奏。一詩一終。條理井然。不可增易。此外則諸詩各以類附。不特變風變雅采于下。陳于下者。與樂章迥殊。即二南之殷其雷。汝墳。行露。甘棠。幽之破斧。伐柯。頌之訪落。閔予。小子。小苾敬之。凡因事

抒情不為樂作者。皆不得謂之樂章矣。然謂皆徒詩而不入樂乎。則師曷肄習之何為。然則其用之奈何。曰。一用于賓祭。無算樂。再用于矇瞍常樂。三用于國子絃歌。儀禮燕鄉賓射。皆于升歌笙閒合樂之後。工告正歌備。乃繼之以無算樂。亂之以無算樂。無算云者。或閒或合。盡歡而止。若季札聘魯。觀周樂。豈能一日徧歌三百篇。亦豈能若正歌三終之確有定數。且鄉飲鄉射。皆于明日息司正。曰鄉樂。惟欲則二南。自首三篇外。亦可隨意歌之。此散歌散樂一用也。

禮樂莫大于賓祭。而不止賓祭。魯樂工有亞飯三飯。則每食有樂。國語。宴居有工師之誦。鄭譜有路寢常樂之文。則閒居有樂。而周禮。瞽師教燕樂。緹樂之鐘磬。鐃師掌愷歌。愷樂樂之用廣。則詩之用廣。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而變雅之白駒。變風之伐檀。與焉。至于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師箴。賁賦。矇誦。大夫彈絃。諷諫。國史采眾詩。授矇。矇使歌之。以風其上。詩大序疏則有時于常樂。寓箴規。衛獻公。宴孫。蒯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魯宴慶封。使工為之誦。茅鷗。則又于燕享。無算樂中。而時兼諷刺。故毛傳于卷阿篇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崧高篇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而大戴保傅篇云。宴樂雅誦逆序。此詔工之任

詩古微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七



也是散歌散樂又一用也。

大司樂以樂歌教國子。毛公言古者教以詩樂歌之誦之絃之舞之。則習詩即所以習樂。是故碩鼠在變風而甯戚能歌之。呂覽高誘注及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善說篇商頌乃勝國樂章而曾子能歌之。莊子史遷三百篇孔子皆絃歌其聲。墨子言儒者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周時無不入樂之詩。此散歌散樂又一用也。

蓋樂主人聲而律和之。合歌者之詩。與擊者拊者吹者之器。而始謂之樂。故儀禮升歌三終。閒歌三終。與笙入合樂。皆謂之正樂。若夫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爾雅不歌而誦詩古微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九

謂之賦。班固兩都賦序則與樂絕不相入。初學記韓詩薛君云有賦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毛詩傳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故魯享季武子武子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鄭燕穆叔賦采芣。夫燕享時既閒歌合樂。此三篇矣。而賓主又舉之為賦。豈非各為一事。絕不相蒙。而諸儒尚據列國賦詩以證入樂。謬矣。然則以入樂言之。則變風變雅不但無不可歌。亦無不可用。以儀禮正歌言之。則不但變詩不得與。即正者亦有不得與何者。周公時未有變風變雅而已。有無算樂。則知凡鄉樂自樛木甘棠以下諸詩。大雅召康公諸詩。周頌成王諸詩。亦止為房中賓祭之散樂。凡詩不為樂作而可入樂者。

皆是也。自唐以來。惟孔氏正義詩譜疏謂詩本樂章。禮樂既備。後有作者。無緣增入。其二雅正經而外。雖用于樂。或為無算之節。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云云。深悉源流。而近儒陳啟源輩。不知祖述。橫生異端。欲回護大雅諸序。空衍之失。遂謂古人詩樂分為二教。故序詩者不必言其所用。用于樂者不必與詩本意相謀。反斥後儒舍詩徵樂。為異乎古人之詩教。噫。詩甚矣。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諷誦言語。太師教六師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諷誦詩。奠世繫掌九德六師之歌。以役太師。季札請觀周樂而為之歌。二南歌風。歌雅頌詩。與樂曷嘗

詩古微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九判然二教。且歌詩必類。惟合樂不必取類。如鄭譜言詩之入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如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案肆夏有奏無歌詳下篇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蓋合樂惟主聲。而歌詩則兼取義。豈得以合樂之不必類。而并誣歌詩之無取義乎。二南合于鄉樂。可謂與燕射不類。若其本為房中之樂。豈得亦謂不類乎。文王之三。用于兩君相見者。特其通用之一端。文武起自侯服。故陳天命之者亦非無取義也。靡常王業之不易。以告為君春秋傳偶用一事乎。鵲巢樂會時。詳下采芣樂不失職采

者亦非無取義也。至其本所由作。則儀禮天子之禮亡。豈得徒據春秋傳偶用一事乎。鵲巢樂會時。詳下采芣樂不失職采



蘋樂循法度。騶虞樂官備。以及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皆謂奏諸樂以樂之也。禮樂以諭君子。故賓主皆不言。而以樂將其情。豈借用為射節閒歌。而遂謂與樂不相謀。且毛序所不能言者。惟大雅樂章耳。至周頌為祭祀之樂。正小雅為燕享之樂。則亦篇篇言之。且于四牡傳。發其例曰。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而笙詩六篇。必依儀禮樂節存于閒歌之中。豈不違古人詩樂分教之意乎。此猶以正雅言也。即以變雅言之。如崧高毛傳。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則固為燕樂之用矣。斯干箋謂築宮廡羣寢既成。而魯歌斯干以落之。則亦考室樂章矣。月令大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雩祭用盛樂。鄭謂吁嗟求雨之祭。賈公彥謂邦之大。裁則歌哭而請。雲漢之詩是也。則亦宣王雩祭樂章矣。諸詩蓋皆承王命為之。崧高承王命以贈申伯。而烝民韓奕從可知。斯干承王命以報祝。而無羊從可知。雲漢承王命以告神。而六月采芑出車采薇。杜常武江漢之為愷樂。饒歌以勞還帥。可知車攻吉日之為田狩會同。時燕樂亦可知。而庭燎河水之規誨。必皆授之矇瞍。彈絃諷詠以達于王矣。是以晉魏時大雩祈旱。皆歌雲漢之章。蔡邕述琴有白駒之操。至于楚茨公侯祭祀之樂。大田豳雅之樂。采芣錫諸侯命服之樂。又不可以變雅論矣。是知雅詩甫作。即入

工師之誦。雖殊正雅專制之樂章。固勝國風巷采之謠。諺而謂變雅亦不入樂乎。

曰。荀子言詩三百篇中聲所止。史記謂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豈非聲之與義。各不相謀耶。曰。詩三百篇皆中聲所止者。宮成其宮。羽成其羽。是謂中聲。鉅不過宮。細不過羽。是謂中聲所止。非皆和平中正之謂。彼以凡詩皆中聲者。試問三百之詩。果皆如世所傳風皆角調。小雅徵調。大雅宮調。周魯頌皆羽調。商頌商調耶。此見律呂正義。又熊朋來亦言。嘗杜門。瑟以琴賓之角。歌考樂。知凡風皆角調。此殆泥樂記角為民之說。攷詩絃含神。霧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秦地處仲秋之位。男儒弱。女高。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陳地處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洗音。抑列國變風中宮徵。則知列國殊音。而風不皆角調矣。抑列國變風哀心感者。其聲唯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唯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即變雅唯殺。猛起之音。何一不有耶。則知歌必永言。聲必依永。但其用于樂有正歌散歌不同。且季札觀周樂于鄭。于陳。並直詞譏之。自節以下。譏亦不屑。若謂皆合于韶武之音。則何以審音而知政耶。劉勰樂府篇曰。詩為樂心。聲為樂體。好樂無荒。晉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變。怨志詆絕。史遷既言三百篇皆絃歌。以求合韶武之音。及作樂書。則又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又與韶武之音相反。何



耶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夫子正樂論中

魏源曰：夫子存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夫刪詩之說，何昉乎？自周秦諸子，齊魯韓毛四家，以及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之著述，皆未嘗及。惟史遷因夫子刪書而并為刪詩之說，謂古詩三千，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凡三百五篇。是說也。孔穎達即疑之，謂書傳所引多存少佚，不應夫子十去其九。今攷國語引詩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飮歌及重耳賦河水為逸詩，而韋注又以河水即沔水，則是逸者僅三十之一也。左氏引詩二百十七條，其閒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詩不過二條。成九年雖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有絲麻六句，襄五年周道延，延四句是也。列國公卿引詩，襄三十年，淑慎爾止，二句疑抑詩異文。百有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莊二年，翹翹車乘，四句，襄八年，義不愆，二句，昭十二年，祈招之詩，年，侯河之清，四句，昭四年，禮昭二十六年，我無所監，四句是也。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三條。茅鳴桑林，響之柔矣，是也。其是逸詩不及今詩二十之一也。使古詩果三千有餘，則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家絃戶誦，所稱引宜十倍于今。以是推之，其不可通一也。古詩之不可刪者，莫如官禮樂章之宜備，莫如國風正變之宜賅，使所見果有三千之全，而昭代樂章尚大半不與焉。列國正變之風，又大半不與焉。則竹簡充棟，果皆何詩？豈元公制作，尚煩甄別，且季札



觀樂何已無出十五國耶其不可通二也至宋歐陽氏刪章刪句刪字之云者姑無論素絢尙綱未爲聖論所非唐棣懷人本自斷章取義彼室邇人遠曷嘗不存于詩雲漢小并何嘗不煩逆志矧夫助語單文三引三異盡謂害詞害志毋乃高叟復生其不可通三也然則史記謂古詩三千者殆猶書緯稱孔子得黃帝之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繆公凡三千三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爲尙書百二十篇以十八篇爲中候又春秋緯稱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國之寶書今春秋所載諸國不及二十古詩三千殆亦是類皆秦漢學者侈言匪實史遷雜采輕信而遽謂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出魯詩過矣且夫刪詩之說不過據逸詩爲詞而吾之謂不刪詩者則直以夫子之後無逸詩爲斷何則所謂逸者必逸于夫子之前如國子賦轡柔穆子賦茅鴟而後可亦必國策諸子所引或出聖門傳授之外而後可若夫子而後七十子所稱述如子思引衣錦尙綱之云曾子引涓涓原水不離不塞六語荀子法行篇其必刪授之經明矣而今詩無有焉且荀子爲詩禮大宗漢四家詩所出其所稱宜三百篇文矣而王霸篇解蔽篇兩引詩無有焉法行篇臣道篇兩引詩亦無有焉正名篇引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云云則與子產所稱同而今詩亦無有焉豈七十子所稱反皆

刪削之遺耶左氏所招之詩夫子既聞而善之說苑夫子稱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而坊記載子曰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注曰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况乎臣之僭君亂上下惑眾乎不言逸詩緇衣載子曰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聞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注不言逸詩釋文曰前五句或逸詩也案鄭氏禮注之例凡詩見存者皆不注其篇名其不存者則注逸詩故知以上二條不言逸者必三家詩矣釋文亦但或夫子既引之以垂訓矣而編詩時復逸之之或者疑之也夫子既引之以垂訓矣而編詩時復逸之又何以稱焉宋書樂志謂坊記緇衣乃子思子書則所稱亦必夫子經文若謂逸於夫子之後如毛所謂六笙詩亡于秦火云者則必啟王柏輩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疑經之漸坐漢儒以掇拾湊成三百之數矣吾則以齊魯韓三家異文證其說曰今所奉爲正經章句者毛詩耳而孔疏謂毛詩經文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故崔靈恩載般頌末三家有於釋思一語而毛無之後漢陳忠疏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謂出齊魯詩而毛無之韓詩北宋尙存見于御覽乃劉安世述兩無正篇首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二語而毛無之至選注引韓詩經文有萬人顯顯仰天告想二語鄭司農周禮注述三家詩云敕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則今并不得其何篇王氏詩考以萬人顯顯二句繫之節南山下使不知爲三家經文必謂夫子筆削之遺無疑矣至若



緇衣左傳引都人士首章而鄭君服虔之注并以為逸詩  
孔疏謂韓詩見存實無首章然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曰  
狐裘黃裳萬民之望是魯詩有都人士首章而韓逸之也  
左傳引詩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頌之異文而杜注  
以為逸詩是皆但據毛詩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為逸  
猶韓以毛所有為逸果孰為夫子所刪之本耶是逸詩之  
不盡為逸有如斯者推之韓詩常棣作夫修齊詩還作營  
韋昭謂鳩飛即小宛河水即沔水是逸篇不盡逸有如斯  
者其他篇次參差未遑殫述是以班固謂詩遭秦而存者  
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口授既久差池自生然則曾子子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毛

思荀子所引者果盡為夫子所不錄三家所咸無耶左氏  
說苑禮記載夫子自稱詩云者其果亦害詞害志而復自  
刪之耶再推之則左傳澶淵之會引詩云淑慎爾止無載  
爾偽乃抑篇之歧句毛詩作不愆于儀禮記引作不暨于儀儀從我聲漢書引平秩南訛作南  
偽說文引詩民之訛言作荀子臣道篇引詩云國有大命  
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禮坊記引詩云相彼盍旦尙猶患  
之緇衣引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漢書引  
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烏知匪揚之水小弁節南山六  
月之文而謂皆刪章刪句刪字之餘耶世之說詩者吾惑  
焉于韓詩多兩無極二語則以章句不齊而疑之毛詩首二句與

篇名無法當從韓詩至首二章于三家詩之抑篇鼓鐘出  
章八句則韓詩仍無所增也孔疏謂鄭風清人脫  
車黍離等篇則以篇什偵倒而啗之綱失次張衡謂幽風  
諸詩顛倒不次則毛夫以毛詩之章句例韓詩以毛詩之  
篇弟繩魯詩而斷其不然何怪刪詩之誣千載耳食矣曰  
必求三家外之逸詩有之乎曰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  
者半于九十又見賈誼疏不以為詩也范曄引詩曰木實  
繁者披其支披其支者傷其心又見周祝解則亦非詩也  
黃歇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姚氏本作引書則  
亦非詩也呂覽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  
高舉之國策引作周書則亦非詩也呂覽愛士篇引詩曰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毛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亦不似詩  
也蓋古語多用韻後人或引為詩而實非詩者多矣善乎  
魯詩班固之言曰孔子純取周詩上取殷下取魯凡三百  
五篇曰純取者明無所去取其間也因是以通史記之言  
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凡三百五篇曰去其重  
者謂重複倒亂之篇而非謂樂章可刪列國可黜也吾故  
曰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三家之本有同異則三  
百之外不盡逸詩也



夫子正樂論下

問曰近儒朱彝尊亦力主正樂不刪詩之說曰刪六笙詩而閒歌有詩笙入無詩矣刪九夏而王出入尸出入皆無樂矣刪狸首而天子有節諸侯無節矣刪新宮而升歌有詩下管無詩矣然謂刪于夫子之前固不可若毛序于六笙詩謂有其義而亡其詞鄭箋固謂亡于孔子之後矣狸首詩固至今存于禮記驪駒新宮之詩固尚存于兩漢斯皆逸于既刪之後曷不盡取為三家詩異同之證耶曰以六笙詩之序為夫子所存大惑不解者一以狸首采齊九夏之屬皆古詩樂章大惑不解者二請一一決之漢書言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完

詩遭秦而存者以其諷誦不在竹帛果如笙詩鄭箋謂眾篇之義合編故存其詞遭秦而亡則是存亡皆以竹帛不以諷誦矣且齊魯韓毛四家文字異者動以百數而篇目並同如果夫子之經必不亡則俱亡當有一家存之者矣且既存其序則宜得詩人之意乃止就篇名望文生義由庚則謂萬物得由其道崇邱則謂萬物極其高大由儀則謂萬物各得其宜乃至白華以潔白為義華黍以歲豐為義南陔以咳戒為義何異郭茂倩之樂府解題六朝人之擬古雉子斑惟詠雉烏夜啼惟詠烏豈知詩之名篇惟取首字如泉水竹竿四月七月丰還駟那之類有全非取義

者耶若謂六笙詩序三家詩或亦有之則班固藝文志曰孔子純取周詩上取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史遷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凡三百五篇以及王充之論衡趙岐之孟子後敘樂緯尚書緯詩緯皆無稱三百十一篇者而張揖之注上林賦則明云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小雅之材七十四人皆不數笙詩之明證如謂三家詩或有其序則鄭注禮時用韓詩而其注鄉飲酒禮于此六詩皆云今亡其義未聞賈疏云鄭君注禮時未見毛傳以傳以為孔子後失則三詩無此序明矣乃知夫子一則曰詩三百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再則曰誦詩三百者蓋始關雎終魯頌其全數如此王通所謂詩三百始終于周也其後于宋得頌五篇因附其後以為餘數則夫子時亦無六笙詩明矣毛公雖按儀禮樂章依數以排之望文以說之然尚列什外則亦不以為夫子原目自鄭箋謂毛推改什首後人遂列入什中而更南有嘉魚之什為南陔之什并數為三百十有一篇遂真若夫子有之而亡于秦火者姜炳璋至謂夫子刪詩三百成數而外約尚有二十餘篇如采齊新宮狸首九夏之屬皆在其中而亡于秦漢豈非歧中又歧不可窮詰者乎至狸首逸詩則豈特夫子所未見三家所咸無而吾直謂樂章



所未有何者。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鄭氏謂騶虞等三詩皆在國風。召南惟狸首在樂記射義。然則周初此詩于樂章果何屬乎。編於召南則詩不類。編于雅則武王時散軍郊射。右射騶虞。其時雅頌未作。故天子大夫士之節皆用召南。何以獨遺鶉巢。國君之詩而別製狸首之雅。其可疑一也。歌詩以為發矢之節。詩不容長。故騶虞采蘋諸篇皆章三四句。而大戴禮投壺篇載狸首詩曰。曾孫侯氏今日大射。張侯參之。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首章亦見射義。質參既說。詩古微。上編之一。通論詩樂。三。

執旌既載。千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乎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階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此二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曰嗟爾不甯。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三其詩不類風體。煩而不可為節。可疑二也。先鄭周禮注以狸首為曾孫後鄭儀禮注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不來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考全詩無狸首字。而篇名狸首。則是畫狸首為鵠而射之。故詩有亢而射女之言。豈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之義。且武王克商。散軍郊射。右射騶虞。左射狸首。而貫革之射息。若射狸以威

諸侯。其不仁甚于貫革。安得與騶虞歎仁人之詩為左右節乎。且射義當云諸侯以狸首為節。畏失時矣。安得云樂會時乎。可疑三也。大戴投壺記曰。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狸首鶉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又八篇廢不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攷二雅之材。百有五。而云二十六。鶉巢采蘋采芣騶虞。則南樂伐檀則變風。而皆以為雅。商齊七篇不知何詩。若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則皆在雅頌以前。何以亦謂之雅。是夫子得所之雅頌。已殘缺于秦灰。而夫子未見之狸首。反獲全于末學。且小戴投壺又無此記。其可疑四也。詩譜曰。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備而去之。夫子錄詩不見也。為禮樂之記者。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然則如之何。曰。是非周公樂章也。為是詩者。其甚宏乎。史記封禪書。周靈王時。諸侯不朝。甚宏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也。徐廣曰。狸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甚宏。漢書郊祀志亦載此文。作設射不來。正合詩中射不甯侯之語。而狸狸同字。釋文狸力追反。狸來同音。則是詩出甚宏明矣。漢初周官儀禮初出屋壁。皆古文科斗。儒者習聞俗射有狸首之詩。而求諸禮經。見鶉巢篆文與狸首形近。遂舉樂師大射儀之諸侯以鶉巢為節者。一切讀為狸首。後儒遂載其詩于射義投壺之記。然記中雅二十六篇

詩古微。上編之一。通論詩樂。三。



小雅僅鹿鳴白駒大雅及頌則無一篇而惟召南之雝巢  
采芣采蘋騶虞四詩具存正以投壺屬射禮故獨存射節  
之詩投壺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鄭注投壺射之屬也故射人奉之而射義所云樂會時  
者蓋取鵲巢嘉禮會合之得時以寓諸侯賓禮朝會之及  
時若奏狸首而射之諸侯何樂之有乎北宋劉氏徹七經  
小傳曾見及此而未審狸首之何昉故王應麟以投壺記  
有狸首復有鵲巢疑之苟知其誤始于東周射侯之時成  
于漢儒記禮之日則知非刪非佚非禮非詩直與夫子無  
涉而凡客歌騶駒主人歌將毋庸歸之類不見于經者亦  
可例推矣亦猶文王稱王周公踐阼魯賜天子禮樂皆不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見于經不見于孔子子思孟子所述而獨盛傳于後儒蓋  
周末侯王以是自文其僭猶舜臣堯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寺人皆戰國策士傳會自文而闕之不獨惡其害已而去其籍矣曰然則有謂笙詩  
有聲無詞鄭而肆夏即時邁繁遏即執競渠即思文即周禮九夏之三者鄭引呂叔玉說也韋昭曰肆夏一名渠采齊即  
楚茨禮記趨以采齊鄭注齊當為楚齊之齊保傅新宮即楚茨篇趨中采芣王逸楚詞章句引詩楚楚者蒼斯于者孰為得失曰是皆大可惑者也夫九夏采齊皆金  
奏有聲無詞也而反以為頌之族類鄭周注笙詩管詩本逸禮注于夫子之前也而反一以為無詞一以為在小雅豈知鐘  
師以鐘鼓奏九夏烏有歌詩而用鐘鼓者乎大射儀賓及

庭奏肆夏其時工歌尚未入非詩屬工歌夏屬金奏乎  
雅至笙簫管籥之竹音則可與人聲相和故詩之可籥見  
于周官籥章籥師詩之可管見于二禮下管象下詩之可籥見于國語叔孫穆子聘晉晉且儀禮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則是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為  
樂凡四節為詩十有八篇皆謂之正歌而可謂有聲無詞  
乎拊毛者謂笙詩本無詞申毛者謂金奏亦有詞正同齊  
楚之得失况九夏乃前代之樂何者周樂雖備六代而惟  
以夏樂與大武教民又頌之諸侯使事其先公故記言男  
子二十而舞大夏又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反弁素積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褻而舞大夏又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穀  
梁曰舞夏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何休曰取夏樂  
者與周俱文也非若雲門大咸大磬大濩惟掌于大  
司樂而不以教天下不以頌諸侯考尚書大傳曰維五祀  
奏鐘石論人聲招樂興于大麓之野譏然乃作大唐之歌  
招為賓客雍為主人鄭注曰招雍皆樂章名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鄭注肆夏孝成皆樂章名始謂尸出入時也納謂薦也獻時是肆夏明為禹之樂章而玉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祓夏懿夏從可知矣屈原曰啟九辯與九歌可見夏  
樂以九為數矣漢書言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宜



于世者以深入教化于民。董仲舒傳逸周書武王克商告廟萬

獻明明三終。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世存此時未作樂而

所奏則崇禹之章。則知先用前代大夏之樂。以定夏教。尚

文之治。至夫子為邦。而以韶武易大夏焉。則正朔三而改

文質。再而復。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至若采齊與肆

夏。同為行趨之節。鄭注周禮本謂樂名。而逸詩特兼存之

說。茨薺特音韻之同。說文引詩有未嘗謂在小雅。且金奏

九夏皆用于王。出入尸出入牲出入公出入賓客出入之

際。故有樂無詩。矧趨走之促節。烏容楚茨之長篇。行中和

豈有章句耶。余于小雅。力主三家無笙詩。而獨不取有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美

聲無詞之說。力主楚茨非刺幽。而亦不取采齊。即楚茨之

說。力主夫子不刪樂章。而不用九夏采齊。豈首皆逸詩之

說。亦實事求是而已。至下管新宮。見于儀禮燕射之樂章。

而或以宣王斯干當之。尤無譏焉。吾故以三言斷之曰。金

奏之屬是樂。非詩。笙管之屬是佚。非刪。豳之屬非詩。非

樂。

附攷樂章節次

樂與詩相表裏。自毛序不能得其樂章所用。而陳啟

源遂力言詩與樂渺不相涉。使學者于禮樂崩壞之

餘。欲聞古制彷彿而不可得。豈知詩為樂章。欲明詩

必先明樂。金壇于氏振曾考其節奏先後。可以求樂

章之所用。而正俗說之無稽。大凡奏樂有四節。其始

奏曰升歌。凡升歌必以四始。故燕飲俱升歌。鹿鳴大

饗及祭宗廟。則升歌清廟。此天子宗廟之祭。若諸侯

宗廟。則或借歌文王大明。縣大夫則當歌采蘋等篇。

至商頌。猗那烈祖。則商人祀先王所升歌。與周制同

例也。是為第一節。升歌既畢。由是而鄉樂。則笙入。大

饗下管象武。王燕下管新宮。若鄉飲酒及燕禮。笙入

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為第二節。由是而閒

歌。惟大射閒豳首。即鵲巢。見上鄉射則不歌。不笙。不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美

閒。其鄉飲酒及燕禮。俱閒歌魚麗三篇。不笙。然天朝

之樂。閒歌不惟有笙。且有鐘磬有鼗。虞書笙鏞以閒

祀。其其笙鐘之樂。既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鼗皆王禮也較鄉國之樂。于器為

備。是為第三節。此三節以前。堂上堂下之樂。皆不並

作。堂上奏石絲。以詠歌之。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

焉。儀禮之合樂三終。鄉射燕禮皆同。洋洋盈耳。亂之

以無算樂者也。然此可謂之合樂。而不可謂之大合

樂。大合樂者。必編六代之樂。而合奏之。大司樂之大

合樂。以致鬼神。周頌有瞽之大合樂。皆大章咸池韶

夏。漢武並作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也。若儀禮之合樂。



僅一代之樂。孟子所謂小成者也。朱子一音自為始。終曰一小成。集眾音之小成。為一大成。則是以笙管之三終為小成。不知終不可曰成。必至合樂。乃可謂之成。故論語繫成于翕純嘏。釋之後。所謂工告樂備者。是也。惟舞之成。可以數計。而在音備之後。大司樂分樂之祭。皆先奏次歌。而終之以舞。明堂位。舞大武。大夏。皆在下管之後。大武之再成。以至六成。書之。籥韶九成。皆主舞言。亦不聞以小大言。

詩曰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問曰。世儒皆謂祝以作樂。故以止樂。與孟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不合者何。若謂祝。祝皆堂下器。不能先

堂上之樂。而作。則鐘鼓亦在堂下。而金得先聲者何。虞書。夔擊明球。在搏拊琴瑟之先。而玉謂之振者何。曰。虞周樂制不同。虞書言下管。鼗鼓而後合。止祝。故是祝亦合樂時所用。不用諸琴瑟未作之先。至金奏在升歌之前者。仲尼燕居言大饗之禮。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又云。入門而金作。在升歌清廟之前。不得以金作在堂下。而不可為先聲。商頌。鼗鼓。簫管。依于磬聲。而簫管在既備。乃奏之後。則是樂之將終。而後擊磬。與虞樂節奏不同。不得以夔擊鳴球之文。而疑玉不可為振。是周之合樂。集六代之大成。猶孔子集

羣聖之大成歟

問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鄭注。房中者。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至磬師教。纒樂。燕樂之鐘磬。注。又謂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備金石。二注自相乖異者。何。曰。考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唐山夫人所作。其源出于周房中樂。而首章即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隋書音樂志。皇后房內之樂。柳顧從。毛萇。侯苞。孫毓。有鐘磬之說。牛宏。取王肅。陳統。不用鐘磬之說。考周禮。笙師。祭祀饗食。供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關

詩曰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雖三章。即言鐘鼓樂之。則房中燕樂。有鐘磬明矣。曰。然則諸侯大夫士。用樂之等。差若何。曰。大夫而下。僅有金石。絲匏四音。小胥所掌。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士。僅特磬。而得兼有絲匏者。鄉飲。鄉射。二禮。有磬。有笙。其升歌。皆鼓瑟。說者謂。鄉大夫。詢眾賓。賢。故降。用士禮。明士。得有琴瑟笙。但無大夫之金奏也。若八音之備。自諸侯始。燕與大射。諸侯之禮也。而皆有下管。有建鼓。又王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是諸侯得兼有竹木革音。至土音。則與竹音相應。故詩兩言如壎如篪。伯壎仲篪。大夫以下



無竹則亦不得有土也。故知八音之等差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大夫歌雍舞佾，諸侯舞大武大夏，皆見斥于春秋。此夫子正樂之大略。

詩古微

上編之一

通論詩樂

三

詩古微上編之一

詩古微上編之二

邵陽魏源撰

毛詩義例篇上

三家亡而毛傳然毛之本義固不盡傳于天下。夫毛之釋詩者非傳乎其統傳者非序乎。輔傳者非箋乎。攷詩序之說不見于史記漢書。即毛傳亦絕無序字。惟笙詩六篇傳云有其義而亡其詞。鄭箋謂遭秦亡其義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故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則毛公名義而不名序明矣。又絲衣序云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句後人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一

著之孔疏亦謂子夏作序惟首一句。然又謂高子即孟子時之高叟則不得鄭志之讀而曲為之說。惟後漢書稱衛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而成伯璵因以今序首語次語為別。則今序首句與笙詩一例者毛公師授之義其下推衍附益者衛宏所續之序明矣。惟關雎魚麗六月三序本夾非後人增益其失毛義十之四五。後人概信而概訾之。遂以蒨經而累傳子謂欲明毛詩本旨必正義與序之名而後可。近世惟休甯戴氏震詩經補注其引序皆稱毛詩篇義鄭君古文尚書之學出于衛宏故其箋詩雖間用韓詩故訓以弼毛傳而其大義異衛者無之。凡異于毛又非三家者皆徇衛序為說。王肅孫







也文王之僕馬后妃得而我之使臣之僕馬后妃安得而  
我之哉。觥鬯燕勞之禮自在皇華四牡之篇且亦文王接  
臣下之事后妃又安得而我之哉。若以首章我后妃次章  
僕馬我使臣觥鬯我文王一簡之內諸我循環有此言志  
之章哉。既以首章懷人爲思君子又以永懷爲懷使臣豈  
后妃專一之志哉。且二南鄉樂篇各相配。鵲巢爲關雎之  
應采蘋爲葛覃之應草蟲爲卷耳之應。若如續序則鵲巢  
之三與關雎之三無一相應而卷耳之義反與四牡皇華  
雷同相重。詳二南義例篇又齊韓詩說與毛小異亦詳彼篇失三也。麟趾序云關  
雎之應也。傳以爲興則是以麟之信厚興文王之公子而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四

續序云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信  
厚如麟趾之時箋謂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  
麟。毛傳安有斯意。疏亦疑之云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  
子信厚是公子難化于天下失四也。凱風序云美孝子也  
毛傳亦無幾微不安其室之意。續序傳會衛詩而爲淫風  
流行不安其室之說與毛傳不合。與孟子趙岐注不合。與  
漢詔漢碑漢詩俱引以頌母儀者不合。詳邯鄲衛答問失五也。考  
槃序刺莊公也。傳釋永矢弗告爲無所告語則不過賢材  
幽隱之思。故孔叢子曰于考槃見遁世之士無悶于世也。  
宋書宗炳文傳曰免置潛處考槃未臻側席邱園良增虛

佇續序益以不能繼先公之業而箋遂謂誓不忘君之惡  
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失六也。將仲子詩序刺莊  
公也。正穀梁所謂處心積慮以成于殺左氏所謂多行不  
義必自斃不義不暱厚將崩伏虔杜預皆言段實出奔而  
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出奔故傳謂之鄭志而  
續序反謂莊公小不忍以致大亂然則尙嫌其除段之不  
蚤乎。失七也。陳啟源曲申續序謂莊公未嘗忌段未嘗有致不知其所據者何傳乎豈左氏與公穀異義乎匡衡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故兩叔于田序皆刺莊公正以喜兵好殺而其弟化之其  
國人化之洵美且仁與盧令之其人美且仁同一弊俗所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五

謂一國之風係一人之本者續序不達徒以段得眾爲說  
然則刺莊公之不能備弟乎魯之季友宋之子魚衛之叔  
武吳之季札皆以賢弟得眾春秋何嘗責其君乎失八也  
序言刺時者十有一篇自園有桃鴉羽外如靜女氓伯兮  
有狐著東門之楊澤陂皆男女之詩而魏風十畝之間陳  
風東門之池亦皆序云刺時十畝傳云閑閑焉男女無別  
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東門之池傳云晤遇也相  
遇而歌其爲刺男女時俗之詩一望可見續序不察于十  
畝傳則造爲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于東門篇則造爲  
思賢女以配其君鄭因改訓晤爲對以遷就之皆于傳不



合于經無取失九也十也碩鼠序云刺重斂也續序直以爲其君貪而畏人如大鼠夫安知非斥貪吏而必以訕上傷詩教失十一也椒聊序云刺晉昭公也續序欲刺昭遂美桓叔云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箋又釋碩大無朋爲美桓叔之德廣博平均不偏黨詩亡而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如此言則詩作而春秋亡而亂臣賊子喜乎失十二也衡門序誘僖公也傳云衡木爲門淺陋可以游息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也則是賢者無所求于人而人主自當求之以是爲誘僖公續序傳會諡法而爲愿無立志之說鄭箋因謂衡木爲門喻國小亦不可無政化必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六

水喻人君愿慤則當用人毛傳有是意乎詩人有是意乎失十三也宛邱序刺幽公也而傳以子指大夫則是即臣下之游蕩卜國政之怠荒所謂一國之風繫一人之本者續序不達是義直謂幽公游蕩荒淫鄭箋遂改毛訓以子斥幽公傳得詩意乎序箋得詩意乎失十四也狼跋序美周公也而傳以公孫美成王則是君德之成就正見元聖之格心所謂王功曰勳者續序乃謂周公攝政這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能不失其聖則是刺成王以美周公傳不當以公孫美成王矣鄭安得不改毛訓以御序說乎而謂序盡出于毛乎失十五也詩之世次不見于毛序而

惟見于續序者如蝮螭相鼠干旄之爲衛文公氓爲衛宣公遵大路爲鄭莊公鴉羽爲晉昭公世皆毛無明文王風以免爰爲桓王則前後皆平王詩崔靈恩至改下篇葛藟之序爲桓王以就之矣以邱中有麻爲莊王則王風終于平王故春秋作于平王之末不應有平王後詩矣失十六也齊風首雞鳴爲哀公鄭譜又傳會史記懿王時王室遂衰詩自在變雅故匈奴傳云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則是宣王雅中有追刺懿王之語詳小雅宣王詩發微若國風縱刺哀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七

公不關王室何得云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先王陳詩觀風以美刺爲黜陟豈必衰世始有變風耶著及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詩則續序亦不言所刺之人孫毓以爲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所刺何君孔疏則以三詩皆在還詩後當是刺哀公特舉上以明下耳試問魏風七篇檜風七篇無一諡號又舉何上篇以明之耶蓋續序不過因史記有衛鄭齊晉秦陳曹世家故各傳以惡諡至魏檜之無世家者則但仍毛以爲刺其君其大夫以此之踏虛則知前之失實失十七也曹風四詩釋文蜉蝣序下請泰無昭公字崔集注本始有之鄭譜又以蜉蝣以下四詩皆共公時作



汔無定說。然下泉思治也。正傷小國而望方伯之救。續序乃罪曹共公刻削其民。非詩義而并非時勢。失十八也。凡此皆風詩之失也。蓋風詩寄興無端。惟藉序之一言爲指歸。稍失毫釐。頓歧燕郢。至雅頌詞質而肆。不藉序以明而亦非片言所能易。故雅頌世次之失。毛自失之。失于例也。國風之失。以文害詞。以詞害志。則說毛者。失之。失其義也。

義之失。難知而例之失。易見。故雅頌之續序。其失者。不過如旱麓行葦。惟知塗附于膚詞。楚茨大田。惟知強贅以陳古。甚至兩無正篇。以韓詩兩無其極。首語得名。召夏篇以夏天疾威首語得名。續序強說之曰。兩自上下者也。衆多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八

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曰夏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若斯之倫。靡關經義。特失之愚而已。若夫鄭箋拘閔之愆。自前條舉而外。如亦既覯止。引男女之構精。言從之邁。殉古人於泉壤。箋云。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于地下。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爲非人。除牆茨之淫昏。反違禮而害國。頌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黨。瞻烏爰止。則教民以貳上。云。今民當求明君而歸之。季札聞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如鄭箋說。則貳甚矣。昊天爲政。望更姓而改物。節南山六章。箋云。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王肅斥。爲包藏禍心。非詩人臣子之言。成王省耕。后妃與世子偕行。閭妻厲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毀室。誅周公之黨。與

屢五綏。雙數美襄之姆。傳後儒類能正之。其得者則左右采獲于毛韓。其失者非枝駢于衛序。卽波沿于緯。候孔疏。惟知誣毛以申鄭。何暇巨箋以翼毛。知序箋半毛之綴。旣則知三家固毛之益友矣。雖然。那序祀成湯而傳以烈祖。爲湯有功利之祖。湯孫謂湯爲人子孫。則序之首語。已與傳有不可強合者焉。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九



毛詩義例篇中

或曰毛詩家必守美刺為詩人本意者蓋恐妨無邪之旨

也則請先徵之三家詩再徵之毛詩考韓詩廣漢說人也

漆洧說人也御覽文于陳風以心焉惕惕為說人于齊風

云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文選

薛君章句與毛傳曰喻人君月喻人臣異爾雅釋訓魯詩

曰虎通義曰孔子謂鄭聲淫何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

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說擇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此

班固本魯詩說故其作地里志亦用之而許慎五經異義

樂記亦曰今論說鄭俗有漆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

詩曰微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十

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脚躅

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

聲淫也今論說者論語今文家言也左傳說者古文家言

也謹案以下乃許君審定二說而從今文說也鄭

君無家亦從許義孔疏曰今鄭周禮大司樂凡建國禁其

淫聲過聲凶聲慢聲鄭注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

之節凶聲若桑間濮上亡國之聲賈疏云鄭則緇衣之詩

說婦人者九篇衛則三衛之詩云期我乎桑中之類是也

案鄭則緇衣之詩者猶毛詩題鄭緇衣詁訓傳洪興詩

訓傳鄭相舟詁訓傳皆舉首篇為題也衛則三衛之詩者

鄭那皆衛也某氏誤以衛則三為句而辯之日衛風說婦

人者不止三篇若不數即鄭則賈所舉桑中正鄭風也云

云其失甚矣唯毛序鄭風涉婦人者 是三家詩未嘗以詩

皆無邪而必為刺邪也毛詩野有蔓草序為男女思不期

相會東門之墀箋為女欲奔男之詞澤陂箋蒲喻所說男

之性荷喻所說女之色言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之

是毛詩序箋之例亦未嘗以詩皆無邪而盡出于刺邪也

若如諸家說果以邪者當刺無邪者當美其美其刺皆好

惡與聖人同則唐風無衣序云美晉武公也宜與美衛武

衛文齊桓鄭武秦襄一例矣豈聖人美亂臣賊子乎若謂

武公本無可美特其臣美之則大夫黨奸助逆為有邪之

思乎無邪之思乎緇以毛例宜美宜刺宜刪宜存乎如謂

存以示戒則又作詩有邪編詩無邪之切證是毛詩又并

詩古微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七

未嘗以詩皆無邪而必出于刺邪也呂氏大事記暴列武

公五大罪深咎釐王之納賂不討及著讀詩記則又曲徇

序說美武公請命為一節可取矛盾自陷甚難實非嚴氏

案于此不能分明下一解語以申全經美刺之例而徒曉

曉辨晉人不美武公特其臣美之皆所謂昭陵則臣固蚤

已見之者也叔于田序謂叔段在京繕甲治兵國人說而

歸之嚴案謂京城私黨諛叔為美仁猶河朔謂安史為聖

如其言則與無衣之詩皆邪黨也其詩邪詩也曷云無邪

後有欲強証毛詩美刺無邪之例者幸先以無衣蔓草諸

序東門澤陂諸箋開我禱味焉



或曰後儒必守美刺無邪之例。放鄭聲非放鄭詩者。以鄭風寒裳風雨。捧兮有女同車。見于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而垂隴之會。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謂牀第之言不踰闕。是賦詩不專斷章。可見所賦必非男女之詩也。曰以鄭風爲刺。忽刺淫與否。皆吾所不敢知。至以鶉賁一刺。證賦詩不專斷章。則自亂其例之甚者也。夫美刺之例。本謂出于淫者自賦。則邪出于刺。淫則無邪。故三百篇皆中聲所止。可合于韶武之聲。如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與此刺淫何異。而趙孟謝之子。齋賦野有蔓草。序謂男女思不期相遇之詩。視此刺淫更邪。而宣子善之。國語叔孫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七

穆子賦匏有苦葉。序謂刺宣公夫人。烝夷姜之詩。更與鶉賁何異。而叔向從之。豈淫詩或可斷章。或又不可斷章耶。韶武中聲無邪之思。能合乎三百。獨不可合此一詩耶。觀趙孟退謂叔向。明云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杜預謂伯有賦詩。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孔疏謂伯有賦此。有嫌君之意。而禮記亦引此爲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之證。是趙孟之先託詞于牀第者。特認爲不喻其意。以暫解其君臣一時之忿。其實伯有曷嘗戲言。而趙孟退告叔向。又曷嘗及其戲言乎。且賦詩不可斷章。則六卿餞韓宣子所賦。捧兮有女同車。皆

序謂刺忽之詩。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亦序刺莊公之作。奚翅獻武具。敖之諱。竟無翹過失言之誅。又何謂也。謂鄭聲非鄭詩。謂鄭聲淫。是淫過之淫。非如許君鄭君所說。淫泆之淫。則周禮樂師。凡建國既禁其淫聲。又禁其過聲。慢聲。何耶。樂記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亦謂非淫泆之淫。否耶。史記樂書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淫。何又與韶武中聲相反耶。且詩三百篇。既皆中聲所止。可合于韶武之音。則是可用于祭祀。燕享。謂賦詩不可斷章。則又可施于祭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七

祀。不可施之于燕享。豈同是鶉賁一詩。不邪于奏。而邪于賦。可以欺鬼神。不可以欺賓客耶。矧春秋列國賦詩。襍取不倫。而歌詩奏詩。則未有及變風一篇者。正符祭祀弗用之例。是播之樂章。尤重于賦詩十倍。今謂可奏不可賦。則是禁其細而許其大。嚴于明而濫于幽。且奏之皆韶武中聲。則季札何以聞聲而譏政。子夏何以謂祭祀有弗用耶。吾故曰。賦詩或篇取其章。章取其句。句取其字也。奏詩則變風止。列于無算。樂不列于宗廟。正歌而鄭衛淫詩。則祭祀無算。樂亦弗用。况可合于韶武之音耶。使有王者巡守。陳詩以觀民風。行慶讓于列國之哀怨流蕩者。其將匿之



不陳乎。抑陳而讓之。貶之乎。後世誦詩論世。至桑中  
溱洧。其于鄭衛之君。將賢之乎。抑歎惜痛恨之乎。夫惟國  
史序詩。上奉先王之典訓。以下治其子孫。臣庶。于是以陳  
詩之賞罰。為美刺。以編詩之鑒戒。為美刺。使誦其詩者。如  
先王之賞罰。黜陟。臨其上。而思無邪之義。與天地終始焉。  
詩亡。然後春秋作。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于祝邱。于防  
于穀。與桑中溱洧。何異。聖人備書之于策。邪乎不邪乎。後  
世不知詩。為先王陳風。觀民巡守。黜陟之典。而等諸儒生  
謳詠之集。遂恐變風出于自作。則妨于無邪。何異唐太子  
宏。謂商臣弑君。不當書于春秋之策乎。後有欲強誣毛詩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古

美刺無邪之例者。幸以變風可陳而不可錄。注詩可奏而  
不可賦。賦詩或斷章或不可斷章之故。通其義例焉。

自國史諷詩述志。于是列國大夫有賦詩之事。自夫子錄  
詩正樂。於是齊魯學者有說詩之學。然說詩者。旨因詩起  
即旁通觸類。亦止依文引申。蓋詩為主而義從之。所謂以  
意逆志也。賦詩與引詩者。詩因情及。雖取義微妙。亦止借  
詞證明。蓋以情為主而詩從之。所謂興之所之也。以意逆  
志者。志得而意愈。故其後為傳注所自興。興之所至者。  
與近則不必拘所作之人所采之世。故其後為詞賦之祖。  
夫緡蠻黃鳥止於邱隅。而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  
道而行。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桑戶  
繩綯。則歎其知道。烝民物則又歎其知道。如切如磋。賜韃  
平質富。素以為絢。商會于禮後。唐棣懷人而借以言學。尙  
綱言服而取其惡文。子思之鳶飛魚躍也。孟氏之小弁凱  
風也。觀其會通。博其旨趣。何莫非左宜而右有也。此皆說  
詩者之法也。引詩則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在宣王之  
世。而記禮者引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  
之詩。而左氏引為孟明之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邶風柏  
舟。而以為孔子之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魯頌僖公。而以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古

為周公之事。是不可不計。采詩之世也。表記論君臣之順命  
逆命。則引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論口惠而實不  
至。則引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季文子餞韓宣子  
論大國信義威懷。則引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皆引淫詩以證正議。是不必問作詩之事也。左傳  
所載如叔孫穆子譏孫文子公登亦登。則曰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襄七年羊舌職美士會為  
政。羣盜奔秦。則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宣  
六年晉叔向論子野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其身。小



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殃咎及之。詩云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可以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此之謂乎。昭八年卻至釋免置之詩。則曰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其詩曰公侯好仇。成十年是引詩者與詩人之意。可以違反。乖刺也。至若諸國大夫賦詩之義。則子展賦草蟲而趙孟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襄二十七年穆叔賦采芣而曰小國如繫。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昭元年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而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厖也可使無吠。昭元年是賦詩者之心。不必用作詩者之本意也。是故定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七

九年左氏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襄二十八年盧蒲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古人稱詩之法。不既昭然矣乎。後之說毛詩者。吾惑焉。執引詩之說。以說詩。如素絢之詩。則謂其質勝而刪之。尚綱之詩。則惡其著文而刪之。唐棣之詩。又恐其廢思而刪之。以文害詞。以詞害志。奚啻高叟之固矣。且說卷耳。則執左氏周行官人之一言。以為后妃求賢審官之作。說關雎。則附會夫子樂不淫哀不傷之語。以為憂進賢而不淫其色。哀窈窕而無傷善之心。說柏舟。則據孟子之稱孔子。以為仁人不遇之證。以是說詩。又奚啻高叟之固矣。夫說經述古。不過如爾雅釋淇奧切磋而

用大學。毛傳釋四牡懷和。周誦而用國語之類。若並引詩者之說。而取之。是據燕說而證郢書也。有時執賦詩之事。證詩。有時又不用賦詩之事。證詩。如野有死麕。野有蔓草。匏有苦葉之賦。刺淫。與鴉責不合。采芣黍苗。瓠葉之賦。樂章與刺幽不合。則述毛者絕不道。及是揜耳之餘。觸藩之。瓶也。後有欲執一切斷章之義。為本義者。幸以所臚各條。申其離合焉。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七



毛詩義例篇下

問太師以六詩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大序用之。而毛傳止標興體。不及比賦。毛傳言興者凡百十有六。而比賦無一字。劉勰因以圭璧金錫。澣衣席卷為比。此循毛者也。蘇氏轍則謂興者當時所見有動乎中。非後人所得知。而關雎之類有取義者。皆比而非興。集傳本之以無取義者為興。有取義者為比。此別毛者也。二說孰是。曰。毛之言興是也。其全不言比。而如劉勰所論。則非也。後儒兼言比是也。而以興全無取義。則非也。以三家詩證之。淮南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不乘居也。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也。說苑曰。鳴鳩之所以美其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韓詩章句曰。詩人傷其君子求己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我猶采而不已。又韓詩以漢神游女興之子。以羔羊素絲五絀興絜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以蠖螬興邪色。乘陽以東方之日興所說者之美盛。以夫移之鄂。附興兄弟恩榮相覆。箋用韓義與毛興異。以振鷺辟雍興學士之絜白。此三家詩皆以取義為興之明徵也。至若毛傳有興無比之例。則大不然。夫興之為言起也。作也。發也。動也。比之為言例也。方也。况也。周禮太師注鄭司農曰。比者比方于物。興者託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六

事于物。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則是以物象發起其正義。謂之興。如誦淑女君子。而知關雎之為有別。誦嘉賓燕樂。而知鹿鳴之為相呼。若全篇純譬而已。志不彰。如鴟鴞純託鳥言。鶴鳴禱設諸喻。兼葭不言本指。所興起者何意。所發動者何詞。乃概濫為興。而不謂之比乎。此外如衡門如比而毛皆謂推之。黃鳥碩鼠亦鴟鴞之流。文王曰咨。則陳古之比。韓詩以雞鳴蠅聲相似。喻讒人之亂耳。以靜女為陳情。欲以歌道義。以及綠衣匏有苦葉。椒聊之屬。或所言在此。所志在彼。或景響什九。形聲什一。皆所謂比而非興。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九

矣。左氏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則是興之隱者。尚可為比。孔疏反謂興之顯者為比比之隱者為興。可謂倒其詞矣。况全篇有譬無賦。而不謂之比乎。鄭譜言周公居東都。思公劉大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敘已志。太師述其志。知其主意于幽公之事故。為幽風。則是七月鴟鴞二詩。周公皆以自比。而可謂鴟鴞為興乎。太史公言鄒陽之詞。比物連類。正以上梁王書。旁徵曲喻。無徑直之情。同騷人之比。故王逸敘離騷。經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虹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



人張衡四愁詩序云。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貽于時君。而懼不得通。是比體創于詩。而大邇于騷人。若易其詞曰。以美人與君子。以珍寶與仁義。以水深雪雰與小人。同乎不同乎。荀卿。蠶賦。非賦蠶也。雲賦。非賦雲也。是爲不言之言。罕譬之譬。若與甫賦。雲蠶旋陳道德者同科。可乎不可乎。變雅變風。作于東西周之際。先王遺澤。未如戰國。嬴秦之盡斬。故猶賦多于興。興多于比。世瘡亂情。瘡鬱則詞瘡幽。于是微詞之對。隱語之諫。與騷賦之比。始並盛于時。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可謂兼之。又曰其文約。其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三

詞微。其稱名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豈非以離騷皆寓怨誹于好色之中。比多于興。興多于賦乎。秦之亡也。而詩騷不作焉。并比興而亡之也。是故主文而論諫。言無罪而聞足戒。則比優于興。興優于賦。孔子曰。諫有五。諷諫。順諫。窺諫。指諫。迫諫。吾其從諷諫乎。比興之謂也。若之何。闕其一。使後之孤臣孽子。逐婦。有不能自將其情者。何由而託之乎。是故芣苢。羔羊。毛不言興。而韓以爲興。伐木。毛以爲興。而韓以爲賦。漢廣。雞鳴。靜女。毛不謂比。而韓以爲比。則知比興之義。三家不盡同。毛矣。毛於螽斯。殷其雷。小星。燕燕。日月。鶉之奔奔。蝦蟆。揚之水。東門之墀。碩鼠。破

斧伐柯。魚麗。無將。大車。諸傳皆明言其取義。而無興字。則知傳本有興字。而脫之。亦必有傳不言興。而後增之者矣。蓋大雅三頌。皆純賦體。其涉興者。惟棫樸。卷阿。振鷺。三頌。故周禮及大序。皆以賦比興列于風詩之下。而比賦判然。不倫。惟興界乎二者之間。故毛惟區別興體。明此外之皆比賦。不待言也。自鴟鴞。鶴鳴。兼葭。諸篇皆有興字。于是六義亡其一。劉勰文士。遂以字句形容者當之。豈知詩美有斐之君子。既圭璧金錫。皆言如。故憂心之貞女。既石席。澣衣。皆言匪。文皆直賦。義匪更端。特屬詞之末節。豈六詩之大體乎。有毛本非興。而箋強鑿爲興。如河廣。衡門。鳧鷖之屬。則當別鄭于毛者也。疏多以鄭義爲毛義有毛以爲興。而鄭以爲賦。如東門之墀。箋爲男女之詞。伐木。丁。箋以文王爲義。此當舍毛從鄭者也。至若毛興如此。鄭興如彼。或毛鄭取興皆闕。而有待于後人。如相鼠之師拱。而制禮。蓼莪之蒿根抱母。九畹之鴻北向。則不南。興公歸之不復。則義類孔多。仁智隨見。舉隅而引申。觸類而長悟。以爲後之君子。亦將有樂于斯。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毛詩

三



四始義例篇一

周禮太師以六詩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而六義興焉。故季札觀樂。已分風雅頌之名。其體宏用博矣。而漢儒以四始之說。媿之魯詩。一說韓詩。一說毛詩。一說齊詩。一說後人無一能析之者。請先以魯詩之義明之。司馬遷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烏乎何書不有發端。體例奚關大義。蓋嘗深求其故而知皆三篇連奏。皆上下通用之。詩皆周公述文王之德。皆夫子所特定義。至深道至大也。曷言皆三篇連奏也。古樂章皆一詩為一終而奏必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三言

三終從無專篇獨用之例。故儀禮歌關雎。則必連葛覃卷耳而歌之。左傳國語歌鹿鳴之三。則固兼四牡皇皇者華而舉之。歌文王之三。則固兼大明縣而舉之。禮記言升歌清廟。必言下管象舞。則亦連維天之命。維清而舉之。他若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蕭之三。鵲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此樂章之通例。而四始則又夫子反魯正樂正雅頌。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冠于四部之首。固全詩之表領。禮樂之綱紀焉。故史遷不但言關雎為風始。而必曰。關雎之亂者。正以鄉樂之亂。必合樂關雎之三。故特取夫子師摯之言。以明三終之義。猶國語但言文王兩君相

見之樂。而不及大明縣。後人不察而陋之。過矣。曷言皆周公述文王之德也。周南非有天下之事。義固皆係乎文王國風。不應有王朝公卿之作。但作自風人。采自周公分陝之時。定于周公作樂之日。故世說亦以關雎為周公詩。兩時魯韓尚存。而葛覃卷耳從可知也。鹿鳴之三。鄭譜以為文王詩。而四牡毛傳亦言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孔疏謂毛傳舉中以明上下。則鹿鳴皇皇者華。從可知也。大雅文王篇之為周公作。見于呂覽及漢書翼奉傳之所引。世說荀慈明之所論。而季札觀樂。直以大雅歸于文王之德。韋昭謂文王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三言

大明縣為兩君相見之樂者。周公欲昭先王之德于天下。非皆明證乎。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見于王褒劉向之言。與夫尚書大傳之述象舞之為文王。見于季札所歎。維清之即象舞。則有小序明文。而詩譜疏言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為頌首。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太平于廟。盛之次也。是則升歌管象之詩。尚有疑義乎。至其施于禮樂而上下通用也。則以其聲中其德盛。其意要眇而閎深。故關雎之三本后妃房中之歌。而鄉樂之亂。必及之。鹿鳴之三。本燕勞臣下之樂。而鄉飲酒禮及大學釋菜。亦歌之。則政自閭



門行乎朝廷而達乎鄉黨邦國矣。文王之三皆言王天下之事。而兩君相見亦用之。清廟之三。乃宗祀配帝之樂。而記言升歌清廟下管象者。一見于祭統之言。大嘗禘再見于文王世子之言。養老。三見于仲尼燕居之大饗。兩君相見。四見于明堂位之祀周公廟。則政又本乎君親。可洽乎上下通乎幽明矣。故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史記曰。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季文王之思慮。然又以文王者非獨吾子孫之師。亦天下百世所宜師也。人知文王之聖。不知其所以聖。知父莫若子。故繼志述事。制禮樂。播天下。若曰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美

吾文考之化乎閨門。如是其親賢體下。如是又精揭其配天無二之德。雅之頌之。以告百世之為人君者。若曰。我周之所以王。蓋非偶然也。若曰。我文考之德。豈易言語形容。而其可知者。固有如斯爾。厥後嗣王怠政。則大臣詠關雎以風。上不好賢。則大夫絃鹿鳴以諫。其絃歌也。亦必連三篇賦之。故晁說之謂三家詩以關雎之三鹿鳴之三皆康王刺詩若曰。曷不聰聽爾祖文考之彝訓云爾。故四始者。周公達孝之極思。仁至義盡之作也。不然者。周人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季幽風當先于周南。思文之頌當先于清廟。大雅當首生民。次公勳次。縣次思齊。曷為皆以文王之詩冠之哉。故知六義本

于周官而四始則定于夫子。如匡衡習齊詩。而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張超習魯詩。而其賦云。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而韓詩外傳。且有子夏問關雎何以為風始之言。聖志特創。三家同詞。又國語稱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可見造端託始。多定于編詩之人。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凡贊易刪書修春秋正禮樂。罔不奉以周旋。而詩則始之以四始。終之以幽王魯頌。蓋欲法文王而不可得。則于周公制作中求之。欲行周公之道于東周而不可得。則寓之空文。以垂來世云爾。詩亡然後春秋作文。似元年武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毛

似春王公似正月。聖之與聖。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呂氏春秋周公作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世說荀慈明曰。公曰。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劉向傳曰。周文開基。西郊維。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頌。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云。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曰。示之以力。役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合和四海。而致諸侯。以奉祭祀。太廟之中。莫不磬折。玉音金聲。柔色然。後周公與升歌清廟。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似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如復見文武之身焉。文王世子。明堂位。皆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毛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左傳。季札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預注曰。文王樂也。



四始義例篇二

魏源曰：吾言三家詩之四始也。姑先言關雎之三鹿鳴之

三。文王之三。清廟之三。以起其信。究而極之。則必言關雎

之什。鹿鳴之什。文王之什。清廟之什。而始備其義。小雅都人士之

什。有四篇。大雅蕩之什。周頌閔予小子。何以言之。服虔

之什。皆十有一篇。不盡以十篇為什也。季札觀樂為之歌。小雅

解左氏用韓詩者也。以都人士無首章知之。大雅詩譜疏引其解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

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自文王以下。至

于鳧鷖。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是為正大雅。夫正大雅。鳧

鷖以下。尚有篤公劉。行葦。泂。酌。卷。阿。三家詩假樂為美宣王行葦在公劉後詳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大雅篇次發微皆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而韓詩論正大雅。尚不數

之。豈非專以周公述文武者為正雅乎。且鄭譜惟以大小

雅首什為文武詩。以南有嘉魚十六篇。生民下八篇。為周

公成王詩。則前此不必周公所作。後此則又于文武無與

韓詩皆不然。豈非二雅正始。皆周公述文武之德。而無成

王詩。并無前人後人所作之詩乎。因是以推二南之例。則

儀禮合樂。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為詩六終。而止

曰合樂三終者。孔疏謂堂上工歌關雎。則堂下笙獻鵲巢

和之。工歌葛覃。則笙獻采芣。和之。工歌卷耳。則笙獻采蘋

和之。故云合樂三終。賈疏意同。若朱子儀禮通解。從賈疏而以二南各三終為說。則是六終而

非三終矣。又解合樂亦未是。豈非二南雖同鄉樂。而奏有堂上堂下之

分。正以召南不言文王后妃身事。故亦僅為周南之應。而

不為風始。與大雅召公一例乎。是知韓詩以周南十一篇

為風之正始。小雅鹿鳴十六篇。大雅文王十四篇。為二雅

之正始。周頌當亦以周公述文武諸樂章為頌之正始。其

魯詩論四始。但舉首篇者。猶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舉首

篇以統全國之風。毛詩稱邶柏舟。詁訓傳舉邶柏舟。詁訓傳

詁訓傳皆同。此例又稱文王。非但以三篇為始。但觀于首

三篇。而知以下周公文王之詩。皆同正始之例。韓義即魯

義也。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然則以下皆變詩乎。曰：以下諸詩。謂之非始。則可。謂之非

正。則不可。觀于召南召雅。皆為正始之附庸。則知風之淇

奧。緇衣。雅之宣王諸詩。亦可為正始之餘響。觀于幽風變

而不失其正。則知楚茨。大田。諸幽雅。亦可為正始之附庸

。而凡成康昭穆東都朝會諸樂章。亦可為正始之餘響。詳

雅幽雅篇以始為義。不以正為義。豈如毛詩正變之例。固而難

通乎。周頌篇次。雖不可知。然既以周公文王之詩為始。則

知必有非周公之詩居後。而幽頌三篇。閔予小子四篇。以

及不顯。成康自彼成康之詩。亦皆清廟之餘響。樂章之附

庸矣。若如毛詩以全頌皆周公所作。更無他人之詩。則豈



止有三始而周頌則無始耶。班固何以言康沒而頌聲始寢。揚雄何以言康王時頌夸作于下耶。

或曰。毛詩大序。風者。風也。雅者。正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陳啟源謂風雅頌四者。卽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果如其說。則上濫六義。下違始名。序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謂王道興衰之所始。孔謂正其初始之大道。皆望文爲義。果何說乎。曰。毛詩四始之說。卽其正始之說。正始之說。卽其正變之說。箋疏皆闕。惟成伯璵唐人著毛詩指說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手

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其說亦與魯韓相比附。然惟不以文王周公爲義。而以正變爲義。故于大雅正始。則濫以召公成王之詩。而正雅以後。則烝民崧高。亦與板蕩俱變矣。鄭譜又分小雅南有嘉魚。大雅生民以下。爲周公成王詩。而以上則爲文武詩。與周公無與。于是常棣則謂隱其事。託諸文王。采芣出車。則系之殷紂矣。魚麗嘉魚。南山有臺。本間歌三終。而裂其一。上屬文武。其一下屬成王。遂乖樂章連用之例矣。大雅假樂。既醉。鳧鷖。與文武無與。遂同諛頌。禱祝之詞。無繼志述事之義矣。又以召南及周頌。皆全列正始。于

是同一太姒。在周南爲后妃。在召南爲夫人。平王齊侯之

稱。成王成康之頌。皆以訓詁易諡號矣。果如其說。何不謂之四正。而謂之四始乎。魯詩曷不曰二南爲風始。而獨曰關雎爲風始乎。曷不曰周頌爲頌始。而曰清廟爲頌始乎。且正變之例。如其世。則二南豈不當殷之末季。爲商紂之國風。何以爲正。如其詩。則淇奧美武公之德。何讓于何彼穠矣之美王姬。幽風七月。述公劉太王。旣列樂章。何亞于二南房中之樂。而獨爲變。蓋毛詩旣以正者皆謂之始。則以後卽有不變者。亦不得不謂之變。可以爲四正。不可以爲四始。四始之說。似嚴而實大。四正之說。似寬而適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手

隘也



四始義例篇三

問曰。北宋惟韓詩尙存。見于御覽集韻所引。及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所載。至齊魯則亡久矣。而晁說之詩說謂三家詩以關雎之三鵲巢之三鹿鳴之三皆刺康王詩。其說安出。曰。二南及小雅皆當殷之末季。文王與紂之時。謂誼兼諷刺則可。謂刺康王則不可。並誣三家以正風雅爲康王時詩。尤大不可。蓋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詩人之本誼也。以文王時諷諭王室之詩。施之後王者。國史之旁誼。非詩人之本誼也。考關雎之爲刺時。魯詩則見于史記漢書劉向楊雄張超之著述。韓詩則見于後漢書明帝之詔。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三

楊賜之傳。馮衍之賦。鹿鳴之爲刺詩。則亦見于史記王符潛夫論。蔡邕琴操之稱引。其間有本義有旁義。在善學者分別觀之。晁氏但見韓詩有關雎刺時也之序。又見他書徵引三家有畢公賦關雎以刺康王之說。因意刺時者卽刺康王。且并意鹿鳴之諷刺者亦爲刺康王。皆道聽之說。非親見三家之本也。考齊詩匡衡之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魯詩則史記外戚傳序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

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昏因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韓詩外傳夫子荅子夏之問曰。關雎詩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托命也。子其勉之。思服之。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三家詩發明關雎正始之義爲何如。而徒以晏朝之刺蔽之乎。學記大學始教。皮弁釋菜。宵雅肄三。鄭康成曰。宵之言小也。肄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又燕禮注曰。鹿鳴者。君與羣臣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歌四牡。采其勤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三

勞王事。忠孝之至。以勞賓也。歌皇皇者華。采其自以不及。欲咨謀賢。知自光明也。鄭注禮皆用魯韓詩。而其說如此。孰謂鹿鳴之三。爲周衰刺詩乎。蓋三家詩序不止一句。如詩考引韓詩云。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引者或取上或取下。則其義不全。而或異于毛矣。又如侯芭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行年九十猶使日誦是詩而不離其側。亦兼二義。使但引刺王室句。則謂韓義同于毛矣。故知三家旣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清廟同爲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祇云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卽爲諷時之義。但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雅者。在



商紂國中視之則為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為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為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義也。左氏外傳明引兄弟鬩牆二語為周文公之詩而內傳富辰則又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而作常棣杜預謂周公作詩召公歌之鄭志謂賦詩或造篇或述古魯韓詩明言正考甫追道契湯高宗般所以興作商頌而又以那樂作于宋襄公之世因序云美襄公服虔言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侍衛之臣戎車四牡田獵之事其孫襄公追錄其先世詩而毛序因謂美襄公蓋古者既以詩被樂章後王有忘祖荒政者則國史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授之矇瞍奏以諷諫其有因此感悟如姜后脫簪宣王勤政以致中興者則事雖述古功同創作故國史附之詩序述為盛事以歸功于樂章之用詩教之神是以薛君章句明云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不云作以刺王至張超初學記引則明云周德將衰康王晏起畢公穆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倍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杜漸諷喻君父此陳古風今之明證蔡邕琴操則明云鹿鳴者周大臣見王道衰不能養賢故彈琴以諷諫歌以感之又陳古風今之明證不但此也文選注引韓詩曰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毛詩六月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

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齊魯韓毛同軌合轍後人不見三家全經徒據他書所引旁義以為本義且并旁義失之亦將據六月之序謂毛詩以正小雅皆刺時在宣王北伐之後耶呂祖謙馬端臨遂謂三家詩駁襍不經然則左氏亦未見常棣古序耶由斯以推則陳陽樂書引古琴曲云鵲巢者邵國男悅貞女而作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者邵國女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于行役故作是詩大周正樂曰騶虞操者邵國女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于外女怨于內迫性情外迫禮儀歎傷所悅而不逢時潛夫論班祿篇云背宗族而采蘋怨琳于是援琴而歌下語耳采蘋不言宗族鹽鐵論備胡篇云好事之臣求責匈奴使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所刺小人非干城腹心也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其為賦古諷時歎抑或借周諷商歎非皆關雎刺時之例歟不然齊詩越草蟲而取采蘋與儀禮樂章合豈有以鵲巢采蘋為純刺詩者耶韓魯詩以騶虞為歎仁人樂官備何嘗以騶虞為刺詩耶齊詩小雅四始篇弟與樂章合足正毛詩采薇出車之失韓詩服虔說以鹿鳴至菁



我十六篇皆文武詩。為小雅之正始。又以夫移為周公燕兄弟。與左氏毛序合。又曰。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文選與注六月毛序合。豈反以鹿鳴伐木為刺詩耶。周本紀懿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烏有康王時刺詩已作耶。後儒以關雎鹿鳴刺時。病三家者。不知三家詩序之義。抑豈知毛詩大序之義耶。

曰詩疏及漢書注翼奉郎韻二傳引齊詩四始五際之說。出于詩緯。汎歷樞。固非四始本義。然其說亦可得聞乎。曰漢時古樂未湮。故習詩者多通樂。此蓋以詩配律。三篇一始。亦樂章之古法。特又以律配歷。分屬十二支而四之。以為四始。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美

與三期之說相次。如大明在亥為水始。則知文王為亥孟。縣為亥季。四牡在寅為木始。則知鹿鳴為寅孟。皇皇者華為寅季。嘉魚在巳為火始。則知魚麗為巳孟。南山有臺為巳季。鴻雁在申為金始。則知吉日為申孟。庭燎為申季。其舉中以統孟季者。猶關雎之以首篇統次三也。具詳小雅篇次發微。然齊詩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則豈不知正始本義。而以緯說為四始哉。

四始義例篇四

嗚呼。關雎鹿鳴之作。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關雎刺時。所刺何時。豈非思賢妃之淑德。正以傷牝雞之司晨耶。故慎固幽深。擊而有別。傾城巧笑之反也。求之不得。寤寐反側。車華令德之思也。鐘鼓琴瑟。傷斷棄先祖之正聲。變亂新聲。怡說婦人也。靡靡之樂。作于北而鼓鐘之化。行于南。其時汝墳詩人。懷父母之孔邇。則傷王室之如燬。關雎詩人。歎窈窕之好逑。則念傾宮而反側。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哀而不傷也。易者使傾。樂而不淫也。其刺時歟。其思后妃之德歟。詩人不言而夫子知之。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美

曰為是詩者。其有憂患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鄭注論語時用韓詩。其釋哀而不傷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正與車華同旨。不然。樛木螽斯。麟趾鵲巢。彼專美文王后妃者。夫何哀也。夫何傷不傷也。夫何求之不得。憂勞反側也。文王求之歟。詩人求之歟。文王之憂哀歟。詩人之憂哀歟。宜百世之泯泯。芬芬也。七十子傳其微言。故其序詩則止曰后妃之德。而不言美后妃之德焉。止曰刺時。而不言刺何時焉。周公播諸禮樂。以風化臣庶。覺悟後嗣。于是珮玉晏鳴。則歌之。衽席有缺。則歌之。苟非詩人有忠愛諷諭之情。烏能歌之。而感悟而流連乎。周以一妃與殷



以一妃亡美戒勸懲莫燦于斯故韓詩序則曰關雎刺時也毛詩序則曰風風也風諷古今字此所以風天下而正也。夫婦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毛詩關雎大序亦以為諷時也。諷與刺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毛詩傳曰。后妃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齊詩則曰。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韓詩杜欽曰。后妃之制。天壽存亡之本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是齊魯韓皆以關雎為思賢妃之德。與毛序后妃之德。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彼昏日富。婦言是聽之。人九侯鄂侯不能爭。比干箕子不能悟。計無復之。而望及于窈窕好逑琴瑟之默助。其意彌曲。其詞彌惻。其告彌忠。長言之不足。故詠歎之矣。彼言刺晏朝者。得其流而未溯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美

其源言文王德化者。見其表而未見其裏。鹿鳴之諷求賢。卷耳四牡之諷體臣。亦然。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知臣下之勞。而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言文情哀。豈其徒訴于文王哉。其忠告于紂者至矣。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于關雎之三見之。小雅怨誹而不亂。于鹿鳴之三見之。不然。何不曰。變雅怨誹乎。卷耳之志。猶四牡之志。兔置之志。元黃隤虺。行役况瘁。而湛樂飲酒者不知也。淮南子。綴微機而在上。網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以言慕遠世。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美

也是三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食之。而私人百僚者不知也。文選。薦。譙。彥。表。注。云。殷紂時。賢人退于山林。網禽獸而食之。故免置之。詩作。鹽。鐵。論。云。此免置所刺。小人非于城。腹。使。臣。宵。征。于。野。戴。星。抱。帳。而。燕。燕。居。息。者。不。知。也。魏。文。帝。漢。詩。注。曰。昔。彼。小。星。喻。小。人。奉。使。類。男。女。怨。曠。失。時。標。梅。在。朝。也。白。帖。引。蕭。肅。宵。征。入。奉。使。類。男。女。怨。曠。失。時。標。梅。華。落。而。瑤。臺。長。夜。者。不。知。也。同。官。媒。氏。疏。引。張。融。說。標。有。習。治。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驅。車。而。布。四。方。之。號。令。采。得。及。其。時。亦。韓。詩。說。刺。紂。世。驅車而布四方之號令。采蕨以念行役之逾歲。伐枚以治汝水之隄防。而息偃在牀者不知也。薛君章句。列女傳。說。汝。墳。皆。迫。于。紂。是。以。四。牡。毛。傳。云。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吾。想。殷。紂。之。時。政。教。煩。急。師。役。數。興。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美



諸侯怨叛。文王勞來旋定。安輯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奔走匍匐救之。其時為之臣民者。如燬沸其前。父母厘其後。一以為湯火。一以為化日。怨而不敢怒。懷而不忍叛。何不幸而生于其時哉。又何幸而生于其時哉。說詩者尚以二南不當為諷刺。幾同盛唐應制之什。曾亦思文王之時何時也。柔順艱貞。以蒙大難。陰行善事。朝不保夕。形諸詩者。喜懼集于一時。悲感乘于一志。在周國為正風者。在商世為變風。誦詩而不尚論其世。不知文王救民恤下之苦心。曷由知其服事之苦心哉。麟趾序云。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騶虞古操。言召國大夫。久于行役。男女怨曠。則知壞宮室以為汙池。廢田以為園囿。沛澤多而禽獸至。方淫刑炮烙。草芥其民。曾文王國中鳥獸之不若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斯誼也。惟序關雎刺時者知之。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斯誼也。亦惟序關雎刺時者知之。二南末章皆以吁嗟之詞。終之言有文焉。聲有哀焉。漢儒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二南二十餘篇。亦可以當殷紂時諫書矣。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廢書而歎曰。師摯見之矣。紂為象著而箕子唏。周道缺。周當作商。蒙上文師摯紂箕子而言之。此後人妄改史記也。或作王道亦可。詩人本之。祗席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西漢今古文說皆謂師摯以商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甲

紂樂官而歸周。韓詩外傳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故師摯作樂之始。甫聞關雎之亂。蓋以關雎樂章作于師摯。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蕩音之時。亦以大師擊當殷紂時與夷齊商容箕子同列。蓋今文家說。大雅首文王。而往復于殷命之靡常。周頌首清廟。而肇禋于多士之駿奔。四始皆致意于殷周之際。豈獨關雎鹿鳴而已乎。故曰詩三百篇。皆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為作也。摯而有別。即樂而不淫。寤寐反側。即哀而不傷。近儒說論語者。見序箋所說哀樂之義。齟齬難通。遂謂必兼關雎之三而言之。關雎葛覃樂而不淫。卷耳哀而不傷。到氏台。夫反側憂勞。豈得謂專樂無哀。既哀矣。可不細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歸周已數十年。而猶求之不得。寤寐綢繆何為乎。若謂后妃求賢。則以文王之聖。又得太姒之助。即未更得賢嬪。豈遂反側堪哀。且哀而恐至于傷乎。岐周國盡于涓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為陝以東之風。非周國所采。况謂作于宮人女史。其可通乎。關雎房中之樂。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節義序。豈惟有頌美。無諷諭乎。毛序但云后妃之德。不云美后妃之德。而後人強以求之為美之乎。故誦其詞。則曰求賢妃也。而所以求之若斯其迫。得之若斯其難。則必有所為言之也。女史歌之以節義序。矇叟奏之以為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甲



常樂鄉黨邦國用之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則諷時者其本  
誼也若曰夫婦之始人倫之本也自天子以至庶人身之  
修不修家之齊不齊國之治不治未有要于斯者是以君  
子重之慎之難之也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吾于關雎諷  
時見之矣

毛詩大序義毛詩大序與三家詩如出一口自來無有得其本旨者故注而申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

也風天下之風劉焯崔靈恩皆從徐讀為諷是也陸德明從沈重讀如字非是廣韻集韻皆風諷連文

同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

之教以化之下二風讀諷字釋文于或出入風諷其風肆好皆讀諷音小序于衛之氓云序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其事以風焉王之君子于役云大夫思其危難以風  
焉鄭之羔裘言古君子以風其朝焉齊之盧令故陳  
古以風焉皆先言刺而申之以風是風即諷之明訓  
也揚雄論賦勸百而風一則是此序言諷以動之匡  
其情之過也教以化之歸于情之正也古者風氣之  
風與諷勸之諷皆同一字而國風以諷為諷雅以正  
為諷後人不知諷諷為風之誼而大序即不可讀矣  
說苑引孔子曰諷有五吾其從風諷乎漢書韋孟作  
詩風諷文選取之作諷諷詩凡史記漢書風論風告  
風止風曉風勸之文指不勝屈顏師古皆讀如諷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  
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嗟歎即諷論之  
諷也永讀為詠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謂絲竹  
之聲依人之歌詠為節詠之為永猶諷之為風皆古  
字今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上

詩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古無四聲之分諷刺與風

美惡字離騷皆讀去聲也主文誦諫三句正釋諷義

也此專指正風而言故有上以風化下之語晉語范

文子曰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之于民于是乎使

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風聽臚言于市釋妖祥于

諺考百事于朝問諍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

也其言治世之風諷教戒與大序相表裏自鄭箋不  
知詩誦疑正風不當有諷刺因于大序箋以化刺為  
管喻以主文為宮商以諷為歌詠以誦為依違與大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序全相背謬正猶破哀窮窳為衷窳皆由執二南  
文王之化止應有美不應有刺不知毛序于二南其  
言美者惟召南何彼穠矣一篇餘皆無美字蓋二南  
當殷之末世文王與紂之時皆言在此而意在彼關  
雖本思賢妃之詩與車鞶同旨故韓序曰刺時也毛  
序曰所以諷天下而正夫婦也諷與刺有以異乎韓  
序但言刺時不言刺何時與齊詩匡衡毛詩小序正  
同一義豈得因後人康王晏朝之旁義而并誣其本  
誼乎推之葛覃之勤儉以佐君子卷耳憂臣下之勤  
勞皆與化難司晨為反對標梅之怨曠逾時汝墳之  
王室如燬尤其深切著明者也正風如此正雅可知  
鹿鳴四牡皇華即卷耳體臣恤下之思是用作歌將  
母來諷彼馬瘠僕痛而上不知恤者獨何心乎是則  
主文誦諫無罪足戒末有如正風正小雅之切者則  
及其後世舉公刺朝而詠關雎大夫彈絃以諷鹿鳴  
以及南鵲巢采芣苢且騁虞伐木皆可借為諷刺之什  
雖在南雅入樂以後亦因原詩本有諷諭之旨故推  
廣其用猶召穆公作常棣不得謂與周公常棣之情  
不同也故知毛詩大序諷教之旨與三家詩序刺時  
之誼若合符節此誼不明不但三家詩不可通即大



序先不能讀而關雎諸篇。邛書聚訟更無論矣。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此段始言變風變雅則上文之專言正風昭然無疑其前不言正雅者。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此段復引時之誼與正風之主文。諷諫與曲而詞情也。國語曰。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賢大夫獻賦。史獻書。師箴。瞽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小史掌邦國之志。與世繫即誦訓之掌道。方志亦即瞽瞍之誦。誦詩與世繫也。擇詩之切勸戒者授之。瞽瞍皆小史之職。是以一國之事。舊俗謂正風正雅。忠愛諷諫之俗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望

雅。形四方之風。謂四方之所諷陳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毛詩四始之說最不可解。陳啟源謂頌之始者如其言。易不謂之四。體而乃謂之四。始乎至鄭箋謂王道興衰之所始。孔謂正其初始之大。道皆望文為義。竊謂毛詩四始之說。即其正始之說。正始之說。即其正始之說。毛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

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蓋毛詩以正風正雅。周頌作于周召者為正始。而自此以下。皆謂之變雅。與魯韓專取文王周公詩為四始者。小雅而大指不遠。乃自箋疏以來。從未有表而出之者。何怪大序一篇。人人習。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而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朱子分王化之基以上為大序。此段專說關雎。比關雎。毛傳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云云。蓋釋論語樂而不淫之語。而于哀而不傷。則未之及。此小序乃易樂為憂。又益以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鄭箋知其不可通。破哀為衷。彌以乖隔。蓋衛宏所附益也。然此序但云關雎樂得淑女。則是謂關雎詩人之意。仍以淑女指后妃。自孔疏述為后妃。如樂得淑女。遂以淑女指后妃。而詩誼愈晦。毛詁愈誣矣。陳氏啟源一生自命述毛于此。尚殉孔疏。他人責。

詩古微

上編之二 通論四始

望

詩古微上編之二



詩古微上編之三

邵陽魏源撰

二南義例篇上

讀二南之詩得三例焉。二南各十一篇而召南多其二。以知平王召伯之詩為後附也。十一篇之詩各相配應以知關雎之三。當證以鵲巢之三。與毛詩先草蟲之故也。關雎至麟趾十一篇皆房中之樂兼有文王之義不當如王肅專以芣苢上八篇為房中也。

何以言之。鵲巢可當關雎。采芣可當葛覃。草蟲可當卷耳。采蘋可當芣苢。小星可當穆木。江沱可當采芣。斯標梅可當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桃夭羔羊可當兔置。行露可當漢廣。殷其雷可當汝墳。騶虞可當麟趾。二南各十一篇以備鄉樂房中之樂。故篇章

相對節奏相當。至甘棠則召公稱伯在武王分陝之後。非文王詩矣。左傳史記漢書韓詩外傳孔叢子並以作于召伯久沒之後。西周遺民追思之詞。則並非康王詩矣。野有死麕篇。舊唐書禮儀志謂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鷹之刺與。則明以為平王詩矣。劉向五代人蓋韓詩何彼穠矣。三家詩以為齊侯嫁女與毛異義。則亦東周平王後詩矣。並詳二南答問。召南多周南者三篇。而此三篇皆別為一例。故鄭孔亦謂召伯齊侯二篇皆非文王世詩。見詩譜疏其不入

王風者采于陝以西舊畿之地不可入東都王城之風。故從其地從其類而附之召南也。詳召南答問以是為正風之變。變而不失其正也。此二南之例。而人未知者一矣。

儀禮合鄉樂。召南鵲巢采芣。左傳風有采芣。采蘋。齊詩篇弟同之。見孔疏而毛詩獨先草蟲。夫毛于六笙詩逸篇。尚按儀禮樂章列其篇次。豈于此獨不知而誤倒之。暨觀

二南相應之故。而後知毛以采蘋與卷耳不甚相倫。故特先草蟲以證關雎之三也。鵲巢求夫人。即關雎之求賢妃。尸鳩均平專一。猶關雎摯而有別也。之子。即淑女也。百兩御之。猶鐘鼓樂之琴瑟友之也。知二詩相應。則可正后妃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二

求淑女佐助之失矣。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媵有定制。何煩后妃既歸始為文王求嬪御乎。

采芣采葛同為勤儉。被以祀先。與歸甯同孝。夙夜在公與告師同敬。知二詩相應。則可正后妃在女家及歸安父母之失矣。草蟲卷耳同為懷人之詩。而毛韓異義。然毛詩既先草蟲以配卷耳。而草蟲正大夫妻懷君子行役之詩。則此之金罍大夫器亦當為大夫妻自我之詞。與韓詩義正相發。蓋后妃因使臣在外行役而慰勞其室家之詩。四牡代使臣言。此篇代使臣室家言。勝于鄭箋人君行饗燕之說。齊詩越草蟲取采蘋。然采蘋亦大夫妻之詩。可見二南相應。齊與毛韓大同小異。而人未察者一矣。



二南皆文王之世而周南十一篇其八序皆屬之后妃召南首二序亦以夫人為說故王肅以關雎至芣苢八篇為后妃房中之樂其餘為南國所采之風然關雎在河之洲即非岐周魯韓以芣苢為蔡人之風亦非周國本有是漢廣汝墳至麟趾皆房中之樂豈得以毛序中偶有后妃無后妃為區別乎或又謂兔置序為后妃所致羔羊序為鵲巢之功致豈兔置之武夫羔羊之大夫皆化于后妃夫人而不化于文王麟趾公子即可云關雎之應騶虞田官詳南谷何以為鵲巢之應周密癸辛禘志因謂易大象惟施于天子者稱先王兼諸侯者稱后兼公卿大夫者稱君子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三

文王兼有天子諸侯之義且三百中所言后皆指國君從無以后稱君妻之例二南當殷商之世宜從前代之稱后者文王如者太姒似乎可通然謂關雎后與妃之德可也謂葛覃后與妃之本可乎二南房中路寢之樂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節義序亦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君故詩皆主于婦德義實推本刑惟甘棠召伯之詩附不嫌入召南別為一例其詠后妃而遺文王至兔置明美公侯而兼言后妃所致者蓋關雎之德莫大于摯而有別今以兔置伐木之人而有肅肅將事之敬何啻鮒婦之如賓漁者之宵肅有慎固幽深之淑女而後可為君子之好仇有肅肅敬獨之武夫

而後可為公侯之好仇大雅興文王作人之化至于魚躍鸞飛以明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然則兔置為關雎之所致不其然乎漢廣汝墳以下皆男女風化之詩反不言后妃毛序本無義例斷不可以此為樂章之區別召南羔羊序而言鵲巢之功致正與關雎兔置同一義例騶虞為鵲巢之應其義亦同毛傳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齊詩亦稱后夫人之德故知樂章之義以后妃貫二南不嫌其遺文王而人未察者三矣

二南樂章篇次相應表

關雎

鵲巢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四

葛覃

采蘋

卷耳

采蘋

從齊詩篇次

芣苢

草蟲

樛木

小星

蟋蟀

江沱

桃夭

標有梅

兔置

羔羊

漢廣

行露

汝墳

殷其雷

麟趾

騶虞



以上正風房中之樂十二篇 以下附召南變風三篇

甘棠 魯韓說皆東周遺民思召伯之詩

何彼穠矣 韓詩齊侯嫁女子為平王之外孫女

野有死麕 韓詩平王東遷後男女刺詩

召南獨多三篇明為東周增入之風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五

二南義例篇下

問曰毛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譜言文王受命作豐分岐周故地為二公采邑武王時陳其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孔疏又謂二南之后妃夫人皆指文王太姒一人而二名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而後儒不從之直以召南夫人為南國諸侯之夫人與后妃為二則是羔羊騶虞為鵲巢之應者皆歸美于南國之君何與文王后妃之化耶曰前篇言羔羊騶虞皆本于鵲巢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六

者姑申毛例若以經義求之則召南全風皆為周南之應鵲巢當應關雎不得謂南國諸侯夫人之詩非文王后妃之化也草蟲采蘋篇次亦姑仍毛例若以三家詩言之則采蘋當為卷耳之應草蟲當為芣苢之應也芣苢蔡人妻傷夫與草蟲妻同義何者采蘋既為鵲巢之三則大夫妻之能循法度亦當為南國夫人被文王后妃法度所致左傳釋是詩有濟澤季蘭之女明為南國諸侯之女將嫁為大夫妻者詳南谷毛鄭皆釋此詩為昏義先嫁三月教于宗室時牲魚蘋藻之祭美其能循法度以見為諸侯夫人之化故為鵲巢之三卷耳之應其非文王后妃兼稱夫人明矣孔疏據



季女非已嫁之稱與非牖下之地大夫不祭于大宗之廟尸之非助祭之詞以駁王肅大夫妻助夫氏祭之說而仍不能據樂章之篇第以證其為鵲巢夫人之化反泥射義大夫以采蘋為節謂無預于夫人然則采蘋當止謂士妻乎卷耳金罍亦代為大夫妻之詞何害其為后妃之志乎又不知據左氏濟澤季蘭之訓以證其為南國民風而傍諸關唯宮闈之什則是豐鎬本國之風自當采入周南何得入于召南而忽后妃忽夫人忽王者忽諸侯忽聖忽賢乎洵乎不通全經之例不可以釋一詩而二南之別良以所采之地非以所區之化矣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七

曰以地別二南不以化區二南然則程大昌謂南為樂名非詩名而引鼓鐘篇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季札見舞象箏南籥因謂南和也雅正也二南但取其風之和非以其地之限以斥小序王化自北而南之說且謂南雅頌三者為樂詩而列國之風為徒詩不入樂然耶否耶曰周禮大師教國子以六詩有風雅頌而無南左傳風有采蘋采蘋其詩實在召南則二南同為國風明矣至鼓鐘之以雅以南禮記之胥鼓南毛韓鄭氏皆釋為南夷之樂左傳南籥杜氏無注然左氏為之歌周南召南不云為之歌南鳥見其為樂名非詩地之名耶呂覽塗山氏為候人

之歌實始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塗山亦在南方而南有樛木南有喬木漢廣汝墳江沱則經有明文更以三家詩證之水經注引引韓詩周南序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述職舍于甘棠陝閒之人皆得其所則是韓毛義同考楚地記曰漢江之北為南陽漢江之南為南郡蓋漢世南郡兼湖北荊州宜昌施南襄陽四府之地南陽兼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之地故周南之詩曰汝墳曰江永漢廣是其境東北至汝南至江北至漢也召南之詩曰江沱是其境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郡也魯韓詩以芣苢為宋人女蔡人妻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八

作文王即位諏于蔡原蔡宋皆東南之國是豫徐二州之風在陝以東其采入周南宜矣又以行露為申人女許嫁于鄆而作申在南陽宛縣而鄆即文王伐崇作豐之地則豫雍二州之風在陝以西其采入召南宜矣又以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而以父母孔邇謂二親不謂文王則亦豫州之風蓋汝墳在潁距紂都近距岐西遠不得以孔邇頌文王此陝以東詩其入周南宜矣爾雅決復入為沱小洲曰沱又曰江為沱禹貢岷山道江東別為沱地里志謂在蜀郡郫縣此梁州之風其采入召南宜矣漢廣與江水並言明在江漢合流之處則采于荆要之六州之風略具蓋



文王本先爲雍州之伯南兼荆梁西伯戰故周書大匡止

云三州之侯咸率其時西北迫于戎狄東北阻于紂都其

化先自北而南則爲江漢而庸蜀羌髳舉焉其後東諸侯

叛商文王乃率叛國以事紂故申蔡宋則自西而東汝墳

則又自東南而漸北故程典始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

于商至是始三分有二惟餘殷都北鄙殺伐之聲師延濮

上靡靡之樂亦廩廩乎將變其後武王有天下周召分陝

盡陳天下之風惟以六州被文王之化者入樂是二南皆

作于周召未分陝以前其詩皆以文王風化爲義不以周

召風化爲義其分繫諸周召者以所采之地不以人也太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九

史公自序雷滯周南摯虞曰今之洛陽張晏曰自陝以東

皆周南之地郡國志宏農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然則召

公治雍梁二州而兼有荆豫之風者地所近也周公治豫

徐荆揚而兼有豐鎬之風者王都不屬于雍州之伯故其

詩雖在陝以西而周公得陳之也逸周書度邑解武王以

營雒告周公則其分周公陝東治洛陽者爲營雒計也其

後周公居東亦必先居洛陽而後度河攻殷王質詩總聞

曰古彝器有周召官亦謂之師保官衛武公繼治西偏東

偏亦見諸師毀敦蓋周公之任東遷後此官猶存也其官

亦有太室宣榭與宗廟同制其任至重而後人妄有聖賢

淺深之別皆強爲詞也武帝樂府止詠漢事而總齊楚趙

代之謳遺作大樂以用七聲者爲北調用五聲者爲南調

乃樂因地異豈詩因樂名哉至周召分陝實在武王有天

下之後二南諸詩皆作于未分陝以前鄭譜乃謂文王受

命作豐卽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采地武王有

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六州得二公德教尤純

故獨錄屬太師云云以周召分陝在文王時以二南爲二

公之化實爲諸謬說之根本攷書大傳周本紀文王伐崇

作豐年已九十有六明年卽薨何暇以岐地分賜二公施

行政教且文王身爲西伯何得又使其臣分僭二伯故書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十

君奭篇數文王臣惟號叔閔天散宜生太顛南宮适及武

王時號叔先卒則曰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皆不及于

巨奭至樂記始言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

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二公分陝實

在武王有天下之後明矣二南之詩實陳于武王時周召

分陝之後所采則皆文王之風實非周召之化又明矣韓

詩外傳述召公聽訟甘棠之事曰此非吾先君文王之政

也明在文王既沒之後至周公封魯召公封燕而又分岐

周故地爲二公采邑俾其次子世守王官則已在成王之

世故以有天下之號繫之周公若文王時叔旦尙未用事



安得遂以周國之名繫之耶。若謂文王受命稱王，即可分封二伯，則詩中公侯干城公侯好仇公侯腹心公侯之事，公侯之宮公子公姓公族，而以王室稱商，若既命召公為西伯，而文王戲黎，又自稱西伯，進退無據。禮大傳之牧野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又何說耶。季札觀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專指文王時言，故知二南以地為別，不以詩為別，以文王風化為義，不以二公風化為義，以二公所陳為區別，不以二公所化為區別，惟主于文王之風化，故召南皆周南之應，以其為豐鎬本國之風，有文王后妃之什焉，尊為四始，冠于召南。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二南

二

不亦宜乎。然詩雖作于文王，陳于武王，而其被諸管絃，用為房中鄉國之樂，則實定于周公制作之日，故四始又皆以周公所定為義。別具四始篇

王風義例篇上

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十五國風之次第，其正名得所安在乎。魯太師之舊第，見于左氏季札之觀樂，以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為次。今詩後秦于唐，退豳于末，善已，而王風之邶衛鄭，則仍其舊。自孔疏以來，說者凡十餘輩，或謂以兩相比，或謂以地相次，或謂以政俗為次，或謂以變之先後為次，或謂後王于邶鄘，以通殷周為三統，或謂次衛于二南，以見貞淫之相形，一若真夫子特筆，而忘其為太師之舊者。夫太師舊第，不過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為一類，豳秦西都之地為一類，鄭齊一類，唐魏一類，陳檜曹小國一類，取其民風相近，初非有大義其閒。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夫子挈豳于後，先唐于秦，既皆裁以大義，不事沿襲，則王畿民風，烏有仍邶侯國之理，檜為鄭并，何獨不援魏唐畫一之例，潰潰潤潤，襍載豐蔀，乃有夫子舊第，大即乎人心所同然。日在人耳目而不覺者，其說曰：王在豳後，檜處鄭先，是說也。鄭氏詩譜著之，孔疏凡四述之。國風疏王風疏鄭風疏檜風疏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王風

三

若非夫子舊第，三家同傳，鄭安敢言不韙，以更毛次。此必因毛詩進王退檜，徒欲復太師原第，而大乖夫子古義，故鄭援魯韓次第以正之。請舉數閒以證其說。毛序以王風



黍離為周大夫閔宗周。則是王朝卿大夫之詩。當入變雅。何得列于民風。考魯新序韓御以黍離為衛壽閔兄而作。則三家詩皆在衛風。而毛錯入王風之首。其可疑者一。邱中有麻之詩。毛傳謂子國為子嗟父。則是父子相繼處。雷其言必有所本。公羊傳言古者鄭伯處于雷。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雷云云。此即國語鄭桓公用史伯之言。寄孥與賄于鄭而得其國。旋以雷為下邑。則雷乃桓公未取檜以前自所受封之采邑。公羊疏以為地。里志之陳。謂鄭則在檜東。故祭仲自雷逃。近于宋。即史記世家所謂。號檜見桓公用事。輕分公地者也。其取檜蓋自東而西。緇衣詩序美桓公武公父子。則子國子嗟疑即桓公武公。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王風

三

之字。史記桓公名友。紀年王子多父伐檜克之。或謂友字多父。然篆文友作多。則多父當即友父。形義以紀年。皆書名無書字之例也。至集傳以丘中留子之詩為深女。望其所私之詞。則是一女歡三男。且相期于麻。黍李之地。風雅屬地。莫其于此。故曰子國子嗟父。而彼雷之子則稱其魯與緇衣一例。皆以子男為王室大夫。雷與檜鄰。寄孥託處小惠。要結檜民說而歌之。既為檜國民風。自當列于檜末。以著檜所由亡。且陳雷本非畿內之邑。毛入之王風。而傳之子虛烏有之人。其可疑者二。檜之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明為東周王風。蓋鄭京遺民從王東遷。故懷西歸不置。孔疏謂鄭滅于西周之末。其風變于夷厲之世。其時周末東遷。不應遽有懷西歸之詩。其可疑者

二。詩譜疏曰。鄭滅號檜而處之。故譜先檜而後鄭。又曰。王詩次在鄭上。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也。本此以決三疑。則知三家詩以檜廁衛鄭之間。毛則以王廁衛鄭之間。二國更互。竹籥推移。故檜與王之末篇。彼此易處。而上錯衛風黍離于王風之首。後儒不揣其本。燕說郢書。聚訟射覆。如議驪山十月之瓜。不已費乎。毛詩篇次如後采蘋于草蟲。後賚于桓。與樂章不符。增笙詩佚篇于小雅。廁宣王采薇出車之詩于正雅。與三家詩不符。故劉歆言漢興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風。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王風

四

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乃至小雅之改移篇第。載于鄭譜。鄭風之脫爛失次。見于孔疏。幽風之簡札誤編。議自張衡。蓋漢初經師傳授。例得專輒。費氏更夫子之十翼。伏生合尚書之命詁。劉歆析春秋之篇數。公穀經皆十二篇。而今文家博士至有以尚書二十九篇為備。比之舊第。而不信三家所傳。夫非尚書北斗之類。歟。兩漢尚書費誓皆在甫刑之前。以文侯之命。秦誓居末。正同風終平王之義。而東晉古文。輒退費誓于文侯之後。與毛詩移王風于衛鄭之間者。非皆質于刪述之大誼。歟。明乎鄭譜進檜



退王之義。而後十三國次第。若履扁石之安置不頗焉。若

挈裘領而頓之。直者不可勝數焉。王。輒東雅變風。衛鄭二

武公首入。為平王卿士。以匡王室。及惠王子頹之亂。亦鄭

號定之。皆中興首功。衛得邶鄘。鄭得魏。故以二國次二

南。為變風首。嗣是齊桓創霸。尊王室。晉文繼霸。定襄王。故

齊與唐魏次之。秦穆有同晉文定襄之功。且得西都舊地。

亦次之。陳則先代後也。又次之。至曹風傷天下之無王。而

思伯矣。蓋王風始于東遷。故列國變風。皆隨王室時勢。而

次第之。合諸國之詩。即一王之史。于是習亂則好始治。而

幽繼焉。又傷卒亂。而王風殿焉。檜之先鄭也。猶魏之先唐

也。王風之後幽。猶東都變雅之後于幽雅也。書終文侯之

命及秦誓。而詩則變風變雅。皆終于平王。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故曰。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未嘗言增于其外。未嘗言刪于

其內也。正之而已。正之如何。曰。後王于幽。後幽于諸國。先

魏于唐。先檜于鄭。及雅頌樂章。毋失所而已。桐城馬氏端

次序當以鄭講為正。而以今正注疏本為誤。但馬氏又泥

于鄭志。若張逸幽在風下。次于雅前之語。謂鄭君亦以幽

風居末。未嘗言王居幽後。不知孔疏明言幽王居末。者退

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鄭因答張逸幽風之問。故專以幽

言豈可以駁孔

疏目視之譜乎

王風義例篇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趙岐曰。太

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是以詩亡。為頌及正雅亡也。

范甯穀梁敘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

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是祖鄭康成服虔。以為變雅亡

也。鄭詩譜云。子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

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又譜疏引服虔云。風不稱周

而稱王者。猶尊之。猶春秋王人。蘇轍曰。詩止于陳靈。而後

孔子作春秋。是以詩亡。為變風亡也。夫以頌及正雅亡。則

春秋當起幽厲。何俟東遷。以為變風亡。則王迹豈熄于陳

靈之世。春秋曷始隱桓。至雅降為風之說。豈似上合迹熄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王風 六

下接春秋。故或之者眾。則是謂詩非自亡。而夫子亡之。風

非自降。而夫子降之。其害義誣經尤甚。推其致誤之本。總

由但爭詩之亡不亡。而不究王迹之熄不熄。試思詩何以

關乎王迹。王迹果何以與于詩。春秋之作。何以能繼夫王

迹乎。王者馭世之權。莫大乎巡守述職。天子采風。諸侯貢

俗。太師陳之以觀政治之得失。而慶讓黜陟行焉。故諸侯

不敢放恣。而民生賴以托命。是陳詩為王朝莫大之典。黜

陟為天王莫大之權。周自宣王以前。舉行不廢。至東遷之

末。天子不省方。諸侯不朝覲。陳詩之典廢。而慶讓不復出

于王朝。迹熄詩亡。諸侯放恣。是謂天下無王。天下無王。斯



賴素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謂以袞鉞代黜陟。繼巡守陳。詩之賞罰也。故曰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興文武之道于豐鎬。肯為平王而已乎。知詩之存亡。繫乎王迹之熄不熄。而不繫乎變風篇什之存亡。則春秋繼詩之大本已得。而沿論襲謬之說。現消冰泮。請更引申以豁世儒之惑。

一則由誤信毛詩變雅終于幽王。而謂西周無風。東周無雅也。風雅頌六義見于周禮。謂其不列于王朝祭祀燕饗朝會之冊。則不為雅。而為風。使西周無風。則成康昭穆以來。畿內民風何屬。人之南幽。則非文王周公之事。惟召南甘棠何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王風

七

彼穠矣。非文王世而義各有取。且人之二雅。則非王朝公卿之詩。試觀二雅中孰為西周盛時。民風者乎。正雅固無論。即屬宣以後變雅。如黃鳥谷風。我行其野。數篇稍近風體者。亦王朝大夫陳民隱達下情之詩。且寥寥無幾。難賅西周一代之風。若謂王畿之詩不可名風。則季札觀樂已云歌玉。且甘棠東山。皆有天下以後之事。何嘗不為民風。而必為雅乎。觀南幽入樂。且不得為雅。而謂後此民風反得為雅乎。謂東周無雅。則大雅衛武抑篇。作于暮年平王之世。小雅彼都人士。豈非東遷之什。而茗之華。至何草不黃。其詞與王風一例。曾謂東周士大夫并此而不能為乎。平王之罪。不甚于幽厲。幽厲有雅。而平王不得列于雅乎。一疑泮矣。

二則誤信續序以王風有桓王莊王之詩。而謂王風始于平不終于平也。自黍離至葛藟之序。皆刺平王。而續序忽廁桓王。兔爰于其中。皇甫謐崔靈恩。明知其失。反改下篇葛藟之序。為桓王以遷就之。豈知我生之初。自指宣王承平之世。我生之後。自指幽平傾喪之時。序乃謂桓王失信。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則是詩人及見宣王盛時。又中更幽平大亂。六十餘年。曾不一憂。而獨于桓王伐鄭一役。為之百憂乎。且三章發端。皆以免狡易脫。雉耿罹患。則是歎幽平之際。小人倖免。君子蒙難。與桓王伐鄭何涉。知兔爰序之不可信。則邱中有麻之莊王出衛宏續序者。更無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王風

六

議矣。知桓莊無王風。則知變雅玉風。皆終于平王。而非降于平王。二疑泮矣。三則誤信毛詩以王厠衛鄭之閒。而謂夷于列國。且以黍離作于王朝大夫。亦不得為雅也。季札觀樂已曰歌玉。鄭譜以王繼幽。而曰王城譜。明為玉城所采。民風實絕地名。非尊非貶。蓋周公營東都于玉城。以朝諸侯。又營下都于成周。以處殷頑。平王遷于玉城。不遷于成周。自平王至景王。都玉城者十二世。至敬王始辟于朝之亂。去玉城而遷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故春秋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王風終于平王。皆王城所采之風。故不謂之周。而謂之王。自不得以周為名。其時士大夫之作。如恐與成周相混也。







揭天地請以告世之讀詩讀孟子者

曰王迹未熄之前西周正風何以反無一字畿內采風雖廢變雅豈無作者何以與風俱亡曰西周盛時樂章惟南幽雅頌頌于鄉國天下以為正樂其後王所采之風但領在太師以備暇誦備散歌不如四者之用廣西周冊府盡亡于驪戎東周典籍王子朝又攜以奔楚正樂危而僅存散樂遂全崩佚其勢然也故國風自檜亡于西周外其餘國惟鄘柏舟衛淇澳秦車鄰在西東周之際就續序附益之亦止抑頃齊哀唐信陳幽數首篇然皆不足據也餘皆平桓以降若謂夫子所刪豈盡刪其正而存其變耶孔疏乃謂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王風

三

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然則先王采風陳詩非盛世之制耶至王朝之雅由于臣下自獻而不由于陳故國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大雅毛傳明王使公卿獻詩因為工師之誦則其變雅諷刺之什可自授矇瞍以達于玉然其作者必有典雅之學有篤棊之忱故變雅板蕩上媿周召及乎東遷以後若都人士至何草不黃已籓靡同里巷之謠如晚唐無開寶之什况平王以後哉王既不求言于臣臣亦無復進詩于朝變雅遂與王風同熄是王朝自亡之非簡編本有而佚之也西周正風之亡乃本有而中亡之非刪

詩者亡之也外國變風雖方伯閒陳于天子而無關王者巡守之黜陟雖未盡亡而無異于亡之也詩之亡有此三義而必以王風變雅皆亡于平王末年為春秋託始之由此夫子誤脩大義而子與氏傳之者也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王風

三



邶鄘衛義例篇上

問曰毛詩移王代檜以復太師之舊固復其所不當復矣其分一衛為三以易太師之舊果易所當易乎曰衛風凡四十篇邶十九鄘衛各十又三家多黍離較諸國獨繁重故分其簡編以代什數者不獨毛詩魯詩亦然然毛公之意固異乎後人之意魯詩所分又大殊乎毛詩所分也左氏載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三名一實連而不分視為之歌魏為之歌唐判然二國者殊例是邶鄘衛之不可分猶之曰殷商曰荆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之語以為衛詩毛于此二風題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重

曰邶柏舟詁訓傳邶柏舟詁訓傳衛淇奧詁訓傳不過區別兩柏舟使分冠邶鄘又以武公叡聖媿美康叔故因以淇奧冠衛詩初非別有義例漢藝文志齊魯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三家詩邶鄘衛同卷而毛分為三卷故傳數多于三家也自鄭氏詩譜云周初實建三國其後衛世子孫兼并為一作者各有所傷各從其國本而異之于是燕說雲起或謂夫子重殷墟存亡國則太師舊第胡為已列其名或謂詩殊地地殊聲則晉并虞號鄭并東號齊并紀萊其詩曷不各別其聲以魯詩舊說考之漢書地理志曰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

尹之監殷謂之三監周公既誅三監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為孟侯遷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是魯詩說以康叔初封即得邶鄘衛之地其三監有

武庚無霍叔者霍叔監邶相祿父故也周書作維解武王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則三監有霍叔無疑故孔晁注言霍叔相祿父鄭康成據書大傳言祿父及三監叛非祿父自監皇甫謐帝王世紀亦謂霍叔監邶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罪輕者以武庚管叔主謀故也王伯申謂三故書傳及史世家從無道邶鄘舊

君何姓者衛滅邶鄘何世者乃孔疏申鄭謂周制大國無過五百里必不以殷畿千里盡封康叔殊不知管蔡世家言周公誅武庚管蔡分殷餘民為二以其一封微子啟于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重

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君則是南亳穀熟北亳蒙城皆在宋地而西亳偃師又為觀兵孟津之所三亳已不在三監內康叔所得邶鄘實未嘗方千里也左傳定四年亦第謂封康叔以殷民七族封於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而已而殷之邦畿則西至大行東得桑土北逾衡漳春秋時邢凡邢共燕邶雍邢檀溫祝駝言取于有諸國皆在故殷畿內豈邶鄘衛所能盡哉祝駝言取于有

閭之士以供王職左傳閭職史記作庸職是有閭即邶亦康叔兼有邶鄘之證鄭譜以邶鄘衛就紂城三面分之周制王城外為鄉遂之地每面二百里四面相距為方四百里正合侯封之制今衛輝府東北有故邶城湯縣東南則故邶城邶水庸水在其界內與衛相去不遠何謂康叔初

故邶城邶水庸水在其界內與衛相去不遠何謂康叔初

故邶城邶水庸水在其界內與衛相去不遠何謂康叔初

故邶城邶水庸水在其界內與衛相去不遠何謂康叔初

故邶城邶水庸水在其界內與衛相去不遠何謂康叔初

故邶城邶水庸水在其界內與衛相去不遠何謂康叔初



封不得邶鄘乎。或又據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略。二年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所謂殷者。武庚東者。管叔則衛者。蔡叔與漢志言邶武庚衛蔡叔鄘管叔符合。鄭謂東衛南鄘北邶。孔晁謂東兼衛及鄘。皆與周書不合。康叔封衛。宇殷。固兼得邶地。而東鄘非中旄父所宇乎。曰是尤大繆不然。東與邶鄘皆非國名也。三叔非邶鄘衛之君也。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封叔鮮于管。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于蔡。世本曰居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則是管蔡本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三

封之國皆在河南。而霍又在今山西霍州。并非邶鄘衛之君。衛世家亦言武王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漢志亦言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謂之三監。是邶鄘衛皆武庚之地。三叔特其輔相。即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二人者。故武庚都邶而國號殷。管叔中旄父皆云宇東而不云宇邶。豈非邶鄘皆殷之下邑。管叔之相殷。猶中旄父之相衛。皆助武庚康叔鎮撫其民。并非裂土而居哉。王制三監蓋殷制而武王因之。其或有分土或無分土。或三人或二人一人。故說文云邶鄘商邑。不言國名。而則隨地制宜。不盡拘也。桑中之詩。以沫鄉配沫東沫北。則沫鄉即沫邦。蓋朝歌本

詩古微 上編之三

在沫邑。水經注。紂武庚康叔皆都于此。本以沫水得名。其為朝歌北鄙之音。自都城而東謂之鄘。自都城而北謂之邶。自都城而南謂之衛。故周公臨衛攻殷。其實邶鄘即其附郭之地。同治一城。故謂衛為沫鄉。而不可謂沫南也。三監時武庚專治沫北之邶。康叔時則兼治沫南沫北。惟中旄父相康叔攝治沫東。非妹邦外別有鄘國邶國也。詩譜謂東衛南鄘北邶。皆自紂城朝歌而分之。而酒誥注又謂沫邦紂都屬鄘國。而沫東為朝歌。則與詩譜矛盾。且康叔不都妹邦。而酒誥之明使各居一國。則管叔何能為武庚之相。康叔繼武庚都殷。何以國名衛哉。後人誤以三監為三君。以邑名為國名。于是書則康誥三篇若尚遺邶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三

鄘之誥。詩則瓜分一衛以為三國之風。然謂三家所分盡同毛乎。則又不然。毛詩同一莊姜之詩。而四篇在邶。碩人在衛。同一宣公宣姜之篇。而新臺二子乘舟在邶。牆有茨鶉之責責在鄘。同一衛女思歸之詩。而泉水在邶。載馳在鄘。竹竿在衛。考魯韓詩以碩人為傅母。誠莊姜初至之詩。而地里志引河水洋洋屬鄘。詩則知必為莊姜詩首篇。而不退處衛末矣。以燕燕為定姜送歸詩。則知必不廁于綠衣日月閒。而謂送已死之戴嬀矣。據史記世家完母死莊戴嬀可。蟬棘刺宣姜于旄閔。及壽竊旌代死。則必不次諸送乎。文公詩內矣。黍離為衛壽閔。則知必與于旄同在鄘。什

六九



地里志引庸觀毛分二子乘舟屬邶末則黍離殆屬邶末  
詩在浚之郊

遂錯入王風之首矣地里志于三國同風之下分舉邶詩  
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

師古曰今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  
邶無此句

洋洋案此句疑後人夫邶有河水洋洋明碩人在邶風矣  
用毛詩安增

或謂邶詩當是河水瀾瀾與洋洋形近而譌于衛詩不舉  
然釋文引韓詩作泥泥則三家未必同毛也

以釣于淇邶詩不舉河水瀾瀾則竹竿或與泉水同在于  
邶新臺或與牆茨鶉賁同在于邶矣更以毛詩正毛詩則

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志詩何以居碩人之前雄雉匏有  
苦葉與新臺遠隔八詩而其中如泉水思須與漕在宣公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毛

沒後二十餘年旄邱黎滅于狄距宣公沒百有十四年何  
以序疏皆謂刺宣伯兮箋謂宣公時從王伐鄭何以在芄

蘭河廣之後定之方中乃渡河遺民所作何不與木瓜同  
什如是邶鄘衛詩庶可稍論其世矣推之以正諸國之世

如序稱桓王葛藟厠平王詩內鄭風刺忽在文公清人詩  
後渭陽世子詩在康公即位詩後斯干無羊在所父黃鳥

後以及鼓鐘之昭王出車南仲之宣王抑詩之非厲王皆  
同是例矣師說淪亡什存二三舉一反隅俟好古君子

邶鄘衛義例篇下

魏源曰吾讀衛風終于木瓜大都皆文公以前齊桓所陳  
于王朝而知衛風皆采于朝歌舊都非度河以後之風故

加邶鄘衛之名以別于楚邱之衛也明夷狄盛而中國微  
王迹熄而伯功繼也攷古者皆以所都名國然有國因都

而改者如唐之為晉為翼邠之為幽為周徐廣曰岐山下  
名魏之為梁韓之為鄭是也國策多稱有以新都冠舊國

者如商遷殷曰殷商楚遷郢曰荆楚後又遷陳曰郢陳是  
也有以新舊二都別其國者如周徙都豐鎬謂故周曰岐

周其後遷洛曰成周而謂豐鎬曰宗周宋南渡後或稱衛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毛

東徙度河後謂故衛為邶鄘衛是也蓋因新絳而後有故  
絳之名因下蔡而後有上蔡之名因新鄭而後有西鄭之

名豈當初本有哉衛本以衛水得名出共縣之百泉山東  
徑朝歌以入於淇沫水在衛水北故從沫水稱之則曰沫

邦桑中詩止曰沫從衛水稱之則曰衛其實同一朝歌故  
都而邶鄘則其附郭所治之首邑蓋商時王畿舊制歟春

秋鄭莊公使許叔處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即同城分  
治之制與管叔中旄父字于東祿父康叔字于西同監朝

歌舊都正同一轍也地里志曰衛至十六世懿公為狄所  
滅齊桓公更封衛于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毛

減齊桓公更封衛于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毛

減齊桓公更封衛于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毛

減齊桓公更封衛于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毛

減齊桓公更封衛于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毛

減齊桓公更封衛于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毛

減齊桓公更封衛于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毛



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是朝歌衛水已皆非所有。而其詩則皆采自舊都。其定之方中木瓜二篇。正著故衛甫亡之事。則亦邶鄘遺民從徙度河者所作。閔二年傳狄滅衛衛人益之以共滕之民。遺民七百有三十。立戴公以廬于漕。正當新舊絕續之交。未足為新衛之風。春秋君死曰滅。破都邑殺人民曰滅。是時故衛已滅矣。故齊桓陳詩于周之時。太師即區之曰邶鄘衛。以別于楚邱之衛。若曰此皆故衛之風。而非新衛之風。其後晉景公主伯滅狄存黎。復陳其詩。而周太師以黎無風而皆為狄滅。故附之于衛。且亦皆其先世之詩。作于故衛之日。非新衛之本風也。惟三家以定姜燕燕作于衛獻公之初。不如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无

毛序莊姜世次之合。或莊姜本有是詩而定姜賦之乎。則亦作于楚邱以前。仍不害為邶鄘衛之詩矣。更以詩中地里時世證之。自兩柏舟淇奧莊姜宣姜汲壽惠公文公許穆宋桓二夫人詩外。其序無明文者。如泉水思須與漕與載馳同作于戴文廬漕之際。而必曰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朝歌城在今衛輝府淇縣東北。淇水出其西北。東徑濟縣界。肥泉出其東。二源合流東南入淇。故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爾雅舍人注。竹竿同時所作。而亦云泉源在左。淇水異出同流曰肥。泉在右。肥泉二源。故亦名泉源。惟與百泉衛河之源異。集傳誤合之。明皆懷故都新破之詩也。河廣詩箋疏皆謂作于宋襄公之世。則其時衛久已度河而南。與宋并不隔河。何假一葦杭之。衛文公徙都楚邱在宋桓

公二十二年。又八年桓公始卒。疏謂說苑述魯詩說宋襄公茲父為太子。請立目夷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正夫人歸衛思子賦詩之時。其後目夷逃之衛。公疾乃召還。考年表宋桓公七年。取衛文公女弟。當衛惠公二十五年。距戴公廬漕十有餘載。而衛文徙楚邱後。又八年宋桓始卒。則必非度河後詩矣。蝦蟇相鼠于旄二詩。皆係諸文公之世。然魯詩列女傳以四馬白旄彼姝者子。為憫伋壽之死。詳答問。則宣公以前所采于河東浚地者。浚為濮濮陽縣地。惟此及凱風二篇。亦舊都詩矣。詳答問。魯詩以蝦蟇在東。為邪色乘陽。人君淫液之徵。臣子為君父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无

隱藏。故言莫之敢指。則亦以為刺宣姜詩。非文公詩矣。魯詩以相鼠為妻諫夫。毛傳謂無禮儀者。居尊位而為闇昧之行。其事于宣公為近。而關尹子言聖人師拱鼠而制禮。孫氏因據陸璣疏韓愈詩以為相州之鼠。則在朝歌東北。亦故都詩矣。伯兮有狐二詩。次芄蘭河廣之後。然文公無從王東征之事。箋謂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世。則詩言伯也。執爨為王前驅者。蓋衛人仕于王朝。以元士執戟衛王宮。行則夾車而趨。其妻從仕于周。故云自伯之東。鄭在衛之正南。王在衛之西南。俱不可云東。豈有舍其所居之地。則與北門詩之王事適我。簡兮詩之



欲薦賢王室。序疏以爲在宣公詩內西方之人傳箋謂碩人宜薦在王室。皆周室東遷

初之詩矣。有狐之淇。梁淇側淇厲風景依然。而韓詩外傳

云。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

寒。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夫

四體不揜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憂天下

之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此合釋

鳩羽有狐二詩。以分證飢寒二義。則是衛先世時在位君

子憂其窮民。王風有芄者。狐亦喻窮民。而詩考引齊詩緩緩作久久。非

序箋婦人喪耦而寡。亦故都淇邑詩矣。至若氓婦涉淇。送

子而至頓邱。氓字從亡。謂流亡之民也。又同。氓言亡田之民也。周禮遂人注。變民言。氓。異內外也。又新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三

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凡治野以下。刺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若本國之民。授田安土。又何必以田里安之。以土宜教之乎。故知氓自外至也。涉淇至頓邱。此民之離其本土。淫于外州者也。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廬爲氓。去其本土而寄藉他國。谷風。邶婦。見棄而歸。淫者也。故曰。天下皆悅而願爲之氓。

渭。此又皆在衛都朝歌。周有西饑之日。若文公以後。淇頓

皆淪晉狄。襄王以後。秦地東至于河。詳秦風。無復有此往還矣。是以季札聞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若曰。此皆朝歌故衛之風。如是而非楚

邱新衛之所有也。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

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人知檜魏爲亡國之風

而不知邶鄘衛爲亡國之風。夫子正詩。退王于幽。而以檜

次邶鄘衛。詳國風。義例篇。以明康叔武公之故邦。淪爲夷狄。其遺

風蕩然泯矣。春秋戎先見。次荆。次狄。而荆暴于戎。狄又暴

于荆。齊桓之伯功。莫大于攘狄。而攘戎攘楚。次之。衛風終

于木瓜。所以著齊桓攘狄之功也。楚起南夷。較戎狄略有

紀綱。及莊王以後。入陳服鄭。戰邲。義聲益著于天下。且嗣

桓文。而伯春秋始書荆。後書人。後書子。進于中國。則中國

之非若西戎之滅宗周。赤狄之亂王室。封豕長蛇。薦食上

國。不可一日與居也。當狄滅邢。滅衛。盡有河北地。使再渡

河。取曹濮。則宋魯皆將爲狄。中國不絕如綫矣。國語稱桓

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邱以衛諸夏之地。是桓公既封邢

衛。復爲衛城河北諸邑。以禦狄。而閑諸夏。非若晉文伐衛

舉河北五鹿中牟諸邑。盡取之。衛于是不復有河北也。桓

高于文者在。是衛所以不爲邶鄘。而爲楚邱者在。是中國

與狄所以存亡者在。是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投我木瓜

報之瓊瑤。此諸夏之心。非獨衛人之心也。以是詩殿衛風

爲諸夏錄。不獨爲衛錄也。不然桓之卹鄰。至使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而衛文願忘再造之功。乘五子之亂。伐齊桓之

喪。滅同姓之邢。瓊瑤之報。安在乎。故衛詩終于木瓜。可以

見其風皆故衛之風。爲邶鄘衛所由名焉。可以見其風多

陳于齊桓。而變風皆伯者之迹焉。可以見夷狄盛而中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三

衛。復爲衛城河北諸邑。以禦狄。而閑諸夏。非若晉文伐衛

舉河北五鹿中牟諸邑。盡取之。衛于是不復有河北也。桓

高于文者在。是衛所以不爲邶鄘。而爲楚邱者在。是中國

與狄所以存亡者在。是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投我木瓜

報之瓊瑤。此諸夏之心。非獨衛人之心也。以是詩殿衛風

爲諸夏錄。不獨爲衛錄也。不然桓之卹鄰。至使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而衛文願忘再造之功。乘五子之亂。伐齊桓之

喪。滅同姓之邢。瓊瑤之報。安在乎。故衛詩終于木瓜。可以

見其風皆故衛之風。爲邶鄘衛所由名焉。可以見其風多

陳于齊桓。而變風皆伯者之迹焉。可以見夷狄盛而中國



微爲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本焉。衛居變風之首而美齊桓猶曹居變風之終而思郇伯。變雅爲西周王迹所由熄。變風爲東周伯迹所僅存。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春秋得不許五伯以繼王迹乎。詩亡然後春秋作不其然乎。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衛風

三

幽風三家詩發微上

魏源問于毛詩主人曰。國風之異于雅者。采自各國民風。而無公侯自作之詩也。雅之異于風者。獻自王朝。公卿大夫而無民風也。今幽詩多作自周公。則七月陳王業。何異公劉。鴟鴞閔管蔡。何異常棣。東山勞還卒。何異采薇。杖杜。且鄭氏謂七月一詩兼雅頌。乃不列雅而列于風者。何。幽者夏殷侯國。此詩作于成周而遠冒其名。其言則民風。其時則夏正。有鳴倉庚八月剝棗。則夏小正之成文者。何。風各采于其國。今破斧九斝伐柯。作之者非幽人。所詠者非幽公。乃不入周南而入幽者。何。鄭譜謂周公遭變居東都。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三

追念公劉太王皆有事難之故。以比序已志。太師知其主意于幽公之事故。別序爲幽國變風。則七月言農桑衣食。何預周公遭變。東山以下。又何與公劉太王。而太師知其意者。何。且季札觀幽曰。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周公東誅管蔡。何樂之有。古者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徹樂。如其倫之喪。周公遭手足之禍。創鉅痛深。而一賦七月。三賦東山。祝則兕觥萬壽。謔則其新孔嘉。以談笑處垂涕之時者。何。狼跋序美周公。而傳以幽公之孫美成王。豈詩人預知後人編入幽風。而先爲是稱。乃以主鬯曾孫。而同公子同姓之稱者。何。公姓卽公孫也。子嘗蓄疑。積載固疑。七月鴟鴞。皆幽



國舊風非周公創作東山破斧以下皆幽人從征之新風不但非周公作非東人作亦非周大夫作也及讀漢匡衡之疏曰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而邠國貴怒由此觀之治天下審所上而已齊漢書地理志曰昔后稷封豳公劉處邠太王徙邠邠國名也山名猶毛詩作幽岐三家詩皆作邠邠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邠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史記言太王去幽遷岐之後幽民舉國盡復歸古公乃營築室屋而邑別居之民多歌樂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美

而頌其德魯詩孔叢子曰于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故七月序曰陳王業蓋舊有此詩而周公陳之也而後恍然于幽風多太王舊國之詩七月皆夏政之故而後釋然于鄭氏謂七月兼雅頌之誣詳幽雅頌及三家詩無七月之誣詳四家同異篇則心一開又一日讀趙岐孟子注曰鴟鴞邠風之篇刺邠君會不如此鳥疑與金滕抵牾及攷琴操曰初學記白岐山操周人為太王所作也太王去邠而邑于岐山自傷為夷狄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此太王去邠有詩之證以其為古公自責自悼之詞故序曰刺邠君與衛武抑戒賓筵之自責同例古人文詞簡質不可以文害詞毛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張揖上林賦注云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皆以自傷為自刺正同斯例蓋以鳥之愛巢自喻以不能庇其子與室自責取子謂有其民人毀室謂據其財物曰予未有室家者猶言陶復陶穴未有室家也周公之遇患難猶太王之遇夷狄不陳誨則傷其誼自賦詩則傷其情故志先公之志詩先民之詩以詔孺子王亦猶召穆公作常棣畢公作關雎之例亦猶高叟為詩之為皆述古而非造篇名之曰鴟鴞者舊有詩而公名之也不然成王何由而喻詩意此詩何由而名邠風豈非邠國舊詩矇瞍所習誦耶則心又一開夫二詩皆周公所陳于王而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美

考其實則皆幽國舊風奈何東山九段以下顯然民風者尙謂周公勞還卒及東人留周公之詞不謂幽國民風乎或曰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大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山及于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于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章懷注歷引竹書紀年以證之則東山九段以下安知非幽國舊詩東山為季歷伐戎旋軍之事破斧伐柯為季歷伐戎獻捷之事衰衣繡裳為季歷受命牧伯之事狼跋為季歷被謫拘幽之事故其詩皆入幽風與七月鴟鴞一例其說



若何。曰。是說于三家詩無徵。又于經文無徵。未可鑿空臆造。以爲新奇也。漢人如易林之鴟鴞破斧。冲人危殆。顧且忠貞轉禍爲福。皆以破斧諸詩爲公且。從無單文孤證。可傳諸周先世者。况東山諸詩。與多士多方諸書。皆不言及管蔡。蓋成王周公自隱其家難。若季歷征戎。則當營罪致討。如昆夷獫狁。淮夷徐戎。荆舒氏羌。鬼方韋顧。昆吾之例。且當執訊獲醜。臨衝撻伐。以彰雷霆震疊之威。豈有征戰十年。連章疊詠。無一言指斥何敵。但爲我祖東山寄托之詞者。又無一言凱捷俘獲。但爲勞苦軍士之詞者。且狄在周北。戎在周西。文王時尙以西距昆夷爲亟。况季歷之世。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五

及武王分陝之後。并分岐周東西。以爲周公召公采邑。是幽國遺民。久在專治之內。故說文却在美陽。又云美陽亭。卽幽民俗有夜市有幽山。蓋幽遺民從至岐山下者所居。且地鄰戎翟。其民材武忠厚。自公劉作三單。太王立冢土。季歷用之以四征西戎。文王伐崇。無敵天下。故周公以方伯受命東征。所從皆幽岐之人。幽人以碩膚戴周公。亦第謂幽公之孫。而東山之述幽俗。皆與七月相表裏。其日蝟蠋桑野。倉庚于飛。依然蠶月條桑。有鳴倉庚之俗也。日瓜苦栗薪。蠪蚋在戶。灑掃穹窒。依然七月食瓜采茶薪。樛蠨蟀在戶。穹窒熏鼠之風也。七月則歲時風土之記。東山則從軍獨樂之吟。若如毛傳以我心西悲爲周公悲。二叔則曷不云我西日歸我心東悲乎。于女信宿。明爲幽人。謂東人之詞。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尤幽人親上懷先之證。如狼跋毛傳。以公孫爲成王不與序。美周公不失其聖者。自相刺繆乎。狼况周公以公孫謂成王之理。且季札言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明謂幽民風俗踴躍從戎。而不懷安。戀土是爲樂而不淫。若謂周公東征管蔡。何樂之有。何淫不淫之有乎。蓋文王之風。既有二南。而文王以前文王以後之風。則皆入幽風。七月鴟鴞作于周公之前。而周公始陳諸王東山諸篇。作于幽公之後。而太師采以入什。二南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五



西周之正風也。幽西周之變風也。王東周之變風也。十五國之風。以二南始。以幽王終。變極則思正也。詳國風而聖人正樂之志為東周之志。百世如昨矣。彼以七月鳴鴉非民風。東山以下非作于幽人者。風雅之體未辨。烏足與言詩。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三

幽風三家詩發微中

問曰：鴟鴞之敘見于金縢。故詩書相表裏。馬鄭以鴟鴞作于三監未征之前。許慎王肅以鴟鴞為作于三監既誅之後。故辟位與辟法辟治異訓。東征與東都東魯殊文。至其為流言疑謗而作詩。則各家無異說也。若如白虎通義魯詩說。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謂以三公出為方伯。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則是君臣初無疑間。公何為而貽詩。天何為而風雷。王何為而始誦終泣。毋乃美言非實。無一可徵乎。曰：詩之鴟鴞。誤于書之金縢。汨說蓋二千載矣。語微實。則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語知道。則眾人之見。不可以測賢人。賢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請先明秦漢尚書家之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詰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此夫子之言也。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歲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四



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孔晁注乃歲謂乃周公立相天子後之歲也。肆，擗也。

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

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俘獻殷民。遷于九畢。孔晁注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

此尚書逸篇也。書大傳曰。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封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此尚書今文家言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頗收殷餘民以封康。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 幽風 望

叔于衛。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

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旅同。作嘉禾。初管蔡畔周。

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魯世家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我所以為此。將以成周。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

誅二叔。殺武庚。封康叔微子。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復宗周。天降福祉。唐叔得禾。異母同穎。母。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于東土。作餽禾。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鳴鵲。王亦未敢訓周公。此史遷問故。孔安國蓋尚書古文家言也。源于是為之說曰。書敘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者。一言成王黜殷伐管蔡。伐淮夷。踐奄。歸自奄者。六。是成王年不甚少。隱元年公羊疏。王十三即位。則居東三年。成王喪畢。年十五而冠矣。故能讀鳴鵲之詩。梧金縢之策。勝魯弁之服。有歸禾之弟。豈有祕保之說。負辰之朝哉。周公在朝。未嘗踐阼。出征未嘗專命。明矣。唐叔獻禾。王命以歸周公于東。而已不敢尸其功。即尊二公。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 幽風 望

亦不如尊周公。其萬無疑忌。明矣。漢書昭帝紀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而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此尚書今文說。此成王不疑周公之明。武王崩。三監淮夷。即叛。周公即相成王。黜殷與逸。周書元年葬武王。二年作師旅合。與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合。與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合。與周本紀魯衛管蔡宋燕四家皆合。其非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復居攝。明矣。史記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以貽王。與金縢于後。公乃作詩之文合。其作于東征事定以後。非作于東征以前。且并不為武庚流言之事。又明矣。善乎。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魯世家述周公之謂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季文王斯言也其知聖人之心乎昔者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而伊周不敢辟者太甲成王之賢且長不如啟而天下懷明德又未若禹之世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昔者武王欲兄弟相後固薦公于天而公不受矣度邑解王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未定天保汝維朕達弟乃今我兄弟相後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叔且恐涕泣共手云禱身請代仁智材藝自任而不疑公之能自必于天審矣公羊子曰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周公何以不之憚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白虎通義巡守篇曰周公入為二公出為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 幽風

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臯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後漢書班固傳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聖人所在朝覲謳歌訟獄皆歸往焉怨曰奚為而後已文王由方百里起化行六州虞芮質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故曰聖人得百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矧周公以大聖叔父之尊且親主少國疑一旦先去以為民望公出而二叔入二公不以疏間親武庚反得以外應內人心其尙歸沖人乎天下不歸沖人則必歸周公西周之治日敝東魯之化日行天下方習于殷人弟及之舊而震于周人傳子之新朝覲謳歌訟獄者皆不之武王之子而之公公雖欲使天下復宗成王而不可得雖欲終守南河陽

城之辟而不能天下雖得聖人以為君而聖人反不能以天下讓其若以身告三王之初心何故憫然以身任天下而不敢辟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弗辟而流言不行三叔遂畔矣畔而成王命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天下復大定矣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管蔡武庚皆誅而曰罪人斯得者史臣緣周公心所不忍而渾其詞耳東山詩但曰我心西悲何嘗明言其事哉然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何以復貽鷓鴣之詩史則曰成王亦未敢訓周公尙書凡今文作順者古文皆作訓順之為言從也訓則順之段借謂則訓之形譌段氏尙書撰異曰玉篇古文信作詵集韻作詵从言从立心與詵訓皆形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 幽風

近成王亦未敢信周公鷓鴣之詩也此成王亦未敢信從說作詵于詒亦通武進莊氏述祖同之鷓鴣之詩者三監已平東土已集嘉禾之天庥已至區區淮奄自可不勞師而定何至有下民侮子之亟何至有拮据瘁瘠之苦倘翹漂搖曉音之感以大聖處小醜以事後追既往若憂危不可旦夕如太王辟狄者然此成王所未敢信從詩意者一也曰子未有室家又曰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其志皆在于遷都作雒夫舍文武豐鎬之安而為勞民動衆之舉非有般庚圮河之迫而同太王去邠遷岐之事能無安土重遷震動萬民之疑此成王未敢信從詩意者二也微彼桑土綢繆牖戶其志則在于制禮作樂以



為億萬年宗社苞桑之固。夫太王文武創基業於前。子小子止當守其成於後。乃不沿襲之是為。而創造之是急。豈後人能勝前人乎。得毋謙讓未遑乎。伊尹曰。子弗狎于弗。順成王之未能順周公。猶太甲之未能順伊尹。畏難苟安。以聖王之事為非已所及。誠恐一旦盡從公言。則心日勞。身日瘁。焦然無復為君之樂。此成王未敢順從詩意者三也。未信從殷頑未革之說。將日侈。未信從作雒遷都之說。將日佚。未信從制禮作樂祈天永命之說。其尚可進于耿光大烈乎。聖人之于天道。賢人之所不知。即二公殆亦未之深喻。吾子君爽不說見之矣。吾子度邑解武王憂天保。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晁

未定不遑假寐。獨以告周公。見之矣。史記周公告二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我所以攝政者將以成周。詩箋曰。幸無毀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成王不知其意。云云。案此詩鄭箋。謬誤至多。節取此數語者。鄭曾注尚書大傳。又習韓詩。此今文家舊義。偶用其意。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作。將大作耳。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鴟鴞之詩。正優游三年不能作之心事也。王德未成。殷頑未革。祈天永命之基未固。文王之德未洽于天下。使後世論者曰。禮樂則謙讓未遑。甚至王霸雜用。逆取順守。慙德于禹湯。遜隆乎虞夏。卑之毋甚高論。繼志述事。謂何其可以告我三王。

詩古微 上編之三

平。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喪亡期。而喪亡至。使嗣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惟耽樂之從。浸蹈太甲之覆轍。其又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眾人以不得天下為墜天之降寶命。聖人以雖得天下。而不獲堯舜其君民為墜天之降寶命。鴟鴞與七月同列于幽風。與無逸同誨于成王。無非動其敬天命。畏民。而不易其逸豫晏安之志。何暇追計于小腆之靖。流言之寢。徒以鴟鴞斥武庚乎。韓詩章句曰。鴟鴞。鴟鴞鳥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堅固其巢。不知託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則折。巢覆子破。是其病也。注。文選。毛傳。鴟鴞。鴟鴞鳥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口病手瘠。故能免于大鳥之難。趙岐曰。鴟鴞。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絲。鬪戶。舊稱此詩。太王自責。故如其意。而序曰。刺邠君。毛傳釋公孫碩。膚謂成王為邠公之孫。則此稱邠君何嫌乎。張揖注。上林賦云。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是古書刺字之誼。不可泥。凡憫悼怨艾之詞。與期望規切之意。皆可云刺。此則邠君自刺。猶抑戒賓筵之為責也。文選。張俊表曰。鴟鴞。卹功。愛子及室。易林曰。鴟鴞。鴟鴞。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勞。是四家詩皆以為鴟鴞。鴟鴞自言。為周公自比。不以為惡鳥。斥武庚。陸璣疏。以鴟鴞為巧婦。巧婦。即荀子所言。蒙鳩與韓詩說合。故趙岐亦以為小鳥。易林云。鴟鴞。雀。鴟。脂。巢于小枝。搖動不安。為風所吹。寒心。飄搖常憂。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晁

平。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喪亡期。而喪亡至。使嗣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惟耽樂之從。浸蹈太甲之覆轍。其又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眾人以不得天下為墜天之降寶命。聖人以雖得天下。而不獲堯舜其君民為墜天之降寶命。鴟鴞與七月同列于幽風。與無逸同誨于成王。無非動其敬天命。畏民。而不易其逸豫晏安之志。何暇追計于小腆之靖。流言之寢。徒以鴟鴞斥武庚乎。韓詩章句曰。鴟鴞。鴟鴞鳥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堅固其巢。不知託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則折。巢覆子破。是其病也。注。文選。毛傳。鴟鴞。鴟鴞鳥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口病手瘠。故能免于大鳥之難。趙岐曰。鴟鴞。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絲。鬪戶。舊稱此詩。太王自責。故如其意。而序曰。刺邠君。毛傳釋公孫碩。膚謂成王為邠公之孫。則此稱邠君何嫌乎。張揖注。上林賦云。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是古書刺字之誼。不可泥。凡憫悼怨艾之詞。與期望規切之意。皆可云刺。此則邠君自刺。猶抑戒賓筵之為責也。文選。張俊表曰。鴟鴞。卹功。愛子及室。易林曰。鴟鴞。鴟鴞。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勞。是四家詩皆以為鴟鴞。鴟鴞自言。為周公自比。不以為惡鳥。斥武庚。陸璣疏。以鴟鴞為巧婦。巧婦。即荀子所言。蒙鳩與韓詩說合。故趙岐亦以為小鳥。易林云。鴟鴞。雀。鴟。脂。巢于小枝。搖動不安。為風所吹。寒心。飄搖常憂。



殆危是也。惟爾雅郭注始以為鴉類而卑雅及集傳宗之。遂以為惡鳥或謂黃鳥碩鼠皆呼而告之。此不當為鴉。鴉自呼不知彼二詩皆人言也。故呼而告天下小安晏然無之。此詩全託鳥言非鴉鴉自謂而何。

虞處堂巢幕謂已有室家皆所謂託居于葦蕭而不知網繆于桑土致巢雖新愛子雖勤風雨漂搖禍來自門以此思危危可知矣無皇曰今日崇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其知作易之憂患乎成王生于深宮之中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懼執詩不悟而執書始泣天變懼其外金縢告其內始知二聖人之畏天命憂天下若是其岌岌也始知太王以來多難興邦至今日其未艾也予小子偃然不知猶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望

有童心厝火積薪之下而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何怪公之嘆嘆其音乎自新以迎天意鄭孔新迎如字馬鄭說以親迎反風為成王迎周公而歸夫風雷一時之事西京反東土千里而遙安能立刻迎還與成王郊相見乎故迎還而後攝政攝政而後出征之說斷不足信郊天以謝上帝孔傳郊以玉幣告天也用今遷改速文說即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乎風雷鄭注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曰斯之謂矣翻然東徂以親周公之誨以躬踐奄平淮遷蒲姑之勞營洛遺倅獻圖告卜明明穆穆精白一心以仰繼三后在天之志詩頌之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洛誥曰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蓋至是而成王與公咸有一德矣人知征四國為公之

功而不知使成王能化四國始為公之德故曰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于刑措漢書王莽傳夫孰知其憂勞拮据

網繆壹至此乎夫孰知其使成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乃至此乎知鴉鴉與七月同在幽風之志則知無逸之志并知訪洛敬之小志之志并知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未違假寐周公坐以待旦之志并知多士多方梓材召誥洛誥之志故孔子讀是詩而歎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苟第皇皇于一身之流言而不皇皇于國家之治與未治或小治而不求大治曾若是為知道者乎毛詩序曰鴉鴉救亂也若全詩皆為周公自救何與于救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哭

國家之亂乎季札間歌幽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或淫于觀于佚于游于田斯樂而淫矣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何淫之與有讀詩者如無書讀七月鴉鴉者何必更讀無逸乎孟子論是詩亦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豈非以意逆志知詩深傲成王毋恃陰雨之未至以流于般樂乎辟嫌之事賢者不為二公在朝流言笑入諸儒未達賢人之心而欲論聖人之志或謂周公辟流言或謂刺朝廷不知周公烏乎千載以下尚不知是詩而謂當日冲人其遽知之乎





漢書昭帝紀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此班固今文尙書說。可正馬鄭之誣。可正李德裕成王不及漢昭之謗。或曰。辟當从說文訓。辟爲治。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也。猶漢書治梁獄。治淮南獄之治。周公初意。但知有武庚。及居東二年。窮治流言所自。乃知釁敗管蔡。故云罪人斯得。源案。武庚叛亂之當治。何待質諸三王而始決。流言但可以惑衆人。豈能惑三王在天之靈。豈三王尙不知公心。而待其自白乎。武庚殷後也。孺子之利不利。何與武庚事。二叔與武庚同城。而謂流言之起。但知有武庚。不知有二叔。東征二年而後知之。豈二年間同城之二叔。尙未叛。獨武庚一人叛乎。委曲以殉馬鄭之誣。何如正大以求聖人之志。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吳

幽風三家詩發微下

問曰。幽風言我徂東山者。四傳箋正義皆不言東山所在。故亦不能定居東何地。或據說文。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又幽下云美陽亭卽幽也。民俗以夜市。有幽山。則幽卽周公采邑。幽山卽東山。周公辟位居東。卽辟居采邑。故詩名幽風。其說若何。曰。岐山非幽山。而幽山尤非東山也。漢書地理郡國二志及鄭箋。并云幽在右扶風。陌有幽鄉。不在美陽。且許旣云邠在美陽。則美陽亭之有幽市。幽山不過遺民從至岐下者之所居。非謂二國同在一地。美陽今鳳翔府之岐山縣。幽爲今邠州岐在長安西四百餘里。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辛

幽又在岐北百餘里。由岐往幽則正南。若周公自鎬京往則正西。安得云徂東乎。久據采邑密邇京師。三年不朝。欲何爲乎。若疑東山所在。則當以當日時勢攷之。而知初居東都。後居東土也。衛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當國。管蔡疑周公。乃與祿父作亂。欲攻成周。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猶居鎬京。未營洛邑。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于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又宋世家。管蔡作亂。欲襲成周。史記自敘太史公留滯周南。張晏曰。周南洛陽。白虎通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法言





亦以周公東征與召伯述職並言。此魯詩舊說。法言或問為政曰思

戰昔者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敷矣夫則是周公本以方

伯主陝以東之諸侯洛陽正其周南行化之地而管蔡本封一在上蔡一在滎陽京索之間管在滎陽皆迫近成皋故欲

襲攻成周東都以搖動天下周公以東方之伯受命專征自當先據其地明矣知次年移居東土者書序唐叔得禾

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本紀作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魯世家曰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則所謂東山者即魯之東蒙山古奄國故世家與淮夷并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即此東蒙山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 幽風 五

是時淮徐奄皆在河以南邯鄲衛皆在河以北故周公于臨衛克殷之後即移師踐奄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又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又曰成王歸自奄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則一再

日踐奄而詩則再三曰我徂東山是皆終事在奄之證蓋臨衛攻殷者依水為營而徂東山踐奄者依山為營皆紀

軍形實事然後總前後而論之曰尚書大傳言周公攝政一年救亂者即元年夏六月葬武王子畢逸周書作維解是秋奉命專征先居洛邑之事也二年克殷者則自黎陽度河而北臨衛攻殷殷大震潰之事及書序以歸禾東土為兵所

也三年踐奄則成王東來周公相以親征度河而南即世家之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也本紀作三年并元年數之世家作二年從克殷

時數之也墨子曰昔者周公且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按商蓋即商奄也關叔即管叔聲之轉也韓非子說林

周公且已勝敵將攻商蓋辛公申曰大難攻小易服乃彼攻九夷而商蓋服矣此商蓋即商奄之證皆形近而誤以居東為辟居東都辟居東魯辟居岐周者皆于古無稽焉

曰東山在東土則然矣至據魯詩說以破斧東征之詩為周公出為二伯述職東征黜陟而天下皆正其黜陟奈何

又伐柯九戩之詩毛序刺朝廷不知其得失若何曰書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 幽風 五

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又云以殷餘民封康叔是即大明黜陟之事蓋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而二伯則無事代天子巡守述職以陳四方之風周南是也有事代天子征伐受鉞而正四國之邪幽風是也故

三言既破我斧即賜斧鉞專征之明文故祝駘言管蔡啟商甚聞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彼序謂刺朝廷

不知者則是周公東征之初直不奉王命擅兵相攻乎嘉禾之祥不敢尸其功必以歸周公于兵所成王之疑公者

安在且二公日在王左右何所事事會無一言寤主直至風雷明忠始築大木乎伐柯欲朝廷以禮處周公九戩欲



朝廷以袞冕迎周公。二公既著在朝，非冲人之比。曾所見不若周大夫乎。所謂刺朝廷者，非刺二公乎。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仁智福祿與周公齊。二南則周召媿休，幽風則美此刺彼。其仁智不蔽者安在，而并陷周公以專命擅誅之罪。吾恐一聖二賢，進退無據也。故知東山破斧，幽人從公于東而作也。伐柯九段，幽人美周公能化東人，因代為東人之詞也。狼跋乃正美周公能成鳴鵙之志，革殷頑而致太平也。皆非所謂刺朝廷不知也。何則，東人者，殷頑民也。多士多方也。文王化行六州，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公主陝以東，既陳其風為二南，至東征二年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卷

在妹邦。三年在淮奄，則皆青兗冀三州為文王未化之地。久染商俗，無事酗酒寇攘，有事反側蠢動。幽人以為不難于勝殷，而難于使殷民革面革心，以從聖人之化，而同六州之俗。故伐柯傳云：柯喻禮義為治國之柄，媒以行禮喻治國非禮不能安。雖然，其則不遠，以人治人，改而止。我親之子，邊豆有踐，自殷民得見周公，而咸化于禮樂矣。後世如樂毅攻齊而齊人賢之，諸葛攻魏而魏人安之，王猛入燕而燕人感之，皆行軍節制，秋毫不犯，倘得人心如是，況聖人王師，所至時雨，市不易肆，農不失耕，過師衽席之上，且誅其貪虐，禮其賢士，除其苛政，齊其禮俗，安得不所過

者化乎。九段作于三年在淮奄已免喪之後，故有袞裳之服。公歸之詞，昔夫子相魯三月，魯人歌之曰：章甫袞衣，惠我無私，袞衣章甫，爰得我所。夫子化魯于三月之後，周公化奄于期月之餘，故公羊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東國怨之謂也。漢書公孫宏傳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言周公所過者化也。蓋至明年營洛，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至，况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康誥曰：四方民大和會，侯甸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卷

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至是而殷之讐民百君子皆與周公一心一德矣。召公之治西方，終于西旅貢獒，在武王世而其政已成。周公之治東方，終于息慎之命，至成王世而其化始就。故白虎通曰：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東方被聖人化日少，故分陝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孟子曰：文王之德，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二南之化，西始于幽，而東北終于商奄，故以東人之化入于幽風。明禮樂百年而後興，周公所以終太王王季文王之道者，在此而後以幽公之孫，繫之周公而不疑。劉氏啟七經小傳曰：公孫者，幽



公之孫謂周公也。管蔡流言，自取顛覆，歸美于公，身名俱泰。今用是說，若如毛傳指成王，則當稱曾孫不當稱公孫。且當序云美成王，不當云美周公矣。箋亦以公為周公與毛傳異，殆用韓詩而未盡者歟。夫物之難化者，莫如狼。故易象稱虎變豹變而狼不與焉。雖然，跋窳徒勞，赤烏不改，碩膚所及，德音何瑕。狼不革面，何害豚魚之孚。商奄不靖，何害殷頑之化。孔子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苟不知鴟鴞憂亂之遠志，豈能見狼跋致太平之遠志乎。苟不知周公遭變之志，同于公劉、太王處患難之志，豈能知公孫謂周公之義乎。故以幽風為周南之變可，以幽風為二南之終亦可。

詩古微

上編之三

通論幽風

卷

詩古微上編之三

詩古微上編之四

邵陽魏源撰

正小雅文王詩發微上

問曰：子論四始，據服虔韓詩說以正小雅菁菁者莪以前，皆文武詩而無成王。又正雅皆周公述文武之德，不獨魚麗以下始為周公，而陳啟源則力斥集傳以文王之三作于周公之說。且據譜疏謂正小雅不言諡，多作于未稱王以前。大雅棫櫟靈臺下武三詩不言諡，早麓并不稱王，或生時及未稱王所作，與韓詩說鑿柄不入。然則毛詩果以正雅作於何人何世乎。曰：此其大例已具于四始篇。今更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一

明毛詩韓詩之同，正譜疏之失，以申周公成王繼志述事之義。毛詩魚麗序發正小雅之通例，但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則是以魚麗以前為文武憂勤之詩，魚麗以後為文武太平之詩，未嘗言有成王之什。故皇甫謐述毛亦以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為歌武王之德。十篇數崇邱由庚由儀在內，故知述毛詩也。三家無笙詩。疏竟以鄭譜之例為毛例，謂魚麗以後皆成王詩，無與于文武。據序乎，據傳乎，四牡毛傳文王率諸侯撫畔國而朝聘乎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彼疏既謂舉中以明上下，而常棣之為周文公詩，又見于左傳，何待南有嘉魚以下始



爲周公詩乎。豈正雅首末諸篇皆周公作。而其中又雜以他人之作乎。且謂正雅多作于文武生前或未稱王以前。則岐周侯國之風。其詩宜入二南。何得爲王者之雅。二南作于文王遷豐以後。尙不爲雅而爲風。四牡所詠。乃未遷豐以前之事。苟非作自周公。何以反列于雅。卽譜疏亦言詩之大體。事有在前。作或在後。大雅述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于後追述其美。何又函矢自陷乎。苟以序不明言。則二雅周頌將無一周公之什。史記何以言周公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慮。且毛序於大雅特著召康公成王四詩。以明前此述文武者。皆周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二

常奏。故召穆公亦必傷時糾族而後奏之。齊詩始際亦不數其篇第。蓋文王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武王有其位而自謂無其德。亦未遑作禮樂。故成王周公承百年必世之後。始制雅頌。一切繼文武之志。述文武之事。使天下後世法文武而已。不敢尸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行事猶言在事也。請更一一明見。王氏經義述聞。之鹿鳴之詩。鄭注燕禮曰。君與羣臣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而毛序亦兼羣臣嘉賓爲二。故燕禮曰。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之內。皆諸侯鄰國之事。不可施于武王成王。且燕禮惟有好貨無幣。而此言承筐束帛。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三

公之詩。毛傳於小雅特著鹿鳴四牡至常棣。皆作于周公。以明後此諸篇。皆不作于文武之世。孰謂其不明言乎。呂覽言周公曰。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以繩文王之德。韋昭謂文王大明。縣爲兩君相見之樂者。周公欲昭其先王之德于天下。杜牧曰。大雅皇矣。周公美周之詩。陳氏尙謂呂覽不足取信。然則更有何書可信乎。據大雅文武詩。分先後例之。則知小雅亦以文武分先後。鹿鳴之三。皆侯國遣使之事。文王詩也。天保伐木。陳王禮以下。至菁莪八篇。據三家詩。不數采薇。出車。杜杜及六笙詩。皆有天下之事。武王詩也。惟常棣爲周公傷心之詩。非文非武。雖詩廁于文武之間。而樂不

則是兼饗賓酬幣之禮矣。見周語聘禮。并詳詩疏。燕禮歌鹿鳴之三。惟二瑟三笙而無琴。則此是饗四方之賓於廟。故升歌時搏拊琴瑟以詠矣。故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明其爲四方鄰國之賓也。乃孔疏泥序傳言盡心竭力。謂嘉賓卽是己之羣臣。至示我周行。韓毛同訓。鄭注緇衣以爲示我忠信之大道。與毛傳至。陳氏啟源反據箋。謂置諸周之列位。以證嘉賓卽羣臣。尤顯違毛傳。違足與言文王三分有二。天下一家之誼乎。昭十年。臧文仲引此詩。以爲周公不饗魯祭之徵。亦見其爲周公述文王詩無疑矣。四牡毛傳謂周公歌文王使臣之事。而周道倭遲。爲行岐周之道。則在未遷豐以前。



與地里志右扶風都夷引魯詩作周道郁夷者合案郁夷故城在

今隴州隴坂在焉故師古謂使臣乘馬行于此道惟謂出韓詩則非也與爾雅西陵威夷韓

詩經周道威夷者合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釋文與周南

引作倭夷玉篇隴夷阻險也與周南

卷耳岡岨崔嵬僕馬虺隤為使臣之勤勞者合蓋隴坂險

阻之名文王使臣聘問于西戎昆夷之國歸而勞之縣詩亦不廢其聘問昆夷之事所謂率諸侯撫畔國者謂率

雍梁之諸侯與昆夷之叛國而使之朝聘乎紂後漢書西

羌傳亦云文王率西戎征畔國以事紂文王世子篇曰西

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故一則曰王事靡盬再則曰

王事靡盬非徒見使下之禮亦見字小之仁服事之忠焉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四

信乎非周公不足以知文王之志而尚謂其改元稱王繆

矣皇皇者華與國語胥臣言文王即位詢于八虞咨于二

虢度于閔天謀于蔡原訪于莘尹者合文王惟有好問之

德故亦以是教其臣國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諷謀詢

度必咨于周臣聞之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諷咨事為謀咨

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之以大禮重之以六德

六德皆文德別詳答問先王取人以身苟已無是德則不敢以

教人周公欲後世君使臣臣事君者皆法文王故聘享燕

射皆歌是三詩使常若文王之存焉天下世世懷我文王

于不替則懷我周于不替矣鹿鳴之二為周公專述文王

者既明則常棣伐木天保之三為兼述文武毛詩專屬文王與此小異

魚麗至菁菁者莪為專述武王亦可次第明之矣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五



正小雅文武詩發微中

問齊詩四始五際本于樂章皆正小雅三篇連奏之詩而舉其中篇以統上下如以四牡為寅仲則知鹿鳴為寅孟皇皇者華為寅季獨于常棣伐木天保之三不舉伐木為卯仲而獨舉天保者何鄭志答趙商謂文武時兄弟有不和協之事故作詩感切之未可定為成王時作而譜又從序謂周公隱其事託諸文王考此詩周公閱管蔡在武王歿後而廟之文武詩中者何伐木陳饋八簋天保于公先王皆有天下以後之事而疏以伐木天保屬之文王者何曰鹿鳴之三專屬文王魚麗之三蓼蕭之三專屬武王而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六

常棣伐木天保之三則兼屬文武二王蓋樂雖作于後嗣而事必屬之先王詞雖及乎有天下而義必兼乎文王今齊詩既不先常棣而先伐木天保請循齊詩篇第而言之周禮大宗伯賈疏曰伐木詩文王敬故也毛傳言君子遷于高位不可以忘朋友鄭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韓詩傳曰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御覽初學記文選注是韓詩言昔人曾自親伐木勞苦之事故取興以歌其勞苦為鄭箋所本與毛傳誼同故疏謂指文王未即位時言之也大學言文王與國人交止于信而文王

受命惟中身其未即位時已年數十歲矣岐山草創王季復毫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啟之闢之其榷其楛攘之剔之其屨其柘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允于是舉閔天泰顛于且罔之中其詩曰肅肅兔置椽

之丁丁施于中林是則文王未即位時恒卑服即功友賢人隱士故無逸與高宗之舊勞于外爰及小人並舉文王世子之法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我今貴居尊位矣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得無適有事而不來乎抑我有咎而不我顧乎醴酒不設而賢者辟色四簋不飽而賢者辟地得毋我貴而有失禮不如先王之重道乎相與共天位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七

相與食天祿兢兢乎其或失之信非文王不能行非武王周公不能述也君奭曰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則文王之臣尤武王之朋友故舊也友文王之臣述文王之事繼文王之志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周公欲成王師武猶武之師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誠能尊賢養老心文王之心則今日之作樂吾知文王在天之神聞之亦和且平矣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鹿鳴以之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常棣以之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伐木以之酌我酌我為無算爵鼓我舞



我為無算樂友之云乎豈曰臣之云乎以文武作法其後  
猶有監謗者殺左儒杜伯者至天保一詩則營雒邑宗祀  
文武時所作逸周書度邑解武王告周公曰維天不享于  
殷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辰是未室我所未定天保  
何暇寐又曰定天保依天室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  
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此詩三言天保定爾以山陵岡  
阜川之方至為祝即周書所謂作大邑于土中南繫洛水  
北因邾山以為天下之大湊也又以顛祀烝嘗于公先王  
為祝明在牧野追王之後而周書所謂設邱兆于南郊以  
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也又以羣黎百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八

姓徧為爾德祝者即召誥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也明皆在有天下以後豈如孔疏作于  
未稱王以前之謬說乎蓋宅鄙者文王之志而武王成之  
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在邠召太子發是文王嘗居邠  
矣正因下有維王之兆辟不敢居故曰考卜維王宅是篇  
京維龜正之宅維作禮樂定天保以終文王德化者武王  
武王成之宅維作禮樂定天保以終文王德化者武王  
之志而成王周公成之故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先營  
洛以觀天下之心天下諸侯悉來進受命周公退而見文  
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  
武諸侯在廟中者及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見文武之  
身焉然後曰嗟茲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然則此詩

作于召誥洛誥之時兼述文武故顛祀烝嘗于公先王言  
福祿必本于天之單厚言壽考必本于神之貽爾言太平  
必本于民之質成若曰使王無得罪于歲無得罪于先君  
無得罪于羣臣百姓故天保告成王而繫于文武之詩良  
以此耳蓋文武合德故周人追頌先王者往往渾而不分  
清廟之詩專頌文王而書大傳四述其事皆以文武並言  
彼論伐木天保諸詩言文則恐其遺武言武則恐其遺文  
者皆不達詩書之例禮樂之情者也然則常棣一詩如之  
何曰齊詩先采蘋于草蟲異于毛詩篇次而合于儀禮樂  
章則不先常棣而先伐木必有所受國語言召穆公傷周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九

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則常棣處變非  
常作之樂明矣且但言作常棣而不言作常棣之三則或  
一篇專奏而不必與伐木天保為二終亦未可知矣蓋常  
棣言死喪禍難闈牆本為雅中之變竊疑糾合宗族而奏  
之則以常棣伐木天保為二終毛詩篇第是也奏之于賓  
客臣下則以伐木天保及他詩為三終齊詩始際之次是  
也齊詩與伐木天保連奏為何篇今不可攷然正雅皆三  
篇相比惟菁莪一詩孤立無屬疑齊詩伐木之三不取  
常棣而取菁莪至毛鄭皆以常棣為文武詩呂記引朱子  
初說亦曰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鄭  
譜謂周公隱其事託諸文王隱之為言痛也文王友于二



號刑寡妻以至兄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  
 王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  
 封冉季載史記世家周書大匡解曰武王十三祀王在管管叔  
 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  
 文政解曰王在管管蔡開宗循孔晁注管管叔邑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  
 也是二叔之監殷也王使之其循化也王旅之逮周公誥  
 康叔而曰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共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爾乃其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知二叔久染商俗以違文考友  
 子之教矣周公以文武能容養管蔡于生前而已不能化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十

事兄未能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無服之喪內怨孔悲出涕  
 沱若賊嗟若常棣者周公負罪引隱之詩使天下後世之  
 爲兄弟者皆監已過而師文武言非已敢作禮樂先王之  
 禮樂也和樂且耽和樂且孺家室其宜父母其順大和洽  
 而禮樂興文武所望于兄弟者如是所望于天下後世之  
 兄弟者如是正雅之變雖不列于常樂而得編于伐木天  
 保之前良以是耳雒邑之營由于三監之變或齊詩以常  
 棣次天保亦未可知也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十一

之于身後中養不中才養不養己之不及文武甚明君子  
 無其德則不敢作其樂不有諸身則不敢以教人吾于天  
 倫終身缺陷何敢復言兄弟之事無已則天下後世其師  
 我文武乎尊其爵重其祿同其好惡恩榮難離然其時死  
 喪孔懷者兄弟邑考之以孝全忠也急難禦侮者兄弟克  
 殷監殷管叔康叔咸效其力也其時兄弟之助過于朋友  
前四章皆述文武時恩及兄弟之事後三章乃述已及管蔡之事 汜子小子身而反之今  
 者喪亂既平矣既安且甯矣朋友具存兄弟安在故糾合  
 宗族于成周樂述文武之道詩則周公之情仁之于父子  
 聖人之于兄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命也所求乎弟以



正小雅武王詩發微下

子據毛詩問魚麗序以前此為文武憂勤之詩後此為文武太平佚樂之詩固足正孔疏成王之失矣但不數采薇之三詳後則是有治內而無治外不數笙詩之六鳥見為逸樂而非憂勤且何以見魚麗之三蓼蕭之三必非成王之詩而從皇甫謐專屬之武王耶曰王者治外豈惟征伐文王武功自在大雅常棣伐木天保已皆及有天下後之事安得采薇之三復專述文王耶且勞遣使臣以親萬國蓼蕭彤弓以懷諸侯孰非治外之事安得裂開歌之三以首篇魚麗屬武中下篇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屬成耶安得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七

正雅言王事中雜以孝子相戒以養及美孝子絜白之序耶華黍或作于歸嘉禾之時成王周公皆不敢居其功而薦于先王故漢書引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之文則其詩亦當頌武王克殷而年豐之詩同桓篇綏萬邦履豐年之旨安得序以虛詞而屬之成王耶譜疏謂武王草創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因盡以屬之成王攷樂記孔子告賓牟賈曰武王克商敬軍郊射左射豕首當作鳴巢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神冕擗笏而虎賁之士說劍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以教諸侯之弟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孰謂武王全未興太平耶今攷魚麗之三固開歌通用之樂而序言樂與賢樂得賢則南有嘉魚專言鄉飲賓賢能之事南山有臺專言養老之事正與樂記所言武王事相合蓋嘉賓者鄉飲之介賓單單汕汕上之勤求烝然來思下以類應皆新得之材非舊有之佐且南有嘉魚傳謂江漢閒所產與樛木喬木同興正周召分陝二南行化之時其為述武王賓賢與能之詩必矣南山有臺首二章祝君子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末二章復贊之曰遐不作壽遐不黃耇夫養老乞言亦所以求賢穆天子傳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七

天子西游乃宿于祭二公飲天子酒乃歌闕天之詩闕古天子命歌南山有臺正以祭公年尊故以君子美賢者明養老之誼則其為述武王養老太學之詩明矣蓼蕭之三則懷四夷諸侯之事故蓼蕭序言澤及四海箋引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古中國地惟東南際海實不及西北二海故皆以四夷言之漢云海者晦也言晦闇于禮義也箋曰考爾雅在九州之外餘大者不過宗李巡云四海遠于四荒考周之化先行西南故庸蜀羌髻微盧彭濮從于牧誓而西旅貢葵巢伯來朝鄭注巢伯南方諸侯皆在武王之世越裳來朝而必以薦于文武之廟書大傳及成王周公而化始及于東于北故息慎來貢而作賄息慎之命命者命封于廟也于是



明堂之位王會之解門階四列夷夏一家所以終武王之  
 功而蓼蕭之三作于其時焉若曰是豈冲人所敢承是吾  
 先王文武之德而已彤弓為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然傳曰  
 莊三十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  
 一年疏謂文侯則否故晉文侯有攘西戎立平王之功則賜之無伐四夷  
 之功非也文侯之命曰我國家純汝多修扞我于晉  
 限至晉景公勝齊使聲伯獻捷于周則周不受之矣  
 文公有城濮攘楚之功則賜之文武世為西伯至武王時  
 分周召為二伯得專征伐其後世有能修周召之職者則  
 以是賜之而獻功必于廟策命賜弓矢必于廟鐘鼓饗勞  
 必于廟故江漢平淮夷之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十四

若同姓兄弟伯叔之國僅以用命為言乎上公三饗三食  
 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荒服諸侯  
 爵惟子男既饗之于廟中或即燕于廟後之寢令宗子主  
 之以終其禮故有在宗夜飲以示慈惠別詳蓼蕭其初朝  
 見之詩湛露其饗畢而燕之詩歟若同姓兄弟則有常棣  
 之燕諸父諸舅諸兄則有伐木之燕而既醉鳧鷖又有祭  
 畢之燕烏用復列此歌于蓼蕭彤弓間蓋恩榮所受威德  
 所加皆必舉其難且罕僅者播諸禮樂而後或通用于同  
 異姓燕饗之時王者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不聞別制  
 同姓之樂舞故曰蓼蕭廢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離彤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十五

受命召公維翰和魯一旨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  
 可證彤弓賞四夷之功繫諸武王之義矣至湛露則蓼蕭  
 彤弓之中而易林云區脫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歡三爵  
 畢恩則知傳所言諸侯朝正于王王燕樂之于是賦湛露  
 者蓋指荒服諸侯終王之禮當新王始立來朝受正朔則  
 曰朝正于王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  
 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國語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註曰要服六歲一見荒服朝嗣  
 王及即位而來見案朝正者即位來朝露之在地去天至  
 受正朔杜註謂朝受政教于文不詞

遠也而至盛之太陽能晡之至遠之國非盛德不懷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而後為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效也







故云疾而歌之與史記匈奴傳戎狄破逐周襄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薄伐云云者同例非謂詩作于其時且亦可見斷非文王之世徵五也漢書古今人表文王臣無南仲而宣王十一臣召虎方叔南中中山甫申伯尹吉甫韓侯厥父張中程伯休父中仲字古通用共居上品徵六也衡方碑將繼南仲邵虎之軌召邵古通用考皇父不過監軍惟此詩一見其他皆頌南仲方叔召虎會無皇父之功至幽王時而皇父兼卿士則詩刺之矣宣幽皇父即一人見常武疏是以古今人表宣王諸臣不列皇父而列于幽王下品之次箋疏乃以征南大功專歸皇父未之前聞徵七也大雅言天子事今三詩皆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六

言王事則當列于大雅且不應二雅自相刺謬而縣皇矣諸詩述文王伐密伐崇距昆夷至詳無一字及獫狁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亦同犬夷昆夷也耆黎也蓋幽近狄岐近戎故孟子止言太王事獫鬻文王事昆夷孔疏亦謂書傳從無文王伐獫狁事矧紂都河內於戎狄皆非切膚安肯含淫醜而亟安攘徵八也或援逸周書序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孤文單證然言備不言伐且在初立之年非受命爲方伯時事與此詩無涉至竹書紀年宋已亡非見他書徵引者皆不可信而明人偽本乃有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距昆夷城朔方以附會詩序殊不知帝乙初年西伯未命之前而謂殷王命南仲專征則與周詩何與其于毛詩殷紂命文王之說亦

已鑿柙不入自昔從無徵引者至明季何周無專鼎銘曰楷始援之而陳啟源亦引以備攷則陋矣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庭王呼史友冊命無專曰官司佐王道側虎方錫女元衣束帶戈瑀戟彤矢鑿勒鑿旂無專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云云是蓋宣王冊無專于廟而南仲爲相禮可證命官于祖廟之說若文王方爲方伯能錫其陪臣以彤矢鑿勒鑿旂乎能稱對揚天子丕顯敷休乎若南仲爲殷臣則紂之錫命當于殷廟何故于周廟况授時歷周文武二王時九月既望無甲戌乎徵九也南宮者南仲之氏武五臣之南宮適者然則南宮爲南宮敬叔且一名南宮適亦可謂文王八士之一乎宣王召虎亦可即文王召伯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九

乎鼎銘之王命及王居射圃亦可謂追尊之稱乎且皇父受封作都于向實姜姓而太師皇父實維尹氏并非南氏不得冒南仲爲太師南仲之後有南季見于春秋隱九年經文與尹氏姜姓之裔毫無交涉南仲或可爲南宮氏之後皇氏豈得以事實證之固非文王詩矣更以經文質爲南氏之後乎以事實證之固非文王詩矣更以經文質之白虎通義曰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者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廟君降立阼階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此魯詩之說同于祭統而常武毛傳用之可見此經師相承古義而出車南仲誤爲文王詩者非毛本旨矣鄭箋反泥前傳以改此詩謂卿士指皇父而南仲乃其太祖果爾何不云太祖南仲乎何不云王命卿士太師皇父南仲太祖乎而孫毓強申之謂古者命將皆于禰廟不



于祖廟不知王制明言天子出征受命于祖此詩王奮厥武王曰還歸明為宣王親征不受命于祖而安所命乎至毓引陳勝偽冒項燕以證命將稱祖則三尺童子其唾之矣其間一二雅中凡顯頌文王之詩皆歸之大雅而小雅絕無之所以尊文考也且詩頌文王武功皆追稱其號如云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文王烝哉從無通篇但稱為王不指明何人之理以詩皆周公追作故也其間惟靈臺辟雍創自文王且前後皆文王詩不言可知故但稱王在云若頌武功從無此例二雅中王與天子並稱者惟宣王詩有之六月王四天子吉日天子烝民王六天子江漢王七天子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三

常武王八天子岐陽石鼓天子無專鼎銘王三天子若頌文王詩止稱王從無稱天子者今出車詩言王事言天子者再言王命者一正符宣王諸詩之例毛鄭乃謂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南仲蘇子由因謂天子者紂王者文王何楷則又據偽竹書以天子王命為帝乙謂文王作此詩以勞南仲百端遷就可謂辭費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即諸侯亦必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春秋書置帥師戰征伐自大夫出文王既受方伯之命乃不馳驅王事而儼然使陪臣代干天討何其與伐崇伐密戡黎判然不倫至三書赫赫南仲以震耀其陪臣則雖春秋魯頌諸詩亦不至是

也矧天子命我王命南仲自上下下授受截然豈展轉相命之詞而二雅中宣王諸詩無不以王與天子特稱並稱不一稱又若何分屬耶甚至篇首我出我車鄭箋謂上我南仲下我文王或謂兩我俱南仲或謂俱文王削趾適履甚難實非其間三采芑毛傳云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言其強美則劣矣是大雅言文武兵其詞典小雅言宣王兵其詞夸固有正變之殊今以出車置宣王詩中讀之江漢篇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即此詩我出我車彼旗旆斯也六月篇戎車既飭四牡騤騤白旆央央采芑篇四牡翼翼白旆央央即此詩出車彭彭旗旆央央也采芑之顯允方叔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三

征伐獫狁六月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即此詩薄伐西戎獫狁于襄也常武之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祝即此詩赫赫南仲王命南仲也人同事同辭同其出吉甫史籀制作昭然無疑若以出車為文王詩尚何議宣王強美之為劣乎其間四馬端臨力訟詩序之功謂變風鳩羽陟岵之與采芑杜意異而辭同若不賴序以明則文王臣民亦怨其上而二詩不得為正雅矣誠哉是言獨不思史記以采芑為戎狄交侵中國被其疾苦之詩本不以為正雅故易林云采芑出車上下役急白虎通五行篇云古者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書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鹽鐵論云。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此杜采薇所爲作也。蓋戍非守在四夷之道。大司馬九伐所不言。自春徂冬。檀瘡傷怨。更非師不踰時之制。宣承厲後不得已用之。遂召祈父。爪牙之怨刺。啟揚水申許之先聲。後儒尙習爲天保治內采薇治外之說。曾是王者治外。徒事戍役乎。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正所謂胡轉子于恤。靡所底止。豈文武成康盛時所有乎。其間五。集傳止以王爲周王而詩序辨說亦本謂采薇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三

之三非文王詩馬氏乃謂文公于此胡不玩本朔方爲雍詩詞自爲一說而卒如序說云云者尤誣妄也朔方爲雍州極北之邊。去豐千有餘里。故箋以黍稷方華爲朔方六月時。周自遷岐以來。幽郃近地。皆淪戎狄。武王克殷。有天下。攘逐戎夷。僅在涇洛以北。史記句奴傳豈文王已戍朔方。盡有唐虞故地。而武王反失前功。蹙疆宇乎。宣王戎狄是膺。復周公之宇。兼職方之地。故其詩詳于獫狁。略于西戎。若王季文王時。偪西遠北。拜戎不暇。詳後漢書西羌傳方以駝昆夷爲僮事。何暇驅獯鬻于朔方。其間六。宣王武功。始西伐。終南征。六月西伐第一。舉采芑南征爲再舉。采薇出車西戎其二。舉江漢常武南征。其四。舉蓋厲未宣初。侵鎬及方。獫

狁孔熾。四夷莫強焉。于是吉甫六月出師。薄伐至于太原。而尙不言執訊獲醜。則國家新造。兵力未盛。故嚴尤謂宣王命將出征。盡境而還。驅之而已。是時方叔繼此南征。故有征伐獫狁。荆蠻來威之詞。相連而及。于是采薇遣戍守邊。爲將來城朔方之地。既而出車命將往城于方。一月三捷。執訊獲醜。以收六月前舉之成功。是以南征徐方。亦遂以南仲爲大將。蓋嗣吉甫方叔而再奏膚功。南仲鼎銘所謂先伐虎方。旋相南國者。于此益信。若以出車爲非宣王事。則是偏近京畿。強狄僅有吉甫六月一師。稍爲驅逐。而區區南夷。乃煩方叔召虎。皇父三次大舉。緩急不倫。經略安在。其間七。又以齊詩緯四始五際篇第求之。彼以伐木天保常棣爲卯宮。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爲巳宮。六月采芑車攻爲午宮。吉日鴻雁庭燎爲申宮。然則例以毛詩篇第。已午之際。尙多蓼蕭之三。午申之間。反缺未宮一位。按章以求。則知齊詩蓼蕭三篇。當先魚麗而爲辰。采薇三篇。當後采芑而爲未也。昭矣。孔氏廣森既能推其篇第之不合。乃反謂蓼蕭之三。當倒在六月采芑爲未宮。試思以蓼蕭三詩置宣王詩中。與以獫狁南仲之詩置此者。孰類孰不類乎。今以采薇出車次六月采芑之後。情事次第。昭然相承。既合齊詩樂章。亦補宣王詩史。其間八。然則以經文求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三



之又非六王之詩矣。并列三表用質明者。

詩大序疏引齊詩緯。汜歷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  
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革正。辰在天門。出入  
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  
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  
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  
盛陽微。五際也。曲阜孔檢討廣森曰。始際之義。蓋生  
于律。古者作樂。三篇同奏。以一詩為一終。漢初古樂  
未湮。故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暮之說相配。如文王為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三

亥孟。大明為亥仲。絲為亥季。其始皆舉中篇者。猶三  
暮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同  
為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為巳  
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  
次不盡同毛也。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  
芑為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  
為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仲。又篇  
次之異。又戊子丑為何篇。不可推測矣。

毛詩篇次表

今推詩篇次表

鹿鳴

鹿鳴

孟

文正雅篇。命述孟之。無成。孟詩。無他人所作。

四牡

四牡

寅仲

皇皇者華

皇華

季文

常棣

伐木

孟文。齊詩先伐木于常棣。

伐木

天保

卯仲

天保

常棣

季文

采薇

蓼蕭

孟武。此篇述武王。應四。請

出車

湛露

辰仲

杕杜

彤弓

季武

魚麗

魚麗

孟武。此篇述武王。賁。老。事。

嘉魚

嘉魚

巳仲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三

南山

南山

季武

蓼蕭

菁莪。以上寅卯辰巳四宮皆文武詩。在外。

湛露

六月

孟宣

彤弓

采芑

午仲

菁莪

采薇

季宣。毛誤入文。正。雅。

六月

出車

孟宣。毛誤入文。正。雅。

采芑

杕杜

未仲。宣。毛誤入文。正。雅。

車攻

車攻

季宣

吉日

吉日

孟宣

鴻雁

鴻雁

申仲



庭燎宣

庭燎

季宣

汙水宣

汙水

孟宣

鶴鳴宣

祈父

酉仲宣

祈父宣

鶴鳴

季宣

以上午未申酉皆宣王詩

右表略本孔說而審定之。篇義時世庶幾得所。惟鹿鳴以前。尚有子丑二宮。疑取關雎鶴巢兩始。再前為文王革命。故取文王大明。繇陵夷至于宣王。西宮陰盛陽微。則西後之戌宮。當亦取祈父以後。宣王三詩矣。菁莪一詩。獨殿于末。伏虔所述韓詩。正雅篇第亦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美

同。蓋亡其族類。故無連奏之篇。而齊詩亦不列于始際。歟。緯書起西漢之際。所見尚是三家原本。故其誼無足深求。而取以證古詩篇第。固未有確于斯焉。

周無專鼎銘攷

甘泉羅士琳撰

焦山舊藏周無專鼎。或云無惠。或又云無當作無。銘凡十行。行九字。其第三行及後三行。行十字。大共九十四字。其文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中。仲古通假字。積古齋鐘鼎款識。謂南仲有二詩。出車篇之南仲。毛傳以為文王之屬。常武篇之南仲。毛傳以為王命南仲于太師。是宣王之

臣也。齊魯韓三家詩。并以采薇出車之南仲。皆為宣

王。然則鼎之或為文王時器。或為宣王時器。當以九

月既望。甲戌推之。案詩大明疏。鄭注尚書。文王受命

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術。對周術。恒後天。今攷周世

年日。似用周術。為較切。據四分周術。上元丁巳。至文

王受命之元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算

外。李淳風五經算術注云。周術上元丁巳。至魯僖公

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

依劉歆說。伐紂至魯釐公五年。積四百六十七歲。又

世經謂文王受命至伐紂。克殷凡十三歲。二共四百

八十歲。以減僖公距積。盈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

餘四百八十九。為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九命。起丁

巳算外。得是年歲有丙寅。乃置入紀年。如部法七十

六而一。得積部六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

庚子五。已卯六。算外。得戊午部。其不盡之三十三。即

為入部年。是文王受命元年。丙寅。入周術。戊午。部三

十三年。又三統漢術。上元庚戌。至文王受命之元年

十四萬二千九十六算外。漢志三統上元至伐紂之

元起庚戌。受命至伐紂十三歲。減之。得此數。與開元占經合。盈元法四千六百一

十七。去之餘三千五百八十六。如統法一千五百三

十九而一。得二命。甲子一。甲辰二。算外。為入孟統。甲

申。其不盡之五百八。即為入統年。是文王受命元年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美



丙寅入漢術甲申統五百八年爰以四分周術為主佐以三統漢術參覈同異進退推勘得文王受命以來始丙寅終甲戌計九年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既望更案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厲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王共三百八歲如蔀法而一得積蔀四不盡四用加文王元年術之入蔀年命自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算外得甲午蔀是宣王元年甲戌入周術甲午蔀三十七年又以三百八歲用加文王元年漢術之入統年是宣王元年甲戌入漢術甲申統八百一十六年復據二術推勘得宣王之始甲戌終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天

己未計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是歲入甲午蔀五十二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蔀之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如章法一十九而一得六百四十三為積月不盡三為閏餘是歲無閏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七百八十四萬九千三十七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八為積日不盡三百一十七為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二十八為大餘命起甲午算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蔀月得一從大餘大餘盈六十去之得逐月朔大

小餘加至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百三十三即為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二十四小餘五百四十九又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為建申月望大餘三十九小餘三百二十八半命如前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又是歲入甲申統八百三十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蔀之得一十九萬五千二百八十五如章歲一十九而一得一萬二百七十八為積月不盡三為閏餘是歲無閏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得二千四百五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如日法八十一而一得三十萬三千五百一十八為積日不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天

盡一十八為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三十八為大餘命起甲申算外得周正建子月朔壬戌置正月大小餘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如周術加至八次得大餘五十六小餘二十即為周正建申月朔大餘三十四小餘三十八又加大餘一十四小餘六十二為建申月望大餘四十九小餘一十九命如前亦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甲戌為月之十七日與鼎銘合阮相國曾疑此銘不類商器當是宣王時臣友人魏默深舍人源歷舉齊魯韓古誼出車常武皆宣王詩因以鼎銘月日千支請予推算果得此確證



洵千古大快爰列表于次以申大小雅三家詩誼非第資金石文字之徵信而已甘泉羅士琳識

文王受命元年丙寅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丁巳望三統并同

文王二年丁卯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丁酉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三年戊辰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辛酉朔三統推 乙亥望三統

文王四年己巳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乙卯朔 庚午望三統并同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辛

文王五年庚午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辛未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癸酉朔 戊子望三統并同

文王七年壬申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戊辰朔三統推 壬午望三統

文王八年癸酉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三統并同

文王九年甲戌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丙戌朔三統 辛丑望三統推

已上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據二術所推皆不得九月既望甲戌

宣王元年甲戌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二年乙亥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酉朔 甲子望三統并同

宣王三年丙子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甲辰朔 戊午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年丁丑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戌朔 癸丑望三統并同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壬

宣王五年戊寅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壬戌朔 丁丑望三統并同

宣王六年己卯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七年庚辰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辰朔 乙未望三統并同

宣王八年辛巳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乙亥朔三統推 己丑望三統

宣王九年壬午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己巳朔 甲申望三統并同



宣王十年未癸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壬辰朔三統推 丁未望三統

宣王十一年甲申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丁亥朔 壬寅望三統

宣王十二年乙酉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壬午朔三統推 丙申望三統

宣王十三年丙戌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三統

宣王十四年丁亥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庚子朔三統 乙卯望三統推

宣王十五年戊子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甲子朔 戊寅望三統

宣王十六年己丑 是歲閏餘三無閏

正月小壬戌朔

二月大辛卯朔

三月小辛酉朔

四月大庚寅朔

五月小庚申朔

六月大己丑朔

七月小己未朔

八月大戊子朔

九月戊午朔 癸酉望已上三統 翌日甲戌

已上宣王自元年甲戌迄十六年己丑據二術

所推惟是歲九月既望得甲戌為月之十七日

與鼎銘合

宣王十七年庚寅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壬子朔 丁卯望三統

宣王十八年辛卯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丙子朔 辛卯望三統

宣王十九年壬辰 是歲閏餘五無閏

詩古微 止編之四 通論二雅 三

九月辛未朔 乙酉望三統

宣王二十年癸巳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乙丑朔 庚辰望三統

宣王二十一年甲午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己丑朔 甲辰望三統

宣王二十二年乙未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三統

宣王二十三年丙申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戊寅朔三統 癸巳望三統推

宣王二十四年丁酉 是歲閏餘一無閏



宣王三十四年 未丁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九月庚辰朔 三統推 作已卯 甲午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三年 午丙 是歲閏餘八無閏	九月乙酉朔 庚子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二年 巳乙 是歲閏餘一無閏	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一年 辰甲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九月丁卯朔 壬午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年 卯癸 是歲閏餘六無閏	九月癸酉朔 三統推 作壬申 丁亥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九年 寅壬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九月己酉朔 癸亥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八年 丑辛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九月甲寅朔 己巳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七年 子庚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庚申朔 乙亥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六年 亥己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二十五年 戌戊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壬寅朔 丙辰望 三統 并同
----------------------------	--	-------------------------	--------------------------	-------------------------	--------------------------	-----------------------------	--------------------------	------------------------	--	----------------------------	--------------------------	--------------------------	--------------------------	-------------------------	--------------------------	----------------------------	--------------------------	-------------------------	--------------------------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詩

詩古微 上編之四

宣王四十四年 巳丁 是歲閏餘九無閏	九月辛巳朔 丙申望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三年 辰丙 是歲閏餘二無閏	九月丁巳朔 壬申望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二年 卯乙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九月癸亥朔 戊寅望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一年 寅甲 是歲閏餘七無閏	九月己巳朔 三統推 作癸未 甲申望 三統 并同	宣王四十年 丑癸 是歲閏餘無無閏	九月乙巳朔 庚申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九年 子壬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九月庚戌朔 乙丑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八年 亥辛 是歲閏餘五無閏	九月丙辰朔 辛未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七年 戌庚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九月壬辰朔 丁未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六年 酉己 是歲閏餘十無閏	九月戊戌朔 三統推 作壬子 癸丑望 三統 并同	宣王三十五年 申戊 是歲閏餘三無閏	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 三統 并同
-------------------------	--------------------------	-------------------------	--------------------------	----------------------------	--------------------------	-------------------------	--	------------------------	--------------------------	-----------------------------	--------------------------	-------------------------	--------------------------	----------------------------	--------------------------	-------------------------	--	-------------------------	--------------------------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詩



九月丙子朔三統同 辛卯望三統推作庚寅

宣王四十五年戊午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九月庚子朔 甲寅望三統并同

宣王四十六年己未 是歲閏餘四無閏

九月甲午朔 己酉望三統并同

已上文王世凡九年宣王世凡四十六年二共

五十五年惟宣王十六年己丑據二術所推并

得九月既望甲戌與鼎銘合外此五十四年詳

具九月朔望用備參攷

子既推勘得九月既望甲戌在宣王十六年己丑定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美

此鼎為宣王時器魏默深復云此證鼎銘固無疑誼

矣至毛傳于出車篇以王為殷王謂南仲為文王之

屬倘有墨守家謂在未改元稱王以前者將何以息

其喙予謂鼎銘明言王格于周廟固萬難移之殷世

然毛傳既有此語不妨再推未改元以前之年因復

據世經文王四十二年後八歲而武王伐紂計之是

文王受命元年為未改元之三十八年應于二術中

各減三十七算得文王即位元年己丑入周術已卯

蔀七十二年又入漢術甲申統四百七十一年更案

文王未受命之先其時尚服事殷應用商正建丑以

建酉月為九月如法推勘自文王即位以來迄受命

元年之前一歲始己丑終乙丑凡三十七年觀列九

月朔望綴附于末以明文王受命先後四十六年加

紂克殷四年皆無是日也士琳又識

文王即位元年己丑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丁未朔三統同 壬戌望三統推作辛酉

文王二年庚寅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辛未朔三統推作庚午 乙酉望三統同

文王三年辛卯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丑朔 庚辰望三統并同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美

文王四年壬辰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五年癸巳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戊戌望三統并同

文王六年甲午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戊寅朔三統推作丁丑 壬辰望三統同

文王七年乙未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申朔 丁亥望三統并同

文王八年丙申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申朔 辛亥望三統并同

一第 冊 黃參日 卷 第 3 頁 之 9



文王九年丁酉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寅朔 乙巳望三統 并同

文王十年戊戌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寅朔 乙巳望三統 并同

文王十一年己亥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己酉朔三統推 癸亥望三統 同

文王十二年庚子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卯朔 戊午望三統 并同

文王十三年辛丑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卯朔三統 壬午望三統推 同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美

文王十四年壬寅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酉朔 丙子望三統 并同

文王十五年癸卯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丙辰朔三統推 庚午望三統 同

文王十六年甲辰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卯朔 甲午望三統 并同

文王十七年乙巳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戌朔三統 己丑望三統推 同

文王十八年丙午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戊戌朔三統 癸丑望三統推 同

文王十九年丁未 是歲閏餘三無閏

殷九月壬辰朔 丁未望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年戊申 是歲閏餘十無閏

殷九月丙戌朔 辛丑望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一年己酉 是歲閏餘十七應閏四月

殷九月庚戌朔 乙丑望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二年庚戌 是歲閏餘五無閏

殷九月乙巳朔三統 庚申望三統推 同

文王二十三年辛亥 是歲閏餘十二應閏十二月

殷九月己亥朔 甲寅望三統 并同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美

文王二十四年壬子 是歲閏餘無無閏

殷九月癸亥朔 戊寅望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五年癸丑 是歲閏餘七無閏

殷九月丁巳朔 壬申望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六年甲寅 是歲閏餘十四應閏九月

殷九月壬子朔三統 丁卯望三統推 同

文王二十七年乙卯 是歲閏餘二無閏

殷九月丙子朔 庚寅望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八年丙辰 是歲閏餘九無閏

殷九月庚午朔 乙酉望三統 并同



文王二十九年<sub>巳</sub> 是歲閏餘十六應閏六月

殷九月甲午朔

文王三十年<sub>午</sub> 是歲閏餘四無閏

殷九月戊子朔

癸卯望<sub>三統并同</sub>

文王三十一年<sub>未</sub> 是歲閏餘十一無閏

殷九月癸未朔

丁酉望<sub>三統并同</sub>

文王三十二年<sub>申</sub> 是歲閏餘十八應閏二月

殷九月丁未朔

辛酉望<sub>三統并同</sub>

文王三十三年<sub>酉</sub> 是歲閏餘六無閏

殷九月辛丑朔

丙辰望<sub>三統并同</sub>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罕

文王三十四年<sub>戌</sub> 是歲閏餘十三應閏十一月

殷九月乙未朔

庚戌望<sub>三統并同</sub>

文王三十五年<sub>亥</sub> 是歲閏餘一無閏

殷九月己未朔

甲戌望<sub>三統并同</sub>

文王三十六年<sub>子</sub> 是歲閏餘八無閏

殷九月甲寅朔

戊辰望<sub>三統并同</sub>

文王三十七年<sub>丑</sub> 是歲閏餘十五應閏七月

殷九月丁丑朔

壬辰望<sub>三統并同</sub>

已上文王受命之先自元年己丑迄三十七年

乙丑據二術用商正建酉為九月推得甲戌皆

不值既望

詩古微

上編之四 通論二雅



詩古微上編之五

邵陽魏源撰

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上

或曰小雅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刺幽王而節篇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正月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篇之周宗既滅皆非先事憂危之詞且謂爾遷于王都明為東遷以後而節南山作刺之家父與所刺之尹氏皆見于春秋平桓之世故韋昭以為平王時詩孔疏亦謂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信乎曰說經者必明全經之例而後可以定一篇亦必綜當時之全勢而後可以論一事小雅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自鼓鐘以前皆西都之雅也自楚茨四篇以下而後為東都之雅焉彼都人士以下而後為東遷之雅焉況十月之交雨無正四詩孔疏謂韓詩篇第同毛必無倒亂如第望文為義疑其詞類東遷則請一一疏通證明之以徵毛與三家之合節南山首箋云天下諸侯自相侵伐其國已盡滅絕汝何用為職不監察之疏引雨無正斬伐四國及汚水之箋以釋之則指四方之侯國非指王國也況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其時殷未亡也故穀梁傳曰國有既滅家有既亡君有既喪于幽王時何疑乎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明指西都豐鎬之終南若洛都安有巖巖之南山乎董仲

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詩人疾而刺之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荀

子說苑韓詩外傳載孔子聽魯父子訟事皆再引此詩而

說文引天方薦嗟嗟木字釋為殘歲之田皆可證魯詩訟

田之說不平謂何刺師尹斷不平政以賄成也此詩專刺

故又曰昊天不弔曰式夷式已又曰君子如夷秉釣之人

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淮南子高誘注又謂

暴公蘇公有爭田之訟亦幽王卿士事若驪山傾覆之後

尚暇刺虞芮爭田之訟乎以此斷之節南山之為幽王詩

必矣正月之詩斥呼褒姒不似臣下之詞且不上匡王闕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中憂師旅下陳民瘼而惟縶身家之況瘁詎刺王室之體

裁泣匪微子悲近婦人疑刺幽王申后之廢因代為申后

之詞故首末皆言念我獨兮憂心京殷猶白華篇之子之

遠俾我獨兮也次章父母生我胡俾我瘵猶莊姜詩父兮

母兮畜我不卒也三四五章言己無辜之身廢黜絕祿并

媵臣僕從斥逐無栖中林條為薪蒸猶貴后之忽賤也卑

阜俄成岡陵猶賤嬖之驟貴也不懲糜張之訛言覆來貢

諛之占夢國有人乎良可唏矣六七章言被譖之後俯仰

皆尤容身無地維彼好莠之口實同虺蜴之情方其入宮

之初屈體求我惟恐不當我意豈圖寵偏之後不德反仇



曾不念我前日之力耶。八章至十一章顯斥褒姒。明為故后斥僭變之詞。燎之方揚。喻禍水之滅火。屢張箕服。卜宗周之必亡。幽王三年山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亡。不過十年。史伯語鄭桓公。引屢張之謠。決周之弊。不及三年。穆是周之必亡。而亡周之必為褒姒。人人知之。何待東遷之後耶。然夫婦誼同輔車。太子國之陪貳。今逐妻放子。危誰持。顛誰扶。魚在于沼。亦靡克樂。雖見棄歸申。而憂心慘慘。何日忘國之怙危矣。末二章則宴爾新昏。不思舊好。彼之屋穀。酒肴何其樂。此之惇獨。瘋痒何其瘁。明皆燕雀處堂之日。膏粱醉夢之情。若乃驪烽舉。故宮黍。明眸皓齒。汚游魂。貴戚權寮。歸焦土。尚何昏姻之洽。比尚何富人之獨寄。以此決之。正月之為幽王詩。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三

必矣。至雨無正。次章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日式臧。覆出為惡。則壹似亡國之後者。謂爾遷于王都。則壹似東遷之詞者。庸詎知西周未亡之前。鎬京已先失。幽王已東徙乎。考傳箋宗周皆指鎬京。正月宗周毛傳。雨而驪山在鎬東。將二百里。苟其時鎬京未失。幽王何故烽于驪下。何故敗于戲上。具詳小雅答問。明為僻偏漸徙而東。故都先為戎有。春秋破都邑。殺民人。曰滅。詩正作于其時。羈棲下邑。眾叛親離。不監前車。再敗塗地。後此幽王諸雅。其皆東西周之交乎。至謂尹氏即春秋隱三年卒之尹氏。家父即桓八

年來聘十五年求車之家。父則上距幽王之沒。已七十五歲。春秋鄭有兩子孔。晉有二士句。衛宋俱有公孫朝。鄭衛俱有公孫揮。烏知家父非同字之人。且景王時尹氏立。王子朝。故春秋譏世卿擅權。豈亦為一人乎。以此決之。兩無正之為西都詩。又必矣。知子主毛序刺幽者。非苟同。則其力辯毛序非刺幽者。非苟異矣。曰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皆刺幽王。漢書翼奉竊學齊詩。問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而不言值何王之世。孔疏謂韓詩篇第亦與毛同。則惟鄭箋以四詩皆刺厲王。梁虞翻唐僧一行傳。仁均皆以長歷推得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四

月辛卯朔辰時入食限。而國語岐山崩。三川竭。之在三年。則因日食追數之。此時番為司徒。與鄭桓公友為司徒。在八年者。亦無不合。鄭說種種不符。或據漢書褒閭之文。謂魯詩以閭妻為厲王妃。實鄭箋所本。然魯詩之可考。孰有如太史公劉向班固之書者。而史記周本紀。惟詳幽王褒姒之事。于厲王閭妻無述焉。列女傳嬖孽類。于末喜妲己。後即次以褒姒。亦無厲之閭妻。向撰此傳。以規成帝。其于是門特所用意。豈有三代之典。失之目睫之前。漢書古今人表。亦有褒無閭。其餘皇父七子。旁及虢石申侯。同列幽王下品之次。則魯詩刺幽。明如星日。與厲王風馬牛不相



及矣。諸家所據者，徒以漢書左雄疏曰：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閔用權，七子黨進，谷永疏曰：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閔妾驕扇，日以不滅，宜抑褒閔之亂，息白華之怨，班婕妤好長門賦曰：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閔之爲郵，謂其褒閔對言耳，不知閔剡皆豔之段，借正猶褒姒褒嬖之云，申伯爲宣之元舅，可證厲后姜姓之女，且閔果厲后，則循序當日閔褒何故咸稱褒閔乎？谷永疏以閔妾即斥褒姒，其諸疏或連舉幽厲，猶述太平必曰成康，豈一詩能屬二王？七子能作亂兩朝乎？謂爾遷于王都，箋以王都爲彘，刺羣臣之不從王，不思太子靖在召公之宮，國人圍而欲殺，是宣王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五

尚不能從于彘，而羣臣能從之乎？川竭山崩，壓張箕服爲幽王時事，具見書傳，而厲王時山川之變，女戎之禍，曾有影響可尋乎？且鄭答趙商惟言注禮時用韓詩，不云用魯，如此詩刺厲有本，何不明明言，而但據番爲司徒之孤證？孔疏謂鄭說本于中樞摘雜貳，箋引中侯曰：昌受符厲倡嬖，以放賢山崩水潰，用小人，人家伯罔主地，載震言自文至厲十世也，刻猶閔覽古今字，以緯候之書非所取信，故不明言，豈非三家詩所成無乎？循考魯詩刺厲之誣，起于師古之注，漢書用鄭箋以誣谷永，苟非正義，稍持其平，則後人幾以鄭箋之異毛義者，即指爲魯韓而家法潰然矣。知予力證三家刺幽者，非苟同于毛，則其他篇

力證三家非刺幽者，非苟異于毛矣。釋文云：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者，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初毛公移其篇第云云，案此云前儒申毛者，謂王肅之徒申毛難鄭也，而日知錄引此作前儒申公毛公實爲大誤，無論唐代止存韓毛之詩，齊魯亦無申韓之稱，且釋文對辨毛鄭童子知其異同，通儒有此笑柄，良可愕焉。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六



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中

魏源問于毛詩主人曰小叙世次美刺之可疑未有如小雅楚茨以下之甚者也正雅成王之後直接宣王其中全盛如康昭穆六七世竟無一詩豈朝會燕饗巡狩征伐諸事皆至成王詔然而止至厲宣又猝然而興乎其未喻一也。大雅正十八變十三小雅正十六變五十八何大雅正多變少而小雅正者不及四之一其未喻二也。儀禮僅存士大夫然天子祭禮亡而樂章猶存于周頌諸侯祭禮亡何樂章并佚于二雅乎詩序出于太師其未喻三也。宣王既為變雅子不先父厲王遂無刺詩平桓以下又雅降為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七

風于是節南山以下四十四詩集矢于幽王然西周列國之正風既不幸亡于兵燹何以小雅康昭諸世又不約而同亡且詩亡然後春秋作故王風終于平王之四十九年為春秋所託始何以變雅竟無平王又與春秋不相續詩序出自國史其未喻四也。詩之陳古以刺者庭燎鷄鳴則託詞嫁喻文王曰咨則借景鑿形病藥昭然聞者足戒幽王沉湎冒色賢奸質濫伏戎奪嫡禍患厝薪詩人欲匡亂亡斷難譚笑以道正月十月小夏召夏節彼瞻仰諸篇陳規具存何此忽皆假祝報賽之文朝會燕饗之什何異奏鼓以饗爰居諷孝經以解盜賊歌卿雲八伯于辛癸奏郊

祀安世于桓靈賦者既有病不呻問者益端冕思臥視二雅刺幽諸什何其冰炭不倫其未喻五也。魯韓以關雎鹿鳴兼刺時論者尚不以為本義然使施之幽王則房中可諷宮闈之失鹿鳴足動體下之情于彼則疑之于此反信之有黨枯仇朽之情無痾瘵家國之慮誦詩不求達政言志艱于射覆置錯周孔毋非毛鄭其未喻六也。朱子不得鄭衛國風之說一舉而歸之淫奔毛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幽諸儒于鄭風之淫奔則諍之于小雅刺幽則阿之左右佩劍得失齊楚其未喻七也。善乎安溪李氏之言曰大雅世次最明小雅鹿鳴至鼓鐘序亦未紊獨至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八

楚茨以下復起初似文武成康詩青蠅以下似厲王詩黍苗明為宣王詩白華明為幽王詩復依世次重叙一周先儒謂楚茨四詩為幽雅竊謂瞻洛都人士以下皆東都之詩而附幽雅猶東山破斧亦周公居東都之詩而附幽風也。鹿鳴以下西都之雅有正有變瞻洛都人士以下東都之雅亦有正有變是說一破拘牽之例然人猶未敢決信者一則幽雅之說未明二則美刺之詩無證三則所論世次未審也。如因角弓菀柳都人士采芣四詩在采菽之前遂并以為刺宣王之類皆未確請列十四證以著其說天子祭祀之詩非列于頌即列于大雅小雅從無王祭之詩楚茨信南山二篇廣陳祀事明為王畿



公卿祭祀樂章而通用於侯國可補儀禮之未備若小雅亦陳王祭則與大雅體例相同亂全經之疆界且諸侯祭祀竟無樂章乎證一也大田甫田二詩皆兩言田祖兩言田畷鄭箋明引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安得謂非幽雅證二也至以下諸詩知爲東都雅而非刺幽者則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以鞀鞀有絕同爲諸侯世子初受爵命之詩爲瞻洛鄭箋之所本說詳小雅問證三也孔叢載孔子曰于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則亦諸侯初朝見之詩故與瞻洛相次證四也孔叢出魏晉時魯韓詩尚存猶小爾雅左傳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甯惠子曰古之爲之有本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九

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詩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則是古者天子饗諸侯而訓之詩故桑扈黃鳥則大行人春朝諸侯之事角觥旨酒則饗賓獻依命數之文不戢不難彼交匪敖則饗以訓其儉之義故與裳華相次證五也國語秦穆公享公子重耳賦采菽重耳賦黍苗韋昭注采菽王錫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漢明帝賜東平王蒼詔曰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孔叢子孔子曰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是魯韓皆以爲盛世朝會樂章況黍苗召伯營謝明爲宣王之事襄十九年范宣子賦證六也白帖御宴類周文黍苗杜注與韋昭同

有在鎬之樂又唐順宗本紀有魚藻宮皆用韓義必匪刺幽證七也韓詩以鼓鐘爲昭王詩則知必不廁幽王詩中而列于東都之雅矣以賓筵爲衛武公飲酒悔過則不以爲刺幽與抑詩同矣證八也類弁序謂暴戾無親角弓序謂不親九族骨肉相怨其篇次當相比劉向封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其下歷引角弓小夏十月之交正月四詩而繼以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知四篇中有厲王詩而小夏十月之交正月皆刺幽王則刺厲非角弓而何且菀柳刺幽王何三章連斥宣王之諱其爲刺厲王無疑矣厲之暴虐人無敢正言者板蕩諸詩皆託諸上惟以疑矣帝與此詩一轍若刺幽之詩則斥言無恐矣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十

角弓菀柳與青蠅賓筵互易則篇次皆得證九也彼都人士明爲東遷後詩而宣王召伯之黍苗幽王申后之白華反廁其後觀秦穆賦采菽重耳賦黍苗可見皆非刺幽不當如今詩之叙證十也後漢儒林傳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椹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菀首章懷注引詩曰幡幡椹葉采之烹之有菀斯首魚之燔之謂以椹葉爲俎豆實射則歌菀首之詩以爲節則此詩蓋古人饗射之樂章劉昆平帝時人受施氏易本今文家故本曾韓古義而章懷注兼引毛序則自亂其例詳見答鄭箋云君子指庶人有賢行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樂以洽朋友習禮講道藝與劉昆傳全同則亦闔用韓義故



左傳鄭伯享趙孟賦鵲葉穆叔曰趙子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杜注謂古人不以微物廢禮證十一也采綠序但云刺怨  
 曠也與後漢劉瑜傳同瑜傳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  
 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怨曠而續序乃以幽王之世傅益之他如縣蠻  
 微臣刺亂也茗之華大夫閔時也皆序無明文而續序傳  
 會之明徵豈非末八篇刺平王之詩毛亦未嘗概指為刺  
 幽乎證十二也漸漸之石序言幽王時戎狄叛之荆舒不  
 至夫詩言東征而荆舒乃周之南土箋疏曲為傳會背經  
 立異不可勝鋤如箋以不違朝  
 矣為朝王類證十三也朱氏公遷謂自  
 菀柳至何草不黃皆風體雅降為風亦有其漸案此數篇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十一

在都人士後皆平王詩故與王風無異試觀正月十月之  
 交小夏兩無正刺幽之篇是何等制作乃至末而忽盡成  
 風體豈非雅亡于平之四十九年而後春秋作此則其未  
 亡之時已為將亡之漸歟東遷之變雅固難強傳于西京  
 歟證十四也毛詩刺幽之失既明而後聖人正樂得所之  
 功可著請為之著其說曰楚茨信南山二詩諸侯祭宗廟  
 之樂章也甫田大田二詩諸侯幽祭之樂章也瞻洛裳華  
 桑扈鴛鴦采芣魚藻諸侯朝覲于東都之樂章也鵲葉諸  
 侯造士庶人習禮之樂章也西都之雅多天子燕享朝祭  
 征伐之事東都之雅多諸侯祭祀朝覲燕飲美刺之事其

次于幽雅後也猶東都王風之次于幽風後也別詳國風  
 次第篇  
 非但節彼南山彼都人士瞻彼洛矣明為東西都之分即  
 如駕言徂東明為西人之詞潦沮之從明獵西都之地豈  
 非詞雖涉東而詩則作于西人乎申伯之國在南陽宛洛  
 之間在鎬之陰乃東諸侯望幸之什豈非白華魚藻詞雖  
 涉西而詩則作于東人乎大東之詩東國困後而譚大夫  
 作乃譚子入為王朝大夫者故  
 以東人西人一對較明是王朝大夫目擊朝貴驛侈所  
 作故為西都之雅而列于前也若如箋謂譚國在東其大  
 夫尤苦征役云云則非王  
 朝之雅矣曷不列于風乎蓋詩必感而後發康昭穆之時  
 承平無事非朝會不至東都而瞻洛魚藻之望幸淮水鼓  
 鐘之愛時皆以東人罕見王轍而作故無西都之雅厲王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十二

監謗道路以目召穆凡伯僅託諷于同僚其餘安敢進諫  
 故亦無西都之小雅惟宣王中興幽王大壞東西所同美  
 同刺故小雅二王獨多焉毛乃概指為西都之詩混其疆  
 界之舊強其時世之次猶出車采芣杜三篇之誤以為  
 正雅試如三家之在宣王詩中則必以為變雅矣苟更濫  
 厠于瞻洛等篇則必概以為刺幽矣以今考之小雅前什  
 于成王之後直接宣王其中隔絕數世今瞻洛裳華桑扈  
 鴛鴦鵲葉五篇皆成周盛事當為成康昭穆東都朝會政  
 教之詩而鼓鐘次之頌弁等篇在衛武賓筵之前可知為  
 厲王詩魚藻采芣次其後而朝會復盛可知為宣王詩繼



以角弓菀柳而怨刺又起則小序之刺幽王者可從角弓宛柳

宜與車牽青蠅賓筵互易此姑據毛次次以都人士而王室東遷則以後之

刺平王者可推惟宣王黍苗幽王白華不獨當在都人士

之前并當在角弓之前采菽之後說已見前如是則詞義與徵

驗俱確時世與篇次秩然矣或曰東都之雅何以必次于

幽雅之後曰幽雅者諸侯祭祀報賽之樂章異于天子之

幽頌民庶之幽風既不可列于大雅復不可冠于正小雅

亦不可殿變雅之末則以界屬于西東二雅之間而凡諸

侯朝會之詩相從類附焉宜矣幽者周室侯服所肇造東

都者周公制禮樂時所營若曰後之為公侯者宜上法幽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三

公中法周公爾若曰以制作之功歸之周公而後王不敢

尸云爾

毛詩楚茨以下篇次 今考定三家詩篇次

楚茨 刺幽王 楚茨 公侯祭祀之雅

信南山 刺幽王 信南山 公侯祭祀之雅

甫田 刺幽王 甫田 公侯幽雅

大田 刺幽王 大田 公侯幽雅

瞻彼洛矣 刺幽王 瞻彼洛矣 康昭穆

裳裳者華 刺幽王 裳裳者華 康昭穆

桑扈 刺幽王 桑扈 康昭穆

鴛鴦 刺幽王 鴛鴦 康昭穆

瓠葉 刺幽王 瓠葉 康昭穆

頍弁 刺幽王 鼓鐘 昭王

車牽 刺幽王 頍弁 厲王

青蠅 刺幽王 角弓 厲王

賓之初筵 刺幽王 菀柳 厲王

魚藻 刺幽王 魚藻 宣王

采菽 刺幽王 采菽 宣王

角弓 刺幽王 黍苗 宣王

菀柳 刺幽王 白華 幽王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四

彼都人士 刺幽王 車牽 幽王

青蠅 刺幽王 青蠅 幽王

采綠 刺幽王 賓之初筵 幽王

黍苗 刺幽王 彼都人士 平王

隰桑 刺幽王 采綠 平王

白華 刺幽王 隰桑 平王

絲蠻 刺幽王 絲蠻 平王

瓠葉 刺幽王 瓠葉 平王

漸漸之石 刺幽王 漸漸之石 平王

苕華之 刺幽王 苕之華 平王



何草不黃 刺幽王 何草不黃 平王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五

變小雅幽王詩發微下

或曰以變小雅之言農事者為幽雅斯說昉自宋儒于三家亦有本乎又以甫田大田二詩為幽雅而楚茨信南山則但為諸侯祭祀之樂章復與東都詩附幽雅之例不盡合抑有說乎曰幽雅幽頌之說三家詩不傳然豈獨三家無之即毛詩亦豈有之乎即鄭箋以七月前二章為幽風中四章為幽雅末二章為幽頌之說亦豈有所本乎以為出毛詩則毛序毛傳無之以為出韓詩則鄭注禮時皆用韓說而周禮籥章注云幽詩謂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是首章卒章皆為幽風也幽雅者亦七月有于耜舉趾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六 饁彼南畝之事則首章又為幽雅也幽頌者亦七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之事則第六章又可為幽頌也果出韓詩豈一家而二說乎蓋三百篇中本無幽雅幽頌之名故齊魯韓毛皆所不譚及禮家欲譚之不知于雅中求雅頌中求頌而但統求于風詩之中是以展轉臆度終無定說試問熏鼠墮戶烹葵剝棗于雅體何與于籥章祈田祖樂田畷之義何與朋酒羔羊躋彼公堂毛傳以公堂為學校鄭則以為國君聞于政事而饗羣臣與蜡祭獻幽頌之義何與且周禮鄭注與幽風鄭箋自相矛盾割裂強鑿不但一詩而分屬且一家而無定說後人將何適從矣經師之



說有本則從經師經師之說無本而經有明文則以經注經尤易簡而尊重今周官經文與雅頌之經文具在也周禮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注謂田祖卽神農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正義謂神農卽伊耆氏明堂位土鼓韋籥伊耆氏之樂也是則祈年所以祭神農祭蜡亦創自神農故皆用神農氏之籥古者風雅頌皆可吹以籥故周禮籥章言逆寒暑則吹幽詩祈年則吹幽雅祭蜡則吹幽頌夫曰幽雅則必于雅中求之曰祈田祖樂田畯則必于雅中言田祖田畯者求之今甫田大田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七

田大田二詩皆言田祖田畯卽鄭亦引周禮籥章之文固可證爲幽雅矣至楚茨信南山則節次儀文悉與禮經相合無論以爲幽雅固遠乖執豕用匏之俗近違從以騂牲之文卽概謂爲諸侯祭祀樂章而其中多陳王禮亦豈公侯所得僭曰以籥章所歛幽雅惟甫田大田而楚茨信南山不與焉則可若必執幽公以律幽雅而謂小雅有天子祭祀樂章則大不可且卽天子祭詩亦何預刺幽而必強傅之幽王尤斷斷不可周公作七月以述侯國之農事作幽雅以述王朝公卿采邑之農事作幽頌以述天子之農事其皆謂幽者不忘農事開國之誼豈皆爲公劉詠哉如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六



魯公駢剛。周公白牡。且兼用王禮。故祭義言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則知絜爾牛羊為畿內公侯之禮一也。諸侯大夫有家臣宰老。稱其大夫曰主。不曰君。稱大夫妻為主婦。不曰君婦。其為公侯夫人無疑。且以諸宰君婦並言。其非王后又無疑。二也。祭畢而徹歌雍者。天子之祭也。有司徹送尸之後無燕者。大夫少牢饋食之祭也。今此詩既徹而又燕于寢。即祭時之樂入奏于寢。既非天子公尸之燕。又非有司徹之禮。其為公侯何疑。且公侯徹用何樂。于經無考。賴此猶存其儀節。三也。周制先公在先王之。上故大雅鳧鷖以燕公尸。而此稱皇尸。皇者大也。古者天子不稱皇。故士大夫得稱皇。以別于天子之公尸。少牢禮祝受黍。東北面于戶。西殿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則大夫受嘏之禮。尚于詩詞相近。何況公侯。四也。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以辟君也。則知諸侯之臣皆稽首矣。詩曰。小大稽首。五也。楚茨首章。享祀在妥侑之前。妥尸侑也。則為灌及朝踐矣。公侯錫柅。則得用灌。故召穆公有釐爾圭瓚。柅。一而之文。非若少牢特性禮。僅自饋食始。六也。祭義君獻尸。夫人薦豆。則君婦莫莫為豆。孔庶之謂也。祭統有獻卿大夫士及有司之文。則為賓為客。獻酬交錯之謂也。禮運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九

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豆。籩豆。餼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與此詩禮節悉合。明為公侯禮。非王禮七也。信南山之詩。或以曾孫為王。稱鷺刀為王禮。考郊特牲云。稱曾孫為國家也。狸首詩。曾孫侯氏。左傳曰。曾孫蒯聵。考工記。詒汝曾孫。諸侯百福。是事神之通稱。此詩曾孫田之。即躬來藉田之事。孰謂專指成王乎。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紼。夫人薦泂水。君執鸞刀。羞嗜。孰謂鸞刀非公侯之事乎。八也。鄭箋皆屬之成王者。正以二雅樂章皆作于成王之世。故雖從毛序刺幽而不能不用三家古義。若果泛然陳古之詞。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十

則文武成康。孰非幽王所當法。而獨屬成王。何哉。吾故從而斷之曰。楚茨公侯。黍盛既備。秋禘嘗之詩也。信南山公侯。躬藉以奉冬禘。烝之詩也。楚茨為秋祭。則以祝祭于祐。及倉庾既盈。等知之。信南山為冬祭。則以是烝。是享。雨雪芬芬。知之。畿內公卿。祭祀樂章。而通用于侯國。既不可僭。頌及大雅。又不可同于列國民風。則非小雅。鳥所置之。雖不與大田甫田。俱名幽雅。而以諸侯樂章。冠諸侯報賽樂章之前。以類相從事。同一律。其非天子祭祀樂章。則斷斷如也。其非刺幽王。尤斷斷如也。或曰。篤公劉。亦陳古之什。無一語及時政。而不妨其陳詩。安見此四篇言祭祀報賽



者不可為刺幽曰成王刑措之令主幽王板蕩之獨夫上  
智下愚詎堪同訓而祭祀報賽之詞又豈王業難艱之什  
彼七月篤公劉尚不可云刺成王曾是楚茨信南山而可  
云刺幽王乎漢人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亦可云三百五篇  
皆刺王乎諸家尚據楚茨之自昔何為甫田之自古有年  
指為陳古刺今之證然則載芟之匪今斯今振古加茲良  
耜之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豈幽頌亦皆陳古刺今乎商頌  
之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倘在小雅亦將以為陳古刺幽乎  
以是說經祇益眩眩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若夫甫田  
大田之為幽雅則曹粹中及何楷說得之惟不知為諸侯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三

之通禮而傳之幽公是為詩焉  
今取曹何二氏說而潤色之曰甫田公侯原作幽公今改正下  
仿夏省耘而零祭社方及田祖之神以祈甘雨也周  
制每井九夫之地公田取一夫焉計萬井九萬夫之  
地公田取萬夫焉此詩歲取十千蓋萬夫之入百里  
侯國之制也其知為諸侯夏省耘則據或耘或耔黍  
稷儼儼之詞案月令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皆省耘之事天子不自行而此云會孫來止明為三公諸侯親行省耘而諸家以此詩會孫為王其知兼為諸侯零祭者則據以迓禮則與月令背矣案月令仲夏大雩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之詞案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

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報實注疏謂百縣  
諸侯也天子零上帝諸侯以下零上公若古者句龍  
后稷之類是詩止言以社以方以御田祖不言及上  
帝益知為畿內百縣公侯之禮若說為王禮又與月  
令背 七月之詩躋堂稱觥亦曰萬壽無疆未嘗以幽  
公為僭也何獨諸侯幽雅不可稱萬壽乎

大田公侯秋省斂因報祭于方也甫田祭兼方社此  
報賽農功之成而第言方不言社者以周頌良耜為  
報社之詩也月令孟秋農乃登穀仲秋命有司趣民  
收斂季秋命冢宰農事備收則省斂亦三公及諸侯  
之事王不親行也詩中會孫皆指公侯來方禮祀以  
其辟黑者牧職人云凡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此以辟  
牲報祝融黑牲報元冥也但舉二方不及四方之神  
者一主火一主水以報其秉界炎火雨我公田之功  
也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三



變雅無西周王風發微

問曰說者謂王迹熄而雅降為風故王風皆起于東周其  
西周民風皆已列樂官而為雅故無西周之王風今以小  
雅求之祈父詩箋謂作于爪牙之士則非大夫所陳矣黃  
鳥其野傳箋皆為棄婦之詞易林云黃鳥來集既嫁不答  
則兼我行其野為一時所作言采其遺釋文一本作蓋前篇為女  
詞後篇為女父母兄弟詞矣豈非顯然民風乎谷風為朋  
友相棄蓼莪為民人勞苦不得終養皆有明文若為代陳  
則交朋離合之末告幽王何為而銜恤民之哀豈旁人可  
代語乎大東序云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以告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三

病鄭箋譚國在東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則是下國之風  
何得入王朝之雅豈非列國之風亦有貢王朝而列雅樂  
者乎漸漸之石荇之華何草不黃諸詩純乎國風之體無  
復雄肆之什豈非王風未降以前入于變雅者乎曰此皆  
以詩亡為雅亡之說如其言則二雅中民風宜數倍于士  
大夫之作而寥落數篇何也二南七月豈非西周列于樂  
官頒自王朝乃至今僅為風而不為止雅何也古者天子  
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而民風則別采于太師豈得  
升降由人名實固定然則雅之類風者非真民風也大賢  
陳其大小賢陳其小一事疾苦一俗得失皆元后父母所

以自考其治寢鋤之德色箕帚之諄語婦姑之反唇皆秦

俗閭里之恒事而賈生告之漢文責之當寧以為莫大且

急于此故曰一夫不獲時子之辜非堯舜其君民者不能

也黃鳥之相棄谷風之不終當時卿大夫皆反復敷陳以

告于上若曰斯皆成康比戶可封之民今胡為至此漢書

藝文志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己之得

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是故不讀變雅不知

王道至若玉篇引詩作祈父維王之爪牙則非軍士自謂

矣蓼莪則與四月北山之大夫本一人所作大東則譚國

諸侯入為王朝大夫二條並詳小雅答問故知王風黍離必非大夫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詩

閔周之什詳國風義例及鄒鄒衛答問荇華何草實皆東周王朝之詩

易林云羊羶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風雖盛

則知荇之華亦在位君子閭下之作非民風矣世不能列于雅雅雖叔季不得降為風矣曰以是申經例

則得矣而于三家詩有疑焉白駒序刺宣王傳箋皆以為

雷賢之詩而琴操則以為大臣之友諷其去位之什同于

伐檀之篇既不作于朝士何以為雅乎小弁之詩毛以為

太子傅刺幽王而王充論衡趙歧孟子注漢書馮奉世傳

贊中山王勝聞樂對咸以為宣王時尹吉甫事則是人臣

一家之事何與王政伯奇公子之作豈非王風乎抑戒賓

筵可謂刺王室以自微至若小宛刺幽王陳啟源謂諸解



紛紛惟朱傳盡掃舊說。自求詩意。定爲兄弟相戒免禍之詩。于詞義甚合。而謂非刺幽王。則不得列于雅。然則仍當如傳箋說乎。曰。白駒箋。閻用韓義。以箋毛詩。故名爲雷賢。翻同諷去。一家之說。詞義乖違。則知當從琴操爲致仕之臣。諷其寮友之詩。欲其以去就爭也。其在殺左儒杜伯之後乎。致仕之臣。猶王臣。奚不可列于雅也。詳小雅漢書馮奉世傳。贊伯奇放流。小弁之詩。作師古引說苑。伯奇爲宣王國子之官。後母欲立其子伯封爲世子。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此謂後母譖諸吉甫而吉甫言于王也。今說苑無此條。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封。乃譖伯奇于吉甫。吉甫怒。放伯奇于野。宣出游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詩也。吉甫感悟。乃收伯奇而射殺後妻。文選舞賦注。則伯奇主教國子。本在王官。其放也。王知之。其復也。王聞之。安得謂非王朝變雅乎。詳小雅至小宛爲兄弟相戒。本三家古義。非朱傳之說。余既據祭義鄭注。釋祭二人之訓。國語重耳鳩飛之賦。董子春秋蕃露之說。許慎高誘鳴鳩之解。皆與毛異義。詳答問。且衛武飲酒自悔。抑戒自微。與刺王並行不悖。誦詩論世。理亂昭然。豈必以序詩之意爲作詩之意。而後得爲雅乎。明乎此而三百篇美刺之例。舉可推也。變雅王風之別。舉可推也。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詁

奇于吉甫。吉甫怒。放伯奇于野。宣出游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詩也。吉甫感悟。乃收伯奇而射殺後妻。文選舞賦注。則伯奇主教國子。本在王官。其放也。王知之。其復也。王聞之。安得謂非王朝變雅乎。詳小雅至小宛爲兄弟相戒。本三家古義。非朱傳之說。余既據祭義鄭注。釋祭二人之訓。國語重耳鳩飛之賦。董子春秋蕃露之說。許慎高誘鳴鳩之解。皆與毛異義。詳答問。且衛武飲酒自悔。抑戒自微。與刺王並行不悖。誦詩論世。理亂昭然。豈必以序詩之意爲作詩之意。而後得爲雅乎。明乎此而三百篇美刺之例。舉可推也。變雅王風之別。舉可推也。

大雅正始十四詩發微

問曰。大雅詩疏引伏虔韓詩說。以鳧鷖以上十四詩皆文武詩。子據之以論四詩皆述文武。而不取鄭譜有聲以上爲文武詩。生民至卷阿爲成王周公詩之說。又以假樂與行葦互易于義何居。曰。正始雅頌。皆周公作于成王之世。若自生民以後。始屬周公。則前此皆何人所作乎。呂覽荀篇。即周公詩。且述文武之詩。何篇不以陳誨成王爲義。故曰無念爾祖。曰繩其祖武。曰貽厥孫謀。皆以誨主器曾孫。何獨生民以下始爲成王。豈前此皆無與成王乎。且生民假樂既醉。鳧鷖皆頌。有天下之事。歸之武王。則見創業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美

垂統之難。屬之成王。徒爲頌禱。設祝之末。于義孰優。至以召康公詩混入周公之正始。則是不以始爲義。而以正爲義。以此爲正。則外此不得。一切名之爲變。抑思常棣閔管蔡。何異鳴鳩之變風。烝民崧高。何殊天保之正雅乎。且樂章三終之例。必其詞義相倫。故文王大明。爲三終。見于左傳。國語以例推之。則棫樸旱麓。思齊當爲三終。生民既醉。鳧鷖當爲三終。魯韓皆以公劉行葦。洵酌爲三終。而假樂則三家爲宣王詩。當與行葦互易其篇。非皆三家古義乎。皇矣靈臺。下武有聲。卷阿之詩。則專篇各用靈臺以上爲文王詩。下武以下至鳧鷖爲武王詩。非若小雅魚麗



南有嘉魚之不可分屬韓詩正始之例不遠勝于毛鄭乎  
問大雅靈臺以前八篇鄭譜皆別于文王詩而近日陳氏  
啟源謂大雅毛詩諸序如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  
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絲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棫  
樸文王能官人也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靈臺民始附也文  
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魚鱉焉雖皆以文王  
為義而絲詩八章皆太王之事棫樸六師乃既有天下之  
制固已不專主于文王至云早麓受祖也皇矣美周也則二  
序皆不言文王且早麓詩惟言豈弟君子皇矣詩多陳太  
王王季或作于未稱王以前何以見其必為周公頌文德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毛

而子獨從鄭譜皆歸之文王者何曰季札觀周樂以大雅  
為美文王之德今此八詩之為文王非獨鄭譜也請更以  
三家詩徵之文王大明已見四始義例篇絲詩毛傳惟末  
章始及文王鄭箋則本韓詩之義以後二章皆屬文王故  
云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眾之義故不絕去其惡之之  
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事案孟子言文王事昆夷又引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以為文王之詩趙岐注言文王  
不殄絕吠夷之愠怒亦不隕失文王之善聲問蓋其初年  
事也大傳言文王受命四年而伐犬夷則行道兌而昆夷  
喙之事也若太王時迫逐遷徙安有駢喙之事乎此當屬

文王者一棫樸之詩春秋蕃露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  
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知文王之先郊而後  
伐也此魯詩之說以薪爇為郊祀燔燎之用鄭箋本此奉璋為  
圭瓚裸尸之禮惟宗廟有裸神之禮天地至尊則不裸上  
祭天地三辰章燔燎次章奉璋蓋先類而後造也周禮  
皆有奉璋天子出征煩乎上帝造乎禰文王以方伯專  
征或得具六師即得代天子行類祭故皇矣有是類是禡  
之文而是篇有六師及之之語六師之說韓魯不同鄭箋  
用韓詩說別詳大雅荅問則棫樸蓋頌文王專征之事故  
章末以綱紀四方為言毛序之能官人僅得其一而遺其  
一矣此知為文王者二早麓之詩五言豈弟君子皆謂文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毛

王鄭箋謬以君子謂太王王季及其雅譜又列為文王詩  
豈有美文王受祖而全詩但述祖德絕不及受之為何人  
者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文王盛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鱉  
此韓詩以早麓美文王之德鄭注禮中庸篇云聖人之德  
至於天則鸞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  
地也本用韓義毛傳亦云言其上下察也及箋詩乃以惡人遠去民喜  
得所為喻豈知道被飛潛萬物咸若于作人之聖化尤宏  
乎此當專屬文王者三皇矣之詩漢書郊祀志匡衡疏曰  
乃眷西顧此為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此齊詩以  
首章即美文王之證論衡潛夫論淮南子記論訓並作此  
維子宅與齊詩同高誘注曰紂治朝



歌在東文王國于岐西天乃眷顧西土此維居周言我宅也鄭箋本魯韓以詮是篇亦

全主文王故以二國為商與崇四國為密阮祖共毛傳雖

以二國為夏商然于次章帝遷明德謂天徙就文王之德

則亦不以為太王夫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安得云商政

不獲方辟翟遷岐之際遂可云受命既固乎若疑次章刊

除似遷岐之始三章王季當承太王之後則文王作程遷

豐口辟百里孰非修政讓別之事況由文王而溯其先世

故曰自泰伯王季若由太王而順逮後人則當云至泰伯

王季矣孰謂帝遷明德之人非即子懷明德之人乎且四

章維此王季左傳昭二十八年引作維此文王韓詩及王肅本

詩古微上編之五通論二雅

並作文王故左氏歷釋詩詞而申之曰近文德矣明以九

德為文王之德况王此大邦明指文王受命之事文王受命故云

王此大邦不可施于王季至德和福服日順擇善而從曰

比此二克在王此大邦之下不與上文四克相連言文王

能致民心順服比從如此者比從于其德也其德若依鄭

箋謂王季可比德于文王則無稱父似其子之義劉炫又

謂可比于前代文德之王則左氏釋文為九德不應別指

前代後代之人集傳又訓比為至與克比不相蒙豈非皆

執毛詩誤本以文王為王季之故乎今合三家遺說以證

毛知前四章皆專指文王則全詩瞭然矣至後四章顯頌

文王尤無疑誼是皇矣之詩當專屬文王者四然則靈臺

以上八篇皆文王詩當從鄭譜無疑而下武以後皆頌有

天下之事為美武王亦無疑矣曰鄭譜大雅武王詩惟下

武文王有聲二篇其餘則盡歸之成王子乃以生民既醉

鳧鷖皆歸之武王者何下武篇有成王之諡或謂康王時

詩而生民則諸家多據以與嗣歲之語為元日祈穀上帝

而以饗配之詩于長至之郊則歌思文于元日之交則歌

生民而假樂既醉鳧鷖三篇用于何祀小序不言者何曰

成王乃生前尊號而沒因以為諡說詳周頌答問父作子

述世德作求惟武王躬際其盛則下武固義主于武王矣

至郊廟告神之詩皆列于頌生民果與思文同為郊稷何

詩古微上編之五通論二雅

得獨列于雅豈郊祀正歌反不及有瞽有客絲衣潛幽等

頌耶尊祖配天而頌及坼副如達之生隘巷腓字之瑣豈

所以對越穆清耶故凡以大雅文王諸詩為祀文武以公

劉生民為祀祖配帝皆不明樂章之用雅頌之別者也蓋

詩有正祭之樂章周頌是也有非正祭之樂章既醉為旅

酬畢而燕同姓之詩鳧鷖為釋而賓尸之詩是也絲衣列

于頌者彼為釋靈星之尸尊天神故列之于頌不若雅釋

人鬼兼述祖烈有陳誨之誼也生民其祀稷之後明日釋

祭而賓稷尸故歌其降生教穡之祥以為武王有天下之

本揚祖烈告嗣王與既醉鳧鷖之後于生民猶行葦河酌



之當後于篤公劉也。三詩一終各從其施用各從其族類也。既醉有萬年之祝。鳧鷖有公尸之頌。其為武王追王以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無疑也。小序于生民但云尊祖于既醉但云告太平于鳧鷖但云守成既茫然于樂章之用。而于假樂既倒其篇次且序以為嘉成王豈知周公制作之時。休烈盛美嘉祥福祿皆歸之二后而不敢私肯以。或謂之雅施之冲人乎。夫然而韓詩謂大雅正始皆文武。詩是乎定。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三

大雅召康公成王詩發微

問曰韓詩既不以召公成王之詩為大雅正始然則篤公劉以下為變乎為不變乎且假樂在鳧鷖之後序以為成王詩正符韓詩之例今乃上取行葦中舍假樂者何卷阿明為召公戒成王胡不與篤公劉三詩為一終且行葦序但美周家忠厚洞酌亦與行葦殊義而比而同之者何曰三家詩無正變之例既于四始篇詳之至公劉行葦篇次之失則吳越春秋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艸運車以辟葭葦列女傳晉弓工妻曰昔者公劉之行牛羊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艸木仁者乎天下潛夫論曰行葦勿踐公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三

劉恩及艸木牛羊六畜猶且感德消息于心後漢書章帝詔曰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辟引辟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冠榮疏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叔皮西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蜀志彭萊傳曰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至鄭箋以首章為先王之愛物五章為先王將養老行射禮七章為成王奉先王之灋則因間用魯韓古義是三家詩蓋以行葦篇次公劉之後洞酌之前言公劉有仁厚之德于燕族之時兼行燕射以與父兄齒讓行養老乞言之禮即上篇所謂飲之食之君之



宗之也。召康公述之以戒成王，則末章曾孫正指成王蓋行無算爵而進嘏祝之詞也。至洞酌則又承行葦末章而言之。揚雄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鹽鐵論和親篇云：政有不從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幽民隨之。又左氏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可見為三篇連用之詩，又言潢汚行潦之水，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可見洞酌亦祭先之什。蓋潦水可薦神明，所謂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公劉修后稷之業，為豳之始，君豈高罔，太王有報祭而公劉無報，大雅正篇多祭祀時受釐陳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垂

戒之樂章首篇既言公劉，則次二篇不言可論。自毛詩俱其次第，遂昧其施用一切序以虛詞，始缺周家廟樂之半。猶賴三家詩開存之觀，于行葦洞酌而餘可推矣。卷阿亦召公戒成王而樂章則有專用，所謂因事增益，不可與公劉諸詩為二。終何者？鳳皇一章，鄭箋謂時因鳳皇至，故以為喻與君，誦為我則鳴，鳥不聞國語，周興鸞鸞鳴于岐山。韋昭引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以證之。琴操云：及古今樂錄，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于庭，成王乃援琴而歌，作神鳳之操者，相合詩所謂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者也。召公因鳴鳥之祥，薦諸宗廟，為詩歌以勉成王，故末章矢詩不多，維以

遂歌毛傳謂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因為工師之歌，其為專章獨用之散樂，明矣。吾于是而益知三家詩義例之善焉。陳啟源謂毛詩正小雅二十二篇，其為文王詩者九，武王詩者四。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周公成王詩者九，正大雅十八篇，其為文王詩者八，武王詩者二。下武周公成王詩者八，武王創有天下，而詩篇獨少，良以王業大肇于文王，惟留伐紂一事以待武，又耄期受命，日不暇給，故詳文而略于武。而康誥酒誥無逸，蔡仲之命，則盛稱文德而不及武，可見周室開代，首王斷應屬文。以上陳氏說如其說，則周家幾視武王為蜂腰，較成王有慙德，且小雅四詩而逸其三。止存魚麗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詩

大雅又止居其二，武王即入聖未優，成王當有善上親，何獨略于父而詳于子？且蔡仲乃晚出之書，康叔乃文考之子，兄弟相語言必稱親，義各有當。孔傳以寡兄最謂武王而無逸則專數享國長久之君，武王未受命四年而崩，安得與殷之三宗並舉？至其他書無一不以文武並列，豈得據毛鄭不可通之例以證武王非聖人之論？然則韓詩以小雅菁莪以上皆文武詩，而無成王大雅覺鸞以上皆文武詩，而非成王與齊詩匡衡疏所云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故專，豈非皆發明繼志述事之達孝于無窮乎？文武之詩皆作于成王之世，述文



武之道以養其心豈非又發明周公陳誨之誼千載如見乎較以毛鄭舊例孰契經誼孰合聖心挖雅之士請折其衷焉至于假樂則宣王詩猶采薇之二錯入正小雅也韓詩數文武正雅止于鳧鷖而不及之諸家舉召康公詩復不數之而論衡則曰假樂美周宣之德也宣王能順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于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也初學記曰后稷始封至于宣王血脉所達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云云此韓詩說蓋詩作于斯干之初當列崧高之首小雅宣王出車三詩屬于文王則大雅宣王之詩誤屬于成王固其宜爾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季

正大雅篇次表 上格毛詩 下格三家詩

文王	文王
大明	大明
緜	緜
棫樸	棫樸
旱麓	旱麓
思齊	思齊
皇矣	皇矣
靈臺	靈臺

詩譜以上八篇文王 以上八詩皆文王三家與譜同

下武 武王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 武王  
詩譜以上二篇武王

生民 生民 武王

行葦 既醉 武王

既醉 鳧鷖 武王

鳧鷖 以上五詩三家詩皆屬武王

假樂 篤公劉 成王

篤公劉 行葦 成王

洞酌 洞酌 成王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季

卷阿 卷阿 成王

詩譜以上成王 以上四詩三家詩以為成王

假樂 假樂 宣王

三家詩以此篇宣王詩錯入

正雅



變大雅三家詩發微

問曰大雅成王之後直接厲王厲為成七世孫正雅縱久  
寂響變雅胡不蚤作而乃以厲繼成者何小雅變于宣大  
雅變于厲例復不一者何曰據三家詩謂康昭穆之雅音  
已附楚茨大田之後固非無雅矣特無可入大雅者故直  
以厲繼成也厲王之前雅不先于宣王而大雅反之者小  
雅有東西都之分而大雅皆作于西都也康昭穆無大雅  
厲王無西都之小雅平王則分殿大小變雅詳國風義皆  
例下篇  
二雅之大義例焉然未盡也國語太子晉曰自我先王厲  
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彌又曰自后稷以來甯亂及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垂

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  
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  
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然則正雅之  
獨多于成王以前者制作甫定也變雅之獨多于厲王以  
後者制度大壞也其中康昭穆共懿孝夷七世樂章正篇  
既粲然前備矇瞍諷誦亦舊箴具有如畢公詠關雎大夫  
絃鹿鳴固無煩更造即昭王鼓鐘詩韓懿王作刺  
指撥狃事  
無專以及瞻洛裳華桑扈鴛鴦四篇亦屈指可數非如成  
前厲後之正變大作也蓋詩者感時觸事而作非極盛與  
極亂則感觸不甚故二王者二雅之大升降也問曰厲王

變大雅若民勞板蕩固無可疑矣至抑篇則國語曰昔衛

武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于是乎作懿以自儆章昭謂  
即大雅抑篇以年計之九十有五時當東周而武公即位  
于宣王三十六年在位五十五載則在厲王時尙未生即  
在共和末亦方十歲為公子果作自衛武則必非刺厲果  
刺厲則必非武公朱子詩序辨說條其五得五失而墨守  
之士終以篇次在板蕩之後桑柔之前百計申毛強謂刺  
厲者何曰抑詩不但非刺厲并非刺幽也諸家申毛之說  
若呂氏則謂史記紀年國語記事皆未足信當以小序正  
史國之誤不當以史國疑小序之非嚴氏則謂古有其詩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美

本刺厲王國史佚其作詩之人因武公好誦遂以詩歸之  
甚至陳氏啟源直謂武公幼時所作正當共和之時徵著  
述于蚤慧非垂訓于暮年此三者皆甯道國語錯毋言毛  
鄭非有爭氣者勿與辯矣惟孔疏追刺之說謂文刺前朝  
意在當代則是借厲刺幽可謂苦心調劑然小序之例皆  
主詩志不主詩文故蕩詩咨殷商而序云刺厲此詩果借  
厲以鑒幽正當序云刺幽以申其本意而篇次亦不當在  
宣王之前矧其在于今豈追刺之語小子爾汝詎先王之  
稱襄四年魯人之歌我君小子亦冲人之稱天保卷阿亦  
稱爾共君則美刺殊義在彼則為規之在此則賤之不得  
援以為周書芮良夫篇曰惟爾執政小子又淮南子衛武



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則是以

小子呼其臣必非小子其君亦聿既髦匪中年之謂也武公

王三十六年即位計年當四十五六歲數至幽之十一年凡二十一年亦止六十餘耳安得蒙八十九十之稱髦乎

且規辭令威儀于荒淫之辟進屋漏圭玷于板蕩之朝以

變雅陳丹書蹈楚茨之前失辨詳前篇至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明當平王初戎荆交闕遷洛成申之時勤王禦侮之志若

厲王時燻威及于鬼方荆楚去其王號何兢兢詰戎敵愾

是勸乎史記言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

則知作于為平王卿士之時八十既髦之後當東遷之始

變雅之終不但非刺厲并非刺幽考疏引侯芭韓詩翼要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堯

曰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

詩而不離其側蓋武公以方伯入為三公獻聖元勛方欲

修其車馬弓矢戎兵以復鎬京之舊而平王為勤勤於文

侯之命申甫之成自是武公不竟其志而西周不可復東

周不可為矣詩于小雅錄賓筵于大雅殿抑以是為東西

周之大關係焉孔疏謂其文刺前朝意在當代吾則以為

文做自躬意存王室韓詩以自做為主而不廢王室之刺

亦不鑿何王之世誠善備國語之義者也以王朝卿士則

其詩宜為雅以諸侯所自作則不與民風俱陳豈必刺厲

王而後為雅乎九十自微在幽沒三十年之後豈非大小

變雅皆終于平王末年為詩亡然後春秋作之微乎或謂

正大雅以召公詩次周公之後故變大雅終于召良不變

極思正不當以衛武抑詩為殿則尤為謬說夫召良刺幽

王而其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闔國百里者蓋

謂召穆公佐宣王疆理至于南海正幽王所目擊非若召

康公之久遠不切若謂述開國之盛則舍周公而專頌君

奕此何謂也變小雅何不以周召為殿變大雅又殿召而

不殿周復何謂也大小變雅不終于平王則春秋胡託始

于平王末年而不始于初年又何謂也

詩古微 上編之五 通論二雅 堯



詩古微上編之六

邵陽魏源撰

周頌篇次發微上

問雅頌皆作于周公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之時而周頌篇次不如正雅之得所亦可尋其義例秩其條理乎曰周頌多作于周公而不盡作于周公其作于周公者又有東都之頌有西都之頌其作于東都者又有周公攝祭之頌有成王主祭之頌其事與孝經召誥洛誥相表裏其不作于周公而作于召公者則有成王之頌并有康王以後之頌其事與書大傳逸周書相表裏何則清廟之三為周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一

公祀文王于洛邑故言顯相而不言天子事見洛誥作來

乃命釐子以桓鬯二白曰明禋孝經孝莫大于嚴父嚴父

子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日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

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書大傳日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書大傳德澤荷在廟中嘗見文王

者愀然如復見文王其為成王未至洛邑甚明維清與我將皆言文

王之典其為六典既成告制作于文王又甚明清廟升歌

為祭文王廟而未配帝詳答我將則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而皆不言天子其為周公以王命攝祭主明矣此

公踐阼之說所由生不知攝祭廟之位非攝朝諸侯之位也思文則周公初至洛用牲

于郊牛二帝牛稷一即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亦即作雒解所

云乃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

皆與食之事歌思文以獻稷尸孝經專屬之周公則成王

亦未至洛明矣雍則周公營成周畢成王至東都烝祭文

武之詩即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文武特牛各一故

有來雍止肅天子穆穆之言有燕及皇天烈考皇考之語

蓋前此周公攝祭則頌文王而不及武王蓋文王宗祀者

武王之志而周公成之武周同一達孝也成王主祭則頌

文王必兼頌武王成之事禴猶事祖也其為主禘祭明矣

至時邁為巡守東都祭告河嶽之詩烈文為成王初祭洛

邑諸侯助祭之詩詩譜疏引左有瞽為周公始作樂成而

合乎祖之詩而酌桓般賚皆大武樂章則亦與維清象舞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二

同作于制禮樂之日詳下其皆東都之頌明矣昊天有成

命則鎬京郊祀天地以文武配說者或以此為周禮園邱

之祭以帝嚳配然經文惟頌文武且詩書皆無園邱之說

未可以周禮證周頌曰成王不敢康則成王受尊號以後

在鎬京主祭之詞成王生存之故國語以為道成王之詩

其為主郊祭明矣天作高山祀先王先公于岐周振鷺選

士于西雝韓詩指文有客微子嗣武庚為殷後受封于鎬

京在三監已平周公歸鎬之日故潛詩薦鮪于漆沮明皆

西都之頌其臣工噫嘻絲衣幽頌則與七月同作于陳無

逸之時皆周公歸豐鎬後補定祭祀之樂章故詩中屢有



成王尊號明在制作已成之後也。至若閔子訪落四詩，免喪于鎬京，載見初祀武王于鎬京，則皆召公所作，不作于周公者，則以成王免喪朝廟之年，周公不在西京。周公踐阼，當在成王居喪未冠以前，冢宰攝政，百官總已，伊尹亦會行之，然皆攝祭主，非負辰朝諸侯也。成王年十三，非不能踐阼者，古尚書說云，許慎五經異義引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知已冠矣。許君異義疑十四而冠，是為喪冠，譙周亦據禮公冠記，周公命史作成王冠祝詞，謂成王十五除喪，周公冠之而出，則與逸周書詩古微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三書大傳及書序史記周公東征之年並不合。且王制三年之喪，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律歷志引伊訓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丁外內之喪，以冬至越紼，則成王諒闇，周公以冢宰聽政，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則成王諒闇，周公以冢宰聽政，固可如伊尹攝主代祭矣。及明年葬畢東征，則成王當主祭，不冠何以見于郊廟？故周公用變禮冠之而出，惟祭于郊社則冕，穆卜于禰廟則弁，平日固練祥如故也。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即位，太保麻冕形裳相禮，所謂天祖社稷斯須之敬焉。所謂喪有文有實，實不可假，而文可權可假焉。不飲酒食肉御內者，喪之實也。衰麻杖經，喪之文也。然則公冠之祝詞，金縢之弁

服，此十四喪冠而即東征之切證。次年冬十五免喪，公尙在東土，三年始貽鷓鴣之詩，有袞衣赤舄之服，則載見一篇，閔子小子四篇，免喪朝廟之詩，非周公作明矣。大雅篤公劉諸篇，皆召康公戒成王初蒞政之詩，則此數篇亦召公同時所作明矣。是則東都之頌，作于周公攝政五六年制禮樂之時，故皆郊天禘祖清廟明堂之大典，且皆以文王為義，雖武王不敢專焉。其子道同也。西都初年之頌，多作于召公相成王免喪朝廟之初，其時制作未定，不過因事立文，故多以武王為義。嗣王除禰喪，非除祖喪也。至執競一篇，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明在康王之後，故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召公天壽平格，見于顧命，康王之世，而論衡氣壽篇稱其年百有八十，則歷成康四十餘年尙存，當昭王嗣位之初，必致祭于創業之武王廟，而成康配享，召公執競之詩，其作于是時乎。至昭王末年，膠舟之變，有與召公則康公不及見矣。周頌皆周召二公所作，然二南同合鄉樂，而周南歌于堂上，召南笙于堂下。詳四始篇周召並在大雅，而周公為正始，召公不為正始。上同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召公之不敢以其制作並周公至明，東西都諸頌之不可糅錯甚明。大武五章，幽頌三章之不可睽隔，傾倒又甚明。禮禋禘禘，失所易位，競起異端，妄相訟閱，或攝政在免喪之後，或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四



朝廟在復辟之餘。或疑諡號于成王。或爭郊禘之宗祖。曾莫問作于何人。何時何地。施于何用。以何章為族類。尤可哂者。皆以周禮說周頌。不知周禮成于周公制作之後。周頌造于周公營洛未制作之前。和醴酒于元羹。代椎輪以玉輅。及今不明。後生何述。是用區其義。發其凡。考其歲月。證以南幽二雅。逸周書。孝經書。大傳。周官。周誥。意有未申。別為答問。為學禮樂者鄉導焉。

周頌篇次表

清廟

周公營洛攝祭文王廟

維天之命

周公營洛攝祭文王廟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二頌

五

維清

周公營洛攝祭文王廟

我將

周公營洛宗祀文王明堂配上帝

思文

周公營洛攝郊祭以稷配天即洛誥用牲于郊牛二

雍

成王至洛烝祭文武王在新邑烝祭文武特牛各

烈文

成王至洛諸侯助祭

時邁

成王巡守祭告河海

有瞽

洛邑制樂始成合乎祖

武

大武樂章一成

酌

大武樂章再成

桓

大武樂章三成

賚

大武樂章四成

般

大武樂章六成第五成樂章缺

以上周公東都之頌

昊天有成命

成王祀先王先公于岐

天作

成王郊祀天地于鎬京以后稷文武配

潛

成王薦漆沮之鱗于廟

有客

微子紹封來朝周廟

振鷺

成王將祭而選士于西雍

噫嘻

成王孟春祈穀耕藉

臣工

成王耕藉後受釐告戒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六

絲衣

成王釋農祥靈星之尸

豐年

幽頌

載芣

幽頌

良耜

幽頌

以上周公西都之頌在先後歸鎬京之日及陳七月陳無逸之時故詩中屢稱成王尊號在制作已

成之日

載見

成王免喪見諸侯于武王廟

閔予小子

成王朝于禰廟

訪落

成王謀于禰廟



小忠

成王嘗麥求助于祖廟

敬之

羣臣進戒于祖廟

以上召公西都之頌在周公居東未歸之時

執競

嗣君祭武王以成康配

此篇作于成康之後當昭王即位初年召公壽百有餘歲則此篇亦必召公所作論衡氣壽篇召公百有八十歲或謂祀成康之詩何必作于召公但風有周南召南正大雅亦惟召康公詩與周公並更無他人之作况周頌乎而召公年最耆蓋亦本卒于康王之後也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七

周頌篇次發微中

或曰葉夢得言毛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證之然後盡宗毛公其說信乎曰是何言也懿戒之詩異于國語采蘋之次異于儀禮各于風雅言之矣今更以周頌證之毛專以於皇武王一篇為大武之詩而樂記述孔子之言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左傳楚莊王舉其詩曰昔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孔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八

疏謂卒章者首章之末句蓋武惟六成既以桓為六章則武詩不應居卒且楚莊首舉之則武一資三桓六可知此外頌中之一字名篇而不見于本詩者惟酌與般考小序云酌告成大武也酌則十三舞勺論者謂勺為武舞又隨武于稱勺曰於鑠王師武曰無競維烈亦酌武並舉勺酌字則此篇為大武之次章明矣至般詩則釋文引崔靈恩集注稱三家詩篇末有於繹思三字夫賚篇之末曰時周之命於繹思此詩次賚而末亦曰時周之命於繹思賚為大武之三成則般為大武之四成明矣獨五成於頌無之攷國語言武王克商作詩以為飲歌名之曰支以貽後人



知詩之亡佚多矣。墨子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董仲舒曰：武王受命，作宮邑于鄘，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配天。白虎通曰：武王樂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也。荀子楊倞注曰：武象，周武王克殷後之樂。案此必大武之一，且必非繼清文王之頌，則武王詩之亡佚又多矣。以時過

擊之，則名篇既不例，且楚子明舉載維干戈二語，在武詩之外，而韓詩薛君章句又謂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則非武詩。今毛以桓先賚，又武詩遠隔于前，與左氏篇次合明甚。

乎，不合乎。孔疏乃取頌之涉于武者，皆為大武之詩。昊天，一時邁二，執競三，有瞽四，載見五，武六，酌七，桓八，賚九，不但與左氏不合，且大武安得九成。杜預乃謂左氏所舉是詩古微。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九

楚樂歌之次第，夫楚子明稱周頌，何云楚樂乎？且以數詩配大武之六成，非但篇名已也。以義求之，武首章曰：耆定爾功，曲禮六十曰：耆，逸周書武王告叔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正耆定爾功之謂，故以遏劉揭止戈之大誼，豈非武始而北出之事乎？記曰：舞莫重于武宿夜，熊氏謂武宿夜，是大武樂章之名。皇氏謂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案酌詩言王師遵養時晦，與伶州鳩言王以二月癸亥夜陳者合。與樂記總干山立，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者合。即宿夜之說也。時純熙而大介，即甲子昧爽會朝清明之事。

所謂一戎衣而有天下也。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則序，所謂斟勺先祖之道，與文王至公為民相符也。豈非酌即再成滅商之事乎？隨武子引兼弱攻昧以釋養晦，蓋皇甫斷章非本義，而毛鄭用之非也。皇甫謚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蓋殷在河北，周在河南，既滅殷，度河南還，大封於廟，故賚詩皆勅勉諸侯就國之詞。豈非三成而南之事乎？逸周書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而書序亦有往伐歸狩之文。原作歸獸，此從武進莊氏校本。

然則般詩隨山喬嶽，允猶翕河，鄭箋謂按山川之圖，次第詩古微。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十

祭之，豈非武王雖未巡守朝會，而已營定都邑，與時邁相表裏，即四成而南國是疆之事乎？左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其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詩之桓桓，武王保有厥土，克定厥家，豈非誅無道以應天命，用周召以致泰平，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乎？以詩證樂記，益知左傳之可信，而毛詩篇次之偵倒矣。又攷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克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名之曰羽，所以屏藩則民也。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族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



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亂，以優柔容民也。今以詩文求之夜陳而雨，即武宿夜之事，句詩近之，所謂遵養時晦，純熙大介也。布戎牧野，以厲六師，武詩近之，所謂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也。布令于商，昭顯文武，謂之宣，賚詩近之，所謂文王勤止，我應受之，敷思求定也。布憲施舍于百姓，優柔容民，謂之羸亂，桓詩近之，所謂綏萬邦，屢豐年，保有厥土，于以四方也。武有六成，國語止舉其四，樂名與詩名不同，而義則若合符節，視毛序孰堪可徵信乎？若夫周公制武樂，實在成王之世，故桓詩有武王之謚，而呂覽言周公輔成王作勺。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七

樂以配天，漢書禮樂志白虎通義並同之，或遂以此詩為頌，成王則與商頌那詩為美襄公者同義例矣。或曰：蔡邕書石經用魯詩，而其獨斷中載周頌序三十一篇，全同毛序，則魯詩周頌固與毛同矣。奚以證其異耶？曰：此毛詩家自昔相沿之陋說，不值一笑。蔡邕當衛宏鄭箋之後，毛詩盛行，其書石經用魯詩者，乃博士功令所設，非邕專習魯詩也。鄭注禮用魯韓詩，其于緇衣服之無數，不以葛覃為在女家之詞，是三家說葛覃與毛不同，乃古文苑載蔡邕協和婚賦云：葛覃懼其失時，標梅求其庶士，則已用衛宏續序之義矣。亦可曰：魯詩葛覃同于毛序乎？

續序以歸園為嫁，而安其父母之心，如以獨斷之全載毛序為魯詩同毛之徵，則賈誼西漢人習魯詩，而其新書釋昊天有成命云：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文王孫武王子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就，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安，夙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故詩美昊天焉。此與毛詩以周頌成王非王誦者同乎？異乎？如謂毛詩勝于魯詩，則國語曰：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非文王孫武王子而誰若？如韋昭說曲徇毛傳，不謂王誦而泛指成其王業之王，有此文義乎？矧今文尚書說以成王為生存之號，則成其王業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七

之王亦即王誦也。凡召南之平王齊侯頌之成王，雅之燕師，一切改作訓詁，以就其曲說，安能使後人舍實證信虛文乎？至于匡衡疏之說，離詩閔子小子，白虎通瑞鷺篇之說，烈文薛君章句之說，時邁說振鷺，皆與毛詩小有離合。至以魯頌為公子奚斯作，商頌為正考甫作，則尤無一字之符。且大武諸篇，則三家詩般未有於釋思句而毛無之，章句殊而篇次之倒亂，獨不殊乎？又如西漢一代無用毛詩者，獨焦氏易林，則雖兼三家而亦襍取毛詩，如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則用毛柏舟序而不用列女傳，苟據此為三家同毛之證。



則易林他篇云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母  
毛不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邠伯遇時憂念周京。毛不云青  
蠅集蕃君聽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馬蹄躡車婦  
惡破家青蠅汚白。恭子離居。毛不云婦人恭子。又將謂毛同三家  
之證乎。蓋文人詞賦非說經必守家法之比。朱文公白鹿  
洞賦樂菁莪之教育。廣青衿之疑閒。正與蔡邕詞賦同例。  
亦可云朱傳同毛乎。蓋傳經之師惟專家不相出入。至其  
學無常師。旁涉博采。固不可以家法固之矣。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七

周頌篇次發微下

或曰子據大武樂章證毛詩周頌之失次固已。其他篇之  
次。尚有如武詩之例。可以類推者乎。曰頌詩之當正者。莫  
如豐年載芟。良耜三篇之當為幽頌。莫如閔予小子四詩  
之當附於幽頌。此不特以大武篇次推而知之。亦可以幽  
雅變雅例而知之者也。亦可以周禮國祭蜡則飲幽頌。擊  
土鼓以息老物之文。證而知之者也。思文噫嘻臣工。皆於  
蜡祭無與。誠不可以言幽頌。至豐年載芟良耜三篇。則明  
皆蜡祭之詩。何氏楷曰。據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知  
豐年之詩為報養八蜡也。據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  
息之。及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知載芟之言。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為臘先祖五祀。以飲酒正齒也。據月令。孟  
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祀於公社及門閭。鄭注謂  
卽周禮蜡祭。及地官牧人陰祭用黝牲之事。知良耜之詩  
為蜡祭報社也。且此三詩之辭。與七月甫田大田互相出  
入。七月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而甫田大田亦  
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也。七月曰。嗟我婦子。曰  
為改歲。入此室處。而良耜亦曰。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  
甯止也。大田言。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而載芟亦言。有略其  
耜。俶載南畝也。良耜亦言。畎畎良耜。俶載南畝也。載芟言。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七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而良耜亦二語全同也豐年言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而載芟亦四語全同也至于甫田曰自古有年良耜曰續古之人載芟曰振古于茲可見為一時一手所制其說根據周禮蜡祭言皆有徵惟仍沿幽公舊說而不知頌為天子之農事故殺時特牲終為顧氏鎮之所持謂天子太平祭祀之禮非幽公所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五

有正與言幽雅同失而其餘則得之矣今毛詩以豐年遠隔于前又序之曰豐年秋冬報也鄭以秋嘗冬烝釋之則報主四方八蜡非嘗烝之禮烝畀祖妣非秋祭之名惟烝祭之後再舉蜡祭故有以洽百禮之語耳設使當大禘之歲而舉烝嘗亦可歌豐年以告神乎又序載芟云春籍田而社稷也則詩中無祈詞無籍田社稷之詞且臣工告保介反不為耕籍而此為耕籍乎又序良耜云秋報社稷也則室盈婦鬻當在十月納稼之後非秋時之事而殺時特牲專為報社與稷何與乎陰祀用黝牲此報社用黃義取土色而膚仍黑也幽頌篇次之失不與大武諸詩一例乎

曰子以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豳四篇宜附于幽頌之後猶東都雅之附于幽雅也有說乎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于神明非宗廟祭祀樂章不得與焉何以此四詩非告神之歌而入于頌深求其故蓋二雅中從無天子自作

之詩且其詞其事又皆因廟中而作故尊之于頌猶國風中從無諸侯自作之詩故抑戒賓筵以衛武而列于雅歟既于祭祀諸頌外別為一例即不應雜廁于諸樂歌之中所以尊祖考而別人神也而今毛詩乃以酌桓賚般為殿則是嗣王謀訪進戒之什反先于開國大武樂章之前尙有義例乎小豳為嗣王求助而列于後敬之為羣臣進戒而列于前尙有次第乎故知幽頌必列諸頌之後閔予小子四詩必列幽頌之後今毛詩小豳後即繼以載芟良耜也敬之又在小豳之後若是者有二義焉嗣王之頌不先天祖一也閔予小子訪落皆稱皇考為嗣王朝于禰廟小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六

豳敬之為即政嘗麥于太祖廟蓋于祭之明日釋祭賓尸而羣臣與焉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而作頌者又設羣臣進戒之詞以荅之皆不言而將之以樂故被以頌之名而不誣可以見禮樂之情焉其義二也匡衡述齊詩以閔予小子為成王喪畢思慕之作而鄭箋本之與嬖嬖在疚詩詞正合足以正毛傳王肅在攝政七年後之誣足以證逸周書成王四年嘗麥求助之實逸周書序曰成王語羣臣而求助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上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而遭家不造多難頻仍懲後患于莽蜂戒拚飛于蟲鳥其在鳴鴉貽王之後乎彼既次七月之後此宜承幽頌之次王業艱難之意于幽



風幽頌篇第見之焉。其義二也。雅頌失所之故。于今周頌篇第見之。今溺毛學摘訓詁者。亦有能回護毛序先後位置之故者乎。亦有能發明聖人正樂得所之功者乎。學而不思。習而不察。雖盡得三家原本質之。其亦如彼何。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非

魯頌韓詩發微

魯頌駟篇毛序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故闕宮末章之奚斯所作。毛傳謂作廟而韓詩則謂奚斯作詩。淺人皆以毛說為順。誠深求之。則知韓義不可易。有八端焉。文選引薛君章句云。言其新廟。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案闕宮之詩。凡十三章。百二十一。句于三百篇中。章句最長。小雅正月十三章。九十四句。大雅抑十二章。百十四句。桑柔十六章。百十二句。皆不及闕宮。故以孔曼且碩贊之。正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一義雷同。古詩從無是例。其得一也。詩人篇末自述名字者。家父寺人吉甫。屢見二雅。若頌宮室而并及其將作。大匠古詩又無是例。且孔疏謂魯頌作于僖公薨後。是易世之後。而尚追頌其督工監修之人。尤為不倫。其不云作詩作誦。而云所作者。變文協韻爾。故漢書古今人表。亦以奚斯與芮良夫尹吉甫同列于上品之下。而嘉父譚大夫寺人孟子尚僅列中品之上。若非作頌垂世。何以膺斯品第。其得二也。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躋僖公。逆祀也。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此明以魯頌先作于僖世。故即引其詩以證躋僖之非。若史克作于文公十餘年之後。則此時安有魯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末



頌之可引乎其得三也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傳及疏皆謂追頌僖公之詞夫行父史克作于僖薨既久之後乃猶頌其皇祖福汝俾其昌熾罔艾有岡陵作朋之壽無虧崩震騰之虞甚至令妻壽母黃髮兒齒萬有千歲駢背無疆曾有此身後之追禱故君之補祝者哉成風薨于則壽母之頌必在僖世新廟作于僖公初年若文公躋祀以後安得尚曰新廟乎至三壽作朋箋以為三卿亦不可信信世三家始命且行父公孫敖皆少安得遽以壽祝之晉姜鼎銘曰三壽是利晉六卿非三且晉卿之壽不當載于姜氏之鼎而銘文無剛陵之語則集傳與剛陵為三之說亦非也論衡曰春秋說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而養生論云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十年下壽八十而左傳晏子曰三老東餒杜注以上壽中壽下壽為三老則知殷祝之通詞非魯惟奚斯當莊閔之末僖公之初故因立閔廟頌之私典矣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九

而致祈壽之詞用毛傳說與鄭箋異故文公二年傳已引閔宮之詩視行父之文十六年始見于經史克之文十八年始見于傳又踰三君至襄六年行父始卒距僖初八十餘年者先後大懸時代孰合且經文俱在果頌生乎頌死乎其得四也漢碑多借作奚斯追頌記者蓋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也立碑必在身後故斷章取義也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召陵此中夏攘楚第一舉故魯僖宋襄歸侈厥績各作頌詩薦之宗廟若至僖二十六年使襄仲文仲如楚乞師以後魯方乞哀求救不遑尚敢曰荆舒是懲莫我敢承耶其得五也段氏據駟序云僖公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

專指駟篇而言非謂四篇所共而韓詩亦但謂奚斯作閔宮之詩無妨前三篇之為史克作因謂毛傳原文亦是作詩後人改為作廟見經韻樓集是又不然周頌商頌皆述祖宗之功德祭祀之禮樂如果行父史克作為廟樂自當上溯先公下陳祀事今自閔宮一篇以外尤無祀先之詞駟馬無邪何異騶牝塞淵泮宮莅止何異楚邱營室名為魯頌實則魯風何得謂前三詩反作于閔宮之後其證六也若謂僖公未請于周安敢作頌則呂覽言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夫請禮不遂敢于留天子之使何難敢于僭天子之頌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三  
春秋自僖以前惟閔二年書禘者一乃吉禘而非大禘亦廢矣所為至僖八年遂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春秋大書以著僭禮之始若頌必待請而後作則郊禘亦豈請而後僭乎文公以其父始僭大禮故公然躋祀而不疑尚何請命王朝之有其證七也成王賜魯郊禘謂許魯立文王廟為姬姓之宗國故以文王配祈穀之郊其禘亦止施之于文王至後人乃非僭圜丘配稷之郊並以禘禮施于羣廟皆自僖公始非成王所賜伯禽所受別詳荅問故自伯禽至魯惠公凡二十二世始請郊廟桓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已賜魯祭盡用



王禮惠公何必請命桓王亦安用止之故春秋自隱桓莊以下並無卜郊卜禘有事于太廟之文而僖八年後遂累書之闕宮三章首述分封但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言賜祭下乃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明言徧禘羣廟郊祀后稷皆始僖公夫子存之于詩正與春秋書僖誼相表裏古人自敘多在末篇故以闕宮殿諸頌明奚斯述作之由自毛詩釋爲作廟續序又傳會爲行父請命史克追頌僖公以揜其誣祖無王之罪晦夫子刪述之誼後人求之于詩既不合樂章之體又不見追美之詞于是有謂魯頌本先世之風駟駟三篇爲頌伯禽者有謂泮水美孝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三

公之詩者又有謂闕宮詩有錯簡公車十乘至則莫我敢承當在土田附庸之下爲頌周公魯公事者詩考引吳氏豈非追頌僖公之說不概人心不合詩誼是以曲說橫生惟知奚斯之諛頌生前之僭妄則流丸止于甌夷乎其證八也行父史克之說惟見毛序別無經傳之旁證若謂奚斯作頌者不但韓說魯詩亦然揚子法言云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班固兩都賦序阜陶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靈光殿賦序奚斯頌魯歌其路寢鮑昭河清頌藻彼歌頌則奚斯吉甫之徒漢綏民校尉熊君碑昔周文公作頌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勳費汎碑感奚斯之義旌

勒厥美太尉楊震碑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述度尙碑于是故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奚斯正考父沛相楊統碑庶考斯之頌儀謂考父奚斯大尉劉寬碑故吏等感殷魯述德之頌考父奚斯以臣頌君故以比故吏曹全碑慕奚斯考父之美張遷表奚斯讚魯考父頌殷並祖魯韓古義曾無一及于作廟若果行父史克遺文正符故君追頌之義何得無人徵引近世武進莊氏曲阜孔氏金壇段氏偃師武氏皆嘗據韓疑毛而誼終未著吾故暴而白之俾知古誼之不可淺遇而可深逢有如斯者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三



商頌魯韓發微

嘗讀尚書怪伊訓說命之古文反易于殷盤周誥之今文及讀朱吳梅閣諸公之論說始知先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也嘗怪小雅文王之出車采芣何壹似宣王六月采芣之詩及考三家遺說始知南仲諸篇果宣王變雅也抑嘗讀三頌之詩竊怪周頌皆止一章章六七句其詞噩噩爾而商頌則長發七章殷武六章且皆數十句其詞灑灑爾何其文家之質質家之文及攷後漢書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父詠殷揚雄法言正考父當喻尹吉甫矣公史記宋世家之遺說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薛君章句云美詩古微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襄公而後知商頌與魯頌一例宋襄與魯僖同科猶書之增業誓秦誓也曰外此有徵乎曰有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鄭注云商宋詩也疏謂據下文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人識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案樂記此節鄭注所正錯簡二條尚有未盡當云商者三代之遺聲也商人識之齊者五帝之遺聲也齊人識之蓋商頌在宋韶樂在齊故也莊子云曾子曳履而歌商頌聲謂宜歌商者也左氏春秋哀二十四年豐夏曰周公武公取于薛孝惠取于商自桓以下取于齊杜注商宋也國語吳夫差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韋昭注商宋也又哀九年左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王引之曰子當作子

通作與敵也逸周書王會解堂下三左商公夏公立焉莊言不利敵宋子韓非子均有商太宰與孔子莊子同時皆謂宋為商之證蓋魯定公名宋故魯人諱宋稱商夫子錄詩據魯大師之本猶衛之稱邶鄘晉之稱唐皆仍其舊證一國語正考父校商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蓋考父生宋中葉禮樂散缺頌雖補作難協樂章故必從周太師審校音節使合頌聲乃敢施用至衛宏續毛詩序乃言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夫校者校其所本有得者得其所本無改校為得傳會昭然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既云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而又以那為美襄公者正猶秦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風車鄰駟鐵伏虔謂皆襄公追錄其先世之詩而毛序以為美秦襄公同一義例證二或謂左氏稱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史記稱其為襄公大夫宋世家戴襄相距百有十六年宣襄相距亦七十九年戴公三十四年武公十八年宣公十九年穆公九年穆公十年且考父生孔父嘉于殤公時死桓公三十年卒于襄公立華督之難明為嗣父執政則考父必先卒于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八君不知世家諸國年數淆譌而穆公七年當魯隱元年始入春秋其前此載武宣三世之年尤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傳政于子而襄公世尚存乎孔父豈妻行路死甫壯年考甫



何僕循牆中年勇退安知懸商之老彭伊陟周之君奭老

聃子夏漢之張蒼伏生竇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恭則

益壽銘鼎可徵而那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粹然三

命滋益恭之情文證三薛氏鐘鼎欵識載正考父鼎銘云

惟四月初吉正考父作文王寶尊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永

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子曰文丁此器當成于作頌

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湯為武王也考父大夫止得

祀其家庶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以享先王乎則知

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證四商頌果

作于商代如箋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箋云湯孫太甲也烈祖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三

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大戊子仲丁元鳥之祀高宗者謂祖庚

箋云高宗崩三年喪禘于其廟而後合祭于契廟歌是詩則皆以子祭父如成王之于

文武何以遠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且一則

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再則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豈非

易世之後人往風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

五那序祀成湯而傳以烈祖為湯有功烈之祖湯孫謂湯

序相戾且與殷武篇湯孫之緒相戾乎箋謂嘉客顧念我

扶助之亦非頌體豈有清廟之中舍先王而專祈嘉客者

乎宋時嘉客謂附庸小國左傳隱元年疏引世本宋之同

姓有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目夷蕭又殷本紀贊曰其後

有殷氏來宋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又地元鳥

里志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皆當助祭于宋者也元鳥

詩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糴是承此正猶魯

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明謂先代之後尚備車

服禮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龍旂

謂助祭諸侯之迂說乎證六上交龍為旂六月詩吉甫

制司馬法每乘三十六十乘則虎賁三百人也是龍旂十

乘明為上公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箋乃謂助祭之諸

侯孔疏乃云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

有十耳未必同時至也如其說則諸侯來朝每國止一乘

乎長發疏云商人禘饗而郊冥此詩若郊天當以冥配而

不言冥者馬昭謂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

于先王故其詩惟詠契德宋無園丘之禮惟以郊為大祭

且欲別之于夏禘故云大禘也馬昭學出鄭門此實本樂

記鄭注以商為宋詩之說孔疏反斥其虛妄謂是商世之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三

頌非宋人之詩豈知鄭之詩學不專用毛乎證七殷武詩

三章箋云時楚不脩諸侯之職四章箋云時楚僭號王位

此亦鄭君闡用韓詩以三章四章為春秋僖四年公會齊

侯宋公伐楚之事故箋以歲時來辟責包茅不貢之文不

僭不濫責僭號稱王之義與魯頌荆舒是懲皆侈召陵攘

楚之伐同時同事同詞故宋襄作頌以美其父宋桓公二

召陵逾六年卒至襄公戰法楚入春秋隱桓莊閔止稱

之敗齊桓已沒在此詩後矣楚入春秋隱桓莊閔止稱

荆至僖二年始稱楚安得高宗即有伐楚之名孔疏亦窮

于詞故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于武丁之世未審

楚君何人證八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千寶易注云



鬼方北方國漢書五行志武丁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范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即詩之氏羌賈捐之傳武丁地西不過氏羌後漢西羌傳曰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章懷注引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季歷伐西落鬼戎文選趙充國贊鬼方賓服注引世本注鬼方即漢之先零戎在涼州蓋鬼之為言歸也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所成就故以西方為鬼方是高宗所伐者西戎非南蠻明矣歷攷傳記從無殷高宗伐荆楚之文亦從無以荆楚為鬼方之說或引大戴禮及楚世家陸終取于鬼方氏生于六月日季連辛姓為荆楚即鬼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五

方之證不知陸終以南侯而取于西戎猶周取狄后魯娶吳孟子豈得謂周即北狄魯即南夷哉紂脯鬼侯史記作九侯而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君是鬼方者高宗所伐王其終無諸正謂文王懷昆夷之事是鬼方者高宗所伐荆楚者宋桓襄父子所伐蓋商初難服者莫如西戎故詩以昔有成湯自彼氏羌為言而匡衡疏亦以成湯之服氏羌為懷鬼方以史證詩虛實立見證九大雅厲王詩內景于中國章及鬼方即西羌傳厲王時征犬戎之事皆指西夷至唐書高祖紀復曰靈武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此本于實鬼方北方國之說蓋西北二夷互相統屬要之非東南夷也文選東京賦注引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正指殷武末章乃箋謂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故高宗復成湯之道新其路寢攷武丁距殷庚僅再世小辛小乙般庚遷殷必立寢廟豈十餘年遽至廢

壞蓋宋襄圖伯中興新其父廟並頌其父之武功與魯僖闕宮同時創造故陟景山之松柏詠斯虔于旅楹與魯頌徂徠路寢若同一詞視周頌邈若皇墳曾殷人有此浮藻乎證十後漢書祭祀志注載東平王蒼引詩傳曰大樂必易故周頌以一章成篇此所引蓋魯韓詩傳而駟疏亦云魯雖僭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又關雎疏云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以告神不必殷勤故不重章高宗一人而元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武丁之德下踰于魯僖上不及成湯明成功有大小斯篇詠有優劣乎是漢唐諸儒已疑三頌之高下皆軒周而輕商故法言云正考父嘗晞尹吉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六

甫明其晞雅而不敢晞頌也公子奚斯晞正考父明其晞商頌而不敢晞周頌也證十一左氏季札觀周樂為之歌頌曰美哉盛德之所同也杜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若非皆周世所作何以季札觀周樂統之周頌中乎證十二路史後紀注引鄭元六藝論云文王創基至魯僖開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云云此又鄭君初年用韓詩釋殷武為宋詩之明文證十三然此猶未及其刪述之大義也孔子自衛反魯正禮樂脩春秋據魯新周故殷句運之三代見孔子是以



列魯于頌。示東周可爲之志焉。次商于魯。示黜杞存宋之微權焉。合魯商于周。見三統循環之義焉。故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又曰。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聖人之情見乎辭。微董生太史公書。其孰明之。

詩古微

上編之六

通論三頌

完

詩古微上編之六

詩古微 中編之一

詩古微中編之一

邵陽魏源撰

周南荅問

問曰。自大序鄭譜以二南爲文王之德。于是說者皆以文王后妃爲義。而集傳遂以關雎爲宮人美太姒初至之詩。疑之者謂文王世子。則嫡妃未至。安得先有宮人。若王季官人。則父子異宮。何用勞其寤寐。于是鄭忠充據大明詩。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謂文王卽位初年之事。續女維莘。倪天之妹。謂太姒文王繼妃之證。故與文王年齒不相當。而得有歸爾之父母。寤寐之宮人。且則百斯男之祥。皆由于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荅問

一

不如忌之德。明非前妃所有。諸說乖異者何。曰。文王太姒之事。以之言葛覃卷耳則可矣。不如忌之義。以言樛木蠡斯則可矣。續女繼妃之云。以之言大明詩或可矣。詳大雅荅問二南爲文王化行六州之風。必作于末年政成之日。而不作于世子嗣位之初。二南爲周國民風。其詩必作于國人。而周公采被管絃。斷無宮人自作之詩。至其用之于樂。則有三篇連奏之例。故關雎首以琴瑟鐘鼓。明其爲房中之樂。猶鹿鳴首以笙簧篴酒。明其爲燕饗之樂。皆言求賢女求賢士之難。以昭夫婦君臣之至重。而未可執其人其事以實之。如必爲文王之求太姒。則當王季之末年。而二南

一三九



非文王德化所致矣。若當二南化行之日，則當文王之末年，大姒于歸已數十年，必無追敘其未至時矣。如必美后妃，不妒忌，求嬪御以助已，則止與樛木螽斯相重，而不淫不傷，斷不可通矣。故以關雎為述太姒歸周之說，齊魯韓毛皆未嘗有，而宋儒始有之，皆未達四始之用。禮樂之情者也。大戴禮保傅篇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之書曰：謹為子孫取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則子孫慈孝，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此主于擇賢配，乃經師最古之誼。禮家記之後儒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二

惟伊川程氏曰：關雎后妃之德，非指人言。周公作樂章以風化天下，自天子至庶人，正家之道當然，其或以為文王詩者，言惟文王后妃足以當此也。馮氏元成曰：周公作房中之樂，思得淑女以共內治，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戴氏震曰：關雎求賢妃也，求之不得，難之也，難之也者，重之也。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召南首鵲巢，以明事之當重，無過于此。關雎之言夫婦，猶鹿鳴之言君臣，歌之房中，燕饗俾人知君臣夫婦之正焉。樂章之用廣矣，非指一人一事之為之者也。三說章章其義大昌，惟于商季刺時之誼，尚未會其微指，故人皆疑

詩詞無所歸宿，已于四始義例篇著之。今不復陳矣。然則當如何而可為后妃之德乎？曰：五倫夫婦，盡于有別之一言。四家詩皆傳夫子大義者也。故魯詩曰：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關雎之鳥，未嘗乘居而匹處也。劉向列女傳又淮南子曰：關雎與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也。易林曰：貞鳥雌鳩，執一無尤，寢門治理，君子說喜。劉勰曰：關雎有別后妃，方德德貴其別不嫌于鴛鴦。韓詩曰：窈窕又曰：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詩人言關雎貞潔慎，匹隱蔽于無人之處，以聲相求，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三

時文選注後漢書齊詩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安之私，不形于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毛詩曰：后妃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嗚呼，盡之矣。不妒忌之說，洵不足以言之矣。中人

好色，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內于宗廟，非關雎不足以當之矣。夫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即摯而有別之謂，哀而不傷，即得之難求之切之謂，豈特可以



言關雎抑可以言鵲巢矣。召南爲周南之應，不亦宜乎。刑于寡妻而御家邦，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不在是乎。

問子謂鄭箋異毛者不可卽以爲魯韓，然如列女傳湯妃有髮傳云：淑女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則明爲鄭箋之所本。而謂魯韓詩非主不妬忌者，何曰魯詩以淑女卽后妃則惟其摯而有別，故無當夕之專，而能和眾妾之怨，非如次章箋疏以賢女指嬪妾，及后妃友賢女，賢女左右后妃之支說也。若謂箋出韓詩，則薛君云：窈窕貞專貌，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亦以淑女卽后妃，故緇衣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詩云：君子好仇，鄭注云：正當爲匹，仇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卷問 四

匹也。鄭注禮用韓詩訓同毛誼，孰謂箋說同于魯韓乎。淫胡承琪曰：述匹訓本爾雅，然爾雅有兩本，郭璞李巡本作仇，孫炎本作述，毛傳亦有兩本，文選注引毛作仇，後漢書皇后紀引毛作述，是知二字通用，故說文怨匹日述亦以述爲仇之段借也。  
問葛覃毛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置耳明爲后妃既嫁之事，與續序后妃在父母家及嫁安父母之說，鑿柄不入，則婦人謂嫁曰歸一語，當爲鄭箋之錯入毛傳者。近人欲殉續序，反以歸置一傳爲箋之錯傳。段氏玉而惠氏詩說并謂古者諸侯夫人無歸置之誼，據何休公羊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置，若夫人止有遣大夫置于兄弟之禮，而釋歸置父母爲無

父母遺羅之義，述毛而與毛傳戾者，何曰以詩以禮以春秋證之，泉水序謂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置而不得，故作是詩。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置沒則使大夫置于兄弟，此毛鄭之說可徵者。一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待之也，若待諸侯，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則是奔喪爲歸置之終禮，何休以夫人非有大故不得歸者，對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置而言，大故卽大事，如問父母病及兄弟卽位之屬，豈必被出之謂乎。此禮之可徵者。二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置曰來，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大夫置禮也。正義引爲夫人父母在得歸置，沒使大夫置于兄弟之證，而息媯歸置過蔡，蔡侯止而享之，則又國君夫人歸置之明文。此春秋可徵者。三况文王當殷時不用周禮，今周世天子諸侯之昏禮已亡，而諸儒盛譚殷世諸侯夫人歸置不歸之制，安得起杞宋而徵之，故與其以歸置爲箋之錯傳，不如以嫁歸爲箋之錯傳也。莊氏存與更援魏風葛屨使女縫裳刺儉不中禮，謂女在父母家親葛則可，既嫁爲諸侯后妃親葛則不可，欲以曲申序義，無論毛傳有王后諸侯夫人親爲祭服之說，且緇衣鄭注亦謂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卷問 五

親爲祭服之說，且緇衣鄭注亦謂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



子服之不厭鄭注禮用韓詩豈但女道而非婦道乎葛屨履霜寒時暑服故為儉不中禮若夏月絺綌正適時宜采繁為葛覃之應卷耳即下章之次后妃夫人可以采繁采卷耳獨不可以采葛乎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亦儉不中禮乎

問卷耳后妃之志毛鄭求賢審官之說子既以三章三我議其不倫朱傳文王行役在外之說或又以后妃登臨縱酒議其非禮陳啟源積古編而子謂后妃因使臣在外行役而慰勞其室家之詞者何曰詩之周行有三卷耳鹿鳴大東皆大道也毛子大東周行無傳然訓佻佻為獨行則亦當以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六

周行為道路鄭注緇衣亦以周行為大道以經注經則知周行之訓列位為不然矣鄭于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為真于大東行彼周行為發幣于列位一往迂曲皆異毛義視緇衣之用韓義者尤不可同年而語至毛傳謂人君黃金疊而詩疏引五經異義韓詩說則曰金疊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夫韓于疊制既明諸侯大夫皆以金而必特申此詩之金疊為大夫器豈非與毛鄭人君饗燕之義相反哉毛詩以草蟲為卷耳之應齊詩以采蘋為卷耳之應而草蟲采蘋皆大夫妻詩則此章諸我皆當為大夫妻自我之詞蓋后妃慰勞使臣之室家因為

室家代叙其情猶四牡為使臣代叙其情也首章嗟我懷人二語不當用官人周行斷章之義以與下章二我乖隔蓋即陸機詩之采采不盈躬悠悠懷我懼也荀子解蔽篇頃筐易滿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貳則不精頃則疑惑據此則為提筐采物心不在焉而置之故言心不可貳用于周行之中左傳三四章使臣之僕馬其引詩斷章已詳毛詩義例下篇室家固得而我之而金疊大夫器則班婕妤好自悼賦所謂酌羽觴兮銷百憂也后夫人于外命婦生有錫命之禮禮記喪大死則臨喪之禮禮記喪大后夫人行祭禮命婦從焉禮記喪大于喪禮命婦卒外宗哭焉禮記喪大先王股肱手足其臣故四牡勞使臣而可以教孝卷耳勞使臣妻而可以教貞樂章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七

之用廣矣序為后妃之志不亦宜乎易林云元黃摧頽行者疲勞役夫憔悴踰時不歸亦以後章指大夫行役之事明為室家懷人之詞于文王后妃不合也仁和龔氏鑑曰將遠成遣妻問勞其家屬合詩義淮南子倣真訓云今增繳機而在上綱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是則言般末征役之士皆有棄置遠舉之思故曰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此為臣下之詞乎抑為君上之詞乎問螽斯序以螽斯不如息則子孫眾多為義而毛傳訓振振仁厚繩繩戒慎螽斯和集則又不徒以眾多為義序傳



不同者何曰續序不得經義呂記嚴緝徒以子孫繩繩爲不絕桐城馬氏瑞辰以振振繩繩螻螻皆爲眾盛更不得毛傳之義考韓詩外傳引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能使子賢也則是頌后妃所生皆賢非妾媵多子之謂後漢書襄楷傳曰昔文王一妻誕數十男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白虎通引詩傳曰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魯詩之傳皆指后妃所生見史記世家無關貫魚之寵續序于關雎不得后妃有別之德于是樛木螽斯小星並以不如忌蔽之吾聞麟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八

趾以信厚爲美不信螽斯徒以多男爲德也漢中山王好內亦百餘男未聞媿美西伯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韓詩繼世象賢之誼正毛傳仁厚戒慎之徵也甚矣君子貴子孫之賢不徒貴子孫之眾也不知續序爲毛之綴旒烏信三家爲毛之益友乎  
問樛木不與君子而喻后妃鄭箋則并美妃妾無與文王者何曰樛木釋文引馬融及韓詩本並作杓說文高木曰杓下句曰樛則韓毛殊與文選寡婦賦注云葛藟二草名言二草之託杓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選注多用韓詩則是高木即與君子而葛藟女蘿則喻宮闈非若毛以木之

下曲與后夫人之下逮與下文君子不倫至箋云妃妾能以禮義相和又能以禮義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則是歸美如妾何如韓義歸本文王之德乎

問兔置之詩三家說以爲殷紂時賢人退于山林網禽獸而食之故兔置之詩作文選薦譙于是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置網之中而用之西土服子墨其時芻蕘采薪之人皆盡其力賈山言文王時是于后妃如何與而序言后妃所致者何曰此猶召南以羔羊爲鵲巢之功致而其義則徐幹中論盡之矣中論曰人性之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九

忽也是以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窺其隙也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列女傳曰安貧賤而不忘于道惟至德者能之詩云肅肅兔置柶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易林亦云兔置之容不失其恭蓋關雎之德不出情欲無介乎儀容晏安不形于動靜今以兔置伐木之人而有肅肅將事之敬何異饋婦之如賓漁者至于中林則無見也無聞也敬于顯而不敬于隱者可以爲干城未可以爲腹心是中達之德顯中林之德晦故關雎兔置詩人慎獨之學也以如此之材德不登于王廷而



淪棄山澤使非遇文王舉之則終身稿死山林鹽鐵論所謂兔置之詩刺小人非干城腹心言殷紂之世朝多倖位野多遺賢也四牡汝墳皆同斯誼即美寓刺蓋二南通例矣

問曰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女子于蔡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夫采采芣苢之草雖有惡臭猶始于采撷之終于懷擷之浸以益親况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君子謂宋女之志甚貞而一也文選注引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荅問 十

憤而作以是芣苢之草雖有惡臭我猶采而巳者以興君子雖有惡臭乎我猶守而不離去也魯韓說同然或疑蔡宋非古國芣苢非古訓者何曰齊侯召伯皆陳于武王分陝之詩管蔡宋杞皆封于武王有天下之始然國語文王即位諱于蔡原章昭以為蔡君則文王時已有其國矣路史蔡黃帝後姑姓國苟古無是國豈盡武王稱名耶春秋蔡班先衛宋爵先陳而蔡宋無風賴是詩存之猶燕申無風得甘棠行露補之陶宏景別錄云澤瀉生汝南池澤汝南蔡地正足徵韓義之確且與漢廣汝墳皆化被南國之徵奈何必歸諸子虛亡是哉毛序家室和平則婦人樂有子孔疏以天下亂離則

我躬不閱遑恤室家為其反證夫文王之化至于兔置武夫江漢游女皆有賢聖之行故宋女貞一足徵王化如僅婦人求子而已則雖商瞿母處定哀伯道妻當漢季並以有子為幸無後為酷豈定哀漢季皆和平之盛世而文王周南之風僅賢兔爰萋楚之刺耶且車前利水既匪懷妊所宜難陶氏別錄謂其實令婦人有子皆傳會毛傳不可為訓車前利水之劑從西戎李木復非婦人所采釋文引無有以車前安胎者 慎王肅並據山海經周書王會經謂芣苢木名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以匡毛傳車前懷妊之訓然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南婦人所得采陶宏景以此為韓詩說則尤誤矣故魯韓並以芣苢為興不以為賦然其以澤瀉臭草與君子臭惡之疾而辨命論云

再耕歌其芣苢王充論衡云伯牛病厲 四書或問引晉樂病癩癩即癩 取興之義良在斯焉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苢亦選注引內傳瞿與爾雅芣苢馬馬馬車前之訓合澤瀉即馬烏但瞿異于直故郭璞謂大葉長穗江東呼為蝦蟆衣明其為澤瀉之稱與車前性一而物二也 魏風言傳賣水葛也陸璣疏云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稍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皆取臭草為興不以利水為用彼謂芣苢治癩者尙匪韓詩之義而申毛者欲強為安胎之劑吾恐誤讀爾雅幾死勤學也問後漢書尚磐傳誦汝墳之卒章因解帶就舉注引韓詩汝墳辭家也薛君章句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



王室政如烈火猶冒觸而仕者以父母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詩曰王室如燬而列女傳亦稱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于王事因陳義以匡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使無譴怒遺父母憂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生于亂世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亦魯韓說同而嚴粲乃以詩在周南則父母宜美文王且親伐薪枚斷非大夫之妻者何曰魯詩言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則是伐條枚以爲捷用治汝水之隄防毛傳墳正君子行役賢勞之事非室家自謂之詞其時王室在朝歌去汝南止數百里去岐豐則千餘里不得有孔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卷問

三

適之云而三百篇言父母者皆謂二親從無假借之例豈君子民之父母顯頌非借喻二雅毛傳兩以父母爲文武後儒皆不從之詩中但勉其君子以忠孝則王化自見故先儒謂北山之大夫不及北門之大夫北門大夫之妻不及汝墳之婦人苟以詩在周南必美文德則漢廣芣苢又何詞頌上耶且小序傳箋皆無文王孔邇之義至釋墳爲大防毛君子仕亂世鄭父母對疏遠箋云恐其辟勞以得異當念父母則並同魯韓之旨故王肅母以免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

王基馬昭孔晁孫毓述毛並謂大夫行役其妻所作毛詩有與三家本無不合而區裂于後人者茲類是也

問曰文選注琴引韓詩漢廣說人也而韓內傳且蓋以交

甫解佩之事外傳則述阿谷處女而引詩證之姜炳璋謂其風雅掃地三家之亡尙恨其不早者何曰陳琳集云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所游又文選琴賦注引薛君章句云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據此則喬木漢女三言比與如楚詞之湘君湘夫人皆江漢典故傳自上古詩人以比貞靜之女可望不可即蓋上章游女是興下章之子是賦不可即以游女爲之子爾雅之嫁往也毛傳用之不可休不可求不可詠不可方皆極美其貞潔所謂好德如好色也故列女傳曰不可求思謂以禮自防人莫敢犯則韓序所謂說人者即靜女毛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卷問

三

傳所謂女德貞靜而有濃度乃可說樂書引琴操云鶴巢者邵國男說貞女而作是其證也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起興蓋古者嫁娶必以燎炬爲燭故南山之析薪車牽之析柞綢繆之束薪幽風之伐柯皆與此錯薪刈楚同興秣馬秣駒即昏禮親迎御輪之禮故箋曰言刈其楚喻眾女皆貞潔我欲取其尤高潔者言秣其馬謙不敢斥其適已皆用韓詩說人之義發情止禮庶乎離騷好色不淫之旨焉自易林云喬木無息漢女難得禱神請佩反手離汝于是旁及交甫解珮之說然文選解珮事蜀都賦注以爲列仙傳江賦注以爲韓詩內傳洛神賦注則未本一作



列仙傳尤延之本一作韓詩內傳袁本茶而詠懷詩注則曰列

仙傳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云

云考劉向列仙傳有江妃二女而終之以詩云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蓋說者因薛君有漢神之云而列仙

傳又有引詩之語因淆為一事巷伯毛傳引顏叔子夜遇

蔡婦事凡二百言以為辟嫌不審之證使不見其全傳而

第徵引于他書則必謂毛詩以巷伯非寺人矣說文兒部

亦引韓詩傳鄭交甫逢二女魁服與巷伯毛傳引顏叔子

事同蓋以交甫事證漢神非以交甫事解經也古籍不完

難據孤文以訾全誼鹽鐵論引孔子曰吾于漢廣知德之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古

至也正謂德廣所及今本亦譌作河廣則宋桓夫人被出

思子有何至德故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

好學深思固難心知其意焉

問麟趾毛傳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謂公姓公孫

也陳啟源非之謂古無稱孫為姓者何小序以麟趾為關

雎之應而又言關雎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

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者何曰玉藻子姓之冠也鄭注孫是

子之所生故曰子姓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

鄭注所祭者之子孫也又喪大記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

東方鄭注曰子姓謂眾子孫也漢書魏其武安侯傳魏起

合矣或不能成子其他傳記稱子孫為子姓者更僕難數

况杜杜毛傳又以同姓為同祖則是毛以公子為同父公

姓為同祖公族為同高祖故詩以三章先後為親親之殺

若如疏以同姓為五服之外則安得先于五服內之公族

乎至左傳襄十二年曰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

禰廟又曰魯與諸姬臨于周廟謂同姓于文王為宗廟也

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同宗于祖廟也彼對異

國言自遠而近故以同族為五服以內與此皆言文王近

親者異也周南當殷之末世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之僅

存者經紂數十年之蕩滌已無復存及文王積功累仁移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古

風易俗人材蔚興變涼德為敦龐變貪競為推讓蓋南國

之宗族皆有盛世之休祥非獨美周國之公子也毛詩麟

趾衰世之序與三家詩關雎刺時之序同一義例蓋衛宏

之旁取魯韓者孔疏懵然不知乃以黃帝堯舜致麟文王

不致麟斤斤較量固哉高叟之為詩乎



召南荅問

問孔疏以二南之后妃夫人皆指文王太姒而子則謂召南全風皆周南之應其夫人自是南國諸侯之夫人與后妃無涉者何劉氏七經小傳云狸首鵲巢也篆文似之王應麟駁之謂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則是狸首在鵲巢之外者何曰采蘋為鵲巢之三知采蘋為南國夫人則知鵲巢矣說詳後彼以關雎與后妃此以鳴鳩與夫人其求賢刺時雖不如寤寐反側之哀切然以國君之富尚必鳴鳩均一之夫人始足配之而况天子以四海為家者乎鵲巢非惡鳥可居惟鳴鳩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荅問

六

乃足居之非泛詞頌美矣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諸侯以狸首為節樂會時也大夫以采蘋為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芣為節樂不失職也揆其篇次狸首自是鵲巢之誤說見前正樂篇且以會合之得時喻會同之及時正鵲巢之義于狸首何與乎大戴投壺記于禮崩樂壞之後漢儒誤取甚宏所射之狸首以入禮經烏焉魯魚貽誤千載王應麟反據以駁鵲巢射節之誼何異以燕說正鄧書耶問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合于樂章鵲巢之三毛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亦用射義之文則篇首三詩不專美夫人而兼美大夫妻者何左氏傳釋是詩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

詩古微 中編之一

漢真諸宗室季蘭尸之考濟水溢為滎澤即鄭之滎陽當

為陝以東豫州之風乃不入周南而入召南者何曰此詩

正美南國夫人之切證也稱季女為季蘭猶季姬季姜季

芊季隗之例則是蘭姓諸侯之女非姬姓之女所謂先嫁

三月教于宗室牲魚蘋藻之祭皆南國諸侯夫人之事非

文王宮中之事漢有廬陵太守蘭廣即此蘭姓之後師古注急就篇謂出自鄭穆則古未有氏其祖

名者杜預注釋季蘭為服蘭之女疏引燕姑微蘭生鄭穆公豈有二南已用春秋之典故知當為古姓無疑季

蘭嫁為大夫妻安知非嫁于荆梁諸國之大夫正召伯所

屬而采其風乎能循法度推本于其在父母家故序以大

夫妻為言耳采蘋為卷耳之應卷耳亦代為大夫妻之詞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荅問

七

而歸本于后妃之志采蘋乃諸侯女嫁為大夫妻之事何得謂非南國夫人之教與文王后妃之化乎白虎通義嫁取篇曰大夫女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子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家學事人也此可見古者女教之重敬宗收族之禮故潛夫論云背宗族而采蘋怨原作采玉林曰當作采蘋當是殷紂播棄宗族之時故聞南國宗取宗室屬下語耳室之風有相形見絀者耳問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且首章數語全同出



車五章明為行役之詩與殷其雷汝墳同誼而傳箋不以行役為言反以為未嫁之女者何曰箋以見止為同牢之時觀止為初昏之夕通典馬昭申鄭謂三代嫁取以仲春苻于南山采薇之歌以證其為將嫁之女亟亟以我心降有祿安得有途見采蠶之事且未婚之女亟亟以我心降我心說我心夷為言大違昏義女子恥去之義何以為風化之首乎歐陽本義謂毛鄭不合序意而以此詩為大夫行役其妻守禮待歸之詩呂記嚴緝朱傳並從之觀毛以草蟲應卷耳齊詩以草蟲應芣苢則為大夫妻懷君子之詩非未嫁女之詩明矣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六

問甘棠之詩鄭荅趙商以二伯分陝在武王有天下之後亦不以為文王詩矣而康王之誥召公尙率西方諸侯則是詩果作于何世毛傳蔽芾小貌鄭箋謂止舍小棠之下夫杜梨之樹高不數尺召伯巡行既不可弁帶而坐灌莽之間復不可倚僂而入蝸廬之內即許行墨道有不能行且箋謂專聽男女之訟尤非方伯之專職者何曰以三家詩考之不但作于成康之後抑且當為西周之變風何者左傳定九年引是詩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襄十四年士鞅曰欒武子之德在民猶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劉歆廟議云思其人尙愛

其木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說苑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故史記燕世家及劉向疏並以召伯既卒而後世思詠之詩則魯詩以為作于召公身後矣韓詩外傳曰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乎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由是出就蒸庶于隴畝之閒而聽斷暴處遠野廬于樹下而百姓大說耕桑倍勸其後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漢書王吉傳略同吉亦習韓詩夫云先君文王固明在文王之後至言其後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則并在周室中葉以後非成康時矣周初東遷岐豐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九

西畿之地尙為周所有甘棠巡行之地在陝以西自不得入東都王城之風而附之召南宜矣一則曰耕桑倍勸再則曰耕桑失時則是農忙停訟之月恐民至城邑廢耕耘故暫出鄉野就聽之其非終年暴露明矣而劉氏安世乃以為墨子之道非方伯述職之體則文王卑服即田功公劉容刀陟原嶽亦皆墨道乎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而古詩木蘭之檝沙棠舟則其木不小易林云大楸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召伯游暑其為沙棠芾茂之大樹而非杜道左之小木明矣說文芾草木盛貌韓詩作芾亦謂蔚蒼茂盛異于毛訓故韓詩外傳謂廬于樹下說苑以為舍于甘棠之下史記



以爲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又易林云爲讓所  
言繫于枳温甘棠聽斷昭然蒙恩又非鄭箋專聽男女之  
訟明矣又考樂緯云御覽初學記人事召公賢者也明不  
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栗恐懼故舍于棠樹下而聽斷焉勞  
身苦體然後與聖人齊是以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斯言  
也其得聖人之用心乎書序稱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  
王左右召公不說句周公作君奭攷尚書大傳舜讓于德  
不怡史記五帝本紀作不懌又自序云唐堯舜位夫召公  
之讓于德而不說猶舜之讓于德而不怡也以天下之大  
萬民之重三公二伯之任而已與周公分任之孔疏云經傳皆言武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三

百八十云云則是天壽平格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卒之懷  
召公者如懷文王詩召南者如詩周南晞驥之馬是亦驥  
而已至蘇氏撤謂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召  
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故詩作于下云云則既  
情分映之時世又味南  
幽之體例固無幾焉  
問行露之詩列女傳以爲召南申女許嫁于鄆夫家禮不  
備而迎之女不行夫家訟之于理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  
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言夫家之禮不備也韓詩外傳亦言行露之人許嫁矣然  
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志貞禮誓死不往君  
子以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論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三

王時太公爲太師書序言周公爲師者縱戰兢憂勞保無  
蓋太公薨周公代之其大傳則畢公也韋荒平縱無失墜果足光文考聖化乎所以感然若不自  
釋也周公則歷稱伊尹伊陟巫咸巫賢臣扈甘盤及文王  
五臣皆未嘗去位以勉其謙讓未遑之心並明我二人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誼故召公不自說之志于詩甘棠見  
之周公作君奭之義于詩鴟鴞見之皆畏命之至也勉道  
之極也白虎通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何  
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陝東西使  
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論衡氣壽  
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尙爲太保傳稱邵公年



無夫家者許其殺禮之令周官媒氏于是月也奔者不禁蓋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言自九月至此時猶不能備六禮者乃許其殺禮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是先王原有非時殺禮之禁故標梅詠仲春逾時不備禮者之事實三以至傾筐喻女之次第畢嫁也如紀時則已逾時而盛夏矣尚何云殆其謂之哉桃夭詠昏因常時備禮者之事桃夭喻女子容色之少好耳如以時則仲春及時哉有實其實其葉蒸蒸時當盛夏尚得為詳周南荅問易林云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露有言出爭

我訟此明貞女欲守昏禮之常而夫家欲用昏禮之變也盛露厭浥正季春以後仲秋以前冰久泮而霜未降之時箋以行露為始有露是二月嫁取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故云禮不足而不來此用韓詩與毛異非時非禮非貧非荒而欲用苟且殺禮之令以爾車來以我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荅問

三

賄還棄禮急情可乎不可乎易漸之象曰女歸吉明自納采至親迎皆施不凌節故六爻皆取象于鴻雁昏禮用雁之義若歸妹以兌少女從震長男說而動不以漸為六禮不備奔則為妾之象矣故士昏六禮皆行之于廟以先祖之遺體授人其不苟也如此婿爵弁墨車親御輪三周其親而下之也如此幣必誠辭無不腆舅姑饗婦洗爵而獻其降尊而禮之也如此然後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所以報夫君舅姑之禮者當如是其厚而不忍變也禮之云乎豈曰財之云乎小雅我行其野之詩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箋謂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適以自異于人道

豈非行露昏姻之切證乎申為南陽被化之邦而鄭則崇侯虎之故地文王伐崇始作豐被教尚淺餘俗猶存故采其詩以明王化之淺深若媒妁不通而彊委禽焉此獄何待召伯而聽之孔疏以為禁嚴于女法緩于男故女既貞信而男猶彊暴曾是文王有此不情之法不倫之化哉矧拒彊暴之辱亂世不乏其人謹禮節之恆非聖化不臻此俗毛詩之淺于說行露猶其淺于說芣苢也後儒附和又何譏焉

問羔羊退食自公毛鄭異義而釋文引韓詩透迤公正貌又費鳳碑君有透迤之節自公之操或謂鄭箋減退膳食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荅問

三

率從公道之所本然乎素絲五純五絨或謂裘敝見縫明其節儉然乎曰節儉誼隘不足以蔽詩旨惟緇衣篇云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蓋素絲之縫殺大小皆得其制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出入皆可從述則俯仰自得而不愧怍所謂從容有常者也埤雅西京雜纒倍纒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帨倍帨為縠倍縠為縠此乃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蓋紕者五絲絨者二十絲縠者八十絲故三章次古人服裘毛表而革裏故新序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漢書揚興薦匡衡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是則裘毛在外革當在裏敝裘止當見其少毛何



由見裏縫之絲。益知裝散縫見。示儉之說不可通矣。曹大家賦云。退透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後漢楊秉傳云。透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薛君章句云。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則仍同緇衣進退從容之義。薛君章句見後漢書王渙傳注衡方碑云。禕膺在公。儒林傳張山拊云。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則仍用毛詩退自公門之訓。蓋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于朝。不違家食。是魯韓原以爲進退公朝。而大夫之節操正直自見。自章懷注楊秉傳始以鄭箋滅退膳食。率從公道。誣釋韓詩。與十月箋之間。妻厲如誣爲魯詩者。曷異。故知箋之異毛。出于魯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西

韓者半出于意說者。亦半他如鴟鴞車牽諸篇。皆非毛非韓。別詳各篇。

問殷其雷傳云。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分雷與山爲二。興箋謂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于山之陽。則通爲一興。果一乎。二乎。曰。箋言一興者。是而雷非號令之喻也。易以雷出地奮爲建侯行師之象。甘泉賦振殷麟而軍裝。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振盛也。殷麟言眾多也。軍裝如軍之裝者也。而魏文帝黎陽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此兼用召南東山二詩。明爲從軍之事。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

象君之車音傳奕詩曰。雷殷殷感妾心。傾耳側聽非車音。竝以雷擬君子車聲之證。文王征伐昆夷。正在終南隴坂之地。故陟岡崔嵬。周道威夷。屢詠于詩。此蓋言師出之初。六軍雷動。今車聲自山陽而山側。而山下。是猶雷始收聲。而軍之將歸也。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全出全反。我振振之君子。其殆及時而歸乎。詩之取興。不遠人情。衡諸毛義。必有能辨其迂近者。

問標有梅之詩。東萊呂氏謂其詞汲汲如將失之。殆習亂而喜始治者何。曰。周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標有梅之詩。嫁取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蓋韓詩証也。呂氏讀詩記專毛。不取三家。而此証開與之合。可謂逆志而得意矣。范氏處義曰。男女昏因失時。或以凶荒。或以強暴。或以征役。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成禮。故既幸之。而又惟恐其失之也。二南詩皆當文王與紂之時。習亂思治之際。不其然乎。不其然乎。至求我庶士。疏謂詩人設爲女家之詞。非女自我。卽戴岷隱所謂擇婿之義。父母之心也。釋文引韓詩章句云。迨願也。丈夫生而願爲之室。女子生而願爲之家。則韓詩亦以爲父母詞歟。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西

問桃夭標有梅。綱終東門之楊。皆言昏姻以時。而毛鄭不



同毛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本于荀子鄭則以仲春探有  
 梅至孟夏其實三仲夏其實七皆昏期之候據周禮仲春  
 會男女無夫家者之文也得母鄭本三家詩說乎曰韓詩  
 外傳亦言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與荀子同而白虎通義言  
 嫁取必以春者謂必迨冰未泮以前即小正二月緩多士  
 女之義初無季春孟夏仲夏之說至媒氏奔者不禁之文  
 明為過時殺禮豈至是方行禮哉且行露以非時拒男綢  
 繆以三星失時在天三四月在閏四五月在戶五六月安得仲春至仲夏皆  
 昏期哉鵲巢箋云鵲作巢于冬至春乃成疏引詩緯云鵲  
 以復至三月始作室家復于消息十一月卦月合十二月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毛

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故知至春乃成云云此亦昏期之  
 喻而探梅益以實多少喻女子笄年少長之時非喻春夏  
 早晚之時矣孰謂鄭箋別有所本乎管子幼官篇秋三卯  
 十二始卯合男女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通典引董仲  
 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  
 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  
 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婦始秋分東門之  
 楊毛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是西漢以前從無異說自  
 馬鄭創古文說動異西漢故王肅謂二月之文始自馬鄭  
 私立門戶非經誼也周官媒氏疏曰秋以為期淫奔之詩也緩多士女仲春之政也易泰卦六

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六五爻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育  
 生嫁取之禮福祿大吉召南草蟲之時夫人待禮隨從在  
 途見采鼈者以詩自興而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  
 無譏文或者仲春之文所以合士庶天子諸侯不在此制  
 則以為侯王之法不同三代也案爻辰者鄭氏一家之說  
 不可據且王侯即四時通用則亦無仲春至仲夏之文鄭  
 說無一 至男女昏嫁年歲毛鄭亦不同探梅傳云二十之  
 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  
 民也王肅譙周述毛皆以男自二十至三十女十五至二  
 十皆可昏嫁而鄭依周官大戴禮穀梁傳皆言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許慎五經異義同之以十五六後可嫁取  
 者國君及卿大夫士之禮二十三十而嫁取者庶人之禮  
 范甯不從之謂周官傳記言不得逾限非必以三十二十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毛

為期禮為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必三十二  
 十而嫁取安得有殤姊乎可謂片言折獄而馬昭盧氏尙  
 強申之東漢師心立異大抵如斯近日惟歙縣俞氏正燮  
 斷之曰媒氏之文是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  
 不是過何以知周時有此令若曲禮內則冠笄有室之文  
 若穀梁傳冠取許嫁之文若墨子大戴禮所述上古中古  
 之文及說文白虎通淮南汜論訓云云此自周時為民之  
 令不通于古今不達于士以上亦不限于民之有力者後  
 儒以令為禮說始難通豈知絕無與于禮制其辯甚詳今  
 不備引



問小星之詩箋謂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進御于君鄭志張逸已疑君有常廢詩何其碎而洪邁亦謂諸侯嬪御何至抱衾往來牀帳煩重勢非獨力可致蓋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之義而王質亦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行章俊卿程大昌皆謂為使臣勤勞之詩者何曰此韓詩說也外傳云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故君子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而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入奉使類蓋唐宋韓詩尚存是為諸說之所本文選魏文帝禘詩注曰譬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亦用韓說以易毛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五

詩眾妾之喻蓋殷在周東首章指紂廷羣小之多而微箕膠比三五人落落如晨星故易林云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惟使臣以勞計功若賤妾進御何功不功之有則實命不同者即北山詩之或息偃在牀或王事鞅掌也首章毛傳三星五曜以別于下章之參昂然心鳴相去甚遠心在東則鳴在西不得同時見于東方也次章維參與昂皆西方白虎之宿則以喻西周勞苦之臣正與大東詩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相反也爾雅釋訓幃謂之帳郭注引韓詩抱衾與幃箋用以易毛訓稠衾為稠帳蓋賤妾進御于君止須禪被使臣宵役在外必兼攜行帳也此與汝墳殷其雷皆勉其君

詩古微 中編之一

子以敬王事安義命苟為作于嬪御則實命不猶幾于怨其小君矣烏見其為惠下之所感乎三百篇中言征役言征夫言徂征者皆遠道長役之謂若宮闈廢興可言宵征乎卷耳四牡殷其雷並行役于西土之詩以言山阜崔嵬汝墳小星則行役于東土之詩彼言王室如燬此言實命不同皆與殷幾相近之詞不獨三五王事不均從事獨賢其皆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何獨關雎鹿鳴之為刺時乎

問易林云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厭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又云江水沱沱思附君子伯仲處市不我肯顧娣姪恨悔似皆指召南江有沱之詩與毛異義者何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五

曰易林二占合釋乃明蓋求其長女不從而父兄以季女嫁之娣即季女也姪則媵于季女以嫁者也其後長女遇人不淑而娣姪先嫁得所乃閔伯仲之不從悼戚施于燕婉而賦此詩女長曰孟而春秋傳曰虐我伯姬國語長女也我季女自我也不我以者不用其言不我與者不肯偕行不我過者輕其娣姪之夫家不相過從而末章其嘯也歌箋云嘯者聲口出聲有所思而為之嬌既覺自悔而歌其勞苦也江汜之娣始不敢薄其君子而不行繼不以已之得所而忘其同氣先王以為可以勸戒而悼俗故錄之于詩蓋嫁于異國之士者故易林不言南國大夫而

一五三



言南國少子其為士而非大夫無疑毛序不言夫人而言嫡孔疏亦謂大夫士之妻但大夫不越竟逆女惟士昏禮有異邦贈送之文故魯詩芣苢宋女而為蔡人之妻谷風

涇渭秦女而為邠人之婦知士禮異于大夫矣漢地理志管仲身在

陪臣而取三歸論語包注謂取三姓女國策管仲為三歸之家以檢桓公鮑注亦同是知諸侯取女二國媵之大夫

則借也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婦媵士不名家相長姜熊氏云長姜謂媵又士昏禮雖無媵先則士得取于他國但

媵姪出于一族而至若我行其野適異國而就昏因行露不能有二國耳

興訟以鄆申而通盟好斯又禮不下庶人有妻無媵者也

至毛傳以水決復入為汜興媵亦復歸然說文水部引詩

一曰涇水也詩曰江有涇是三家詩但以爲水名不同毛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三

訓次章江有渚毛傳水枝成渚然釋文引韓詩一溢一否

曰渚謂此溢則彼涸以喻夫家盛衰無常女子不可以盛

衰為去就正符易林之旨矣

問舊唐書禮儀志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

野鷹之刺與焉劉昫唐末人蓋用韓誼其言詩與毛略同

而不以為文王之風則大異然不入王風而入召南者何

曰吉士誘之近儒多主毛傳誘導之訓而斥歐陽本義挑

誘之解然首章毛傳亦以為春不暇待秋末章箋疏亦以

為女子拒暴之詞夫導淫導欲皆導也以春不暇秋之女

而吉士從而誘導之斯何情事乎昏禮束帛儷皮以為聘

幣今以死麕不中禮之皮而加以茅束苟簡之贈鄭子皙之強委禽乎春女悲秋士怨感其物化也相感而動流蕩之思則末俗失冠昏之節矣感悅驚麗謂之姑徐徐云爾

詞若相距情則相暱乃以為凶荒殺禮而強推為禮義之

化貞絜之教其如詞義齟齬何或謂左傳鄭伯享趙孟

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必非刺淫則子騫賦野有蔓草叔

孫賦匏有苦葉亦將謂彼二詩非刺淫乎三家詩以甘棠

野有死麕何彼穠矣皆東周之詩而二南樂章各十一篇

篇相配應獨此三章多出十一篇之外與周南不相配應

又不入于王風則知皆東周時所采西都畿內之風也蓋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三

周初雒邑與宗周通為邦畿千里平王東遷後秦文公破

戎收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及惠王尙與虢公以酒泉是

西畿地東遷百餘年尙為周有也而虞芮西虢亦錯處西

畿之內未為秦晉所并故甘棠之思召伯何穠之美王姬

皆陝以西畿內之風分見二篇答問野有死麕非猶是例乎自召

伯聽行露之訟畿民懷禮教之遺而其詩既非采于東都

王城使不附于召南陝以西之風將何所屬自采風之例

不明三家之說不著于是王氏柏退何彼穠矣于王風刪

野有死麕于召南師說不明弊壹至此夫

問何彼穠矣之詩毛與歐陽異說其主平正之王齊之



侯者曰二南皆儀禮樂章必非東周之平王當猶湯稱武  
王武稱鬻王厲稱汾王韓奕傳汾大也以文王為平王周公已沒  
召公主昏故其詩入召南其主東周平王之孫嫁齊僖公  
之子者曰平王崩于魯隱之三年而春秋十二公惟莊元  
年十一年兩書王姬歸于齊兩者之中齊襄無道魯主讐  
昏王姬為齊繼室違諸侯不再取之義其詩必不登于二  
南惟莊十年適齊桓者卒諡其姬意其有肅雍之德事在  
莊王十四年則王姬必平王之元孫惟是東遷之詩何由  
入召南二說孰是曰以經例求之更以三家詩證之而後  
知二說望文生義之失考韓奕詩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  
父之子謂厲王之女甥而蹶父之女子皆美韓姑一人也  
衛碩人詩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亦謂  
齊侯之女子為衛侯之夫人合四語皆美莊姜一人也其  
魯僖則曰周公之從無一稱其妻一稱其夫分屬二人者  
孫莊公之子亦同况首章以唐棣之華與王姬之車次章云平王之孫若非  
即齊侯之子則華如桃李將兼與男女二人乎况武王元  
妃邑姜若女適齊侯之子無論丁公乙公皆違春秋傳譏  
取母黨之例見白虎通義當是公且天子女適人曷不云  
羊顏嚴二家遺說鬻王之子而必遠繫之祖乎詩三百篇皆稱文王何以獨  
易其稱曰平王不見他經傳乎至齊襄取王姬立已五年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三

齊桓取王姬立已三年而謂尚稱齊侯之子尤乖君薨稱  
世子既葬稱子逾年稱君之例是二說皆不達經誼之言  
也攷儀禮疏引鄭箴膏肓言齊侯嫁女于諸侯以其母王  
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是謂齊侯之女子而平王之外孫  
女同指此女一人正符碩人韓奕之例汾王之甥蹶父  
之甥卿士之子言其尊貴與此平王之孫同也爾雅女子  
子之子為外孫儀禮外孫總麻三月春秋僖五年杞伯姬  
來朝其子何休曰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漢書西域  
傳龜茲國王上書自言得尚漢外孫女謂公主女細君也  
亦同且琴如桃李正與女公子亦符首章之例諸侯女適  
人經例不書且平王四十九年以前未入春秋安知無王  
姬適齊而此則其所生之女別適他國者乎諸侯取夫人  
有雷車反馬之禮故諸侯夫人始至皆自乘其車與士昏  
詳鄭注賈疏又鶴巢疏引鄭箴膏肓云士昏禮主人爵弁  
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  
車也天子以至大夫皆有雷車反馬之禮宣五年齊高固  
及子叔姬來反馬是大夫禮也泉水還車言適言夫人用  
嫁時乘來之車以歸也王姬然崔靈恩謂惟二王之後夫  
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夫人得乘重翟其同姓異姓  
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其初嫁之時卿大  
夫之妻得上攝一等諸侯夫人不得上攝以其偏王后故  
也詩疏引此蓋出崔靈恩三家詩集注周禮巾車而詩序  
鄭注舉詩翟弗以朝衛侯爵謂厭翟也說同言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是得  
乘重翟異于他國夫人之厭翟今其嫁女也乘攝等之母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三



車兼有肅雍之母德使人榮其所自出則下國猶尊王室文武家濶尚存其不入之他什而入之召南者齊女所嫁當是西畿諸侯虞虢之類其詩采于西都畿內既不可入東都王城之風又不可入齊風故從召南陝以西之地而錄其風爾如謂二南皆儀禮樂章必非東周之平王無論與甘棠諸詩不合即如譜疏謂詩作于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入之召南近日錢氏澄之謂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時周公已沒召公主昏則并在康王之世其于儀禮合樂周南召南之文已鑿柄不入何如三家詩以甘棠野有死麕何彼襍矣皆作于東周采

詩古教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詩

于西畿正符召南獨多三詩之例乎至皇甫謐駁平王為文王之說謂武王五

男二女元女太姬妻陳胡公則次女宜為姊如虞二姚堯二女之例是則不然姊姪必庶女若同出邑姜則皆是姪固可分適諸侯若挈仲氏任為王季妃莊姜邢侯之姨息媯蔡侯之姨是也但此詩平王齊侯則明指其人實非訓誥通稱耳

問騶虞之詩三家說皆以騶虞為官名五經異義述魯韓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周禮鐘師疏魯詩傳古有梁騶者天子

子之田也文選補都賦注易林云五輒四國優得饒有陳力就列

騶虞說喜射義鄭注曰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歎仁人也鄉射禮鄭注云騶虞之詩樂得賢者眾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賈子新書曰禮者臣下所以承

其上也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賦性而飽以優食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甚敬其主敬慎其所職掌而忠厚盡矣其事深故其歎之長曰吁嗟乎也與毛傳騶虞獸名異誼者何曰據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諸侯以鵲巢為節樂會時也舊誤詳夫子卿大夫以采蘋為節樂循法度也士以采芣為節正樂論樂不失職也皆詩禮最古之義毛于采蘋采芣二序既皆用射義安得于騶虞而獨舍之乎諸儒謂毛公時古書未出而闕與之合此序與禮記射義合乎不合乎諸儒又謂爾雅專釋毛詩何以釋獸反無騶虞乎或據書大傳逸周

詩古教

中編之一 二南答問

詩

書王會解山海經以證毛傳然王會解云騶吾食虎豹則其性更猛山海經有騶吾大如虎日行千里則其性又善走皆無不食生物之說且毛傳以騶虞為白虎而書大傳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又言得青豸白虎等是騶虞與白虎判然二物不得以白虎為騶虞至說文虞下全用毛傳而仁獸又與義獸不合且吁嗟麟兮上承麟趾之文若于殪豝豞之後而忽以白質黑文之獸頌其君則于詞不倫毛傳既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君之發忽又舍虞人而別指虞獸則于例不貫自當以三家詩義為長蓋是詩函二義射義謂樂官備而易林賈子皆美虞人得職



此一義也。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鵠巢，舊作舞首右射

騶虞而貫革之射息，而鄭禮注皆以不忍盡殺為仁。此又

一義也。考周禮山虞大獵有除萊之事，司馬春田有火弊

之文，今葭蓬茁而不忍火田，五犯壹發而遁其四，不忍驅

逆皆虞官仁心為質，是一發五犯，言其得人五犯，一發言

其愛物，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蔡邕曰：七當作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則有騶，左傳亦言六騶，無言七騶者。左傳使訓羣騶知禮，商子禁使篇亦言騶虞

監馬是騶掌馬御，虞則羣騶之長，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

敢告僕夫，故以虞人得賢知其官備。毛傳特欲配麟趾之

仁獸，故創訓義獸，望文立說，不知麟趾則子孫之多賢騶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荅問 三

虞言在官之多賢，故皆為關雎鵠巢之應。若如毛以騶虞

美君之仁心，而不及得人，則是風化之本，而非風化之應

矣。何由與麟趾相配？鵠巢相應乎？至射義孔疏云：射一發

而得五犯，猶君一求而得五賢，為集傳中必疊雙之所本。

然疏止謂喻詞，而集傳并以為實賦，則豈王用三驅網開

一面之制哉？若乃墨子武王勝殷殺紂，因先王之樂，又自

作樂，命曰象。周公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者，象舞即

維清而騶吾，即二南房中之樂，或以首章關雎名，或以卒

章騶虞名也。虞吾同聲段借所謂因先王之樂者，二南皆文王之

風也。文王詢于八虞，咨于二號，舉閔天泰顛于罝網之中。

詩古微 中編之一

西土服，故大雅棫樸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早麓之

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是知關

雎鵠巢，王道之本也。造端乎夫婦，麟趾騶虞，王道之成也。

自家及國，風化美而賢才多，察乎天地。

詩古微 中編之一 二南荅問 三

詩古微中編之一



詩古微中編之二

邵陽魏源撰

抑鄘衛答問

問鄘鄘以兩柏舟為首似皆西周之詩彼共伯固在武公  
卽位以前而鄘柏舟則魯詩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  
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反矣女不聽  
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同  
庖女不聽衛愬于齊齊兄弟使人告女女作詩曰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言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君之意也說者謂衛無二宣姜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一

安有烝淫之人冒守志之節且劉向作說苑又云小人成  
羣亦足愠也又劉向上封事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韓詩外傳小人成羣何足禮哉則向已  
自變其說集傳亦知其不合故但據為婦人之詩而疑為  
莊姜及其注孟子憂心悄悄則亦用小序仁人不遇之說  
而謂魯詩可據者何曰欲以是申毛詩則可以是以誣魯詩  
則不可御覽引列女傳本作衛寡夫人與本傳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陳寡孝婦一例而劉向以衛寡夫人列于貞順  
傳以衛宣公姜列于孽嬖傳薰蕕初不同器正猶釋文引  
說卦寡髮作宣髮同一亥豕之譌遂易貞淫之位舛莫甚  
焉集傳釋羣小為眾妾自據莊姜為若衛寡夫人夫死

守志何眾妾之足愠故列女傳明謂衛君左右之人威儀  
雖美而不可選用正是小人成羣之旨何自變其說之有  
兄弟不據往愬逢怒明指愬齊之事若寮友既非同志烏  
用往愬取辱且仁人君子遭時不遇主文譎諫冀幸君之  
一寤俗之一改心惻王明蹇蹇匪躬庶幾小雅憂時念亂  
之誼而徒一身閔侮標辟悲吟無一言及于君國乎武進莊氏  
存與論柏舟力駁朱子詩序辨說之失殊不知賈生之痛  
哭異于揚揮之怨望柳下之厄窮不憫遺佚不怨正所以  
為直道三黜也莊氏舍本詩道不行則去進退綽如曷為  
不能奮飛乎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為莊姜日月所本非閨  
媛之篇詠乎王符潛夫論貞女不二志以數變故有匪石  
之詩一許不改所以長貞絜而甯父兄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二

至堅泛水不腐故兩貞女詩皆取為喻豈徒歎其不遇而  
已乎毛特因孟子引憂心悄悄以比孔子遂用其斷章而  
序為仁人不遇猶之說六書者有本義有引申段借之義  
豈得以引申段借之義為本義乎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  
死壻齊衰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又曰女未廟見  
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不遷于祖不耐于皇姑示未成婦  
也衛寡夫人違禮自用而取冠變風者何曰此尤詩禮相

蓋柏舟



成之大義。不明于後世者也。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婦禮。士昏當婦至之夕。質明奠筭。卽成婦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非爲舅姑存者言也。且言示未成子婦。非未成夫婦也。未成之詞。繫之妻且不可。况繫之夫。喪夫三年。喪妻期。尊卑不倫。而以夫之死等于女之死乎。古男女之議昏晚。聘取同時。故未取而死之事。不恆見。郭茂倩琴操云。雉朝飛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侯女嫁于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當往持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與此略相類。而白虎通曰。聘。婦未往而死。媵當往者何。國君無再娶之義也。而謂國君先死。夫人必當再嫁乎。先王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賢者之用情恆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過厚。行過恭。喪過哀。故夫死守志之文。聖人不明著之禮。以全天下之中人。而存其詩以立天下之頑懦。詩者所以極人情。非所以立通制也。大杖有逃走之義。而衛風美伋壽爭死。國君有死社稷之義。而風雅稱太王去幽。嫁娶無自親之文。而載馳見許于孟子。既葬有可除之喪。而匪石遂矢乎邠人。婦人迎送不出門。而燕燕遠送于野。皆非禮之所崇。亦非禮之所禁也。禮之所禁。必其有弊而易借。如柳下嫗不逮門之女。而魯男子不可是也。男女生人之大欲。豈慮天下未昏之女子。咸矢柏舟之操哉。卽有之。亦何弊天下哉。詩亡然後春秋作。宋伯姬傳至。姆未至。逮火而

詩古微 中編之二

死。可謂女而不婦。而春秋再三褒之。此豈有禮可繩哉。以此坊民。民猶有從一不終者。

曰。鄘柏舟。毛敘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自誓之詞。而史記衛世家則謂釐侯卒。世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墓道也。而古今人表沿其誤。亦列衛共伯釐公子于下下。而衛武公僅居中下。果何所本歟。且內則。髦者。子事父母之飾。既夕禮有殯而脫髦之文。父喪脫左。母喪脫右。何爲既葬尙有兩髦之稱。衛武公在位五十三年。其卽位年已四十餘。共伯若非蚤死。則嗣立時年必長于武公。安有少艾可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四

改適之婦。則知是詩作于共世子死。武公嗣爲世子之時。而史記顧云云者。何曰。韓詩以抑詩爲武公九十自傲。賓筵爲武公飲酒悔過。攷魯韓詩從無不同。詳四家異同篇。必不以衛武爲篡逆。故史遷此說。不見于新序列女傳。索隱亦云。武公敬聖之德。季札所美。詩人所歌。必無弑兄之事。共伯蚤卒。不云被殺。史公采雜說而爲此耳。明非魯詩說也。然索隱泥續序蚤死之言。而謂共伯當先卒于釐公之世。考共姜齊武公女。而衛釐公卒于齊武公之後。齊武公卒于宣王十五年。今詩中惟稱母只明姜父武公已卒。卽使在衛釐公晚年。而共伯長于衛武。其年亦必四十內外。此共伯

一五九



不蚤死之徵。豈雖脫于喪次。何妨稱于甫葬之初。其美年  
尚可醮。安知非貴。姊繼室。且其伯諡同申。生明是滅。性毀  
傷。殉親自殺。故武公哀而諡之。而史遷傳聞失實。誤以殉  
親為被弑耳。不然。稱攻何必墓上。自殺何必羨道。諡何以  
稱共伯。詩何以再稱兩髦。豈非詩人不徒美共姜之義。抑  
亦重共伯之孝乎。史與小序得失各半。以此柏舟。證彼柏  
舟。一則貞淫易位。一則孝友蒙惡。益見古義之湮淪。論世  
之不易焉。

右兩柏舟

問王氏夫之謂齊相競。鄭相狎。衛相棄。而君臣朋友夫婦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五

之倫大數。然尤莫甚于相棄。相棄由于相挾。衛之婦人。上  
自宮闈。下迄圭竇。賢者妒者。奔者無之。而不挾容色之飾。  
族姓之榮。媼亞之勢。魚茨之資。有亡之求。御冬之蓄。車賄  
之遷。食貧之久。興寐之勞。孰不可得之于婦人。而一相齟  
齬。歷言申說。以相詰。是則碩人之挾富。豈幾同于氓與谷  
風。其說奈何。曰。是誤于毛詩。閱其不荅之說。而毛詩又誤  
會于左傳也。左氏傳衛莊公取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所為賦。碩人也。而列女傳則曰。莊姜齊女。為衛莊公夫  
人。姜姣好。始往操行衰情。淫佚冶容。傅母諭之云。子之家  
世尊榮。當為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

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裝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

碩人之詩。砥礪女以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國君之夫人

尤不可有邪僻之行。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

然也。又楚莊樊姬傳亦引是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勞

其君者。謂女君也。左傳史謂穆姜君必速出。易林綠衣黃

則是作于始至之初。非作于不荅無子之後。故左傳不云

衛人為之賦。碩人而云衛人所為賦。碩人。則但謂碩人之

詩。為莊姜賦。非必在不荅無子之後也。且地里志舉河水

洋洋。實在邶風。則是始嫁之詩。列于綠衣。日月終風之首。

故左傳舉首篇以為說。非若毛詩分隔邶衛先後不倫。詩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六

且不荅無子必在中年伉儷既久之後。何全詩但  
追述家世媒妁之由。儀從之盛。皆始嫁時事。無一語及其  
近事。美其德。執乎。鄭箋國君夫人嫁則翟衣。今衣錦者在  
途之服。案禮童子之服。錦緣錦紳。皆朱錦。春秋王后在途  
稱女。則知夫人在途女服。而不婦服。至翟衣以朝。而後乘  
翟車。以入國。更翟衣以見君也。故丰篇有衣錦裝衣。駕子  
與歸之語。蓋裝衣禪穀之衣。登車則服之。為行道禦風塵。  
猶士昏禮姆加景也。裝綱景同音字。故又有衣錦尚綱之  
語。但惟夫人得衣錦。士則宜純衣。纁  
綱而加景。丰詩益備用。而鄭箋丰  
詩以錦衣為庶人始嫁之服。誤矣。豈非碩人始至之明徵  
乎。魯詩錄為莊姜首篇。以見婦德。闡教之由。自毛後碩人



于衛風且謂在不荅無子之後以規誨為夸侈徒為綠衣  
日月之重儻啟玉臺宮詞之鼻祖不但盡湮先王女師之  
制而且容色富貴翻為挾驕取棄之本以莊姜之賢幾同  
氓婦之刺害詞害志矯誣古哲不出于讀詩之人而出于  
序詩之人豈但燕燕送歸娣廁諸綠衣日月間顯然偵舛  
已哉

曰左傳復言莊公又取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  
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故序以燕  
燕送戴嬀日月追傷不荅終風傷州吁篇次稍差義應無  
異而三家不同者何曰毛詩三篇之不可從更甚于碩人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七

何者衛世家言莊公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  
娣亦幸于莊公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  
為太子攷史言又取陳女為夫人與左氏言又取合與綠  
衣黃裳之詩合箋云喻風情妾之禮齊桓葵即五命曰惟無以妾為妾可見春秋有二嫡之事惟  
其重取故有娣姪從之若如疏以二嫡為莊姜之媵並非  
再取則媵安得于異姓媵安得稱女娣且史言完母死與  
左氏二嫡厲戴稱諡合若完母未死則綠絲正其所治莊  
奚必令嫡夫人子之乎莊公在時戴嬀已死安得莊沒十  
六年復有送完母歸陳之事且完母果新歸于陳州吁尚  
不知其讐已而自投死地乎仲氏任只猶大明篇之摯仲

氏任自是薛國任姓之女非陳嬀之稱此詩即出莊姜亦  
必送子完之婦或係薛女故坊記引詩作先君之思以畜  
寡人畜孝也言此婦能思其夫君故能體夫心以孝于寡  
人春秋葬陳桓公在四月為今二月葬後而歸為今三月  
正春燕辭巢之候故取與燕飛箋訓任為任卹不與其心  
塞淵溫惠淑慎文重義複乎其不可從一也毛既以燕燕  
作于州吁弒後遂以下篇日月為追傷不見荅之詩則是  
十六載未亡人尚追怨先君子無已陳啟源強據胡能有  
定一語謂追傷莊公不能定桓公之位無論桓立十六年  
不為不定且毛傳訓定為止並無定位之義而其釋逝不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八

古處傳古故也箋所以接我者逝不相好傳不及我圍不  
我報傳盡婦道與鄭箋釋德音無良箋無善恩意畜我不  
卒箋言已尊之如父親之報我不述箋不循明作于莊公  
不荅之初曷嘗一言及于冢嗣近于追傷乎其不可從二  
也至謂終風為州吁作而惠然肯來謂時有順心夫莊姜  
初年即子完而惡州吁左傳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豈惡之于莊公  
尚在之時而望之于篡弒大逆之後且以畢生孤危扶植  
之嗣子一旦取諸其懷而殺之此何等之讐而反認賊作  
子倦倦顧念責其言笑之末冀其子道以來莫往莫來傳  
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則使州吁貌為恭敬  
莊姜即將母子如初乎且詩何以先言莫往後言莫來乎



則是國人皆不君之。而莊姜反欲子之。石碯尚知大義滅親。而莊姜反不知母子義絕。且莊立二十三年。桓立十有六年。此時二嬖固已久卒。即使莊姜尚存。則石碯之使陳人殺州吁。迎立完弟晉于邢也。陳既完母之黨。姜又邢侯之姨。烏知非姜碯內外合謀。以剪仇賊。而謂反如傳箋所云乎。其不可從三也。考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為陸士衡代顧彥先贈婦詩。陸思亂心曲之所本。選注陸則繁也。陳啟源曰。陸詩正用薛君語。此夫婦之詞。而非母子證一也。願言則嚏。箋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蓋用韓義以易毛訓。此又夫婦之情。而非母子證二也。願言則懷。箋云。懷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九

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又以韓義易毛訓。此思莊公之詞。不可施于州吁。證三也。苟非韓詩以為夫婦之詞。箋曷為易毛傳。嚏。懷傷之訓。而同長門相思之賦乎。長門賦郭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颻而疾風。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蓋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我朝往而莫來兮。飲食樂而移人。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揚寐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總之。莊姜詩碩人一。終風二。綠衣三。日月四。燕燕五。毛分碩人于衛。而廁燕燕于綠衣。日月之間。以為送戴嬖。因不得不以日月為追賦。終風為州吁。然即如毛說燕燕亦當在終風之後。考其詞旨之証。益知篇次之失矣。

曰毛以燕燕送戴嬖。固與左傳史記事實不合。而列女傳衛姑定姜者。定公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取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野。恩愛悲慟。賦詩曰。燕燕于飛。云云。送歸云。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慈姑過而之厚。至鄭注坊記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則云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無禮于定姜。故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則又似韓魯異義。于仲氏任。只當何以通。且變風終于陳。靈而衛獻出亡。在魯襄十四年。左氏尚載定姜責之之語。距陳靈已四十八歲。而錄其詩者何。曰毛詩以勸寡人坊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十

記作以畜寡人。與魯詩合。則魯義之古明矣。祭統曰。孝者。畜也。孝經援神契云。庶人之孝曰畜。魯詩所謂先君者。蓋亡公子也。婦人稱其夫曰夫君。定姜之婦。惟能思其夫。故能心夫之心。以孝于其姑。仲氏任。只此婦本出薛國。任姓。薛在衛東南。故云遠送于南。易林云。涕泣長訣。我心不悅。遠送衛野。歸甯無咎。此亦以為公子婦之歸甯也。毛詩既廁莊姜詩內。以為送陳嬖。因訓任為任恤。又易畜為勸。以通之。其失已辨于前。至坊記鄭注用韓詩說。又以末章責獻公者。攷左傳定公有疾。立子衎為太子。及薨。定姜既哭而息。見太子之哀也。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



必始于未亡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獻公十八年。孫甯作亂。獻公出奔齊。及竟。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此定姜責獻公不能孝于先君。以孝于嫡母之證。詩蓋言仲氏之克盡婦道。以愧獻公之不修子職。魯韓誼正相備也。衛定公薨于晉。厲公四年。獻公出奔。在晉悼公十四年。此蓋獻公初立所作。當爲晉悼主伯時所陳之風。卽如毛序旄邱責衛伯。當宣十五年。晉景公滅潞。數其奪黎氏地之事。亦後陳靈八載。是毛詩序無變風終于陳靈之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十一

例。惟邶鄘衛之風。多作于未度河以前。或者莊姜子完被弑。後姜送完婦歸薛。曾有是詩。而定姜重賦之歎。未可知也。詳義例篇要爲送婦非送娣。爲任姓女非媯姓女。則可必也。

右莊姜定姜詩

問左傳言許穆夫人賦載馳。毛序以爲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又義不得。而列女傳則云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傅母而言曰。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使邊疆有寇戎之事。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衛侯不聽。其後狄入衛。而許不能救。衛侯奔走涉河。至

楚邱。許夫人馳驅歸唁。而作是詩。君子嘉其慈惠而遠識也。攷許穆夫人。宣姜所生。則懿公之姑。何謂懿女。女子自擇嫁。曷以爲訓。而謂嘉其慈惠遠識者。何曰。許穆夫人實懿公女。非宣姜所生。別詳于後。韓詩外傳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取。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夫道常謂貞。變謂權。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故得爲賢。詩云。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則是詩孟子許之矣。首章箋謂衛大夫跋涉來告難。勝于集傳指許大夫之說。夫人義不得歸。阻諸朝。豈俟其行已。次章言懿公讓昏時。旣不嘉許我言。遠始跋涉。追至平。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十二

以致今日喪亡。不能濟河而反國。在當日固視我謀之不臧矣。由今觀之。我思慮豈不遠且深乎。夫人在父母家。見衛不競。已抱漆室之憂。不恤周葵之緯。迨國君淪喪。痛不戴天。成言不幸。驗于前。同仇遂思賦于後。此春秋臣子所難能。故孟子謂其行中孝。慮中聖。若毛詩改視我不臧。作視爾不臧。以斥詩人之止唁。母乃言不止于禮義乎。夫人又言士各有志。女各有行。乃許人以無知不量力。咸見謂我童穉而狂狷。豈如傳箋以穉狂斥許人。言又不止于禮義乎。鄭箋以歸唁衛侯爲戴公。然狄以閔二年冬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漕。甫一月卒。安有芄野之麥。采邱之



羸其作于次年文公初立楚邱未成之時乎所欲控之大  
 邦蓋齊也誰因誰極蓋欲因齊子也時齊子亦衛女文公  
 又久處于齊能定衛者舍齊桓奚屬傳言許穆夫人賦載  
 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成曹遺夫人以魚軒實在次年  
 之夏六月而公子無虧亦衛出則是詩為力大矣鄭子家  
 文十魯穆叔襄十賦載馳之四章皆取控于大國誰因誰  
 三年魯穆叔四年賦載馳之四章皆取控于大國誰因誰  
 極之義則毛傳分五章亦非也問曰序言許穆夫人所作  
 者祇此一詩而泉水竹竿則皆但云衛女思歸乃何楷并  
 屬之許穆夫人者何曰何氏但據經文思須與漕而吾則  
 更據後漢馮衍傳曰衛女思歸唁兄之志明指泉水之詩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今考出宿飲餞之地思須與漕之言與載馳之驅馬歸唁  
 言至于漕相應明即上篇控于大邦之旨首章言衛國新  
 破思之不置故欲遣使謀于同姓之國以救之諸姬謂同  
 姓之國也左氏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其棄諸姬亦可知己皆指同姓次章三章皆  
 設言謀及諸姬之事出宿于涉飲餞于禰言欲使曹以適  
 齊也遣使自許國出而宿于涉水之上將求助于曹涉古濟水東出于陶邱之北曹國所治因以告救于齊則曹人當餞送之于禰  
 也今兖州府曹州有大禰澤諸姑伯姊則指齊桓宮內之諸姬考左氏  
 桓公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有長少二衛姬及鄭  
 姬密姬而齊子即長衛姬也其後齊桓卒使武孟即公子無虧

帥師成曹又合諸侯封衛于楚邱武孟即齊子所出而衛  
 之甥也殆夫人遣使謀于齊子之力歟齊子卒亦諡其姬  
 桓伐衛事桓公曰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無患矣又琴  
 操思歸引敘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姬而霸云云則齊子賢  
 明宜許穆夫人倦倦于諸姑伯姊歟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欲使唁邢而後歸  
 衛也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古邢國使者自  
 齊出宿于干既唁邢合謀則可歸衛而邢人餞之于言地  
 矣春秋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次年始城楚邱而封衛當邢辟狄遷夷儀之時衛尚廬于  
 漕也齊桓新弱而宋曹邢之交方合曹邢與衛同姓同患  
 而齊宋則衛之昏因也齊則伯主而伯姬在焉惟宋桓夫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四

人已歸于衛故語不及宋其先適曹次適齊次適邢而適  
 臻于衛皆設言遣使求援之次第不瑕有害言得毋有害  
 我此事而使之不遂者乎卒章思須與漕乃直言本旨須  
 城在楚邱東南漕後為白馬皆今滑縣地時戴公廬此故  
 思之悠悠蓋載馳初聞衛難欲控大邦而未知誰因誰極  
 此篇則所因所極之國歷歷有之矣至竹竿則作于衛難  
 已定之後故其詞多與泉水出入而較不迫切彼曰誌彼  
 泉水亦流于淇此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且二詩皆曰女  
 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末章皆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蓋衛  
 自渡河徙都以後其河北故都胥淪戎狄山河風景舉目



倉涼是以泉源淇水曩所游釣于斯笑語于斯舟楫于斯者望克復以何時思舊游兮不再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詞出一人悲同隔世左氏許穆夫人賦載馳者特舉首篇以該次三猶莊姜詩但舉碩人正以其為始至之詩豈謂莊姜詩亦止一篇哉若曰衛女適諸侯者多矣烏知非齊子宋桓夫人則不知詩風各繫于其國若齊子所作自當入齊風非黎許云國可附衛風之比且齊力自能救衛又非許小必求控援大邦之比而宋桓夫人又已出歸于衛何能為力乎毛詩不以泉水竹竿次載馳而分屬邯鄲衛三國但序為衛女思歸而泉水且則宣公詩內于是涕瀟干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五

言皆子虛之地思須與漕成虛設之文豈歸圖無一定之道而或餞諸此或餞諸彼乎衛都朝歌曷為思須與漕乎苟篇什相從則其為一人所作不俟智者而決之已問載馳詩當作于狄初入衛戴公廬曹文公未立之時考左傳繫戴公文公事于閔二年之末服虔杜預並謂戴公卒于是年文公以是年冬立而史記年表亦以懿公九年即戴公元年明年為文公元年文公與魯僖同元年則詩當作于冬何以有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且齊桓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漕必非旦夕可及則似次年麥秀之夏戴公尚存故得有元年有廟諡不同未踰年之君詩

果作于先年乎次年乎戴公時乎文公時乎曰此泥于詩人之情事又不考繼世之變例也麥以秋種季冬則麥已苗詩言芃芃黍苗烏在此之芃芃必謂麥秀而非麥苗乎衛方喪亂文告不能如期詩即作于次年春初或尚聞戴公之立而不聞其卒未可知也左氏言文公為衛之多難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是文公已從戴公于漕故定之方中升彼虛以望楚邱毛傳謂虛者漕虛則信漕即信文公亦未可知也惟戴之在位月餘而得有元有謚者衛世家云衛人怨惠公譖殺壽朔嘗欲敗之及是卒滅懿公而立召伯之子戴公為君戴公沒復立其弟燬是為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五

文公詩疏亦謂戴公以衛既滅而立不繫于先君然則衛人之改懿公九年即為戴公之元年又崇之廟諡戴之為心推戴而不使從未踰年不成君之例者憫其艱難再造為繼亂中興之變制而後世紀年之史取之通鑑綱目凡元紀年以後所謂禮以義起也春秋書城楚邱于僖二年之正月則定星昏中小雪時正元年冬營宮室之事周正月次年始遷楚邱此與春秋戎伐凡伯之楚邱殊地彼魯也足辨也

右許穆夫人三詩

問春秋戎伐凡伯于楚邱胡安國傳責衛不救王臣



之難則是以魯地為衛地偽魯詩傳謂楚邱為魯風則又以衛地為魯地若是舛互者何曰春秋魯衛各有楚邱戎伐凡伯之楚邱杜注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今山東曹縣地界曹宋之間故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此地此魯之楚邱也班固地理志于成武下誤註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始混魯地于衛地而胡傳因之不思凡伯聘魯而歸周止道經曹宋何緣迂至衛地乎至僖四年衛遷于楚邱齊桓公城之公羊傳言之甚明毛傳云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鄭箋云楚邱自河以東夾于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邱水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七

經注白馬津有城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地在今滑縣為漢之白馬縣是以隋開皇中于此二地置兩楚邱縣以南楚邱北楚邱別之其後改北楚邱為衛南縣其判然二地至章章也而熊氏過謬指春秋之城楚邱為魯地猶城郎城向之比豈魯遷曲阜之都于楚邱而營立宮室乎其繆殆不足措擊也

問曰子于魯詩左氏篇辨公子頑無通宣姜事而以鴉之賁賁為刺宣公則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鴉賁四篇皆宣公宣姜詩已不少矣至蝦蟇次于定之方中後序謂文公以道化民惡淫奔之詩不以為刺宣公而後漢書注引韓

詩則曰蝦蟇刺奔女也詩人言蝦蟇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液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明謂刺宣姜之詩則刺奔女者非刺通頑事而何曰毛詩邶鄘衛篇次之慎亂不可勝正既略見各篇至蝦蟇之詩以為文公世者固非以為刺通頑者亦非也蓋韓序不直云刺宣姜而云刺奔女者即詩人莫敢指之意故有臣子為君父隱藏之言蓋宣公奪姜是為下報而姜之從宣公則不啻淫奔矣易林云陰陽隔塞許嫁不荅旄邱新臺悔往歎息此宣姜初遇衛宣時亦有戚施之憾不相得之證也彼賦柏舟之寡夫人匪石以拒同庖絃思歸之衛女守死而懲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六

唐合郭茂倩樂府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作也衛有賢女昭王聞而聘之未至而薨太子曰吾聞齊桓公得衛姬而伯今衛女賢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賢必不我聽若聽必不賢不可取也太子遂留之果不聽拘于深宮思歸不得援琴作宣姜既許字于伋苟守笄纒之分拒戚施之求新臺雖淮抱柱何畏而乃大命不顧昏姻是懷泣夜等于驪姬司晨甚于閭妣故新臺鴉奔諸篇多主刺宣公此詩屢言女子有行則專主刺宣姜易林云蝦蟇之側伎幸傾惑女謁橫行王道充塞則亦以為刺君夫人乃毛詩家尚執篇次在定之方中後而以為文公時詩則邶鄘衛之篇次皆可以燕說證鄆書耶問曰二子乘舟之詩序以為汲壽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則作于二子既死







詩篇次為說乎。曰：子何以知黍離之必不可王風而三家說之果勝毛也。曰：王朝卿大夫之詩當列于雅。黍離果周大夫行役宗周而作，曷不在變雅而在民風。此全詩大例，萬無可辯。于是范甯創黍離降為國風，王德齊于邦君之說，豈知季札已聞歌王，平王非無變雅，別詳國風義例篇。今更以三家詩申之，新序曰：衛宣公子壽閱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御覽引韓詩傳曰：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焉，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也。是齊魯詩說皆以黍離為衛風，蓋黍離作于二子乘舟之前，乘舟作于干旄之前，故說苑魏文侯詩古微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問倉唐以太子擊于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自讀黍離之首章，問倉唐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耳。可證其為孝子之詩，而非大夫麥秀之感矣。自曹植徵引誤與小弁伯奇相混，已辯于變雅篇。蓋伯封乃衛壽之字，宣姜夙不子伋，直欲以壽為嫡子，故字之伯封以示無兄。若吉甫西周賢卿，非同衛宣昏詩。安得伯奇未譜以前，遽以伯字其弟哉。至平王之東遷也，與秦襄公誓曰：戎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之，則故都宮廟久為戎藪。大夫行役，但能至驪山以東，安得觀豐鎬之黍。其不合者一。伯封憂兄情亟，故視黍以為稷之苗，旋又以為穗，又以為實，憂心

醉墮，取與宛然。憂思在中，不精讀其中，案此亦孝子之詩。箋用韓說，故句法取與皆同。若如傳箋謂詩人以六月時至黍秀而稷方苗，及稷穗為七月，稷實為八月，安有稷變而黍離不改。且大夫久處戎地，何所事事，其不合者二。伯封處人倫之變，隱痛難言，故有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之苦。若大夫槍亂變雅成規，有何難言之隱，有何莫知之歎。其不合者三。何人哉。言何以為人，何以為子也。幽風四篇序之周大夫，謂即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意。幽風四篇序之周大夫，謂周公采邑之大夫，非王朝大夫也。七月鴟鴞本邠國舊風，而周公第陳之也。詳幽風三。家詩發微。若此詩王朝大夫所作，則王朝大夫例得獻詩，當列于變雅。何為列諸輶軒所采之民詩古微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風乎。抑本獻諸朝，而太師夷之為民風乎。變風變雅之，不辨而說詩可乎。三家詩以檜廁衛鄭之閒，而毛則以王廁衛鄭之閒。觀二子乘舟在抑末，則黍離豈非在鄘衛末，而竹簡推移，遂入王風之首乎。故曰：不通全經之例，不可以說一詩。

右宣姜伋壽諸詩

問曰：昔人有言詩三百篇，多有雅正之篇，而宋儒說為淫奔者，以其不用毛序也。而子謂毛詩序先有是失者何。曰：姑以衛風言之，凱風序以為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如其說則宜為千古母儀所羞道，乃漢明帝



賜東平王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巾一篋可時奉瞻以慰  
凱風寒泉之思又衡方碑感鄙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勤劬  
抑鄙我儀通用梁相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愴恨  
古樂府長歌行云遠游使心思游子戀所生凱風吹長棘  
天天枝葉傾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竚立望西河泣下  
沾羅纓咸以頌母德比劬勞毫無忌諱何爲者耶孟子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趙岐注  
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說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  
有死人尙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親之過大也以母心不  
說釋不可磯卽內則父母怒不說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之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子能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謂成其母守節之志故孔疏有  
母遂不嫁之語以申凱風過小之誼果如是則是衛母過  
在未形七子已諭親于道闔門泯然無迹序詩者乃追許  
其當初一念之陰私坐以淫風流行之大惡以傷孝子之  
心于千載之下豈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  
子之誼乎豈春秋成人之美爲賢者諱之誼乎豈詩人忠  
厚不以曖昧污人不于無過中求有過之誼乎况與孟子  
不可磯之說風馬牛不相及乎况此序鄭箋亦但謂成七  
子自責之志并無成其守節之說續序傳會衛風牴牾孟  
子此毛失而三家得者二雄雉雉有苦葉之詩與新臺遠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誼若不安其室固未嘗苦虐其子曷磯不磯之有考後漢  
書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  
不入房室以慰母心則明爲事繼母之詩或未能慈于前  
母之子故與小弁被後母讒將見殺者分過之小大而孟  
子復以舜事後母例伯奇之事若身有七子不安其室淫  
風流行是于先君無婦道于七子無母道昔人言餓死事  
小失節事大矧無餓死之道且有公養之孝不辭妻緒之  
行此其過等諸天地之閉日月之食矣士庶人守一身與  
天子守天下無異論者乃謂衛母辱止一身故小幽王禍  
及天下故大是士庶人終古無大過也或又謂序言美七

隔八篇谷風式微施邱簡公而序爲刺衛宣公其中如旄  
邱乃黎爲狄滅後詩事在衛穆公五年距衛宣之歿百十  
有四年魯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泉水之  
思須與漕爲文公廬漕時詩距宣公歿亦四十年矣乃箋  
疏傳會雄雉苑葉爲宣初年夷姜事新臺乃其晚年事豈  
知宣在位止十九年而壽朔已能譜兄代死則新臺實卽  
位初年事何謂晚年而史記列女傳並以夷姜爲前夫人  
初無恣淫之說何容誣以刺詩詳魯詩左氏發微篇考雄雉末章說  
苑及韓詩外傳皆與靜女首章並引以爲精氣闢溢傷時  
過而陳情欲之詩其說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二云遠



曷云能來急時詞也甚焉故稱日月也豈非魯韓皆怨曠之感乎陳啟源謂二詩皆刺淫故以雉為喻又雉雄雌皆

皆斥國君淫亂之詩豈知韓詩章句云雉耿介之鳥也

注則是興其行役之君子不伎不求即耿介之本誼故琴操雉朝飛二曲一為衛女思夫一為牧犢思妻皆行役室

家之興何國君淫亂之有雉雉于飛世世其羽猶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也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即燕燕于飛下上其

音也箋乃以世世其羽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以下上其音喻宣公小大其聲怡說婦人鄙

媒輕薄豈詩人形容其君之體乎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謂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勞君子之心有是文義乎此魯韓得而毛失者二匏有苦

葉之詩夫子在衛荷蕢引詩曰深則厲淺則揭以諷夫子

之求仕又申之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即末章人涉叩

否之義後漢書張衡傳曰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捷徑邪至

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合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楫

猶人涉叩否有須者也陸機演連珠云遁世之士非受匏

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

操矜窮愈達故凌雲之節厲此皆魯韓之誼同于荷蕢則

是衛賢者感遇自重之詞蓋所喻于涉者外度于時也所

喻于牝牡男女者內度其身也人涉叩須者又旁決諸同

人也時未可而濟是水盈而不知濡軌義不合而就是等

男女于牝牡之相求也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

是以既審諸身又決諸同道之友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甚矣深涉之不可輕濟也北風賢

者之詩曰攜手同行攜手同歸攜手同車叩須我友之謂

也荷蕢賦此其有接輿相招之意乎國語諸侯伐秦及涇

莫濟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匏苦不材于人共濟

而已叔孫賦此必將涉矣

而巳叔孫賦此必將涉矣義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益甘瓠累之人所食也匏有諸家申毛詩者皆謂

苦葉則不可食但可繫以度水而已

伯有賦鴉黃故蒙牀第之詭則匏葉果刺烝淫何叔向又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稱之乎此古義得而毛失者三式微旄邱泉水諸篇雖則

宣公詩中但序以虛詞不言何世至靜女在宣公新臺之

前則直序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詩無刺意則又謂陳

古者靜女之法攷韓詩外傳及說苑曰賢者精氣闡溢而

復傷時之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急時詞也此

以賢者及時思遇託于盛年思偶者之詞離騷美人懷君

本諸此也靜通為靖蓋美善之稱

外有善人可與成室家也又引薛君章句云靖樂也

藝文類聚引作有靜家室外傳引靖共爾位作靜

引詩優而不見文選及方言則是靜女為城隅所隱蔽而



不得見君門萬里之思也。下二章皆設言一貽我以彤管。再貽我以黃茅。物愈薄而感益深。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也。說釋女美。汝彤管也。匪女之爲美。汝黃也。左氏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若非全詩。近于闕情。烏用斷章以取乎。至戴氏震據易林云。季姬躡躡。待孟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謂此媵侯迎之禮。諸侯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此衛女嫁爲齊侯夫人。故所媵亦姬姓。孟者嫡夫人也。季者媵也。詩中我爲夫人。自稱女。稱其媵妾。彤管言能以道誼襄已。同關雎求賢惠下之情。戴說傳會。雖差勝毛鄭陳古迂曲之刺。然媵媵相俟。爲時幾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鐘鼎古文。叔字皆作弔。從人从弟。言人與弔形近。故凡經傳中不弔皆不淑之譌。古淑字。爾雅因謂弔淑皆訓善。其實無二字也。爾雅弔淑亦當是。叔淑蓋古今字。詩不弔不祥。即不淑不祥也。左氏傳天降淫雨。害于棗盛。若之何不弔。即維記之寡君使某如何不淑也。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君奭篇弗弔。天降喪于殷。卽周書度邑解王曰。嗚呼不淑。兌天之對也。節南山之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不弔昊天。亂靡有定。魯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怒遺一老。弔皆當爲淑。猶言昊天不祥也。柴誓無敢不弔。謂無敢不淑。僞孔傳訓大。不爲天所弔。皆。是詩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卽稊記之如之。昧于訓詁矣。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天

何賦詩迫切。殆非情實。易林隨意取象。非指此詩。且三百篇齊魯韓說多不謀同詞。從未有參差各出若此者。當以說苑及韓詩外傳爲正釋。此魯韓得而毛失者四。君子偕老。毛詩次于牆有茨之後。桑中鶉賁之前。而序爲刺衛夫人。箋以爲宣姜。然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釋文引韓詩曰。他他。德之美貌。媛助也。言君子之援助然。夫賢德內助。豈所以頌淫亂之人。毛傳美女曰媛。雖本爾雅。然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則亦用韓義。以釋爾雅矣。說文引詩。媛善也。人所援也。鄭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正用韓義。但又釋子之不淑。爲不善無禮之行。忽訕忽頌。忽斥忽諛。風雅刺詩。激則激。隱則隱。隱激雜者。未之有也。攷

何不淑。亦猶左氏傳如之何不弔。皆不祥不祿之謂。言如之何。若斯不幸也。尋繹韓訓。當爲衛人哀賢夫人之詩。故首言君子偕老之榮。以見今不偕老之不幸也。次章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卽招魂篇問巫陽從彭咸之意。故曰魂兮歸來。何爲四方些。魂兮歸來。君母上天些。皆悼輓之詞也。末乃誄之曰。展如之人。洵乃君子之內助。邦人所依倚。而胡爲不獲偕老乎。胡爲魂歸于天。徒傷不淑乎。其篇次在牆茨鶉賁之間。則當爲哀夷姜之詩。夷姜爲宣公前夫人。見而世子伋之母也。及宣納伋妻而夷姜縊。殆惡宣公之無禮。烏獸行。而以死諫。故衛人傷其母子之皆賢。遇人之



不淑內助之失援。蓋夷姜死而奪嫡之謀遂成。彼失所怙。恃邦人無所依倚矣。次諸牆茨鴉賁之間。哀夷姜正所以刺宣姜也。若曰所美非美然。自淑弔媛援之失訓。三家古義之不明。使詩人有自語相違之過。此又韓得而毛失者。  
 五。相鼠之詩。毛序繫之文公。而列于伋壽于旄之前。而白虎通曰。夫婦榮恥共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毛傳謂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夫居尊位者。惟君與夫人耳。當即夷姜以死諫宣公之詩。故曰不死何為不死。何俟。胡不遄死。皆以必死自誓。而非以速死斥夫也。無儀訓無匹。柏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傳儀匹也。宜納。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手  
子婦是匹。無止猶無節。相鼠釋文引韓詩。止節也。無禮節。非所匹也。也。荀子大略篇。國風好色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夷姜伋母。母不忍見宣居尊位而為闇昧之行。故惟有祈死。蓋辱以生。不如無辱而死。所謂榮恥共之也。杜預乃謂其失寵而死。然則當晏然坐視其下報乎。自非大惡鳥獸行。何至一容止之愆。而詛以死鼠。此詩惟可施于夫婦垂泣之諫。豈可泛為在位風刺之什。刺人無禮而先自陷于無禮之悖詞乎。乃毛序繫之文公。考孫氏奕

示兒 據關尹子聖人師拱鼠而制禮。陸璣疏河東大鼠能人立。見碩鼠疏。韓愈游相州城南詩。禮鼠拱而立。以相鼠為相州之鼠。詩言相彼投兔。相彼鳥矣。相彼泉水。相彼陰陽。其中皆有語詞。故可訓為視與此。直言相鼠者。殊例。

考相為商之舊都。即相州內黃縣在朝歌東北百餘里。則此詩蓋宣公朝歌時作。若文公度河而後。其河北之相。已淪晉狄。烏得復繫之哉。雄雉至靜女八篇。本非刺宣。而以為刺宣。相鼠于旄本刺宣。而反屬之文公。此三家得而毛失者。六。衛風于宣公文公世獨詳。蓋齊桓城楚邱後。采其風陳于天子。以見衛亂之所由。猶齊風于刺襄公獨詳。亦齊桓陳之以見其繼亂創伯。而衛風終于木瓜之故。益明矣。

右衛風諸篇非刺淫  
 問曰。式微旄邱之詩。毛序皆以為黎侯寓衛而作。而列女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手  
 傳則云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也。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聞其賢而失意。以為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壹。以俟君命。故君子序之以編詩。則是二人倡和聯句。中路不訓邑名。又非衛之寓公。而與旄邱

衛之黎侯矣。載馳河廣。泉水竹竿。皆衛女思歸。而附于衛。此黎莊夫人既衛侯之女。為黎寓公之先世。而黎許無風。同滅于狄。皆衛女所作。其附衛風宜矣。至魏郡黎陽南臨



大河自以黎山得名。水經注乃謂有黎侯城以黎侯寓衛得名實爲傳會。且左氏言齊以邾寄衛獻公以邾寄魯昭公。况黎以小國流離衛又瑣尾坐視安得以二邑處之。魯詩中露作中路則是言從一而終。胡爲中道改節也。世說載鄭婢有過被罰跪地相語。一曰胡爲乎泥中。一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蓋用列女傳黎莊夫人衛寡夫人二事。則康成平日亦用魯詩塗泥之訓。言婦德貴壹。胡爲自取塗辱也。若如毛序以爲黎臣勸其君歸則黎地已爲赤狄所奪。復于何歸。今有可歸則昔不出奔矣。旄邱不責衛矣。流離瑣尾之君亦不待勸矣。恐謀國之計不若是。且主辱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荅問

三

臣死而至出微君胡爲至此之怨詞。恐殉國之忠又不若是。毛以流離爲鳥陸璣疏謂卽食母之鷓鴣箋以流離比衛之君臣。則是斥兄弟之國爲鷓鴣。恐望援之誼與詩人忠厚之情。又不若是。易林云式微式微憂禍相絆。隔以巖山室家分散。夫云室家則是夫婦之事。非君臣之詞矣。易林又云陰陽隔塞許嫁不荅。旄邱新臺。悔往歎息。則旄邱亦閔黎莊夫人不見荅之詩。瑣尾流離與式微一例。靡車不東而叔伯靡同。疑使人告于衛兄弟而兄弟置之不問。故其詩入衛風也。此皆黎先世之事。故爲邶鄘故都之風。若如毛序在晉景公六年滅赤狄。卽潞立黎侯時。則距衛

遷楚邱已百餘年。且黎臣之詩。非衛女所作。安得入之衛風乎。

右論黎夫人二詩

問曰。子以衛文公許穆宋桓夫人。皆非宣姜所生。公子伋非烝夷姜所生。宣姜無通頑之事。將疑毛詩而並疑左氏乎。曰。是關詩與春秋之大案。亦千古之疑獄。非深于今古文家言。無能平反者矣。昔劉向劉歆父子異學。向守元王魯詩之世傳。于春秋則習穀梁。而旁及公羊左氏。歆則于詩申毛。于春秋主左氏。以抑公穀。力與今文博士爲難。其左氏既藏于秘府。不在民間。尤得恣臆竄改。以遂其附古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荅問

三

難今之私心。凡唐宋來所藉爲攻左之口實者。類皆歆所附益。武進劉禮部逢祿。曾據劉歆傳及王莽傳公孫祿之議。作廣膏肓以釋春秋之疾。而尙未及其陰竄事蹟。以難魯詩之罪。所幸太史公劉向之書具存。得以考見左氏之本真。未爲歆所竄亂者。與魯詩重規疊矩。足以雪邱明之誣。而證古義之得。昭昭若揭。日月請與天下萬世公聽。並觀焉。新臺二子乘舟之詩。毛傳俱言奪伋妻生壽朔而未言伋之所生。左傳則云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云云。案宣公之立。承州吁之後。在隱四年。其卒在桓



之十二年凡在位十九年宣之烝夷姜而生伋必不在莊桓之世而在即位以後可知乃其屬右公子為伋求娶于齊則年當及冠在位應近二十年矣若奪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能與宣姜同構急子壽能竊旌以代兄年皆及冠合計之當是三四十年之事乃宣之在位實止十九年也且宣姜未娶之先宣公其別有夫人乎抑即以夷姜為妻乎以夷姜為夫人則名不順若別有夫人則伋非適何以得為世子攷劉向新序曰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殺太子而立壽列女傳云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娶于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朔謀構伋于公史記亦云愛夫人夷姜而生伋然則夷姜者實宣之前妻并非先公之嬪御故其生伋當在衛桓公初年宣為公子時越十六年而州吁弒立是年衛人殺之而立宣此時伋可冠娶故得及見壽朔之成立新臺其宣公初年之詩二子乘舟其晚年之詩與此劉向史遷所見左氏原本同于魯詩而為欲所亂者一也牆有茨之詩毛序但謂刺其上傳不言所指衛宏續序始屬之公子頑鶉之賁賁之詩則毛序刺宣姜傳以兄為君之兄以君為小君即左氏閔二年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

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者也考惠公為子時已能愬兄奪嫡其年必不甚少及即位奔齊八年始反豈猶童昏不知宮闈內外之別者且即如左氏說宣公屬急于右公子屬壽于左公子後以公子朔之譖使盜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則是惠公母子與黔牟昭伯蓋不兩立之仇敵且黔牟與昭伯皆伋同母弟也若謂烝于奔齊之時則惠公方為黔牟迫逐豈有反與昭伯偕行者昭伯豈有舍其同母有國之兄而自投死地者齊人方庇朔而怨黔牟兄弟豈有反容仇黨且令烝宣姜者若謂烝于惠公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四

八年反衛之後則朔之入也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其後朔怨周之容黔牟且與燕人伐周以立子積而逐惠王其怨仇之深很若此也豈有反容黔牟母弟于宮中縱其烝生數載者且當時弟妹雁行何以序母兄禍妣何以稱考史記衛世家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世家又云翟人殺懿公初惠公之讒殺太子伋代立為君至于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至是卒



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此太史公所見左氏真本

如此古今人表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與太史公大同小異皆與宣姜無涉劉向列女嬖孽傳載宣姜事亦無一字及于通頑蓋戴文二公本皆黔牟昭伯之子故衛人以

其為假母弟之後而立之若果宣姜所生則衛人方痛心疾首推刃不暇尚肯同心推戴乎此必劉歆見當時魯詩

說以牆有茨詩刺宣公奪假妻別禮地官媒氏凡男女之引禮有茨三章賈疏以為刺衛宣公之詩易林大推破穀長舌亂國牆茨之言三世不安亦明指宣公婦言是聽與

公子頃以鴛之責責為左右公子怨宣公之詩左公子頃無與皆宣公庶弟故以假壽屬之及急壽死而二公子怨宣公故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也若公子頃乃惠公之兄奈何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五

詩人曰我以為兄與我以為君同詞乎若代為惠公之詞則古無稱母為君且惠公安得斥母為無良之人而曰我以為君乎左傳伯有賦此詩趙孟謂志誣其上杜注謂伯有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孔疏謂伯有賦此有嫌君之意禮記引此詩以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鄭注云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于上小鳥實實于下是皆不以君為小君是三家訓與毛異也知君與兄謂一人則非宣公而何此詩刺宣公稱君兄則非左右公子而何

杜預曰衛人刺其君淫亂鴛與毛不同故陰竄左氏以難鶴之不若也其刺宣公明矣與毛不同故陰竄左氏以難今文博士而不顧世系之矯誣淑慝之顛倒豈知史記列女傳俱存乎此又左氏原本與魯詩同而為歆所竄亂者

二也載馳之詩序謂許穆夫人作箋謂夫人與戴公俱公子頑烝宣姜所生列女傳則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傅母而言請繫

援于大國衛侯不聽其後翟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許夫人馳驅歸唁而作是詩則許穆夫人不但非宣姜所生且并非昭伯之子明甚且惠公在位三十一年懿公在位三年而其女已為許之夫人則懿公年必已三十五六其生女必在惠公之十四五年惠公之生懿公必在未即位之日而其即位之不甚少又明甚宋世家衛文公女弟為宋桓公夫人則與許穆夫人為姑姪而非同母又明甚若果昭伯烝宣姜所生則宋桓許穆豈有取亂家女以奉祭祀齊桓方申五命約諸侯豈肯立兩淫孽以亂宗初太史公劉向非不見左傳之人何不約而皆與違異此又左氏

原本與魯詩符而為歆所竄亂者三也則請縱言及于王風列女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室楚王出游夫人遂見息君曰人生要死而已生離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矢如皎日遂夫婦俱自殺楚王賢之乃以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于詩攷列女傳之用左氏者二十有七事母儀傳二齊賢明傳三

秦仁智傳六楚許曹齊貞順傳四齊楚節義傳三楚二孽嬖傳九齊陳一衛三果息夫人如左氏說不言而生二子劉向豈肯捨其失節列之貞順以誣聖經誣魯詩班固古今



人表何以與許夫人釐負羈妻並列中品史記楚蔡世家  
敘楚滅息蔡何無一言及于納媯况隱十一年左傳君子  
知息之將亡正義云莊十四年楚滅息者莊十四年經書  
秋七月荆入蔡傳謂楚莊因息媯生二子不言而伐蔡既  
同是一年即使息滅于春初亦僅相去數月豈能即生二  
子事蹟無一合者且大車毳衣明為子男諸侯之車服春  
司服職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  
而中車職大夫但乘墨車鄭箋知其不合乃為子男入為  
大夫之說則毳冕朝祭之服豈有服以聽訟者或曰息為  
楚滅君與夫人皆被虜載以檻車故重言大車檻檻國語  
管仲檻皎日同穴皜然秋霜琨玉之嚴詞曰爾日子曰子  
明屬息君楚子夫人三人之稱謂爾息君也子楚子也子  
夫人自子也奔猶諸侯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七

出奔之奔謂久幽楚宮不得遁出同死也傳箋以豈不爾  
思為陳古之詞以謂予不信別屬詩人有如皎日昭其詩  
教甚難實非無一可道班婕妤賦曰窈窕姝妙之年幽閉  
貞專之性存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其為夫人詞明矣  
蓋申息皆畿甸之國且楚之北門而東周之屏蔽也申息  
亡而楚遂憑陵中夏故錄成申哀息二詩于王風明東周  
不振之由猶黎許無風而附于衛見衛為狄滅也其事在  
桓王世而附于平王詩中猶甘棠何彼穠矣之附于召南  
豈礙二南之為文王詩哉毛詩望文為義非有事實可徵  
詞旨可據歆知其不能勝魯則妄改左氏以倚之豈其父  
所見之左傳不如歆所見之左傳乎此又左氏原本與魯  
詩同而為歆所竄改者四也總之歆憤嫉于太常博士謂

左氏不傳春秋之議百計求申故多造為書曰君子曰不  
書故書禮也非禮也空衍之文自附于傳春秋又造古經  
十一篇為十二篇多所竄改又續經書至三家分晉而宣  
七年傳傳會劉氏為堯後皆妄作之顯證漢書謂初左氏  
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至歆治左氏引傳以解經  
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及其欲與公羊魯詩立異  
則多改事實顯抵經文經書尹氏而改為君氏經已書慶  
父如齊而傳稱仲孫湫來省難尙曰不去慶父經次年始  
書季姬歸于節而傳先年謂其來甯經書邾人執節子用  
之而傳謂朱襄用節子經書單伯逆王姬左氏改為送王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三

姬而以魯單伯為王朝大夫春秋從無王臣皆偵男女倒  
賢奸易貞淫與此篇之誣夷姜誣昭伯誣戴文二公誣許  
穆宋桓夫人誣息夫人者徒增左氏之膏肓為聖經之蝨  
賊左氏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為劉氏疏云計尋上下其文  
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漢室初興左氏不顯于  
世先儒無以自申插入劉氏此辭將以求媚于世又襄二  
十四年傳在周為唐杜氏疏云炫于處秦為劉謂非邱明  
之筆豈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元王魯詩既背其祖中壘  
遺編盡反其父故公孫祿言國師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使  
學士疑惑宜誅以謝天下允哉

又案史記晉世家述獻公事及列女傳驪姬篇皆全  
用左氏之文未采他書一字而列女傳則曰初獻公



取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子戎生  
公子重耳夷吾晉世家則曰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  
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重耳  
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皆以齊姜  
爲獻公元配初無所謂獻公取于賈無子烝于齊姜  
杜注武公姜生秦穆夫人及申生之說案晉武公末年齊  
桓始立其女齊姜不得爲武公之妾故史記列女傳  
重耳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豈非以重耳齊姜之  
庶子故不復妻以己女乎申生卒于獻公二十年年  
已四十餘歲則其生當在獻公爲曲沃世子時其父  
武公方梟雄崛起豈容其子有烝淫生孫之事又豈  
有仍立爲世子世孫之理乎至賈君則申生之妃僖  
十五年傳晉侯夷吾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  
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國語惠公  
卽位出共世子而葬之臭達于外狐突遇申生日夷  
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唐固謂晉侯烝于申生妃賈  
君故申生不欲爲無禮者所葬乃杜預韋昭並據獻  
公取于賈謂賈君獻公夫人考晉世家重耳反國時  
年六十三出亡時年四十二而申生年長于重耳其  
嫡母年必六旬逾六年而秦納夷吾爲晉侯此時申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堯

生之婦賈君年四十以外故容有失行若爲獻公之  
元妃申生之嫡母則至是年將七十安得尙有烝嫌  
之事乎且年表秦穆迎婦之年卽晉殺申生之年本  
作申生姊誤也當從世家作申生女弟故世子妻無所歸而依其夫之  
女兄于秦若是獻公夫人何由寄身異國且何由稱  
賈君以配共君乎國語稱共世子爲共君杜亦疑其齒與夷吾  
不相當而臆爲獻公次妃則是齊姜賈君外更有元  
妃爲左氏史記所不載而杜知之乎孔疏曰傳言取于賈則是正妃  
而杜言次妃者或別有所見云云則亦知其無稽矣且蘭艾必肖其種梟鸞各  
感所生何以春秋若衛伋申生之孝子衛文公之賢  
君許穆宋桓秦繆夫人之賢女必皆烝齊姜宣姜夷  
姜以生而太史公劉向所載左氏之本文皆不約而  
同誤此必欲見當時公羊外傳藝文志公羊外傳五  
篇公羊襍記有齊姜申生諸事故竄改左氏本文以  
八十篇並亡難之苟非衛晉世家列女傳具存則圭璧盡污蒼蠅  
左氏幾成穢史矣况其竄改未盡仍同魯詩而異于  
毛詩者如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則與毛篇  
次異與三家同楚子所述大武樂章以及載馳止于四章  
節詩不名南山則與毛詩章次篇名又異可見左氏  
原本與三家無不同且欲惟竄內傳而未竄外傳故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堯



國語抑詩非刺厲王昊天有成命頌成王尤與毛詩南轅北轍皆分見各篇可以攷焉

問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今惟宋風無存鄭齊則各如記說矣而衛音不斥其淫濫獨病其趨數煩志何耶曰趨數煩之害志甚于淫濫淫濫之失夫人知之趨數煩之失雖號為賢者或不免焉雖後世誦其詞者或習而不察焉王氏夫之曰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準乎情但言意則私而已但言欲則小而已意之妄枝懟為尤幾倖次之欲之迷貨利為尤聲色次之貨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望

利以為心不得而伎伎而懟長言嗟歎緣飾之為文章而無作而後人理亡也故曰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惡之甚于死者失其本心也皇皇求財利者庶人之事皇皇求仁誼者士大夫之事若夫以士大夫而為庶人之行恤妻子之飢寒悲居食之儉陋憤交游之炎涼呼天責鬼如衛父母之恤昌言而無忌與彼氓婦繹夫之責望私期何異哉二雅之變無有也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漢魏六代唐之初猶未多見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窒潘岳陸機之險沈約江總之猥沈佺期宋之問之邪流蕩于閨情者有之其于勢利猶有恥諱焉詩之教導人于清和

而獨其頑鄙施及小人而廉恥未泯其亦效矣若夫貨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游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歎之緣飾之為文章自繪其渴于金帛沒于醉飽之情覩然而不知非者自唐詩始也孟郊倡之曹鄴承之終日所呻吟者無非乞人之聲終身所怨尤者無非乞人之愆而詩教遂亡于天下求之變雅亡有也求之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終窶且貧室人交謫號天怨怨郊鄴之所奉為宗祧者其北門乎故曰其政樞其民離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北門當之矣北門之淫倍于桑中郊鄴之濫百于香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望

之所不屑也毛氏獎北門為忠臣韓愈躋孟郊于三百溺其文詞而不覈其本心又况末季之區區者乎衛音趨數煩志此之謂也又曰懲禍亂者必改其政改之一且取百年之利而纖悉圖之則改之也有力所謂塞淵也改之一且遽取百年之功績而有之秉心已切必有傷焉者矣衛之政上媮而下媮也是以亡文公之興塞而不流淵而不浮是以富率其民于耕桑畜牧之中今日之桐漆而他日之琴瑟早在其握中目不瞬手不告倦慮重情迫上下相切而尋于貨財蠖螻相鼠疾淫如君父之讎而怒氣奔之奪其蕩泆之情而溼束之也急雖然其音亢其詞訐先公



温厚之教亦自此而無遺矣。盟狄而不恥，滅同姓而不戚，背盟主卽楚而不慚，君臣交訟兄弟操戈而不恤，改流而得塞未見其塞，祇以多吝改浮而得淵未見其淵，祇以多險奚愈哉。人之大淫也有二：閉一而啟一，淫于財者其趨也必淫于色，淫于色者其反也必淫于財。趨者相資，反者相誦，是故淫于財者恒盈氣以薄天下之浮流，而挾富以相傲，視淫于色者其利病貞邪未見此多而彼寡也。胥之爲禽獸而滅人之紀者也。定之方中以前其詞蔓其政，概定之方中以後其詞絞其政，蹙周于利而健于訟，雖免于亡其能國乎。故春秋生名衛熒賤之也。衛音促數煩志此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聖

之謂也。又曰：惡怒不相爲用者也。苟惡之又以怒加之，將不擇其所可勝矣。人之無威儀容止者，亦何至于死哉。惡怒之情交發，視桃達之子等諸君父之讎，而有反戈之氣，亦狂矣哉。空言之褒刺，實事之賞罰也。褒而無度，溢爲淫賞，刺而無餘，溢爲酷刑，皆禮之大禁也。然則視人如鼠而詛其死，獨非無禮之尤者乎。而又何刺人之有乎。趙壹之褊，息夫躬之忿，孟郊張籍之傲，率王廷相桑悅之狂，許學詩不擇而取相鼠者乎。衛音趨數煩志，此之謂也。又曰：兩賢不相怨，相怨者必不肖者也。彼已不肖，奚爲其怨之乎。故君子不幸而與不肖之人爲昆弟，爲夫婦，盡其所可

盡無望知焉，無望報焉，其所不可盡者，以義斷之也。若與其人爲君臣，去之可矣，如與其人爲朋友，絕之可矣，去而有懷祿之情，絕而有比匪之戀，始悁悁然怨昔者之徒勞而歎其不讎，君子所不屑也。屈原之宗臣，匪直君臣也，有兄弟父子之道焉。怨靈修之浩蕩，終不察夫余心，殆夫舜之泣圓天矣。豈若谷風之婦，黽勉者惟賈而已哉。豫懷必售以賈之不售，則從而怨之。故曰：政赦民離行私而不可止，衛之民皆賈矣。豈復有君臣夫婦昆弟友朋哉。衛音趨數煩志，此之謂也。

詩古微

中編之二 衛風答問

聖

詩古微中編之二



詩古微中編之三

檜鄭荅問

邵陽魏源撰

問曰檜譜疏謂鄭滅號檜而處之故先譜檜而接說鄭然譜謂東周之初鄭武公滅檜而疏據史記謂檜滅于西周之末其風變于夷厲之世者何疏子因毛詩退檜進王而并疑匪風西歸為東遷王風非檜詩者何曰滅號者東周初鄭武公也若檜則實西周末鄭桓公所滅譜因滅號之事并以檜滅于武公與周秦傳記皆不合紀年晉文侯二年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為桓公水經注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荅問

一

引案多父則桓公友字也文侯二年十年申人郟人犬戎當作八年乃與幽王司徒時相合 八宗周弑王子戲及鄭桓公昭二十年左傳正義引 韓非子及說苑云鄭桓公將襲郟取其豪傑良臣智辯果敢之姓名擇郟之良田設壇場而埋于國門之外若盟然郟君疑而盡殺其臣桓公乃襲郟取之子產曰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斬其藜蒿蓬蘞而處之史記世家桓公言于王東徙其民于洛東號郟果獻十邑竟國之國語史伯言檜數之為十國此 並言檜滅于桓公不言武公也國語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其謀檜蓋在此三年中而富辰言郟由叔妘公羊言古者鄭國處

而野畱是桓公寄孥與賄之後即親至郟地定居鄭父之邱而後返西都遂及于難其時皇父為王卿士而作都于

營校窟迫不暇待故國語云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

土之人史記云河雒之間人便思之史伯云君以成周之

眾奉辭伐罪以東都迫近號郟桓公能用其眾故也其後

武公迎平王東遷始并滅東號是先有榮陽之密縣後有

榮陽之成臯皆不居其都而居新鄭焉以桓公先定居鄭

父之邱故武公因先業耳服虔云鄭取郟而不居其都杜預謂郟在榮陽密縣東北新鄭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荅問

二

在榮陽宛陵縣西南 若桓公先不得檜則驪山戎禍之後其孥賄皆沒于號檜武公身且不保安能以兵迎王東遷且兼并嚴

邑乎祭仲往省于畱途出于宋則畱即陳畱地理志陳畱郡孟康曰鄭

邑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畱 其兼并蓋自東而西故先檜後號陳畱實非

畿內之邑鄭世家史伯曰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地近

號郟其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

請居之號郟之君見公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郟之

民皆公民也則陳畱即十邑所分之地而邱中畱子之詩

其為桓公小惠要結郟民所作何疑乎檜既滅于西周之

末而檜風與王風互易則匪風傷周道思西歸其為東周

末而檜風與王風互易則匪風傷周道思西歸其為東周



王風末篇何疑乎而說者尙泥緇衣篇斷章之誼以爲好賢之詩不知是詩王子友以術歆天下者也走死臣民而相眚以沫陳氏以之傾齊桓公以之餽檜奸人游俠之雄也何秉彝之好焉

曰王符潛夫論謂檜在河洛之間其君驕貪儉嗇減爵損祿君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憫且悼痛也

鄒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遂以亡然則羔裘果當何王之世曰王符引詩每多疏舛如班祿篇背宗族而宗室屬下語也又謂韓奕之韓侯其國近燕辨見大雅答問此段全襲汲周書史記解

之文乃穆王述夏商之事而忽傅以衰周羔裘之詩何異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三

肅慎不貢楛矢責之曹公且逍遙豈卑讓之文膏曜正儉嗇之反而或以爲三家遺說繆矣序稱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鄭箋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其有本之言歟曰檜在東周匪風之詩安知非東國懷西京而必爲王風者何曰諸國變風美刺皆歸于諸侯罕有咨嗟周道興懷西歸者蓋古者封建之世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大序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檜亡于其君之貪實與衛亡于狄陳亡于楚費皆自取其民方深德留子何暇遠悲周室且不曰西徂而曰西歸明爲平王自棄舊都大去其國之後王吉疏曰臣聞師行日三十里吉行日五十里

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詩蓋傷之也毛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車韓詩外傳曰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畜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願瞻周道中心惻兮是則東周播遷之初車馬疾驅而至日蹙百里尙成甫申賦役煩而政令亟無復大國亨鮮之政有同舊都破甑之思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傷平王之大去不復歸也歸與歸與周室猶可復好音猶可聞胡使我惻惻不已乎方檜仲之亡也幽王尙存周末東遷何西歸之有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四

問鄭風首桓公武公次莊公次文公于時世皆合而鄭人爲之賦清人尤明見于左傳則清人以下自皆文公後詩乃小序倒屬諸文公之先世以爲刺莊刺忽孔疏因謂文公清人當處卷末由脫爛失次廁于莊公詩內者何曰風詩惟邶鄘衛分于經師已失太師舊第其餘諸國簡編無殊至王之廁桓于平則續序傳益非毛序本有也詳國風義例篇幽風東山破斧爲幽人從征之詩伐柯九段爲幽人美東人被化之詩以類相從皆作于周公之世非真如張衡所謂失次也秦風渭陽雖作于黃鳥以前然一爲繆公一爲康公以父子爲先後則亦未爲顛倒也豈有清人文公之



詩明見左傳而先世刺莊三篇刺忽十篇乃皆倒廁其後者哉考羔裘次于清人之後序不言何世但以爲刺朝而詩詞是美非刺則以爲陳古子謂清人敘見于左傳則清人以下斷皆文公以後之詩考甯母之會管仲謂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三良卽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孔叔于鄭文公之背齊從楚再三諫爭乃甯母之會世子華反譖諸齊侯謂此三族實違君命請去之幸齊不入其譏而叔詹于重耳過鄭不禮亦諫不見聽重耳反國伐鄭詹請往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弗殺夫三良同心三英聚兮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五

也毛傳三英三德也屢建正議邦之司直也臨難不辟舍命不偷也韓詩外傳詩次清人之後其爲美三良而欲文公之信任乎傳訓洵直且侯爲君侯箋謂忠直且君殊爲不詞韓詩訓侯爲美釋文與毛異義則未必以爲刺朝其證一矣  
至有女同車以下概指爲忽突爭國夫厲公突則文公父昭公忽又在厲公前其詩斷無反居文後之事且有女同車爲刺忽辭齊昏謂齊女賢而不取則是以德音美文姜若謂桓六年再敗戎有功齊侯復欲妻之之事其時文姜已歸于魯則次女安得復稱孟姜是時鄭忽已迎陳媯隱八年安得責

以再取且反譏其守正耶左氏稱其善自爲謀而劉向說苑亦載其事于權謀篇均不以辭昏爲失計則是魯詩本無刺忽辭昏之說故知亦文公詩也考鄭文公三十五年傳二十二年楚伐宋以救鄭夫人芋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是文公夫人本有姜女與文芋爲二妻衛世家莊公取齊女莊姜又取陳女爲夫人是春秋再取同然文芋始則以二姬歡楚不願瀆倫繼則召子瑕于楚幾至覆國文公以昏楚之故始終貳中夏而事蠻夷三違孔叔之諫幾陷叔詹于死春秋特書鄭伯逃盟以著背夏從夷之罪詩與春秋一義也且諸侯一取九女同姓媵之孟姜既齊嫡長斷非楚女之媵則是文公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六

本取于齊繼欲結楚強援復昏文芋自是甘心畔齊盟而爲楚役故詩人睠睠齊姜匪姜之爲美而中夏盟主之爲美也是時周襄王方納狄女爲后以召子帶之難文公復繼娶楚芋以絕諸夏之權君臣上下不謀同欲爭耦異族棄同類伊洛之不被髮者無幾耳有女同車係之文公詩後豈但志內亂之由昭女戎之戒哉彼都人士充耳琇寶彼君子女謂之尹姞我不見兮我心苑結魚無擇于沼禽無擇于林豈其取妻必齊之姜于是陳侯之南冠衛侯之楚語魯昭之吳孟子裂冠毀冕風俗頹而禮義掃地人之所以絕續胥由下此矣毛詩偵其世次誣其事實欲鄭



忽昏美崇勢利而賤守正竟以刺邪之什爲有邪之思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其證二矣

呂氏春秋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褻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與秦荆

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昭十六年錢韓宣子子太叔賦褻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

于他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又曰他士

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此皆鄭箋用韓詩說考左傳

鄭文公十八年傳五王以惠后故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

帶齊魯宋陳衛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將盟王使周

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故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七

逃歸不盟孔叔止之不聽十九年傳六齊宋魯衛伐鄭楚

救鄭諸侯乃還二十年齊伐鄭孔叔請下齊公曰子姑少

待夏鄭殺大夫申侯以說于齊考呂覽言鄭與荆近箋謂

後之荆楚明爲文公自恃楚援故曰子姑少待即豈無他

人之謂也又恃有惠王卿士之命即豈無他士之謂也狂

童之狂也且則謂申侯以楚文王嬖臣適鄭有寵力說鄭

背齊以事楚文公違孔叔三良之謀而從之及齊桓以爲

討始殺以自解故此詩狂童及山有扶蘇二詩之狡童皆

刺文公不從三良以親齊而寵申侯以暱楚也申侯以異

國嬖臣挾煬竈之陰謀施反覆于小國使諸侯連年謀鄭

兵無竈歲鄭人身受其害痛心疾首焉是以刺之再三也

籀兮則甯毋聽命之後乞盟請服之機乎魯衛晉固伯叔

兄弟之國齊宋亦伯舅叔舅之邦若之何倡而不和要而

不從始則見討于齊桓繼則見討于晉文甘心背中夏而

爲荆舒之役乎左傳富辰曰傳二十鄭有平惠之助又有

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爲近杜預曰七年殺

年殺寵子子華三與鄭風羔裘狡童狂童諸篇正相表裏

毛序皆以爲刺忽無論春秋書忽世子而以突爲篡入有

可憫無可刺且忽豈有荆楚之援豈有王朝可恃而爲他

人他士之語不益解鄰國援救之心乎誦詩論世情事孰

得其證三矣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八

忽病孤弱無狂狡之失微子麥秀詎斥紂之詞尙書大傳

過殷之故墟歌曰麥秀薈薈兮黍稷離離彼狡童兮不與

我好兮案書序成王黜武庚乃命微子啟代殷後國于宋

則狡童謂武庚也微子武庚之諸父傷其再殄殷祀而歎

之史記誤爲箕子而以狡童斥紂夫史既言箕子不忍言

殷惡矣胡又斥爲狡童而毛傳兩以狡童狂童斥昭公且山

童不自相刺繆乎 有扶蘇序明言所美非美徐幹中論大臣篇引此詩亦謂

時俗所譽者未必是所不譽者未必非好醜無常皆由私

所致鄭箋言不任賢者反任小人不好忠良而好有貌無

實之人亦用韓詩說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

見狡童同是所美非美之義乃毛傳上章狂且斥臣下章



狡童斥君矛盾自陷宜鄭箋之不從也易林云視闇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蓋視闇不明君不擇臣也雲蔽日光臣欺其君也又曰嬰兒孩笑未有所識狡童而爭亂我政事狂且狡童之為嬖寵甚明非斥昭公甚明後人曲申毛誼或又以狂童狂且斥蔡仲仲莊公舊臣身事三朝何得尚稱童幼以春秋證詩以三家遺說證詩孰得孰失其辨四也

諸國變風類皆陳于齊晉二伯而圖伯之事莫大于攘楚攘楚之事莫要于服鄭故齊桓陳其詩自清人以下于文公獨詳然丰以後則亦皆民俗之詩不為國事且或有文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九

公以後晉伯所陳之詩不可盡考其世序乃毛序以揚之水為閔忽則其間丰東門之墾風雨子衿亦皆作于忽世并有女同車以下凡十篇矣豈文公在位四十五載惟清人一詩而鄭忽始僅二月出奔繼僅二載被弑其詩乃居鄭風之半耶其證五矣

問清人之詩左旋右抽軍中作好鄭箋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居鼓下則中軍當謂高克當翱翔渙散之時猶建大將旗鼓日居車中有如臨敵者何曰此鄭箋之誤王氏夫之論之矣曰兵車之法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

之外鞠而舒斂無度故雖天子在車亦無居中之禮周禮大馭掌玉輅以祀及犯輶王自左馭馭下祝我僕掌馭戎輅犯輶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即戎且不居中而况將乎鼓居車中而將居鼓左自可右嚮以擊之甘誓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則御中而將左之一證也春秋鞏之戰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則國君自將居左之二證也又是戰左傳韓厥夢子與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韓厥將也非因夢而避左右則不居中則將居左之三證也若老子云上將軍處右偏將軍居左則言軍陳之制而非在車之位惟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十

張侯御卻克曰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左併轡右援枹而鼓則似卻克居中而御者居左此或以傷夷易位與杜注沿鄭箋之誤然則左旋右抽者非車左車右之謂蓋戎車回旋射獵之法毛傳曰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是已將車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先弓以迎敵于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田獵之法逐禽左駟職之詩曰公曰左之禽左則我右此所謂右抽矣車戰之法類然古未有呼將為中軍者則中軍猶言軍中故毛傳曰軍中為容好言其翱翔游戲耳何旗鼓居中常如臨



敵之有

問曰樂記疏引許慎五經異義謂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

者九本作十九孔疏衍十字今序文曰雞鳴有女同車丰東門之墀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亦祇七詩而許據三家孔據韓

詩並謂九篇者何曰遵大路之詩次于文公詩後序不言

何世而續序以為莊公失道君子去之鄭箋又益以淺露

迂拙之詞繆不足辯考宋玉賦曰鄭衛溱洧之閒羣女出

桑臣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袿贈以芳華詞甚妙夫明

云溱洧之閒明云稱詩則三家詩謂鄭說婦人者較多二

篇遵大路殆其一乎若曰子母惡我醜我而不留不可遽

棄故舊也不可遽忘昔好也若君子去國他人留之何惡

我醜我之有乎况篇次清人文公詩後必非刺莊公詩矣

至集傳所指男女詩十四篇惟丰及二東門蔓草溱洧五

篇與毛略同其將仲子序謂刺莊公集傳謂刺男女于三

家詩無可徵未知孰是若刺忽五篇在文公清人之後既

參考傳說篇次定為刺文公詩則非刺淫詩也惟風雨子

衿揚之水三詩序未言何世而風雨為亂世思君子不改

其度則袁粲傳梁初名懸孫峻于儀範廢帝裸迫使走

史崔彤傳彤避地臨右遂仕西涼其子伯宗每慷慨呂光

書遺揚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辨命論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七

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幽繫中自敘云立梁簡文自敘身行已終始如一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不欺闇室皆在六朝時韓詩尚存而

何况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已並無出入矣青衿之刺廢學則晉書秦晉之詔虞嘉傳

詔曰喪亂以來儒雅陵夷宋書永初之詔宋本紀永初三

每覽子衿之詩為之慨然晉書載魏跋之詔晉書載魏跋下書國

廢講誦茂閣故晉載紀魏跋之詔中日絃誦絕音序失

老竊歎于青衿魏書任城王表略同又北史周武帝之詔北史斛律斯

魏書任城王表略同諸王子等咸服青衿並為學校束修之義而朱子晚作白鹿

諸王子等咸服青衿洞云廣青衿之疑問亦用序說者蓋佻兮達兮在城闕兮

明謂以青衿之子為狹邪之游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

小慧以輕薄為風雅以閉情為任達相如當墟幼與折齒

詩古微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七

禮坊潰裂名教掃地刺廢學即是刺淫初無二義也然則

三家詩多說婦人二篇子衿佻達亦殆其一乎

揚之水篇次遠隔于後而續序亦以為刺忽辨已見前且

莊公之子十有一人何得謂忽鮮兄弟如必為刺兄弟相

爭亦當在文公之後考文公既殺世子華盡逐羣公子及

文公卒後子蘭以奔晉得納先立子瑕亦挾楚以求入所

謂終鮮兄弟惟子女二人者也瑕恃楚援其外文芋夫人

應之于內卒之車敗被禽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所

謂無信人之言者也故次于文公諸詩之後而子蘭實晉



皆必作于文公以後但皆不必為刺淫矣

若餘詩之序毛與三家同說男女而誼異者有之女曰雞鳴集傳以為賢夫婦相警戒甚切詩意射者男子之事中饋者婦女之職琴瑟者君子無故不去是前勉其夫以射御禮樂之藝末章勉以親賢取友之行庶人如此則其家必興士如此則其業日新大夫如此則其政必成其在鄭風如芳蘭之擢于蕭艾矣序謂陳古以刺今之說色不說德而箋以首章子興視夜為子其夫次二章言子者五皆子賓客試思飲酒偕老琴瑟靜好豈女謂賓客之詞乎陳氏啟源但力斥集傳勤生之說為口腹飲食之人抑思不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五

子其夫而子賓客混男女之辨蕩內外之閑如倡優狎客之恩愛爾汝者尚何陳古刺今之有

易林云東門之墀茹蘆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序云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奔者也韓詩章句曰有靖家室詩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室家也箋用韓義以為女望男來迎已之詞若毛傳謂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茹蘆在坂則次章又何以說乎且以其室為得禮則適其人為不得禮則遠母乃強賦為興扞格難通乎

地里志鄭國山居谷汲土狹而險男女亟聚會故其

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斯其風也是魯詩以出其東門為刺淫之詩毛傳以縞衣白色為男服綦巾蒼艾色為女服願室家得相樂也而說文引詩縞衣縵巾云未嫁女所服則是貞女自述己志言如雲如荼游蕩之女皆非我所願效惟有安此縞綦之服守禮俟時自適其適而已聊樂我員韓詩作聊樂我魂魂神也聊可與娛與通作以所謂但可自怡說不堪持贈君也若如毛序閔亂之說則兵革不息男女相弃女得有如雲如荼之觀乎毛傳釋如荼為喪服則是見弃之女忽而喪服忽而茹蘆染衣之豔服有是事乎且雖則如雲既言其盛若云雖則喪服母乃不詞乎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五

溱洧之詩薛君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焉言三月桃花水下方盛流洄洄然眾士與女執蘭而祓除芍藥離草言將離而贈此草也御覽釋文後漢書注呂覽本生篇注云鄭國淫僻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芍藥之和地里志亦述為淫俗鄭箋亦本諸韓詩初無所謂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之說夫葛楚則樂無家室谷菴則啜泣此離豈有戎馬無家之別翻成上已麗人之行乎

野有蔓草則小序傳箋並謂男女思不期而會故韋昭毛



詩荅問曰。國多兵役。男女怨曠。于是女感傷而思男。託采  
芳香之草。為淫泆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  
促時。御覽江淹麗色賦曰。感蔓草于鄭詩。藝文是毛本以  
為淫詩。至韓詩外傳。孔子遇程子木引之。以為遇賢之詞。  
而託諸男女。猶離騷比君子于美人。是毛詩所謂邪者。三  
家詩反以為無邪。或謂如此。則孔疏所述鄭詩說婦人者。  
九篇更缺其一。不知思遇賢而託諸閨情。仍不害其為說  
婦人。如有女同車。女曰雞鳴。皆在九篇之中。原非必九篇  
皆淫詩也。

問鄭自子產執政以後。褚其衣冠。伍其田疇。誨其子弟。風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槍鄭荅問 五

俗大變。而始謗終頌之謠。不登于詩者何。曰。諸國之風。皆  
陳于齊桓晉文。而桓文以後。惟秦康公諸詩。陳于晉襄。陳  
靈諸詩。陳于楚莊。此外無聞焉。蓋晉景晉悼。連年爭鄭。不  
過志在主盟。而采風陳詩之典。闕如矣。鄭文公在位四十  
五載。與齊桓晉文同時。故陳其詩。獨詳。下距子產執政時  
七八十載。安得晉悼復有陳詩之事耶。詩之錄二伯。與春  
秋之獎桓文。皆所以延王迹于一綫。不讀王風變雅。終于  
平王。不知王迹所由熄。不讀列國變風。終于桓文。不知伯  
迹所由存也。問鄭衛皆以弱小介強大之間。一迫于。一  
迫于伯。民歲受兵。而風俗淫佚。甲諸國者何。曰。三河為天

下之都會。衛都河內。鄭都河南。故齊晉圖伯爭曹衛。晉楚

圍伯爭宋鄭。戰國從橫爭韓魏。曹滅于宋。鄭滅于韓。衛河  
北故墟入趙。河內故墟入魏。皆異名同實。據天下之中。河  
山之會。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則貨財盛。貨財盛則聲  
色輳。史記貨殖傳。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邱紂淫地。餘民  
民俗儂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休則作  
巧姦冶多異物。女子則鳴瑟跕屣。游媚富貴。入後宮。徧諸  
侯。此謂河北之衛也。又曰。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瑟。揄長  
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者。奔富厚也。趙邯鄲故  
衛地。此謂河北之衛。與鄭同俗也。宋音燕女。溺志。使宋風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槍鄭荅問 六

而存。亦必與鄭衛相等。蓋古時河北之妹。邦邯鄲。河南之  
溱洧曹濮。其聲色藪澤乎。春秋時車戰之法未亡。兵臨敵  
境。并埋木刊而止。所俘馘者。皆臨陣禽戮之人。未有掠子  
女。括金帛。燬廬舍。驅牲畜之暴也。晉楚爭鄭。十歲十三受  
兵。皆取盟降服而止。非如狄人入衛。屠其君。墟其國。遺民  
宵濟渡河者。男女僅七百。乘馬祭服。魚軒牛羊豕雞狗。皆  
貽自鄰國也。故鄭民之征役。不妨其游佚。諱樂。而邯鄲衛  
詩。亦皆作于河北故墟。未經狄亂以前。全盛之時。自東徙  
渡河後。故墟久踞于狄。文公大布革車。無復妹邦流風。餘  
韻。鄭則楚漢以後。滎陽京索閒。久為戰場。及隋開汴河以



後舟車皆集大梁。佳麗甲天下而溱洧閒榛。狂曠莽無復美人香草之風。豈非貨賄去而聲色隨之地。運遷變使然哉。春秋之鄭衛。亦猶後世之吳越。人物美秀而文采風流。照映諸國。故衛風莊姜定姜共姜許穆宋桓黎侯夫人衛寡夫人下及氓與谷風之棄婦。皆能以篇詠自達其情。而春秋時鄭歲歲受兵。卒能以辭命自全于晉楚。廣谷大川異氣。民生其閒。剛柔異俗。不競于武者。每嫻于文。宜鄭衛之詩。齶齶斐斐。皆善言情。豈盡風教使然哉。曰。太公封于營邱。地潟瀟。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其後桓公管仲設女閭三百。以養游士。而

詩古微

中編之三 檜鄭答問

七

齊民風之淫。不似鄭衛。田獵馳騁。有奮往之氣。卒為伯國者。何曰。從來俗文而富者。其民易淫。鄭衛是也。俗武而富者。其民易鬪。齊晉是也。故歌詠莫富于鄭衛。而功利莫盛于齊晉。夫子嘗思用衛。又嘗思用齊。以聖人為之。則皆可王也。導其血氣。而文以禮樂。返情于性。衛風可一變而二。南齊風可一變而幽岐。而惜乎無其會也。

齊風答問

問曰。齊風雞鳴續序之刺哀公。固不可信。若首序思賢妃。則甚合詩意。朝既盈昌。與子同夢。明為夫婦之詞。庭燎之義。而韓詩乃以為護人之刺者何。御覽引韓詩雞鳴。護人非是。蓋涉漢。曰。詩言青蠅皆喻讒口。此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若如傳箋以為過早。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常禮世豈有雞未鳴而蠅聲先起者耶。或曲為說云。匪但雞鳴。且蠅將有聲。則下章可云。匪但東方明。抑且月將出乎。况禮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鳥有東方已明。尚甘同夢。無脫簪之實諫。徒警勸以虛文者。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齊風答問

末

乎。考韓詩序為護人。而薛君章句云。雞遠鳴。蠅聲相似也。御覽文。臧氏琳曰。雞以司晨。蠅薨亂耳。故首章欲其審聽。恐所謂忠者未必忠也。日出則大明。月光則悅忽。故次章欲其審視。恐所信者未可信也。三章則明去就之分。言小人薨薨眾多。我其甘與同茲。夢亂哉。行且歸而避彼之憎矣。小雅青蠅直言。此詩婉諷。源案列女傳緹縈上書闕下。歌晨風雞鳴之詩。蓋取無辜蒙讒。冀君見察之意。孔叢子曰。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亦即小雅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之義。曰君子不忘其敬。則非婦人戒夫詞矣。曰。然則東方之日。簾毛鄭以日月分喻君臣。而今不從之。







也。此亦魯韓古訓。何楷據此為刺魯莊越竟逆哀姜之詩。而今不取之者。何曰。魯莊如齊逆女。親至齊都。并非俟于中途。一不合也。傳箋謂瓊華。士飾。瓊瑩。卿大夫飾。瓊英國君之飾。若夫人至自齊。不應由庭及堂。三易其飾。二不合也。詩次于還後東方前。安知非齊先世刺親迎不至女家之詩。且何以不在襄公南山之後。三不合也。疑事母質。宜從蓋闕。惟甫田次南山後。毛傳謂無德而求諸侯。考襄之時。力求諸侯。無如滅紀一事。自謂報九世之讐。而不知身為魯人不戴天之仇。方且勞師疆外。肆志無忌。殆欺魯莊童卯無知耶。桓六年子同生。薨時年十二。不知已突而弁矣。夫差而不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齊風答問 三

忘越王之殺其父。襄公其能晏然已乎。無思遠人。恐齊之憂不在紀。而在卯角之甥也。考春秋紀未滅以前。莊公尙未與齊通。故有未幾見兮之語。四年師次于滑。謀欲救紀。是時三年喪畢而冠。正既弁之時。則復讐猶有望也。春秋于桓公書葬。明君幼而賊在境外。不責臣子以遠討。俟之四年。而有救紀之役。讐可復矣。機可乘矣。故春秋望之深。責之深。與詩人之恕卯角而望突弁。同一義也。至紀亡後。而公及齊人狩于禚。始絕望矣。故知詩必作于四年救紀之時。然則春秋曷為諱齊滅紀以許襄公之復讐。曰。正以深罪魯之不能復讐也。九世猶可以復讐。而况先君之肉

未寒者乎。苟誠許齊滅紀矣。曷為于魯之不救紀而譏之。救鄰復讐。在是一舉。而魯人不知致死焉。故特許齊之復讐以愧之。若曰。師喪寡人分焉。未為不吉。復讐之義。當如是也。乾時之役。雖敗猶榮。魯何嘗真以復讐故戰哉。春秋多託事以見義。故于詩詳錄齊襄以補魯風之缺。猶斯志也。

曰。載驅敝笱。次南山甫田之後。序皆刺文姜。而焦氏易林云。襄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日夕。雷連久處。文姜為齊僖長女。不稱孟而稱季者。何曰。易林蓋以載驅為刺哀姜之詩也。哀姜歸魯。在齊桓公十六年。則襄公末年所生。明為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齊風答問 三

襄之季女。若文姜則齊僖之孟女。安得稱季。哀姜歸魯。雖在襄公身後。而哀姜生母或存。則亦襄夫人嫁女。易林欲明齊子為哀姜。故以襄嫁為言。若曰。此嫁襄公之季女耳。莊二十四年。夏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曰。哀姜約莊公遠媵妾也。即所謂齊子日夕。流連久處。亦即詩所謂齊子發夕。齊子闔闔。齊子翱翔也。毛傳發夕。謂自夕發至旦。始行。與上發夕相對。蓋詩說。易之歸妹曰。君子以永終知敝。載驅詩人見其始知其終矣。若文姜初歸。未嘗有遲久雷難不肯入



之事其爲哀美何疑。

敝笱刺齊子初歸魯之詩而在南山盧令之後。若刺文姜則南山旣曰歸止不應此篇反追刺其初嫁之時。且文姜歸魯十餘年同公如齊始通齊侯不聞其始卽有難制之勢。惟哀姜爲襄公季女文姜欲使姪從其姑故使莊公年長不娶其如齊納幣踰年而歸則公羊以爲公有陳佗之行其如齊觀社則穀梁曰觀無事之詞也以是爲尸女也。而且越竟親迎丹楹刻桷宗婦幣覲所以媚美者無不至。姜所以驕公者亦無不至。從如雨水以侈之遲留不入以難之詩人知其必爲文姜之續。敝笱飭饌再三太息情見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齊風答問

三

乎詞序箋以爲桓不能制文姜于歸魯之初集傳又謂莊不能制母于歸齊之後皆非詩意矣。猗嗟亦刺莊公昏讐詩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帝館甥于貳室則甥謂壻明矣。諸侯不越竟逆女而公則納幣親迎。兩次如齊皆桓昏文姜時所未有也。且魯莊當齊襄之世未嘗如齊及二十二年始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復如齊觀社其時齊桓已立十二年文姜齊襄皆已久歿何必如鄭箋謂非齊侯之子。廋詞追刺乎。惟莊因齊社蒐軍實之時盛其服飾威儀炫其射御趨踰以媚婦人而夸齊國哀姜無愆期之待魯莊爲陳佗之行齊桓無閨闈之閑皆在所

刺且一則曰射則臧兮二則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三則

曰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擅此才武不以復讐而以昏讐所昏者又非嘉耦而怨耦其患方未艾焉惜之深刺之深也。其後牙慶再亂般閔再弑夫人孫邾魯幾中絕于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定魯者齊桓也。誅哀姜立僖公者齊桓也。故桓自陳其風于王朝特詳齊襄二姜之詩一著其多難興邦之由一著其恤鄰存魯之績。春秋書文姜皆詳于桓薨以後之事書哀姜皆詳其初歸于魯之事與詩相表裏蓋魯莊之不能閑母正由其忘讐昏讐使其枕戈臥薪如夫差勾踐之蓄志則襄與姜方將食不下咽尙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齊風答問

三

暇馳驅禚穀煩制其侍御僕從之人乎。說詩者忽其篇次昧其輕重而春秋之義不明矣。然則齊桓創伯以後無一詩者何。曰晉伯嗣興齊以大國羈縻頡頏其閒未必肯陳其詩于晉。故晉亦無由陳其風于王朝。齊風之終于襄公見齊伯之始于桓公王迹亦熄于桓公也。



魏唐荅問

問魏檜二國史無世家而序亦無君大夫諡號子據以為序出史記之後然申毛詩者則謂春秋惟齊魯晉衛四國君臣皆有諡亦惟公族有之而庶姓無其餘秦楚宋鄭則君有臣無而吳越徐莒則君亦無諡矧魏檜國小早亡豈可徵其諡號小序缺之不亦宜乎曰毛序所著作詩之人如仍叔凡伯譚大夫芮伯暴公蘇公何嘗必著其諡至其所美刺之人如秦仲陳佗蔡仲鄭忽公子頑高克又何嘗必稱其諡豈并二國之氏族名字而國史不知哉至秦楚徐莒吳越之無諡則夷禮也宋之無諡則殷禮也至鄭則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魏唐荅問

諡

有公父定叔皇武子馮簡子駟桓子罕武子之流閒見于傳而國語韋注又以公孫成子為子產之諡然則左氏不盡書諡者各仍國史舊文不得以傳例之參差而謂其無諡也且臣可無諡君則未有無廟號無世次者而魏檜二國一切泯泯焉烏用此國史之序為哉至詩攷引袁孝政劉子注云魏武公信諶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或疑三家詩青蠅當在魏風則張揖言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五人正合今雅詩之數無容缺其一篇且青蠅在衛武賓筵之前安知非衛武公刺幽王信讒之詩而袁孝政之注傳寫稍譌歟予于小雅荅問中詳之固不得

執之以補魏國君諡之遺矣今劉子注本已無詩攷所引之語

問魏詩昔人有疑其即晉詩者則季札觀樂歌魏歌唐各有美歎其非一國之風明矣獨是公行公族皆晉官汾水不經魏地而彼汾沮洳編入唐風者何魏風小序既無國史之可傳會而孔疏謂魏風七篇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鄭譜于左方中分為二君者何曰地里志于魏引詩彼汾一曲則魯詩亦在魏風汾水雖始終經由晉地若與芮城今山西之魏不涉而伏虔言蒲坂亦魏地孟康曰晉文公以蒲坂與汾陰接壤注在此則是南北狹而東西長隨河斜曲故魏譜言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孟康曰晉文公以蒲略秦秦反蒲于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魏唐荅問

諡

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左傳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土會既濟魏人譟而還郊祀志元朔六年得寶鼎于汾陰魏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陰本魏地之竟是魏得汾水入河之地故曰彼汾一曲矣齊有公行子之喪則列國或有是官矣至小序惟魏檜二國無史記世家可本故無惡諡可傳會而鄭又欲臆分其世次則并非毛意毛于十畝之閒序云刺時而傳云閑閑男女往來無別之貌與靜女伯兮有狐氓著東門澤陂諸序一例自續序造為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而箋疏水經注各傳會之箋云一夫止授十畝疏謂田亦樹桑為地陘民稠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可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



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豈知俗之儉嗇。由于穡瘠多山地之編小。由于疆鄰侵逼。且魏風適彼樂郊。民方散去。安有畏寇內入之事。苟如季札所稱以德輔此。則明主云者。何難踰山越河。大啟疆宇。孰得而限之哉。園有桃序云。刺時傳曰。園有桃其實之殺。國有民宜得其力。則是與非賦言上不能得民以自強。自續序歸之儉嗇。箋遂強與為賦。謂魏君不取民稅。但食園桃。雖許行墨翟。有不能行。而謂有是儉主乎。陟帖為孝子行役思親。尤與刺儉無涉。彼汾沮洳則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主善之心。德足以君天下。行足以及後世。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故曰彼詩曰微。中編之三 魏唐答問 三

其之子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君子盪盪乎其義不可亂。嗛乎其廉不可刺。温乎其仁厚之寬大。超乎其有以殊于世也。故曰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則韓詩蓋歎沮澤之閒。有賢者隱居在下。采蔬自給。然其才德實高出乎在位。公行公路上。故曰雖在下位而自尊。超乎其有以殊世。蓋春秋時晉官卿之適子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官其餘子而使庶子為公行。趙盾以庶子為軫車之族。即公路。皆貴游子弟。無材世祿。賢者不得用。用者不必賢也。毛詩因次葛屨之下。并謂刺儉。乃以所美為刺。所刺為美。試思采芣莫采芣。豈若公之行。如玉如英。豈齋編之度。既極道其美。又何言不

似貴人氣象乎。故知魏風刺儉。惟葛屨一篇。而欲証前五篇為一君之詩。繆矣。

曰。然則伐檀碩鼠之刺貪。可從乎。曰。二詩之刺甚明。三家之誼尤備。張揖引齊詩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主也。見上文林賦注又董仲舒曰。治身之與治民不同。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詩之。先飲食而後教誨。治人也。詩曰。坎坎伐輻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先其事而後食。治身也。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何為素餐。素者質也。言人但有質樸之性。無治民之材。尸祿者。頗知善惡。然琴操曰。御覽。樂部。伐檀操者。魏國女作也。傷賢者隱蔽。素餐在位。閱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于人。不能治人者食于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漢書王吉疏。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于積功治人。無益于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王吉習韓詩。蔡邕琴操用魯詩。皆以為刺不用賢。與齊詩不遇明主同義。但毛謂伐檀俟世用。若俟河之清。則興而非賦。魯詩以隱退伐木為實事。則一河水也。貪夫處之則濁。清士處之則清。集傳並以河水為賦。而非賦之流。豈有清濁之致。若謂北人得水皆謂之河。當指北境。凍涸涸涸。諸水則詩書六經。言江河者。從無方言。段借之例。故知河水。故飲盜泉而同廉讓之水。居混世而無汝是與非賦矣。

故飲盜泉而同廉讓之水。居混世而無汝垢之侵。與毛與稍殊。而大指相近。惟毛詩不言魏女所賦。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魏唐答問 三



故旨歸不明。蓋國小政荒。不知求賢自輔。而使遺佚厄窮。故其室家嗟歎之曰。爾在位者何功。而厚糈肉食。試思此遺佚不怨厄窮。不憫自食其力。如吾君子者。獨何人哉。國之所用者。如彼。所舍者。如此。何以爲治哉。季札聞歌。魏曰。美哉。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歎其下多有德之士。而不知求以自輔也。蓋不遇明主者。詩人之傷賢。而貪鄙在位者。詩人之傷國。一詩函二誼也。

至碩鼠毛序。但云刺重斂。與鹽鐵論履畝稔而碩鼠作同義。北史辛雄傳曰。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其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蓋刺貪吏之詩。至續序始以碩鼠詩古微。中編之三。魏唐答問。完。

斥君貪而畏人如大鼠。考呂覽甯戚叩牛角而寤歌。齊桓聞而舉之。高誘注謂歌碩鼠之詩。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善說篇曰。甯戚飲牛于康衢。擊車輪而歌碩鼠。今本說苑二字譌。甯戚歌之。取適樂郊之意。言將去齊往他國也。樂府載甯戚飯牛之歌。一章曰。吾將舍女相齊國。二章曰。吾將舍女適楚國。其詞雖漢人擬作。亦用此詩。適彼樂郊之誼。蓋魏風先戚百年。故戚得歌之也。若碩鼠斥君。豈遇主之什乎。

問曰。季札觀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乃今唐風大

半刺晉昭曲沃之事者。何且既以憂勤爲有陶唐風。則詩當爲美儉。而皆謂刺儉者。何曰。地里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遠。又馬融傳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山樞蟋蟀之詩。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則季札所美。必此數篇。而非晉昭曲沃之事。明矣。毛詩刺僖公。昭公。不過因史記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年可紀。而年表獨起靖僖以來。故唐風卽始于僖侯。史作釐侯。且韓詩薛君章句以歲聿云莫。喻君年歲已晚。而僖

詩古微。中編之三。魏唐答問。手。  
侯止十八年。未必卽韓詩所指也。至以爲有陶唐氏之遺風。則不過仍其土地。非能有康衢擊壤之風。故詩皆刺儉而非美儉。且非徒刺儉。直刺嗇鄙耳。王氏夫之論之曰。蟋蟀之詩。于憂而見樂。如渴而望乎甘泉。于憂之時而有憂。非大利無以奪其情。而制其欲也。故知蟋蟀之言樂。非樂也。欲而已矣。其言良士。非良士也。利人而已矣。以欲爲樂。以利爲良。瞿瞿而善警。崇利以求欲。不知所止。國之不亡。幸也。奚陶唐氏之風云乎。且所貴乎儉者。無侈心也。故君子之儉。惡奢而不欲也。小人之儉。欲奢而不果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悼不能奢。而悲之以死也。爲利吝而悲之以



死則將苟可以死易利而蔑不為。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人。有莫心音有莫響而國為莫國。故曰齊以瞿瞿為狂。晉以瞿瞿為良。莫氣流于國而國不可日。三晉之士為天下鄙。允矣奚陶唐氏之風云乎。且崇利而不恤死則相奪以為恆。互疑而不釋故瞿瞿以終年而舉足之下有寇讎也。有車馬而人思馳驅之。有衣裳而人思曳婁之。有鐘鼓而人思考伐之。時移勢去自死于弱決為他人之所奪據。昌言以相勸勉而不慚則公侯非適有國。大夫非適有家。庶人非適有其廬舍妻子殆猶卽且蟾帶之聚于一窟也。故翼沃相剝。獻公之九子相吞。先狐胥卻欒趙荀范韓魏相齧。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魏唐荅問

三

習為恆而不怪。胥瞿瞿也。然而晉人固以為良也。孰謂陶唐氏之有此哉。

問曰子以毛詩無衣美晉武公為乖無邪之例。然則三家詩說若何。曰以韓詩椒聊之傳例之。而知必不同毛也。外傳曰士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仁義吾不信也。昔比干且死而諫愈忠。夷齊餓于首陽而志愈章。夫欲行仁義殉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云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夫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與于斯。則彼其之子。蓋謂九宗五正之徒。不入沃黨。言其抱耿介大節。無朋黨之私。有純篤之忠也。自曲沃構難以來。翼人晉人滅一君復立一君。其姓

名見內外傳者。則頃父之子嘉父于翼侯奔隨。哀侯已立之後。猶逆其故主納諸鄂而奉之。所謂且篤者也。欒賓之子共叔賓仕晉。武公許以上卿之位。彼終力戰而死。所謂無朋者也。見于紀年者。又有公子萬荀叔軫。皆忠晉以拒沃。且椒聊之實。蕃衍遠條。則喪君有君。不顧枝幹之強弱。眾寡之不敵焉。詩之惡曲沃而獎遺臣。抑黨賊而申忠義。如是其至也。序反刺昭公。而謂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遂以彼其之子。美桓叔之德。廣博均平。不偏黨正義。又謂言桓之美。刺昭之惡。不得以阻邑傾宗為桓罪。且叔別封于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諸侯不得專封。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魏唐荅問

三

叔之京已違封而不告。他若揚之水。我聞有命。本泄潘父之制。况謂邑為國乎。他若揚之水。我聞有命。本泄潘父之謀于昭公也。反誣國人將叛而歸之。有林之杜。刺武公兼并宗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不能親其同姓兄弟也。若昭鄂諸君。方恃九宗五正之助。反謂骨肉離散而去之。九宗一姓為九族。五正。五官之長。豈知晉自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緡侯六世。凡一滅于桓叔。兩滅于莊伯。又兩滅于武公。五舉而國人始終不服。亦五攻而去之。安有桓叔之始。國人即欲叛而歸之。骨肉即離散而去之耶。毛序箋疏于鄭忽晉昭。周內惟恐不深。于桓叔武公。獎借惟恐不力。其美刺無邪之例。有如斯者。



曰序以鴉羽為昭公之後大亂五世而綢繆杜杜羔裘則不言何世孔疏并屬之昭公者何曰杜杜已見于前綢繆序刺晉亂則亦大亂五世之時然毛以三星為參歷舉昏姻之正期以刺時鄭以三星為心歷舉昏姻之失時以刺上皆未協如此良人何之誼釋文引韓詩云邈邈不問之貌則知此蓋亂世憂昏姻之難常聚而非刺昏姻之不得時若曰此何世何時而乃相逢聚首乎未卜偕老之懼已虞新昏之別舉中篇以明上下則如此良人何謂夫非士庶難保室家也如此粲者何一妻二妾曰粲大夫亦憂征役也星以三數匪獨參心首章在天初昏見于東方次章則夜久

詩古微 中編之三 衛唐荅問 三

見于東南隅三章在戶則夜分見于正南而中矣若必泥勞參心歷月移次傳據參宿分孟冬季冬正月鄭據心宿分四月五月六月為怨曠失時之證則亂世男女此離尚僅以逾月為失時乎如何如何憂方來而非慨已往也魚之响鳥之集蟲之蟻聚以崇朝而樂以今夕其情激其詞悲其聲寒而國事可知矣曰晉自曲沃搆難何暇更勤王事而鴉羽三言王事靡盬者何曰此與衛風伯兮之言王事皆作于桓王之世桓王六年曲沃莊伯以鄭邢之師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是秋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十六年曲沃殺小子侯王命虢仲立晉侯緡緡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

曲沃是王師屢臨于晉妨農失養謳怨斯興使無衣之請不行王靈尚競于諸侯也唐風獨詳沃翼興廢之際皆春秋所不書而詩存之論其世而知其王迹是詩史之誼也問葛生之詩刺獻公虐用其民而晉日以強者何曰此詩由武獻善响其民故有夫婦相守之效非刺虐用其民也王氏夫之曰使人樂有其身而後吾之身安使人樂有其家而後吾之家固使人樂用其情而後以情嚮我而不淺進而導之以道則王即此而用之則靈雖無道猶足以霸而况于以道而王者乎故周之失天下也失之于中谷晉之為政于天下得之于葛生夫婦相愛以生相信以死綢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魏唐荅問 三

杜杜之孤心改而興矣兼虞魏并芮號服蒲屈大禮雖積而卻穀因之不待教而可用也武獻之响于民也不薄矣自陳啟源于葛生不取寡婦悼亡之說述毛而與毛背是篇毛傳曰域營域也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獨而藏之箋申之以為夫雖不在攝主以祭主婦猶自齊而行事居謂墳墓室謂冢壙冬夏晝夜長時思之尤甚王肅謂見夫齊物感以增思孔疏謂衾枕有故乃設怨夫不在申恨獨且而世說袁羊作詩嘲劉恢晝寢云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向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正以語涉悼亡耳兩漢晉唐無異說而陳氏獨



以角枕錦衾爲生存之證。營城歸室乃寄託之詞。曷思子美亡此。誰與獨且乎。不知所述者何毛乎。

問陳氏子采苓亦取驪姬與讒之說。其義若何。曰。陳氏以

采苓喻甘言。采苦喻苦言。采葑喻甘苦並進。虛文傳會。實

事無徵。蓋獻公信讒之事。無大于殺申生。而三舉首陽。蓋

勸申世子以夷齊之行耳。首陽晉地。卽河北蒲坂之雷首

山。其南王屋山。濟水所出。故曾子言伯夷叔齊居河濟之

閒。莊子讓王篇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蓋夷齊

自孟津扣馬之後。遂渡河而北。武王之師自桃林之塞至

則夷齊扣馬之諫。自當在其未渡河以前。由河而北。南而至河北之雷首山。故云北至于首陽矣。西行至雷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魏唐答問

五

首之陽。故歌曰。登彼西山。蒲坂舜都。故有黃農虞夏之歎。

春秋時本魏地。晉獻公滅魏而有其地。故詩舉本境古事

爲諷。其士蔦輩之詞乎。當時梁餘子養先丹木。狝突重耳

皆有此勸。而士蔦最先。曰。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

不亦可乎。諷之爲太伯。猶之爲夷齊也。采苓采苦采葑。卽

託采藥以行之意。世子終守待死之恭。而不知陷親不義。

故再三言舍旃舍旃以速之。人之爲言胡得焉。言姬之讒

不可辟也。公之惑不可回也。俟命之說亦不可執也。申生

不可辟吾將三章不易一詞。明無二策。無轉計也。孔明之

告劉璋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夷吾在外而安乎。

正同詩旨。然盡殲桓莊之族。理無逃于好還。詎無畜羣公

子。勢必分于卿室。君子讀唐風杖杜采苓之篇。君以此始。

必以此終。信矣。然則晉文創伯以後。無一詩者。何。曰。晉五

世主伯。固不屑自陳其風。而他國齊楚。又無能代陳晉風

者。唐風終于獻公。見晉伯之始于文公。王迹亦熄于文公

也。

讀唐風無衣之詩。知西虢必滅于晉。而王轍從此不西矣。

讀唐風由杜杜至采苓。知晉必三分以滅于秦。而周祚從

此不延矣。夫東周何以不西哉。以虢滅于晉。失崤函桃林

之險。而西歸道絕也。晉何以必滅虢哉。以曲沃之叛。王命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魏唐答問

五

虢公伐曲沃。及翼侯之滅。虢仲又偕芮伯荀侯曹伯連兵

致討。使釐王不貪晉賂。則晉武不敢自立爲諸侯。而虢不

亡。虢不亡。則豐鎬故畿之聲勢不隔。是東周之不西。無衣

請命之詩爲之也。秦何以能亡晉哉。晉室三分爲之也。晉

何以三分哉。則懲驪姬之亂。詎無畜羣公子。權移世族爲

之也。夫晉國形勢。天下莫強焉。西河之地。斗入關中七百

餘里。函關武關。門戶皆爲晉有。秦人僻處西陲。二百年無

能東出一步。王室雖衰。而恃晉之宗盟。翼戴秦楚。屏伏而

不敢動。自三家分晉。力分勢渙。不足以抗秦。秦遂取崤函

收西河而晉亡。晉亡而周隨之矣。惠公懷公文公及公子



雍皆自秦入。成公悼公皆自周入。主器之子。寄命他邦。尾大枝強。勢歸卿室。渭陽送舅之詩。君子不謂秦人。翼晉之功。而謂晉亡于秦之始也。采芾之詩。萌于扶杜。君子不謂晉亡于無畜羣公子之日。而亡于滅桓莊之族之日也。晉武賂王得立。而異日三晉。卽師其故智。賂王而三分其國。無衣請命之詩。君子不以爲由沃篡國之始。而以爲三家分晉之漸也。嗚呼。好還者天道。致冰者履霜。眾人知之于既著。君子識之于其微焉。讀一詩而但詠一事。其爲興觀羣怨者幾何。玩一爻而但知一占。其爲藏往知來者幾何。故曰。誦其詩。論其世。又曰。可以興。可以觀。上觀千古。下觀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魏唐荅問

三

千古之謂也。或曰。魯之政逮于三桓。卒至陪臣執國命。而費惠公且代魯。烏見用親之勝于用疏耶。曰。國家之勢。不內重則外重。外重之權在異姓。內重之勢在宗藩。晉分于韓趙魏。齊篡于陳氏。此外重之弊也。魯政侈于三桓。以慶父之弑二君。而卒立其後爲孟孫。以公孫敖之淫佚而卒歸其喪。相忍爲國。君僅守府。此內重之弊也。秦起西戎。楚起蠻夷。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兩國常雄長諸侯。秦則親賢并用。然國無世及之卿。故權不久擅。不養游談之士。故官程實功。其能以耕戰致富強宜矣。楚則以令尹執政。自子文以後。鬬氏成氏。蔣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

無異姓。然一有罪。卽誅之無赦。子玉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辟敵誅。子辛子南以貪縱多寵誅。是無齊晉外重之虞。而收其用。有魯任宗親之善。而無其弊。苟晉人能師秦之參用親賢。師楚之賞功罰罪。立師保之官。以教世子。而不官之于外。則國寄專而根本盛。國法行而紀綱立。三家安得而分之。秦烏得而并之也哉。豈無他人。不與我同姓。豈無他人。不與我同父。姬姓之衰。宗周之替。皆武獻涼德。以戕之。君子讀唐風所爲。吟吟而三歎也。

詩古微

中編之三 魏唐荅問

三

詩古微中編之三



詩古微中編之四

邵陽魏源撰

秦風答問

問曰秦風皆國君之事無間巷之風故世次易明然孝王始命非子為附庸邑之秦宣王命秦仲為西垂大夫皆未列于諸侯故仲僅以字配邑安得同貢詩述職之例而得有國風者何駟驥小戎皆美襄公然平王封襄公為諸侯秦于是始國通使聘享故終南其君也哉明美襄公始為諸侯之事若駟驥篇田狩園囿之樂則先世附庸亦豈無之而至是再三歌詠者何襄公伐戎至岐而卒何嘗有深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一

入戎廷在其板屋之事地里志天水隴西山多材木民以板為室屋毛傳曰西戎板屋何嘗有克復故地溫其在邑之事毛傳在敵邑也且既為襄公末年最後之詩而列于蒹葭終南始為諸侯之前者何曰三家說明則羣疑冰渙矣左傳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服虔注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驥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詩正義夫知為襄公追錄先世之詩則是既為諸侯以後列于朝會貢詩王朝而非在西陲大夫之日矣知駟驥小戎二篇非襄公詩則田狩園囿皆先世始為附庸之事而駟驥稱公乃

追錄時所加猶譜疏莊公為追諡矣知追錄其先世不專

指秦仲仲為犬戎所殺則小戎自是秦仲子莊公以兵七千破西

戎故有兵車甲冑在其板屋之語且復其先世大輅犬邱

地并有之居其故西犬邱故有溫其在邑之語秦本紀莊

日戎殺我大夫仲我非殺戎王則不宜其在蒹葭終南二

敵入邑是以犬邱為故都邑之證

篇之前矣

日蒹葭詩何以為刺襄公日毛詩刺襄公不用周禮大旨

得之蓋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以戎俗變周民也幽邵皆公

劉太王遺民久習禮教一旦為秦所有不以周道變戎俗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二

厚之風盡意謂非此無以自強于戎翟乎不知自強之道在于求賢其時故都遺老隱處藪澤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特時君尚詐力則賢人不至故求治逆而難尙德懷則賢人來輔之故求治順而易溯洄不如溯游也襄公急霸西戎不遑禮教遠開武靈騎射之風近啟孝公富強之漸流至春秋諸侯終以夷狄擯秦故詩人興霜露焉毛傳章白疑晨為霜然後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然則下章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又何以取興乎故知詩以霜與肅殺非興商鞅說孝公以霸易王難即此詩所刺爾王氏夫之詩廣傳日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嗟乎視之而不知其可履也溯洄從之而阻長不如溯游之



宛在也。使早知此。胡為其溯洄哉。然而天下不謂溯洄之賢于溯游者鮮矣。嗚呼。秦人收周土。用周民。而關以臨東國。屏周而攤之以令天下。先乎齊桓而霸。霸死在矣。反周之舊。循周之迹。去幽厲之所傷。沿文武之所紀。御其民如輕車。而率其道如故轍。周之所以王者。秦即以之。王不待六國之燔而始帝也。王宛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獻老之在田閒。交臂失之。而孰與為理乎。無已以逆取之。四百餘年而後得。尤不審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天下怨秦之不仁。惡秦之不義。賤秦之無禮。而孰知其一于不智也。兼葭之詩刺之早矣。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三

曰秦本紀襄公七年。平王封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我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我。即有之。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則襄公時終南未為秦有。而以終南詩屬之襄公者。何。孔疏則據鄭譜謂襄公即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而以史記為誤者。何。曰。孔疏曲徇鄭譜之繆也。襄公居汧。在今隴州。地里志。秦今隴西秦谷。譜謂近鳥鼠之山。其地在岐山西六百里。漢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考岐山在渭北。太壹即太白山。在渭南。地相準直。并非指豐鎬之南山。况襄公受

賜岐西。雖地未至岐。而兵已至岐。則其南望終南。徘徊形勝。情所必有。此詩所由作也。至于文公破戎而遂有之。然岐以東。則雖獻之周。周亦實不能。有。向為戎藪。秦本紀。甯武德宣成五世。皆與戎力戰。吞并。而德公元年。卜居雍。後子孫當飲馬于河。則其疆域距河尚遠。而地之未淪于戎者。則又有于周晉。故周惠王與虢。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其時距東遷已將百載。而西畿尚為周地。及晉惠公再返國時。入河外五城。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以賂于秦。故孝公。今日繆公。東平晉亂。以河為界。地里志曰。襄公後八世孫繆公。稱伯。以河為竟。秦本紀曰。繆公時秦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四

地始東至河。所謂拓地千里者。即此。孰謂襄公地已至河哉。故知終南為兵至岐西之時。勦于平王。許有岐豐之命。而作終南屏障。豐鎬形勝要害。襄公雖未復岐東。而兵已至岐。且奉有賜岐豐之王命。故曰君子至止。其君也哉。皆臣下冀幸之詞。若曰此地久為戎有。今我軍已至終南。扼據形勝。使戎地復見舊京文物。漢官威儀。豈不盛哉。不言戎服而言錦衣狐裘。正以變戎俗為冀望之詞。猶周公東征未歸。而有衮衣繡裳之觀也。蓋襄公未卒時。兵已至岐。而作服虔。惟以兼葭終南二詩屬之襄公。皆本韓詩以發秦風之全例。使左傳服注盡存。則季札觀樂一篇。其有功



于三家詩者可勝道哉。

問曰左氏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秦本紀繆公卒用人從死者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秦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皆以為刺繆公也集傳因渭陽康公為太子詩而次于黃鳥之後因以臨其穴惴惴其栗為三良自臨其穴鄭箋謂秦人謂康公從父亂命生納諸壙則是兼刺康公者何或以詩中良人為三良妻哀其夫之詞者何曰齊詩匡衡疏秦繆貴信而士多從死漢書敘傳田橫義過黃鳥而法言亦以荀息公孫杵曰秦大夫鑿繆公之側為皆不食其言但三良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五

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用百身以贖之秦蒙毅對使臣曰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然則三良非感恩慷慨自殉實出于繆公之遺命故應劭述秦繆君臣酒酣要死王粲因有臨沒要死焉得不隨之句明迫于不得已故秦人欲百身贖之耳繆公亂命康公從之皆在所刺吾以知書存秦誓非以嘉穆公之真能悔過也誠悔過于生前必不歌黃鳥于身後矣至以良人為哀其夫微論與左傳不合且呂覽序意篇曰秋甲子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與秦誓之番番良士同例豈彼良人亦謂其夫乎

問晨風權輿二序皆刺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者何曰康公之棄賢于傳無徵即以詩為刺棄賢亦于三家詩不合也後漢桓範與管甯書曰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厥途無由託思晨風類聚文是明為欲見賢者之詩說苑及韓詩外傳載魏太子擊守中山使倉唐子父文侯文侯問擊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黍離既衛風父子之詩詳邯鄲衛問答則晨風亦謂不敢忘父好賢之意君子謂賢人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秦君思賢之詞也苟詩刺嗣君忘父棄賢魏太子何為誨之以感其父乎康公渭陽念母霸業克紹何為遠有棄賢之刺若執權輿篇為棄賢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六

之證則尤不然賢者事君道合則留諫不行言不聽則去未聞以口腹為聯合也醴酒不設見幾而作重禮重道未聞戀哺啜而不去也古之明君得士者昌則得明夷不食之士非得觀我朵頤之士也戰國之君虛其國疲其民以養游士士皆修其冠劍多其談諛矜其夸捷以娛人主于棧題之下孟嘗之門食客三千上客肉食乘車中客魚飧下客草具菜羹其豢之也殆狗馬無幾矣湯得一士于莘野武丁得一士于傅巖文王得一士于渭濱皆未嘗食三千之客于門下也方秦穆之求士也取由余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且屢敗猶用孟



明善馬以食勇士四方游士望風奔秦如水赴壑如獸走曠抵掌游談濫字响沫惟捷捷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邊多有之蓋秦穆晚亦悔之矣康公嗣位思紹霸業始亦適館授餐虛市駿骨士歸之如晨風之歟北林此夏屋四簋所由來也既而自老成耆舊外賢士百不得一才士十不得一依草附木類多虛浮嗜利無恥之徒秦人深厭之又懼其持國中陰事走諸侯以相難也乃不飽以困之坐老旅食垂死關中而游士之風為秦人戒使其民趨實去華益勤于耕戰蓋楚與秦皆不棄親而用羈病天下而不病其國者也君子于此無譏焉曰此以不飽無餘為嗟者雖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七

厭之可也長缺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權輿詩人其馮諼之流乎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唐人以為恥雖以自命稷契之人而有不辭噓噓之詠權輿詩人與衛風北門憂貧之大夫皆自道其憐乞告哀之情而無所澠忍其皆唐詩所祖乎視不食嗟來之餓夫猶鴟鼠之嚇鷓鴣矣至夏屋之訓則王肅述毛云屋則受之于先君食則受之于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檀弓以堂防夏屋象馬鬣之封崔駰七依以夏屋渠渠說宮室之美楚詞大招陳夏屋之廣大揚子法言知夏屋之帳鄭箋別訓屋為食具則與下章四簋相重與韓詩傳周人夏屋而商門之訓不合通典與毛傳夏大說文屋居之訓亦不合豈得舍檀弓夏屋之文借爾雅屋具之釋乎曰無衣序刺用兵不言何世疏以在晨風涓陽間謂刺康

公而又謂康公當周頃王匡王時王命不行于諸侯秦又未嘗從王征伐且從王出征乃為臣之義不當言刺因謂刺康公用王法與師者何或又謂定四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謂詩即秦哀公所作王謂楚王子謂申包胥仇謂吳人也若然則其詩遠在陳靈之後者何曰疏說附箋強鑿為刺非毛義非三家之義毛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是陳其先世勤王敵愾之事故包胥之役哀公賦此以出師若為直刺用兵則是賦以拒七日之哭何為出五百乘之師乎若更據此以為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八

詩作于秦哀公夫子應楚昭之聘聞其詩而錄之則是國風不待陳于王朝而凡滄浪之詠接輿之歌鸚鵡之謠皆可傳聞宋錄矣豈知經例者哉地里志言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驥小戎皆秦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此魯詩以無衣與駟驥小戎皆秦先世美詩之證若刺康公用兵則民不樂戰曷為引以證秦俗之勇敢乎考秦風自終南以前皆襄公前世之詩而後此力戰破戎收復岐東故地獻諸周室者功莫盛于文公不應反無一詩則無衣殆勸于平王賜岐之命踴躍用



兵同仇赴敵。而康公時追錄先世之詩。故編于康公詩內。如駟騏小戎。追錄于襄公之世。而毛序并以為美襄公。又如商頌作于正考父。以其樂作于宋襄時。而韓詩序以美宋襄公歟。故知秦風一陳于秦襄初受王命為諸侯之時。再陳于晉伯主盟之日。周室衰微。秦必不肯以黃鳥刺繆。之詩上陳于周。故知皆晉伯所代。陳啟源曲傳箋疏。刺用兵之義。因謂秦自商君立首虜之令。始以好戰稱雄。方春秋時與晉用兵。殆十遇九敗。以駁秦俗强悍樂戰之說。不但顯違漢志。且秦以西垂養馬大夫耳。驪山之敗。四面皆戎。而文公岐山一旅。盡收已覆之神京。屢世蠶食。竟霸西戎。至于穆公三置晉君。一救荆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九

申生臨死以重耳為寄。穀梁傳。故里克丕鄭皆欲立之。秦穆亦仁而欲納之。惑于公子繫之邪謀。貪河外五城之略。乃樹夷吾以自利。穆姬則怨夷吾之背約。不納羣公子也。每欲立重耳而未遂其志。故國語穆公享重耳。賦鳩飛。韋昭謂取我心憂傷。念昔先人之義。言穆姬已卒。念傷亡人思成次子。渭陽之志。猶鳩飛之志也。夫子于詩錄渭陽。責秦穆之舍明立昏。而納重耳之晚也。罪穆公不罪康公也。亦猶書存秦誓。罪其悔過之晚。不足贖其殲師之罪也。黃鳥之刺。且在誓殺之後。惟其但咎捷捷之謊言。無一自怨自艾之誠悃。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旋即殉于咸陽之穴也。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十



關於秦穆之功過詩書之大誼者甚深故曰秦風穆康二世皆晉伯所陳之詩

問顧炎武謂秦本紀會稽刻石于禁制男女淫佚一事詞繁不殺至與并六王一四海之功並舉然則秦俗果至始皇而一變乎曰會稽刻石專指吳越民俗而言若秦風之不淫則不自始皇也王氏夫之詩廣傳曰秦無燕婉愛情之詩秦之夫婦猶正也秦之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其薄甚矣而夫婦猶正雖無道猶足以霸王而關東之國禽嬉豸聚舉天下而為一隅因亦有以夫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之域血氣之所樂趨也君子弗能絕而况細人乎善治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二

民者思其啟閉而消息之弗能盡閉也猶其弗能盡啟也汧渭之交河山之裏天府之國民腴而血氣充又惡能盡閉哉啟之此則閉之彼矣故昔者公劉之民嘗強矣因乎戎而駭戾未革也周之先王閉之于殺伐而啟之于情欲然後其民也相親而不競二南之所以為天下仁也逮乎幽厲之世民已積柔而惰淫繼之殺伐之習弗容閉矣秦人藥之遂閉之于情欲而啟之于殺伐于是其民駭戾復作而忘其惰淫婦人且將競焉秦風所以為天下雄也故曰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弗能盡閉而君子重用之一啟一閉之間強弱之司王霸之辨人心風會之醇漓大可

見矣漢唐都周秦之故壤其民一也漢教近周唐教近秦而聲詩亦異焉西京之製夷猶婉婉雖以李陵之駭息夫躬之戾猶然其無促絞唐自大歷以後河北藩鎮殺伐日張韓愈孟郊李賀始以其車鄰駢咽之音倡天下下傲辟褊刻險陂之宇無復餘思而為之譽者曰起八代之衰然則秦風之肅殺亦以起二南之衰與蒹葭霜露秦風所由變也

詩古微

中編之四 秦風答問

三



陳曹答問

問曰。匡衡疏云。陳夫人好巫而國多淫祀。地里志云。武王封胡公于陳。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擊鼓于宛邱之上。婆娑于枌樹之下。有太姬歌舞遺風。潛夫論亦引不續其麻為休其蠶。續起學巫覡。鼓舞事神之證。則三家詩並以爲風俗之失。獨序以首篇宛邱刺幽公。續序因以次篇東門之枌。並刺幽公。而陳啟源因斥三家之誣。謂太姬生承聖化。出配胡公。何以雷連巫覡。且陳之士民。何以不從君化而獨化于夫人。數百年不變者。何曰。毛詩三家本無甚闕。而陳氏自闕之也。宛邱傳以詩古微

中編之四 陳曹答問 三

子謂大夫。則是臣民之習俗。東門之枌。謂國之交會。男女所聚。而子仲及原。皆大夫之氏。鄭譜亦謂太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則詩縱作于幽公之世。而俗非幽公一人所致。明矣。巫祝列于周官。楚俗又尙巫鬼。太姬封陳。近鄰楚地。因其舊俗。無子祈禱。特等姜嫄之禮祀。尙殊鄭衛之淫風。陳亡靈公。非以巫覡。故陳風十篇。其七皆刺君荒淫。而刺巫覡。歌舞。惟首二篇。豈謂一國所尙。惟茲一事。且大姒不能化管蔡。而惟疑太姬不能坊民乎。陳氏又謂首序出自采風之官。所指時世。定有實據。然則魏檜二國。無一世次。豈當時采風之官。預知漢世

史記無魏檜世家而預缺之歟。且陳氏于齊風。宁及二東方篇序。不言何世者。又取孫毓至哀。至襄未審。所刺何君之說。且謂詩序亦考其人于史。典文放失。無容悉知。然則采風官之原序。固已放失。今之首序。又何人考史所傳會歟。三家詩序。同出子夏荀卿。而毛詩動輒歧異。豈采風之始。卽已不倫。或序如此。或序如彼歟。

問衡門毛傳。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是賢者隱居求志之誼。鄭箋曲傳。續序。愿無立志之說。以易毛誼。毋乃闕用三家詩說乎。曰。鄭箋絕無所本。以魯韓遺說考之。韓詩外傳。子夏讀詩。畢歎曰。詩上有堯舜之道。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列女傳。老萊子。卻楚王之聘。亦引是詩。以明志。漢處士嚴發。殘碑君有會。閔之行。棲遲衡門。又山陽太守祀睦後碑。色斯舉矣。歿身衡門。從事武梁碑。安衡門之陋。樂朝聞之義。蔡邕賦曰。甘衡門以爾仁兮。詠都人以思歸。古文則魯韓與毛傳同誼。卽云誘僖公。亦謂賢者無求于人。而人君自當求之。非如箋說之回。適難通矣。

詩古微 中編之四 陳曹答問 四

問陳風十篇。惟月出。株林。澤陂。三序。以爲刺淫。而子謂首二篇。刺巫風。衡門。刺遺賢外。其七皆刺淫者。何。子于義



例篇謂衡門為野有遺賢之刺。毛傳異于序箋。或疑箋本魯韓者何。曰。七篇皆刺淫之詩者。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序皆刺時。毛有成例。詳義例篇而一則傳云相遇而歌。箋改訓詁為對以傳會續序詳一則箋云女留他色。星明不至。則其為刺男女時俗之詩。不待問矣。

墓門刺陳佗。而傳以夫為傅相。續序惜佗無良師傅。箋疏皆欲作誅退惡師。毋終致禍難。夫佗殺太子免而篡其國。豈誅退惡師遂免于罪。詩人為佗謀何忠。于討賊何悖。考公羊傳佗淫于蔡。蔡人殺之。而列女傳晉大夫解居甫使宋過陳。遇采桑辯女。使之歌。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云

詩古微 中編之四 陳曹荅問 五

云。楚詞天問云。昏微遵迹。有狄不覆。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天問注言。解居甫聘吳。過陳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洗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云云。則明為陳人刺佗好淫之詩。故辯女引以拒狂夫。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師入陳。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賈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是陳墓門古木翳蒼。可以避兵。故可為行淫期會之地。楚詞王逸注云。人循闇微之道。為淫佚戎狄之行。亦以墓門為幽僻之所。是詩蓋作于桓公之世。佗每微行為狹邪之游。故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桓公明知佗之無行。而不早為之所。故曰知而不已。誰實使之。其後佗篡弒得

國卒以外淫被殺。詩人若預知之者。所以為防亂未明。箋乃謂作于佗殺君自立之後。刺其不誅退惡師。終致禍難。何其忠謀于亂賊若是哉。

防有鵠巢。序謂憂讒賊然乎。曰。爾雅注引韓詩。心焉惕惕。以為說人。釋文引韓詩誰儂子。妮。美也。若曰。誰儂張壅蔽子所美之人乎。壅蔽也。則為刺男女之詞。明非憂讒賊之詩矣。

至月出以下三序。明皆刺淫。然前二篇不言所刺何人。或以為皆刺靈公。可信乎。曰。陳以淫亡國。其事莫大于夏姬之事。何楷以舒筓糾兮。舒擾受兮。舒天紹兮。皆徵舒。于靈公。而詩人危之之詞。故列于株林之前。殆不無億中焉。

詩古微 中編之四 陳曹荅問 六

澤陂在株林之後。為陳靈時事無疑。但碩大且儼。非冶蕩之詞。鄭箋以詞害志。惟詩義折中曰。美人賢人也。一國之美。止有此人。可謂少矣。弃而不用。傷如之何。詩人之寤寐滂泮。賈生之痛哭流涕也。蒲荷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生泥污而能絜。君子之華也。其治洩諫靈公時所作乎。誼主思賢。雖于三家詩無證。而義優于鄭箋矣。陳風之淫。不減衛鄭。一滅于狄。一滅于楚。而鄭後亡者。亂自上。則先覆其國。亂自下。則漸流于天下也。王氏詩廣傳曰。奚以知人之終為禽獸也。遽而已矣。飲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共而別者。別之以度乎。君子舒焉。小人劬焉。禽獸驅焉。君子



甯焉。小人營焉禽獸奔焉。奔其心弗奔其容。容所不迷而心或懲矣。奔其容弗奔其音。音所不迫而容或懲矣。奔其音莫有或懲之者矣。月出之汨漸而促。卽也。株林之迫迫而子竭也。箕子立其側。比干死其旁。無能已其奔心。况泄冷乎。

吾讀詩而知聖人存五伯以續王迹也。讀變風終于陳靈而知聖人于楚莊之存陳也。齊唐衛鄭曹檜皆無桓文以後之詩。固皆桓文所陳。惟秦風黃鳥以下。陳風株林等篇。皆在晉文之後。知其錄秦穆楚莊之伯。無疑焉。商頌終于殷武。爲宋襄述父伐楚之事。韓詩說知爲錄宋襄之伯。無疑

詩古微

中編之四 陳曹荅問

七

焉。雖然宋襄不足道。秦穆悔過已晚。最雋者其楚莊乎。圍鄭服而舍之。討陳罪而封之。雖齊桓存三亡國。不是過也。圍宋可取而卒踐盟。雖晉文之服原。不是過也。勝晉于邲。不忍蹙民于河而還師。佚之雖王者之師。不是過焉。至從巫臣之諫而卻夏姬。殆桓文之溺色所不能焉。討陳誅逆。陳其風于王朝。尤荆舒所未有焉。故嘗謂楚莊之功。不亞桓文。而賢過桓文。爲中夏之桓文。易爲用夏變夷之楚莊。難。春秋始書荆。繼書楚。始書人。繼書子。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而夫子用世之志。自魯衛外。惟思用齊用楚。聖人之不終夷楚。章章矣。而論者且以僭王問鼎議之。夫沿襲先世

之稱。未嘗施于陳詩周室之日。至以下國觀王朝。欽先王宗彝典寶之盛。而取其大小輕重。與夫子問禮于周室。問禮于太廟。何異。楚莊不忍于陳鄭。而忍于周乎。使此問不出于楚莊。而出于邾莒之下士。魯衛之韋布。王孫滿亦震而疑之乎。內不足者多慚懼。詎楚子意計所及哉。

問曰。曹風蜉蝣之詩。鄭注禮用韓詩。刺不忠信之人。而箋從刺奢之敘者。何曰。未見詩箋之優于禮注也。諸侯朝則朝服。夕則深衣。本有變易之制。未聞麻雪稱奢。而詩人遽憂其無所說。駕然則必廬曹之大布。許行之衣冠。魏風葛屨。不爲儉。唐君衣裳可弗曳。婁乎。毛詩因檜風首篇刺

詩古微

中編之四 陳曹荅問

六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遂連及曹風。豈小國之君。必首病奢服乎。表記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詩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正義謂疾虛華之言。無實也。則是衣裳采楚喻羽翼之鮮潔。朝生暮死。興美言之難信。孰若惻惻無華者。可與依歸乎。欲其親諒士。遠佞人也。以興爲賦。毛詩之失也。曰。候人刺其公遠。君子近小人。而三百赤芾。卽左傳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爲毛傳大夫乘軒之所本。是此詩與左傳相證。尙有何疑乎。曰。左氏不言乘軒者何人。毛



傳謂大夫以上諸侯之制夫小國皆大夫五人以蕞爾之

曹即兵車且未必三百乘而有此乘軒赤芾之大夫十倍

王朝之數天子二十七大則盡國賦所入不足供其半何待晉

師之入乎考晉世家晉師入曹數其不用僂負羈而美女

乘軒者三百人則是盛于女寵非大夫三命赤芾乘軒之

謂也凡經傳言芾言韍言韠言韍者皆是蔽膝女之中如

男之韠皆茅蒐染韋為之其色赤黃故東門詩之茹蕝即

女之赤芾也齊桓公歸衛夫人以魚軒是女乘安車也詩

中以不稱其服不遂其媾並言又以婉孌季女喻賢才之

淪弃皆對女寵而言吾聞之也楚之鐵劍利則倡優拙令

賢者荷戈設而不之卹螻蛄淫泆之氣恆朝墜于南山梁

鴉不濡之翼徒粲粲其衣服自以為湛樂未央也晉師西

來能令婦人乘軒以戰乎衛懿軒鶴而不知所拒狄曹其

軒女而不圖所拒晉歌管未終舞衣未卷而壘環其四郊

矣國語所謂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國策所

謂凶年士不饜糠粒而君鴉鷺有餘糧士不足裋褐而後

宮繡文絲穀者數百蓋古時曹濮之間為商賈之都會貨

財聲色所藪澤陶朱端木皆賈其閒故國小而淫與陳鄭

相等其後曹滅于宋而記言宋音燕女溺志亦其遺風餘

俗歟自毛傳以赤芾乘軒為大夫不但與史記魯詩不符

詩古微 中編之四 陳曹答問 九

而誦詩論世茫如霧矣

問鳴鳩刺不壹而曰正是四國傳言正長也箋言可為四

國之長謂任為侯伯云云俱非所望于小國之君而以之

責曹君者何曰此詩當與下泉思賢伯同義非責其君也

曹共公時晉文公受策命為侯伯正所謂四國之長者而

城濮之役實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界宋人其後許復

曹衛而歸國有先後同罪異罰侯孺譏之僖三十一年取

濟西之田以曹地分賜諸侯而衛地之分不見于傳則是

曹田分而衛田不分其用心不壹不均可見矣大國之字

小國猶鳴鳩之字七子均平不偏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知

詩古微 中編之四 陳曹答問 十

下泉之義則知鳴鳩正是四國之誼矣故不云刺其君而

云刺不壹其所望于晉伯者婉而切矣

問曹人背霸非背周也宋之霸曹圍焉晉之霸曹入焉然

則天下無霸而曹安天下有霸而曹危而曹人下泉思霸

者何若謂晉宋之霸非郇之霸故感晉宋而思郇則再三

念周京念京師者何曰詩刺曹人之背霸無王非刺二霸

之不庇曹也昔者狄滅邢衛逼曹之北楚寇鄭許逼曹之

南齊桓起北卻狄南卻楚而曹安于中何必郇伯始能膏

雨于曹乎陳蔡申呂最近于楚而鄭次之其從楚尙迫于

不得已若衛則北方大國而曹介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



不相及。又均為文昭之後。其相率從楚何為者。曹衛從則天下諸侯皆南面朝楚。周之大事去矣。故晉文不伐曹衛。則不能制楚而翼王室。雖郇伯復興。能聽曹之嘑楚而背中夏乎。犯霸即楚為天下。曾不知念宗盟而嚮京師。故詩人憂之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欲其因伯以通于王。未聞即乎楚而求免于霸也。周室雖衰。而王靈尚可以庇下國。猶下泉尚可以浸苞稂。奈何舍宗盟其主而附蠻夷。故曰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非無霸也。曹人之心無之也。問焦氏易林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何措以晉荀躒納周敬王事當之。其說若何。曰。周敬王事

詩古微

中編之四 陳曹答問

三

在晉頃魯昭之世。距陳靈已九十二年。定王八年至敬王四年距晉

文則百有餘年。又納王亦是晉侯之功。何得歸美荀躒。決非詩人所指。曹風四篇自是晉文入曹所陳。故傳曰。曹文昭也。晉武穆也。會諸侯而滅同姓。不可乃復封曹。下泉美郇伯。正以郇及曹同為文昭。殆作于分田界宋執而未封之時。以郇伯望晉文。故晉文悅而封之。烏得下移百餘年之久乎。左傳蔡雍曹滕畢原酈郇。文之昭也。服虔謂郇在解梁縣東。郇瑕氏之虛。水經注。涑水西徑郇城。郇伯故國也。左傳荀侯賈伯伐曲沃。是郇伯侯爵。而二十四年秦晉大夫盟于郇。則地已入晉矣。臣贊曰。今河東有荀城。古郇國。蓋荀郇同字。晉滅之以為

荀箋以郇為州伯。則河東冀州之伯。烏能勞及于青州之曹。當從毛傳為二伯之一。主東諸侯者。考西周時十年無王。惟厲王流汾共和攝政之世。王子朝告諸侯曰。厲王戾虐。民心弗忍。居于彘。諸侯釋位以開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杜注。開與也。去其位。與王室之政事。孔疏。謂共和攝政。則是共伯和攝政于內。郇伯勞來于外。皆同姓諸侯釋位以開王政之事故。十年無王而下泉詩人。則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荀追述西周之盛。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何僅以四國有王。歸功方伯乎。

詩古微

中編之四 陳曹答問

三



幽王荅問

問曰：幽風所紀節候皆遲于月令，有謂幽風用周正，故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明以仲冬為歲首，而七月流火與堯

與仲夏日永星火相去兩月者，有謂幽土晚寒，此毛鄭之

謂幽土晚寒，陸德明故于耜舉趾非季冬，孟春之期，續武大

閻非周官仲冬之月，改歲而後入室，冬孟春而後藏冰，三

日夏正月也，非季秋季冬之候，此人事之晚也，鳴鳴不于五

月木落不于季秋，隕籜嘗稻嘗麻不于秋之季，仲十月獲

直此物候之晚也，與周官月令不齊者何？曰：詩三百篇皆

用夏正，無周正者，所以通民俗如采薇春日之雅，臣工莫

春之頌，使為周正，則春莫必夏之正月，安有遲萋啗祁之

景來牟將熟之徵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而百

卉腓，冬日烈烈而飄風發，至于春日之倉庚九月之肅霜

又幽風夏令之明文，豈有公劉當夏世而反用周正乎？集

據月令流火在六月，朱公遷據歲差謂公劉時當五六月

之交，蔡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月，是二月也，次章

即承二月言之，月令倉庚鳴夏正采芣時在仲春二月也

三章即繼三月言之，月令四月章以四月為始而推

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為始而推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為

始而推至九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重之，八章宜繼一之

日矣，舍一重二者，豈當發發堯典中星春夏交舉其大秋

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為心星，詳幽風，蓋每次三十度有奇，其閒非特一宿，月令

正義

孟秋日在翼昏斗中，且畢中距堯時止差二十餘度，不及

一次，矧退至周公輔政時，七百餘年約十二度，孟秋日在

中，再退至公劉時，又七八度，孟秋日在角昏，則距唐虞

不遠矣，當其時斗牛昏中，則大火在西南隅申位，故曰流

火安得謂為改次改月之證乎？至于地氣寒燠，區南北不

區東西，日行南陸則近地而溫，日行北陸則遠地而寒，若

南北相同，則雖由東海以至西海，總為日道所必經，故層

冰飛雪多在極北之區，而于闐葱嶺無殊震旦之候，矧周

禮作于鎬京，月令作于咸陽，與幽同為雍州之域，相去二

三百里，安得氣候寒燠頓殊月數乎？子嘗冬月來往邠州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荅問 詩

不但同于然，則其不同奈何？曰：七月公劉，幽國之民風也

其時則夏時，其政則夏政也，王者通三統以建三正，必于

三微之月，故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以明三統之義，毛

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

之日周四月也，舉三正畢而四之日復從周起，又四月秀

蓂傳曰：稱月者由其物成，稱日者由其物生，周正建子陽

氣始施黃泉萬物始養，根株微而未著，故言天正者其數

常先，夏正建寅萬物相見，孚達而出，人得加功，故言人正

者其數恆後，先者尚文則以夜半為朔，凡事皆溯其始，後

者尚忠則以平旦為朔，凡事皆要其成，我觀夏道于幽風

得夏時之等焉，何則？七月所陳，惟農桑衣食二事，而月令



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籍夏小正則正月農緯厥耒即此

三之日于耜也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則私田尙未

服故二月始言往耒耨者摩田之器即此四之日舉趾也

月令季秋嘗稻而夏小正十一月始稱嗇人不從明農事

始息即此之十月穫稻十月納禾稼也民食以稼穡爲正

瓜果爲助而小正八月剝瓜且在七月食瓜之後食之蚤

藏之遲也是諸書言農事周人溯其始夏人要其成矣夏

小正三月攝桑妾子始蠶而此詩蠶月不言何月者樹有

殊種蠶有食博棘樂蕭之不同蠶有再三月有奇閏難專系諸建辰之

月故采蠶倉庚鳴上溯于仲春綏多士女之月七月次章皆仲春之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荅問 五

事與夏小正而下該于夏月晚蠶伐桑之時故小正丹鳥

羞白鳥明盛夏蚊蚋多而蠶始不育也西北蚊蚋較少于南方故小正繫之

八月明六七月以八月載績麻事起而絲事始畢焉是幽

風之言蠶月要其成而非溯其始矣月令季冬取冰即納

而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則必小正魚陟負冰之時而藏

冰始畢者歲寒之蚤晚不可必也四之日獻羔即啟冰之時而小正三月頒冰者

啟之于二月頒之三月也月令周禮仲冬大閱小正亦十一月王狩

陳筋革傳曰省甲兵也而必申之曰嗇人不從示恐妨農事而此

則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者惟恐狩事之妨農故再遲其

期也至于月令五月鳴始鳴非謂鳴之終季秋草木黃落

非必落之盡幽風人事既皆要其成則物候亦舉其終故

口七月鳴鴉十月隕籜矣雨暘不敢必諸天燠寒不敢必

諸天一穀之收一絲之熟一冰之藏不敢必諸天甚至一

鳥一籜之鳴隕必眾目共驗而後徵其詞成其信其謀之

也極豫其成之也極久肫肫乎竺竺乎夏后氏之忠教也

行葦美公劉而序曰忠厚詳大雅成王詩公劉當夏后氏之世

其教宜尙忠而忠教莫著于幽風茶糲以食農夫稻粱以

介眉壽獻羔以薦寢廟非飲食而致孝鬼神也衣褐于貉

以卒歲元朱裳裘以朝祭惡衣服而致美黻冕也朱深縹也祭服元衣纁裳稼既同而入執宮功屋亟乘而旋播百穀卑宮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荅問 五

室而盡力溝洫也故夫子再曰禹無閒然矣明繼周者當

變周之文用夏之忠董生明春秋三統之義者也曰今漢

繼大亂之後若宜稍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是故禹貢

小正二書外于詩篤公劉見夏世徹田軍旅宗法燕飲度

邑居民之制于七月見夏世養民養老昏姻蒐狩學校藏

冰力役之制而幽王居變風之終明詩亡而後春秋作後

有王者救文之弊莫若忠幽者忠之準而王者文之敝也

季札之倫尙未足語于斯已

曰七月次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幽公子

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于昏姻無與也集傳始以爲公



子取于國中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其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則于傷悲殆及之文雖合而于同歸未安婦人謂嫁曰歸安得以于歸之文同諸公子陳啟源據春秋諸侯不內取于國中之說則詩言公子非言鄭箋訓為幽民與公子同嫁則下文為公子裳為公子裘復不一例而謂七月見夏世昏姻之制者何曰經不以疑詞惑人殆及公子同歸既于女公子為協則下章為公子之裳裘皆謂女公子也諸侯之女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公羊傳策于羣公子之舍又云知婁顏注九公子于宮中左傳粵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古者諸侯嫁女同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荅問 三

姓二國媵之如無同姓之國與或嫁于大夫而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勢不得取媵于異國則其媵必取之同姓士大夫文明矣其媵既與公子同嫁白虎通曰姪弟年雖少猶從適人而後還待年于父母之理得獻裘裳于公子故箋以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謂厚于其所貴而貉以自為裘狐狸以共尊者尊貴其嫡而卑賤不敢先服忠敬之至也若為男公子則安得曰同歸既非同歸則國人安得以裳裘獻之公子哉蓋治衣者內職所專而衣事以絲麻為正裘褐為助蠶事起于仲春冰泮綏多女士之時而授衣終于霜降逆女之候與夏小正所言相表裏終始夏小正九月王始裘夏世昏姻之制孰熊羆貉貉則穴若蠶

詳于是曰幽詩惟言農桑衣食詳于養而不及教而以爲見學校之制者何曰躋彼公堂毛傳謂公堂學校也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觥以誓眾兩尊曰朋即黨正歲終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事與鄉飲酒禮相近故鄭周禮注云為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故于農隙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焉蓋穫稻釀酒以介眉壽親其親矣獻豋于公上執宮功長其長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不言養士而士出其中矣王氏夫之曰聖人之于其家也以天下治之故其道高明于天下也以家治之故其德敦厚故曰聖人配天地聖人之所以為天下王也故曰七月陳王業也何言乎以天下治其家不滯其家之謂也何言乎以家治天下不略乎天下之謂也昔者孔子不得于衛去而適陳絕糧于道陳之去衛非有千里之遙也襄糧不宿餒而不憂因時而行死生不惑其志斯以聖矣使為天下圖者而然也則為寄生之君矣昔者大禹受命治水胼手胝足經營溝洫咫尺之上升勺之水利無不盡降躬卑服忘身求利以勤天下斯以聖矣使為家計者而然也則南畝之鄙夫矣故曰為人君者患不廣大言其容也非言其泰也為人臣者患不節儉言其不僭也非言其細也為人臣而細以親利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荅問 三



則忘乎忠爲人君而泰以廢事則忘乎仁仁覆天下而爲天下之父母者其唯密乎故易曰聖人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去其矜高之志尊而謀卑賢而謀不肖纖細不遺委曲而緻知密之用者乃可與民同患而爲天下王故曰七月陳王業也

問東山勞還卒之詩獨惓惓于夫婦兒女之情者何曰王夫之詩廣傳曰古者兵農合一謂卽農簡兵而無世籍之兵也非古人之兵其農而農其兵也兵其農則無農農其兵則無兵亂天下之道也欲知兵農之不可合觀其情而已矣欲知古人之不合兵于農觀其求天下之情者而已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荅問

三

矣七月以勞農也東山以勞兵也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而樸者多得之于飲食佻者多得之于男女農樸而兵佻故勞農以食而勞兵以色非勞者之殊之也欲得其情不容不殊也假令以東山而勞其農是洪農而狂之矣假令以七月而勞其兵是窘兵而罷之矣故七月東山有異情而知兵農之分鹿鳴四牡有異道而知文武之分又曰不毗于憂樂者可與通天下之憂樂矣惟毗于憂則不通天下之樂并不通天下之所憂毗于樂將不通天下之憂抑將不通天下之所樂故曰一葉蔽目不見泰岱一豆塞耳不聞雷霆言略也周公之徂東山也其憂切矣自東凱旋

其樂大矣獨宿之悲結禱之喜夫何足以當公之憂樂而爲爾不忘邪于以見公之裕于憂樂而旁通無蔽也謂宗社大而行旅之勞細謂君臣兄弟之故大而夫婦之情私然則率天下以生死于君子之一情而尙不足厭也則亦理之所固不可矣故曰不裕于理未有能通天下之志者也誦東山之詩若未嘗有流言之懼風雷之迎也斯以爲周公矣乎

問子論鴟鴞之詩據書序成王命唐叔歸禾于周公以證東征時王無疑公之事並證成王唐叔非襁褓之年然書序歸禾雖在康誥之前而左傳祝駢言命以唐誥而封于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荅問

三

夏墟實在命以康誥封于殷墟之後國語歲在大火唐叔以封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武王崩至成王九年歲始復在大火則周公東征時唐叔未封安知非康叔之誤與書序之錯簡乎成王卽位之年果襁褓耶抑十有三歲耶曰書序次第自史記以及兩漢今古文家並同至唐康形聲雖近上林賦注云陶唐當作陰康又書大傳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答往問商子告以喬好父子之道二子明日往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乃勞而食之云云亦明爲唐叔之誤古者兄弟之子猶子故疏廣疏受傳並稱父子若康叔于周公兄弟不當告以父子之道且不當稱二子然此序唐叔則史記大傳同文並無參錯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史記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



虞戲削桐為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日呂覽說苑並作周公皆不言

何年然天子親弟即位可封不必就國安知非元年滅唐

即受桐圭之命而九年歲在大火始之國乎若康叔則武

王時已封于康書疏引馬融詩疏引王肅並云康國名在

城在許州成王平三監特改封于衛豈至是始封哉即使

唐叔此時未封史從後追書亦當曰唐叔史記武王克殷

即位社南衛康叔封布茲豈彼時已封康叔于衛乎且三

監平時成王年已十五唐叔年十四得民間嘉禾書大傳

有三苗貫桑而生為一穗民得而獻諸唐叔獻諸成王王命其自鎬京往省周

公子東土自是家人父子之事豈必就國始可餽禾若九

年大火之歲則周公早已致政復何東土之可餽復何兵

所之可往乎史記王命以嘉禾餽周公于兵所則知書序不可移唐叔不

可改而成王周公之心天日其麗矣至成王即位之年孔

疏引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

年管蔡作亂周公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

滕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慎不從以為

十四而冠是喪冠也謂冠于周公出居東都之後譙周據

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詞是成王年十五除喪

周公冠之而出則又與一年克殷不合竊謂古尚書說是

也以上孔疏宋王儉諒闇議曰大戴禮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

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

侯命祝雍作頌春秋之誼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

不在譏貶自是而譚昏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行烝嘗朝

聘之典卒哭而備舉禮志又周禮疏引許慎異義君薨

耐而作主特祀主于寢畢三時之祭期年而後烝嘗于廟

蓋天子之禮與士大夫異三年之喪祭天地越紼而行事

若不冠何以祭天故知元年夏葬武王于畢周公即冠成

王于文武廟而後出征年十四矣金滕在三監已平之後

成王年十五除喪弁服周公亦繡裳赤舄矣論衡率性篇

曰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烏乎若生子罔不在厥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荅問 三

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則善意于惡則惡譬猶

練絲染之素則素染之赤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亦今

文尚書說若夫襁褓負辰之言則由于誤讀保傅篇之文

以成王為太子時事譌為即天子位後之事別詳周頌荅

問篇

問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

事此四國舉管蔡商奄不數淮夷及霍叔者正義謂淮夷

非諸夏之國霍叔罪輕不數之集傳以為四方之國者何

曰書序多方篇云告爾四國多方則是多方在四國之外

考管蔡同監殷墟未嘗別為一國而逸周書作雒解周公



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又云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則是所征四國者殷一也。奄二也。徐卽淮夷三也。熊盈等族四也。孟子言周公伐奄滅國者五十。則是東方叛黨甚多。以四國爲盟主。熊盈等族當是荆舒楚地。故史記及論衡有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語。而孟子亦言周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征熊盈等族之事。正義反謂淮夷非中國。故不數之。曲傳毛傳不足責。書序不及征熊盈者。無詔誥之書。故不序及也。

問曰子據鄭譜後王于幽爲詩亡。然後春秋作之。由然周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答問 卷五

之東遷勢已不競。春秋不始于平王之初年。而遲之以俟四十九年者。何曰。吾于是見聖人忠恕之至也。畏天命之至也。方平王之初立也。外迫戎翟之禍。而岐豐旣非所有。秦本紀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平王賜以岐西地。內畏攜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卽有之。王之偪而西。畿亦不敢居。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攝王好爲伯服。非也。史記幽王三年得褒姒。十一年死于犬戎。伯服僅七八歲。安能爭國。且史言申侯犬戎殺幽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安得獨遺伯服。故左傳正義引紀年云。申人卽人及犬戎入周。殺王及王子伯盤。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故始立僅依于申。周本紀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申侯及許文公子立平王于。繼遂東遷于維。年表在聖。是以平王始立卽不在西都也。人以爲尙望其後也。及二十一年。晉文侯旣替攝王以除。

其偪。左傳正義引紀年云。周二王並立。秦文公亦破戎復。故畿以獻之周。秦本紀文公十六年。以兵伐西戎。戎敗走。周年表當平。苟有中興撥亂之志。復還舊都。號令天下。任衛武修其內。倚秦晉攘其外。安見不可復宣王之舊。故武公抑篇作于耄年。而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

替蠻方。匪風之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皆猶惓惓于平王之光復舊物。此時而遽以春秋繼詩絕之于王迹。聖人不若是忍也。而平王弁髦故都。偏安下國。西畿故地。漸爲戎藪。後漢書西羌傳曰。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偪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雒。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豳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楊拒泉皋之戎。穎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閒在諸夏與盟會。然則成申成甫。皆平王末年之事。夷狄始不可制。王迹遂不可復矣。蓋西周以前。戎狄雖代爲邊患。至其錯處中夏。實始東周之世。北狄則滅邢衛。病燕齊。至出襄王而立叔帶。西戎則偪處伊洛。東侵曹魯。甚入王城。而寇京師。故公羊傳言中國不絕。若綫。論語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欲不以攘夷子齊晉存伯功。繼王迹其得已哉。且王迹大者。無過禮樂征伐。東遷之初。諸侯猶假王靈以號召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二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答問 詩

假王靈以號召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二



邾本附庸而進爵為子。滕薛杞本列侯而降為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于天子。諸侯之妾不敢僭稱夫人。虎牢入鄭仍奪歸王朝。曲沃篡宗則興師致討。是命德討罪之大典。大權猶未盡失。王迹猶未盡熄也。乃平王之末。桓王之初。鄭以懿親而交質。且射王中肩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且日後荀賈為晉所滅矣。君子不惜之于迹熄之後。而惜之于將熄未熄之時。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興文武之道。復豐鎬之舊。其肯為平王已乎。詩終于平王之四十九年。而春秋作。安得復有桓王莊王之風乎。曰平王之後。西周何以盡亡。曰地里志言初雒邑與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答問

三

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短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師古曰。宗周百里為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為方百里者。三十六。故二都共方千里。考惠王四年。鄭伯號公。同納王。王與鄭以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與虢公以酒泉。是為東周再削之始。而酒泉在華州西。畿之地。則自東遷。歷四世百年。而故都未盡喪也。襄王十七年。晉文公殺子帶。逆王入于王城。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是為東周三削之事。則是時秦已滅芮。始以臨晉。潁河。晉亦先滅虢。守桃林之塞。東西周從此異域矣。若東遷之初。則攜王尚立于西周。與平並立者二十餘年。何況平王平

王以後。天厭周德。寢微寢削。先澤在人。僅能守府。比戰國時。僅得七縣。史記視東周初。六百里之地。又喪其半。謂載祀八百。至是始亡者。陋言也。詩亡于平王。書終于文侯之命。故春秋託天子之事。為後王制法。子與氏于齊梁。皆說以王天下。而不復尊周為事。非達春秋大義者。烏足語此。餘並見國風義例篇。

讀王風揚之水。大車之詩。而知聖人哀申息之亡。憂荆楚之猾夏也。讀邱中。留子之詩。而知聖人悼虢檜之亡。知周室之不東征也。周自東遷。尚有大華外方之閒。方六百里之地。西據崤函。通西京之道。南屏申呂。扼天下之膺。東擁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答問

三

成皋。鍵中原之戶。而且南陽澤潞。拱其背。轅轅伊闕。峙其前。襟山帶河。商旅走集。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故桓王之世。猶能號召諸侯。興師討伐。自晉滅西虢。啟南陽。而鎬京之故道不通。河北之膏腴盡去。自楚滅申。滅息。而東南之藩籬盡撤矣。莊王子鄭以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而成皋之險阻盡失矣。然晉以同姓。主盟周室。猶得其翼戴。楚則滅陸渾之戎于伊川。遂觀兵周室。使申息尚存。楚何由馮陵。至是哉。觀楚出師。則申息為之前驅。守禦則申息為之藩蔽。城濮之敗。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門不啟。子重欲以申息為賞田。而巫臣謂楚鄭必至于漢。



是則申息者楚不得之不足以窺中夏中夏不得之不足以制荆舒者也鄭得虢檜之墟齊晉迭伯與楚爭鄭者二百年蓋榮陽成皋閒自古戰場晉城虎牢而楚遂不能與晉爭鄭及三家分晉韓得成皋遂以滅鄭則虢檜故地周不得之不足以號令諸侯伯主不得之不足以主盟中夏者也當東遷之初楚偪申許使平王赫怒命方伯連帥南向討之何致煩畿輔之民遠行屯戍何至申息均滅于荆楚且鄭滅虢檜以後虎牢仍屬于周使桓王不受射肩之辱莊王不棄成皋之險何至以一鄭迭爭于盟主毛詩于成申呂之詩但謂刺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至

詩古微

中編之四 幽王答問

三

大車則并不知為楚滅息君之詩

據列女傳魯詩說見衛風答問

邱中雷

子則并不知為鄭桓公取鄆野畱之詩

據公羊傳見王風義例篇

何以

見申息之存亡關於周室關於中夏若是哉何以見鄭人

取虢檜之陰謀周人亡虢檜之失計哉价人維藩大師維

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申呂虢檜畿內之屏藩也唇亡齒

寒不得謂在德不在險也且申息檜皆以女戎致禍正足

明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地險與人和相為表裏也

詩古微中編之四

詩古微中編之五

邵陽魏源撰

小雅答問上

問國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詢度必咨于周臣聞之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諷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之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左傳襄元年穆叔曰君教使臣必咨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諷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傳文詩義互相表裏而毛鄭發參差之端章昭王肅分左右之祖者何曰內傳以咨詢度諷謀為五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答問上

一

善而外傳加以懷和為六德其易咨為周者以必咨于周則非二事也故毛傳訓每懷為雖和而未申之曰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于六德也王肅述之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眾介雖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諷之孫毓亦謂此篇毛傳上下自申成則內外傳如合符之析矣自鄭箋據晉語斷章之義破懷為私而章昭反據之以改魯語孔疏又據章注以申詩箋魯穆子曰懷和為每懷章注引鄭司農云和當作私則是魯語原文作和其作私者即引鄭說耳而詩疏直引外傳懷私為每懷則是注以文為傳文於是懷私不可為德因取以鄭說證鄭箋因誤生誤矣

忠信為周當六德之一豈知必咨于周同是一德謂有所



咨詢必本于忠信之心。以咨于忠信之人。故于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我以忠信咨。然後人以忠信告。若如鄭箋以忠信偏屬他人。則周非使臣所有。安能為六德之一乎。又強牽末章毛傳之中和為忠信。以曲成周義。而顯違每懷雖和之傳。在箋則因誤生誤。在章孔則以誤證誤。是故以晉語誣魯語。以外傳誣內傳。又以二傳誣詩。未有如是篇之甚者。曰。以毛傳申內外傳。則當矣。至咨誣謀度詢。書傳通用。自是變文為韻。且內傳無咨才咨義。外傳無咨禮咨難。本乏定訓。而泥之者何。曰。散文則通。對文則別。且人之性情。有好討典禮者。有好延交親者。有好聞政事者。有好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二

圖疑難者。有好論道義者。有好譽人材者。各詳于所偏而略于所忽。即我所咨之人。亦或能語我以人材。而不能資我以道義。能解我之患難。而不能廣我之間見。能納我于交親。而不能佐我于典禮。是以誣謀詢度。必本諸周者。無所不至之謂周。有問必誠之謂周。矧文王以雍州之伯。南兼荆梁。混夷迫其西。王室燬其北。聖人天下一家。視異國之民。猶其民。異國之事。猶其事。其教使臣。豈特將命不辱。而不使勤求民隱。明目達聰乎。孔子告哀公曰。古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墨子尚同篇引是詩而申之曰。助之視聽者眾。

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營謀度速得矣。謠俗得失。閭里疾苦。人才淪逸。利害興革。險阻阨要。敵國外患。其國人未盡知。其君臣未及謀。而文王已皆得而知之。得而告之。得而圖度籌維之。故曰。文王若日若月。乍光顯于西土。又曰。眼如望羊。心如玉四國。于皇華教使臣見之矣。

問常棣之詩。毛韓序皆以為燕兄弟。惟是古者燕饗食之外。尚有飫禮。詩儉爾邊豆。飲酒之飫。傳不脫履。升堂謂之飫。陳氏奭曰。不當作下。今本誤也。孔疏據周語以飫為立成之禮。謂宴脫履。飫不脫履。飫大于宴。而以此詩為飫歌。但文選注引韓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三

詩。飫作餼者。何韓詩序云。夫棣。燕兄弟也。夫棣之華。蓼不煒煒。而釋文引毛傳。常棣。棣也。本或作棣者。何。曰。韓詩儉爾邊豆。飲酒之餼。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跪而上坐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餼。初學記引韓詩傳略同。是韓詩本不作飫也。周語。武王克商。作詩以貽後之人。名之曰支。以為飫歌。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不可支也。則非此詩明甚。是以毛韓皆序云。燕兄弟。不云飫兄弟。且立而成禮。豈所施于慈惠之燕。惟能者飲。不能者已。則餼之真率。更親于燕。故燕兄弟。而及于妻子。所謂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王后于房中。宗婦同姓。卿大夫之妻。內宗同宗之內女。嫁於



夫者而謂皆立飲以成禮乎常棣非飲歌毛詩誤餽作飲而鄭箋遂據國語立飲爲說失之遠矣至常棣篇名韓詩作夫移毛傳別本作常棣移者是也作常棣棣者非也爾雅疏引孔氏論語解及山有苞棣毛傳皆以棣爲唐棣說文則釋移爲常棣常一作棠是漢人皆以移爲常棣棣爲唐棣判然二物今本爾雅互易其訓蓋傳寫傳會而陸氏釋文反據以訂毛傳于是何彼禮矣之毛傳亦被肌改而毛與韓詩本同者遂歧不可通矣至鄂不卽鄂柎而篆文不字卽象柎形故古有棘章柎注之服有華不注之山并取華萼之形以得柎注之號而孔疏申鄭義云華下有鄂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四

鄂下有柎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和順而榮顯箋用韓義讀爲鄂柎視毛義尤長焉

問伐木燕朋友不及于四方之賢而惟速諸父諸舅者何曰王氏夫之詩廣傳言之矣曰古之爲道也有恒貴有恒貴斯有恒尊矣有恒尊斯有恒親矣有恒親斯有恒學矣有恒學斯有恒友矣類之以爲尊也尊之以爲親也合之以爲學也學焉以爲友也故友而三善備焉學以尙賢尊以尙秩親以尙愛講習居遊之中人紀備矣尊所不足以學匡之親所不足以學惇之學所不足以尊親勸之國無異教士無曠心慮求師而榮友善者不舍其族姓姻黨而

得之學不勞而致一嗚呼盛矣故封建者井田之推也學校者封建之緒也既有肥瘠以速諸父族姓之友也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姻黨之友也君子無道廣之交野人無越疆之好俶詭佻蕩之士不登於麗澤然則雖有莊惠棊游之清狂儀秦睢澤之譎伎亦惡足以立朋黨而啟異同哉政圯於國教衰於學教衰於上友居於下鄉魯之羣居聖賢之弗獲已也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五

問子以蓼蕭湛露彤弓爲天子撫四夷諸侯之詩然湛露箋以首二章爲同姓諸侯夜燕及醉之事三四章爲庶姓及二王後不醉而出之事又以敬仲辭桓公未卜其夜證之則非同姓諸侯不得預夜燕况遠方侯國而得有在宗夜燕之詞者何曰湛露傳云夜飲必于宗室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在宗乃天子燕禮在宗廟之寢室儀禮諸侯燕在路寢以路寢亦有太廟也毛傳云宗子有事則族人皆侍周禮王燕則膳宰爲主人此蓋燕朝正諸侯而令宗子主之以終其禮故有在宗夜飲歎敬仲以臣饗君饗行于朝故云一朝饗之若燕則有宵而設燭之禮矣同姓則留異姓則出者謂祭畢燕私非諸父兄弟不得與此詩爲諸侯朝覲饗畢而燕令宗子主之以終其燕故云在宗載考其饗其燕皆爲賓諸侯而設豈有反不令其終燕



而出者乎

問曰六月之詩獵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曰薄伐獵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言其地顧氏炎武正集傳山西太原之說而據漢志涇陽在安定即唐之平涼縣屬原州為今固原州謂周人禦獵狁當在涇原之間而不詳鎬與焦獲所在且獵狁由朔方深入涇陽而吉甫僅自平涼逐至固原百餘里去朔方尚甚遠嚴尤安得謂盡境而還固原距西京僅五六百里劉向安得謂千里之鎬乎毛傳言焦獲周地與獵狁相接孔疏則據爾雅周有焦獲為十藪之一郭璞謂即扶風池陽縣之瓠中然獵狁已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六

整居內地安得反侵及千里以外之朔方而後又及于涇陽故或謂焦獲必在朔方涇陽之外非爾雅之焦獲或謂焦即許君焦瑕之焦獲澤在析城山西北此謂獵狁別部盤踞于晉地者侵方及鎬至于涇陽此則獵狁本部由西北內侵京師者或又謂鎬即鎬京方即方叔所封畿內采邑獵狁由焦獲而偏京師及方邑長驅而西以至于涇陽吉甫從後追逐至太原而反其云來歸自鎬者則吉甫凱旋後由京師歸其采邑之事春秋王子朝入于尹尹在東都去鎬京千里故劉向以千里之鎬為遠是數說者此疑彼通究竟誰是曰此皆不明出車采薇二篇為宣王詩又

不考史記匈奴傳魯詩舊說故貿然于攘狄安邊之形勢也出車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史記衛青傳元朔元年築朔方城其時詔書即引此詩既方為朔方則侵鎬及方必其相連之地斷非西京之鎬與畿內之方邑考管子對齊桓公曰古之封禪者鄆上之黍北里之禾以為盛應劭曰鄆上山也蘇林曰鄆上北里皆地名案此二地皆北方遠地江淮閒三脊茅以為藉此南方遠地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此東方西方極遠之地而齊世家管仲諫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禪則鄆上北里為北方極邊之地所謂貊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者故箋以黍稷方華為朔方六月時其地蓋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七

在霍夏之北編通作鄆光武改鄆為高邑秦本紀高池君高讀若高則他地之以高得名者當亦得稱鄆也應劭以鄆上則太原亦必與朔方相連之地賈山曰秦地北不過太原而天下畔其為秦九原郡漢時為五原塞者明矣太康地志曰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通典漢五原縣城在榆林縣西則距鎬京千有四百餘里劉舉成數且從其近言之也故嚴尤謂獵狁內侵宣王命將出師盡境而還而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以此陳湯攻康居禽郅支之事若吉甫自鎬京歸采邑其可引以況絕域之功乎吉甫不以薄伐太原為勞而反以歸自京師為我行永久乎易林曰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酒後漢書鄭興傳曰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說喜



則張仲自是王朝公卿。豈吉甫自飲其私友乎。且其敘涇陽于整居焦獲之下。則是以焦獲在涇水北。卽涇陽也。史記匈奴傳。犬戎弑幽王。遂奪周之焦獲。而居于涇渭之間。此魯詩最古之證。涇渭之間。卽焦獲所在。水經注。鄭渠上承涇水。西抵瓠口。爾雅以爲焦獲矣。此與郭璞池瓠中說合。今西安府涇陽三原二縣卽漢池陽縣地。其鄭渠瓠口。則焦獲在焉。涇水經流千六百里。水南曰陽。豈限于平涼發源之地。蓋鄭白二渠未浚之先。其地沮洳。饒沃數百里。水草所鍾。匈奴傳。武王伐紂。居鄆。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則周時西畿焦獲間。本有戎藪。特馴于德化。漸染華風。久成內地。至夷厲之衰。而朔漠之寇。復入至涇。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八

于狄。周室不絕如綫。若焦獲更在朔方之外。則獫狁所踞。不過雷夏河套之地。有何患在旦夕。而盛夏出師乎。且匈奴傳。曷云奪周焦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乎。周世戎狄。往往錯處內地。如驪戎近在臨潼。茅戎實處茅津。陸渾之戎。近在伊洛。赤狄潞氏。世處上黨。白狄鮮虞。肥鼓。世踞真定。晉州宣王所敗。姜戎。實在干畝耕籍之地。而謂涇渭之間。必無獫狁乎。顧氏謂禦諸涇原之邊。陳氏源謂不及南征之烈。則是不知有宣王南仲之雅。且不知當日由二百餘里之焦獲。而逐出千千里之鎬。何由測宣王中興修攘之情事哉。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九



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間敦即殿閭即肱皆聲轉也周禮又有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鄭注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補闕之車也萃猶屏謂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此元戎十乘則上公之親兵所謂賜以虎賁三百人者歟蠻荆淮徐四支之疾其患緩獫狁腹心之疾其患迫故宣王之將南征也車攻馬同蒐狩東都采芑大閱以簡車徒皆整暇不迫之事若獫狁北寇已據焦穫距京師一二百里使待盡徵畿甸鄉遂之兵大閱蒐誓虜必聞風先備全力來犯勝負未可知矣故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十

吉甫乘其盛暑游牧已弦解膠驕不設備之時潛簡精銳出其不意敗其先鋒則部落皆鳥獸散故遂乘勝驅諸塞外而後南仲築城扼險以拒之乃中興第一駿烈獫狁逐而威聲四布國勢大振故采芑詩有征伐獫狁蠻荆來威之語至徐方則不戰而服矣要之征蠻荆征徐方堂堂正正之兵也六月薄伐獫狁則出奇制勝之兵也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于此見先發制人之兵機于此見敵愾勤王之情勢

問采芑詩其車三千據尚書正義兵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二十五人以兵車重車各千五百

乘計之已十五萬人況軍制五兵車始共一重車每兵車五人守重車共再倍于六軍千乘之數故箋疏謂鄉遂羨卒盡起王氏安石謂徵諸侯之師豈蠻荆棘于獫狁而舉國出師者何曰周禮詩書言王朝用兵者止曰六師其數七萬五千人從無十二軍十八軍之制而司馬法兵車有二數七十五人與三十人不同蓋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其調發一乘三十人除五人將重車外戰止用二十五人則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正符六軍之制故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二軍二萬五千人時魯僖公止二軍兼重車言之故曰三萬齊語革車八百乘又云以此士三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七

萬人方行于天下皆可證古者六軍每乘三十人二十五人之制烏有每乘七十五人之事乎至古者用兵簡選精銳且有每乘止用甲士十人不用徒卒者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閔二年左傳桓公封杞封邢各予車百乘卒千人封衛予車五百卒五千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管子楚策曰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定四年左傳成王放蔡叔大匡是皆每乘十人之證則出車三千且不過甲士三萬人矣惟是晉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說苑齊景公長轂二千乘而春秋時晉楚用兵無過八百乘



者敵之役晉八百乘城濮之役晉七百乘楚六百乘包胥救楚之役秦爲出車五百乘宣王時蠻荆不強于春秋之楚何至用車三千乘則後儒謂大閱簡車徒之事者得之中田新鄉正六鄉之地路車鉤膺非戎車之制且前三章兩言師干之試不言征伐明爲先期練治以習號令申賞罰首章受命大閱次章治兵辨旗物三章言振旅正猶楚將圍宋先使子文治兵于睽子玉復治兵于蔿也而箋于第三章以將戰罷戰釋之不知末章方言威蠻荆事豈有前三章未至敵境而先言戰者豈有先經罷戰而後言陳師鞠旅者故知采芑爲將南征而治兵之事然則征蠻荆而連及玁狁何也曰六月之師吉甫主將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三

斯可見周人禦夷之策矣雖然思天下者先近而遠者待之知其力有餘而且見逮也威天下者先遠而近者憚之知其力非不足而姑矜我也故雖有寇賊不先四裔雖有叛臣不先寇賊征遠之兵先北後南討寇之詩先四方後畿輔序也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雖虛甫旋兵而盧循卽潰周世宗有吞契丹之志故侵蜀侵南唐皆僅翦其邊境而卽專力於幽燕皆知序故耳李鄴侯欲以朔方之兵先覆范陽而後收兩京肅宗不從故卒遺河北藩鎮之患鄴侯知序而肅宗不知序故耳故伐玁狁而蠻荆威藉先伐蠻荆蠻荆縱覆玁狁視之猶劍首之一映耳漢武帝挾南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三

方叔副之彼詩專美吉甫未遑及方叔故補述諸此且見南征之威乘北伐之後劉向所謂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也

問嚴尤論禦夷者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謂周宣王守漢武主戰然乎哉曰是未知周漢之策亦未知禦夷上策也采芑之詩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守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戰也善用兵者必以戰爲守以守爲戰善禦夷者時戰則戰時守則守時戰則欺之而不爲不信殄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時守則幾若可乘不乘而不爲不智力若可用不用而不爲不勇采芑之詩迭言戰守而無成命



記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邠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亡走岐下作周據此則邠幽者戎狄兼之

非開狄也太王事獯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不

嚴即兼戎狄事之矣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居鄴鄴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

時入貢名曰荒服後漢書曰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之

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辟

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

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六年周人克余無之戎于是太

丁命季歷為牧師後更伐始呼駟徒之戎皆克之章懷注引竹書

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翟王太丁

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古

克之命為殷牧師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走之十

一年周人伐駟徒之戎捷其三大夫此范書所本

為西伯乃率西戎征殷之畔國以事周由是觀之周初莫

亟于戎禍故王季文王父子世為西伯殷實命以扞禦西

戎之職大雅之稱文王亦惟及昆夷而北狄無聞焉孟子

言大王辟狄事獯鬻而史記述亶父之攻兼戎狄言之則

是北狄之役屬于西戎者非朔漠之狄能至幽岐也蓋夷

狄盛衰強弱古今不同唐虞時梗化莫如南夷故冀州北

啟幽并營州跨有遼海迺至織皮崑侖析支渠搜西戎即

敘而惟蠻夷猾夏苗頑弗即工則知三苗之國左彭蠡右

洞庭實負固于虞夏之世及夏末造猷戎入處邠岐與公

劉錯處成湯攘之而詩特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則知

湯之武功有西戎無北狄也商之末造太王王季文王世

捍昆夷武王初有天下放逐戎夷僅至涇洛之北而書錄

西旅貢獫亦以服西戎為極盛不及北狄也苟文王時已

有朔方置城遣戍豈武王肇造區夏反棄城邑于化外感

疆域于涇洛乎涇水發源平涼洛水發源慶陽其北則為朔方五原諸郡地成王時作

職方畫九圻始復唐虞五服之制若文王已驅獫狁于朔

方之外何謂周公戎狄是膺兼夷狄驅猛獸滅國五十與

禹抑洪水同功乎若謂文王朔方非堯典朔方近在幽部

數百里而黍稷方華亦非六月時則往反更近成功更速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古

而乃仲夏出師內地黍稷逾春在道傳箋以雨雪載塗簡

華為四月為東解塗泥時

書不先西戎之急毛傳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晚秋尚勤諸侯之望老

師置財曠日持久是豈因壘之師征邑國之事乎文王受

西伯之命甫得專征敵愾四夷翻委臣下孔疏謂在稱王

以後則詩中以天子謂殷紂豈文王自以弓矢鉞轉賜

南仲令自詣殷都獻凱乎抑紂以文王未足任西顧之憂

而使南仲代之乎且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

邠三年伐密四年伐犬戎五年伐黎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史書大傳 記並同又皆身親師旅豈以其艱大委南仲而自任易

小乎曰然則獫狁究熾於何時曰穆王征犬戎荒服不至



向未有獫狁也。其始于夷王乎。易林云。獫狁匪茹。侵鎬及方。元戎其駕。衰自夷王。西羌傳曰。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厲王無道。戎狄交掠。云云。則知漢書匈奴傳所云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云云者。懿皆當作夷。聲轉之誤。猶紀年夷王享齊哀侯。而史記世表以當懿王世。其誤正同也。宣承夷厲之後。撥亂中興。故詩人近溯狄禍所由。豈得遠咎五世。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六

以前之懿王且夷王始下堂見諸侯。故為內替外陵之始。果懿王時已疆圉孔棘。豈得延至五世始行修攘乎。獫狁之師。謂在懿王時且不可。而況遠傳之文王時乎。問易林云。吉日車攻。田獵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然吉日漆沮之從。是獵于西都。與車攻駕言徂東各為一事。而連及之者何。田獵與會同亦二事。而宣王並行之。且車攻詩先田獵于會同。序乃以為復古者何。曰。飲酒以告嘉功。明指吉日末章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之事。則吉日在成功之後。車攻在舉事之前。考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即職方雍州之浸。此漆沮在馮翊與緜詩漆沮在扶風者不同地近焦穫。其岡多

獸藪多魚。當獫狁驅逐之後。為講武漁獵之所。其在六月北伐之後乎。太宗伯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此所謂軍禮之同。非十二年眾類之同。不明言簡師徒。議兵事而託之田獵。故曰有聞無聲。美其會事之秘密。師旅之嚴靜。其在采芑常武南征之前乎。古者天子四時田獵。必有會諸侯之事。春秋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敖山在洛陽之東。圃田在敖山之東。韓詩作東有圃草箋謂即鄭之圃田用韓義也。疏謂宣王時未有鄭國故圃田在東都畿內。春秋晉師救鄭。在敖鄙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秦漢因山立倉。是敖山之下。平曠翳蒼。可屯可伏。故狩于圃而搏獸。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七

于敖。古敖城在滎澤西南十七里。圃田在中牟西北七里。其澤南北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故敖山近接圃田界。墨子昔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田。車數百乘。明鬼中春秋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成周者東周也。成周為雒邑。去東都王城三十五里。而得有宣王之榭者。楚語云。榭以講軍實。故榭度于大卒之居。韋昭曰。大卒。王士卒也。殆宣王會諸侯于王城。而因講武于雒邑。歟。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而車攻篇大庖不盈。吉日篇以迓賓客。皆不及于祭祀之乾豆。明皆為講武之狩矣。問庭燎之詩。毛但為美宣王。而易林云。庭燎夜明。追古傷今。陽弱不制。陰雄坐戾。則似刺色荒之詩者何。曰。此魯詩



之說與列女傳宣王早朝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脫簪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宣王遂勤于政事卒成中興之名者相表裏其云追古傷今蓋以夜未央夜未艾為昔日夙興之事而以夜鄉晨為今日晏起之事故箋以鄉晨為鄉明也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朝會在東方未明之時故以鄉晨為晏而其云宣王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卒成中興之名則詩作于初年與毛序美宣同義自孔疏臆為衰失之漸而通鑑外紀遂繫之宣王二十二年何楷因謂在不藉干畝之後豈知內有賢助外有上箴正中興王業之本耶鄭箴乃謂其不正雞人之官而問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六

夜蚤晚則是以挈壺顛倒之刺被關雎鳴佩之章矣問鶴鳴之詩連設諸喻毛鄭以為求賢而集傳但謂陳善納誨之詞者何曰後漢書楊震傳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人之悔則亦以為求賢言野而不言朝則與鄭箋教宣王求賢人未仕者皆出韓詩矣禽魚木石雜取不倫惟喻賢材則無不倫鶴飛鳴而有聲實至名歸之賢乎魚潛幽而無定不求聞達之賢乎籜兮籜兮喻遺材于葉落穀兮穀兮譬小疵于惡木必求備而責全則棄楹而取桷語有之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舍垢故兩玉相逢不可以攻石不玉若乃可為錯孔子告哀公曰古者明王必

盡知天下賢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而鳥木相擇交臂相左人主常恨不與斯人同時賢士常恨不得知己而事求明受福并潔惻然此馮唐所以發憤于孝文蒯生所以流涕于昌國也

問祈父之詩毛鄭皆指姜戎之敗謂取爪牙之士盡備戎行必作于屢敗料民之時而祈父掌六鄉郊遂師旅之事必在敗于近郊千畝之後也夫宣王武功遠燁朔方而戎敗屢偏畿甸者何箋以詩作于王爪牙之士與魯韓異義者何曰周室一代與戎禍終始獯狁惟一見于宣之初年蓋亦西戎為之倡率鄉道宣初首事北伐以翦西戎之羽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九

翼朔方既城狄遂東徙于是赤翟白翟之禍中于晉衛山戎之禍中於燕齊而周秦數百年永無獯狁惟日與強戎從事詳秦本紀蓋宣初惟驅狄不能驅戎也自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二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四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此即左傳晉桓叔以千畝之戰生也在西河介休與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在周近郊者異地異事三十五年王王征申戎破之以上並西羌傳引紀年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國語蓋不俟幽王世而西都已岌岌然求其致敗之由則詩意主于任將而不在于刺敗故以祈父名篇鄭箋謂六軍之士出于六鄉法不取于王爪牙之士實非詩意



攷玉篇作祈父維王之爪牙則爪牙卽是祈父故漢書陳湯傳曰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辛慶忌傳右將軍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並以爪牙指武臣將帥之任蓋宜之始以方召南仲吉甫爲佐而其興勃然其末年宿將淪謝國乏干城而其敗亟然故杜預謂詩人責圻父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不言詩作于爪牙之士也宣王屢敗料民之日豈僅宿衛從軍之怨乎前二章責其與尸失律乏夫人之貞末章韓詩外傳引有母之尸雍證子欲養而親不待許君五經異義疏引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祭恐養不及親則是前已喪父又不獲養母非鄭箋母陳父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答問上 三

之威之威使無怨而天下之怨消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夏以文德受天下於揖讓必競其室而後大競於五服況商周之以武興者乎況宣王承流錡之後者乎又奚況夫郡縣以還之一人孤治萬方者乎唐悉天下以爲曠騎而唐乃無曠騎宋悉天下以爲禁軍而宋乃無禁軍恩不能接威不能覃萬方無所比附而相親其無事也如忘其有事也如驚卽有遐陬疏分之忠臣方意天子之自有其羽翼而不須已也而孰知其子然以居者星旂豹尾之下率悠悠名姓不通之傭保乎祈父詩再呼爪牙之士而怨之周室從此不競矣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答問上 三

饑之謂周禮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國語越王起師令獨子無昆弟者皆歸矧死事之家不蒙免役之法故仲山甫諫宣王料民首以司民協孤終爲言也殆是時程伯休父蹶父皆卒蹶父爲祈父詳大雅答問其嗣司馬者不知何人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故潛夫論曰班祿頌而頌甫刺祈圻頌同字王氏夫之曰王者以天下爲家能舉天下而畢張之乎不能也能昵天下而盡恩之乎不能也故渙者無私之卦而惟曰渙王居无咎張之弛之恩之威之先行自近渙乎王居而固非私也是故天子爪牙之士張之以張天下者也有道之天下必親其爪牙之士恩



思勿使不終也。有此留賢之詞乎。箋又以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為戒之之詞。謂女行所舍主人之饋。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疏申以不可貪餽。宜就薄禮。有德之人。又有是留賢之詞乎。蓋鄭君闇用韓詩諷去之義。以箋毛詩留賢之文。首尾兩歧。矛盾自陷。則知為致仕之臣。招其寮友之詩。昭然明矣。其將貪苗藿于圃場。而戀棧同譏乎。抑將食生芻于空谷。而玉德比潔乎。雖使爾為公為侯。亦執掌王事。有何逸豫而優游不決乎。勉爾遁思。毋復金玉爾音。墨墨取容。而與我遐棄矣。人臣之禮。無官守無言責。而可以逍遙不去者。惟客卿賓師而後進退差綽綽也。今之爵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三

繫而祿縻者。其容乎。其非容乎。臣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而後可以諫其君。謂君不受。獨不可以去就爭乎。以身去諫。尤諫之大者也。所以屈尊申卑。使人主知敬其下。重其言也。宣王殺左儒杜伯之後。近臣暗而不言。士氣結而不申。白駒一詩。所以明君臣之義者大矣。關於宣王之晚政者。宏矣。大夫致仕。猶王臣也。烏得謂非王朝之雅。

問小弁之詩。毛以為刺幽王。續序指為太子傅作。而王充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蚤白。故詩云維憂用老。趙岐孟子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親親而悲怨之詞也。漢書馮奉世傳贊曰。伯奇放流。

小弁之詩作。中山王勝聞樂對曰。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涕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師古注。伯奇。周尹吉甫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諸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詩小雅小弁之詩也。是二家詩成列于宣王變雅。而何氏楷乃謂韓詩及曹植集皆言吉甫信譏殺伯奇。其弟求而不得。作黍離。安有吉甫感悟之事。踉蹌周道。鞠為茂草。此豈伯奇之言。且孟子言。凱風親之過小。小弁親之過大者。何曰。何楷之言。至為紕繆。考御覽引韓詩。以黍離為伯封作。即新序所謂衛壽閱其兄伋且見害。作黍離憂思之詩者也。于小雅伯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三

奇之小弁。何與琴操。始以伯奇之弟。亦名伯封。然不以為作詩之人。且何嘗謂其見殺乎。易林云。尹氏伯奇。父子分離。無罪。被辜。長舌為災。韓詩外傳云。伯奇孝而棄于親。以及說苑漢書皆有放流之文。無誅殺之說。惟樂府又引履霜操。有投河而死之語。則微引異詞。且至詩攷引曹植貪惡鳥賦。則又言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譏。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始消風雅為一事。今曹植集已無此語。其繆不足深辨。詳鄭鄭范家相又謂琴操止云賦小弁。不云作小弁。則直以豐坊偽魯詩傳為琴操。且吉甫宣王之佐。豈有伯奇預賦宜曰之詩者耶。即欲申毛亦止可云。宜曰賦伯奇詩耳。至何氏自解此周道茂草一語。云周道坦平。人共來往。一旦化為茅塞。與



我父子一朝隔絕何異此言奚不可通之伯奇乎至孟子小弁過大之義則趙歧注本魯詩而申其義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說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尙或瑾之而曾不關已知親之過大也凱風說詳卮廊衛答問本無淫風流行及太子傅之說蓋七子之繼母止以無故怒其子故怨則不可磯伯奇之繼母則欲以無辜殺其子故不怨則愈疏孟子特以舜之號泣怨慕證之正以瞽瞍亦惑後妻欲害長子事同一轍若宜曰預聞弑父德仇成申罪通于天高子卽斥爲小人之詩何不可者而孟子願以舜並論乎毛詩篇次錯入幽王之世後人遂據孟子以成平王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言

之孝小弁我躬不閱遑卹我後毛傳念父孝也而誣衛母之淫豐其蔀日中見沫未有如凱風小弁二詩之甚者

問斯干無羊次宣王刺詩未詩譜疏謂止與六月至鴻雁諸篇皆宣王德盛時作且造宮室立寢廟生男女自是初年之事今反在箴刺之下者見宣王始終之善也所父疏略同夫王德衰盛豈在簡編之先後宣果終善自有實政何待移前後詩以飾之耶且熊羆生幽王之男白虎通引韓詩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云云則所生之男乃太子也蛇虺兆龍祭之孽維魚化夷狄之象魚陰物夷狄陰類旃旒起兵戎之徵而此時占夢獻諛之太卜卽他日具曰子聖之故老也次諸節南山之前謂美

非刺者何曰劉向昌陵疏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張衡東京賦卽奢卽儉則美合乎斯干楊雄將作箴曰詩詠周宣由儉改奢左思魏都賦曰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閑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則齊魯皆以爲宣王初年詩矣孔叢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斯干序箋曰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鸞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其言必有所本則明非刺詩矣至其列宣王詩末者土木之事小干禮樂征伐牧畜之宜微乎用人行政不可冠之雅首故移殿宣詩之末列諸節南山之前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言

見幽王席全盛之後嗣中興之葉宮廟崇嚴民物蕃殖畿甸豐登四夷賓服謂宜室家君王本支百世無何驪山一燧玉石俱焚昔之南山幽松竹茂者今戎馬荆棘四郊皆壘也昔之飛蠶革頌躡履者今黍離麥油狐兔其墟也昔之牧畜阜實祭供者今牲用餼牽七姓從王也豈盛衰之相倚抑人謀之不臧可不畏與可不畏與問齊詩五際之說謂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革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亥革命爲一際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爲二際卯陰陽交爲三際午陽謝陰興爲四際酉陰盛陽微爲五際亥大明也卯天保也午采芑也酉祈父也其



戊宮亦必取宣王三詩明矣夫亥子之際為自陰而陽午未之際為自陽而陰文王固造邦革命之始若宣王亦周室之極盛而以為自盛始衰者何曰周之興也不與于武王天保之時而興于文王王季太王世德作求之日故以大明縣詩為亥子之際彼讀伐木天保而後知興非知興者也周之衰也不衰于幽王十月之交而衰于宣王中興侈驕之日故以采芑等篇為午未之際彼讀十月之交而後知敗非知敗者也五際亥子丑寅卯辰巳七宮皆取文武詩而無成康之詩午未申酉戌五宮皆取宣王詩而無幽平之詩成康者治之極而非治之始際幽平者亂之極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三

而非亂之始際故善觀天人者不觀于天人之極而觀于天人之際知微知彰其知際之謂也大哉際乎知詩之五際者其知作易之憂患乎王氏夫之曰易有變春秋有時詩有際善言詩者言其際也寒暑之際風以候之治亂之際詩以占之極寒且燥而暄風相迎盛暑且清而肅風相報迎之也必以幾報之也必以反知機知反可與觀化矣柏舟者二南之反也六月者菁莪之反也民勞者卷阿之反也風起於微而報必大反非其大反天下亦惡從而亂哉嗚呼六月之無君也文不足而求功於武也民勞之無臣也無能為益而待益于上也柏舟之無民也薄其所厚

則雖欲弗淫蕩而不得也故觀乎民勞而國無不亡之勢觀乎柏舟而民無不散之情兆其亂者其六月乎六月未有亂而正與菁莪相反則其為亂可知已一治一亂之際如掌反覆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生殺之幾無漸迤之勢無疑似之嫌也又曰亂極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極而亂非一旦之亂也方亂之終治之幾動而響隨之為暄風之試於霜午而憂亂者莫之觀焉方治之盛亂之幾動而響隨之為涼颼之颺於暑晝而怙治者莫之覺焉夫觀其所不可見覺其所不及喻者其惟幾與響乎詩之情幾也詩之才響也因詩以知升降則其知亂治也早矣故曰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三

雅降而風黍離降而哀周道之不復振然則黍離者風雅之吟與閔黍離而後知黍離是何知之晚也苑柳而下幾險而響孤瞻印而降幾危而響促取而置之黍離之間未有辨也故瞻印之詩曰心之憂矣雷自今矣生于心動于氣淒清拘急先此而若告之早成乎風以離乎雅迤以陵夷而無一旦之區分黍離之為黍離爾自今哉節南山雖激而不隘板蕩雖危而不漏立乎苑柳瞻印之世泝而望之不可逮矣雖然更有早於苑柳瞻印者宣王諸詩是也密而察陵夷之勢幾愈微響愈幽非夔曠之識誰從而審之哉又曰穆王以降無雅昭王以降無頌非弗能為之也



因周召之作。被之于絃管。酬酢神人。無不足也。厲王之世。而變雅作。述先王之旨。用以諷刺。反正者之變。弗敢與正者侂也。卿大夫稱言於私。其流聞上。弗敢以被諸絃管也。過則規之。善不足與述。弗敢以其功德與先王擬也。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夷厲以上。君子遵其禮。小人遵其制。雖有暴君侈相。天下猶以寡過。文武之澤。永矣。周之陵遲。而東。其肇於宣王之世乎。王風之陵遲。而黍離其肇於宣王之雅乎。崇舅之封。飾甥之嫁。娶于齊而城之。徐戎稱王。征之不下。其恩已微。其威已燿。然且震而矜之。以其制作與文武相侂。何其不知慚也。易曰。中心慚。詩古微。中編之五。小雅答問上。三。

慚者。貌取而無實乎。文侯之命。蕘稗之書也。舉文王之明德而加之。義和無慚焉。崧高。烝民。蕘稗之雅也。躋申伯仲山甫於伊呂。周召之上。無慚焉。閟宮。蕘稗之雅也。躋魯僖伐楚之功於周公。而無慚焉。周至吉甫。而雅亡。至奚斯。而頌亡。古今文章之變。視此矣。又曰。古先王之封建也。尊其尊。親其親。必將愜其願而歆之。以爲厚乎。嗚呼。是不察之論也。周公之封于魯也。奄與淮夷。故墟也。太公之封于齊。史遷貨殖傳。謂其地鴻鹵。人民寡。召公之賢且功。且親且耆。耄而封于燕。沙磧苦寒。密邇北塞。皆非擇而取之也。先王不以利報親賢。而體親賢之情于利之外。而親賢亦安之。惡有封國建侯。使之牧民。而必圖度肥瘠者哉。爲地擇人。未聞爲人而擇地也。君以利導臣。而臣不趨于利者。蔑有矣。我國爾居。莫如南土。豔稱之。而上下不以爲非。君以是厚其臣。故父亦以是厚其子。蹶父爲女相攸。擇山川魚鳥。文皮堅革之淵。藪厚植。以快閭房。游燕之資。慶令居焉。父子夫婦。以利相接。沈湎于貨賄食色之中。他日。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不憖遺我王。又何怪乎。漢高之于陳平也。不以孫叔敖之智處之。而曲逆之祀。不紹。魯僖之于季姬也。不以孟光之賢期之。而節子之好不終。西周亡。厥父絕。而申韓繼滅。故賢者不以利爲厚。君子



不以利厚人所以植之不仆也魏源曰風有王伯雅亦有王伯南幽王者之風也列國伯者所陳之風緇衣木瓜雖美亦伯也周之宣王猶漢之宣帝乎王伯雜用其雅亦伯雅也采芑毛傳曰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言其強美斯劣矣是誼毛傳已發之不獨齊詩五際為然也

詩古微

中編之五 小雅荅問上

辛

詩古微中編之六

邵陽魏源撰

小雅荅問下

問箋以十月之交非刺幽幽王時司徒乃桓公友非此詩所謂番也然桓公為司徒在幽八年而幽王三年已變褒姒長歷推日食在幽王六年何害桓公以前之為番何楷因據魯韓詩番或作皮漢書作繁釋文字與樊通左傳繁纓謂即樊侯仲山甫之後猶申侯即申伯之後師尹即吉甫之後趣馬即蹇父之後而皇父卿士即常武之皇父近日儀徵阮氏遂以皇父七子皆宣王舊臣先朝賢佐幽王皆不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一

能用而惟婦言是聽是以亂幽之尹氏佞幽之號石父皆不在七子之列其說與毛及三家皆南轅北轍者何曰此詩主于刺后族非泛刺朝臣也孔疏以皇父家伯仲允皆稱字為后之同姓疏據箋姓刺若番聚蹇稱皆舉氏知為氏者以聚子之稱猶會子刺幽則姓姒為后氏之外親與正月篇洽比其鄰閔子皆以子配氏昏姻孔云相表裏而崔琦外戚箴曰匪賢是向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食采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恤而左雄疏亦云褒閭用權七子黨進孟康謂刺后族大盛梅福傳注則三家詩固均以后黨為誼宜其刺不及尹氏號石父矣樊侯仲山甫乃魯獻公之子周之同姓詳變大雅發微安得以外戚之番為



其後哉。惟皇父卽宣王之太師。皇父見于古今人表及常武詩疏。而春秋時有二向皆不在西都畿內。其一邑名卽桓王與鄭人十二邑之一。襄十二年諸侯伐鄭師于向。正義謂東都畿內邑。孔疏見毛傳向邑名。故以是當之。不知桓王以前向爲蘇忿生之邑。皇父安得都之。且采邑安得稱都。兼有三事大夫者乎。故知向爲國名。當從路史爲春秋時莒人入向之向。其後宣四年魯伐莒取向。此卽向故國莒滅。以爲邑者。地里志沛郡向縣故國是也。左傳莒子娶于向姜。則知皇父姜姓。歷事宣幽。曾佐南仲平徐。以微勞封向。不思與國休戚之誼。倡寄孥與賄之謀。始託宮闈。復營狡窟。蓋其人曾習戎行。備具機智。非若甞石父輩之憤憤。是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卷問下 二

問溫柔敦厚。詩教也。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而十月之篇。訟言姓氏。指斥宮闈。其異于詩教者何。曰王氏詩廣傳言之矣。曰有道之廷。不諱過。過則相懲。相懲以相勸。不以言爲恥也。無道之廷。不諱惡。暴而不恥。舉而委之於口耳。不以恥爲恥也。幽王之詩。不諱甚矣。天子之嬖御。斥其姓字。而縣指宗周之威。號舉六卿。目言其豔。嬖父不能施之於子者。而臣極道之官闈。而無所避忌。亦絞矣哉。懲之弗懲焉。恥之弗恥焉。進不以其言爲改。退不以其言爲罪。貞人愈激。淫人愈怙。而生人不昧之心。其餘無幾矣。嗚呼。貞淫者非相對治者也。烈膏火而投之以水。益其燄而已。然則爲繁霜十月之詩者。其爲忠也不亦過乎。屈原之猿亟。不忍以鄭袖子蘭出諸口。君子猶曰原忠而過。矧原之所不忍者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皆言其大都耳。未必無一言之出入也。問十月之交。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考長歷之術。交食皆有定數。可推。不爲災異。惟春秋襄公之篇。漢書高文之紀。比月連食。無法可推。于法百七餘而一交。交乃有食。若比月則未交。何由得食。又有歷應食而史不書食者。則災祥之理。古似非無。于是歷家謂日月至朔相連。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卷問下 三



者恒少。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若過至未分，或月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近人皆謂古術之疏，而詩人有用行不用行之說者，何？曰：歷家推算不合，則強為之詞，然以比月連食為古史之誣，則非也。以定數無關災異，尤非也。攷周禮保章氏十輝之法，一曰侵，二曰象，三曰觜，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管，七曰彌，八曰序，九曰隤，十曰想，皆見于太陽之旁，惟闇為交食之正，可以法推。若管則日昏無光，侵與象則淫氣相侵成形，彌與隤則虹暈貫日，觜與監序則雲氣冒日，想則莫名其狀。此九者皆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四

災侵之占，非可預推。殷周六歷皆無推日食之法，見朔日太陽有變則書，故不徒曰日食，而必曰日有食之，則固兼管侵之占而言，但其不值朔者，尚可不與日食相混。其侵或偶值于朔日，史則一例書食，故有比月而食之事，非若後世徒據月魄相拚之一端，以其餘則歸之災侵，而不謂之交食也。然則後世之史書日食，與古史書日有食之，雖同在于朔，固判然不能盡同也。史記天官書曰：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以上天官書然則古人豈不知交食有定數哉？人在氣中，猶魚在水中，天地之氣變

于上則災咎之事應于下，既定數莫可逃，則災異亦莫可逃也。莫可逃之災，聖人懼焉，衆人忽焉，故雖當其食，堯舜不避，當其不食，桀紂不益，而食在堯湯則水旱應之，在癸辛幽厲則滅亡應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言交食有常數也。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言雖有常數，而禍災可懼也。人之壽夭，豈非定命，豈得曰死非不祥乎？邦之興亡，豈無歷數，豈得曰國亡非災乎？天垂象，見吉凶，豈得曰天定之吉凶非吉凶乎？既修省猶恐不免，而縱恣可免乎？

問小夏篇主刺謀夫，孔多聽言不明，而卒章致兢戰于冰淵，戒馮暴于河虎者，何？曰：左氏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夏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五

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預謂義取小人之可畏，所以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卿子曰：不敬小人是狎虎也。亦引是詩為證，是古義皆以不敢輕犯小人為義，蓋臧謀不從此君子之自是其謀也。謀夫孔多，又小人之各是其謀也。兩謀不合則必爭，爭則有勝不勝，而朋黨之勢成。君子挾國是以攻小人，小人亦附國是以圖君子，則必為一網之勢，而善類空，大勢去矣。易戒不密失身，詩言明哲克保，故君子愈處亂世，則愈持不敢之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進則相機而成，傾否之功，退亦委蛇，而緩剝牀之禍。彼東漢東林諸君子，過涉滅頂，與國同燼，皆暴虎馮河之類也。故于小夏



前五章見謀國之忠于卒章見處患之智

問小宛箋既以詩中之爾皆爾幽王又以我日斯邁之我為我幽王文義違反者何又以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謂將

有善誨汝之萬民者似蒲盧得而子之陳啟源謂似當作治民則將為能

免禍之說盡掃紛紜獨得詞義而猶以天命不又一語持

之謂惟天子受命于天若大夫相戒不得言天命者何曰

小宛為兄弟相戒此本三家古義非集傳之說也禮記祭

義引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注謂明發為明日釋祭之夜

自夜達旦二人謂父母與毛傳以先人二人指文武者迥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卷問下 六

異則是魯韓以此詩為大夫兄弟釋祭其先人而相戒之

詩祭義引為文王詩者斷章取義詳毛詩義例篇春秋蕃露曰晉伐鮮虞奚惡于

晉而同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國殆亡而齊桓納公于

彼無親向來憂我如何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

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

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親我而強大壓我我心望焉矣

此引以證兄弟之國有相卹之情國語秦穆公享重耳賦

鳩飛韋昭謂即小雅小宛之首章蓋因重耳遭喪未反故

取亡人以仁親為寶之義慰勉之則先人二人亦指重耳

之父母翰飛戾天望以霸圖之遠略而許君說文謂鳴鳩

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入雲中月令鳴鳩拂其羽高

誘注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淮南時則註

以鳴鳩為鳴鳩餘文與說文同與毛傳以小鳥翰飛不能

戾天喻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者與誼相反可證三家

詩不以小宛為刺王翰飛戾天高世遠舉之思也題彼脊

令兄弟之與也無忝所生二人之旨也誨子式穀貽厥之

誼也且衛武飲酒自悔而王朝之沉湎寓焉與此頌溫克

箴彼昏者何異抑戒自儆而荒主之蕩檢形焉與此勸夙

與哀岸獄者何異孰謂大夫之相戒非王朝之變雅乎箋

以月邁日征為欲幽王日視朝月視朔然韓詩外傳曰昨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卷問下 七

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

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漢書東方朔曰士所以日夜

孳孳敏行而不怠也譬彼脊鳩飛且鳴矣潛夫論曰君子

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

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毋忝爾所生此皆三家詩說刺王乎不刺王乎與鄭

箋孰合詩意乎若謂大夫不得言天命則試問國策稱犀

首云是工用兵又有天命也枚乘諫吳王書云弊天命之



疑是皆為帝王言之乎

問鄒氏忠充謂巧言之詩取弟五章巧言二字名篇其末章彼何人斯以下當為下篇之首章與今分篇頓異者何又小序以彼何人斯刺幽而疏引世本暴辛公作填蘇成公作箴宋衷注云暴蘇二公平王時諸侯是不以為刺幽王者何淮南精神訓注曰爭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則其諡又異而事非無稽皆不見于毛傳者何曰左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以譏林父如戚將為亂則所歌乃末章居河之麋于蘇公刺暴無涉不應為彼何人斯之首矣二公仕于幽王之朝何妨卒于平王之世且蘇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八

地在温即成王司寇蘇公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杜預曰今河內温縣桓王時以其地與鄭暴地在鄭即春秋公子遂及維戎盟于暴文八年范甯杜預並注鄭地路史暴辛公采鄭地也一名暴隧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温接壤則其采邑皆在東都畿內豈有不從平王東遷者乎則時世不足疑矣至譙周駁世本謂古有填簾尙矣蘇暴善之而繆記為作云云此言尤不知古書之例考世本韓哀作御宋衷注曰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世本中如夔作樂伯夷作禮伯益作井垂作規矩準繩巫彭作醫巫咸作筮禹作宮室逢蒙作射魯昭公作弁衛公叔文子作輓軸咸以其增益修改功同創制豈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九

不知肇始義軒取象大易哉椎輪為大輅之始而不可以大輅為椎輪鳥蟲為篆隸之始而不可以篆隸為鳥蟲作詩者尚有述古造篇之殊鳥在一莖之精能不可名作蘇暴始應音律之宮商繼分水火之門戶考其致釁之由則不起于國事也絀其賦詩之趣復無與于刺讒也大雅瞻仰刺幽王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詩人疾而刺之云云正與淮南注爭閒田者相表裏暴蘇采邑犬牙相錯以卿士之尊為爭田之訟出三物之詛同細民之行彼善于此殆同唯阿疾譏有愧屈原惡惡復殊巷伯存之變雅見周道之陵遲焉而謂皆作于聖賢之徒止乎禮義之中則閒田之爭豈議禮之訟三物之詛果三王之制耶周禮春官有詛祝秋官有司盟謂者以平小民之訟獄耳故曰詛盟不及三玉毛詩但謂相詬不言爭訟但見其列巷伯之前而不知無刺詬之語烏乎周之興也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由獄其子孫乃有虞芮之爭不旋踵東遷而蘇忿生之田又為鄭人所有矣毛詩但言蘇公被暴公之詬豈情事也哉問巷伯之詩哆兮侈兮毛傳哆大貌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隣之墜



婦風雨室壞夜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男子然閉戶不納云云正義謂寺人奄者非能身有好淫其所嫌者不必即是男女之事然則毛傳泛引維事乖說經之體者何曰此正義誤于鄭箋謂譏人譏寺人寺人傷其又將及巷伯故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考周禮無巷伯之官天官序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謂奄人稱士者異其賢襄九年左傳令司空巷伯杜注巷伯即寺人則是寺人無爵王之寺人五人於五人中最長者謂之巷伯序之巷伯即詩之寺人孟子孟子皆長也皆刑餘之士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十

騷之刺與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譏見官刑作巷伯之詩孔融駁復肉刑議亦有寃如巷伯之語豈非遭譏而後為巷伯非為巷伯而復遭刑魯詩同毛義乎正義乃謂奄寺不能奸淫所嫌非即男女之事以此述毛何異瞽史誦詩大人占夢乎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十一

見西方為長庚與毛傳合其託興奈何曰是非譚國大夫之風也其所刺亦非徒因役傷財也考春秋譚子奔莒則是子爵而衛風稱譚公維私孔疏謂依臣子之稱則詩作侯不稱公則知譚以子男入為王朝大夫故從王朝卿士稱公之例國語襄王十八年翟人來誅殺譚伯韋昭謂譚伯周大夫其時譚已滅于齊信二十四年距莊十年凡四十八年而尚有為王朝大夫者則自西周以來世居王官矣身居王室國在東方故尤悉彼癘勞惻其梓柚小東譚莒小國大東齊衛大國楊慎謂平王始遷于洛是為大東敬王辟子朝居王城東西二王並立者十年是為小東云云無論敬王距變雅之亡已百餘年且小東大東皆幽承宣王之後列邦尚供王東人也則西人又何指乎



職然來者日以厚往者日以亡困東人乃西人所以自困也。睠顧周道。潛然出涕。雖閔東人之窮。實歎西政之紊。而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乃全詩所刺之主。

舟人之子。熊羆是。貧西人富則此二句亦當謂周人賤西人貴也。箋云。舟當作周。襄當作求。謂周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博熊羆在真氏穴氏之職。蓋韓詩說若毛傳謂舟楫賤人。既與上文殊例。而熊羆亦不可為襄。孔疏辯之矣。至或引國語史伯所云。禿姓舟人。則周滅之。酒漿刺素餐也。瑁佩不稱其服也。以證此文亦偏枯無取。

師尹號石。七子閭黨。實繁有徒。不可徧刺。則託喻天象以言之。傳箋皆不明其比興。考劉向謂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天之章也。此猶人君之有紀綱法度以綱維四方。蔑而廢之。則君為虛位。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答問下 三

而天漢不明矣。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謂天漢天一所生。為東南西北之限。織女後宮之象也。不成報章。則陰教不修。而煽方處矣。河鼓謂之牽牛。天將軍也。啟明長庚。太白也。大司馬之位也。主六師在內者。畢為邊兵。為天子奮武衛者。皆有名無實。則內外無所恃。四夷生心矣。箕為口舌。好言莠言出焉。北斗自乾攜翼為天綱。喉舌於人為百揆。納言之任焉。不可簸挹。徒以翕揭。則讒諛在旁。而百寮結舌矣。輔弼失人。而大阿倒柄矣。憂宗周之隕。非徒哀東人之困也。故曰。王朝大夫之雅。非下國之風。天象比體兼用。惠氏。周揚莊氏存與說。至太白謂之長庚。亦謂啟明。毛傳不明。言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韓

詩曰。太白晨見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蓋天官家古誼。乃孔疏謬歧為二星。鄭樵又分屬金水。皆不通天文。見譏前哲。若何氏楷謂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見。當其晨見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是亦不然。緣金緯甚大。或雖與日合而其光不伏。則一日可晨夕兩見。可用儀器測而知之。此殆刺一人分掌內外禁旅。猶皇父以椒房而兼兵柄者歟。不然。泛陳天象。如離騷之天問。二雅無此譎誕也。

問曰。蓼莪序為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子乃謂與四月北山同一大夫所作者。何曰。銜恤之痛。非可代陳。後漢陳忠疏曰。先聖緣人情而制服。二十五月。是故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罄矣。惟壘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職者。亦上之恥也。說文作餅。之壘矣。夫曰蓼莪之人。作詩自傷。則非代陳之詞矣。曰。臣有大喪。則是士大夫不得終喪。而非民人不得終養。既為大夫陳情。宜列變雅矣。幽王時。孝子仕于王朝。迫于征役。非徒不獲終養。且墨經從役。迫為流涕之訴。用代陳情之疏。呼籲昊天。哀我願復。冀我王聞而憫之。其事則變焉。其聲有哀焉。苟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百世而下。有廢篇不忍請誦者矣。是豈不病之呻。所可代擬乎。箋以餅罄壘恥。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吾不知其以壘喻富。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答問下 三

喪。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罄矣。惟壘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職者。亦上之恥也。說文作餅。之壘矣。夫曰蓼莪之人。作詩自傷。則非代陳之詞矣。曰。臣有大喪。則是士大夫不得終喪。而非民人不得終養。既為大夫陳情。宜列變雅矣。幽王時。孝子仕于王朝。迫于征役。非徒不獲終養。且墨經從役。迫為流涕之訴。用代陳情之疏。呼籲昊天。哀我願復。冀我王聞而憫之。其事則變焉。其聲有哀焉。苟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百世而下。有廢篇不忍請誦者矣。是豈不病之呻。所可代擬乎。箋以餅罄壘恥。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吾不知其以壘喻富。



衆乎抑以舉喻王乎。韓詩謂瓶仰壘以給人猶下仰上以養其親。明爲額上之詞。而有國者之恥。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明在卒哭之後。不如死之久。明非初喪之詞。我獨不卒。明抱不獲終制之恨。然則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豈非聖王以人情爲田。抱衢尊以斟萬物于不竭者乎。四月北山篇次本相連比。自毛詩以大東廁其閒而義始際隔。苟通以三家古義。何啻析符之復合矣。首章箋云。我已長大。蒿芟思雖在役中不精識其事。案此與黍離皆孝子之詩。故起興略同。而鄭箋則韓詩說也。

問四月之詩。讀詩記引韓序曰。歎征役也。毛序爲大夫刺幽王。而傳但著訓詁。王肅述之則謂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答問下 西

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征役過時。曠廢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使我不得脩子道。則毛韓同義。自續序謂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而鄭箋因以寒風暑日。喻王政之病民。江漢南國。喻吳楚之脩政。于是孫評孔疏。並申鄭難。王謂序傳皆無行役祭祀之義。且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今祇數月之久。未踰出師之期。何得遽怨曠祭。而嚴祭并譏韓序不足盡詩人之意者。何曰。此詩不特韓毛同義。左傳文十三年。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欲如晉。請平。文子賦。四月。杜預謂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又孔叢子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且三章冬日。

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全同。蓼莪末章。則是作于一時。彼爲不得終喪。此爲不獲喪祭也。夏月冬日記行役之時。江漢南國。紀行役之地。先祖匪人。胡能忍予。明曠祭之思也。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則靡盬之訴也。若夫采薇宣雅。本非文王之詩。詳小雅宣王詩發微。虞練奪情。詎等尋常之祭。而乃誣毛同鄭。強傅刺王。試思斥先祖爲匪人。有是詩教乎。箋我先祖匪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難。父母豈知匪人之詞。是豈非怨乎。以南國之紀。喻吳楚君長。能理小國。使得其所。抑思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而勾吳是時未通上國耶。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答問下 五

問曰。蓼莪四月。喪祭同情。至北山則偕偕士子。憂我父母。未見終天之恨。而謂作于一人者。何曰。顏氏家訓云。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北山之悲。皆大失也。文章篇。此韓詩以北山同于蓼莪四月之證。而送兄養老。並同陟岡陟岵之情。則篇次當在蓼莪之前。蓋勞于王事。不得歸養之詩。乃未聞喪時賦也。使人不得爲孝子者。亦將使人不得爲忠臣。故正雅始于四牡將母之篇。而變雅詳于王事賢勞之恨。王道之隆替。必自人情之申鬱始也。次于大東之後。大車小明之前。幽王時事類然矣。問節南山詩。子以爲專刺尹氏聽政之不平。而傳箋訓釋。



與三家復有同異者何曰經師舊聞動殊軌轍衡其得失平心自見四章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毛傳云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攷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說苑桓公曰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何如管仲曰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以奢汰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淮南子曰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韋昭楚語注杜預襄八年注並言為政者不以身教則不為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六

庶民所取信非反斥下民為不可信也以此徵之毛傳得經義乎古說得經義乎七章箋云四牡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于夷狄云云案新序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云臀無膚其行咨且此之謂也雜事篇中論曰良農不思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爵祿篇潛夫論曰且人情莫不以己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

四牧項領是故列侯關內侯宜試補吏以信其志旌其能易林曰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景公耄老尼父逝去則是詩人之自傷駕鹽車以將老非大臣自恣不聽使令之謂也以此徵之鄭箋得經義乎魯韓得經義乎以文害詞能勿以詞害志乎

問無將大車序謂大夫悔將小人而集傳以為行役勞苦憂思之作果為興乎為賦乎曰大車牛車所以任重非行役之乘易林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三國志趙王幹傳易教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楊震傳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人之悔韓詩外傳述趙簡子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七

云春樹桃李夏得其陰春樹蒺藜秋得其刺亦引是詩為所樹非人之證而荀子大畧篇廣其義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如此其著道不同何以相友也以友觀人焉所疑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毋與小人處也盡之矣盡之矣幽厲變雅陳誼多端而一言以蔽之曰刺小人是也皇皇瑁瑁刺素食也懼懼惓惓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諛諛諂諂崇諛也翁翁訛訛莫供職也聖王知壽命之不长故樹之善哲以貽後嗣而後王惛惛弗祇也與斯役處與徒隸處棄高明



昭顯而好譏，隱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意以刑。餘可爲周召也。夫孰知負且乘致寇至哉？祇自底兮，大夫悔將小人乎？所以戒後王者切矣。有人焉，容色詞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易，其畔人甚速，祇自底兮之謂乎。

問鼓鐘疏引鄭注中候，握河紀曰：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謂出韓詩。昔人疑幽王無南巡之事，近世申毛詩儒，或據左傳椒舉言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謂太室卽中嶽，與淮水所出之桐柏相連。幽王或因盟太室而敖游桐柏，會于淮上，則幽王亦似曾南巡者。何後漢書陳忠疏曰：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六

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齊魯詩也。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惟南可和于樂者，以其聲及籥不僭差也。又文選注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則是齊魯韓毛皆以南爲南夷之樂，皆不用二雅。二南之說，與毛傳鼓其浮樂以示諸侯，鄭箋作先王之樂于淮上大同小異者，何？曰：變雅不皆刺幽幽王亦無南巡之事。蔡邕明堂月令引古樂記曰：武王代殷，薦俘馘于京太室，則太室乃鎬京明堂。周時嵩山未列中嶽，幽王果至東都，則必盟于成周，何爲舍之而就嵩室？幽王

如果至嵩，則諸侯皆會嵩下矣。何爲復舍之而會淮上乎？幽王驪烽之戲，正恃鎬京太室之盟，故諸侯聞烽畢至耳。及失信之後，烽火不靈，故爲犬戎所覆。若嵩室桐柏則近荆蠻，距西戎北狄皆遠，何爲因此盟而戎狄叛之？是太室之盟，決在鎬京，不足證幽王南巡之事。而韓詩昭王古義足破毛序拘牽之例矣。至訓南爲南夷之樂，及訓四夷之樂爲韎任朱離，此四家所同。陳忠約舉其訓詁，非增益其章句。鄭注周禮時用韓詩，而韎韠氏掌四夷之樂，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詩以雅以南，是也是韓詩無此佚句之證。章懷見韓詩經文同毛，遂妄臆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九

爲齊魯誣矣。蓋古王者作四夷之樂，明德廣所及，皆作于先王，非作于四夷。白虎通曰：誰制四夷之樂，以爲先聖王也。先王惟行道德，和訓陰陽，覆被夷狄，故四夷安樂，來朝中國，于是作樂以樂之。明德廣及之也。故百王不易。故太廟得陳之明堂位，納蠻夷之樂是也。而南樂則尤和而近雅，故教國子亦用之。文王世子胥鼓南是也。鄭注：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箏以瑟。左傳：舞象，象南籥，在歌周南。召南之外，明二南屬工歌。南樂屬籥舞，舞主容，不主聲。故南籥無詩，不得以一南之地名爲樂名也。風雅頌皆在雅樂之中，則二南國風卽在雅樂之內，與南夷之樂相對，不得以雅樂爲一雅之詩，而南樂爲二南之詩也。自劉炫



稍支其誼而蘇轍鄭樵程大昌遂皆主二雅二南徒據上大夫燕飲合鄉樂之禮以例王朝奏樂之制內遺國風周頌外遺南籥象箏與季札觀樂無一合與齊魯韓毛無一合徒昭其不學而已此詩巡守南方因以南籥配雅為燕享之樂毛主席王故謂鼓其淫樂以示諸侯然三章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和而不僭仍無所謂淫樂也鄭箋閭用韓義張先王之樂于淮上特泥序刺幽故不得不強誣失禮耳南巡會同而張先王之樂何失禮之有豈得以膠舟渡漢之事而預貶淮水之會哉曰毛傳雅及四夷之樂以為籥舞與韓詩薛君說同鄭則謂雅南籥為三舞名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卷問下

三

雅屬萬為武舞籥為文舞與毛韓異義者何白虎通義四夷之樂惟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惟有舞無歌而薛君謂惟南可和于樂者以其聲音及籥不僭差者何曰雅為王者之正樂南為四夷之南樂以籥則兼雅南言之雅舞因用籥南舞亦用籥也鄭以雅南籥為二舞于經既不詞且燕享合樂惟有雅舞南舞皆以羽籥不以干戚故總言以籥不僭安有萬舞並稱為二況萬為干羽合舞之總名合文武而一之見于簡兮毛韓之傳白虎通謂南夷之樂持羽舞異于東夷西戎北干之舞與左氏舞象箏南籥之制合而雅從可知安得以雅為萬專屬武舞哉至薛君

謂四夷之樂惟南可以雅者蓋四夷之樂惟南方有歌見于白虎通義故云和而不僭矣

問中田有廬韓詩外傳詳述井田廬舍之制漢書食貨志何休公羊注范甯穀梁注皆沿之近儒或主鄭說謂班志以下皆沿韓詩之誤者何韓詩不言國中野外之別惟趙岐注孟子五畝之宅謂廬井邑居各得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周禮載師賈疏用之然近世王氏夫之閭氏若璩毛氏奇齡均疑焉謂以在田之二畝半言之漢志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是一步六尺一畝百步周六尺抵今三尺六寸是二畝半每方五丈六尺八寸當今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卷問下

三

一畝半耳八口餘夫父子異室加以墻溝桑地場圃雞豚牛羊春炊糞壤之所既有所不容以在邑之二畝半言之且次國五里之城提封萬井凡八萬家苟冬月入保則城邑又何以容况北土多黍多麥播莩于秋冬芸穫于春夏終歲無閒田閒日安得屢徙勞費曠土廢業而先儒習而不察者何曰此趙岐之誤非韓詩之誤趙氏謂二畝半在田是也謂二畝半在邑且以邑為城中合成五畝之宅則非也考韓詩外傳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



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相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此韓詩說但言二畝半在田而不及于邑也漢書食貨志曰八家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殖于疆場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其詩曰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孟春之月羣居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答問下 三

者將散云云此魯詩說但有在田廬舍之畝數而無在邑之畝數也蓋王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鄉遂皆有邑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鄉遂之民在國之四面鄭氏以畿內千里計之僅定受田者三百萬家而六鄉之七萬五千家尚在遠郊之內故近郊有宅田有廬里有場圃其外仍有土田賈田遠郊則有官田牛田賈田牧田鄉大夫掌之而比閭族黨州皆其屬焉安得誤算于營國九里之中而計其不足乎又案遂大夫令為邑者注謂為邑者自里以上皆謂之甸在邦甸則為公邑在家稍則為家邑在六都則為都甸之公邑距國二百里稍之家邑距國三百里縣之小都邑距國四百里置之大都邑距國五百里此六遂之邑也以六鄉言之則自國適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此六鄉之邑也論語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齊伯氏駢有三百室之邑論語鄭注大夫食三百家之邑案此即易所謂其邑人三百戶無膏者也又左氏傳卿備百邑鄭志以為邑方二里卿百乘下大夫則得書傳或稱四井為邑小司徒鄭五井為邑廣六十里之成書傳或稱四井為邑注方二里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答問下 三



中之是五畝之宅專指邑中之廬故韓詩漢志皆但謂二

畝半為田中之廬而邑宅皆不言其畝數趙岐注始合井

廬邑宅各一半共為五畝絕非孟子專言邑宅之意幽風

微行爰求柔桑毛傳微墻下徑也引孟子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可見邑宅樹桑即有五畝非二畝半載師園

廬二十而一凡宅不毛者出里布止責廬宅以樹桑而不

征及田中之廬也田不耕者出屋粟不詩則中田之廬惟

疆場有瓜而不及五畝宅外之桑也漢志雖有還廬樹桑

不得有樹則知田廬蓋田中不得樹木恐妨五穀故穀梁

傳曰古者公田有居井竈葱韭盡取焉無樹桑之說說文

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故詩言于時廬旅廬之異于廬宅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詩

明矣春秋井田記曰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

人也公田次之貴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後漢書注及

漢志二十畝為廬舍及韓詩二畝半在田之說悉合儒有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而謂二畝半之蝸舍不足為主亞盭

宿之遠廬乎至雞犬桑麻倉廩洿池則皆聚于邑中之宅

數里冬保壑牽車牛未足為遠且或婦子入而丁壯番休

視三時要為農隙何至曠土廢業乎先王寓兵于農既以

溝洫限戎馬以農隙講武事其度邑居民雖不必盡有城

郭而五畝之宅各有墻孟子樹墻則環其邑雖無城而必

有堡溝無事守望相助有警負杖入保不待堅壁清野而

眾志成城是以有亡國而無殲民有外敵而無流寇豈若

後世阡陌蕩然保障不設民鳥獸散哉鄭氏周禮園廬注

以釋廬取此詩中田有廬以釋園雖未明言邑宅野廬之

畝數而大旨則同或謂公田百畝不得家取十畝及二十

畝為廬舍而以中田之廬即在私田之中盡斥韓

詩漢志公羊穀梁傳之謬以是申鄭鄭豈有是哉

問大田之詩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謂惟助為有公田

引為雖周亦助之證然小司徒遂人及考工記匠人皆以

九夫為井不云八家同井亦無公田之名者何鄭氏以遂

人為鄉遂法匠人為都鄙法後人多議其失然孟子言請

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鄭義似非無本者何曰

公劉徹田為糧本在助法之先其間改徹為助復助為徹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詩

皆異其賦制非異其井制左傳曰穀出不過藉公羊傳曰

什一而藉藉即助也穀梁傳且明日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是周制雖一夫各受私田百畝而其

供于上者仍不出公田十畝之入是其耕也亦藉其八以

耕其九其賦也亦私其九而公其一故上曰駿發爾私下

曰兩我公田其實皆什一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孟子鄉

田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此則就周之井田行殷之助法但改九夫為八夫以百畝

當七十畝此潤色于今古而行之者豈徹法無公田之名

乎至鄭氏謂鄉遂用溝洫都鄙行井田朱子用以注孟子



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夫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鄉三遂下文鄉田同井之鄉即侯國三鄉之鄉請野之野即遂人治野之野也豈同是野而遂人指郊遂孟子指都鄙乎且所云國中正指都鄙之地民居崎錯城郭溝濠自難畫井分疆豈可反行助法而郊野鄉遂土城曠衍反不助而行貢乎馬端臨謂九一授田之制什一取民之制蓋國中但一夫授田百畝而賦其十畝之入所謂以貢濟助之窮也若夫溝洫正所行井田豈可以野與國分井田溝洫之異乎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美

我農人遺秉滯穗以利寡婦而漢書食貨志述李悝極陳井田之困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是每歲無水旱兵疫之災疾病死喪之費僅以五口之家計而不足如此計粟人月石半折米七斗五升古量于今率三而當一則合今量不能月三斗也故李悝欲盡地力以足之與詩所陳相反者何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畝起于步六尺爲步長寬各百步爲方百畝

九夫爲井井方一里以一夫之地爲公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計百井九百夫之地公田取百夫焉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爲田九百萬畝計萬井九萬夫之地公田取萬夫焉此詩歲取十千乃萬夫之入百里侯國之制也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周尺者言周盈一尺也或謂殷周之周非是至漢武帝始增二百四十步爲畝而古尺當今尺六寸四分每步當今尺三尺八寸四分每百畝當二十四畝五分有奇以今稻田計之每畝約收穀二石四斗歲約得五六石折米約三十石人歲食三石六斗足食八九人而他用不與焉荒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美

歎不與焉安能尙有耕三餘一之美豈古人皆虛言耶以南山詩證之則知五畝之宅在邑桑麻雞豚出其中二畝半之廬在田瓜蔬蔬圃出其中而又澤梁無禁芻蕘者往焉網罟汚池入焉其利民者一矣以甫田之詩禾易長畝證之則知一易之地家二百晦田百晦菜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田百晦菜百晦即不易之地亦有菜五十晦所謂易者即漢世代田之法一晦三剛歲易其處以其荒者爲菜田以滋牧畜則明歲耕之所收必倍故漢志引此詩或芸或芋以爲代田之證食貨志曰趙過爲代田一晦三剛歲代處苗其詩曰或芸或芋芸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



盡地力故力有餘此利民者二矣再以甫田我取其陳證之先王倉廩有餘則春秋發以補助不給而無取其償故豪富不得乘急倍貸以病農即春秋施舍已責家量貸而公量收尚為末造之政矧傳周官國服之息啟後世青苗之法乎其利民者三矣然則滄溟兩邗天澤公之上而不必先已遺秉滯穗地利公之人而不必私已既富方穀豈侈言乎故不讀幽雅不知王道

問子以甫田大田為幽雅而以下為東都之雅詳變雅幽王詩發微

中乃瞻彼洛矣毛傳以洛為宗周浸漑之水何以見其為

東都之洛鄭箋諸侯世子初受爵命之說雖小異毛傳安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答問下 三

知非陳古之刺而謂其間用魯韓者何曰西都之洛即禹貢之漆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浸漑之水然周世二都惟東都以雒名邑蓋以洛水得名洛之為雒猶鎬之為郟皆段借通用魏黃初元年詔曰漢以火德忌水去水為雒是周時豫州之水本名洛也西都八水所會則主鎬而不主洛鎬亦以水得名見水經注從無以洛當宗周之稱者禹貢有豫州之洛無雍州之洛周公作洛邑以朝諸侯故詩以瞻洛起興若西都則錫命當于鎬京漆沮非朝會之地故釋文亦但云洛水名曾不著其為雍州之浸則亦知三家以洛為伊洛之洛矣鄭箋首章云君子至止謂

來受爵命者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正義士服誅輪見士冠禮注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朱韍不得服士服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見天子之法耳次章云既受爵命賞賜而加容刀有飾顯其能斷制三章云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焉全用白虎通魯詩之義周官賈疏亦用此文若為陳古刺今但當述朝覲封爵之常典何偏舉世子將軍偶一閒見之事乎而近日申毛詩者謂世子既任軍將豈尚不賜之爵命而仍服士服以出與次章受爵加賜相礙因謂韍韜為天子之戎服是則舍禮經士服韍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答問下 三

韜之文而臆造天子戎服之典尚何足與辨詩序之通礙乎驪山烽燧近不信于畿甸遠不備夫戎繪而汎美東都之軼事可寤危亡之閭主乎詩為盛周之雅章讀其詞而可知也其為世子初受爵命將六軍則非三家之師授莫知也此虛實之辨也

問裳裳者華末章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毛傳訓似為嗣箋謂惟其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以傳于序刺幽王廢世祿之義而子不從者何曰潛夫論邊議篇云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是三家詩訓似為有諸內形諸外之誼左傳言祁奚



舉賢不廢親讐建一官而三物成亦引此詩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而申之曰維善故能舉其類類即似之謂也豈得強訓嗣續以傅刺幽乎

問類弁角弓菀柳三詩刺幽而子以爲刺厲者何曰試質諸大雅刺厲刺幽之篇則瞭然矣厲王暴虐剛惡乃宋康武乙之流幽王童昏柔惡特後漢桓靈之比故刺厲之詩皆欲其收輯人心刺幽之詩皆欲其辨佞遠色當幽王荒淫之世而僅欲其親兄弟燕宗族豈對治之藥石抹亂之良規且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豈所以勸活涵長夜之主乎徵以厲王諸詩則板之七章曰佻人維藩大師維垣大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卷問下

三

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雷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此厲王不親宗族以致孤立之明徵也一則曰上帝板板再則曰蕩蕩上帝與此菀柳篇上帝甚神皆監謗時不敢斥言而託諷之同文也且大雅厲幽並刺何以小雅獨皆刺幽無刺厲以經證經誦詩論世則類弁居瞻洛裳華之後采菽魚藻之前其爲厲王詩無疑矣角弓菀柳宜與車牽青蠅賓筵互易則篇次之失耳

問瓠葉之詩子據後漢儒林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備列典籍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章懷謂歌此詩以爲射節是三家詩以爲古人飲射之樂章則其篇次

不當在幽平之際且士大夫禮乎則鄭箋不當以君子爲

庶人庶人禮乎則其詩不當列于雅願聞其說曰韓詩之義具于鄭箋其首章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賢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飲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于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次章箋云飲酒之禮既奏酒于賓乃薦羞每酌云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一篇皆與劉昆傳相表裏士冠禮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性未聞然既夕注云士階用兔則此三章皆言兔首其爲依士禮立賓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卷問下

三

主以獻酬明矣蓋先王雖禮不下庶人而鄉飲酒以賓賢能其服士服與鄉大夫行禮者即此未仕之君子也曾是講禮習藝之時而不得依士禮以酬獻乎漢時禮樂未湮故劉昆尚歲時舉行其列于東都之雅者猶公侯祭祀之雅與甫田大田之幽雅凡不專係王朝樂章者則類次乎此也不然鄭氏何由知爲農功甫畢何由知此君子爲庶人之賢者何由知首章以飲父兄室人次二章爲朋友講習而劉昆亦奚取于刺幽之詩爲射禮之節耶續序乃謂上棄禮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思古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則詩三百皆可一言以蔽之曰刺幽王矣



問車華之詩左傳叔孫昭子如宋逆女賦車輅為集傳莫樂新昏之所本子反從序刺幽王者何詩中日爾日女鄭箋或謂王或謂諸大夫與末章景行諸訓不一者何曰此詩章末以慰我心馬鄭所據毛傳訓慰為安王肅所據毛傳訓慰為怨韓詩作以愠我心與王肅申毛同義蓋鄭以新昏指季女王以新昏指褒姒或謂上章觀爾心寫此章觀爾心慰文義略同不應美惡頓殊愠樂相反然韓詩上章之作心寫與否不可知何得據毛以糾韓且關雎求賢妃至于寤寐反側則韓詩新昏即指季女亦無不可蓋上章鮮我觀爾則是罕觀難觀之義安得不使我心苑結乎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卷問下

壹

說文慰下本具安與怨二訓如是則新昏原不必指褒姒而昭子逆女之賦仍即韓詩求賢之解矣至詩中日爾日女皆指季女而言雖無好友雖無德與女皆代王自謙之詞關雎琴瑟友之是為迷匹言王雖無君子之德足友賢女女且燕喜之歌舞之所謂說樂君子無不和諧猶之無旨酒嘉肴而式飲式食也古者臣子于君父有起舞上壽之禮有舞蹈稱慶之禮龔鼓軒舞形容和樂鳥有諧說之支離乎末章傳訓景大箋訓景明勉幽王則法古人又釋四牡二句為御臣有禮如六轡之均調與末句觀爾新昏全不相貫考表記孔子世家韓詩外傳徐幹中論皆引此

詩循其詞義則高山即喻賢女景仰即為思慕四牡六轡即為親迎與章首車華相應且後漢書劉愷傳景仰前修陳忠上書云百寮景式唐明皇孝經序景行前哲是韓詩皆以景慕為訓烏有傳箋迂曲之解乎

問王氏詩考引袁孝政注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似三家詩在魏風子謂青蠅在衛武賓筵之前當為衛武公刺幽王聽讒之詩而袁孝政誤引為刺魏武公耳外尚有徵乎抑第據小序乎曰易林云青蠅集藩君聽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曰馬蹄躓車婦惡破家青蠅汚白恭子離居夫幽王聽讒莫大于廢后放子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卷問下

壹

而此曰患生婦人則明指褒姒矣恭子離居同于共伯恭世子之諡明指宜白矣故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謂王與母后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謂戎繒申呂也見鄭語 漢書史伯戾太子之亂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引詩營營青蠅止於藩正與詩義相合竊意劉子原注當云衛武公傷幽王聽讒詩刺之云云而轉寫譌奪耳王應麟困學紀聞何楷詩世本古義皆有此說序以小弁伯奇為宜白之詩而于此又不明所刺何事于是或據詩考稱引疑似之文幾誤入魏風豈知張揖述齊詩大雅之材三十有一小雅之材七十有四烏容缺其一篇乎



問白華之詩比興錯出于義何居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志煩則詞不得不煩志遷則詞不得不曲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一喻之不足故比類連喻之申后之于幽王固已溝水矣然其詞怨而不怒若終猶有望者故仰瞻天路俯察人情在草願爲菅比茅束之纏綿在野願爲茅承白雲之餘澤在田願爲稻流之微浸在薪願爲桑作烹飪之資精聽鐘磬以留心歎有感而必應親斯驚而得飽憚茲鶴之在林見鴛鴦而戢翼悲之子以無恒于時耿耿不寐衆念徘徊我固不足愛兮抑何子之自卑不見夫履石兮奚俾我之獨底其言有文其聲有哀冀幸君之一寤俗之一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詩

改也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故小雅之悵怨與離騷之往復皆不知情之生文文之生情也

問都人士首章正義云左氏襄十四年引詩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禮記鄭注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見存實無首章時三家列于學官毛不得立故伏以爲逸者何曰此首章惟韓詩無之魯詩則未嘗無也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故新書多用魯詩且所引字句與毛異則魯詩有此首章之明證鄭伏皆習韓詩故云然歟抑或三家之本至後漢間有脫佚歟要非三家本無可必

也

問月離于畢涕滂沱矣毛傳月離陰星則雨家語載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今者月離其陽故不雨其說若何曰陳氏啟源載顧英白說云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安得離其陰則雨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即雨安得由其陽則旱乎且月之離畢未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則雨遠之則否矣家語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故史記世家無之子長世掌天官知其誤耳涇縣胡氏承珙曰案漢書天文志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東北之星也異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

詩古微

中編之六 小雅荅問下

詩

道移而東北入箕或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據此則毛傳月離陰星者謂畢爲陰道之星月離之則陰盛而雨耳論衡明雲篇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此亦以離畢爲月出北道與毛傳月離陰星合而家語專指畢星之陰陽言宜顧氏以爲後人妄託也

詩古微中編之六



詩古微中編之七

邵陽魏源撰

大雅答問上

問文王詩序言受命作周縱不如正義所陳緯侯之說而周本紀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書大傳亦有是說者何曰羣言蔽亂則衷諸聖請先述經而後以傳折之書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嗶嗶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一

伐犬夷五年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是言受命而不言稱王所受又非赤雀丹書之命也但既云一年二年皆從受命西伯後數之當有改元之事此為西伯專征之元年非稱王之元年也然則文王改元則有之稱王則未也諸侯改元春秋衛魏皆有周本紀曰虞芮之君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則是民所歸往謂之王蓋天下或以王相推非文王自稱王也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周之至德苟二王並立商其間之乎不聞之乎聞而召之也往乎不往乎據天下三分之二擁兵不朝不貢改元僭號為敵國猶居服事至德之名然則聖人之論聖人也

其誣乎孟子論堯舜禹投受湯武放伐及益伊尹周公事至詳萬章公孫丑諸問至辯豈獨遺文王受命稱王之事聖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文王之虞芮質成六州歸往蓋即朝覲訟獄謳歌皆往也舜禹有堯舜之薦故受之文王無天子薦諸天又殷之遺澤未盡三州之化未洽故天下皆欲戴之為王而文終不自王書大傳曰虞人與芮人質成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公卿二國之君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於虜是知聖人之心矣宋書禮志孫權稱帝自以居非中土不修郊祀羣臣奏言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二

昔周文武郊于豐鎬非必中土見漢書郊祀志匡衡議權曰文王未為天子德性謙讓何得郊鄴經傳無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議不可用其時羣臣慨然稱善是漢儒傳會孫權且闕之矣曰然則縣詩虞芮質成文王蹶厥生其果在羨里之前耶羨里之後耶曰書序出自夫子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書大傳曰西伯既伐者紂囚之羈里闕天散宜生南宮适謀于太公獻珍寶于紂紂曰非子罪也遂遣西伯伐崇韓非子亦言文王侵孟克莒舉鄩三舉事而紂惡之夫戡黎在虞芮質成之五年紂至始咎之咎而尚得囚之囚而復肯釋



之是豈稱王以後之事。鄭亦知其不合。遂謂紂聞文王斷  
處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得散宜生  
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明年伐崇。始稱王。文王世子  
疏考文王伐崇。明年即崩。是九十有六之年。垂沒始改臣  
節。然乎不然乎。史記殷周本紀。又移崇侯。羑里事于西伯。  
未命處芮。未質成以前。明與戡黎。書序殷始咎周之年。不  
合。呂覽言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  
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以千里之地。文王稽首  
辭。願為民請。炮烙之刑。又曰。紂為無道。醢梅伯。脯鬼侯。以  
禮諸侯于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三

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君雖不惠。臣敢不忠。孰王  
而可畔也。紂乃赦之。文王由賜專征。而始伐密黎。由伐密  
黎。獻捷入朝。而始見咎于殷。安得羑里反在專征之前。咎  
殷反在羑里之後乎。洛西之嶽。惟呂覽得之。文王遷豐時。周地尚未東至。洛若非紂賜。安得獻  
之書。序以祖伊奔告。係殷咎之後者。國策稱文王為紂三  
嫌。于以祖伊為崇侯。故倒敘諸上也。公拘于羑里之庫。百日。蓋是時已為三公兼二伯。故崇侯  
譖時已云。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左傳衛北宮文子  
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懼而歸之。七年  
一作一年或明在處芮質成之後。若未為方伯以前。安得諸侯  
皆從之。囚乎。逸周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

奉勤于商。商王用崇。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  
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則是文王伐密戡黎之後。率  
諸侯述職于紂。崇侯讒之。囚諸羑里。而六州之侯咸請于  
紂。逆文王以歸。正符左傳北宮文子之語。文王弗忍者。不  
忍從諸侯之請。稱王也。書大傳文王有胥附奔轅。先後禦  
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又曰。文王有四臣。以免虎  
口。考詩言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功。在處芮質成之後。且  
藉此以免羑里之難。豈非服事之心。若天日。稱王之疑。若  
冰泮乎。三分以天下讓。柔順以蒙大難。洵乎文之事君。舜  
之事父。皆人倫之至矣。性命之盡矣。非聖人不足以知之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四

矣。若夫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大傳史記並同。而逸周書文  
傳解有文王受命九年在鄗。召太子發。則或七年之譌。靡  
關經義。存勿論焉。應劭風俗通亦辨。文王無稱王事。  
問大明文王初載。文王嘉止。傳箋訓為初有所識。及聞太  
妃之賢。而嘉美之。親迎于渭。著聖賢之配。造舟為梁。明天  
子之制。則是文王舞勺之年。當太王之世。身為嫡孫。考猶  
世子。不稟祖父。自制禮儀。其可疑者一。疏引大戴文王十  
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而史記周本紀。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  
有興者。其在昌乎。是文王在大王時。已十餘歲。可冠取矣。  
太妃生邑考。武王之年。既過少生。康叔聘季之年。又既髦。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克殷。何血氣衰于中年。而姪  
封昆弟。康叔聘季。皆少未皆封。



育繁于垂莫其可疑者二于是有據文王受命中身謂文王初載為即位之初年年近五旬始取太姒故逸周書度邑解在武王克殷之後年甫六十中更十有一祀則文王生武王時年四十八而邢晉應韓更幼于成王元女太姬亦嫁于革命則武王取邑姜年亦四十因推周人先世皆壽長而娶晚故自不啻十六君而閱夏商千歲傳會雖勤情實彌遠其可疑者三又有謂小戴武王之年既誣則文王九十七之年亦不可信而受命中身當為受殷王牧伯之命因謂文王免喪嗣位不過二十有餘故親迎于嘉禮之時考終于七十之後者然孟子言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適符小戴世子之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五

記而尚書無逸壽嬖二宗其可疑者四書缺有閒弟子惑焉曰白虎通嫁娶篇用魯詩之說曰人君及宗子父母沒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親皆殯已聘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王者之取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明王者必取大國也則魯詩以初載為文王受命中身之初年非世子初有知識時且非在王季時明矣假如王季以先年春初卒踰年改元次年正月已免喪苟納幣在王季之時則次年仲春冰泮可取葇而生伯邑考再葇而生武王至文王末年武王年亦四十有八矣又十有一載而克商

武王年五十有九矣其明年作度邑解曰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故曰武王末受命克商後四年而崩是武王考不及武王而小戴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六十九十三之說謬也四而崩詳白雲詩傳名物鈔而武王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皆生于文王中年以後則太姒之齒必甚少于文王然則鄒氏忠允據續女維莘之言謂太姒為文王繼妃殆闕符白虎通魯詩親歿自娶之義矣諸侯不再取繼室立娣特周制非殷制且如娣姪無子或皆蚤卒豈無變通文王世子時元妃已卒冢嗣不聞繼取太姒始致則百之祥試考武周所生之年初載續女之訓文定造舟之制皆在即位以後則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六

魯義如九達之衢毛鄭為必窮之轍矣曰周在岐山莘在洽陽皆國渭北而言親迎于渭造舟為梁者何曰循渭而行本非渡渭自莘至周當逾洛涇百兩逐送造舟為梁其洛涇之濱歟太姒之國東瀕于河而諸侯不越境逆女故文王不親至莘國但親迎于渭岐周地不至河而關雎以河洲起興孰謂詠文王太姒之事哉東周初莘并于號為神降于莘之地問縣詩自土沮漆師古注漢志引齊詩作自杜沮漆言公劉辟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然扶風杜陽有漆無沮者何且公劉于幽斯館酌匏君宗行葦有燕射之禮公堂躋學校之制乃傳九世至古公反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者何



走馬遷岐以後。狄患寢偏。而蘇詩惟築宮廟不及城郭者。何。曰師古據鄭箋以首章詠公劉遷豳以誣齊詩正義。又以誣毛詩。豈知毛傳首章即述古公辟狄去豳遷岐之事。而申之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室家。明為下數章興造張本。且齊詩作自杜沮漆。說文曰。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水經注。杜水出杜陽山。南流。左會漆渠水。其水出杜陽縣之漆谿。南流。岐水注之。二川並逝。俱為一水。合逕岐山西。屈逕周城南。又歷周原下。則其屬岐周。不屬豳地。明矣。惟扶風杜陽有漆。無沮。為之說者有三。胡渭謂扶風有二漆水。其中必有一沮。沈青崖謂詩不言漆沮而言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七

沮漆者。沮非水名。猶彼汾沮洳之沮。言周民初遷。生計賴有漆水。自杜山來。過岐。既田。故漢世猶名漆渠。高郵王宗伯則又以沮當作徂。言古公去豳。自杜陽而徂漆。詳經義三者之中。沈頗不詞。王則破字。考周本紀。稱公劉在豳。其民自漆沮渡渭取材用。此釋篤公劉則齊魯同義。明有漆沮二水。不得以沮為訓。詁詞矣。胡義長焉。六章採之。陳以下皆築城垣之事。城之雉堞。由堵而起。故曰百堵皆興。若僅家室之牆。上章已言縮板矣。城垣有衛。而朝儀始可立。故七章言臯門。應門。冢土。社稷也。豈有遷都不及建城之理乎。韓詩傳曰。詩疏公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板長八

尺。五板為堵。五堵為雉。說詳下篇。

問皇矣後四章。顯頌文王。而毛與三家復各為一說。毛以阮共旅為地名。而訓徂為往。鄭從三家以阮徂共為三國。而訓旅為眾。毛以阮共為密人所侵。而文遏之。鄭以阮徂共為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若斯乖異者。何。曰此則師承各異。不可強斷。將以鄭箋為非乎。則上有四國之經文。箋云。四國密。復有齊詩五國之笏證。後漢書伏誥傳。文王受命。阮共。復有齊詩五國之笏證。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厥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崇爾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候時而動也。案諸國。此云五國。謂崇。密。阮。徂。共也。與箋同義。惟詢爾仇方。以為謀之。羣臣。則不同。鄭箋。怨耦之訓。而問其伐人之方。蓋亦古義。云詢謀于汝。仇匹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蓋亦古義。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八

帝王世紀。呂氏春秋。述文王太公用兵之言。帝王世紀及春秋亦云。文王祖共。而伐密須。且齊魯韓三家同詞。必匪密須之民。自縛其君。而歸文王。無稽。將以毛傳為非乎。則孟子以遏徂莒。趙岐亦以莒為地名。莒本字。韓非子亦有文王伐孟克莒舉鄭之語。同字。則亦必有所受矣。經師傳異詞者。可援周秦古書以正之。若古書更在齊魯韓毛以前。而先自岐異。曷由決其一是乎。存其小異。會其大同。要于經義無闕而已。曰三家詩以密阮徂共為四國。箋用其說。謂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獲天心。密阮徂共之君。又助之謀。孔疏因謂文王將伐三國。徵兵于密。密須疑周將畔。故距之。密須之君。雖不達天



命是亦民之先覺者也。又引皇甫謐管叔諫文王伐密曰：其君天下明君也，伐之不義。近世陳啟源力贊孔疏之言，謂可與論世。管叔所見，即他日啟商之本者。何曰？箋失諸前。孔陳更舛諸後，蓋其胸中所有之文王，即曹操所自比之文王。前已辯羗里咎周之年，受命稱王之失，則此謂三年伐密在畿黎前者，其誣妄更無足議。惟三家詩本義則不可不申。呂覽言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孟子引是詩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是文之伐密猶湯之征葛弔民伐罪，往取其殘也。孔疏以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為伐密後宅程之事。考逸周書文王率六州之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九

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崇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不忍作程典，而四牡毛傳亦言文王率諸侯撫畔國，而朝聘乎紂。後漢西羌傳作文王率西戎征殷之畔國，以事紂，則是所征之密阮徂共，皆殷之畔國。故詩言密人不恭，謂其不恭王命也。國語富辰諫襄王納翟后曰：昔鄆之亡，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韋昭引世本密須，姑姓，謂伯姑密須之女。其國文王所滅，獲密須之鼓者，則是阮徂共皆密昏姻之國，恃其強，援同惡相濟，上背天王，下距方伯。故文王赫怒，一舉並滅。而三國畔殷，密實首惡。故周本紀書大傳祇言二年伐密，須知師不再駕，故舉其強大以統之也。

雖異毛訓，大義無殊。陳啟源自命述毛，反謂國家興亡之際，忠臣義士所痛心。雖聖人受命，不能禁人故主之思。故殷之既亡，叛周者有四國。于破斧詩知之，周之將興，不忘殷者亦有四國。于皇矣詩知之。毛詩稽古，則是文王畔殷。疏言文王伐二國，四國忠義，吾不知文王以所征者復是時畔殷之形將著。四國忠義，吾不知文王以所征者復是。何等畔國，而陳氏所述者何毛乎？左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不言因其譖已而伐之也。況于伐密須乎？管叔以密為明君者，不過如鄴舒之三儁材，智伯之五美，宋康之圖王自強耳。而云管叔之諫，即他日啟商之本，則是武周篡殷，管叔忠義，不知置周家三聖于何地，而陳氏所宗者何。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十

經乎。至左氏傳文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杜注詩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此用毛傳與三家殊義，各存不廢可已。問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孔疏以此為作程之事。然史記不言宅程，下武惟及豐鎬，且崇在鄂縣，故滅崇而作豐。詩既崇作邑，若密在平涼，程在咸陽，安得從岐西出師，從密班師五百里而東，徒咸陽耶？且咸陽在渭澄，而去岐則已三百餘里，不得復謂岐陽。程去豐僅三十餘里，舍其城郭宮



廟屢更以勞民者何。曰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路史國名紀鮮原在今咸陽。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孟子文王卒於畢郢。郢即程也。地里志右扶風安陵。謂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安陵故城在咸陽縣二十里。周之程邑也。呂覽具備篇武王嘗窮於畢程。周書史記解有畢程氏。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佑曰畢初王季都之其後畢公封焉。是則邑中之都曰程。邑外之地曰畢。程邑有畢原。而合爾之曰畢程。猶岐山旁有周原。而合稱之爲岐周也。畢程在渭北。與文王所葬之畢在渭南者有別。文王蓋卒於渭北。葬於渭南。兩地均有畢原。畢陌之名。後人往往混之。傳也。畢郢皆宗邑。故武王以封兄弟。畢原即鮮原。郡縣志曰畢原在咸陽縣北五里。亦名畢陌。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案畢原與岐山皆在渭北。原當九峻諸山之麓。則亦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七

岐山支派也。岐山迤邐東出。隨地異名。盡於涇水。故咸陽畢原去岐山三百里。而得謂居岐之陽。若不以爲宅程。則必以爲作豐。豐去岐亦三百里。而詩敘諸伐崇之前。非宅程而何。且武王自豐遷鎬。鎬距豐亦僅二十五里。何爲不憚勞民。逸周書有文王在郇召太子發之語。則鎬亦文王所營。特因考卜有維王之兆。辟不敢居。而武王成之耳。岐周偏西。迫近昆戎。至文王而六州朝覲訟獄者往焉。勢不足容民畜衆。縣詩曰百堵皆興。以大戴禮百步爲堵。計之五百六。春秋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都板爲堵。計之止城不過百堵。其周一里。可徵其制之狹矣。故欲東擇平原。與禮樂宏教化。程豐鎬三地皆所營度。聖人所在成都成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七

邑居程者自居程。豐者自豐。鎬者自鎬。猶周公初營東都於王城。即建下都于洛邑。相去亦僅三十五里。謂非此不足容民畜衆。豈必毀其城郭。遷其宮室哉。匠人營國。僅方九里。九經九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咸在焉。豈若後世京師之制。雄袤十倍。勞民殫財哉。大雅築城伊瀆。作豐伊瀆。里曰成。文王受命。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無異。大子諸侯。小天子之制。案周禮典命。鄭注。公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是以天子之城方十二里。侯伯注書。大傳又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則大國之城當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是鄭且兩解。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皆疑王城。十二里者。周制。別逸周書周王宅程。三年遭天營國。九里者。夏殷制也。別逸周書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孔晁謂程在

岐左右。初王季之都。文王因焉。而遭飢饉。後乃徙豐。時文王初未得三分有二。故三州也。是程本營於王季之時。故下武惟頌文武作豐。鎬不及作程之事。國策魏惠施曰。王樂水。嚙其墓。帝王世紀。王季葬郿縣之南山。若郿岐周安得近舍扶風。遠葬郿縣乎。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李婦鼎銘。皇在成。周王徙於楚。楚左傳。成十三年。逐晉侯於新楚。杜注。秦地也。王季初營城爲下邑。仍以岐周爲本國。故大明詩尙云。于周于京。而文王治岐之政。見於孟子。至是伐密班師。六州歸化。故遂徙程而廣其原隰。度邑居民爾。曰毛傳。訓是致。是附。爲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爲之立祀。又有是絕。是忽之文。而傳訓忽爲滅者何。曰春秋君死曰滅。又曰。誅君之子不



立蓋古聖王之征伐也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取其地絕忽

施于崇虎致附施其先世故疏謂崇侯有罪其先世有功

不當絕祀致者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于舊考崇

在郭縣文王靈臺在焉蓋伐崇而遷其人御覽引六韜曰

召周公旦作靈臺蓋微美故左氏宣元晉趙穿帥師侵崇

曰秦急崇必救之則春秋時猶為秦之與國當在雍地矣

至國語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其後為共王所滅括地

志陰密故城在涇州則此亦文王所滅姑姓密須之後非

韋昭所言姬姓矣或又謂國語密康公從王有三女奔之

一而此密非姑姓國者不知富辰諫王納翟后故歷舉鄭

鄭息羅皆以夫人亡國密册鄭虛皆以嫁女為他國夫人

亡國豈是辟奔之女乎何又適符密姑之姓單舉伯氏一

人乎其上文摯嘯之國由太任祀維由太姒齊許申呂由

大善陳由太姬亦皆周成王滅奄遷其君子蒲姑作將蒲

姑滅唐以封唐叔而楚之與國猶有唐侯晉悼公滅偏陽

使周內史選族屬納諸霍人傳謂之禮蓋即是致是附之

禮也故周初列國自三恪二王後外餘多肇自上古如任

宿須句頴庚皆風姓太皞後薛及南燕任姑皆黃帝後邾

及沈妣葦黃皆少昊後臺駘後唐鑄杜皆堯後楚邾皆顓

頊後檜祝融後越少康後齊許申已伯夷後秦徐伯翳後

舒蓼英六鼻陶庭堅後皆傳世千有餘歲夫豈無辟主持

有與滅繼絕之典也孟子于齊滅燕勸置君而去之高誘

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孰謂封

建聖人之私非大道之公

問棫樸詩子既用春秋蕃露以奉璋為文王郊祭以六師

為文王伐崇與皇矣詩是類是禡皆是方伯專征代天子

行類祭而又兼取鄭箋以六師非六軍者何曰此非鄭箋

之証韓詩之証也白虎通義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

及之而申之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

也蓋韓詩說而箋本之謂二千五百人為師未備六軍之

制及答臨碩問又以詩言六師皆謂六軍則箋毛以後之

詩古微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古

言不知他篇言六師自是周代天子之制此篇六師自是

殷末方伯之制故韓詩別師于軍以見文王未嘗僭命稱

王牧誓尚言司徒司馬司空以三卿率三軍未備六軍之

制豈文王時已踰侯度僭王制乎古者用兵不尙眾武王

孟津之師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豈文王伐崇乃用六

軍七萬五千人乎韓詩說可正偽泰誓王乃大巡六師之

謬若夫造舟為梁自是殷時侯國之制而周人始用為王

禮耳

問豐都辟靡詠于靈臺鎬京辟雍見于文王有聲文王豐

鎬之政獨詳于此一事而周官一書惟言成均誓宗不及



辟廡。孟子陳三代學制亦不及之者何。大戴禮又謂明堂外水為辟廡。漢儒因以三靈辟廡明堂為一處。夫明堂朝諸侯在東都。去豐鎬辟廡甚遠。且孟子說靈臺之詩。止及靈池鳥獸。不及辟廡之禮樂雅頌。又止有辟廡無明堂。而謂與三靈同處者何。曰。有文王豐都之制。有武王鎬京之制。有成王周公營洛之制。三者不可合一。文王靈臺為囿。沼于臺下。而文囿七十里。必在郊關之內。以齊宣王且其詩及於論鼓鐘。於樂辟廡。則猶用殷時小學在公宮南大學在郊之制。辟廡與三靈同在國之南郊明矣。孟子答賢者樂此之問。故止及于臺池鳥獸。而辟廡園之以水。水必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五

有魚鼈。即是靈沼。故周頌毛傳釋辟廡為澤宮。蓋作宮于池澤之上。漢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園宮垣。是明堂前之沼。即是辟廡也。又曰。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為昆侖。以拜禮上帝。春秋魯君既視朔。遂登觀臺。是明堂上之臺。即是靈臺也。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臺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又引韓詩說云。辟廡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在南方七里。內立明堂于中。五經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末

之文所藏處。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也。蓋以茅葺。取其絜清也。靈臺此文王豐都之辟廡與明堂三靈同處。凡治岐之王政。皆于是中行之。故曰明堂者。王者行政之堂也。武王有天下。卜宅鎬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其時文王之明堂已在國中。因就以為文王廟。更建辟廡于國中。為大學。而以殷制西郊之學為小學。祭義所謂祀乎明堂以教孝。文王廟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以教弟。武王辟廡也祀先賢于西學以教德。西學。文王辟廡也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廡。此西廡即周之西學。因二王後來助祭于文王之廟。故習射于西郊。文王之辟廡。公羊及韓詩說皆言辟廡在國南。此云西郊者。豐在鎬西



禮東都成均之制文王受命之初地狹制儉辟靡外別無明堂武王雖以明堂別祀文王而其辟靡亦未備四代之制至周公制禮樂建成均則太學居中東序在東瞽宗在西上庠在北辟靡之宮在其南諸侯則以頌宮居四代之

學備焉而明堂以朝諸侯以宗祀又在其外而尚謂與三

靈同處乎漢書河間獻王傳武帝時來朝雅樂對三靈宮

應劭曰辟靡明堂靈臺也藝文志有河間獻王

所對上下三雍宮三篇此則漢世述周文之

禮蓋獻王本毛詩大雅之義而陳之朝矣至靈臺詩義

并當以械樸旱麓證之其首章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曰

芄芄械樸言作豐于岐陽之麓陰陽和山藪殖也唐入地

詩文謂早山在陝西漢中府禹貢梁州之域而其二章曰

傳殷漢志皆無之孔疏亦不徵引未可為據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七

奉璋曰玉瓚言率髦士行祭于辟靡也其三章曰六師及

之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也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傳謂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則靈囿靈沼與

民同樂也是時文王九十有六矣辟靡成而多士濟濟故

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考文王治岐之政其在文王辟雍

之樂乎莊子文王有若周禮孟子皆據成周學校之制為

言固不可以釋文王之詩也

問下武名篇之義或以偃武為義或以能繼武功為義或

謂對大武為名或謂當作文武集傳則謂下義未詳者何

子以詩中成王皆謂王誦則此頌武王之詩而曰成王之

乎豈得亦謂諡號諸家援此以為成其王業之證者何曰

全詩無一言及于武功而頌武王之詩又無首抑武功之

理考詩中繩其祖武之言自以毛鄭訓下為後訓武為繼

者合全詩之義蓋全詩所頌主于世德作求中庸曰無憂

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此詩頌武王亦然以王后

為祖父以成王為子聖聖相承為夏殷未有之盛故篇首

即以繼美祖武名篇成王者生前微號而沒因以為諡猶

湯之生前曰武湯武之生前曰雷王故三家詩說以媚茲

一人指成王而應侯指唐叔水經滎水東逕應城南注云

故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引應劭曰韓詩外傳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六

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圭曰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

戲言王乃應對而封故曰應侯御覽封建部亦引此事而

曰其後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

此韓詩說以成王為王誦以應侯為唐叔蓋武王不惟以

文王為之父且以三后為之祖不惟以成王為之子而且

以邢晉應韓諸賢侯為之子皆能繩其祖武此真中天未

有之盛而將來萬年受祜可必也未章四方來賀不遐有

佐毛傳謂遠夷來佐而韓詩外傳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

獻白雉于周亦引是詩與毛同義其為成王世頌武王之

詩而撮其貽謀燕翼之祥明矣惟是邢晉應韓皆武之穆



不應獨以唐叔為應侯。或應侯總美諸子。因唐叔最賢有名。故韓詩以唐叔當之歟。

問生民。元鳥之詩。毛鄭異義。鄭祖三家。論者謂三家近誕。不及毛義之正。而子舍毛者何。曰。正而闕焉。則如勿正。試問稷生所以見棄之由。安在乎。毛則曰。從夫禋祀。求子得子。因故棄之。以顯其靈異。夫試墮地之子。于再三必死之地。則不情。既明知其靈異。而又謂上帝不靈。不康禋祀。則不倫。誕彌誕實。皆釋誕為大。為顯其靈異之義。則不詞。後人求其說而不得。于是有謂怪其產之易者。則生子必產難。而始獲。願浚半之太任。不及寤生之姜氏。耶。至馬融王詩古微。中編之七。大雅答問上。九。

肅申毛謂稷遺腹所生。為眾嫌疑。故姬特弃之。以顯其神。則王基馬昭已辭闕之矣。然則鄭所祖三家詩說。是乎。曰。是而未盡也。其是者。一則爾雅武迹。敏拇。古訓可徵。二則頌言帝立子生商。雅言崧嶽降神。生申及甫。與此言天命相表裏。三則離騷。貺簡狄。列子。稷生巨跡。皆周秦古籍。不盡緯書。四則公羊說。聖人皆感天而生。春秋蕃露。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迹而生。太史公受之董生。非獨魯韓詩說。五則周官太師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周魯特立姜嫄之廟。孟仲子謂闕宮為棋宮。若非誕生有殊。何為特祀皇妣。此諸古義。固勝毛詩望文為說矣。而謂其未

盡者。則以鄭箋見弃之由。過同毛傳。且薄姬蒼龍據腹。高祖成其貴。徵姜嫄禋祀而歸厥夫。未遽孀寡。何以必其非人道耶。至列女傳。姜嫄履巨人迹。有妊。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則于文敘次。不應反在履帝武敏之上。且易生如達。尚何不康。不甯之有。毛裏道。確曾無入井。怵惕之仁。孰謂母氏之聖善。雅頌之垂訓哉。蓋嘗讀闕宮之頌。姜嫄實與生民表裏。而其曰。彌月不遲。是生后稷。尤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切徵也。史遷鄭箋。謂及替而生。則品類所同。即慶其如達。亦當曰。易生不當曰。先生當謂不難。胡謂不遲矣。初學記。藝文類詩古微。中編之七。大雅答問上。十。

聚皆引說文曰。羔。羊子也。羴。五月生羔也。羴。六月生羔也。羴。七月生羔也。說文引詩。皆三家古義。今本說文作羴。然則先生如羴。蓋謂稷姬七月而生。故一則曰。先生。再則曰。不遲。正與堯姬十四月。皆遲速異常而神之也。不圻不副。指胞衣言。猶甲圻之圻。離辜之離。副通副。見蓋兒生必裂胞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即啼。惟羊之生子。連胞而下。其產獨易。稷生亦然。胞無圻副之形。兒無災苦之啼。古人未知後世剪胞之法。故見其渾沌包裹形如卵然。則以為小產未成形而弃之。居然生子者。古人謂卵為子。禮內則。魚子也。說文。羊卵也。从爪。从子。徐鍇謂。字訓信。鳥之字。卵皆如期。不失信。鳥卵極以爪覆其卵。故从子也。又鷓鴣詩



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春秋蕃露曰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

即取卵毀巢之謂王祖錫姓為子氏謂契母吞卵而生契也白虎通曰堯

知命表稷契姓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卵生也周姓姬氏祖

以履大人迹生也論衡曰契母吞卵而生契故殷姓曰

子氏五帝紀居然驚遽詞驚其胎生如卵是以初奔諸隘

索隱同居林皆不知其中有嬰兒也牛羊腓字之毛傳

非辟也字愛也或以為乳迨伐林之人奔諸寒冰乃有大鳥翼覆移時如伏

卵然稷得鳥伏氣乃破胞而出如鳥出殼呱呱嗶嗶其家

始聞而收之故至是始言實覃實訃厥聲載路明前此未

嘗噉也自如達昧先生之期圻副失胞裹之誼生子匪奇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圭

異之驚三端不明義乃回透割裂橫逆豈頌皇妣之文滅

性溺嬰大傷慈母之聖而乃播之聲詩薦之郊廟聖言謂

經有若是夫吾故以經注經明稷生所以見弃之繇以申

說文所引三家古訓如此

問曰毛傳以姜嫄為高辛帝妃從祀郊禘鄭則以姜嫄為

高辛後世之妃同二王後得行禘祀二說互歧者何禘祀

既在仲春則七月而生不過秋之仲季而得有寒冰者何

曰經文本無禘祀之誼矧魯詩列女傳謂姜嫄禘祀所以

求無子其非禘祀甚明况月令仲春率后妃嬪御以弓韞

禮高禘特出于呂覽之述周制故鄭彼注謂高辛氏元鳥

降祥生契後人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祀故曰高禘是此

祀尚因簡狄而立其起於後世不起上古又甚明思文頌

稷獨以貽我來牟為瑞故古文麥字從來周家以來牟為

祥不以元鳥為祥則知稷以孟夏麥至稟姓及仲冬建子

寒冰之時甫周七月而生其非姓于孟夏以前又甚明大

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郃氏

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

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嫫毘氏之女曰常儀生摯

世本史記同之而離騷亦云簡狄在臺嚳何宜鳥致貽

女何喜又曰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冰上鳥何煥之書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圭

大傳曰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蓋舜郊嚳丹朱學孫故以

為王父尸此今文家相承古義而古文家毛公劉歆班固

賈逵馬融服虔皇甫謐並同見詩正義而鄭注檀弓時亦用帝

繫篇嚳有四妃之文並無稷父諸侯同二王後之說然以

嚳為高辛始帝則非也上古別無國號即以始祖之號為

國號嚳裔世號高辛猶史言黃帝與炎帝戰非謂神農而

國語言少昊氏衰九黎亂德非謂金天也漢書引帝繫曰

顓頊五世而生鯀而今大戴帝繫篇顓頊產鯀鯀產文命

蓋淺人刪五世字以求合于五帝德之文水經注引呂梁

碑帝俊生稷稷生台暨既稱帝俊必非諸侯考春秋緯少



吳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及易緯黃帝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則帝俊必高辛後世之帝為摯堯契稷之父故得蒙帝嚳之號啟武敏之祥帝位不改國號從祖何必如鄭說同二王後得行禘祀與毛詩大戴楚詞一切冰炭哉曰然則張融謂果如史記毛傳堯摯稷契同產則堯有賢弟曷為七十載不用俟舜舉之且周魯胡特立姜嫄廟而生民闕宮皆頌母不及父者何曰詩言以弗無子則是得子最晚故稷契年最少而摯堯以長先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然周本紀稷好稼穡民皆遷則堯聞舉弃為農師列女傳堯使居稷官更國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率**

邠地遂封弃于邠毛傳及闕宮鄭箋並同則堯用稷久矣尙書舜命禹益垂伯夷皆有咨有讓而稷契皋陶無之鄭謂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成功舜本紀亦謂禹皋陶契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于是舜咨十有二牧焉益及堯九旬禪位時稷亦已七十餘歲矣特因禹平水土之後始收艱食鮮食之功至八元八愷並無禹稷契益之名而左氏以皋陶與庭堅並稱安知非分屬二國之祖則知元愷不過五臣之僚屬朱虎熊羆之等輩故謂高辛氏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如必據此十六族為五臣世濟其美證稷禹非堯弟則禹繇父子而一

則世濟其美一則世濟其凶又以何者為世及豈信經不如信傳耶至周魯姜嫄廟者闕宮毛傳以為先妣之廟又引孟仲子說以為禘宮則是商代禘宮所子之制當祀簡狄周因其制而改祀姜嫄歟周禮鄭注謂周立廟自后稷始嘗無專廟姜嫄無所祀是以特立闕宮祀之蓋周人既以后稷為太祖廟又以配孟春南郊之祀故帝嚳遠祖不更立廟祇配冬至圓丘之禘而平日則藏其主以為稷親而嘗尊也若如鄭箋以姜嫄為高辛後世之妃同二王後得行禘祀是世為諸侯何以有邠家室別為創國之始且鄭志謂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如蒲盧煦桑蟲成為己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書**

子則亦未嘗以稷非人道所生而國家報祀血食不及知母不知父戎翟之道則然且不爾其父而爾其天儕姜嫄于房后擬上帝于丹朱誣聖褻天古無斯倍故知禘嘗者商周所同祖契祖稷者商周所異禘祀或狄或嫄者亦商周所大同而小異是以元鳥生民皆止述契稷為始祖簡狄姜嫄為先妣而不必上溯于嘗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及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者即維嶽降神天授非人力之謂以絕末世闇于天位之心故褚先生述之謂詩言契稷無父而生案諸傳記成言有父詩言生于卯迹欲見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



無父乎至緯書益以感生帝靈威仰之云始近語怪吾復原禮制推禎祥正世系以申三家之本義蓋如此

問生民詩近人銳意求通有據劉向列女姜嫄簡狄二傳止言有邠氏女有媯氏女而不言其夫謂皆在母家不夫而姓者有謂先生如達蓋稷形似羊如庖犧牛首蛇身怪異致棄者又有謂高辛氏帝即摯而嫫即摯妃稷即摯子帝摯無道諸侯叛伐而立唐侯稷之生也不先不後適當此不康不甯大亂之際而免身其時六宮迫逐倉皇蒙塵故生子弃之艸莽者此數說皆望文小通會旨全闕未遑深論又有依傍鄭義以稷非摯子而并改殷周禘嘗之義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奎

謂鄒子五德之運唐木虞土夏水殷金周火繼世者從其所勝如周以火克金秦以水克火是也制祭者從其所生如周人禘嘗木德木生火殷人禘嘗祭法禘舜舜土德土生金是為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蓋以德之所生非以允之所系也匪惟說詩之創闢并關議禮之異同願聞其得失曰是說也毋論推之于殷以金繼水夏以水繼土不合推之虞夏皆禘黃帝不合且其于五德遞嬗之敘亦蒼然未覩漢書律歷志曰庖犧氏繼天而王為百王首德始于木故為帝太昊庖犧氏沒神農氏作以火承木故為炎帝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土生金故少昊

曰金天氏金生水故顓頊為水德號高陽氏水生木故帝譽為木德號高辛氏木生火故唐堯氏為火德火生土故虞舜氏為土德土生金故夏后氏為金德金生水故殷商氏為水德水生木故周氏為木德木生火故漢氏以堯後繼周復為火德惟郊子言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共工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間非其序也周人去其行序故易不載猶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間故伯而不王以上律志又漢書郊祀志贊曰漢興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彼以為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德而克之劉向以為帝出乎震故包羲氏始王木德其後以母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奎

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開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承矣是則夏金殷水周木其繼世皆非相勝其于禘嘗又皆非所生也後人徒見夏后元圭之錫殷周白赤之尚妄臆為夏水殷金周火不知三代所尚隨三正而改不隨五德而異何者周人以夜半為朔正建子物之根株色尚赤殷人以雞鳴為朔正建丑物之芽色尚白夏后氏以平旦為朔正建寅物之成色尚元雖自唐虞上溯羲農皆不出元白赤三者為循環如高陽赤縉高辛黑縉唐堯白縉從



無尚黃尚青之世。以五德由後世論定。故共工贏秦得黜。諸五行之外。非若三正三尚之當代所自定。非後王可升降也。色惟三而德有五。其義不可相配。故德有順生而無逆克。安得近舍所繼相生之代。而遠禘古皇以爲五德所自出之帝哉。漢用夏時。法當尚元。自鄒衍之流。混五德于三統。于是秦黑漢赤莽黃。皆謂以水火土爲配。遂并誣三代所尚。指爲五德之據。以紊五行之序。後人復以禘所自出之帝。傳會之。而大義微言。于是熄矣。予于尚書月正元日下。已發明董生三統五德之義。而于生民禘嘗復正之。以起詩禮之墜焉。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毛

問生民後三章。毛以爲稷之郊祀。堯所命。箋謂二王後之禮。然前二章無祀天之義。故後儒有以誕降嘉種下爲后稷侯國之祀。末章爲祀稷配天者。有以此三章皆屬後世之祀。稷前則祀之爲稷神。後則郊以配天者。皆與毛鄭異。其得失若何。曰。經文疑似。必舉全經之例以定之。大例既合。又審數章文義以明之。服虔用韓詩。以大雅鳧鷖以前皆頌文武詩。而靈臺以上爲文。以下爲武。則生民詩蓋述武王有天下而推本于稷。故爲武王之詩。不得如毛鄭專頌稷自郊祀不及武王。一不合矣。若以生民與思文皆郊稷之正歌。故專頌稷事。則當列於告神之頌。安得大雅中有郊

祀樂章又不合矣。詳大雅末章發微。表記作后稷兆祀。不得謂與前章肇祀相應。箋云肇郊之神位。蓋用韓義。破肇爲鄭。彼注用韓義云。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明爲武周郊稷。非如傳箋。稷自郊祀。三不合矣。

前章誕降。既蒙有邛之文。此詩蓋因祈穀祀稷之明日。繹祭而賓稷尸。故歌其降生播種之祥。爲有天下之本。以告嗣王。惟其非郊祀正歌。故不列於頌。以歸肇祀。謂后稷以播種之故。始得創立大小祀典。爲有國之始也。次章誕我祀如何。以下則言後嗣邛岐子孫。皆於新穀既升。烝祭宗廟。旁及五祀。又祈來歲之穡事於天祖。是以香升而上帝。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毛

歆惟后稷有配帝之功。故子孫今日得舉郊祀。故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以見今日之有天下。莫非后稷粒我烝民之功德也。表記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詞恭。其欲儉。其福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其云后稷之祀者。猶左傳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卽謂周人祀后稷之禮。恭儉易舉。若謂美后稷之德。豈有不舉其粒食大功。而專頌其修祀之恭儉者乎。不有表記之文。孰證韓詩之例。問既醉箋。謂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子既謂優于毛序太平之說。而又



主韓詩以既醉鳧鷖皆文武詩而不屬之成王者何曰雅頌皆作成王之世而匡衡曰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考下武毛序亦以為武王之詩而詩再曰成王之序成王者生存之微及周其云孝思嗣服則錫類之不置也來茲繩武則祚頌答問允之永錫也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則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知下武之義則知此詩之義矣國語叔向並舉此詩與昊天有成命為皆頌成王之德而申之曰類者不忝前哲壹者廣育民人萬年者令聞不忘祚允者子孫蕃育夫昊天有成命頌成王而序以為二后配享之詩知昊天之義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堯

則知此詩之義矣故曰言孝必及神國景命福祿必曰神之介爾而所謂福者又無過于世有賢嗣世有賢佐世有內助三者而已何則所謂神者祖考也成王之祖考皆聖人也非私其子孫者也聖人之心豈徒欲其不肖子孫肆然民上哉故曰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先后丕降與女罪戾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言殷先王及後王後民先王湯也後王聖賢之君六七作也後民即所謂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者也其命既終其神明精爽雖藏而其痾瘵斯民之心猶在皆知以斯民之苦哀籲于天欲其後嗣之亡

且孰也何則商周之高后先王皆聖人也非私其子孫者也其神之福祿必擇賢嗣賢佐賢助而介之者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夫誦其公尸之報告而知其祖考之神聖非頌文武之詩而何

問曰子以鳧鷖為繹公尸傳言公尸天子以卿箋言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宋儒則以周公追王止于三世則廟中莫尊于先公之尸故但言公尸者何曰詩首章曰鳧鷖在涇其下沙渚深疊皆承涇言之涇者幽地之川不經豐鎬則詩明指先公所國其頌先公之詩明矣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孝

不以公為尸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辟嫌詩正義引然則周禮王尸之制方且辟公使卿豈反以公名其尸哉方其為尸則不臣故雖卿為之而不名卿尸又安得冠公爵于尸上哉曰箋以在涇喻宗廟之尸在沙喻四方萬物之尸在渚喻天地之尸在灑喻山川社稷之尸在豐喻七祀之尸固為臆鑿然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祀勝國社稷則為之尸曾子問有五祀之尸絲衣序有靈星之尸又詩疏引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為尸白虎通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則神祇之祀固非無尸者何曰公羊說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入者無主



不止祀天地社稷山川五祀必有配享之人鬼焉尸者配享之尸也同姓配享同姓尸之異姓配享異姓尸之非天帝神祇之尸也然配享之鬼亦有主有尸尸位木主之左主在尸右皆南面故廟中有事尸于堂事主于室之禮尸之于主猶尊者之有侑食焉非即以尸為主也

問公劉遷豳毛傳以為本居于邠遭夏亂迫逐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呂氏讀詩記謂國語史記不窬已窬西戎至公劉而復興拓大境土遷都于豳果為自邠避出乎抑在戎復興乎史記周本紀傳會太子晉十五王衛彪侯十五世之語此謂賢君十五耳謂不窬后稷子公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三

劉不窬孫中惟陶以周十五世當夏殷二代千二百年之

久而鄭譜以公劉當太康時則不窬已當太康韋昭注不應

祖孫共世昔人雖皆規其失究罔折衷者何曰此後人誤

讀國語史記非國語史記誤之也后稷官名非人名也國

語言昔我先王世后稷俗本無世字宋本有之以服事虞夏言世為

后稷之官即皆蒙后稷之稱左傳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邵芮岐畢吾西土也若指稷棄一人則封邵自唐何

得云自夏乎故知周本紀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

際皆有令德云者蓋統稱虞夏以來不窬以上諸君皆居

稷官世有令德非指稷棄一世也其云后稷卒子不窬立

不窬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窬以棄其官而奔戎

狄之閒者正以后稷之官至不窬始失故書后稷卒于不

窬之上蓋指其父非指其始祖言也水經注呂梁碑及路

史並云帝俊生稷帝俊當即帝嚳稷生台鬲台鬲生叔均叔均為

田祖又山海經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為牛

耕是始為國郭璞曰得封為國則不窬非稷棄子甚明稷當唐虞

世台鬲當夏禹世叔均當啟世不窬當太康世其間仲康

帝相兩王值羿浞之亂至少康中興自應復稷官而史于

不窬後公劉前獨數鞠陶一世則鞠陶或自邵反位之君

及公劉初年始復失官于邵歟此其可攷者一至公劉非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三

不窬孫則據史記婁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善

累德十餘世公劉辟桀居豳夫言十餘世則非稷曾孫并

非即不窬之孫明矣夏神四百餘年三十一年為一世不遠人情言辟桀則當夏

末非太康之亂匈奴傳亦言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

于西戎邑于豳後三百餘歲戎狄攻太王亡走岐下作周

夫言公劉失其稷官則自邵出豳白虎通曰后稷封于邵

公劉去邵之邠京師非自我入豳明矣言公劉至太王止

三百餘歲則明為自湯末數至武丁初故後漢西羌傳亦

曰后桀之亂狄夷入居邠岐之閒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則

公劉居豳當在其時是辟夏亂而遷近西戎非由戎狄而



遷近中國其可攷者二然則周語惟數十五王者不啻為失官居郃之君鞠陶為自郃反位之君公劉為自郃遷幽之君周初無此三君則國且中絕故特紀之而台置叔均諸世皆不及焉自公劉以後則幽為王業所基不容更略故公劉至夏父三百餘年中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隄公非高圉亞圉祖類八世豈由稷至劉中閱虞夏惟歷二世乎禹至桀實十三世本十七世除兄弟相及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足以當之湯至紂實十五世本二十九世除兄弟相及公劉至文王十二世足以當之故知周語所舉詳幽略郃而史記千餘歲僅十四世之誣昭然明矣其可攷者三蓋國語不啻失官而自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垂

竄于戎翟之間失官非失國也言失王官而歸就國于郃非遷國也郃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南夏時戎翟偏處涇洛之南不啻自京師而歸處于郃偏鄰戎數至夏末公劉乃自郃而遷幽後人誤以戎翟為非郃地試思幽在郃北百餘里若如括地志謂不啻城在今慶陽府距郃西北四五百里則是不啻已深入戎翟公劉何復由郃遷幽耶問幽在郃北更偏戎翟奈何棄郃而遷幽且幽州距武功之郃僅百餘里朝發夕至乃畏糧陳兵張皇舉動者何其軍三單毛鄭異義究無定解者何曰夏商之際戎翟入居涇洛邠郃及岐皆與戎翟錯處但土曠人希為中國甌脫

不爭之地非封建之國故可由人之擴境亦未必棄郃不有故涉渭為亂即仍有渭南郃地之證史記亦謂公劉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附焉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則是從漆沮渡渭以致南山之材已通郃岐為一境其後殷道中衰古公始辟戎翟復返于岐岐在郃西數十里苟郃地久失古公安得復居于岐乎毛傳言公劉遂平西戎而遷其民其軍三單明為平戎遷國之事又言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則湯初攘戎氏羌賓服列國咸拓境字徧于隴西之事故卒章止旅乃密芮鞠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垂

之即韓詩作汭隄之即周官職方雍州其川涇汭鄭謂芮在幽地引韓詩證之地理志亦謂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隄雖州川也此魯詩同韓也芮汭同字則公劉初遷僅夾皇過二澗至是歸附日廣乃逾涇而西居于汭濱近秦隴矣此平戎擴土之明證若非陳兵畏糧安能攘逐戎寇為十八國之盟主乎至其軍三單鄭箋謂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胡氏承琪駁之曰此以單為盡乃王肅謂婦女居內老弱後世掃境出兵之法古無是也正義駁之曰首章去創次之強壯在外為在道禦寇之備次章已言至幽不宜此文方說在道皆不得經意而毛傳三單相襲之證亦未有能發明之者王氏夫之曰單者董仲舒所謂口單也相襲



相代也。百畝八口之家，率可任者三人。三丁而用其一，單卽一也。其上役充伍，則又更番休罷以相代。蓋草創權制，上下同患，故民勞而不怨。然此惟以度隰原之賦，而夕陽之山瘠者，則但徹田爲糧，而不賦其軍。及芮鞠旣卽止旅，乃密之後，則隰原賦亦應漸減矣。毛義精確，足徵古制。自孔疏來，未有能發明之者。

問卷阿之詩，言豈弟君子者六，言君子者二。鄭箋皆以指臣下。又分君子與吉士爲二。集傳以君子卽成王，吉士卽賢者。陳氏啟源謂君子若屬成王，則二三四章全無勸戒，徒爲頌禱之詞者何。曰：早麓詩言豈弟君子者五，皆文王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美

也。洞酌言豈弟君子者二，皆成王也。此與洞酌皆召康公戒成王之詩，不應頓殊義例。韓詩外傳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爲也。蓋人君任賢則逸，可冀恭己南面無爲之治。此全詩之綱領，卽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之誼。國語周之興，鸞鳴于岐山，韋昭證以是詩。呂覽高誘注：周室鳳皇至于山澤，亦引詩爲證。則卷阿當在岐陽，而琴操載成王作神鳳之操，則所謂來游來歌者也。首章爲成王之矢音，末章爲召公之矢詩。君臣相應，何得如箋謂豈弟君子來就王游而歌，試思臣下陳詩，有此自詡乎。吉甫作誦，孟子作詩，家父作誦，奚斯作頌，皆見意篇末，烏有發端卽自

稱君子矢音者乎。三章皆言俾爾彌爾性，其陳天意以戒成王至諄且切，何謂頌禱之諛詞。豈天保定爾之詩，亦皆諛詞乎。馮翼孝德，皆詠得人。箋以有孝爲成王有德爲羣臣。而上文馮翼爲尸之馮，几佐食。下文引翼爲祝之贊道，扶翼以禮鑿詩，以文害詞，不足深詰。至爾雅明言，顛顛卽卽爲君之德，則豈弟君子明卽令聞令望之王。若轉指臣下，則四方不綱于君而綱于臣乎。鳳皇翮羽以興吉士而君子天子則皆謂王，猶出車六月篇王與天子錯稱，言不負王之任使，卽所以媚茲一人。鄭乃以衆鳥慕鳳皇而來，猶多士慕賢者而往，則經何但言鳳皇不言羣鳥乎。陳氏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美

又謂集傳本于紀年，不足取信。朱子安能預見明人僞造之紀年。豈國語鸞鳴之祥，呂覽琴操之說，亦皆傳會不足信乎。召公因鳴鳳之祥而陳詩，猶周公因嘉禾之祥而陳書，天庥滋至，不以慶而以惕，故詩言俾爾彌爾性者三人。君以冲幼豐豫，符瑞嘉祥日至，其性將驕溢而不可制，小人口親君子日遠，漢武帝唐明皇宋真宗東封西祀，與聲色邊功並進，其祥歟。乃所以爲祇也。欲其德性始終堅固，必尊賢而納諫，故與其慶巢閣之鳳，不若求人中之鳳。聽其言如朝陽之鳴，引其類如萋華之集，衆賢並進，養成君德，何患國家之不救。靈天保之不孔固哉。珍禽非祥，賢才



吉士為祥斯真祥矣。謂詩義主于任賢則可謂專諉臣下則不可。夫君不任賢臣何能為力。是豈責難之義。納牖之體乎。

詩古微

中編之七 大雅答問上

三

詩古微中編之七

詩古微中編之八

邵陽魏源撰

大雅答問下

問民勞板蕩桑柔皆刺厲王而序不明其所刺之事者何。曰幽厲之惡無大于親小人而幽則豔妻奄寺皆傾惑柔惡之人厲則彊禦培克皆爪牙剛惡之人且厲王監諂道路以目故召穆凡伯皆託諷察友一詩義著則餘篇大同。姑先以民勞篇發之。次章毋棄爾勞以為王休末章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箋皆以爾女斥王無此文義故知與四章戎雖小子皆斥小人之詞無棄爾勞以為王休則諷世臣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十

之語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則勸輔辟之臣板詩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即斯誼也。墨子言厲王染于虢公長父及榮夷公而史傳言虢公長父為厲王主兵征伐于外是彊禦之臣。荀子成相篇任用諛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蕞案孰公當作郭公郭虢同聲字。國語言榮夷公專利聚斂于內是培克之臣流彘之禍起于貪暴故詩屢言民亦勞止而欲其惠中國以綏四方柔遠邇以遏寇虐言所患者不在四方而在國中之民其賊民者又非戎狄而在朝廷小人也。小人者貪暴于外而獨能詭隨于內故每章以無縱詭隨為言詭隨在側則忠言不聞民怨不達足寒傷心民寒傷國王則受之故春秋傳曰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糾之以  
猛也柔遠能迺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盡之矣盡之矣寬  
于詭隨之人而猛于矜寡獨未有能得志者也後漢陳  
忠傳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穴氣洩鍼芒  
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  
以崇本絕末鈞深之慮此之謂也曰板詩刺同寮其義孔  
明蕩詩遠託殷鑒詞非一軌豈亦但同民勞乎曰蕩次章  
培克在位疆禦在服服侯也謂榮夷公以專利內尸三公之  
位而號公長父以二伯專征外擅五服之事四章魚休中  
國斂怨為德則刺培克在位也六章內與于中國覃及鬼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荅問下 二

方則刺疆禦在服也而毛傳于四章無背無側以為背無  
人側無人則復陪卿之文乖魯韓之義故與魚休斂怨義  
不相蒙漢書五行志釋詩曰不明其德不知善惡以美為  
惡以惡為美究至于無有善亦無有惡師古曰言  
雖有背逆傾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韓詩外  
傳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亡主以  
隸為佐非賢者莫能用賢有考考爭臣者昌有默默諛臣  
者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蓋三家詩作亡背亡仄猶言無反無側言不明之君其臣  
雖有反側者視若無有豈知魚休斂怨之臣即反側之臣  
則刺用培克之榮夷公明矣六章箋疏不詳內與覃及之  
事故長父之惡不明桑柔二四章之義不著而歐陽修至  
以厲無征伐之事桑柔二章四牡駉駉旃旒有翩亂生不  
夷靡國不泯四章自西徂東靡所定處

多我觀瘠孔棘我圍箋以考後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  
為軍旅之禍歐陽氏非之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史記楚世家熊渠畏厲王暴  
虐去其三子王號此則內與于中國及自西徂東孔棘我  
圍之事也西羌傳先是夷王時荒服不朝命虢公率六師  
伐太原之戎厲王無道戎狄寇掠入犬邱殺秦仲之族王  
命伐戎不克攷世本注以鬼方為先零見文選注引先零  
西羌也又于寶易  
注鬼方而匡衡以成湯之服氏羌為懷鬼方此則內與中  
北方國而匡衡以成湯之服氏羌為懷鬼方此則內與中  
國覃及鬼方之事也其刺用號公疆禦之臣明矣蕩詩之  
義猶民勞之義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厲時威令頗  
行于四方而民心已叛于畿內厲虐類紂故召穆屢咨殷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荅問下 三

商以陳刺  
問民勞序召穆公刺厲王箋以厲王為成王七世孫而疏  
引服虔說穆公為召康公十六世孫蓋依世本為說攷論  
衡氣壽篇稱召公百有八十歲故俗本紀年以召康公卒  
于康王二十四年至厲王元年百三十二年每世不及十  
年者何史記謂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行政號曰共和  
若謂共伯和攝行王事則諸侯失地稱名乃舍其爵諡而  
斥名以紀年者何曰穆公當為康公十世孫世本衍六字  
耳召公天壽平格則其暮年當及見四五世孫又歷五世  
而至厲王則穆公殆其十世矣若以十六世當七王無是



事理正義強申之非也。至疑共伯斥名紀元者。蓋為史記號曰共和之語所誤。漢武建元以前本無年號。惟史記年表起自共和以來。若周秦古籍則呂覽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紀而天下皆來請矣。莊子故許由與于頴陽而共伯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于共。厲王之難。汲豕紀年。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汲豕紀年。紀索隱及莊子釋文引紀年曰。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即于王位。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公召公立太子靖為王。又沈約注曰。大旱。既久。廬舍俱焚。卜于太陽。兆曰。王為崇。乃立王子靖。共伯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道遠。魯連子共伯和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得志于共山之首。魯連子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是為宣王。共伯復歸于衛。皆無改元共和之說。足徵周召行政號曰共和之誣矣。本非年號。何斥名之有。古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卷問下 四

今人表共伯和在厲王世居中品之上。孟康謂入為三公。正符左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之說。則其年仍皆厲王之。年魯連子謂共伯使諸侯復奉王子靖而自歸于衛。則即地里志州共屬河內郡。故共國北山淇水所出。所謂共山之首也。共地後入于衛。故魯連以歸衛為言。而杜預謂共縣東南有凡城。郡縣志共有汎亭。即雅詩凡伯之國。則共地即凡國。古者多以所都名國。故殷與商並稱。康與晉並稱。以及梁魏韓鄭皆然。凡之即共。亦猶是已。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允。而凡伯板詩作于厲王時。已稱老夫。灌灌則其年必長于周召二公。故二公從民望而推之。以親賢

鎮撫海內。其後歸老于凡。并釋侯位不居。而老于共山之首。故天下皆以共伯稱焉。猶厲王終于汾上。謂之汾王。以見其失王位。此稱共伯則表其并辭侯位也。易林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邠伯遇時。憂念周京。即桑柔篇天降喪亂。滅我立王之事。亦即呂覽厲王時天子曠紀之事。亦即左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之事。是豈子虛烏有之人。而可曲傳為周召之共和乎。陸奎勳謂共伯即周定公。欲通史漢為一說。則紀年明以共伯與周召為二人。且詩譜言周公召公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宮。而春秋時有周公召公。則斷非外諸侯入矣。至大雅末瞻仰召。夏幽王之凡伯。則距厲王時六十餘年。必其繼世之子孫。猶春秋戎伐凡伯于楚邱。又非召夏之凡伯也。召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卷問下 五

夏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正謂召穆公與其先人佐宣中興。疆理至于南海。幽王所及見也。苟謂追述召康公分陝之盛。則何以不及周公乎。問桑柔前八章章八句。皆刺王。後八章章六句。皆諷寮友。前以桑起興。後以鹿起興。或謂作非一時。以出自一人。故合為篇者。何潛夫論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聽。退賦桑柔之詩。與毛序同。誼而篇中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鄭以立王為五穀。謂王所恃以立于文。不詞者何。曰。此詩當為上下篇。古人無分前後上下之例。故合為一篇。但謂作非一時。則鑿也。前八章滅我立王。自指厲王流彘之事。詩



當作于共和攝政之時。若作于厲王在位時，則監諂疾威，道路以目，雖以凡召之親賢，尚僅託詞殷商，旁諷寮友。敢若此極言指斥乎？至前後八章之誼，皆當以芮良夫解證之。芮良夫解作于將流之前，此詩作于既流之後。其解曰：后除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爾乃贖禍，馘災，余未知王之所定，時惟王之患其惟國人，是明知必有流彘之事，但皆豫慮之詞，而非若此前八章皆事後之病也。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盡，則百姓叛矣。曰念我土宇，靡所定處，多我觀瘠，孔棘我圍，則諸侯畔矣。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則國亡非一日矣。釋文引鄭本好是家，齊力民代食，家嗇維寶，代食維好，故箋云：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不能治人者，食人，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而王不尙賢，但知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全用韓詩。正同芮良夫解貪利作威，政以賄成之意。亦卽國語芮良夫諫用榮夷公專利之意。若以家嗇爲稼穡，則與芮良夫解及國語不應矣。但鄭箋下章忽又訓立王爲粒王者，蓋因毛詩稼穡卒痒之語，考韓詩外傳里克對魏文侯曰：吳之亡也，數戰而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上下俱極，此夫差所以喪于干遂也。詩曰天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六

降喪亂滅我立王，則韓詩不訓粒王明矣。外傳又載晉平公實藏之臺，燒晏子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筐篋，今百姓袒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君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也。詩曰家嗇維寶，代食維好，外傳作稼穡者，是韓詩作家嗇不作稼穡明矣。降此蠡賊，淡人用毛改之。是韓詩作家嗇不作稼穡明矣。降此蠡賊，家嗇卒痒者，言此吝嗇肥家之人，聚斂專利爲民蠹賊，所以覆滅我王者，皆此輩也。使之贅荒中國，則有餘使協力以念穹蒼則不足，蓋流汾未久，共和未立，天意未測，齊世家武公九年厲王山奔，燕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是出奔之時共和未卽立也。又年表共和元年大臣共和行政二年厲王召召公宮是國人圍太子尙在共和次年也。芮良夫詩當作于此一二年間。故詩人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七



問崧高之詩。生甫及申。鄭注禮以為仲山甫及申伯。而箋詩又以為穆王訓夏贖刑之甫侯。皆殊毛說。若謂出韓詩則一家而二說者。何國語齊許申呂由太姜。則申亦周初之國。不得為宣王之始封。且申伯王之元舅。則厲王后亦姜姓。據春秋逆王后于紀之例。申國當已進爵為侯。乃宣時尙稱申伯。至幽王乃稱申侯者。何。曰申甫二子。佐周中興。必非遠引。耄荒贖刑之甫侯。則呂氏祖謙辨之矣。前者男子通稱。不可與申國之名並舉。則孔疏辨之矣。至張衡傳。申伯樊仲。實幹周邦。自兼用崧高。蒸民二詩。故以樊仲居申伯之下。又不出山甫之字。明非鄭注所本。孔疏辨鄭詩古微。中編之八。大雅荅問下。八。

禮注之失。亦不言出韓詩也。蓋此詩生甫及申。當合揚之水。崧高二傳而釋之。崧高傳云。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揚之水傳云。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甫許皆諸姜也。夫崧高惟美甫申。而傳必兼齊許。揚之水箋。但謂申國母家。迫近疆楚。而甫許則無說。傳乃以諸姜釋之。何哉。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之國。媵之。天子則三國來媵。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太姜。生王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亦以申呂齊許皆太岳之後。然則周自太王武王以來。世與諸姜為昏姻。申伯嫁女于周。必齊甫許媵之。甫或作呂。聲近通用。水經注。宛西。崧城。四岳受封于呂。唐

世系表云。宣丁。故宣王封申。詩必兼美甫而兼城齊。平王成申。詩則成甫而兼及許。正以毋黨助戚之國。世藩王室。不然。崧高美申。何不匹以方召。揚水備楚。何不兼成。鄭息乎。揚之水疏。因鄭箋無說。遂謂重章變文。協韻其實不成。申甫通詞。知窮而陳。啟源反以崧高鄭箋之義為毛傳之義。豈知况山甫樊仲均非四岳之後。何得為岳降神乎。正義言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于謝。既改大其邑。亦當褒進其爵。特遷其詞耳。考下泉四國有王。邠伯。芳之。邠本侯爵。桓九年左傳。荷侯伐曲沃。而以為二伯之故。得稱邠伯。傳云。二伯。則申既為當州之伯。統一方諸侯。非謂侯伯之伯也。申甫及齊皆四岳後大國。豈有齊甫並周初之侯。而詩古微。中編之八。大雅荅問下。九。

申獨伯爵。直至幽王時始侯者哉。詩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明為改封遷國之事。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明是命為豫州之伯。既為遷國。則與始封錫命無異矣。至因是謝人。箋謂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疏謂謝本周南方之國。舊有居于是者。國已他徙。其地空虛。故宣王以封申伯。王逸注楚詞。七諫。則引詩申伯番番。既入于徐。謂本徐偃王之地。徐亡。宣王以封其舅申伯。然彭城之徐。與南陽之申。地不相接。惟潛夫論申在宛北。序山之下。故詩曰。于邑于序。徐序。謝皆一聲之轉。三家詩異文也。鄭語史伯告桓公。惟謝郊之閒。易取。韋昭曰。謝申伯國在南陽。謝北。郊南。號檜在焉。與荆蠻申呂陳蔡應。



漢隨唐並稱攷申國即今南陽而謝城故址在今南陽之唐縣相去百餘里則申謝均在南陽偏鄰荆楚故宣王以謝城益申伯之封改大城邑加地進律形格勢禁屏蔽東都而平王東遷之後亦亟亟成申固形勢然哉

問宣王封韓以禦北貉城齊以鎮東夷封申以備荆蠻而惠士奇則謂犬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旅至者以申侯扼南陽形勢隔二都咽喉則宣王封申之役未免失策者一也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在鎬東郟在鎬西郟非適申之路今鳳翔府郟縣在鎬京西百餘里故箋謂北就王命于岐周疏謂宣王省視岐周故餞之于郟郟在岐東南數十里近于望文生義嚴氏祭詩古微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十

又謂豐有文王廟故至豐策命申伯則豐亦在郟東安得東行而西餞豐鎬皆在郟縣相去二十五里近日桐城姚氏鼎皆不然其說謂西周之都數遷文居豐武居鎬至穆王居西鄭漢書懿王居廢邱世本懿王徙于犬邱索隱曰一名廢邱地宣王里志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懿王都之承流彘之後而斯干考室之詩蓋鎬京及廢邱宮室久壞雖宣王所遷之邑無攷而以斯干南山及崧高餞郟度之蓋都右扶風之域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郟閒也故史稱雍旁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晚周嘗郊焉而宣王石鼓出于陳倉然其地益西近戎卒致幽王之禍則斯干之建都未免失策者二也而大雅美之者何曰二說皆求之過

而失之者也鄭孔省視岐周之說得其地而遺其義攷常武毛傳及白虎通皆言爵人者必于太祖之廟江漢之五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韓詩外傳曰子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亦謂岐周廟中有召康公配享江漢等周岐周也宣王如岐周使虎受土田山川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是太祖之廟在岐周申伯西適岐周既受策命後告辭東邁而王餞之則郟在岐東爲所餞道矣顯父餞韓侯于屠者嗣爵不若始封且如韓或武穆則受命于鎬京武朝無庸適岐也書序言康王至豐策命畢公畢是文昭當受命于豐都文廟亦不適岐也惟召虎出自召公申詩古微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十一

伯始封建國南仲命將親征故皆于岐周太祖之廟若謂偶往省視就之策命則如王不在岐便可不告太祖自專爵土建侯錫命乎姚氏討求雖勤更匪事實何則國語杜伯射宣王于郟是宣末年尙居鎬也懿王之廢邱在京兆槐里水經注渭水東逕槐里縣故城南縣故犬邱邑也周懿王都之漢秦以爲廢邱漢改曰槐里括地志在雍州始平縣孔疏謂京兆故長安縣鎬在長安南二十里則廢邱近鎬有離宮在焉非遷都也詩譜正義穆天子傳出入皆在南鄭郭璞以爲京兆鄭縣今華州地後以封鄭桓公者則在鎬東而非鎬南或以爲漢中府南鄭縣者更非當爲秦德公所居雍城大鄭宮括地志岐州雍縣南故雍城秦德公所居其地在岐山東南鎬京正



西故自岐周言之曰南鄭自鎬京言之曰西鄭然宋衷謂懿王自鎬徙居廢邱不言自鄭徙則亦僅離宮所居故但名大鄭宮亦而非都也矧宣王斯干劉向但以爲去奢即儉書傳並無遷都之說豈得舍岐周策命之典別尋遷都郿西之證乎至小雅刺幽之詩已云宗周既滅毛傳宗周謂鎬京則是幽王未亡之前畏辟戎偃已棄故都東徙將二百里鎬京久滅于戎是以軍敗驪山之北身死戲水之上乃謂宣王徙都鎬西爲失策斯鑿空之失已至申伯封謝年已番番必非後此三十餘年召戎之申侯故古今人表以申伯同山甫吉甫等列上品而申侯列于幽王下品則魯詩不以爲一人矣然使幽王當日不廢申后戲驪烽則近倚韓城而奄受北國外援申甫而南土是保西戎必不敢動而宣王封建親賢夾輔王室之功將數世賴之且申在南陽縱可塞南方諸侯亦不能塞東北諸侯何以韓晉虞虢亦不聞一旅勤王而西戎攻鎬迫近肘掖之間戎豈恃申援始敢深入周豈遠待漢陽諸姬以禦戎哉西周亡于幽王之棄申非亡于宣王之樹申是以衛武公晉文侯皆不以申爲討而崧高美宣王不爲刺宣王鄭箋不得毛傳之意因并不得宣王封甫及申王風戍甫及許之意不論其世曷以誦其詩哉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三

問曰大雅以崧高烝民韓奕並列然山甫城齊僅一土功之役往反旬月之間非有封建錫命之典征伐之勛而乃作詩夸頌登之大雅媲美申韓者何毛傳以山甫爲樊侯然晉語襄王賜文公陽樊之田陽人不服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在焉韋昭謂樊仲仲山甫也夫以字配邑則是畿內卿大夫仍叔猶榮叔故杜預孔穎達並謂畿內無侯男之爵而山甫稱樊侯者何毛傳謂古者諸侯之居偃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然齊世家獻公元年已徙薄姑都臨淄在夷王之世至宣王即位已五十餘年詳齊風且臨淄乃太公以來舊都惟胡公暫徙薄姑獻公仍還其舊非以迫隘新遷也而待山甫往城者何且山甫城齊果同于召穆之營謝則崧高不美召穆此詩亦不當美山甫徒餞酢之虛詞無中興之實政而登之大雅者何曰說雅者必明二雅小大之例與三家異同之義而後可釋一詩之疑蓋山甫徂齊非僅城齊也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鄭展晉言仲山甫徂齊者言衛命往治齊之城郭韓詩誤以爲封于齊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則杜欽引非繆未可專非杜氏追也漢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所自出本姬周之苗裔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遂受封于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三



後嗣乖散居于成陽因氏仲焉王符潛夫論云周宣王時  
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言  
申伯山甫以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之以樂土皆本三家詩  
以烝民與崧高韓奕同為建侯錫命之詩太平寰宇記瑕  
邱西南樊故城樊仲皮國地里志東平國樊縣地志漢  
樊縣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南三  
十五 瑕邱故城在今山東濟甯州北齊濟沛三字段借通  
用山甫封樊侯而國于濟猶申伯封申而國于謝也周時  
封國同名者如燕有南北虢有東西韓有河東河西邾有  
大邾小邾即如樊邑亦有二處豈得止知有姜氏之齊乎  
山甫既封東國其河內陽樊則留支子守其采邑世在王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荅問下 古

公羊及列女傳且言孝公幼時邾婁顏納賊于宮中保母  
臧氏以子易公負孝公之周訴于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  
反孝公子魯正當宣王訪山甫之時則封山甫于魯東蓋  
使以親賢鎮撫魯亂也毛傳又謂城齊者蓋去薄姑而遷  
臨淄即齊世家獻公殺胡公而自立因徙薄姑都治臨淄  
之事則封山甫于齊東並以鎮撫齊亂也故有柔不茹剛  
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之語復有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之語苟非受封侯國則王朝公卿食采畿內安得有樊  
侯之稱乎山甫以左右親臣將就封于外故杜欽謂其歎  
息永懷夙夜徘徊不忍遠去若僅奉使築城往反旬月之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荅問下 五



問烝民毛傳謂城齊者蓋去薄姑而遷臨淄考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諧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獻公卒子武公立九年周厲王出奔大臣共和行政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是則獻公徙都在宣王前數十年其不相值一也齊詩譜言懿王烹哀公變風始作傳會史記懿王時詩人作刺之語及三代世表哀死胡立在懿王之世然史記刺詩自指變雅見奴且歷懿孝夷厲共和而至宣王齊已屢易其君安能復傳且歷懿孝夷厲共和而至宣王齊已屢易其君安能復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七

使宣王與胡獻相值至徐廣引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昂則下與宣王胡獻之年雖近而上此以齊四公當周七王復非情實其中如穆王五十五年見周本紀夷王十六年見帝王世紀其康昭共懿四王亦必非短促其不合二也而子兼引烝民毛傳者何曰毛傳齊徙臨淄雖未明著其世而史記世表世家之年則大不可信攷檀弓太公望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水經注穀水篇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胡公即哀公弟同為一世合太公丁公乙公癸公共止五世而此云六世則哀公以上缺一代矣世本癸公作厓公疑當為二君今若干哀公前

增一世以第五世當懿王哀公當孝王至夷王三年烹逮共和末共得六十五年以為保民耆艾之胡公年數則獻公嗣立徙都約當宣王之初與紀年毛傳無不合矣獻嗣胡後即徙都臨淄故葬胡公于臨淄若如史記當夷王時則齊未徙都胡公當葬薄姑安得墓在臨淄乎顧氏曰知反葬之說以為不仁不孝不度不祥不恭不惠考金縢穆下左傳夾輔太公尚佐成王而大傳言太公期年報政則報政時旋薨京師如周公之葬畢以從文武其子則復事康王見顧命左傳又詩譜謂丁公嗣位于王官則三世為王朝公卿是以皆葬于周而哀公又死于朝王時其世蓋葬于國始不葬周正可以證禮記之說但不當泥首尤為以誤證或謂山甫徂齊自為受封而城彼東方或亦誤今附正之或謂山甫徂齊自為受封而城彼東方或亦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七

或亦助齊徙都之役既救魯亂兼奠齊疆山甫一就封而三物成豈非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者乎豈非天子是若明命是賦者乎故毛韓並行不悖之義可兼取相備焉至末章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郭璞引之以注爾雅齊疾之訓則韓詩望仲山甫速往速返不以徂齊為齊國是就封之誼即在城彼東方之中蓋自城其都而非代城他國也

問韓烝毛傳以韓侯先祖武王子箋以韓則姬姓之國晉滅之以封其大夫梁山即禹治水災之梁山韋昭亦謂宣王命韓侯為晉所滅之韓在河東郡界而春秋時韓武子食采于韓原者但箋謂梁山在夏陽疑與韓原不接



而訓燕師爲安師亦不詞此一說也自張華博物志因梁山在夏陽并謂夏陽有韓原隋世因之置韓城縣而呂記朱傳及近日陳啟源並從之則移韓國于河西而以燕師爲召穆公營謝之例陳氏并以山甫城齊庶殷攻洛諸侯城成周晉合諸侯大夫城杞爲比謂三代時遠役鄰邦不足爲異此又一說也王符潛夫論謂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祖其說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括地志方城在幽州因安縣南十里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侯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又曰灤水逕良鄉縣北歷梁山南高粱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卷問下 六

水山焉是所謂黍稷梁山者矣近世顧氏炎武主之謂漁陽三韓卽其後則潛夫論既漢人詩說而燕師北國百蠻追貊復詩有明徵此又一說也將何從曰訓燕爲安旣望文生義之陋改燕以召非春秋王朝周召不書魯燕之義周召一子次子世守王官與韓原之在河東不在河西具長子世封燕魯各不相涉見左氏何以誤在河西之夏陽夏陽在春秋爲梁伯之國則梁山德公元年梁伯芮伯亦後滅于秦謂之少梁安得又爲韓侯之國且韓侯受餞于屠說文廓在洽陽距韓城不百里顯父安用及郊追餞或謂音滅之韓史記左傳但言姬姓不言武王之子則大雅韓侯原不必其爲至陳氏引詩書春秋以證遠役北燕武穆尤于經義無關

二千里城韓之義則山甫因齊遷都而往定其居并非遠彼周人庶殷攻洛諸侯城成周皆王朝京師不可以比列國晉合諸侯大夫城杞亦存亡國之義助以財力非遠役各國之民是前二說縱可合于梁山而不可合于燕師也至漢人引三家詩惟王符不足徵信已詳檜風卷問且舍春秋晉滅霍揚韓魏之國而取不見經傳之辰韓馬韓弁韓後漢書東夷傳始見以證大雅之韓侯舍禹貢冀州所是前漢向未有也其之梁山而取不見經傳之高梁山卽今京師之西山其山也况韓侯城在今固安亦與高粱山無涉以證大雅禹貢之梁山尤地志習譚非說經家濫是後一說縱可合于燕師北國而又非經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卷問下 九

文之韓與禹甸之梁山也然則如之何曰以經注經韓卽春秋河東之韓原梁山卽禹貢冀州所治之呂梁山燕師卽顯父南燕姑姓之國乃韓姑之父以卿士奉王命城韓也尸子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水經注以龍門爲大禹疏決梁山之處而唐書地理志又以龍門東岸之山卽壺口春秋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則古時梁山實橫峙河之東西故得呂梁之名明非河西所得專矣韓城縣志龍門山卽梁山別麓其南有石洲浮于河面人以爲大禹治梁爲門之屑其實卽春秋所崩梁山之遺蹟耳爾雅梁山爲晉望不爲秦望禹貢治梁屬冀不屬雍



則周初自為河東方伯所望祀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韓侯奄受北國則未知為冀州之伯歟并州之伯歟而入觀來往皆道夏陽渡河則呂梁其必由之道餞詩及之不亦宜乎春秋時北燕距中國遠不甚通于邦交惟南燕在今衛輝之封邱故與鄭韓皆連姻春秋書南燕曰燕書燕則曰北燕左傳賈逵注南燕姑姓引詩韓姑為證是三家詩固以燕師為南燕矣賈逵曾撰齊魯韓毛異同蹶父蓋南燕姑姓諸侯入為王卿士者故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易林云大夫所父無地不涉為吾相土莫如韓樂則三家詩又以蹶父為祈父司馬之職故巡行畿甸靡國不到時召穆公方以司空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卷問下 手

營謝故宣王命蹶父以司馬城韓蓋命為州伯改大其都蹶父因城役而得相攸詩因昏媾以表邦交故以燕師為言蹶父以燕侯入為卿士猶晉文侯衛武公鄭桓公之例非周召二公之比故召穆公不可稱燕而蹶父可稱燕也不曰汾王之甥燕侯之子而曰蹶父之子者王朝卿士例當書字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與此稱燕師同一義例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則知此亦因是韓人以作爾庸尚非真役南燕之人何況遠役北燕之人乎烝民詩毛傳謂仲山甫為王卿士職當頌省諸侯述其卿士之職豈非蹶父孔武靡

國不到之左證乎若謂因是百蠻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蠻服應去宗周三千餘里即以每服二百五十里計之亦應千五百里晉為甸侯實非蠻服則周都鎬京西極秦隴即為犬戎北逾涇洛即為荒服皆不及千里唐叔封于夏虛疆以戎索其後遷都晉絳拜戎不暇潞子即在潞安茅戎近處解州犬戎實為姬姓故孔疏謂蠻服者蠻夷之在服中韓侯當西周之時為并冀之伯連帥諸姬節制戎貊如康叔兗州之伯而劫恣殷獻臣侯甸男衛其國與徐戎淮夷萊夷相錯閒處而齊魯則侯甸戎夷則蠻服豈得四面開方如職方之計其道里為遠近哉鄭注追貊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卷問下 手

後為獫狁所逼漸漸東徙考貊即貉也說文貉北方豸種孟子言貉惟黍生之即宣王時獫狁朔方之地故周代戎狄之禍初中于雍次中于冀晉最後中于幽燕鄭注周禮據漢世所見始以貉為東夷故師古以辰韓馬韓為貉貉之後何得反為韓侯之後哉問說者言大政列于大雅江漢常武之南征何以大于六月出車之北伐而此為大雅彼為小雅者何嚴氏榮因謂周興西北去東南甚遠故成王初年親踐淮奄伯禽封魯首伐徐戎宣承厲末四夷交侵其禦獫狁惟吉甫一役而方叔威蠻荆皇父定淮北召穆平淮南至再至三而東土



始靖故大雅有南征而無北伐者何曰嚴氏不知三家詩  
出車杜采薇言獫狁西戎者皆宣王之雅又不知江漢  
常武之在大雅者止以宣王親征故與小雅遣帥分政之  
小大乃妄卑北伐而侈南征豈知周宣之時北患最熾故  
吉甫六月南仲出車爲中興莫大之功然力征數十年猶  
有西戎殺秦仲姜戎敗王師之患若方叔之于蠻荆則不  
戰而服者也蠻荆來威因于征伐獫狁徐方來庭繼以淮  
夷攸服于是疆理至于南海經營告以成功視西北二寇  
難易天殊至獫狁西戎命吉甫南仲蠻荆淮夷命方叔召  
虎獨淮北之徐宣王自將親征者易林云吉日車攻田獵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五

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則知南征之役蓋乘東都巡守  
之便故車駕親臨蓋西北二寇鎬京肘腋之禍也淮徐二  
夷洛都門庭之患也穆王之末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  
周西至河上厲王時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  
東都之朝會幾不可行矣宣承大亂之後即位之初乘輿  
未可輕動及至鎬京肘腋之患已除思續成康之烈巡守  
東都大會諸侯而淮徐職貢尙不至故乘會同兵力之盛  
而自將以臨之先命召穆公率江漢之師平淮南之夷以  
翦其羽翼旋以六師駐淮浦由淮北以進達徐州乃兵方  
及淮徐已震恐旋執醜虜下命班師有征無戰不失爲王

者之兵若西北二寇則必陳師鞠旅縱追奔逐北亦難致  
其來庭矣此常武親征所以得列于大雅耳詩以親征爲  
重故雖南仲總六師之大將而詩則惟頌王靈皇父程伯  
休父又南仲之副則但云三事就緒言三卿咸稟庶算而  
已此又大雅立言之體異于小雅耳論功烈則盪平大于  
驅逐論典禮則親征大于遣將若論敵寇之強弱則南夷  
小于北狄豈得謂大雅之寇必強于小雅哉毛詩慎小雅  
之篇次遂迷二雅之體例且序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尤望  
文不詞豈知武王之頌爲大武武王之雅爲下武宣王中  
興之雅爲常武乃愷歌愷樂之篇名召穆公所定若曰克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五

詰戎兵張皇六師不容一日弛爾豈如後儒之傳會哉然  
則常武何以不在江漢之前曰崧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  
吉甫詩獨此篇召穆公詩故列于後從其人非從其事也  
繼之以瞻卬召夏而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關國百  
里正指江漢常武之事又次以衛武公髦年佐平王之詩  
而用戒戎作用湯蠻方望其鑿幽之敗續宣之烈而變大  
雅終焉西周于是乎不復而春秋夷狄之禍東南急于西  
北矣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不在東西周之際  
乎毛詩移衛武平王之詩于厲王之前說者遂以召夏爲  
思召康之盛郢書燕說妄生義例何責焉



問常武敘不言所伐何夷朱傳謂江漢伐淮南之夷常武伐淮北之夷毛奇齡力斥朱傳為臆說謂江漢之淮夷兼指淮南淮北常武則征徐方其淮浦淮濱指所經歷及駐師之地不指淮夷者何曰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與是周初徐與淮夷同叛也周書作雒解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是周初徐并與荆蠻同叛也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左傳僖十三年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境者宣王時蠻荆最強而徐方及淮夷亦附和聲勢馮陵中國故先命方叔威服荆蠻以靖上游之強寇及是復兩路出師召穆公征淮南而途出江漢者先耀兵楚地絕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卷問下

詩

其上游之援應從漢至淮水陸直下而後南仲皇父之師方軌安行以至淮北同時並攻故皆不戰而服前詩言江漢而不及徐方後詩言淮浦而不及江漢可見淮南之夷恃荆楚為聲援淮北之夷恃徐方為羽翼從來江淮標悍易于騷動故宣王親征以服之而詩曰徐方來庭徐方不曰言南人自此不復反也即地勢以悟兵形是在誦詩者之論其世也

問毛詩以衛武公抑戒刺厲王諸家知其時世不合皆以為刺幽王子獨謂王風變雅皆終於平王而以衛武懿戒作於平王之世者何曰吾於是知聖人於王伯絕續之際

至兢兢也周室東遷以後欲復豐鎬文武之治非齊桓晉文所能匡非周召之佐不能回虞淵之日而復觀中天也文武子孫能傳聖學無雜伯功利之習者惟衛武公一人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於是作抑戒以自警及其沒也國人謂之睿聖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詩於其側大學引淇澳之詩以為盛德至善中庸兩引抑詩以為誠不可掩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其修已治人純乎王而絕乎伯固為孔子曾子子思所深子且翼戴平王中興王室則立德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卷問下

美

立功兼之其本末體用豈齊桓晉文所覲其萬一哉而東周卒不復西者則鄭武公間之也武公擗突取于申與申侯為姪故迎立平王不正申侯之罪又寄孥虢檜圖人家國何暇計及豐鎬光復舊物其時勤王之兵至者四國晉文侯秦襄公各迫戎狄勢不能留相王朝其相王朝者非衛即鄭衛武公不世出之聖相也使其得君行道脩內攘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安在不可以紹宣王之烈乃平王舍衛而任鄭鄭任而武公疏矣平王知親親而不知尊賢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鄭武公知功利而不知道義知私圖而不知王室衛鄭之進退周室升降之大關鍵也緇衣愛



鄭武公猶晉人之善桓叔齊人之德陳氏君子錄詩以繼  
衣冠鄭以淇澳冠衛一罪之一功之也以留子終王風以  
抑戒終大雅一罪之一傷之也

詩古微

中編之八

大雅答問下

美

詩古微中編之八

詩古微中編之九

邵陽魏源撰

周頌答問

問曰頌之爲義美盛德乎告神明乎譜疏謂祖父未太平  
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于子孫周頌是也祖父太平子孫  
未太平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復有借其美名止  
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全類小雅又非風體魯頌是  
也然則頌無定名隨人立義乎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頌卽形容之容漢書魯徐生善故  
籀文作頌而說文訓覓其別于雅約有三端一曰施于神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不施于人三十一篇中自郊社明堂藉田祈穀岳瀆星辰  
禘祫烝嘗蜡獻無非祭祀樂章卽烈文有客振鷺臣工亦  
皆歌于助祭閔予小子則朝廟之詩惟敬之小毖不言廟  
而在朝廟之後當亦寓求助于獻賓之樂未有主頌生人  
之義何則頌者容也所以形容天祖之功德而無所旁及  
云爾二曰主于容而不專于音維清爲象舞酌桓賚般爲  
大武之舞而勺象兼爲燕禮學校之舞八佾以舞大夏雖  
前代之樂而其詩九夏亦皆頌之族類詳正樂論則是惟頌可  
舞舞詩必在于頌從未有二雅用之于舞者何則頌者容  
也所以形容天祖之功德而無所虛誣云爾三曰大樂必



易故惟專章而無分章一見于東平王蒼議禮所引魯詩

之傳後漢書見商頌發微篇再見于楚子舉大武之詩以一篇為一章

左傳宜後儒于周頌分章非古也何則頌者容也所以

形容天祖之功德而無敢侈詞云爾自考父頌殷違大樂

易簡之義矢鋪張揚厲之音長發七章殷武六章而頌一

變至奚斯頌魯并舍告神之義為美上之詞雖闕宮兼述

先公而亦義主僖世遂為秦漢刻石銘功之所祖而頌再

變故商頌者周頌之變魯頌又商頌之變也再變之後頌

義埽亾孔疏不溯變本失真之由不悟商魯何人所作尋

影嚮為形聲念波瀾之根氏何怪焉詳商頌魯頌發微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二

問周頌多作于周公攝政制禮樂之後故多與召誥洛誥

相表裏猶幽風之與金縢也至周公攝政則荀卿韓詩外

傳並有其說而書大傳逸周書淮南子并有其年非始于

鄭氏也顧質其疑曰鄭氏攝政之年非同于逸書大傳之

年而荀卿之說又大諱乎夫子之說考大傳周公攝政一

年匡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

年制禮樂七年致政則是但言攝政未嘗言踐阼受朝稱

天子也逸周書明堂解曰既克殷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

幼弱未能踐天子位周公攝政尹天下尹俗本作君誤弭亂六年

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天子負斧展南面立天子率公卿士侍于左右周公明堂

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制

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

于成王此雖稍遜書大傳之詞愨而亦攝政于成王初年

即嗣君諒闇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之事而特久其任非

如鄭說不攝于初喪冲幼之時而攝于年長還朝之後也

至以攝政為踐阼稱王則不始于鄭氏而始于荀卿儒效

篇顯與書敘及周頌周誥南轅北轍信荀卿則必不信聖

人而後可書敘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曰召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作君奭曰周公既得命禾旅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三

天子之命作嘉禾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

作多士非荀卿所謂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君臣易位

矣書敘曰成王既黜殷命曰成王伐管叔蔡叔曰成王使

唐叔歸禾于東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曰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

告庶邦作多方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

官非荀卿所謂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枝代主

矣孔子曰書之重詞之復烏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

焉春秋蕃露聖人固預知後世必有假託以行其僭快其私者

故其敘書百篇于成王周公之際別嫌明微大書特書不



一書昭昭若揭日月。故孟子不復辭闕焉。不圖猶有藐思。孟爲亂道儕子。弓于仲尼。憫然誣周公君臣易位。以枝代主。爲大儒之效者。不知大儒之效。則臣道之極也。子道之盡也。繼志述事成文武之德。達孝是也。非君臣易位以枝代主也。周頌周公所作。清廟祀文王時。成王未至洛。則稱顯相不稱天子。雍詩禘太祖時。成王主祭。則天子穆穆而相維辟公。顯相辟公皆周公詳後周誥紀于史臣。而酒誥稱成王若曰。今古文本皆同。偽孔傳本始刪去成字召公取幣旅王若公。又召公稱旦者。一成王稱公者。十有三金。滕諸史及百執事。則曰。公命我勿敢言。于此而猶以王若曰爲周公稱王。則誣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四

聖維之。此則成王卽位以後。周公夾輔之證也。故曰殷周所以輔翼天子者如此。後人誤以保傅太子之年爲天子之年。以周公在前之位爲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漢書傳而荀卿至謂周公屏成王代天子。以遂其放言高論處。士橫議之習。漢儒傳授類出于卿。馬融因刪保傅所引古明堂位。別爲明堂踐阼朝諸侯之記。誣聖辟經。公相祖述。人知李斯以卿學。秦不知欽莽以卿言代漢。蓋大儒之效如此也。灼然不惑者。伏生一人而已。親見百篇之書。傳百篇之序。引保傅之文。言攝政而不言稱王。故明乎書序。保傅而後可以讀洛誥。明乎洛誥而後可以讀周頌。明乎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五

詩書而後知惟孔子能言周公。保傅篇蓋出于古之禮經。故漢時與孝經論語並教。太子見漢昭帝紀而後人又

以賈子新書語攬入之耳。

問象卽維清。則其中維天之命。若無所屬者何。鄭于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之下。管象皆釋爲周頌之武。孔疏申之謂文王父道在堂上。武王子道在堂下。卽周頌序箋亦以象舞爲武王所制。則似非文王之頌者何。曰記載孔子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白虎通義曰。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今頌前二章皆稱文王之德。而三章稱文王之典。典所以載事功者也。則前二章皆爲歌。此章獨舞可知矣。楚子舉大武



諸詩以一篇為一章。以此推清廟之三。當亦本一篇而三章。故首章曰於穆。次章亦曰於穆。首章曰不顯。次章亦曰不顯。首章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次章亦曰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並言。且首章曰穆清。第三章亦曰維清。詞相首尾。升歌清廟。而後歌維天之命。以獻尸歟。次章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鄭以為周公將制。先祭告文王。故詩云。我其收之。曾孫篤之。所以承先啟後者。皆在于制禮樂。定治本。周公制作。人知其因于二代。而不知其因于文王。如薪樞以告天。兆后稷為太祖。靈臺辟雍。以行明堂之政。康誥言用刑。立政言官制。韓起見周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六

禮于魯則易象在焉。季札觀周樂。則南籥舞焉。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知文王制作已定。特未頒諸天下。周公乃收聚文王之德。順惠文王之意耳。至于三章象舞。則專頌武功。蓋升歌在上。匏管在下。雖詩分節奏。而義相終始。清廟維天之命。以瑟歌于堂上。象以管奏于堂下。且與舞人為節。文舞左執籥。右秉翟。則歌雅南。武舞左朱干。右玉戚。箭即干舞。則歌維清。二舞皆象文王之功德。故季札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其為文王之樂何疑。乃鄭于禮注。皆釋象為周頌之武。試思記于管象之下。又云。舞大武。舞大夏。是象非大武甚明。且鐘鼓在堂下。而舞

象則並不在堂下而在庭。論語八佾。舞于庭。周頌。蓋堂下。有管有磬。在周之庭。鼓管磬笙匏之屬。充滿其間。豈容舞佾之行列耶。鄭箋雖謂象舞。武王所制。而釋肇禋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則亦謂文出師類禘之典。為今日武功大定之所本耳。後人或遂以清廟之三。皆武王祭文王之詩。則是周公未營洛邑。已制禮樂乎。當知周頌皆作于成王之時。斷無武王所作之頌。

問清廟。我將諸篇。專頌文不及武。或謂武王時詩。或又以不顯不承。即不顯丕承。兼頌文武。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特牛。一武王特牛。一之事者何。且樂記武王克殷。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七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則武王已宗祀文王于錫京之明堂。而孝經專以嚴父配天為周公之孝者何。曰。此成王未至洛邑以前。周公攝祭之事。非成王烝祭文武之事也。書大傳有二條。其一曰。清廟升歌者。周公歌文王之功德。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此專述文王廟成。周公攝祭而歌清廟之事。其一曰。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諸侯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二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翕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此



則武王廟亦告成。周公攝祭文武之事。洛誥所謂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不可合并為一。歌清廟時明堂未成。文王亦未配天。亦不可與我將宗祀之時合并為一周公祀武王廟亦必有頌。而今不存耳。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營雒以觀天下之心。四方諸侯各率其黨攻位于廷。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至。况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又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蓋武王末受命。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八

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也。亦即召誥丁卯用牲于郊。牛二也。帝牛一。又因文王廟落成。先祭清廟。而多士皆駿奔。愀然若復見文王。于是宗祀文王明堂。以配上帝。而歌我將之詩。四海各以其職來助祭。人人皆服其祖宗。宜配天享。帝即服其子孫之宜為天子。無敢無怨。而天命人心翕然。鞏固矣。度邑解。武王憂天保之未定。欲兄弟相後。是武王固以制作之任屬之周公。故孝經以嚴父配天為周公之孝。而不及武王。成王蓋周家受命過歷之祥。實自營洛始。制禮作樂。亦自營洛始。若清廟我將。作于武王之世。則孝經何獨言周公其人乎。其清廟祝詞。當曰。孝嗣王某。使孝顯相某。薦某事于皇祖文王。周人世世歌之以祀文王。其曰顯相者。不改常若周公之存。即常若文王之存焉。雖甚盛德。又何以加。茲計自三月召公先相宅。十餘日。攻位即成。而周公始至。復監明堂各工。告成于夏。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太廟后稷廟也。宗宮文王廟也。考宮武王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于是周公倅告成王。成王命周公先行宗禮。周公宗祀嘗在季秋大饗帝之時。及十二月各工各禮皆成。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功宗之禮。即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于是冬復祭文王武王于宗宮。考宮入太室。禘所謂來雍止肅者。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九



明成王新至東都曰辟公天子者明禮制于周公而行于成王耳若在鎬京大禘何得有來雍至止之語何得以辟公顯相居天子之前乎蓋營雒之初本太祖后稷而宗祀文王及成王至洛舉行特禘祀武王于文王廟始更祖文王而宗武王而改宗官考官為文世室武世室百世不遷南齊何休之議孝經宗祀文王是周公攝政時事祭法祖文宗武是周公復辟後事成王在洛未郊祀天地據洛及歸鎬京始行郊祀后稷文武並配歌昊天有成命之頌其時已受徽號明在制禮之後矣成王者生非廟號詳後時邁則六七年巡守朝覲于泰山明堂之所歌必巡守始受徽號則篇次當在昊天之前矣要之洛邑之

詩曰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十

不同于鎬京者有四周禮之不可釋周頌者有四一則洛邑惟有太祖后稷廟及文武二宮而無太王王季之四親廟二則惟有南北郊皆配后稷而無圓丘配魯之祭三則郊及明堂皆祀上帝而不祀五帝四則惟明堂前有辟雍而無成均四代之學蓋東都特為朝會之所禮以義起不如鎬京之制備且祀于新邑成秩無文亦不如復辟制禮後之精詳其後魯雖僭禮初止僭東都之禮未遂僭西都之禮故止有文王廟而無后稷廟止有所穀之郊而無圓丘及五帝之郊止有泮宮而無成均之學蓋洛邑之禮周公主之在成王未至以前故成王以賜周公子孫使如周

公之祀文王焉曰然則與周頌相表裏者何書曰孝經召誥洛誥尚書大傳逸周書作雒解四書而外無可證周頌者

問我將宗祀文王于明堂既周公創禮而明堂之議古今聚訟其說奈何曰明堂有二一有王居聽政之明堂有國南近郊祀天祖朝諸侯之明堂國南近郊明堂又有二一為周公營洛宗祀文王之明堂而夏后氏之世室鎬京之文王廟魯之太廟即周公廟並同其制焉一為成王宗周大會諸侯之明堂有壇門無宮室而觀禮之方明壇泰山下之明堂踐土之王宮並沿其制焉其見禮經者莫明于大戴記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十一

之盛德篇其曰明堂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廂其方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此言南郊之明堂也春秋蕃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郊宮明堂內員外牆又曰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為官柱洛為蒿官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此言路寢之明堂也又莫明于周書作雒解曰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乃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陛隄唐山膺應門庫臺元



闔是則太廟與文武二廟及路寢皆有南郊明堂之制度故並稱五宮而非太廟即明堂非文王廟即明堂非路寢即明堂矣南郊邱兆配稷而不及譽是南郊外無園丘矣御覽引周書又云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左為左个右為右个可見月令所言王居明堂禮乃路寢而用明堂之制而庫門獨一曰庫臺可見靈臺即明堂南面庫門之臺猶辟雍即明堂外所圍之靈沼矣孔氏門庫臺下注云門各有臺于庫門見之從可知也此解未知庫臺之為靈臺與明堂向南之誼也盛德記天子路寢曰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指朝出其南門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三

則知東西北面及左右个皆不過每月視朔之地非視朔之地可無九嬪九卿偏處及冬月北面朝其羣臣之疑矣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个有箱南嚮一面而已惟明堂法天象四堂而一室四面望之如一夏后氏專取其中央太室以該四堂故曰世室而周之文世室襲其制焉洛王曰入太室禋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作太室是洛邑文武廟制如明堂也殷人重屋專取其上員下方之制略如公玉帶所上黃帝明堂圖上有樓從西南入名為昆侖者焉周人專取其南面之堂以該三方而青陽總章元堂皆以天時名之焉考工記以為五室四方之夾室與中盛德記以為九室四面各有左右个為八堂合中央正室為九室

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謂法龜文十二堂通四方之一堂為漢世太乙下行九宮置所本其實異名而同制元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惟太室之入四通故四面望之皆前堂後堂而用之則仍以南面為正嚮故三面各二階惟南面有中階是為九階見考工記九階鄭注與廟寢惟賓階阼階者異賈馬則以為九等之階與鄭異此皆路寢明堂之制也至其在國陽近郊者則有明堂有明堂之位作雒解所言者洛邑之明堂也明堂解所言者鎬京之明堂位也一有堂室一惟壇位一在東都一在西都一五年所營一六年後所營一以祀天神一以朝諸侯其東都明堂者即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地于諸侯來朝東都時率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三

以祭天子六宗方明之所古文尙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而釋之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紼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製禮曰方明者木也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尙書禮于六宗伏生歐陽夏侯皆釋為天地四方之宗蓋即方明之祀而文王宗祀之名所自昉故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明為觀羣牧率以祀天祖之事若大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室室堂兆祀五天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亦未聞更配以文王而鄭氏謂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大德配稷小德配衆且又與王居聽政之明堂混而不分又謂明堂之祀有單有合四



時迎氣于郊。還于明堂。則以文王配。享五帝于明堂。則并祀文武。斯皆強周禮以合周頌。于經義疏矣。洛邑宗祀之明堂。或尚有辟雍靈臺之制。若宗周大會之明堂位。則斷斷乎無之也。曷為宗周大會之明堂位。古者卑宮室。其制儉狹。故虞書分日而覲。四岳羣牧。至周乃欲一日而盡見天下之諸侯。則必不能以容。乃別就國南郊壇之宮而朝之。因率以祀其先王。其營于東都者。略同宮廟之制作。雒解所云是也。其設于西都者。則明堂位曰。周公弭亂六年。天下大治。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展南面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五

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此所云階。即司儀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也。鄭氏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以擇匠人九階。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夷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于成王。此即盛德記近郊方三百步之制。亦即覲禮諸侯將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季拜日于東門。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之制。蓋鎬京惟有路寢之明堂。武王初歲。

暫祀文王。餘時仍為聽朝視朔之所。其制本狹。不可以合諸侯。故別為宮壇。臨時建設。無室廟个之制。即公玉帶所謂一堂四面。無惟四面表其門。五服諸侯各依其方立。而天子負展。惟南嚮受朝。一方朝畢既退。則其餘方以次轉南。而皆北面朝焉。故覲禮曰。上介各奉其君之旂。置于其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謂擯者。透傳也。鄭注云。五服四等之位。每一位畢擯者告。乃陳列而升。以上鄭注。而西門北門外。戎狄諸國無拜于天子背後之疑矣。至朝禮已畢。則去其門戶。惟存其壇。仍同郊邱。其泰山下朝諸侯之明堂。與踐土之王宮皆然。故周禮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為壇墀。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五

宮棘門。而禮記逸周書皆云。明堂之位。不直云明堂也。與洛邑宗祀文王之明堂。常有宮室者。制絕不同。地有東西。時有先後。禮有經權。至武王宅鎬後。以豐京之明堂為文王廟。則又同後世原廟之制。不以為典要。其鎬京路寢明堂。但于宗祀配帝時。迎文王主一暫祀之。禮畢即反其廟。而或遂謂鎬京路寢為文王廟。惠氏明堂大道錄力申其說。則子孫何以踐阼視朔聽政。視朝乎。知道之士。必無惑焉。問雍詩毛序。禘太祖也。鄭箋太祖文王。而以詩中皇考為文。烈考為武。惟是國語言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未聞文王。



爲太祖且禘必羣廟之主合升于太祖廟周公成王時文武以下尙無昭穆之廟而稱禘祭者何若謂明堂亦稱太祖堯典鄭注文祖猶周之明祖堯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宗祀亦可稱禘此卽宗祀明堂文武並配之詩然明堂禘天神不得及文母則自是宗廟之禘而專頌考妣不及太祖者何曰周誠有祖文王之制亦有禘文武于明堂之禮而非雍詩所用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王齋禘于清廟明堂祭法言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以祖宗爲明堂之祭蓋禘有郊禘之禘有禘禘之禘郊禘之祭二一曰園丘方澤之禘一曰明堂宗祀之禘此皆主于祀天神地祇而配以祖宗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六

者宗廟之禘三曰吉禘曰大禘曰特禘吉禘乃嗣王喪終奉新主入廟乃合羣廟之主而禘之于太祖廟者大禘則五歲行之特禘則三歲行之亦皆合祭羣廟之大典諸侯則無禘而有祫傳言五年而再殷祭皆謂諸侯之祫非謂天子之禘而魯有禘祀則僭也凡禘郊皆一祖配之而明堂乃祖宗並配始封之君是爲太祖太祖外更無始祖祖惟一而宗無定數故虞夏皆祖顓頊而宗舜禹商人祖契而宗湯良由顓頊契之後更無盛德可當太祖者故明堂太廟同祭太祖惟周則稷之後武王之前尙有文王之聖德苟援夏商明堂亦祀太祖后稷則無以尊文王故稷惟

配郊天而明堂則祖文宗武並配上帝此禮以義起異于前代左傳宰孔告齊侯曰天子有事于文武當指明堂宗祀之祭然明堂雖祖文王而宗廟太祖之禘仍惟祖后稷以先公先王必合祭于后稷之廟不能合祭于文王廟也雍詩祀文王若爲明堂之禘則不應及文母若爲宗廟大禘則文王在周初無羣廟可合祭且一代不應二祖卽使竟以爲禘太祖后稷之詩而皇考烈考孝子皆非所以對后稷仁和龔氏鑑又謂此詩禘文王者非大禘乃成王吉禘武王于文王廟之樂歌也吉禘爲新主入禴廟之時據楚共王將沒告諸大夫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子禴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七

廟之語謂其時文王尙未遷于祖廟未可稱祖故烈考文母皆仍武王生前之稱而皇考孝子則成王對武王之稱其辨甚長不思吉禘當合祭羣廟于太祖后稷且喪畢禴禴宜有愴愴慨慕之詞豈有首頌天子之肅穆但祈眉壽之繁祉故當爲洛邑特禘文武之詩合祭武王于文王廟洛詩王在新邑烝祭歲鄭注禘祭文武于文王廟禘卽禘也且用藹栗全烝大禘之禮故序以禘祖爲言乃特禘而非大禘文祖而非太祖來雍止肅明爲嗣王新至東都之事宜哲維人則禘及功臣如鸞熊號叔閔天頌散之儔也文武維后卽文王武王故毛傳于此不訓也雍爲徹俎之樂歌在祝告列成之後皇尸起而神保歸臣下進嘏



祝之詞歟。至漢書劉向傳。昔文王既沒。周公武王繼政。盡其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蓋言文王既沒。武王繼志。述事故。周公成文武之德。合祭武王于文王廟。古人文義渾括。在乎善會。而或乃泥此。謂武王時禘。太祖后稷之詩。不知周公禮樂。皆制于成王之世。焉得有武王之頌。度邑解言。朕卑皇祖。未得高位于上帝。明是時后稷。尚未配天。且是詩。又豈有合祭后稷之說乎。克昌厥昌音處亮。反則知三家詩。必作克。倡厥後。古人雖廟中不諱。蓋謂祖前孫名。若專祭是祖。而專犯其諱。則是孫名。其祖于諱無取。

問國語。周人禘饗而郊。稷鄭氏注。禮以禘饗為圓丘配天。詩古微。中編之九。周頌答問。六。

禮大于郊。詩疏以此序言郊祀天地。不言圓丘。謂頌南郊。北郊配稷之禮。後儒或謂郊稷已有思文。不應禘饗無頌。因以昊天有成命為圓丘配饗之頌者。何明堂宗祀亦禘禮之一。禘郊不過藹栗。而我將明堂祭有羊牛者。何鄭氏禮注。郊邱祭昊天上帝。明堂祭五帝。謂文王為配五帝者。何。曰。詩書易孝經。皆無圓丘配饗之文。惟周禮國語有之。其禮嚴重。或惟王者即位一行之。或惟巡守歸一行之。記禮。即名山。升中于天。巡守封禪也。因吉土享帝于郊。圓丘也。郊壇人力所成。圓丘則皆因丘澤之自然。故曰因吉土。非若郊禘之間。歲舉行。故不見于經。雖圓丘亦可稱郊。而圓丘配饗之外。再有同配之先王與否。無文可徵。若郊祀

則作雒解配稷之外。尚有從祀之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矣。詩言二后受之。則是歌思文以獻稷尸。歌昊天以獻文武之尸。安得舍郊祀同配之文。而傳之圓丘祭饗哉。五帝五祀之文。亦不見于詩書易孝經。而惟見于周禮月令。鄭以明堂有五堂室。因謂明堂祀五帝。而文王之宗祀為配五帝。則是配主反居中。而四時之帝反居四方。于禮為不順。若以五帝及文王為同配。昊天上帝則黃帝居中央。而昊天上帝亦居中央。亦糅雜無別。考周禮兆五帝于四郊。則必不同祭于明堂之內。且祭五帝亦用實柴。大宗伯則亦有牛無羊。于我將詩何與。而我將之羊。則或從祀之司

命司中風師雨師等歟。鄭康成論禘郊不無可取。惟天有六天。歲有九祭。則其事天也太瀆。宜為王肅所持。學者所當審擇。

問稷之功在教稼。非如契之敷教。而思文頌稷之功及于陳常立極者。何。曰。王氏夫之言之矣。曰。從後世而言之。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從前古而言之。匪但此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無不幾希矣。況食也者。所以資生而化光者乎。燧農以前。我不敢知也。君無適主。婦無適匹。父子兄弟朋友不必相信。而親意者。其僅頰光之察乎。昏墊以前。我不敢知也。鮮食艱食相雜矣。九州之野。有不粒不火者。



矣。毛血之氣燥而性爲之不平。軒轅之治其猶未宣乎。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食之氣靜衣之用乃可以文。烝民之聽治，后稷立之也。無彼疆介介，皆陳常焉。后稷一之也。食也者氣之充也。氣也者神之緒也。神也者性之函也。榮秀之成膏液之美，芬薌之發是清明之所引也。柔懿之所醜也。濁潔之所凝也。甘不迷苦不煩燥不悍濕不淖。獷無所生淫無所蕩慘無所激滯無所苑狂無所助充。生人之氣而合之理生人之神而正之。然後甬生人之性而中之。故曰：莫匪介極極者性之中也。于是而人之異于禽獸者，粲然有紀于形色之日生而不紊。故曰：思文后稷。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辛

克配彼天。天成性也。文照質也。來牟歲育而大文發焉。后稷之所以爲文而文相天矣。中夏所以異于茹毛飲血腥膻之夷狄者，后稷之功也。故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問烈文之詩。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或以卽政爲喪畢卽位，或以爲七年後復辟親政。白虎通義引此詩則又：以爲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朝京師受法度者。何曰：周頌皆周公制作于成王之世。無武王時詩。其推本武王者，成王致祭于文武之廟，以文武之政告戒諸侯。蓋同異姓諸侯皆武王所封。故曰：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皆武王大賚錫封功臣之事。於乎前王不忘。毛傳以

前王爲武王與白虎通義合。其以錫之祉福爲文王錫之。則因合祭武王于文王廟時所歌耳。詩譜疏引服虔曰：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則知喪畢卽位與復辟親政之說皆非也。其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文武時旅酬獻賓所歌歟。烈文辟公卽雍詩之相維辟公也。

問有瞽之詩。序謂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或謂合祭祖廟而以爲禘祭之詩。或謂合乎樂祖則祭瞽宗之詩。或又以夏祭曰禴，以樂爲主。故其文從侖。取和衆聲。其說不一者。何曰：詩不及禮儀品物。惟數陳樂器。則是合樂而非合祭。先祖是聽。必非樂祖。頁禴乃時祭。非大祭。何以適來助祭之。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壬

嘉客。箋謂二。是三說皆非也。攷振鷺有瞽二詩。其中惟隔豐年一篇。乃幽頌篇次之失。已詳別篇。振鷺之我客。韓詩既謂文王辟雍之學。而韓外傳又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明爲太師疵少師疆抱樂奔周之儔。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非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之謂乎。大雅靈臺篇之簫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鼗鼓逢逢。曠曠奏公。亦與此詩若合符節。蓋自文王以禮樂造士。武王周公因之。逮管洛而後。遞荒之樂官與裸將之多士。濟濟在庭。故序不云合乎廟而合乎祖者。祖謂明堂。唐虞所謂文祖也。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大胥以六樂



之會正樂位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謂春合舞秋合聲此數者皆于大學行之周制明堂辟雍同地又為宗祀文王之所故合樂于明堂而云先祖是聽謂文王也我客即振鷺辟雍之學士永觀厥成自一成以至九成也合六代之樂于我周之庭故明堂位有夏箛篪殷崇牙周壁翬之文若非陳異代之樂何必云在周之庭乎非前代之樂官勝朝之多士何必云客乎

問天作高山序增詩中所無之先公集傳又遺詩中所有之文王而季本以為王用享于岐山之樂則五岳視三公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三

止用享禮其詩不當入頌或據大傳牧之野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故此詩頌太王及文王而王季自在其中乃追王時所作故不及先公祖類于義合乎曰武王未制禮樂不當有頌況中庸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武王止追王文王實未追尊三王故度邑解武王告周公憂天保之未定而曰朕卑皇祖未得高位于上帝此武王未追王太王亦未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之明證既無追王三王之事安得有專祭三王之詩然則是詩何人所作曰成王祀太王于岐山而以王季文王配之也岐為周之故國本有先王廟文

王雖去岐遷豐而岐之舊廟不毀猶武王去豐遷鎬而豐之文王廟不毀也成王有岐陽之蒐固曾巡守至岐展謁陵廟以太王始遷岐文王自岐受命故合祭王季文王于太王廟而歌是詩亦猶至洛邑而合祭文武于文王廟也此猶晉曲沃之別廟漢郡國之原廟因其造邦創業而祀之故其詩專頌作山遷岐之事正義駁或說合祭之文蓋泥為大禘大禘若止合祭遷岐之三王禮以義起則無可非矣韓詩內外傳及說苑並引岐有夷之行而以彼徂矣句與彼作矣相應鄭箋訓本韓詩不當如集傳沈括之說問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箋謂文武成此王功而國語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三

及賈子新書皆以成王為王誦集傳因謂祭成王之詩者何時邁之詩左傳云昔武王伐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是武王巡守柴望之詩而韓詩內傳釋溥言震疊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李固傳注故白虎通義言王者大平乃巡守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者何曰成王者生存之尊號而沒因為廟號斯誼也自古惟受命之君有之倘受命之君未暇巡守封禪受尊號則繼體之君能致太平亦可巡守泰山而受尊號禮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徽號即尊號也鄭注以徽號為旗幟則與器械服色



重上古受命之君無國號年號廟號而惟有徽號若軒轅

顛項太皞少皞高陽高辛放勳重華文命皆有天下之號

生則以紀年沒則天下稱之為廟號子孫世世沿之為國

號至唐虞夏而徽號之外有國號矣商紀湯曰吾甚武自

號武王蓋天下稱之曰武湯湯通作蕩廣大之證亦尊號也故伊尹曰我何以湯之聘

幣為武王曰圃王書在昔上帝劬申勸誥王之德禮記引

武尚未皆創業受命之尊號然商稱三宗周立諡法則徽

號之外又有廟號矣漢太初以後則又有年號矣三號既

立于是反疑徽號之不古故解尚書者或不以放勳重華

文命為帝王名解詩書者不以成王為王誦而泛言成此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音

王功甚至以徽號為旗幟蓋古諡之不明久矣書序作成

王征酒誥篇首成王若曰夏侯歐陽說皆以為生存之稱

偽孔本始大雅周頌皆作于周公而下武詩曰永言配命

成王之孚周頌成王不敢康國語賈誼皆以為道成王之

德毛詩止言二后謂文武而于成王無傳下篇噫嘻傳始

言成此王事則昊天有成王亦同國語賈子而韋昭誤釋

之耳酒誥鄭注引或說以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

王沒因以為諡蓋歐陽夏侯說故魯世家周公謂伯禽曰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書大傳奄君蒲姑謂

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書大傳周公將薨謂伯

禽曰必葬我成周以示吾不敢離成王此成王非廟號之

明徵也然則成王何以生有徽號曰古易姓受命之王必

大會諸侯于東嶽告天即位勒石紀號以為有天下之稱

所謂封禪七十二君皆開國一定之典禮其號乃天下諸

侯所公上民所歸往之謂王故禮運曰因名山升中于天

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非如秦漢唐宋之侈心虛奉

故事也武王未受命未遑制禮樂會諸侯故度邑解告周

公憂天保之未定周公相成王既化殷頑營維邑制禮樂

以成文武之德于是東巡泰山大會諸侯于明堂之位而

天下共尊以成其王業之號故管子曰周成王封泰山禪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音

社首大戴禮保傅篇曰周成王時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是

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有天下史記封禪書曰文

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

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白虎通義武王不

巡守惟成王巡守詩曰式序在位明堂之位也梁許懋駁

管子曰夷吾言惟受命之君得封禪而所述十二君有神

農炎帝成王成王非受命君何得封禪神農與炎帝是一

主何分為二人不知炎帝謂神農後世之君有撥亂中興

如少康光武者與受命何異史言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

豈是戰神農乎成王成文武之德豈以武王未及封禪而



成王不可繼志述事乎。或又以左傳引載戡干戈二語為武王克商後所作。遂據書序往伐歸獸。史記作罷兵西歸。行狩。為武王巡狩之事。殊不知罷兵西歸。可當升中大會之盛典乎。或又謂般詩為大武之四成。而曰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是頌武王巡狩祭告山川之事。不知鄭箋訓允猶為信。考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其證必有。所本。故度邑解云。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明皆望祀而未親至。不然。武王果有巡守泰山之事。何管子論封禪反不數武王而數成王乎。況國語引載戡干戈二語。為周文王之頌。而周公制作禮樂。皆在營雒以後。酌桓般詩古微。中編之九。周頌答問。美。

賚皆大武之樂章。而篇中桓桓武王。保有厥土。可謂作于武王之世乎。古人文詞闕略。凡述開國之事。往往兩朝不分。尚書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文王豈有殪殷之事。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武王豈有伐奄之事。然則凡周秦人述武王之事。而兼稱文武。述成王之詩。而兼及武王。舉可推也。周頌必皆周公作于成王之世。無武王時詩。舉可推也。

問載見序云。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孔疏謂周公七年歸政後之詩。蓋以其次烈文之後。彼為免喪初即政。則此為七年歸政時事。其說若何。曰。小序明言諸侯始見。則非七

年重見之文矣。周頌篇次失所。豈得據之為在烈文即政之後乎。周制六年一朝。則每歲至者。惟畿內諸侯耳。其大饗特禘。亦惟近者咸聚。惟開國建都。與新君即位。乃六服羣至。若以歸政同于即位。特舉五年殷見之禮。則當率之以禘于太祖廟。何止率見昭考乎。鄭氏忠允。又以為武王葬畢。諸侯會葬。見新君時作。則君臣喪服之中。而龍旗求章。播之馨樂。祈眉壽。祝純嘏乎。此篇自當次烈文及雍詩之前。蓋成王免喪。武王初入廟。廟時詩。其時周公東征未歸。則詩當為召公所作。

問振鷺之詩。序二王後來助祭也。何氏楷則謂微子來朝。詩古微。中編之九。周頌答問。美。

習射澤宮之詩。龔氏鑑則謂杞本都陳。雷為漢之雍邱。證西雍之為二王後信乎。曰。澤宮選士。不選諸侯。豈杞宋上公射而中少。亦不得與祭歟。杞不尚白。何並喻黎白之容。宋不都雍。何並諸二王之後。有客有客。何重出微子之篇。考韓詩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時辟雍。學士皆黎白之人也。後漢書注。則似為美太學之士。白駒雷嘉客。鹿鳴燕嘉賓。先王于賢者。本有賓客之義。矧多士篇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則辟雍之學士。何必非駿奔禿將之多士乎。辟雍圖水因羣鷺所集。春教

一第 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0 反文內



羽衛有振鷺之舞。詩靈臺疏引韓詩說曰。辟雍者天下之學。圓若璧。壅之以水。在南方七里之郊。明堂在其中。五經文所藏處。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也。則辟雍與明堂同地。爲宗祀文王之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澤宮。則知天子將有事于天祖。必先選士于澤宮。詩專美嘉客。而不及瞽宗先師。既非釋奠之樂。蓋將祭文王而選士澤宮時所歌。故列于頌歟。文王之化。莫大于作人在彼無惡。在此無斃。殷士禱將周京。無異楚材晉用。靡閒彼此也。

問有客之詩。白虎通義三正篇引之。以爲微子朝周之詩。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无

與小序合。然二王後有杞。兼三恪有陳。而獨頌微子者何。曰。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禘焉。有喪拜焉。女叔侯曰。杞夏餘也。子太叔曰。夏肆是屏。雖以杞後世。卽于東夷。而周之尊杞不及尊宋。亦明矣。惟此序來見祖廟。實非助祭之謂。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則此詩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明是誅武庚。遷殷頑。之後。言周之于殷後。其畔者則降之威。其賢者則降之福。是以人心無不平也。王者封國。必受策命于太祖之廟。明不敢自專。而詩云。薄言追之。則是餞之于廟。猶申伯之受命岐周。而餞之于郟也。信信宿宿。畱之誠而餞之敬。歌是

詩于祖廟。故列于頌也。

問絲衣序曰。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引鄭志曰。高子之言。非毛公。句。後人著之。則是衛宏所附益。考古人之尸。專爲人鬼而設。若天神地示之尸。無見于經者。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惟虞祭有之。此後祭宗廟。則考有尸。而妣且無尸矣。續序高子之言。殆因篇次于良耜後。而傳會于農祥。漢儒因之。遂謂鳧鷖繹賓尸。天地山川四方皆有尸。毋乃高叟之固乎。曰。續序之言。固多傳會。然此引高子之言。與毛傳之引孟仲子者。殆皆有本。蓋大祭祀。神祇皆有配食。如舜郊。以魯配。則以丹朱爲魯尸。晉郊。夏郊。以董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无

伯爲尸。周公祭泰山。以太公爲尸。此蓋祀農祥而配。以后稷。明日繹。稷尸之樂歌。蓋古者龍見而雩。故東方蒼龍七宿之旁。有天田。是爲農祥。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朔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后稷是相。則是周初有靈星之祭。故唐志云。歲星主農祥。后稷馮焉。周公常閱其禮祥。以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尾。以達于天。龍其衰也。淫于元枵。以害鳥帑。蓋史記正義引漢官儀曰。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民祈農。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



種百穀則稷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于東南  
 金勝為土相也玉海引作雜解乃兆上帝于南郊配以后  
 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農今本誤長春秋昭十年左傳戰于  
 稷杜注稷祀后稷之處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  
 里有稷山此稷即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是春秋時猶  
 祀天田故高子能言之而毛序引之也蓋周家以農事發  
 祥自郊廟以來即以靈星為特祀其來甚古至何楷據祭  
 統幽宗祭星之語謂此祭即月令之孟冬祈年于天宗郊  
 京又傳會絲衣為祈蠶之祭而以靈星為龍星皆所謂可  
 與倘陳難與精悉者歟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手

問序以臣工為諸侯助祭遣于廟則違詩中保介訓農之  
 文以噫嘻為春夏祈穀于上帝則夏非播厥百穀之候而  
 集傳皆以為戒農官則又非宗廟樂章之頌皆語焉不詳  
 且保介之訓月令呂覽異文成王之稱毛傳歐陽異說奈  
 何曰以禮證詩二篇皆成王耕藉所歌然噫嘻當在臣工  
 之前何者噫嘻有成王既昭假爾及播厥百穀之言明為  
 孟春卜祈穀而後耕藉之事臣工有王釐爾成之言明為  
 耕藉畢而執爵勞酒受釐告戒之事以禮徵之國語說文  
 公諫宣王不藉千畝曰農祥晨正王使司徒戒公卿百吏  
 庶民除壇于藉命農夫咸戒農用王即齋宮及期王裸

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乃藉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  
 畝噫嘻蓋裸壇時告先農之所歌既昭格爾明為祈穀上  
 帝率時農夫則躬耕之明文播厥百穀則孟春耕藉之候  
 也駿發爾私以下推廣庶人終畝之義也月令孟春之月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  
 之于參保介之御閒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反  
 執爵于太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名曰勞酒臣工蓋執爵  
 勞酒受釐時所歌首四句戒公卿諸侯大夫保介以下戒  
 百吏庶民周之暮春于夏正為孟春正祈穀耕藉之時將  
 受厥明迄用康年奄觀銜刈亦皆受釐時報祝之詞也毛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手

詩以噫嘻次臣工之後又以臣工為祭畢遣諸侯之事則  
 耕藉兼公卿大夫不止諸侯矣此謂畿內諸侯噫嘻言播厥百穀  
 明為土膏動而祈穀之時而序兼夏言何以詩中無龍見  
 而雩之義又不合矣鄭箋以月令釋保介然訓保為衣則  
 車右非勸農之官訓介為副則何不及農官之正考韓詩  
 章句訓介為界文選注韓詩外傳引嗟嗟保介以證楚莊王  
 不越竟致祭之義是周禮遂人之官職保經界即月令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遂之事故藉畢  
 呼而告之非車右副官矣孔子對哀公曰天子卜郊則受  
 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宮考冬至郊定以至日故不用卜惟



祈穀之郊必用寅月之辛日。故春秋書卜郊者皆祈穀之郊。成王卜郊必于文武之廟。既昭假爾。明爲卜郊得吉而行耕藉之事。毛傳以爲成其王業之王。又不合矣。去此四失而詩禮俱明矣。以上均用何氏楷說。惟何氏不知成王爲生存之號。而誤以爲康王卜于禘廟。今正其失焉。

問王氏夫之詩。廣傳曰。子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謂知其損益也。立仲尼于贏項之餘。通周之變。必有損周之道者。周頌三十篇。而豐年載芟。良耜臣工噫嘻之篇。凡五靈星之祀。一乃孔子告樊遲不學稼。而孟子斥許行並耕爲小人之事。何耶。三代以下。粒食具而可憂者。不在此損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三

周禮者其在斯乎。夙萬乘之駕。集三有事之俊傑。進隴首以謀其升斗。歌詠長言以歆羨之。將無元后之爲生民計。有大于此者乎。六國強秦。惟不損周而且益之也。缺之耕戰。懼之盡地力。汲汲上下交獎以謀食。而民之害氣以昌。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以柔柔之亂。而其詩曰。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則是臣工噫嘻之道。幽厲未之傷也。然而道已傷矣。後聖之所必損。奚疑哉。其說若何。曰。曰理欲同行而異情。王伯同迹而異心。孟子說齊梁以王道。皆不外乎勿違農時。數畝毋入污池。五畝之桑。五母二母之雞。彘使其說施諸衡門。韋布之儒。則與問舍求田之陳登。曷異焉。

問稼問圃而不知。三旬九餐而不顧。使施諸治民御世之君。則與問饑民何不食肉糜之晉惠。何異焉。天子家天下。諸侯家其國。庶人家其家。以家天下者。而但家其家。則亡以家其家者。而爲天下人人謀其家。則王故曰。王道至纖至悉。此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也。我能爲君任土地闢草萊。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嚮道。不志于仁。而求爲之聚斂。是富桀也。然則使君嚮道志仁。而任土地闢草萊之政。有不卽爲良臣者乎。李悝之盡地。白圭之治生。商鞅之耕戰。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國而不知有民。故孟子斥圭治水以鄰國爲壑。使耕戰盡地。

詩古微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三

治生皆爲小民謀其衣食。與孟子說齊梁易田疇薄稅斂者何異乎。孔明以管樂自比。以申韓治蜀。子產以刑書治鄭。後世議者未聞擯諸三代。此王伯同迹而異心之說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董子謂漢繼大亂之後。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是以文景之養民重農。與天下休息。雖未遑禮樂。而醇樸無爲。關合孔子損文從質之說。未聞其損養而專教也。然則有王者作。其得與民變革者。文質而已。至于教養之道。則百王相因。不得與民變革者也。利民之政。千萬端。皆從養民重農而起。不利民之政。千萬端。皆從不養民不重農而起。王氏乃謂元后之爲生民計。尙有大



于此者。然則孟子之說齊梁孔子之足食足兵。先富後教。洪範之先食貨後賓師。皆為不知務乎。桑柔刺幽之詩曰。好是家嗇。力民代食。鄭箋謂幽王好用是居家吝嗇之人。正謂其與民爭利。何謂臣工噫嘻之道。幽厲未之傷乎。乃以矯枉過直之譚。傅會于損益周禮之大誼。欲以徵百王升降之大凡。而不知其言疑于逸諺。其道疑于瓠落。將流為晉人之清談。元虛。糠粃民務。糟粕吏事。而生人無所托命。不可以不辯。

問執競之詩。序云祀武王也。歐陽氏時世論。據詩不顯成康以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則三王並祭。非禘非祫。非

詩古徵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詩

時謂時祭兼于禮無徵。朱氏公遷以為昭王後祭武世室。四親廟。而配以成康。則詩作于共王之世。太後不足信。何氏楷據國語曰。祭月祀歲貢終王。謂祖禰有日祭之禮。則昭王時祖成禰康。日祭不應及武之曾祖。康王祖武禰成。詩中不應及康王。亦不足信。至毛序專祀武王之說。亦非禘非祫。皆與前三說通。則俱通。礙則俱礙。奈何。曰。以天作之詩。考之祀太王廟于岐周。以王季文王配之。則此詩其祀武王于鎬京。而以成康配之歟。武王始有天下之君。猶晉之武帝元之世祖。既岐有太王廟。豐有文王廟。則鎬京亦必別有武王廟。新君即位。禮應專祀。故載見序有諸侯始見于

武王廟之語。而此詩專及有天下之三王。不然序之專祀武王者。果何禮乎。天下神器。創守俱難。武王未受命而崩。殷頑未靖。多方蠢動。苟非成王疾敬德而祈天誠民。康王張六師以宏濟艱難。未見鼎命之固于泰山也。故推翦商之始。則上及太王。推奄有之勤。則近及成康。蓋成康自視為守文。而後王視之。則猶肇造也。頌皆作于周召二公。當成王時。召公已天壽平格。康王之初。召公尚為太保。而論衡稱召公年百有餘歲。則昭王初尚存。大雅周公而外。惟有召公四詩。則周頌亦惟周召二公制作。而無後人之詩。可知也。至九夏皆金奏。有聲無詩。韋昭呂叔玉皆以時邁

詩古徵

中編之九 周頌答問

詩

執競思文為九夏之詩。支離荒舛。不足究詰。別見夫子正樂論。

詩古徵中編之九終



詩古微中編之十

魯頌答問

邵陽魏源撰

問小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未嘗言在僖公身後鄭譜知其時世不合始有薨後追頌之說而又違于本詩祝願之詞者何曰檀弓疏引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曾孫考季友身事僖公其曾孫斷無同世為卿請命王朝之理且僖薨之後文公元年至八年如京師者一為叔孫得臣一為公孫敖皆無行父也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孔子責臧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答問 一

孫辰及夏父弗忌不及行父也行父果有請命于周之事夫子既存之于頌豈容獨沒其文于春秋況史克之見于傳又在行父後哉今觀魯頌皆頌禱祝願之詞其在僖公生前何疑其作于奚斯而不作于行父史克又何疑然則夫子取奚斯歟曰奚斯何足取也蓋魯之夸諛臣也泮宮為造士之地不詳禮陶樂淑而惟侈倖馘之功金琛之路躋馬燕飲之樂視菁莪棫樸孰為不倫其失一也僖三年書不雨六月雨穀梁以為勤雨閔雨有志乎民公羊注謂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倭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不雩而得澍雨何以馴駟但頌養馬不及養民何楷雖

傅會歲其有一語豈能以假祝代憂勤其失二也僖十三年嘗從齊桓公會于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公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鄆皆因人成事鋪張無慚視周頌之敬畏陳規何啻天壤其失三也春秋之書郊書禘皆自僖公始則其僭亦自僖公始閔宮詩乃侈陳其僭以為盛事其識遠出子家駒下其失四也故魯頌頌之變也夫子錄之蓋罪之傷之也

問閔宮之詩毛以閔宮為姜嫄廟在周而新廟為閔公廟在魯鄭則以閔宮新廟皆姜嫄廟在魯後儒多合閔宮新廟為一而廟則泛指羣廟三說互歧者何魯之郊禘及天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答問 二

子禮樂或以為賜于成王或以為僭于後世此頌之作或以為美修廟或以為不專美修廟罔所折衷者何曰以全詩為美修廟由誤以奚斯作詩為作廟此大蔽也此詩全主于頌僖公之僭郊祀用王禮而推及于闢疆土服蠻夷其首言閔宮者不過為后稷發端其首言后稷又不過為郊祀發端耳于修廟何與然則周魯有姜嫄廟乎曰周之姜嫄廟見于周官大司樂享先妣在先祖之上而守祧奄八人賈疏謂天子七廟四親廟加二祧合先妣之廟而八蓋周立廟自后稷始帝嚳但配園丘而無廟故特立姜嫄先妣之祀然每歲惟祫祀無月朔四時之祭故毛以為其廟在周



常閉而無事魯無園丘配魯之郊亦無后稷配天之郊則亦當無姜嫄先妣之廟矣今僖公僭郊以后稷配并追立姜嫄之禩宮事出相因禮皆創見故特頌之歟曰然則史記魯世家成王既命魯得郊祭文王何以呂覽又有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止之之文二說互歧者何曰皆是也魯之郊禘未嘗不賜自成王亦未嘗盡賜自成王成王康周公止許魯立文王廟以為周公所自出之王使為姬姓大宗其文王廟不在五廟之數魯自以周公為太祖魯公為世室皆百世不遷猶周之文武魯無明堂而太廟與明堂同制其前堂為周公太廟其中央為魯

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答問

三

公世室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並四親廟而五明位又有魯公世室武公世室之說則起于春秋成五年始立武宮直僭七廟矣惠氏棟又以太廟世室為路寢明堂非祖廟謂魯以路寢為周公廟則太廟又祀何人乎魯不有六廟乎且太廟居左路寢居中若先祖于路寢子孫何以視朝聽政乎謂仿宗祀明堂之制或歲時嘗祀文王于路寢以周公魯公配則可謂路寢為周公廟則其文王廟則謂之周廟亦謂之出王廟左傳襄十二年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杜預注周廟文王廟也郊特牲鄭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許慎五經異義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所自出周公以上德封于魯得立文王廟知亦得祖天子皆魯有文王廟之明徵抑魯為諸姬宗國之明徵至若鄭祖

厲王昭十八年傳鄭人救火使祝史衛蒯躋禱于皇祖文王則非王命所賜亦緣魯文王廟而仿立之不宗魯而自祖天子謂之僭可也周禮夏官祭僕凡祭祀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鄭注王所不與謂同姓者先王之廟疏云魯外同雒誥仲來也殷乃命囿予以秬鬯二自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書大傳周公薨成王葬周公于畢使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此皆賜魯立文王廟所自起魯既得立文王廟則祀文王以天子之禮樂其所穀之郊以文王配禮樂用四代不用六代白牡駢剛同二王之後魯公且不敢與周公同牲何況羣公之廟是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未失也周公元聖先于孔子後世以王

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答問

四

禮祀孔子未有議其非者如以褒崇周公為失則二王之後三恪之封孰非諸侯臣子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若以魯立出王廟為失則任宿顛與何以祀太皞楚夔何以得祀祝融雖同姓異姓殊制豈可使姬姓無宗國乎但止得立所自出先王之別廟而不預五廟不為太祖是即所謂諸侯不祖天子耳其中世或移禘禮用于魯公之廟至其後世并用之于羣公之廟是則成王伯禽不及知矣且因文王配仲春祈穀之郊而并僭冬至園丘配稷之郊則又成王伯禽所不及知矣惠公之請請此也桓王使史角往止之止此也子家駒以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八佾以舞大夏對昭公爲僭謂不專用于文王廟而用于他廟也左傳祝鮀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無一言及于郊禘蓋郊禘自因文王廟而設猶漢世郡國之原廟不在分封之列也卽闕宮前三章但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亦無一言及郊禘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始盛言龍旗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春秋僖以前不書郊禘至僖世而後絡繹書之故仲尼歎魯郊禘非禮爲周公之衰則魯僭配稷之郊羣公之禘

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若問

五

實自僖公始而非成王伯禽時所有較然明矣奚斯不諱之而反頌之與三桓之舞佾歌雍視爲固然久矣至明堂位則言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更在定哀之後殆又僖公所不盡知而謂成王伯禽知之乎春秋書郊十有一見于正月者四月是故蓋而祈穀之郊以文王配成王所賜也其正月郊爲夏之十一月即冬至至圜丘之郊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祀上帝鄭注孟春建子之月此配以後稷後世所謂僭也鄭氏謂魯無圜丘之祭蓋謂成王賜時無之至呂覽月令用夏正非周禮始有孟春祈穀之文而王肅杜預皆誤據之以釋春秋謂魯冬至建子月郊天至建寅月又郊是誤以周正爲夏正移啟蓋于正月與周禮經逸周書淮南子皆不合不足辨也問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

附庸開田諸侯有大功者則錫之有削地者則歸之考周初封建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男方百里鄭司農以爲半皆附庸鄭康成則謂附庸不在其中故明堂位封周公子曲阜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又大司徒注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于周制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而孟子言齊魯初封皆儉百里而以魯方五百里

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若問

六

爲在當損之數者何曰史記文武成康所封數百上不過百里惟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顧棟高謂隱五年矢魚于棠傳以爲遠地卽兗州府魚臺縣去曲阜不過二百里耳又西狩獲麟說者亦以爲遠卽今之鉅野縣距曲阜百餘里西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至春秋時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滅極滅項滅郟滅邾滅根牟防易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鄆取之莒使邾退保嶧山且與莒爭鄆與齊爭南陽無虛日南陽卽汝陽迨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雖稍擴終不能抗衡齊魯大興朱氏珪曰嘗奉使道



出山東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為汶上縣九十里為兗州府治又五十里為鄒縣徑魯境者不過百二十里耳今曲阜即魯國都西距兗州府三十里又西六十里為濟甯州又西五十里為嘉祥縣獲麟在西又州西北百五十里為鄆城縣是魯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為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為卞城魯下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其曲阜正南至鄒縣不過五十里其兗州南百七十里為矢魚于棠之遠地又府西南二十十里為單父舊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

詩中微

中編之十 魯頌答問

七

強也自曲阜而北甯陽縣在府北五十里魯闕又東北九十里曰鉅平城魯成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計魯地東南約共四百里南北約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并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方二百十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而贏焉孟子之言較明堂位為確惟江氏承則據魯頌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保有鳧繹遂荒徐宅淮夷率從之語謂北與齊分泰山西與曹分濟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鄉魚臺單縣以鄰于宋東南鄰莒跨蒙陰抵諸城以濱于海則七

并大孟子儉于百里之言蓋以矯當時諸侯兼并之失非實錄案江氏謂魯東瀕海則是兼舉萊夷之地且惟計東西之表而不計南北之狹又不除兼并附庸之地故信明堂位而疑孟子要之孟子言始封百里者實封也史記周初魯衛各四百里者并土田附庸言之也戰國時方五百里者兼并後之實域也明堂位言七百里者則又兼并後舉附庸萊夷數之也

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答問

八

曰毛傳是鄭箋非也許田在東都畿內魯不能遙有故隱公以許田易鄭之祓而莊公築臺之薛其地近即何與孟嘗之薛考僖公時西南擴境之事惟晉文公執曹伯命反諸侯侵地于是歸魯濟西之田曹在魯西南魯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濟水之西是為壽張正值魯之南鄙西鄙其即常許二邑所在歟臧文仲自重館往受之重館即今魚臺亦在西南侵地歸魯故曰復周公之宇是皆因人成事而侈為功烈抑子更有說焉春秋桓莊以前莫要于拒戎狄而攘荆為小故費誓徐戎淮夷與魯相終始僖公以後莫大于攘荆楚而拒戎狄為小故魯頌以懲荆舒



爲亟。是皆魯所由存亡。故夫子錄之。而非泮水闕宮之詩之足取也。故讀魯頌而知魯之終亡于荆舒。讀商頌而知宋之終亡于荆楚。齊閔滅宋而楚旋有之。

問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鄭箋以爲三萬三軍。而鄭志荅臨頌又謂此爲二軍者。何曰。千乘有出賦。出軍二義。井邑邱甸出賦法。以一乘七十五人計之。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通成終同出軍法。以一乘三十人計之。千乘當有三萬人。楚語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出賦。此軍與賦之不同。如以出軍當出賦。則千乘三萬人。僅充二軍。不足三軍之數。魯大國方五百里。所出之賦。人數當羨餘于三軍。不當

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荅問

九

退減爲二軍。而鄭志謂三萬二軍者。謂于軍興起徒約三而用二。古者天子六鄉六軍。六卿掌之。大國三鄉三軍。三卿掌之。次國二鄉二卿掌之。小國一鄉一軍一卿掌之。然出師不必盡行。大約大國以一卿將一軍。留守二卿將二軍。出征伐。襄十一年公羊傳曰。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春秋繁露爵國篇曰。諸侯大國四軍。此謂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亦止二軍耳。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二軍。作三軍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穀梁傳以爲復正。是亦謂魯當用二軍。皆就調發之制言之也。隱五年公羊傳注曰。禮天子

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諸侯一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二軍之證也。齊語又以萬人爲一軍。三軍三萬人。雖變古制。亦通率。方伯二軍之制爲之。然此言其大法。仍視其國之能具與否。春秋時列國或爭貶就。伯男減少。軍數以避方伯之徵賦。伯禽之伐淮夷。三郊三遂。已備三軍。詩頌僖公千乘。謂復周公伯禽之舊。然魯人出軍亦無一定。春秋書一卿將者一軍。二卿將者二軍。昭五年舍中軍矣。而十年伐莒。季孫叔孫仲孫三卿並將。哀二年代邾亦然。是乃用三軍。成二年戰于鞍。未作三軍也。而季孫行父

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荅問

十

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人帥師。豈上卿下卿一正一佐歟。不然且四軍矣。襄昭之世。或作或舍。或緣三家欲分公室而書。不盡係乎三軍二軍之得失歟。魯頌之作于奚斯。視正考父之商頌。又瞠乎後矣。不必考三家詩說而後知之也。王氏夫之曰。有求盡于意而辭不溢。有求盡于辭而意不溢。立言者必有其度。而各從其類。意必盡而儉于辭。用之于書。辭必盡而儉于意。用之于詩。其定體也。兩者相質。則各失其度。爲之告戒。而有餘意。是貽人以疑也。特眩其辭。而恩威之用。顯矣。爲之詠歌。而多其意。是熒聽也。窮于辭。而興起之意。微矣。故詩者與書異。



壘而不相入者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知然則言固有所不足矣。言不足，則嗟歎；永歌，手舞足蹈，以引人于輕微幽濬之中，終不于言而祈足也。方欲使之嗟歎之，永歌之，舞蹈之，而更爲之括初終，攝彼此，惶耳煩心，口促氣空，涕笑謹歎，而罔所理。又奚以施諸手足，而喻于行綴乎？故備衆事于一篇，述百年于一幅，削風旨以極其繁稱，淫泆未終而他端躡進，四者有一焉，非敖辟煩促政散民流之俗，其不以是爲詩必矣。魯頌之于詩，敖辟煩促政散民流之音也。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先公之教未亡，風雅之

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答問

十一

遺猶有存者，其唯駟乎？數馬以彰國君之富，猶其類也。長言而不厭，猶其韻也。終篇而不及他，猶其章也。建安之所不能竊，正始之所不能剽，長慶之所不能攘，朱紘疏越之風，慙留此焉。雖列之頌可矣。又曰：有駟之聲，胡爲乎奏于周公之庭乎？一往而極，儼而蕩，乘凌而不必厝之之安，以之管則急，以之絃則繁，以之金則異，以之革則越，以之盤旋于舞蹈，則輕翾而鷲擊，非雜霸之雄心，其誰與爲之乎？魯僖之于齊桓也，豔其卑耳，召陵之震疊，目熒而心醉之。北面其廷，傲師以望其塵，率夫人于陽穀，以從其宴樂，色授魂與，而氣稊之久矣。匪直僖也，桓迷于羸，莊惑于社，僖

靡之宣，怙之泰山，不能爲之限，汶水不能爲之壅也。子曰：齊一變至于魯，謂襄昭以後，狂簡之君子移風而逮上也。非謂莊僖之間也。君子興于下，周公之教復于上，垂及劉項之際，而絃誦不淫，故仲尼之澤永于周公。又曰：揚雄云：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如欲晞之，孰禦焉？雄不知道，不信其不可晞，故以影取聖人而迷以終世。聖人之大，可張而冒之乎？聖人之深，可浚而至之乎？聖人之于天，可以氣相迎隨乎？聖人之于人，可以情相比合乎？周公之頌，天則清明也，人則肅雝也。大則躬與乎武王之功也，深則親授乎文王之學也。嗚呼！奚斯爾何知

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答問

十二

賣菜求益，多采葑菲之下體，而以擬蘋藻乎？溯其事如史而不足以忠也，爲其容如圖而不足以圖也。陳其物如籍而不足以籍也。祝其福如巫而不足以巫也。侈其功如禮至之銘，孔悝之鼎而不足以揜其惡也。太王邪岐奔竄之時，正武丁極盛之日，誣以翦商之逆志，而不知非也。淮鹹之左次，因人爲功而不慚也。嬖母豔妻，淫于祀，荒于會，而不懲也。質之不足與昭，何怪乎如扣木築土之喧耳，而無與與哉？哭之無涕者，哀之非哀也。笑之無歡者，樂之非樂也。歌之無感者，弗足與于長言。嗟歎也，揚雄美新班固典引之篇，文選應制之詩，杜甫百韻之什，韓愈元和之頌，城



南聯句之作自以才大如海而讀者惟恐臥也。風雅之罪人矣。斯首作之俑也。周公而下無已。其唐山房中乎。賢于奚斯之頌遠矣。嗚呼。聖人而可以似也。天亦可以登登也。日不晞天而光充于天。水不晞地而流浹于地。心有警物有應。氣有隔。聲有緒。莫之澄而清。莫之導而長。莫之放而宏。莫之鑽而入。莫之凝而聚。莫之斂而均。莫之敷而榮。莫之抑揚斂縱而叶。文者道之顯事也。而載藏以出。不可揜焉矣。況聖人之洗心而藏密者無迹。而奚其髣髴哉。王氏不宗三家詩而闡與之合。蓋入之者深。則察之者精。滉固不能紊于易牙之嘗也。

詩古微

中編之十

魯頌答問

三

商頌答問

問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引韓詩章句亦美襄公。鄭注樂記亦以商頌爲宋詩。無論考甫在襄公前七八十歲。且隱三年左傳美宋宣公。引商受命咸宜百祿是荷。晉語公孫固對宋襄公。引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是商頌不作于宋襄世之明證。而韓詩駁雜不倫者何。曰宋世家戴武宣三年。未入春秋。難足徵信。正考甫之于宋襄公。亦猶子夏之于魏文侯。竇公之于漢文帝。未可齊彭殤而疑古人。又或考甫曾作是頌。未及施行。至宋襄始奏爲廟樂。故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古

序爲美宋襄。猶秦襄公追錄其先世車鄰駟驥之詩。而序爲美秦襄公者。正同一例。則考父宋襄時世。卽不相及。述作亦可相因。或考父所作。惟那烈祖元鳥長發四篇。而殷武一詩。則作于宋襄之世。亦未可知。書缺有間。未可執殘文而疑大誼。况史遷紀述疏略。往往大同小異。如以文侯之命爲晉文公重耳。及稱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亦可以是疑。尚書孟子耶。總之商頌爲宋詩。作于正考甫以後。不作于正考甫以前。則大端得之。若執左傳國語引經爲證。則晉文公方去曹適楚。而曹共公刺詩。楚子已引爲故實。有是理乎。陳桓公方有寵于王。生舉其諡。有是



事乎荆蠻非文教之邦戰陳非講學之地而大武七德周  
頌樂章楚子敷陳經說有同對策史文勝質昔號浮夸引  
後證前可盡泥乎然則商之三宗惟中宗高宗有頌而太  
宗無之殆亡佚不存耶曰烈祖之祀中宗詩無明文元鳥  
之武丁孫子明謂主祭曾孫毛序皆未可據也王氏夫之  
曰詩有頌樂有桑林祀有郊禘故當時稱之曰諸侯宋魯  
于是乎觀禮而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何也察鳥于遠以為燕也傳之則以為蝠也察魚于淵以  
為鱖也傳之則以為蛭也精意失而餘其迹猶無餘矣湯  
放桀于南巢曰後世恐以台為口實傳及于長發而韋顧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五

昆吾與桀連類而舉矣率其凌蔑不恤之旨湯殆以力爭  
得天下而守之以威邪頌契曰桓撥頌相土曰烈烈頌湯  
曰莫我敢遏頌後王曰勿予禍適頌武丁曰撻彼殷武殆  
將暴六百祀之天下于桀日矣嗚呼此不問而知其非商  
先世之舊也詞夸而不慚音促而不舒蕩人以雄而無以  
養斯宋之以徵殷而喪殷者也宋于是乎以世殺其宗臣  
宋于是乎以十年而十一戰宋于是乎以不度而爭楚于  
孟泓宋于是乎以射天笞地剝膝吞薛戰齊楚魏而速其  
亡名之所傳而言隨之言之所流而志隨之志之所競而  
事隨之志成乎事而氣應之石為之隕鶴為之退飛雀為

之生鷓鴣張東溼之習上下交獎天物交變而殷先王之  
澤無有餘矣夏之亡也無待遷之頑民周之亡也無采薇  
之義士殷獨多有之則殷之以寬大優柔固結天下者可  
知已精意不傳而相傳以競宋之承殷愈于祀之淪夷者  
能幾哉長發殷武宋之頌也非商之頌也那元鳥烈祖之  
僅存不救其紊矣又曰崇德報功祈福三者祭之秩也非  
祭之義也舉是三心致之社稷山川而弗忍況孝子之享  
其親乎陰陽之良能人之性也吉蠲之精意神之著也用  
神之著者有事于己之性己以崇以所以報則二之矣故  
曰弗忍也已況孝子之享其親乎文武之德豐矣棚揚之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六

而恐其蕩乎心然後情至而無餘志矣况祈報之私哉人  
子之于親無擇也無感也無求也傳之而已矣有傳心焉  
傳性焉有傳命焉閔子小子之警于廟傳心者也文王大  
明之播于廷傳性者也清廟維清之承于祀傳命者也傳  
之以命而心性絀矣道義者命之委緒吉凶者命之棲苴  
迎精合漠以反其所自生維清之所以益簡也知文王之  
典庶幾其成而已矣故以知闕宮之所昌熾長發之頌湯  
烈不足以與于周公之享其先也  
問祭之備物有人道焉有神道焉采五色和五味以人享  
之也弗忍致之死也樂五音臭五氣以神求之也弗忍求



之而弗得也。而那詩惟言鞀鼓管磬之奏無一言及于性。豈者何曰王氏詩廣傳詳之矣。曰周尙文求之于臭弗求之味。殷尙質求之于聲弗求之色。聲臭者神之所主也。鬼神雖弗能聽而聲自通也。鬼神雖弗能嗅而臭自微也。合于漠而爲之介紹。夫然後求之也。親而神不遐與。抑周之尙臭。又不知殷之尙聲也。聲與臭入空者也。聲入空空亦入聲。兩相函而不相舍。無有見其畛也。臭雖入空而既有質。則猶有畛域。惟臭入空而空不入臭也。昭明焄蒿悽愴之神氣。宅于太空。故蕭艾脂膏之氤氳。誠不如鞀鼓磬筦之昭徹也。際之于上。涵之于下。播之于四旁。搖蕩虛明而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七

生其歆。歆殷道至矣。事者容之所出也。言者音之所成也。言事人也。音容天也。故音容者人物之元也。鬼神之紹也。幽而合于鬼神。明而感于性情。莫此爲合也。今夫言胡之與粵。有不知者矣。音則無不知也。今夫事聖之與愚。有不信者矣。容則無不信也。故道盡于有信。德不充。功盡于有事。道不備。充而備之。至于無言之音。無事之容。而德乃大成。故曰成于樂。乃以感天下于政令之所不及。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今夫鬼神事之所不可接。言之所不可酬。髣髴之遇。遇之以容。希微之通通。通之以音。霏微蜿蜒嗟吁。唱歎而與神通理。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大哉聖人

詩古微 中編之十

之道治之于視聽之中而得之于形聲之外。以此而已矣。雖然更有進焉。容者猶有迹也。音者尤無方也。容所不逮。音能逮之。故音以節容。容不能節音。天治人。非人治天也。天治者神以依也。雖然尤有進焉。八音備。大聲震。盪滌于兩間。而磬特詘然。至于磬而聲愈希矣。音之假于物。革絲假于蟲獸。竹匏木假于草木。金鍊而土陶。假于人爲。石者無所假也。尤其用天也。故曰依我磬聲。音之尤自然者也。嗚呼。此可以知聖人事天治人之道矣。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七

問禘祫之制。古今聚訟。而商頌元鳥祀高宗。長發大禘。太祖考。韓詩內傳亦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祫則羣廟之主。悉升于太祖廟。與公羊及逸禮通典大同小異。故鄭箋改祀爲祫。或謂本于韓詩者。何曰韓詩釋商頌。自宜用商制。然祫祭當于祖廟。不當于高宗之廟。且武丁孫子乃主祭之稱。序箋皆未可據。蓋祫祭之文。不見于易。書詩周禮儀禮中庸孝經爾雅左氏內外傳。惟一見于王制之言。時祫則殷禮也。再見于公羊傳之言。大祫則諸侯禮也。三見于曾子問言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亦明。明諸侯禮也。四見于記大傳言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可及高祖。則又明明諸侯以下之禮也。自後人誤以殷制說周制。又以諸侯之禮說天子之禮。于是假擾千載羣

三〇七



言淆亂則折諸經考周官大宗伯大司樂有六享六樂之禮其稱春酌夏祠秋嘗冬烝與天保詩合蓋周人既改殷制春酌夏禘為春酌夏祠而別以大禘特禘為重祭別無時禘時禘之名此王制外諸經皆無禘祭之由也然禮不王不禘禘則僭故天子之大禘諸侯謂之大禘春秋文公三年大事于太廟公羊穀梁以為大禘左氏杜注謂之吉禘蓋魯本僭禘公羊正其名曰大禘以見諸侯之不當禘其言五年再殷祭者三年大禘五年特禘皆言諸侯之禮與王朝之禘無與蓋禘通于諸侯以下而禘惟天子此公穀外諸書皆無禘祭之由也諸侯喪終之吉祭即三年大禘也晉大夫言寡君之未禘禘也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卷問 九

祀僭與魯同 然則周時天子禘禮如之何曰有吉禘有大禘有特禘吉禘之禮無論毀廟未毀廟皆陳于太祖之廟而合祭之蓋新主入廟告附告遷故合祀以聯祖考之情所謂終王之禘每君止行一次者也大禘則專取毀廟之主陳祭于太祖后稷之廟特禘則取羣廟未毀之主升合食于文王廟此二禮于五年內相間而行且如初三年大禘初三年之禘正當吉禘之時有吉禘則無大禘第五年特禘第八年大禘第十年特禘左傳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惠王崩喪終祔廟之年當吉禘于太祖后稷廟乃能合祭先王先公之主今但禘文武則何由及王季以上豈

于吉禘之年亦舉特禘歟抑以文武創業之君舉文武以該大祀歟何以知周有大禘特禘曰周禮宗廟之祭有六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在春禴夏祠秋嘗冬烝四季之外肆獻裸者大禘也饋食者特禘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者大禘朝享者特禘也鄭注皆以大禘為禘特禘為禘此濫周制同殷制故有禘大禘于禘之說不知天子有禘無禘諸侯有禘一祭而上下異名雖賜魯郊禘止令同殷制之時禘時禘故牲用白牡非如天子大禘特禘在時享之外闕宮毛傳諸侯夏禘惟天子兼之此謂魯同殷制有時禘無大禘然此猶皆宗廟之禘也由是推于郊社配神之祭則更有二特禘一則圓丘配嚳之禘禮大子郊故爾雅禘在釋天祭法禘在郊上國語以禘郊與宗廟烝嘗對舉且牲用麋栗薦同一則明堂宗祀配帝之禘全烝惟禘與郊同一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卷問 十

故于文從示從帝逸禮禘于明堂清廟此二者不在宗廟之內而亦為特禘其行禮之期則圓丘當于巡守之年行之故禮運因名山升中于天謂巡守也因吉土享帝于郊謂圓丘也足徵圓丘因巡守歸而後舉大抵十二年一行之圓丘方丘皆因高下自然之土非如南北郊社之壇壝日又周禮所述樂及牲幣皆不同魯配圓丘亦當配方澤稷配南郊亦當配北郊郊邱之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國丘亦當稱郊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社之稱北郊也



禍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所自出。蓋父天母地。故能天太祖而祭其所自出之上帝。萬物本天。人本于祖。因祖本天。禮隆義眇。不可同于所穀之郊。歲歲舉行。故諸經罕言之。此特禘之不在宗廟內者。一。明堂祀上帝之所。虞夏商皆以太祖配。獨周人則明堂不配。后稷而配以文武。稷爲配郊。郊尊而宗祀親焉。不在三年五年再禘之內。大抵于季秋大饗帝時行之。鄭氏謂大饗五帝于明堂。以文王配五帝。不知五帝與文武皆配上帝。此禮創自周公。故孝經以嚴父配天。推周公之孝。此特禘不在宗廟內者。二是說以殷制還殷。以周制還周。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五

以侯國之禮還諸侯。以天子之禮還天子。以宗廟之禘還宗廟。以郊社之禘還郊社。試以此質諸羣經書傳。無不合者。如以王制殷代之時。禘時禘與周代之大禘四時相間。以公羊侯國五年再禘之禮。與天子之大禘五年相間。又或以祖所自出之帝爲人帝。混郊社于宗廟。則如治絲而棼之。以鬪解鬪。百世莫能畫一矣。

問禘禘之大綱則然矣。而廟制禮儀祭期。復多異說。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皆以太祖爲祖。而別郊有功德之王。獨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則所祖者非后稷之太祖。鄭康成韋昭謂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祀文王。其後以武王創業。廟不可毀。乃更改祖文王。而宗武。此周制異殷之明證。虞夏廟制不可考。然祖宗皆百世不遷。而殷人五廟。契爲太祖。成湯又永占四親廟之一。則後王止三廟。何以容昭穆。或據尙書文祖爲堯。太祖廟卽明堂五府之總名。夏后氏明堂號世室。取其世世不毀。因謂祖宗有功德者奉其主于路寢之明堂。卽爲舜禹湯文武之專廟。不在五廟之內。其說若何。曰。是義起于惠氏明堂大道錄。據文十年公穀傳。周公稱太廟。伯禽稱太室。漢書五行志。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五

室。謂太祖太宗栗主皆供于明堂路寢。而分前堂後室。太禘吉禘皆于路寢行之。則太祖之廟。不反虛無主乎。若祖廟與明堂各供一主。則太祖不有二主。而殷人魯人有六廟乎。至周人七廟。則已別立文武二廟。謂之二祧。亦謂之二世室。故周禮掌祧掌守先王之廟祧。奄八人。謂五廟二祧。及姜嫄先妣廟而八。若謂路寢爲文武廟。而以前堂祀文。中央祀武。則周人不又止六廟乎。且太廟居左。路寢居中。爲聽政視朔視朝之所。而祀祖宗栗主于中央。後王何以踐位出政乎。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明堂路寢。是明堂在路寢之外。太廟宗宮考宮又在明堂之外。雒



邑尚有文武專廟而鎬京反無之乎。卽或變易其說謂尚書文祖夏后世室爲宗祀之明堂。非路寢之明堂。謂殷以前無二祧。卽以明堂爲祖宗不遷之廟。與周制不同。然宗祀上帝之明堂在國南三十里。大戴禮盛德篇以祖宗不遷之廟而遠置郊外。何以日祭月祀。况國南明堂亦朝會諸侯之所乎。然則禹湯旣皆百世不遷。又不可占四親廟。非于太祖將何廟祀之。太廟及路寢皆與明堂同制。所謂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者。皆據太祖廟言之也。魯則周公爲太祖。祀于廟之前堂。魯公祀于中央太室。虞夏殷則顓頊契爲太祖。祀于廟之前堂。而舜禹湯祀于中央太室。皆正東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三

面之尊。百世不遷。日祭月祀時享。與四親廟同。何必變路寢爲廟。祧糝人鬼。濫幽明乎。至殷之三宗。周之宣王。皆以時毀。見于匡衡韋元成之議。則文武二世室外。古無別立之廟。而馬端臨謂殷人五世兄終弟及。當立十廟。尤臆造無稽焉。問曰。然則其禘時合食之禮。吉禘大禘特禘之制。若何。曰。鄭氏禘祫志。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則穆祭于文王廟。昭祭于武王廟。此則三地分禘也。通典引逸禮。祫祭立七尸。禘于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穆各一牢。此則共禘在一廟也。據此推之。則逸禮言立

七尸者。吉禘之禮。蓋合祭數十世于太祖廟。則毀廟有主無尸。惟文武及四親廟立六尸。與太祖而七。故曾子問。祫迎四廟之主。孔疏謂天子則當迎六廟之主。不言吉禘而言祫者。禘祫一祭二名。假殷說周也。逸禮言昭穆共立二尸。與鄭氏三地分祭者。三年大禘之禮。止及毀廟。故王季以上遷主。祀于太祖后稷廟。成康以下遷主。分祀于文武廟。太祖廟昭穆共二尸。則文昭武穆亦止各一尸。而共一牢也。若夫五年特禘。則上不及太祖。亦不及毀廟。惟迎武王及四親廟之主。合祀于文王廟。文王禘主。武王配享。二昭二穆從祀。共立六尸。六主。故宰孔言天子有事于文武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三

不言后稷。古無同堂異室之制。苟歲歲分祭于其廟。則其情不聯。故三年五年一合祭。卽後世同堂異室之濫觴也。然則其行禘之時。若何。曰。魯禘在孟夏。明堂位魯君以六月之六月。嘗在孟秋。爲殷祭時祭之最大。故又謂之大嘗禘。魯禮法周。則知周人三年五年之殷祭。亦必于孟夏舉行之。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然則頌長發元鳥之諛。若何。曰。長發大禘于元王太祖之廟。契湯皆百世不遷。故詩惟頌二王。禘及功臣。故有阿衡。其餘毀不毀之廟。皆不及焉。元鳥祫祭于成湯之廟。故首惟頌武湯。而主祭曾孫。自稱武丁孫子者。高宗居三宗之



末舉高宗以該三宗歟。殷無世室。三宗皆以時毀。或殆祭時惟三宗有尸。以示異于毀廟諸王歟。

君子讀三頌而知聖人存三統之說。非于商頌見之。而即于周頌見之也。非于振鷺有客見之。而即于有瞽見之也。振鷺爲客勸也。有客爲客歆也。晉客而爲之主。適敬在客。勸而歆之禮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適敬在祖。客非適敬也。然且曰有客戾止。永觀厥成。何耶。斂四海之和。動之以聲容。際虛入漠。流盪充盈。大鳴其豫。以綏昭明。悽愴之陟降。匪他是榮。而榮客之觀。無適而不榮也。斯道也。匪直周道也。夔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崇賓如祖。綏祖如賓。絲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美

虞說周一致矣。虞賓讓之裔也。周賓勝國之孽也。其讓不忘。其勝不慚。嫌疑悉捐。而胥于一。帝王之通理也。三統之說。更相嬗者。更相師。故後王之于前王。猶弟子之于先師。有恭讓之美。敬其所尊。斯愛其所親焉。俱爲帝皇之裔。同受皇天之胙。德相逮如手授焉。功相及如武接焉。通揖讓。征誅之變。而視猶一致。人之所從。神之所欽。大禮大樂之所洽。無不一焉。此豈三代以下之氣象也哉。秦代周而絕先王之祀。北齊周隋相代。而滅前代之族。固無足言者。漢唐宋之待前代。彼善于此焉。以言乎三統相師之說。恭讓之情。如從粟列而溯薰風矣。惰于忌兄弟之孝。賄臣忌朋

友之忠。無德以存。忌鄰邦之盛。無道而興。忌故國之虞。故曰心存者不患。道大者不憂。憂患亡而疑忌消。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視駢猶白。白猶駢也。有萋有苴。追琢其旅。在彼者猶在此也。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其禱將服。諱者即虐。敏之殷士。在此者猶在彼也。箕子洪範。陳之于武而不慚。微子樂器。授之于周而不貳。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顧子烝嘗。湯孫之將。道一而文質一。統一而王國侯邦一。治一而孫子功臣與勝國之嗣一也。故曰三皇如春。五帝如夏。三王如秋。五伯如冬。漢唐以後皆伯也。視三代以上之氣象。如粟列之于薰風矣。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美

問傳言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湯則未伐夏桀之時。已受共球而服下國。文王而有六州之衆。三分天下爲有其二。豈上古之世。聽其并吞而不問。抑受命專征之後。以方伯所轄之地。爲湯文所有之地耶。曰湯文皆西夷之君也。其始祖契稷皆封于唐虞上世。非夏殷所封建。而湯文之起。皆在夏殷之末世。西邊之戎索也。其鄰近諸國。皆聽其自爲遷徙。自爲兼并。而不必受命于王朝者也。後人以三亳皆在中土。而不知湯所起之西亳。在今商州。爲契始封之地。長發之詩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外大國者。契所生之地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爾雅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海者晦也。亦謂相土之地為西戎也。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正義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大華之陽。是先王謂元王契。其始封在上洛商州之地。為商國所得名。荀子成相篇云。契元生始明。居于砥石。遷于商。故史記六國表序云。禹興于西戎。湯起于亳。周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而桀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後。為今河北懷慶及河南南陽三府地。湯亳在其西。兵自西而東。故升陟伐三腹。于地勢皆順。契封商地大。得至武關以北。故水經注載契曾遷蕃在今華州。湯伐桀時亦盡。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毛

得西方。湯特以七十里起。非以七十里伐桀。及得天下。復于中土。創立亳都。尚仍商亳舊名。猶東周西周東虢西虢。南鄭新鄭。故郢新郢。故晉絳晉之比。若如皇甫謐以中土亳說從先王居為帝。則華陽之封。莘野之聘。升陟之師。皆不可通。故不得不謂升陟為兵行。詭道繞出桀西。乘其不備。其險謬有如斯者。惟知商亳即今陝州。為戰國商於之地。在武關之西。戎羌交錯。猶未為中夏。故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所謂西夷北狄者。皆就其國近西戎而言之。非以云天下也。及成周之世。湯後支孫仍世居商州之地。故秦本紀云。甯公二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

亳王奔戎。遂滅湯。說文亦以亳為京兆杜陵之地。是湯後支孫居西亳。號亳王。猶重黎子孫皆曰重黎。以此徵亳近西戎。世為夷狄之君也。非後世景員維河之亳也。湯之伐桀也。誓則稱王。長發之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即繼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名之正也。言之順也。湯未伐桀。固已受命稱王。為天下主矣。湯為西戎之君也。故可以受小球大球。可以受小共大共。可以十一征而無敵。可以稱王。可以放桀。惟周之先王為西戎之君也。故可遷岐。遷豐。可以事獯鬻。昆夷。可以受命虞芮之質。成。可以伐密。伐崇。三分天下有其二。可以受命。

詩古微

中編之十 商頌答問

毛

改元。可以服事殷。而兩不以為悖。是說也。于尚書詳之。而復述其大略于此。

詩古微中編之十終



詩古微下編之一

邵陽魏源輯

詩序集義一卷

周南

關雎刺時也。韓詩序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君子非文王之謂。

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與紂之時耶。毛序曰。關

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風諷也。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

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序。毛。周之

正風。商之變風也。毛詩三家詩並以求賢妃配君子。諷刺

說詳二南答問周公主陝以東。其地近紂。故風人思得賢妃以配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一

其君。與車牽同誼。周公為東伯。采其風而陳之。

葛覃。后妃之本也。美文王后妃之勤儉孝敬。美在此則諷

在彼矣。故三家詩以關雎葛覃卷耳為皆刺時。毛傳及三家

后妃在母家之說詳詳答問

卷耳。后妃之志也。詩人欲君子知臣下之勤勞。故陳使臣

室家之詞。與四牡汝墳。皆作于商季。王事靡盬。征役煩亟

之時。故三家詩以關雎葛覃卷耳為皆刺時。毛詩求賢齊

位非詩本義皆陝以東之民風也。非后妃之詩。若為后妃之詩

樛木。美后妃也。后妃得配君子。以成其德。猶葛藟得託樛

木。以升其上。文選窮婦賦注。言一草之託樛木。喻婦人商

王之妃。非患妒忌也。在蠱君德而喪其福祿也。

螽斯。美后妃也。言賢母能使子賢也。韓詩外傳振振仁厚。繩繩

戒慎。螽斯和集。毛傳與與麟趾同誼。主于一門之象。賢非

徒子孫眾多之謂。韓詩同與麟趾同誼。主于一門之象。賢非

徒子孫眾多之謂。續序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不得經誼。呂

盛更不得毛誼。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非不多也。不賢也。

桃夭。美嫁取及時也。禮。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外傳

兔置。美求賢也。殷紂時。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食之。文選

文王舉閔夭。泰顛于置罟之中。西土服。墨子故兔置之詩。作

刺紂時所任小人。非干城腹心也。鹽鐵論

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王時。宋人之女。嫁為蔡人之妻。夫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二

有惡疾。終不改嫁。君子美其貞一。列女傳魯

漢廣。說人也。文選注邵國男說貞女。而作樂書。引琴操本

喬木。漢女皆比興。猶湘君湘夫人之謂與。薛君

汝墳。辭家也。後漢書注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

歸。其妻恐其懈于王事。因陳義以匡夫。言觸烈政而仕者

以父母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韓詩外傳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文王化行南國。雖衰世公子。皆信厚

如麟趾之祥。非獨美周國之公子也。用毛商末八虞產于

一門。殷士亦多膚敏。濟濟多士。為周楨幹。是麟趾之祥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毛序諸侯以鵲巢為節樂會時也。禮記誤

為狸首辨見鵲巢為關雎之應。知關雎則知鵲巢矣。夫子正樂論

采蘋夫人不失職也。毛序用射義葛覃之應也。知葛覃則知采

蘋矣。

采蘋大夫妻樂循法度也。毛序用射義卷耳之應也。皆述大夫

妻之事。二南皆當殷之末世。美在此則諷在彼。故又言背

宗族而采蘋。怨取宗室屬下語耳潛夫論誤作采蘋。

草蟲大夫妻懷其君子行役之詩也。亦欲在上知臣下之

勤勞焉。齊詩後草蟲于采蘋。與儀禮樂章合。不當如傳箋以為未嫁之

女。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三

行露美貞女也。召南申女許嫁于鄆。夫家六禮不備而迎

之不行。則訟之。女終不苟從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棄禮

急情。君子賤之。故嘉申女之守禮。列女傳韓詩外傳同說

羔羊美大夫也。詩人賢仕為大夫。其德能稱其服。有潔白

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韓詩薛君章句退透迤以補過。足

抑苟進之風。私門不開。則賢可知矣。曹大家賦後漢楊秉傳儒林傳合成此說

與鄭箋減退膳食。率從公道異說。

殷其雷。大夫妻懷其君子。從軍將歸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

振盛也。殷。韓言眾多也。軍裝如軍之裝也。與汝墳皆畏王

室征役而勉以義也。

標有梅。嫁取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

女得及時也。周官媒氏疏引張融蓋韓詩義呂東萊曰其詩汲汲如恐失之蓋習亂喜始治者所作

迨願也。丈夫生而願為之室。女子生而願為之家。韓詩章

句。蓋父母為女擇夫之詞。

小星使臣勤勞在外。以義命自安也。韓詩外傳引此詩釋之曰家貧親老不擇

官而仕。又白帖引。嚙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文選魏文帝此詩入奉使類

詩與汝墳卷耳。殷其雷。四杜皆商末政役煩急。君子勉從

王事之詩。故季札聞歌二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勤而不怨矣。實命不同。勤而不怨之謂也。

江有汜。美媵也。被文王之化。嫡能悔過也。或曰。南國少子。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四

才略美好。求我長女。厭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蓋長

女後嫁。遇人不淑。而娣姪先嫁。得所作此悼之。用易林義詳二南答

騶虞。樂官備也。禮射義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

虞。歎仁人也。射義鄭注騶虞者。天子掌鳥獸之官。周禮疏

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甚敬其主。敬慎其職。掌而忠厚。盡

矣。賈子麟趾言子孫之多賢。騶虞言在官之多賢。故麟趾

為關雎之應。騶虞為鵲巢之應也。

右召南正風八篇。與周南八篇相配。又附東周所采

西畿之風三篇在內。



甘棠周人思召伯也周之後世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韓詩外傳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說苑引孔子年襄十四年及劉歆廟議引釋此詩又左傳定九年襄十四年及劉歆廟議引釋此詩當為西畿之變風並為身後追思之義詳二南答問

節野靡之刺興舊唐書禮儀志用韓詩說當為西畿之變風

何彼穠矣美王姬之女也齊侯嫁女于諸侯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儀禮疏引言齊侯之女子而平王之外孫女也齊女所嫁當是西畿諸侯虞虢之類其風采于西

都畿內不可入東都王風復不可入齊風故從召南陝以詩古微下編之一詩序集義 五

西之地而錄其風爾

二南皆儀禮樂章不當有周公以後之詩故知召南多于周南者三篇皆衰周附入之風當如三家詩說不當如毛詩皆作于文王世之說

邶鄘衛上

柏舟美貞女也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之喪其弟立請同庖女不聽衛嬖于齊齊兄弟使人告女女復不聽賦是詩言其君左右小人成羣致足愠也列女傳韓詩外傳劉向封事貞女不二志以數變故有

匪石之詩一許不改所以長貞絜而甯父兄也潛夫論三家詩說

碩人莊姜之傳作也莊姜始嫁操行衰情淫佚冶容傅母論之乃作碩人之詩砥厲女以高節以為家世尊榮當為世法則姿質聰達當為人表式徒脩儀貌飾與馬是不貴德也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列女傳錦者女未嫁衣裝者在途之服登車則服之為行道禦風塵之用母使君勞謂女君也列女傳皆作于始嫁之時非不答無子之後說詳答問

志引河水洋洋在邶則三家詩碩人當在邶風為莊姜諸詩之首毛倒列于衛風之後故誤以為末年見閔之詩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莊公取夫人莊姜又取陳女為夫人史記並寵二嫡故夫人賦是詩孔疏以陳嬖為莊姜之媵不記並寵二嫡故夫人賦是詩知廢安得于異姓之國乎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作于莊公不見答之時毛序謂作于州吁難後適詩古微下編之一詩序集義 六

非情事辯見答問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作于莊公不見答之時毛序以終風為傷州吁侮

慢邶非情事毛詩以燕燕則于日月終風之前故概以莊公生存之詩為身後之詩辯見答問

燕燕衛莊姜送完婦大歸也陳嬖之姊戴嬖生子完而母死莊公命莊姜子之史記嗣立為桓公州吁弑之故送完婦大歸于薛故曰仲氏任只也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畜孝也

言此婦能思其夫君桓公故能體夫心以孝于姑也其後定姜送其子婦亦賦是詩列女傳以為衛定公夫人定姜

未度河以前之風不應有陳靈以後之詩其當為追賦莊姜之詩與召穆公賦棠棣同例矣至毛序以為送歸安之說史言完母已死故戴嬖稱說在州吁之弑後十餘年安得此時尚有送陳嬖之事乎况仲氏任只明為薛國任姓



之女以勗寡人坊記作以畜寡人鄭注訓畜為孝是韓詩說確為送子婦非送歸妾矣

擊鼓怨州吁用兵也毛序

凱風美孝子也七子不同母母愛不均七子自責母遂感

悟化為慈母故詩人美之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

之過小者而怨是不可磯也趙岐注凱風言母心不說是過之小也後漢江臧事繼母感凱風之義兄弟同枕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是明為七子不同母之證而漢碑漢詔漢樂府皆引是詩以頌母德之劬勞初無淫風流行不安其室之說辨詳答問

雄雉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之陳情欲以歌道義也雄

雉耿介之鳥韓詩章句非刺淫之詩未詳其為何公之世及韓詩外傳皆以此詩與靜女首章並引以為精氣闕益傷時過而陳情欲以歌道義而韓詩章句并釋雉為耿介之鳥

詩古微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七

于刺淫無涉此詩在新臺以前八篇且中隔式微旄邱泉

水皆宣公以後之詩何得如毛序概為刺衛宣公辯見答

匏有苦葉賢者感遇待時不敢苟合也後漢書張衡傳陸機演連珠同義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論語荷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邛須我友之謂也非刺淫之詩亦莫詳何

公之世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毛序

式微黎莊夫人作也衛女嫁黎而不見答傅母問其賢而

失意勸之大歸夫人答以從一而終列女傳黎許無風故與

許穆夫人詩皆以衛女附之衛風焉毛序以為黎侯失國

寓衛而作考黎莊公

有諺則非失國之黎侯矣黎滅于狄何地可歸而為此不情無稽之怨詞乎辨詳答問

旄邱亦閔黎莊夫人之詩也陰陽否隔許嫁不答旄邱新

臺悔往歎息易林三家詩也并及新臺者流離瑣尾式微

同情叔伯頃呼則使人甯于衛兄弟而兄弟不過問也毛序

以為黎侯責衛伯之不救在晉景公六年滅赤狄立黎

侯時其事在衛度河百餘載後安得入邯鄲故都之風

簡兮刺賢者不用辱于伶官也毛序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毛序

北風刺虐也毛序

靜女賢者及時思遇也陳情欲以歌道義故曰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急時詞也說苑及韓詩外傳並同此賢者思遇

詩古微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八

所本也毛序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正義又謂陳古者靜女之法皆不合詩義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

惡之而作是詩毛序

二子乘舟閔伋壽也衛宣公子伋前妻之子也壽母宣姜

與朔謀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河中將沈而殺之壽

知不能止因與同舟舟人不能殺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

死也閔而作詩新序以為作于生前與毛序死後遺悼

黍離伯封作也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

詩人求亡不得憂思不識于物視黍反以為稷也新序及

韓詩三家詩在衛風之末毛詩錯入王風之首說詳王風



通論

邶鄘衛中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作此自誓。毛序

牆有茨刺衛宣公也。與新臺同義。非刺通公子，頑辯詳答問。

鶉之奔奔刺衛宣公也。左右公子怨宣公之詩，故曰我以

為君，我以為兄。初宣公屬急于右公子職，屬壽于左公子

洩，後以公子朔之譖，使盜殺之，故二公子怨惠公以及宣

公。史記列女傳皆無通公子頑事。

君子偕老，哀賢夫人也。子之不淑，不幸無祿之謂也。他德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九

之美貌，邦之媛，謂邦之援助也。釋文引韓詩章句，當為衛人哀輓

夷姜之詩。夷姜宣公之前夫人，生伋而卒。史記胡天胡帝招

魂之誼也。哀夷姜，正所以刺宣姜。史記列女傳皆以夷姜

妾之

桑中刺奔也。毛序

蝮蝮刺奔女也。邪色乘陽，人君淫液之徵。臣子為君父隱

藏，故言莫之敢指也。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蓋刺宣姜之詩，其序以

之方中後而序為文，公以道化民者固非，即以為刺通頑

者亦非也。新臺鴟奔皆刺宣公，此詩屢言女子有行，則專

刺宣姜說。詳答問。相鼠妻諫夫之詩也。白虎通義其夷姜謫宣公之詩，歟夷姜宣

公前夫人。史記伋之母也。故見宣公奪伋妻而以死自誓。夫

婦榮恥共之。白虎通義奈何居尊位而為闇昧之行。毛序故以死

諫焉。毛序繫諸文公詩後者，非左傳以為宣公烝于夷姜

子，無上烝之事，惟毛傳居尊位而為闇昧之行，語合詩旨。

干旄，閔伋壽使齊見殺也。姜子太子伋，白旄而使力士待

諸界上，見四馬白旄至者，要殺之。史記列女傳故詩言良馬四

之素絲組之，自衛適齊，渡河在浚。浚，即濮陽，今大名府由

是東行至莘被殺。今東昌府莘縣故伋載其尸，復還于浚，并壽馬

為五方由郊而都，而城遂亦自殺。彼姝者子，忠順之子也。

列女孟母傳引詩論衛引詩並以為父子之子。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十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衛懿公為狄所滅，夫人閔衛之亡，傷

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毛序

泉水，衛女思歸也。亦許穆夫人作焉。後漢書馬衡傳，衛女思歸，唁兄之志，

須與漕義同。載馳彼篇，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此篇謀諸同

姓異姓，則所因之國，歷歷有之矣。非徒思歸，甯之詩。此篇

邶風與載馳篇次不相屬，故義不屬，今移正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滅于狄，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

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營立宮室，百姓說之。

毛序○泉水定之方中，舊皆在邶，乃故都遺民，隨徙渡河

者所作。



邶鄘衛下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序毛

考槃刺莊公使賢者退處也序毛

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相奔復相奔背也序毛淇水頓邱

皆未度河故都之地

竹竿衛女思歸也毛序謂適異國不見答所作然其詞與泉水多相出入疑亦許穆夫人之詩

淇水泉源皆未渡河時作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序毛

河廣宋襄公母出歸于衛思其子作是詩也序毛作于襄公

為世子衛都河北時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七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過時不反焉為王前驅當作于

周室東遷之初衛都河北之日

有狐閔窮民也在位君子憂民饑寒而圖其衣食焉詩外傳

淇梁淇側淇屬明為先世故都之詩如耦與三家詩異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敗于狄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

遺以車馬器服衛人得之而作是詩序毛蓋故都遺民隨徙

度河者所作

左氏春秋季札觀周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是邶鄘衛者猶曰

殷商曰荆楚乃故衛之稱以異于楚邱之新衛卒之

以木瓜明衛風皆齊桓創伯時陳其風于王朝也舊分三國簡編錯亂失次今大略仍之而間更一二已甚者如右

檜風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

得玦乃去序毛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序毛

隔有甚楚疾恣也序毛

匪風思周道也序毛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望之周室東遷

檜偪于鄭思王靈之庇而不可得也非古之風揚揚者是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七

非古之車云云言東遷之初士大夫各以車馬載其琴

鄭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國人美之而作與檜風

之邱中留子相先後焉變風之序曰美者唐風揚之水美

桓叔無衣美晉武公與緇衣美鄭武皆衰世之毀譽非三

代直道之公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斷章取之而

已序毛

將仲子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

故作是詩序毛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清人刺文公也。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

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清人。左傳

羔裘美三良也。文公之時，三良為政，所謂三英粲兮也。文

公背齊從楚，則孔叔諫之。文公不禮重耳，則詹叔諫之。所

謂邦之司直也。又幾被讒殺于齊，見烹于晉，又謂舍命不

渝也。詩次清人之後，其美三良而欲文公之信任乎。毛序

刺朝而詩無刺意，則以為陳古且訓。洵直且侯為君侯，亦

不諷。雖詩不倫，作不倫又訓侯為美，知必不以為刺朝。

邈大路，思君子也。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毛序或曰：鄭衛溱

洧之間，羣女出桑，故贈以詩曰：邈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

華詞甚妙。宋玉則是託男女之詞為留賢之什，且次清人

文公詩後，必非刺莊公詩矣。續序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述古賢夫婦相警戒之詞。用毛義

章五子字皆子其夫不。當如鄭箋子其賓客

有女同車，刺文公也。文公如取齊姜，繼欲結楚援，復昏文

辛，自是貳中夏而事蠻夷，遠三良之諫，蒙春秋之貶，皆文

辛為之。故詩人睽睽齊姜，匪姜之為美，而中夏盟主之為

美也。詩次文公清人之後，必非先世刺忽之詩。詳詳

山有扶蘇，刺文公也。所美非美，然文公不從三良以親齊

而寵申侯以暱楚也。易林徐幹中論引此詩，並同鄭箋不

同毛傳以上章狂且斥臣下章

籛兮，刺文公也。魯衛晉固伯叔兄弟之國，齊宋亦伯叔甥

舅之邦，若之何倡而不和，要而不從，始則見討，齊桓繼則

見討，晉文甘心背夏，役楚乎。詩當作于甯母聽命之後，乞

盟請服之時。文公于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

嬖寵而用三良

狡童，刺文公用申侯也。申侯以楚嬖臣，施反覆于小國，使

諸侯連年謀鄭，兵無鬪歲，鄭人身受其害，故言使我不能

餐息也。毛傳以狡童狂童斥昭公，昭公非童

養衰，刺文公用申侯之言，背盟事楚也。鄭文公十八年諸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侯會于首止，將盟，惠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

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故逃歸不盟。明年諸侯伐鄭，楚

救鄭。又明年齊伐鄭，孔叔請下齊，公曰：子姑少待。夏，鄭殺

申侯，以說于齊。故詩言豈無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

荆楚。鄭箋用韓詩說又又言豈無他士者，大國之卿當天

子之上士。鄭箋用鄭伯恃楚援，又恃有惠王卿士之命，故

違孔叔三良之議，而從楚嬖臣申侯之謀，力背齊盟，以事

楚及齊桓，以為討，始殺申侯以自解。鄭風言狂且一狡童

三狂童二皆刺申侯，且次文公清人之後，必非刺忽矣。

丰刺亂也，昏因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毛序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序有靖家室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室家也。

韓詩章句此女望男來迎已之詞。鄭箋用韓義。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毛韓說同。

子衿刺學校廢也。毛韓說同。詳答問。 佻達城闕言以青衿之士為

狹邪之游。故刺廢學即是刺淫。

揚之水刺兄弟相爭也。距文公清人亦已遠。隔必非刺忽

或當為文公身後子瑕子蘭爭國之詩。說詳皆文芋之謀。

與有女同車相終始。

出其東門刺淫也。漢書地理志魯詩說。編女綦巾未嫁女所服。三家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五

貞女自述已志。言如雲如荼之女皆非所願。效惟有安

此素服守禮俟時而已。聊樂我魂。魂神也。韓詩不聊可與

娛。與通。但可自怡。不堪持贈也。毛序謂五公子相爭。兵革

得有如雲如荼之觀。且傳釋。茶為喪服。尤不詞。今從韓詩。

野有蔓草。思遇賢也。韓詩外傳。孔子遇。思遇賢者而託諸

男女之詞。美人香草。以比君子。蓋仿諸此也。毛序傳箋並

不期而會之詩。是三家詩謂無邪者。毛詩反以為邪。蓋以比興為賦也。

溱洧刺時也。鄭國淫僻。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

樂。芍藥之和。呂覽本。言三月上巳。桃花水下。方盛流。洧洧

然。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執蘭而被除。芍藥離草。言將

離而贈此草也。韓詩章句。鄭箋所本。無續序。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之說。

許氏五經異義。言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者九。故鄭

聲淫也。今考毛詩。以鄭文公清人以後之詩。指為刺

忽刺莊公時世。傾倒詞義。齟齬。故鄭箋亦間用韓詩

以匡毛傳。今據以更正。至其說婦人九篇。則遵大路

女日雞鳴。有女同車。丰東門之墀。子衿。出其東門。野

有蔓草。溱洧。其詩非必皆淫詩。而風聲習氣所漸靡

雖思賢諷政之詩。常同綺靡流連之詠。雖詩人亦有

不自知其然者矣。

齊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六

雞鳴刺聽讒也。韓詩。雞鳴。蠅聲相似也。韓詩。首章欲其審

聽。次章欲其審視。末章則明去就之分。言小人眾多。其甘

與同。茲夢亂乎。與小雅青蠅。刺有婉直。風雅之別也。縱繁

上書闕下。歌晨風。雞鳴之詩。蓋取無罪蒙讒之義。非取思

賢妃明矣。毛詩得失。辯詳答問。

還。齊詩。刺荒也。齊侯好田。從禽。國人化之。遂成風俗。毛言

獵者。或往營邱。或往昌地。或往茂地。而中道相逢于豳山

之左右。三家詩。作。韓詩。還。作。儀。儀。作。儀。皆訓。好。兒。誼。與。毛。同。頗。與。折。好。折。咸。相。復。似。不。如。齊。魯。誼。長。

疑作于胡公去營邱。徙都薄姑之時。公無微。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毛著齊地名。地里志用。詩次于還



後東方前蓋齊先世刺親迎中途不至女家之詩

東方之日刺時也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韓詩章句與毛鄭以日月分喻也君臣及陳古之刺種種不合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也

毛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于其妹大夫惡而去之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焉毛序當作

于滅紀之時婉孌卯角突而弁兮謂魯莊年已長苟不忘

報仇之志恐齊所患者不在紀而在此卯角之甥也傳箋

與此賦體異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七

盧令刺荒也獵夫而齊人仁之猶叔段出狩而鄭人仁之

也非陳古之刺

敝笱刺哀姜也哀姜初歸之時魯莊公越竟逆女丹楹刻

桷宗婦觀幣所以媚姜者無不至姜所以驕公者亦無不

至春秋見其微詩人亦知其微必為文姜之續矣詩次南

山之後以齊子為稱必非追刺文姜始嫁之時文姜初至

不當以魯十餘年後之通襄而追刺其初至者

載驅刺哀姜也襄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曰夕謂刺魯桓借夫人歸甯之詩則不當稱齊子

易林○哀姜歸魯在齊桓公十六年是襄公末年所生之

季女也若文姜為齊僖之孟女不當稱季嫁在襄公身後

而係諸襄嫁者莊二十四年夏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

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曰其入言日何難也夫人不僕不

可使入與公約然後入公羊約莊公遠媵妾也何休故曰

齊子發夕齊子闖闢齊子翱翔鄭箋破豈弟為國圖謂即

留連久處之謂古者后夫人在途稱子既至國稱夫人詩

詠齊子初嫁斷非刺文姜夫人會齊侯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昏讐也壻謂之甥魯莊如齊納幣觀社在

齊桓十二年齊襄文姜交沒之後安得復以外甥辯其非

齊侯之子惟莊因齊社蒐軍實之時盛其容服炫其射御

以夸齊國而媚婦人故詩人刺之曰擅此才武不以復讐

而昏讐且昏者又怨耦禍方未艾焉惜之深刺之深也其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六

後哀姜亂魯齊桓定魯故陳其風于王朝特詳齊襄二姜

之詩與春秋相表裏而齊桓以後無一詩焉伯迹之始即

王迹之終也

魏風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俗儉嗇褊急故詩人刺之毛

汾沮洳刺賢者不得用用者未必賢也公行公路公族皆

貴游子弟無功食祿而賢者隱處沮洳之間采蔬自給誰

知其才德高出在位之上乎用韓詩外傳之義魏風自葛屨外皆

非刺儉之詩如玉如英豈褊嗇之度且既不稱其

園有桃刺時也為政者不能得民以自強故詩人憂之言



園有桃宜落其實國有民宜得其力毛傳是與非賦非刺儉之詩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毛序

十畝之閒刺時也毛序閑閑男女往來無別之貌毛傳無國削

民迫之義

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主也張揖引齊詩魏國女作焉傷賢者隱

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縣珍奇積百穀德澤不加百姓痛

上之不知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琴操本三家詩蓋國小政荒不

知求賢自輔使遺佚厄窮其室家嗟歎之如此

碩鼠刺貪吏也續序以碩鼠斥君非是甯戚遇齊桓叩牛角而歌碩

詩古微下編之一詩序集義 充

鼠說苑善說篇取適彼樂郊之意言將去齊適他國也若

碩鼠斥君豈遇主之什乎盧鐵論曰履畝稅而碩鼠作與毛序刺重斂同

魏檜皆無世家故詩序皆無世次孔疏以魏風七篇

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鄭譜分爲二

君試思陟岵何與刺儉汾沮洳園有桃伐檀則皆刺

不用賢故季札觀歌魏風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是

魏風以求賢自輔爲証斯近之矣

唐風

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毛序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四鄰謀取其國

家而不知故國人刺之毛序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場之水憂晉昭公也昭公分國封沃沃盛疆而國弱我聞

有命不敢以告人泄曲沃之謀于昭公欲使知備也毛序

將叛而歸之

非詩人之旨

椒聊美晉之忠臣不黨于沃也自曲沃搆難以來翼人滅

一君復立一君彼其之子碩大無朋碩大且篤蓋謂九宗

五正之徒不入沃黨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用韓詩外傳義蕃衍遠

條喪君有君豈願枝幹之強弱眾寡之不敵乎無刺昭公

而美曲沃之義續序美曲沃能脩其政箋以彼其之子美

傷詩教不及韓詩遠矣

詩古微下編之一詩序集義 辛

網繆刺晉亂也毛序邈迤不固之貌韓詩憂新昏之不久聚

也非續序昏因不得其時之誼

秋杜刺武公兼并宗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也續序責昭公不能親

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無助將

爲沃所并迥非情事詳見答問

羔裘刺時也刺在位不恤其民毛序

鴛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

其父母也毛序當作于桓王助翼伐曲沃立晉侯緡之時故

三言王事靡盬使無衣之請不行王靈猶競于下國故存

之以徵王迹詩與春秋表裏焉

無衣晉武公并晉國其大夫爲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也



武公有無王之心王遂貪賂而命之周與晉皆王法所不容作詩者之所美錄詩者之所刺也

有林之杜晉武公求士也武公既得國懼諸侯之討思

求士以自強焉句踐闔廬梁惠燕昭皆求士此奸雄所

葛生寡婦悼亡也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室家能以死

自誓毛傳鄭伯國之俗所以異于亡國也

采芘刺晉獻公聽讒也其士為輩勸申生出亡之詩乎

故三舉首陽以寄興勸之為夷齊猶勸之為吳太伯也詳說

秦風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三

車鄰美秦仲也始命為附庸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

國人美之至其孫襄公列為秦伯始追錄其詩服虔左傳注述三家

駟騶美秦仲也始有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國人美之其孫

襄公立而追錄其詩服虔左傳注稱公者國人之詞謂莊

公為追諡則此詩公字當亦追錄時所加春秋楚之縣尹

尚稱公况戎索之子男乎毛詩以為襄公則四牡田狩豈

必侯伯始有耶

小戎美莊公也莊公以兵七千破西戎故有兵車甲冑在

其板屋之語且復其先世大貉大邱地居其故國故有温

其在邑之語其子襄公立而追錄其詩服虔述三家詩故列于兼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葭終南之前毛序以為美襄公詩考襄公伐戎至岐而卒

復敵地温其在邑之事且既為襄公末年事何以列于葭葭終南初年詩之前當從三家詩說

兼葭刺襄公也毛序及服虔三家詩並同以戎俗變周民而不以周禮

變戎俗故詩人歎之

終南美襄公也始為諸侯受顯服兵至岐西大夫美之而

作毛序及服虔述三家並以為襄公詩襄公地未至岐兵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三良與焉而作是

詩毛序左傳三家同

晨風思賢士也韓詩外傳及後漢桓範與管甯書并作思

黃鳥後者以其同為穆公詩無他誼也

無衣美用兵勤王也秦地迫近西戎脩習戰備高上氣力

故秦風有車鄰駟騶小戎之篇及王子與師修我甲兵與

子偕行之事漢地理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毛傳秦之先世與戎世仇屢

有勤王敵愾之事至後世民俗猶存當作于穆公拓地霸

戎之時故列于渭陽之前秦風自終南之前皆襄公前世

共立平王至其子文公力戰破戎收復岐東故地獻諸周

室今此詩尊王同仇敵愾猶有二公之遺風其秦穆用由

余拓地千里遂霸西戎之時故次于穆公詩後渭陽之前

不惟與詩詞冰炭即毛傳亦不



渭陽康公念母也。穆公納文公子。晉康公時為世子贈送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思而作是詩。詩序于秦穆之世思舅而作。蓋欲護前三篇之義。無即位後追作之義。為康公詩。故強謂追作也。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有始無終也。毛序說詳答問。秦風終於穆康二世。皆晉伯所陳之詩。

陳風

宛邱刺時也。武王封胡公于陳。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擊鼓于宛邱之上。婆娑于枌樹之下。有太姬歌舞遺風。漢地理志魯詩。子之湯兮。子大夫也。毛刺臣民習俗非刺幽公游蕩之詩。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五

東門之枌刺時也。太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事。民俗化之。鄭詩譜用韓詩說。故曰陳夫人好巫而國多淫祀。匡衡亦刺子仲及原大夫氏也。宛邱國之交會男女所聚。毛亦刺臣民習俗非刺幽公荒淫之詩。毛序傳會幽公惡。韓詩外傳列女傳及漢碑衡衡門賢者不用世而隱處也。蔡邕賦述三家詩並同。衡木為門。淺漏可以游息。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也。毛傳。毛序刺僖公。而無立志。鄭箋傳會之。謂衡木為門。喻國小不可無政化。必水喻人君。恩惠則當用人。與詩詞不合。與毛傳及三家詩皆不合。東門之池刺時也。毛序彼美淑姬。可與晤歌。相遇而歌也。毛刺男女時俗。無思賢女配君之誼。鄭箋傳會續。序不合。毛傳。

東門之楊刺時也。毛序昏以為期。而女留他色。星明不至。亦刺淫之詩。無昏因失時親迎不至之誼。鄭箋不從。續序之說。墓門刺陳佗也。桓公庶子佗。每微行淫佚。國人皆知其無行。而桓公不早為之所。其後佗竟殺嫡篡國。而佗亦以外淫被殺于蔡。詩人早見其微。故刺之。列女傳楚詞王逸。墓門行淫期會之所也。夫也不良。斥佗也。訊子不顧。顛倒思。予他日。同思吾言。復何益哉。非作于篡立後。亦無代佗謀。保身除患之義。傳以夫為傅。根箋疏。皆謂詩作于佗執兄。執之誼也。墓立之後。欲其誅退。惡師。以免禍難。非春防有鵲巢說人也。爾雅注引。鵲巢心。此刺男女之詞。非憂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五

月出刺靈公淫夏姬也。舒徵舒也。詩人知徵舒之戕而危之也。故列于株林之前。毛序但刺好色。何楷曰。詩之言舒。不必更藉三家為證矣。株林刺靈公也。毛序澤陂刺時也。毛序彼美一人。賢人也。碩大且儼。非治蕩之詞。蒲荷菡萏。生污泥而能潔。君子之華也。一國止此一人。弃而不用。得不痛哭流涕乎。其傷治洩之忠諫乎。孫氏嘉陳風十篇。而刺淫居其七。其淫佚甚于鄭衛。此楚莊存陳之日。所陳于王朝之風。



曹風

呼嘯刺不用忠信之人也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問人之飢寒則衣食之稱人美則爵之呼嘯采楚疾虛華之言無實故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表記鄭注用韓詩冀其君親諒士遠佞人也毛序刺昭公之奢與此異誼

侯人刺共公也不用賢士而美女乘軒者三百人左氏乘軒不言

何人史記始以美女賞之蓋魯詩說非毛傳大夫乘軒之謂使賢者荷戈于役如季女

之斯飢國欲不亡得乎古時曹濮為貨財聲色之都會故

國小而色荒若斯之盛矣毛序刺共公近小人遠君子非其事實

鳩鳩刺不壹也毛序正是四國言可為四國之長謂任為侯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五

伯鄭此與下泉思賢伯同誼其時晉文受策命為方伯而

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故望其字小國如鳩

鳩之字七子均平不偏也韓詩外傳屢引其儀一其後晉

復封曹殆感是詩故陳于王朝

下泉思方伯也曹衛相率朝楚自外于中夏以干方伯之

討非晉文之咎而曹共不能嚮伯以尊王之罪故言惟下

泉可以浸苞根惟陰雨可以膏黍苗惟方伯之尊王者可

以庇下國奈何舍尊王之盟主而從無王之蠻夷乎詩人

責之望之故晉文封曹陳其風于王朝蓋王迹熄而詩亡

所存者伯迹而已續序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詩旨

幽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毛傳太王自幽遷岐幽民舉國從之營築邑

室民多歌樂之而頌其德史記蓋幽國舊風至周公而始陳

于王若周公所自作則當列于雅不當入民風說詳答問

鴟鴞周公戒成王也成王未知為君之難故公作詩以貽

王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季

札聞歌幽歎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與書之無逸同誼

七月鴟鴞皆邪國舊風也鴟鴞小鳥也刺邪君曾不如此

鳥此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絲腸戶趙岐孟注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五

三家詩說刺邪君者代為太王自傷之辭以自刺說詳答問

以上二篇幽國舊風而公陳諸王以下五篇幽人從

公東征所作而太師采以入什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

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

情而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毛序亦幽民從征者所作故列于民風非大夫所作

破斧美周公也言周公出為二伯述職東征黜陟而天下

皆正也白虎通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公羊



傳故又曰四國是吡吡化也言四國皆化于周公也幽人

從征者所作非周大夫作

伐柯美周公也幽人美周公能化東人因代為東人之詞

也毛序周大夫刺朝廷不知也作于王朝大夫則非民風刺朝廷不知則是刺二公矣

九罭美周公也幽人美東人化于周公因述其雷公之詞

也無周大夫刺朝廷之義說同上篇

狼跋美周公也公孫幽公之孫謂周公也商奄流言自取

顛蹟歸美于公身名俱泰毛傳以公孫為成王鄭箋不形

容聖人之德以為幽風之終並以爲二南之終也

王風毛詩以王風屬衛鄭之問今從詩譜三家詩次第列于國風之末又三家詩以黍離入衛風並

詩古微

之从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毛序大夫行役無期其室家思之而作

毛序大夫思其危難以風考民風不當有大夫所作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全身遠害而已毛序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毛序

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衰薄室家相弃

兔爰閔周也毛序我生之初宣王承平之世我生以後幽平

喪亂之年王風終于平王而春秋作無平王以後之詩續

以為桓王伐鄭而厲于葛藟刺平王之前又以邱中有麻刺莊王皆詳通論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毛序

采芣懼讒也毛序

大車哀息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

人而納之室楚王游夫人遂見息君曰人生要死而已生

離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有如不信矢如皎日遂夫婦俱自殺楚王賢之乃以

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乎詩列女

詩說詳詳息畿內之國故附諸王風毛序刺周大夫也男

衛風答問今大夫之不然也迂

邱中有麻美留子也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檜

詩古微

下編之一

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公羊傳又言

野即陳畱即桓公寄孥與賄于檜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

語河雒之間人便思之史記伯謂桓公曰雒之東土河濟

之間可居地近號檜其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公為司徒

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檜之君見公用事輕分公地號

檜之民皆公民也桓公言于王遷其民于洛東而號檜果

獻十邑史記是邱中畱子之詩即鄭桓公小惠要結檜民所

作子國子嗟父毛序謂桓公武公父子也陳畱與息同為畿

內故同附入王風與檜之匪風皆東遷初年之事毛序以

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不知王風終于平王無桓莊之什詳詳答問



小雅

鹿鳴君與羣臣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當殷

之末世美文王者即諷王室故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記

魯詩與關雎一例也鄭注禮記用韓詩說謂鹿鳴之三皆

說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見王道衰不能養賢故彈琴諷

諫歌以感之謂周人傷殷王之道衰也與關雎刺時同

四牡勞使臣也序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乎紂周公作

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毛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遑

將母王事者豈文王之事乎作歌告哀與卷耳汝墳同一

諷諭焉故三家詩以鹿鳴四牡皇華為皆刺詩三家刺時

詩說毛詩特于四牡傳發商紂之誼舉中篇以明上下三家詩同誼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序君教使臣必咨于周國欲使臣

博咨民隱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不言諷刺王室而諷刺在

其中矣以上三篇皆文王詩

常棣一作燕兄弟也毛韓序同閔管蔡者周公之情而燕兄弟

者文武之政故列于文武之詩

伐木文王敬故也韓詩序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

友生于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鄭箋用

也文選注引韓詩內傳曰飢者歌食勞韓詩說

者歌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君子遷于高位不

可以忘朋友毛傳文王舊勞于外友賢人隱士及即位而舉

闕天泰顛于豎網伐木之中以道誼相師友武王帥而行

之又以文王之臣為友故周公作樂歌之而列于文武詩

陳鶴八簋乃有天下後之事足徵詩兼言文武

天保營雒邑宗祀文武時禘祝之詞也武王告周公以定

天保依天室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母

遠天室逸周書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然

後升歌而絃文武書大傳故詩三言天保定爾以山陵岡阜

川之方至為祝以禘祀丞嘗于公先王為頌明為營洛宗

祀以後受釐祝嘏告戒成王之詩詩作于成王時而所成

者文武之德故列于文武詩內孔疏伐木天保皆文王詩

不足齊詩四始五際以天保居伐木常棣之中與毛詩篇

詩詩古微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三

次稍異則樂章族類各有所取耳說詳以上三篇皆文武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魚麗

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則可告于

神明矣全用毛序○惟魚麗以下詳通論以下述武王之詩

南有嘉魚鄉飲而賓賢能也作于武王命周公分陝二南

行化之時故南有嘉魚與樛木喬木同興

南山有臺養老太學也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虎賁脫劔祀

明堂朝覲耕藉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醕以教諸侯之弟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是詩



作于其時焉。養老乞言，亦所以求賢。故曰樂得賢矣。毛序：樂得賢而不及養，老則于詩詞不切。

蓼蕭澤及四海也。毛：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鄭：蓼蕭之三，述懷諸侯撫四夷之詩。在有天下之後，故列

為武王詩。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毛：諸侯朝正于王，王燕樂之，于是乎

賦湛露。左：蓋荒服諸侯終王之禮，當新王始立來朝，受正

朔，故曰區脫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惠，三爵畢恩。易：林述

詩言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左：傳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毛：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毛

是錫之弓矢，然惟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

則否。左：傳故武王之詩，莫盛于蓼蕭之三，皆撫四夷柔遠人

之事，蓋文王之德，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

行者在此，後王之世，獻功必于廟，策命賜弓矢必于廟，鐘

鼓饗勞必于廟，盛美功烈必推歸文武，而不敢專，正小雅

所以無成王詩者，以此。皇：甫謚述毛以魚麗以下皆武王

以下皆成王詩，非是，由毛序以宣王采薇之三，誤入文王詩內，故鄭孔從而益甚耳。

菁菁者莪，述武王樂育材也。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

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左：傳伏虔

說無成

六月，宣王命吉甫北伐也。毛：宣初即位，兵力未盛，故曰至

于太原，盡境而還，驅之而已，不言執訊獲醜焉。漢書：嚴

采芑，宣王命方叔南征也。毛：序

采薇，宣王遣戍也。周自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

中國，中國被其苦疾而歌之。及其會孫宣王，命將出師征

伐，詩人美之，故有采薇六月出車之詩。史記本

出車，宣王勞還帥也。獫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

赫南仲，載在周詩。後漢：馬融疏：蓋采薇戍邊拒之境，外為

將城朔方之地，出車命將往城于方，一月三捷，執訊獲醜，

以收六月前舉之成功焉。毛：序以采薇之三為文王詩，鄭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毛

臣辨見通論及答問

杜杜，宣王勞還卒也。朔方既城，屯邊據險，征戍可減，作此

詩以勞其歸。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

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憂愁，妻子詠歎，此

杜杜采薇所為作。論：故曰采薇出車，上下役急，易：蓋非

盡盛世之音，而或以為文王詩，過矣。毛：序

車攻，宣王會諸侯于東都也。毛：序

吉日，宣王田于西都也。吉日車攻，田獵獲禽，宣王飲酒以

告嘉功。易：蓋吉日在成功之後，故獵于西都之漆沮，其在

朔方北伐之後乎。車攻在舉事之先，故會狩于東都以謀



武事其在常武南征之前乎。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無不得所焉。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序宣王早朝晏起，后夫人不出

于房，姜后脫簪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宣王遂勤

于政事，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故曰庭燎夜明，追昔傷今，

陽弱不制，陰雄坐戾。易蓋夜未央，夜未艾者，昔日夙興之

事也。夜鄉晨者，今日晏起之事也。孔疏應為宣王衰失之

列女傳賢后感悟亦不合。

河水規宣王也。毛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三

鶴鳴，誨宣王也。毛教宣王求賢材未仕者。鄭箋用故曰野

無鶴鳴之歎，朝無小人之悔。後漢書比興錯雜，喻賢材之

隱顯，瑕瑜不同，惟在上之所取而已。詳答

祈父，刺宣王任將也。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折戰克

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漢書祈父即是爪牙，宣王末

年，宿將淪謝，祈父司馬不得其人，屢敗績于條戎，奔戎申

戎，姜氏太原之戎。國語及後，詩人責祈父不脩其職，使百

姓受困苦之憂。左氏故曰班祿，頗而祈父刺。潘夫論又玉

王之爪牙，不言詩作于爪牙之士也。鄭箋謂六軍之士出

于六卿，法不取于爪牙之士，實非詩意，况作于兵士，不作

于大夫，則是民風安得入王朝之雅。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毛失朋友之所也。其友賢，居仕于衰

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

思之。琴操魯蓋致仕之臣，招其寮友去位之詩，致仕之臣

猶王臣也。以去就爭去亦諫也。故列于王朝之雅。

黃鳥，我行其野，皆刺宣王也。毛黃鳥來集，既嫁不荅。易則

二詩作于一時，前篇為女詞，後篇為女父母詞，皆大夫陳

民隱以告王，故列于王朝之雅。若如傳箋止為棄婦之詞，

小弁，尹吉甫之子伯奇被放而作也。詩說伯奇後母欲以

無罪殺其子，故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又引

舜之五十怨，慕證之必非平王宜曰之詩。說詳伯奇本教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三

國子，列于王官，其放也，王知之，其復也，王聞之。說苑琴操

故列于王朝之雅。

斯干，宣王考室也。毛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中興，更為儉

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劉向昌陵疏又張衡賦揚雄箴並同，言德行國富人

民殷眾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于是作宮廟羣寢，既成

而落之也。鄭此與下篇皆宣王初年詩，而列于末者，土木

牧畜之事，微于禮樂征伐歟。

無羊，宣王考牧也。毛說見上篇。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毛任用師尹，聽政不平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毛怨申后之廢，因代為申后之詞。詳



通論

十月之交刺幽王后族太盛也。漢書梅福傳注魯韓詩說七子或后之

同姓或后之外親昏因治比共為亂階。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毛序一作雨無極韓詩章首曰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寮友各全身遠害莫圖國難也。

小夏大夫刺幽王也。毛序謀夫孔多莫決國是也

小宛大夫兄弟釋祭其先人而相儆戒也。禮記祭義鄭注用韓詩與箋異

明發者祭之明日當行釋祭有懷二人謂父母也。注不以祭義鄭

二人為文武秦穆公享公子重耳公賦鳩飛章昭謂即鳴小宛之首章亦取亡人以仁親為寶之義非謂文武

鳩翰飛戾天高世遠舉之思也。說文及淮南時令注釋鳩皆謂奮迅其羽直刺上飛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三

入雲中無毛傳小日邁月征就將之誼也。韓詩外傳潛夫鳥不能翰飛之誼論並同無責幽

王日視朝月視朔之誼。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毛序二公以卿士為爭田之訟淮南子高

誘出三物之詛為此詩以相絕焉。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即巷伯讒被宮刑而作也辟嫌不審

被帷薄之謗焉。此詩毛傳得之鄭箋謂謗人謂寺人寺人傷其又將及巷伯不合詩旨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相棄焉。毛序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

病焉。毛序此篇屬蓼莪其四月之問今移于前

蓼莪大夫行役自傷不得終養也。後漢陳忠疏引是詩曰門以為奪情行役之詭異

于鄭箋瓶鼎刺幽王之誼。

四月歎征役也。韓詩序大夫行役逾時思歸祭祀左傳

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王肅述毛與韓同義異于續漢論吳楚修政之誼序在位貪殘下國構禍及鄭

北山大夫勞于王事不得養父母也。孟與蓼莪四月同義

篇次當在其前此乃未聞喪時賦。顏氏家訓北面事親別

老送兄賦北山之悲皆大失也。是韓詩以北山亦不得終養之詩彼乃既聞喪後賦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毛序與三家詩同不當如集傳行役勞苦之說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毛序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三

以上西都之雅。

楚茨公侯秋禘嘗之雅也天子祭祀樂章列于頌公侯祭

祀樂章列于雅自此以下多非刺幽王之詩。

信南山公侯冬禘烝之雅也誼同前篇。

甫田幽雅也公侯夏省耘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以祈甘雨

也。毛序刺幽王不足疑說詳通論

大田幽雅也公侯秋省斂因報于方也。毛序刺幽王失同上篇

瞻彼洛矣諸侯世子初受爵命之詩也。白虎通引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遇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

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次章三章既受爵命盡

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次章三章既受爵命盡



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焉鄭箋用洛者東都洛

邑也毛序刺幽王無謂當作于康昭穆之世

裳裳者華亦諸侯嗣位初朝見之詩故與瞻洛相次孔子

曰于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毛傳訓似為嗣與孔

為刺幽王次瞻洛後蓋朝于東都所作

桑扈天子春饗諸侯而訓恭儉也左傳甯惠子引彼交匪

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非刺幽王詩故與裳華相次

鴛鴦天子燕諸侯而示慈惠也故與桑扈相次皆康昭穆

盛世樂章

瓠葉士君子春秋饗射之樂章也用後漢儒林庶人之賢

詩古微

者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亨瓠葉而飲

之依士禮以立賓主也鄭箋用以其為王朝樂章故類次

幽雅之後

鐘鼓昭王南巡也鄭注中候握王者舞六代之樂及四夷

之樂大德廣所及韓詩南夷之樂曰南惟南可和于樂者

以其聲及籥不僭差也薛君章句○毛序刺幽

頽弁諸公刺厲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

也全用毛序惟易幽為厲蓋幽亡于

角弓父兄刺厲王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時方監謗

不敢斥言故與板蕩皆託詞上帝也毛序刺幽失同于前

魚藻美宣王朝會燕享復盛也在鎬者東諸侯望幸之詞

白帖御宴類周王有在鎬之樂是

采芣王錫諸侯命服之樂國語秦穆公享公子孔子曰于

采芣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漢明帝賜東平王詔曰宣王

朝會東都之詩

黍苗美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國語公子重耳賦黍苗

非刺幽王杜注亦同與大雅之申伯入謝同時所作皆宣王全盛

時詩

白華刺幽王廢申后也毛序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周人思得賢女

詩古微

以配君子也毛序親爾新昏即指季女故叔孫昭子如宋逆

女而賦是詩

青蠅刺幽王也毛序衛武公傷幽王聽讒詩以刺之故列于

賓筵之前本袁孝政劉子故曰青蠅集藩患生婦人易青

蠅汚白恭子離居易蓋刺信讒廢申后太子之事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韓詩因以刺時也幽王之末君

臣上下沈湎無度武公入為卿士而作是詩

彼都人士平王東遷周人思西都之盛也自此以下八詩

雖作于王朝大夫而純乎風體置之王風不復可辨視西

周厲幽之世升降又不可同日語矣舊以為刺幽王者誤



采綠刺怨曠也毛序

陽桑思見君子也東周之世賢才遺佚諷用毛序惟非刺幽王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也毛序

漸漸之石下國刺平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出師東征

久役在外故作是詩全用毛序但易幽為平當作于揚水皮申之時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平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

並起因之以飢饉傷已逢此而作也全用毛序易幽為平

何草不黃下國刺平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

視民如草芥君子憂之而作全用毛序惟易幽為平

以上皆東都之雅其冠以楚茨四樂章者猶東山破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完

斧之附于豳風成王小恙諸詩之附于豳頌也

大雅 文王周公緇文王之德呂覽受命作周毛序深戒成王以恐失

天下也漢書翼奉傳周公作詩深戒云云故曰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

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焉世說荀慈明

大明周公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用毛序增周公述三字

縣周公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用毛序增周公述三字前七章皆

太王事後二章皆文王事孟子趙岐注及鄭箋皆用故文韓詩說以後二章屬文王

王大明縣為兩君之樂者周公獻昭文王之德于天下昭章

國語 使人君知受命造邦之不易焉

棫樸美文王郊祭出征而四方歸心也春秋蕃露文王受命專

征得具六師代天子行類祭皇矣有是類是禘之文薪樗燔燎奉璋

裸尸一時賢才景從用能綱紀四方焉

早麓美文王祭祖受祐也豈弟君子皆謂文王鄭譜亦列于文王詩

及其箋詩乃以君子謂太王王季豈有美文王玉瓚駢牡受祖而全詩但頌祖德不及受之之人者乎

柞棫燔燎廟焉而人鬼享禎祥集其祥如何則莫大于作

人焉薛君章句曰文王盛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是韓詩人遠去亦以此美文王之德鄭注禮記亦同韓詩與箋之惡

思齊美文王之德格人神貫內外也是詩為前後八詩之

綱不及事功而專言德德者事功之本也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早

皇矣美文王伐崇奉天命也首四章即言文王之德四章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左傳引作維此文王正義謂韓詩及王肅

本皆作文王故左傳歷釋詩詞而申之曰近文德矣明以

九德為文王之德不當如鄭箋執毛詩誤本以王後四章季可比德于文王劉焯朱傳亦各以誤匡誤也

始言文王之功

靈臺美文王興辟雍制禮樂也豐都辟雍與明堂三靈同

處凡文王治岐之王政皆于其中行之故頌辟雍而無不

舉矣以上八詩皆周公述文德以告後王故季札觀樂聞

歌大雅曰美哉其文王之德乎

下武繼文也毛序武王以三后文王為之祖父以成王為之

子成王者生存之尊號且以邢晉應韓諸賢侯為之子詩韓



專以應侯為唐叔世繩其祖武故曰下武焉下後也毛傳蓋成王世

頌武王之詩而嘏其萬年受祜焉

文王有聲繼伐也毛序武王自豐遷鎬而有天下前篇頌其

繼文德此篇頌其繼武功焉

生民尊祖也毛序武王有天下郊祀后稷以配天其詩既列

于頌生民其祀稷之明日釋賓稷尸故歌其降生教穡之

祥以為武王有天下之本揚祖烈告嗣王歟

既醉釋嘏公尸也武王有天下後上祀先公天子之禮旅

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乃見十倫之義鄭箋而與嘏祝焉

世有賢嗣世有賢佐世有內助三者是所嘏也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望

鳧鷖嘏公尸也既醉鳧鷖之後于生民猶行葦泂酌之後

于篤公劉三詩一終各從其族類也皆武王有天下後上

祀先公之詩以上武王五詩皆周公作于成王之世而誼

主武王

自文王以下至于鳧鷖皆周公陳文王之德武王之

功是為正大雅左傳伏虔注用韓詩說○鄭譜以文

為成王周公詩又以假樂與行葦互易並殊韓義說詳于下

篤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泣政戒以民事美公劉

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行葦述公劉仁厚也三家詩說詳大雅通論首章言先王之愛物次

章言先王將養老行射禮七章言成王奉先王之法明詩

詩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

乞言成其福祿焉毛詩續序亦召康公戒成王詩曾孫謂成王

也

泂酌美公劉也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揚雄博土箴故處戎

狄而戎狄化之鹽鐵論引泂酌詩而釋之如此言潢汚行潦之水可羞于

王公可薦于鬼神故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

信也左氏傳亦召康公戒成王以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之義

豈弟君子謂成王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毛序周之興鸛鳴于岐山國語韋昭注證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望

以是詩又召康高誘注周室鳳皇至因成王矢音琴操成于山澤亦引是詩為證皆三家說

鳳之而召康公作是詩以應之豈弟君子皆謂成王也欲

其彌德性綱四方以答天休又廣進賢才以輔成君德也

詩言豈弟君子者六言君子者二鄭箋皆指臣下又分吉士與君子為二種種支離並不合詩旨

以上四詩皆召康公戒成王以非周公述文武之詩

故不列于正始伏虔用韓說正小雅無成王召公詩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毛序小人貪暴于外而獨詭隨于內

勤民于遠而不恤中國京師故屢歎民勞以愬之若曰所

患者不在四方而在國中之民預知流彘之禍也爾女小

子皆斥小人之詞



板凡伯刺厲王毛序託諷察友也上篇欲其畏民此詩欲其畏天命焉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毛序幽厲之惡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惡之人厲王所用皆彊禦培克剛惡之人四

章魚然斂怨刺榮夷公專利于內培克之臣也六章內與外覃刺號公長父主兵于外彊禦之臣也厲惡類紂故屢託殷商以陳刺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毛序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察友當作于流汾以後共和攝政之時故有滅我立王厲階胥溺之語前八章與芮良夫解相表裏後八章與芮良夫諫榮夷

詩古微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聖

公相表裏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毛序○韓詩序雲漢宣王遭旱仰天也與毛義同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申呂齊許皆四岳後大國與周世姻一國嫁女三國媵之故成申必兼成許甫美申必兼美甫甫者四岳之國故曰維申及謝城皆在南陽宣王以謝岳降神非仲山甫之謂

益申加地進律屏蔽東都蓋中興控制之要建國親侯非徒錫命虛文而已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樊侯仲山甫受封于齊漢書杜欽傳並郁堯

廟碑及潛夫論並同旋入輔于周食采于樊故有式滄其皆三家詩詳答問

歸之語其所封地在今濟甯州北齊濟滄古通用非姜氏如東魏西魏南燕北燕河東西二韓大小二邪之比時齊魯皆有內亂山甫以親賢鎮撫故有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及不茹吐不侮畏之語

中興大政豈徒築城土工之役而已乎傳箋皆不得詩

韓國尹吉甫美宣王也蹶父以南燕姑姓諸侯左傳賈逵注南燕姑姓引詩韓姑為蹶蓋三家詩說入為王朝司馬卿士易林大夫所父無地不涉為吾相上莫如

樂奉命城河東之韓因而相攸梁山晉望即禹貢冀州所治之呂梁山亘河東西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蓋并冀之伯

歟宣王封申以備荆蠻封齊以鎮東夷封韓以禦北貉皆詩古微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聖

中興大政故詩之于雅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自將平徐戎也召虎分兵以翦淮南之夷南仲從王親征淮北之徐戎尊王靈故列于大雅

假樂美周宣之德也宣王能順天地祚之子孫千億論衡及初

學記述卿士多賢皆德獲天祐所致也毛詩屬于成王詩

大雅不及之諸家舉召康公詩復不數之蓋三家詩皆列于宣王亦猶宣王采薇之三毛詩錯入正小雅也

瞻仰凡伯刺幽王也毛序尹氏聽政不平后黨專利營私憂

國將亡而作

召明召穆公刺幽王也毛序外患將興皆由內蠹也



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其側疏引侯芭韓詩翼要蓋作于爲平王卿士之時距幽沒三十餘載距厲沒八十餘載爾女小子皆武公自傲之詞而刺王室在其中矣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冀復鎬京之舊而慨平王不能也王風小大雅皆終于平王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周頌

清廟周公既成洛邑率諸侯祀文王也毛頌顯相不及天子明成王未至洛周公攝祭所作書大傳曰周公進諸侯而升歌清廟苟在廟中當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聖

維天之命周公營洛祀文王樂章之二也

維清周公營洛祀文王樂章之三也升歌清廟下管象此爲奏象舞之詩故前二詩皆言文王之德此詩始言文王之典典者所以載事功肇禋則文王出師類禘之典也孔子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示事也白虎通義曰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蓋周公將制禮樂先告于文王之詩

我將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也用毛序增周公宗三字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洛誥所謂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亦作于成王未至洛以前周公攝祭之詩其有牛又有羊者則從祀之位也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等思文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即召誥之用牲于郊牛二亦成王未至洛以前周公攝祀事

雍成王至洛烝祭文武也即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特牛一武王特牛一其時成王主祭周公助祭故有天子穆穆相維辟公之詞

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孔疏引服虔三家詩序合祭

文武而朝諸侯有天下實在武王之世故白虎通義引此詩爲述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朝京師受法度之事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聖

蓋同異姓諸侯皆武王所封故毛傳以錫社爲文王錫之

而前王則專謂武王毛傳與韓詩合辟公謂助祭諸侯也周公亦在其中非專謂周公周公稱顯相不專稱辟公

時邁成王巡守祭告河海也毛序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言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韓詩內傳周

時岳高太室不爲嶽此詩及河喬嶽蓋成王東巡升中于岱之詩王者必太平乃巡守故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

白虎通義而國語引載輯干戈爲周文公之頌詳三頌答問

有警洛邑制樂始成合乎祖也毛序周之明堂唐虞曰文祖周禮大司樂大胥月令季春文王世子皆有大合樂之事



于明堂辟雍行之其地為宗祀文王之所故合六代之樂于明堂而嘉客觀成先祖是聽先祖謂文王也韓詩外傳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蓋抱樂器奔周之儔非祫祭祖廟非夏禴時祭亦非祀瞽宗樂祖之詩詳辨詳答問

武大武樂章之一成也頌武始而北出之事楚莊王曰昔

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正義曰卒章者章之末句蓋武惟六成楚

子既以桓為六章則武詩不應居卒章武王末受命故言耆定禮六十日耆逸

且自發之末生而以遏劉止戈之誼冠于章首周書武王告叔

酌大武樂章再成也頌武王再成而滅商之事酌或作汧

勺禮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論者謂勺武舞而象文舞隨武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望

子稱詩亦汧武並舉舞莫重于武宿夜熊氏謂大武樂章名武王伐

紂至于商郊停止夜宿士卒皆歡樂歌舞達旦皇氏即此禮疏

詩遵養時晦國語伶州鳩王總干山立久立于綴以待諸

侯之至也樂記時純熙而大介則甲子昧爽會朝清明一戎

衣而有天下也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則至公為民上

符文王矣

賚大武樂章三成也楚子引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為大

武之三章樂記曰三成而南蓋克殷河北度河南還大封

賚諸侯之事

般大武樂章四成也三家詩章末作時周之命於繹思與

賚詩章末同記曰四成而南國是疆詩言隄山喬嶽允猶翁河蓋按山川之圖次第望祭是武王雖未巡守朝會而已營定都邑望祀山川逸周書在時邁以前即四成而疆理南國之事

大武樂章五成佚不傳蓋分周公左召公右二南分陳之事

桓大武樂章六成也楚子引綏萬邦屢豐年為大武之六

章記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左傳甯武子

詩言桓桓武王保有厥土克定厥家蓋散財發粟歸馬放

牛虎賁說劍所謂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詩舉武王之謚

明作于成王之時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望

以上皆周公東都之頌

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也二后文武也成王能明文昭

能定武烈者也國語故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成王者文

王之孫武王之子文王有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

未成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夙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四海

九州來敢職貢以供祭祀故曰二后受之也賈子王德既

成公乃可以告于后三王而無憾故詩本祀天祖而國語

及魯詩皆以為道成王之德

天作成王祀太王于岐以王季文王配也武王末受命周

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



止追王文王未及三王亦未以后稷配天故度邑解武岐  
王憂天保之未定而曰朕卑皇祖未得高位于上帝岐  
為周故國本有太王廟故合祭居岐之三王于太王廟禮  
以義起不在禘祫正祭之列故詩專頌作山遷岐之事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有客微子朝周白虎通義來見祖廟也序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故有淫威降福之語王者封國

必受策命于太祖之廟明不敢自尊故畱之饑之皆于廟

薄言追之重其賢也王者封二王後所以承三統禮隆義

重故列之于頌

振鷺成王將祭文王而選士澤宮之樂也西雍文王之雍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聖

言文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韓詩薛君章句辟雍與明堂

同地為宗祀文王之所先王于賢者本有賓客之義况辟

雍學士莫非駿奔膚敏之多士乎

噫嘻成王孟春祈穀耕藉時所歌也既昭假爾率農播穀

明為先卜祈穀而後耕藉之事駿發爾私則庶人終畝之

事蓋禘嘗時告先農之所歌國語統文公諫不藉千畝曰

乃行毛序兼夏月言于詩不合

臣工成王耕藉後受釐嘏祝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

元口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躬耕帝

藉反執爵于太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名曰勞酒此詩蓋

執爵勞酒時所歌首戒公侯大夫保介以下戒百吏庶民  
將受厥明以下則受釐嘏祝詞也毛序以為遺助祭諸侯

作保界見韓詩外傳及章句蓋遂人之官職保經界非車右副官也

絲衣成王釋農祥靈星之尸毛序周室農事發祥歷世有農

星之祭國語伶州鳩董因逸周書作雒解及漢官儀配以后稷此蓋祭之明日

釋稷尸所歌

豐年報賽八蜡也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故

豐年載芟良耜三詩皆蜡祭樂章而豐年則所謂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也非秋冬報之詩毛序秋冬報也鄭以秋嘗

詳三頌通篇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季

載芟臘先祖五祀也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及

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故有烝祖妣甯胡考之語

亦幽頌樂章非春藉田而社稷之詩毛序春藉田而社稷

藉田社稷之詞

良耜蜡祭報社也月令孟冬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

公社即周禮籥章國祭蜡及地官牧人陰祭用黝牲之事

毛序秋報社稷也然百室盈止當在十月納稼之後非秋時事而設時特為報社與稷何與乎

以上周公西都之頌在先後歸鎬京之日及陳七月

無逸之時故詩中屢稱成王尊號在制作已成之後

載見成王免喪見諸侯于武王廟也新君即位武王初入



禘廟六服諸侯畢至故率之以見于昭考焉孔疏謂周公七年致政後之詩特舉五年殷見之禮則當率其時周公東征未歸詩之以禘于太祖何僅率見昭考乎蓋作于召公

閔子小子成王朝于禘廟也此篇與訪落皆稱皇考蓋成

王喪畢思慕之作臣衡述嬖嬖在疚必非七年後致政之

詞毛傳王肅皆以為七年致政後不如鄭箋用韓說以為免喪朝廟之詩

訪落嗣王謀于禘廟也與上篇同時作

小毖成王即政嘗麥于太祖求助羣臣也逸周書嘗麥解成王四年孟夏

以遭家多難為詞其在鴟鴞貽王之後乎彼附幽風之後

故此附幽頌之後皆周公居東未歸時故知非周公所作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至

敬之羣臣進戒于祖廟也

以上召公西都之頌在周公居東未歸之時

執競嗣君祭武王以成康配也詩作于成康以後當昭王

初年召公壽百餘歲見論衡氣壽篇正風正雅皆惟召公媿周公

無他人之什矧周頌乎故召公以後無頌彼以成康諡法

為詁詞者皆妄也

魯頌

魯頌頌之變也無宗廟告神之樂歌皆諛頌祝願之

泛詞且皆不頌先君而頌生存之君名頌實風也故

三家詩皆以為奚斯作于僖公之世毛序謂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行父季友之曾孫不得與季友同朝逮事僖公也

駟頌僖公恤牧也不頌養民而頌養馬其所以為奚斯之

頌歟毛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受民務農重穀蓋欲補詩人所未及其如詩意所無何

有駟頌僖公君臣燕樂也僖三年書不雨六月雨穀梁以

為勤雨閔雨有志乎民公羊謂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

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不雩而得澍雨詩無一

言及之惟詡乘馬燕樂其頌也適所以為奚斯也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學校之地不言造士育材而惟

獻賦訊囚且謀拒淮夷皆從齊桓會盟之力而詡之不慙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至

君子為奚斯慙焉

闕宮頌僖公僭郊祀用王禮侈武功也成王康周公許魯

得立文王廟為周公所自出之王使為諸姬宗國故得以

王者禮樂祀文王同二王之後其廟不在五廟之數亦不

用于周公太祖之廟成王伯禽皆未失也魯僭配稷之郊

羣公之禘實自僖公始姜嫄闕宮又因后稷而僭奚斯不

諱之而反夸之且侈從齊伐楚之功以為已績夫子錄其

詩罪之也

商頌

商頌實未頌也亦頌之變也周文商質而周之頌反



質于商。商之頌反侈于周。長發殷武二詩尤甚。與宣王諸雅無異焉。其差優于魯者。那烈祖元鳥頌先王。異于魯頌之諛生君也。故國語謂正考父校商名頌于周大師。而三家詩皆以正考父作于襄公之世。湯孫為皆美襄公。殷武一篇。則直美宋襄父子從齊伐楚之績。與魯頌荆舒是懲。同一夸誣。夫子錄之。傷之也。或曰。考父佐戴武宣。不逮事襄公。或宋襄所作。惟殷武一篇。其前四篇則考父作之。至襄公而追錄其詩。遂序以為美襄。猶秦風車鄰駟騶錄于秦襄公之世。而序以為美秦襄公。事同一例。其或然歟。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卷之二

那美襄公祀成湯也。史記注引周人尙臭。殷人尙馨。嘉客謂附庸助祭之國。兩言湯孫。皆謂襄公也。毛傳以烈祖為祖。湯孫謂湯為人子孫。則是湯之祀祖。而非祀湯也。與序自相戾。烈祖美襄公祀中宗也。顧子烝嘗。湯孫之將。與前篇同誼。元鳥美襄公祀高宗也。武丁孫子。謂襄公上。公交龍為旗。龍旗十乘。上公之制。與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旗承祀同誼。箋謂孫子即武丁。于文不詞于序。祀高宗不合。長發美襄公禘祀也。禘及功臣。故末頌阿衡。殷武美襄公之父。桓公會齊伐楚也。高宗無伐荆楚事。其克鬼方。乃西戎非南蠻。此三章歲時來辟。責職貢不修。四

章不僭不濫。責僭稱王號。並鄭箋。末章美襄公去奢即儉。用韓義。修復寢廟。文選注。引韓詩。與魯徂徠路寢同詞同誼。夫子刪詩書。修春秋。通三統。據魯新周故殷。句。運之三代。孔子世家。于魯頌宋頌之附周頌見之矣。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卷之二

詩古微下編之一終



詩古微下編之二

邵陽魏源輯

詩外傳演上

此卷皆輯古

兼近四隅不失其所者中是也并總萬物不失其元者一  
是也明德制義不失其方者禮是也禮者道之中也教人  
以道云乎豈曰教人以文云乎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  
末易循末以求本難今之所謂作者筆墨焉爾簡牘焉爾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又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言務本之謂也

劉敞公是先  
生弟子記

道之勢似迂闊道之文似詭奧道之情似剛狷勢無迂闊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一

則鄙文無詭奧則野情無剛狷則蕩詩曰匪先民是程匪  
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故邇于俗者遠于古邇于情者遠  
于道易地則皆然

上同

天有常運也地有常勢也人有常性也物有常理也是故  
天地始者由今日知之萬世後者由今日知之雖有至愚  
之人而不疑于天不惑于地審必然也審必然則不可致  
以辭不可致以辭者眾人皆然而君子為甚雖甚幽必有  
以明之雖甚繁必有以詔之雖甚亂必有以治之詩曰維  
此聖人瞻言百里

上同

禮不以近人為達樂不以易備為樂事不以便用為利味

不以爽口為美行之似迂遠作之似疎拙居之似愚樸安  
之似淡泊化民成俗俗既已成偷偽者不能入詩曰民之  
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上同

忘情者自以為達悖情者自以為難直情者自以為真三  
者異趨同亂不可以為王伯之民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  
矣君子行不貴苟難言不貴苟說情不貴苟

上同

事師者北面言臣之也就養無方死則為三年之服言子  
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倍之者君不以為臣士不以為友  
故善事其師者必善事其親善事其親者必善事其君故  
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故立師保之官人父莫不欲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二

其子之善師也故易子而教子矜之詩曰縱我不往子  
不嗣音歎師道之廢也

上同

古之教者詩書禮樂至仲尼益之以易春秋樂自此沒矣  
禮者德行之本也詩者言語之本也書者文學之本也春  
秋者政事之本也此四本者君子之所盡心也詩曰古訓  
是式

上同

商賈有千百之利則勤農夫有終歲之食則勉是其樂之  
者也為道者亦然苟得其樂終身不厭苟為不得終身愁  
苦亦勤之而已矣如商賈之謀富農夫之望歲安有不及  
哉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今之為學者多若此



勿爲名則名隨之。勿爲利則利隨之。故學者去名利之心而已矣。上同

德之親民甚于子孫。子孫天性也。服有時而殺。廟有時而遷。至于德。或累十世。民悲思享嘗之。詩曰：豈弟君子，胡不萬年。上同

秦之亡不亦宜乎。多爲利者，大夫則君之，婦人則客之，以是教其民焉。民是以共利之爲政者，慎所以導民。導民于善，其報亦善；導民于惡，其報亦惡。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上同

或曰：人有言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伯禽封于魯，三年而報政。周公喟然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則歸之。信有諸乎？曰：否。此非周公之語，致功兼并者欲速之言耳。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古之人豈不欲簡易哉？又惡欲速，速非所以簡易也。簡易者，未嘗速也。民之爲道，信而後可使富，而後可教安，而後可保。此所以爲達也。三年之爲亟矣。齊先魯亡，何魯之北面哉？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上同

吳越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勞苦，曰：是何足

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日叫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者奉之爾，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眚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眚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爾。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母與己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哉？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鏘鏘，道不失度，下不失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爲已腓，安在其毀上。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四

下之節哉。上同  
君子之不言利也，惡其號也。曰：利于己，不言可也。利于國，利于天下，不言不亦病乎？曰：天子之有天下，猶諸侯之有國，諸侯之有國，猶大夫之有家，大夫之有家，猶庶人之有室。大者治大小者治小云爾。非異物也。利之天下則謂之公利之家則謂之私利之國則謂之廉利之室則謂之貪。是亦不知類也。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上同  
人君誠有畏天之心，雖有災害不殘及其無畏天之心，雖無災害殘矣。人君誠有恤民之心，雖有災害不畔及其無恤民之心，雖無災害離矣。故天下之所享誠也，民之所保



誠也。誠之至不言而諭，不施而惠，不禱祠而福，是以人道貴忠也。詩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上人胥知行之由足，不知行之由目，人胥知視之由目，不知視之由心，人胥知生之由食，不知生之由道，三者異類而同義。如使人之行者莫如足也，則瞽者曷為有所不行也？如使人之視者莫如目也，則念者曷為有所不見也？如使人之生者莫如食也，則不義之食曷為有所不生也？生之依道，眎之依心，行之依目，此天理之自然者也。知行之待目而不知生之待道，則外其生于道矣。夫外其生于道者，生而不以道者也。生而不以道者，猶行而不用目，其不陷于坑谷者幸而已矣。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同上

施而不報者，吾未之見也。廟堂之上，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酢，民猶以為薄，故君不可以弗厚施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同上

治國家天下者，去利之心而已矣。國君過市有罰，夫人過市有罰，命夫命婦過市有罰，徒過之而已矣。猶曰不可，况親利之者乎？詩曰：如買三倍，君子是識。同上

禮也者，大為之為其小也，遠為之為其近也，厚為之為其薄也，深為之為其淺也，謹為之為其怠也，此之為禮之情。

知禮之情者，所以作禮也。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同上

委巷之禮，小人悅之，君子恥行焉。先王之禮，君子悅之，小人恥行焉。詩云：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行不由先王之禮，猶醉也。唯君子能忍是恥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同上

五帝之治，翼翼如也；三王之治，兢兢如也。危國者必自暇，亡國者必自佚。詩曰：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同上

違禍如水火，猶有及焉；去辱如溝隍，猶有隕焉。不早辨，故也。無日不違，無日不去，則何悔吝之有？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近而他遠也。同上

或問公孫洪兒寬以儒術飾吏事，何如？曰：巧矣，不有毀也。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六

其能飾乎？或曰：與其莫用飾，不亦近乎？曰：君子遠之為道，小人近之為利，苟可飾也，奚往而非義也？為義而飾，民進于偽，偽實害德，百度昏矣。其有不佻乎？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非德之順而心是制，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民之情也。陵上其性也，好德。同上

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于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于鄉者，其一



曰彼壯也而先老何。曰唯其德也。然後民退而修德。其二曰彼羸也而先富何也。曰唯其長也。然後民退而事長。其三曰彼後入也而異席何也。曰唯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唯鄉飲酒乎。詩曰翻翻瓠葉。采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同。

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聖人之性以惡。言聖人之道以偽。惡亂性。偽害道。荀子之言不可爲治。揚子劇秦美新。畏禍投閣。苟悅其生而不顧義。湯有夏臺。文王有羑里。周公奔楚。仲尼畏于匡。非其義。貴之不受。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七

非其罪。虐之不辭。爲畏而投。與刑而死。同。爲投而死。與刑而誅異。揚子之道不可以教。韓子言聖賢者時人之耳目。時人者聖賢之身。耳司聞而目司見。身然後安。聖賢汲汲憂天下之憂。明其義曰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數進不恥。數退不怒。不得出貴人之門。爲懼使天下學者矜于功名。進于勢利。墨道也。古者士修其身。鄉里不知。朋友恥之。朝廷不用。有司恥之。君子之行不由于人之所可賤。是故不聘之女。祭祀不爲主。不聘之士。朝廷不爲用。韓子不知道。可爲具臣。不可爲大臣。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矧乎忮求之未免也。同。

春秋之誅也。先意而後事。其賞也。先事而後意。有其善無其功。君子不賞也。賞之弗信。有其惡無其志。君子不誅也。誅之不服。先意而後事。是以刑不濫。先事而後意。是以賞不僭。刑不濫。賞不僭。王道之盛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同。

問瞽者之色。白曰皎然。黑曰黯然。青曰蒼然。丹曰赫然。黃曰煜然。問之其別不知也。問聾者之音。宮曰溫。以厚。商曰廣。以廉。角曰和。以愉。徵曰清。以辨。羽曰堅。以微。問之其不知也。問衆人之道。仁曰博愛。義曰禁非。禮曰卑遜。智曰通物。信曰不欺。問之其用不知也。然則瞽者能得五色之名。聾者能得五音之名。衆人能得五常之名。未足貴也。貴道者貴其施之而不悖。理之而皆得。言之而不惑也。非貴知其名也。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同。

天子之玉全。上公龐。侯伯瓚。子男將。貴者取純焉。賤者取駁也。夫學亦猶是矣。全而純者玉也。次龐也。次瓚也。次將也。石爲下。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同。或問資于事父以事君。君之使臣猶父之使子。父之使子雖辱不辭。雖勞不怨。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然則詩人怨乎。劉子曰。父子性也。君臣義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



詩人之怨有使之然也。故事親有慕而無怨，事君有怨而無懟。同上

知性者不可惑以善惡，知道者不可動以富貴，知命者不可貳以生死。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同上

不仁者有三：殆富則見怨，貴則見嫉，有功則見疑。三者非人子也。自子也。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同上

聖人受命于天，賢人受命于聖人，故聖人之命亦天命也。子事親，臣事君，出于聖人者也是以問聖人者，問其所為，毋問其所以為，問其所知，毋問其必不可知。子路是矣。子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九

路問鬼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故聖人有所不言也。賢者有所不問也。聖人所不言而言之，雖辨弗聽，賢者所不問而問之，雖精勿復。唐棣之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戒人切問而近思也。同上

名者所爭也。過者所匿也。君子晦其名而眾不得蓋焉，明其過而世不得非焉。詩曰：衣錦尚絀，務其文之著也。又曰：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聞過則喜之謂也。同上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自重也。食而廢事，君雖弗誅，則犬豕畜之；媚而廢節，君雖弗誅，則倡優畜之；妒而廢能，君雖弗

誅，則婢妾畜之；巧而僥倖，君雖弗誅，則寇竊畜之。此四者非君子其臣也。自子之也。詩曰：自詒伊戚。同上

泰伯讓一國而曰讓天下，何也？唯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能以百里王天下者，雖未得天下，能以百里讓，是亦讓天下矣。讓者，推己之所能有而與人者也。非其有而居之，謂之盜，非其有而予之，謂之佻。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同上

劉子曰：教者所以明民也。明民者，其猶迷之有表乎？一則得多則惑，天下之表亦眾矣。欲民之無惑難矣。詩曰：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同上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十

劉子曰：道莫大乎仁，仁莫要乎一。一者無不貫也，無不載也。一在內，萬在外，一之至，貴賤貧富壽夭生死不見其異焉。進退取舍動靜語默不見其二焉。事有制者也，禮有節者也。言有物者也，所以事者不出于制，所以禮者不出于節，所以言者不出于物，乘夫無心以遊無欲，大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同上

劉子曰：無強重任，強重任非其力，必廢其任，無歆重名，歆重名非其實，必毀其名。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同上

人臣之于公也，勞則于私必逸，心思智力盡之于君，而家無事焉，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私營，無私交也。不



然張湯之造請諸公無間寒暑矣王戎之持籌握算竟日不休矣何委蛇之有惠士奇

敬爾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婁則下民易之矣脩爾戎兵所以詰其武也弗馳弗驅則四鄰侮之矣夙興夜寐

灑掃庭內所以無廢事也弗灑弗埽則門內無訾省矣琴瑟飲食燕樂嘉賓所以無遺賢也弗飲弗鼓則在位皆解

體矣性嗜者愛及壺漿好儉者不事邊幅至于客坐生塵宮縣不設戀牛山于爽鳩忘雍門于孟嘗豈知百年幾何

徒為他人之役耶惠士奇詩說出話不然則邇言是聽矣邇言者詔諫之階也為猷未遠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士

則細娛是翫矣細娛者禍亂之伏也是故觀河洛而忘禹功劉子知趙孟之將死語創業而無遠略何曾知晉祚之

不昌惠士奇周室之亡訛言亡之也民言無嘉訛言起于下矣具曰予

聖訛言煽于上矣婦有長舌訛言及于婦人矣蓋訛言興則是非眩是非眩則邪正誦邪正誦則讒譖行讒譖行則

政事忒而禍亂隨之必然之勢也齊之稷下漢之月旦晉之清談南北之詩妖皆訛言類也五行志曰君炕陽而暴

虐臣畏刑而箝口怨謗之氣發于歌謠此之謂矣惠士奇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歸則其婦思之矣

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矣于文日夕為退是以樽鼻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至于酒德衰而耐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晦明之節亂矣顧炎武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縱獻研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先王匪惟不禁人之私又從而恤之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不使有

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合天下之私以成王者之公而後人臣得以退食委蛇焉故四牡之傳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士

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然則公爾亡私人臣之義也養欲給求先王之政也顧炎武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箋箋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後世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然猶封諸

書冊之間進自闈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署而有

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籥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愧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為筐篚之文者豈

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顧炎武



莠言穢言也。若鄭伯有享趙孟而賦鶉賁之詩，衛侯在邾而為糞土之言，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于小人，謔浪之辭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媒媪，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嚙妃辱之詠，宣之侍宴之餘，于是搖頭而舞，八風連臂而歌，萬歲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詩曰：莠言自口。武 顧炎

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笑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誇張為幻之民，則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三

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洽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于觀民而斲雕為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為本。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武 顧炎

天下惟體柔之人，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侯湛言：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白居易曰：拱默保位者為明哲，柔順安身者為賢能，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中立守道者為迂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羅點曰：無所可否，則謂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眾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觀

三子之言，則知詔佞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使一國之人皆化為巧言令色。孔王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于夸毗之輩乎？是以屈原疾楚國之脂韋，而仲尼未見剛者。詩曰：天之方憐，無為夸毗，夸毗，體柔也。武 顧炎

天保之言祭也，吉蠲為館，是用孝享。六月之言燕也，飲御諸友，無鼈膾鯉，楚茨之獻皇祖也。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瓞，葉之酌君子也。有鬼斯首，炮之燔之，至于風之采芣采蘋，雅之行葦洞酌，何其儉而易行，物薄而用可重也。先王非不知備物之貴，多品之為美，而後將不可繼，天下必有因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四

此而廢禮者，是以一歲中祀天二，迎氣五，祭地二，宗廟四，羣祀享燕無算，其間隆殺不同，要之殺多于隆，是以無病于不足。後世享燕已廢，獨有郊廟之禮，尚或三年始行，或議罷北郊，或議望祀苑中，或議遣官攝事，豈非費而害禮，至以四海之富，不能舉其祀哉。武 顧炎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長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侯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貍，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昔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



譏其年弱尹氏之嫺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  
多端未有不趨于危亂者舉賢才慎名器豈非人主所宜  
兢兢自守乎詩曰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武顧炎

漢未絕則光武中興漢絕則昭烈再世是以功德本乎祖  
宗滅秦者秦非六國誅莽者莽非漢兵是以推戴繫乎民  
心才高天下則漢祖唐宗才醜德齊則三國南北是以戡  
定在乎人事五胡藩鎮積數十年已成之形則河山分裂  
隋季元終僅十餘年之羣盜則不傳其子是以分合視乎  
成形世祖自信於會宛之日少康基澆于牧正之時是以  
大器觀乎人主詩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五

爰度上同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  
而刑繁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  
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中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  
自化于閨門之內而猶有不率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  
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  
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  
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  
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  
而民自不犯于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

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上同

司馬法古車戰之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  
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隨車而動如  
足之有腓也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是為節制之  
師繻葛之戰鄭始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  
隨車遇闕斯補斯已異已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為行  
五乘為三伍為五陳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  
左角偏為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  
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于是趙武靈為變服騎射之令  
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于敵者益輕且速而一敗塗地亦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六

無以自保故春秋二百四十年未有斬首累萬者車戰廢  
而首功興以視先王用兵毒天下而民從之者相去遠矣  
漢大將軍衛青絕大漠犁王庭與強虜戰而不可敗者實  
賴武剛車以自環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  
失日况中材以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  
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  
讎人役也是以聖人重特立之人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  
危必自此始詩曰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武顧炎  
王者享海內之奉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極滋味四支極



安佚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制其命凡所以飾喜怒致哀樂有禮有樂有兵有刑不聞其聲而意喻色授奔走震動恆及四荒萬里之外其御者至少勞費者至多一人之身所以自養者天下財殫力述而弗能勝也鳥亂于上獸亂于野魚亂于淵含生之類莫盡其氣察其所以由上失其道也夫以匹夫編戶皆得取于百物以養生送死位加尊取加多苟能心惻于勢分之所及而矜全既其實鬼神猶將降之以福而况王者富貴巍巍如此而一小物必察取之時用之節如天道之信而公卿下逮庶人不敢私意損益以覬說于上則其仁愛函覆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七

萬萬億億不能盡其數而福祿有不如之者乎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與莊存

中林嘗有柔嘉峻茂之材焉乃今瞻之似是而非蕩為藪幽維是薪蒸矣民殆則視天若闇民安則視天益明民有安危天無明闇也殃慶以類至天因人而定之不貳其命實無必焉慶不可恃殃不可委苟無其人孰戡之乎自古主亂之人未有不墜命亡氏者廢興存亡上帝所以治萬世而不亂也夫豈有所愛憎于其間哉上相上將賢人宅之民之望也國家之鎮也不因而建立之而暴蔑之賤人得以圖柄臣謂之山也其陵遲蓋甚矣險劣鬼瑣之人流

俗所甚輕藉大權假高位其罔乎其陵乎度其畢生行業萬分不能及一徒恃一人之寵靈尊任欲以塞民望鎮國家此何可得而冒之乎與莊存

禍亂天時也亦奚獨多慮幸見一二人落落然猶在國家向所設之要地當不遽為衆小人之所食縱天意未可回而顛覆既至僅得斯人猶望其或持危而定傾也夫天子之朝公卿凡幾位世祿凡幾族誠未易一二數雖小人能空人之國而地非見偏權非見陵則尚將姑存之乃復有寔陋鬼瑣之人容頭過身交相妨占鐘鳴漏盡而不休突決椽焚而不悟天禍方酷必使救之者竟無一人而後止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七

詩人既傷蠹賊昏椽之召災而不能不歎息痛恨于彼疏斯禪之空人國也夫所慮者豈復依斟流彘之所能塞乎與莊存

泛友今人不如尚友古人之有益也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願執鞭于晏子思私淑于尼山此昔人之尚友也同時之人鄉閭不相近也會聚不可常也談說有所難盡規誨有所莫致故竭忠者少受益亦稀至于古人求諸書卷則旦夕可親也觀其議論行事則道義之天府也能自得師曠世相感無所致其怨怒無所私其取舍是非之衷折于衆論成敗之迹察若目前是故交游雖多大



都損益居半。若尙友古人則有益而無損也。詩曰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胡承詒

君子道德既具而後可言命之窮通。孔孟而下。屈賈次之。

下此虛車畫餅之士。窮尙可以藏拙。而不可一世。翫麟鳴

咤。不自知之甚者也。君子觀天地之化而識陰陽之消長。

貴賤之迹。逝而不留。榮辱相隨。俯仰相易。如朝市之朝盈。

暮虛。不干乎中。故其出而匡亂。以陽克陰。以水救火。如元

氣之生物而無迹也。退則安于隱約。甘于淡泊。與天地爲

盈虛而無所疑滯也。與陰陽爲消長而無所宿留也。君子

得全其天。是以能成其大。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九

有魚則潛于淵。天者衆所共見也。淵者衆所共不見也。而

同謂之藏者。各止于其所。而天下莫能識之。知道者之默

默亦猶是也。胡承詒

人之居世。不可有名。不可無望。名者我所欲也。望者衆所

獨也有。權力者。敢害人之有名。不敢忽人之所望。故見忘

于人者。可以遁身。見重于人者。可以保身。櫟社無用于世。

而求蔭者。爭託焉。鶴的示人以難。而操弓者。爭射焉。孝章

有九牧之歎。李邕懷一劍之鋒。其已事可觀也。鹿生于山

命懸于廚。名之所在。與身爲仇。是以君子志存千仞之上。

而收斂。退藏于衆人之中。不使物色之及也。詩曰魚網之

設鴻則罹之。同上

以黃白與棗栗遺羣兒。羣兒取棗栗不取黃白也。以海錯

與桑糲遺飢人。飢人急桑糲不急海錯也。三世長者知衣

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深山窮谷之人。不待此以養生也。干

石之鍾。萬石之簾。隱隱聽之如奏鈞天。彼擊轆扣角者。未

嘗不樂其樂也。治生良苦者。手可挽刃。奉養備至者。既必

視地以外之長物。困本來之天君。若能使重者漸輕。輕者

漸重。則易地而觀。亦互相而笑也。故治生非能累人也。度

身而求衣量腹而進食。其紛多猥積者。皆在口體之外者

也。不甯惟是。明君在上。人樂其養。闇君在上。人樂其貧。樂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十

其養者。備物也。樂其貧者。備德也。備物者。天下皆泰。備德

者。未能忘憂。此又在境遇之外者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

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同上

物之生也。彼物將盡。而後此物乃盛。錢幣以佐金粟。琮琥

以代陶匏。二物之相濟。皆一物之消息也。物之盡也。氣運

潛耗之。而後人事乃顯。好之山澤。之利日減。于一日。禽獸

草木之生。歲微于一歲。然後王者之苛政作焉。人事之更

張。卽物理之盈縮也。天下將治。則氣運自北而南。蓋自復

至夬。所行皆東南。發生之位也。天下將亂。則氣運自南而

北。蓋自姤至剝。所行皆西北。剝落之位也。發生者順也。剝



落者逆也詩曰物其旨矣維其皆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上同

與言厓谷之危不覺其植且栗行于崖谷未有不植栗者也與言波濤之決不覺其阻且卻行乎衝決未有不卻阻者也與言歧路之惑不信其迷且陷行乎歧路未有不迷惑陷溺者也故學欲知必先行行則夷險淺深備見之矣吉行五十師行三十必不可無聚落即不可不隸城邑有城邑即不可無君長有君長即不可無賞罰有地無人則虎豹魍魎居焉有人無政則侵暴搏噬起焉由此觀之人物相生相養皆有實事相接實理相持異端不治天下故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三

其言不徵實事而貴空虛之理以虛理試諸實事其可行乎詩曰深則厲淺則揭

上同

後世事勢必不能如三代後世所守之法必不能如三代之法若無聖賢道德之說維持其間則易與為亂不如三代之天下數百年而後亂也天下撥亂之時少釀亂之時多釀亂者人心不正為之人心不正往往大殺戮而後轉聖賢不忍其至此也故嚴于王伯之辨略其事功而備言道德盡洗一世之利欲以從事于高明使人心不為陷溺各安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維持匡救至于數百年不見兵革之慘此聖賢之至仁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

矣文王康之詩書詳述文考之德略舉翦商之功所重者

可知也上同

天地之化人君之德皆以藏于密微為深著于迹象為淺發于觀聽為浮格于性情為至致其深至去其浮薄天地與聖人一道也粲然耳目之前彪然史冊之上赫然科條號令爵賞刑威之際皆非其選也齊桓晉文踐盟以示信納君歸地以示義聳動一時諸侯之耳目急求顯見暴著故身甫逝而人莫思也聖王為治寬平宏遠無赫赫之譽生其時者從容暇豫無急遽苟且之情子孫承之無不憂深思遠民間風俗亦皆質樸堅強不憚勤苦治生勞瘁事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三

上即至中葉以後傷政治之衰而不忍疾怨其君思聖明之澤而無叛棄之念以其初載之治湛然深厚而藏用者密也知前不善赫然革之不如潛消于密勿慮後不長申而警之不如默行使勿荒詩曰夙夜基命宥密

上同

天下莫苦昏昧賴人主之智以明故樂得智者而往就之又為竭思慮盡謀猶以益其智也莫苦殘賊賴人主之仁以保故樂得仁者而事之又為之扞患難除奸宄欲長久所事也天下莫危無以相治賴人主詔令條教悚動覺悟故樂聞仁智之令教而服行之耕作織紉非王澤不成比閭族黨非王教不親居處飲食非王仁不安積聚蓄藏非



王之法不能守。百年期頤。人皆有之。非王之化。日不能畢。父子兄弟相依。非王者宇下不能固。此人之合天也。是以天下之人各慎其身。人君之業益固。各愛其上。奸臣之志不行。自三代至春秋。雖流為十二。其法猶存也。自秦以後。帝王之興。終不及堯舜禹湯之盛。故中葉以降。政教凌替。天之所亡。不必盡如紂桀也。始以簡質為治者。簡質積而樸茂生。樸茂積而勁悍生。末流之弊。至于不安在上。始以文飾為治者。文治久而枝葉生。枝葉久而奸巧生。末流之弊。至于不安在下。大將統兵。所以固圉。唐之河北。累葉不庭。統兵之將。授之土也。參任宰輔。所以防姦。宋之奸慝。接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圭

踵不已。參任之徒。滋其蔓也。綜核以肅紀綱。一人竊權。紀綱皆其私勢。臺諫以擊奸慝。一奸當道。臺諫皆其私人。積漸既久。陵夷之理已具。倘非命世雄姿。再造區夏。其他中才以下。雖有寸長小善。同歸禍敗。不必幽厲之變。而有報獻之災矣。何也。其基命者淺也。詩曰。天生烝民。其命靡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習治傷始亂之萌。習亂嘉始治之績。初起決成敗之幾。既定審長短之數。君子之學。欲天下長治久安。措諸不傾之地。是以往蹟成敗。皆必究其得失。思其振援。以指示後人。其上焉者。屯難之初。仁義聞于天下。引領以望其來。埽除

以延之入。傾從以聽其令。歡忭以樂其心。如闢大谷以納泉。植樊援以育獸。自然而至。無所勉強。此百年無患者也。雖無仁義之名。然兵力之強。誅賞之果。亦足劫制人心。雖偏割據。但使敵入吾境。攻城莫能下。掠野無所得。縱有韓白。不能長驅入焉。即偶入之。寇賈不能守焉。所不如古者。更宜養兵以鎮之。養兵既久。其國必貧。患在數十年後。而不在目前也。亡國之土地。披以予人。亂世之府庫。散以資人。人之需食與土爵者。莫不奔走驅役。依附恐後。苟無仁義忠信以固結焉。一旦人情渙散。莫可維繫。不過數年。世局又當變矣。此三勢者。皆足以取天下。而貽厥有遠近。則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圭

國勢有脩促。上下三千餘年間。削平禍亂。歸一統者。僅及千餘年。他皆強者兼弱。盛者陵衰。易姓改物。數見不鮮。我欲如是。強天下以從我。延不延。未可知也。我欲如是。必害人而後能如是。其促速則一也。聖賢不言延祚。但知安民。我能如是。先裨天下以如是。則祚必延矣。詩曰。適彼樂土。爰得我所。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聖人之情。見于乎辭。其大旨準此而已。天地所重在生。故開導生人。使各正其性命。人之相治以位。故匡拂人君。使不失其崇高。古人立



言之旨莫非宣天地之化匡人君之失守信而愛民理財而正非也是以取則天地歸本皇極禮樂法度皆可昭然示人森然裁物示人者人共信之裁物者物共尊之如水火焉偶乏絕一日則無以為生矣存古之善政使不墜正風俗之衰使不淫匡帝王之統緒使不亂扶經訓之微言使不晦申先師之旨使不惑明制作之本使不失言其常也所以明天下之有義言其變也所以明天下之有權以吾言代為之說以吾義代為之宜而後經緯不爽踐履皆實稱引典故必原始要終羣分類聚珠貫而絲組之千載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俾斯人學之不勞求之皆得則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卷

非談說之助而賢人之業矣詩曰詞之輯矣民之莫矣詞之釋矣民之洽矣上同

君子為文仁人之心也智士之用也言之所是後人因之可以治安天下言之所非後人引之可以判斷大獄其盛大也若天地之發生茂育無不遂也其蘊蓄也若萬物之收斂歸藏無不密也憂世以為心善世以為法扶世以為儀導世以為則懇懇乎懼人之不聞道也惻惻乎其與人以生也皇皇焉其拯人于危險也望望焉其思古而復也小人反是縱橫滑澤而不由中態色淫志而不入道希通慕曠而不賙貧旁引禪乘而不徵義尊四德屏四害為文

之善者也文章可稱于天下不可進于人主之前者不足與言文興王之治有可訓法者亡國之政有可救敗者君子為之盡已而極慮焉水行者表深陳其失道所以表深也助獵者表禽示之良法所以表禽也禁于未然助之補過可以助泰于否易昏以明亦足以當忠臣之諫矣即器物而銘之切而不指勤而不怒有恐懼之心焉亦足以當夜諷之職矣文之善者五禮資之成象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讀之端莊味之和平道誼之心油然而生矣其不善者視之則芬葩按之則羨漫讀之則躁競味之而傾側非辟之心勃然起矣好異者識不周也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卷

好博者理未審也好新者聞未融也好難者趣未定也好侈者守未卓也若夫諛詞忒志怡心蕩耳仁義微焉法度澁焉連篇累牘無尺寸之用譬指虛因以求粟張敞羅以弋鳥有損無益者聖王所禁也于戰國取屈原于漢取陸大夫賈誼董仲舒劉向于漢末取徐幹于晉取陶潛于唐取陸贄韓愈至誼與贄論天下利害未然之事有如數往斯其尤善者歟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上同天地之氣至于將剝則金行用事世祿之家至于將亡則貪夫生焉金行者天地將剝之氣也貪夫者世家將亡之氣也范鞅取貨季孫而背魯荀躒受賂祁勝而執盈囊瓦



以裘佩儷楚陽虎以弓玉奔齊至于蘇暴以三事之尊爲  
爭田之訟而見刺于小雅見董仲舒疏及淮南子注詩曰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同上

心之放者體必傲志之怠者欲必生器無可受者量必盈  
哀將至者樂必極言以稱情爲智行以踈實爲仁讓而處  
下受益必多美之所鍾天地之藪澤也蘊于內者宏若九  
州之曠深若九淵之潛形于外者肅乎其如秋也斂乎其  
如冬也詩云其室則迥其人則遠同上

使人知我不若以我知人不如我之自知使人  
愛我不如以我愛人以我愛人不如我之自愛以己觀人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毛

見其面不見其背也登高而頽視前後左右莫有遁形道  
義也者立于最高之地者也以道觀而得之亦以道觀而  
齊之高卑榮枯其致一也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同上  
吉祥之與人事爲類也如有耳而聰附之有目而明麗之  
無耳無目聰明之理存乎空際不爲人有也君子之正位  
所以善人事也而命凝于此得類而止也如鼎然潔其中  
而奠之馨善來集矣詩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此之謂也

張爾岐  
奄人所以代爲國患者何也司守門閭親近人主凡庸之  
君闇于善惡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忌之心

恩狎有可憐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牀第  
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  
亂實于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因惑愚主  
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原其本心  
不欲滅國但所謀者適滅國之道也詩曰昏椽靡其潰潰  
回適實靖夷我邦此段取召夏疏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天

詩古微下編之二終



詩古微下編之二

邵陽魏源輯

詩外傳演

此卷皆取衡山王夫之詩廣傳

先事而豫之事已而留之。然後當其事而不置矣。過墟墓而生哀。入宗廟而生敬。臨介冑而致武。方宴享而起和。歛然情動而意隨。孰使之然邪。天也。天者君子之所弗怙。以其非人之職也。物至而事起。事至而心起。心至而道起。物至而知而與之化。雖化于善。莫之有適。未見其異于狎不善也。夙夜之僮僮。未有見也。未有聞也。而肅肅惻惻者在焉。還歸之祁祁。既莫之見矣。既莫之聞矣。而肅肈惻惻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者猶在焉。前者敬之必豫。後者敬之必留。是則人之有功于天。不待天而動者也。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若夫天之聰明。動之于介然。前際不期。後際不繫。俄頃用之而亦足以給斯蠶螿之義。雞雛之仁焉耳。非人之所以為道也。人禽之別也。幾希。此而已矣。

命必有所受。有受于天者。有受于人者。知受于人者之莫非天也。可與觀化矣。知受于人者之均于天也。可與盡倫矣。天命尊而不可亢。天命親而不可違。故尊親制命人之天也。天之命也無心。人之命也有心。乃孰使制命者而生斯心。莫之致而至也。尊唯君。親唯父母。而後可以制人。非

是者固不敢以乾坤之道授之矣。國君嫁女于諸侯。姪娣從。二國媵之。姪娣之媵也不以德。不以容。然而君父使之媵者。不知以何心。曰實命不同。躋君父于天而怨尤以釋也。知命而後尊親之倫盡。尊親之倫盡而可以事天。可以事天則無妄于事人。故其言命也不得不靳也。後世臣事異姓者。非所尊而君之。非吾父母而親之。不得而安之于命。無能自立而委之于命。是雞鷺之依于豢也。乾坤其毀矣。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二

離質于一且而憂樂即遷。是則耳目持權而心無恆也。以斯心而加諸道。嚮于彼者有餘而心無餘。故君子戒以此心而當道。以見異而遷也。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道同情者。有與禽魚草木同情者。有與女子小人同情者。與天地同情者。天地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不與天地同不憂也。與禽魚草木同情者。貴其生。尤不賤其死。是以重用萬物之死也。與女子小人同情者。同異接于耳目。憂樂之事如目擊耳受之。無須臾留也。用其須臾之不留者。以為勇而裁之以智。用耳目之旋相磨者。以不拒天下。而裁之以不訢。智以勇。君子之情以節。不拒而抑。無訢焉。天下



之情以止君子匪無情而與道同情者此之謂也故天下以草蟲之情交君子弗拒可矣感其未見之忡忡而不與戚戚也接其既見之悅夷而不與泄泄也天下以自止于禮矣悉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體天地之化微以備禽魚草木之幾而况草蟲之憂樂乎故即草蟲以爲道與夫廢草蟲而後爲道者兩不爲也雖然草蟲固女子小人之情也向背疾故也

謂伯夷無怨者伯夷之心也父以其國而命弟已去而大負釋北海之濱樂融融也傳伯夷之爲之怨者亦伯夷之心也君不惠而喪其天下臣尋干戈于君而天下戴之衆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五

不之非而獨銜其恤西山之下惡得樂之陶陶也臣之于君委身焉婦之于夫委身焉一委而勿容自己榮辱自彼而生死與俱成乎不可解而卽是以爲命然而情睽而道苦焉哀惡從而遣耶思惡從而爲之度耶求仁得仁又何怨可施諸伯夷兄弟之閒而不可施諸伯夷商周之際莊姜與伯夷其有同情乎酒非無焉不忍用也非不知也終非我安也求之樂而不得則終求之哀而不自拂也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吾其能爲卷耳之后妃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吾其僅爲泉水之思婦乎終風風之曠陰陰之絺綌之淒其非榮公帶索之日也故爲林逋魏野而有

哀思之未忘者胡取乎其爲逋與野也爲陶潛司空圖而哀思之盡忘者則是堯舜其仇讎而聊爲之巢許也對酒有不消之愁登山有不極之目臨水有不愉之歸古人有不可同之調皇天有不可問之疑吾甚如此憂何哉詩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匪刻意以貞性知其弗能貞也刻意以貞性猶懼其弗能貞也孤臣孽婦孤行也而德不可孤必有輔焉輔者非人輔之心之所函有餘德焉行之所立有餘道焉能裕其德故約如泰窮如通險如夷豈因履變而加厲哉如其素而已矣弗可以爲孤臣孽婦而詭于同亦弗可以爲孤臣孽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四

婦而矜爲異以其餘也居之也矜尚之也絞刻意以爲巽巽之高傲傲之白而厲于人是抑緣孤孽而改其生平豈能過哉不及焉耳已指青霜誓寒水將焉用温溯逆流披回風將焉用惠終温且惠未亡人其有推逐之心乎嗚呼斯其所爲終無推逐者也當其爲孽如其未爲孽也而後可以孽矣志之函也固然氣之守也固然威儀之在躬臣妾之待治也固然習險已頻則智計愈斂閱物多變則自愛益深廣以其道于天下不見有矜已厲物之地守以其恆于後世斯必無轉石卷席之心無所往而非德也其于貞也乃以長裕而不勞設矣故虞仲之殘其形任永之亂



其室范滂之以為善戒其子刻意危矣以言乎淑慎則未也奚為其未耶德不裕而行無輔也

人之歷今昔也有異情乎由賢不肖之情則各有所異焉奚今昔之異也不肖者之情乍觸乍動于彼于此其異焉不足怪也乃若賢者之情始終一致而或怨焉或誹焉或慕或有所冀而無所復望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斯何為殊異耶絲不肖者之異而知情之不可無貞無貞者不恆也絲賢者之異而知貞于情者怨而不傷慕而不誑誹而不以其矜氣思而不以其私恩也日月誹也燕燕之卒章慕而思也先君之思誰思乎非即夫顛倒綠黃逝不古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五

處者乎昔之日覲面若染今之日每飯不忘何耶嗚呼國有將亡之機君有失德之漸忠臣諍士爭之若讎有呼天籲鬼以將之者一旦廟社傾山陵無主惻惻煢煢如喪考妣為吾君者即吾堯舜也而奚知其他哉欲更與求前日之譏非而固不可得矣弗忍故也

均是物也均是情也君子得甘焉細人得苦焉君子得涉焉細人得濡焉無他擇與不擇而已矣故知其有餘不患其不足知其不勞不患其不可求飲食之勿朶頤非必餒矣男之勿緩狐女之勿驚雉非必獨矣遇主不于狗監非必窮矣得生不于蹴爾非必死矣遲俟之須臾快騁之千

里亦何嘗抱蔓而歸望洋而歎也哉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止者不失其發也有無理之情無無情之理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姿容非妨貞之具文詞非獎佞之資子曰以貌取人吾失之子羽非子羽未嘗失也以言取人吾失之宰子非宰子未嘗失也舍是而惟魯朱離魃頭缺舌耳不可喻目不欲觀將與之謀貞而訂直亦難矣哉象之宜德之助也鬢髮如雲楊且之哲亦載福宜人之徵也邦之媛兮洵哉其媛也所責備者以其有可責者在也故責直者尤責之文士責貞者尤責之姦人天授之而天不任咎人任之矣然則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六

天之寵人既寵之以性抑寵之以情才以為天下榮奚可廢哉愚哉莊生之言天全也必哀它駘叔山無趾而後為天全也則天胡不使之為縱目乎胡不使之為歧舌乎抑胡不使之為頑石之與癩木乎彼以囚首喪面為任真以語錄俚嗉為立誠者何異是乎必不可以淫而後貞必不可以佞而後直則彼都之士女固不如禽禽不如木石而天地之生毀矣姿容之盛文詞之美皆禽與木石之所不得而與者也故唯一善者性也可以為善者情也不任為不善者才也天性者形色也棄天之美以求陋濇樗櫟之木石君子悲其無生之氣矣



君子之言。有天體。有天化。而後命行焉。君子之言化。有天化。有人化。化凝于人。而人道起矣。君子以人事而言天。有在天下之事。有在我之事。在我之事。天在我也。在天下之事。天在化也。在乎我之事。而我猶不能知。然後推諸人之外。而曰天。謂一唯天化。而廣大之體變不可測也。北門之詩。其言天也。小人之道也。柏舟之詩。其言天也。君子之道也。故夫爲柏舟之女者。亦天矣。爲柏舟之母者。亦天矣。天自授以不順之化。而柏舟之女固順爲命也。天授我以爲人。則既于天之外。而有人。惡能使人無權。而無擇于逆順哉。乾元有悔。君子不爲其亢。坤疑而戰。君子不爲其疑。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七

知其理數之或然。則諒之而已矣。所貴乎人者。爲其能諒天也。未聞其恃天之諒也。恃天之諒。則失已而怨天。柏舟之言。天至矣。可與事天矣。北門之大夫。能安其心。行其素。輯睦其家。勤幹其國。奚天之必困之哉。天授以窮。而非授以逆。已弗能盡人焉。于天何有哉。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義結于中。天地無足爲有。無而况于人乎。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我所之者何。若不能自宣也。將欲顯言之乎。歸唁焉耳。固不如勿歸唁之爲禮也。將欲突言之乎。言外也。義內也。不相及也。不相及則

言窮。不我嘉而我尤者。愈有以爭我于義矣。此亦一義也。彼亦一義也。虛實相爭。而虛者恆勝。何也。一成之側。衆議之繁。苟有所怙。以爲辭。皆百尔所思。可讓義以爭我者也。過此以往。生于性。結于情。不有我所之者乎。我所之者。果何若邪。載馳之怨婦。黍離之遺臣。沈湘之宗老。囚燕之故相。悲吟反覆。而無能以一語宣之。同其情者。喻之而已。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曠古亘今。求影似而不得。奚况穉狂之百尔哉。嗚呼。其異于煮蒿。悽愴孤榮于兩間者。無幾矣。是以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也。乃以質諸鬼神。而無疑。奚妄哉。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八

孫思邈曰。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心膽不相謀。而知行不相揜乎。殆乎崇術以妨道者與。君子之柔。所以剛也。君子之圓。所以方也。柔之而益剛。圓之而益方。變化屈伸。以期行其志。膽不狂。心不慈。智不流。行不滯。隨時消息。以保其貞。無分用而屢遷之術也。故君子者。知剛而已矣。知方而已矣。時在柔。而柔之以爲剛。時在圓。而圓之以爲方。志定久矣。志定則貞勝。貞勝則貞觀。貞觀則大大則久。久而不渝。雖以之處衰世。保令名。亦道而已矣。奚術之尙哉。詩曰。如金如錫。剛柔際也。如圭如璧。方圓契也。唯裕也是以可久。唯密也是以自得。自得以行其志。而久



不移可以為天子之大臣矣。考槃之碩人所以為碩也。諸葛亮密矣。其未裕乎。裴度裕矣。其未密乎。夫裕以密則用而天下世受其福。不用而天下不激其禍。天下之所激未足以任天下也。賢者激而相助為已甚。不肖者激而相附以行其私。藏身林壑之下。且以激天下而起戎。張儉范滂以之而貞凶。况持榮人福人之柄。以用當世者哉。三代而降。其唯李沆乎。函天下而不寵其智勇。聽天下而不喪其樞機。不肖者消。賢者安之。宋乃以之蒙數世之安。詩碩人之寬。規之遠也。永矢勿告。懷道以行而不為之名也。

與其專言靜也。無庸言動。何者。動靜無常者也。故專言靜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九

未有能靜者也。性之體靜而效動。性效于情。情效于才。情才之效皆以動也。故天下之不能動者。未有能靜者也。不勤胡成。不獲其志。欲忘而不能。惡乎靜。不勤失時。弗能豫而必遠圖之。蚤者崇朝。救其後者經旬。彌月而不逮。惡乎靜。不勤而姑待。姑待而事又生。補前綴後。情分財散。智者不逮。愚者之半。煩寃以永日。惡乎靜。是故天下之能靜者。未有不自動得者也。心警而後魂依乎心。魄充而後魄依乎魂。依則安。安則豫。故震艮相連。咸恆相錯。不動不可止。不感不可久。忽然晏處。物非所謀。而亂者多矣。雞鳴之詩。其殆于知道者乎。子與視夜。動以勤也。莫不靜好。靜以善

也。靜以善可與幾哉。諸葛孔明治蜀以勤。事煩身瘁而自謂靜澹泊。斯其異乎。王衍房琯之靜澹亦異乎。申韓之煩瘁也。

遠而成。君子弗為。矧夫遠之未足有成也。所惡于遠者。惡其弗能待也。尤惡其弗能擇也。至于弗擇而人道之不廢。勉矣。柳未嘗不可為樊也。不擇而見可焉。擇而後見不可焉。遠于樊而不患天下之無柳。遠于仁而不患天下之無可愛。遠于義而不患天下之無可惡。遠于名而不患天下之無可辱。遠于利而不患天下之無可奪。遠于食而不患天下之無可饜。遠于色而不患天下之無可奔。推至其極。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十

諸兒之禽行亦曷嘗不為樊。而但無擇于柳也。故諸兒之禽行。遠焉耳。羸政之并吞。遠焉耳。陳仲子之哇其母食。遠焉耳。墨之重趺止攻。遠焉耳。釋氏之投崖斷臂。遠焉耳。天下有遠食。遠色而野人禽。天下有遠仁。遠義而君子禽。遠道愈工。人道愈廢。孟子曰。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憂狂夫之無擇也。

震物于所思。示下以不測。先事而早計。數驚而不告。勞可謂能人之所不能矣。自君子觀之多見其不能也。不能乎仁。乃侈乎愛。不能乎智。乃尚乎譽。不能乎儉。乃矜乎吝。不能乎勤。乃儉乎勞。不夙則莫。儉勞之謂也。即以知其不能



夙夜也。震天下者莫尚乎雷。撓天下者莫尚乎風。風行于上，雷動于下，恆而已矣。故天下之至勤者莫勤于恆也。作一日之氣以漸用之終月，而終月逸作一歲之氣以漸用之終身，而終身逸當其勞，早有逸心，而猶謂其能勤乎？王道之不能，于是有一切之治，聖學之不能，于是有義襲之助。知此者知魯兩生之可爲大臣，而叔孫通之甘于自棄也。詩曰：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人君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無田甫田，言侯度也。非言王政也。周之遷也，山東之勢未動也。齊始謀霸，得諸侯而求之，函田非其田，思非其人，惡得而弗刺哉？田非其田，故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七

莠生焉，思非其人，故切怛而不甯焉。若夫天子之天下，無論封建郡縣而皆田其田也，勿嫌甫矣。任賢守法，人非遠人也，思勿嫌遠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畏其難避，其害釋其愁思，嬉恬愴忘于咫尺，而天下做，豈非惡除莠之勞，其心思哉？故不善讀甫田之詩，而孫綽、秦維翰、秦檜之邪說興，陵墓且爲甫田，君親且爲遠人，莠乃逼生其戶，庸不亦悲夫。

天下事莫患乎可其所不可，而誠不可者弗與焉。何也？誠不可者如牛之不可乘，馬之不可服，雖有暴人莫有易之者。天道顯而人道爲隱矣，唯不可而或亦誠可，其始疑之。

其繼試之，其終習之，以野人之可可，君子以一夫之可可，天下以須臾之可可，終身于是用情而不用道，用獨而不用衆，用乍而不用恆，遂以破天下之典禮，而人道廢矣。是以先王以君子謀野人，不以野人謀君子，以天下均一夫，不以一夫均天下，以終身貞，須臾不以須臾貞，終身事有可而不可，綏之以禮，以靖之，定其常也。情有不可而必可，匡之以義，以作之，謂其變也。勤力勿視手足，聰明勿視耳目，辯慧勿視心思，先王乃以人道齊天下，而不唯天之齊，可其所不可，足以廢禮而有餘。趙之胡服，騎射，秦之師吏，焚經，皆是也。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奚爲其不可哉？詩曰：糾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七

糾葛履，可以履霜，織女手可以縫裳。

細人之伎，細人也，以利其伎，君子也以名，雖然利可以伎得者也，名不可以伎得者也。細人之名終不可增，君子之名終不可替，如沃水于沸膏之鑊，而益之燄焉，然其可有伎之心，則不患其無辭，謂申椒之不芳，非申椒之不可使不芳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猶兩存之辭也。謂士也，驕而士無所辭矣，夷齊無所驕，則不餓，鮑焦無所驕，則不枯，申徒狄無所驕，則不沈，賈誼無所驕，則不升，范滂、王章無所驕，則不誅，謝翱、鄭思肖無所驕，則不悲，其驕也，夫豈以意而驕哉？憂之無所于控，而憤盈以發也，憤盈以發，無謂于



人皎然與日月爭光而天下之不為其凌轢者鮮矣。授之  
騎之時者天也。激之驕之勢者細人也。士何樂于驕而亦  
奚必辭驕以為名哉。細人之伎久矣。其猶輕廷之扣洪鐘  
矣。

誦頌鼠而知封建之仁天下無已也。國無恆治無恆不治。  
三代之季教衰政圯。樵蘇其民亦或棘矣。三歲貫之而君  
民之義絕。則負耒攜帑以之于他國。猶有樂土之適我所  
也。居其國則為其民。君其國則利有其民。踰疆而至者。保  
之唯恐其不留。追攝不加而授田之產不失。猶是一王之  
土。而民固不以叛為罪。故暴君汚吏。賤削其民者。民無死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三

焉。嗚呼。秦并天下。守令浮處其上。而民非其民。君淫于上。  
執政秉銓者。乾沒于廷。以法為課。最吏亡不法者矣。以賕  
為羔雁。吏無不賕者矣。草食露處。質子鸞妻。園土經年而  
偶一逸。無所往也。且出疆。吏符夕至。稍有逸者。亦莫與授  
田。而且為豪右之強食矣。將奚往哉。一日未死。一日寄命  
于碩鼠也。漢之小康。二帝而已。宋之小康。六十年而已。過  
此以往。二千年之閒。一游羿之殼中。聽其張弛。而又申以  
胡亥石虎高洋宇文贛楊廣朱溫之饕噬。天地之生幾亡  
餘矣。不亦痛乎。

君子無妄富。亦無妄貧。無妄貴。亦無妄賤。無妄生。亦無妄

死富貴而生。君子之所以用天道也。以其貧成天下之大  
義。以其賤成天下之大仁。以其死成天下之大勇。非其情  
之苟可以勝而遂樂為之也。故君子之用貧賤與死。尤慎  
之矣。苟可以勝而遂樂為之者。幸其可以勝貧賤而樂貧  
賤也。藉其可以勝富貴而遂樂富貴乎。陳之俗偷矣。唯其  
身心之可勝而不擇。其貞士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  
洋洋。可以樂飢。其淫人則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  
姬。可與晤歌。降其志以從康。降其情以從欲。均之乎降。而  
貞士之去淫人也無幾矣。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殆哉。  
其不以鳥之欣為欣矣。雖然。若陶靖節者。非齊姜宋子而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十四

當無娶者也。  
三代而下。有愛天子者乎。吾不得而見之矣。汲黯之誠情  
未泯也。魏徵之媚。機未忘也。天子曰。從吾游者。吾能尊顯  
之。是附其所自顯者而已矣。士曰。吾幼之所學者。待君以  
行也。是依其所與行者而已矣。君子曰。臣之于君。無所逃  
于天地之間者也。是猶其不可逃者而已矣。然則三代之  
臣。胡為其愛天子邪。露之降也。無所擇于蕭。澹然相遇而  
已厚矣。蕭之于露也。無所得失。感于相即而已。泱矣。故古  
之君臣。猶是也。諸侯自君其人。自有其土。非甚有罪。天子  
不得而奪之。非大有功。天子不得而進之。不得而奪之。則



忘乎畏。不得而進之。則忘乎求。進無所求。退無所畏。道不待之以行。功不待之以立。位不待之以崇。行其所無事。而笑語相存。燕樂相友。直以適其相交之情。則和樂之無眇。固然矣。故以分義言君臣者。未足與言仁也。古之君臣。如父子焉。如朋友焉。如思婦之于其君子焉。無求焉耳。誠無求也。何以望而不慰。何所挾而相疑。則又惡論其可逃與否哉。嗚呼。羈士孤臣。七尺之身。樂與草木同腐。而欲與刀鋸相親。彌年殫世。而不釋君子于懷者。其卽此蓼蕭之情乎。非有所求而非有所畏也。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五

後之求賢也緩。而期于賢也迫。期之迫。故回道得以微功。而賢者隱矣。古之求賢者。情注于相見之有日。而意得于相見之一日。求賢而得之。得之而相樂。以有儀。則其心自此暢矣。過此以往。德者以德。道者以道。功者以功。言者以言。皆其所未嘗計也。若其施之以禮。責之以德。施之以秩。責之以道。施之以職。責之以功。施之以祿。責之以言。則是竊天之榮寵。而以質人之才也。質人者。得其可質之人而已矣。于是而范雎蔡澤。妻敬馬周之流。輒以其小辨而試人之國。試之而得功名已陋。况乎其試而不得。則公孫疆。主父偃。鄭注。亂亡之徒進矣。故與其期之也迫。不如其無

求之也。李沆曰。吾不用梅詢。曾致堯以報國。謂其微功之迫也。未至于菁莪之化者。守沆之道。猶無失也。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往伐悲也。來歸愉也。往而詠楊柳之依依。來而歎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斂天物之榮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其悲也。不失物之可愉者焉。其愉也。不失物之可悲者焉。導天下以廣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發。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窮。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孟郊李賀。言悲則悴。以激。元白溫李。言愉則華。以怡。率天下于褊促。而詩教亡矣。征婦閨中之怨。怨之私者也。盛世之音無怨。而錄征婦之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六

怨。被管絃以奏之。廟廷何取乎。曰。斯以爲盛世之音也。盛世舍此而無怨焉耳。故南之有卷耳。殷雷也。雅之有出車。杜也。鴻雁作求爲此詩。而不得矣。是故忠臣之憂亂。孝子之憂離。信友之憂讒。愿民之憂死。均理之貞者也。而不敵思婦房闈之情。下直者其上必枉。議論多者其國必傾。致其議論者之失道。而君子亦相爲惛急。則國家之舒氣盡矣。怨者陰事也。陰之事與情相當。不與性相得。與欲相用。不與理相成。與女相宜。不與男相稱。遂情之動于性。遂以之幾于理。遂婦人之懷于君子。則陽爲陰用。而國惡得不傾乎。故天地之間。幽昵之情。觸鱗而發。發乎此。而竭乎



彼先王知其然順以開其罅于男女之際而重塞之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乃以保舒氣之和平舒氣之和平保則剛性之莊栗亦遂矣先王調變之功微矣哉故知陰陽性情男女悲愉治亂之理者而後可與之言詩矣

有蓼蕭湛露之樂而後有黍離之哀有黍離之哀而後有蓼蕭湛露之樂也故唯其有誠豫也而後有誠戚三代而下誠戚者有矣未嘗聞其有誠豫也上棄禮而下猶未喪其情然而微矣屈平劉向猶宗臣也顏見遠非大臣矣鄭思肖謝翱非臣矣東湖樵夫非士矣疏者戚而戚者之疏可知矣誠戚之屢降而瀕亡也誠豫亡而君道毀誠戚亡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七

而臣道滅人固不親其類而禽氣通吾惡足以知其終哉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名與實非易兼而有者也集天下之大功斂天下之譽望匪周公弗勝然且召公疑之疑之者思以保周公之功也故集天下之大功者恆辭天下之譽望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者將帥之道也容畜者無所擇于清濁而不必譽望之歸也故閩外之臣不容清議獨行之士不列帷幕非徒以消盈而崇謙也香不同薰花與麝性味不同甘蜜與蔥違閩外之臣獨行之士各從其類而定互謂為用而雜矣是故王者以功使功以名使名養功于篤

厚而植名于清素亦各從其類也已吉甫振旅而借譽望于獨行之張仲舉名實而兩獲之以為榮後世功名之士以浮名隕穫也自此始矣祭遵以雅歌殪也沈攸之以長吟覆也魏其之以交游益權貴之忌也移備武之志于素流烏足以終其事哉君子立公論于廷而武人參之大臣捍社稷于外而一介之士持之元老載震主之威而借清流之重以攬大名而收之皆非國之福也為人臣者弗戒而歌詠以助其聲光宣王中興之不永槩可知已

范滂懲心于三木而不忍迥子以善胡為其自恕也故君子于世而憂讒則必于己而謀敬于己而謀敬則不于世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七

而憂讒且夫讒之所自興不有無一可自恕者存乎甘陵無爭權之實則甫覽之整不張文饒無犬戎之餌則吉閱之機不發文及甫之狂書不逞則章蔡之羅織無資汪文言之招攬不宣則崔魏之虔劉無據故君子之敬也敬舉笑焉敬筆舌焉敬衣履豆觴之節焉敬姻亞交游之問焉敬書簡奕客囑人童子之出入焉乃以無憂于讒也吉凶之故通塞之機生死之樞宗社生民之禍福咸繇此焉可勿慎哉可勿慎哉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魚潛淵或在於潛時也魚在於潛或潛於淵亦時也夫天下之萬變時而已矣君子之貞一時而已矣變以萬與



變俱萬而要之以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大無不括斯一也。時之變不可知也。欲知其不可知。意者其游情以測之乎。逐道俱動而恆躡其末塵。亦窮年而未窺道之際矣。故君子之時。君子之一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括天下之變而一之以時。則時乎淵而我得之。淵時乎渚而我得之。渚矣。惡乎游而不歸。惡乎動而不靜。哉。是故君子之與道相及也。一者全而萬者不迷也。其次專一而已矣。期之于淵。雖于在渚而不恤也。期之于渚。雖或在淵而不慮也。故伯夷以清爲淵。伊尹以任爲渚。曾子以忠爲渚。仲弓以敬爲淵。胥得也。善學孔子者。學四子而寤也。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九

已揚雄王通游于淵渚之間。遯世而不得也。宜矣夫。嘗見求魚之子。旦于淵。夕于渚。方于渚。旋于淵。惑于其所偶在。而與之相遯。有不爲天下笑者哉。何居乎。明周雄通之寤也。合天下而有君。天下離則可以無君矣。何也。聚散之勢然也。枝葉條莖共爲一本。而後樹立焉。非若一池之萍。密茂如一。而無所奉以爲宗。生死去留不相繫也。故王者弗急天下之親已。而急使天下之相親。士相離則廷無與協謀。民相離則野無與協守。悲夫。黃鳥我行其野之離也。幸夫白駒之賢不用。于上而猶相親于下也。是以周失民而未

失士也。此邦之人不我穀焉。婚姻之黨不我畜焉。則不待叛離于上而民已萍矣。失世者亡。失民者潰。黃鳥我行之。詩作周之潰也。不可止矣。而斬之乎亡者。士留之也。世臣。椽處士橫。楊墨莊惠田慎之流。鑿智以爲通。儀秦衍茂。離澤之徒。合蠱以爭利。而後其亡爲不可瘳。王澤之斬。以失士爲極矣。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非謂恃其赤子之心而爲大人也。彼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非老氏之徒不能。故君子無不可任。無不可教。而特無如嬰兒何也。方茂爾惡。相爾予矣。既夷既暱。如相醜矣。是嬰兒之喜怒也。是無心之感。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十

也是赤子啼而不嗔之情也。使之以善。其善不能自保也。而烏乎使之方相爾。予而彼固無難相醜也。又烏乎化之。雖以堯爲父。舜爲兄。未能如之何矣。而老子曰。赤子終日啼而不嗔。爲和之至。豈知性日定。心日生。命日受。非赤子之任也。赤子者。性含于希微之體。心乘于食色之動。命未凝于物。則之充。有喜怒哀樂之發。而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定體。蓋不保其爲予爲醜也。奚其和。惟天運大化而不與聖人同憂。故降罰于亡國之君而不恤其民社。降罰于亡國之臣而不恤其情理。善而不佑。忠而不成。慎而不免。處亂世。罹危禍者。之所欲問天也。然而



天不以貶其仁愛行其令焉耳。故曰莫非命也。莫非命則莫非正也。是以聖人處約。天處泰。天不必如聖人之擇。聖人不能效天之斷。效天之斷而無擇。自以為聖人而疾入于狂。故聖之法天也。以擇賢之法。聖也以擇。自好者之法。賢也以擇。擇而居其約。不慕其泰。聖希天。賢希聖。自好者希賢。勿求似而後似也。詩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中夜之所思。及明而欲就之。道路之所聽。入門而欲徵之。佔畢之所得。釋卷而遽試之。與會之所激。觸物而求成之。歆利以居心。名義以將之。俄頃之所安。終始以守之。匪已之所能。任委諸人而不量以責之。匪心之必非。不自我而詩古微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三

極情以適之。八者十無一成。而百有千債。天下之為謀不出于此者。魁矣。詩曰。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治不道之情。莫必其疾。遷于道。能舒焉。其幾矣。不舒而能惠者。魁矣。奚以明其然也。情附氣。氣成動。動而後善惡馳焉。馳而之善。日惠者也。馳而之不善。日逆者也。待其動則已不可挽。早調之者。其惟氣乎。氣之動也。從血則狂。從神則理。故曰。君子有三戒。戒從血之氣也。六腑之氣。剽疾之質。速化而成血。挾其至濁而未得清微者。以乘化。而疾行于官竅之中。是故陰柔也。而其用常很。神氣不能與爭勝。則挾持以行。而受其躁化。重濁之發。驚而觸物。攻取也。追

矣。是故氣之舒也。則其喜也平。其怒也理。雖或不惠。未之很矣。其不能舒而迫也。則其喜也盈。其怒也憤。很于一發。未有能惠者也。是故欲治不道之情者。莫若以舒。舒者所以沮其血之躁化。而俾氣暢其清微。以與神相邂逅者也。古之君子。食不極味。目不極色。耳不極聲。居不極安。大陰之產。不盡其用。六腑之調。不登其剽疾。弱其形。微其氣。迓其神。勿益其陰。所以豫養其舒也。逮乎其方很而姑舒之。猶有嗟焉。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矣。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三

不能歆。則亦無所利。而淫用其威福。故使天子而能自操其威福。雖幽厲不當者。魁矣。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不憂其淫于威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不憂其淫于福也。無道之君。為天下毒。以其威福從人而已矣。媚之以小竊。之以大損。已而殉匪人之欲。撫心而未有據。舉祖宗熏沐之禮。償貪人衣履豆觴之資。非其祉也。剖賢士之心。椽貞人之體。為譖人專威竊柄之謀。非其怒也。嗚呼。生不道之世。欲以其生死貴賤。聽幽厲乍然之喜怒。而不得。僅寄命于微燼之鄙夫。斯有心者所為。牢愁而不釋也。世無足與言情。大德而不為怨者。魁矣。雖然。抑何傷君子



之厚哉。導迷者必先之，拯溺者必拯之，調病人之食必損之，先而不為不悌，粹而不為不仁，損而不為不忠，君子之通德也。先之而忿其傲，粹之而忌其凌，損之而懟其吝，小人之遽情也。弗獲已而聽焉，時過事已，強傲貪饕之無所損，芽苗而生，枝蔓而引，怨之相尋，名義不能裁，鬼神不能懲矣。君子矣，不早計而酌于施，以減怨乎？其弗早計也，以君子為愚可也，以德自盡以愚料人，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君子之于小人，樂吾天焉耳矣。谷風之怨，可以勿恤矣。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求士于農而不求士以為農，君子之道也。故農之或可為士，猶兵之可為農，兵無節則農之，農有餘則士之，導其性也。士之不可為農，猶農之不可為兵，農其士則無士，兵其農則無農，定其性也。農之可為士，視諸工賈之可為士，其數較多，朴一變而秀，黠一變而後朴，進之難易，風之順逆也。士之不可為賈，視諸士之不可為農，其辨尤嚴，秀遷而朴，其失也固，再遷而黠，其失也狂，退之遠近，俗之貞淫也。嗚呼！民兵之敝，酷于軍屯，士大夫為賈之害，烈于許行，可弗辨與？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進農于士，而非使士退為稼圃也。

古者無少寡之婦，夫死而田歸，無以養之，則嫁之也。惟老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三

而無夫曰寡，遺棄滯穗以為利，抑無以養之也。柏舟之詩，他數十年之間見之詩書者，一人而已，而固諸侯世子之妃也。故曰：君臣夫婦之倫，至秦而定，先王亦有所侯也。夫死而無適，族無與收之，官無與獎之，僕僕然拾穗于南畝，非毫以贏不至是矣。苟有可適者，無不聽其移志矣。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亦不足為之責矣。故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其損益也，登貧寒志義之士女，得與其世子之妃，絮其榮光，秦之敦彝倫者四，而敘彝倫者一，以此損益周禮，其可矣。懷清之臺築，夫婦之倫定，廉恥行于閭門，讀大田之詩，未有不怒然者也。

因天下之動而成之，則事不廢，因天下之靜而安之，則民不勞，事集而民安，福祿之盛者矣。為功利之說者曰：成于其動，不如乘于其未動之利者也。安其所固，靜不如鎮之于未靜之為有功也。然則施畢羅于戢翼之時，而不邀鴛鴦于已飛，及其飛而無事焉，亦功利之都矣。而君子弗尚何哉？惡其違天而與福相失也。故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榮弗飛，湯弗畢羅矣。拚項籍之情，歸而蹙之于固陵，漢以是德衰于商周，而福亦替矣。一動一靜者，道也。躁勝寒，靜勝熱者，機也。一生一殺者，權也。盜天地盜萬物者，賊也。不為天下先，似矣。惡其持天下也。藏器以待時，工矣。惡其有伺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三



之心也。不廢其事。不勞其民。仁以涵物。而智以見功。然後為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可與尊生而不貪。可與應世而不詭。苟非其人。未有宜天之祐者也。

君子之事君也。鴻豫以為志。危怵以為情。鴻豫以為志。故世雖降。主德雖衰。上下之交雖未孚。而無枉道之從。危怵以為情。故世雖盛。主德雖賢。上下之交雖密。以邇而無愴忘之心也。其氣惕然。其志怛然。合而若離。親而若不給。進前而不舍。退食而若不得。復見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夫事父之敬。則固異于鬼神賓長之賓賓者矣。嗚呼。以屈原之騷。事有為之主。則無患楚之不商周也。以文宋瑞之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五

死事圖存之主。則無患宋之不宜康也。鳴鴉之怨。其周公之騷乎。桐宮之弗獲已。伊尹之心。柴市之心。乎。下此者。時未棘。情亦未與之棘。勢未傾。心亦未與之傾。大命已圯。成乎。終天之憾。乃始睨虞淵之日。悲號思挽而不得。不亦晚乎。故忠臣介士。無疚于天下。而自疚其心。惜往日之紆也。詩曰。彼交匪舒。無愴忘之謂也。

心恆持者也。耳目取新者也。有恆視。無恆色。有恆聽。無恆聲。取新而忘其故。而人道絕矣。天下有若無繫于得失利害之數。而耳目之不容自昧者。無恆之民。忽之焉。得之無所增。失之無所損。故不必利。新不必害。則衣服族姓之謂

也。何取乎衣服。眩清而已矣。何取乎族姓。充位有人。昏姻有耦而已矣。裘奚必其黃黃。筮奚必臺。繻奚必撮也。色足愉。富貴足居。奚必尹吉也。宜無恆之民之所忽也。夫誰知人道之所絕續在此矣乎。因其利。徇其豔稱。耳目取新而人賤族可以為姻親。禽畜獸態可以為風俗。行且非是而何哉。取新之久。習新以為故。角可加于額。尾可曳于尻。淫莫之貴。悲夫。欲歌都人士之詩。以延人紀于頌光。不可得已。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五

古之營國者。非但城郭溝池封畛阡陌而已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守國之資。而未及于民也。封畛阡陌。因天地之產。為民之利。而未及為功于天地也。鎮其虛。損其盈。流其惡。取其新。裁成天壤以相民。而後為人君者之道盡。故其民肢體得安焉。耳目得曠焉。臭味得和焉。疾疢得遠焉。治地以受天之和。迓天以集民之祉。其餘者。猶使登高臨遠之士。啟其遐心。擎憂拘迓之夫。平其惰志。鄙吝祛。怨惡忘。而人安其土。是故古之王者。非遽致民也。暢民之鬱。靜民之躁。調其血氣。以善其心思。故民歸之而不離。周衰道弛。風頽韻促。督天下于耕戰。而人無以受江山雲物之和。抱遐心者。宜其去朝市而若驚矣。詩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天子失道以諸侯授大國諸侯失道以士授大家大國有諸侯而盟會征伐亂矣大家有士而政教風俗亂矣然則君子許之乎曰雖欲勿許而弗得也飲食與生也教誨與成也舍徒而載之車盡其才也于是大夫之干士也有父母之恩有師之成有君之尊君子弗能使之終于陷溺而無與依也授之可矣天子以兵民授諸侯于是春秋登五霸之功諸侯以士授大夫于是小雅登緜蠻之詩原人之情而弗獲已雖大亂承之而不能恤矣五霸衰而七雄併世卿降而游俠之死交成亦末如之何也矣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毛

為擢筋洗骨而生理始全不為深文微中而人益以警罕譬善喻唱歎淫泆若緩若忘而乃信其有情古知道者之于文類然也東周之季大歷之末刻露下蹠之言與而周唐之衰亟矣知言者辨之是以君子讀詩甚惡夫采葛甚惡夫相鼠也

不肖者之縱其血氣以用物非能縱也過之而已矣縱其目于一色而天下之羣色隱况其未有色者乎縱其耳于一聲而天下之羣聲聞况其未有聲者乎縱其心于一求而天下之羣求塞况其不可以求求者乎乃若目則可以視無色矣有內目故也乃若耳則可以聽無聲矣有內耳

故也乃若心則可以求其不可以求求者矣洗心而藏之密也故天下莫大于人之躬任大而不憚舉小而不遺前知而不疑疾合于天而不慚無過之者無所不達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其形而無形者宜色其色而無色者顯內耳內目微而血氣靈密心浚入而血氣化縱其所堪而晝夜之通鬼神之撰善惡之幾吉凶之故不慮而知不勞而格無過焉而已矣一朝之忿一念之欲一意之往馳而不反莫知其鄉皆唯其過之也詩曰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在上雲也在下雨也在上星也在下石也在上氣也在下形也在上理也在下氣也在上明明而在下已赫赫矣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毛

設理于上顯道也違之者凶耳理無心也改不道以嚮于道昔違之今遵之如舍荆棘而就塗知其有至而已塗不報之以至也然則為日星退舍之說猶以莛擊風而冀風之旋乎善吾知其吉也惡吾知其凶也猶雲集而必雨非必膚寸之雲為杯水之雨也猶星隕而為石非緣石故而星為之變也為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百云者無定之辭也于此乎于彼乎求之以一定而不得意者其百乎吉凶不爽之謂理嚮威不測之謂天一而已矣類五行之應銖銖而擬之劉子政父子之不足與言天久矣詩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



以廉臨祿易以慈臨祿難廉者與祿相為對治者也。以道干祿介其廉而止閑焉。縱使勿馳君子以為剡水沃燄之術未可游于天下而安其土也。祿者競之用廉者競之實。二競消而行之以樂易干祿豈弟而後無乎不豈弟矣。而後無嫌乎干祿而且利用之矣。無乎其不豈弟則雖六月一裘三旬九食以固辭祿而非狐不偕鮑焦申徒狄周黨嚴光之儔也。無嫌乎其干祿而利用之則文王之養晦武王之觀兵周公之殄殷天下見其仁不見其義而非許由曹子臧吳季札之謂矣。必勿干祿而後不失其樂易則是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而後可無損于物乎。嗚呼三代而下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无

為君子者。即有其體而未見有其用也。臨祿思競而借盛氣危節以防之。貧與富競德賤與貴競道。道德異而競同。身為處士祿不及焉。而知其不可使干祿焉。惟其競也。安士斯敦仁。敦仁斯能愛。可富可貴可貧可賤而不可使失其樂易。君子之道無他。無競而已矣。眾人欲而不給。賢人為而有窮。聖人化而有待。人之不能必得于天者多矣。夫孰知天之有不能必得于人者哉。先天而天或不應。後天而天或不終。吾于是而知天道。天欲靜必人安之。天欲動必人興之。吾于是而知人道。大哉人道乎。作對于天而有功矣。人者兩間之精氣。取精于天。翁

陰陽而發其四明。故天廣大而人之力精微。天神化而人之識專壹。天不與聖人同憂。而人得以其憂相天下之不及。大惡得而弗求。求惡得而必獲。故知天之道則可與安土。安土則盡人而不妄。知人之道則可與立命。立命則得天而作配。嗚呼知人之道。其參天矣。夫詩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四國。其政不獲。

匪人之相接。望而知其為不祥之氣者有二。曰悒悒也。繼繼也。不必挾其無良之心。成乎醜厲。而早已為咎之府矣。載不祥之氣而挾無良之心。則二者迭用而不測其所徑。以其繼繼行其悒悒。以其悒悒致其繼繼。數迎數隨。數怒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手

數喜。數吐。數茹。語沸于庭。笑喧于室。耳為之聾。目為之熒。堂簾之下。為之暗。如長夜。日沒月生。而不知息。然後以亡人之國。敗人之家。疾速而不可救藥。斯其情偽。亦無難知者。然而取亡之主。召辱之士。甘授以身心。而不厭。嗚呼人莫悲于心死而身死。次之魂棲于陰。魄蕩其守。高天不能為之居。杲日不能為之照。呼籲沈浮。而大命去之。古今敗亡之相積。未有不繇此者也。高朗之士。旁燭其表。如聚蟲之吟于幙。引身而避之。豈俟終日哉。

厭名利之悒悒。而移之于酒博。劉景光孟祖以逃凶而入于辱。其免于凶也。幸尔舍房帷之繼繼。而移之于泉石。王



維鄭虔報國之志已消。求其遇賊而不滓也。容可得乎。故之二情者。血氣一相爲引。出此入彼。如蛛絲之縈蟬翼。勇邁以勝之而不克。清滌以離之而不能。而天下之不嬰者鮮矣。雁鳧之喧。鴛燕之媚。物固有之。而人弗求勝焉。則心死而身亟隨之。何所容其幸免哉。夫君子之欲懲此也。將如之何。既醉之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毋抑務此。而可乎。

得志于時而謀天下。則好管商。失志于時而謀其身。則好莊列。志雖詖智雖僻。操行雖矯。未有通而尚清。狂窮而尚名法者也。管商之察莊列之放。自哲而天下且哲之矣。時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三

以推之勢以移之智。不逾于莊列管商之兩端。過此而往。皆如贖者之雷霆。瞽者之泰華。謂之不愚也。而奚能故曰。哲人之愚。愚人之哲也。然則推而移。嵇康阮籍于兵農之地。我知其必管商矣。推而移。張湯劉晏于林泉之下。我知其必莊列矣。王介甫之一身而前後互移。故管商莊列道歧而趨一也。一者何也。趨所便也。孰有當迷亂之世上。不獲君下。不獲民志。勿爲之茶。皇然念四國之訓乎。隆然謀四國之順乎。謀唯恐其不訐。而不憂其大。而不容乎。猶唯恐其不遠。而不憂其深。而逢忌乎。能此然後。一旦舉六寓以任之。目昭心曠。習于光大。而銖兩之計。穴罅之智。不足

以動其心而成其大業。退不見有生之樂也。進不見天下之利也。故君子之視察察之智。放達之識。如盎缶而已矣。知之所不及。無適于守。舍其盎。取其缶。舍其缶。取其盎。奚有定哉。詩曰。哲人之愚。亦職維疾。

評謀定命。遠猶辰告。謝安之所服膺也。賦詩可以見志。安也。足以當之。知不及。量不遠。條理不熟。嘗亦惡能相觸而生其欣賞哉。豆區之計。不足以舒神。倉卒之辭。不足以愜聽。尋丈之圖。不足以暢遇。祇悟之說。不足以利幾。久矣。謨之大。猶之長命之豫。告之以時。所謂良馬輕車。修塗平易。而王良造父。持其疾徐之節。是樂而已矣。小人不知樂此。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三

無不誠焉。君子之知樂此。無不理焉。履履之細。生死成敗之大。皆其適也。芥穗而適于遠。四海萬年。興亡得喪。而如指掌之間也。天下以是而望安。安以是而任元。肥水之功。孰云幸勝哉。矜佩之下。戎作蠻方。不遐遺也。得衛武公之心者。其唯安乎。相賞而不相違。得之于心迹之表矣。得而一心。失而一心。否而一心。泰而一心。難而一心。易而一心。言而一心。行而一心。斂而一心。舒而一心。推移十反。各伸其說。以致其圖度。規其大則眉睫不見。營其小則泰岱不覲。畏以持則聞聲而震。張以壯則沫盡而辭不窮。小人之爲余者。無他。罔念厥紹而已矣。大哉紹乎。千里之可



以跬步臻也。于祀之可以寸心藏也。白刃之可以清晏承也。牀第之可以堂皇治也。無形之可以有形接也。天以之繼而生人。人以之繼而成性。匪繼弗善。曷紹之可弗念哉。嗚呼揚雄投閣。謝朓扁舟。王旦垂老而獎天書。馬融窮徙而依權勢。雌黃之口未乾。貂狗之續相比。恆德不守而或承之羞。其羞者即昔之所羞為者也。而不亦悲乎。故君子于灑掃無小也。于訐謔無大也。于夙夜無短也。于遠猶無長也。于戎作蠻方無危也。于庶民小子無安也。于屋漏無靜也。于不虞無動也。于神格無幽也。于手攜面命無明也。于先王無順也。于迷亂無逆也。一日之始。百年之終。既毫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卷

之知。小子之戒。險而易阻。而簡獨而畏。遠而涵。豈有他哉。克念厥紹而已矣。

兩間之氣常均。均故無不盈也。風者呼吸者也。呼以出則內之盈者損矣。吸以入則外之盈者損矣。風聚而大。尤聚而大于隧。聚者有餘不均也。聚以之于彼則此不足。不足者不均也。至于大聚。奚但不均哉。所聚者盈溢而所損者空矣。空而俟其復生。則未生方生之頃。有腐空焉。故山下有風為蠱。腐空之所釀也。土滿而荒。人滿而餒。楊虛而窳。得方生之氣而搖。是以一夫揭竿而天下響應。貪人敗類。聚斂以敗國。而國為之腐。蠱乃生焉。雖欲弭之。其將能乎。

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均物之理。所以敘天之氣也。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無君子則小人亦奚以濟其惡哉。倚門之繡。紅女之絲也。怒馬之秣。力農之粟也。公孫宏之安。汲黯之所鎮也。李林甫之威。姚崇宋璟之所飭也。秦檜之和議。岳韓百戰之所成也。君子有不言之訓。不為之功。不乞之貨。死者生之悴者。榮之弛者。張之施及于小人。逆用之而猶足以赫。凡其所以赫者。皆即君子之所陰也。為君子者。奚弗以自信。而抑又何責焉。忻然受之而已。詩曰。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子曰。祭則受福。奚福乎。福莫大于祭。故迄用有成。周之禎也。既右享之。子孫之保也。天物之豐。疾眚之不作。侯氏之甯。兵戈之偃。康萬民。綏四海。榮以其仁。安以其義。可以為福矣。未底于祀事之成。而弗敢福之也。故曰。樂不如性。性不如命。天之命我者。親也。親之命我者。心也。君蒿悽愴。昭明者往而不可復。而復之一日矣。樂莫樂于復所自生。性莫真于藏之不顯。至于命而樂所自生者。復其始也。藏之不顯者。不馨之福也。故福莫福于祭之成也。故仁人孝子之心。如受重器。捧盈水而不能辭也。如沃霖雨。戴午日而不能避也。循之皆可執。信之以固有而不俟。一再思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豈嚴霜之為凜。而迅雷之為震也哉。祭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卷



則受福者受此而已。

天之威非其怒也。雷霆者蘇萬物者也。雷霆發而百昌相見。故曰帝出乎震。奚有甫出以與物相見。昭蘇而蓬勃。即以憤恚者乎。故唯知恩威之合者可與紹天矣。恩之即威。顯諸仁也。威之即恩。藏諸用也。萬有之情。不順之則不動。百昌之氣。不動之則不振。積習因循之染。不振之則不新。人情隱而為達之。天道理而為疏之。洋洋乎王者之志氣。淫滿乎天下。馳驅淡蕩。開心竭才。以用物之宏。愚不肖之心情才識。不足以載焉。譬耳之不任乎雷霆。則雷霆之聲溢乎耳而盪乎心矣。絲今念之。以臣代君。以侯易王。舉不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壹

雷之世而一旦戢戈。爨矢焉。播棄之士。名不出閭閻。悲歌之客。志不在王廷。搜微發陋。移心易志。一旦而胥志于在位焉。凡目不足以察其赴景之形。凡耳不足以審其趨壑之響。凡心不足以測其方春之榮矣。故一文一武。天之大用也。一舉一錯。天之衡也。其舉而加諸天下。則大仁也。威莫威于大仁。而義次之。即此以疏天下。破其心情才識之眇。而俾發其榮。則不怒之威。而其仁配天矣。詩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周克殷而年豐。秦有天下而年豐。湯興而七年旱。周宗將滅而飢饉交斬于四國。君子之知天。知此者也。周克殷而

詩古微 下編之三

年豐。佑有道也。秦有天下而年豐。存餘民也。湯興而七年旱。警聖修也。周宗將滅而飢饉交斬于四國。窮凶德也。故無所不可為道者理也。無所不可為理者天也。嗚呼。維天至矣。以人之知求天之知。以人之慮代天而慮。求之于聖。不該乎愚不肖矣。以愚不肖求之。不逮乎聖矣。上固不及

聖。下不安于愚不肖。介然有其知慮。以意天之必然是量。蟬首而求冠則也。介然有其知慮。以疑天下之不然。是緣蟻蝶之有翼而謂龍之不可飛也。用此以治歷。則損天以就數。用此以言性。則誣天以伸習。夫亦惡知天廣大無往而非理哉。鳧頸之短。鶴項之長。鮪鮪之涎。鱣鮪之介。竹篠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美

之虛。松檜之實。不規之圓。不矩之方。不量之度。不籌之數。舉天下之巧。無以致其精。舉天下之大。無以測其宏。舉天下之密。無以察其識。故曰。維天至矣。不可以情情。不可以識識者也。綏萬邦。屢豐年。亦一理而已矣。非天之必可邀也。

天下者。非天之所以報功者也。是故大德不報。大位非報。斯二者與天同體。天抑不得以之而報人也。以舜之孝。報以天子。則曾閔應有國矣。以田千秋之言。報以宰相。則賈董宜為天子矣。是故大德不待報。大位者非以報也。賚之詩矣。以頌之而無斷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受之云者

三七一



任之也。勤其勤，敷其敷，定其定，遺大投艱于武王之躬，受之云者，無容辭焉。尔天下不可樂，下士尙知之，况君子乎。衛懿公之好鶴，均于林逋，而逋奚以不裂其肝。梁武帝之佞佛，均于裴休，楊億而休與億奚以不死于餒。宋徽宗之嗜書畫，均于米芾，文同而芾同奚以不斃于俘。匹夫之纖惡，天子之重負，許繇所為避其難，成湯所為不釋其慄也。武王雖聖，何必履屐以爲榮哉。文王勤而不敢不受，以勤。文王敷繹而不敢不受，以敷繹。文王求定而不敢不受，以定。武王之于此，惴惴尔，惴惴尔，而又奚其慚。

詩曰：實函斯活。君子有取于此，以似仁焉。函之中，仁也。仁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美

則活之理存焉。仁則活之體賅焉。仁則活之用賅焉。仁者實也。函之所至無不至焉。與函相得無不浹焉。函之所透不容已而透矣。然後活矣。蘊之乃以網蘊之，流之乃以條理之。渾之乃以發揮之，堅而樸，神塞而形闕者，逮乎此而靈善以津津矣。大哉實之以效仁之功乎。函之可實，所固有也。而不怙其固有也。而不觀于百穀乎。同是藏于函，胡以嚮者不實而今實也。春氣蘇之，甘泉漬之，暄風鼓之，和日蒸之，與水相得，與氣相迎，而後實于其函。君子之于仁，亦由是而已矣。昔者函于心，可以實而未實也。學以聚之，思以通之，智以達之，禮以榮之，集義以昌其氣，居敬以保

其神，備物以通其理，天下皆仁而吾心皆天下矣。夫然後其實之活，弗待崇朝也。實者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則天其可怙乎哉。天能使函而不能使實也。乃其必函之者何也。曰：此貞之起元也。不貞則不幹，不函則無以爲我體。我體不立，則穀之仁猶空之仁。我之仁猶空之仁，蕩然不成乎我而亦無以成乎仁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色者我之函也。聖人有我者，也有我以函而後其實可活焉。知此者，乃可與言復禮。

太上敬天，其次敬身，其次敬人，其次敬事。是故敬其事有不及于人者矣。敬其人，有不及于身者矣。敬其身，有不及于天者矣。天也者，括身與人事而受命者也。徹身與人事之未有而疑命者也。敬天而冒天下之道，亡之有遺焉矣。于事而敬，敬天職也。于人而敬，敬天民也。于身而敬，敬天性也。故高者不遺卑也。大者不遺小也。至于虛不遺實也。故君子不舍事而親人，不忘人而珍身，不外身而觀天。跬之步之泰華，陟之網之縕之層雲，升之銖之粟之萬有周之。故曰：高以下爲基，鴻以纖爲積。君以民爲依，理以事爲麗。君子之言天，如其有據也。君子之事，如其有漸也。漸以不遺有據以登而不隕，斯上帝可得而祇矣。君子惡夫言天而道隱，言躋而學隱者也。頌光之察，憑陵之登，身

詩古微 下編之三 詩外傳演 美

夫言天而道隱，言躋而學隱者也。頌光之察，憑陵之登，身



以爲患物以爲芻狗。事以爲前識之華。欲以其孤鶩之情。源空明而至于反景之鄉。醜天下而無足以當其意。泠泠然御風而行。失風而墜。喪身絕人而近于鬼矣。詩曰。聖敬日躋。昭假遲遲。故言躋者。勿憚其遲遲焉。幾乎道也不遠矣。

或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古之聲色。今之聲色也。豈其然哉。水一也。九河之道。堙爲平陸矣。火一也。榆柘之鑽。易以敲石矣。奪沛通淮。不謂河之仍北流也。鍛鐵戛石。不謂火之必生于木也。水火行天。古今異理。聲色聽人之習。易奚容以今而證古哉。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之于味。鼻之

詩古微

下編之二 詩外傳演

評

于臭均也。古之食者。醢蜃蚶而芼茶蓼。今薦之俎。則螯舌而殼唾。古之薰者。佩椒霍而燂蕭草。今納之側。則刺鼻而煩冤。臭味既有習尚之殊。色亦隨時而異。茅蒐古之赤也。紅藍御而茅蒐削色。堊土古之白也。鉛粉陳而堊土不鮮。後起之巧日增。古樸之傳無考。然則耳無一成之聽。口有不齊之音。執古不可以宜今。從今愈不能以限古。奈之何。以沈約孫愐之韻。強風雅而求其叶邪。故以叶韻言古音者。吾無取焉。

詩古微下編之三終



# 詩三家義集疏

〔清〕王先謙撰

據民國四年虛受堂刻後  
印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八二毫米寬二六〇毫米



詩三家  
義集疏

乙卯仲夏  
虛受堂刊

南書房壬戌年二月初十日欽奉  
諭旨已故前內閣學士銜降調國子監  
祭酒王先謙所著詩三家義集疏發  
交南書房閱看茲據奏稱該書計二  
十八卷網羅散佚獨具苦心折衷異  
同義據精確洵屬有益詩學堪以留  
備乙覽請旨一片王先謙著加恩開  
復降調處分以示獎勵欽此



南書房覆奏稿

發下內閣學士銜降調國子監祭酒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臣等公同閱看伏查孟子說詩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是詩至戰國已無塙解西漢之時齊魯韓三家並列學官蓋以去古未遠師承有自未容偏廢也毛傳既出鄭康成為之作箋三家之傳遂微其散見於各家所做引者吉光片羽搜采為難學者憾焉王先謙於千載後網羅散佚獨具苦心使西漢經師遺言與旨萃於一編朗若列眉嘉惠來學實非淺鮮至其折衷異同義據精確尤為有益詩學堪以留備

詩三家義集疏卷首

二

乙覽再查王先謙生平著述不下千卷光緒三十四年前撫臣岑春煇采進所著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漢書補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攷二十二卷奉旨賞給內閣學士銜嗣因飢民滋事案內被已革湖廣督臣瑞澂誤劾銜級士林究之辛亥以後遺迹窮鄉不問世事今其身故已久可否

加恩開復降調處分以示獎勵之處出自聖裁臣等未敢擅便謹奏

陳君進呈稿

為恭進業師遺著呈請代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業師在籍已故 特賞內閣學士銜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由翰林院編修光緒初累官至祭酒歷充庚午雲南乙亥江西丙子浙江鄉試正副考官甲戌庚辰會試同考官江蘇學政任滿假歸修墓因病陳請開缺其在史館編成東華錄六百三十卷使薄海內外仰見 列聖謨烈承顯彌昭督學江蘇奏刊

皇清續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尤能昌明經術俾宏儒效歸里以後歷主城南嶽麓書院務以經典導迪造成純懿之材迨學堂初開則又力挽澆漓講明正學既設師範館以研究教旨復設簡易小學十餘處以養正童

詩三家義集疏卷首

三

蒙裨益學風良非淺鮮三十二年升任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以該祭酒覃思經術忠愛敢言著書滿家士林模楷稱為一代大師奏請擢用三十三年故大學士升任湖廣督臣張之洞會同前湖南撫臣岑春煇亦以該祭酒學術純正博通古今衛道憂時士林宗仰咨由學部奏派充湖南學務公所議長復經張之洞稱其純正博通當今山斗函聘為存古學堂總教三十四年禮部奏纂禮書聘為禮學館顧問各在案是年撫臣岑春煇采進該祭酒所著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漢書補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攷二十二卷六月初三日奉上諭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所著各書洵屬學有家法精博淵通淹貫古今周知中外著加恩賞給內閣學士銜用示嘉獎宿



儒之至意欽此是該祭酒學術純正早在 先皇睿鑒之

中宣統二年因飢民滋事案內被已革湖廣督 臣瑞澂誤劾鐫

級當時究之辛亥以來遜居窮鄉絕迹城市流離顛沛不忘

朝廷憂憤既深以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鄉病故所著書籍

除岑春煇采進四種外尚有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釋名疏

證補八卷後漢書集解百二十卷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五十卷

元史拾補十卷合校本經注四十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五洲

地理志略三十六卷莊子集解八卷校正鹽鐵論十卷世說新

語八卷虛受堂文集十五卷詩集十九卷續古文辭類纂三十

四卷聯文類纂四十四卷律賦類纂十四卷而詩三家義集疏

一種尤為有益聖經三家在西漢本皆立於學官非毛傳所得

###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四

比肩自鄭康成爲毛作箋三家遂佚該祭酒於千載後網羅殘

缺折衷異同使西漢遺經還爲完籍重以義據精塢家法粹然

其功視孔氏正義殆不多讓合之曩進尙書孔傳參正及荀子

集解二種揆諸 國朝史例實屬有光儒林 臣查漢書儒林傳

諸傳經博士莫不稱述師說貢之於朝 臣自愧學無所成不足

揚 皇風惟該祭酒係 臣業師既承授以遺經未忍斯文

之墜茲特將所著詩三家義集疏裝演成帙恭呈 乙覽固

爲表章師儒起見似於 典學之暇亦不無裨助於萬一所

有恭進業師遺著緣由理合呈請代 奏仰祈 皇上聖鑒

訓示謹呈

### 詩三家義集疏序例

經學昌於漢亦晦於漢自伏壁書殘其後僞孔從而亂之詩則

魯齊韓三家立學官獨毛以古文鳴獻王以其爲河間博士也

頗左右之劉子駿名好古文嘗欲兼立毛詩然其移太常書僅

左氏春秋古文尙書逸禮三事而已東漢之季古文大興康成

兼通今古爲毛作箋遂以翼毛而凌三家蓋毛之詁訓非無可

取而當大同之世敢立異說疑誤後來自謂子夏所傳以掩其

不合之迹而據爲獨得之奇故終漢世少尊信者魏晉以降鄭

學盛行讀鄭箋者必通毛傳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繼則以

宗鄭者唯毛終且以從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取煦溲山聚

編成雷乃至學問之途亦與人事一轍君子觀於古今盛衰興

###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一

亡之故可不爲長太息哉有宋才謂之士以詩義之多未安也

咸出己見以求通於傳箋之外而好古者復就三家遺文異義

爲之攷輯近二百數十年來儒碩踵事披求有斐然之觀顧散

而無紀學者病焉余研覈全經參匯眾說於三家舊義采而集

之竊附己意爲之通貫近世治傳箋之學者亦加擇取期於破

除墨守暢通經旨毛鄭二注仍列經下俾讀者無所舛望焉書

成名之曰集疏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癸丑冬平江旅次

詩有美有刺而刺詩各自爲體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詞以諷者

亦有全篇皆美而實刺者美一也時與事不倫則知其爲刺矣

自毛出亂經不復可辨然卽以毛論楚茨以下諸篇毛以爲刺

幽王者篇中皆無刺義雖與三家合否不可究知然其體固存



也今並列以明之如關雎魯說畢公刺康王騶虞魯說數傷羔

裘毛序刺女曰雞鳴毛序刺不鳴鳩鹿鳴魯說魚麗齊

也思初楚茨毛序刺信南山毛序刺甫田毛序刺瞻彼洛矣毛序

也王裳裳者華幽王也桑扈幽王也鴛鴦幽王也魚藻幽王也采芣苢幽王也

同琴操騶虞鹿鳴諸篇亦與眾說相應無一家獨自立異者雖

舊文散落大致尙堪尋繹而毛於關雎騶虞別翻新說又以騶

虞配麟趾爲鵲巢之應私意牽合一任自爲其居心實爲妄繆

宜劉子駿不敢以之責太常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

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列魚麗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

詩三家義集疏卷首

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

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

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

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解

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

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

其辭毛詩列南山有臺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

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

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宋洪邁容齋續筆

云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

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

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

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

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

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案左傳宋公享叔孫

昭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

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

子刪訂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乃祖鄭說耳且古詩逸

詩三家義集疏卷首

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東晉補亡六篇不作

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

王大明縣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

樂曲無辭故以金奏之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皮錫瑞

詩經通論云漢初馬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云三

百十一篇者是不數六笙詩甚明毛傳不以六笙詩列什數序

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字當讀有無之無鄭君以爲亡逸之亡

自鄭爲此說陸德明孔穎達成伯璵諸人皆以爲詩三百十一

篇與漢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禮鍾師注引春秋

傳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

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



繁過執儼也渠思文也肆過也夏大也謂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儼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呂說蓋以時邁思文皆有時夏之文而執儼一篇在其間故據以當三夏其說近傳會鄭說是也特以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猶未知金奏與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也愚案洪皮二說皆是詩之緣起先有辭而後有聲古詩無不入樂故有歌以宣之卽有聲以播之未有有其聲而無其辭者也惟聲既入譜卽各自爲書詩三家義集疏卷首

四

不復與本詩相涉漢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七篇別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有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別有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是詩自爲詩聲自爲聲不相參雜之證宋書樂志云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又詩廢而聲不同廢之證南陔以下六詩之亡逸不知何時要決不在三百五篇之內僅有儀禮古學尙存笙詩之名此卽當時詩廢而聲未廢故止能笙而不能歌也毛欲藉此以標異於今文之學序又成於其手撰爲詩義屢入三百五篇之中然尙不敢大破籬籬竟改什數此其心迹之可窺見者也自鄭君信之遂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矣

史記稱韓生推詩人之意爲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

其一也所謂其歸一者謂三家詩言大指不相悖耳毛詩則詭名子夏而傳授茫昧姓名參錯其大指與三家歧異者凡數十卽與古書不合者亦多徒以古文之故爲鄭偏好諸家既廢苟欲讀詩舍毛無從撫今者溯往事而不平望古者觀遺文而長歎是以窮經之士討論三家遺說者不一其人而侯官陳氏最爲詳洽甄錄弁言藉明梗概其文其義散具篇章

陳喬樞魯詩遺說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楚元王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然則志載魯故魯說蓋卽申公所爲之詩傳矣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詩三家義集疏卷首

五

從師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終漢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學爲極盛焉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既亡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寢微然而馬班范三史所載漢百家著述所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資攷證佚文宋撫異義失在學者因陋就簡不能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耳宋王厚甫詩攷據儀禮士昏禮鄭注引魯詩說公羊傳何注引魯詩傳及漢書文三王傳杜欽谷永傳注續漢書輿服志注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魯訓魯傳采爲魯詩疏漏尙多其石經魯詩殘碑惟取與毛異者餘皆棄而不錄願魯詩今不傳止此殘碑雖文與



毛同亦當備載俾得據以考證不宜取此棄彼也案魯詩授受源流漢書可攷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乃荀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浮邱伯受業於孫卿為名儒是申公之學出自荀子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為魯說所本今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為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為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劉向父子世習魯詩攷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學申公為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向為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出魯詩無疑矣後漢建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六

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中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於白虎通引詩皆定為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掌問難又出於魏應也爾雅亦魯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為叔孫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輔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義皆為魯詩允而有徵郭璞不見魯詩其注爾雅多襲漢人舊義若健為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諸家注解徵引詩經皆魯家今文往往與毛殊郭璞沿用其語如釋故陽子也注引魯詩陽如之何釋草蘆莖注引詩山有蘆文與石經魯詩同尤其確證熹平石經以魯詩為主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此蔡邕

楊賜奉詔同定者也若夫張衡東京賦改奢即儉制美斯干之語與劉向傳說詩義合王逸楚詞注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之解與列女傳歌詩事同至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謂事見魯詩而王充論衡楊雄法言亦並以關雎為康王之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遷蓋語本魯說而王符潛夫論高誘淮南注亦均以鹿鳴為刺上之作互證而參觀之夫固可以攷見家法矣又齊詩遺說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載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孫氏傳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詩之失傳齊為最早魏晉以來學者尅有肄業及之者矣宋王厚甫所撰詩攷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七

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證問據晁說之董彥遠說往往持論不根難以徵信近世余蕭客范家相盧文昭王暮馮登府諸君皆續有采輯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於齊詩專家之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竊攷漢時經師以齊魯為兩大宗文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春秋論語亦皆有齊魯之學其大較也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年雖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文字或異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寧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喬樞比補緝齊詩佚文佚義於經徵之儀禮大小戴禮記於史徵之班固漢書荀悅漢紀於諸子百家徵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焦贛易林桓寬鹽鐵論荀



悅中鑿諸書皆確有證據不逞私臆之見不爲附會之語斷於實事求是而已夫轅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始昌通五經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訖孝宣世禮學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詩禮師傳既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所引佚詩皆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本治小戴禮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據以爲解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答覓模云坊記注以燕燕爲夫人定姜之詩先師亦然先師者謂禮家師說也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彪固世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于之營兮及自杜沮漆並據齊詩之文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語亦與匡衡說詩合是其驗已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實實子紀傳齊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太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轅固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耳至如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春秋者其於詩亦稱魯也董仲舒通五經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尙書有夏侯洪範之說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於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喜卽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從問易者是亦齊學

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豈僅甲戌已庚達性任情之語與翼氏齊詩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錯敗亂緒業之辭與詩汜麻樞言辛亥之際爲革命合已哉若夫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豎兔爲刺義與魯韓毛迥異以邶風之鳴雁爲雅文與魯韓毛並殊又其顯然易見者耳夫以二千餘年湮沒無傳之絕學墜緒茫茫苟能獲其單詞隻義已不啻吉光片羽良可寶貴況乎沿流溯源尙有涯涘之可尋雖未足以盡梗概而其佚時時見於他說者猶存什一於千百抑不可謂非幸也

又韓詩遺說攷序云自魏晉改代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韓詩雖最後亡持其業者蓋寡惟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見於蜀志張紘從濮陽閻受韓詩見於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就鄭氏學見於魏志晉大康中何隨治韓詩研精文緯見於華陽國志外此不數觀焉夫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漢世喪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一經之學數家競爽凡別名家者皆增置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後之人因陋就簡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法既失家學就湮豈非學士大夫之過與稽之漢書藝文志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書經籍志止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書藝文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章句爲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二焉據後漢書儒林傳言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又言杜樛少受業於薛漢定韓詩



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疑唐書藝文志所載當即此種故卷數與漢志不同雖題為韓嬰注知非太傅之舊本蓋韓故韓說二書其亡佚固已久矣他如趙長君詩細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詩歷神淵一卷侯包韓詩異要十卷具列隋志是其書猶未盡佚惜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課士不取人無能明之者陸元明經典釋文問采毛韓異同而聖漏尚多斯亦稽古者之大憾也宋元以後毛鄭詩亦復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僅有存者外傳十篇而已說者因班志有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之語遂皆其不合詩意不知董仲舒有言詩無達詁劉向亦言詩無通故讀詩之法亦貴善以意逆志耳太史公儒林傳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十

稱韓生推詩人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夫詩三百篇中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與觀羣怨之旨於斯焉備其主文而諷諫也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善惡美刺蓋不可不察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與春秋固相與維持世道也子夏序詩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為法者章顯為戒者著明雖非專於解經之作要其屬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於聖門商賜言詩之意也況夫微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於鳥獸草木

之名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固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邪

鄭志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遺篇或誦古孔疏誦古指常棣也夫周公作常棣召穆公於厲王時重歌之而左傳富辰謂之作詩是誦古亦為賦詩之明證也顧常棣今知為周公作伐木則無知之者蓋伐木之詩因文王少未居位時藉端求賢與友生伐木山阪迨身為國君山林之朋友已為朝廷之故舊宴飲敘情事非周公不能知詩非周公不能作也詳具本詩年遠世衰賢人隱於伐木歌此詩以見志聞之者以為其所作故云周衰作刺又謂伐木廢朋友之道缺也若非古說尚有流傳此義當塵覆千載鄭箋常棣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十

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儻無左傳為證則詩屬召公矣伐木亦其比也故常棣伐木二詩為誦古一體全經止此二篇因論詩體並為揭出

魏源詩古微云漢興詩始萌於齊魯韓三家盛行毛最後出未立博士蓋自東京中葉以前博士弟子所誦習朝野羣儒所稱引咸於是乎在與施孟梁邱之易歐陽夏侯之書公羊穀梁之春秋並旁薄世宙者幾四百年未造而古文之學漸與力創博士今文之學然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毛異同六朝崔靈恩作毛詩集注皆兼采三家使其書並傳切劘六義羽翼四始詎不羣燦之燭長夜眾造之證疑獄也哉鄭康成氏少習韓詩晚歲舍韓筮毛及鄭學大昌毛遂專行於世人情黨盛則抑衰孤學



易擯而難輔於是齊詩魏代即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唐宋尚存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其書御覽集韻多引其文而久亦亡於北宋物極必反情鬱思申於是攻毛議序者亦起於北宋不揣其本兩敗俱傷天之將喪斯文也夫何怪歟辯生於末學言止於歐與要其矯誣三家者不過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經傳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于夏孟荀而三家無攷也詩一一破其疑起其墜以質百世案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詁訓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三

茅苜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蝦蟇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王也寶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閔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為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茅苜為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為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為衛大夫作碩人為莊姜傳母作燕燕為定姜送婦作式微為黎莊夫人及傅母作載馳為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

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為哉程氏其何說之詞王氏引之曰藝文志詩經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為三卷三頌為三卷與毛傳同而志言毛詩經故二十九卷者毛以詩序別為一卷與三家之序冠各篇者異也今魯齊二家序不可攷韓詩序則揚震傳引蝦蟇篇御覽引黍離篇皆以序與經文連引則知不別為卷矣而毛又分周頌三十一篇為三卷故今詁訓傳為卷三十也索王氏說於漢志似符而於新唐書志又不合且韓詩鄭鄭衛分合不可知則以鄭樵曰毛公時序二卷與十三國數之亦適符漢志之數也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三

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與采薇非文王伐獫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



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即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彙制論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為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十篇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為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為公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為夫子用小序之為愈也梅賾之偽古文書其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西

亦三代經傳襲用梅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葉氏夢得謂漢文魏黃初四年詔曰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毛序至是始行於世陳氏啟源駁之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王事未有不始於夏勤終於逸樂為用魚麗序班孟堅東都賦大德廣之所及為用漢廣序不知衛宏續序多剽取經傳陳言即如首篇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馬氏端臨曰譬之聽之心即穿鑿論語齟齬詩義何論其他訟毛詩其左證到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連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今所存魯韓遺說如以關雎為畢公作以柏舟為衛宣夫人作後儒皆不從之夫同一魯韓詩也他序可從而關雎柏舟之序獨不可從乎應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為案各不相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識之可矣且其未到之案或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乃并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

一面之詞遂不煩他證不問是非虛實一切直之可乎馬氏又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攷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攷如其言是聖人折衷六藝衡鑒質然惟以序說為去取然狸首新宮之屬當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其所存二雅諸序當必與禮樂相表裏乃大雅正篇莫一詳其樂章之所用何耶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葛許杞薛之并無變風既皆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則所存諸國之序當必可為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為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謚號世次之可傳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其出國史者安在馬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

詩三家義集疏 卷首

圭

之言絲衣序別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為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辟倉子辟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敘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







乎且兩言之中析周召言人二南言化杜撰不辭聖門規授之  
 惜始不若是也然則入詩之意與非與鄭諸說曲毛序啟梁  
 武分封之疑業與臆測助成其詞亦非瑣論也孔疏闕雅者詩  
 篇之名既以周雅為首則以周雅為一也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  
 詩以昭王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  
 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  
 以定稱黃鳥顯赫之貌草蟲棄嘍嘍之聲瓜瓞取絲絲之形  
 瓠葉拾番番之狀天與桃名而俱舉豈從瓜瓞取絲絲之形  
 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勝  
 今刪孔又云說文第次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  
 所以別先後也恩案說文弟章束之次弟也言其次第當一  
 竹五經文字弟從章象圍而次弟之形孔誤今正詩國風注  
 齊說曰詩三百五篇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  
 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疏孔疏詩國風舊題也又云周南關  
 從之鄭箋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  
 十五篇謂之正風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周南

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案鄭注三禮周易中侯尚書  
 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  
 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下足得  
 總攝故也詩三百五篇者詩序正義引詩含神霧文齊說也  
 孔云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  
 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璿璣鈴  
 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  
 失謂其唯有三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  
 義者三百五篇義讀曰儀可施於禮儀謂可以入樂凡賓客宴  
 享皆用之也漢書儒林傳王式云臣以三百五篇諫遠式皆學  
 魯詩者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  
 篇班氏學齊詩者是魯齊二家皆言三百五篇韓詩無考而孔  
 云三家謂唯三百五篇韓傳後亡孔猶及見知韓與魯齊同也  
 六篇亡失應以見在為數孔謂後亡孔猶及見知韓與魯齊同也  
 收毛傳並非不知毛學亦云三百五篇是三百五者漢儒通論  
 稱之如此孔用取聲毛而抑三家非也詩者持也者亦諸序孔  
 疏引含神霧文取聲毛而抑三家非也詩者持也者亦諸序孔  
 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  
 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  
 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  
 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在於至者成伯璜毛詩指說引含神

務文釋持兼二義較孔尤備矣詩大序風也教也又云下以  
 風刺上故曰風釋風兼二義與此兼教刺義合周禮大師教六  
 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司農注古而自有風雅頌  
 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  
 歌耶鄭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買  
 疏若然此經有風雅頌則在周公時明不在孔子時矣風是十  
 五國風從關雎至七月是總說愚案古有風雅頌之名當如先  
 鄭說非孔子所定漢書儒林傳序言孔子論詩則首周南益孔  
 子未定以前或篇次倒亂與今書不同與  
 史記言刪詩為三百五篇疑皆三家舊說

關雎注魯說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后妃之制  
 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  
 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  
 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又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  
 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又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  
 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又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周南

盛一朝晏起夫人大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又  
 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  
 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  
 首齊說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  
 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韓敘曰關雎刺時也韓說曰詩人  
 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  
 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  
 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















幸矣友親也者廣雅釋詁文魯韓義也釋名釋親屬友婿言相親之至也孔疏思念此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如友與廣雅合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注魯說曰芼也取也齊說曰芼草覆芼

韓筆作現疏傳芼也後妃既得荇菜必有功而擇之者皆擇菜也某氏曰芼猶拔也郭云謂拔取菜以奉是拔之義關

與毛異孫淵為一邢遷就其說非是拔擇自二義不相通假芼

取也者廣雅釋詁文又云芼取也非是拔擇自二義不相通假芼

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即覆之義也愚案以荇

菜覆芼於牲上以為祭品詩說正本昏義齊說也韓筆作現者

玉篇見部引詩曰左右芼之現擇也現亦本作芼願野王時惟

韓詩存而引字作現與毛異謹以玉篇中它所引詩知願用韓

詩也說文現擇也从見毛聲毛訓芼為擇以芼為現借字徐璈

云廣雅現視也諦視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注韓鍾鼓亦作鼓鍾

而擇之其義相成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注韓鍾鼓亦作鼓鍾

韓說曰后妃房中樂有鍾磬疏傳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琴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周南

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說文鍾酒器也从金重聲鐘樂

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從金童聲今經典通作鐘鐘也故靈臺曰

者外傳五引詩曰鐘鼓達達蓋編鐘左傳所謂歌鐘也后妃房中

於論鼓鐘又曰鐘鼓達達蓋編鐘左傳所謂歌鐘也后妃房中

樂有鍾磬者隋書樂志引漢侯包韓詩翼要文杜佑通典百四

十七陳陽樂書百十三引同隋書經籍志包著韓詩翼要十卷

包一作苞云房中樂有鍾磬者鍾磬所以節樂此證成韓詩鼓

鐘之義侯云然者若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授樂之鍾磬

鄭注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磬之授樂謂

鍾聲之和樂者也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

磬據此房中樂有鍾磬詩上詠淑女下言作樂明是奏樂於房

故云鼓鐘樂之言鍾則有磬可知此即禮文可明詩義也鍾師

云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鄭注以

鐘鼓奏之買疏饗食謂與諸侯行饗食之禮在廟故與祭記同

樂據此燕樂奏於房中用鍾磬奏於祭記饗食用鍾鼓猶磬師

凡祭祀奏樂既繫於房中用鍾磬奏於祭記饗食用鍾鼓猶磬師

鄭注謂作樂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鄭注絃歌周南召南

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鄭注絃歌周南召南

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鄭知不用鍾磬者以用之賓燕與諸

謂鄭氏注義岐出為自惑誣鄭甚矣韓詩外傳一古者天子左

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鍾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

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大師奏

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黃鍾以治容觀容觀得則顏色齊顏

色齊則肌膚安矣賓有聲鶴震馬鳴及保介之蟲無不延頸以

告入也此言音聲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也詩曰鐘鼓

樂之也此謂也韓此引又作鍾鼓足證詩古本元不同韓傳各

據所見不編十二辰零鍾也若書傳云左五鍾右五鍾也所引書

是鍾不編外傳合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疏云王出入則書

祭正與外傳合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疏云王出入則書

言天子出入亦祭祀言也大抵外傳雜采諸家不專一義解

者惟擇所宜侯作翼要專主鍾磬之說以韓內傳作鼓鍾本義

宜然也孔子曰聞樂而不知其義者謂之無樂也韓詩外傳

語推之知聖人所見詩經必作鼓鍾而鍾鼓乃後出誤本毛傳

共苴菜備庶物以祭宗廟蓋所據本毛傳鍾鼓故以為祭祀不云

房中之樂此二說不可得兼後人用毛詩鍾鼓故以為祭祀不云

房中之義斯為謬矣房中樂者惟燕樂奏於房故以房中名之

蓋今俗所云細細樂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之樂歌也燕禮鄭注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

子啓師賈疏房中之樂即關雎二南也謂之房中者房中謂婦

人后妃以風喻君子之詩故謂之房中之樂蓋周之後世樂歌

廣及二南此房中後起

之義與詩本義無涉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周南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疏釋

下是毛本意後故言此

葛覃注魯說曰葛覃恐其失時疏毛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傳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

道也箋躬儉節用由於師傳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傳者欲見其

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葛覃恐其

失時者古文苑蔡邕協和婚賦云考遂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

紀乾坤和其剛柔良兒感其勝勝葛覃恐其失時播欣欣之繁

社徐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

歸於夫家劉濩之詩與何休謂歸寧非諸侯夫人之禮者義同

魯家之訓也思案徐說是何休謂歸寧非諸侯夫人之禮者義同



用說詩則不可通以游衣歸室皆非后妃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注韓維作惟韓說曰惟辭也萋

也萋萋茂盛貌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

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長日長大也葉

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說文葛絺綌也釋詁覃延也郭

注謂葛延蔓賦作葛陳喬樞以爲三家文案釋文葛覃本亦

作覃徒南反是毛詩有作覃者淮南原道訓高誘注覃讀葛覃

之覃又澤讀葛覃之覃高用魯詩而覃字不皆從艸禮細衣釋

文葛覃本亦作覃知齊詩亦不皆從艸字乃眾家異文也

說文葛覃黃覃長味也引申之凡延長者皆訓覃覃借字覃正

字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施于中谷與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

爲地言葛生於此而蔓延於彼也孔疏中谷爲生於此蔓延

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又引王肅云葛生於此蔓延

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孔疏云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

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愚案傳云興也未嘗

指定某句與外成爲重然與毛意無涉孔疏非也葛生延蔓猶在

道中鄭說較勝但黃鳥翔集和鳴見雌雄情意之至陽春融和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周南

草木暢茂時鳥音變淑女有懷天機所流有爾斯感魯說以爲

恐婚姻之失時義優於毛鄭也此從已嫁後追詠其情事惟辭

也者文選揚雄羽獵賦阮籍詠懷詩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

據此毛詩維字韓皆作惟它篇並同疏不復出黃鳥于飛集

選潘岳藉田賦李注引章句文黃鳥于飛也者廣雅黃鳥于飛集

釋訓文魯說也茂盛義同故毛云萋萋茂盛貌黃鳥于飛集

于灌木其鳴啾啾注魯說曰倉庚幽冀謂之黃鳥魯灌亦作槽

疏傳黃鳥搏黍也灌木茲木也啾啾和聲之遠聞也箋葛延蔓

之道和聲之遠聞與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倉庚幽冀謂

之黃鳥者呂覽仲春紀高注倉庚爾雅曰商庚黃楚雀也秦

人謂之黃離齊人謂之搏黍幽冀謂之黃鳥詩曰黃鳥于飛集

于灌木是也此魯說也方言搏黍黃自關而西謂之黃鳥或謂

黃鳥或謂之楚雀揚州人謂之搏黍當其時來在桑間故里語一

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其時來在桑間故里語一黃

栗雷看我夢黃不獨幽州爲然說文離下云離黃倉庚也鳴則

人亦謂之黃離不獨幽州爲然說文離下云離黃倉庚也鳴則

正今之黃營七月詩春日載陽有鳴倉庚鄭箋亦以倉庚鳴爲

可歸之候與說文合離卽離字與茶離鶴同音通用離黃之

爲黃離猶益斯之爲斯益離粟一聲之轉離雷又雙聲短呼爲

離長呼得離雷二字也釋鳥倉庚商庚郭注卽黃黃也又云黃

皇黃鳥郭注誤馬皇黃白曰皇此鳥名皇知非黃黃之名也而

段玉裁焦循謂謂毛傳以博黍釋黃鳥不云卽倉庚是詩之倉

庚爲黃鳥而成其義故釋文博黍徒端反不音博黍之名因改

博爲博以成其義故釋文博黍徒端反不音博黍之名因改

不煩強釋必謂其義故釋文博黍徒端反不音博黍之名因改

黃鳥名楚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雀它詩皆黃雀惟楚地有平竊謂粟則益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周南

就之貌箋成就者其可採用之時○莫莫茂也者廣雅釋訓文

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詩重言莫莫其義自眾草窮不

見日引申而出以狀葛葉延蔓廣遠後人增水旁爲漢漢詩家

言廣遠義多承用之自此詩始也詩巧言章禮內則注釋文並

云莫又作漢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其證矣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是刈是獲爲給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古文沽作古士虞禮注古文苦為枯鄉射禮注釋文枯字又作  
 枯釋沽釋文枯本注故荀子勸學篇注枯讀為沽強國篇注枯  
 讀為沽毛傳姑且也姑為語詞望文生訓失古義矣文王遠行  
 求賢酒或不給取之於酌情事宜然伐木篇無酒酌我箋疏皆  
 以為市買與此義同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彼亦彼賢人求而得  
 之則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也金罍至以梓許慎五經異義六  
 言罍制引韓詩文云大器也者孔疏引作大夫器案夫字衍下  
 是也毛詩說文大夫皆以金此不得云大夫器司尊彝疏引無夫字  
 大器也云天子以玉者詩釋文引作天子以玉飾孔疏云經無  
 明文案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孔疏云夏爵名  
 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離也說文玉爵也左昭七年  
 傳賂以斝耳杜注斝耳玉爵明堂位疏又云太宰贊玉几玉爵  
 然則周爵或以玉為之或飾之以玉據此夏殷周爵皆用玉是  
 天子以玉也孔偶有不照耳云諸侯大夫皆以金者釋文作諸  
 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尊大義又云毛詩說文金罍酒器也諸臣之  
 醉人君以黃金飾尊大義又云毛詩說文金罍酒器也諸臣之  
 詩以金飾罍與韓同惟毛言人君統天子諸侯言之韓以諸侯  
 大夫言唯是為異疏云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  
 故皆以天子之事言恩案周南之詩是文王未稱王時作無嫌  
 於金罍為諸侯之制毛傳統言人君所以成其曲說不若韓之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六

得實也云士以梓者釋文同孔疏司尊彝注罍亦刻而畫之為  
 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說  
 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疏又云  
 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說文罍下云龜目  
 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施不窮也从木雷聲罍下云罍或从缶罍  
 下云罍或从皿罍下云罍文罍文選班固東都賦列金罍罍借  
 字固用齊詩蓋齊作罍漢書文三王傳梁孝王有罍罍注引  
 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酌蓋用魯  
 詩說又引鄭氏曰上蓋刻為雲雷之象顏延之刻畫不問故由引  
 之案據毛詩說司尊彝注皆刻畫並舉非有異義陳喬樞云食  
 貨志注引鄭氏稱詩罍有梅作罍與魯韓毛文異知此據齊詩  
 也說文承長也言如此則我不至以賢之不見長久懷思冀望  
 不揮也蓋文王當日以官人為急慮巖棲谷隱之賢伏而不  
 向於礪溪舉躬親訪求故有崔嵬高岡馬病僕痛之事微呂  
 證故知不通三家未可言詩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注韓說曰崱嶺曰岡崱嶺者即爾雅所說  
 山脊也魯說曰玄黃病也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注韓說  
 曰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

俾解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  
 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  
 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魯說曰傷思也疏傳山脊曰  
 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觥酌爵  
 也贊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醕必有醉而失禮者  
 罰之亦所以為樂○崱嶺至春也玉篇山部引韓詩文說文同  
 俱本爾雅山脊岡為訓孫疏引孫炎曰長山之脊也必言長者  
 脊脊骨長顧震福云孫說是也孔叢子云登彼邱陵崱嶺其阪  
 法言云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崱嶺也崱嶺為卑小之邱玉篇  
 引崱嶺云崱嶺沙邱也慧琳音義七十八引考聲云崱嶺沙邱  
 見也卑且長也委曲相接也廣韻崱嶺沙邱狀如音連集韻崱  
 注旁行連延說文連延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  
 延卑於高大有石之山謂之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連  
 也詩人所陟之岡乃卑中之高者故特曰高岡非岡本高山之  
 名也釋名山脊曰岡岡亢也在上之名也殊誤陳奐云應續壘  
 韻玄黃雙聲皆合二字成義玄黃之不可分釋猶應續之不能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六

分釋也黃本馬之正色黃而玄為馬之病色若以玄為馬色而  
 黃為馬病則不通矣愚案陳說是玄黃易林乾之革玄黃虺噴  
 此魯說蔡邕述行賦我馬虺虺以玄黃易林乾之革玄黃虺噴  
 行者勢罷役夫樵梓踰時不歸師以臨震之良同文選曹子建  
 贈白馬王彪詩修坂造雲日我馬玄黃連讀知毛義猶能進我思  
 以紆蔡學魯焦學齊曹學韓皆玄黃連讀知毛義猶能進我思  
 以上章例之三亦當為○說文罍下云如野牛而青象形  
 與禽同頭同兒下云古文从几罍下云罍牛角可以飲者其狀  
 觥觥故謂之觥觥下云俗觥從光一升至名觥孔疏引許慎異  
 義引韓詩文士昏禮疏引作饋食禮筐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  
 云古周禮說亦與之同特饋食禮筐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  
 昏注論語雍也篇集解引此又作饋食禮筐在洗西南順實二  
 云爵盡也者禮器疏引異義同曲禮長者舉未酌注盡爵曰  
 酌與醕音義同醕亦訓盡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醕也注醕  
 也左隱元年傳未王命故不書爵疏引服虔云爵醕也注醕  
 盡其材也白虎通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王制王  
 者之制祿爵疏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王制王  
 者禮器疏引同飲之字亦並取盡意爵盡聲字為訓也云足也  
 鳴節也象觥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觥者取其















引史記言伯邑考等母兄弟十人是眾妾所生者尚不在此  
數故大雅言百男詩上二句喻眾多下二句美善教孔疏言孫  
者協句生子眾則孫亦多思謂作是詩時后妃必已有孫非協  
句也說文振奮也釋言振訊也郭注振者奮迅太元元董元文  
句並云振動也重言之則曰振振言后妃子孫受賢母之教莫  
不振盛貌晉語注振振威武也並與振字  
本義近亦與此振振義合麟趾振振同

貌也疏引舍人本說多也繩繩戒慎也○韓說作振者釋訓釋文  
廣雅釋訓振振飛也集韻十七登博雅振振飛也或作振  
通作振據此振振一字舍人本之雄雄有作振振者故廣  
雅引之而訓為飛也釋訓同毛詩振振是借字廣雅本所引迺  
韓文玉篇系部引韓說敬貌當讀為警常武既敬既戒夏官序  
本之願震福云韓說敬貌當讀為警常武既敬既戒夏官序  
官注作既敬既戒韓說敬貌當讀為警常武既敬既戒夏官序  
敬之言警也釋名敬警也恆自肅警也說文警之言戒也从言  
其祖武傳繩繩也管子宙合篇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漢書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禮樂志繩繩意變應劭注繩繩敬謹更  
正意也韓訓繩為敬與毛訓戒慎義同  
孟斯羽揖揖兮注魯韓揖作集宜爾子孫蟄蟄兮注魯說曰蟄  
靜也疏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魯韓揖作集者揖無聚  
如說文錄或作揖之例馬瑞辰云揖益集之假借詩辭之輯矣  
新序引作集說文計詞之集也又曰集羣鳥在木上也或省作  
集是詩愚案揖揖集引申為凡聚之稱重言之則曰集集廣雅本  
三家詩愚案揖揖集引申為凡聚之稱重言之則曰集集廣雅本  
書郊祀志通作揖五瑞集書兒寬傳統編輯元注輯輯集三字同  
是揖集互通之證它書集集無連文明是此詩魯韓訓○蟄蟄  
也者釋文註郭注見詩傳案毛傳無此訓陳奐云此三家義何  
措云說文蟄蟄也物伏藏則安靜故又訓為靜蟄蟄安靜而各  
得其所也愚案此魯說陳又云說文對蟄盛也徐鍇繫傳云詩  
日宜爾子孫蟄蟄兮蟄蟄取也此對蟄盛也徐鍇繫傳云詩  
律注蟄蟄如詩文王之什此蟄什同音之證馬瑞辰云對蟄音  
義與蟄蟄同愚案二說近附會振振

孟斯三章章四句  
齊說曰之子者是子也疏無喻時者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也案東辨正毛序足解箋疏之惑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注魯

桃夭疏毛序后妃之所致也○易林否之隨春桃生花季  
女宜家受福多年男為邦君師之坤謙之夫嗷嗷之既濟大過  
之蹇解之歸妹同又復之解春桃生萬物華榮邦君所居國  
如無憂又困之觀桃夭少華婚春桃生萬物華榮邦君所居國  
喬從云據易林說則桃夭之詩蓋當時實指其事張冕云桃夭  
詳易林之語似是武王娶邑姜事然則大學引之非虛詞矣愚  
案張說無徵然易林云王娶邑姜事然則大學引之非虛詞矣愚  
足詩甚明參之不知為周南何國之詩也魯韓未聞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注魯韓天天作桃桃又作桃桃魯韓說曰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注魯韓天天作桃桃又作桃桃魯韓說曰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其少壯也少壯與說文少盛意同徐鍇繫傳云桃之夭夭喻女  
子在家形體日盈長也若無少字喻意不明易林云少華明齊  
義同大學引詩桃之夭夭易林云少華明齊義同大學引詩桃之  
作桃桃者魯韓本也玉篇桃也與說文訓桃為女子笑貌詩  
娛娛茂也者廣雅釋訓文許以女子笑貌釋字義張以茂釋詩  
義兩訓相成者廣雅釋訓文許以女子笑貌釋字義張以茂釋詩  
灼灼之盛也義異說文灼灼明也炙也亦廣雅釋訓文與毛傳灼  
為訓灼無明義乃焯借字說文灼灼明也炙也亦廣雅釋訓文與毛傳灼  
書作灼此灼焯字通之證連言灼灼者文心雕龍物色篇灼灼  
狀桃花之鮮是也文選阮籍詩劉良注天美貌灼灼明也灼灼  
用三家義華者說文云焯下云焯下云焯下云焯下云焯下云焯  
也從彖亏聲華者說文云焯下云焯下云焯下云焯下云焯下云焯  
對言則異散言則通榮從木艸華亦為榮故說文訓華為榮  
後世代以花字而華義別行據易林春桃生花則華之為花自  
漢已然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通典五十九五經通論引束皙  
灼灼其華以喻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  
或舉譬類或稱之子足解箋疏之惑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注魯  
齊說曰之子者是子也疏無喻時者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齊說曰之子者是子也疏無喻時者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也案東辨正毛序足解箋疏之惑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注魯



○之子者是子也者釋訓文此魯詩之子通訓與毛嫁子義異  
大引之子于歸鄭注之子者是子也明齊義同魯馬瑞辰云  
釋詩如適之嫁並訓為往傳以之與嫁同義故以之子為嫁子  
然詩言之子甚多如之子于征之類不得訓為嫁當從釋訓訓  
為是子是也又云傳于往也以于為如之段借故訓為往然婦  
人謂嫁曰歸詩既言歸不必更以于為如之段借故訓為往然婦  
若半于一聲之轉于歸亦與黃鳥于飛之子于征為一  
類于飛事飛也于征事征也于歸亦與黃鳥于飛之子于征為一  
日歸宋微詩曰歸曰歸同義曰亦事也于歸皆詞也舊皆訓  
于為往或讀曰如子曰之曰失之愚案此說足正自來注家  
之誤說文宜所安也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家居也宜其  
室家猶言安其止居易林長利止居正宜其室家之文此齊說  
也毛以為有室家  
無喻時似非詩義

**桃之夭天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疏傳蕢實貌非但有  
室猶室家也○有蕢其實者舉蕢以狀桃實之大也字當為廣  
借蕢字耳說文蕢蕢香無實義釋草廣泉實釋文廣本作蕢  
邊人其實蕢蕢注麻曰蕢蕢服傳釋文蕢麻實內則注釋文蕢  
字又作廢大麻子並蕢蕢通段之證說文實富也从山从賞實  
貨貝也引申之凡物盈於內皆謂之實故草  
木果亦曰實也上室家此室室倒文合均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无

**桃之夭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注齊說曰天天蓁蓁  
美盛貌魯說曰蓁蓁茂也韓說曰蓁蓁盛貌疏傳蓁蓁至盛貌  
至盛也一家之人盡以為宜笈家人猶室家也○天天蓁蓁美  
盛貌者禮大學鄭注文以為美釋天天盛釋蓁蓁蓁蓁茂也者廣  
雅釋訓文茂盛同義蓁蓁盛貌者善善者釋文引薛君說此  
詩義當同也大學引之子于歸宜其家人申之曰宜其家人而  
後可以教國人與易林男為邦君及邦君所居樂國無憂義合  
此齊詩推演之說也上言宜室家室但謂安其居止此言宜家人  
則能安一家之人故以家人國人對待言之  
惟自安其室家然後其家人皆安之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注韓說曰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文王舉**  
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疏毛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  
文還桓溫薦譙元彥表兔置絕響於林中劉良注云置兔網也  
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唐惟韓詩存劉注本韓  
說也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者墨子尚賢篇文下云授  
之政西上服據此劉注所稱殷紂之賢人即閔天泰顛墨子所

述實兔置詩篇古義劉注保節引故未言文王舉賢以左傳說  
詩義推之知韓說此詩本末如此也天顯先王事紂見其無道  
而為公侯腹心故作此詩蓋祖伊微子之志也時文王化被南  
方三分有二汝蔡江漢間先為殷地皆已屬周實才樂為文王  
用而忠於商者有深疾焉是以為刺左成十二年傳卻至曰共  
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焉是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  
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起武夫公侯干城及  
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夫公侯以爲  
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起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  
侯能為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其以文王為諸侯略武  
夫為己腹心他國之詞不嫌已甚仍繫之周南者南人所作也  
與下三章皆  
一地一時事

**肅肅兔置柶之丁丁注魯說曰兔置網也又曰肅肅兔置柶之**  
丁丁言不怠於道也齊說曰兔置之容不失其恭疏傳肅肅敬  
者眾也丁丁柶柶也箋兔置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  
者眾多也○說文肅肅持事振敬也从聿在肅上戰戰兢兢也重  
言之則曰肅肅釋訓肅肅敬也魯毛義同置兔置柶也者呂覽季  
春紀高注文引詩首句為釋淮南時則訓注同釋器兔置謂之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无

**兔置注齊說曰肅肅兔置言說此兔置之人雖記業微賤能持恭**  
敬之道肅肅至道也者列女傳楚接輿傳云夫安貧賤而不忘  
於道者惟至德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柶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免置之容不失其恭者易林坤之困文據此魯齊韓釋肅肅義  
同說文柶擊也設置於地柶擊其然後張之陳與云柶柶謂  
之打槩丁古打字愚案說文打槩也桂韻謂槩當為撞五音集  
韻打槩也義與丁合丁上从入一象所以入之物丁丁柶之使  
深入地習勞苦之事則易生慢易之容今此賢人柶柶入地勞  
云至矣而終始持以肅肅故劉云不怠焦云不失深美之也天  
顯隱居山林以兔置為食王充論衡宣漢篇云猶守株待兔之蹊  
用此事與劉良說合王趙皆學魯詩明魯韓義同**起武夫公**  
**侯干城注魯說曰起武夫干也韓說或作糾魯說曰言其賢可為**

**公侯扞難其城藩也又曰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  
也疏傳起武夫武貌干也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置兔之  
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說文起武夫也起武也起武也  
者釋訓文廣雅釋詁起武也材亦武也魯作起武也起武也  
作糾者後漢相樂傳李注引謝承後漢書云糾糾武夫公侯干  
城借糾為起此韓文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其城藩也者呂



武夫公侯于城濟多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詩曰起  
難其城藩也干扞也者釋言文與左傳義合云扞難其城藩者  
蒼頡篇藩蔽也城所以為蔽故曰城藩諸侯也至子也初學記二  
十四引白虎通逸文云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  
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訓于為禦與扞義合云不敵自專禦  
於天子者城乃天子之城非諸侯所得專但為天子扞禦而已  
公羊定十二年傳天子之城非諸侯所得專但為天子扞禦而已  
受過也或因干軒同聲以謂與白虎通合案傳自言周城關城  
之制非此干城義也諸侯為天子扞禦其城此起然雄武諸  
夫又非此干城義也諸侯為天子扞禦其城此起然雄武諸  
往籍如齊之管仲晉之狐趙諸侯皆能輔天子有室漢世  
韓安國張羽以梁孝王將軍為漢廷扞禦七國之難皆其證  
矣卻云公侯所以扞城其民又云公侯能為民扞城而制其腹  
心者公侯代天子牧民故但以民言云扞城其民者御釋扞城  
竝為虛字蓋古說如此與高注白虎通異左傳孔疏扞其民  
若城然故云所以扞城其民也云制其腹心者諸侯能奉公守  
法不敢私略武夫為己腹心若天子制之然毛用左傳義通於  
三章公侯腹心句下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斯為善矣對向  
說苑復恩篇詩曰起武夫公侯于城濟多士文王以靈人  
君胡可不務愛士乎此亦善說言人君愛士則得武夫與公侯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周南 三

肅肅免置施于中達注韓達作旭韓說曰中旭旭中九交之道  
也疏傳達九達之道○施與葛覃施于中谷聲義同釋宮九達  
達曰達齊魯謂道多為達師此形然也中旭至道也文選鮑照  
蕪城賦李注引韓詩曰肅肅免置施于中旭薛君曰中旭旭中  
九交之道也顏延年皇太子肅肅免置施于中旭從軍詩注引同說文  
從九首聲故與好仇韻毛詩作旭從九首或作達王念孫云旭  
逐今韻達字讀如脂為渠追切作達音在九韻字從達得聲讀如  
切以韻達字讀如脂為渠追切作達音在九韻字從達得聲讀如  
葛覃中谷之例云九交之道也者與郭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釋名九  
義同左隱十一年傳及大達杜注道與九軌也劉焯規之以為  
九道交出孔疏引李巡爾雅注亦取道與九軌也劉焯規之以為  
考工記國中經塗九軌此言其廣不名曰達之義因以劉焯為非  
國中並軌之言其義各別且免置之設必在野外九達之區而非  
九交之道為得其實雅訓左義者據以訂正起武夫公侯  
好仇疏之亦言賢也○關雎好仇用三家義改毛知此訓仇為

怨耦亦三家說如此上言扞禦此言和好其義相屬  
亦主追思治世言謂武夫與公侯為天子和好敵國  
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起武夫公侯腹心注三家說曰肅肅免  
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疏傳中林林中可以制斷公侯之腹  
為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肅肅至謂也徐幹中論法  
象篇云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  
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故  
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窺其隙也詩曰肅  
肅免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案此與列女傳易林云亦本  
三家為說中林林言河洲隱蔽無人之處張衡以為河林其義  
蔽與關雎篇薛君言河洲隱蔽無人之處張衡以為河林其義  
正合蓋天顧處山林幽獨之處仍不改其肅敬之容故文王以  
為賢而舉之與山陰郭泰得茅容事相類上二章公侯  
泛言治世之諸侯此公侯謂文王任牧伯居商公侯之位  
云腹心者卻至所謂略武夫為己腹心詩人蓋歎商之失人將  
亡也桓寬鹽鐵論備胡篇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  
地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  
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戈也  
胡承珙云此言當時之臣異於周南之賢人不能折衝禦難為  
國干城將不免為免置詩人之所刺也愚案胡說是此與詩本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周南 三

免置三章章四句  
采芣注魯說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  
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  
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  
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將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  
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遺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  
作采芣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韓敘曰采芣傷夫  
有惡疾也韓說曰采芣澤寫也采芣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  
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采芣雖臭惡乎  
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之禪攝下云禪或从手扱下云收也跋下云進足有所攝取也  
引爾雅扱謂之禪作扱謂之攝是攝為進足向前以衣收物滿  
貯之與袞禪義同郭注爾雅云扱衣上袞於帶蓋盛物滿袞則  
上袞於帶情事宜然郭以意推之始采終禪列女傳所謂浸以  
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注韓敘曰漢廣說人也疏毛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  
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箋紉時淫風偏於天下維江漢之域無  
受文王之教化○漢廣說人也者文選曹植七啟李注引韓詩  
敘文陳啟源云韓敘說人夫說之必求之然惟可見而不可求  
則慕說益至其說是也江漢之間被文王之化女有貞潔之德  
詩人美之以喬木神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注魯說曰喬木上疎少陰之木韓息作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注魯說曰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  
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周南  
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羅侮焉交甫  
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  
交甫曰橋是柚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  
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橋是柚  
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漢水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  
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  
空懷無佩則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  
也齊說曰喬木無息漢女難得橋柚請佩反手離汝韓說曰游  
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疏傳興也南方之木美

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  
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與者喻賢女雖出遊漢水之上人無欲  
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南者楚地記漢江之北為南陽  
漢江之南為南郡文王化行江漢適當其地明與召南疆域相

接喬木至之木淮南原道訓高注文喬高而曲也从天  
高省引詩釋木上句曰喬又云小枝上條為喬上句上條與高  
注上疏同意故說文以喬為高而曲也說文條為喬上句上條與高  
喬木高而少陰故說文以喬為高而曲也說文條為喬上句上條與高  
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休孔疏傳喬木之下先言思然後  
求字為韻八引俱作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無息是魯齊作息與毛同○說文條為喬上句上條與高  
武都為漢漢下云漢也東為滄浪水浪下云水出隴西氏道東至  
紉漢水原流與禹貢合詩江漢並舉知非水初出之地也南入江  
神女詩舉昔漢水之所有以與今貞女之不可求也江妃至謂  
也劉向列仙傳交甫至漢阮籍詠懷詩李注引略同吳淑類賦  
引列仙傳云交甫至漢阮籍詠懷詩李注引略同吳淑類賦  
二女解與之既行反顧二女不見佩珠亦失此無佩珠語傳寫  
闕逸文選琴賦注引列女傳游女佩珠亦失此無佩珠語傳寫  
見之聘之橋柚列女傳游女佩珠亦失此無佩珠語傳寫  
李注引漢書之曲王逸楚辭九思云周徘徊兮漢南都賦漢水游  
弄珠於漢皋之曲王逸楚辭九思云周徘徊兮漢南都賦漢水游  
靈女揚應張王皆學魯詩者得啞啞之困二女賣珠誤鄭大夫  
願之既濟漢有游女魯詩者得啞啞之困二女賣珠誤鄭大夫  
君父無禮自為游女笑戲較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康琴賦注引薛君說曹植七啟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周南

同郭璞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遊彼漢皋臺下遇二女  
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  
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顧二女亦即亡矣又南都賦注引韓詩外  
傳曰如荆楚之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  
珠大如荆楚之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  
荆楚之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  
地部引說文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  
亡矣回顧二女亦不見此韓詩說可參考者曹植七啟云諷漢  
廣之所求覩游女於水濱洛神賦云感交甫之棄言兮恨猶漢水  
而狐疑曹學韓詩者於水濱洛神賦云感交甫之棄言兮恨猶漢水  
之清流感詩人之攸嘆想神女之所游琴賦云清漢表靈阮籍詠  
華江賦云感交甫之攸嘆想神女之所游琴賦云清漢表靈阮籍詠  
懷詩云二妃游江濱道遙順風翔交甫懷佩婉孌有芬芳也  
用三家義徐淑云游女之為漢神猶楚辭之有湘君湘夫人也  
鄭交甫事未審係何時代亦以證漢神之實有耳詩以漢女之  
神不可犯興之子非謂游女即之子也斯言是矣列女傳六韓  
詩外傳一載孔子貢見阿谷處女事終引此詩則說詩者推  
為正訓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注魯永作  
兼韓永作漾云漾長也魯方作舫疏傳潛行為泳永長方附也



必有潛行乘舟之道今以廣長之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  
 犯禮而往將不至也○說文廣殿之大屋也引申之為凡遠大  
 之辭說文泳潛行水中也○江者禹貢岷山所導至今湖北江夏  
 縣合漢水入海魯亦作兼者說文永長也詩曰江之兼矣兼采魯詩  
 江之永矣引與毛同又云兼水長也詩曰江之兼矣兼采魯詩  
 釋詁兼長也正義引韓詩曰江之兼矣不可方思薛君曰兼長也  
 漾而濟深李注引韓詩曰江之兼矣不可方思薛君曰兼長也  
 炎曰舫水中為舟筏也周南漢廣云不可方思舫舟師也附編  
 爾雅作舫與毛異字此魯詩文說文方併船也舫舟師也附編  
 木以波也楚辭惜往日篇注編竹木曰舫楚人曰舫秦人曰撥詩  
 通語也楚辭惜往日篇注編竹木曰舫楚人曰舫秦人曰撥詩  
 釋文舫本亦作舫又作舫或作舫並同又引郭云木曰撥竹曰  
 併船併船可入江編木為小筏則不可詩之方言併木為方又  
 自併船義引申之此章喬木神女江漢三者皆異而此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注魯韓說曰翹翹眾也疏傳翹翹眾也六  
 尺以上曰馬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  
 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饋示有意焉○說文翹尾長毛  
 也引申之凡眾盛而高舉者皆謂之翹重言之為翹翹也翹翹  
 眾也者廣雅釋訓文王念孫云詩翹翹眾也與翹翹為連文  
 則翹翹為眾貌言於眾薪之中刈取其高者傳箋以翹翹為高  
 則與下句相復廣雅以爲眾薪之中刈取其高者傳箋以翹翹為高  
 陸機歎逝賦翹翹而有思李注翹翹茂盛貌詩曰翹翹錯薪茂  
 盛與眾義合亦用魯韓說木眾盛已有高義又於其中刈取尤  
 高者以喻眾女之中欲取其尤高潔者也說文錯金塗也謂以  
 金塗物其文錯雜引申之凡物雜亂皆為錯說文錯金塗也謂以  
 篇顏注取木而然之曰薪詩以薪言木者目中之木即意中之  
 薪謂此翹翹然高而雜亂者皆我之薪也故先言薪後言刈若  
 已薪則於翹翹義無當何煩更刈取乎陳氏與以錯薪為集  
 草與木失之說文楚義無當何煩更刈取乎陳氏與以錯薪為集  
 二牡荆荊楚乃叢木非蔓生蓋牡荆也荊楚木也陳啟源云荆有  
 故又名小荆有青赤二種青赤為荊赤為荆子大牡荆子小  
 箱古食女以此為釵即此二木也說文秣食馬穀也惠周揚云  
 昏義謂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授綬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  
 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於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不  
 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其詞也又左傳有反馬之文  
 徵無用馬者馬瑞辰云聘禮饋之以秣禮上賓太牢積秣則禾  
 注禾以秣馬是秣馬亦禮饋之一又七昏禮主人解弁種裳纁

衣乘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鄭箋膏肓據此謂  
 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是親迎必載婦車以往秣馬正載車以  
 往之事箋謂致禮備非也胡承珙云東山之于歸皇駉其馬  
 則士庶人亦有送女之馬恩案鄭說禮備非不可通但秣馬承  
 上于歸言自以惠馬胡諸說為是箋  
 意與韓敘悅人旨合敬慕之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蕒注魯刈作采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疏傳蕒草中之翹翹然五尺  
 楚辭大招王注蕒香草也詩曰言采其蕒廣韻十九侯引詩同  
 陳喬樞云據叔師所引知魯詩刈字作采不與毛同木言刈草  
 言采刈采散文亦通然以全詩例之如采蕒采蕒采蕒采蕒采  
 芭采蕒凡草之類皆言采其義尤合陸疏釋蕒云其葉似艾白  
 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莖莖正白食  
 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蕒為香草也元恪多采三食  
 詩說文蕒蕒草也下田初出可食今驗其葉似野麻而疏散亦  
 蕒郭注蕒蕒草也下田初出可食今驗其葉似野麻而疏散亦  
 人以二三月賣之唯葉不中食今驗其葉似野麻而疏散亦  
 可嗅陸以為似艾白色益其初生時耳愚案蕒高丈餘故亦言  
 翹翹蕒是草而言薪者說文薪蕒互訓詩板蕒高丈餘故亦言  
 李注引許書蕒下薪也二字並作草薪也漢書賈山傳楊雄傳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顏注並云蕒草薪是草可稱薪也說文馬二歲曰駒二章  
 三章重舉江漢以深致其贊美長言之不足又咏嘆之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注魯說曰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  
 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益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  
 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怨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  
 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  
 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鳥不離於爵羅麒麟不入於陷  
 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  
 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也乃  
 作詩曰魴魚鱣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











者釋言頌也郭注頌也引此詩案毛作定則作頌者魯家  
文也說文頌也莊子馬蹄齊之以月題釋文引司馬崔云  
題馬頌上當頌如月形者也廣雅釋獸麒麟狼題京房易傳云  
麟狼頌即詩所謂定矣姓之為言生也禮特牲饋食子姓兄弟  
如主人之服鄭注子姓者子之所生亦謂孫也喪大記卿大夫  
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注子姓謂眾子孫是也姓訓為孫公姓  
謂公孫上章公孫子此章公孫下章公族次弟如此或釋姓為子  
之公姓即公孫或據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姓謂公姓是公孫  
失之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注魯說曰麟似麋一角而戴肉設  
武備而不害所以為仁也齊說曰麟木之精疏其德也公族公  
同祖也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麟似至仁也公羊  
哀十五年傳何休解詁文下引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麟  
木之精者路史後紀注引詩含神霧文陳喬樞云木性仁故麟  
為仁獸角端有肉藝文類聚引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天下  
共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破卵則出於郊德及幽隱不肖斥退  
賢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增粹非時  
張獵則去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蓋亦本之齊說左隱  
八年傳諸侯以字為諡因為族杜注諸侯不賜姓其臣因氏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 周南

其王父字或即先人之諡稱以為族據此孫以祖字  
為姓因以祖字為族族出於公公孫之子為公族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召南鵲巢第二注齊說曰周南召南聖人所在韓說曰其地在  
南郡南陽之間疏頤文下云德義流行民悅以喜言皆文王轄  
治之地得兆民和也此齊說蓋文王先有周南後有召南其名  
為召南者以召公所撫定也大雅召旻篇昔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日嗣國百里是召公之闢召南在文王受命後矣文王稱王  
明見尚書大傳非獨詩人言之召公之在召南位在諸侯之上  
所任者牧伯之職文王或不仍西伯舊稱方言又云眾信曰諒  
周南召南衛之語也蓋召公自周南境內闢土而南直抵衛境  
與紂都相鄰諸侯慕義來歸如嬰孺之投慈母文王無敵之師  
終身抑而不用宜孔子稱為至德也其在南郡南陽之問者  
水經注江水篇引韓嬰教詩文言秦拔郢郢以漢南地置南郡  
又引逸周書南氏二臣分為二南國與周召二南無涉以地理  
經文參證之韓教指召南疆域也漢南郡今湖北荊州府荊門  
州襄陽施南宜昌三府境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境周南詩  
有汝墳是其境至汝周南東北即召南西南也據水經注夏水  
江水篇江沱在江津豫章口與楚詞合江沱在枝江與漢志合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皆在南郡境內行露召南申女作申國在南陽郡宛縣知此文  
為召南敘無疑羔羊篇標有梅篇毛序皆云召南之國殷其雷  
篇云召南之大夫是毛非不知有召南國也詩國風疏召公分治  
而託名大序公然作偽不知是何居心也詩國風疏南國後其  
地所為詩及非召南人詩而其詞歸美召公者皆在焉野有死  
麋何彼穠矣二篇西都畿內之詩因召公分主陝西亦從附錄  
鵲巢疏毛序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嫁於諸侯也夫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箋起家而居有之謂  
飲酒鄭注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如鳴鳩然而行志云鵲巢夫  
之德也三家無異義國君者南國諸侯時皆服屬於周而自治  
其國不能知為何國也文王受命稱王召公分治南土政教大  
行歌詠斯起後人就地采詩別為召南蓋猶是南國既在召公  
分治後即不能不以諸侯之風目之所謂諸侯之風有異於周  
南王者之風未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  
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  
位致之為難夫未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  
侯位致之為難夫未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  
爵位致之為難夫未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  
王者之風故曰后妃鵲巢虞諸侯之風故曰夫人后妃夫人  
皆謂大妣是一文王而忽王者忽諸侯一夫妣而忽后妃夫人











厚是謂薦公侯而享之亦以此詩公侯非生公侯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注魯說曰廟寢總謂

之宮疏傳山夾水曰澗宮廟也○廟寢總謂之宮者蔡邕獨斷

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推尊周魯二公廟稱不同其餘武

宮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月令鄭注前曰廟後曰寢孔

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

故在後隸僕賈疏寢廟大况是同有兩無兩為異耳必須寢者

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後漢明紀李注宮者存時所居錄生事

死因以爲名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注三家僮僮作童童

魯韓說曰童童盛也齊說曰夙夜在公不離房中疏傳被首飾

敬也夙早也祁祁遲也去事有儀也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

視濯漑館饗之事禮記主婦髮髻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

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能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

反其燕寢○釋文鄭本亦作懸孔疏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六

鬢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禘注云被禘讀為髮髻古者或剔

賊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謂

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

即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髮髻少牢云被錫纁并上

少牢之髮髻同物而異名耳陳奐云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

之首飾編髮為之被傳以副為首飾則副與被同物副用編髮

被亦用編髮編髮即周禮追師之編次也鄭改少牢被為髮又

讀詩之被為髮髻之髮髮髻婦人常服后夫人副雖用編髮作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

君子憂心愷愷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人之好善道

也如此疏毛序夫人妻能以禮自防也○孔子至如此對向說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草蟲注魯說曰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君子憂心愷愷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人之好善道

也如此疏毛序夫人妻能以禮自防也○孔子至如此對向說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草蟲注魯說曰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君子憂心愷愷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人之好善道

也如此疏毛序夫人妻能以禮自防也○孔子至如此對向說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草蟲注魯說曰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君子憂心愷愷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人之好善道

也如此疏毛序夫人妻能以禮自防也○孔子至如此對向說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草蟲注魯說曰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君子憂心愷愷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人之好善道

也如此疏毛序夫人妻能以禮自防也○孔子至如此對向說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草蟲注魯說曰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趙孟予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與說苑好善道義合是詩為好善作故趙孟問子展之賦即美  
而心降故以不自謙不足以為君子也民上之人好善見君子  
足何美且與在上義亦不合以此知魯說最古文選劉孝標廣  
絕交論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離虎嘯而清風起以蟲之同類相  
從喻友之同道相合正用魯說徐幹中論法象篇良霄以鶴奔  
夜年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  
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又就其善推演其義  
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注**魯韓說曰嘒嘒鳴也趨趨跳也魯說曰

**草蟲負蟻蟻蟻蟻**傳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

子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

呼○嘒嘒鳴也趨趨跳也者廣雅釋訓文草蟲負蟻者釋蟲文

郭注詩曰嘒嘒草蟲趨趨常羊也案月令蟲蟻為害蔡邕章句作

蚤蟻是也蚤古通用詩作草蟲爾雅作草蟲郝懿行謂詩變文

以韻句是也孔疏引陸璣云小大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

茅草中郝云如陸說蓋今之青頭郎大小如蝗而色青即蝗類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八

未聞能鳴今驗一種青色善鳴者登萊人謂之聒子濟南人謂

之聒聒音如乖順天人亦謂之聒聒音如哥體青綠色比蝗

盛短狀類蟋蟀振翼而鳴其聲清滑及至晚秋鳴聲猶壯詩出

車箋草蟲鳴晚秋之時及陸疏奇音青色唯此足以當之愚案

郝說即今之蟋蟀也以為草蟲近之常羊未聞阜螽蟻也者亦

釋蟲文郭注詩曰趨趨蟻集韻阜或作阜是阜阜同字據爾

雅經注魯詩作蟻孔疏引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

為蚤子交州人謂之腹是李陸皆以阜螽為蟻案說文蚤蝗也

蟻蚤也蟻自蟻也未嘗以蟻為蟻蟻是二物且阜螽為自

蟻草蟲為負蟻負阜同音字負之為阜猶蚤之為凡凡蟲鳥草

木之名或變文或緣音轉初無定字草蟲阜螽同類故草蟲

鳴而阜螽跳從之以喻聲應氣求之義若阜螽是蝗與草蟲非

既覲止我心則降注魯觀作遯傳止辭也觀遇降下也箋既  
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  
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觀精萬物化生○魯觀作遯者釋詩遯遇  
也邢疏引草蟲曰亦既遯止陳喬樞云邢疏所引必據爾雅舊  
注之文知是魯詩也說苑引詩亦當作遯為正愚案說文遯遇  
也觀遇見也上言見下不當復言遇見魯詩作遯義長止詞也  
釋言降下也後漢東平王蒼傳引詩我心則降李注降下也說  
文降下也降降字同

**陟彼南山言采其藪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覲止**

**我心則說**疏傳南山周南山也藪藪也惓惓憂也說服也箋言

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南山山說者遂以終南太一

也當之非也釋草藪藪說文藪藪也釋文俗云其初生似龜脚

如小兒拳故名拳藪藪行云藪藪全似貫眾而差小初出

客以夷齊窮餓所食更其名曰吉祥藪藪言藪藪至微以其可

食尚不憚登山之勞以采之况善人有益於我甚大豈可不求

見乎故未見則憂既見則說也說文惓惓憂也詩曰憂心惓惓眾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九

經音義四引登類惓惓短氣貌也釋訓惓惓憂也單言曰惓重言

曰惓惓憂之至也說文說惓惓也中心喜說而釋然靜女篇說

釋說惓惓即說惓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藪**傳藪菜也○說文藪菜也似藪孔疏引

云今之野豌豆也藪藪花實皆似豌豆而小黃可灌蜀人謂之

菜故須陟山采之藪藪作藪亦云登彼西山今采其藪矣或謂

生山間水邊不害為山藪然於登陟而采之義未合雅廣二

名不當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夷注**

魯說曰夷悅也喜也疏傳嫁女之家不火三日思相離也夷

悲較憂義進極言其誠夷悅也者釋言文郭注詩曰我心則夷

較毛訓平義進極言其誠夷悅也者釋言文郭注詩曰我心則夷

王注詩曰我心則夷夷喜也喜悅義同詩降說夷對上憂傷悲

草蟲三章章七句

悅也

言夷訓喜悅尤合釋說悅服也郭注謂喜而服從降服義同是

降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悅也











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  
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  
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  
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政教惡乎不  
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  
萬物古聖之道幾哉又曰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言召公述職親稅舍於野樹之下也又曰燕召公爽與周同姓  
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  
聽訟決獄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  
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爲作也齊說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 召南

古

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  
乃與聖人齊是故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又曰古者春省耕以  
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  
業牢陳喬樞云業牢是築罕之講穀梁莊二爲民愛力不奪須  
與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韓說曰昔者周  
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  
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丞庶於阡陌隴畝  
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  
力以勤於是歲大稔家給人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  
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  
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又曰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  
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疏毛序美召伯  
明於南國美召伯姬姓名與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  
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召公至之詩史記燕召公世  
家文西方謂陝以西鄉邑召公舊封淮南穆稱訓召伯以桑  
耕種之時地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與此云各得所無  
失職合彼但言百姓此更兼及侯伯明方伯職尊其統屬有侯  
伯也詩曰至幾哉劉向說苑貴德篇文所稱傳魯詩傳也云周  
召分主二陝者與公羊隱五年傳文合何休傳魯詩傳也云周  
縣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  
南二十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  
陝所立以別地也里白虎通封公侯篇所分陝者是國中若言  
面八百四十國矣謂周召分治各得四州之地有八百四十國  
也云召公述職者孟子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明召公因入朝  
得至其鄉邑也詩曰至也楊雄法言巡狩篇文又先知篇云  
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公述職也應劭風俗通義一  
文云與周同姓者以召公非文王子史記燕世家漢書人表並  
云召公周同姓據應說知應說案下事在成王時又淮南記論  
訓高注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王符潛夫論愛日篇邵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 召南

古

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而致刑結忠貞篇周公東征後世追  
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王充論衡  
須頌篇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高及二王皆  
用魯說者也召公至有之初學記人事部引樂動聲儀文曰虎  
通又云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  
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致太平也上言被  
聖人化聖人謂文王下言聖人主其難賢者謂周公勞身苦體  
非但聽訟棠下此其一端後代論周室開國元輔周公勞身苦體  
與聖人齊也周南不斥文王此詩明頌召伯是周南無美召南  
有美也毛傳甘棠美召伯也孔疏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言  
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  
言美也案孔兼舉二南其說未晰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  
聲儀合古者至務也桓寬鹽鐵論授時篇文云爲妨農業與劉  
應二說合昔者至謂也韓詩外傳一宋人以爲就丞庶於隴  
畝是墨子之道不知召公因述職而在朝非常如胡承瑛  
識外傳爲附會謬矣昔召公至是也漢書王吉傳文云當民事時  
舍於棠下正與魯齊說同外傳但言耕桑者倍力以勤故略其  
文耳合觀三家是召公分陝後因述職入朝至其舊封召邑不  
忍勞民以妨農務聽訟棠下卒後人思其德而作是詩論衡氣  
壽篇云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爲太保傳稱邵公年百  
八十與風俗通言壽百九十餘者略異竹書紀年康王二十四  
年召公薨竹書雖不可信而其人康王朝尚存則論衡言之明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傳憩息也○集韻二十六產  
勿敗說文敗毀也从支貝擊其貝是敗義也與伐同意釋詁  
憩息也釋文憩本又作揭集韻憩本作揭或作憩說文揭息也  
明揭是附之講漢書揚雄傳度三樹兮  
偈棠黎頰注偈讀作揭又借偈為揭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注魯韓拜作扒魯韓說曰扒擊  
也疏傳說舍也箋拜之言拔也○魯韓拜作扒者廣韻十六怪  
扒拔也詩曰勿剪勿扒陳喬樞云扒得與拜通者司馬相  
如上林賦海湧澎湃韓愈孟郊征蜀聯句云撩江息澎湃  
即澎湃也此足為扒拜通段之驗愚案扒拜以雙聲通轉扒擊  
也者廣雅釋詁文正釋此義知作扒者魯韓詩矣廣雅又云  
拜分也以手批而分之亦拔取之意擊拔聲轉而義通毛詩作  
拜箋拜之言批也陳與云三家義案箋不用拜之本義而  
訓為拔者見三家作扒是正字毛詩作拜是借字故讀拜為拔也  
釋詁說舍也郭注詩曰召伯所說釋文說或本作稅文選曹植  
應詔詩注引毛詩亦作稅或以為作稅是三家今文非也易林  
師之蠱精潔淵塞為讓所說證訊結請繫於枳溫甘棠聽斷怡  
然蒙恩又復之巽閉塞復通與善相逢甘棠之人解我憂凶小  
過之坤謹慎重言不幸遭患周邵述職職賦賦脫免牢關既濟  
之觀結衿流涕遺讓桎梏周召述職職賦賦脫免牢關既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下賈政可稽借齊義  
就淫無可取證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注魯說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鄭夫家禮  
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  
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  
生源始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  
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  
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  
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泆之行又曰  
雖速我獄亦不女從此之謂也齊說曰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

露反言出爭我訟又曰行露之訟貞女不行韓說曰傳曰夫行  
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志貞理守  
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  
禮之求防汙道之行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疏毛序召伯聽

俗微貞信之教與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箋衰亂之俗微  
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召南  
至謂也劉向列女傳貞順篇文申者南陽被化之邦鄭者崇侯  
虎之故地文王伐崇後所居也禮不備而欲迎之者夫不親  
迎也女不肯往以不親迎為輕禮違制也蓋既許嫁則非至迎  
娶之時無以明其不往而夫家或其時實有不能親迎之故遂  
相持以至於爭訟女乃必死而夫家不往此詩之所為作也古禮最重  
親迎列女傳貞順篇云宋恭公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  
母曰姜嫁於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曰公不親迎我  
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曰公不親迎我  
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春秋成  
九年公羊穀梁二傳注疏言致女義同夫宋公不親迎伯姬成  
於父母之命而行若非迫於奉命伯姬必不往可知也既廟見  
而猶不肯成昏至於宋人告魯遣使致命而後從夫其親親迎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之重如此若在士庶家而遇此事未必不致爭訟也貞順傳又  
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  
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傳先言禮不備不  
往後言修禮親迎明親迎是備禮之大端也孟姬初未許人而  
云禮不備不往者議昏之時先言必備禮而後往其守禮之嚴  
如此若既許嫁而不親迎則孟姬之不往又可決也此二事可  
與申女事參證以明之昏禮記云若不親迎者張爾岐謂周公  
制禮因其舊俗而但為之節文是也風俗之同人情之所可通  
雖聖王不能強使齊壹夫不親迎者事之權鄭人宋公是也女  
不肯往者義之正申女伯姬是也或疑申女守義男備禮相得益彰者  
古禮則大明齊侯孟姬是也或疑申女守節太高而過中據周禮  
一禮不備之義申女嫁時其為年荒與否書無明文士昏禮記  
云女子許嫁鄭注許嫁已受納徵之禮也列女傳及韓詩傳皆  
言申女許嫁時在納采問名納吉三禮之後此後則惟請期親  
迎所謂元纁束帛雁皮者當時業已備具豈猶煩斷於聘幣  
之多寡凡禮皆藉物以行親迎時冕服攝盛執雁御諸事禮  
也亦物也禮既不行物即不具是申女所謂禮物不備具者即  
指親迎言之明矣婚禮至我訟易林大壯之姤文行露至不行  
无妄之剝文所稱婚禮不明貞女不行與列女傳輕禮違制女



不肯往合傳曰至爾從韓詩外傳文所稱傳曰蓋內傳文竝以此詩為申女守志夫禮不備雖訟不行而作左宣元年傳正義引服虔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正用三家義

厭浥行露注魯韓厥作清魯韓說曰清浥濕也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疏傳與也厭浥濕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夙早也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禮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禮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所○厭浥者厭無淫義當為清借字說文清幽溼也溼也清浥溼也者廣雅釋詁文清浥連文與下漸幽連文同是此詩魯韓義據此魯韓厥作清釋文厥於立反清去急反正與於立反同音小戎厥厥良人列女傳二作情情良人湛露厥厥夜飲釋文韓厥厥厥情情足證魯韓二家厥與從音之字相通假借厥厥為情知此詩亦借厥為清也清浥二字聲轉義同故魯文為訓徐錯說文繫傳今人多言浥浥也浥浥猶清浥矣易林未濟之損厥浥晨夜道多湛露沾我襦袴不可涉也重難以步革之豫迷行晨夜道多湛露濺我袴襦重不可涉也重難以步革之豫迷行晨夜道多文露濺也玉篇露天之津液下所潤萬物也藝文類聚九十八引五經通義曰和氣津液凝為露從地生也二說不同案露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 召南

騰為霜如雲升為雨特陰陽氣異通義是也○夙訓早義具采繁言豈不欲早夜而往夫家謂道中多露不可往耳露多難往但取喻不可行意因是夫家於義當往故云豈不夙夜左傳二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而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注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又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相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注詩曰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於豈不夙夜句順文釋之而義自明

誰謂雀無角何以窺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注魯說曰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疏傳不思物變而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場也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箋女女覆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覆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覆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末強委之○說文雀依人小鳥也穿通也屋居也雀本無角鼠本無牙以其能為害反言之言誰謂雀無抵觸之角而不為害乎苟雀無抵觸之角而不為害何以能窺我屋誰謂

女無成家之道而非我夫子苟無成家之道而非我夫何以能速我獄然雖速我獄而禮物有未具是室家之道尚不備足無怪我之不在也言夫至足也劉向說見上文孟子丈夫生而願為之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上指其夫故專言家下論夫婦之道故兼言室家對強暴不得如此立言知三家義長說文疾也獄磔也从狀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速我獄者言疾致於獄我

誰謂鼠無牙何以窺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注韓女作爾疏傳墉也鼠無牙之穿推其類可謂鼠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 召南

篇引竝作女是其證愚案據外傳上文二女字皆當為爾室家不足亦不女從二章義互相備易林井之益穿室穿牆不直生訟塞裳涉露難勞无功穿室穿牆即詩穿屋穿墉之喻不直生訟以夫家生訟為無禮聽訟者不直之裳裳涉露本首章詩意而反用之守禮者云謂行多露則無禮者是裳裳涉露矣雖勞无功乃此詩訟事究竟非聖王化洽賢臣秉公不能完女節而明禮教毛序以為召伯聽訟蓋信而有徵矣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注齊說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輔政扶德以合萬國韓說

日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疏毛序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有如此羔羊之人○羔羊至萬國易林離之復文謙之離同云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足證退食非居私家云輔政扶德以合萬國非任方伯之職者不足以當之蓋齊詩以此為美召公作也晉之臨皮革作皮弁弁即革之譌萬國作萬福漢書儒林傳谷永疏曰王法納乎聖聽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德配周召忠合羔











喘息與此意同毛傳訓息爲止乃引申義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注韓遠作皇疏傳或在其次下處居也箋下謂山足○在南山之

云下謂山足是也說文処止也得几而止處下云処或从虎聲

韓遠作皇者眾經音義六引詩曰莫或皇處遠作皇陳喬樞云

元應用韓詩者據韓詩推此上二章遠亦當爲皇

般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疏及時也○蔡邕協和婚賦葛藟恐其失時標梅求其

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媾協而莫違播欣欣之

繁祉此魯義與毛序召南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指合媒

氏疏引張融云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

思治故戒文王能使男女得及時故既幸之而又唯恐失之也

古義召南被文王之化男女得及時故既幸之而又唯恐失之也

左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

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

以承命何時之有杜注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雖係斷章亦見詩唯恐失時之指

標有梅其實七兮注魯韓標作艾齊作蕞韓梅作棗疏傳與也

盛極則隨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與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

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釋文標棗小反落

也魯韓作艾齊作蕞者孫奭孟子音義有梅丁云韓詩也陳

喬樞云趙岐孟子章句引詩曰艾有梅艾零落也漢書食貨志

贊引孟子季作艾注引鄭德云艾音蕞有梅之蕞艾零落也說

文受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段注以毛詩標字爲受

之假借是韓詩實則趙所引據魯詩文蓋此詩魯韓同作艾與毛

云艾是韓詩實則趙所引據魯詩文蓋此詩魯韓同作艾與毛

異蔡邕賦作標梅亦後人順毛改字也鄭引作蕞當據齊詩之

謂說文可食字後人誤加是也詩正作某梅棗皆借字其實七

今者毛傳盛極則隨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鄭箋梅實尚餘七

未落喻始衰也孔疏十分之中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與女年十

六七亦女年始衰宜及此善時以爲昏左傳杜注梅盛極則落

詩人以與女色盛則有衰期爲言非詩取喻之借求我庶士迨

與毛說同箋復以仲春昏期爲言非詩取喻之借求我庶士迨

其吉兮注韓說曰迨願也疏傳及也求女之當嫁者庶士宜及

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說文庶屋下眾也引申

爲眾義士事也能理事者謂之爲士乃男子之美號荀子非相

篇處女莫不願得也迨即速或字迨願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

合釋言迨及也迨即速或字迨願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

云韓訓即孟子所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

有家疑韓以此詩爲父母之詞愚案陳說是詩迨字多屬願望

意飽有苦樂篇迨冰未泮鳴鴉篇迨天之未陰雨伐木篇迨我

暇矣皆是說文吉善也迨其吉兮者女之父母願望眾士及此

女善時也說文及疑於已及之詞故韓探詩意而爲之說鄭

箋我我當嫁者孔疏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與必

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

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

此女是詩人即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

詞鄭訓迨爲及不用韓義然以詩人爲女父母固與韓合矣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疏傳在者三也今急辭

隨落差多在者餘三耳○其實三兮梅落益多喻時將

過也今者即時也史記漢書今以多爲即與此詩義合

標有梅頃筐之注韓頃作傾堅作概韓說曰概取也疏傳堅

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韓頃作傾堅作概者

玉篇手部概下引詩云頃筐概之頃傾字通卷耳頃筐齊毛本







者慧琳音義六十三引韓詩外傳文顧震福云說文轉單帳也  
文選哀婦賦注引纂要曰單帳曰轉廣雅釋器帳也後漢馬  
融傳注同並與韓訓合愚案爾雅釋文帳本或作帳說文無  
字蓋卽帳之俗體故鄭云今人名帳爲帳也早夜啟行僕夫以  
被帳之屬從須抱持之極言寢息不遑之狀文選曹子建贈白  
馬王彪詩何必同衾轉然後展殷勤李注轉與帳古字同曹學  
韓詩者言雖不與彪同行而殷勤之意可以詞達足證余轉爲  
造役攜持之物非燕私進御之物若如傳說曹詩義不可通矣  
鄭云古無名被爲帳而毛云然意以言帳則賤妾進御何至併  
帳攜行故釋爲禪被欲以成其曲說釋言猶若也郭注詩曰寔  
命不猷猷猶字訓同

###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齊說曰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伯仲爰歸伯仲陳喬樞  
也遜之異爰誤受不我肯願姪娣恨悔毛序美媵也勤而無  
明夷之嗟嗟不誤不我肯願姪娣恨悔怨媵能悔過也文王  
之時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亦自悔  
也箋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江水至恨悔易林明夷  
之噬嗑文遜之異同陳喬樞云比之漸云南國少子才略美好  
求我長女薄賤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泰之震漸之困渙之

### 詩三家義集疏

#### 卷二 召南

三

異同雖離賦缺下離離詳易林之語南國本求婚長女  
而女家不與但以此江有沱之詩所爲作也後其長女所嫁反得  
醜惡之人乃更大悔此江有沱之詩所爲作也後其長女所嫁反得  
不嫁後爲大悔皆指此事言毛序以此詩爲美媵是據其後言  
之蓋至江漢之間被文王后妃之化媵乃自悔其過此詩之作  
美媵之遇勞無怨又嘉媵之能悔過自止也宜台齊說毛序  
參觀之其義始備愚案比之漸等所云求媵不與之事與此詩  
無涉彼但云求我長女並無不與長女而與女之說陳強合  
爲一易伯仲爲仲氏以成其義謬矣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  
媵之其本國之媵或以君之庶女或以同姓大夫之女媵入歲  
備數十五從媵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見  
公羊莊十九年傳何注釋焦說伯仲爰歸是伯爲媵仲爲媵  
以君之庶女則仲是庶女也媵既從媵媵不令承事君子是不  
我肯願媵非一人故有姪娣詩蓋仲所作兼言姪娣恨悔統詞  
也釋親女子謂弟之子爲姪同出謂先生爲姪後生爲娣統詞  
羊傳以姪娣從是也恨悔義同廣雅釋詁恨恨也荀子成相篇  
注恨悔也說文恨怨也廣雅釋詁恨恨也荀子成相篇  
此詩怨而不怒故美而錄之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就日前情  
事言卽易林所云不我肯願其後也其後也處料媵他日必  
悔過而與志勤望之心立言最爲婉至其處也歌腹自明作詩  
之意或訓本自分明自詩序謂媵能悔過此詩遂無正解推究

序文語意三截美媵也三字當日相傳古義動而無怨媵能悔  
過也二句與美媵二字所不能賅從而爲之詞文王之時江沱之間  
然之事非美媵二字所能賅從而爲之詞文王之時江沱之間  
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五句與上二  
句語意重復又後人暢發媵能悔過之情蓋衛敬仲輩所塗附  
也夫媵能悔過序豈容獨言美媵爲毛說者因謂媵之悔由媵  
之勞而無怨故爲推本之詞尊卑倒置莫此爲甚譬如君父放  
逐其臣子臣子萬無怨怒之理其後君父悔悟遂歸美臣子以  
爲君父悔悟由於臣子之不怨怒可乎且如毛說未章嘯歌義  
不可通知序之不出一人參以易林之文而詩之本義出矣

###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注

也決復入爲汜媵能自悔也箋與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  
流似媵媵宜俱行之乎是子也箋與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  
猶與也○魯韓汜作沱者說文汜水別復入水也从水已聲詩  
曰江有汜沱水也从水沱聲詩曰江有沱一引毛詩一引三家  
今文汜沱古今字非別有水地呂祖謙讀詩記引董氏曰石經  
作沱據易林江水沱汜是齊詩作汜與毛同作沱者爲魯韓文  
矣漢書敘傳準疆大於南汜汜注汜江水之別也水經夏水篇  
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  
杜縣入于沔江注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  
汜也屈原所云經夏首而西浮麗龍門而不見也案鄭注所云

### 詩三家義集疏

#### 卷二 召南

三

正此詩之江沱又江水篇東過魚復縣南注云江水又東右還  
汜漢口蓋江沱決入也地望應隔非此汜矣鄭箋江水大汜水  
小然而並流以媵媵宜俱行案易林江水沱汜思附君子是齊  
歸謂嫁我媵我自以喻思得附江以行與箋意不同之子謂媵  
以實見在情事其後也媵逆料而勤望之風人忠厚之信也傳  
誤爲己然事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注韓說曰水一溢一  
否爲渚又曰水一溢而爲渚傳渚小洲也水枝成渚處止也  
心使已獨留不行止媵悔過自止○水一溢一否爲渚者釋文  
引韓詩文水一溢而爲渚者文選張衡西京賦李注引韓詩章  
句文陳喬樞云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李注引韓詩章  
皆有水中中央獨高可處故云但大小異其名耳釋名渚渚也體  
高能遮水使從旁回也韓云水一溢一否者謂一溢而一涸卽  
今俗所云水濱之洲東塢而西漲者也水枝成渚亦謂江水之  
枝分者溢而成渚耳恩案水中小洲曰渚渚旁之小水亦稱渚  
鶴鳴魚在于渚或渚在淵渚與淵對文是水深者爲淵淺者爲  
渚渚與淵注渚渚也足證渚非無水之地韓詩水一溢一  
否謂水甫溢入渚無來源暫時停聚故謂之渚說文詩水一溢一



且山水賦也詩與諸同義益即溢也暫益且止即一溢一否之謂計說與韓義正合薛云一溢為清亦謂水流溢於旁地而滄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注齊說曰江沱出枝

江縣西東入江魯齊嘯作歌歌作詞韓說曰歌無章曲曰嘯疏

傳沱江之別者箋岷山道江東別為沱嘯噓口而出聲嬌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江沱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三

焉夷水篇云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此又一沱也諸水之源並在三峽以上又云江水之東逕上明城北

江有沱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注韓說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疏傳郊外曰野包裏也凶荒則殺禮猶有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三

其根如渣芹甜美嘉祐圖經春生牙布地如鹹俗謂謂茅鹹亦可

林有樛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注三家純作屯疏傳



木是也徐錯繫傳云即今小製樹釋木樸樹心郭注樹樸別名  
邢疏引某氏曰樸散解散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云  
樸一名心陳啟源云爾雅注皆言樸樹即樸樹案樸與樸  
相類華葉似樸亦有斗如樸子而短小有二種小者叢生大者  
高丈餘名大葉樸然則毛傳言其小者某氏注指其大者與愚  
案樸說是一高丈餘者為樸亦名樸小者叢生者為小製亦名樸  
樸一也樸木理多拳曲不中宮室大材而堅固耐溼江河間橋  
柱用之亦可作小屋柱樸樹但供作薪釋木樸樹者郭注樸屬  
叢生者為樸考工記注樸屬附著堅固貌樸樹屬亦音轉  
字異狀其叢生附著故以為名耳漢書息夫躬傳諸曹樸遊不  
足數顏注樸遊不長也與此樸樹字異義通三家純作屯者鄭箋  
注停停樸遊不長也與此樸樹字異義通三家純作屯者鄭箋  
純讀如屯孔疏云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為屯陳喬樞云史記蘇  
秦傳錦繡干純索隱引國策高注音屯屯束也與鄭讀合是古  
屯束字多假作純索隱引國策高注音屯屯束也與鄭讀合是古  
當屯雷之道亦即純雷也史記漢書並作屯屯束也與鄭讀合是古  
以純為屯然則三家今文當作屯愚案陳說是也純屯古字通  
用故屯亦為純純束束者總聚而束之尋詩義謂併樸樹死鹿而  
總束之也釋文屯純束束者總聚而束之尋詩義謂併樸樹死鹿而  
周詩即謂總取周詩與此純束束義正同言林有樸樹僅供樵薪  
之需野有死鹿亦非貴重之物然我取以歸亦須以白茅總聚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而束之防其隊失今有女如無瑕之玉顧不思自愛乎上章刺  
男此章刺女曰如玉惜之至也語意蘊含不盡傳云德如玉或  
說以為色  
如玉皆非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注三家脫作悅感作撼無使危也  
疏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巾也危狗也非禮相陵  
則狗吠筲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相陵  
暴之男相劫奔走失節動其佩飾○說文舒緩也而讀為如  
古如而字通用舒如猶舒然三家脫作悅者陳奐云集韻十四  
泰脫悅舒遲貌一曰喜也此三家詩義玉篇悅舒悅悅悅為本  
字脫悅為假借字愚案陳說是說文悅好也方言廣雅釋詁同  
舒遲則容儀安舒好故悅訓為好重言之曰悅悅悅悅悅悅悅  
脫訓消肉體無舒遲義淮南精神訓則悅然而喜矣悅亦當為  
悅故集韻下云一日喜也三家感作撼者釋詁感動也陳喬  
樞云毛作感撼之借釋文感如字又胡坎切動也胡坎切即  
撼字之音愚案爾雅九百四引國風曰無撼我帨兮此三家異  
文說文感下云感動人心撼下云搖也取物作撼為正我  
我女子說文帥佩巾也或從兌作帨內則女子生設帨於門右  
注帨事人之佩巾也又左佩紛帨注所佩之物皆備尊者使  
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士昏禮母施於結帨是女  
事人所佩之佩巾始生設之嫁時母為結之事舅姑用之物雖

微而禮至重故以為詞謂禮不可犯意不專重帨也說文危  
來我帨本不可動且無使危也吠詩人代為女拒男之言云士姑綏  
喻以人之可畏詞婉意嚴可謂善於立言矣左昭元年傳子皮  
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  
使無吠杜注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杜  
云徐以禮來深得其非  
欲其緩來正拒其不來也

野有死麕三章四句一章三句疏陳奐本二章

何彼禮矣注三家說曰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  
送之疏毛序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聚其  
一等謂車乘履翟鞞而績總服則禮也○言齊至送之土昏禮  
賈疏引鄭說云何彼禮矣為遠送之下云鄭箋言齊侯嫁  
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云鄭箋言齊侯嫁  
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云鄭箋言齊侯嫁  
與毛詩異也案如三家說是齊侯之子為齊侯所嫁之女平王  
所生之女嫁西都畿內諸侯之國榮其所自出故以其母王姬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召南

始嫁之車送之詩人見此車而貴之知其必有肅離之德故深  
美之也魏源云傳以平王為文王王姬為武王文王孫適齊  
侯之子武王元妃邑姜若女適齊侯之子無論丁公乙公皆違  
春秋傳譏取母黨之例觀邶且天子女適人曷不云甯王之  
子而必遠繫之祖詩三百篇皆稱文王不應此獨稱平王之  
見它經傳也或謂平王崩於魯隱三年春秋惟莊三年十一  
兩書王姬歸於齊兩者之中齊襄無道魯主昏昏王姬為齊繼  
室違諸侯不再取之義惟莊十年齊襄無道魯主昏昏王姬為齊繼  
肅離之德事在莊公十四年則王姬是平王之元孫不知韓奕  
汾王之甥驪父之子美韓姑一人也顧人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甥驪父之子美韓姑一人也顧人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其妻一稱其夫分屬二人者至齊襄取王姬立已五年齊桓取  
王姬立已三年尚稱齊侯之子亦乖君薨稱子既葬稱子逾  
年稱若之例唯齊齊得之平王四十九年以前未入春秋安  
知無王姬適齊而所生之女別適它國者齊女所嫁當是西畿  
諸侯虞虢之類其詩采於西都畿內既不可入東都王城之風  
又不可入齊風故從召南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注韓禮作莪疏傳與也禮猶戎戎也唐棣  
移之華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何初見而驚訝之詞彼彼  
華說文唐棣厚貌詩曰何彼禮矣此據毛詩以衣厚擬華之盛多







注詩曰維絲伊緝緝也江東謂之綸案郭說嫌於緝緝不分  
維絲伊緝當與采絳言綸之繩參看蓋絲是單絲綸緝兩股繩  
則總數絲而合之維絲伊緝是絲以爲綸言綸之繩是綸以  
爲繩也若如郭說則言綸之繩爲言繩之繩詩義不當如此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駟虞注魯說曰駟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  
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  
義廢弛強陵弱眾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  
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逼禮儀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  
琴而歌魯韓說曰駟虞天子掌鳥獸官齊說曰五範四軌優得  
饒有陳力就列駟虞悅喜又曰駟虞樂官備也疏毛序謂集之  
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  
田以時仁如駟虞則王道成也箋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駟虞  
至而歌蔡邕琴操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李注引琴操云駟虞  
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曹子建贈丁儀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召南

美

王案詩注引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琴操蔡邕所撰  
所引並同聖王謂文王君子謂虞官云役不踰時不失嘉會者  
謂殷苗是春田之候始於此時狩獵也云歎傷所說而不逢時  
者追慕盛時不可得見於嗟乎駟虞者歎傷之詞也琴操五曲  
唯駟虞亡關駟虞伐檀鹿鳴白駒並存其三詩皆合古義則以  
駟虞爲邵女所作亦古訓相傳如此召南列於國風故召南亦  
稱召南三家說詩雖推演之詞或有不同而大義必無謬舛大  
題非蔡能臆造也駟虞天子掌鳥獸官者鍾師疏引韓詩說許  
君五經異義引今詩韓魯說同明魯韓同義天子謂文王孟子  
滕文公趙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囿中有鳥獸皆其所掌易屯  
卦虞注虞謂虞人掌鳥獸者與此說同新書云虞者囿之司獸  
者也因詩詠祀縱故專以獸言非此說同新書云虞者囿之司獸  
易林坤之小畜文云五範者範法也與範我馳驅義同保氏教  
國子以六藝四曰五範也云四軌者軌文軌車軌也保氏賈疏舞  
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釋宮四達謂之  
衢郭注交道四出則舞交衢是四軌也云優得饒有者說文優  
饒也優饒皆多意壹發而五祀五祀是優得饒有也云陳力就  
列者用論語季氏篇文云駟虞悅喜者謂駟虞之虞官得其人  
可悅喜也駟虞樂官備也禮射義文樂即悅喜意與易林合  
疏齊說魯詩論於八虞章昭注引賈疏曰八虞周入士皆在虞  
官伯達伯仲突仲忽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官制大備即司獸之官亦仁賢畢集也鄉射禮樂正命大師曰  
秦駟虞問若一乃奏駟虞以射郭注駟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  
其詩有一發五祀五祀于嗟乎駟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  
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其云嘆思仁人與琴操合良由文王樂與  
民同雉兔芻蕘聽其采取遊斯圃者觀王制之崇隆美良臣之  
眾盛而又蒐田以時嘉會不失怨曠晉無世稱極樂及周道衰  
微王迹湮息畿內之民思昔時所慕說傷聖澤之不逢故召女  
作此詩以寄慨與關雎陳古刺今同一指趣而文王當時仁賢  
在職民康物阜王業大成於  
斯畢見故以爲二南之殿云

彼茁者葭壹發五祀于嗟乎駟虞注三家壹作一齊說曰彼茁  
者葭一發五祀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魯說曰古有梁駟梁駟  
者天子獵之田也又曰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  
五祀吁嗟乎駟虞駟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  
佐輿十乘以明貴也儀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祀以待一  
發所以復中也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召南

美

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歎之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  
臣者亦若此而已得于作吁疏傳出也葭蘆也豕牝曰駟虞  
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記虞始出  
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翼五祀者戰禽獸之命必繫之  
者仁心之至于嗟者美之也○說文茁艸初生也地貌从艸出  
聲詩曰彼茁者葭是茁爲形聲兼會意字趙岐孟子章句云茁  
生長貌詩云彼茁者葭今蘆也說文葭葭也釋草葭華榮光注詩  
云彼茁者葭郭注即今蘆也說文葭葭也釋草葭華榮光注詩  
小正傳葭葭秀爲蘆是葭蘆同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溼則  
生葭葭葭葭此舉囿中澤地所有三家壹作一者爾雅說文詩  
泥麻樞新書壹皆作一明三家今文與毛異彼茁至候也說郭  
便射故詩云然與琴操不失嘉會合足證葭齊義同發矢釋  
獸豕牝曰駟注詩曰一發五祀說文駟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  
把拏也詩曰一發五祀廣雅釋獸駟二歲爲駟與說文一曰義  
合古有至田也文選魏都賦適梁駟之所著張載注魯詩傳曰  
古有梁駟梁駟者天子獵之田也陳毛詩傳曰後漢班固傳  
注引同一作梁駟文選東都賦制同乎梁駟誼合乎靈固梁駟  
即梁駟也漢書人表鄒衍史記孟子傳作駟駟韓勅陰陽章  
仲卿鄒作駟是駟駟古通陳喬樞以漢志濟南郡梁駟當之案



梁鄒在今鄒平縣四十里孫家嶺去西都地望絕遠不得取以爲證梁駟亦單名駟故賈誼云駟者天子之副也蓋文王受命後於西都畿內爲國以供田獵大雅靈臺之篇孟子七十之對昭然可證駟者文王名靈圖民所稱美書傳不言文王二圖駟固即靈圖也禮者至而已賈誼新書禮篇文引此詩以明臣下承上之義賈時惟魯詩所引魯訓也云駟是圍虞是司獸之官與張載引魯傳賈詩引魯訓說合云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者田僕掌佐車之政賈疏引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駟戎獵之副曰佐是佐與爲田車大戴禮天子駟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戎僕掌王倅車之政賈疏亦云副車十二乘大行人上公之禮駟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此言佐車十乘天子異等爲尊視朝祀之駟車又少殺其數皆所以明貴也云儀禮而食以優飽也者中庸釋文駟木作儀是貳儀字同曲禮雖貳不辭注貳謂重殺膳也牲者成用之名也云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者書多士注翼猶驅也毛傳亦云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者書多士注翼猶驅豕一矢不能貫五也獸雖多不忍盡殺一發中則殺一而已發失之則待復中此虞人驅禽之義所以順上之志也箋云戰禽獸之命不若賈義爲長良臣將事雖古無加日于嗟乎長歎而深美之五祀殺一仁也驅禽備射賢也射義注樂官備者謂駟虞日壹發五祀喻得賢眾多也于嗟乎駟虞歎仁人也以五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 召南

聖

駟虞單賢鄭君推演之文非古義于嗟解具麟趾韓彼作吁此當同據新書魯作吁皮錫瑞云自毛傳孤行多信毛傳而疑三家且以周書山海經書大傳爲毛傳之據錫瑞謂諸書雖以駟虞爲獸然未嘗明言即詩之駟虞大傳於陵氏取怪獸雖文王時事亦非釋詩緯書如元命苞演孔圖援神契河圖括地象並以駟虞爲獸而皆他經之緯非詩緯爾雅同魯詩故釋獸無駟虞申公轅固生韓太傅賈太傅必無不見周書山海經書大傳而不引以解詩知諸書所謂駟虞非詩之駟虞也毛傳晚出見諸書言駟虞與詩駟虞二字偶合遂據以易三家其蹤跡可尋毛已自發其覆傳云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虞人即駟虞也下忽綴以駟虞義云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虞人即駟虞也新義上虞人字不及追改葛藟故奏胎笑後人此乃毛傳一以證毛舍三家古義而從之其亦惑矣後人所以不信三家而信毛者一因駟虞二字與古書相合不知官名駟不不妨相同如太皞氏以龍紀官不必龍官即是龍少皞氏以鳥紀官不必鳳鳥氏以下至五鳩五雉九扈即是鳥周官有虎賁馬官不必虎賁趨馬即是獸也一因于嗟二字與麟趾相同于嗟于嗟見於詩如于嗟閔兮于嗟洵兮于嗟鳩兮于嗟女兮皆詩人常言豈必兩兩相對以麟趾爲關雎之應駟虞爲鶴鳴之應亦是毛義三家無明文即論毛義兩詩亦不相對麟是文王時無致麟似麟應之時疏引張逸問云致信厚未致麟是文王時無致麟

之事若駟虞據大傳云散宜生取以獻紂是文王實致駟虞矣一未實致一實致一喻言一本事又安得相對乎癸巳類彙詩古微皆駟毛猶未知古書所云駟虞非詩之駟虞未能絕袒毛者之口實更詳辨之以扶三家之義

**彼茁者蓬壹發五祀于嗟乎駟虞疏** 傳蓬草名也一歲曰蓬高也籀文作葦蓬之爲言葦葦然枝葉繁盛故謂之蓬史記老子傳正義蓬其狀若蓬蒿細葉蔓生於沙之中御覽九百三引詩日一發五祀壹作一以上文例之亦本三家詩釋駟豕生三祀魯訓也箋意一歲不中殺故以易毛

**駟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四章百七十七句**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 召南 聖**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終







之詩齊說曰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  
 時復隱窮居疏毛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則賢者見侵害○衛宣至詩也列女傳貞順篇文願請同庖終  
 不聽者蘇與云據此知禮國君惟夫婦得同庖也禮玉藻夫人  
 與君同庖鄭注不特殺也禮人鄭注后與王同庖鄭云然者以  
 玉藻文推知不特殺也禮人鄭注后與王同庖鄭云然者以  
 請同庖女終不聽則知其時君與夫人同庖已成通禮女闈更  
 制恐漸取辱守死不聽防杜深矣御覽人部八十二引列女  
 傳願請同庖下作唯夫妻為同庖夫不聽推尋文義疑作夫  
 人曰惟夫妻為同庖不聽御覽又脫曰字此終字則婦下  
 女終不聽而衍也范氏詩補傳終不聽上有夫人曰惟夫婦同  
 庖入字即據御覽增下文皆欲與君與許也言欲許同庖之請  
 也貞女至之詩王符潛夫論斷獄篇文皆魯義也汎汎至窮  
 居易林屯之乾文咸之大過同貞女確守節義而稱爲仁者與  
 孔子謂夷齊求仁得仁義同復疑伏之誤字隱是伏處之詞義  
 通男女或謂此與毛序仁而不遇合非也藝文類聚十八引湛  
 方生貞女解云志存匪石之固守節窮居  
 伏隱窮居與守節窮居一也魯齊義同

汎汎柏舟亦汎汎其流疏汎汎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  
 亦汎汎其流不以濟度也箋舟載渡物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邶 鄘 衛  
 者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與者喻仁人之不見用  
 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說文汎下云浮兒从水凡聲泛  
 下云浮也从水乏聲二義同汎下云濫也蓋廣遠之意後人  
 承用三字不分故廣雅釋訓云汎汎汎也莊子德充符釋  
 文汎不係也貞女言汎汎然而浮者是彼陽剛至堅之柏木  
 所爲舟也乃汎汎流行於水中無所係賴乎喻已志節確然  
 而衛君臣及齊兄弟皆不足依據致成此象蘇與云亦汎汎流  
 與小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同義愚案易林流行不休見其流  
 釋流爲舟流不休與不知所屆意亦同也柏一名榭釋木柏榭  
 其樹經冬不凋蒙霜不變故節義之婦取以自汎此及後柏舟  
 皆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注魯耿作炯隱亦  
 作殷齊韓作殷魯說曰隱幽也齊說曰殷大也韓說曰殷深也  
 疏傳耿耿猶微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箋仁  
 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魯耿作炯者楚詞嚴忌哀時命云  
 夜炯炯而不寐懷隱憂而思茲王注言已中心愁世目爲炯炯  
 而不能眠如逢大憂常懷戚戚洪興祖補注隱一作殷隱痛也  
 殷大也注言大憂疑作殷者是楚詞遠遊云夜炯炯而不寐兮  
 王注憂以愁或口不眠也詩云炯炯不寐王用魯詩知魯作炯  
 炯陳喬樞云遠遊之目不眠釋炯炯字義即引詩證之本亦作  
 耿耿舊校云耿一作炯作炯者是也今注作耿耿猶微散引詩

云耿耿不寐此後人據毛詩所改遂以毛傳語竄入非王注本  
 文哀時命仍作炯炯可證愚案陳說是也淮南說山訓高注詩  
 曰耿耿不寐如有所憂高用魯詩引耿耿當爲炯炯亦後人傳  
 寫改之易林云耿耿寤寐見韓詩亦作耿耿現明齊韓與毛  
 同寐寐不寐同義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寐覺即不寐矣魯詩  
 隱亦作殷者據上引王高二注知魯作殷呂覽貴生篇高注隱  
 幽也詩曰如有隱憂此引又作隱楚詞悲回風王注引詩亦作  
 隱是魯隱殷兩作齊韓作殷者易林云心懷大憂王注引詩亦作  
 殷文選陸機歎逝賦阮籍詠懷詩劉琨進表嵇康養生論李  
 注並引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知韓作殷矣隱幽也者引  
 見上文高注殷大也者據易林心懷大憂文殷深也者歎逝賦  
 李注引韓詩下文陳喬樞云李不言爲誰氏訓義然上既引韓  
 詩爲證知用韓說也幽深義合如讀爲而古如而字通言炯炯  
 然不得寐而心懷大憂微非也言非我無酒遊遊以解憂特此  
 憂非飲酒遊遊所能解陳氏與謂此四句皆合二句爲一句是  
 出遊寫憂合證此詩明飲酒遊遊  
 婦人所不諱詩又設想之詞耳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注韓說曰茹容也疏傳鑿所以察形也茹  
 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鑿我於眾人之善惡  
 外內心度知之○匪竹器詩借爲非違之非釋文監本又作鑿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邶 鄘 衛  
 鏡也據此陸所見作監說文無鑿字監下云臨下也鑑下云大  
 盆也一日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端射反司恒氏掌以鑿取明  
 水於月鄭注鑿鏡屬鑿是後起之字釋文監則鑑之消也茹容  
 也者韓詩外傳一云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  
 己之鑿鑿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徐璠云外  
 傳察以鑿之照物無論妍媸美惡皆能容納我則不能以己之  
 影入鑿中若食之入口無不容者故詩人取譬於茹而韓傳申  
 義爲容貞女守節不失是其鑿鑿請同庖而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疏傳據依也彼彼兄弟當相據  
 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兄弟列女傳所云齊兄弟說  
 文據持杖也从手康聲廣雅釋言據杖也釋詁逢遇也言亦有  
 齊國之兄弟而不可以據杖今以不可同庖之義往愬於彼反  
 遇其怒尙得謂可據乎列女傳言衛君使人想齊兄弟不及女  
 弟怒之情事宜然與傳義互相備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注魯說曰言守善篤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疏傳石雖堅尙可轉席雖平尙可卷言己心志堅平過於







作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注韓迭作或云或常也疏

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月而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

專恣則日如月然○孔疏居諸語助也禮檀弓何居我未之前

問也注居語助也左文五年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

辭是居語皆不為義也韓迭作或者釋文迭韓詩作或音同云

或常也或字字書所無蓋是載之誤字載又載之誤字也漢書

地理志云及車轆四載小戎之篇顏注四載美襄公田狩也其

詩曰四載孔阜載音蓋錢坫云載或省今作載者蓋鐵俗省也

金也或從或鐵俗省也載因或省今作載者蓋鐵俗省也

為或抑或鐵俗省也載因或省今作載者蓋鐵俗省也

也者陳喬樞云廣雅迭代也毛詩迭微當訓為更迭而食韓訓

為常者范家相詩潘云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

不照見我之憂思也迭得通或者或蓋載之或體巧言秩秩大

猶說文作載載又越字注云讀若詩威儀秩秩是也或訓常者

韓益以或為秩之假字釋詁秩常也又賓之初筵不知其秩烈

祖有秩斯祜毛傳並云秩常也是其義馮登府云儀禮少牢勿

替引之替古文秩或為載錢大昕云秩是秩之譌文說文引秩

秩大猷作載是或即秩也秩即替之古文秩迭皆從失得聲是

迭載音近故得假借胡常而微言日月有常明胡有時而微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邶鄘衛

七

愚案迭秩古通借字韓詩本作秩故字或借或而訓為常也而

讀為如與上文如讀為而例范云胡常有時而微案既曰常

微則不得云有時而微范依字解之故未達韓信說文微隱行

也日月更迭而隱人所共觀惟窮居苦節之婦人終身晦闇若

天日所不照臨故言日月胡常如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

微隱而不見韓義較毛為優矣 之不能奮飛疏

去厚之至也○衣久著不澣則體為不適婦人義主潔清故取

為喻焉草薄澣我衣即其證此正女功之事非男子之詞說文

奮翬也从奮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又奮下云鳥張毛羽自奮

也从大从佳翬下云大翬从羽軍聲言不能者貞女志不還齊

故不必入國而竟入今欲返國衛君臣亦不止之祇以既為國

君夫人越竟即為非禮雖欲奮飛義不能也張衡思元賦柏舟

悄悄不飛

用此經文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注齊說曰黃裏綠衣君服不宜淫泆毀常失其寵光疏

衛莊姜傳已也妾上借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箋綠當為綠故

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借者

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黃裏至寵光易林觀之革

文陳氏與云君謂小君也愚案淫泆毀常謂衛君失其寵光夫

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公

子州吁之母詩指甚明魯韓蓋無異義

子州吁之母詩指甚明魯韓蓋無異義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疏

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眾妾亦以貴賤之等

服之鞠衣黃裏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

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說文綠下云帛青黃色也从

糸象聲黃下云地之色也从田从艸亦聲黃古文光又云黃亦

青黃色也滿卽綠也又云蒺藜草可以染黃黃或作流黃亦

謂別稱也滿卽綠也又云蒺藜草可以染黃黃或作流黃亦

東方問色以爲衣黃中央正色反以爲裏喻妾上僭夫人失位

也說文裏衣內也此章對裏言則衣是在表之衣下章對裳言

知衣是在上之衣因文以見義也陳喬樞云法言吾子篇綠衣

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淮南精神訓注遂讀

詩綠衣之綠楊高皆用魯詩於此篇並作綠衣是魯與毛同又

列女傳班婕妤好賦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亦作綠鄭箋定綠

為祿誤其義獨異疑本之齊詩據禮家師說為解愚案鄭氏改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邶鄘衛

八

毛問下己意不盡本三家義且易林用齊詩即作綠衣班氏

世習齊詩婕妤好賦亦作綠陳謂齊作祿非也孔疏鄭知綠誤而

祿是者詩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

故知當作祿愚案詩喻毀常則祿衣未爲害義四章以綠爲當

淒風亦貴者實無之事也皮錫瑞云收之於古婦人服綠亦有

明徵夏小正八月元校傳曰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

人未嫁者衣之任文田云校者黃也蔣春雨云周禮王后六服

首曰禕衣元末曰祿衣黑其外內命婦之卑者皆祿衣蓋元最

貴其色似祿者惟女子可衣之命婦即不容借元校始有夏時

之等焉案任氏以祿爲黃也蓋本玉藻慶裘青紵衣以校

然慶裘白不當以祿色也祿色在蒼黃之間故任氏以校

校耳且玉藻是說君服非婦人服亦與傳云素衣爲正記者亂

與周不同周禮王后六服未之祿衣外內命婦亦得服之若未

嫁之婦人不當與命婦同服或與夏時之制同服錄亦未可知

此詩言妾上僭尊卑未嫁得與未嫁同服語云司馬子期欲以其妾

小童蓋不敢居尊而自謙爲妾楚語云司馬子期欲以其妾

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內則云妾雖老笄

總角拂髦然則古禮惟內子笄妾老雖笄猶必總角子期云笄

之則不復總角是借內子故不可也總角則猶童故古曰童妾

據左氏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姪婦有位於其日賤妾曰嬖人必

惟姪婦左右賤與兩腰之姪婦有位於其日賤妾曰嬖人必



皆總角猶童女然其首既為未嫁之總角其身或亦為未嫁之  
練衣矣案據此則孔云練衣實無亦非靖姑二兮字語助足句  
說文云下云氣欲舒出勺上礙於一也巧古文以爲兮字又以  
爲巧字兮下云於也象氣之舒兮从一者其氣平之也  
兮下云語所稽也从兮入象氣越兮也稽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之爲言留止也句中加兮所以留止其語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疏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曷何也已止也言憂何可止  
爲蛇象形釋名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殺萬物見成文章故以  
爲終止之義辰己之已與已止之已古音義不別篇韻二音非  
也說文曰用也從反己已爲止  
故反己爲用也維其並語助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亡之言忘也○  
說文衣依也衣有尚之者故爲裳聲兼義字也孔疏表裏與幽  
顯上下喻尊卑毀常甚矣較首章義進焉維其已者何能無憂  
也凶無古通用說文凶述也从人从口無凶也从凶無聲采詩  
何有凶凶傳凶無也左襄九年傳姜曰凶杜注凶猶無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疏傳絲未也絲本也箋女女妾上僭者先  
染絲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九  
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  
於絲也○說文糸細絲也象束絲之形絲聲所吐也从二糸治  
整理也言此絲兮之衣其爲絲時亦是女工所整理兮溯其  
未染言之黃綠雖殊絲無異質與嫡妾雖別人無異性也我  
**思古人俾無訛兮**  
疏傳俾使也訛過也箋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  
釋詁俾使人說文俾益也从人卑聲一曰俾門侍人訛舉也  
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訛卑爲侍人引申爲使令義詩言上僭  
之妾非質性爾殊特無人教之致陷於卑過耳我思持盈守分  
之古人欲喻之使免於訛卑兮忠厚之至也釋文訛本亦作尤  
魯語公文父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  
師亥曰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度於法故能無訛文伯  
母取此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疏傳淒寒風也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  
葛覃說文淒雲雨起也雲雨起而加以風則寒氣至故淒有寒  
涼之義素問五常政大論淒淒淒數至注淒淒淒大涼也漢書外戚  
傳秋氣淒以淒淒兮注淒淒淒淒之意也是其證矣其辭也唐  
人詩多用淒其字本此以絺綌當淒風喻君待已恩禮之薄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疏傳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箋古之聖  
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

次序○說文獲獵所獲也从犬獲聲引申之凡得皆曰獲廣雅  
釋詁獲得也詩言已處難堪之境又言我思安命樂天之古人  
實得我心不敢怨君亦忠厚之指此及上章古人雖同合上下  
文觀之意各有屬左文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  
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再拜賦綠衣  
之卒章取實獲我心之義不關詩情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注魯說曰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  
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  
恩愛哀思悲以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子飛  
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  
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  
而之厚齊說曰泣涕長訣我心不快遠送衛野歸無子又曰  
燕雀衰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在位獨處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十  
疏毛序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  
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衛姑至之厚列女傳母儀篇文以  
爲定姜送歸作魯義也泣涕至無子易林萃之賁文燕雀至獨  
處恆之坤文所云燕雀衰老在位獨處泣涕長訣歸無子與  
列女傳合是齊魯義同禮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鄭注  
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爲獻公畜孝也  
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  
人陳喬樞云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  
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致二戴之學  
傳自后蒼蒼治齊詩故禮記引詩多從齊詩之文至馬融盧植  
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  
之禮記是也鄭君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觀禮記是禮記舊說  
多主齊詩傳義鄭云注記時就盧君又云先師亦然則坊記注  
是述齊詩之說也禮記釋文云此是魯詩魯蓋齊之誤魯以爲送  
其婦歸而作齊詩以爲送婦歸蓋並爲獻公無禮而作詩義亦  
與魯互相備魯齊詩久已佚陸氏蓋據前儒遺說王應麟詩攷  
以此記注收入魯詩則王所見釋文本已誤作魯矣又云詩攷  
引李迂仲云燕燕詩以爲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後漢和熹  
鄧皇后紀云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國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朕  
與貴人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  
下孤心梵梵虛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

四三一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注齊說曰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敗我成功疏序毛... 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

擊鼓其鐘踴躍用兵

卷三上 邶鄘衛

九

擊鼓其鐘踴躍用兵注齊韓鐘作鑿疏傳鐘然擊鼓聲也此用... 兵謂治兵時也說文擊也從手从鼓支小擊也齊韓鐘作鑿...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邶鄘衛

羊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疏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 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唐書宰相世系表孫氏出自姬姓衛...



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釋詁爰曰也爰居爰處軍士私  
相寬慰之詞既因不歸則且於是居處軍士散居無復紀律  
易林云士怯叛亡逃終言之說文喪也也从哭从凶會意凶亦  
喪失戰馬且往求之林  
木之下玩泄之情如是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注韓說曰契闊約束也疏傳契闊勤苦也

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  
之思志在相存救也○契闊約束也陳喬樞云文選劉琨答盧諶詩  
結反闊苦活反韓詩云約束也韓詩云文選劉琨答盧諶詩  
李注又引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韓改契闊為約束是以契闊  
為契括之段借說文繫下云麻一端也段注一端猶一束也括  
下云繫也係下云繫束也約下云纏束也玉篇繫約束也約束  
也繫括之為約束此其義胡承珙云死生契括言死生相與約  
結不相離棄也後漢繁欽定情篇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魏  
武帝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心念舊思昔以契  
闊為約結之義與韓說同恩案箋用韓義改毛說文說一曰談  
說淮南修務訓高注說言也成說猶成言謂與之定約相存救  
晉楚成言見左襄二十七年傳楚詞初既與子有成言兮與子  
成言即用此詩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疏傳偕俱也箋執其手與  
與子成說義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疏傳偕俱也箋執其手與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邶鄘衛

者庶幾俱免於難○孔疏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  
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以為國人室家之志  
泥借老為

詞非詩信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疏傳不與我生活也箋州吁阻兵安忍阻

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依周  
南文韓于當作吁說文闊疏也釋詁遠也孔疏于嗟乎此軍伍  
之人今日與我乖闊兮不與我相  
存救而生活兮言彼此不相顧也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注魯韓  
**洵作覓云覓遠也**疏傳洵遠信極也箋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  
覓覓亦遠也廣雅釋詁覓遠也亦即此詩義呂覽盡數篇高注  
覓覓也覓讀如詩云于嗟覓兮是魯韓洵洵兮反常問注引蒼  
頡云洵視不明也靈光殿賦目覓覓而喪精張載注覓覓目不  
正也是覓覓即洵洵洵之為覓與此同例毛訓洵為遠以洵為  
猶遠文選通賦覓覓其默而不周曹大家注覓遠貌也典引上  
哉覓手上下賦覓覓遠去注並訓遠是覓本字洵借字愚案陳  
奐云管子宙合篇讀充言心也劉續補注遠也讀與覓通案陳  
釋文洵或作詢誤陳喬樞謂鄭讀信如字洵當作詢與下信應

非誤字蓋鄭所據本作詢詢讀並從言因相通借亦一證也上  
文箋云執手約誓示信今離散違約是不我信左傳眾仲言州  
吁阻兵安忍眾叛親離又云州吁  
未能和其民與此詩情事相應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注齊說曰凱風無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為人所苦疏毛

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  
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箋不安其室欲去  
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凱風至所苦易林咸之  
家人文後漢姜肱傳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  
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據此則易林所稱無母而孤子  
為人所苦者人即繼母故肱讀此詩而感其義也魯韓說當與  
齊同魏源云如毛序所說宜為千古母儀所羞道乃漢明帝賜  
東平王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巾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  
泉之思衡方碑感都人之凱風悼妻儀之勤劬梁相孔耽神祠  
碑竭凱風以憫惻惟蓼蓼以愴悵古樂府長歌行云遠游使心  
思游子戀所生凱風吹長棘天枝葉傾黃鳥鳴相追咬咬弄  
好音矜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咸以頌母儀比幼勞毫無忌諱  
何耶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殫也  
趙岐注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說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言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邶鄘衛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闕己知親之過大也以母心不說  
釋不可殫即內則父母怒不闕己知親之過大也以母心不說  
當苦虐其子何殫不殫之有昔人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士庶  
人守一身與天下故大是庶人終古無大過也或謂序言美七子  
幽王禍及天下故大是庶人終古無大過也或謂序言美七子  
能慰母心成母守節之志故孔疏有母遂不嫁之語以申凱風  
過小之誼如是則衛母過在末形七子論親於道門泯然無  
迹序詩者乃追許其一念之陰私坐以淫風流行之大惡豈詩  
人忠厚之誼乎且與孟子之詩或不可殫之說風牛馬不相及矣據姜  
肱傳明此為事繼母之詩或其母未能慈於前母之子故孟子  
與小弁被後母譏將見殺者分過之小大復以舜事後母例伯  
奇之事愚案序美孝子自是大師相傳古誼淫風流行云云則  
毛所誦附玩孟子親之過小一語周秦以前舊說決無母不安  
室之辭趙用魯詩其為孟子章句母心不說云云當本魯訓亦  
與齊誼相通而與毛序顯異皮錫瑞云魏所引外尚有漢郎中  
馬江碑感凱風歎寒泉敦煌長史武班碑孝深凱風後漢書章  
八王傳和帝詔曰諸王幼稚早離親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  
風之哀三國蜀志二主妃子傳今皇恩夫人宜有蓼莪凱  
泉之思此皆漢人之辭以後如潘岳寡婦賦覽寒泉之遺歎兮  
咏蓼莪之餘音陶潛孟嘉傳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  
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諫君之第四女也凱風  
凱風之徒攀謝眺齊敬皇后哀冊文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



於遺詠晉書孝友列傳序灑風樹以隕心類寒泉而沫泣是六朝人猶知古義愚案宋蘇軾爲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尙有凱風吹盡棘成薪之句至南渡後朱子集傳申明毛序之信文人皆以此詩爲諱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注魯說曰南風謂之凱風疏傳興也南風

謂之長養者箋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南風謂之凱風者釋天文魯說也郭注詩曰凱風自南釋文凱又作凱是爾雅經注並當作凱凱韻古今字之異玉篇風部凱南風也亦作凱也亦作凱又重文凱云同上廣韻十五海云凱南風也亦作凱皆其證邢疏詩正義引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呂覽有始篇高注離氣所生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楚詞遠遊王注南風曰凱風引詩同是魯作凱與毛不異文選班固幽通賦凱凱風而蟬蛻兮曹大家注南風曰凱風疑齊詩家或作凱說文吹噓也从口从欠棘小棗叢生者從並束易坎卦寅于叢棘虞注坎多心故叢棘棘之心赤大東傳棘赤心也朝士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棘心天也凱風喻母棘子自喻業生心赤與眾子赤心奉母棘心天

**天母氏劬勞**疏傳天盛貌劬勞病苦也箋天以喻七子少漢書貨殖傳注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重言之則曰天天與桃之天天同義木少盛兒也字亦當作杝杝徐鍇說文繫傳引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邶 鄭 衛

此詩云棘心所以速長者以得愷風也子所以速大者以母劬勞而養之也鴻雁釋文引韓詩文劬數也此詩劬義當同廣雅釋詁劬數也即本韓詩釋詁劬勞病也人煩勞頻數則疲病韓義與雅訓相成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疏傳棘其成就者○棘薪謂棘長大可喻子己**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疏傳聖德也箋獻作聖令善也母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說文聖通也善吉也與義美同意聖善言通於事理有美德也列女孫叔敖母傳引詩曰母氏聖善乃推演之詞釋詁

令善也我無令人反己自責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疏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使變遷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水經瓠子水注濮水枝津上承濮渠後東逕沮丘城南又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御覽百九十三引郡國志云水冬夏常冷故曰寒泉今續漢志**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疏申之爲五味之苦又推言之凡勤勞傷病厭惡皆謂之苦而苦字之本義廢勞苦者勞極則苦也言雖七子無益於母不如寒泉有益於人大戴禮立幸篇詩

云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子之辭也盧辯注七子自責任過之辭陳喬樞云盧注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范甯郭象諸人則所稱述亦多難

晉以前舊說

**現晚黃鳥載好其音**注韓現晚作簡簡疏傳現晚好貌箋現晚

音者與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陳喬樞云玉篇目部現目出貌詩云現晚黃鳥現出目貌義與毛異蓋三家說韓現晚作簡簡者御覽九百二十三引族部引韓詩簡簡當是雙好其音詩攷引同段玉裁云毛詩現晚雙聲此簡簡當是雙聲字御覽誤重簡字耳陳喬樞云宋葉本引韓詩作簡斤黃鳥斤乃反之譌疑作簡耳陳喬樞云宋葉本引韓詩作簡斤黃鳥說文反白眼也引春秋傳游暇字子明爲證是取有明義簡亦明也故以簡取與顏色之明好一說戰國策田盤高注讀鄭游亦謂之通假說文警轉目視也集韻警同取則取即警之通假也簡也玉篇簡謂目也廣韻簡取並訓爲目多白貌目眇則眇多白是謂眇眇謂目之轉視流眇故爲顏色之悅也其義亦通毛傳目出晚爲目宜爲眇眇洛神賦所謂明眸善睐是也若訓現爲目見現畢消荀子作宴然畢消此見現字通之證集韻晚或作晚此晚晚字通之證說文眼目相戲也玉篇晚小嫵媚也新臺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邶 鄭 衛

燕婉之求說文作媿媿之求媿媿即媿媿皆好貌也愚案陳與引詩經小箋云說文無晚字疑此本作現現故韓作簡簡段氏據影宋本御覽簡下第二字空白不可攷因而獻疑馮登府據張氏影宋本御覽簡作簡簡謂作簡簡無疑傳本參差立說互異陳氏釋毛韓通假之義固爲有見然據宋葉本傳斤以斤爲反之譌究屬臆斷御覽今本雖有不同詩攷引韓作簡簡可據也考工記弓人欲小簡而長鄭司農云簡讀爲攷然登陣之攷釋天釋文簡本作攷荀子榮辱篇注簡與攷同是簡簡攷三字音訓互通淇與瑟今簡兮釋文引韓詩云簡美貌簡與攷然猶現晚之爲好貌矣別求通假不若以韓詩簡簡之爲美貌較爲明了載詞也好音可悅不獨顏色之美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疏言不如黃鳥尙能悅人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疏毛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案序大夫多役男曠女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案序大夫多役男曠女怨也男曠於首次章牽附淫亂之事殆失之泥三家義未聞

云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子之辭也盧辯注七子自責任過之辭陳喬樞云盧注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范甯郭象諸人則所稱述亦多難

晉以前舊說

**現晚黃鳥載好其音**注韓現晚作簡簡疏傳現晚好貌箋現晚音者與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陳喬樞云玉篇目部現目出貌詩云現晚黃鳥現出目貌義與毛異蓋三家說韓現晚作簡簡者御覽九百二十三引族部引韓詩簡簡當是雙好其音詩攷引同段玉裁云毛詩現晚雙聲此簡簡當是雙聲字御覽誤重簡字耳陳喬樞云宋葉本引韓詩作簡斤黃鳥斤乃反之譌疑作簡耳陳喬樞云宋葉本引韓詩作簡斤黃鳥說文反白眼也引春秋傳游暇字子明爲證是取有明義簡亦明也故以簡取與顏色之明好一說戰國策田盤高注讀鄭游亦謂之通假說文警轉目視也集韻警同取則取即警之通假也簡也玉篇簡謂目也廣韻簡取並訓爲目多白貌目眇則眇多白是謂眇眇謂目之轉視流眇故爲顏色之悅也其義亦通毛傳目出晚爲目宜爲眇眇洛神賦所謂明眸善睐是也若訓現爲目見現畢消荀子作宴然畢消此見現字通之證集韻晚或作晚此晚晚字通之證說文眼目相戲也玉篇晚小嫵媚也新臺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邶 鄭 衛

燕婉之求說文作媿媿之求媿媿即媿媿皆好貌也愚案陳與引詩經小箋云說文無晚字疑此本作現現故韓作簡簡段氏據影宋本御覽簡下第二字空白不可攷因而獻疑馮登府據張氏影宋本御覽簡作簡簡謂作簡簡無疑傳本參差立說互異陳氏釋毛韓通假之義固爲有見然據宋葉本傳斤以斤爲反之譌究屬臆斷御覽今本雖有不同詩攷引韓作簡簡可據也考工記弓人欲小簡而長鄭司農云簡讀爲攷然登陣之攷釋天釋文簡本作攷荀子榮辱篇注簡與攷同是簡簡攷三字音訓互通淇與瑟今簡兮釋文引韓詩云簡美貌簡與攷然猶現晚之爲好貌矣別求通假不若以韓詩簡簡之爲美貌較爲明了載詞也好音可悅不獨顏色之美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疏言不如黃鳥尙能悅人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疏毛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案序大夫多役男曠女怨也男曠於首次章牽附淫亂之事殆失之泥三家義未聞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注韓說曰雉耿介之鳥也疏傳與也雉雉

鼓其翼泄泄然箋與者喻宜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

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雉耿介之鳥也者文選潘岳射

雉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詩雉始見此篇選注所引當是此

詩章句士相見禮冬用雉注云士費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

別有倫也章句以雉為耿介之鳥知大夫妻以雉雉喻君子非

以喻淫亂之宣公韓與傳箋異也于往也泄泄唐石經避太宗

諱作洩洩洩字同板無然泄泄釋訓作無然洩洩是其證文

選元賦注引左傳杜注洩洩舒散也泄泄亦當為舒散意傳

以爲飛而鼓翼狀箋云奮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韓說曰阻憂

也疏傳說遺伊維阻難也箋懷安也伊當作緊繫猶是也言君

遺以是患難○說文懷念思也釋文貽本亦作貽是陸所據本

作貽說文遺也○說文懷念思也釋文貽本亦作貽是陸所據本

遺餘也史記陳涉世家索隱遺謂留餘也自遺亡義引申之遺

亡即留餘也故又為餽贈之義自遺猶言自留遺也箋云伊當

作緊繫猶是陳與云箋於此及兼葭東山正月之伊並云伊當

義六同顧震福云廣韻阻憂也即用韓說左宣二年傳引詩我

之懷矣自貽伊戚王肅謂即雄雉之詩馬瑞辰云阻從且聲且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邴邴衛

之也藉也國語甯戚亢倉子作甯藉戚亦與憂義同愚案說文

阻險也釋詁阻難也韓訓憂自險難義引申而出詩以雄雉奮

迅往飛興君子勇於赴義今久役不歸而君莫之恤乃自詒是

險難之憂也國有軍旅臣下義當自效惟宜公不恤國政罔念

勤勞故大夫家人有君子自詒伊阻之傷所以爲刺否則詩人

訓亦同急時至月也韓詩外傳一引詩文玩魯韓義言舉日月

以喻君子日月至高可瞻而不可即今君子遠不能來如之非

所宜喻而取爲喻故以爲急且甚之辭爾望君子之切

也荀子宥坐引此詩云伊稽首不其有來乎斷章取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疏傳女也女眾君子

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

問此焉我君子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案謂在朝之大

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案謂在朝之大

夫不知其君子之德行舉朝憤憤非獨君不恤下說文伎很也

論語子罕篇馬注害也不疾害不貪求何用不爲善也案很伎

則害人害是引申義不求馬說是韓詩外傳一凡三引詩推演

其義所云不求福者爲無福廉者不求非其有德義暢乎中而

無外求釋不求並與馬說合說苑雜言篇引詩亦云廉者不求

非其有足證魯韓義同說文用可施行也臧善也何用不臧猶

言無往不利詩言我君子無很伎無貪求何所施行而不吉善

乎雖君與百君子不雄雉四章章四句

知亦自安吾素而已匏有苦葉疏毛序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箋夫人謂

匏有苦葉疏毛序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箋夫人謂

子衛荷黃馱之日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此衛

人引衛詩以明當隨時仕己之義乃詩說之最古者後漢張衡

傳應問云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又云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揭步

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動機猶人涉叩否有須者

也衛習魯詩此本魯義與荷黃引詩意合知古說無刺淫義也

徐璠云此是士之審於出處而諷進不以道者濟涉濟盈大易

涉川之象求仕歸妻孟子有出處之喻全詩以二者託興呂祖謙

云此詩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是也其曰迨冰未泮叩須

我友則出處之間待時而

動信友獲上有其道矣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注齊說曰枯瓠不朽利以濟舟渡踰江海

无有溺憂韓說曰涉渡也疏傳與也瓠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

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

○說文瓠瓠也从包夸聲包取其可包藏物也瓠瓠也从瓜夸

聲壺涿氏注引詩瓠作苞楚詞劉向九歎作瓠並段借字孔疏

引陸璣云瓠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

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

苦葉本草苦瓠陶宏景注今瓠忽自有苦者如膳不可食非別

生一種也唐本注云瓠味皆甜時有苦者而似越瓜長者尺餘

頭尾相似馬案二說皆未考實瓠即今之壺盧瓜爾風八月斷

頭尾相似馬案二說皆未考實瓠即今之壺盧瓜爾風八月斷

頭尾相似馬案二說皆未考實瓠即今之壺盧瓜爾風八月斷

頭尾相似馬案二說皆未考實瓠即今之壺盧瓜爾風八月斷

頭尾相似馬案二說皆未考實瓠即今之壺盧瓜爾風八月斷

頭尾相似馬案二說皆未考實瓠即今之壺盧瓜爾風八月斷

頭尾相似馬案二說皆未考實瓠即今之壺盧瓜爾風八月斷

頭尾相似馬案二說皆未考實瓠即今之壺盧瓜爾風八月斷



壺壺即瓠也今之瓠瓠又謂之瓠也後謂之瓠也世說瓠入洛詣劉道真劉問長柄瓠是也南北皆有之燕京鄉間尤多  
 種者味甚甜初熟時取其不能製物者食之餘則留待秋盡葉  
 枯壺虛體質堅老摘取熟則以爲羹而食其小兒多繫之腰  
 於身入水不濕故江湖間用以防溺楚北舟人小兒多繫之腰  
 間此皆得之目驗者論語孔子云吾豈瓠瓜也哉馬能繫而不  
 食謂此物也賜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劉子隨馬能繫而不  
 讀苦爲枯枯苦字通莊子人間世篇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齊  
 文苦左襄十四年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  
 叔孫穆子穆子賦穆子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語諸侯伐秦及  
 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賦穆子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語諸侯  
 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叔向退而召  
 舟虞與司馬曰苦葉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  
 必將涉矣章注材若裁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  
 可以渡水也案穆子賦詩叔向知其將涉也古義相承承如  
 此章注不可食與夫子言不食義合匏待葉枯喻士須時至有  
 匏而後可深涉喻士有材能而後可用世也釋言濟渡也說文  
 淋下云徒行厲水从林从步涉下云篆文从水廣韻涉徒行渡  
 水也涉渡也者慧琳音義二引韓詩文廣雅釋詁涉渡也卽用  
 韓義楚詞離騷王注同是魯韓不異願震福云呂覽知公篇高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邾邾衛

注國語章注並云涉度也方言 深則厲淺則揭注魯說曰揭者  
 過度謂之涉濟渡也古字通用 深則厲淺則揭注魯說曰揭者  
 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絲鄰以下爲揭絲鄰以上爲涉絲鄰以  
 上爲厲韓說曰至心曰厲三家亦作砭又作瀦疏傳以衣涉水  
 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  
 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  
 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  
 如耦○以衣至爲厲釋訓文釋此詩也至心曰厲者釋文厲以  
 衣涉水也韓詩云至心曰厲三家亦作砭又作瀦者說文砭下  
 云履石渡水也从水石詩曰深則砭瀦瀦下云砭或从厲釋文厲  
 本或作瀦戴震云詩意以淺水可蹇裳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  
 梁乃可過衛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厲也邵晉涵云橋無  
 妨有厲名至此詩當從爾雅韓云至心曰厲所云由帶以上  
 說文涉徒行厲水也陳喬橫云說文引詩涉水不必因履石  
 渡水之解傅合橋梁也劉向楚詞九歎離世云橫舟航以濟瀦  
 文重文作瀦者魯詩也劉向楚詞九歎離世云橫舟航以濟瀦  
 今王逸注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  
 逸用魯詩字同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  
 爲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  
 由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瀦瀦也

有瀦濟盈有鷺雉鳴疏傳瀦瀦深也雉鳴也雉鳴也雉鳴也雉鳴也  
 人以雉鳴不願禮義之難至使宜公有淫昏之行箋有瀦濟盈謂  
 過於瀦瀦犯禮深也○有瀦瀦瀦瀦有鷺雉鳴全詩大同下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邾邾衛

鳴求其牡疏傳求其牡也求其牡也求其牡也求其牡也求其牡也  
 人求其非所求者○由轉以上爲軌釋文軌舊美反求其牡喻夫  
 也依傳意直音犯犯說文軌車軌也從車九聲軌美反求其牡喻夫  
 爲瀦軌者軌之兩端水由軌以上則其深減軌徐邈等所見  
 不誤知軌爲軸之轉頭故有車轉頭之訓陸孔所見本軌誤軌  
 軌上又脫瀦字故疑軌爲軸之轉頭故有車轉頭之訓陸孔所見本軌誤軌  
 王引之云瀦字由軸以上則其深減軌徐邈等所見  
 所蔽不若轉頭爲人所易見故以易見者言之而云瀦軌晏子  
 春秋諫篇景公爲西曲瀦瀦不言瀦軌而云瀦軌亦以易見者言之  
 轉頭沒入水中故曰瀦瀦不言瀦軌而云瀦軌亦以易見者言之  
 則通故瀦瀦足正毛傳瀦瀦不言瀦軌而云瀦軌亦以易見者言之  
 亦稱牝牡雄必其牡然後求之喻臣當擇主也水深瀦軌則不  
 壯則不求非君不事之義



維維鳴雁旭日始旦注魯離離作唯唯齊作雍雍鳴軒韓旭作  
 煦韓說曰煦暖也疏傳離離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出謂  
 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雁親迎用昏○魯離離作唯唯  
 者釋詩唯唯音聲和也郭注鳥鳴相和形疏都風貌有苦葉云  
 唯唯鳴雁齊作雍雍唯唯音聲和也郭注鳥鳴相和形疏都風貌  
 也御覽三洪興祖楚詞補注八引唯唯鳴雁也禽經鳴雁以水言  
 並詩異文陳喬樞云軒同唯唯鳴雁也禽經鳴雁以水言自北而南  
 方集於江干故字從干唯唯鳴雁也禽經鳴雁以水言自北而南  
 山陸岸谷間故字從干唯唯鳴雁也禽經鳴雁以水言自北而南  
 疑矣愚案孔疏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又音岸則鳴雁無  
 死鄭注擊雁也鴻雁不可生雁蓋言雁聲又音岸則鳴雁無  
 采在前當無雁之時則雁為家畜之鵝王說是說文旭日出  
 兒一曰明也說文旦明也雁為家畜之鵝王說是說文旭日出  
 暖也者文選陸機演連珠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毛傳旭日出  
 始出謂日出也時箋云自納采至請期用雁親迎用昏○魯離離  
 說文煦日出也時箋云自納采至請期用雁親迎用昏○魯離離  
 明鼓五通為發响也且暖義同陳喬樞云周禮注引司馬法日出  
 字蓋亦响之通借胡承珙云易曰始出旭响一聲之轉韓詩日出  
 出引詩曰始旦今案軒當為軒從干不于說文王篇皆無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都郵衛 无

軒字說文軒雖訓曉然日部又云暉軒也玉篇暉明也軒也是  
 軒有明義故注天注言氣結軒釋文云軒日光出也文選上林  
 賦采色皓軒景福殿賦時軒軒皆取光明之義詩釋文旭許  
 玉反徐又許袁反案軒從干讀與軒同許袁反正其音是徐所  
 見本亦必作軒同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注魯說曰嫁娶必以春何  
 日始旦與姚同

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際之時也齊說曰冰泮將散  
 鳴雁雍雍丁男長女可以會同生育賢人韓說曰迨願也古者  
 霜降迎女冰泮殺止疏傳迨及泮散也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已  
 可以昏矣○士如歸妻謂親迎也嫁娶至時也白虎通嫁娶篇文  
 來歸其妻故曰歸妻謂親迎也嫁娶至時也白虎通嫁娶篇文  
 引本詩為證故曰歸妻謂親迎也嫁娶至時也白虎通嫁娶篇文  
 文泮下云諸侯射之宮判下云分也詩借泮為判謂冰乘春  
 而分泮冰泮將散猶射之宮判下云分也詩借泮為判謂冰乘春  
 迨字之義時至初春冰未泮而有將泮之勢唯恐中春冰泮過  
 正昏之月也迨願也者標有梅引韓說此詩願及時意亦同也  
 古者至殺止周禮媒氏疏載王肅聖證論引韓詩傳云男女失時  
 不速秋冬鄭據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以仲春為婚月案管

子幼官篇春三亞十二始亞合男女秋三亞十二始亞合男女  
 管子所謂秋始亞在白露後即霜降迎女春始亞在清明後即  
 冰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  
 而迎女之道向秋而陰氣來向春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始  
 秋分管荀皆周而古書董楊又漢代大儒其義不可易矣王肅  
 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鄭說蓋本馬融至馬昭申  
 鄭援證諸詩則孔晁云有女懷春謂女惡無禮過時故思春  
 日遲遲難桑始起女心悲矣嗚呼彼小星喻妾侍夫人蔽其樽  
 喻行遲遲難桑始起女心悲矣嗚呼彼小星喻妾侍夫人蔽其樽  
 皆孔優於馬若張融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其樽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官名今周官媒氏云掌萬民之判  
 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  
 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謂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  
 皆自中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嫁之時故於云乃期盡蕃育之法  
 先因札喪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祭於月何謂不待禮聘因媒請  
 禁奔之令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襄二十二年  
 傳十一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時民  
 間嫁娶亦在秋冬尤堪證矣愚案胡氏此條足解自來經生聚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都郵衛 手

訟之紛當為定論惟與白虎通義不合蓋東漢昏期不遵古制  
 漸變西京舊說遂不免遷就今禮以解古詩此魯恭魏應等推  
 與孟子男女室家之譬同意明己未嘗不欲仕也

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人涉叩否須我友注魯說曰以手曰招  
 以言曰召韓說曰招招聲也魯須作頹疏傳招招號召之貌舟  
 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  
 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得禮義昏姻不成箋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  
 否○說文招手呼也無夫家者使之為如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  
 見楚詞招魂章句敘蓋本魯故招招聲也者釋文引韓詩陳  
 喬樞云說文招手呼也無夫家者使之為如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  
 疏言也釋詁叩我招之故毛以貌言手招亦必口呼之故韓以  
 須面毛也從頁从頁云叩頭也須也須也須也須也須也須也須也  
 我獨不然而所以如此者我待我友而後涉耳詩人明己目前不  
 其抱道自重不輕一試可謂賢矣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今所寓在衛東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  
 特甚○釋文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而容反蒙戎亂貌案  
 徐此音依左傳讀作危其字愚案牧人杜注危謂難色不純難  
 亦亂也杜又云危當為危危古通小戎傳蒙危也荀子榮辱  
 篇楊注蒙讀為危危聲義並從危蒙危互通故蒙危亦相假義  
 並訓亂何彼穠矣傳穠猶戎戎戎戎即其借字小戎疏引  
 此詩亦作蒙其左傳五年晉士雋賦詩云狐裘蒙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以衣之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彼申毛義故云斥衛  
 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彼申毛義故云斥衛  
 諸臣如三家說乃刺衛兄弟也蘇輿云此以形貌寓言儀表可  
 觀中實糝亂與柏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意同風詩美刺多寄  
 潞安府長治縣東南潞縣在今潞城縣東北是後二黎皆在  
 衛西而衛出其東車謂使衛者所乘之車釋言靡無也言我  
 衛兄弟非不使人東往衛國其如兄弟之無可與同論語衛  
 靈公篇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傳母以為於義可歸夫人終  
 執貞壹同之難也傳  
 母且然況兄弟乎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注魯流作留疏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  
 以微弱箋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釋訓瑣  
 瑣小也韓詩防有鶴巢傳媿美也尾是媿消借字故傳云瑣尾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邶鄘衛

少好之貌而孔疏云尾者好貌也尾又作微書堯典鳥獸享尾  
 史記五帝紀作鳥獸字微漢書人表尾生晦即微生畝說文尾  
 微也是尾微字訓互通瑣尾即微瑣若今言微瑣矣流離之子  
 者釋文流本又作鶴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  
 母魯流作留者釋文鳥鳥少美長醜為鶴郭注鶴鶉猶留離詩  
 所謂留離之子釋文留離詩字如此或作鶴離後人改耳是陸  
 不以詩意喻叔伯年少無所聞知故以鳥子言叔兮伯兮衰如  
 文也詩意喻叔伯年少無所聞知故以鳥子言叔兮伯兮衰如  
**充耳**疏傳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不能  
 無聞知也人之充耳極多笑而已○釋文衰亦作衰由救反阮  
 引釋文校勘衰當音辨云衰盛服也集韻四十九有載衰衰二形  
 曰從日誤羣經音辨云衰盛服也消衰者衰之誤說文衰下云  
 云或從衣采聲袖下云俗衰從由或謂當作衣采聲從衣采聲  
 袂也從衣采聲袖下云俗衰從由或謂當作衣采聲從衣采聲  
 聲為馮案說文采下云古文采從采下云古文采係下云采係  
 從采省采古文采係下云古文采係下云古文采係下云采係  
 下云采係下云古文采係下云古文采係下云古文采係下云采係  
 省而采係下云古文采係下云古文采係下云古文采係下云采係  
 說者多故詳辨之衰是衣袂得引申為盛服義者蓋古人尊盛  
 之服其袖必大故傳云然漢書董仲舒傳制云今子大夫衰然  
 為厚首顏注衰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王之篇曰衰如充耳衰

音弋授反案然如同訓衰如猶衰然也衰為盛服貌引申之亦  
 為盛服自尊大之貌終言衛兄弟之塞耳無聞益多日之望已  
 矣絕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疏**毛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  
 號樂官為伶官  
 ○三家無異義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注魯說曰簡擇也韓說曰萬大舞也疏傳  
 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其千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  
 四方箋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千  
 羽也○簡擇也者釋詁東擇也郭注見詩邢疏引此詩云簡東  
 同據此知鄭用魯說也毛禮王制注簡差擇也賈疏釋言簡閱  
 也簡亦擇也因萬舞之期先閱擇舞徒較傳言大義雅釋言簡閱  
 詰方始也釋詁將大也方將萬舞猶云始大萬舞矣萬大舞也  
 者初學記十五引韓詩文陳喬樞云廣雅釋樂萬大也正用韓  
 武二舞故傳亦云以千羽為萬舞箋釋萬舞為千舞簡舞為羽  
 舞說者以箋為易傳今案春秋宣八年經萬入去簡公羊傳萬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邶鄘衛

者何千舞也簡者何簡舞也鄭蓋據以為說然公羊此傳於萬  
 中別簡舞耳非專以萬之名屬千舞也五經異義引公羊說樂  
 萬舞以鴻羽此可為萬兼羽簡之據據推鄭意蓋以萬舞先千  
 戚而後羽簡此詩第二章方言簡程故於首章但言千舞非以萬  
 舞為獨有千戚而無羽簡也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公問羽數於眾仲亦萬兼羽簡之明證孔疏謂羽為簡不得為  
 萬引孫毓評以毛為失過矣韓詩  
 說云萬以夷狄大鳥羽義與毛同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疏傳教  
 弟以日中為期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  
 士之版以待諸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日之方中謂祭畢時  
 文選東京賦薛注方將也禮禮器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  
 以燭他日祭于路與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疏晏晚也朝正  
 簡晚禮畢而退案朝已簡明而始行事日將中也大夫祭且然諸侯可  
 知聘義云聘射之禮質明而始行事日將中也大夫祭且然諸侯可  
 猶日幾中也古人儀節煩重事畢需時不獨祭禮然矣詩舉日  
 中事畢言者樂舞人眾至祭畢乃見此候候之碩人亦在公庭  
 萬舞也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侯侯公庭萬舞注韓侯  
 頭也蓋祭時樂舞在前故云然 **碩人侯侯公庭萬舞**注韓侯  
 侯作扈扈云美貌疏傳碩人大德也侯侯公庭萬舞注韓侯  
 引申為大義釋詁碩大也碩人猶言大賢後漢周黃徐姜申屠  
 傳注碩人謂賢者是其義也說文侯大也从人吳詩曰碩人



僕僕韓作履履云美貌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禮檀弓爾母履履鄭注履履謂大也是履履本訓為大釋文僕僕容貌大也容貌大即美義也愚案後漢馮衍傳注履履光彩盛也美盛同義公庭萬舞者傳云親在宗廟公庭是公庭即宗廟而碩人親舞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疏傳組織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

箋頌人有御亂御眾之德可任為王臣○左襄十年傳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嘉狄虎彌之勇引與詩意合說文轡馬轡也从糸从車與聯同意釋名轡拂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說文組紉屬其小者以爲冕纓禮內則疏云條也呂覽先已篇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此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驟也孔子曰非謂其驟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後成文于天下矣高注組讀組織之組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猶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足以致萬里也楚詞九歎靈懷篇王注執御猶執轡也織組者動之於此而於彼善御者亦動之於手而盡馬力也詩云執轡如組高王蓋用魯說淮南穆稱訓詩曰執轡如組動於近成文於遠毛傳動於近成於遠皆本呂覽爲說韓詩外傳二御馬有法御民有道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此之謂也毛傳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說亦與韓傳合此言頌人文武道備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郝鄭衛

**手執籥右手秉翟**注魯說曰左手執籥以節眾也韓籥作俞云

而舞齊說曰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韓說曰以夷

狄大鳥羽疏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箋頌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

也引詩爲證左手至眾也者趙岐孟子章句二云籥若笛短而有三孔下引詩云趙用魯詩此魯說公羊宣八年傳注籥所吹以節舞也與節義合韓籥作俞者俞正字籥借字說文籥書籥竹也籥樂之所管三孔以和眾聲也此品籥論理也籥樂至聲也玉籥部文下引詩作俞願用韓詩此韓異文釋文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禮云三孔郭璞同廣雅云七孔思案張用魯韓當同三孔之說疑傳寫譌三爲七陸所見廣雅本已然箋頌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禮文王世子鄭注羽籥籥舞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樂記注引同與箋詩合溱洧韓詩云秉執也此亦當同上言執此言秉文變義通翟羽可持而舞者釋鳥翟山雉春秋疏引樊光曰其羽可持而舞詩曰右手秉翟此魯義與毛合樂萬至千里孔疏引異義公羊說萬以鴻羽羊齊學鞞固詩亦齊學治公羊者必稱齊詩公羊說萬以鴻羽知齊詩義同皮錫瑞云孔廣森公羊通義云翟羽文鴻羽質蓋

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漢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賦也錫瑞案儀居殷墟可用殷禮如孔說正可爲此詩之證公羊說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則鴻當爲鴻鶴之鴻鴻鶴即黃鶴黃鶴即黃鶴故有一舉千里之象若鴻雁之鴻不得一舉千里也以夷狄大鳥羽者亦孔疏引韓詩說段玉裁云韓詩蓋作秉狄廣雅釋器狄羽也正釋韓秉狄之訓愚案段說是也禮祭統疏引此詩云翟即狄也古字通用喪大記注狄人樂史赫如渥赭公言錫

**節注**三家渥亦作屋疏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昇燁胞翟闔

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說文赫火赤兒渥霑也緒赤土也赫如渥赭謂其顏色赫然明盛如霑赤土然也與終南顏如渥丹義同三家渥亦作屋者隸釋修堯廟碑赫如屋初六一握爲笑釋文握傳氏作渥鄭云當讀如夫三爲屋之屋鼎六四其形渥釋文引鄭作刑劇音屋詩韓奕正義醢人司恒氏疏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鄭注司恒氏邦若屋誅云屋讀其刑劇之劇據此則渥可通劇劇狀偉然不見識察待之如眾人言賜爵而已詩言碩人僕僕又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郝鄭衛

言赫如渥赫者意謂文武道備若雖未悉然其容貌異常可望

而知乃略無省錄是不以求賢爲務此刺意也禮祭統夫祭有

昇燁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昇之爲言與也禮祭統夫祭有

者也闔者守門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也禮祭統夫祭有

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注翟謂教升舞者也此樂吏得與惠賜之

證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

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祭禮錫爵得逮及羣下之證樂吏賤

當受散爵也箋散受五升卷耳疏引異義云韓

詩說五升曰散周禮梓人疏引同知箋用韓義

**山有榛隔有苓**疏傳榛木名下濕曰隔苓大苦箋榛也苓也生

亦作藜同子可食孔疏引陸璣云榛栗屬其子似栗子表皮

黑味如栗釋文蓋本陸爲說說文榛栗屬其子似栗子表皮

物馬瑞辰云榛藜皆業之借字廣雅業也業果實如小栗本二

之稱也云子可食後人謂榛爲業耳說文隰版下濕也孔疏釋

草藜大苦節炎曰本草云藜似甘草是也藜延生葉似荷青黃

傳云大苦字異訓同蓋毛魯文異思案說文苓卷耳也藜大苦

也是魯用正字毛借字桂藜云夢溪筆談云本草注引爾雅藜

大苦注藜生葉似荷藜青赤此黃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

非甘草也案嘉祐圖經說甘草形狀與爾雅注大異爾雅注與



黃藥合然則以蕭為甘草始於孫而郭沿其誤也說文甘草自  
作甘字沈存中之說可定羣疑愚案詩言榛有於山誌有於陽  
土地所宜喻碩人之賢宜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  
有於王朝故未句云然  
之人兮疏傳乃宜在王室箋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  
周室賢者也晉語韋昭注引詩曰西方美人兮西方美人謂  
美人承上言之箋上下美人兩解蘇與云同一美人似非兩指  
二句或是歎慕之詞言思周家盛時之賢者皆見用於王霸然  
彼賢人者亦幸而為西周之人耳不若碩人否塞於衛也言外  
見意以美人喻賢者遂為屈  
平離騷所祖矣較鄭意深曲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疏毛序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故  
母在則歸無則則使大夫歸之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  
至也○三家無異義皮錫瑞云夫人歸寧今古文說不同左莊  
二十七年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襄十二年傳楚司馬子庚  
聘於秦為夫人歸寧也毛詩葛覃傳父在則有時歸寧耳此  
詩序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歸寧於歸寧父母無明  
說而葛覃序箋云可以歸寧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此詩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邶 鄭 衛

聖

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又伏后讓若后適離宮及歸寧  
父母從子禮據此則毛鄭皆同左傳以為夫人父母在得歸寧  
父母沒不得歸寧當使大夫歸之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  
說則與古文異公羊莊二十七年傳直來曰來何氏解詁曰直  
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  
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云其大故者奔喪之謂文九年夫  
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言從大夫妻者何氏不信  
歸寧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  
敘故也穀梁莊二年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據此則  
今文說以為國君夫人無論父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據此則  
故得奔喪耳案泉水蠅蝻竹竿三詩皆云女子有行遠父母  
弟似當從今文說不得歸寧為是戰國策趙太后於其女燕后  
飲食祝曰必勿使反蓋戰國時猶守母在則歸寧之禮三家詩  
雖無明說而說文引詩以晏父母段玉裁謂即歸寧父母之異  
文其文與毛詩不同必出於三家詩三家作以晏不作歸寧此  
即三家詩謂夫人不得歸寧之證三家今文說當同公穀二傳  
不當同左氏此漢人家法之可據者愚案遠父母兄弟風詩屢  
有明文合之公穀國策足為國君夫人不得歸寧之確證若葛  
覃本非后妃之詩即依文作歸寧父母亦自如禮不悖三家  
容有異文作以晏者然不必執此為后妃既嫁不歸之據也  
慈彼泉水亦流于淇注韓慈作祕疏傳興也泉水始出慈然流

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韓慈作祕者釋文慈流貌韓詩作  
祕說文作祕云直視也陳喬樞云篇海祕壁吉反韓詩云祕刺  
也案方音祕刺也祕音同義通韓訓祕為刺蓋以祕為祕之  
借字必與澤同字采菽齋音義通韓訓祕為刺蓋以祕為祕之  
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公羊昭五年傳濟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  
何涌泉也是正出即直出之義說文刺直傷也是刺有直義廣  
雅釋云云上上有水曰泌水出上即正出之直泉故稱泌  
也詩曰泌水洋洋下引說文泌水出上即正出之直泉故稱泌  
而釋文詩必讀彼泉水下引說文泌水出上即正出之直泉故稱泌  
若二字耶思案韓作祕說文泌水出上即正出之直泉故稱泌  
淇水又東右合泉源水有二源一出朝歌城西北東南流又  
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也故衛詩曰  
我思肥泉在左淇水在右此詩泉水當即肥泉源之水也故衛  
詩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此詩泉水當即肥泉源之水也故衛  
亦女適異國之詞而稱淇水泉源無由得見追憶之以起興竹竿  
郡共下云北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說文或云出隆慮西  
山案共今衛輝府輝縣隆慮今彰德府林縣輝縣西北接林縣  
西界山水合流為淇水也黎陽屬魏郡在今滑縣東北泉亦流  
淇與己不得歸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疏傳  
衛不如如此水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邶 鄭 衛

吳

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聯屬也箋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  
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姑伯姊聊且略之辭  
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  
之意也○靡日不思者思之長也箋與傳異蓋用三家義如鄭  
意變當訓思慕說文變慕也楚詞懷沙注慕思也是變與戀同  
義諸姬未嫁之女故思慕而欲與之見箋訓聊為且略者以諸  
姬或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降於姑姊故於姑姊則言問尊之  
也於諸姬但言聊卑之也釋言謀心也論衡超奇篇心思為謀  
宣於口亦為謀故謀從言聊與之謀猶云相見略道思念而已  
蘇與云與諸姬相見即與之謀若今言謀云相見略道思念而已  
不謂德傳云謀所見即與之謀若今言謀云相見略道思念而已  
謀於然亦通此豫言歸後見親屬之事故箋又申之曰此婦人之  
於義亦通此豫言歸後見親屬之事故箋又申之曰此婦人之  
禮觀其志意親屬之思也孔疏以婦人之禮連上為句謂衛女  
思見諸姬與謀親屬之思也孔疏以婦人之禮連上為句謂衛女  
得謂諸姬與謀親屬之思也孔疏以婦人之禮連上為句謂衛女  
不如未嫁之女而欲向彼否國君夫人歸寧禮則是鄭重否議不  
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混合為一非傳義陳奐云衛姬姓  
衛女嫁諸侯有姪從故以諸姬為同姓之女申毛是也特以  
己之不知禮或詩人不出此耳



出宿于沛飲餞于漚注魯韓說曰宿舍也魯沛作濟韓說曰送

行飲酒曰餞韓作泥疏傳沛地名祖而舍飲酒於其側曰

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宿舍也○兩地名其側曰

說文宿止也止亦舍也魯沛作濟者列女傳一引詩出宿于濟

四句沛作濟沛字同禹貢濟水出陶丘北陶丘在陶丘之南

詔譙曲水作詩注陸機挽歌注初學記十八白帖三十四御覽

四百八十九引詩注陸機挽歌注初學記十八白帖三十四御覽

部引韓詩章句文選謝靈運送孔令詩顏延之曲水詩序注並引薛

君韓詩章句文選謝靈運送孔令詩顏延之曲水詩序注並引薛

引韓詩章句文選謝靈運送孔令詩顏延之曲水詩序注並引薛

水出宿于沛飲餞于漚注魯韓說曰宿舍也魯沛作濟韓說曰送

地名與毛傳異爾雅釋泥丘當指此詩飲餞之地土虞禮注

作泥可證也釋文云韓所釋泥丘當指此詩飲餞之地土虞禮注

家皆今文與毛異列女傳用魯詩所引當作飲餞于泥今本作

又載劉昌宗本作泥音同今注疏本亦作泥音同今注疏本亦作

嘉祐云書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呢馬注呢考也謂廟也

坭音皆同漚呢之通漚猶坭之通漚矣愚案孔疏衛女思歸言

我思欲出宿于沛先飲餞于漚而出宿以嚮衛國先言出宿者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邾邾衛

見飲餞為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疏說是也知不為來嫁

時事者以下章亦言出宿飲餞嫁時道遠出宿容有二地飲餞

必無繁文也沛漚二地今未詳所在或衛女所適國在沛水旁

沛漚為舟行適衛之道干言為陸行適衛之道故設想歸程兩

言宿餞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疏於親親故禮緣人有出嫁之道遠

○左桓九年傳凡諸侯之女行杜注行嫁也遠父母兄弟統今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姊妹何姊者咨也妹者末也疏傳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妹也○左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其便與昔異矣** 牽者說文車軸端也兩穿相背從舛省聲  
 故牽通作轄字轄下云車聲也從車害聲一曰轄鍵也轄一訓  
 轄是車輪小穿也所謂兩穿相背者以木裏鐵為之兩穿夾輪  
 之使不移動也今俗謂之轄說文鍵下云一曰車轄急就篇注  
 有也今俗謂之轄說文鍵下云一曰車轄急就篇注轄之所謂  
 木鍵之誤也淮南子車軸頭鐵也金鐵無異義牽無用木者或  
 三寸之轄尸子文軒六駟無四寸之牽則車不行傳乘三寸  
 四寸之轄大小為之無定制也還車言邁者箋云嫁時乘疾  
 也乘至以歸案乘疾至於衛則已歸矣不取有者馬瑞辰云瑕  
 古通用也言疾至於衛則已歸矣不取有者馬瑞辰云瑕  
 不猶云胡不謂之信之詞也易其詞則曰不遐不謂矣不謂  
 不遐有胡不謂之信之詞也易其詞則曰不遐不謂矣不謂  
 止而不敢下章但言思衛是以能義制情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疏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箋茲此也自  
 歸異出同流肥水經注淇水篇引詩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又云  
 毛注同出異歸為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泉名曰日本同出  
 時所浸潤水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健為舍人曰水異  
 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馬瑞辰云爾雅古有二  
 讀一作歸異出同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馬瑞辰云爾雅古有二  
 流字之義是毛郭劉所見爾雅本傳郭注釋名皆不釋  
 順釋文云水引爾雅歸異出同肥是此證也其同下並無  
 當作異出同流肥以歸字屬上句作汧出流歸與異出同流  
 肥相對成文又一讀也今本爾雅兩從致有誤又爾雅漢水  
 是呂所見爾雅注水引爾雅兩從致有誤又爾雅漢水  
 呂合則知肥當從一字脫去不可考矣詩義蓋以肥泉之漢其大  
 興女之各嫁一方然泉雖異歸終入于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  
 又泉水之不若故思之滋歎耳思案馬說甚辨而依傳釋詩非  
 也肥有二水一異出同流一歸異出同此肥泉是異出同流之  
 北也鄭注言淇水合馬溝水合美溝水合美溝水合美溝水合  
 泉響不斷防閒積石于通水穴萬變案此肥泉上源今輝縣蘇  
 門山百泉是也泉源異出故歸以舍人讀為然又案呂忱字林  
 肥水出良餘山此入淮之肥水經注肥水篇言肥水出九江成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抑鄭衛

**德施廣陽鄉西北** 流分爲二水施水出焉又北入于淮施水篇  
 云施水亦從廣陽鄉肥水別東南入于湖此歸異出同之肥也  
 雅訓與經相表裏所稱肥水當指詩之肥泉非入淮之肥水也  
 泉入淇歸並不一異如依毛傳義不可通斯李鄭之說不容易也  
 至爾雅古本互異或後人因入淮之肥泉有窟改耳首章泉水  
 與此當是賦馬以爲與亦非說文茲草木多益從艸省聲引  
 申爲增益義故漢書五行志楊雄匈奴傳注並云茲益也永長  
 也說文歎吟也禮坊記注歎謂有憂戚之聲也茲之永歎者蓋  
 女之父母歎吟也禮坊記注歎謂有憂戚之聲也茲之永歎者蓋  
 類取引晉劉惔母孫氏悼艸賦云覽夢莪之遺詠諷肥泉之餘  
 音以肥泉與夢莪並稱則二語  
**以寫我憂** 疏傳須臾也寫除也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  
 注沛水篇漢渠又東逕須臾城北衛詩云思須臾與曹也毛云須  
 邑矣鄭云自衛而東逕須臾城北衛詩云思須臾與曹也毛云須  
 爲邑其名不顯鹽城陳蔚林詩說云思須臾與曹也毛云須  
 是須臾也桑中沫之鄉矣是也此詩思須臾之須臾當爲須臾  
 人不知須臾是古文沫字傳寫誤改爲須臾云衛邑無能名其所  
 在者道元遂以後起之須臾城當之未爲塙證愚案陳說極精漕  
 義具擊鼓思須臾與者漕者新從故國之變聞而心傷思之悠悠  
 後是也蓋須臾是舊都漕者新從故國之變聞而心傷思之悠悠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抑鄭衛**

**然長欲歸不得** 故結之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問極之哀多難  
 之急皆在其內竹竿適異國不見答末章語同憂在己身此詩  
 憂在國家皆有所不得已也否則思歸耳何爲憂乎說文駕  
 馬在輓中寫置物也言惟駕言出遊置我之憂於度外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疏** 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三家無異義潛夫論  
 謂學篇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  
 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乃將以底  
 其道而適其德者委於天命也終棄且貧者祿不足以代耕而  
 憂也底道適德者委於天命也終棄且貧者祿不足以代耕而  
 非以貧爲病也王事敦迫國事加遺任勞而不辭既窮而不怨  
 可謂君子矣讀者因終棄之詞以爲憂貧而作不亦昧於詩義  
 乎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疏傳與也北門背明鄉陰箋自從也與者  
 憂殷殷然○出自北門者適然之詞或所居近之與出北門心爲  
 賦也箋自從也憂心殷殷者以國亂君居近之與出北門心爲  
 賦本又作慙同於巾反說文繫傳慙下云詩憂心殷殷本此  
 慙字是徐鉉所見與又作本合毛異文也釋訓慙慙也本又



作殷殷詩釋文云又音隱爾雅云憂也是陸以爾雅殷殷下當音隱隱柏舟如有隱憂韓詩作殷重言之則為殷殷隱字同故殷殷又為隱隱楚詞九歎怨思篇王注隱隱憂也詩云憂心殷殷亦作隱隱是也蔡邕述行賦感憂心之殷殷九惟文憂心殷殷潛夫論交際篇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殷內見譚於妻于外蒙議於士夫蔡與二王並用魯詩據此魯正文為殷殷亦作隱隱三家義終寔且貧莫知我艱疏傳寔者無禮也貧者困訓並具柏舟終寔且貧莫知我艱疏於財寔者無禮也君於已疎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釋文寔謂貧無可為禮案此言既寔不能為禮且至貧無以自給也說文寔無禮居也馬瑞辰云寔空也寔從妻聲故為無禮居思案所居寔無禮也為禮也倉頡篇云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寔釋詁艱難也國勢清弱寔不足已贍臣僚君子潔清自守為貧所困雖有艱難無可告語也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注**韓已上多亦字疏傳謂勤也詩人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韓已上多亦字者外傳一兩引已焉哉並同是韓異文下二章當同新序節士篇引無亦字明魯與毛同陳煥云已哉猶言既然古訓既已通用然焉通用亦已焉哉猶言亦既然矣天實為之惟聽命於天安貧之志也齊策高注謂猶奈也謂之何哉猶言奈之何哉潛夫論論榮篇夫令譽我與而大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為之謂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邴邴衛**

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引詩以明修身俟命之義蓋魯說如此韓詩外傳一引天實為之二句三見新序節士篇

兩見並推演之詞曹植求通親親表引同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疏**傳適之埤厚也箋國有王命役使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已兼其苦○孔疏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案衛侯侯國而云王事知是王命役使之事疏以為非天子事失箋指矣適我者謂有王事則必之我政事對王事言知是國之政事荀子勸學篇注一皆也後漢馮緄傳注一猶專也說文埤增也釋詁厚也厚增義同一埤益我皆以增益於我也此與我獨賢勞意同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注**魯謫作適韓作謫云謫數也疏傳謫責也箋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不知己志○孔疏此士雖困志不去君而家人使之去是不知己志書立政疏室猶家也呂覽慎勢篇注家室也室人猶家人傳謫責也魯謫作適者趙岐孟子章句七云適過也下引詩語明魯作適謫數也者王篇言部引韓詩文說文謫罰也从言音聲漢書食貨志注適責罰也是責亦為罰適借字謫俗字願震通云玉篇引毛詩作謫我毛亦作謫集韻引詩作適我云適

與謫同商頌勿子禱適毛傳云適過也玉篇亦引作謫方言謫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謫謂之謫齊語章注謫謫責也韓云謫數也者廣雅釋詁數責也左昭二年傳使吏數之杜注數責其罪皮嘉祐云數猶責讓之謂商頌勿子禱適韓詩亦云適數也愚案過亦責也眾經音義十四引字林謫過責也淮南覽冥訓注過讀責過之過皆即以過為責陸氏列子釋文云謫謂責其過也此見古人過責之文而昧其訓故於文中加一其字而不知其非是也顏注漢書過責之過尤多誤釋古義之不明蓋自唐初已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注**韓說曰敦迫疏傳敦厚遺加也箋迫者釋文引韓詩文與毛訓厚異陳喬樞云後漢韋彪傳以禮敦勸注敦猶逼也班固傳靡號師矢敦奮擄之容注敦猶迫逼也義皆同韓詩胡承珙云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愚案釋詁敦勉也勉亦與迫義近唐杜甫八哀贈司空王思禮詩塞望勢敦迫正用韓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推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注**韓推作謹疏傳推沮也箋推者刺譏之言○韓推謹音于佳子佳二反就也案說文推相推也詩曰室人交徧推我此用或作本相推者謂相慰怨若擣擊然說文無推字廣雅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邴邴衛**

釋詁謹就也正用韓義馬瑞辰云玉篇謹請也謹就以雙聲為義就當為楚楚同聲廣雅楚楚罪也廣韻楚迫也與謹請也義正合桂馥疑就為就字之誤又疑為就字形近之誤皆未

塙陳喬樞云箋推者刺譏之言是鄭用韓推字為義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注**齊說曰北風寒涼雨雪益冰憂思不樂哀悲傷心又曰北風牽手相從笑語伯歌季舞燕樂以喜疏毛序刺虐也衛國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北風至傷心易林晉之否文北風至以喜否之損文噬嗑之乾同此齊說雨雪益冰者與易履霜堅冰至同意懼威虐之日甚故憂思而傷心相從笑語燕樂以喜與碩風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欲同意詩主刺虐以北風喻時政也此衛之賢者相約避地之詞以為百姓莫不然而非也張衡西京賦樂北風之同車與易林燕樂意合張用魯詩是魯與齊同

**北風其涼注**魯說曰北風謂之涼風韓說曰涼寒貌也雨雪其

**雩疏**傳與也北風寒涼之風雩盛貌雩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與魯說也郭注詩曰北風其涼釋文涼本或作古雩字同說文北風謂之颯从風涼省聲與又作本合北風又曰廣莫風見易通



卦驗乾元序制記淮南天文訓史記律書白虎通八風說文廣雅亦作廣漢見易稽覽圖又曰寒風見呂覽有始篇淮南地形訓寒風在冬至後別有西南方涼風亦見諸書在立秋之後是北風非即涼風爾雅依詩立訓耳涼寒貌也者玉篇水部引詩則寒至矣皮嘉祐云列子湯問篇注引字林涼微寒釋名釋州國涼州西方所在寒州也是涼有寒義說文秀秀之籍文溥也溥者大也御覽三十四引詩作滂穆天子傳郭注廣韻十遇藝文類聚二韓鄂歲華紀麗四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並引作霧北風雨雪以喻威虐

**既亟只且**注魯齊邪作徐魯說曰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齊說曰虛徐狐疑也韓說曰亟猶急也疏傳惠愛行道也虛虛也亟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古然而同字惠而好我猶言惠然好我與終風惠然肯來句例同說文攜提也其虛至止也釋訓文郭注雍容都雅之貌孔疏引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郭孫注詞異意同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若盤桓而且侯曹大家注虛徐狐疑也詩曰其虛其徐曹用齊詩訓虛徐爲狐疑本齊說魯齊皆作徐韓說當同箋云邪讀如徐用三家改毛也馬瑞辰云虛者舒之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邶鄘衛**

同音假借野有死麕傳舒徐也虛徐二字疊韻淮南原道訓注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正以虛徐爲徐徐舒徐也徐義釋虛徐爲謙退徐徐之義失之愚案詩借虛爲舒舒徐徐徐釋天李注徐舒也齊策徐州注徐州或作舒州是舒之與徐字訓並通其虛其徐即其徐徐也易困卦釋文引馬注徐徐安行貌詳釋雅訓曹注四字只是委蛇退讓義同不前之狀孔疏析義未爲全失但宜連讀不宜分疏以各家注義證之可見詩人見其同行者從容安雅之狀如此又速之曰亟亟只且猶言事已急矣尚不速行而爲此徐徐之態乎亟猶急也者慧琳音義八十引韓詩文說文急作亟云福也从心及聲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從二二天地也蓋象人蹠天踏地口手並用之狀亟以事言急以心言故云亟猶急也顧震福云釋詁亟疾也釋文亟字又作苟說文苟自急救也通作亟極說文釋詁亟疾也極性也釋言恆急也釋文恆本或作恆又作亟毛傳亟急也與韓訓同只且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注魯其霏作霏霏陳奐云玉篇霏疾風也或本三家詩愚案皆即借之假借說文借下云一日寒也飄乃借之後起字猶氣爲涼之後起字也魯其霏作霏者列女傳楚處莊姬篇引詩

北風四句其霏作霏霏此魯詩文陳喬樞云廣雅釋訓霏霏雪也正釋魯詩雨雪霏霏之訓霏又與霏通漢書楊雄傳霏霏雪而來迎顏注霏古霏字是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爲非命也詩意猶言莫非赤狐黑烏耳說文狐妖獸也烏鴉鳴聲人多惡之唐韓愈詩鶻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因是烏鴉不祥古有此語目見耳聞皆妖異不祥之物亟思避之詞危而情迫矣在風人取喻或指奸猾亂民若云斥言其君殆非詩信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注齊說曰季姬踟躕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雨不來又曰季姬踟躕望我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居室無憂又曰踟躕脚踟撫心搔首五晝四夜睹我齊侯疏毛序刺時也衛君無道人之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易之爲人君之配○此賤侯迎而婿作詩也季姬至不來易林師之同人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上 邶鄘衛**

文結衿者結衿於衿儀禮母施衿結衿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是其義也待時謂俟迎季姬至無憂同人之隨文漢之選同無末一句謙之翼作季姜聘歸待孟城隅姜是姬之謁孟即孟姬也五晝四夜齊侯大有之隨文百雨不來始望之居室無憂有事實足徵而今無可致此詩爲望之蓋焦氏多見古書當日皆賤侯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賤之未至時作也戴震云此至也徐璠云戴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所履之同姓故曰季姬少也我夫人自稱女謂賤詩指思賢惠下情詞惟然有日季姬少也我夫人自稱女謂賤詩指思賢左傳言齊桓公有長衛姬少衛姬疑易林所云季姬即指少衛姬也案諸說皆爲孟姬自稱則賤是少衛姬而孟爲長衛姬矣同是一國之女又風相見故先有賤管歸美之事及孟已至國季在城隅孟思戀企望願其早見齊侯共承恩遇合詩與易林觀之情誼顯見列女傳賢明篇齊桓衛姬事稱其信而有行齊桓使之治內立爲夫人此詩其賢明之見焉矣

**靜女其姝**注韓說曰靜貞也姝姝然美也魯齊姝作奴亦作祿

**俟我於城隅**注魯於作乎疏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



以言高而不可踰... 服從待禮而動自防... 法解安也靜貞也... 賦者引詩文蓋女貞... 也者其琳音義三十一... 課詩作其美玉而韓... 人其願鄭箋玉篇並... 廣雅並云姝好也元... 也趙魏燕代之間曰... 美色韻會姝美色又... 廣韻美姝好色一作... 好也魯齊姝姝作姝... 靜女其姝其姝下云... 曰若靜女其姝其姝... 魯齊文矣廣雅釋詁... 謂衣服麗都文雅釋... 待也魯於作乎者說... 下將入門之所也戴... 義古周禮說文天子... 七雉侯伯之城高三... 高雉城隅與天子宮... 之城隅天子諸侯臺...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郝 鄒 衛

猶躑躅也亦作時躑... 躑躅也郭注見詩方... 不見合證二注明郭... 借字而如字古通愛... 云離騷眾愛然而蔽... 毛所改齊愛作優者... 禮祭義優然必有見... 今注疏本仍作愛段... 據齊詩以證祭義者... 字通韓而作如躑躅... 如不見躑躅首引韓... 韓同七十二引躑躅... 愛而不見躑躅首引... 奪而不見躑躅首引... 亦後人所改躑躅首... 劭贈張華詩注惟躑... 踴下云時躑躅不前... 詩小徐時惟韓詩存... 益亦韓異文願震福... 云易姤羸豕孚蹢躅

以言高而不可踰... 服從待禮而動自防... 法解安也靜貞也... 賦者引詩文蓋女貞... 也者其琳音義三十一... 課詩作其美玉而韓... 人其願鄭箋玉篇並... 廣雅並云姝好也元... 也趙魏燕代之間曰... 美色韻會姝美色又... 廣韻美姝好色一作... 好也魯齊姝姝作姝... 靜女其姝其姝下云... 曰若靜女其姝其姝... 魯齊文矣廣雅釋詁... 謂衣服麗都文雅釋... 待也魯於作乎者說... 下將入門之所也戴... 義古周禮說文天子... 七雉侯伯之城高三... 高雉城隅與天子宮... 之城隅天子諸侯臺...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郝 鄒 衛

躑躅文躑本亦作躑... 躑躅也郭注見詩方... 不見合證二注明郭... 借字而如字古通愛... 云離騷眾愛然而蔽... 毛所改齊愛作優者... 禮祭義優然必有見... 今注疏本仍作愛段... 據齊詩以證祭義者... 字通韓而作如躑躅... 如不見躑躅首引韓... 韓同七十二引躑躅... 愛而不見躑躅首引... 奪而不見躑躅首引... 亦後人所改躑躅首... 劭贈張華詩注惟躑... 踴下云時躑躅不前... 詩小徐時惟韓詩存... 益亦韓異文願震福... 云易姤羸豕孚蹢躅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 郝 鄒 衛

法生子月娘則以金環退之... 法生子月娘則以金環退之... 御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 復故又曰女史掌彤管之訓齊說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 以彤管赤心記事也... 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如羣妾以禮御於君... 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 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 甚與我相變慕乃賜我以彤管釋文彤管又作彤管赤心記事... 管後漢皇后紀注引詩彤管賦文彤管又作彤管赤心記事... 史掌彤管之訓劉向五經要義文彤管又作彤管赤心記事... 人注女史女史之訓劉向五經要義文彤管又作彤管赤心記事... 御覽百四十五引劉芳詩音義疏云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亦如之... 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內外各有官也後漢后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邶鄘衛柏舟第四

柏舟疏 毛序共美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世子○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和費  
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葬自殺釐侯葬於共伯和費  
諡曰共伯而和為伯侯是為武公司馬貞索隱據序早死之  
文疑史公別采雜說孔疏遷就其詞謂序言早死者謂早死  
得為君不必年幼曲為序解愚案共伯事當以史為正毛序不  
合無庸強為牽附三家詩義與史同列女傳漢孝平王后傳云  
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  
其以授漢事此魯說共伯被殺共伯不嫁平后被弑王后不嫁  
洋正同故取為喻漢書地理志庸曰在彼中河與鄰曰河水  
守之是女已嫁在衛班固用齊詩知齊說不以詩為共伯早死共  
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曰不蒙施曰慘毒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邶鄘衛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邶鄘衛

且以與谷風棄予並稱明詩為禍亂慘變中道分離之作植用  
韓詩者也魯齊韓詩義皆無異說文選潘岳寡婦賦云昭共美  
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以此詩為寡婦之詞亦用三家義之明  
證矣詩曰中河何側明見所嫁之地曰髮彼兩髦明見所嫁之  
人曰母曰天明婦見其家之父母而自誓蓋共伯死武公繼  
之婦往歸故國不料父母欲奪  
而嫁之故為此詩以自誓也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邶鄘衛在彼中河疏

傳興也中河中猶婦人  
在彼中河之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首句義具上柏  
舟白帖六引汎作泛中河河中言此汎然彼柏木所為之舟曾  
在彼衛國之河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案  
此是與意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注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  
亦兼賦也髮彼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僕匹也髮  
疏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  
亦櫛纒髮總拂髦冠綰纓○釋文髦本又作仇髦說文作舉案  
足利本作仇與又作本合齊韓髮作統髦作髮亦作舉說文  
與釋文合案列女傳作髮髦是魯與毛同作統髮舉者齊韓文  
也說文無髮字統下云冕冠塞耳者左桓二年傳衛統髮經杜  
注統髮之垂者正義統者懸瑱之繩垂於冠兩旁故云冠之垂

具日月篇此魯韓詩義與毛序異范家相云姜與朔謀殺伯兵  
事祕有傳母在內故知而閔之壽與及共舟所以阻其沈舟之  
謀其後竊旌乃代死情事宛然此新序之勝於毛傳者  
陳奐云此與列女傳不同劉子政習魯詩兼習韓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疏 美公奪之生壽也宣公為取於齊女而  
公令公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及朔與共舟所以阻其  
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  
薄汎汎然疾而不礙也○案三家義傳母聞而作詩二子亦  
當指公壽乘舟實事非喻言也沈舟亦非壽與傳母所敢知而壽有  
與同舟以阻其謀其果沈與否亦非壽與傳母所敢知而壽有  
救彼之心傳母必知之故問及非壽與傳母所敢知而壽有  
汎廣雅釋訓汎汎浮也王引之云景讀如漂汎水傳漂遠行貌  
與下章汎汎其逝同義士昏禮姆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注魯養  
加景今文景作懷是景古通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注魯養

養作洋洋疏 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美願念也念我思  
訓悠悠洋洋思也邢疏二子乘舟云中心養養此皆想念憂思  
也洋洋音義同邢據舊注魯詩文是養養當為洋洋魯正字  
毛借字悠悠訓長洋洋亦為思之長也馬瑞辰云首章中心養  
養二章不瑕有害皆二子未死以前恐其被害之詞非既死後

追悼之詞且二子如未乘舟  
不得直言乘舟也新序說是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疏 傳逝往也言二子  
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不瑕義具泉水不瑕有害言此行恐不無有害疑慮之詞水經  
注河水篇莘道城西北有莘亭衛宣公使伋於齊令盜待於莘  
伋壽縶限於此亭道既限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  
上也感二子於夙齡詩人乘舟誠可悲  
也以河上乘舟為實事亦用三家義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鄘衛國上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上終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中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中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中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中



者魯語王后親織玄紵... 許云冕冠塞耳者... 兩旁因謂兩髦垂... 如給者失之仇是... 義同傳髦者髮至... 前髮為髻男角女... 午達曰髦吳廷華... 則一角而已愚案... 嘉禮之皇子雙童... 中交午四達今俗... 夕禮鄭注長大猶... 世子味爽而朝亦... 伯又是世子故言... 此也喪大記孔疏... 日也喪大記孔疏... 二親並沒則去之... 共伯甫葬父而被... 說一後須復著故... 詰儀匹也案儀法... 刑亦法也夫修於...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注魯它作他疏傳矢誓靡無之至也

諒信也母也天也... 婦人從一而已無... 作他者列女傳作... 雅作棟之類也本... 此共姜既嫁以左... 父三年故從天以... 只語詞諒與亮同... 涼諒古通諒諒亦... 亮是此詩諒諒亦... 汎彼柏舟在彼河... 值也疏傳特匹也... 荀子勸學篇揚注... 直亦與值同禮郊... 為相當值也者漢... 孟康曰直值也又...

為值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疏傳也○列女傳... 美其貞壹貞正也壹然後貞有它... 則為邪矣之死靡它故靡慝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注齊說曰牆茨之言三世不安疏毛序衛人刺其上... 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 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桓公長許穆夫人○牆茨至不... 安易林小過之小畜云大推破較長舌亂國牆茨之言三世不... 後宣公為君八年復去二昭伯昭伯昭伯昭伯昭伯昭伯昭伯... 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二昭伯昭伯昭伯昭伯昭伯昭伯昭伯... 宜姜必不為公諸人並史記列女傳所不及通向魯詩知此詩... 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富宣露詩云牆... 有茨不可道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也唐惟... 詩者刺衛宣公之詩引之者證經所聽者是中菁之言也唐惟... 韓詩尚存買疏蓋引韓說是三家皆以為刺宣公毛思立異說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耶耶衛

牆有茨不可埽也注齊韓茨作菁疏傳與也牆所以防非常茨... 也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猶牆之生... 茨藜○說文茨以茅蓋屋也釋草茨藜藜也郭注布地蔓生細葉... 子有三角刺人見詩據此今所謂刺茨藜也郭注布地蔓生細葉... 魯詩文與毛同齊韓茨作菁者說文菁藜也郭注布地蔓生細葉... 牆有菁蓋齊韓本如此茨菁古通故禮玉藻鄭注引詩楚楚者... 茨作楚菁毛傳郭注不以此菁為蓋屋之茅而訓為茨藜與說文... 菁注合明菁正字茨借字不可埽謂不可埽去其菁則不能防禦非... 固其家猶人之有禮以固其國今若埽去其菁則不能防禦非... 常喻宣公淫亂要娶子妻也 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 禮制之大防將無以為國也 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 言之醜也注韓說曰中菁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魯說曰道說也... 疏傳中菁內菁也言之醜於君醜也箋內菁之言謂宮中所再... 文三王傳魯詩以爲夜也據此魯韓義同菁當為菁之借字廣... 言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據此魯韓義同菁當為菁之借字廣... 雅釋詁菁菁間菁夜也玉篇六部菁夜也詩曰中菁之言中菁... 之言也又云菁本亦作菁谷永學魯詩所引中菁當作中菁今



傳作葦蓋後人順毛改之廣雅訓釋為夜以葦與間同義是中  
之言也中葦二字相連為訓桑柔征以中葦傳中葦言間冥也  
與中葦義合蓋葦蓋古字通也傳中葦內葦也箋謂宮中所葦  
成淫昏之語疏云葦合淫昏之事皆讀葦為構析中葦為二義  
與釋文三王傳注應劭曰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師古曰葦謂  
舍之交積材木也望文為說失之愈遠矣道說也者廣雅釋詁  
文醜可惡也釋名醜臭也如物臭穢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疏傳束也○束是繩索之義繩索又進中葦  
而束之其淨盡也較掃蕩義又進中葦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鄭鄭衛 四

**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注魯韓說曰讀說也疏傳  
抽也辱辱君也箋抽猶出也○說文讀誦書也引申其義凡有  
事而誦言之亦曰讀讀說也者廣雅釋詁文不可讀正訓為不  
可說亦魯韓義也辱者為國辱也君則然矣當為國諱惡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疏毛序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  
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內司服賈疏云刺宣姜淫亂不稱其服之事三家無異義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疏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  
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君子謂宣姜詩言夫  
人者乃當與君偕至於老之人娶必以正今公娶宣姜氏以為  
夫人雖服此小君之盛服而德不足以稱之則如之何刺姜以  
為副笄次追衡笄鄭注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又  
云鄭司農云副者婦人之首服元講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  
飾其遺象若今步趨矣禮明堂位鄭注副首飾也今之步趨是

也詩云副笄六珈釋與此同釋名王后首飾曰副副也  
也鄭又云笄卷髮者公羊傳九年傳注笄者簪也所以繫髮也  
釋名笄係也所以係冠使不墜也又云冠貫也所以貫髮也  
經以箱髮者也所以箱髮之因以為名也總以束髮者也總而束  
之也笄也冠也於冠於髮也笄也冠也束髮也束髮者明髮  
以笄則卷而不墜也鄭又云笄也冠也束髮也束髮者明髮  
矣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也束髮者明髮也束髮者明髮  
而笄也笄居冠者蓋婦人首飾以髮為先得笄然後可從  
冠明言笄而追衡在內加服次以見君加服笄以告桑至副為  
極盛之服以從君祭視六珈又副上之飾耳箋云珈之言加也  
副既笄而加飾如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案副既笄而  
加飾者以珈為副飾也鄭謂副若步搖故云六珈如步搖上飾  
物加於副上未知何物故鄭云然釋名以兼用取物成飾  
為物其六珈之謂與續漢志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  
為柱枝相綴一爵九華熊虎赤黑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  
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陳喬樞云劉昭注補教言車服之本即立  
董蔡所立後漢蔡邕傳注言此當為魯說應案傳云副者后夫人  
所錄多本其文也魯詩此當為魯說應案傳云副者后夫人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鄭鄭衛 五  
**佻佻德之美兒魯作禕禕它它說曰美也**疏傳委委者行可委  
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尊者所以為飾箋象服者  
謂揄翟謂翟也人君之象服則翟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之屬○韓云德之美兒者釋文委委行可委曲蹤迹也佻  
佻德平易也韓詩云德之美兒案陸引毛訓故分析注之而綴  
韓總義於末韓為委委佻佻四字作訓非僅以佻佻為德美眾  
經音義三十九引韓詩曰透佻德之美兒也是其證矣委委佻  
佻猶羔羊委委蛇蛇也御覽六百九十九事類賦十三引詩佻佻  
即作蛇蛇益詩字本作佻佻加虫旁則為蛇佻佻人旁則為佻佻  
文又為他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作委委佻佻人旁則為佻佻委委  
與眾經音義引此詩韓詩作透佻佻有別蓋或作異文彼云  
公正兒與此德美義合詩殊委委為行可委曲蹤迹佻佻為德平  
行可從迹也此傳乃分釋委委為行可委曲蹤迹佻佻為德平  
易失其義矣魯作禕禕它它說曰美也者釋訓文是魯文與毛











媛之指正同彼言衛女適齊可為繫援此言衛娶齊女藉結好  
媛之意實相類郭用義注與列女傳昭合愚案孔疏引孫炎  
曰君子之援助然亦謂結好大國是君子之援助蔡邕胡夫人  
神誥曰家邦之援列女傳衛姬齊桓欲伐衛而衛姬請罪  
桓公因止不伐引此詩展如之入兮邦之媛也亦取結昏援助  
義讀媛為媛皆魯義也齊姜大國與為昏姻是衛邦之援助姜  
無母儀之德今取其一端或亦衛國之福於無可稱美之中強  
為設詞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者也正用魯說韓媛作  
援云取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皇矣無然畔援是助課非也齊也亦  
援有取義言此人為衛邦所引取或謂取是助課非也齊也亦  
作今者說文媛美也人為所援也從女從爰爰引也詩曰邦之  
媛兮許引詩義亦謂此人為我邦所引取之意與韓同而與魯  
詩援助訓異所引詩與魯韓毛及內司服注引俱別是齊詩異  
文此詩蓋宣公要娶歸國後姜以副禕翟之服承祭見賓國  
人所刺而篇末仍祝其配君子為邦援不失  
忠厚之指它日之乘舟日月又非所及料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疏毛序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  
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  
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痛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左成三年  
十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鄒 鄒 衛

御楚屈巫聘於齊告師期盡室以行申叔鮑適鄒遇之日異哉  
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其將竊妻以逃者也以桑  
中為竊妻之詩此最古義易林師之噬嗑采唐沫鄉要我桑中  
失信不憂憂思約帶臨之大過无妄之恆巽之乾同又蠱之謙  
采唐沫鄉期於桑中失期不憂憂思約帶臨之大過无妄之恆巽  
寄宿桑中上宮長女不得來同使我失期此齊詩以為淫奔義  
與毛合漢書地理志引庸詩曰送我淇上又云衛地有桑間濮  
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顏注阻者  
言其隱匿得肆淫僻之情也與序箋遠幽義合男女聚會正指  
此詩言明桑間即桑中矣班用齊詩此亦齊義也禮樂記鄭衛  
之音亂世之音也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正  
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數語毛序所本亦證桑間即  
桑中特記舉鄭衛與桑濮並論不得謂桑中之詩即桑間之音  
至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數語毛序所本亦證桑間即  
泗桑間之音於衛詩斯為耳班志桑間之音為衛詩也鄭注濮  
云俗稱鄭衛之音知齊詩未嘗以桑間之音為衛詩也鄭注濮  
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  
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云云桑間在濮陽南鄭注禮時  
用三家詩而以桑濮為紂樂知魯  
韓詩亦不誤桑間之音為衛詩矣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疏唐傳爰於也唐樂名沫衛邑名如何宋  
唐必沫之鄉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

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主○爰詞也釋草唐蒙女蘿女蘿免絲郭  
注別四名詩云爰采唐矣又云蒙王女郭注蒙唐也女蘿別  
名案唐蒙為二故云四名孔疏引蒙王女下孫炎曰蒙唐也一  
名菟絲一名王女與郭合又引唐蒙女蘿下舍人曰唐蒙名女  
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孫不應自相違戾三疑四之  
誤舍人少分析耳說文蒙王女也徐鍇曰即女蘿也是唐也蒙  
也女蘿也免絲也四名一物古無異說傳以唐蒙為一名誤同  
舍人蒙或草之誤免絲固不可食也或遷就毛傳謂今本爾雅  
唐蒙下衍女蘿二字然則舍人孫郭注本皆非耶釋文沫音妹  
衛邑也說文沫下云酒也沫音妹也沫音妹也沫音妹也沫音  
從頁妹下云女弟也从女未聲莫佩切沫音妹也沫音妹也沫  
則及檉弓注釋文沫音妹也沫音妹也沫音妹也沫音妹也沫  
沫同上也莫貝切水名在蜀又武泰切沫音妹也沫音妹也沫  
水名沫莫撥切水名在蜀又武泰切沫音妹也沫音妹也沫音  
注說文沫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從水未聲漢書溝洫志顏  
王傳外咸傳顏注所云沫即類字從午未之未者借沫為地名  
酒面沫鄉之沫非水名故許書沫下不取其義詩借沫為地名  
又轉借沫之古文預字泉水思沫與漕沫作頂是其證後人以  
頂為須轉寫誤也玉篇分酒面之沫為火內切水名之沫為莫  
貝切不知實即一字廣韻以沫為水名又失載酒面之義皆誤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鄒 鄒 衛

之甚者水經注淇水篇略云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  
北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沫邑也詩云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也此沫邑即  
朝歌之證元以為邑名不謂水名者朝歌城外止有淇泉二  
水別無名沫之水也沫邑之沫即沫邑之沫音借字其本  
字當為牧即牧野也酒誥馬融注沫邑之沫音借字其本  
即牧野也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名  
義當取諸此鄭注沫邑之沫音借字其本字當為牧即牧野也  
都統之說文朝歌南七十里地所處也牧見紂都之郊故以紂  
土母聲水經注清水篇自朝歌以南暨清武王與紂戰於野  
澤據此知朝歌牧野沫邑並無異地沫邑與呂覽求云誰之思美  
篇注鄉亦國也邦國同訓明沫邑與沫邑呂覽求云誰之思美  
篇注鄉亦國也邦國同訓明沫邑與沫邑呂覽求云誰之思美  
孟美矣疏傳美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箋淫亂之人誰思  
族在位有是惡行也○孔疏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  
國未知誰國之女也案衛無姜姓故序以為世族所取妻妾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淇之上矣疏傳桑中上宮所  
也箋此思美孟姜之愛厚己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  
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後漢郡國志東郡濮陽下劉昭注



引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案一統志濮陽在今大名府開州西  
南二十里說文期會也淮南原道訓注要約也上宮未聞既會  
而後約則桑中上宮非一地也蓋孟姜所居故  
易林云上宮長女也送我淇上與氓涉淇意同

後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疏傳弋姓也○說文都故商邑自河北  
即朝歌以北詩所謂都也郡國志河內郡朝歌下云紂所都居  
南有牧野北有都國孟弋者春秋定公穀梁作定弋孟弋即孟  
如也胡承珙云似本作以白虎通云夏祖昌意以意以  
生賜姓似氏說文無似字蓋本作以弋與以一聲之轉

愛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疏傳庸姓也箋葑蔓菁○地理志鄭作  
取舊邑之稱以為族若晉韓趙魏氏之比故曰孟庸據此知  
舊說庸在紂城南西皆非也漢有庸光膠東庸生是其後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天瑞篇亦言田鼠爲鶉是二物化生亦非全別釋鳥鶉其雄  
鶉北庫又云鶉鶉母較郭云鶉也又云鶉子鶉鶉子鶉郭  
注別鶉鶉鶉之名公食大夫禮以鶉鶉內則鶉鶉鶉並列蓋  
對文異散文通也郭行云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長大黃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雌相值則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鳥爭巢列隊相拒亦善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魯齊奔奔作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與左傳合馮登府云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將周禮虎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虎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同愚案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日實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也詩曰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維黃白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文通正與記引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日通正與記引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意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魯義也推鄭注之意以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鶉  
之鶉爲大也小大既別取與宜殊故知大鳥鶉鶉非必大以鶉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公奪子妻淫亂成風下必有甚小鳥之責責一如大鳥之責責  
皆爭鬪爲惡此齊義也奔奔乘匹之貌者釋文引韓詩文  
乘匹猶匹耦也列女傳夫關雎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  
也韓用其文鶉鶉乘居匹處然尚不亂其偶則公奪子妻乃  
鶉鶉之不若鶉鶉乘居匹處然尚不亂其偶則公奪子妻乃  
義申毛也說文奔奔走也雌雄同走是居有常匹則相隨之貌用韓  
韻篇曰鶉鶉也齊飛而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注韓之作而疏  
羽翻健勁是飛則相隨而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注韓之作而疏  
善也韓之謂君之兄箋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君謂宣  
公○韓之作而者外傳九引人之無良二句推演之詩致引外  
傳作人而無良今本作之後人據毛詩妄改表記注良善也無  
良謂無善行以爲兄謂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等魏源云洩職皆  
宣公庶弟公所屬假壽者故

日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也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鶉之奔奔疏毛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鶉之不如禽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抑鄭衛 主

○愚案刺宣公也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期享趙孟伯有賦鶉  
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杜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  
兄我以爲君也又傳云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鶉矣詩以言  
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責其能久乎杜注言諷則鄭伯  
未有其實正義伯有賦此詩有嫌君之意是伯有之賦趙孟之  
言皆不以詩之君爲小君此最古義司馬遷劉向用魯詩而史  
記列女傳無公子頑通宣姜事是魯義必與毛異不以兄爲頑  
也禮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責責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責責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  
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責責於下記義與鄭注  
皆不以君爲小君知齊義必與毛異不

以君爲宣姜也然則詩刺宣公甚明



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國焉... 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

壁也三家于作為疏... 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也... 郭注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中 鄭鄭衛... 占其形開方似口故名... 四其形開方似口故名...

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詩言方中明兼營室東壁故室壁之... 始當在十月不得泥春秋書城楚丘或舉成事言兩經營宮廟之...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中 鄭鄭衛... 以其形開方似口故名... 規以測景之者為其難審也...

也榮桐也釋木榮桐木急就為顏注桐即今之白桐木也... 梧下云梧桐木一名檟釋木檟是椅櫛櫛一物也...















於木詩曰相鼠有皮以相為省視與禮記鄭注同此舊義釋詁亦云相視也後人以相州之鼠能拱立謂之禮鼠釋詩相為相則僅有皮耳豈人而竟無儀乎甚言其不可也魯無一作何一古通下二章當同御覽引白虎通何為作胡為現皆魯異文居上故曰不死更何為乎憂深而詞切也列女傳陶答子妻篇略云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妻數諫不聽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謂答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君不敬民不戴敗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誅魏風碩鼠毛序云刺重斂也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詩傳云雖居尊位猶為閭昧之行箋云偷食苟得不知廉恥是其人在位苟得與陶答子事類其妻以鼠為喻則與魏風義同以榮辱一體之情值屢諫不悅之後語雖激切意可矜原後人謂其不當以死斥夫遂疑白虎通為臆說斯為謬矣魏源云此以必死自誓非以速死斥夫意亦可通但古訓不如此是也列女傳衛二亂女篇引此章四句韓詩外傳一兩引末二句外傳五說苑雜言篇文子子符言篇一引並推演之詞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注韓說曰止節無禮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節也魯何作胡疏傳止所止息也俟待也箋止容止容止容見行露止節無禮節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說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引申之凡有所自處自禁皆謂之止禮大學在止於至善注止猶自處也淮南時則訓止欲節亦訓止禁也其說故止訓節也虛注呂覽大樂篇必節嗜欲節亦訓止節止也禮樂記疏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明也節義通惟禮有節節然後有禮故禮文王世子與秩節之明也節義也表服四制注節者禮也廣雅釋言小旻箋並云止禮也韓訓無止為無禮節兼內外言箋止容止義偏而不舉不如韓訓為憂魯何作胡者列女傳趙悼后篇引詩曰人而無禮不伯宗妻謂伯宗必及於難夫之賢否雖異妻之憂危則同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過死注三家胡作何疏傳

蘇輿云言鼠尚有身體之質豈人而無禮敬之誠禮者體也故借以相形下乃反復申言諷戒兼至鄭注言鼠二語似失詩意詩中凡連言者約有二例如此詩及江有汜不我以中谷有蓷條其歡矣葛藟謂他人父丘中彼留子嗟東方之日在彼室兮汾沮洳美無度此反復以我其歡望也鳴鳩其帶伊絲鹿鳴鼓瑟鼓琴既醉釐爾女士泮水其馬騶駒此申重以極其贊美也愚案毛傳體支體鄭以體為身體謂全體也蓋本三家與毛訓異記曰失之者死是其引詩意謂全體也胡有不遺死者言其必死正憂其速死也詩古義蓋如此鄭云不如疾死之愈後儒設詞已非其本指矣左定十年傳晉人討衛之叛故遂殺涉佗亦過矣哉即引此詩為說三家胡作何者史記商君傳引此章四句胡作何蓋三家異文韓詩外傳一兩引末二句外傳三外傳九新序刺奢篇晏子春秋內諫篇一引並推演之詞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注齊說曰干旄旌旗執幟在郊雖有寶珠無路致之疏

美善也備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箋賢者時處土也○左定九年傳竿旄何以告之忠也是此詩古義杜注取其中心願告以善道也家語好生篇亦云竿旄之忠告至矣故諸說並合韓詩外傳二載楚莊問宋事末引詩云彼姝者子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雖係推演之詞其言以誠相告與忠告義合知韓說本詩與毛同義列女傳鄒孟母為略言孟母斷織孟子勤學不息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亦推演之詞其意取孟母能告子以善道亦與賢者樂告善道合知魯說亦同案序云衛臣好善賢者樂告善道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似之也中乎履之解解之未濟同此齊說寶珠以喻善道言可珍貴也致之猶詩言界之予之告之也無路釋何以之義明是良輔求材賢人抱道未適邂逅之願但懷忠告之誠者與序箋義異夫好善則人樂告其理相因若如序箋所云既見而猶曰何以則挾持無具烏得為賢知齊說優矣箋又云時有建旄來至浚州卿大夫好善也馬瑞辰云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又曰旄以招大夫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孟子庶人以旄士以旄大夫以旄是古者聘賢招士多以弓旄車乘此詩干旄于旄干旄皆應舉招賢者之所建箋謂卿大夫建旄旄是之愚案傳言大夫之旄又云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明謂旄旄是君意干旄本以求賢而將命往招亦是臣子之職無妨是大夫建旄旄備此車馬也蓋備文草於喪敗之餘授方任能勵精為國其臣如甯莊子輩皆能宣揚德化而意人才故嚴穴之儒聞風興起思以善道告之中興氣象固不侔矣



子于旌在浚之郊注三家干作竿

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築周禮孤卿建旗大... 夫建物首皆注旌焉時有建此旌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 釋名子小稱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顏注子然獨立貌... 子于猶子然旌之為物至小而表立下首望之子然故云子于... 也三家干作竿者釋天注旌首曰旌郭注載旌於竿頭如竿... 幢亦有旌竿頭與毛注旌干首義同而字異則知郭用舊詩舊... 卽杖旌竿頭與毛注旌干首義同而字異則知郭用舊詩舊... 注文矣又左傳引詩本作竿旌則郭說因竿旌竿推見竿... 旌知古文有與三家今文合者陳喬樞云李巡曰旌牛尾著竿首... 借然則竿正字干借字也釋天邢疏云李巡曰旌牛尾著竿首... 孫炎曰析五采曰旌上如星則竿之首有毛有羽也旌有羽... 則無羽者旌矣明堂位夏后氏之綬鄭注綬當為綬謂注牛尾... 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右秉白旌以麾周禮建大麾以田... 也釋名綬注旌竿首其形榮然與鄭注合而竿之即杠又與... 郭注合廣雅釋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張用魯... 韓詩此干旌為大夫之干是五仞魯韓說宜然牛尾謂之彘注... 於干者乃謂之旌後人謂彘旌為一非也說文旌下云彘也... 於从毛毛亦聲彘下云彘旌尾也彘下云西南夷長髦牛也釋... 畜彘牛郭注旌牛也彘旌尾皆有長毛徐松云今蘭州青海多... 此牛大與常牛等色多青紫其毛為兩縷案彘彘雙聲彘牛即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邶鄘衛

犀牛旌人注旌旌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又不獨為旌飾矣傳... 云注旌於干首大夫之旌也箋云周禮孤卿建旗大夫建物首... 皆注旌焉鄭引司常文也司常又云通帛為旌旌帛為物注云... 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為飾絳之側也... 說文旌旗曲柄也所以旌表士眾也从丹聲或作旌旌變物... 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起民或作旌旌變物... 箋云旌物皆注旌以明建旌而來浚郊者非特建旌之卿與傳... 異義蓋用三家改之漢書地理志庸曰在浚之郊引此詩文衛... 文東徒渡河建都之地若如京相璠說以沮丘富楚丘譏以水... 經注瓠子水篇所述地理浚城距楚丘止二十里國郊之外冠... 蓋往來啟宇亦材諫多賢輔通傳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 邑意以此好善之卿大夫必衛臣食邑於浚者殆不然與素... 絲紕之注轉音織也良馬四之疏傳紕所以組織也總紕於... 組之法海四馬也素紕者以爲縷以縷紕於彼願以素紕於... 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旌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 之者見之數也○毛取簡兮執轡如組義以釋詩素紕二句說... 近迂曲故鄭不從之蓋用三家改傳也紕織器也者玉篇系... 部引緯詩文顧震福云傳云所以組織也紕織器也者玉篇系... 益紕本織組之器名其後織組亦謂之紕耳蘇輿云方言紕紕... 紕理也秦晉之間曰紕凡物曰紕曰紕之據此詩知衛亦有... 紕稱說文釋紕也組織器正所以理絲紕與釋同故韓訓云

然愚案韓以紕為織組器今究無可攷實說文紕氏人編也編

西胡羈布也編同屬織毛為之此紕之本義詩紕之亦謂以絲... 縫紕引申義也釋名紕或作絳廣雅釋名絳並也玉篇引埤蒼曰... 絳纁并也蓋比并素紕之纁以爲絳絳故其字聲義從比釋天... 絳帛紕練旌九飾以組維以縷郭注紕維持之不欲令曳地周禮... 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也郭謂紕旌皆赤與鄭異義案說文紕... 旌旗之游也游旌旗之旒也孔疏引孫炎曰為旒於紕是旒乃... 繆末之下垂者統言一物析言二事縷帛縷明堂位注引作縷... 白縷言以絳色及白縷爲縷是縷亦用素也說文練練而泣之爲... 人注縷練練其素而縷之淮南說林訓墨子見練練而泣之爲... 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皆縷素無用縷者縷用素也爾雅釋文... 郭注縷本縷縷說文縷亦非也蓋雅訓所釋旌旒或謂縷制亦兼... 但言其縷縷及朱縷亦非也蓋雅訓所釋旌旒或謂縷制亦兼... 諸侯以下所用言之其等遞殺不得概以時王向赤之禮此詩... 大夫所建旌則通帛之物非通帛之旒故得以此素爲縷云干... 旒大夫之旒則通帛之物非通帛之旒故得以此素爲縷云干... 執轡之義故鄭易之也鄭謂以縷紕縷或以此素爲縷云干... 天飾以組維以縷文下章組之是飾以組則此紕之是維以縷... 也縷紕之者孔疏謂以縷紕之使相連或以縷紕之者疏謂太... 常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縷連之傍三人持之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邶鄘衛

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與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 言其所用故言或爲疑詞是也說文縷縷也以縷縷相縷連亦... 爲緣緣飾不分二義皆比并絲縷意也周官公羊左傳正義引... 禮含文嘉云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齊首廣雅釋天子九旒齊... 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較士三... 至地諸侯九旒至較卿大夫七旒至較士三仞五旒齊較士三... 王念孫謂自諸侯以下降殺以兩三旒是五旒之誤愚案周禮... 王建太常十有二旒上公建旗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孤卿... 建旗大夫十有二旒上公建旗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孤卿... 當以周禮爲定據說文物是三旒而大夫士建之亦足以知旒... 物之異在帛之通維不係旒之多少矣參證各說旒三旒爲至... 少故州里皆建之服官者視命數遞加士始於三而限於五卿... 大夫始於五而限於九與諸侯之限於九旒者同禮緯廣雅說... 士旒各舉一端非有誤文或疑物三旒則纁五旒非也其較... 肩首之說不同辨非有誤文或疑物三旒則纁五旒非也其較... 下或五或六隨所見言之不專是也馬昭遺古有是禮也六... 卿饒韓宣子於郊宣子皆獻馬焉是以馬昭遺古有是禮也六... 彼姝者子何以畀之疏傳夫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 誠愛厚之至○彼彼大夫說文界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引中之爲凡... 猶簡兮彼美人兮說文界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引中之爲凡







乎眾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  
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幹用魯詩其說亦與本義相發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注魯說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

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

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今者許小而遠齊

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

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

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

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巨齊

桓往而存之遂城楚巨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

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邯鄲衛 夫

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

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韓說曰高子

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

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疑殆若伊尹於太

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

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

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齊說

曰懿公淺愚不受深諫無援失國為狄所滅疏毛序許穆夫人

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清邑

許穆夫人聞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

得故賦是詩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

清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孫於宣姜所生

也男子先生曰兄○許穆至諫也列女傳仁智篇文衛侯不聽

謂懿公衛侯奔走及弔唁衛侯則載文之世也左閔二年傳衛  
立戴公以虜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驅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  
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與列女傳合惟此以許夫人為懿公  
女為異耳高子至不遠韓詩外傳二文所云嫁娶自親即謂因  
傅母請嫁齊事懷道挾權謂馳驅歸唁事是魯韓說同懿公至  
所滅易林比之家人文睽之師革之益同又噬嗑之訟大蛇巨  
魚戰於國郊上下隔塞衛侯處清歸妹之坎作君臣隔塞戴公  
出處所云愚不受諫無援失國即謂懿公不聽女嫁齊事是齊  
說亦同詩正義引樂稽耀嘉曰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  
也然後救之宋均注救謂使公子無虧成之緯書蓋用齊說亦  
與左傳合蓋齊桓不救者懷失婦之私嫌敗然後救者存霸主  
之公義向使女果適齊侯衛可不至破滅則許夫人之事關繫  
至重而輕傳不載幸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注韓說曰弔生日唁

弔失國亦曰唁也疏傳載許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道貌漕衛東

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說文馳大驅也驅馬馳也桂馥

謂馬馳當為馳馬是也弔生日唁也左傳齊人獲戚堅齊侯使夙

弔生日唁者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齊人獲戚堅齊侯使夙

沙衛唁之孔疏引服虔云弔生日唁是也弔失國亦曰唁者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邯鄲衛 夫

秋二十五年齊侯唁公子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及此詩

歸唁衛侯是也泉水箋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喪沒則使大夫

宣於兄弟又禮雜說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如三年之喪

則君夫人歸祭露玉英篇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奔喪父母

變禮也是國君夫人父母既沒推奔喪得歸後遂不復歸也懿

公死於兵亂觀呂覽宏演納肝事知戴公倉卒廬漕亦未能成

葬禮夫人之歸不能以奔喪為詞則疑於歸喪兄弟此許人所

為執禮相責也故夫人作詩曰我之馳驅而歸乃弔衛侯之失

國非當有此禮而夫人毅然行之雖不合於常經亦天理人情

之正故孟子以為權而賢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注韓說曰不由

者悠悠道長漕義具擊鼓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注韓說曰不由

蹊遂而涉曰跋涉齊跋作較齊說曰較道祭也疏水行曰涉

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首章承衛侯言此大夫是衛  
大夫末章承許人尤之言而云無我有尤則大夫是許大夫夫  
義顯然不得以先後異解為疑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不由蹊  
遂而涉曰跋涉者釋文引韓詩文莊子馬蹄篇山無蹊遂釋文  
引李注蹊徑也遂與隨同荀子大略篇溺者不問遂楊注遂謂  
徑隨水中可涉之徑也是蹊遂猶徑隨不由蹊遂而涉謂事急  
時不問水之淺深直前濟渡視水行如陸行跋涉二字連貫讀  
之用之此詩韓義優矣淮南修務訓跋涉山川高注不從蹊遂







而控於地釋文引司馬注控投也投告猶言投告也投與赴義  
近韓訓赴較引義勝愚案既夕禮鄭注赴走告也與韓訓控爲  
赴義最合列女傳載夫人言邊境有寇戎之事赴告大國正與  
此控于大邦同意因釋如孟子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之因釋  
詰極至也求救它國必有所因以致其情夫人始云妾在猶愈  
即此意也今於諸大國無所繫援果誰因乎又誰至乎因宗國  
之無援亦迫咎己言之不用也王先博云皇矣毛傳因親  
也廣雅釋詁同詩言赴告大邦誰親而誰至乎於義亦通

大夫君子無我有九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疏  
子國中賢者無我有九無過我也爾女女眾大夫君子也箋君  
夫君子承上許人言箋云君子國中賢者是君子乃許國不在  
位之人九亦承上九之言爾爾大夫及君子之往也言爾無不  
禮非責我今日之事義在必歸雖百爾之所思不如我所往之  
爲是也故服虔注左傳云言我遂往無我有九也是夫人竟往  
衛矣或疑夫人以義不果往而作詩今案驅馬悠悠我行其野  
非設想之詞服虔是也如夫人未往涉念即止烏有舉爾非九  
之事若既已前往則必告之許君而決計成行亦無忽畏誘議  
中道輒反之理惟其違禮而歸許人皆不謂然故夫人作詩自  
明其行權而合道且其憂傷宗國感念前言信外傳所謂行中  
孝慮中聖者矣列女傳二載楚樊姬事並引末二句推演之  
篇韓詩外傳二載楚樊姬事並引末二句推演之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邶鄘衛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疏  
章與今毛詩本有異毛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  
章六句一章八句案左襄十九年傳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  
四章杜注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  
國以自救助若如毛詩分章則控于大邦爲五章據傳注則  
我行其野爲四章大夫君子爲五章蓋三家本如此文十三  
年傳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杜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  
引大國以救助杜蓋見毛詩分章控于大邦在卒章故澤言  
四章以下此兩本分章不同之明證孔疏引服虔注蓋語有  
詩謀其說云載馳五章屬鄭風許夫人閱衛滅戴公失國欲  
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服用毛詩此謂首  
章也又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  
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此似併我思不闕爲二章消約言  
之又云許人九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  
言我遂往無我有九也疏謂服虔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  
章理固未安陳奐謂我遂往即是我行其野之義爲四章非  
許人不聽即是不如我思之義爲五章服虔實不如此此無  
可證不敢妄說惟據服虔載馳五章與今本合是此詩實有  
五章據穆叔子家賦詩取義及襄十九年傳注是控于大邦  
爲四章大夫君子當分爲五章三家詩應依古本爲正或  
謂此詩本四章我行其野以下通爲一章則左傳引詩當稱

卒章不稱四章矣此  
於經例不合不可從  
邶鄘衛國中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 邶鄘衛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終











詩先論後弁義可互證箋又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此言武公入為卿士在天子之朝君臣同服也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林時也以爲韋爲之謂之朝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鹿之文故知弁是皮弁也司服職朝則皮弁服玉藻亦有皮弁視朝弁飾往在玉也瑤下云瑤或從基與弁師文合往往言非一處冒者加飾之也鄭注又云皮弁則侯伯瑤七子男瑤當玉亦三采據上文諸公之綴旒九就上公以九爲節武公瑤當九也魯會作冠詩明魯作冠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所引詩作冠弁如星高用魯詩明魯作冠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所引詩作會是齊與毛同其注禮箋詩義合蓋用齊說然則許引詩者韓詩願用韓詩故亦與許同也隋書禮志弁之制案五經通義高五寸前後玉飾詩曰瑤弁如星左傳二十八傳會弁釋文云本又作瑤此隋志與文所本五經文字云春秋傳注引詩以爲繪弁弁無繪義字之誤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簪注韓說曰簪積也綠菁盛如積也疏傳贊

○說文簪林檎也史記范曄傳索隱謂葦荻之菁也不合詩義贊積也者文選張衡西京賦李注引韓詩曰綠菁如簪積也薛君曰贊綠菁盛如積也陳與云玉篇葦同葦陳喬樞云毛詩並訓贊爲積是以贊爲積之假借西京賦芳草如積正用斯語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下 邶鄘衛 五

重較注韓綽亦作婢云柔貌也三家猶作倚較疏傳金而精圭璧性有質寬能容眾綽也重較卿士之車箋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綽兮謂仁於施舍○如金如錫者說文錫下云銀鉛之間也黃爲之長久難不生衣百練不輕從革不違錫下云銀鉛之間也黃爲之長久難不生衣百練不輕從革如圭如璧者說文圭下云瑞玉也上圓下方璧下云瑞玉屬也孔疏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說文寬下云屋寬大也引申之爲凡寬裕義綽下云綽也綽下云綽或省孔疏又性寬容兮而精綽緩兮案此連下倚重較兮爲文則寬綽止是寬綽自得之貌不屬性情言韓綽亦作婢云柔貌也者玉篇系部引韓詩作婢慧琳音義七十九引韓詩作婢並云柔貌也願震福云文選神女賦柔情綽態韓與柔對文則綽柔義本相近莊子在宥篇綽約柔乎剛強又逍遙遊綽約若處子釋文引李淳子通亦通荀子宥篇綽約微達似察楊注綽約柔弱也綽淳字通亦通作婢說文婢女病也女病則柔弱注綽約柔弱也綽淳字通亦通婢約婦人與弱兒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便嬖約卽用婢訓性得之釋文猶於綺反依也讀綺爲倚孔疏入相爲鄭士倚此重較之車其下又云倚重較兮字作倚而義爲倚與陸讀

同三家義集疏 卷三下 邶鄘衛 六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下 邶鄘衛 六











注合或遂以為同事一夫誤也釋親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郭  
注詩曰謂公維私孔疏引孫炎曰私無正親之言釋名姊妹互  
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己姊妹有恩私也雜  
記子之外私某是凡有恩私皆得稱之故孫以爲無正親之  
耳謂說文作郭云謂之私郭侯謂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  
年經郡國志濟南東平陵下云有謂城一統志在今濟南府歷  
城縣東南魯譚亦作譚者白虎通號篇何以知諸侯得稱公詩  
曰譚公維私譚子也宗族篇引同規譚作單是魯異文朱子儀  
禮經傳通解引郭璞爾雅注亦作單據白虎通公是諸侯之通  
稱三家私亦作公者說文繫傳山下云詩曰譚公維私作公  
蓋亦三家異文陳喬樞云說文公部下引韓非曰倉頡造字自  
營爲公八部公下云八猶背也韓非曰自營爲公背公爲公不  
部私下云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是私字不兼公義  
今經傳公字皆作私乃古人假借用之愚案此意傳母言姜  
族戚之貴列女傳所謂爲人君之子弟國君之夫人不可有邪  
僻之行也

**手如柔荑**注魯說曰手如柔荑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疏  
傳如荑之新生○說文荑草也傳如荑之新生義無專屬蓋以  
爲草孔疏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也是手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下 鄒 衛 十一

之如黃從柔取義不從荑取義手如至且滑御覽九百九十六  
引風俗通引詩文應用魯詩此魯說也靜女傳黃茅之始生也  
是茅亦可言荑以膚如凝脂疏傳如脂之凝○說文冰下云堅  
喻手柔尤爲切至膚如凝脂疏傳如脂之凝○說文冰下云堅  
者爲脂釋者爲膏釋器冰脂也亦謂冰者爲脂爾雅魯詩之學  
蓋魯擬作冰孔疏引孫炎曰膏凝曰脂凝亦當爲冰傳寫妄改  
耳

**領如蝤蛴**注魯說曰蝤蛴項也項後也玉篇項後也廣  
韻項在前項在後是項之下項之後爲領蝤蛴者釋文蝤似修  
反徐音曹齋本又作蝤又作齊同音齊是陸所據毛本作齋說  
文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  
同釋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  
名爲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蝤蝤也  
真之音轉字孔疏引孫炎曰蝤蝤謂之蝤蝤謂之蝤蝤謂之蝤蝤  
益之問謂之蝤蝤謂之蝤蝤謂之蝤蝤謂之蝤蝤謂之蝤蝤謂之蝤蝤  
蝤蝤或謂之蝤蝤謂之蝤蝤謂之蝤蝤謂之蝤蝤謂之蝤蝤謂之蝤蝤  
草蝤蝤一名聖齊一名執齊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反  
行考良陶隱居云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脚從夏入秋  
化爲蟬論衡無形爲蝤蝤化爲復育復育化而爲蟬是也陳藏  
器本草拾遺蝤蝤木蠶一如蝤蝤節長足短生腐木中身木如  
錐刀至春羽化爲天牛一名蝤蝤此二物迥別其誤爲一物者

蝤蝤雙雙釋文蝤蝤音曹足證徐據音同以爲一物魯詩作蝤  
者乃徑改蝤蝤之蝤爲蝤蔡邕音衣賦頌如蝤蝤是魯詩以蝤  
爲蝤之明證淮南汜論訓高注蝤蝤如蝤蝤之蝤則蝤蝤誤  
倒猶莊子至樂篇鳥足之根爲蝤蝤釋文司馬本作蝤蝤也蝤  
蝤蝤音轉互混以爾雅說文蝤如蝤屋注蝤屋作棲疏傳蝤  
爲正孔疏蝤而長故以比頰

**齒如瓠犀**注魯說曰瓠犀  
本瓠棲云瓠氣也孔疏引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是魯詩作棲與  
毛異呂覽本生篇高注棲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是魯詩作棲與  
訓注同高用魯詩字當作棲疑後人據毛改之說文棲下云瓜  
中實也圖下云鳥在巢上象形棲下云圖或從木妻此棲本義  
引申之凡物止著其處皆謂之棲實之初筵傳舉鶴而棲之於  
齒白而齊似之犀西微外牛名同音借字

**蝤蛴首蛾眉**注三家蝤  
作頰蝤作蛾疏傳頰首類廣而方美蝤謂蝤蛴也○三家蝤作  
傳但云頰廣而方不言蝤爲何物美乃云蝤蛴詩所謂頰首段注  
秦與正義合陸孔所見毛詩本並作蝤首也愚案釋文蝤首下云音  
云如蝤而小是肅所見毛詩亦作蝤首則作蝤首者三家文也釋  
蝤蝤郭注如蝤而小孔疏引舍人曰小蝤也青者某氏曰  
鳴蝤蝤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蝤孔又云此處頰廣而

且方釋文郭徐子履反沈又慈性反方頭有文並與傳義合益  
證毛作蝤首無疑三家蝤作蝤者段注蝤眉毛鄭皆無說王逸  
注離騷云蛾眉好貌爾古注漢書始有形容若蠶蛾之說離騷及  
招魂注並云蛾亦作蛾今俗本倒易之蛾作蛾字之假借如漢  
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爲俄宋玉賦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  
何必顯揚之發眉處如眉不得施其蛾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  
美好輕揚之貌方言蛾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之蛾大招  
蛾眉目揚玉津蛾眉象翠翰從今本作蛾則一句用蛾又用  
翠羽稍知文義者不肯也愚案蛾蛾二義並通蛾眉者眉以長  
爲美蠶蛾眉角最長故以爲喻顏說是也傳箋因易曉故以  
爲說且與蝤對文知必從蝤作蝤釋文出蛾眉字云我波反孔  
疏亦云蝤首蛾眉指其體之所似謂舉物之一體以象之是毛  
詩本作蝤而作蝤者爲三家文矣藝文類聚十八引詩曰蝤首  
不專一說段氏未爲全得也

**巧笑倩兮**注魯說曰倩  
申之爲凡美好貌故傳云倩好口輔楚詞大招麗輔奇牙宜笑  
嗎只王注嗎笑貌輔亦一作輔陳奐謂嗎倩一聲之轉案淮南修  
務篇奇牙出齒輔搖亦言笑也並與傳巧好口輔義合論語八佾  
篇引詩巧笑倩兮馬注倩笑貌皇疏笑巧而貌倩倩然意與傳  
同修務篇又云治出笑高注治由笑巧詩曰巧笑倩兮是也  
高用魯詩明魯與毛同釋文倩本亦作倩韓詩云蒼白色案據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下 鄒 衛 十二

且方釋文郭徐子履反沈又慈性反方頭有文並與傳義合益  
證毛作蝤首無疑三家蝤作蝤者段注蝤眉毛鄭皆無說王逸  
注離騷云蛾眉好貌爾古注漢書始有形容若蠶蛾之說離騷及  
招魂注並云蛾亦作蛾今俗本倒易之蛾作蛾字之假借如漢  
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爲俄宋玉賦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  
何必顯揚之發眉處如眉不得施其蛾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  
美好輕揚之貌方言蛾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之蛾大招  
蛾眉目揚玉津蛾眉象翠翰從今本作蛾則一句用蛾又用  
翠羽稍知文義者不肯也愚案蛾蛾二義並通蛾眉者眉以長  
爲美蠶蛾眉角最長故以爲喻顏說是也傳箋因易曉故以  
爲說且與蝤對文知必從蝤作蝤釋文出蛾眉字云我波反孔  
疏亦云蝤首蛾眉指其體之所似謂舉物之一體以象之是毛  
詩本作蝤而作蝤者爲三家文矣藝文類聚十八引詩曰蝤首  
不專一說段氏未爲全得也

**巧笑倩兮**注魯說曰倩  
申之爲凡美好貌故傳云倩好口輔楚詞大招麗輔奇牙宜笑  
嗎只王注嗎笑貌輔亦一作輔陳奐謂嗎倩一聲之轉案淮南修  
務篇奇牙出齒輔搖亦言笑也並與傳巧好口輔義合論語八佾  
篇引詩巧笑倩兮馬注倩笑貌皇疏笑巧而貌倩倩然意與傳  
同修務篇又云治出笑高注治由笑巧詩曰巧笑倩兮是也  
高用魯詩明魯與毛同釋文倩本亦作倩韓詩云蒼白色案據















北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關關云頓丘在淇水南爾雅曰山一  
成謂之頓丘釋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大小之殺也詩所謂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者也魏從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土軍於  
丘側故其名亦曰土軍也又屈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  
爲觀地矣蓋大康第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  
三十一年城頓丘蓋因丘而爲名故曰頓丘矣細繹鄭注淇水  
於頓丘城南逕帝鬻頓項二家又逕頓丘北方至頓丘故城西  
注中一頓丘餘並廣及縣治與丘無涉或謂衛有三頓丘  
及黎陽東郡有二頓丘者皆誤一統志頓丘故城在今大名府  
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此婦居淇水北涉淇而南乃至頓丘頓  
丘築城始自晉定公時毛序以爲衛宣公時作自衛宣元年至  
晉定三十一年歷二百三十八甲子作詩時頓丘尚無城也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注**韓說曰將辭也疏  
傳愆過也將願也箋良善也非我愆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  
期時將請也民欲爲近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  
○釋文愆字又作愆說文愆過也从心衍聲愆篇文釋言愆過  
也案此氓欲爲近故婦言非我故欲過會合之期因子向無  
善媒耳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可乎初念尙待媒雖有成約猶  
欲以禮自處也婦欲待媒而氓怒毛訓將爲願於文不順故箋  
改之將辭也者文選甘泉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僞家語  
本命解王肅注季秋霜降嫁娶者始于此詩曰將子無怒秋以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下 邶鄘衛 九**

爲期也案箋云孟夏賣絲孔疏月令孟夏云蠶事既畢分繭稱  
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見誘之時節故云賣絲之早  
晚以男子既欲爲近故女子請之至秋明近節不過夏末則賣  
絲是孟夏也愚案男約近秋女請之至秋未必拘季秋逆女之節  
王肅據淫奔之詩以明禮斯爲謬矣張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疏**傳坳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前既與  
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羨民云此時始秋也○  
說文乘覆也從人桀案凡物相覆謂之乘易屯卦鄭注馬牝牡  
曰乘是也人在垣上若覆之者故亦曰乘說文坳毀垣也从土  
危聲詩乘彼坳垣傳坳垣也釋詁坳毀也鄭注詩曰乘彼坳垣蓋  
魯舊注義與毛同傳復關君子所近也陳奐據左襄十四年二  
十六年傳衛有近關謂衛之關有遠有近詩之關卽近關傳本  
左傳爲說愚案復無近義且近關非以君子所近蒙稱此毛誤  
解左氏也廣雅釋詁復重也管子牧民篇注同復關猶易言重  
門近郊之地設關以講出入禦非常法制嚴密故有重關若司  
閭疏所稱面置三關者婦人所期之男子居在復關故望之崔  
象賦所謂揚蛾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注魯  
眉於復關也

**泣作波魯說日漣漣流貌也韓說日漣漣淚下貌疏**傳言其有  
一心于君

子故有自悔箋用心專者忍必深則笑則言喜之甚○傳箋連  
連二字均無訓義流貌也者劉向楚詞九歎涕流交集今泣下  
連連王逸注漣漣流貌也詩曰泣涕漣漣王述魯說魯泣作波  
者宋本詩攷引泣作波丁晏以爲今本後人依毛改之故詩云  
涕下如流泉波涕說新而確淚下貌者玉篇水部詩曰泣涕漣  
漣淚下貌顧述韓詩說與魯合易林坤之井三女求夫何侯山  
隔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如之誤乾之家人解之家人未同  
作長思髮歎此齊義三女求夫云云蓋舊說有之今不可攷矣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注**齊韓體作履韓說云履幸也以爾車來  
以我賄遷疏傳龜曰卜著曰筮體北卦之體賄財遷徙也箋爾  
室家矣北卦之卦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女復爾  
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所以所有財遷  
徙就女也○以二語爲男告女之詞承上文載言實之齊體作  
履者禮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  
則稱己則怨益忘詩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鄭注爾女也履禮  
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  
過淺說與箋詩異案記稱子說引詩以明過則稱己之意此最  
古義昏姻正禮先以下筮左傳所載鄭氏卜妻敬仲晉獻公筮  
嫁穆姬是也履禮古通用此婦人棄逐之後追述往事言己見  
復關問知爾已卜矣爾已筮矣我仍惟禮是履匪媒不嫁則不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下 邶鄘衛 十**

至有後來魯惡之言不應卽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耳所謂過則  
稱己惡在己彼過淺也子不引下二句見聖人非禮不道嚴重  
如此禮家舊說多用齊詩蓋齊義如此履幸也者釋文引韓詩  
文郝懿行云爾雅履福也幸者趨吉而免凶亦福之意陳喬樞  
云漢書伍被傳注幸非望之福履義訓福故引申旁通其義亦  
得訓幸愚案韓意亦謂問知爾已卜筮幸無惡咎之言特我不  
當以賄遷往耳合下二句釋之方得夫子過則稱己引詩以說  
之意此婦自恨卒爲情誘違其待媒訂期之初念直道其事如  
棄禮急情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注**韓于作吁疏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鴉也食  
禮義箋桑之未落謂其時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  
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  
之樂○此以桑落未落與已色盛衰沃說文作沃云灌漑也从  
水芙蓉草木得漑灌則肥盛而美單經音義引廣雅云沃淫也  
美也魯語注沃沃美也淮南墜形訓注沃盛也漑灌本義肥盛  
美引申義沃若沃美也沃沃有沃同詞隰桑其葉有沃猶沃也  
於有桑傳云沃柔也於隰有沃同詞隰桑其葉有沃猶沃也毛  
實卽一義古人狀物必疊二文以盡形容之妙若然同義沃若



即沃然亦即沃沃矣此以鳩喻女又以桑喻士隨文見義也傳  
鳩水傳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說文甚桑實也釋文作  
鳩水傳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說文甚桑實也釋文作  
鳩水傳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說文甚桑實也釋文作  
鳩水傳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說文甚桑實也釋文作

而無所立自我祖爾三歲食淇水湯漸車帷裳疏也湯湯  
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羹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  
此時車來迎已往也我往之矣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  
貧矣言此者明已往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帷裳童容也我乃  
深矣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說文凡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下 邶鄘衛 三  
草曰零木曰落隕下云自高下也詩言桑落特繪其落之情狀  
謂將落時其葉必先黃而後隕喻婦人色必先衰而後被棄逐  
也桑之至所立易履之嗟嗟文秦之无妄剝之震小過之復  
同亦以將落為言無所立無自立之所也喻婦人被逐自立無  
所此齊義後漢孔融傳擬劉表於桑落以為其勢可逐自立無  
此詩融亦言表有桑落之勢似此婦人也馬瑞辰云詩下言三  
歲為婦推之三歲食淇應指既嫁之後食猶居貧箋訓食為  
穀食非愚案馬說是追言祖爾食食至三歲我無悔意也釋  
文漸子謙反淦也孔疏云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  
故或謂之帷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  
案車即復關之車上文所云爾車也此婦更追溯來迎之時秋  
水尚盛已渡淇徑往帷裳皆淫可謂冒險而我不以此自阻也  
以上四句皆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疏傳爽

不爽之證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疏傳爽  
不爽之證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疏傳爽  
不爽之證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疏傳爽  
不爽之證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疏傳爽  
不爽之證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疏傳爽

爽亦汝之行乃有差忒所以於暴而後見棄逐也  
一其德而有二三耳故初至於暴而後見棄逐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注韓說曰靡共也疏傳言不以婦居室之  
若老見棄思案婦總角與相識即私奔年長當不逾二十內  
外加三歲亦未遠老特因色衰愛移由奔誘而來不逾二十  
之禮相待與谷風諸詩有別非年老也箋釋兩三歲為二義蓋  
欲以實年之說非是黃山云有舅姑曰婦案公羊傳二十  
五年宜元年之說皆云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文二年傳云  
曰婦有姑之辭也鄭連舅言必非今文說推公穀之義亦他人  
禮曲禮非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國策趙太后對大臣亦自稱  
老婦又漢以下婦人未有子者皆自稱新婦史記陳嬰母謂嬰  
曰我自為汝家婦則自稱為婦乃婦之常事即同室服勞也從女持  
之本職三歲為婦釋李長干行十四為君婦之意不必如鄭  
說靡共也者易中孚釋文引韓詩列子說符篇注引外傳文  
三歲之中食食同居共室勞勞之事如箋訓是復關之待此  
婦甚優非氓家食食者所能為與下文語意不貫明韓說優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疏傳亦不解情○夙夜義具陟岵說詳彼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下 邶鄘衛 三  
注猶朝暮也興起寐臥也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引夙興夜  
寐句昭帝從章受魯詩又從蔡義受韓詩明魯韓與毛文同  
靡有朝言非一朝之故言既遠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  
也猶易言非一朝之故言既遠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疏傳啞啞然笑悼傷也箋言我也遂猶  
薄乃至見暴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暴若其知之則啞啞  
然笑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身自哀傷○  
矣不靜見遇遂安也說文啞大笑也此婦人云我既安然為婦  
歸從前奔從復關之至不告於兄弟始則相陵後乃偕逐不能不  
亦茫然不知今見我歸但一言之皆啞然大笑無相憐者我靜  
思之惟身自傷悼  
為匪人所誘耳

及爾偕老使我怨疏傳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若乎女  
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為此氓之婦三歲不應便老蓋言始也  
將與汝偕老今未老而已見棄若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  
者愈使我怨也愚案及爾偕老即復關從前信誓之詞此婦追  
述其前誓而云今已見棄尚何所言徒使我老增哀怨耳箋泥  
老字以為老乃見棄也淇則有岸隔則有津疏傳淇水也箋泥  
固非嚴解亦未當也

子書卷之三 反文句















蔓生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首如飛蓬言髮亂也易  
林節之謙伯去我東首髮如蓬長夜不寐展轉空牀內懷惆悵  
憂推肝腸之選比之復詞意相同比之復伯作季蓋字調明  
齊毛文同澤面曰膏澤髮曰沐言非無膏沐之具夫不在家無  
意於容飾也馬瑞辰云眾經音義六引三蒼適悅也女  
為悅己者容夫不在故曰誰適為容言誰悅為容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傳杲杲然日復出  
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  
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  
我憂思以生首疾○左襄二十三年傳其然注云猶必爾此云  
其雨於義當同馬瑞辰云杲杲對杲杲言說文杲下云其也  
木下東下云動也○木曰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  
日在木上說文又云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  
出謂之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  
二子乘舟傳願每也此詞九辨注引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杲  
瑞辰云甘與苦以相反為義故甘草爾雅名為大苦方言苦快  
也郭注苦而為快者猶以臭為香治亂為存以此推之則  
甘心亦得謂為苦心猶言憂心也左成十三年傳諸  
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也注疾猶痛也甘心首疾與痛  
心疾首文正相類皆為對舉之詞詩注疾猶痛也甘心首疾與痛  
文以為均也厭為厭足之狀引申為厭倦厭苦漢書韓信傳注

**三家詩義集疏** 卷三下 邴邴衛 完

苦厭也李廣傳注苦厭苦之也痛疑傳訓甘為厭者正讀甘為  
苦故即以訓苦者釋之正義有未達耳義訓為甘嗜之甘其義  
近廷集傳又謂爾甘  
心於首疾亦非詩義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注魯說曰發諛忘也

韓謏亦作諛韓說曰諛草忘憂也疏傳諛草令人忘憂背北堂

考榮詩是魯作諛而訓為忘孔疏云諛訓為忘非草名也韓謏  
亦作諛者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云諛諛為忘非草名也韓謏  
草忘也詩注又引薛君章句云或從諛諛云諛諛為忘非草名也  
皆以釋諛諛又安得諛諛君章句云或從諛諛云諛諛為忘非草名也  
亦引毛傳諛諛又安得諛諛君章句云或從諛諛云諛諛為忘非草名也  
本今案文選李注忘也阮校諛諛云諛諛為忘非草名也韓謏  
為說以此推知說文令人忘憂之草亦本諛諛詩故以忘憂  
想之詞不謂實有此草而任訪述異記曰萱草一名紫萱吳中  
萱草忘憂則以萱草為物志引神農經曰萱草一名紫萱吳中  
為我栗處為早起棘為吉桑為喪桐杖為取同於父又因韓詩

憂忘之說而引申之也陳喬樞云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詩  
注又引韓詩焉得諛草二句文與毛同諛諛字通謝惠連詩云  
積憤成疾焉得諛草如何注引韓詩又作萱草此順謝詩所作  
字耳其引薛君章句字仍作諛云萱草與諛通馬瑞辰云說文北  
花也从二人相背是北本從背會意漢書高紀項羽追北堂  
昭注北古背字背去而走也背北古通用故傳知背即北堂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 疏毛序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  
筭育生長也○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詩外傳三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扉而見天道非目能視  
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惡飢  
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  
也惡憂則知天下之欲安也惡怒則知天下之欲和也惡渴則  
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飢渴苦血氣  
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  
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  
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  
裳思案此錯引鴉羽有狐二詩言時當貧困故昏禮不舉男女  
失時欲君人者不忘國本急於養民  
也外傳義與毛序合魯齊無異義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三下 邴邴衛 辛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注齊綏綏作久久疏傳與也綏綏四行貌

辰云齊風雄狐綏綏吳越春秋塗山歌綏綏白狐者指一狐言  
不得謂綏綏為四行貌齊作久久者王應麟詩攷引齊綏綏作  
久久玉篇久久今作綏行遲貌引詩雄狐久久此文當同廣雅綏  
舒也說文久行云行遲曳又久象人兩脛有所踞也是久久為  
舒遲貌詩蓋以狐之舒遲自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疏傳之子無  
得與無室家者之失所耳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疏傳之子無  
下曰裳所以配衣也裳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  
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馬瑞辰云序云男女失  
時喪其妃耦是詩本兼男女言左傳言男有室女有家知傳言  
之子無室家者實合下章言之亦兼男女言古者上衣而下裳  
以喻先陽而後陰無裳喻男之無妻也愚案馬說是箋專說首  
章置二三章不言致後來說詩者有寡婦欲嫁歸夫之解得此  
可息羣疑韓詩外傳三引  
末二句現明韓毛文同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 注韓說曰在彼淇厲水絕石曰厲心之憂

**矣之子無帶** 疏厲厲深可厲之者帶所以申束衣○在彼至日

非深則厲之厲但厲必深水其旁水淺處亦可名厲實則此厲  
當為瀨之借字史記南越傳為戈船下厲將軍漢書作下瀨說



文瀨水流沙上也楚詞石瀨兮淺淺是瀨為水流沙石間當在由深而淺之處上章石絕水曰梁為水深之所次章言瀨為水淺之所三章言瀨則在岸矣立言次序如此說文瀨履石渡水也或从瀨作瀨瀨同聲故履石渡水之瀨與水流沙上之瀨義足相成聲亦同類又與涉水之瀨轉相引申故深則瀨說文作礫此水旁之瀨又以深瀨之字為之若但訓水旁與瀨無別矣皮嘉祐曰胡說於韓義亦合瀨是水中有涉石之處故水絕石亦由水渡石之謂馬瑞辰云東山詩親結其瀨釋言瀨帶也婦人繫屬於人無帶是無所繫屬蓋以喻婦女無夫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疏傳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馬瑞辰云三章無服

統男女言之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注賈子新書禮篇引由余云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報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下 邶鄘衛

**施如此**疏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案序美桓公朱子不以爲然謂於經文無據其說見因記者但以爲尋常施報之言至作集傳乃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又不如從序之爲愈矣賈子本經學大師與荀卿淵源相接其言可信當其時惟有魯詩若舊序以爲美桓公買子不能指爲臣下報上之義是其原本古訓更無可疑傳於末章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足見尼山當日以爲詩文明白古禮可徵即微物亦將君上之意悠然有會於聖心其對哀公問政以禮羣臣則士之報禮重爲九經之一即此意也韓齊無異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疏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瓜食之津潤不木者爲木瓜圓而小如木瓜食之酢澀而木者爲木桃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者爲木李桃寬遠以木桃爲檀子木李爲楸檀胡承珙云檀子楸檀在本草別錄圖經並無木桃木李之名後人因詩而後以此名耳傳以木瓜爲楸用爾雅文而木桃木李無訓爾雅以瓜不木生故獨釋楸爲木瓜若桃李皆木自不必復稱爲木詩言木桃木李因上章木字以成文耳毛傳無訓蓋即以爲桃李若檀子及楸檀皆與木瓜同類不應目爲桃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爲木桃足知木桃即

桃烏得爲木瓜之類乎馬瑞辰云瓊瑤爲玉之美者因而凡玉石之美者通謂之瓊瑤文引說文瓊赤玉也段氏玉裁謂赤乃亦之說說文時有言亦者如李賢所引說文亦赤玉也亦赤玉之類案段說亦是也說文以瓊瑤爲赤玉之類赤玉者赤玉赤玉詩不得言佩玉名傳當作佩玉石今謂爲名一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疏傳非也我非敢以瓊瑤爲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孟子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此君好臣也又善君者好君也注言臣說君謂之好君此臣好君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疏傳瓊瑤美玉玉蓋石之譌上章正義引傳正作美石即其證瓊瑤次於玉當爲美石大雅公劉詩言維玉及瑤亦瑤與於玉之證說文瑤玉之美者據此詩釋文引說文瑤美石知說文玉亦石之譌然陸引說文云美石以存異義則所見毛傳已作美玉矣王逸楚詞離騷注引詩曰報之以瓊瑤又九歌章句引同明魯毛文同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疏傳瓊玖玉名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美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楸柚○段玉裁云玉風傳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

**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下 邶鄘衛

**木瓜三章章四句**

**邶鄘衛國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下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王黍離第四 乙已占引詩推度災曰王天宿箕斗此齊說漢書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衰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維邑...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

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雙此十二國之所以存其舊也先儒謂邦君誤矣虞東學詩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黍離注 韓說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疏 毛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

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箋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繼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

愚案吉甫放逐伯奇出亡自是西周之事年歲無考存歿不知蓋有傳其亡在王城者及平王東遷伯封過之求兄不得揣其...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注 韓說曰黍離伯封作也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薛君注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兄不得憂慙不識於物...

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疏 傳彼彼宗廟宮室箋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黍...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

稼今北方種高粱最早與稷為首稷正合郭璞以稷為小米誤矣稷以春種黍以夏種而詩言黍離離稷尚苗者稷種在黍先...

靡靡中心搖搖注 三家搖搖作搖 搖憂無所慰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馬瑞辰云說文道行遠也邁亦為行言則為...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疏 箋知我者久留不去○求者謂求亡兄也生則求其人死則求其屍列女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之爲此事者果何人哉不敢顯斥其母管作倉者外傳入引詩  
悠悠倉天阮元云倉是蒼之本字禮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  
衣漢書蕭望之傳倉  
頭盧見並以倉爲蒼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  
成秀人所以收从爪禾穗俗从禾惠聲凡穀之華皆吐於穗非  
華而後穗也故毛詩說文皆以采爲秀月令注黍散舒秀即謂  
黍穗或疑吐華日秀與此成穗之秀別不知穀類惟其作華餘  
皆不華而秀吐穗即秀既秀即實出車黍稷方華此華即秀散  
文通耳非於華也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醉於憂也後漢劉寬  
醉寬傳李注引謝承書曰寬尤明韓詩外傳足證此  
對即用韓詩曹植釋愁文憂心如醉亦用韓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 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白黍離離見稷之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于壽閱其兄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  
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詩三家義集疏** 卷四 王 三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胡承珙云據左傳衛壽  
寤庭先往是死在伋且安得有閑兄見害之事且使黍離果爲  
壽作當列之衛風何爲冠於王風之首其不足據明矣又說苑  
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爲太  
子好倉唐曰好晨風與黍離文侯讀黍離曰彼黍離離云云文  
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韓詩外傳亦引此以父  
子之間其事相類故也愚案擊先封中山而後入爲太子說苑  
乃云封太子擊於中山又倉唐述詩而以爲文侯自讀據外傳  
所引餘文尚多皆從刪削疑它人竄入不出中墨手也此詩當  
以韓說爲正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 疏 毛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  
相思之情無僚友託諷之誼所  
稱君子妻謂其夫序說誤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疏 箋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  
甚○案言君子行役未有定期此時何能至家哉箋以爲未有  
反期似與下曷至相複二章不日不月即不知行役之期也曷

其有估即曷至也雞棲于埭 傳說日雞埭而棲爲埭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 疏 傳雞埭而棲日埭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  
役者乃反不也○雞埭而棲爲埭者釋宮文魯說也孔疏引與  
舊注魯詩之文廣韻時埭之名郭注寒鄉雞埭爲雞所棲日時  
埭音從寺不從時字隨讀變也班彪北征賦日曉曉其將暮  
視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班氏世習齊  
詩賦云怨曠傷情知齊義以此詩君子爲室家之詞郭引詩記  
歷極云牛羊來暮亦用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疏 箋行役多危  
齊文是齊作牛羊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估** 傳說日估至也 疏 箋行役反  
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不日不月者不能以日月計估至  
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韓訓估爲至蓋以爲估之通段  
毛於下文羊牛下括訓估爲至於小雅車華德音來括訓估爲  
會亦有至義王氏疏證云詩曷其有估韓云估至也毛云會也  
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估其義一也估括會古  
並同雞棲于埭 傳說日雞棲於埭爲埭 疏 傳雞棲于埭爲埭  
詩三家義集疏 卷四 王 四

弋爲標者亦釋宮說也就地樹標然特立故謂之標但標非  
可棲者蓋鄉里貧家編竹木爲雞棲之具四無根據繫之於標  
以防標竊故云棲于標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括君子于役苟無飢  
耳作標爲是標俗字 渴 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 疏 毛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  
義

**君子陽陽** 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簞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筦由  
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持箏我欲使我從之於房  
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陽  
陽君子之貌也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孔疏云史記稱晏子御  
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其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今史記  
列傳作揚揚晏子雜上篇亦作揚揚荀子儒效篇則揚揚如也  
揚傳注得意之貌是陽即揚之反借玉篇注揚揚爲揚此揚陽  
聲通之例韓訓爲君子之貌雖未明言其得意而情狀如繪凡

其有估即曷至也雞棲于埭 傳說日雞埭而棲爲埭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 疏 傳雞埭而棲日埭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  
役者乃反不也○雞埭而棲爲埭者釋宮文魯說也孔疏引與  
舊注魯詩之文廣韻時埭之名郭注寒鄉雞埭爲雞所棲日時  
埭音從寺不從時字隨讀變也班彪北征賦日曉曉其將暮  
視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班氏世習齊  
詩賦云怨曠傷情知齊義以此詩君子爲室家之詞郭引詩記  
歷極云牛羊來暮亦用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疏 箋行役多危  
齊文是齊作牛羊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估** 傳說日估至也 疏 箋行役反  
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不日不月者不能以日月計估至  
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韓訓估爲至蓋以爲估之通段  
毛於下文羊牛下括訓估爲至於小雅車華德音來括訓估爲  
會亦有至義王氏疏證云詩曷其有估韓云估至也毛云會也  
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估其義一也估括會古  
並同雞棲于埭 傳說日雞棲於埭爲埭 疏 傳雞棲于埭爲埭  
詩三家義集疏 卷四 王 四

弋爲標者亦釋宮說也就地樹標然特立故謂之標但標非  
可棲者蓋鄉里貧家編竹木爲雞棲之具四無根據繫之於標  
以防標竊故云棲于標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括君子于役苟無飢  
耳作標爲是標俗字 渴 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 疏 毛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  
義

**君子陽陽** 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簞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筦由  
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持箏我欲使我從之於房  
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陽  
陽君子之貌也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孔疏云史記稱晏子御  
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其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今史記  
列傳作揚揚晏子雜上篇亦作揚揚荀子儒效篇則揚揚如也  
揚傳注得意之貌是陽即揚之反借玉篇注揚揚爲揚此揚陽  
聲通之例韓訓爲君子之貌雖未明言其得意而情狀如繪凡

其有估即曷至也雞棲于埭 傳說日雞埭而棲爲埭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 疏 傳雞埭而棲日埭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  
役者乃反不也○雞埭而棲爲埭者釋宮文魯說也孔疏引與  
舊注魯詩之文廣韻時埭之名郭注寒鄉雞埭爲雞所棲日時  
埭音從寺不從時字隨讀變也班彪北征賦日曉曉其將暮  
視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班氏世習齊  
詩賦云怨曠傷情知齊義以此詩君子爲室家之詞郭引詩記  
歷極云牛羊來暮亦用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疏 箋行役多危  
齊文是齊作牛羊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估** 傳說日估至也 疏 箋行役反  
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不日不月者不能以日月計估至  
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韓訓估爲至蓋以爲估之通段  
毛於下文羊牛下括訓估爲至於小雅車華德音來括訓估爲  
會亦有至義王氏疏證云詩曷其有估韓云估至也毛云會也  
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估其義一也估括會古  
並同雞棲于埭 傳說日雞棲於埭爲埭 疏 傳雞棲于埭爲埭  
詩三家義集疏 卷四 王 四







蓋與申皆偏於楚故同時遺成孔疏云借甫許以言申實不戊甫許其失甚矣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一統志呂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呂村

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許疏傳蒲草也許謂姜文鄭炎帝大嶽之肩甫侯所封在潁川漢若許一統志今在河南許州其地距楚較申甫為遠而後亦為楚滅蓋同被楚侵也左昭二十六年傳疏劉炫引汲冢紀年平王奔申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陳奐據此以為許有立平王之功故兼成之紀年皇甫謐偽撰之書不足據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信其撰造故實即影射此詩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推疏毛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注韓說曰推益母也又曰推詩也三家嘆

作鷓鴣人人居不安之世猶鷓鴣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鷓鴣之生於谷中得水則病將死○中谷有中推益母也者陸瓌詩疏引韓詩文推荒蔚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益母即荒蔚別名廣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王  
七  
雅釋草云益母荒蔚也玉篇推荒蔚也詩曰中谷有推與釋文引韓說合陸瓌又引劉歆云推與荒蔚也傳云推與陸

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說文於鬱也詩義此不當作於鬱意說文嘆乾也耕暴田曰嘆亦與此文不合三家作鬱者說文鬱水濡而乾也从水鷓聲詩曰鷓其乾矣文與毛異蓋出三家較作嘆義合王氏詩總聞云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色愈鮮則性不宜水可知愚案推本惡溼今生谷中水類浸之

首章雖濡旋乾次章且濡且乾三章雖乾有女化離嘒其嘆矣終溼則傷於水而將萎死矣次第如此有女化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難難矣疏傳此別也艱亦難也箋有女遇凶

嘆傷已見棄其恩薄所以嘒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釋文嘆本亦作歎說文歎吟也廣雅釋詁嘒傷也言有女見棄於夫時當別離嘒然長歎所以嘒然長嘆者遭遇此艱困之時不欲專咎君子也箋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正指凶年言之正義申箋云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則意與鄭違矣

中谷有推嘆其脩矣有女化離條其歡矣條其歡矣遇人之不淑矣疏傳脩且乾也條條然歡也箋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陳奐云說文脩脯也脯乾肉也乾肉謂之脯亦謂之

脩因之凡乾皆曰脩矣榘傳條長也歡義具江有汎條然而長嘯也遇人不淑歸咎君子言雖遇饑饉如其夫相待不薄未必不可共謀保聚其如遇人不善何

中谷有推嘆其溼矣有女化離嘒其泣矣嘒其泣矣注韓嘒作

嘒何嗟及矣疏傳離遇水則濕嘒泣貌箋離之傷於水始則溼深淺為薄厚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於己之恩徒用凶年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嘒猶歡也無泣義韓嘒作嘒者韓詩外傳二引此詩作嘒其泣矣眾經音義四引聲類嘒短氣貌又十九引字林嘒憂也人心憂則氣短而下泣明此詩當作嘒胡承珙云何嗟及矣經文當作嘒何及矣傳寫者誤倒之外傳及說苑建本篇列女魯莊文當作嘒何及矣傳寫者誤倒之外何及二字相連為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及矣是正以是也箋訓及為與云將復何與為室家乎凡言嘒無及者所包甚廣即此詩臨去之時心事萬端而以爲慮君子無室家似不必過泥外傳說苑

列女傳皆推演之詞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王  
八

兔爰疏毛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三家無異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注魯說曰爰爰緩也鳥言謂之羅韓說曰

爰爰發蹤之貌也疏傳與也爰爰緩也鳥言謂之羅韓說曰有急者有所蹤蹙也○爰爰緩也者釋文謂物舒緩自如鳥言謂之羅釋器文皆魯說也釋器又云兔爰謂之羅是羅專以網鳥非以捕兔詩意止言羅兔不捕耳爰爰發蹤之貌也者華嚴經音義舉經音義二十三引韓詩傳文爰爰發蹤之說漢書蕭何傳羅注發蹤謂解縱而放也聽縱與發蹤義同馬瑞辰云

放縱離于羅以喻君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子之獲罪離于羅以喻君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之獲罪離于羅以喻君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之獲罪離于羅以喻君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之獲罪離于羅以喻君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之獲罪離于羅以喻君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之獲罪離于羅以喻君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傳蕭所以供祭祀采蕭者辰云楚詞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荷兮謂蕭艾之香蕭艾並舉皆爲蕭艾進仕者可以推見魯說之信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傳艾所以療疾采艾者云離騷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東方朔七諫蓬艾親御於牀第兮馬蘭雖踣而日加此詩采蕭采艾皆喻人主之信讓下二句乃懼讓之意愚案以惡草喻讓讓古人古義墨見此與之信深切著明說詩者必兼此信

采芣三章章三句

大車注魯魯大夫意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乃作詩曰毅則異室死則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王

十一

同穴謂予不信有如噉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親遂死不願列於賢貞疏毛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男女之訟焉○夫人至賢貞劉向列女傳貞順篇文左傳載楚納息嬀事與此相反魏源辨之云史記楚世家敘滅滅息蔡無一言及於納嬀况隱十一年左傳君子知息之將亡正義云莊十四年楚滅息莊十四年經書秋七月荆入蔡傳謂楚文因息嬀生二子不言而伐蔡既同是一年即使息滅於春初亦僅相去數月豈能卽生二子事蹟無一合者詩曰爾日之子明屬息君楚子夫人三子之稱班婕妤賦曰窈窕姝妙之年幽閑專貞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其爲夫人詞明矣蓋申息皆幾甸之國且楚之北門而東周之屏蔽也申息亡而楚遂憑陵中夏故錄成申哀息二詩於王風明東周不振之由猶黎

許無風而附於衛

大車注魯魯大夫意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乃作詩曰毅則異室死則

大車注魯魯大夫意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乃作詩曰毅則異室死則

大車注魯魯大夫意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乃作詩曰毅則異室死則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王

十二

大車注魯魯大夫意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乃作詩曰毅則異室死則



死則神合同為一也箋穴謂冢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闕於古禮○殺生釋言文息君守門夫人將納於楚宮此異室也同穴者約死之誓言漢書哀紀詔云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爾葬之禮自周與焉陳喬樞云哀帝從章元成章實受魯詩見陸璣草木疏則詔中引詩云據魯詩文也外戚傳引詩同白虎通崩薨篇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亦引二語白虎通用魯詩明魯毛文同子者夫人自謂指日為誓尚著明也釋文繳本又作皎列女梁寡行傳引詩及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引韓詩皆作皎陳喬樞云說文皎月之白也皎日之白也皎玉石之白也是皎繳皆曉之段借今湖北桃花夫人廟祀息夫人古蹟尚存唐人留詠知魯詩之言信而有據矣若如左傳所載烏得有遺構至今乎

大車三章章四句

巨中有麻疏 毛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義

巨中有麻彼雷子嗟疏 傳雷大夫氏子嗟字也巨中境塙之處詩三家義集疏卷四王

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為賢○雷者鄭世家周襄鄭徙都于雷公羊傳鄭取鄆遷鄭而野雷後為陳有漢陳雷郡陳雷縣今陳雷縣也公羊傳祭仲省雷而為宋所執左傳楚子辛侵宋雷漢楚國雷縣今沛縣境也皆不足當此雷漢志河南郡緜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雒水注劉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三面臨澗在緜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淵今偃師縣南二十里故縣村馬瑞辰云劉雷古通薛尚功鐘鼎款識有劉公簠積古齋鐘鼎款識作雷公簠是其證今從之孔疏申毛云子嗟在朝有功今放逐在外國人觀其業而思之愚案觀業思功與詩義合箋說失之緜氏縣地勢險峻巨中境塙為多而樹藝勤勞 彼雷子嗟將其來施由於彼子嗟之董督宜其動人懷思矣

巨中有麥彼雷子國彼雷子國將其來食疏 傳子國子嗟父子國復來我乃得食

箋言子國使巨中有麥著其世賢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已得厚待之○孔疏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當先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遂言及子國耳愚案詩言子嗟之賢教民盡力種植蕃茂多得可食之物以食我今雖放逐以去或且更食我乎思之甚也

巨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巨中有李彼雷之子彼雷之子貽我佩玖疏 傳玖石次玉者言中而有李又雷氏之子所治雷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己而遺己也○馬瑞辰云詩以子國為子嗟父則此言彼雷之子宜為子嗟之子箋上云巨中而有李又雷氏之子所治又字正承子國子嗟言之貽當從釋文作詒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从玉欠聲 詩曰詒我佩玖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王

古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鄭緇衣第五疏 鄭國名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乃名鄭桓公居栢林徒拾宋忠注栢林與栢皆音林今與栢皆無考一統志陝西華州北故鄭城也其縣之閭鄉漢湖縣古為胡國韓非子鄭武公戮其思而滅胡即其地蓋漢武帝嫌胡名始加水旁此故鄭事也漢志臣瓚注桓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問辭國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上是以為鄭桓公地理志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一統志河南新鄭縣西故鄭城也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鄭天宿斗衡地理志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右雒左汭食溱洧焉土隲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日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濶濶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恂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 詩國風也皆齊說魯韓蓋同 綱衣疏 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美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禮綱衣云好賢如緇衣鄭注綱衣詩篇名也其首章曰緇衣之宜兮緇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榮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鄭注禮時治三家詩知三家皆以此詩為美武公無異說 緇衣之宜兮緇子又改為兮疏 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之位焉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齊詩緇衣首章文與毛同見馬瑞辰云周官典命凡甸冠弁服後鄭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諸侯以為視朝之服引詩緇衣為證論語緇衣羔裘邢疏謂朝服也是緇衣本諸侯視朝之服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內臣于王其居私朝仍服其諸侯之朝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傳云卿士聽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為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私朝對公朝言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又云卿士所之館在天子之宮今之諸廬也蓋謂館為九卿治事之公朝並未言館即私朝也館為公朝故下文又云還乃還於私朝也正義合而一之因謂天子之朝皮弁服退適諸曹服緇衣誤矣古者諸侯之卿大夫有二朝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岸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是也天子之卿大夫制亦

當有二朝玉藻揖私朝輝如也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是卿大夫有私朝之證至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正章注所云君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事有當告者乃入也以此推之知天子之卿大夫在外朝有事尚當入告似不得先釋朝服而易緇衣也且玉藻又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朝服退謂大夫退於家釋朝服夫常天子未釋服以前不得先服緇衣明矣又案羔裘與緇衣相配召南羔裘詩上言羔羊之皮下言自公退食知諸侯大夫退朝時尚服朝服之緇衣則知天子之卿士未退時不得釋朝服之皮弁矣緇衣指在私朝而言適館指在公朝而言還於朝服之首言緇衣蓋指朝君後退適公朝而言至望其還而飲食之言適子之館蓋指朝君後退適公朝而言至望其還而飲食之言所以明好之深望其退而休息也正義誤以館為私朝因謂適諸曹改服緇衣失之愚案馬說精審詩意禮經一物合說文綱下云帛黑色宜下云所安也官命有德服以章之賢則曰宜否則曰不稱唯其人也敝願改為欲其久服子者探君上之意而詠歌之合觀下文解衣推食皆出 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榮兮疏 傳適之館舍榮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適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儲虛也自館還在采地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馬瑞辰云公羊定四年傳何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使大夫為治其國是諸侯入仕王朝更授采地說與傳合公羊襄五年傳何注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故傳謂之采祿箋謂自館還在采地之謂諸侯仕王朝者居當與王投食即論語君賜食之類諸侯仕王朝者居當與王官相近不必定居采邑美以為還在采邑之都亦誤 緇衣之好兮緇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榮兮疏 傳好猶宜也 箋適為也 緇衣之蓆兮注 魯說曰蓆大也韓說曰蓆儲也敝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榮兮疏 傳蓆大也箋作爲也○蓆大日緇衣之蓆兮蓆儲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 香樞云說文蓆廣多也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疏 毛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莊公



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三家無異義左桓五年傳鄭伯使祭足勞王杜注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恩案詩人感於君國之事託為男女之詞稱曰仲子無直呼其名之理當是祭封人名足仲為其字也春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云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則杜謾顯然矣後漢郡國志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一統志今長垣縣東四十里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疏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祭仲諫莊公不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此詩託為莊公距仲之言請無踰我里而折我親戚之杞喻封段於京猶種杞也據左傳封段時仲固諫箋引公子呂語殆由誤記胡承珙云詩言杞者七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皆當為杞柳後世謂之樺柳本草衍義云樺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杞木所由別於樺柳也馬瑞辰云杞即社所樹木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木正與傳里訓合蓋以杞本大而難伐喻段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鄭 王

**可畏也疏**箋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謙與以父母之故故母有言不得從也○說文懷思也言豈敢愛而不折特畏我父母而不為仲非不可念思然父母之言可畏故不女從耳當命言父母者統詞耳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傳牆垣也桑木之眾也○桑木之眾也蓋以此段之得眾所謂厚將得眾也孟子樹牆下以桑是古者桑樹依牆

**兄疏**傳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強朝所謂多行不義也鶴鳴詩樂彼之園爰有樹檀是古者檀樹於園

**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疏毛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三家無異義

**叔于田巷無居人**疏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叔段字武姜溺愛莊公縱惡寵異其號謂之京城大叔從叔於京者類皆諛佞之徒惟導以政遊飲酒之事而國人亦同聲責媚詩之所為作也古者居必同里里門之內家門之外則巷道也巷與街同巷頭門謂之閭周禮二十五家為里故說文里門曰閭二十五家相率謂之閭亦謂之巷祭義而弟達乎州巷矣注巷猶閭也其里中有別道亦曰巷蓋因地勢為之眾經音義引三蒼廣雅釋室又云閭謂之街也其音通也里中而有門即別道之門故廣雅釋室又云閭謂之街也其音通也里中而有門即別道之門

**也洵美且仁**疏洵美且仁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案叔之為人人以仁稱之新書修政篇所謂樂之者見謂仁也黃山云論語里仁為美仁止是敦讓意亦通

**叔于狩巷無飲酒**疏傳冬獵曰狩箋飲酒謂燕飲也○馬瑞辰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疏劉詩益曰飲酒者宜好會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鄭 四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疏箋適之也服馬猶乘馬也武有武節○陳奐曰公羊傳注禮諸侯田狩不過郊蓋諸侯苑囿當在近郊叔適野以都城之外為野也武者謂有武容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疏毛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案加大字以別於上章三家無異義

**叔于田乘乘馬**疏傳叔之從公田也○釋文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嵩高傳乘馬四馬

**如組兩驂如舞**疏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如組者如織組之如舞者小戎箋驂兩驂也保氏注無交衢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蓋謂驂馬安行如舞者之有行列從容中節也新序雜事五韓詩外傳二引詩二句歸美善御明善韓義同中論賞罰篇言善御之可以為國外傳二言堯能使者為己用又言法得則馬和而教道得則民安而集引二句皆推衍之詞

**叔在戴**注韓說曰禽獸居之日



藪火烈具舉注魯烈作列疏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藪

居之日藪者釋文引韓詩文藪內傳也釋藪苑華嚴經音義二

引韓詩傳同禽上多澤中可三字魯烈作列者張衡東京賦引

詩作列衡述魯詩也陳喬樞云毛作烈訓為列古文借字三家

今文本字澤虞疏文選李注三引詩並作列陳與云列古列字

周禮作厲鄭司農注山虞典祀並訓厲為遠列即遠也詩禮

假作烈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言遮迺山澤而以火焚之也禮

楊暴虎注魯說曰禮禘肉袒也暴虎徒搏也齊韓禮作臚獻于

公所注齊說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疏傳禮禘肉袒也暴虎

公所進於君也禮禘肉袒也暴虎徒搏也者釋文魯說也

孔疏引李巡曰禮禘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衣舍人

曰徒搏無兵空手搏之詩釋文禮本又作袒齊韓禮作臚者說

文臚肉袒也詩曰臚臚暴虎徒搏爾雅作禮則作臚者齊韓本

也馬瑞辰云袒與臚有別說文但袒也禮但曰臚也又曰臚者

但禮程者但也是去衣之袒當作但肉袒之袒當作臚今作

禮袒皆借字說文袒衣釋解也段注即統之本字公者莊公段

從公獵故搏虎而獻之以示武勇鄭伯至暴虎漢書匡衡傳上

疏文顏注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空將叔無狂戒其傷女注

手搏虎取而獻之齊齊詩此齊說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鄭

魯說曰狂復也疏復也者釋言文孔疏引孫炎曰狂狀前事復

為也陳喬樞云傳狂習也箋訓狂為復益據魯訓戒其

傷女者眾愛而戒之孔疏謂公恐其更然似非詩意

叔于田乘黃兩服上襄兩駟雁行注韓詩曰兩駟雁行韓說

曰兩駟左右駟駟疏傳乘黃四馬皆黃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

言與中服相次序釋言襄駕也呂覽愛士篇高注四馬車兩

馬助人之立於車中者身必稍曲向前故謂之駟孔疏今

止馬猶謂之控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田乘乘鴟疏胡承珙云釋本傳鴟鴞詩疏引爾雅作鴟者

後人據詩文改之唐石經及五經文字爾雅皆作鴟說文鴟黑

馬驪白雜毛今說文無此字陸氏尚及見之故詩音義亦云依

字作鴟毛特兩服齊首兩駟如手疏傳馬首齊也進止如御者

借鴟為鴟耳兩服齊首兩駟如手疏傳馬首齊也進止如御者

兩駟如手皆以人身為喻言兩駟前出如人之首兩駟稍次如

人之手變如言齊者錯文以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

見義也傳以為馬首齊失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

罕忌抑釋抑忌抑也罕疏傳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抑所以覆

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胡承珙云此詩自是

背田用燎初獵之時其火乍舉正獵之際其火方揚未章獵畢

將歸持炬照路火當更盛故曰阜也慢釋文作慢陳與云古侮

嬖作嬖慢慢作慢其義皆不訓遲字當作趨說文趨行遲也因

之凡遲皆可以謂之趨罕希釋文說文趨所以覆矢也左傳

作冰昭十二年傳杜注冰箭箭其蓋可以取飲今釋之以覆其

矢也曹讀為報此假借也小戎傳鞬弓室也弓室謂之鞬亦謂

之鞬又謂之鞬左傳右屬鞬又謂之鞬鞬記帶以弓鞬皆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鄭

物也蓋鞬本鞬弓之器因之受

藏於鞬曰鞬鞬受藏於鞬曰鞬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注齊說曰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母又曰

慈母望子遙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疏毛序刺文公也高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

朝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

不願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春秋閔公二年

師濟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即其事也漢書古今人

表鄭高克與公孫素同列第七等或以傳公子爲公孫之諺焦

循云公子素即信二年師師入滑之公子士素士一聲之轉說

皆可通清人至慈母易林師之賤文觀之升遜之剛同慈母至

悲苦豐之願文咸之旅同皆爲高克事作齊說也詩蓋從克之

軍人所作據易林清人高子知克亦清邑之人故率其同邑

之眾屯於衛邑彭地越境屯兵故云外野現魯韓無異義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注三家旁作勝疏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

之郊也介甲也箋清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鄭

六



















淮南道應篇扶桑受謝墨形篇作陽谷博桑說文扶扶博皆防  
無切同音相段博下云博桑神木日所出也扶疏即博桑二字  
之變文明為大木齊表東海地近陽谷管子言木及之說亦  
近是荷華本陳澤所生與山生大木正高下合宜之喻箋謂以  
與用臣順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齊說曰視暗不明雲蔽日光  
倒置矣

不見子都鄭人心傷魯說曰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  
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美人之好美色不在觀子  
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與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小人  
其意同○視暗至心傷易林蠱之比文言鄭君視暗不明在朝  
非無子都特不見耳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  
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為是也詩曰山有扶蘇隔有荷華不見子  
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是有所見而以爲子  
都不知其非見子都乃見狂且也則所謂狂且者安知非子都  
乎趙岐孟子章句十一云子都古之效好者也亦引此詩二句  
明齊魯毛文義並同子都狂且以好醜爲君子小人之喻不指好色言

山有橋松隔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注魯說曰游龍鴻也  
齊說曰思我狡童不見子充疏傳松木也龍紅草也子充良人  
也橋松在山上喻無思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  
喻忽聽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人之好忠良之人  
不往觀子充乃反往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橋喬古通作  
言高松也山隰亦高下合宜之比游龍鴻也者淮南墨形調高  
注文引詩曰隔有游龍陳喬樞云釋草紅龍古者淮南墨形調高  
注紅名龍古其大者名龍龍即龍之段借故毛傳亦云龍紅草  
也陸瓊疏云一名馬藜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廣狹  
鴻龍頤馬藜也鴻紅同音龍頤亦即龍古之聲轉子充者子男  
子之美稱孔疏充實也言其性行充實故曰子充孟子云充實  
之謂美子都謂容貌之美子充謂性行之美也狡童者傳昭公  
也思我至子充易林隨之美子充謂性行之美也狡童者傳昭公  
公不以爲刺小人下狡童詩序云刺忽傳昭公有壯狡之志  
則以狡童指昭公乃古義相承如此齊說釋詩  
蓋言不見善人相輔惟見狡童孤立於上而已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齊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毛序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三家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傳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  
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  
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  
陳奐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  
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  
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  
帝呂刑王曰伯仲叔季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曰子彊爲  
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  
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  
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敷至如此命也如何南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呂光遺楊執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影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文選陸機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皆與此詩正意合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疏毛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箋鄭國謂學爲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雖未明指學校並無別解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廢于衿之歎復見于今北史大甯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宋朱子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宏著義之樂育皆用序無異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疏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學子而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案釋文衿亦作襟釋名襟禁也思之於前所以禁御風寒也最與衿義合而說文無襟字衿下云大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鄭

被與衿畧同而義迥殊衿下云衣系也釋名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此爲衣系義所專衿下云交衽也衽下云衣衽也玉藻衽當旁是謂裳際之衽玉篇衽裳際也衣衽也又爲裳際義所奪衽衿雖亦通衿不能竟指爲衽也釋器衣皆謂之襟郭注交衽李巡曰交皆衣領之襟襟文出爾雅古書見釋文亦作本塙爲此詩正字說文遺之耳領以壅領也亦言總領衣體爲端首也顏氏家訓云古有斜領下連於襟故謂領爲衿也孔疏衿是領之別名故傳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二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子謂學子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注韓悠悠我心者不得見而思之長也

魯嗣作詒魯說曰詒遺也詒我德音也疏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舞之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嗣作詒者釋文引韓詩文又釋之云詒寄也魯不寄問也箋用韓說馬瑞辰云詒遺古通用虞書舜讓于德弗嗣史記集解引今文尚書作不怡是其詒詒遺也詒我德音也者王逸楚詞九章惜誦篇注文遺也下有詩曰二字而無其文陳喬樞云必是引魯詩子寧不嗣音而釋之曰詒我德音也今本或傳寫脫落詩句案陳

今補正

來者言不一來也○孔疏禮不佩青玉而云青子衿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玉藻士佩瑤珉而組綬之士佩瑤珉而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馬瑞辰云往來即禮間來

挑兮達兮疏傳挑達往來相見貌○孔疏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此則正義本傳文無相往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胡承珙云據所添挑與挑同小徐說文挑引作挑今初學記十八引詩亦作挑大東挑與挑同徐說文挑引作挑今初學記十八引詩亦作挑獨行貌並謂其避人游蕩獨往獨來二義相足也挑達又作挑達說文挑謂其避人游蕩獨往獨來二義相足也挑達又作挑與行不相遇兩義皆孔疏獨往獨來之義在城闕兮疏傳乘見關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孔疏引釋宮觀謂之闕云闕是宮門非城闕之所有且宮門觀也馬瑞辰云闕者缺之段借說文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缺兩亭即內外城臺之重兩亭相對也今案孰爲重城象兩亭相對兩亭即內外城臺之重兩亭相對也今案孰爲重城象兩亭注天子周城諸侯城闕然故謂之孰借作闕公羊定十二年何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鄭

南方義合周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闕南城缺處耳孔疏闕謂猶軒闕曲縣也其形闕然而曲城闕則南城缺處耳孔疏闕謂闕非城之所有又謂城之上別有闕矣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疏非也公羊疏疑爲城墉不完則更誤矣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疏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陳奐云不見禮樂也不見禮樂一日如三月厚望學子來習之意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疏毛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揚之水不流東楚鮮兄弟維予與女疏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楚乎箋激揚之水喻忽政亂促不流東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鮮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嚴粲引曹氏曰忽突爭國子僕子有耳更立至莊十四年忽等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蓋昭公兄弟雖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與同心者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女疏傳廷誰也○說文誰欺也廷往也春秋傳日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疏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者。陳與云周禮擊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疏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者。陳與云周禮擊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疏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者。陳與云周禮擊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疏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者。陳與云周禮擊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疏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者。陳與云周禮擊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疏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者。陳與云周禮擊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疏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者。陳與云周禮擊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疏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者。陳與云周禮擊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疏毛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者。陳與云周禮擊壺氏下士六人於諸侯未聞三家無異義。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嵬，疏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南山崔嵬，疏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南山崔嵬**疏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南山崔嵬**疏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南山崔嵬**疏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南山崔嵬**疏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南山崔嵬**疏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南山崔嵬**疏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南山崔嵬**疏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南山崔嵬**疏毛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有蕩齊子由歸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墓汶為齊魯界蓋鉅平縣城東為初入魯境之道以此受名在今泰安府泰安縣西南傳懷思也箋懷來也箋訓更深切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 傳葛屨履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箋葛綏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履不宜同處猶也說苑修文篇親迎之禮諸侯以履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大夫庶人以履二兩加束脩二此詩葛屨五兩徐璣謂即加琮之履是也傳言五兩疑說苑二兩為五兩之譌若二兩則諸侯與大夫庶人無異矣禮純帛無過五兩故履以五兩為最多禮內則注綏者纓也正義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古者冠系皆以二組系於冠卷結領下謂之纓纓用二組則綏亦雙垂也此即婚姻禮物取義兩雙不容雜廁者顯以示人自含深意箋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取喻繁瑣轉令詩旨迂曲難通

**止曷又從止** 疏傳庸用也箋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子所謂介然用之而成路也從者言又從魯侯而如齊

**詩三家義集疏** 卷六 齊 八

**蘇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注齊衡從作橫從韓衡從作橫由曰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傳蘇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獵者踐治其田往來捷獵非謂田獵也齊衡從作橫從者禮坊記引詩橫從其畝四句衡作橫鄭注云蘇猶樹也橫從者禮坊記引詩橫從其畝四句

昨麟駘其賈思齊民要術云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編以上則麻葉盛也 疏鄭注云蘇猶樹也橫從者禮坊記引詩橫從其畝四句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者釋文引韓詩文眾經音義三引韓詩傳曰南北曰東西曰橫卷六引同卷二十四又引韓詩說

日南北曰從東西曰廣益傳韓詩者不一家故本亦各異衡古文橫眾經音義二釋從廣引小爾雅曰從長廣橫也卷三引周禮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君曰輪從也廣橫也則從廣即從橫廣輪猶橫從也馬瑞辰云古由從義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同說文經隨從也由或繇字故通用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注韓詩作娶妻如之何說曰娶取婦也 疏傳必告父母廟娶取

於死者此之謂也○娶取婦也者眾經音義二十四云娶七句切取也引詩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段玉裁云元應所據詩與陸異蓋是韓詩趙岐孟子章句九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呂覽當務篇高注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之何遠恥防淫佚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鄭注云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疏傳鞠窮也箋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注齊析薪作伐柯 疏傳克能也極至也箋此言析薪必待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齊析薪作伐柯者禮坊記引云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引詩云伐柯如之何四句自析薪外餘文齊毛皆同鄭注伐柯伐木以爲柯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又儀禮士昏禮鄭注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使媒求婦和合二姓親御飲酒既濟之中乎同皆齊說極猶鞠也昏姻之事不可道說至於此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九

**詩三家義集疏** 卷六 齊 九

**甫田** 疏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注魯騫作喬 疏傳興也甫大也田過度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釋文無田之田音佃造字之始田異讀耳畝句皆後起甫大釋詩文大田多稼人所樂也然必度其力能治此田否則終於無獲無田者戒之甚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能亂苗不去莠則苗不殖騫騫者揚生挺起之狀魯作喬者揚雄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據此知魯作喬諸經喬騫多通作釋訪喬高也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遠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與桓寬用齊詩論治道與序意合所言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三語 無思遠人勞心

尤與無田二句義相發明知其爲此詩齊說也 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傳切切憂勞也箋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魯桓十五年即位會艾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驪於齊惠公遷紀國鄭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求諸侯之事然不務德惠諸侯不懷志大心勞終歸無益釋訓切切愛也愛所不務愛則愛將至矣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

甫田 疏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注魯騫作喬 疏傳興也甫大也田過度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釋文無田之田音佃造字之始田異讀耳畝句皆後起甫大釋詩文大田多稼人所樂也然必度其力能治此田否則終於無獲無田者戒之甚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能亂苗不去莠則苗不殖騫騫者揚生挺起之狀魯作喬者揚雄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據此知魯作喬諸經喬騫多通作釋訪喬高也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遠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與桓寬用齊詩論治道與序意合所言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三語 無思遠人勞心

尤與無田二句義相發明知其爲此詩齊說也 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傳切切憂勞也箋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魯桓十五年即位會艾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驪於齊惠公遷紀國鄭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求諸侯之事然不務德惠諸侯不懷志大心勞終歸無益釋訓切切愛也愛所不務愛則愛將至矣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

甫田 疏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注魯騫作喬 疏傳興也甫大也田過度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釋文無田之田音佃造字之始田異讀耳畝句皆後起甫大釋詩文大田多稼人所樂也然必度其力能治此田否則終於無獲無田者戒之甚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能亂苗不去莠則苗不殖騫騫者揚生挺起之狀魯作喬者揚雄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據此知魯作喬諸經喬騫多通作釋訪喬高也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遠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與桓寬用齊詩論治道與序意合所言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三語 無思遠人勞心

尤與無田二句義相發明知其爲此詩齊說也 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傳切切憂勞也箋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魯桓十五年即位會艾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驪於齊惠公遷紀國鄭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求諸侯之事然不務德惠諸侯不懷志大心勞終歸無益釋訓切切愛也愛所不務愛則愛將至矣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

甫田 疏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注魯騫作喬 疏傳興也甫大也田過度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釋文無田之田音佃造字之始田異讀耳畝句皆後起甫大釋詩文大田多稼人所樂也然必度其力能治此田否則終於無獲無田者戒之甚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能亂苗不去莠則苗不殖騫騫者揚生挺起之狀魯作喬者揚雄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據此知魯作喬諸經喬騫多通作釋訪喬高也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遠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與桓寬用齊詩論治道與序意合所言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三語 無思遠人勞心

尤與無田二句義相發明知其爲此詩齊說也 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傳切切憂勞也箋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魯桓十五年即位會艾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驪於齊惠公遷紀國鄭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求諸侯之事然不務德惠諸侯不懷志大心勞終歸無益釋訓切切愛也愛所不務愛則愛將至矣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

甫田 疏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注魯騫作喬 疏傳興也甫大也田過度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釋文無田之田音佃造字之始田異讀耳畝句皆後起甫大釋詩文大田多稼人所樂也然必度其力能治此田否則終於無獲無田者戒之甚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能亂苗不去莠則苗不殖騫騫者揚生挺起之狀魯作喬者揚雄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據此知魯作喬諸經喬騫多通作釋訪喬高也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遠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與桓寬用齊詩論治道與序意合所言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三語 無思遠人勞心

尤與無田二句義相發明知其爲此詩齊說也 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傳切切憂勞也箋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魯桓十五年即位會艾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驪於齊惠公遷紀國鄭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求諸侯之事然不務德惠諸侯不懷志大心勞終歸無益釋訓切切愛也愛所不務愛則愛將至矣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

甫田 疏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注魯騫作喬 疏傳興也甫大也田過度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釋文無田之田音佃造字之始田異讀耳畝句皆後起甫大釋詩文大田多稼人所樂也然必度其力能治此田否則終於無獲無田者戒之甚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能亂苗不去莠則苗不殖騫騫者揚生挺起之狀魯作喬者揚雄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據此知魯作喬諸經喬騫多通作釋訪喬高也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遠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與桓寬用齊詩論治道與序意合所言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三語 無思遠人勞心

尤與無田二句義相發明知其爲此詩齊說也 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傳切切憂勞也箋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魯桓十五年即位會艾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驪於齊惠公遷紀國鄭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求諸侯之事然不務德惠諸侯不懷志大心勞終歸無益釋訓切切愛也愛所不務愛則愛將至矣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

甫田 疏毛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注魯騫作喬 疏傳興也甫大也田過度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釋文無田之田音佃造字之始田異讀耳畝句皆後起甫大釋詩文大田多稼人所樂也然必度其力能治此田否則終於無獲無田者戒之甚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能亂苗不去莠則苗不殖騫騫者揚生挺起之狀魯作喬者揚雄法言修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據此知魯作喬諸經喬騫多通作釋訪喬高也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遠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與桓寬用齊詩論治道與序意合所言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三語 無思遠人勞心

尤與無田二句義相發明知其爲此詩齊說也 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傳切切憂勞也箋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魯桓十五年即位會艾定許始有主盟之志於後殺鄭子驪於齊惠公遷紀國鄭見於春秋經傳者皆其求諸侯之事然不務德惠諸侯不懷志大心勞終歸無益釋訓切切愛也愛所不務愛則愛將至矣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



田之詩此魯詩說就思遠勞心之義而推演之

無田甫田維莠稂無思遠人勞心恒恒傳榮榮猶驕驕也恒恒猶切切也

婉兮變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注三家變作嬌疏

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卯幼穉也弁冠也箋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卯然而雅見之無幾何矣耳加冠為成人也○三家變作嬌者說文婉順也詩婉兮嬌兮變猶文嬌毛詩變用猶文也馬瑞辰云說文別有變字云慕也蓋小篆以為變慕字故與籀文之嬌字不嫌復見猶小篆以尋為取古文則以尋為得或因於嬌下剛變字失之五經文字云尋工瓦切羊角也象形俗呼古患反作非無中一又古患反見詩風是張所見毛詩作非唐石經定本俱作非與張參說合周禮十人疏亦曰經所云非是總角之非知今毛詩作非者俗也此非象兩角之貌傳訓幼穉不若訓總角兒為善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廣雅突猝也猝卒通用突而與突如同箋作突爾正義作突若猶突然也方見總角突然加冠言襄公以童穉無知之人忽有求諸侯之大志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六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疏毛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箋畢弋也弋繳射也○陳與云齊語及管子小匡篇並云襄公田獵畢弋不聽國政魯莊八年齊襄之十二年也左傳稱田貝丘而亂作為襄公因荒亡身之實據皆與序合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注三家令作麟一作麟又作洽疏  
縷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然○孔疏引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詩盧是齊國田犬之名蓋韓國沿而稱之三家作麟亦作麟者說文大部麟健也詩曰盧麟玉篇金部麟健也麟聲也亦作麟俱引詩陳喬樞云麟與鈴同玉篇麟聲也麟聲也之注當係互誤玉篇於詩采三家必於鈴下注云麟聲也引詩盧麟亦作麟健也於麟下注云健也引詩盧麟亦作麟聲也今本麟寫者譌脫也於願氏之舊矣其孰齊魯未詳一作洽者呂氏讀詩記引董道曰韓詩作盧洽洽王應麟詩攷同洽又令之借字也其人謂古賢君有德而又能行仁政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疏傳重環子母環也鬢好貌箋鬢當讀為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說文鬢髮好貌詩曰其人美且鬢言其人既有美德又有美容也箋鬢當讀為推推勇壯也陳與以爲三

盧重錡其人美且偲疏傳錡一環貫二也偲才也箋多才也

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偲強也才彊義近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鱓注三家鱓作鯢齊說曰敝笱在梁魴逸不

禁疏傳與也鮮大魚箋鱓魚子也魴也鱓也魚之易制者然而初時之婉順○魴之制與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而敝則無用與魯桓之微弱魴者王引之云即爾雅之魴一子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魴也是魴有二義孔疏鯢字異蓋

詩三家義集疏卷六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疏

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鯢也三家鱓作鯢者陳喬樞云魯語夏禁鯢亦以鯢為魚子鄭箋之義即用魯詩改毛御覽九百四引作魴鯢蓋三家今文同敝笱至不禁易林遷之大過文齊說也據此專以魴比文姜故云魴逸不禁而以鯢之眾比從者也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傳如雲言盛也箋其從姪婦之屬言文姜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陳與云桓三年春秋書齊侯送姜氏于漚齊侯信公也桓以弒兄篡國求昏于齊文姜又為信公寵女親送之謹嫁從之盛驕仇難制魯為齊弱由來者漸至桓十八年文姜如齊與襄公通桓即斃於彭生之手序云不能防閑使淫亂則詩作於十八年之從而追刺其嫁時之盛以爲淫亂之由實始於微弱陳啟源云笱之敝也不敝於彭生乘公之日而敝於子暈逆苟敝於通明指當前歸從如雲推本既住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鱓齊子歸止其從如雨疏傳魴鱓大魚如雨而弱鱓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婦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孔疏引義疏云魴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魴魚得鱓不如魴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之魴愚案魚之最佳者為魴杜甫詩所云魴魚肥







家無異義

猗嗟昌兮頌而長兮疏傳猗嗟美辭昌盛也頌長貌美昌俊好

說文昌美言也从日昌之本義為美言引申為凡美盛之

稱頌而長兮者孔疏若猶然也引史記頌然而長為蓋又云今

定本云頌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是孔疏原作頌而長兮

與下文抑若揚兮句法相類今從定本而非孔本之舊抑若

揚兮注韓作叩若陽兮曰眉上曰陽疏傳抑美色揚廣揚○案

懿國語章注懿讀曰抑是也抑若與上句孔疏舊本頌若一例

廣揚謂廣揚起頌頌之際也抑作叩揚作陽曰眉上曰陽者

玉篇阜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毛釋此篇數揚字義各異既曰

廣揚又曰揚眉又以眉目釋清揚其說詳移無定今俗呼頌者莫知

所從不如韓訓眉上之確陽者陽明之處也今俗呼頌者莫知

亦謂太陽正同此義然則自眉以及額角皆得為陽也黃山云

素問頭者諸陽之會故頭可謂陽士相見體左頭奉之注頭陽

也亦此義眉以下為面以上則為頭叩若猶叩叩頭容之直

兩說即此詩之證惟無同韻異說者則此揚自以從韓作陽為

當同日揚清揚皆言眉上廣即係借揚為陽此亦美目揚兮疏傳

目揚眉○禮記揚其目而視之瞻視清明其美自見傳以巧趨

揚眉連言非其義也陳奐云玉篇眸美目疑出三家詩巧趨

踰兮射則臧兮疏傳踰巧趨貌臧善也○說文踰動也於舉

春秋莊公四年冬及齊人狩于

禚註謂以躬體故齊人賦之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注魯說曰猗嗟名兮目上為名韓名作類

疏傳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猗嗟名兮目上為名者釋訓文孔

疏引孫炎曰目上平博郭注眉目之間名作類者玉篇頁部

詩云猗嗟類兮類眉目間也玉篇所引係據韓詩集韻引同文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侯不出正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鶴諸侯則

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鶴鄭司農注鶴諸侯也

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鶴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案司農以射人之

三侯謂即司裘虎熊豹設鶴之侯凡侯皆有鶴也考工記梓人

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鶴居一焉張皮侯而棲鶴則春以

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皮侯虎熊豹三皮之侯也五采之侯

五正之侯也大射張皮侯棲鶴不設正禮射宋侯棲鶴設正故

司農以爲一侯之身設四尺之鶴二尺之正四寸之質是正鶴

皆在一侯也賁之初筵正義引馬融注周禮及王肅引小爾雅

並與司農同後鄭據司裘言鶴射人言正遂以皮侯謂有鶴而

無正五采之侯謂有正而無鶴其射人言正遂以皮侯謂有鶴而

次白次蒼次黃次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

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梓人注云正之方外如

鶴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

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後鄭謂正外如鶴正內二尺則正方不

止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之說不同今細觀之司弓尺射權實

注質正也樹樹以爲射正弓人利射革與質注質木權也正方

車攻傳云裘纒質以爲樹樹其中設布畫以五采三采二采不

有三寸賦崇三尺一尺有半其在正之與樹相去一尺一寸有

半其廣亦然門樹高二尺又有裘以畫之其高僅二尺餘田車

之輪乃可過也若謂正大如鶴侯中丈八尺者鶴方六尺侯中

丈四尺者鶴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鶴方三尺三寸

少半寸則高於田車之輶礙於任正豈能通行據彼傳云以質

爲樹正爲二尺是其古制備家皆不能詳言之矣又賈逵注周

禮云四尺曰正五重鶴居其內而方二尺曰正大於鶴與古說乖

俱在一侯與鄭司農同而云四尺曰正二尺曰正此說失之是也鄭賈

射人注今備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正此說失之是也鄭賈

詩三家義集疏

卷六

西

美目揚兮疏

好

傳

目揚眉

禮記揚其目而視之瞻視清明其美自見傳以巧趨

揚眉連言非其義也陳奐云玉篇眸美目疑出三家詩巧趨

踰兮射則臧兮疏傳踰巧趨貌臧善也○說文踰動也於舉

春秋莊公四年冬及齊人狩于

禚註謂以躬體故齊人賦之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注魯說曰猗嗟名兮目上為名韓名作類

疏傳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猗嗟名兮目上為名者釋訓文孔

疏引孫炎曰目上平博郭注眉目之間名作類者玉篇頁部

詩云猗嗟類兮類眉目間也玉篇所引係據韓詩集韻引同文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而喪其明冀州郭君碑云卜商號儀既成兮疏儀成猶備也○



近通以選之或為籥猶饌之或為簫謨之或為簫也馬瑞辰云  
 詩三章俱言射事則舞亦射時之舞論語馬注射有五善五日  
 與武武與舞同又大射儀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  
 師熱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射時有舞之證皇侃論語疏釋與  
 武云射容與舞起與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即四矢  
 與舞耳薛君言其舞應雅樂即記所云其節比於樂也

**反兮以禦亂兮注韓反作變云變易也疏**傳四矢乘矢反復  
 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  
 也○案如箋所云是保氏五射所謂參連者也賈疏釋參連云  
 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列子仲尼篇云善射者能令後鏃  
 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謂四矢皆能復其故處也韓訓變  
 為易者言每射四矢皆易其處此保氏五射所謂井儀者賈疏  
 釋井儀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是也淮南子云越人學遠射  
 參矢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警猶越  
 人之射也然則井儀之法每射四矢各易其儀不守其故處與  
 參連之四矢皆復其故處者正相反要皆五射之事也禦大  
 射注及鄉射疏引詩作御御止也言莊公善射可以止亂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六

未

詩三家義集疏卷六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魏葛屨第七疏**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魏天宿牽牛御覽二十  
 地平夷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又曰魏國亦姬姓也  
 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陳奐云魏在  
 商為芮國地與虞爭田質成於文王至武王克商封姬姓之國  
 改號曰魏春秋魯閔公二年周惠王之十七年也晉獻公滅魏  
 今山西解州芮

**詩國風**  
 城縣是其地

**葛屨疏**毛序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福急  
 家無異義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疏**傳糾糾猶糾糾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  
 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說文以下云糾糾葛屨至  
 冬云纏也糾糾下云纏三合也重言之曰糾糾士冠禮屨夏用葛  
 冬皮屨可也今以葛屨履霜則是儉不中禮故刺其褊

**南山詩葛屨五兩據說苑修文篇葛屨親迎禮所用**

**摻摻女**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

手可以縫裳注韓詩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韓說曰織織女手

**之貌一作織織疏**傳摻摻猶織織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  
 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織  
 織至之貌者文選古詩注引韓詩文古詩織織者利其事也○織  
 語織義訓細言肌理細賦碩人詩手如柔荑即織織之貌也易  
 林困之中孚絲苧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紡績善織南國饒  
 足取之有息易林齊說取義雖別然文作摻摻明齊與毛合一  
 作織織者說文織好手貌引詩織織女手文雖不同義與韓合  
 陳喬樞云呂記引董氏云石經作織織女手文雖不同義與韓合  
 也摻織皆織之假借摻織同音故得通用爾雅織帛釋文上曰  
 本或作織是其證女者未成婦之稱不當令執婦功說文上曰  
 衣下曰裳衣有尚之者故為裳今以女手縫之是編之至無禮  
 也**要之祿之好人服之疏**傳要褻也祿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  
 使整治之謂屬著之○說文祿衣領也與要皆屬衣言箋云在  
 上是也孔疏以為裳要非說文祿衣領也與要皆屬衣言箋云在  
 成婦之好人為之彼要之祿之非皆好

**好人提提注魯提作媪疏**傳提提安諦也○魯提作媪者釋訓  
 人服用之乎乃即令縫裳失宜甚矣







公路名猶公行兼主庶子而不以庶子名凡一官兼數事者隨舉一事以名之耳正義謂餘子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非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疏傳萬人為英公行從公之行也箋采桑親蠶事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也馬瑞辰云美無度讀如尺度之度與美如玉皆以器物為喻不得謂英獨指人言英當讀如項英之英如英猶云如玉變文以協韻耳韓詩美如英四句引見上明韓毛文同惟韓其皆作已詳見鄭羔裘傳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疏傳質水鳥也公族公屬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疏釋草質牛質郭注引毛詩傳云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蕒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味亦相似郭於蕒牛質不云即澤蕒而於淪蕒下注云今澤蕒蓋以陸疏為非然神農本經云澤蕒一名水鳥說文蕒水鳥亦用傳文蘇頌云澤蕒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爾雅牛質之名以形似耳爾雅一物數名者多不得因既有淪蕒遂疑蕒非澤蕒也漢志引詩彼汾一曲明齊毛文同韓詩美如玉三句引見上明韓毛文同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 魏 四

園有桃其實之殽疏傳與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園有民得其力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是也○釋文殽本作有說文有啖也又賁之初筵筵凡非穀而食之曰殽亦通呂覽重己篇高注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或疑三家詩多樹字陳喬樞云樹字衍文也據石經魯詩殘碑下章園有棘無樹字是其明證初學記園部引毛詩亦作園有樹桃知樹字皆衍案園有桃則食其實以興國有民則得其力至君不能用其民則國與無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注韓說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疏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言有章曲則可以合樂也有章至曰謠初學記十五引韓詩章句文玉篇言部同義與毛傳合列女魯寡陶嬰傳引詩二句明魯毛文同釋樂徒歌謂之謠孔疏引孫炎曰聲消搖也郭注引詩我歌且謠以實之知用舊注魯詩文陳喬樞云謠古字作謠說文謠徒歌從言肉聲音又通作謠廣韻絲喜也詩曰我歌且謠作謠者齊詩異文漢書李不我知者謂尋傳人民謠俗謠俗即謠俗尋用齊詩此其證也

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疏傳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為乎箋士事也不知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彼人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如是則眾臣無知我憂所為也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眾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不我知者唐石經本小字本同岳本作不知我者既校已正其誤今集傳本亦誤也胡承珙云古者卿大夫皆可稱士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注云士卿士也是公士猶言公卿書秦誓疏云士者男子之大號臣通稱人之言不知我心懷憂者謂我驕者意何居乎我徒憂而無人彼人之謀國果是哉子之謂我驕者意何居乎我徒憂而無人知既無人知何不勿思強自解說之詞也蓋與益同禮檀弓子益言子之志於公乎與益嘗問焉鄭注皆訓何不釋言易益也郭注益何不形疏引論語益嘗問焉鄭注皆訓何不釋言易益也益亦者以亦為語助左傳二十四年傳益亦求之益求之也吳語王其益亦鑑於人益鑑於人也孟子益亦反其本矣益反其本也韓詩外傳九引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明韓毛文同其言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及范蠡行遊天地同憂云云則因心之憂矣推衍之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 魏 五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疏傳棘棗也極中也箋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文棘小棗叢生者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湖之間謂之棘蓋古人專以棘為棗本赤心而外有刺其刺人之草木為棘又旁推後起之義也聊願也行國去國罔極失其中正之心石經魯詩殘碑園有棘其實之明魯毛文同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步姑疏毛序孝子之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敵侵削役乎大所徵發○三 家無異義 步彼姑兮瞻望父兮注魯說曰山多草木姑山無草木岐韓說曰有木無草曰姑有草無木曰妃疏傳山无草木曰姑箋孝子始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山多至木岐釋山文郭注云見詩此魯說與毛異爾雅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岐猶妃



字陳喬樞云郭云見詩疑魯詩紀字作咳郭據爾雅舊注而言也說文山有草木也從山古聲詩曰陟彼岵兮岵無草木也從山紀聲詩曰陟彼屺兮屺無草木也從山屺聲詩曰陟彼屺兮屺無草木也從山屺聲詩曰陟彼屺兮屺無草木也

父下有兮字無已作毋已上作尙疏傳旃之猶可也父尙義箋解倦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此稱父戒已之意魯父下有兮字者宋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於第二父字下注云關

而字與毛詩異陳喬樞云石經父下所關亦必兮字上父字下而字與毛詩異陳喬樞云石經父下所關亦必兮字上父字下

母者母已禁戒之詞勉其毋懈倦也下毋寐當同上作尙者毛詩作上古文魯詩作尙今文儀禮鄉射禮上渥焉注今文上作

也馬瑞辰云左隱七年傳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皆皆退敗不能前進之稱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疏傳山有草木曰屺屺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列女魯威孫母傳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魏六

引陟彼屺兮二句明魯毛文同愚案據爾雅當作岵此引作已王政靡盬不得相保此齊詩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

合上章詩文用之非有異也慎旃哉猶來無棄注魯猶作猷疏傳季少子也無寐无者寐也

天未明而早起故無寐寐言行役不能偃息在牀也早夜連文成義此言行役太早欲寐不得寐箋謂早無寐夜無寐誤矣魯

猶作猷者釋言猷可也郭注猷來無棄是魯詩上下章猶皆作猷馬瑞辰云無棄與無死同義說文猷棄也俗語謂死曰大猷

大棄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

來無死疏傳偕俱也兄尙親也必偕與來無死無衣之與子偕行與子偕作同義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疏毛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源云注各傳會之箋云一夫止授十畝疏謂田亦樹桑地隱民稠水

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可

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者十畝之詩不知俗之儉由疏瘠多山地之福小由強鄰侵侮且魏風適彼樂郊民方難散並無畏寇內入之事苟有如季札所稱以德輔此則明主者履山越河大啟疆宇又孰得而限之乎愚案魏說是也今從馬

說現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疏傳閑閑男女無別往來還者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則小之

甚○馬瑞辰云井田之法一夫百畝魏雖削小未必僅止十畝古者田野不得樹桑此詩十畝蓋指公田也孟子云五畝之宅

樹牆下以桑穀梁傳公田爲居公羊宣十五年何注還廬舍種桑荻雜菜民各受公田十畝又廬舍各二畝半環廬舍種麻

雜菜凡爲田十二畝半詩言十畝者舉成數耳桑者謂采桑者閑閑據釋文乃亦作本原作閑閑猶言寬間也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注引毛詩亦作閑閑知出後人妄改閑閑詩人言他

國田畝之樂而羨其得所相約偕行王引之云漢書楊雄傳顏注行且也文選李注行猶且也此詩行與子還行與子遊皆言

還且與子歸且與子往也子謂同去之人說文復也廣雅釋詁還歸也親見樂國故言復歸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注三家泄作詭一作唯行與子逝兮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魏七

疏傳泄泄多人之貌箋通泄也○三家泄作詭一作唯者說文詭下云多言也引詩又唯下同謹按皆三家文今毛傳大雅作無然泄泄多言由於多人故

此又釋爲多人貌說文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注魯說曰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避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

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

琴而鼓之又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齊說曰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家私累萬金此君子所

恥而伐檀所刺也疏毛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十八引蔡邕琴操文此作詩之緣起其詩至主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刺伐檀史記索隱文選李注引張揖注文邕和熹鄧后







坎坎伐輪兮真之河之滑兮河水清且淪漪注魯坎作欲魯說

曰欲欲聲也韓說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疏淪淪可以為輪

成文轉如輪也○坎作欲者石經魯詩殘碑作欲欲與首章同

據此知二章無異字欲欲聲也者廣雅釋訓文知此詩魯說也

陳喬樞云聲謂伐檀之聲廣雅兼采三家此魯訓也說文坎陷

也玉篇坎同陷作欲者段借字易釋文坎本作陷劉本亦欲說

文潛水陸也詩曰真河之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也者釋文

引韓詩文選雪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作從流而風曰淪

從流即順流也釋水小波為淪順流而有微風故其波小也釋

名淪淪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說與韓雅相成傳小風水成文

轉如輪也案言水轉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

如輪則非小風矣瞻爾庭有縣鵲兮傳圓者為困鵲鳥也○說文困下云廩之

下云篇也篇下云判竹圓以盛穀也三百困謂之困方謂之京

百筴也今俗作國鵲字當作難詳具鵲之奔奔彼君子兮不

素飡兮注韓說曰不素飡兮无功而食祿謂之素飡人但有質

朴無治民之材居位食祿多得君之加賜名曰素飡素者質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魏

十

飡者君之加賜小人蒙君加賜温飽故言飡之也魯齊飡作飡

疏傳熟食曰飡箋飡讀如魚飡之飡○不素至之也玉篇食部

引韓詩文魯飡作飡者列女齊田稷母傳引詩彼君子兮不

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為也此魯說也齊飡作飡者蓋鐵論

不足篇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

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此亦申不素飡之義齊說也說文飡

下云飡也从夕食飡下云申時食也飡下云飡或从水往讀謂

餐當為飡之誤飡本飡之或字是也玉篇飡水和飯也集韻水

沃飯曰飡釋名飡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禮玉藻疏謂用飲澆

飯於器中也蓋夕食澆水取其易於下咽今人尚爾即魚飡亦是置魚飯中似水澆飯故受飡名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注魯說曰履畝稅而碩鼠作齊說曰周之末塗德惠塞而

者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

稅碩鼠之詩是也疏毛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斂食於

至鼠作潛夫論班固文魯說也周之至是也疏論取下篇

文齊說也毛序以為刺重斂不若二家義尤明韓詩當同

碩鼠碩鼠注齊說曰碩鼠四足飛不上屋疏碩鼠大也大鼠大

碩鼠至上屋易林萃之乾文困之需同釋鼠屬有鼠鼠舍人

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被五技之鼠也說文鼠鼠五技能飛

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

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今據易林語是齊詩說亦以碩鼠為五

技之鼠與魯詩同義陳喬樞云藝文類聚九十五引樊光云詩

碩鼠即爾雅鼠也鼠是碩與鼠古字通易釋文云晉如鼠子

夏傳作碩鼠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注鼠鼠喻貪謂四也

體難故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漬不出坎也飛不先人外震在

也緣不及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人外震在

下也五技皆劣四交富之故云晉如鼠鼠也鼠鼠喻貪之義足

與此詩無食我黍注魯無作毋疏之多也○魯無作毋者石經

相證明無食我黍注魯無作毋疏之多也○魯無作毋者石經

後人依毛改之也推之二三章作毋當同三歲貫女莫我肯

顧注魯貫作宦疏來顧眷我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

或於是徙○魯貫作宦者石經殘碑如此說文宦仕也越語與

范蠡入宦於吳注宦為臣隸也推之二三章作宦當同韓女當

作汝以下文之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注韓女

文字例推之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注韓女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魏

七

作汝適彼樂土重句不作樂土樂土疏箋逝往也往矣將去女

德之國爰日也○白虎通諫爭篇引逝將去女二句明魯與毛

同韓女作汝適彼樂土重句者外傳二接與辭楚相伊尹去桀

就湯二事兩引逝將去女四句女作汝適彼樂土重一句與毛

異盧文昭云外傳一仍作樂土樂土與毛同非後適彼樂土亦

重上句蓋重上句者是

古本後人以毛詩改之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注韓女作汝適彼樂國重句疏傳直得其

我肯德不肯施德於我直猶正也○韓女作汝適彼樂國重句

者外傳二田饒適燕引詩四句女作汝適彼樂國重一句與毛

章當同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疏傳苗嘉穀也箋

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疏傳號呼也箋郭外曰

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案石經魯詩

殘碑樂郊下仍接樂郊知魯毛文同與韓重句者異呂覽舉難



篇甯戚于齊桓公歌碩鼠高注全引詩首章三章與毛同是也  
後人妄改無節仍作碩鼠說苑雜事五田饒去魯之燕節士篇介之  
推去晉入山引  
詩與韓同大誤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七

七

詩三家義疏卷七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唐蟋蟀第八

乙巳占引詩推皮災曰唐天宿奎婁御覽二十  
六引詩舍神霧曰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  
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故其民儉而好畜  
穀而內仁五穀豐稔此唐堯之所處漢書地理志  
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又曰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木唐堯所居詩蟋蟀山  
樞詩國風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詩  
國風葛生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注齊說曰君子節奢刺儉則固孔子曰大儉極下此蟋  
蟀所為作也魯說曰獨儉膏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疏毛序刺  
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音  
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箋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君子至作也  
鐵論通有篇文齊說也獨儉至謂何張衡西京賦文魯說也薛  
綜注儉膏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為節愛不念唐詩所刺耶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韓說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漢初相傳有脫誤也愚案荀子傳詩於浮丘伯為魯詩之祖蓋魯詩如此大命謂昭公有征討曲沃之命不可告人懼以漏師獲咎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其蕃衍盈升也君子孫將有晉國焉○三家無異義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也實今一棟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與者喻椒聊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眾多將以盛也○阮元云也上脫棟字箋棟字即承傳言之是也釋木椒檉醜菜又云

也郭注椒之房衰名為菜也菜棟通用字椒聊亦以聲近通借也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應用魯詩明魯毛文同文選何晏

景福殿賦曹子建求通親表李注並引詩曰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也蕃衍蔓延聲同字變益出三家美其繁興四字疑亦詩

傳中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也碩謂壯佼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案詩以椒聊二句與此二句止是美其繁衍盛大庶意相比附碩大無朋依傳義惟言碩大無比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唐

似未指其椒聊且遠條且疏傳條長也箋椒之氣日益遠長似

貌與德也椒聊且遠條且疏桓叔之德爾廣博○案廣雅釋言

條枝也汝墳傳枝曰條詩人言此椒聊之香氣日盛惜其尚在

遠枝耳祝其遂有晉國也楚詞九歎椒聊之葢葢兮王逸注

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明魯毛文同陳奐云逸以

椒為香草說文椒亦入草部蓋草木散文得通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疏傳兩手曰刺篤厚

○案言其盛大且根根厚也說苑立節篇論士欲立義遠聞也

行道引詩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而推衍之明魯毛文同椒聊且

遠條且箋言馨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網繆疏毛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箋

網繆東新三星在天疏傳與也網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

詩人事而後東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三星謂心星也心

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

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新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

月之未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案史記參三

星直者為衡石參辰三月不相比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伏則參見始嫁娶之候也鄭以參見嫁娶為得時非詩正義故易之

孝經授神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左昭十七年傳火

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小星箋心在東方三

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

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惟有三星而卒章言在戶謂

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

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

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而每章連舉兩月也馬瑞辰云

今夕即失時之夕孔疏謂今夕何夕即此三星在天之夕非傳

指如馬說首句與次句虛構一在天之參星而不言為何夕

事語不成義古人亦無此文法故知箋之易傳非得已也今夕

何夕見此良人疏傳良人美室也箋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

云見此架者架是三女故知良人為美室胡承珙云漢興因秦

稱號適稱皇后妾稱夫人美人良人見漢書外戚傳良人當即

因詩而有此稱可見毛公以前經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疏傳

師已有訓此良人為美室者矣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疏傳

今者嗟茲也箋子兮子兮者斥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

如此良人何○王引之云嗟茲即嗟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嗟

憂聲也秦策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嗟嗟嗟嗟乎聖人之言長

乎哉說苑資德篇嗟嗟乎我窮必矣揚雄青州牧蒞嗟嗟天王

附命下士皆歎詞也或作嗟嗟子楚策嗟嗟乎子楚國亡之日至

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

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嗟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嗟

與嗟嗟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嗟乎嗟嗟乎也故傳以子兮為嗟

斥娶者殆失其義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唐

網繆東新三星在隅疏傳隅東南隅也箋心星在

此邈迤注韓近作觀曰邈觀不固之貌疏傳邈迤解說之貌○

本又作邈邈觀解說也似陸所見毛詩本作邈邈與今本不合

邈邈之意淮南傲真訓孰肯解構人問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

凡君臣朋友男女之會合皆可言之賦註韓云邈邈不固之貌則

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閻后紀安帝幸章陵崩

於葉后與兄弟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邈迤公卿立之

還為大害此邈迤亦謂倉卒遺會與韓詩不固義近總之解觀

大旨是狀與已會合者之神情子兮子兮如此邈迤何

網繆東新楚疏王逸楚詞九歌注網繆東也三星在戶今夕何夕

詩曰網繆東楚明魯與毛同三星在戶今夕何夕

網繆東楚疏王逸楚詞九歌注網繆東也三星在戶今夕何夕

網繆東楚疏王逸楚詞九歌注網繆東也三星在戶今夕何夕

網繆東楚疏王逸楚詞九歌注網繆東也三星在戶今夕何夕



見此絮者傳參星正月月中直戶也三女為桑大夫一妻二妾 貴者亦婚箋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孔疏此時 子兮子兮如此絮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杜疏毛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 居而無兄弟將焉沃所并爾○三家無異義

有杜之杜其葉渭渭傳興也杜特兒杜赤棠也渭渭枝葉不 相也○杜赤棠釋木文詳甘棠詩馬

瑞辰云渭渭菁菁皆言葉盛也○杜赤棠釋木文詳甘棠詩馬

之特喻君以葉之茂喻宗族興今之獨行無親為杜杜不若也

愚案棠葉者華其葉渭渭今之獨行無親為杜杜不若也

菁菁為葉盛以渭渭為枝葉不相比次未免歧異鄭又釋菁菁

為希少之貌以曲附傳義愈非詩指不加馬說安順馬又云之

猶者也有杜之杜猶云有杜者杜與有類者并有苑者柳有卷

者阿句法正同小雅有棧之車與有芄者狐相對成文之猶者

也之諸一聲之轉士昏禮注諸之也左傳九年傳以是藐諸孤

仰者謝也釋魚龜前奔諸句果後奔諸句獵猶上云俯者靈

淮南說林訓高注杜讀詩有杜之獨行踽踽注魯韓說曰踽踽

杜之杜高用魯詩明魯毛文同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 唐 行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傳踽踽無所親也箋他人謂異

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願思不如同姓親親也○說

文踽踽疏行兒詩曰獨行踽踽疏行猶獨行也踽踽行也者廣

雅釋詁文張揖用魯詩所引魯韓說也陳奐云父為考父之

考為王父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之考為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

是祖曾高皆父也今以旁教言之曰昆弟我之同於父者也曰

從父昆弟我之同於父者也曰從祖昆弟我之同於父者也曰

謂之我同父言他人不如我同父之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

為人無兄弟胡不飲焉傳飲助也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

為政令又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

飲而助之○孔疏飲古字欲使相推以次弟助之耳非訓仗為

助也愚案桓叔既封而叛宗族相繼崩離昭公以宗族為皆不

可待異姓卿大夫必從而和之勸其疏棄宗族昭公但當修

其政令以圖自強無怨及宗族之理故望君所與行之人

以道輔其君仍篤親親之誼庶不為踽踽買豈之人耳

有杜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踽踽注魯韓作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疏傳菁菁葉盛也豈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箋菁菁希

少之貌○釋文豈本亦作豈又作豈馬瑞辰云走部迨

獨行也從走句聲讀若梵又曰部豈目驚視也從目袁聲今省

杜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疏其民也箋恤憂也○三家無異義 祛自我人居居注魯說曰居居究究惡也又曰居居不

狎習之惡疏傳祛祛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 唐 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

苦○王逸楚詞哀時命注祛祛也詩云羔裘豹祛易林蹇之家

人亦引此句明魯齊毛文同居居居究究惡也者釋訓文居居不

狎習之惡也者孔疏引李巡注文此魯說言雖遇故舊之人安

自尊大略無親愛與毛傳不親比義同胡承瑛云說文處居字

作尻踣踣字作居曹憲廣雅音義云今居字乃其居字故居又

與居通說文居訓不遜倨傲無禮故為惡也漢書鄧都傳

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為倨言自我在位之人皆如此豈無

他人維子之故疏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注魯說曰究究窮極人之惡疏傳窮猶

究猶居居也○究究窮極人之惡也者孔疏引孫炎注文亦魯

詩舊說也與人不合疾之已甚極與孟子極之於其所往義同

劉向九懷滂究究兮王逸注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疏箋我不

究不止貌也又自窮極義推之

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

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鴉羽疏毛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鴉羽疏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



哀侯小子侯。三家無異義。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

傳興也肅肅鴉羽聲也集止苞栩羽杆

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為危苦如鴉之樹止然類者根相迫

進相致也○陸疏云鴉連蹄性不樹止釋文鴉似雁而大無後

趾馬瑞辰云鴉蓋雁之類雁亦不樹止也○曾目驗之無後趾信

然即陸所云連蹄也苞栩釋言文孫炎曰初叢生曰苞釋木相

杆嘉祐本草引孫炎曰相一名杆郭注梓樹蓋舊注魯詩之文

陸疏云徐州人謂櫟為杆或謂之相其子為早或言早斗其殼

為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杆汁說文相下云柔也其

實中一曰樣從木羽聲柔下云相也從木子聲讀若杆樣下云

相實也從木柔王事靡盬不能執稷黍父母何怙注齊說曰王

事靡盬秋無所收疏傳盬不攻繳也怙恃也箋執樹也我迫於

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王事者左傳隱五年王命虢

公伐曲沃桓八年王命虢仲立晉侯縉九年虢仲芮伯荀侯賈

伯伐曲沃皆王事也四杜王事靡盬傳盬不堅固也不堅固即

不攻繳意盡力王事致曠田功恐無以養父母王事至所收易

林訟之復文此齊義也與毛詩合鹽鐵論執務篇引王事靡盬

三句明齊毛文並同言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又因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唐

兵役而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疏箋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

推言之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疏馬瑞辰云三蒼所處也廣雅處

止也所為處即為止曷其有所猶言曷其有止與下二章曷其

有極曷其有常同義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見富人處師

氏失言而慚負薪先歸以告孔子孔子援琴而彈詩之首章曰

子道不行邪使女願者此推衍之義韓詩蒼作倉詳王黍離外

蒼誤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

天曷其有極疏箋極也

肅肅鴉行疏傳行也○馬瑞辰云行之訓翻經傳無微鴉行

飛比次有行列故字從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粱父母

何嘗疏韓詩外傳三引詩父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鴉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疏毛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尹

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箋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陳

與云禮為人臣者無外交雖容或有周使適晉晉大夫不得與

天子之使交通且命出自天子又不得私相干請使必吏之謀

天子故屬於天子之吏若成二年左傳晉侯使羣朝獻齊建於

周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杜注委

屬也三吏三公也此其義證矣武公并晉以寶器賂晉王必有

大夫至周其大夫亦但能屬乎天子之吏為君請命信王得賂

遂以武公為晉侯是請命在周不在晉由轉寫者史家作使遂

多謬說此詩即其大夫所作故為美

豈曰無衣七兮疏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我豈無是七

命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馬衣服禮儀非新命之服○孔疏典

皆以七為節大行人諸侯之禮冕服七章不如子之衣安且吉

兮疏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箋武公初并晉國心未

子之吏言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大行人冕服八章此言不如子

之衣者非敢較量章數但謂子之衣由王所賜今未得王新命

有衣與無衣同故謂

不如其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煖兮疏傳天子之禮六命車

暖也箋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

天子之卿猶愈乎不○陳奐云天子之卿即侯伯也天子之卿

六命出封侯伯加一等則七命晉侯伯之國實七命其在王

朝則亦就六命之數詩人以七六分章實一意愚案陳說是也

侯伯就封之後亦入王朝為卿士如衛武公鄭莊公父子皆是

故可言七亦可言六非謙也煖當從釋文作與釋言與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林之杜疏毛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

有林之杜生於道左疏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道

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與者喻

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

然彼君子兮嗚呼適我注魯噓作遂說曰遂逮也韓作逝說曰

逝及也疏傳噓逮也箋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

求之○魯噓作遂逮逮也者釋言過遂逮也東齊曰過北燕曰

遂皆相及逮陳喬樞云毛作噓此作遂蓋據魯詩文郝懿行云

方言噓噓逮也噓噓過遂並字之段音過通作噓通作逝韓

作逝逝及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毛於邶詩逝不古處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唐

士

五二九

詩三家義集疏 卷八

五二九



云近迷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為  
建訓述焉及義皆展轉相通此詩嗟即逝之借字 中心好之  
焉飲食之疏 箋何待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  
蘇氏詩傳云苟誠好之何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我乎是以  
焉為益矣蓋綏之曰曷不如曷不肅雍是也急言之則曰盍  
亦曰曷聲近義通故爾雅曰曷盍也愚案箋意好賢在能用不  
專在飲食故以曷為何然武公蓋並好賢之虛文亦所弗講不  
舉而又不能養詩人以特生之杜  
為興則釋曷為盍尤與詩意相合

有林之杜生於道周注釋詩云周右也疏傳周曲也○周右也  
詩文呂記引釋文云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蓋誤道周與  
上章道左對文故韓訓周為右非周直作右也馬瑞辰云右周  
古音同部周即右之借字右通作周猶詩既伯既禱禱通作廟  
也詩經釋文云周即右也毛訓周為曲據兼葭詩道阻且右  
箋右者言其迂回即屈曲也 彼君子兮嗟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有林之杜二章章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 唐 主  
葛生疏 毛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喪棄亡也  
獨處於室故陳妻怨之詞  
葛生蒙楚斂于野疏 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斂生蔓於野喻  
盛而細子正黑如燕奠不可食馬瑞辰云爾雅斂免郭注未  
詳說文斂白斂也或作斂本草白斂一名冤核冤核與冤茲同  
是斂即爾 子美亡此誰與獨處疏 箋子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  
雅之策 子美亡此誰與獨處疏 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  
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馬瑞辰  
云少儀有亡而無疾鄭注亡去也史記晉世家明因亦亡去亡  
即去也公羊傳季子使而亡焉說苑至公篇作季子時使行不  
在是亡即不在亡此猶云去此又如俗云不在此耳胡承瑛云  
與當音餘誰與自問也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黃山云誰與讀  
如皇矣此誰與宅之與即子也皇矣因于懷明德子訓焉我特  
變文以別之此詩上有子美亡此正同一例夫因攻戰棄亡不  
返則與婦以獨處獨息獨旦者皆君也不欲斥言君第曰誰與  
而怨君刺君自見矣蓋與白華之子之  
遠俾我獨兮辭意略同愚案黃說較合

葛生蒙楚斂于域子美亡此誰與獨息疏 傳域營城也息出  
也○馬瑞辰云葛

葛生蒙楚斂于域子美亡此誰與獨息疏 傳域營城也息出  
也○馬瑞辰云葛

蘇延於松柏則得其所猶婦人隨夫榮貴今詩言蒙楚斂蔓  
野蔓域蓋以喻婦人失所隨夫卑賤至於子美亡此則求食賤  
相依而不  
可得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疏 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做枕錦衾  
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陳奐云夫從征役既  
缺時祭婦人欲藏枕衾乃待假夫在齊物以起與子美亡此誰  
與獨旦疏 箋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夫不在故自  
傷其獨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疏 傳言長也箋思者於晝  
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漢書地  
理志葛生之篇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班引齊詩明齊毛文同  
後漢蔡邕傳邕作釋詩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引齊詩明齊毛文同  
于其居邕用魯詩後久音近疑魯異文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疏 傳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 唐 主

采芣疏 毛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  
采芣芣聽譏焉○三家無異義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疏 傳興也芣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芣細  
喻無微也芣采芣者言采芣之人眾多非一也皆云采此  
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與者喻事有似而非○馬瑞辰云詩言  
照有芣是芣宜照不宜山之證坤雅言詩生於圃何氏精言苦  
生於田是三者皆非首陽山所宜有而詩言采於首陽者蓋設  
為不可信之言以證譏言之不可聽即下所謂人之譏言也首  
陽者舊說在河東蒲阪或謂首陽即雷首在今山西蒲州府北  
臨海金鶚求古錄云曾子制言篇夷齊居河濟之間莊子讓王  
篇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  
在蒲阪之北雷首陽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  
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阪雷首山一名首山不  
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阪者非也唐國即晉國晉始封在晉陽  
即夏禹都至穆侯遷于翼在今平陽縣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  
詠首陽即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為堯所都又黃帝所葬二  
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又在蒲阪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  
但非在河濟之間意二子先居河濟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  
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間是  
夷齊去周尚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間也又云武王已平殷



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於首陽山也故曾子言居河濟之間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首陽明自河濟間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愚案夷齊餓死之首陽諸書皆言在洛陽東北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其相距數十里之羣縣當濟水入河然與首陽無涉詩人所詠即目與懷自以平陽為合無妨平陽自有首陽不必果為夷齊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注韓詩曰苟且也疏傳苟誠也箋苟且也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舍之焉謂誘誦人欲使見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段玉裁云傳以苟為果之雙聲苟且也者眾經音義二引韓詩文馬瑞辰云說文苟艸也訓誠訓且訓假皆雙聲假借苟假雙聲苟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苟為姑之段借此詩苟字當從韓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陳與云王肅諸本作為言定本作偽言與釋文或作本同河水正月民之說言箋說偽也說文作偽言無訛字古為偽偽三字同毛詩本作為讀作偽也語助無然無是也皇矣無然傳人之為言胡得焉疏箋人以此釋為無是無是者無一是者也人之為言胡得焉疏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孔疏君但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之偽言者復何所得焉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

西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疏傳苦苦菜也○孔疏茶也陸璣云苦菜茶如飴內則云濡豚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包苦用苦菜是也

人之為言胡得焉

傳無與勿用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

疏傳葑菜名也○詳邶谷風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八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秦車鄰第九

疏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秦天宿白虎氣主元武處仲韓詩音中商韓詩音秋之位男備弱女高顯白色秀身律中南宮

秦車鄰第九疏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秦天宿白虎氣主元武處仲韓詩音中商韓詩音秋之位男備弱女高顯白色秀身律中南宮落消切漢書地理志秦地東井與鬼之分壘也於禹貢時陸雍涼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天水龍西及安定北地郡西河而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王于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以上皆齊說案非子始封地漢志詩國風云隴西秦亭秦谷今甘肅秦州清水縣詩國風

車鄰

疏○左傳服虔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好焉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小戎為秦仲之詩與毛序不同是據魯陳喬樞云服虔以馴駘小戎為秦仲之詩與毛序不同是據魯詩為說易林大畜之離延陵適魯觀樂太史車鄰白顛知秦與起卒兼其國俱一統為主坎之剝旅之秦同是齊詩說漢書地理志隴西秦亭秦谷今甘肅秦州清水縣詩國風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

秦

疏陳喬樞云師古引車鄰及四載小戎諸詩皆襲齊注齊詩之說故字多與毛不同毛詩車鄰蓋麟之借字齊詩今文用麟字愚案服虔詩見小雅都人士疏據釋文都本又作麟及文選籍田曲水詩序注所引是毛亦有作麟之本非獨三家不能執為同異

有車鄰有馬白顛

注魯齊鄰作麟魯說曰麟麟車聲也疏鄰眾車聲也白顛的顛也○麟麟車聲也者王逸楚詞九歌大司命注又引詩云有車麟麟此魯說也明魯作麟麟又九辯注軒車先導聲麟麟也亦用魯文齊鄰作麟者漢書地理志作麟

今之戴星馬也據此知魯義與毛同易說卦傳震為的顛說文的明也引易作的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注韓令作伶云使伶疏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君子謂秦仲周禮序官內小臣闡人寺人內豎皆奄官是內小臣為奄官之長與寺人別寺侍古字通釋文寺本亦作侍序云侍御之臣左襄二十九年傳服虔注秦仲始有侍御之臣是寺人即侍臣蓋近侍之通稱不必泥歷代寺人為說令作伶云使伶者釋文引韓詩文考案經典凡命令教令號令法令等用令字者皆尊重之詞至使令亦間用之蓋出自假借當以伶為











謂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則似車左右亦有陰板恐非至陰者謂陰下之制正義謂制於板之上亦非也蓋

詩三家義集疏 卷九 秦

右足白驥左足白驥黃山云傳驥文也下驥阮校據孔疏謂當改驥案說文驥謂色之青黑者名為驥馬名驥知其色也

齊魯與毛同韓詩外傳二亦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注齊說曰民引溫其如玉明韓文同

詩三家義集疏 卷九 秦

段借字耳蓋以龍者孔疏四馬入轡而輕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注三家紀作祀堂作棠疏傳紀基也堂畢

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

端然○孔疏案集注本作祀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為基

謂山基也釋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注

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山見有此堂知是

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三家紀作祀堂作棠者白帖五引詩作

有祀有棠蓋本三家詩文馬瑞辰云紀當讀為祀梓之紀堂當

讀為甘棠之棠紀堂皆借字左氏春秋桓二年紀侯來朝公

穀並作紀侯三年公會紀侯于郟公羊作紀侯吳夫槩奔楚為

棠籍氏定五年左傳作堂籍此皆紀堂堂古得通借之證王

引之說略同謂白帖所引蓋韓詩唐時齊魯皆亡惟韓詩尚存

也君子至止撤衣繡裳注魯詩曰君子至止撤衣繡裳魯說曰

撤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韓詩曰君子至

止緋衣繡裳異色繼袖曰緋疏傳黑與青謂之緋五色備謂之

緋對言釋言緋黼彰也又曰緋也論語而致美乎緋冕黻冕

猶言衮冕此詩緋衣繡裳猶九裘詩衮衣繡裳乃通言章服耳

至服也中論藝紀篇文君子至曰緋玉篇絲部引韓詩文袖當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素

為繡字之誤青黑二文曰緋是異色也加以五色備曰繡是繡

繡也撤通緋緋亦通緋莊子逍遙游釋文緋或作緋堯廟碑印

緋相承統作緋是三字以音近相通韓詩作緋者亦段緋為緋耳

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言捐軀易殺身

誠獨難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以上韓說三家皆謂秦穆要

人從死穆公既死三臣自殺以從也西國書記非洲諸國

以人從死動至無敵英法禁之然後衰息蓋夷俗如此

交交黃鳥止于棘疏傳與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

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與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

臣從死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馬瑞辰云文選嵇叔

夜贈秀才入軍詩咬咬黃鳥願倚弄音李注引詩交交黃鳥又

引古歌黃鳥鳴相追咬咬黃鳥願倚弄音李注引詩交交黃鳥又

交者消借字耳又云詩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為不得其所

與三良之從死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

止小雅黃鳥詩無集于桑是其證也詩刺三良從死而以止棘

止桑止楚為喻者棘之言急棘棘桑之言哀也楚之言痛楚

也片言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素

為繡字之誤青黑二文曰緋是異色也加以五色備曰繡是繡

繡也撤通緋緋亦通緋莊子逍遙游釋文緋或作緋堯廟碑印

緋相承統作緋是三字以音近相通韓詩作緋者亦段緋為緋耳

九章繡緋皆統於繡考工繡與緋對言不能合而為一也

佩玉將將壽考不亡注魯將將作壽考亡作忘疏魯將將作壽考

藝紀篇引詩佩玉鑽鑽壽考不忘徐幹用魯詩也齊亡作忘者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作壽考不忘班用齊詩也毛作將及

亡皆古文

消借字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疏毛序哀三頁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

○史記秦本紀秦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

子與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黃

鳥之詩史記敘傳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應

漢書注秦穆公與羣臣飲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

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所為作也以上魯說

漢書匡衡傳疏云秦穆貴信士多從死易林困之大壯子與失

勞黃鳥哀作又革之小畜子車鍼虎善人危殆黃鳥悲鳴傷風

元補以上齊說曹植三良詩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素

為繡字之誤青黑二文曰緋是異色也加以五色備曰繡是繡

繡也撤通緋緋亦通緋莊子逍遙游釋文緋或作緋堯廟碑印

緋相承統作緋是三字以音近相通韓詩作緋者亦段緋為緋耳

九章繡緋皆統於繡考工繡與緋對言不能合而為一也

佩玉將將壽考不亡注魯將將作壽考亡作忘疏魯將將作壽考

藝紀篇引詩佩玉鑽鑽壽考不忘徐幹用魯詩也齊亡作忘者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作壽考不忘班用齊詩也毛作將及

亡皆古文

消借字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疏毛序哀三頁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

○史記秦本紀秦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

子與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黃

鳥之詩史記敘傳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應

漢書注秦穆公與羣臣飲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

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所為作也以上魯說

漢書匡衡傳疏云秦穆貴信士多從死易林困之大壯子與失

勞黃鳥哀作又革之小畜子車鍼虎善人危殆黃鳥悲鳴傷風

元補以上齊說曹植三良詩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黃鳥止于楚誰從修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賙兮人百其身疏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疏** 毛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

**歛彼晨風鬱彼北林注** 韓歛作鷓齊鬱作溫魯說曰晨風鷓晨亦作鷓鬱作宛疏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駿疾如晨風之

飛入北林變先君謂穆公也韓歛作鷓者外傳入趙蒼唐對魏文侯引此詩六句作鷓彼晨風宋綿初云鷓字書作聿疾飛貌木華海賦鷓如鷓鷃之失侶與鷓字異而音義同齊鬱作溫者就溫雄雌相和之憂危殆陳喬樞云溫與鷓通當為鬱之段借雲漢詩溫隆蟲蟲正義定本作鷓釋文韓詩作鬱可證也齊詩異文蓋作溫彼北林鷓曹丕詩願為晨風鳥雙飛翔北林即此詩語意與易林雄雉相合之說合其義皆本之齊詩愚樂舉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 秦

古

就如論語色斯舉矣之舉疾飛故云大舉就者集也就集一聲之轉就溫猶晉語云集苑耳晨風鷓者釋鳥文也與毛同郭注鷓鷓屬郭詒行云詩獨歛彼飛鷓與鷓晨風言鷓可知鷓即隼矣魯晨亦作鷓鬱作宛者說文鷓鷓風也鷓鷓風也從鳥晨聲鷓鷓飛貌從鳥穴聲詩曰鷓彼鷓鷓與鷓字同但有左右轉易之別齊韓毛皆作晨則作鷓者魯詩亦作本也周官函人鄭注引詩宛彼北林宛與苑同亦鬱之借字史記倉公傳寒濕氣宛即氣鬱也韓毛作鬱齊作溫則作宛者亦魯詩也陸疏鷓似鷓青黃色燕頰句喙向風搖未見君子憂心欽欽疏思望之心中欽欽然言穆公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疏傳今則未見賢者之意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疏案外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忘我之事實多○案外傳趙倉唐對文侯言中山君擊好晨風誦忘我實多以感文侯文侯大悅是以忘我為君忘其臣箋說非也張衡思元賦引忘我實多衡用魯詩明魯毛文同

**山有苞棣隰有六駁注** 魯苞作枹疏傳枹木也駁如馬嚼牙食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陸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華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棣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駁駁與駁古通用崔豹古今注六駁山中有木葉似棣章皮多瘿駁名六駁木即此魯

苞作枹者釋木檉枹者郭注枹枹屬叢生者為枹詩所謂檉枹枹枹案毛作苞棣則作枹枹者魯詩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疏** 傳唐棣也檉赤羅也○馬瑞辰云爾作常棣移也合以此傳唐棣也知傳與今本爾雅互易蓋作常棣移唐棣檉疑毛所見爾雅原唐棣檉常棣檉說文移常棣也檉白棣也爾雅疏引陸疏云常棣許慎云白棣樹也如李而李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亦似白棣子正赤亦如郁李而小今案常棣既為白棣則唐棣為赤可知郭注乃以唐棣為今白移似白楊誤矣又云正義引陸疏云檉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檉實如梨但小耳一名廣梨一名鼠梨是檉即山梨之小者而爾雅說文以為羅傳言赤羅者羅梨一聲之轉赤羅猶言紅梨耳方言樹植立也樹檉蓋植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疏** 毛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 秦

古

審度此詩詞氣又非刺詩斷從齊說現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疏樂致其死箋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子者秦民相謂之詞豈曰無衣與唐風豈曰無衣六兮句法一例豈曰我無衣乎但以我與子友朋親愛之情子有袍願與同著之釋名袍大夫著下至附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吳越春秋二引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長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注韓君用韓詩明韓毛文同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注韓仇作疏傳天子出仇匹也箋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與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于往也故曰王于興師孔疏考工記廬人戈長六尺六寸記又云箭牙常有四尺注入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子長二丈也韓仇作管者吳越春秋二引詩曰王于興師與子同仇故或武幽王是於周室諸侯為不共戴天之讐秦民故王所懷故曰同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注** 齊澤作禕疏傳澤潤澤也箋澤衣近汚垢○釋文澤如字說文



作禱云禱也孔疏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為禱禱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藝衣袍禱也陳喬樞云班固北征頌寒不施釋世習齊詩此頌正用齊禱字鄭易釋為禱亦據齊文也廣雅釋器釋長襦也釋名襦襦也言溫煖也禱是藝服故以近汚垢言之說文訓禱為禱別為一說陸孔並引以證鄭未合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注齊偕作皆疏傳行往也○齊偕作皆者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山西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借皆古通作陳喬樞云據班說知齊詩不以無衣為刺皆地理志引作借蓋後人順毛改之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疏毛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遺麗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列女秦穆姬傳秦穆姬者晉獻公之女賢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

六

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蒞思母之思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何以贈之秦康公送舅氏晉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日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魯傳韓序並與毛合齊詩亦必同也惟毛以爲康公即位後方作詩案贈送文公乃康公為太子時事似不必即位後方作詩魯韓不言不從可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注魯曰至作至於疏

傳母之昆弟曰舅箋渭水名也秦見城郭

雅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魯曰至作至於者列女秦穆姬傳引詩文以咸陽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雍在今鳳翔府鳳翔縣西北詩言至渭陽未及渭水孔疏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疏傳贈送也乘黃四馬也○陳奐云時穆公尚在坊太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猷之乘車四馬孔注禮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王然後行可知也然則康公亦白穆公而與行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傳瓊瑰石而次玉○悠悠我思魯傳韓毛

序念父母不見之意皆從此生出因念舅氏而念母思慕至深言不盡意馬瑞辰云瓊瑰蓋瓊瑰之謂說文瓊赤玉也瓊字注引春秋傳瓊弁玉纁今左傳謂作瓊弁纁一古瓊或作瓊玉致美字注引說文云瓊亦瓊字是知說文瓊字本屬瓊下今誤屬瓊下證二瓊又通瓊大荒西經西王母之山有瓊瑰碧郭注瓊瑰亦玉名而文選江賦洛神賦李注玉篇廣韻引山海經並作瓊瑰也說三穆天子傳枝斯瓊瑰郭注瓊瑰玉名引左傳贈我以瓊瑰也說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或與己瓊瑰也是知左傳瓊瑰亦瓊瑰之謂瓊字林瓊瑰石珠也穆天子傳春山之瓊有瓊珠瓊珠亦瓊瑰之屬瓊為美玉不嫌與玉佩並言猶書瓊玉衡左傳瓊弁玉纁不嫌瓊玉對舉也傳云石而次玉者蓋以對玉佩言宜為美石耳據莊子外篇積石為樹名曰瓊枝是瓊為石而次玉若瓊為美玉古未有以爲石者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疏毛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

七

於我乎夏屋渠渠注魯說曰夏大屋也引詩又曰渠渠盛也亦作邁邁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傳曰周夏屋而商門今也每

食無餘疏傳夏大也夏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

魯詩知魯訓與毛同渠渠盛也者廣雅釋詁文張說皆本魯詩亦作邁邁者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揭邁邁而騰湊李注引崔

章是取其義於中正也商從同章省聲章亦正也釋山曰上正注云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



殿為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四阿若今四  
柱屋重屋複簷也然則殿屋即重屋四夏即四阿夏者夏字之  
段借以其正中為室四面有雷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為  
正室中半以南為室其制與商屋殊商門之制亦為重屋古人  
宮室中為大門左右為塾塾皆有室室考工記門堂三之二室  
三之一是也門堂當南北之正中其室亦當左右塾前後正中  
之處故曰商門周人夏屋皆為重簷亦四面有雷損益殿制而  
廣大之規模益備故曰夏屋夏之為言大也後人定宮室之制  
人君宮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為南北簷皆以近北  
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室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稱夏屋耳夏門  
者大門也大門之為夏門猶高門之為皋門正門之為應門也  
漢有夏門蓋沿古人之稱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孟位月在亥  
其稱名之意亦于嗟乎不承權輿注魯乎作胡疏傳承繼也權  
取義於大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

秦

末

草之始生通曰權輿大戴禮孟春百草權輿是也因而人之始  
事亦曰權輿此詩胡不承權輿是也又逸周書同月解云是謂  
日月權輿則日月之始通名權輿皆以權輿二字連文或謂造  
街始權輿造車始與未免望文生義矣又案說文草下云草之皇  
榮也讀亦與郭異均當以許讀為正黃山云儀禮燕食皆因堂  
階行禮無餘謂屋無餘地故曰不承權輿箋訓屋為具反泥  
於我乎每食四簋疏傳四簋黍稷稻粱○馬瑞辰云古者簋盛  
玉藻朝月四簋亦謂黍稷稻粱故知四簋非專言黍稷稻粱者  
藻云少牢五俎四簋是四簋為公食大夫之禮易言二簋可用  
享者蓋士禮也簋與簠對文異散文通詩云每食四簋又曰陳  
饋八簋蓋皆言簋以該簠孔疏謂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  
梁在簋失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九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陳宛丘第十疏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陳天宿大角御覽十八  
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宮徵文選秋胡詩李注引詩緯曰陳王  
者所起也笙賦引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  
楚聲高齊聲下也所謂事俗者若齊俗者陳俗利巫也漢書地  
理志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  
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用史巫故其靈鬼陳詩曰坎其擊  
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其風也漢書匡衡傳疏曰陳夫人好巫而  
仲之子娶其下此其風也漢書匡衡傳疏曰陳夫人好巫而  
民淫祀漢書人表太姬武王女張晏曰太姬巫怪好祭鬼神陳  
人化之國多淫祀以上皆齊說漢志又云淮陽國詩國風  
陳故國今河南陳州府治附郭淮陽縣陳故都也詩國風  
宛丘疏毛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注魯湯作蕩魯說曰宛中宛丘又曰丘  
上有丘為宛丘又曰陳有宛丘疏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

陳

十

公也游蕩無所不為魯湯作蕩者楚詞離騷王注蕩猶蕩蕩  
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湯兮陳喬樞云三家今文每以訓詁代  
正經如芻蕘詩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釋文引韓詩作能不我  
狎大明詩倪天之妹毛傳倪曙也正義引韓詩作曙天之妹是  
其顯證宛中至宛丘釋上文魯說也孔疏引李巡孫炎皆云四  
方高中央下曰宛魯詩舊注與毛義同郭注宛丘謂中央隆峻  
狀如負一丘別出一解非也爾雅釋文宛郭音蘊韓詩外傳陳  
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蘊音同蓋即此宛丘水經渠水注宛  
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疏傳洵信也箋  
荒之情其威儀無  
可觀望而則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鷩羽疏傳坎擊鼓聲值

以爲鷩鷩擊舞者所持以指麾○匡衡傳注引張晏曰胡公夫  
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祀鬼神故其詩曰坎其  
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鷩鷩而祀故其詩曰坎其  
晏注用齊詩明齊毛文同晏推本胡公夫人仍以為鷩鷩好祭  
祀其序刺公淫荒昏亂傳斥大夫箋斥幽公游蕩無所不為之  
語皆未之及知齊詩無此說也地理志注鷩鷩之羽以爲翽立  
之而舞以事神也無冬無夏言其恒也陳喬樞云序言幽公游  
蕩無度不云鼓舞以事神也師古以值翽為事神之舞必舊注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疏 毛序誘僂公也。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王聘引此詩，衡門之下，四句以明志。樂作，樂作，樂作，樂作。...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

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詩，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

以療飢渴。說文：療，下云治也。或作療，此詩魯韓作療。...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疏 毛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

或蹂之蹂，箋疏之言，謂也。籛之又謂，謂之廣雅。...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叔姬可與晤言疏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

古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一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槍羔裘第十一疏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槍天宿招搖漢書地勢與險密侈貪冒以上齊說陳喬樞云說文部視融之後好姓

所封潛消之間鄭滅之從邑會聲又云會合也方言注會兩水合處也水經注潛水出郟城西北雞蹄塢下消水東南逕城南郟地居溱洧之間二水合流故以會名國作槍者段借字耳陳奐云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弟四子曰萊言是為云郟人云郟人者鄭氏也水經注引世本求言案云古好字好郟人槍國之上祖郟人也左傳三十二年傳稱文夫人葬郟公子瑕于郟城之下謂正義云左傳三十二年傳稱文夫人葬郟公子瑕于郟城之下陽宛陵縣西南是別有郟城也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北新鄭在榮城是其地朱右曾云左傳言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蔡蕪而共處之此與外傳所云寄孛號郟之事正合商人與桓公之孛俱出自周故推本桓公言之非桓公時已滅號郟也桓公寄孛則武公當桓公之世已居郟矣寄孛在幽王九年越二年而幽王滅公羊傳云先鄭伯有通於鄭夫人者外傳言郟由叔好此鄭伯正指武公通乎鄭伯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一

槍

一

人蓋在此二年中幽王既滅武公乃與晉文侯共立平王卒滅號郟世家言桓公之時號郟獻十邑十邑者通號郟言之為十邑非號郟之國有是十邑也愚案水經洧水篇稱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為周幽王三年時桓公未為司徒未謀於史伯豈遠已滅郟而居之紀年之不可信此又其一端也羔裘疏毛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其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王符潛夫論志姓氏篇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奢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敬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閱其痛悼也符用魯詩此魯說也齊韓無異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疏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馬瑞辰云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是燕居亦得服狐裘如傳說正見二者之相反與箋意異思案楚詞九章王注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字樣可證魯毛文同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疏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箋爾女也三然



**羔裘朝翔狐裘在堂**  
傳堂公堂也箋朝翔猶逍遙也○陳奐  
 朝之寧聽朝則在路門內燕朝之堂碩人傳云君聽朝於路門外治  
 見也首章適朝二章在堂其實一也天子諸侯皆二朝解者誤  
 以為皆三朝今試明之周禮宰夫掌治朝小司寇朝士掌外朝  
 其言朝位同此外朝即治朝也司士正朝儀之位太僕前王入  
 內朝皆退大僕王既燕朝則正位此內朝即燕朝也稿人云掌  
 其外內朝充食者之食然則天子朝唯內外二而已諸侯與  
 天子朝則以官士為之公族朝於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  
 齒其在朝則以官士為之公族朝於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  
 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士為之公族朝於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  
 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文王世子之外朝合民事與周官  
 司士正朝儀位為治朝者同魯語之外朝合民事與周官宰夫  
 掌諸臣萬民復逆為治朝者同又宣六年公羊傳靈公為無道  
 使諸大夫皆內朝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何注從內  
 朝出立於外朝蓋外朝有諸大夫位焉從內朝出立於外朝即從  
 燕朝而出侯治朝也然則諸侯朝亦惟內外二而已鄭司農朝  
 士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  
 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內朝在路門內朝在路門內  
 師說門朝之制確不可易郭傳王之郭門外朝在路門內朝在路門內  
 應門天子五門其一曰皋門為郭門亦為外城門二曰雉門為  
 內城門皋雉二門出入不禁其無朝可知庫應路三門皆宮門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一 棹

二

**詩三家義集疏**  
 庫門為大門應門為中門路門為內門庫門以內亦出入不禁  
 其無朝又可知應門宮之正門在路門之內故亦為中門朝君  
 入應門則應門以內始有朝朝有外有內以在路門之內諸侯  
 名之也天子外朝在路門內朝在路門內朝在路門內朝在路門內  
 外朝在雉門內路門外其內朝亦在路門內朝在路門內朝在路門內  
 而諸侯之朝可據理推也後鄭宰夫注云治朝在路門之外朝  
 文王世子注云外朝在路門之外朝亦注云治朝在路門之外朝矣乃  
 小司寇注外朝在路門之外朝亦注云治朝在路門之外朝矣乃  
 之內蓋易先鄭五門皋雉庫應路為皋雉庫應路故一說外朝  
 在雉門外一說外朝在庫門外鄭氏本無定解朝士注云治朝  
 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在路門內朝在路門內朝在路門內  
 於內朝然內朝即燕朝古無二內朝之名玉藻朝服以燕朝  
 端以燕朝經謂此內朝即治朝而遂以爲有二內朝之說也書  
 大序諸侯之宮三門內朝其外曰皋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  
 其侯門制與禮記不合而與經箋同言三朝與先鄭不合而與  
 諸侯門制與禮記不合而與經箋同言三朝與先鄭不合而與  
 朝士注玉藻注同此鄭氏所據與大傳張生歐陽生多所增益  
 門制詳經注又云堂在路門內燕朝路寢庭也堂路寢堂也公  
 堂者以公所聽政之堂而名之也逸周書大匡篇朝于大庭孔  
 說大庭公堂之庭與此傳公堂同凡朝君臣咸立於庭說文

廷朝中也今通作庭皆有門而不屋路門左右塾謂之門側之  
 堂不當中門其當中門者自庫門以至路門皆路寢乃有堂耳  
 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兩霑服失容則廢此路門外外朝無堂  
 可證也春官樂師車亦如之注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庭  
 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大僕注大庭路寢也登車於路寢  
 階前此路門內內朝無堂可證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  
 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  
 小寢燕寢也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  
 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政則在內朝之堂視大夫朝罷而後  
 從路寢反燕寢也論語鄉黨記孔子入公門過位攝齊升堂出  
 降一等沒階復其位曲禮下鄉位注鄉位卿之位也孔疏云  
 卿之位案此位即外朝之位為大夫治事之處堂為君聽政  
 之處諸臣復逆必由外朝入內朝升堂君與國事而臣復退俟  
 於外朝之位也升堂在過位之後此惟路寢有堂又可證也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悼動也  
 日振動杜子春云動讀為哀慟之慟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一 棹

三

素冠三章章四句

**素冠**  
毛序刺不能三年也箋喪禮子為父卒為母皆三年  
 彪傳周室凌遲喪禮廢不能行也○三家無異義或引魏書李  
 杞梁妻傳引詩我心傷悲與子同歸二句以為魯詩異義不  
 知要經素冠二事並引文不相屬非可以此兩入戎事又列女  
 傳引詩與子同歸以妻殉夫死斷章取義此篇專刺短喪大指  
 明白執禮匡時所繫甚重尤  
 不當傳會曲說淆亂正經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注魯樂作鸛說曰棘羸瘠也詩曰棘**

**人鸛鸛兮**  
既祥祭而鸛冠素純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  
 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觀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樂  
 樂然體膚也○庶幸釋言文素冠三年之喪初喪喪冠小祥冠  
 冠大祥冠冠中月而禫冠冠三月祭乃去冠復平常傳鸛冠  
 就小祥說箋鸛冠就大祥說要皆謂三年素冠樂作至鸛兮准  
 南任地篇高注文鸛鸛人鸛鸛所引亦魯詩作鸛正字毛作  
 說文鸛下云體也詩曰棘人鸛鸛所引亦魯詩作鸛正字毛作  
 樂借字也釋詁鸛病也舍人注鸛心憂德之病也心  
 憂而德故病羸瘠亦魯說說文有鸛無鸛瘠俗字 **勞心博博**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疏 毛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願瞻周道中心但兮注齊韓偈作揭韓但

作想疏 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周道周之政令也週首曰願

其相節愛心微微之太過需之小過同慶發發文李注扶搖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發發上之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發發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一 檜

傷也與毛傳訓傷合馬瑞辰云方言但痛也廣雅同玉篇但傷

也怨驚也並丁割切是怨乃但之同音借字思案韓詩外傳二

云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亂夏冬溫春熱秋

樂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

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蕃故曰其風治

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

發兮匪車揭兮願瞻周道中心但兮外傳引詩仍作但不作慰

知韓詩亦作本與毛不異其因無道思成周之時釋詩願瞻句

與毛同義齊韓古說如此後人

釋匪為彼道為路者皆未可從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願瞻周道中心但兮疏 傳遐風為飄嘒嘒

○王逸楚詞九歌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願瞻周道中心但兮

疏注飄風無常之風說文嘒疾也从口票聲詩曰匪車嘒兮

誰能亨魚漑之金鷲疏 傳漑也亨魚則知治民矣箋誰能者言

人偶能制亨者○釋文漑本又作漑說文漑漑也引詩漑之釜

善說篇亦引二句明魯毛文同儀禮饋食禮鄭注亨煮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一 終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一 檜

為韻字誤疏又云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

位人偶之詞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

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制亨者尊貴之若言人若未故

云誰能也馬瑞辰云漢時以相敬相親皆為人偶大射儀揖以

輒揖者以相人偶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聘禮每曲揖注每

人偶相存偶之言賈子匈奴篇胡嬰見得近侍胡貴人更進

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此相親謂之也偶桐人也桐人即相人

二會意人二即相偶也說文又云偶桐人也桐人即相人形近

之講校勘記云尊偶存偶與中庸正義之相親偶誰將西歸懷

表記正義之相愛偶碩人正義之答偶皆一也

之好音注魯誰作孰疏 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誰將者亦言

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於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言西也西歸者

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魯誰作孰者說苑

善說篇言楚子皙因衛蘧伯玉之力以重於楚引詩二句誰作

孰義同文異柔柔篇誰能孰熱墨子尚賢篇引作孰能孰熱蓋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曹蜉蝣第十二疏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曹天宿孤張藝文類

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復其聲清以急韻神霧曰曹地處季

以漢書地理志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周武王弟叔振鐸所

封昔堯所游成陽舜禹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

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威以上皆齊說風俗通山

澤篇引韓詩內傳云舜禹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

曹國地理之文蓋韓詩序也水經濟水注濟陰成陽縣此似考證

南縣故三腰國也湯追築伐三腰即此是周之曹夏詩國風

之三腰也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東有三腰亭詩國風

蜉蝣疏 人將無所依焉○漢書人表曹昭公班釐公子作詩此

齊當同

蜉蝣之羽注魯說曰蜉蝣渠略衣裳楚楚注三家楚作蝻疏傳

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箋

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蜉蝣渠略者釋蟲文魯說

也說文蠛蠓巨蠓一日浮游夏小正浮游有股明蜉蝣施虫乃後

起字不食三日而終又說文浮游浮游不過三日則朝生莫死甚言

之耳馬瑞辰云爾雅郭注言蜉蝣似蝻方言郭注又云蜉蝣

似天牛而小有黑角說文蜉蝣似蝻方言郭注又云蜉蝣

目驗蜉蝣大僅六七分知孔疏引陸疏云大如指長三四寸寸

當為分字之誤衣裳楚楚指羣臣言首句言蜉蝣之羽次句若

以衣裳為比嫌於重復至麻衣更不得以蜉蝣當之郭注云黃

黑五采鮮色也詩曰衣裳楚楚指羣臣言首句言蜉蝣之羽次句若

於我歸處疏 箋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

處下云或從虎聲歸處猶依也云止也言在朝之臣其心不知憂

慮耳彼羣臣獨何心乎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二

經明韓毛文同盛貌與眾多意同言其羣

臣競侈衣服故韓曰盛貌毛曰眾多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注三家掘作堀疏 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

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

侯朝服朝服夕則深衣也○案閱穴字同宋玉賦空穴來風

莊子云空聞來風見閱即穴也郭注蜉蝣生糞土中陸疏夏

日陰雨時地中出傳云掘閱容閱者言其物容身於閱故掘閱

而出也箋云掘地掘閱者謂掘閱其物容身於閱故掘閱

以喻變衣服也三家掘作堀者謂掘閱其物容身於閱故掘閱

閱此三家詩有作堀者故許引文掘閱亦云掘閱為掘閱

土掘中解脫而出也陳奐云麻衣朝服也凡布幅廣二尺二寸

八寸為一故朝服與總服皆得謂之麻衣朝服也凡布幅廣二尺二寸

用麻則一故朝服與總服皆得謂之麻衣朝服也凡布幅廣二尺二寸

色染細鄭風縠衣即麻衣矣禮記問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素縞麻衣朝服朝

朝服天子皮弁諸侯朝服大匡及期日質明王麻衣為朝服此

又一證論語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麻亦麻衣也古冕弁得通

稱麻冕麻衣而冕與祭服玄冕玄衣而冕亦麻衣也古冕弁得通

麻朝服如深衣衣裳不殊諸侯朝服玄冕玄衣而冕亦麻衣也古冕弁得通

以麻為之凡衣皆連下裳言朝服無裳而有素縞素縞白章為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之故以雪比白較孔疏義疏首大章言羣臣三章兼君臣言之

其憂心更為切至僕禮喪服傳鄭注詩麻衣如雪明齊毛文同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疏 箋說猶舍息也○釋文說音稅協韻如

明齊毛文同鄭注欲歸其所說忠

信之人也用齊義如字讀與箋異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疏 毛序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注齊何作荷祋作綬疏 傳候人道路送迎



不言韓詩異字則作綴者非韓詩也樂記注是  
據齊詩之文崔集注本亦作綴言賢者官卑 彼其之子三百

赤芾注韓其作已芾作紱疏 傳彼朝也芾朝也芾朝也芾朝也芾朝也

維鷦在梁魯說曰鷦鷯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疏 傳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 曹 乃其食之故曰河說文鷦一作鷦乃貪惡之鳥故以喻小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媿注 韓味作媿疏 傳

媿厚也媿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韓味作媿

許又請止孤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媿焉之也

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韓詩云不遂其媿者其過同矣故其下云楚子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 曹 山喻在尊位者盛多承上三百赤芾為言於義亦通

兮季女斯飢疏 傳 貌變為好貌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為妻車季女故以婉為少

季女為少弱之稱義無分別則傳亦不必分釋其義且經言女

析季女為二誠所不安箋泛言幼弱者飢下民困病亦與經季

鳴鳩疏 異義陳喬樞云魯詩說尸鳩之義詞無譏刺與毛異解

候人四章章四句



愚謂刺詩不在顯言  
關雎鹿鳴皆其例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注齊說曰鳴鳩七子均而不殆韓說曰七

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疏傳興也鳴鳩結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

一於下也刺今在位之人不如此鳴鳩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

其執義當如一也○釋文鳴本亦作尸思察方言以鳴鳩為戴

勝高誘郭璞又並以爲吾楚俗所謂布穀說詳鵲巢篇鳴鳩至

不殆易林夫之家人文殆者危而不安也七子雖多用心均平

則有安而無殆七子至仁也故在上位之善人君子亦當執其公

慈鳥之養子以均見仁也故在上位之善人君子亦當執其公

義齊一盡心養民有如物之結而不解漢書鮑宣傳上書曰陸

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

鳴鳩之詩正用風人平均養長之義荀勗學篇行衢道者不

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

蜚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口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又成相篇治復一修

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此魯詩之說也列女魏芒慈母傳慈母

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義之漸率導八子成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

一心詩云口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淑人君子其儀一

之謂也說苑反質篇口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也所稱傳即魯詩傳潛夫論交際篇亦引淑人君子其儀一

魯家說淮南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其儀

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引兮作也蓋別一本與荀子

大旨略同亦用魯義大戴禮勸學篇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又

緇衣篇引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

又隨之證易林乾之蒙鳩鳴鳩執一無尤寢門內治君子悅喜以上

齊說韓詩外傳二云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

慎一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

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此韓家說

皆言君子當用心堅固不變

則事可成不僂養民爲然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疏傳飛在梅也○孔疏首章言生子之數

此在梅及下在棘在榛言其所在之樹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一一

見鳴鳩均一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淮南時訓高注戴鳥

戴勝鳥也詩曰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詩訓據此魯說以

口鳩爲戴勝鳥已見前馬瑞辰云梅當爲梅杏之淑人君子其

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疏伊疏謂大帶也弁皮弁也箋其帶

雜色飾馬駟當作璆以玉爲之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孔

疏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

夫素帶辟垂土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

伊絲謂大帶用素練故言絲也玉藻注辟讀如神冕弁服皆用之

華士緇帶其制皮弁配素帶天子諸侯大夫同通冕弁服皆用之

士用緇帶傳駟文釋文本作綦陳奐云小戎傳駟綦文謂白馬

而有蒼色文此傳駟綦文謂白鹿皮而有蒼色組以飾弁也顧

命四人駟弁鄭注青駟曰駟正謂青黑而爲弁飾之色駟乃綦之

借字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會縫中也璆讀爲薄借

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璆注會縫中也璆讀爲薄借

詩云其弁伊綦是詩本作綦毛以青黑文言故借綦爲綦鄭以

會玉言故破綦爲璆也黃山云古大帶即鞶帶亦即紳帶本以

革爲之而拖以紳故能佩物鄭說內則男鞶帶亦即紳帶本以

鞶鞶致與施鞶表之表囊覆而於周易左傳白虎通說文之言

鞶帶皆不合然鄭注玉藻素帶亦但云合素爲之不云素絲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其不能通於大夫素帶也故乃謂伊絲爲大帶用絲則何解於

伊駟之弁仍爲皮弁乎蓋絲爲未成布帛之名僅可用以飾帶

如玉藻帶辟之屬猶駟文亦係言皮弁之飾也小戎我馬維駟

傳云駟駟文也證以駟駟文則駟駟文以喻弁飾又即淇奧所謂會

戎本言馬也此傳駟駟文則駟駟文以喻弁飾又即淇奧所謂會

弁如星有似博棋之文而釋文之綦文則仍綦文之誤耳鄭箋

讀駟爲璆說異而義實相成必仍本於三家孔疏以綦色青黑

不作綦遂亦不敢改字仍以馬文釋之陳猶沿孔前疏之失又

遷其說於綦結殆不可從愚按黃說亦通孔疏皮弁是諸侯視

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黃說亦通孔疏皮弁是諸侯視

是皮弁陳與云諸侯視朝玄冠朔視朝皮弁在朝君臣同服則

朔視朝大夫亦服皮弁序

云在位君子統君臣言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疏傳忒疑也正長也箋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

細衣篇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

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鄭注君臣皆有一德不忒則無疑惑也以

不忒爲不疑與傳箋義合大學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一一



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又經解引詩云淑人君子四  
句皆齊家說荀子君子之道也故仁者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  
節者死生此謂之也忠者俾慎此謂之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  
矜一自善也謂之聖末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一四國此謂之也又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  
已也又將兼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  
伐其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  
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  
來服德盛如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何休公羊昭十八年傳解詩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天下象也風俗通義四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應習魯  
昭定姜傳引詩淑人君子二句皆魯家說除細衣外餘多淮演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疏一曰長也長能人則人欲其壽考○馬瑞辰云說文榛木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 曹

或作或讀是取即叢字之或體此詩上言在棘則在榛宜訓叢  
木不得讀為桑栗之親韓詩外傳二玉不作不成器人不學不  
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  
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  
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又外傳九夫鳳凰之初起也  
朝翔十步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縵著未嘗完也  
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縵著未嘗完也  
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姓議  
則是國人胡不萬年此韓家說亦推演之詞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注齊說曰下泉苞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疏

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下泉至周京易林蠱之歸妹文賁之姤同此齊說何楷世本  
古義以為曹人美晉荀躒納敬王於成周而作此詩左昭二十  
二年傳天王使告於晉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  
伯父憂我一親視甥舅不違啟處于今十年勤戒五年余一  
人無日忘之自春秋昭二十二年王朝作亂至三十二年  
成周為十年與易林十年無王合荀伯即荀躒也美荀躒而詩  
列書者昭二十五年晉人為黃父之會謀王室具成人三十七

七年會扈令成周三十二年城成周曹人蓋皆與焉故曹人歌  
其事思案何氏闡明齊說深於詩義有裨於今從之自文公定霸  
之後曹之事習甚恭謹成必皆從役而成周之城則曹人明書  
於經故曹人在周者為此詩曰祖謀諫諍詩曰匪風下泉思周  
道之詩獨作於槍曹何也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  
出諸侯則微發於槍曹何也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  
於此詩齊義尤為獨切也愚案呂記

下泉注齊說曰下泉苞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疏

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稷當非涼草得水而病也○案  
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稷當非涼草得水而病也○案  
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稷當非涼草得水而病也○案  
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稷當非涼草得水而病也○案  
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稷當非涼草得水而病也○案  
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稷當非涼草得水而病也○案  
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稷當非涼草得水而病也○案  
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稷當非涼草得水而病也○案  
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稷當非涼草得水而病也○案  
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稷當非涼草得水而病也○案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 曹

亦本三家遺說也黃山云段玉裁沿大田釋文所據然鄭改毛或  
下之采陸疏禾秀之秀皆秀字稷即稷之未成者非也孟子惡  
名恐其亂苗也禾秀之秀皆秀字稷即稷之未成者非也孟子惡  
本無實則不為稷明矣稷從禾固宜與禾屬正文從禾屬正文  
為無實則不為稷明矣稷從禾固宜與禾屬正文從禾屬正文  
注云秀類非謂即稷也稷從禾固宜與禾屬正文從禾屬正文  
得水則更疑為稷稷從禾固宜與禾屬正文從禾屬正文  
陸疏守田即稷稷從禾固宜與禾屬正文從禾屬正文  
養又似未可單名稷稷從禾固宜與禾屬正文從禾屬正文  
當則生藏稷生田者不屬稷稷從禾固宜與禾屬正文從禾屬正文  
草質粗動非釋草之鼠皆呼為稷稷從禾固宜與禾屬正文從禾屬正文  
蘇子虛風其高燥則生蔬其長過禾黍而無臺亦非釋草之  
者曲禮也履訓為藜則生蔬其長過禾黍而無臺亦非釋草之  
之草可知孟康謂藜生涼州而賦四者連舉或皆涼州之草故  
有涼草之名耳此雖未必即藜之涼草在鄭當有所本故特破  
字為訓若果爾雅所有則言稷當作涼足矣不待更申之曰涼



草蕭著  
之屬也  
慨我寤嘆念彼周京注舊儀作慨魯說曰慨歎貌也韓

作慨韓說曰慨滿也疏傳慨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

聲詩曰慨我寤嘆魯儀作慨者王逸楚詞九嘆注慨歎貌也

詩曰慨我寤嘆逸習魯詩用魯說也文選李注二十三二十六

兩引毛詩作慨是毛亦有別本也韓作慨者玉篇口部詩曰

慨我寤嘆是韓詩作慨廣雅雅慨滿也即韓說也周京乃周室所

居之京師也云念彼者馬瑞辰云春秋昭二十二年天子入于

于王城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孔氏廣森以爲稱成周不稱京

師者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此詩云念彼蓋王新遷成周

追念故京師王故列國風詩亦終於此

泐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疏傳蕭蒿也○爾雅

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

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

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

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

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

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

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

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

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

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蕭蒿也○爾雅

詩稱荀伯者晉荀氏舊以伯稱左成十六年傳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也後諸荀別爲知中行二氏昭五年傳中行伯魏舒帥

之謂荀吳與魏舒也十五年傳以文伯宴三十一一年傳季孫從

知伯如乾侯皆謂荀也曹詩稱伯而仍繫以荀如春秋之

仍書曰荀吳荀躒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例宜同攷昭三十

二年敬王之十年已在曹魯公之五年距其公且六世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曹















而小蘇頌國經云莎雞生沙內川谷橋樹上陶注云形似寒蟬  
 聾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亦  
 不赤此殊不類蓋別一種而名也今在橋木上者人呼紅頭  
 子頭翅皆赤乃如郭說然不名橋雞疑即此蓋古今之稱不  
 同耳以生橋樹上名橋雞又有生莎草間者故名莎雞也思案  
 此釋莎雞最確若崔豹古今注羅爾爾雞莎雞絡絡莎雞  
 為一物誤甚易林既濟之臨莎雞振羽明齊毛文同宇屋雷也  
 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說文宇屋邊也又曰擄屋邊聯也  
 格相也爾雅名屋邊聯也齊謂之權楚謂之格又曰雷屋水流  
 也士喪禮鄭注宇格也釋名格或謂之擄雷流也水從屋上流  
 下也雷亦為擄左傳三進及擄雷及屋格之擄雷流也水從屋上流  
 雷也格也擄也異名而同實蟋蟀詳具唐風昔人以爲即促織  
 不知促織者絲蟀也絲蟀鳴如絲絲吾楚俗呼紡紗婆聞其聲  
 似促人織也攷淮南時訓高注蟋蟀食貨志引詩曰十月蟋蟀  
 在野蓋自漢世已誤今特正之漢書食貨志引詩曰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明齊毛文同楚詞九辯哀蟋蟀之宵征王逸注謂七  
 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也  
 據此明魯 穹窒鼠塞向墻戶注韓云向北向窗也疏傳穹窒  
 毛文同 穹窒鼠塞向墻戶注韓云向北向窗也疏傳穹窒  
 向北出屬也墻塗也庶人華戶箋爲此四者以備寒○胡承瑛  
 云穹窒謂窮極室中之穴隙而塞之以禦寒氣所謂風雨攸除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三 七

也其穴有鼠者更熏而去之所謂鳥鼠攷去也北向窗也者釋  
 文引韓詩文與傳義合說文亦云向北出屬也从戶从口有陳  
 塞向墻戶从口者象中有戶屬之形戶下从口象戶形也  
 喬樞云士虞禮敗廟鄉注鄉屬一室明堂位達鄉注鄉屬屬鄉  
 即向之段借說文屬穿壁以木爲交窗也窗古文作窗說文窗  
 下云在牆曰牖有屋曰窗窗或从穴俗又加心作窓耳孔  
 疏儒行注華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 嗟我婦子曰  
 之呂覽季秋紀高注引詩此二句明魯毛文同 嗟我婦子曰  
 爲改歲入此室處注齊曰作聿疏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  
 氣而入所穹窒墻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曰爲改歲  
 者言歲之將改乃先時教戒之詞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齊曰  
 作聿者食貨志春令民畢出於墻冬則畢入於邑詩曰射雉  
 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  
 也是齊詩作聿與毛異陳喬樞云聿曰皆詞古多通用毛詩角  
 弓見明曰消魯韓作聿抑曰喪厥國韓詩作聿大明曰續于京  
 爾雅注作聿是三家  
 文多以聿爲曰也

六月食鬱及薺注魯韓與作種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  
 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注魯說曰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

而爲酒疏也箋介助也既以鬱下及棗助勇功又獲稻而醱酒  
 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幽雅○孔疏鬱棗屬者是唐棣之類屬  
 也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  
 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  
 五月時實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疏又云鬱棗者亦是  
 鬱類而小別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  
 莫李一株車下李即鬱棗李即鬱棗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思案史  
 記司馬相如傳隱夫鬱棗漢書作鬱夫鬱棗是鬱及鬱同類微  
 別又同時熟故相連言之而史漢作鬱夫鬱棗又作鬱夫鬱棗  
 莫爲鬱棗陸疏承之以爲車鞅藤實遂紛紜莫定矣參證胡承  
 瑛說蓋即唐棣常棣二種詳具何彼穠矣篇魯韓與作種者釋  
 文韋草也从艸聲詩曰食鬱及韋所引蓋魯詩文許於莫下  
 但云鬱韋也从艸聲詩曰食鬱及韋所引蓋魯詩文許於莫下  
 與毛異也宋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蘇頌本草圖經皆引韓詩食  
 鬱及韋訓以爾雅韋山非胡承瑛以說文韋山非自是舍人禁  
 鬱及韋訓以爾雅韋山非胡承瑛以說文韋山非自是舍人禁  
 爲疑陳喬樞云爾雅韋山非胡承瑛以說文韋山非自是舍人禁  
 光等舊義爾雅說多據魯詩疑魯詩亦作食韋與韓詩同胡說  
 未免過泥惟山非一物尚待詳攷亨葵及菽者陳與云士虞記  
 錫羊夏用葵豆實葵菽莢以供餼羹之滑鄭注云夏秋用生  
 葵是也小宛傳菽莢也菽爲菽之少者七月菽時尚少蓋亨其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三 八

少者耳刺者朴之雙聲借字須擊取杜甫詩堂前撲棗任西  
 鄰是也古者至爲酒禮月令鄭注文齊說也引詩十月三句明  
 齊毛文同馬瑞辰云漢制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酌酒周制  
 蓋以冬醱經春始成因名春酒愚案鄭注云至春而爲酒但先  
 漬米麴爾馬說非也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二十九引蔡邕  
 明堂月令章句云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  
 者謂之半夏稻呂覽孟夏紀高注謂春醱也詩云爲此春酒以  
 介眉壽明魯毛文同蔡高皆魯家所用魯義也介大也酒所以  
 養老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且采茶新樽食我農夫疏傳  
 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樽惡木也箋瓜瓠之畜麻實之樽乾茶  
 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左莊八年傳瓜時  
 而往曰及瓜而代服注瓜時七月壺瓠也楚南人謂之瓠瓜古  
 食瓠葉亦斷瓠爲菹說文叔拾也汝南名收芋爲叔苴麻實可  
 食茶月令之苦菜也苴即臭椿  
 但可爲薪皆以給食農夫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稷重移禾麻菽麥注三家重移作  
 種種疏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後熟日重先熟日移築場圃同  
 爲場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園倉也○禾稼說詞重者種之渚  
 借三家重移作種種說文種下云先種後熟也从禾重聲桂下



下云疾孰也从禾聲詩曰黍稷種種下云種或从麥毛作重穆則作種種者三家文也其種執之字自作種從禾童聲種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三 九

熟者也殆一物而有種種之別與馬瑞辰云禾有為諸穀通稱者聘禮及周官掌客皆言禾若于車通謂粟之有葉者及此詩

乘升也箋爾女也女當畫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魯說曰開冰室取冰治鑑以祭廟春薦韭卵疏命取冰於山林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三 十

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糜粥禮

為說九月肅霜十月濂場朋酒斯豐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







用說易林用齊說是魯齊詩無異義韓詩當同黃山云周公  
大義誠親又專行黜陟非常之舉朝廷所疑故事定獻詩藉明  
已意以鳴鳴小鳥自比引咎於己之謀王室者本有未善致貽  
朝廷憂而心實無他也武王崩周公即已攝政實無旁貨若如  
箋說獻詩始欲攝政不獨  
三家所無亦非毛指矣

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注魯說曰鴉鴉鴉韓說曰夫  
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養以畜養其子也又曰鴉鴉鴉既取

我子無毀我室鴉鴉鴉鳥名也鴉鴉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  
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巢病之者謂不知托於大樹茂

枝反敷之葦窳風至萬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正傳興也鴉鴉鴉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甯亡二子

之也室猶巢也鴉鴉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

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

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

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三

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

與下語蓋連類之文鴉鴉至病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李

注引韓詩文引經明韓文同陳檄鴉鴉巢于葦葦折子破

下愚之惑也注云若與萬同引荀子云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

之以髮繫之葦若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是李以鴉

鴉為即蒙鳩陳喬樞云方言桑飛或謂之機爵荀子揚注亦云蒙鳩鴉

也蒙當為蒙引方言桑飛或謂之機爵荀子揚注亦云蒙鳩鴉

而小字音義並同藝文類聚九十二引詩義疏云鴉鴉似黃雀

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機雀詩曰肇允彼桃蟲今鴉鴉

是也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機雀詩曰肇允彼桃蟲今鴉鴉

大風至若折卵與桃蟲為一鳥矣又引說苑曰鴉鴉巢於葦之

遺說皆謂流言反問已得行於沖人懼將傾覆王室故周之

力征衛國比於小鳥之堅固其巢也在周公行周之政用周之

人豈有私屬黨哉箋說恩斯勤斯鴉子之閔斯注魯恩作殷疏

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魯恩作殷者蔡邕胡公夫人哀讚云  
殷斯勤斯蔡用魯詩是魯作殷箋云殷勤於此稚子亦本魯詩  
孔疏思之言殷也馬瑞辰云釋言翰稚也翰一作毓毓即育字  
說文引書教育子亦即書之孺子也二叔流言言公將不利於  
孺子故公自言恩勤於王  
室者惟稚子是閔恤也

迫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注韓

土作杜魯說曰迫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鴉鴉小鳥尚

知及天之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

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疏傳迫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

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

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甯有

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

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土作杜者釋文引韓詩文土杜通

用字縣篇自土齊詩作自杜方言東齊謂根曰杜是桑杜即桑

根迫及至此鳥趙岐孟子章句文趙習魯詩也箋釋綢繆為纏

綿與趙合益亦用魯訓陳喬樞云趙以鴉鴉為刺邠君以小弁

為伯奇作攻論衡亦以小弁為伯奇詩論衡言關雎用魯說則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三

小弁亦魯說趙說小弁用魯詩則說鴉鴉亦魯詩也周公詩賄

成王而以爲刺邠君也不敢斥言王故託邠君以爲風猶唐人

詩之託言漢家也愚案據此當日公詩賄王疑有託名邠君之

事故趙用爲故實否則此詩諷王古今共曉無趙獨不知之理

有備無患民孰敢侮詩猶言或以疑之者見公周慎之深心也

時公雖誅武庚庶幾夷而殷餘未靖奄國猶存公憂懼未嘗稍

釋惟望王益加儆戒勿予下民

以可乘之隙庶免再召外侮耳

子手拮据注韓說云口足爲事曰拮据子所拮据茶子所拮据

韓說云租積也子口卒瘡疏傳拮据拮据也茶荏苒也租爲瘡

難箋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說文据下云

從聲見義極狀其口足爲事曰拮据韓說拮据拮据此皆

据下云手口並有所作也即本韓說拮据拮据拮据拮据此皆

以爲茅秀釋草之葉荏苒皆得茶名蓋租者與拮据茶義正相承

租讀如租說文藉茶藉也藉茅藉也藉禮曰封諸侯以茶以白

茅又通作藉說文藉茶藉也藉茅藉也藉禮曰封諸侯以茶以白

茅秀爲藉與藉履之以其者正同故以爲藉履鳥之爲巢必以藉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鳴二句明韓文同孔疏將欲陰雨水泉上獨穴處者先知之  
 故禮避淫而上家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婦  
 念征夫行役之苦則歎于室易林大過之損處子戴室用此經  
 至文明齊毛文同酒掃室中又窮塞室中之孔穴以待我征夫之  
 有敦瓜苦蒸在栗薪注韓栗作漣云單薪也疏也蒸蒸也言  
 我心苦事又苦也箋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事專如瓜  
 之繫級焉瓜之辨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蒸蒸也言君于  
 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聚同也○栗作漣云單  
 薪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王應麟詩攷引作漣薪也其義亦同言  
 思我君子專專然如瓜之苦塵久在單薪之中以瓜自喻薪喻  
 眾人玉篇艸部漣與漣同漣辛苦之菜也若讀如木字則謂以  
 苦瓜而久在單薪之中於義亦通雙讀栗為析薪見為已析之  
 薪乃云見使析薪似未為必公勞歸士代其室家序想望君子  
 之情軍士職事卑各異不必人人見使析薪自以上下  
 二句皆是喻意為合蒸訓久與下三年意實較傳義長  
 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疏箋首四句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  
 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三  
 禮今通故極序其情以樂之○案東山一篇所記時物皆非春  
 日故以為推言始昏之時物孔疏申毛以為與嫁于衣服鮮明  
 毛無此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注魯皇作皇疏曰駁黃白曰皇駁白  
 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魯皇作駁者釋畜駁白駁  
 黃白駁舍人曰駁赤色名曰駁黃白色名曰駁孔疏引孫炎曰  
 詩云駁駁其馬郭注引詩同即駁黃白也○駁皇作駁者釋畜駁白駁  
 之文毛用借字作皇則駁駁者魯詩也親結其綯九十其儀注  
 韓說曰綯帶也疏傳綯婦人之帶也母戒女施綯結綯九十其  
 之九十其儀喻丁室之多○綯帶也者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  
 薛君前謂之綯也○綯帶也者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  
 衣蔽前謂之綯也○綯帶也者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  
 蓋謂男子之蔽也○綯帶也者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  
 蔽前謂之綯也○綯帶也者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  
 魯之郊謂之綯也○綯帶也者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  
 與綯對文則綯即綯也○綯帶也者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  
 注綯婦人蔽是知綯即綯也○綯帶也者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  
 制此昏禮女服蔽是知綯即綯也○綯帶也者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  
 被於衣帶前以章為一幅巾說上文巾也○綯帶也者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  
 名釋名亦自巨巾之稱蓋對佩巾為巾之小者言也佩巾名悅

蔽鄰稱大巾巨巾故得同名為悅詩無感我悅兮當指綯言之  
 以其為嫁時夫所親結也此詩結綯謂其結蔽鄰之帶故韓說  
 云綯帶也帶所以繫故爾雅又曰綯帶也漢書楊雄傳注引應劭曰  
 綯音綯之綯綯帶也衣帶謂之綯綯帶亦謂之綯是知施綯  
 即施帶以結其綯也爾雅郭注以綯為今之香纓士昏禮鄭注  
 以悅為佩巾孔疏以施綯為內則之綯綯皆失之陳喬樞云施綯  
 昏禮施綯結綯後漢馬融傳云施綯結綯皆失之陳喬樞云施綯  
 結綯皆失之陳喬樞云施綯結綯皆失之陳喬樞云施綯結綯皆失之  
 中形故謂之悅則綯之為悅審矣綯之為悅審矣綯之為悅審矣  
 或作綯玉篇衣部悅以象帶之綯故謂之悅耳爾雅釋文綯本  
 綯也孫炎注綯悅也郭璞誤為香纓得馬陳二說以暢雅訓  
 韓毛注義並通矣孔疏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  
 十言其多威儀也韓詩外傳二云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相  
 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降於西階婦降自阼階授  
 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其新孔嘉其  
 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綯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其新孔嘉其  
 舊如之何疏傳言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歡之○  
 恩案前此新昏既甚嘉矣其久長之道不可不也故受之以恆  
 室以樂太平易序卦傳夫婦之道不可不也故受之以恆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三  
 序云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謂及男女壯盛天下漸定之時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疏毛序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尋四國焉箋尋四國者尋其  
 也從三家為正現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疏傳隋豈曰斧斨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  
 撰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釋文隋豈曰斧斨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  
 形狹而長也說文斨斨斨也詩曰又缺我斨斨言破斨言缺  
 互詞以喻四國破壞禮義亂我周邦箋以斨斨分指周公成王  
 胡承琪云喻周公者不變何以喻成王者屢變與箋不如傳明  
 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注魯說曰皇正也又曰言東征黜陟周  
 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齊說曰東行述職征討不服疏傳四國  
 奄也箋周公既反攝政東征伐此四國其君罪正其民人而  
 已○皇正也者釋言文郭注引詩四國是皇釋皇為正明用  
 言東至正也白虎通巡行篇文郭注引詩四國是皇釋皇為正明用  
 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述職黜陟一年物有始











公歸則振旅而歸耳使必待王迎然後歸不迎則不歸以此為與公歸之道豈所以為周公乎胡說非是無以讀作無與以與古字通用言衰衣不言無使我心悲乎疏箋周公西歸而東都

九罭四章章三句

無使我心傷悲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狼跋其胡載其尾注齊意作躓韓作躓也

退而弗治無以告我先王請命東行內則遠嫌外仍扞難實處危疑恐懼之地及四國果叛連兵二年罪人斯得然後心述大顯袞衣既錫旋亦召歸幽人於公之歸追紀德音故以是詩美之耳赤鳥以金為飾謂之金鳥車攻鑿金鳥黃朱色也韓奕以赤鳥賜韓侯此詩以赤鳥美周公是赤鳥為諸侯盛飾矣凡幾約貌者上冠禮注約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漢書王莽傳莽再拜受袞冕句履孟康注今齊祀履句頭飾也出學固也讀若詩赤鳥學蓋取金約著履學固之貌亦作己已藏謂形約在履頭如刀衣鼻自

狼跋二章章四句

幽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三

美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三







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 念舊曾且不若鳥獸也... 言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草以爲美... 鹿相呼嗚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此齊說孔疏云或以爲美... 美君想誠於臣非美臣相於君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 非已費何想誠之有據鄭說此詩之意是君召臣明矣許君五... 經異義蓋據魯說鄭用齊說駁之但既云君召臣明矣許君五... 榮君之賜招呼成禮理原一貫如毛序云君宴羣臣賢人旅進... 客相招齊詩言君與羣臣燕樂現易林用齊詩其升之乾云白... 鹿呦嗚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師之比益之恒同... 人之蹇明夷皆云鹿得美草嗚呼其友則亦兩義相成也我有... 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注魯說曰笙長四寸十三... 簧像鳳之身也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

吹笙又曰簧笙中簧也詩曰吹笙鼓簧承筐是將韓說曰承受... 也疏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笙笙屬所以行幣帛也笙承槍... 音篇文笙長四寸十三簧者釋樂大者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 注列管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宋書樂志官...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四 鹿鳴之什 三

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笙宮管在左旁十九簧曰笙北堂書鈔... 說文笙下注同初學記十六引作象鳳之聲誤簡下注云參差... 管樂象鳳之翼五經析疑云黃鐘爲始象法鳳皇潘岳笙賦基... 黃鐘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黃鐘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正... 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者樂緯六律黃鐘十一月大簇正月姑... 洗三月蕤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大呂十二月夾鍾... 二月仲呂四月林鐘六月南呂八月應鍾十月陽爲律陰爲呂... 總謂之十二月律白虎通禮樂篇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 故曰笙陳陽樂書笙律中太簇立春之音也書皋陶謨鄭注東... 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音也書皋陶謨鄭注東... 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黃鐘中簧也者說文簧下注同王逸楚... 詞九嘆注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鼓簧張衡東京賦我有嘉... 賓又南都賦嘉賓是將應王張習魯詩所用皆魯文也鹽鐵論... 散不足篇用鼓瑟吹笙句明齊毛文同承受也者文選盧諶贈... 劉琨詩注引薛君章句文陳喬樞云毛傳承受也者文選盧諶... 成說文承奉也受也此兼采毛韓之訓左成十六年傳使行人... 執楹承飲注承奉也襄二十五年傳承飲而進獻注承飲奉飲... 此皆與毛訓同禮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注承猶受也齊策而... 晚承魏之弊注承受也此皆與韓訓同又易歸妹女承筐無實... 虞翻注自下受上曰承則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疏傳周至行... 之承筐從韓訓受於義爲長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疏傳周至行

常作實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 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我示我周行鄭注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或以爲禮注據... 齊說詩箋用魯訓愚案皆非也班固世習齊詩其東都賦辟雍... 詩云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正製用示我周行句義是釋周爲國... 釋行爲道齊說如此鄭釋周爲忠信與齊說異又箋讀示爲實... 釋周行爲周之列位乃參用荀子解蔽篇卷耳詩實彼周行句... 義彼訓周爲偏此釋周爲國亦不全同皆下已意也今就齊說... 推之蓋言賢臣嘉賓之來愛好我者皆示我以周... 邦應行之善道也然則嘉賓之有益於人國大矣

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注三家視作示魯桃作偷韓作... 桃魯傲作效齊作傲又作傲亦作效疏傳蒿故也桃偷也是則... 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 釋文故去刃反釋草蒿故孔疏引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爲故... 郭注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吹者爲蒿陸疏蒿青蒿也荆豫之... 間汝南汝陰皆曰蒿也三家視作示者僕禮鄉飲酒云德音孔...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四 鹿鳴之什 四

昭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鄭注言... 已有旨酒以召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 德可則傲也陳喬樞云燕禮及大射儀注與此同毛用古文示... 作視箋云視古示字知三家今文皆作示民不佻孔疏昭十年... 左傳引此詩服虔云示民不佻薄也是服用三家今文作示之... 證桃作佻者說文玉篇引詩並作示民不佻亦作佻者張衡東... 京賦作佻者說文玉篇引詩並作示民不佻亦作佻者張衡東... 也魯傲作效者蔡邕郭有道碑銘引是則是我有旨酒嘉賓式... 傲漢書敘傳是則是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鄭注引作... 孔昭亦見蔡邕周巨... 勝碑銘明魯毛文同



喜食之段玉裁云如陸說則非黃芩也集韻類篇皆曰芩藏  
 芩三字同音菜名似蒜生水中央林齊民要術皆曰芩似蒜生  
 水中此則別是一草山藥生水中字林齊民要術皆曰芩似蒜生  
 屬依水而生蓋即陸說生澤中下地者正毛所謂芩非別一物  
 也且詳陸所言芩即藥之石薺一名金銀股亦可食本草薺草  
 一名薺菜一名薺菜可證也本草綱目金銀股李時珍曰石薺  
 狀似金銀故名今藥肆多生種者人皆識之薺如銀股葉似蒜  
 差短亦如竹葉灌以水則榮鹿食之芩在野則生下澤者不類  
 自以黃芩為合釋文芩其今反說文薺也又其炎反其炎反讀  
 如黔本草黃芩注又云芩吟也黔乃黑黃之色也此同音為訓  
 正今藥之黃芩釋文亦兩說俱存矣詩毛之芩也此同音為訓  
 耳段注疑本作為高屬始不然說文注原本作為高後人順毛改之  
 疏下蓬下皆訓蒿也即蒿屬也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  
**琴和樂且湛** 傳湛樂之久○風俗通義六詩云我有嘉賓鼓  
 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  
 大響不譁人而流漫小響不瀆誠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感人  
 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  
 禁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我有**  
**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疏傳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  
 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四 鹿鳴之什 五**  
 力○鹽鐵論刺復篇無鹿鳴之樂賢又曰殆未鹿鳴之所以樂  
 賢也樂賢即指燕樂嘉賓而言後漢鍾離意傳鹿鳴之詩必言  
 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  
 也說鹿鳴無刺詞蓋用齊韓二家義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 疏毛序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箋文王為西  
 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  
 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詩凡歷樞曰四牡在  
 寅木始也儀禮鄉飲酒鄭注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勤苦  
 王事念及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  
 勞實也燕禮注同上齊說魯韓未聞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 注齊倭遲作郁夷韓詩曰周道威夷韓說  
 曰威夷險也疏傳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  
 公作樂以歌文王之德為後世法○齊倭遲作郁夷者漢書地理  
 志右扶風郁夷班固引詩曰周道郁夷顏注小雅四牡之詩  
 曰四牡駢駢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不作為郁夷班固引詩於此道陳  
 喬縱云注韓是齊之誤韓作倭夷不作為郁夷班固引詩於此道陳  
 此據齊詩文如引齊詩子之○及自杜沮漆可證非用韓詩  
 也頗注蓋轉寫之誤思秦匡正俗云遲音夷亦云遲倭遲或

言陵夷遲即夷也縣名郁夷因道險之故後漢省地道記  
 夷省併郡一統志故城今隴山西五十里易林旅之漸透迤四  
 牡思歸念母王事靡盬不得處之復同焦用齊詩而作透  
 迤者郁透雙聲透夷疊韻說文八透下云透迤衰去之貌衰曲者  
 必險阻也周道至險也者文選西征賦注金谷集詩注秋胡詩  
 注陸倕石闕銘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選孫綽天台賦亦  
 引韓詩曰道威夷者也顏延之北使洛詩注引倭夷廣雅威夷險  
 也即采薛說透迤威夷並同聲字齊韓詩義不異 **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 疏傳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  
 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案王謂  
 殷王紂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使命頻煩趙  
 公奉職周室之事亦皆王事也以公義為重故雖思歸而不歸  
 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  
 孝之至齊  
**四牡駢駢嘒嘒駉馬** 注三家嘒作嘒 傳嘒嘒嘒息之貌馬勞  
 馬病也从多聲詩曰嘒嘒駉馬毛作嘒嘒則作嘒嘒者三家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四 鹿鳴之什 六**  
 文也廣雅嘒嘒也正釋此詩之義玉篇嘒嘒吐安切力極也引  
 詩嘒嘒駉馬亦為嘒嘒通作嘒嘒與和桓音通為一類猶漢書地  
 理志沛郡鄆孟康音多周禮傳鄆蘇林音多也說文嘒嘒字注  
 讀若行遲騾騾漢書敘傳顏注引詩騾騾駉馬亦三家詩之異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注魯遲作倭說曰倭暇也疏  
 傳遲暇暇處居也臣受命舍帶于稱乃行○胡承珙云采薇  
 出車皆作不遑啟居采薇又有不遑啟處是處居義略同啟處  
 釋言文左傳疏引李巡啟小跪也釋名跪危也兩都地體危  
 危也啟起也啟一舉體也此析言之其實啟即是跪居本當作  
 尻說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大約古人有危坐如今之跪詩  
 所謂啟也安坐乃說文之尻詩所謂處也若居則今人之蹲  
 說文居蹲也蹲踞也釋文之尻詩所謂處也若居則今人之蹲  
 與坐皆著於席而跪其體坐下其膝詩所謂處也若居則今人之蹲  
 足底著地而下其膝其體若跪則其體若跪則其體若跪則其體若跪  
 為大不敬三代所無此解分別甚晰廣雅釋詁曰不倭啟處恐非其  
 義魯遲作倭倭暇也者釋言倭暇也郭注詩曰不倭啟處恐非其  
 雅注引詩有依毛詩作倭者然郭注所引詩本舊注之文釋言  
 正文既作倭字則注所引當以或本作倭為是倭者魯詩之文  
 作邊首乃後人順毛改字耳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李  
 克人有惡乎未引不遑啟處此推演之詞明韓毛文同







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引沈重云或作騎字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是沈所據此

篇作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調忍也咨事之難易爲謀○陳與云易字衍左傳咨難爲謀說

文慮難曰謀皆無易字魯謀作謀者注南修務訓詩云我馬唯

駟六轡如絲載馳驅周爰咨謀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高注詩

小雅皇皇者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詒難也詩言當

馳驅以忠信往謀難事不自專己者之至乃聖人之務也陳喬

樞云毛詩周爰咨謀釋文咨本亦作諮引作讓者謀一贊

之轉釋詩讀謀也書讓明爾諸史夏紀作讓明和說苑貴德

篇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謀據淮南書所引魯詩當作諮讓此

作咨謀者後

人順毛改之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謀

公歌之也夫移至道也呂祖謙讀詩記十七引韓詩序文夫移

即常棣也韓序與毛序義同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詩曰夫移

兄弟也閔管蔡失道夫移之華萼不焯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陳喬樞云類聚引詩直作夫移必韓詩也讀詩記所引當即據

類聚本而今本類聚不云韓詩序蓋文脫耳漢書杜邠傳邠聞

人情思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

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以棠棣與角弓並言蓋周公之作

不宜疏遠與角弓意同故鄭並引之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日之故舊此所為宴飲作歌或即此詩之本義與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注魯說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疏傳與也

木也與嚶嚶嚶也注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也

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直也

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丁丁嚶嚶

相切直也者釋訓文魯說也郭注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

以喻朋友切磋相正蓋舊注述魯詩

之說郭承用之鄭箋即用以改毛

深喬高也箋選徒也謂鳩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徐

幹中論貴驗篇小人尚明聖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

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喻朋友之義務在直切以升於善道也徐用魯詩以

魯毛文同易林坤之比出自幽谷飛上喬木同人之坎同明用

齊詩

其鳴嚶嚶矣注魯說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也

復鳴嚶嚶然○劉向楚詞七諫篇飛鳥鳴其鳴兮王注言飛鳥

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羣而呼其羣詩曰嚶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明魯毛文同一作嚶者張衡東京賦唯鳩黃鸝關關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四 鹿鳴之什

又歸田賦王維賦與禽鹿交頤頡頏關關嚶嚶黃鸝倉

庚皆屬也是魯詩以嚶嚶屬鳥鳴而嚶其鳴矣之嚶一作鳥乃

魯則本文選張茂先詩屬耳嚶嚶鳴李注引詩作鳥其鳴矣梁

元帝言志賦曰聞鳥鳴而求友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始先二月

啟啼鳴出谷爭傳求友之聲皆承用魯家一作本耳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注韓說曰鳥微

物也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疏傳矧况也矧相親也鳥尚知居高

鳥微物也者文選類延年曲水詩李注鸚鵡賦注引薛君韓詩

章句王文符潛夫論德化篇引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符用魯詩

明魯毛文同魏志曹植疏下思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疏箋以可

神為神明終猶既也

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注三家許作所亦作許藇亦作醴疏傳許

貌以筐曰醴以藇曰醴醴美貌箋此言前者伐木許許之人今

則有酒而醴之本其故也○孔疏言藇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

人亦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藇貌者柿即桃之棘變

廣韻桃斫木札也說文桃削木也木皮也木皮曰朴削木皮

曰朴亦曰櫛讀如肝肺之肺說文下酒也凡作酒者以筐盛

酒曰醴下即醴也亦可以去麤取細三家許作所亦作許藇

下云伐木聲詩曰伐木許許後漢朱穆傳藇氏家訓書證藇初

許幾所器物部引詩作藇許藇皆借字以所為正玉篇藇部云

藇酒之美也詩云醴酒有藇亦作藇藇亦作藇藇亦作藇藇

藇入語云醴酒之美也亦作藇藇亦作藇藇亦作藇藇亦作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藇











化古並通用堯典平秩南訖史記五帝紀作南爲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是其證矣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疏傳恒恒升出也言俱進也箋月上弦而

注九歌云絢急張弦廣韻絢急張亦作絢是絢爲急張弦之貌

豕賦如日之升明魯毛文同如南山之壽不壽不崩如松柏

之茂無不爾或承注韓說曰承受也疏傳壽也箋或之言有

青相承無衰落也○承受也者文選盧諶詩注引韓詩章句

上章貽爾多福言之以四者美頌多福故言無不爾或承猶第

三章以莫不增亦總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二句言之儀禮少牢

饋食禮曰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意亦猶是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注魯說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又曰古者師出

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四 鹿鳴之什

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又曰家有采薇之思齊說曰周懿王時至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

家玃允之故豈不日戒玃允孔棘又曰采薇出車魚麗思初上

下促急君子懷憂疏毛序道成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

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杜杜以勤歸也

箋文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成守也

西伯以殷王之命其屬將率戎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

歌采薇以遣之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杜杜以

休息之○懿王至作刺史記周本紀文王時王室衰始作

詩也愚案謂始作怨刺之詩古者至罪罪白虎通征伐篇文家

有至之思蔡邕和熹怨思之詩皆魯說也周懿王時王室衰始

言之是亦以采薇爲怨思之詩皆魯說也周懿王時王室衰始

奴傳文古今人表懿王穆王子詩作顏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

始作也采薇至懷憂易林睽之小過文其咸之渙云上下促急

君子憂時之作魯齊詩有明文毛序立異與下章出車杜杜稱

爲遺戍勞還勤歸意仿周公東山之篇次於文王之世可謂謬矣

采薇采薇亦作止疏傳薇菜作生也箋西伯將遺戍役先與

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宜行期也○孔疏不待孟曰歸曰歸歲亦

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偏不暇待秋故也

莫止靡室靡家玃狁之故不遑啟居玃狁之故疏傳玃狁北狄

日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宜歸期定其心也

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邊暇啟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生而

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玃狁之

難故曉之也○釋文本或作玃狁允說文無玃狁字史記匈奴傳

唐虞以上有山戎玃狁葷粥居于北蠻晉灼注堯時曰葷粥周

曰玃狁秦曰匈奴漢書匈奴傳引靡室靡家二句以明齊毛文

同

采薇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疏傳柔始生也聘問也箋柔謂脆脆之時

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

使歸問言所以憂○孔疏言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四 鹿鳴之什

采薇采薇亦剛止疏傳少而剛也箋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

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注魯來作來說曰不來

不來也疏傳陽歷陽月也疾病來至也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

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來作來曰不來也

者釋訓文魯說也釋文不俟宜從來今本作俟字陳壽祺云說

文來部俟爾爾雅此訓即釋詩我行不來之文重文俟字陳壽

今說作俟爾爾雅此訓即釋詩我行不來之文重文俟字陳壽

是爾雅曰之誤後人轉寫因不來字引詩並此亦誤書作詩耳

黃山云說文誤後人轉寫因不來字引詩並此亦誤書作詩耳

行來而玃狁爲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矣從下云語已詞也是

來知未行來爲已來不來玃狁不來玃狁不來玃狁不來玃狁

合其書西漢經師家法如此如達下引詩曰挑兮達兮止三字







美大其功曰薄伐兪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疏毛序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注魯車作輿疏傳出

馬於牧地策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也自從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也自從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也自從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四 鹿鳴之什

王命召己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旄旆斯胡不旆旆

憂心悄悄僕夫况瘁疏傳龜蛇曰旆旄于旄鳥車曰旆旆旆旆

車將率既受命行乃乘焉牧地在遠郊况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政○易林大過之損云過時歷月役夫憔悴益齊作悴與

箋合釋文瘁木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旆旆央央注齊仲作中魯車作

輿疏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獵狁之國也彭彭

于朔方爲軍墨以禦北狄之難○齊仲作中者人表作南中列上之下方周宣王世魯說亦有南仲宣王時爲將詳見常武文王時並無其人此毛安說也六月篇云獵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蓋獵狁居涇東之焦獲偏近周京縱兵四出謀將以方統重兵既此詩及六月采芑二篇觀之當日周廷命將以方統重兵既此詩及六月采芑二篇觀之當日周廷陽進兵鎬池南仲築城于方獵狁見首尾受敵遂大奔竄於是吉甫追至太原南仲移兵西戎克獲而歸兵事可考見者如此

魯車作輿者陳喬樞云史記匈奴傳周襄王時戎狄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獵狁于襄注齊魯襄作攘疏傳朔方北方

襄除也箋此我我戎役也戎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楊雄趙充國頌天子命我明魯毛文同鹽鐵論縣役篇戎狄猶夏中國不寧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兪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漢書衛青傳詩不云乎薄伐兪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顏注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四 鹿鳴之什

魯允也此魯齊家連引二詩申明築城之義齊魯襄作攘者漢書敘傳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若夫論敘邊篇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兪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邊宇也後漢馬融傳疏云獵狁侵周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載在周詩焉

治毛詩亦從三家義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疏傳塗塗釋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

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墨征伐獵狁因伐西戎至春東

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案黍稷方華始城方也雨雪載塗始伐戎也易林復之蠱雨雪載塗明齊毛文同說文簡牒也

齊侯救之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管仲以狄伐邪請相恤之謂也請救邪以從簡書見左傳元年傳

嚶嚶草蟲超超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疏箋草蟲鳴阜螽而從之天性也喻近戎之命則跳躍而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則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案六







其所然○大司寇注屬附也釋器鄭婦之笄謂之鬢孫炎曰鬢  
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專婦之笄言當水曲處為梁以曲竹為笄  
承梁之孔使魚入而不得出若附於鬢然說文鬢揚也段注揚  
各本從木者誤小徐繫傳本作揚陸疏鬢一名揚今黃頰魚似  
魚也性浮而喜飛躍故一名揚陸疏鬢一名揚今黃頰魚似  
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類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  
謂之揚黃頰通語也今江蘇呼黃頰魚亦名黃頰魚尾微黃  
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陳啟源云孟詵食療本草有黃頰魚亦名  
黃頰魚又名黃頰魚無鱗而色黃羣游作聲軋軋故又名軋軋  
又名黃軋其名黃揚以其色黃而性揚也孔疏引舍人云鮐石  
鮐也說文鮐魚名山出樂浪番國寰宇  
記漳州出鮐魚皮未知即一魚否  
君子有酒旨且多疏美而  
此魚又多也○馬瑞辰云旨且多且旨且有自專指酒言  
之下章物其多矣又承上章而推及取物序所云美萬物盛多  
也箋以此  
屬魚非

**魚麗于罭魴鱉疏**傳魴鱉也○釋魚魴鱉舍人曰魴名魴郭注  
魚郭云魴今烏魚也說文魴下云魴也魴下云魴也魴下云魴也  
下云魴也魴下云魴名玉魴魴似魴而大**君子有酒多且旨疏**  
箋酒多而此  
魚又美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四 鹿鳴之什 堯**

**魚麗于罭魴鱉疏**傳魴鱉也○說文魴下云魴也魴下云魴也  
魴下云魴也魴下云魴名玉魴魴似魴而大**君子有酒多且旨疏**  
箋酒多而此  
魚又美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疏**箋魚既多又善○案  
物即萬物盛多之物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注**魯旨作指維作唯下同疏箋魚既美又  
作指維作唯者荀子大略篇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  
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楊倞注指與旨同據此則上三旨字魯  
皆作指實筵薦飲酒孔嘉又言飲  
酒孔偕是偕嘉同義皆謂善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疏**箋魚既有又得其時○說苑辨物篇詩  
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荀子不苟篇引二句同  
說苑解有為常有時為用之以時於經指最合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  
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愚案此三篇已見  
卷首三家不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四 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四 鹿鳴之什**

手







之責使君壽考南山多福言使君子多壽與鄭注欲其身之壽考同義齊說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疏 箋光明也政教明有榮耀。唐開成石經只皆作旨丁晏云衡方碑樂旨君子口口無疆亦用此篇之文員其同段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注 魯樂只作凱悌樂

只君子德音不已疏 箋已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釋文

學引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齊詩訓義極精魯樂只作凱悌者白虎通說

篇凱悌君子民之父母說苑政理篇同皆魯說也惟凱悌經傳

通作凱悌樂易也德心寬厚能順民情故可以為民之父母鄭

禮注云又欲其民德之長謂此章德音不已是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桤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疏 傳栲山栲栲也眉壽秀眉也箋遐遠也遠不作眉壽者言其

近眉壽也茂盛也。栲栲已見山有栲篇釋詞云遐何也遐

不何不也遐案早麓詩遐不作人潛夫論德化篇引作胡不作

人臘桑詩遐不作矣禮表記引作瑕不謂矣鄭注瑕之言胡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五 南有嘉魚之什 三

是三家訓遺為胡鄭非不知及箋毛詩遂不恤曲為遷就近儒

糾正焉為新得不知實古義也陳奐云七月傳眉壽家壽也義

與此同方言眉老也東齊曰眉或三家詩有謂

眉為老者愚案箋訓茂為盛謂名德較前更進

南山有栲北山有桤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疏 傳栲栲栲栲鼠梓黃髮也考老艾養保安也。陸疏云栲

山木其狀如栲一名栲栲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

可為面木板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嫩之甘美如飴

入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明堂位注作栲栲

釋木棟鼠梓郭注栲栲也今江東有虎梓鼠音轉陸疏云具

種楸大葉如桐葉而黑山中人謂之苦楸郝氏懿行云今一

通用保艾猶康語云用保艾民也依傳似經文當作艾保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三家無異義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疏 傳與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

諸侯亦國君之賤者蕭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

國則不及也。蓼我傳蓼蕭長大貌此蓼義同蕭合馨香以供

祭祀之用諸侯有與助祭祀之禮故詩以蓼既見君子我心寫

兮疏 傳興者謂之借字清盛貌露在物之狀既見君子我心寫

兮我則盡輸其歸之誠也列女趙佛母燕笑語兮是以有

傳引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明魯毛文同燕笑語兮是以有

馨處兮疏 箋天子與之譽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

氏曰譽譽通凡詩之譽皆樂也蘇氏之說是也爾雅豫樂也豫

安也則譽處安處也呂覽孝行篇注譽樂也南有嘉魚篇嘉賓

式燕以樂車奉篇為式燕而釋之曰則安則譽是譽皆安樂之意

也愚案詩言天子與之譽而笑語則遠國諸侯是以咸有喜樂

而居處兮燕當從箋訓陳氏與釋為安與下句意復左昭十二

年傳宋華定來聘公賦燕燕叔孫昭子以為宴語之不

讓即指此章燕笑語兮也釋燕為宴飲古義本如此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五 南有嘉魚之什 四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疏 傳龍及已也。案蕭亦盛也龍古龍字左傳龍光之不宣謂

受魯君之寵光以魯君比詩之君子也易林恒之蹇云蕭蕭露

瀼君子龍光鳴鸞唯福祿來同晉之大有同正用齊詩文晉

之疊云壽考不忘明齊毛文同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疏 傳泥泥濡也豈樂弟易也為兄亦宜為弟亦宜箋孔甚燕

同姓兄弟諸侯無不咸宜故令德遠聞而有壽樂君子之為人於

傳兄弟同姓臣也四海遠國未必有同姓兄弟往封此言君子

定令德之不知指此杜注言實有令德可以壽樂蓋誤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和設賦者也驚設衡者也韓說曰驚在衡和在賦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萬福攸同疏 傳驚處厚貌傳善也







耳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願允君子莫不令德

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胡承珙云凡木叢生被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注韓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韓說曰離

離長貌豈弟君子莫不令儀疏傳離離垂也箋桐也椅也同類

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

已謂駭節也○其桐至長貌初學記二十八引韓詩章句文引

經明韓毛文同陳喬樞云離離毛訓垂與長義相成實長則垂

故其貌離離然也箋說離離為俎實非張衡西京賦朱實離離

用魯詩文又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用魯詩莫不令儀文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形弓疏毛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弓矢然後專征伐○三家無異義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五 南有嘉魚之什 七

形弓昭兮受言藏之疏傳形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也貌言

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荀子大略篇天子雖弓

諸侯形弓大夫黑弓禮也陳喬樞云公羊定四年傳何休注天

子雖弓諸侯形弓大夫黑弓禮也陳喬樞云公羊定四年傳何休注天

弓見司馬法案北山經燕山多嬰石注石似玉有符采嬰帶所

謂燕石也嬰弓之嬰蓋同天子諸侯皆形弓矢天子弓有雕飾

故曰雕弓大夫士皆盧弓矢大夫弓亦有文飾故曰嬰弓也荀

易傳案言我王自我也受策出入反敬諸侯意矣非是 我有

嘉賓中心既之鐘鼓既設注韓詩曰鐘鼓既設設陳也一朝饗

之疏傳既賜也箋既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設陳也

水也釋詁況賜也魯語況使臣以禮禮云說文無既字况寒

廣韻况善也中心既之正謂中心善之猶觀禮云子一人嘉之

嘉亦善也既之與下好之善之同義箋云既者欲加恩惠蓋亦

訓既為善耳鐘鼓既設設陳也者玉篇言部引韓詩文明韓毛

文同皮嘉祐曰禮月令整設于門外注設陳也廣雅釋詁同說

凡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時久故一朝可以成

禮然亦見王者勤於待賓賓不踰時如此胡承珙云天子饗禮

雖亡然大饗用鐘鼓見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既鐘師鼓師

鍾師典庸器者皆有其文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詩但言樂盛即知禮隆孔疏燕

或至夜饗則禮成而罷故以一朝言

形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疏傳載之載以歸也喜樂也右勸也箋載之出載之車也右之

也○胡承珙云上言鐘鼓既設則右勸明是饗時之事楚茨傳

有勸也與此正同是右為侑之段借右之請之當主侑幣酬幣

為義詳見下章

形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請之

疏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請請猶厚也勸也○何楷云禮於饗

有侑賓勸飽之幣上章言右是也於飲有酬賓送酒之幣此章

言請是也饗為飲禮兼言右請者以饗亦兼食故也公食大夫

禮賓三飯之後公授宰夫束帛以侑注謂君以為食賓殷勤之

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實也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五 南有嘉魚之什 八

大夫致之以侑幣注謂君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

又曰致饗以幣幣亦如之然則不親饗以幣幣致之明親饗有

幣器曰琫瑋非爵名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琫瑋為天子酬諸侯之

幣以琫瑋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酒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琫瑋

琫瑋所以酬則天子酬諸侯以琫瑋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琫瑋

甚是然尚率合於食禮之侑左莊十八年傳彼公晉侯朝王王

饗禮命之有幣註莊三匹幣二十五匹幣五年晉侯朝王王饗

禮命之有幣註莊三匹幣二十五匹幣五年晉侯朝王王饗

禮命之有幣註莊三匹幣二十五匹幣五年晉侯朝王王饗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疏 毛序樂育材也君子長育人材則天下善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注 韓詩曰菁菁者莪韓說曰菁菁盛貌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五 南有嘉魚之什 九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注 既見君子我則喜疏 樂也。列女齊姜...

離春傳引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明魯毛文同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注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疏 傳中陵中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疏 傳楊木為舟載沈...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五 南有嘉魚之什 十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注 齊說曰宣王與師命將征伐獫狁...

征伐獫狁來威故稱中興又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























否鳴鶴四牡馬出行狩用齊經文

之子于苗選徒魯難建旆旄擊于敖注魯獸作狩疏子有

司也夏獵曰苗難難也難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敖地名于

左傳穀梁傳並云夏苗難難也難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敖地名于

日算算車徒謂數也難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敖地名于

也或王林段玉裁皆云難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敖地名于

云此經疑本作為難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敖地名于

然則經當作難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敖地名于

田獵博獸也則上文已有駕言行狩何不於次章箋之釋文

也馬瑞辰云毛詩作博獸即博獸之段借箋云田獵博獸者亦

以經言博獸非禽獸之獸故以田獵博獸釋之耳魯獸作狩者

張衡東京賦博獸于敖薛綜曰敖鄭地今之河南榮陽也謂周

王狩也詩曰建旆旄擊于敖薛綜曰敖鄭地今之河南榮陽也謂周

注者毛詩故作獸也水經濟水注後漢安帝紀注班固傳注引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五 南有嘉魚之什 三

詩作薄狩于敖所引蓋皆三家詩于敖者漢魏諸國志河南

陽縣有敖亭劉昭補注周宣王狩于敖左宣十二年傳晉師在

敖鄭之問即此胡承珙云敖鄭地今之河南榮陽也謂周

于鄭章注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于敖鄭地今之河南榮陽也謂周

當作圃墨子明鬼篇略同而云宣王合諸侯于圃伯自道左云圃

圃蓋圃即圃田鄭即敖鄭地今之河南榮陽也謂周

駕彼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注韓說曰奕奕盛貌

齊作鸞鸞魯芾作紉疏傳言諸侯來會也諸侯赤芾金鳥馬達

箋金鳥黃朱色也奕奕盛貌者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薛

君章句文蔡邕胡廣黃瓊頌奕奕四牡用魯經文陳喬樞云奕

奕毛詩傳奕皆無訓釋正義以為四牡之馬奕奕然閑習也韓

以諸侯皆來會故以盛言之說文鸞鸞馬行疾而徐也引詩四

是帶鉤之金重三分兩之一鳥履倍重者當是兩鳥之金重

一鈞為大半兩此古人金鳥之制也時見曰會殿見曰同大宗

伯文其禮各別此連言之有釋猶釋也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注魯飲作次疏傳決鈞也拾遂也飲利

既次薛綜曰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鈞也拾者所以引也

詩云決拾既飲次詩家說或謂決謂引也鈞也拾者所以引也

兼傳毛詩而解詁所引詩決作決與毛或作本同依作次乃用

魯詩是注周官時向用三家也又儀禮鄉射鄭注決鈞也

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鈞也鈞也拾者所以引也

以遂也注非射時則謂之拾拾也拾也拾也拾也拾也拾也

齊禮鄭注決鈞也拾也拾也拾也拾也拾也拾也拾也拾也

齊說玉篇手部詩曰決拾既飲拾也拾也拾也拾也拾也

同助我舉柴注舊柴作齊齊柴作掌疏傳柴積也柴既同已

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也○孔疏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

諸侯也夫男子之總名魯柴作柴者張衡西京賦收禽舉黃即

用魯詩薛綜注柴死禽獸將腐之名也說文柴積也柴既同已

舉柴玉篇同蓋出齊韓詩馬瑞辰云石鼓詩有射夫為矢具奪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五 南有嘉魚之什 三

舉柴與此詩義同說文無柴有獸云鳥獸曰獸引明堂月

令曰掩骼埋胔蔡邕月令章句作埋胔是知獸即獸之或體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其馳舍矢如破疏傳四黃二句言御

則中如推破物也○不猗者陳奐云猗當作倚釋文猗倚二字

音義迥別具詳各篇此詩釋文猗倚於奇反則釋文本倚字可

證不倚無偏倚也孟子滕文公篇引不失其馳二句趙岐章句

云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

出一發貫臆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趙習魯詩此

用魯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注魯說曰徒御不驚者也大

庖不盈疏傳蕭蕭二句言不謹謹也徒輩也御御馬也

自左廉而射之達於右肅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肅於

右肅為下殺面傷不獻肅毛不獻肅不成肅不獻肅多擇取三

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

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解讓取不以勇力取

十者每禽三十也○不驚各本不驚依孔疏訂正徒御至聲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長四丈疏傳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築溝之性安  
 還定安集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曰徹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  
 同時而起言也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  
 則板六尺○八尺至四丈左隱元年傳孔疏引許慎五經異義  
 春秋傳以板六尺易之異義言也禮傳一丈為板又言周禮及左氏  
 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長丈高丈三堵為  
 雉一丈為板板廣三丈高丈一丈其言一丈為堵一堵之長丈高丈三堵為  
 古春秋左氏說今左隱元年傳都未言板數以五板為堵  
 三堵亦以丈為板仍即古說又公羊定十二年傳五板而堵  
 推之亦以丈為板而城則板與堵之數經皆未著無可推定而何堵  
 堵而雉為板反於城則板與堵之數經皆未著無可推定而何堵  
 以八尺為板反於城則板與堵之數經皆未著無可推定而何堵  
 非也據鄭駁異義言古之雉制書傳各不詳其詳今以左氏說  
 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圍之一則雉長五百步也  
 雉之度量於定可知矣五步為一堵三丈則雉長三百丈也  
 仍長六尺則可知矣五步為一堵三丈則雉長三百丈也  
 乃今文學左傳正春秋古文而耳其說有二故傳箋各主其一公羊  
 皆一丈堵皆五板城皆百雉而韓詩及何休公羊說則雉長三百丈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六 鴻雁之什 二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疏傳未得所安集則  
 所未至者此哲人謂我劬勞疏傳未得所安集則  
 及之子之事者我之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傳宣示也  
 作取民為驕者○王引之云宣驕與劬勞相對為文劬勞我役  
 之亦驕也左昭二十九年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易林需  
 廣口井之恒作方喙宣口是宣為侈大之意宜驕猶言驕侈非  
 也箋義為長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疏毛序美宣王也因其以簡之箋諸侯勝朝宣王以夜未央  
 有難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以其官而問夜早  
 曉○易林頤之損庭燎夜明追古傳今謂王不以其官而問夜早  
 不出房妾后此齊說陳喬樞云列女傳宣王嘗夜臥起后夫人  
 不才至使君后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  
 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宣王中年息政而庭燎詩  
 作脫簪之諫富在此際宣王感悟能復勵精圖治所以為中興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六 鴻雁之什 三



賢主也愚案陳氏引列女傳姜后事以證易林之說思魯齊說  
台所謂陰雄坐戾者殆即不出房之后夫人宜王能納諫改過  
所以為賢而庭燎之詩亦  
不為徒作矣韓說未聞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庭燎大周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聲也此言王以諸侯  
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詞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胡承瑛云鄭  
風士曰既且釋文且音徂往也詳此傳訓央為且亦當音徂凡  
歲月日時過去者皆謂之往夜未央者言夜未往也陳商樞云  
楚詞離騷云時亦猶其未央王注央盡也九歌云屬昭昭兮未  
央王注央已也廣雅釋詁央盡也央已也訓與王同皆本魯詩  
之義毛傳且字即且形近之誤陸音子徐反則與王同皆本魯詩  
古通史記孔子世家雅渠孟子書作雍疽韓非子作雍渠渠又  
通作遠魏都賦其夜未遠庭燎斯斯王緜曰夜未渠央渠當呼  
遠謂夜未遠盡也其說得之馬瑞辰云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字無者是也庭位廣故特用大燭足見其餘皆不用唐石經無大  
為心灌以脂膏古燭止用樵薪或以麻稻為之說文蒸析麻中  
麻燭君子謂諸侯者胡承瑛云闕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 鴻鴈之什 四

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侯來朝乃設之而常朝不用也今案  
諸書言賓至設燎尙未必定是諸侯未章言觀其旂與觀禮侯  
氏載龍旂孤獨者合  
故知君子是諸侯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嘒嘒注魯晰作哲

鸞作鑿齊韓嘒作餗疏傳艾久也晰晰明也嘒嘒徐行有節也  
辰云未艾猶未央也傳訓艾為久正與說文訓艾為久同義箋  
艾未曰艾亦取艾割將盡之義左傳元年傳國未艾也哀二年  
傳憂未艾也杜注並訓為絕小爾雅艾止也艾之訓絕又訓止  
猶央之為盡又為已耳晰作哲鸞作嘒者張衡東京賦庭燎晰  
哲又云鑿聲嘒嘒習魯詩是魯文如此釋文毛晰本又作哲  
與魯合而鸞無異作本采菽泮水皆作鸞聲是作鑿為今文專  
字矣齊韓嘒作餗者說文餗車鑿聲也詩曰鑿聲餗餗  
魯作嘒與毛同則作餗者當為齊韓餘詳魯頌泮水篇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疏傳旂明也  
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  
也朝禮別色始入○陳奐云言語詞箋訓我失之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疏毛序規宣王也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  
對王之詞  
三家未聞

沔水疏毛序規宣王也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  
對王之詞  
三家未聞

沔水疏毛序規宣王也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  
對王之詞  
三家未聞

沔水疏毛序規宣王也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  
對王之詞  
三家未聞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 鴻鴈之什 五

無父母疏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  
女自志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生  
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潛夫論釋難篇且夫一

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為害然有  
親者憂將深也言亂之既生有父母者其憂更深誰無父母坐  
視亂兆而不肯一留念乎言人盡放恣大亂必成王符用魯詩  
是魯義如此其愛日篇亦引此二句患公卿苟先私計而後公  
義謂其不肯憂國  
則又與毛義合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疏傳言放縱無所入也箋湯湯波流盛貌  
○揚雄荊州牧箴其  
流湯湯明魯毛文同  
侯出兵妄相侵伐○淮南精神篇高注飛念彼不遺載起載行  
揚不從軌度也正與此詩載飛載揚義合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疏傳不遺不遺道也弭止也箋彼彼諸侯  
憂不能忘也○蹟者迹之或字釋訓不遺不遺道也弭止也箋  
同訓載起載行與載飛載揚相對為文正指諸侯跋扈之實周  
語賈逵注弭忘也  
是忘與弭同義

駮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宣莫之懲注韓說曰謠言誼言  
也疏傳德止也箋率循也隼之性特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  
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訛偽也言



時不令小人奸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孔  
疏詳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  
詞亂亂二家使相怨咎也說文無詭字引詩作詭言蓋猶胡也  
言民之謫言胡不禁止之也謫言詭言也者玉篇言部引韓詩  
文皮嘉祐云箋云詭偽也韓訓詁為詭詭亦有偽義說文詭詐  
也廣雅釋詁詭欺也欺詐皆偽也廣雅釋詁詭詐也左成十六  
年傳注詭譎也是謫  
我友敬矣諷言其興注韓說曰諷言緣問  
而疏傳疾王不能察議也美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  
侯伯不當察之○馬瑞辰云上四句言王不能察議下二句勉  
諸侯以戒慎敬者戒也士昏禮戒女曰必敬必戒亦戒也說  
文警言之戒也又曰微戒也釋名敬警也言苟不知戒則諷言  
之興無已箋謂能敬其職議人猶與其言失其義矣諷言緣問  
而起者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李注引韓詩王應麟詩考以為  
此詩內傳文對韓宗宦者傳論又韓詩外傳七傳曰鳥之美羽句  
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腹者魚畏之利口嗜詞者人畏  
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  
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諷言其興此推衍之詞

泗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 鴻雁之什 六

鶴鳴疏毛序詩宜王也箋謂教也教宜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指隱士言二楊皆魯說易林師之貝鶴鳴九皋避世隱居抱道  
守貞竟不隨時無妄之解鶴鳴九皋處于失時處于即處士詩  
言賢者隱居此齊說韓詩蓋同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注韓說云九皋九折之澤魯說曰澤曲

曰皋疏傳興也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皋澤中水溢出所  
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陸疏鶴鳴聞八里九皋  
九折之澤者釋文引韓詩文廣韻二引同澤曲曰皋者王逸楚  
詞離騷注文引詩云鶴鳴于九皋明魯毛文同論衡藝增篇亦  
云鶴鳴九折之澤二王皆治魯詩釋皋為澤曲以九皋為九折  
折亦曲也曲至於九以言其深遠也與韓同義楊雄太玄經首  
次五鳴鶴升自深澤蔡邕焦君贊鶴鳴九皋揚蔡並用魯詩古  
書引詩九上或無于字徐錯說魚潛淵或在于渚疏傳魚在  
文繫傳通論中亦然蓋有二本魚潛淵或在于渚疏傳魚在  
魚在渚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  
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孔疏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  
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  
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愚案疏說精當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蕤疏傳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蕤落  
往爰日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其蕤落之  
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案檀宜樹者蕤宜下者  
彼園猶國也朝廷  
清明如此故可樂  
它山之石可以為錯注魯錯作厝疏傳錯石  
琢玉舉賢用濬則可以治國箋它山喻異國○魯錯作厝者淮  
南說林訓高注濬諸治王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厝是也  
修務訓注引詩同說文厝下云厝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  
厝陳喬樞云釋文云錯說文作厝今據淮南注引詩作厝知說  
文所引是魯文非魯毛也厝經音義九引詩亦作厝漢書地理  
志五方雜厝顏注引音灼曰厝古錯字易小過注无所錯足釋  
文錯本又作厝皆以音同通段愚案  
他山與彼園相應箋謂喻異國是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疏箋天高遠也○論衡藝增篇詩云鶴  
聲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于朝廷也荀子儒效  
篇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此之謂也史記滑稽傳東方朔答客難云詩曰鶴鳴九皋聲聞  
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荀王東方朔謂君子德修于身名聞  
于遠申明魯義其意相同賦觀煉精請詩張衡思元賦  
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塵外以管天兮據冥翳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 鴻雁之什 七

哀鳴應劭風俗通義六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王逸楚詞九  
章注鶴鳴九皋聞于天也蔡邕集蔡邕碑碑鶴鳴聞于天此皆魯經  
文也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蔡陳之間答子路以須時未  
引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推衍之詞明韓毛文同魚在  
于渚或潛淵疏○愚案見邦無道則隱樂彼之園爰有樹  
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疏傳穀惡木也攻錯也○易  
為仇歸妹之頤同此齊詩以石攻玉說  
也愚案詩全篇比喻與鮑有苦葉同體

鶴鳴二章章九句

所父疏毛序刺宜王也箋刺其用所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  
○詩汜厥樞口所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所折豈同  
轉夏與已傷不及母以養不及母為可傷也並齊說瓜牙之士  
謂瓜牙之屬也所父掌祿士故其屬  
士怨之與下瓜士解異魯韓見下  
所父注魯一作所甫疏傳所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此  
力之土○魯作所甫者王符潛夫論班祿備班祿順而順甫刺



陳喬樞云今本作班祿頌而傾南顧顧氏廣折以傾南顧顧父  
之誤即詩所父也今案隸釋載高陽令楊善碑頌南顧顧父洪  
適云詩以折父作祈父此云顧南益又借用案碑語正用此詩  
知三家今文作祈父顧南顧說甚瑣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為是今訂正之愚案據易林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韓並作祈父王用魯詩知惟魯作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可注韓子作維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

箋子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詞也我乃王之爪牙  
牙之士當為王開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  
見使從軍與姜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  
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韓子作維者玉篇牙部壯齒也  
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子作維此據韓詩異文也陳奐云維為  
也與毛字異義同我王之爪牙斥祈父也愚案漢書陳湯傳戰  
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幸慶忌傳右將軍慶忌宜在爪  
官以備不虞馮奉世傳奉世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  
武士卑官不得以之自命箋讀非韓義是也左襄十六年傳穆  
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  
社稷而使魯及此杜注詩人責祈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此注  
尤斯穆叔賦詩即以祈父斥  
獻子皆謂大臣箋用齊義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六 鴻臚之什 九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子于恤靡所底止疏 傳士事也底至也  
祈父職掌我王爪牙之事也說文底柔石也从厂氏聲或作砥  
至乃引申義底與底音義均別此篇之底與小旻之伊于胡底  
同作底者誤爾雅底止  
也郭注底義見詩傳

祈父不聽胡轉子于恤有母之尸憂注 韓作雍疏 傳實誠  
也飲食曰養養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饋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  
養也○直誠釋詁文責祈父聽之不聰也養與殮同說文養執  
食也隸變作養孔疏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養謂陳養  
以祭志養不及親親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  
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  
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  
之速親存下即引詩曰有母之尸養雍古養字韓詩說合與齊  
詩傷不及母義同古訓如此黃山云詩三言胡轉子于恤即  
我出則街恤之恤蓋方居母憂而迫使服戎故作詩以寫怨也  
禮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孔子曰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喪也又問金革之事  
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也鄭注伯禽封於魯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疏據史記時周公  
猶在此云卒哭者為母喪也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故

問是母喪禦戎周代沿習雖已卒哭致事不能辟役而惟怨祈  
父之不聰妨其養祭尸主也言己為主祭之長子也於義亦通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注 魯說曰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  
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咏而思之援  
琴而長歌韓說曰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疏 毛序大夫  
箋刺其不能留賢也○白駒至長歌蔡邕琴操文魯說也賢友  
居任而去蓋有甚不得已者范甯殺梁傳注序云君子之路塞  
則白駒之詩賦說與琴操合彼朋至白駒藝文類聚二十一引  
曹植釋思賦文韓說也陳喬樞云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云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曹據思友人詩云思賢咏白駒皆用韓義毛之說詩每以詩先  
後限斷時代其說多不可從宜未失政尚非衰亂毛特以詩真  
於此斷為一王之詩耳其為賢人遠引朋友離思固無可疑而  
必謂刺王不能留則詩  
外之意也齊說未聞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六 鴻臚之什 九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之維之以永今朝疏 傳宜王之末不能  
駒而去者繫於維繫也箋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食  
我場中之藿我則耕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楚詞九  
歌王注繫絆也詩曰繫之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疏 伊當作繫  
維之據此魯義與毛同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疏 伊當作繫  
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於焉者  
王篇焉是也言於是逍遙也蔡邕汝南周巨勝碑于以逍遙或  
魯詩有作  
以之本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之維之以永今朝疏 傳宜王之末不能  
駒而去者繫於維繫也箋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食  
我場中之藿我則耕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楚詞九  
歌王注繫絆也詩曰繫之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疏 伊當作繫  
維之據此魯義與毛同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疏 伊當作繫  
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於焉者  
王篇焉是也言於是逍遙也蔡邕汝南周巨勝碑于以逍遙或  
魯詩有作  
以之本







我就爾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宜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孔疏引王肅以爲惡木喻惡夫胡承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注齊韓遂作舊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小賤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又曰昔周王德衰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

秩秩斯干注魯說曰秩秩清也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疏傳與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語疏傳似續

閭極之藜藜注魯閭作格藜作櫟疏藜藜用力也藜藜謂藜也

斯干注魯說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宜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







昭女誠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教勸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此齊說也韓揚作禘者釋文禘示之方也者孔疏引侯包韓詩翼要文陳喬樞云禘說文禘引詩曰載衣之禘許引即韓詩也禘者禘之洛文耳正義引侯包云示之方也明禘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為禘玉篇禘祿也祿小兒衣也又云禘祿負兒衣也織襪為之廣入寸長二尺以負小兒於背上也則禘之製蓋方而長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羅疏** 傳婦人質無威儀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禮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列女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節羈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從之道也馬瑞辰云說文非違也從飛下翅取其相背廣雅釋言亦曰非違也無非即無違也此昏禮記所云父送女命之曰夙夜無違命母曰夙夜無違宮事也箋以非對善言訓為惡失之說文儀度也儀通作義左襄三十年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王氏引之曰義讀為儀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儀又通作議左昭六年傳昔先王議事以制議讀為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為斷制也今案婦人從人者不自度事以專制故曰無儀即易家人爻詞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六 鴻鴈之什 七

所謂無儀遂也公羊傳遂者主事也婦人無義事猶公羊言大夫無遂事也左傳言婦義事者處變之權詩言無儀者處常之道孟母引詩此句而釋之曰言婦人無權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三從釋詩無非無權制正釋詩無儀三家詩必有訓非為違儀為度者為列女傳所本婦有婦容毛傳謂無威儀固非婦人以孝敬為先即善也箋以無儀為無善亦非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疏** 毛序宣王考牧也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三家無異義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疏** 傳黃牛黑牛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犝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釋畜牛七尺為犝郭注詩曰九十其犝案郭用舊注之文此魯義也陳喬樞云釋畜牛屬又曰黑肩犝某氏注黃牛黑牛皆犝也犝者名兼二義毛傳與某氏說同但詩下章明言三十惟物毛云異毛色者三十也若以九十其犝為專指黑肩而言則與三十惟物句不合當主牛七尺曰犝於義為長愚案郭疏引尸子說六畜云大牛為犝七尺曰犝最古禮用羊者多羊以多貴故曰三百維羣天子無故不殺牛牛以肥貴曰一元大武曰博碩肥腯則九十其犝已見物力之豐

足故雅訓用魯說專主七尺言以下兼有三十惟物句也毛訓通謂黃牛黑牛與此經不合故舍人用之而邢疏不采說文主毛乃獨取之然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疏能以之釋此經也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疏傳其所○馬瑞辰云濈釋文亦作載爾雅載聚也周南傳載戰會聚也故傳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注韓訛作譌云譌覺也疏** 傳訛也箋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玉篇口部引詩或寢或訛訛動也是正字當作訛韓作譌云譌覺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譌古訛字陳喬樞云譌經音義十二云訛古文譌訛三形同蓋皆以聲近通用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便程南訛釋詁訛動也釋文云訛字又作爾牧來思何蓂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疏 傳何揭也蓂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異毛色者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素則有之○說文衰下云艸雨衣秦謂之草草下云雨衣一曰衰衣衰從艸後人加之也孔疏經言三十維物則別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黑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物當用五方之色犬人鄭司農注物色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六 鴻鴈之什 七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雝以雄疏** 箋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細日蒸○淮南主術訓高注大者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羸不日薪小者曰蒸明魯義與箋說同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羸不羸馴從人意也○不羸不羸者馬瑞辰云說文羸馬腹墊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蓋羸本馬腹墊陷之稱引仲通為虧損之稱故此詩及魯頌皆言不羸不羸之名胡承珙云羸謂日虧亦可曰羸故漢書鼂錯傳外無羸汚之名胡承珙云羸謂羊不肥崩謂羊有疾齊民要術羊有疾輒相汚又云羊有疥者間別之不相染汚或能合羣致死羸之以疥畢來既升者馬瑞辰云列子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即此詩二句之謂升對上章或降于阿或飲于池蓋謂升於高處非入牢之謂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注魯維作惟溱作綯** 傳陰陽和則魚眾旒所以聚眾也箋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夢見旒與旗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魚者庶人之所以



養也今人取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  
豚魚吉濠梁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善維作推濠梁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善維作推濠梁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善維作推濠梁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善維作推濠梁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善維作推濠梁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善維作推濠梁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善維作推濠梁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善維作推濠梁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善維作推濠梁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 鴻鴈之什

六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

長沙王毛謙益吾著

節之什第十七疏案毛詩節下有南山詩小雅

節注齊說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

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

而俗敗疏毛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

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

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

也樂董以節為刺周大夫爭田之詩此齊說師尹不善之事多

端而以爭田與訟好利至此鄙孰甚焉故舉以為言也三家皆

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句盧辨注云此小雅節之

四章盧蓋據三家文也左昭二年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稱節惟毛連南山為文耳

節彼南山注韓說曰節視也維石巖巖注齊維作惟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憂心如惓注韓惓作炎不敢戲談疏傳與也節高峻

赫赫顯盛貌師尹三公之位也尹氏為大夫師尹三公之位

赫赫顯盛貌師尹三公之位也尹氏為大夫師尹三公之位

赫赫顯盛貌師尹三公之位也尹氏為大夫師尹三公之位

赫赫顯盛貌師尹三公之位也尹氏為大夫師尹三公之位

赫赫顯盛貌師尹三公之位也尹氏為大夫師尹三公之位

赫赫顯盛貌師尹三公之位也尹氏為大夫師尹三公之位

赫赫顯盛貌師尹三公之位也尹氏為大夫師尹三公之位

赫赫顯盛貌師尹三公之位也尹氏為大夫師尹三公之位

赫赫顯盛貌師尹三公之位也尹氏為大夫師尹三公之位







下章式月斯生皆語詞傳箋訓為用非也胡承珙云大戴禮衛  
將重文子篇子貢曰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  
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  
其可謂不險也險即危殆不險謂于夏文友必慎不困小人以  
致危殆也愚案夷者平情謂察吏必審已者則斷請不可必去  
故得不以小人致危殆項項小也者釋訓文魯說也孔疏引舍  
人曰計謀禍淺之貌旄丘項項小是單文亦然也陳奐云  
都人士箋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彼疏引此尹氏以證  
難彼箋所言非經義而尹氏為周室昏姻要必有徵此詩刺幽  
王而經言尹氏為政不平欲王躬親則所謂如亞當即指尹氏  
昊天不備注韓備作庸云庸易也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  
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疏傳備均鞫盛議  
夷易遠去也箋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不師師為政不均乃下  
此多訟之俗又為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病時民微為  
之愆之於天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訕  
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  
反復也○備均釋言文備作庸云庸易也者釋文引鞫詩文庸  
備之消易者平易也晉書元帝紀引詩昊天不融蓋本齊魯詩  
融亦備之同音借字直言昊天不平昊天不融不融蓋本齊魯詩  
鞠古通作如屆者言王不至行政之處不親朝也上章弗躬弗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四

規即其義君子如至而躬親其政則庶民弗信之心  
息矣如夷者君子如平其政則庶民惡怒之心去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

不自為政注齊誰下有能字政作正卒勞百姓疏傳病酒曰醒  
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肯止之  
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  
醒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卒終也昊天不自  
出政教則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式語詞也言不善之昊天亂無有止而月且醉生使民不得  
安馬瑞辰云玉篇醒一曰醉未覺也說文作一曰醉而覺而下  
脫未字正義據誤本解之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景公飲酒醒  
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又曰今日飲酒而三日寢  
曹植應詔詩憂心如醒三日則醒正醉而未覺之稱從玉篇是  
借字國之均亦平也與秉國成同義即執國政也萃者捧之  
姓至於粹勞乎此兼責朝臣齊誰下有能字政作正者禮縹衣  
引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鄭注傷今無此人憂  
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  
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陳喬樞云周官八成有以版圖

聽人訟地者齊家以是詩為刺大夫緩義急利爭田成訟故傷  
今之無人莫能秉國成而治之也潛夫論敘錄卒勞百姓用魯  
文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注魯說曰蹙蹙  
鞫也韓說曰騁馳也疏傳項大也騁極也箋四牡者人君所乘  
恣王不能使也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  
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新序雜事五夫處勢不便豈  
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  
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潛夫論三式篇人情莫不以己為賢而  
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  
項領注繼培注此引詩以明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  
不得行項領者有才而不得試中論爵祿篇君子不患道德之  
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  
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此魯說易林噬嗑之歸妹未濟之明  
夷履之剝否之屯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此齊說又隸釋堂  
邑令費鳳碑所遷遷感稔項領畜抱朴子嘉遁篇空谷有項領  
之駁者孫陽之駘也勸學篇項領之駘駘於千里博喻篇兩  
絆而項領則駘駘與蹇蹇同矣皆用三家文明古義如此謂賢  
者之栖遲無所也馬瑞辰云說文唯鳥肥大唯唯然也傳蓋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五

項為唯之段借故訓為大然三家之說皆如此則不自毛始蓋  
馬項負駘不行蹙蹙瘳瘳有如重項失其駘也箋以為喻大臣  
自恣失之蹙蹙速駘也者釋訓文釋言悛悛也王引之云蹙當  
為蹙蹙禮古文籍字皆作蹙蹙與蹙蹙皆局縮不申之義故此箋  
訓蹙蹙為縮小詩小曰明召曼傳並云蹙迫也釋訓速蹙蹙惟  
蹙蹙也速者迫之兒故爾雅以速蹙蹙也釋文選義為窮迫  
蹙蹙蓋逼迫之兒故爾雅以速蹙蹙也釋文選義為窮迫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射雉賦注左思詠史詩注引同馳作施  
致誤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騁矣疏傳茂勉也憚服也  
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子矣言欲戰鬪相殺傷矣夷說也言大  
臣之乖爭本無大警其已相和順而說憚則如賓主飲酒相騁  
醉也○茂盛也其相惡盛時幾欲持矛相刺及事平而怨釋則  
如賓主相酬酢總之爭利而已謂小人之情態無常此即指爭  
田與訟

昊天不平注韓說曰萬人顯顯仰天告訴我王不寧不懲其心  
覆怨其正疏傳正長也箋昊天不平師尹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







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伊讀當為繁猶是也  
 也其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謂惡誰乎欲天  
 指害其所憎而已○韓詩外傳七載晏子對齊景公未引詩曰  
 也者釋訓文魯說也孫炎曰夢昏昏之亂也說文夢不明也  
 不明即昏義也○孫炎曰夢昏昏之亂也說文夢不明也  
 夢作芒者文選陸機賦也○孫炎曰夢昏昏之亂也說文夢不明也  
 用此詩李注芒芒猶夢也○孫炎曰夢昏昏之亂也說文夢不明也  
 芒芒之交傳與夢同○孫炎曰夢昏昏之亂也說文夢不明也  
 月之乘即此義故王述之申傳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  
 言暴虐也○孫炎曰夢昏昏之亂也說文夢不明也  
 乃云欲天指害其所憎失之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疏傳在位非君子乃  
 君子對者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為凡庸小人之行謂小人在位  
 曾無欲止眾民之為偽言相陷害也○馬瑞辰云釋山山脊岡  
 釋地大陵曰阜釋名岡亢也在上之言也○陵隆也體高隆也天  
 保詩如岡如陵明以岡陵喻高詩意謂訛言如山為卑而其實  
 為高岡高陵德備謫無微不信之微謂訛言如此顯然乃莫之  
 徵驗以刺君聽不聽愚案馬說較晰但懲字不必改徵言訛言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顯然曾不懲止此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說言所以益肆也 雄疏傳故老元老說問也君臣俱自謂聖也箋君臣在朝侮慢  
 時君臣賢愚適同如鳥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漢書藝文  
 志或者不稽諸射而忌談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  
 凶咎也此齊說與箋意合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注韓魯局作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魯維作惟齊踣作越脊  
 作迹蜴作蜥疏傳局曲也虺蜴足也倫道脊理也蜴蜥也箋局  
 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孫炎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  
 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為誣辭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  
 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韓局作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  
 地用韓經文魯局作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  
 章慢然曰不達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達上離  
 俗則危身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  
 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後漢李固傳居非命之世天  
 作本同薛綜西京賦注踣偃也後漢李固傳居非命之世天

高而不踣地厚而不敢踣疏傳下疑踣不字意與說苑合張  
 衡西京賦豈徒踣高天踣厚地而已哉蔡邕釋詩云踣踣下云側  
 踣踣之皆用魯說文踣下云小步也詩曰不踣踣踣踣踣踣踣  
 斯言有倫有脊說文踣下云小步也詩曰不踣踣踣踣踣踣踣  
 行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作說文肉部以棟為古文踣字其明證也魯韓皆作踣踣踣踣  
 者當是齊詩齊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天之高而不敢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敢不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孫炎曰胡為虺蜴以  
 即說文訓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仍作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詩云謂天蓋高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今之人胡為虺蜴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為虺蜴亦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取之逆順逆順而命者為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  
 地者為號順而命者為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  
 者也事各順於名者為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  
 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惟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  
 謂也陳喬樞云董子以號為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  
 義蓋局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義以為刺也說文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踣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言有道有理不可不深察也胡為虺蜴者後漢左雄傳雄上疏  
 曰詩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陳喬樞云爾  
 雅以虺為虺虺蜴皆有毒能傷害人故畏之雄此  
 說本齊詩之訓尋鹽鐵論周秦篇引詩語意亦同  
 贈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疏傳言朝廷曾無傑臣抗動也仇仇猶警  
 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開辟隱居之時我特苗也天之始徵我如恐  
 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我如恐  
 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王既得我執雷我其禮待我警然  
 亦不問我在位之功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案釋  
 訓仇仇放傲也疏傳仇仇放傲也疏傳仇仇放傲也疏傳仇仇放  
 始求我如恐不得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疏傳仇  
 不親信我也廣雅釋言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抗執通作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與廣雅同義蓋本於三家也陳喬樞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力疏  
 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疏傳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於用賢之說為切而做賢之義為疏矣○孫炎曰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仇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注齊揚作陽虛作能魯威作滅疏傳厲惡  
 之憂如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也威滅也威滅也  
 心愛如有所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火田爲  
 喻有之者爲甚也齊揚作陽虛作能魯威作滅疏傳厲惡  
 三代所以隕社稷宗廟者皆由婦人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  
 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注齊揚作陽虛作能魯威作滅疏傳厲惡  
 後人所改也漢書敘傳炎熾火亦允不勝張晏曰天子盛威  
 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不炎熾火亦允不勝張晏曰天子盛威  
 聲借字也五行志引褒姒威之亦出齊文魯威作滅者列女周  
 褒姒傳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出齊文魯威作滅者列女周  
 宗周褒姒滅之楚詞天問章句言褒姒事同蓋本魯詩呂覽疑  
 似篇高注亦引詩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知魯威  
 作滅與釋文毛或作本同威滅古今字之異也

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爾載將伯助予  
 疏傳寤困也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將請伯長也箋猶仍也終王  
 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履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義是也伯長釋詁文  
 多載重負捐棄于野齊  
 義謂輔是車之命名即取車輔之義自來解者不識輔爲何物正  
 亦曰牙車其命名即取車輔之義自來解者不識輔爲何物正  
 此文然則車之有輔猶齒之有唇最相切近人之兩頰曰口輔  
 是也先人有言曰唇亡而齒寒韓子十過篇淮南人問篇並有  
 動篇虞之與號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而轉輔依齒而進  
 喻也左傳五年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兩喻呂覽權  
 載今大車既重載矣而又棄其輔矣大車揜版置諸兩旁可以任  
 輔通箱取輔相之義則輔即箱矣大車揜版置諸兩旁可以任  
 之版大車揜版置諸兩旁可以任  
 齊郡音訓互通魯詩當與齊同義王師引之謂仍勞王師是  
 齊義易毛也釋詁郡仍並訓爲乃邵晉涵正義云郡通作窟引  
 猶言又重之以陰雨謂大亂作也班固漢書敘傳政行稱亂窟  
 齊義易毛也釋詁郡仍並訓爲乃邵晉涵正義云郡通作窟引  
 猶言又重之以陰雨謂大亂作也班固漢書敘傳政行稱亂窟  
 齊義易毛也釋詁郡仍並訓爲乃邵晉涵正義云郡通作窟引  
 猶言又重之以陰雨謂大亂作也班固漢書敘傳政行稱亂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注齊炤作昭憂心慘  
 慘念國之爲虐疏傳沼池也慘慘猶戚戚也箋池魚之所樂而  
 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其炤炤易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治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疏傳言禮物備也洽合鄰近云旋也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  
 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此賢者孤特自傷也○案詩言小人朋  
 黨飲食宴樂合和鄰近周旋昏姻惟我孤特自傷憂心慙慙  
 並引婚姻孔云齊昏皆作婚

魯作速速方殷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桀注魯作天天是加笱矣  
 富人哀此惇惇注魯惇作堯疏傳此惇惇小也載載爾也君天之  
 也此言小人富而實困將貴也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爲天  
 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極破之言遇害甚也此言王政如是富



人已可憐獨將困也○此仇小也者釋訓文是魯與毛同齊韓作何者說文何小兒从人句聲詩曰何何彼有屋與魯異當為齊韓文也賦當為述說文速篇文作述此詩述述三家作述述釋訓是也述速速惟述速也述速義為窮迫釋文方毅本或作方有毅非也是經本無有字魯作速速方毅者後漢蔡邕傳釋論云速速方毅乘寵方毅而行方猶並也盧文弨云章懷太子引毛詩速速方毅及傳箋云云然後云韓詩亦同謂與毛鄭之說同作毅也下云此作毅者蓋謂小人行乘寵方毅而行乃章懷太子之文故用此字蓋字王氏乃以為韓詩之說誤矣愚案速速方毅者言小人窮迫驟貴方毅而行豈用魯詩之說誤矣愚案速速方毅亦通天是加者疑魯詩本無極字極小之意故釋以速速於義屬為義下作可以加人故蔡文用詩作天是加也馬瑞辰云說文証加言也是加與詠諸義同言民今貧而無祿者雖天盛美不免受譴於人也天子形近易誤毛詩本論作天遂誤以君釋之耳魯詩作於人也天子形近易誤毛詩本論作天遂誤以句云寄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貧獨趨岐章者耳王逸楚詞離騷注覺孤也詩曰哀此窮獨趙王皆用魯詩是魯作楚楊雄元后詠哀此楚獨雄亦用魯詩以覺字不便施之元后故便文易字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衰如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無正小雅用緯說改爲周厲王時日食阮元云大衍術日食有食之鄭箋用緯說改爲周厲王時日食阮元云大衍術日食有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授時術議曰幽王六年元術交辛卯朔交十四日五十九入食限授時術議曰幽王六年元術交有不與緯說異者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爲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言厲王時者斷難執以爭矣阮說詳經室集馬瑞辰云唐傳仁均及一行並推算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辰時日食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又曰是歲三川竭岐山崩與此詩百川沸騰山冢萃崩合仍從毛詩刺幽王爲是思案漢書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是十月之交三家亦有此作十月者毛詩正義本詩末作十月八章四字皆石經同今諸本皆增之交二字矣三家義當與毛同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疏** 傳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月臣道日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為君辰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案漢書劉向傳向封事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甚可哀○案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引魯毛文同孔疏引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引亦孔之醜句皆明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微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交氣引亦孔之醜盛而陽微主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漢書翼奉傳辛之言陰氣臣奉竊學齊詩問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後漢馬融傳嚴上封事曰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觀於下日變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丁鴻傳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日月告凶注魯告作鞠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疏

**日月告凶注** 魯告作鞠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疏 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魯告作鞠者劉向封事又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古告鞠通故魯作鞠後漢章帝紀元和三年詔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用魯經文左雄傳雄疏曰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明齊用其良苟悅漢紀六引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良君者民之源也云云未引用齊詩曷蓋誤字韓詩外傳五言君者民之源也云云未引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注魯食作蝕齊維作惟齊說日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韓說曰于何猶奈何也疏箋臧善也○魯食作蝕者史記天官書月蝕日而蝕于何不臧者史記解到向以爲日月蝕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及上引日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文上引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







之髮未甚三夫人之內必更有剋姓擅寵者天子八十一  
妻桓公友代為司徒可知刻氏已替如氏益張遂有奪后之事  
鄭詩者先衰後刻正以喪為后耳韓翃作備處作歲者說文備  
熾盛也詩曰鬢髮備方熾  
與齊魯不同蓋韓詩如此

**抑此皇父注**韓詩曰抑意也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

**我牆屋田卒汙萊注**韓詩曰汙穢也曰子不戕禮則然矣疏

是也下則汗高則萊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文豈曰  
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為役作我不先就與我  
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微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為汙萊  
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詞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  
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抑意  
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宋初戴何六書故論語抑與之與漢  
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師尚父曰黃帝顛項之道存  
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後漢書魏問班彪曰抑者縱橫之事  
復起於今乎抑意一聲之轉豈曰不時者馬瑞辰云時謂使民  
以時下言田卒汙萊是奪民時之證皇父不自以為不時也民  
之力作為田卒汙萊是奪民時之證皇父不自以為不時也民  
之使也微胡為我役即胡為我使也孔疏云汝何為使我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役作築邑之日於役作上增使我二字以釋之失箋指矣韓詩  
外傳七載司城子罕相宋事未引詩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明  
韓毛文同卒盡也田不治則下者汙而水穢高者萊而草穢污  
穢也者玉篇水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左文六年傳疏洿者穢  
之別名眾經音義引字  
林汚穢也汙汚洿字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直侯多藏不怨遺一老俾守我**

**王注**韓詩云愁閭也魯守作屏擇有車馬以居祖向疏  
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  
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  
禮幾內諸侯二卿愁者心不欲自疆之詞也言盡將舊在位之  
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  
○向者周東都畿內有二十一為左傳隱十一年桓王與鄭之邑  
寢字記向城在孟州河陽縣二十五里杜注所云軹縣向今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者也一為襄十一年諸侯伐  
鄭師于向杜注向城在長社東北水經渠水注沙水首受洧水  
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城即鄭之向也長明溝又東逕向  
城北城側有向岡左傳諸侯師於向者也方輿紀要云在開封  
府尉氏縣西南五十里愚案濟源之向周初為蘇子邑桓王與  
鄭向繫之蘇念生其前不得別封他人則皇父所邑當為尉氏

之向三有事者陳厥源云傳云有同國之三卿司是誤文王  
鄭注小國亦三卿白虎通封公侯篇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皇  
父作都即是列國此箋作二卿三之誤文也愁閭也者釋文引  
韓詩文說文秋又讀若銀愁從秋聲故字與銀通左昭十一年  
經厭愁公羊經作屈銀是其證也銀閭同音故韓訓作閭說文  
閭和說而諱也玉篇閭和敬貌與說文訓愁為謹敬義合言皇  
父不能謹敬事君商雷舊人以衛我王也魯守作屏者蔡邕陳  
太邱碑天不愁遺一老俾屏我王又焦君贊不遺一老屏此四  
國禁用魯經文守皆作屏以居祖向者馬瑞辰云居者語詞以  
居祖向猶云以祖向也猶之爾居徒幾何即言爾徒幾何也我  
也箋訓居祖為往居失之

**電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驚囂注**魯電勉作密勿魯

**韓詩作替魯又作替救魯說曰替替毀也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注**三家噂作傳職競由人疏傳職猶噂沓也  
時如是非自勉以從事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  
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稱謂噂沓對談語背則相憎  
害也下民有非此言非從天墮也噂沓對談語背則相憎  
逐為此者由主人也○魯電勉作密勿魯作替者漢書劉向傳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向上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  
密電雙聲字勿即勉也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所  
以趣民故速稱勿勿是勿有勉義故得通假向云勉強正以  
勉說密勿又作替救魯說曰替替毀也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本云替替毀也云眾口毀人之貌即替替傳義潘夫論賢難篇  
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放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如婦  
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聖人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此皆替替也  
韓作替替者釋文引韓詩文噂沓者說文聚語也引詩傳替替  
三家作傳者說文傳聚也引詩傳替替者說文聚語也引詩傳替替  
五年傳引同說文傳聚也引詩傳替替者說文聚語也引詩傳替替  
背則相憎小人之情狀其主競逐為此態者由人為之非天降  
之孽也易林解之節下民多擊君失其常又乾之臨疾愁  
無辜背憎為仇蒙之革謙之復恒之艮同俱用齊經文  
**悠悠我里注**魯悠悠作攸韓里作瘳亦孔之瘳四方有羨我獨居  
**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注**魯說曰不徹不道也我  
**不敢傲我友自逸注**傳悠悠憂也里病也瘳病也羨餘也  
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逸  
逸豫也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魯悠悠作攸者釋訓攸攸



毛詩正義疏 卷十七 節之什 刺政 閔身 刺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 雨自上下者也 眾多如雨而非

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六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 降喪饑饉 斬伐四國 疏 傳 駿長也 穀不熟

慮不圖用魯詩文 敘傳注引詩不慮不圖 箋語亦同 知三家作

周宗既滅靡所止 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

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庶曰式滅覆出為惡 疏 傳 辰定也 勸勞

宗錫京也是時諸侯不朝 王民不堪命 王流于彘 無所安定也

正長也 長官之大 夫於王流于彘 而皆散處 無復知我民之見

肯展夜朝 暮省王也 人見王之失所 庶幾其自改悔 而用善人

反出教令 復為惡也 周宗當為宗周 傳寫誤 倒左昭十六年

傳引詩 正作宗周 既滅是詩 本作宗周 之證 鄭箋詩時所見毛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六

因經誤作宗周 故解作宗周 與赫赫宗周 同今箋作周宗 者後人

誤矣 國人作亂 厲王出奔 故云宗周 既滅靡所止 辰也 馬瑞辰

十五年 傳自六正 五吏 杜注 六正 三軍 伯司 馬司 寇司 空左 襄二

六正 則天子六卿 本名六正 可知 古以三公 司馬 司地 人為三事

三公 之義 周書 立政 任人 準夫 牧作 三事 某氏 傳 常任 準人 及

牧治 為天地 人之三事 益官 職雖 多天地 人三事 足以 統之 周

語 夙夜 敬也 後漢 章帝 紀 謂 曰 三事 大夫 莫肯 夙夜 小雅 之 所

傷也 帝學 魯詩 明魯 帝紀 謂 曰 三事 大夫 莫肯 夙夜 小雅 之 所

其 畢也 魯詩 論 魯詩 明魯 帝紀 謂 曰 三事 大夫 莫肯 夙夜 小雅 之 所

惡明 魯詩 論 魯詩 明魯 帝紀 謂 曰 三事 大夫 莫肯 夙夜 小雅 之 所

如何 昊天 辟言 不信 如彼 行邁 則靡 所臻 凡百 君子 各敬 爾身

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 疏 傳 辟法也 箋 如何 乎 昊天 痛而 想之 也

信如 行而 無所 至也 凡百 君子 謂 不 在位 者 各 敬 慎 女 之 身 正

君臣 之禮 何為 上下 不相 畏乎 上下 不相 畏 是 不 畏 于 天 蔡



亂離而廢君臣之禮不敬王即不敬身也不畏王即不畏天也

**戎成不遂** 我誓御惜惜日瘁疏 傳戎兵遂安也誓

在兵成而不遂謂王見流于無御止之者成而不安謂王

臣惜惜憂之大臣無念之者○國人仇王戎與於內故成而不

退楚語章注替近也成不遂惟侍御左右之臣以為憂病獨

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亦用魯詩云**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聽言則答** 言則退注 魯訊作許答作對疏 傳以言進退人也

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者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亦有可聽用

之言則共以詞距而違之有諸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羣臣並

為不忠惡直曉正○釋文用訊徐音息悻反告也戴震云今本

訊乃作許之詞訊問許告義各不同陳風墓門歌以訊之釋文云

本又作許與此同當作許為是魯作許者陳喬樞云陳風歌以

許止許予不願列女傳及楚詞章句所引魯詩皆作許此詩箋

正云許告也則魯詩作許無疑新序雜事五齊宣王謂問丘邱

子曰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邱對曰讓人在側是以見晚也

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諫論合苟容天下已潰莫之告也詩曰聽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辛

言則對言則退答皆作對雙聲變轉此魯詩文傳釋此詩云

以言進退人也傷傳對遂也爾雅對遂也郭注引詩對揚王休

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爾雅對遂也郭注引詩對揚王休

對揚謂進揚揚言者順從之言謂王問順從之言則用而進之

諛受譖此所以莫肯用許也

**哀哉不能言** 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哥 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疏** 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哥可也矣世所謂能

非可出於舌其身旋如水流旋旋瘁病也謂以事類風切則微之

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還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

順說為上○案詩言哀哉此不能言之賢者其趨事非侍舌之

出話也難以其身盡瘁於王事而已若哥矣能言之小人但聞

其言之巧如流水然滔滔不絕常使其身處於安閑之地於事

無裨也是以君子務實潛夫論本政篇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蓋言衰世之士佞弼

巧者官弼尊也此魯說

**維曰于仕** 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

**友疏** 傳于往也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

以此二者也○馬瑞辰云釋詁使從也故箋以從釋使二云字

皆臣答君之詞云不可使謂若事之不正者即云不可從此左

傳所云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也亦云可使

謂事雖不正因君從之亦云可使此左傳所云君之所謂可亦

曰可也正義不知箋以從訓使乃曰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

可使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謂可使與不可使

皆君論臣之意殊失箋情愚案馬說是可

使不可使即今諺云此事使不得使不得也

**謂爾遷于王都** 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

**誰從作爾室疏** 傳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所言

反者也箋王流于豕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不肯

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義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

王都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

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為女作室女

猶自不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詞○案詩言我謂我友

爾何不遷於王之新都則答以無室家可居且憂思泣血無言

不以疾為解曾不思昔爾出宗周而離居於他處之時誰相從

蓋爾作室乎其友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辛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箋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

為小故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三家詩義未詳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注** 齊通作穴韓作歛云僻也又

作穴何日斯沮注 韓說曰沮止也壞也謀賊不從不賊覆用我

**視謀猶亦孔之邛疏** 傳敷布也回邪通辟沮壞也邛病也箋旻

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為政之道回辟

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蘇善也諱之

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為政之道亦甚病天下

○列女傳不疑母傳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

威慮之行于下土也旻乃旻之譌二字形近故雨無正旻天疾

威亦譌作旻劉向用詩義與箋說合知鄭亦用旻義也齊通

作穴者文選通風賦回穴其若茲兮曹大家注回邪也穴僻

也古通讀如穴回穴即回通也是齊詩文如此韓通作歛云僻

賦事回穴而好還李注引韓詩曰謀歛回穴薛君章句曰回穴



止也壞也者史記劉敬傳案隱引韓詩傳文案止義與美合壞  
義與傳合漢書陳湯傳注亦云沮止也壞也或作止壞漢書食  
貨志沮止壞之意也

滄滄訛訛注韓滄作俞韓說曰俞俞訛訛不善之貌也魯作俞

又作飲訛亦作昔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遠謀之不賊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疏稱平上箋臣不事君亂之階也

甚可哀也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有遠之其不善者依就之  
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至乎言必至於亂○韓滄作  
俞曰俞俞訛訛不善之貌也者玉篇言部引韓詩文魯作俞者  
釋訓云俞俞訛訛莫供職也此訓作俞又作飲者漢書對向  
封事曰小在位而從那議飲飲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飲  
飲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遠謀之不賊則具是依  
以欲飲為相是之義言其背正黨邪俞然同聲不願是非也  
經音義云吸古文飲訛二形是飲訛字同訛一作飲者荀子修  
身篇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若  
諛者親諛諛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  
云喻喻皆昔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遠謀之不賊則具是  
依此之謂也荀為魯詩之祖此亦魯說昔昔字同召釋舉舉訛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疏傳猶道也集就  
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猶圖也卜筮數而濟龜龜靈厭之不復  
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難得兆占繇不中謀事者眾而無敢決  
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謀事者眾而無敢決  
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無過匪  
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圖遠近是於道而無進於  
跬步何以異乎○禮緇衣引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明齊毛  
文同漢書藝文志○禮緇衣引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明齊毛  
文同韓集作就者韓詩外傳六載船人盍晉對晉平公未引詩  
曰外傳作不就用不集後人據韓詩集為就王應麟詩類聚九  
引外傳作不就用不集後人據韓詩集為就王應麟詩類聚九  
十引外傳作不就用不集後人據韓詩集為就王應麟詩類聚九  
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眾無適從也諸家以杜解為長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注韓集作就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疏傳猶道也集就  
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猶圖也卜筮數而濟龜龜靈厭之不復  
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難得兆占繇不中謀事者眾而無敢決  
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謀事者眾而無敢決  
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無過匪  
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圖遠近是於道而無進於  
跬步何以異乎○禮緇衣引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明齊毛  
文同漢書藝文志○禮緇衣引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明齊毛  
文同韓集作就者韓詩外傳六載船人盍晉對晉平公未引詩  
曰外傳作不就用不集後人據韓詩集為就王應麟詩類聚九  
引外傳作不就用不集後人據韓詩集為就王應麟詩類聚九  
十引外傳作不就用不集後人據韓詩集為就王應麟詩類聚九  
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眾無適從也諸家以杜解為長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疏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

近言潰遂也箋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  
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言之異者言見動則泥陷  
不至於遠也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為路人之意不同  
故不得遂成也○鹽鐵論復古篇云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  
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法先民循大猶是不  
利者桓用齊詩引詩四句明齊毛文同不法先民循大猶是不  
通王道聽邇言不知其為權利也為政不明大體逐淺近之權利以  
為通經濟在是民之所程用齊經文呂覽不三篇高注  
幽通賦邇先民之知其所程用齊經文呂覽不三篇高注  
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明魯毛文同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應注韓應作麻韓說曰靡麻猶無  
幾何或哲或謀注齊詩哲作悲或庸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

敗疏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  
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性猶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  
心性猶有知者有無禮者其性猶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而任之為治乎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  
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淪率也王之為政者  
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率率為惡以自濁敗○案傳以靡止  
為小則止宜訓大馬瑞辰云抑篇淪淪爾止傳止至也爾雅  
大也釋文止宜訓大馬瑞辰云抑篇淪淪爾止傳止至也爾雅  
義至為大則止亦為大國雖靡止言國雖不大也故傳云人有  
通聖者有不能通聖者箋云有通聖者有不能通聖者有不能  
與論語賢者不能通聖者箋云有通聖者有不能通聖者有不能  
言之故謙小為不賢者此對聖言之故或否猶為賢者耳應作  
廉靡廉猶無幾何者釋文引韓詩原文上廉靡止訓大則廉靡  
之廉宜訓盛多胡承珙云詩周原廉靡止訓大則廉靡止訓大  
詩廉亦作廉左傳二十八年傳原田每亦廉靡止訓大則廉靡  
草盛上出是應廉每皆盛多之義愚案王肅讀廉為無云無大  
有人言少也讀與韓異而訓義同詩言尚有哲謀肅又之人可  
以輔治也齊哲作哲者漢書敘傳或哲或謀哲作哲齊詩文無  
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明魯毛文同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注魯說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人知  
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疏傳馮河也徒















魯詩維作惟說文疾熱病也从疒从火詩蓋借為煩熱之義後漢桓帝紀梁太后詔曰疾如疾首明韓文同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對帝傷諷言末引詩云我心憂傷恐焉如擣假寐示歎唯愛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靖王當景武闕此對蓋用魯詩願注擣築也言我中心憂思如被擣築陳香樞云擣築之訓蓋舊注據魯詩為說而小顏義用之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本義唐石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疏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經以言母辰時也箋此言人無不嘯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陰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所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我生所值之辰安在平謂六物之吉凶○穀梁傳古者公田為居范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桑梓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敬之義也其父祖所樹子孫見之則追念而加敬何況我之父母乃我所嘯仰而依附者焉有不恭敬乎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南巡視舊里焉此用魯經文桑梓必在里居後遂稱桑梓為故里耳詩又言豈不附屬於我父之毛乎不離於生母之裏乎何為如此無恩之甚也我辰安在者馬瑞辰云左傳日月之會是謂辰大宗伯疏辰即二十八星也蓋日月所會於二十八宿各有所值之辰故日月所會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辛 為辰二十八宿亦為辰人生時月宿所值星吉則人亦吉星凶則人亦凶韓昌黎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義本此詩辰當指月宿所值之星而言非兼言六物也黃山云桑柔篇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與此篇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義正相發箋於桑柔亦訓辰時也即本此篇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義吉凶之說言我吉安在可也豈可言我凶安在乎馬瑞辰駁之宜矣然日月之會是謂辰引申即為時會之義公羊大為大辰楚辭夕宿辰陽皆訓辰為時毛說必與今文相合若必泥為生人時月宿所值則桑柔之不辰將為無所值矣此箋之所以仍訓辰為時而馬氏遂窮不為說也昌黎我生之辰亦言我之宿所值之星也

莞彼柳斯鳴蜩嘒嘒注韓說曰嘒嘒小聲也有濯者淵菴葦溲溲注魯菴作莞韓作菴魯說曰溲溲茂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注魯屆作般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疏傳溲溲也嘒嘒聲也菴葦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菴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大子不為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遑暇也嘒嘒小聲也者玉篇口部引詩文毛傳云聲也玉篇云小聲是韓訓說文亦云嘒嘒小聲也皆即用韓義

乘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疏傳境路家也隕隊也箋人將掩免胸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向有覆掩之成其境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斥幽王也乘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列女魏乳母傳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曰行有死人向或墮之趙岐孟子章句云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雛向求其雌譬彼壞木注魯壞作痲疾用無枝心之憂矣盧莫之知疏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謂傷病也箋雉鳴也向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困其聲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大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此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由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盧猶曾也○釋文伎本亦作伎白帖引詩維足跛跛即毛亦作本也○行兒玉篇趙趙鹿走也又曰行也是魯必作跛跛說文趙一曰行兒玉篇趙趙鹿走也又曰行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辛 貌願用韓詩是韓必作越越徐璠云伎伎即奔兒馬瑞辰云徐說也是伎又通作歧字林歧歧行貌是伎伎乃速行而鹿其述速說文速疾也夏小正鹿人從大戴傳鹿之養也鹿而善之離麗通善之即善走也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皆鹿羣善行之證詩言維足伎伎蓋言鹿善從其羣見前有鹿則則飛行以奔之與雉求其雌取與正同傳訓為舒非淮南時則訓高注呂覽季冬紀高注兩引詩雉之朝雛向求其雌明魯毛文同禮月令鄭注亦引詩二句明齊毛文同魯壞作痲者釋木塊木持雙釋文引樊光曰詩云譬彼痲木痲則枝持痲者釋木塊木持雙釋文引樊光曰詩云譬彼痲木痲則文痲病也詩云痲木一曰痲旁出也此痲雅用魯詩經文之說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痲毛作壞痲之段借伯奇言鹿雉尚有羣侶已病自內發無相助猶傷病之木無枝

相彼投兔向或先之行有死人向或墮之注齊韓墮作墮君子乘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疏傳境路家也隕隊也箋人將掩免胸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向有覆掩之成其境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斥幽王也乘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列女魏乳母傳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曰行有死人向或墮之趙岐孟子章句云

乘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疏傳境路家也隕隊也箋人將掩免胸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向有覆掩之成其境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斥幽王也乘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列女魏乳母傳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曰行有死人向或墮之趙岐孟子章句云







亂亦可疾止乃始則聽終則信諷人得志矣潛夫論衰制篇詩云君子如怒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此魯說訓社為喜

君子履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注韓說曰盜諷也亂是用暴盜

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其維王之耶疏傳凡國有疑會同則也餒進也餒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魯莫作漢齊作謨猷作絲他人有心子忖度之躍躍龜兔過犬

獲之注齊韓躍作趨疏猷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龜兔已能忖度謂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

猷作絲莫作謨者班固幽通賦諷先聖之大經兮文選注曹大

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猷聖人謀之陳喬樞云文選注毛詩匪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往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注魯蛇

一作地地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疏傳往染柔木也柔



謂欺曰詭玉篇詭詭言也詭亦即詭之俗體詭詭頌言正謂大言欺人毛訓淺意於義未塲易林師之乾一黃兩舌佞言詭詩用齊經文

彼何人斯居河之塵注魯康作涓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

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疏傳水草交謂之塵季力也舒勇

疾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何人言無力勇言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

之謀人多女所與居之眾幾何何所能也猶謀將大地故生微腫之

彼何人斯明齊毛文同魯康作涓者釋水水草交為涓郭注詩

公問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章注大勇為

皆引職為亂階明魯毛文同魯康作涓者釋水水草交為涓郭注詩

引經明魯毛文同魯康作涓者釋水水草交為涓郭注詩

文曰腫足曰瘡齊韓腫作瘡者說文瘡腫氣足腫引詩曰既微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且瘡蓋齊韓文為瘡將多者廣雅瘡也猶瘡古通方言謂

也將多猶孔多馬瑞辰云居語助讀與日居月諸以居徂向上

帝居散同箋訓居處之居非陳奐云徒猶直也定之方中

傳以直訓徒此以徒為直爾居徒幾何猶言爾直幾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疏毛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謂蘇公焉故蘇

精神訓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開田者慙矣高注訟開田者

以暴公與蘇公因爭田構訟而蘇公作此詩以刺之也愚案

暴蘇構訟起於爭田至暴之構訟則必隙末之後因事陷之曲

全在暴非因爭田構訟而作此詩也二人皆王朝卿士其爭田

與訟曲直固不可知然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矣大抵西周

未造朝臣競利營私風氣日下以尹氏太師而有與人之

爭田之訟其他更無論矣是以移易風俗必自上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疏傳云言也箋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

固似不妄也暴公謂己之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為太切故言何

人語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清而本之以

解何人意○人即下章二人從行之一人明知其人而言彼何

人者深惡之詩主刺暴公而暴公之見專責此人據文其意可

知也孔穎之謂其心深而甚難察胡為至我門外魚梁之上

不遂王午及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及維戎盟于暴相去三日就

盟兩地暴與衡雍相近可知衡雍在今懷慶府蘇州去三日就

承其地暴與衡雍相近可知衡雍在今懷慶府蘇州去三日就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

可疏箋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

入弔唁我乎蘇公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

何不可者乎桓王與鄭以蘇公之田者蘇公之世業

也詩言為此禍者誰也爾若無愧胡以聞我受譴至我梁而不

之疏聞人云爾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注韓說曰堂塗左右曰陳我聞其聲不見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其身注魯身作人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疏傳陳堂塗也箋堂塗

即不為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觀女之身

乎女今不人嗚呼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堂塗左右

引陳者玉篇卓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釋宮堂塗謂之陳孔疏

飲酒禮注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陳揖當陳揖當陳揖當陳揖

之名晏子諫上篇云辟拂三千謝于下陳蓋言屏退之謝於堂

庭實同故亦曰充下陳俱本爾雅也堂塗考工記匠人作堂塗

鄭注引爾雅亦作堂塗今令堂塗或體字陳奐曰匠人作堂塗

峻也賈疏漢時名堂塗為令堂塗或體字陳奐曰匠人作堂塗

循以中為堂塗今堂塗或體字陳奐曰匠人作堂塗

塗以中為堂塗今堂塗或體字陳奐曰匠人作堂塗

與東西無二義也箋云公館之堂塗者正義禮有公館私館公

之宮以館者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胡承琪云凡通



作人者列女衛靈夫人傳引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詩又云  
爾行蹤如也此詭秘不愧於人之指目乎不其於天之監察乎所  
以深責之也禮表記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鄭注言人有其所行當慙愧于天人也明齊毛文同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

疏傳飄風暴起之風攬亂也箋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  
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心使疑我疑女○胡承奕云匪風傳用  
爾雅迴風為飄文此但云暴起之風者惟狀其去來之疾不取  
迴旋此詩前四章三言逝梁一言逝陳  
則正義所云數過其門而不入者是也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吁

疏箋違暇亟疾吁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  
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  
見我於女何病乎○馬瑞辰云脂音支即支字之假借支與楮  
通爾雅楮柱也楚詞王逸注楮車木也玉篇輶車輪木節  
南山詩箋氏當為楮之釋文極礙也輶所以支車使止脂  
爾車即楮爾車亦以支而止也詩蓋言爾之緩行且止不違舍  
息爾之急行豈暇楮爾車以行非所以止也黃山云左襄三十一  
膏車失其義矣膏車所以行非所以止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庚

年傳中車脂轄人牧圍各贈其事是諸侯賓至主國當命主  
車之官為脂轄其車非實自脂也詩言爾之安行脂亦不肯止舍  
以待我之牢禮爾之亟行時我即欲脂爾車轄以助爾行而尚  
何及故曰違脂爾車正怪其時也孔疏謂言汝安舒不見汝問  
暇舍息言汝急疾又見汝問暇脂爾車夫脂車為時幾何既不舍  
息何名問暇此依箋為說非云何其時之指愚案上章三逝梁  
一逝陳此章又分安行亟行是問人過蘇國者  
非一次故詩云望其壹者之來亦何病於女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注韓易作施云善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疏傳易說也祇病也箋還行反也否不通

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請我與否復難知也  
一者之來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請我與否復難知也  
事亟還則無可解矣易作施云善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  
云易施古音不部而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即相說韓義正相  
繫詞上解有險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即相說韓義正相  
成書怨庚不揚子一人白虎通引作不施子一人亦易施用  
之類愚案何人以為暴語蘇內愧而不肯來見詩人既知其從  
行又知其不入而仍望其來者意切而詞婉也箋以為疑之未  
察蓋非刺何人即是刺暴而  
以為不直斥暴語者亦非也

伯氏吹壘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疏傳土曰壘竹曰篪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  
應和如壘篪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  
為王臣其相此三物以詛女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  
怨故設之以此三物以詛女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  
大墳謂之曰此三物以詛女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  
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如呼也郭注墳燒土為之長尺四寸  
沂孫炎曰篪聲悲如稱錘六孔如呼也郭注墳燒土為之長尺四寸  
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曰篪也郭注墳燒土為之長尺四寸  
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篪也郭注墳燒土為之長尺四寸  
數其上出者又周官疏引禮圖言九孔師注鄭云篪也郭注墳  
異也孔疏世本云周官疏引禮圖言九孔師注鄭云篪也郭注墳  
有墳篪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墳成公善篪成公善篪成公善篪  
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墳成公善篪成公善篪成公善篪  
並公卿不當自善於樂之相贊親切極矣我之信諒爾猶不我知  
乎故欲出三物以詛之毛傳所言三物分三等左傳十一年傳  
鄭伯使卒出三物以詛之毛傳所言三物分三等左傳十一年傳  
曲禮泄牲曰盟買疏載異義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庚

日視姑也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疏傳短狐也視姑  
箋使女為鬼為罔極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  
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好猶善也○短狐水神也者  
御覽九百五十五引韓詩內傳文內誤作外即釋此詩為鬼為罔  
之文又奪短字之段借也御覽元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也  
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青上有甲厚三分許其  
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六七八人死說文域短狐也似龍三足以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春秋經作蜮一名射影也似龍三足以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釋文狐作蜮一名射影也似龍三足以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則殺之故曰射影也似龍三足以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也亦呼水弩五射志以爲蜮暑所生非  
自越來也顏注即射工也亦呼水弩五射志以爲蜮暑所生非

為鬼為罔則不可得注韓說曰短狐水神也有視面目注魯說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庚

外增牛台盟詛言之也  
犬庶人以雞此於三物  
為鬼為罔則不可得注韓說曰短狐水神也有視面目注魯說  
日視姑也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疏傳短狐也視姑  
箋使女為鬼為罔極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  
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好猶善也○短狐水神也者  
御覽九百五十五引韓詩內傳文內誤作外即釋此詩為鬼為罔  
之文又奪短字之段借也御覽元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也  
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青上有甲厚三分許其  
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六七八人死說文域短狐也似龍三足以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春秋經作蜮一名射影也似龍三足以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釋文狐作蜮一名射影也似龍三足以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則殺之故曰射影也似龍三足以氣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入氣射人入氣  
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也亦呼水弩五射志以爲蜮暑所生非  
自越來也顏注即射工也亦呼水弩五射志以爲蜮暑所生非







遷疏 傳捷捷猶獨也。暢暢猶翩翩也。遷去也。箋遷之言誦也。王倉卒豈得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誦詩女。○捷捷作啞啞者。漢書揚雄傳反離騷云。靈修既信椒蘭之啞。佞兮蘇林注。啞音詩。啞音暢。暢音之。啞亦作使。使音義。十六引詩。作使。使音暢。皆三家文。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言倉卒間豈不受爾之謬言。而信惡他人。既而知女言不誠。亦將遷信惡他人之心。轉而信惡女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注 魯好作旭草作愷蒼天蒼天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疏 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好好者喜謔言之人。者釋訓旭旭也。即好好之異文。馬瑞辰云。女曰雞鳴。詩旭旭始日。釋文引旭旭也。旭旭讀若好。此旭旭同音之證。又好古通。致从丑聲。與旭从九聲同。二字並許九切。故通用。草作愷者。釋訓愷恆勞也。邢疏引詩勞人草草是愷。即草之異文。又廣雅云。愷愷憂也。曹憲音草勞人。即憂人也。呼天即訴王也。欲其視察彼驕人而矜憫此勞人。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注 齊韓譜作諛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疏 傳投棄也。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箋付與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昊天制其罪也。○彼諧人者。三家皆與上同。作諧下取彼諧人無者。字直呼為諧人而已。或作諛人。其義同也。齊韓作諛者。禮緇衣鄭注。巷伯六章。曰取彼諛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荀悅漢紀亦引詩云。取彼諛人。投界豺虎。疾之深也。此齊韓作諛之證。後漢馬援傳。朱勃上疏。曰。詩云。取彼諛人。投界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李注引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此韓作諛之證。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勃能說韓詩。取彼諛人。投界豺虎。又說苑建本篇詩云。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二書合之。此章魯經文皆全同。作諧與毛同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疏 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議人欲諸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眾在位者慎而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釋丘如畝。畝丘郭注。丘有壘。界如田。畝邢疏。引李巡曰。謂丘如田。丘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孔疏。楊園亦園名。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詞也。漢書古今人表。寺人孟子列中之上。張晏注。寺人孟子達於大

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馮奉世傳贊孟子宮刑。張晏注。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節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七 節之什 望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谷風之什第十八

詩小雅

毛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潛夫論交際篇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諷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儀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惟折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疏矣漸疏則賤者愈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矣夫以逾疏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也據此可推知魯詩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注韓詩曰將恐將懼韓說曰將

辭也維子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于疏傳與也風雨相感朋友

相棄筭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與者風而有雨則潤澤

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

當此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

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東風謂之谷風見柳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谷風之什

鄭衛谷風詩將恐至辭也文選任昉策秀才文注引韓詩薛君

章句文引經明韓毛文同楊雄甘泉賦注引同蔡邕集正交論

云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迨夫周德始衰頌聲既

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後

漢書朱穆崇厚論云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稱而純篤稀

斯蓋谷風有棄子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皆用魯經文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實于子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注魯子作我疏須而成筭實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如遺

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釋天焚輪謂之頹孔疏

引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孫炎曰頹風從

上下曰頹頹曰焚焚當讀為鄭伯之車頹于濟之債左襄二十

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釋文引服虔云焚讀曰債債偃也風

之大者足以翻車故曰焚焚一作焚皆假借字胡承珙云焚

輪慶韻文選海賦漚漚淪淪而瀟灑注瀟淪相糾貌又封禪文紛

力正厚安得言薄故自陳啟源以下辨論紛起皆謂薄當為迫此亦定義也蓋谷風本和而柔能克剛頹風暴下迴旋而來迫於上升之風則仍迴旋而上此即輕氣升物紙驚騰空之理若頹風亦為自下而上之風則無待相扶亦不得言迫矣焚輪與扶搖皆風之名詞焚喻其暴輪喻其迴合言之即紛綸勢亂之狀稽古編謂焚取火炎上固泥即趙氏以輪為翻車亦可存而不論也魯子作我者新序雜事五引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陳喬樞云文選郭泰機答傅咸詩注引同又釋言疏引亦然蓋魯詩作我韓詩外傳七載宋玉見楚襄王未引詩將安將樂二句明韓毛文同魏志曹植疏谷風有棄子之歎用韓經文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注

韓崔嵬作岑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注

魯維作惟無皆作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疏傳崔嵬山巔也

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筭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

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

朋友雖以思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大德切瑳以道相成

之謂也○韓崔嵬作岑原者玉篇山部引韓詩曰岑原山巔也

案方言言十二岑高也大也廣雅釋詁訓同說文原作遠云高平

之野人所登與皇矣傳高平曰原合大司徒五曰原隰其植物

宜叢物爾雅釋地可食者曰原則岑原為山巔可植草木處猶

孟子岑樓趙注訓為山之銳嶺者也毛作崔嵬而爾雅釋山訓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谷風之什

為石山巔土卷耳傳誤為土山巔石巔石之山不能毓草木故

此傳易前說為山巔與韓同知魯齊亦同矣說文崔大高也鬼

高不平也崔義難同岑而鬼義乃適與原反魯詩鬼作巍說文

高也楚辭初放高山崔嵬兮王注高貌是特泛言山巔之高毛

訓山巔亦讀為巍要以為韓義為備矣說文萎下云食牛也媵

下云病也詩作萎萎之通借字中論修本篇習習谷風惟山崔

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

時諺者況人事之報德乎草木字蓋轉寫誤此魯說與毛義

合楊雄逐貧賦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明齊毛文同禮檀弓鄭

注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鄭正讀萎為媵引詩明齊毛文同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疏毛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終

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釋訓哀哀

是魯說以蓼莪為困于征役不得終養而後漢陳寵傳龍子

忠疏云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先聖錄

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



大戴禮用兵篇引詩義同視是齊說與毛合韓詩當同

大我觀之以為非我反謂之為我者謂其生已之苦○夢長大

識其事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夢長大

夢長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蘿舍人云我一名蘿郭注今我蘿也陸璣云我蘿也一名蘿

義一引同馬瑞辰云釋言怙恃也說文怙恃也恃賴也是怙與

恃散文通對文異唐風以陟岵興望父即取可怙之義釋名怙

怙也夫如耳之謂老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

為負耳謂母為負蓋取可恃之義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注三家拊作撫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注魯昊作皞疏厚也養腹

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

懷抱也之猶是也言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三家

拊作撫者後漢梁竦傳撫我畜我蓋三家文韓詩外傳七言為

人父之道末引父兮生我六句作拊我與毛同然則作撫者齊

魯文也說文攬起也蓋蓋讀畜為攬腹厚釋詁文馬瑞辰云腹

與腹通說文攬起也蓋蓋讀畜為攬腹厚釋詁文馬瑞辰云腹

而終以出入腹我蓋言出入則已舉在內在外無所不該故以

腹我括之見其無所不愛厚也黃山云初學記十七引詩出入

復我腹作復疑三家異文禮月令水澤腹堅呂覽作水澤復高

注復或作復疑三家異文禮月令水澤腹堅呂覽作水澤復高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章貴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八 谷風之什 三

之久矣注齊生下有矣字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注韓說日怙賴

也恃負也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疏傳餅小而大餅大餅也餅

為屬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

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

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

所至○說文餅下云餅也或作瓶餅下云汲餅也餅下云器中

空也詩曰餅之罄矣空下云空也詩曰瓶之空矣毛作罄作空

者三家文也釋器器也小禮謂之坎郭注壘形似壺大者受

一斛一斛者十斗也禮謂之坎郭注壘形似壺大者受

多馮酒於餅以供酌此餅小禮謂之坎郭注壘形似壺大者受

子太叔對范獻子曰今王室實盡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馨之恥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此引餅喻已小國懼晉大國雖是斷章

亦取餅小禮大之義餅小而盡以喻已不得養父母之恥也陳

忠疏引詩二句意同已見上箋謂不使富分貧眾恤寡則恥在

富與眾不在上非詩旨齊生下有矣字者大戴禮用兵篇詩云

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矣盧辯曰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因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八 谷風之什 四

南山烈烈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疏傳烈烈然至難也

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風發發然寒且疾也穀養也言

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胡承珙云傳云

至難者義當如行路難蜀道難之難以烈烈為險阻之狀玉篇

廣韻嘯也集韻類篇嘯力樂切山高貌古有嘯山氏禮祭法

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烈烈山氏然則烈烈為山之高

峻故傳以為至難三家無異文則烈烈當同訓也漢書王吉傳

吉疏云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又曰冬則為風寒之所區薄顏

注發發然寒且疾當

即本韓說申毛

南山律律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疏傳律律猶烈烈也

卒終也我獨不得養父母重自哀傷也○律律王安石以為

山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

擊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

辭怨思風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

作弗古字通是弗弗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



藝義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疏 毛序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 夫作此以告病證譯字即其為指此詩矣... 魯詩原有此文言譯大夫告東國之病苦... 後漢楊震傳震疏云大夫不與於今廢習魯詩是魯篇名亦作... 大東易林復之兌賦敘重政為民賦杆軸空虛去其家室否... 之豐晉之復同焦用齊詩經文與毛序義合漢書... 古今人表譯大夫次厲王世然則非幽王詩也

有餘籃殮有抹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瞻言顧之潛焉出涕疏 傳與也饒滿籃殮食謂黍稷也... 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瞻反顧也潛涕下貌也...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殮養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與... 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天子之恩厚君子皆法... 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思於天下厚天子之恩厚君子皆法... 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後去矣我從今願視之為之無怨言我也... 如古○說文錄盛器滿貌方音廣雅並曰廉豐也義亦與錄近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八 谷風之什 五

馬瑞辰云詩蓋以饗殮之滿與古者邦國之富不若今之杆軸... 其空也不必如籃以爲致殮之禮又云匕所以載牲體亦以取... 黍稷少牢饋食禮養人所獲者牲體之匕廉人所獲者黍稷之... 匕棘匕承上籃殮言王氏念孫以爲黍稷之匕是也說文匕所... 以比取飯一名相士冠禮鄭注相狀如匕以角爲之是以角爲... 之名相以木爲之相士冠禮鄭注相狀如匕以角爲之是以角爲... 者喪用桑匕吉用棘匕皆取聲近爲義桑言喪則棘爲吉非必... 如傳之赤心爲喻也說文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孟子引詩周道... 如砥四句趙注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 比而則之趙用魯詩也愚案詩言昔者邦國殷富王道平直君... 子率履小人遵守世教陵遲民多踰犯今顧念之惟傷懷出涕... 而已魯義如此鹽鐵論刑德篇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 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 行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韓詩外傳三詩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韓詩... 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刑罪故也願而出涕齊韓所... 知急公奉上之義踰禮終陷刑罪故也願而出涕齊韓所... 說與魯義合荀子有坐篇引詩瞻言作眷焉潛焉作潛然亦魯... 文異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桃桃公子注魯桃作

若韓作耀云往來貌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疏

獨行貌公子諱公也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 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諱無他貨惟絲麻耳今... 盡杼柚不作也葛屨夏履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 公子衣履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餉因見使... 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既盡疾病也言... 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 使我心傷病也○惠周揚云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 遂荒大東箋大東極東也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東則... 景夕多風解注謂大東近日也皆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東則... 言小可知矣諱爲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鄰封故言小東大東馬... 瑞辰云釋文引作盛緯器蓋誤玉篇緯器本又作緯案說文杆... 者釋文引作盛緯器蓋誤玉篇緯器本又作緯案說文杆機持緯... 文所以行緯謂之樞說文無樞字杆機持緯也亦作梭御覽引... 者段注樞即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樞通作梭惟南子曰後... 世爲之機杆樞復以使其用又曰樞樞之美在於杆樞作機... 段借字也易林杆樞虛引見陳忠疏杆樞之美在於杆樞作機... 糾糾義具魏風魯作桃桃者釋訓桃桃契契現愈還急也是魯... 與毛同愈還急也者明爲大東作訓是桃桃本義狀其遠行急... 切之意一作若若者王逸引詩作若若公子隲桃桃音若文選... 魏都賦注引爾雅郭注云桃音若若蓋以音近通借乃魯亦作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八 谷風之什 六

本訓往來貌者蓋以耀耀爲趨趨之借字廣雅耀耀好也說文... 耀直好兒此耀耀本訓蓋出齊詩字同而義異也楚詞九歌征... 夫勞於周行兮王逸注行道也詩云若若公子行彼周道陳喬... 樞云周行作周道與疾亦韻賦堂云逸訓行爲道而引詩... 以證之字當本作行其說亦通愚案此詩訓周行爲周道詞義... 俱順魯詩實勝箋說馬瑞辰云既往既來謂數... 數往來疲於道路並無厚往空來之義箋說非... 有冽洿泉無浸穫薪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尙可載也... 哀我憚人亦可息也疏 傳洿寒意也側出曰洿泉穫艾也契... 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洿泉浸之浸之則將瀾腐不... 中用也今諱大夫契憂苦而欲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 欲使周之賦斂小夫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因病亦猶是也... 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尙庶幾也庶幾之則將因病亦猶是也... 鄭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釋木樓落某氏注可作柘圖皮制... 物不解形疏即引此箋作檟爲證雅訓本魯詩文是箋乃據魯... 改毛陳喬樞云陸疏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刺之長數... 尺可爲繩索又可爲繩帶其材可爲杯器與某氏爾雅注合皆... 本魯訓也王逸楚詞九歌注契契寤歎貌也詩云契契寤歎陳喬



















魯文李注引詩賦  
自重兮為證非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頹疏傳頹光也箋冥冥  
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己之功德也思眾小者不以為憂使人  
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荀子大略篇君子不可不慎是德之基  
取臣匹夫者不可不慎取友取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  
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處也韓詩外傳七魏  
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以後  
不復朝德於大夫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  
於君朝廷之大夫恐我言過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  
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  
所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  
將大車惟塵冥冥據此魯韓詩義並與序合類光釋詩曰無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疏箋雍猶蔽也重猶  
塞又作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谷風之什

小明疏毛序大夫梅仕於亂世也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  
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三家無異義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玆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注齊共作恭涕零如雨豈不懷

歸畏此罪罟疏傳玆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罟網也箋明明

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征行徂  
則更夏暑冬寒矣向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車  
遭亂世勞苦而悔仕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其人靖其方之車  
以待賢者之君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  
爾○言王如天於下土之事當無不照察說文玆遠荒也从艸  
九聲引詩至于玆野其地不著故但以遠荒言之溯二月上句  
念彼靖共職位之賢人可為師法惟以古道自勉經歷艱難不  
覺涕零如兩非不懷歸亦畏此罪罟不能歸也齊共作恭涕零未  
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  
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絲履極遠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  
往而來歲還故一人行而鄉曲極遠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念  
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此齊說共與恭同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  
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瞻瞻懷顧注魯韓作眷眷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疏傳除陳生新也憚勞也箋四月為除  
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孔甚庶眾也我事獨甚眾  
勞我毛鄭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瞻瞻有往之志也○  
方除毛鄭異義說皆可通魯作眷眷者王逸楚詞九歎注眷眷  
願貌詩曰眷眷懷顧韓作眷眷者文選登樓賦注思元賦注陸  
雲蒼張士然詩注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王粲從軍詩注陸  
而歸然念彼其人又為之眷眷  
而反顧焉且懼歸而獲譴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其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疏傳與媛也蹙促也戚憂也箋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  
世而仕自適此憂悔仕之辭興起也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  
於內也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詩借與為煥陳奐云伊維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谷風之什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其爾位注魯共一作恭齊共作恭韓靖  
其作靜恭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疏傳靖謀也正直為

直箋恆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  
謂當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其具式居無常安之處  
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  
亦非望未仕之君子言君子當勤於政母苟自安處靖恭天位  
惟正直之人與之君子言君子當勤於政母苟自安處靖恭天位  
意甚隱耳魯共一作恭齊共作恭齊共作恭齊共作恭齊共作恭  
是魯亦訓穀為祿漢書淮陽王欽傳元帝聖書曰詩不云乎靖  
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注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



用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正直之人乃與為倫友神聽女之所為  
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儀  
莊嚴神之聽之式毅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注齊無恆一作毋常靖其作靖

恭一作靜其韓靖其作靜恭亦作靖恭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疏傳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箋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

子勸學篇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說苑貴德篇引詩靖其爾位四句與荀子同明

魯毛文同齊無恆一作毋常靖其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禮記祭義云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曰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無作毋靖作靜古通用恒作常者墨子非儒篇陳恆作陳常

知常亦通恒陳喬樞以爲漢避諱改未與韓靖共作靜恭一作

靖恭者韓詩外傳四載齊桓公伐山戎未引詩曰靜恭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八 谷風之什 七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疏毛序刺幽王也○孔疏鄭於中侯掘河紀注云昭王時

瑞辰云鄭君先通韓詩以鼓鍾爲昭王詩蓋韓詩之說故王應

麟詩攷以孔疏所引列入韓詩陳喬樞云中侯多齊說如趙維

戒言刻者配姬以放賢是其明證他若契握言元鳥翔水遺卵

城簡拾吞生契封商稷起言蒼耀稷生感迹昌皆與詩緯合鼓

齊詩爲說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疏傳幽王

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不

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

王之樂失禮尤甚淑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

其宜至信不可忘○說文館鐘聲也重言之曰鐘館將將同音

借字風俗通義十淮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詩云

淮水湯湯明魯毛文同南陽漢郡今之南陽府昭王南巡蓋將

由此入漢也王會諸侯於淮上而奏先王之樂失禮之甚問者

傷之漢書循吏傳贊用淑人君子明齊毛文同主引之釋詞云

鼓鍾嗒嗒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疏傳將將

和聲也說文嗒嗒鳥鳴聲樂和也此嗒即嗒之段借又潛水

流潛也列女蓋將之妻傳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魯毛文同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明魯毛文同

鼓鐘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如注韓作憂心且陶陶暢也淑人

君子其德不猶疏傳磬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如動也猶若也箋

訓磬鼓而食高注磬鼓王者之食樂也詩曰鼓鐘伐磬陳喬樞

云荀子正論天子者代宰而食雍而徹乎五祀代宰當爲伐舉

以樂徹于造主術訓又云雍而徹已反而祭竈蓋徹而設

之於禮若祭然造竈古字通用專言之則曰竈連類言之則曰

五祀據此鼓鐘伐磬王者之食樂魯詩之說即本荀子淮有三

洲蓋津關所在故斯州納厥稱焉通校全淮惟此有洲在今霍

邱縣北陳與云縣東北十五里有大業坡周二十餘里人呼水

門塘相傳古名鎮淮州陷爲水入淮自霍邱縣東流經正陽鎮

合頰水淮州陷爲水入淮自霍邱縣東流經正陽鎮

案大水中洲崩漲不常淮水入淮自霍邱縣東流經正陽鎮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八 谷風之什 六

爲破另一洲更無可考古南江併於中江亦其比也憂心且陶

陶暢也者眾經音義十二後漢書注八十一文選注三十四引

韓詩文陳喬樞云廣雅釋言陶憂也正合韓訓說文云暢不生

也玉篇同禮月令曰地氣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贊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暢近古云者當即以不生爲義與

訓作暢達相反則暢之本義與暢近古云者當即以不生爲義與

凡一陶猶鬱也知韓詩以陶訓暢暢亦有憂鬱義矣王氏念孫曰

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鬱陶絲喜也又云絲憂也絲字即有

憂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曰鬱陶楚詞九辨引何氏

鬱陶而思君兮王注憤念鬱積盈也孟季子書象曰鬱陶思

君爾史記五帝紀我思君正鬱陶兮夏侯湛大暑賦乃鬱陶以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注韓說曰











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白虎通祭祀篇祭所以有尸者何鬼  
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樓櫓俯視几筵其器存  
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為池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  
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此魯說魏志文帝紀曹植  
誅神具醉止明韓毛文同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疏傳殺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替廢引長也箋燕而祭  
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  
女之敬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小  
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小  
飲能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詞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  
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易林臨於禮甚得其時維君  
君壽考明齊毛文同釋訓子孫引無極也舍人注子孫長  
行美道引無極也此魯說蔡邕九祝詞子孫引無極也舍人注子孫長  
魯毛文同韓詩外傳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思薄臣子  
之恩薄則背死忘生者眾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言祭禮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八 谷風之什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疏 毛序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  
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三家義未聞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注 韓甸作噉 噉原隔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疏 傳甸治也噉原辟貌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  
再治而王甸之今原隰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修  
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  
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韓甸作噉者周官稍  
人邱乘注乘讀與繼禹噉之噉同賈疏云毛詩維禹甸之不  
言噉者鄭君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胡承琪云毛訓甸為治  
者甸讀為田說文田噉也釋地李巡注田噉也謂教列種穀之  
處夫教列種穀固治義矣韓字雖作噉亦當同毛訓治爾雅  
神治也鄭注謂神為噉之轉又說文噉理也理即治爾雅  
聲近義同也小司馬注甸之言乘也乘亦訓治爾雅  
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甸者以下文理南東畝皆  
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賈疏謂鄭注韓詩為  
說噉是軍陳故訓為乘殆未必然也音與音近而義  
注甸均也讀如當帶原隰之管玉篇當均也當與音近而義  
同作當者蓋韓詩吟釋文云本亦作噉小爾雅廣雅並曰甸治

也甸即甸也噉亦均也夏小正農率均田均田即除田除田治  
也釋訓均也噉也正取曾孫田之為訓說文有均無均都行  
謂均即均之或體疆者謂定其大界理者細分其地脈也南東  
其畝者左成二年傳晉卻克伐齊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實猶  
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  
日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杜注晉之伐齊  
循董東行易蓋南東必因地勢齊在晉東故晉使東畝為不顧  
土宜也又呂覽簡選篇晉文公東衛之畝高注使衛耕者皆東  
畝以遂晉兵也程瑤田云釋文公東衛之畝高注使衛耕者皆東  
惟風俗通具二義曰南曰北曰東曰西曰南曰北曰東曰西曰南  
北為陌天下之川皆東流故川橫則滄澗又橫溝又縱遂又  
橫遂橫者其必縱而畝陳於東是故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  
遂上有徑當百畝之間故謂之陌其徑東西行故曰東西曰陌  
也遂上之徑當百畝之間故謂之陌其徑東西行故曰東西曰陌  
謂之陌而曰南北曰阡也此阡陌之通義出於東畝東畝者天  
下之大勢也然亦有南畝者河東之川獨南流故南畝者天  
者而或南流則其畝必南而為南畝矣南畝者南畝者南畝者  
亦縱而為南北行豈不南而為南畝矣南畝者南畝者南畝者  
豈不東西為阡乎由是滄澗又橫而川則縱而南流矣南  
東之川天下之大川也而獨南流故特舉之以為東西為阡南  
北為陌之例河至大川也而獨南流故特舉之以為東西為阡南  
為南畝而晉人欲使齊盡東其畝此實婦人所以有無顧土宜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八 谷風之什 上天同雲注 韓說曰雪雲曰同雲雨雪雲注 三家雲作紛益

之以霏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疏 傳霏霖雲霧貌豐年  
雨曰霏霖箋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  
小爾雅澤則饒治○雪雲曰同雲者藝文類聚二御覽十二引  
韓詩外傳文又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雲獨六出者陰極之數  
雪花曰霏又云自上而下曰雨雪雲獨六出者陰極之數  
學記同雲謂陰雲竟天同為一色又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  
之曰冬為上天雲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韓詩以雪雲  
為同雲也三家雲作紛者白帖二兩引詩雨雪紛紛與毛異說  
文秀即氣字云祥也與雪無涉蔡邕九惟文上天同雲明魯毛  
文同釋天小雨謂之霏霖說文霏下訓義同徐鉉引詩潤之  
霏霖益作潤蓋韓詩異字又漫下云澤多也引詩既漫既渥亦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八 谷風之什 上天同雲注 韓說曰雪雲曰同雲雨雪雲注 三家雲作紛益

之斥也阡陌之名從遠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而匠人之  
阡陌則因乎遠人而名之義不係乎畝與夫之千百命名之事  
惟變所適亦自然之勢也陳奐云詩言畝有南東則阡陌亦必  
南東程說足以證三代定畝之至意天下之川東西流者畝必  
東南西北流者畝必南其大較也河東之川南流幽岐豐鎬在大  
河之西其川與河東之川同是南流其畝必南陳故七月甫田  
大田載芟良耜等篇皆云南畝此  
篇言疆理天下故云南東畝也



據三家文毛作優同音通段雷下云雨霖也  
渥下云雷也泥下云濡也足亦泥之借字

**疆場翼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  
疏傳場畔也翼稷護畔也或或茂盛貌箋斂稅曰穡界予也成  
賓所以敬神也穡為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  
神則得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注**韓疆作壇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  
考受天之祐注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  
削淹漬以爲酒四時之異物皇君祐福也獻瓜蒞於先祖者  
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呂覽孟春紀高注詩曰中田有  
廬疆場有瓜無休廢也引經明魯毛文同疆作壇者韓詩外傳  
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  
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  
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  
畝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是以其民和親而  
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疆作壇見詩考今本仍作疆乃  
誤改史記晉世家出疆乃免與疆同也又周禮職師買疆界經  
首義十三引皆作疆說文疆界也重文疆从土疆疆从土疆疆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谷風之什**  
即疆之消文陳喬樞云此與穀梁傳及漢書食貨志合穀梁魯  
詩同一師傳班固漢志皆用齊詩是三家義同穀梁傳曰古者  
什一藉而不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  
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又曰古者公田為  
居井田德非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又曰古者公田為  
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井田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  
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  
得而平也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  
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  
於里有序而鄰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易在壟曰疆在邑曰里  
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穀梁傳言古者公田為居居於邑所以順  
言公田餘二十畝云云正此詩所謂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也公  
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也何休注聖人制  
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也何休注聖人制  
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  
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  
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  
率受田二十五畝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  
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女功一月得四五日作從十月  
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饋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八**  
移於國國以問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疆戶而知天下所苦不下  
堂而知四方說亦與食貨志同公羊為齊學邵公用魯詩其所  
述多齊魯詩義范甯穀梁注即公羊語他如趙岐之注孟子  
宋均之注樂緯咸同此說其義甚古不可易也詩孔疏乃以諸  
儒為失其說非是馬瑞辰曰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古者  
井田之制私田在外公田在中廬又在公田之中故曰中田有  
廬詩正義拘孟子通率而什一而助之說謂鄭以為助則九而助一貢  
則十一而貢一貢一貢而什一而助一貢一貢而什一而助一貢  
以什一之說案孟子所謂什一而助一貢一貢而什一而助一貢  
非九一而助一貢其大數實則除其十畝舍二十畝為八畝而助一則  
八家各得田一百二十畝實則除其十畝舍二十畝為八畝而助一則  
孟子所謂其資皆什一也或工記匠人賈疏以為什一而助一則  
皆什一而助一之義先儒或以什一而助一為什一而助一則與經文其實  
疆場有瓜蒞獻皇祖曾孫壽考用齊經文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膏**  
疏傳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清謂玄酒也酒  
考納亨時毛以告純也膏脂膏也血以告殺膏以升臭合之黍  
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從獻也孔疏從是相亞之詞御覽五  
百二十四引詩享以祖考于作以連上為三以與下三其字應  
蓋本三家文公羊宣十二年何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利  
鋒有鸞也禮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  
而後斷也張衡東京賦執鸞刀以割割用魯經文鸞考文本作  
鸞正合鸞說文引詩作鸞云牛腸脂也膏即脂之重文毛作鸞  
與三合鸞說文引詩作鸞云牛腸脂也膏即脂之重文毛作鸞  
與腸問脂也初無定說而祭義釋文引字林膏是牛腸問脂也  
與說文合是說  
文義為鳩矣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注**魯苾作馥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疏傳烝進也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  
歸唯是孝孫而報之以福○魯苾作馥者蔡邕司空臨晉侯楊  
公碑馥馥芬芬是用魯詩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芬芬廣雅  
釋詁馥馥芬芬香也皆據魯文  
邑碑祀事孔明明魯毛文同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甫田之什第十九

詩小雅

甫田疏 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三家義未聞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注 韓倬作勤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

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注 齊耘作芸耔作芋薿作儼

攸介攸止絜我粇士疏 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

本也絜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

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

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

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

通起故言十千上地數畝一鍾倉廩有餘民得除其食之

以紆官之蓄滯亦使農人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者

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疑然

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官治田互辭介舍也體使民勤作耘耔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甫田之什

問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藹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

之行○玉篇草部藹都角切藹詩藹藹也邢疏藹詩云藹藹

釋文倬韓詩作勤云勤也勤也勤也勤也勤也勤也勤也勤也

田陳喬樞云此釋文說勤為勤也勤也勤也勤也勤也勤也勤也

字惟玉篇竹部有之云捕具也又作單是勤即單之異文廣韻

三十七號勤大也又四覺勤字注引說文云草大也今本說文

作草木倒木乃大也二字之誤據此則韓詩本作勤字可知

釋耶然其誤自陸德明始而邢昺因之齊耘作芸耔作芋薿作

儼者漢書食貨志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耨長

終畝一畝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于耨中苗生葉其上稍耨

龍草因積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薿薿除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谷風之什 老



農夫也則似專為此詩立訓三章田畯之說釋文本又作俊是傳治田得殺髦士以進連言是為一事矣箋以為進其俊士之行非詩言治田得殺明就農人言非就王言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疏傳器實曰齊

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臧善也

不順成則入蜡不通御助我禾稼也設樂以迎祭先齊謂郊

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也設樂以迎祭先齊謂郊

國新年干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齊明猶明齊即左

傳擊鼓也積漢禮儀志補注引蔡邕禮樂志社稷樂詩所謂琴

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乃立豕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蔡

但魯御作迎風俗通作御蓋後人據毛改之漢書郊祀志引詩

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明齊毛文同黃山云詩言田畯未言稼

同言祈未言報田賦者特無螟蟊賊之害爾箋以爲五穀成則

則尚未秀實明矣三章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祝其終有則尚未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甫田之什

收獲明矣如茨如梁詠在末章必無於次章言報功之理箋據古文之說謂秋祭社與四方既秋祭矣又以爲入蜡則冬祭也尤無定說蓋以社者蔡邕所謂春藉田所社稷也以方者亦豕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御田祖者班固所謂享先農也祈王者重農所有事詩歷言之不必如箋說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疏傳易治也長畝竟

孫謂成王也據讀當爲饁饁也田畯司高令之裔夫也箋首

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

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高至則

又加之酒食饁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

親之也禾治而竟成王則無所責怒謂此農夫能自勉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

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疏傳茨積也梁

也箋稱禾也謂有美者也坻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稅

遠者納粟米與黍稷也坻水中之高地也成王見禾穀之稅

求福助於八蜡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爲之

幸公田之獲多乃求千斯倉四句祈私田之大有所報者神報王

倫王肅孫穀重疑之如此章以納稅納粟遠近爲說成王巡田

所至本有近無遠也又以求倉納稅成王則德粟仍非

自民納之而可存廩倉之官爲虛設矣何其無定說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疏毛序刺幽王也言耕窮不能自存焉幽王之時政煩

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三家義未聞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注魯覃作劓倣載南

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疏傳覃利也庭直也箋大田

可以授民者也無務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

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也既備矣至孟春土

長冒楸陳根可拔而事之俟讀爲楸讀爲楸粟之苗時至民

以其利相楸苗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成曰苗碩大若順

也民既楸苗則種其眾數眾數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

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魯覃作劓者釋詁劓也郭注詩

曰以我劓耜陳喬樞云郭注是據舊注魯詩之文張衡東京賦

介御間以劓耜衡魯詩云毛作覃段借字陳奘云箋讀載倣爲楸

耕字亦作劓皆從魯文毛作覃段借字陳奘云箋讀載倣爲楸

苗非也苗一成休耕之田不得播穀王逸楚詞九章注播種也

詩曰播厥百穀明魯毛文同箋訓播

厥百穀爲種其眾數亦於魯說合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

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注韓秉作卜卜報也疏傳穉童也莠

似苗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蟊食節曰螣食節曰蟊

箋方房也謂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

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

之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螟螣之

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注韓秉作卜卜報也疏傳穉童也莠

似苗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蟊食節曰螣食節曰蟊

箋方房也謂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

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

之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螟螣之

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注韓秉作卜卜報也疏傳穉童也莠

似苗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蟊食節曰螣食節曰蟊

箋方房也謂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

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

之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螟螣之



屬盛陽氣... 與炎火使自消亡... 法即生蠅... 穀心從之... 紀亦云... 象形史... 萬民李... 古止作... 報也者... 喪服小... 取而昇... 有淳妻... 家與雨... 詩三家... 彼有遺... 陰陽和... 天主雨... 乘制土... 有制土... 家訓始... 山碑有... 愚案盧... 淳妻二... 改爲興... 雨我公... 陽和時... 田在外... 飄風暴... 已見上...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疏... 傳淳雲興貌... 陰陽和風雨時其來... 天主雨於公田因... 乘制土處民富而... 有制土處民富而... 家訓始謂興雲當... 山碑有曰興雲當... 愚案盧說也... 淳妻二句後漢左... 改爲興雨矣魯作... 雨我公田遂及我... 陽和時雨祁祁然... 田在外民有禮讓... 飄風暴雨明矣引... 已見上段玉裁云...

望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 岐孟子章句云太平時... 及我私田也此魯說也... 禾後種曰稊稊之晚... 也彼有不穫稱謂之... 不斂積伊寡婦之利... 鄭注乘謂刈禾盈手... 子不盡利以遺民詩... 瑞辰云說文積穰也... 以積穰成把亦謂之... 川稻聚把有名爲筥... 德當與穰二句相屬...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與其黍稷以享以祀... 王之來則又禮祀四...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祭融后土在南... 田則大田當爲... 報也此來章如... 郊宗廟陰祀北... 引詩來方禮祀... 非方祀所敢用... 王之來則又禮... 於鬼神順於鬼... 是韓說亦非指... 大田四章二章... 瞻彼洛矣疏... 瞻彼洛矣注... 止福祿如茨... 周禮浸水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疏**  
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匹鳥言其止則相  
 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與者廣其義也  
 懶祭魚而後漁射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君子謂  
 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呂覽季春  
 紀高注畢掩網也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兩引文異明所據魯  
 注畢羅鳥也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兩引文異明所據魯  
 詩有兩本其實一字也馬瑞辰云聖人弋不射宿說文宿止也  
 不射宿謂不射止鳥非夜宿之謂古者射宿鳥不射宿說文宿止也  
 雖射宿謂不射止鳥非夜宿之謂古者射宿鳥不射宿說文宿止也  
 見古明王之交於萬物有道非謂能飛即畢羅之也孔疏謂於  
 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似非謂能飛即畢羅之也孔疏謂於  
 用齊經文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似非謂能飛即畢羅之也孔疏謂於  
 供庖厨太平明王何用特殺當鷹隼搏擊則水鳥驚飛鳥  
 隱形則栖梁自得用畢羅者亦視其飛止以爲張弛非即畢  
 羅取鴛鴦故毛專指詩爲與也非鴛鴦之孔疏一誤不足辨矣  
 之于飛耳鄭以射獵比方疑爲事實非也孔疏一誤不足辨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注**  
韓說曰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君子萬  
 年宜其遐福疏傳言休息也美樂石絕水之梁戢也鴛鴦休  
 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戢其左翼以右翼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九 甫田之什**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疏**  
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草乃子  
 之穀言愛國用也以其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恆  
 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  
 久爲福祿所養也○釋文莖采以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偶反猶  
 食也王應麟詩攷謂韓推作莖是也箋言委之以莖  
 亦用韓義說文莖斬芻也委亦餼之消借餼猶飼也

**乘馬在廐摧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疏**  
傳傳摧也秣粟也  
 艾也莖推也今莖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疏**  
毛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道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  
 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箋長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雨雪也○三  
 家義未聞

**萬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疏傳與也頍弁貌弁皮弁也萬寄生也女蘿蔓草也松蘿也  
 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寡而弗爲也禮天子  
 諸侯朝服以美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旨嘉皆美也禮天子  
 美矣女朝服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寡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  
 爲也此言王當所與寡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  
 他言至親又刺其非爲也詎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則榮則刺  
 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也王則榮則刺  
 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也則刺  
 依怙故憂其心奕奕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則榮則刺  
 其變改意解憚也○儀禮士冠禮布冠結項中隅爲四級以  
 頍者弁之類縹布冠無弁者著頍圓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級以  
 固冠也項中有縹布冠無弁者著頍圓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級以  
 所生也滕薛名國爲頍陳喬樞云鄭說本之齊詩與毛異漢  
 志古者有冠無縹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頓故詩曰有頍者  
 弁此之謂也仍本鄭說陳與云左昭九年傳王使詹桓伯辭於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九 甫田之什**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晉曰我在伯父猶衣縹之有冠冕梁傳入年傳曰弁冕雖舊  
 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  
 在人首故以爲喻實勝古說文縹寄生也釋草女蘿免絲呂  
 覽精通篇高注引淮南記曰下有扶芥上有兔絲一名女蘿詩  
 曰萬與女蘿施于松柏上明魯毛文同正義引陸疏云今菟絲蔓  
 連草上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與菟絲殊異然詩明言女蘿施  
 松上不能以今證易也隸釋載費鳳別碑云鳩與女蘿字从木  
 作鳩亦三家之異係說文或體釋木寓木宛童即此鳩矣釋訓  
 奕奕憂也即  
 本魯詩義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疏傳時善也頍柄憂盛滿也或善也箋何期猶伊何  
 也期辭也具猶皆也○釋訓柄憂變也亦魯詩義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舅舅**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注魯霰作覓韓說曰先集維霰霰也死  
 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注魯夕作昔君子維宴疏傳霰暴



卓猶多也謂吾者謂之錫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  
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  
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  
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  
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陳與云此言宴同姓而必及  
錫賜者禮文王世子篇云公若與族燕則異姓為賓魯霰作  
下者謂之消雪郭所引據舊注魯詩之文也先集維覓水雪  
十二宋書符瑞志文選謝惠連雪賦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  
先集維覓明韓文同馬瑞辰云薛以霰為乘奕猶花也今俗  
以雪之則誤以霰為小者為雪矣韓詩外傳四言明王能愛其所愛聞  
當之則其所以愛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據此知韓毛文同魯夕作昔者王逸楚詞大招注昔夜也詩云  
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  
樂也據此知魯詩夕作昔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疏毛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  
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昭子賦車牽亦作轄說文牽入車部云  
云軸前鍵也兩穿相背从井與省聲雋古文僕字轄入車部云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甫田之什 圭

車聲也从車牽聲一日轄鍵也係  
通借字以牽為正三家義未聞

括約束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疏傳與也問設聲也變美貌  
箋逝往也大夫嫉衰之為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也  
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以配幽王代衰也既幼而美  
又齊莊庶其當王意時巧欺幽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  
季女行道雖飢不創雖渴不渴觀得之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  
合會離散之人式用也我不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  
用是燕飲相慶且喜○開關者阮福云後漢荀彧傳論荀君乃  
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李注開關猶展轉也車之設牽則流轉  
如意亦猶人之周流四方動而不息故注謂開關猶展轉也開  
關言貌而不言聲宋儒以爲設牽聲失之括約束也者文選對  
現苦虛謔詩注陸機辨亡論注引薛君詩章句文馬瑞辰云  
韓釋括爲約束言以陸機辨亡論注引薛君詩章句文馬瑞辰云  
文括絮也括束也均與約束義同恩案雖無好友謂意見不同  
依彼平林有集爲鵲辰彼碩女注魯辰作展令德來教式燕且  
善好爾無射疏傳依茂木貌平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雉也  
辰時也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

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  
女若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  
譽我甚美魯魯辰作展者列女漢楊夫人傳引詩展彼碩女令德  
長肉是甚美魯魯辰作展者列女漢楊夫人傳引詩展彼碩女令德  
來教是甚美魯魯辰作展者列女漢楊夫人傳引詩展彼碩女令德  
大賢之文以善德來教也愚案碩女謂大德之女魯安也詩  
於無益史記殷世家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惠紂怒  
殺之而醢九侯其已事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無嘉穀式食庶幾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疏箋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燕飲  
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陳與云周家歷世有  
賢聖之配今幽王立衰如爲后大臣知其有減周之禍故篇中  
語氣言不必若大姜大任大嫫之賢聖第思得德音令德之女  
以配我君子已有歌舞喜樂之盛雖無旨酒嘉穀亦足以解渴  
飢此深惡王之繼申后而立衰也左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  
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  
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案此斷章取義詩人本以女與衰相相比晏子引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甫田之什 圭

詩意本然也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詔詩不云乎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明

步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漚兮鮮我觀爾我心寫兮  
疏箋步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  
其葉茂盛故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  
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善觀見也善  
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中心之憂除去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注韓慰作慍慍也疏傳景大也慰安也箋景明也諸大夫以  
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  
馬騤騤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我得以  
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此章  
興義廣博箋說是也史記孔子世家贊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史記三王世家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史記三王世家詩曰高山仰止景  
釋文仰止景行行止仰止景行行止仰止景行行止仰止景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止景行行止仰止景行行止仰止景行



行者謂古聖賢也禮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作行之韓詩  
外傳七載南假子過程本于事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明韓  
毛文同此四句推及賢女輔王進德能如是則我心慰安也馬  
瑞辰云王肅申毛云慰怨也此非毛傳之舊說文說怨也王肅  
說怨也亦作婉說即婉之或體說者順也說可訓慰怨亦可訓  
說毛傳蓋本作慰怨也後人少識說因譌而為怨王肅遂以怨  
恨釋之耳慰作慍慍也後人少識說因譌而為怨王肅遂以怨  
就釋文所引推之蓋末章末二句已露正意如王肅所云新昏  
以慍我心耳

車牽五章章六句

青蠅疏毛序大夫刺幽王也○易林豫之困青蠅集藩君子信  
而害忠賢也困學紀聞云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謙詩刺  
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案魏當衛之  
誤三家詩以此合下篇皆衛武公所作何指說同恩案衛武公  
王朝卿士詩又為幽王信謙而刺之所以列於小雅若武公信  
謙而他人刺之其詩當入衛風  
矣即此可證明其誤魯韓未聞

營營青蠅注三家營作營止于樊注齊樊作藩魯作藩亦作蕃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甫田之什 古

韓作林豈弟君子無信諛言疏傳與也魯營往來貌樊藩也箋  
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豈弟樂  
易也○三家營作營者說文引詩營作營云小聲也此出三家  
齊樊作藩者易林作青蠅集藩引漢書武子傳壺關三老茂  
引詩止于藩而昌邑王傳壺關引詩作至子藩既與茂引不  
又此詩三章皆作止不當此獨為至疑或誤文雖占書未敢據  
依魯作藩亦作蕃者論衡商蟲篇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  
君子無信諛言諛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與昌邑  
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且召問郎中翼遂對曰蠅者諛人  
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諛人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  
蟲應人君用諛史記滑稽傳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滑稽傳褚  
少孫所補少孫用魯詩字作蕃蓋魯亦作本韓作諛者  
說文引詩作止於棘棘即樊之省韓文也君子斥幽王  
營營青蠅止于棘諛人罔極注魯人作言交亂四國疏箋極猶  
魯人作言者新語輔政篇史記滑稽傳論衡言毒篇引諛人並  
作諛言明魯作諛言罔極漢書敘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用齊  
營營青蠅止于棘諛人罔極構我二人注韓說曰構亂也疏傳

所以爲藩也箋構合也合獨交亂也○構亂也者釋文引韓詩  
文孔疏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構交更感亂也後漢寇  
榮傳青蠅之人所共構會構與構字異義同構會猶構合也榮  
以行葦爲公劉詩與列女傳善夫篇合是亦習魯詩者知此詩  
魯訓與  
韓同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疏毛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  
是詩也箋淫液者飲食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後  
漢孔融傳李注引韓詩曰衛武公飲酒過也朱子集傳引作  
韓詩序易林大壯之家舉觴飲酒未得至口側弁醉誦拔劍  
研怒武公作梅齊義與韓說同案武公入相在平王世幽王已  
往抑詩已云追刺不應又作  
此篇齊韓以爲悔過當從之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注韓說曰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  
然俱謹敬也籩豆有楚殺核維旅注齊魯核作覈魯維作惟酒  
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醴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甫田之什 古

夫既同獻爾發功注齊說曰大射之禮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疏傳秩秩然肅敬也楚列貌籩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逸  
也箋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  
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  
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天子之禮  
已謂美單實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主人敬其事而賓賓肅慎  
禮粹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  
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燕  
射者乃登射各祭與射夫眾射也獻猶奏也既比眾耦乃誘射  
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中求爵女爵射也射者與其耦拾  
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陳與云  
于階上西鄉設加席是上無加席也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  
也言賓至敬也後漢孔融傳李注引韓詩文齊魯核作覈魯維  
作惟者文選班固典引有覈惟旅班用齊詩蔡邕魯詩是齊魯核俱  
作覈惟維作惟也大射之禮也者漢書吾邱壽王傳壽王曰大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則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陳喬樞云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則稱詩亦當為齊學此詩毛傳云有燕射之禮鄭箋則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燕射則其非祭與今據壽王說明以此詩為大射之禮知鄭箋所云蓋從齊義說苑修文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天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實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甫田之什 未

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禮實也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祝先奏樂泮湯其聲也蒸進也樂美洽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王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偏至得萬國之歡心純大也設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孫皆喜樂也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酌舉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為射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謂賓與兄弟交錯相酌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馬瑞辰云王林承上言禮言有王狀其禮之大也即羣也賓手仇室人入又者傳箋異義據下文以奏爾時謂中者則從傳讀賓自取匹以射其義為允胡承瑛云大射儀燕畢欲說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前此之射皆司射請射有司不耦則射以膳夫宰夫為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為耦此時或君不耦射主人膳宰之屬故此說可補孔疏之疏略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注韓反作販云善貌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屣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

曰既醉止威儀悒悒其未醉止威儀其秩疏

徒屣數也僂僂然抑抑僂也悒悒也秩疏

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

溫柔和也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

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

亂天下率如此也○反作販訓善貌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

云反即販販之省借釋毛訓重慎相成故詩疏亦以重難釋

善之訓即本朝詩馬瑞辰云毛訓重慎相成故詩疏亦以重難釋

反毛傳反反難也義與此傳重慎相成故詩疏亦以重難釋

之反云古者飲酒之禮取解奠席皆坐又凡禮盛者坐卒爵其

餘則皆立飲又有升降與拜復席復位諸禮皆可以遷統之舍

其坐遷謂舍其常坐當遷之禮耳若如正義舍其本坐遷他

處則是讀舍其坐爲句遷字另爲句否則易經文爲舍坐而遷

其義始明非詩義也威儀悒悒釋文引說文悒悒也黃山云楊雄

說文悒悒引詩訓威儀也段注當作威儀悒悒也黃山云楊雄

羽獵賦駢行必路文選李注引晉灼曰悒悒也滿爲充滿是自

以爲有威儀即矜張自滿之貌與抑抑正相反故下云不知其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甫田之什 七

秩猶言不知其職分耳毛訓嫌則與上文禮備訓失威儀復

釋文釋毛傳而訛也或謂本引傳文爲嫌嫌二字出音非引說

文訓也說文

賓既醉止載號載嘯亂我籩豆屣舞僂僂注三家僂作斐既醉而

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疏

呼誰嘯也僂僂舞不能自正也僂僂不止也箋郵過側傾也僂

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筭爵以後也出猶去也

此聲差聲最近鄰衛風玼兮玼兮或作差兮玼兮正與僂通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實主之罪也所引明魯毛文同馬瑞辰云  
 說文廣雅並云伐敗也伐德猶言敗德箋訓為誅伐失之又說  
 文俄下引詩仄弁之俄側作仄古字通用釋水穴出仄出也釋  
 赤仄皆其證漢書五行志及諸傳亦皆以  
 仄代側是說文所引即齊詩之或作本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減不醉反恥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疏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殺羊不童也箋  
 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  
 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  
 也式讀曰惡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  
 狀或以取怨致讐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  
 防護之無使顯仆至於忘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入說  
 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惡怒也  
 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也皆為其聞之將惡怒也  
 也殺羊之性也壯有角矧况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  
 鄭注爵備樂畢將雷賓以事為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甫田之什

有角者而欲其無角二者相參足見詩人寓言之妙傳殺羊不  
 童蓋以殺為夏羊之牡者至箋以殺為牡通稱蓋據漢末稱  
 夏羊為殺即爾雅郭注所云今人便以詳殺名白黑羊也然與  
 爾雅說文訓異矣又云禮飲獻酢酬之外又有釀酬不止三爵  
 惟臣侍君小燕則以三爵為度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以退孔疏言侍君  
 小燕之禮三爵舉恩公羊何休注禮飲酒不過三爵皆指平時侍  
 燕而言即此詩  
 所請三爵也  
 實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甫田之什  
 六











禮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注魯胥作斯傲作效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瘠疏傳瘠綽寬也裕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魚藻之什 五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注韓說曰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

母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疏傳孫孫屬

雨雪漙漙注魯韓作肅見晁曰消注魯韓作嘒嘒聿消莫肯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魚藻之什 六

下遺注魯遺作陸韓作隕韓說曰隕猶遺也式居婁驕疏傳



音同說文或作隨此其例北門傳道加也此遺字亦當訓加  
 賦數引薛君韓詩章句文莫肯下墮者謂莫肯卑下以遠也  
 兩雪浮浮見現曰流如鬢如鬢我是用憂疏流傳浮浮猶遠也  
 是為大憂也鬢西夷別名武伐其等而王不能變化之我  
 外傳四三引如鬢如鬢我武伐其等而王不能變化之我  
 以鬢鬢為小人之行如鬢我武伐其等而王不能變化之我  
 論語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那疏夷狄雖有君而無禮  
 義與公羊變七年傳何注引論語說同此詩所陳皆重而無禮  
 之也鬢書如鬢七年傳何注引論語說同此詩所陳皆重而無禮  
 之重文云漢令有鬢長此相通之證義同後漢西羌傳豪酋之  
 鬢又通髦與鬢皆無知之名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疏毛序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 魚藻之什 七  
 有苑者柳不向息焉上帝其昭無自瘵焉注韓昭作陶陶變也  
 仲子靖之後子極焉疏傳與也苑木茂也昭動也陶陶也清治極  
 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向息焉欲就之止息乎與者喻王者盛德則  
 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昭讀曰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  
 今幽王暴虐不朝之意靖謀使極我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  
 釋己所以不朝之意靖謀使極我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  
 我謀政事也○案王遷楚功考績後反誅放我言王刑罰不中  
 不可朝事也○案王遷楚功考績後反誅放我言王刑罰不中  
 魯毛文同昭作陶陶變也○案王遷楚功考績後反誅放我言王刑罰不中  
 文皮嘉祐云玉篇甚謂作具心者玉篇部眾經詩云有苑者柳明  
 之甚昭外傳作甚昭與昭近今據毛詩訂正作甚陶即毛詩  
 音義作上其陶阮元音義近今據毛詩訂正作甚陶即毛詩  
 傳陶陶變也○案王遷楚功考績後反誅放我言王刑罰不中  
 字音義並近馬瑞辰曰變動同義昭從自聲古聲如由陶讀  
 如皋詩之聲亦與由同故通用昭從自聲古聲如由陶讀  
 如皋詩之聲亦與由同故通用昭從自聲古聲如由陶讀  
 則楚詞九章泊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孟夏也禮記人言  
 南本經訓言陰陽之陶化萬物陶陶亦陶陶孟夏也禮記人言  
 外傳引詩下章作上帝甚昭其上引孫子賦云以旨為明以整

為聽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則桓桓不亂是  
 非之意楚策又引詩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王念孫云神者怡字  
 之故蓋博寫之誤不似陶昭怡古同聲得通用其義與毛傳訓  
 動同也動者言其喜怒變動無常下詩云仲子靖之後子極焉  
 言王始用之以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明上帝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訓動與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亦謂之動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案此三說皆云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必非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陶詩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漢詩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魯詩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無異說陳氏援風俗通之單文遂謂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未免過拘且其魯詩遺說考已據荀卿遺書申君書引詩曰上  
 天甚神定為魯詩何得又作陶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韓詩昭昭之事為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得  
 音義均不近即屬異本何由得通古本亦無音義全不通而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 魚藻之什 八  
 有苑者柳不向愒焉上帝其昭無自瘵焉注魯帝作天昭作神  
 馬作也仲子靖之後子邁焉疏傳愒息也瘵病也雙瘵接也邁  
 行之○魯帝作天昭作神馬作也愒息也瘵病也雙瘵接也邁  
 載孫子為書謝春申君引詩文說已詳上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於  
 疏傳曷害於危也箋傳臻皆至也彼人斥鳥也鳥之高飛極  
 所居王何為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馬瑞辰云方廣雅矜厲危也戴震曰今當為矜厲與矜同義厲為  
 危故矜亦為危廣雅矜厲危也戴震曰今當為矜厲與矜同義厲為  
 篤詩云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明魯毛文同



















有鷺在梁有鷺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疏傳鷺雉鷺也鷺鷥美食者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鷺潔白而反在林與王養衰

鷺鷥在梁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疏傳鷺鷥也效左翼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疾兮疏傳扁扁石貌王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 魚藻之什 七 傳合蓋以乘石為王所履與后之為王所乘耳胡承瑛曰履之

白華八章章四句 縣蠻疏毛序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職不肯飲食

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疏

之思宜如何乎渴則于之飲飢則于之食事未至則深教之臨

縣蠻黃鳥止于上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疏傳後車謂之載也上隅上角也憚難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疏毛序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疏傳幡幡瓠葉貌庶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疏傳毛曰炮加火曰

一書 7) 升 黃 參 日 車 全 書 第 2 頁 三 月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 魚藻之什

三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文王之什第二十一

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何十

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通應考之美皆國之  
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入篇是文王之雅下武至  
文王有聲二篇  
是武王之雅

文王疏

毛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用魯詩知受命稱王魯說如此趙岐孟子章句五詩言周雖后  
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維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  
岐亦治魯詩者繁露郊祭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  
行事而興師伐崇制親是齊說如此韓說當同孔子言三分  
有二以服事殷後人因聖言率以受命稱王為不然或又以受  
命為受紂命不知詩人明言受天命未嘗言受紂命商之未造  
紂惡日甚民心歸周其勢已成雖文王聖德謙沖無所於讓未  
受命之前已建周南之國既受命之後又建召南之國召公位  
為諸侯此事實之可見者殷邦可  
滅不一加兵故孔子以為服事耳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十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疏

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敷辭昭見也其命

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文王  
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  
下也崩謚曰文大王率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  
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  
命之不是乎又是矣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  
行之○淮南繆稱訓引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明魯毛文同  
禮大學引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明魯毛文同  
其命維新明齊毛文同

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疏

傳齊  
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  
箋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  
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  
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謂  
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齊魯文王者  
王逸楚詞九辯注齊魯進貌詩云齊魯文王文選吳都賦注引







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過病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黃山云韓詩外傳一學而不能行之謂之病說文過微止也。從是易聲。彘作行乍止也是過之訓止即身之不行故謂之病此韓本義。魯載作粹刑作形者漢書楊雄傳甘泉賦上天之粹顏注粹讀與載同廣雅釋詁粹事也。正釋魯詩粹字案此魯詩又作本潛。夫論德化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彤文王萬邦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載與毛同刑作形同音通段禮。縑衣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明齊邦作國漢書刑法志仍作萬邦。作孚乃後人順毛所改顏注云則萬國皆信順也知正文。作國韓詩外傳五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明韓毛文同。

###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疏**毛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馬瑞辰云大明蓋對小雅有。小明篇而言。逸周書世俘解篇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孔晁注明明詩篇名當即此詩是此篇又以明明名篇即取首。句為篇名耳詩記歷禮曰午亥之際為革命。亥大明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此齊說。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注魯齊忱作謀韓作說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疏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忱信也紂居。

### 詩三家義集疏

#### 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四

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據達也。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昭哲見於天謂三辰效驗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魯齊忱作謀韓作說者潛夫論卜列篇引詩天。難謀斯繁露天地陰陽篇同是魯齊詩並作謀詩攻引韓詩外。傳十作說與毛詩之忱皆訓信韓詩外傳云紂之為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憎憤之惡施於大臣羣臣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為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注魯聿作日乃及王。季維德之行疏傳摯國在姓仲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太王。

與也摯國中女曰太任從殷商之義內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也。○摯國名周語摯之國。由太任註摯時二國奚仲仲之後太任之家路史今蔡之。半與有摯亭案平與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城東是摯實殷。內國故云自彼殷商任姓者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姬酉祁己蹇讓任荀倍倍價依是也廣韻黃帝二十。

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為姓第一為任氏是任出黃帝之證傳以。中女釋仲氏者燕燕仲氏任只傳仲戴嬌字然則仲為大任字。矣稱摯仲任者女子後姓所以別於男子先氏即春秋紀季姜。之比也釋規嬪婦也魯曰作聿者郭注引詩曰聿嬪于京蓋據。舊注魯詩之文。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注三家身作娠維此文王注齊維作惟亦。作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注齊聿作允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疏**傳大任仲任也身重也回達也箋重謂懷孕也小心。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三家身作娠者眾經音義兩引。詩並作大任有娠是三家作娠御覽八十四引詩含神霧曰大。任夢長人感已生文王此齊說也馬瑞辰云廣雅釋詁方大也。晉語今晉國之方章注方大也爾雅方邱邱邱方胡皆大也方。國猶言大國箋訓為四方失之齊維作惟亦作唯聿作允者禮。表記引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維作惟餘與毛文同繫露郊祭篇引詩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聿允一聲之轉故字不同此齊。又作。

### 詩三家義集疏

#### 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五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疏傳集就載職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箋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環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似。○釋文馮翊有。邠陽縣應劭云在邠水之陽馬瑞辰云說文引詩亦作邠括地。志邠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古邠國在縣南二十里元。和志夏陽縣古有莘國漢邠陽縣之地乾元三年改為夏陽縣。縣南有莘城即古莘國文王妃大嬪即此國之女是莘在邠陽。之證漢邠陽縣蓋因詩在邠之陽而立名邠古省作合魏世家。文侯時西攻秦築雒陰合陽字作合段氏玉裁云合者水名毛。詩本作在合之陽秦漢間乃製邠字耳今詩作洽者後人意加。水旁所引詩作邠後人所改案許引詩即在邠下不得謂邠是。後人所改三家皆今文則邠正今文字耳陳與云水經河水注。河水又逕邠陽城東城北有潰水南距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於城南側中有潰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潰水東流注于河水即邠水也縣取名焉案善長以潰。水當合水魏仍漢縣此非詩之合陽蓋水以北為陽合陽合水。之北漢高帝為劉仲築城于邠陽縣之東北為邠陽侯漢初。或不誤矣渭亦莘國之水名莘國東濱大河在合水北亦在渭。水北故下文云親迎于渭也禮中庸鄭注裁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明齊毛文同張衡西京賦在渭之涘明魯毛文同初載應訓。



初年 詳下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注韓倪作磐韓說曰

磐磐也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疏傳嘉美也

定厥祥言大姬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言賢聖之配也言受命之

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舟士特舟造

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文王問大姬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

子如天之有女弟問名之後下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

謂使納幣也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迎大姬而更為梁

者欲其昭著也後世教昏禮也○倪作磐磐也者釋文引

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倪作磐磐也者釋文引

韓詩文陳喬樞云孔疏如今俗語論物云磐磐者今語是以毛

曰說文倪論也此以今語釋古語倪者古語磐者今語是以毛

作倪韓作磐如十七篇之有古今文許不依傳云磐而云論者

磐非正字以六書言之乃倪之段借耳磐古通爾雅磐盡也

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曰倪說文一曰聞見也聞當作聞釋言

也聞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聞見也胡承珙曰傳以磐釋倪箋

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磐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六

段注說文謂毛以磐釋倪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也其云磐

猶言竟又是云倪是問見盧氏文昭又從問見為義說皆非是

後漢胡廣傳倪天必有異表若云竟是一問見曰問見則必連

之妹二字方成文義不得以倪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

字本可斷讀君子借老傳尊之如天是也郝氏懿行曰爾雅釋

詩當倪在問上今本誤倒耳說文云倪磐論也一曰聞見即本

王即位已有八十二歲武王即位十有三年方始克殷管子小

問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漢書律歷志亦云克殷後七

歲而崩唯逸周書明堂篇作六年則知武王九十三之說既不

足信即文王十五而生之說亦無足據蓋大小戴記問采藻說

耳近儒舉向書逸周書語為說確有根據向書無逸篇周公

成王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此文王享國之年數

也又逸周書度邑篇武王克殷告叔旦曰唯天不享于殷發之

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此武王克殷之年數也武王享國數內武

王之生應在文王即位之三四年中然則文王之取太姬在文

王即位後書有明文或可據此數而推知也與稱謂古者天子

諸侯皆有不娶之文然又有即位取元妃之禮文二年冬左

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取元妃以

奉桑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是禮也周公之禮亦文王之禮也此

篇言大姬之來歸周京已在天命文王之既集玩詩詞正與向

書受命之身語合韓奕篇美韓侯之入觀宣王也亦云韓侯迎

止于蹶之里此亦行即位親迎之禮與春秋古左氏說合明鄭

忠指意大姬為文王繼妃以解經續女維華句以文王即位後

取大姬準諸事理似乎有據姑記於此愚案文王初載毛訓載

為載已遊疑實若解續女為繼妃則與文王即位初年合可以

釋載為年一也長子維行毛訓長女但武王之先有伯邑考雖

曰早死此亦文王大姬之長子不應竟置不論若即以長子指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七

伯邑考維行解如箋說維德之行然後接談武王文義大順二

也經義史年一一切合事在不疑可買後世矣易林臨之旅篤

生武王明

齊毛文同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注疏會作旌矢于牧野維于侯與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注齊無亦作毋貳亦作二疏傳旅眾也如林言眾而不為用也

而天乃于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誘也

也女女武王也天護周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齊疏會作旌者說

文旌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迫敵也詩曰其旌如林馬融廣成頌旌

其會如林林本此據下魯作會此為齊韓文風俗通義十詩云殷商之旅

其會如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呂覽務本篇高注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

克之不敢有疑也此皆魯說繁露天道無貳篇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人

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成功詩云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陳喬樞云貢禹傳引詩作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與無貳與二古通用字案無之為毋貳之為二皆齊又作本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注齊駟亦作四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注韓涼作亮韓說曰亮相也魯涼作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注韓涼作亮韓說曰亮相也魯涼作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注韓涼作亮韓說曰亮相也魯涼作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注韓涼作亮韓說曰亮相也魯涼作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注韓涼作亮韓說曰亮相也魯涼作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注韓涼作亮韓說曰亮相也魯涼作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注韓涼作亮韓說曰亮相也魯涼作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注韓涼作亮韓說曰亮相也魯涼作



亮肆作製會朝清明注韓作會朝靜明靜清也疏傳洋洋廣也  
馬白腹曰驪言上周下殷也師大師也尚父可尚父鷹揚如  
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解明馬又強則暇且整尚父  
呂望也尊稱焉鷹鷂鳥也佐武王者為之上將肆故今也會合  
也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揚雄太僕  
箴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植車孔夏四駟孔所陳喬樞云雄言檀  
車孔夏知魯詩文煌煌但作皇皇訓大故以孔夏言之淮南主  
術訓高注黃馬白腹曰驪詩曰駟驪彭彭是引魯文與毛同  
此作四益駟之省文愚案此作四者乃魯之又作本詩孔疏引  
劉向別錄師之尚父之故曰師尚父楚詞天問蒼鳥羣飛執  
使萃之王逸章句蒼鳥羣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  
鷹羣飛執使武王集萃之者乎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以  
上魯說涼作亮云相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釋詁亮相  
並訓為導相又訓勳亮又訓右肅右義皆為助導引佐佑皆所  
以為贊助也書維時亮天工史記五帝紀作惟時相天事是以  
亮為相相即佐佑之義也亮與諒音同通用詩釋文涼本亦  
作諒魯涼作亮肆作製者風俗通義一引詩云亮彼武王製伐  
大商陳喬樞云據此魯作亮與韓同漢書王莽傳亦作亮彼武  
王是三家同毛肆伐大商傳肆疾也製者公羊何注以為輕行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九

疾至則亦與肆義同矣會朝靜明靜清也者玉篇水部引韓詩  
文皮嘉祐云毛作清當為靜之省靜又省作淨作靜說文靜無  
垢穢也從水靜聲淮南本經訓太清之始也注清淨也是清靜  
靜淨四字音義本通愚案韓詩外傳三載武王伐紂到那邱末  
引詩曰牧野洋洋全章仍作會朝  
清明則作靜者乃韓之又作本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絲疏毛序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初學記文部引詩含神霧  
揆著若絲絲瓜瓜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有天下也此  
齊說蔡邕琴操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太王居幽狄人攻  
之仁思惻隱不忍流血選練珍寶犬馬皮幣束帛與之狄人不  
止問其所欲得土地也太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委  
國而去矣二子亦何患無君遂杖策而出歸手梁而邑乎岐  
山自為德劣不能化夷狄為之所侵嗚呼然歎息援琴而鼓之云  
戎狄侵兮土地移遷邦邑兮適於岐蒸民不  
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予命遺斯此魯說  
絲絲瓜瓜注韓詩曰絲絲瓜瓜韓說曰絲小瓜也魯說曰絲瓜  
其紹旄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注齊土作杜古公賈父陶復陶穴

注三家復作復未有室疏傳興也絲絲不絕貌瓜紹也絲  
水也古公幽公也古言久也直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  
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  
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  
地吾閭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子何患無君去之  
豈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  
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廢廟亦未敢  
有家室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瓜故謂之瓜絲絲  
然若將無長大時與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胃封於郟其後公劉  
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無絲絲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  
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古公據文王本其  
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盤地曰文皆如陶然  
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為二章發○絲絲至瓜也  
文選潘岳懷縣詩李注引薛君文引經明韓毛文同絲絲至瓜也  
名也疏其本字小紹先歲之瓜曰絲絲不絕貌瓜紹也者焦循云  
瓜也或作紹明不絕也毛云絲絲不絕貌瓜紹也者焦循云  
以瓜之相紹明不絕也紹釋瓜也東山傳蝓蝓貌象也  
文法正同齊土作杜者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班自注杜水  
南入渭詩曰自杜顏注大雅縣之詩曰人之初生自杜漆沮  
齊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班案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九

杜古音同通用毛詩桑土韓詩作桑杜是也漢漆縣今鄆州治  
杜陽縣今麟游縣西北漆杜並以水名縣漆水注云孔安國  
曰漆沮一水名矣亦曰洛水也書精於作又沮水注云濁水至  
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為漆沮水又賈字記載逸  
洛水云洛水又東沮水入焉故洛水亦名漆沮水據此是漆沮  
二水所在皆可以沮漆通稱其實此詩漆自入渭沮自入洛稱  
云自杜沮漆即沮漆二水通稱之先導矣三家復作覆者說文  
覆下引詩云陶覆陶穴玉篇引詩同案說文覆更也一日蓋也  
更反覆也傳言陶其土而復之箋云復於土上皆即借復為覆  
孔疏引說文云覆地室也箋云覆地室也箋云復於土上皆即  
覆所引乃說文覆下注是孔又借覆為覆用三家也又引九章  
算術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土三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為之  
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  
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雖主申毛正足明覆為地室之義蓋  
地載萬物土生萬物土言地地下地言地上說文穴土室也  
屋此自穴土為室無論旁穿正穿皆穴也復為地室室自作於  
地上箋言復於土上未斷段玉  
裁謂直穿為穴旁穿為復亦非  
古公賈父來朝走馬注韓走作趨率西水許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疏傳率循也許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箋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



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肆自也於是與其如大姜自來相可居者  
著大姜之賢知也○漢書人表上中太王曹父公祖子姜女太  
王妣此齊說新序雜事三引詩曰古公曹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詩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肆來胥宇大王愛厥妣出入必與之偕  
據引詩明魯毛文同韓走作趨者玉篇走部趨遠也詩曰來朝  
趨馬言早且疾也知韓走作趨陳喬樞云鄭意以走馬為趨之  
段借故不煩改  
字直訓為疾

周原膺膺注韓膳作膳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注齊契

作擊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疏傳周原沮漆之間也膺膺美也董  
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膺膺然肥美其所生茶雖有性苦者  
皆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己者謀謀從  
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卜之則又從矣時是茲此也卜從則  
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也○韓膳作膳者文選  
魏都賦膳膳野張載注膳膳美也詩云周原膺膺董茶如飴  
李注引為韓詩則張注膳膳美也即韓詩之義毛詩釋文云膺  
膺美也韓詩同謂韓詩說同非謂字同也廣雅釋詁膳膳肥也  
或本魯訓肥美一也董茶如飴者特性饋食禮鄭注苦茶也  
董董屬詩云周原膺膺董茶如飴明齊毛文同馬瑞辰云董有  
三爾雅齧苦董一也又董董草二也廣雅董董也三也董董之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十

董郭注以為鳥頭一名奚毒非可食之茶董董之董本草以為  
似蔡一名拜一名蒿藿非苦茶之類惟齧苦董郭注今董蔡也  
葉似細柳蒸食之甘而爾雅言苦董者古人語反齧甘草一名  
大苦也詩人蓋取苦董之名與苦茶同類遂並稱之正義以為  
鳥頭釋文以為董董並失之茶有四釋木檟苦茶一也釋草茶苦  
茶二也茶委葉三也董董茶四也出其東門詩有女如茶此茶  
之名董董者即茅秀也良報詩以葛茶參此茶之名委葉者即  
田草也谷風詩謂茶謂茶苦此詩董茶如飴則爾雅所謂苦茶今  
北方所謂苦茶即苦茶一名苦茶也至釋木檟苦茶乃若也陶宏  
景疑苦茶即苦茶一名苦茶也至釋木檟苦茶乃若也陶宏  
顏注擊刻也詩大雅縣之篇曰爰擊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  
陳喬樞云毛詩釋文契本又作擊擊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  
廣雅釋言契刻也淮南齊俗篇越人契臂出血高注契刻臂出  
血是契又與契通毛訓契為開當亦謂刻開其龜正義引卜師  
開龜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恐非張衡東京賦曰止曰時明魯  
毛文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飲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疏傳慰安爰於也爰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慰其居乃  
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

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  
時從水詩言也○馬瑞辰云方言慰居也江淮青徐之間曰慰  
廣雅亦曰慰居也居即止也呂覽慎大篇屏既不居高注居止  
也安與居義本相成爾雅安止也迺慰迺止猶言爰居爰處皆  
復語耳迺慰與迺宣對言不得合為一梓材若稽田既勸數苗  
傳曰己勞力布發之即此詩迺宣也又曰為厥疆畝傳曰為其  
疆畔賦董即此詩迺宣也上言疆理者定其大界此  
又別其畝董董以時耕其田畝兼釋詩迺宣失之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注齊版作

板作廟翼翼注韓說曰鬼神所居曰廟疏傳言不失繩直也乘  
室宗廟為先廢庫為次居室為後後後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始立室家之位處繩  
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繩版上下相承而  
起廟成則殿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為繩也○案張衡東京賦  
其繩則直明魯毛文同齊版作板者禮檀弓鄭注板蓋廣二尺  
長六尺詩云縮版以載馬瑞辰云載當讀為裁說文裁築牆長  
版也引春秋傳楚圍蔡里而裁左莊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裁  
杜注於是樹版而與作中庸裁者培之鄭注讀文王初載之載  
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知載即栽也裁謂樹  
立其築牆長版也箋訓載為承載之載失之鬼神所居曰廟者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十

堵皆興警鼓弗勝疏傳棟也登登用力也削牆毀屢之聲馮馮然  
皆俱也警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警或鼓言勸事樂功也馮馮然  
桴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葉而投諸版中五版  
為堵與起也百堵同時起警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馮馮然  
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鞀鞀周禮曰以警鼓鼓也馮馮然  
辰云說文棟盛土於裡中也葉裡同類鞀也馮馮然  
文玉篇引作爾爾字亦作爾今詩作爾者蓋爾字之譌而乃一  
聲之轉故爾爾又作仍仍廣雅仍仍爾爾之異文愚案  
說文棟下爾下引詩本皆作爾爾從爾爾從爾爾從爾爾  
從爾爾從爾爾從爾爾從爾爾從爾爾從爾爾從爾爾從爾爾  
本然爾爾下引詩段仍未改也玉篇引作爾爾從爾爾從爾爾  
有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篆文為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之俗字惟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借作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與韓詩訓填義近取土而後填之既填而後築之正見詩言有  
序度與坡通廣雅雅坡塞也塞填義近傳訓度為居失之削屨馮



馮者馬瑞辰云古有妻無履屨即妻之俗當讀同偃偃之使古  
以曲爲偃問喪注偃背曲也是也以高出爲偃蓋背曲則脊骨  
必隆起因名偃偃通俗文曲脊謂之偃偃是也偃偃亦名句偃  
說文病曲脊也莊子達生篇句偃偃大人承爛是也車蓋之中高  
旁下者謂之偃偃方音車句偃偃是也偃偃之中高而兩旁下者  
亦謂之偃偃左傳賦氏寶龜偃偃是也偃偃之中高而兩旁下者  
符斐見爾雅頤頤曰偃偃見說文邱壘之堆高者曰培壘見方言  
注又集韻引碑頤頤曰偃偃見說文邱壘之堆高者曰培壘見方言  
皆從妻會意妻聲妻聲故妻之義爲隆高竊謂偃偃與偃偃與樓  
牆土之隆高者使之平且堅也惟其隆高竊謂偃偃與偃偃與樓  
屨二字平列段玉裁訓屨爲空似並失之

應門將將注魯將作鏘迺立冢土戎醜攸行疏傳王之郭門曰

應門將將注魯將作鏘迺立冢土戎醜攸行疏傳王之郭門曰  
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舉門作正門  
以致應門焉冢大戎大醜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  
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箋諸侯  
之宮外門曰舉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大社者出大舉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登宜社之內○舉作  
高者玉篇門部引詩云高門有闕此韓詩也攸作閔云盛貌者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圭

肆不殄厥愍亦不隕厥問柞棘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  
喙矣注三家駢作突喙作咽疏傳肆故今也愍患隕墜也兌成  
柞棘也棘白拔也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  
去其患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棘生柯  
葉之時使大夫將師出聘問其行道士承兌然不有征伐之  
意混夷伐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承兌然不有征伐之  
奔突入此柞棘之中而逃甚困窮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太王  
辟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案肆故今也釋詩文  
上章言大王事此下教文王故以肆字爲承接之詞猶言自昔  
至今也周家所懼者夷狄也自大王以來至今百餘年未能殄  
此齊文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一

滅之而吏狄亦不能得志於我以傾我國家之聲問柞棘拔矣  
與皇矣詩柞棘斯拔同義釋詁拔盡也蓋卽此詩之三家訓塞  
塗之樹既盡故行遠皆兌然而成蹊三家駢作突者文選魯靈  
光殿賦張載注突唐突也詩曰昆夷突矣是三家有作突者故  
毛卽以突詰駢言混夷昔日之奔突也說文駢馬行疾來貌也  
引詩昆夷駢矣馬瑞辰云疾突爲奔騰之貌疾而進者爲疾突  
退而奔者亦爲疾突故箋以驚走奔突釋之愚謂疾突可言於  
進時不可言於退時故知指混夷昔日言味者晉語余病味矣  
章注味短氣貌廣雅味極也極卽困也方言廣雅並曰味息也  
廣韻味困極也引詩昆夷駢矣是味亦作瘵說文東夷謂息曰  
瘵詩曰犬夷瘵矣此約舉詩詞猶東方昌矣之類尙書大傳文  
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鄭注犬夷混夷也知三家有作犬夷者味  
日德東齊曰嗚知說文東夷爲東齊之誤而嗚字乃齊詩異文  
也周至文王時聲威甚盛混夷  
遁逃困窮不必卽指伐昆夷事

虞芮質厥成注齊說曰虞侯芮侯訟田質於文王者文王蹶厥  
生子曰有疏附注魯曰皆作聿齊疏作胥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奏注齊奏作轉魯奏作走予曰有禦侮疏傳質成也成平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圭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  
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  
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  
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闕田而  
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  
先後喻德宣魯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箋虞芮之質平而文  
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予我也詩人自  
我文王之德所以至於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  
奏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漢書  
人表申中虞侯芮侯系文王世顏注二國訟田質於文王者此  
命一年斷虞芮之訟馬瑞辰云生性古通用厥厥生謂文王受  
以感動其性也又說文生進也厥也讀亦若厥厥一曰門柞  
也柞棘爲門中所豎短木所以止門是厥有止義厥之言厥厥  
厥生卽止厥訟者之進正傳所以止門是厥有止義厥之言厥厥  
爭田爲闕田而退者之進正傳所以止門是厥有止義厥之言厥厥  
走者王逸楚詞章句一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子聿有奔  
走者王逸楚詞章句一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子聿有奔  
附奔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子聿有奔走者王逸楚詞章句一奔  
走者王逸楚詞章句一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子聿有奔

鄭注尙書所稱詩傳當爲齊詩傳以尙書師說本皆齊學也詩



疏引鄭注同毛與大傳文異者此孔  
順毛詩經文改之非鄭注之舊也

縣九章章六句

械樸注齊說曰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  
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

其詩曰芘芘械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

右奉璋奉璋載載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泚彼涇舟烝徒

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

疏毛序文王能官人也○天子至伐崇春秋繁露郊祭篇文此

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奉璋載載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泚彼涇舟烝

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

言伐崇以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與郊祭篇語意全同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芘芘械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疏傳興也芘芘木盛

木也械樸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蕃

興趨趨也箋白校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芘芘然深斫以為薪至

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

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

薪○案箋說即用齊義也馬瑞辰云古者燔柴以祭天神說文

類祭上帝依乎郊祀是亦用燔柴也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

郊天而周官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風師兩師畢也星占畢主邊

兵故出師必祀焉武王伐紂上祭於畢則此詩薪樵蓋文王上

祭於畢之禮思案文王受命自合祭天齊說可證武王祭畢馬

融云畢文王墓地司馬貞誤為畢星文王亦未祭畢後說非

旅以治兵守白虎通云璋以發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陽極而  
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是璋古用以發兵此詩下章言  
六師及之則上言奉璋當是發兵之事故傳惟言半圭曰璋不  
以為祭祀所用之璋耳愚案奉璋郊祀董子已有明文不得  
執偏詞以疑古說公羊定八年傳何休解詁云璋者所以郊事  
天詩云奉璋載載髦士攸宜是也何用魯詩齊魯說同足為明  
證釋訓義義祭也是魯義以義義為

泚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疏傳泚舟行貌楫棹

泚也泚涇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泚徒舩人以楫棹之

故也與眾臣之賢者行君政令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

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與師行者殿末之制未有

周禮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玉篇泚水聲也言軍

舟浮涇而行眾徒鼓楫水聲泚泚然也白虎通三軍篇詩云周

王于邁六師及之師二千五百人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

也陳喬樞云御覽二百九十八引白虎通作五師為軍二千五

百人為師為二軍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與今

本文異盧文弼校定以今本為誤據御覽文訂正喬樞案白虎

通下文引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

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十萬人不能當十萬人其數正

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五千人與上文六師一萬五千人其數正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合不得以今本為誤也御覽所引當別為一條今世傳白虎通

本中多脫佚固非完書竊意五師為軍云云是解此詩六師之

義故不同耳公羊隱五年傳何休解詁云二千五百人為師禮

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天子六師之說亦與白虎通合

及之者王行至速而六師之治行者或者自後及之極言文王

志在伐罪弔民大仁大勇與左傳楚子伐宋履及于經皇劍及

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晉之市三句及字同義上引齊詩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疏傳倬大也雲漢天

倬人也箋雲漢之在天其為文章猶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周

王文章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

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案遐遐同聲遐不猶瑕不即胡

不也遐不作人與胡不萬年同意言周王在位日久年已壽考

德教涵育作養人材眾多左右王

業眾皆仰之如雲漢之在天也

追琢其章注魯追作雕金玉其相勉勉我王注魯韓勉作躋綱

紀四方疏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勉也箋周禮追師掌追

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

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我王謂文王也



以問苦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為紀。魯追作彫勉作盛者荀子富國篇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趙岐孟子章句二彫琢治飾也。玉也。詩曰彫琢其章。彫琢同字。皆魯文也。釋器玉謂之雕。金謂之鏤。玉謂之琢。雕謂之琢。鏤謂之琢。鏤與琢皆治玉之稱。雕琢其章者皆魯訓言其文美也。金玉其相者皆魯訓言其質美也。皆贊美文王之詞也。玉篇走部追治玉名也。詩曰追琢其璋。此韓詩之文。追琢亦主治玉。然不得獨言治璋。此玉篇誤字。韓詩作璋。韓詩外傳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細繆論非未引詩曰豐登。文王綱紀四方亦作豐登。義與勉勉同。言世變無端。賴有聖王匡正之故。以文王之文質俱美。而又豐登。不備將盡四方而綱紀之。不僅伐崇而已。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疏 毛序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三家無異義。

瞻彼旱麓 棫樸濟濟 豈弟君子 干祿豈弟 疏 傳 旱山名也。麓山千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植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義。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君德教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案王應麟詩地理考引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沔水所出東北入漢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城西西南六十里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出旱山。案池即班之沔水也。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沔水篇云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是旱山所出有沔水。或疑旱山去豐鎬稍遠然岐山在今鳳翔府漢中之北。即鳳翔之南。況此詩本詠文王之德也。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明魯毛文同。周語韋注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

瑟彼玉瓊 注 三家瑟作卹黃流在中 豈弟君子 福祿攸降 疏 傳 齊主瓊也。黃金所以飾流也。卹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主瓊瓊也。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瓊。攸所降也。○馬瑞辰云釋文瑟本又作瑟。說文瑟玉英華相帶如瑟也。又璠字注引孔子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是瑟本從玉瑟聲。兼從玉會意。作瑟者正字。作瑟者借字也。三家瑟作卹者典瑞注引詩卹彼玉瓊又作卹羣經音

辨云卹玉采也。蓋三家有作卹者。瑟卹古音同部故通用。

薦飛戾天 魚躍于淵 注 韓詩曰薦飛戾天 魚躍于淵 韓說云魚

喜樂則踊躍于淵 中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 注 魯還作胡 疏 傳 言

察也。箋薦薦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于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喻民喜得所。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案禮中庸引詩云薦飛戾天。魚躍于淵。鄭注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薦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此言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之象。與箋詩義異。魚喜至淵。中文選王。四子講德論。李注引薛君文。引經明。韓毛文。同魯還作胡。者。潛夫論。德化篇。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夭。夫形體骨幹。為堅。疆也。然猶隨政變。易況乎心氣。精微可不養哉。詩云薦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胡不作人。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罔不作。胡不作。不足證傳箋。隨文解釋之非。

清酒既載 注 韓說曰載設也 駢牡既備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疏 傳 言年豐畜碩也。言祀所以得福也。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介助。景大也。○白虎通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三正篇詩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文王之性。用駢周。尚赤也。此引魯詩。明魯毛文。同載設也。者。文選西征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馬瑞辰云。載與駢音同。說文。載設也。從也。从食。才聲。讀若載。此詩。載即駢字之同音。段借。故韓詩。設商。頌。烈。祖。詩。載皆作駢。士昏禮。從設。北面。載設也。石鼓文。

瑟彼柞棫 民所燎矣 豈弟君子 神所勞矣 疏 傳 瑟眾貌。柞棫。人。煖。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勞。勞。來。猶。言。佑。助。○馬。瑞。辰。云。柞。棫。棫。棫。棫。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此。詩。釋。文。云。燎。說。文。作。寮。一。云。崇。祭。天。也。是。知。民。所。燎。矣。當。謂。取。為。燔。柴。之。用。箋。云。除。其。旁。草。非。也。又。案。爾。雅。柞。白。椹。郭。注。投。小。木。叢。生。有。刺。與。柞。為。椹。樹。無。刺。者。別。通。志。引。陸。璣。疏。云。三。蒼。說。柞。卽。柞。非。也。楊。雄。長。楊。賦。故。眞。神。之。所。勞。也。用。魯。經。文。

莫莫葛藟 施于條枚 注 韓施作延 豈弟君子 齊豈作凱 韓豈

作愷弟作佛 求福不回 疏 傳 莫莫。葛藟。貌。葛。葛。也。延。蔓。於。木。功。而。起。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呂。覽。知。分。篇。高。注。莫。葛。藟。之。貌。延。蔓。於。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于。天。性。以。正。直。受。大。福。說。苑。修。文。篇。詩。云。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而。況。于。人。乎。此。亦。訓。回。為。



遠以上皆魯義禮表記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  
福不問鄭注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  
之不為同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于條枚是其性也此齊  
義韓施作延者韓詩外傳二載晏子語末引詩曰莫莫葛藟延  
于條枚禮節君子求福不問呂覽知分篇後漢黃琬傳注  
引詩亦並作延齊豈作凱韓作禮韓弟作條者引並見上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疏 毛序文王所以聖也箋言非但天  
性德有所由成三家無異義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

男疏 傳齊莊姬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妣文王之妣  
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姜之禮故能  
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  
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微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陳奐云思齊大任猶言有齊季女思有皆語詞列女傳母儀  
篇大任之性端壹誠莊與傳訓齊莊同大任仲任也學國之女  
王季之妣文王之母也說文媚說也說即悅字妮順也讀若媚  
二字義訓相通媚周姜猶言順周姜承事效法特為大姜所愛  
說故能為京室之婦大姜周原故大姜稱周姜也大妣莘國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末

姒姓之女能繼大任之美音列女周室三母傳大妣教誨十子  
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  
周公之德君子謂大妣仁明而有德詩曰大妣嗣徽音則百斯  
男此之謂也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  
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  
載所以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故置叔季  
上伯邑考何以獨無乎蓋以為大夫者不采地也餘詳益斯  
篇此魯說易林頤之節文王四乳仁愛篤厚子畜十男無有天  
折此齊說皆云文王有十男其說則百斯男殆與毛同後  
漢順烈梁皇后紀益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用韓經文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注韓聖刑正也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疏 傳宗公宗神也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  
也御迎也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

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明無是怨恚其所行  
者無是痛傷其所為者其將無有凶禍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為治于  
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助又曰越乃御事○馬瑞辰云宗尊雙聲  
宗公即先公也言其久則曰古公言其尊則曰宗公時與所古  
同義通用詳王氏經義述聞神罔時怨猶言神罔所怨也神罔  
時恫猶言神罔所恫也愚案馬說是也文王之興實由大王故  
行政惟思順於古公之心則神無所怨恫也古公而稱宗公者

以太伯仲雍遠避封在吳與王季皆以古公為宗故以宗公稱之  
蔡邕胡夫人神話神罔時怨又曰神罔時恫明魯毛文同刑正  
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孟子引詩刑于寡妻趙岐注亦  
訓刑為正趙用魯詩是韓魯義同毛訓刑為法法正古相通假  
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法而不譎史記賈生傳  
法制度猶正制度也是正與法同義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  
以為治也刑寡妻至兄弟以御  
家邦即身修家齊國治之道也

雖在宮誦誦在廟不顯亦保疏 傳雍雍和也誦誦  
安無厭也箋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于  
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雖也  
賢才之質而不得禮之宜得觀于禮于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于  
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馬瑞辰云臨者臨視之義保者  
保守之義言文王無時不警惕也愚案不顯者隱微幽獨之處  
人皆樂於自便文王戒慎必恭亦如有臨之在上者焉釋詁射  
厭也文王之對臣民皆無有厭敬之者而文  
肆戎疾不殄烈假  
王亦維兢兢以自保守不敢泰然安居也

不瑕疏 傳肆戎疾不殄烈假  
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痼疾之行者不已之而  
自己言化之深也○馬瑞辰云詩兩不字皆句中助詞肆戎疾  
不殄即言戎疾殄也烈假不瑕即言厲蠱之疾已也厲說文作  
癘云惡疾也公羊傳作痼何注痼者民疾疫也烈即癘之假借  
假當為蠱蠱假亦一聲之轉釋義載漢唐公房碑作厲蠱不遐  
蓋本三家詩是知箋訓厲假為病亦本三家詩也愚案傳釋疾  
為疾害與下句無別今案詩蓋言文王德化八人至深凡大為  
人所疾惡者已殄絕矣厲蠱喻惡疾害人漢碑作不遐瑕遐同  
音通用言凡如惡病害人者已遐遠矣釋地四極云九夷八狄  
七戎六蠻郭注九夷在東七戎在西李巡本作六戎在西數不  
同而在西者稱戎不異太王時混夷病周文王時稱申夷皇矣  
篇鄭注申夷西戎國名蓋雖有夷稱其實戎也為周患苦有若  
疾然故曰戎疾絲篇肆不殄厥愆即此詩之肆戎疾不殄也文  
王之大業不足為其患害無能瑕疵文王者猶狼跋篇之德音  
不瑕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末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疏 傳言性與天合也箋式用也文王之祀  
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  
求備也○王引之云兩不字兩亦字皆語詞式用也入納也言  
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左宣二年傳曰諫而肆成人有德  
不入則莫之繼也是納諫為入也今案王說是

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疏 傳造為也古之人無厭於  
有名譽之俊士箋成人謂



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  
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  
擇行以古之其人教士無厭教故能使其士皆成爲賢也詩  
美也○言古之人教士無厭教故能使其士皆成爲賢也詩  
贊美文王而先聖王皆如此所以天下向風稱古之人者周  
之學制自公劉見洞酌篇至文王時又拓其規模久道化成  
故能人才蔚起如此說苑建本篇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大學之教也陳喬樞云疑魯詩本經無肆字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疏毛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修德莫若文王  
世修行道德維有文王盛耳○三家無異義惟據魯齊之說皆  
直言此詩爲陳文王之德左昭二十八年傳引詩下均詳亦以近  
文德爲言不言美周是三家  
相承古說當與此序略別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注魯齊莫作瘼維此

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注魯維作惟下全同爰究爰度上帝

者之注韓曰者惡也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注魯眷一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辛

作睠與一作子宅一作度疏傳皇大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彼彼  
者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箋臨  
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以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  
之眾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  
獲得也四國謂密也既也但也其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  
暴亂不得於天心密既但也其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  
者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  
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  
文王所○潛夫論班祿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鑒觀四方  
求民之瘼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  
憎其式廓乃睠西顧此維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  
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  
赫赫也作以者雙聲致誤非異文魯莫作瘼者班祿篇作瘼蔡  
邕和嘉鄧后諡議求人之瘼亦魯文齊作瘼者後漢班彪王命  
論引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班家學齊  
詩莫當爲瘼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慮深求瘼李注云漢書引  
詩而爲此瘼今本漢書作瘼明後人依毛改之魯維作惟下全  
同者班祿篇作惟魯文惟皆如此又者之指字無義疑  
亦誤文韓詩曰者惡也者釋文引在周頌武篇者定爾功下馬  
瑞辰云此當爲皇矣詩上帝者之章句蓋韓毛同義釋文誤引

入武篇亦猶韓詩也本韓詩澤水篇之章句而釋文誤引入漆  
消章也若以音定爾功爲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魯齊一作睠者  
班祿篇作睠淮南子論訓引詩仍作睠論衡初稟篇云詩曰乃  
眷西顧此惟子度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視以人做天事  
易見故曰眷顧魯與一作子宅一作度者班祿篇引此惟與宅  
宋本作與度放漢書韋賢傳先度臣瓚注古文宅度同論  
衡初稟篇作此惟子度現又漢書郊祀志詩曰適眷西顧此維  
子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此則眷睠與子宅度字以通用  
定不

作之屏之其留其翳注魯說曰立死苗蔽者翳韓翳作殪說曰

苗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墳下也修之平之其灌其柳啟之辟之

其樗其楛擗之剔之其栗其柘帝暹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

注魯配作妃受命既固疏傳木立死曰苗自斃爲翳灌叢生也

遷徙就文王之德也申習夷常路大也配媿也箋天既顧文王

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

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申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瘠也天意

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伐混夷以應之天既顧文王又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壬

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釋木木自斃  
神立死苗蔽者翳郭注引詩其苗其翳苗亦作樗蔽亦作斃斃  
又作斃通借字爾雅先總釋自死之木下乃以苗斃之一立一  
路者相對爲文翳者已路而枝幹蔽地也作起也屏除也皆謂  
拔去之爾雅魯詩之學魯義當如此苗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墳  
下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韓意四方之民歸往岐周闢  
草萊刊樹木而自居處草之蕪穢者必先芟夷之故言其苗  
爾雅木自斃神說文神字作殪云木也殪取殪之義耳殪也  
則木殪則殪故韓以殪爲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  
辰云殪亦殪也後漢光武紀注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  
字故釋名曰殪殪也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殪  
爲因尤勝其灑其灑者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爲灑則修而削之木之既斃復生者爲柳則平而治之釋詁烈  
橋餘也方言陳鄭之問曰橋晉衛之問曰烈秦晉之間曰肆烈  
文灑伐木陳鄭之問曰橋晉衛之問曰烈秦晉之間曰肆烈  
四者皆開山通道之首事也下文云云乃闢地定居之事擗  
易生之木故其地則斃之闢之闢之闢之闢之闢之闢之闢之  
別之如是者土地既廣樹木亦茂故下章即繼以梓棘斯拔松  
柏斯兌也思案絲篇梓棘拔矣行道兌矣即上數句之事昆夷  
駢矣維其隳矣即中夷載路之事文王功德既盛混夷畏威遠  
遁困於行路也魯配作妃者釋詁妃媿也詩疏引某氏注詩云



天立厥如 知魯作如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兇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

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

四方疏 傳曰易直也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因親也善兄

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作爲也天爲邦謂與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

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篤厚載始也王季之

心親親而大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

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

其德也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下。馬瑞辰云省善義本釋詁然下文柞棫斯拔松柏斯兇乃

人之拔去叢木以待松柏之易直實人事非天時也說文省視

也又曰相省視也帝省其山當謂帝省視其山不得以爲善也

韓詩外傳十太王實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有子曰昌太

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

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

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

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詢有要於扶微者可以立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三

季遂立而養 疏 文王受命而王孔子曰太王獨見王

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

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

吳以爲君詩言天之興周邦立 明君自太伯王季之相讓始

維此王季注 三家王季作文王帝度其心猶其德音注 韓伯作

莫云莫定也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

比比于文王注 齊比作俾魯比亦作俾其德靡悔既受帝社施

于孫子疏 傳曰明類善也勤施无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

必爲掩護也 疏 莫定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孔疏云云

樂記同譯詰而莫定也郭注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

非一師故字異也案今本爾雅作貉莫定也據釋文貉本又作

貉莫本亦作莫是孔疏所引即釋文所云又作本也說文莫

莫也玉篇莫靜也莫蓋莫之借借字莫靜也莫與莫同疑

引韓詩薛君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莫靜也莫與莫同疑

韓詩內傳釋莫爲寂莫而薛君章句又申釋其義也爾雅爲魯

詩之學疑魯文作莫說文取莫之訓即本魯說魯雖文異而

義同也克順克比言文王之德能使民順比也比于文王言民

之親比于文王也齊比作俾者樂記作克順克俾爾雅俾從也

言文王勤合眾心不爲人所恨悔魯比亦作俾者史記樂

書引詩作克順克俾與中論引作克比不同蓋魯亦作本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注 齊作畔換韓說曰畔援武強也一作伴

換無然歆羨注 韓說曰羨願也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注 魯恭

作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

于周祐以對于天下疏 傳無是畔道无是援取无是貪羨岸高

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畔援猶拔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

天語文王曰女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也无如是貪羨者侵人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三

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阮也徂也共也

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

直也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

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御此徂國之兵眾以厚周當王之福

以答天下鄉周之望○齊作畔換者漢書敘傳項氏畔換是用

齊詩字作畔換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陳喬樞云孟注蓋本齊

訓畔援武強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玉篇人部詩曰無然伴換伴

換猶跋扈也陳喬樞云箋畔援爲跋扈此從魯訓以改毛義

玉篇所引與箋說合而文作伴換當亦據魯恩案玉篇所引皆

云韓義以願野王止見韓詩也而釋文又引韓詩作伴換蓋亦



此今孟子梁惠王篇引詩作以遏徂莒文與新序殊知新序是  
從魯詩本文也趙注以遏止往伐莒者以莒為國名與魯說異  
蓋順孟子本文為解疑從西京博士師說或據程曾孟子章句  
舊說也馬瑞辰云韓非子云文王伐孟克莒舉鄭三舉事而紂  
惡之彼言文王伐莒與詩言文王遏往  
莒者異義或謂即此詩遏莒之證非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注韓說曰

無矢我陵韓說曰四平日陵曲京曰阿無飲我泉我池度

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疏傳京大阜

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箋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眾以往侵阮國之疆登  
其山脊而望阮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  
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眾也陵泉  
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度謀善也方  
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  
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  
之側為萬國之所仰作下民之君後竟徒都於豐○王引之云  
依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詞依之言殷殷盛也言文王之兵盛依  
然其在京地也侵自阮疆者戴震云疑侵當作侵兵之寢息兵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致譌馬瑞辰云戴說是也古文多  
消借寢即可假借作侵非譌字依其在京是已還兵於周則寢  
自阮疆是追述其息兵於阮疆之始毛傳以侵阮者為密須則  
周人伐密所以救阮不得言侵阮也無矢至曰陵文選長楊賦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引經明韓毛文同陳喬樞云說文陵大  
阜也釋名大阜曰陵陵隆也體隆高也廣雅釋邱云四隴曰陵  
廣雅之訓與薛君章句同即用韓義陵之為象中央陸高而四  
面隴隨以漸而平故陵遲亦曰陵夷言其勢漸頽替如邱陵之  
漸平也曲京曰阿者眾經音義一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傳文  
釋邱絕高謂之京也度其鮮原者孔疏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  
寢程典皇甫諱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知此非豐者以此  
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陳奐云孟子離婁篇文王  
卒於畢郢即程字畢終南山之道名周人出師所必由鮮原  
疑即畢原矣是言程在畢原即孟子所言之畢郢疏故以程當  
鮮原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注魯

不一作弗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注齊兄弟

作弟兄以爾鈞援與爾臨衝注韓臨衝作陸衝以伐崇墉疏傳

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仇匹也鈞鈞梯  
也所以鈞引上城者臨衝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箋夏諸夏也  
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  
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而不自謙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  
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責性自然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  
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  
國幸與之往親親則多志齊心豈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偪紂為  
无道罪尤大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者馬瑞辰云中庸引  
古通用聲以色猶云聲與色也夏以革猶云夏與革也中庸引  
汪氏德誠曰不大聲以色者不道之以政也聲謂發號施令色  
謂象魏懸書之類不長夏以革者不齊之以刑也夏謂夏楚扑  
作教刑也革謂鞭撻作官刑也其說得之不識不知者馬瑞  
辰云呂覽本生篇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高  
注引詩不識不知為證淮南原道訓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  
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又修務訓性  
命可悅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高注並引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是知詩言不識不知正謂生而知之無待於識  
古知今也愚案即高此注可以推見魯義如此魯不一作弗者  
賈子君道篇淮南詮言訓作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  
原道訓修務訓呂覽孟春紀三高注作不識不知者與明魯詩  
有二本繁露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煖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齊韓與毛同齊兄弟作弟兄者後漢伏湛傳作同爾弟兄湛疏  
云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其下  
即引詩曰詢爾仇方同爾兄弟湛治齊詩解詢爾仇方為謀之  
羣臣是齊義孔疏訓仇為匹云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與齊說  
合臨衝作陸衝者釋文引韓詩文宋綿初云陸臨一聲之轉後  
漢賜帝諱陸改陸為臨陸縣更名臨慮聲近通用段氏詩經  
小學云陸衝言陷陣之車陸然高大也毛以臨衝為二非馬瑞  
辰云墨子備城篇言攻城十二法首列臨衝故攻不待衝陸雲  
梯而城拔是也當以傳訓二車為確陳喬樞云陸衝論亦云衝  
陸不足為強如以陸訓高不作車名則衝陸二字為不詞矣班  
固敘傳衝輜閣閑此即以輜當詩之臨後漢光武紀衝輜撞城  
李注引許慎曰輜樓車也今本說文樓車作兵車淮南云陸衝  
以攻高蓋樓車高足以臨敵城而攻之故亦名臨車孔疏謂臨  
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其說是也

臨衝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乞乞注韓說曰乞乞搖也是伐是

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疏傳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







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蒿蒿注三家說曰濯濯肥也魯詩作蒿一作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注韓說曰文王聖德

上及飛鳥下及魚鼈疏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

濯濯娛遊也蒿蒿肥澤也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物滿

也箋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化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鳥

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

其所○濯濯肥也者廣雅釋訓文馬瑞辰云蓋本三家詩據說

文耀直好兒廣雅釋訓亦云耀耀好也濯濯當即耀耀之段借

濯濯白鳥蒿蒿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及於

魚鼈故禽獸魚鼈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又禮篇引詩六句說

亦略同蒿蒿皆作蒿趙岐章句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

鳥蒿蒿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文王在囿中鹿攸伏鹿濯濯白

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飽則蒿蒿而澤好而已文

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蒿一作鶴是

魯家兩作皆與毛異馬瑞辰云說文蒿鳥白肥澤兒音義與確

近說文確鳥之白也何晏景福殿賦確確白鳥趙作鶴鶴順孟

子本文新書作鶴鶴並同聲段借字愚案趙云獸肥飽則濯濯

是魯詩訓濯濯為肥箋言鳥獸肥盛亦本齊韓易毛足為廣雅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訓出三家詩之證新書物皆作物孟子今本作物而孫氏音義

據丁公善本亦作物知魯家本借物為物今乃宋人所易也

呂覽重已篇高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園詩曰王在靈囿淮

南本經訓高注有牆曰苑無牆曰園所以畜禽獸也二注義互

相備皆本魯訓王逸楚詞九歎章句沼池也詩云王在靈沼明

魯毛訓同東京賦鳩諸靈囿楊雄上林苑令箴鹿攸伏皆用

齊經文文王至魚鼈文選曲水詩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靡疏傳樅者曰虞橫者

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上如璧曰辟靡以節

雍者天子之學圃如璧靡之以水示圃言辟取有德不言辟水  
言辟靡取其靡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  
南方七里之郊立明堂其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  
潔清也戴震云辟靡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始援大雅魯頌  
立說謂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類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  
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皆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  
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此詩靈臺靈囿靈沼與辟靡連稱抑亦  
文王之離宮乎開燕則遊止肄業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詞  
前後尤協矣胡承珙云案詩疏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靡同處  
在郊則辟靡亦爲泮宮之所然文王於京行辟靡之禮自四方  
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  
旋正如璧以節觀者是辟靡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  
其時未嘗定爲泮宮天子之大學至武王而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  
始別諸侯爲泮宮天子之大學至武王而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  
詩說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王制天下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靡同  
冊麗是辟靡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公彌文之制如推其原始  
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靡  
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黃圖所載可據至辟靡卽  
周頌之西靡彼傳云靡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於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此則辟靡在郊可知謂之西靡則在西郊又可知文王時猶從  
殷制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簡京辟靡殆  
立於國中與

於論鼓鍾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矇奏公注魯逢作薛公作工

亦作功疏傳鼉魚屬逢逢和也矇矇子而無見曰矇矇矇矇

季夏紀高注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

魯作鼉淮南時則注引詩云鼉鼓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

詩釋文逢字作鼉徐音豐字書無鼉字集韻薛本逢或作鼉

又音豐豈此字與威鏞堂云眾經音義八引郭璞山海經注亦

作鼉鼓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

作鼉不作鼉不知盧臧所見因何致誤蓋別本也魯公作工亦

喬樅高注目不見曰矇矇矇矇矇矇矇矇矇矇矇矇矇矇矇矇

功德加位功作公陳球師凡師不功注故書功爲工樊安碑以

字愚案此篇毛作五章章四句而新書兩引皆經始靈臺六

句爲章王在靈囿六句爲章是魯作四章齊韓當同今從之

靈臺五章章四句魯說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疏 毛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疏 傳武繼也三后大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乎疏 箋作爲求終也武

成王之乎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注 魯維作惟疏 傳式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三

子也應當侯維也箋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

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故國一建存德之君世受顯命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注 三家茲作哉許作御繩作慎於萬斯年

受天之祐疏 傳許進繩戒武迹也箋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疏 傳遠夷來佐也箋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三

文王有聲疏 毛序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







舜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以上魯說大戴禮  
留子大孝篇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祭義引詩  
文同鹽鐵論孫役篇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錫京辟雍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  
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以上齊說韓西東作東西者韓詩外傳  
四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聲之遠  
者赴趨之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  
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首句東西互  
易卷五兩引詩亦然  
是韓詩西東作東西

考卜維王宅是錫京維龜正之注齊維作惟宅作度武王成之

武王烝哉疏武王卜居是錫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

遂居之修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  
○齊維作惟宅作度者禮坊記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維龜  
正之武王成之鄭注度謀也錫京錫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  
錫邑龜則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恩案尚書古文作宅者今文  
皆作度皇矣此惟與宅論衡初  
稟篇引作度亦今古文之別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注魯貽作貽齊仕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一作專燕一作宴武王烝哉疏傳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  
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故傳其所  
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  
其肯曰我有後弗奔基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  
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魯貽作貽者列女陳嬰  
母傳引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明魯毛文同惟貽作貽禮表  
記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鄭注芑枸櫞也仕之言事也貽遺也燕安也燕君也言武王豈  
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  
謀而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  
一作宴者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引詩作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  
以宴翼子仕者事之段借燕宴古通用後漢班彪傳引亦作宴  
宴安也左文三年傳引詩以燕翼子杜注翼成也表記疏申鄭  
說云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翼助即翼成之義班  
彪傳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  
太願問天南宮括敬宜生前後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  
下曠然太平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愚案據班彪傳所引知晏子引詩仕作事燕作宴確是齊詩一  
作本班固典引云亦以龍靈文武貽燕後昆亦以後昆代子孫也詩外  
傳如字之證即典引之貽燕後昆亦以後昆代子孫苟不狂惑  
傳四文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

莫不為天子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王  
能愛其所愛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所推及尤遠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義集疏卷二十一 文王之什

壹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生民之什第二十二

詩大雅

生民疏 毛序尊祖也。後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

帝馨元妃。姜原出野。見邑人。述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

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

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

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弃。弃爲兒時。

乞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麻生。則帝堯聞之。舉爲農

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部。號曰后稷。別爲姬氏。索隱詩大

雅。生民篇所云。是其事也。愚案史遷所載。皆本魯詩。其爲帝馨

妃。乃雜采它傳。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注魯維作惟。韓嫄作原。說曰姜姓原字。疏

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

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她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

生民。史記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諸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

父而生。今案諸傳。記成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穆乎

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欲見。其有天命。精誠

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

無父而生。契母與妹浴于玄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之。故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一

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詩大雅

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注三家弗作祀。疏

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

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以矢。于郊。禘之前

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而得享其福也。能者言齊。當神。明意

九載。鄭記。王權引。生民詩。作克。禋。祀。以。弗。無。子。當。即。周。禮

三家之今文。毛詩。引。生民。詩。作。克。禋。祀。以。弗。無。子。當。即。周。禮

女巫。祓除。所由。昉。鄭。風。溱。洧。篇。韓。詩。以。爲。上。已。祓。除。亦。此。類。也

鄭。箋。以。祓。除。所。由。昉。鄭。風。溱。洧。篇。韓。詩。以。爲。上。已。祓。除。亦。此。類。也

事。明。矣。故。史。記。本。紀。漢。書。人。表。吳。越。春。秋。及。大。戴。禮。本。諸。書。皆

仍。著。姜。嫄。爲。帝。馨。妃。生。稷。其。說。亦。必。出。於。三。家。母。既。爲。帝。馨。妃

則。稷。終。爲。帝。馨。子。故。禮。祭。法。仍。有。周。人。禘。而。郊。禘。之。文。也。而

劉。向。列。女。傳。乃。不。著。姜。嫄。之。夫。張。華。遂。謂。爲。思。女。不。夫。而。孕。可

謂。俱。矣。說。文。禋。禘。也。一。日。精。意。以。享。爲。禋。禘。祭。無。已。也。祓。除

之。義。克。禋。克。祀。亦。即。大。戴。禮。之。祭。祀。巫。所。掌。宮。人。皆。得。自。行。之

毛。傳。必。援。秦。令。說。詩。又。改。高。禘。爲。郊。禘。謂。姜。嫄。從。帝。馨。既。不

信。帝。爲。高。辛。之。帝。猶。據。從。祀。高。禘。爲。說。率。九。嬪。以。從。帝。祭。嚴。事

也。乃。獨。往。履。履。帝。武。敏。注。魯。說。曰。履。帝。武。敏。武。敏。也。敏。拇。也。敏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一

彼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詩大雅

彼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注魯履也。敏拇也。敏

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敏。介。大。也。止。福。祿。所。止

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帝。上。帝。也。敏。拇。也

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帝。上。帝。也。敏。拇。也

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

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履。帝。至。拇。也。釋。訓。文。爾

雅。釋。文。云。敏。舍。人。本。作。敏。引。孫。炎。注。拇。迹。大。指。處。王。逸。楚。詞。章。句

敏。之。中。而。生。后。稷。孔。疏。引。孫。炎。注。拇。迹。大。指。處。王。逸。楚。詞。章。句

一。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故。是。得。讀。又。於。敏。字。斷。句。白。虎。通。姓

名。篇。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此。皆。魯。說。繁。露。三。代。改。制

質。文。篇。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迹。而。生。后。稷。皆。魯。說。繁。露。三。代。改。制

五。穀。此。齊。說。思。來。聖。人。之。生。宜。有。異。迹。詩。本。周。公。所。作。述。其。祖

傳。竟。已。躬。立。棄。爲。大。農。與。周。本。紀。堯。舉。棄。爲。農。師。合。則。以。弟。臣

兄。不。害。同。爲。帝。馨。之。子。原。無。帝。馨。與。堯。並。在。位。之。嫌。姜。嫄。雖。帝

馨。妃。棄。雖。帝。馨。子。而。棄。之。生。實。感。神。迹。不。由。其。父。則。三。家。謂。聖

人。無。父。正。以。始。生。之。靈。蹟。已。暴。於。天。下。特。存。其。真。不。爲。過。也。魯

維。作。惟。者。王。逸。楚。詞。章。句。序。詩。厥。初。生。民。時。特。存。其。真。不。爲。過。也。魯

六七九



事神異不以爲非毛何所嫌疑而矯枉過正如此爾雅之不用毛詩此尤其明證也

誕彌厥月注韓說曰誕信也先生如達疏傳誕大彌終達生也

箋達羊于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

生言易也○誕信也者文選陸雲大將軍誥會詩李注引韓詩

文陳喬樞云說文誕詞誕也誕訓大言故又引伸爲虛詐之義

廣雅釋詁誕信也此用韓詩義誕既訓詐又得訓信猶以亂爲

治徂爲存皆詰訓之義有反不拆不副無舊無書疏凡人在母

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論衡奇怪篇詩曰不

母則病生則拆副舊害其母橫逆人道○論衡奇怪篇詩曰不

拆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禹逆生則母背而出后稷順生

不拆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拆不副如實論之彼詩言不拆

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安也陶元潛云

兒在母腹胞衣裹之生時衣先破兒體手足少舒故生之難惟

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地而後母爲破之故其生易后稷生時

蓋藏於胞中形體未露如羊子之生故言如達馬以赫厥靈上

瑞辰云陶說是不拆不副謂其胞衣不拆裂也

帝不寧不康禮祀居然生子疏傳赫顯也寧安也康康也

著之微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天不安

徒以禮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陳與云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三

不皆發聲居猶其也然猶是也此承上章言姜嫄克配上帝

而上帝亦將安樂其祀祀其然生子謂生后稷也黃山云此申

述生子之非常理以著下章誕實之由也箋易傳於不寧不康

皆釋爲不安亦必本之三家但謂禮祀即前之克配克祀則以

前文既爲禮祀上帝不得數舉遂爲不安之說致辭窮窮而意

轉室今案列女傳言姜嫄履巨人迹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

惡之卜筮禮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云云正此

詩四句之義蓋姜嫄因赫顯示以靈怪之徵意上帝以

而泣單長許大略大也美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  
亦所以異之實之言是也單謂始能坐也許謂張口嗚呼也是  
時聲音則已大矣○史記引己見上論衛吉駘篇后稷之時履  
大人跡或言衣帝之履坐息帝之履集其身怪而棄之監巷  
牛馬不敢踐之實之冰上鳥以翼覆之虞集其身怪而棄之  
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夫后稷不當棄其身怪而棄之  
以羽翼覆愛其身楚詞曰帝謂天問覆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  
鳥何煥之王逸章句曰帝謂天問覆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  
人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美嫄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實之  
於冰上有鳥以翼覆之遂有娠而生后稷美嫄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實之  
寒冰鳥覆翼之以上魯說趙煜吳越春秋一后稷其母郤氏之  
女美嫄爲帝馨元妃年少未孕出遊於野見大人迹而觀之中  
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姪姬恐  
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天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  
嫄怪而棄于所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  
會伐木之人多復置於澤中冰上眾鳥以羽覆之而後得  
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趙從杜撫受韓詩見後漢  
儒林傳曹植仲雍哀辭曰昔后稷之在寒冰則穀之在楚澤咸  
依鳥鴻而無風塵之災以上韓說愚案周本紀云適會山林  
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吳越春秋言會伐木之人多復置子  
澤中冰上最得經旨傳言置  
之平林爲人所收取誤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四

誕實匍匐克岐克巖注魯疑作嘍以就口食疏傳岐知意也巖

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巖巖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於能

就眾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魯疑作嘍者釋文巖說文作嘍

說文巖下云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詩曰克岐克巖陳喬樞云

淮南原道訓扶搖抱羊角而上高注抱讀詩克岐克巖之巖

又本經訓義舒舒抱高注抱讀詩克岐克巖之巖

詩正作口旁疑與說文所引詩合原道訓注作嘍此後人順毛

改之非高注之舊文也馬瑞辰云就之言求也釋詁求就並訓

爲終是就求同義之證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即求有道而正之

也以就口食猶易順自求口食春秋元命苞所云就之桂菽在

岐順自求也正義釋箋謂能就人之口取食失之菽之桂菽在

菽蒹蒹禾役稷注韓注作戎三家役作穎麻麥蒙蒙瓜哇

嘍注三家嘍作葦疏傳在菽戎菽也蒹蒹然長也役列也稷

蒹蒹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蒹蒹之志言天性也

○上文所引史記言后稷其好種樹禾麥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

也吳越春秋后稷爲兒時好種樹禾麥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

青赤黃黑陵水高下乘稷黍禾粟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  
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稷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  
街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稷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











故神言之此養老亦主周先王說是鄭意仍指公劉下言曾孫乃因傳意而推及成王耳

**敦弓既句**注魯作彤弓既敷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疏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如樹言皆中也不侮言其皆有賢

才也箋射禮指三挾一而言已挾四鍤則已備釋之不侮者

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魯作彤弓既敷與句字雖異音義同愚案今

說文敦張弩也東京賦彤弓既敷與句字雖異音義同愚案今

魯文也敦作彤與列女傳引敦弓既堅異陳喬樞云廣韻敦弓

天子弓也敦又作敦毛古文借敦字三家今文皆當作敦與彤

然則列女傳敦字殆後人順毛改之耳馬瑞辰云彤弓蓋以五

采畫之故又曰絳弓考工記五采備謂

之絳春秋定八年公羊傳弓櫛質是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疏傳曾孫成王也醕

也所報也箋所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亦既序

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

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三家以此篇

為公劉之詩篤公劉箋公劉後稷之曾孫釋文斗又作料都口

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之柄也馬瑞辰云斗與料異物說文

斗十升也料勺也勺所以挹取也此詩大斗及小雅維北有斗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九

皆料之指借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正義引漢

禮器制度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蓋專指大斗言之

**黃耇台背**注魯台作鮑說曰鮑背考老壽也以引以與壽考維

祺以介景福疏傳台背大老也引長與敬也祺吉也箋台之言

禮引之以禮與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

所以助大福也○張衡南都賦鮑背之史明魯台作鮑背考

老壽也者釋詁文孔疏引舍人曰鮑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

若鮑魚也左傳二十二年疏引云考觀也血氣精華觀竭言色

赤黑如狗矣孫炎曰黃耇面陳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後

也孔疏又引釋名云九十曰鮑背皆當本三家詩訓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疏毛序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成王祭

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

飽德○三家無異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疏傳既者盡其禮終

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

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說苑修文

篇凡人一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

故古者慎重飲酒之禮使耳聰目明正儀足行正容心論

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口遠者數月皆有德焉

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鄭注言君子饗燕

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鄭注言君子饗燕

非專為酒肴亦以親戚侯講德美此齊說

**既醉以酒爾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疏傳將行也箋爾女

王之為羣臣祖實以尊卑差次行之昭光也○馬瑞辰云古但

云行酒不云行爵廣雅釋詁將美也將聲相近破斧詩亦孔

之將王引之言猶亦孔之威是也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言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此說易之案楚茨章或肆或將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謂分齊也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也馬瑞辰云爾爾爾爾

非齊其散蓋俾惠福及故具慶而無怨者傳必改訓為行反於

具慶不應此章詩句正同楚茨箋云為羣臣祖實

以尊卑差次行之名為申毛實仍用分齊之義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做公尸嘉告**疏傳融長明也始

做始也公尸天子以尊言諸侯也箋有又令善也天既助女以

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朗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做猶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十

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融也諸侯

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張衡東京賦

昭明有融衡治魯詩此魯文也薛綜注融長也馬瑞辰云融者

續也昭明有融與左傳明而未融語相反有當從箋訓又言既

已昭明而又融融不絕極言其明之長且盛也左昭五年傳疏

引燿光爾雅釋言注詩曰高朗令終蔡邕文烈侯揚君碑可謂

高朗令終引魯

經並與毛同

**其告維何**箋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疏傳恒豆之菹水草

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遷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

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備至也攝以威

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

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

儀之事○禮編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攸所也言朋

友以禮義相

攝此齊說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承錫爾類**疏傳匱竭類善也

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承長也孝子

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



春秋傳曰類考純孝也施及莊公馬瑞辰云上章攝以威儀謂擊臣此章威儀孔時當謂成王臣下既佐以威儀則上之威儀得擊臣之佐亦甚善也首章及五六章君子皆指成王則此章君子有孝子亦指成王有者又言君子又為孝子也箋指擊臣失之禮坊記詩云孝子不匱鄭注匱乏也孝子無乏之時此齊說楚詞九章王逸章句類法也詩曰永錫爾類陳喬樞云方言類法也訓與此同皆本魯詩思案魯訓類為法與毛訓善異而意同箋釋為與女族類與左傳合義更宏大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欲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亦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推聖人之意亦是廣及族類故云為之不易箋蓋用韓義易毛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壹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相致已乃及於天下永長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子女福祚至于孫○馬瑞辰云肅相以同聲為義大射儀既拾取矢相之鄭注相齊等之也廣雅曰相束也東亦所以齊之也室家之肅猶言室家之齊耳相綴有相親之義但訓為相親言其相親不若訓為相齊言其齊治箋說室家云云即大學所云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平也至周語引此詩而說之曰齒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方言裕猷道也道民亦謂之裕康詒乃由裕民乃裕民曰皆道民也廣裕人民猶云廣道民人也說文齒宮中道從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蓋言象宮中道之周而而齊也齒為宮中道名因借以喻道民之道又因齒從口有周而而齊也齒為宮中道名因借以故言廣裕人民道與齊義相成道治也齊亦治也

**其肩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錄臨天下成王女福祚至年之壽天之天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馬瑞辰云釋木樸炮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為樸釋文樸又作僕是僕樸古通用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鄭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正與僕訓為附同義下文女士孫子皆歷敘其附著之眾孔疏訓僕為僕御之僕味古人假借之義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毛序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考安樂獨成王也○箋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三家無異義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  
 來成疏傳鳧水鳥也鷖屬太平則萬物眾多馨香之遠聞也故以喻焉祭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者女成王也女酒散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爾福來成女○易林大有之離鳧鷖遊涇君子以甯復德不愆而與尸燕是以公尸燕飲為釋而賓尸攷爾雅釋又祭也周曰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  
 來為疏傳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爾酒二句言酒品齊多而殽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己實臣自謙也為猶助也助成王也○馬瑞辰云少儀謂之社稷之役鄭注役為也正義為謂助為也論語夫子為衛君乎夫子不為也並以為為助陳奐云孝子對公尸之稱永錫爾類永錫厚為孝子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  
 來下疏傳渚地也處止也箋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酒之清也天地之尸也以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林噬嗑之中孚瑤英朱草仁政得道鳧鷖在渚福祿來下又同人來處又豈之渙紫芝朱草生長和氣公尸備食福祿來下







千億皆以千億屬于孫說與論衡藝增篇說同說見彼文以詩  
為美宣王而自后後始受命封於宣王合外族內厲血脈所  
連要不能千億故儒者又云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一  
則言百則言千也詩曰于孫千億此于孫可言千億之義也  
漢書哀紀謝立為皇太子書宜蒙福祐于孫千億之報哀帝從  
章元成章受魯詩是齊魯說皆不與箋同齊皇作煌者班固  
明堂詩穆穆煌煌是齊詩皇作煌與毛異齊作齊者繁露郊  
語篇詩云不焉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幸  
由各有所從之也陳喬樞云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李注焉與愈  
通列子黃帝篇釋文愈本又作焉是愈焉通用之證淮南詮言  
訓新序雜事五趙岐孟子章句七風俗通義三引詩作愈說苑  
建本篇引愈作愈陳喬樞云眾經音義德古文憲通二形猶文  
作魯今作愈同愈案作愈者魯亦  
作本韓詩外傳五引詩與毛同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怒率由羣匹注齊羣作仇受福無

疆四方之綱疏也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抑抑密也秩秩清

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怒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羣已之

心○說苑修文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

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

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此魯說列女傳二引詩威

儀抑抑二句亦魯經文齊羣作仇者繫露楚莊王篇百物皆有

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

無怒率由仇匹此之謂也是齊羣作仇與

毛異漢書禮樂志受福無怨用齊經文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注韓說曰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

魯臣者亡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注齊羣作

咄疏傳朋友羣臣也擊息也箋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

儀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

臣故皆愛之不辭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師臣至

者亡唐會要七引韓詩內傳文陳喬樞云魯臣盧氏文昭以為

與虜同史記伍子胥傳遂滅郢句魯之君以歸郢都即郢也下當

云魯其君之字誤也此亦魯虜通用之證友下或有受字衍文

愚案文選贈五官中郎將詩小臣信頑魯魯作魯張孟陽七哀

詩珍寶見劉虜李注引漢書注虜與魯同是魯虜三字互通

也魯堅作虜者孔疏釋詩曰某氏注詩云民之攸咄郭注

今東齊呼息為咄堅與咄古今字段玉裁注詩云民之攸咄郭注

非古今字漢書五行志引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咄明齊毛文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疏毛序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肅敬成王以民事美公劉

始衰見迫逐于幽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攝政

反歸之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體成王

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史

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地宜

自漆沮洳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

之德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索隱

即詩大雅篇篇公劉是也此魯說易林家人之歌樂思其德索隱

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吳越春秋五昔公劉去邠而德彰

於夏此齊說據魯說詩專美公劉不關成王亦不言召公作

當同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積迺倉迺囷餼糧于稟于囊思

輯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啟行疏傳篤厚也公劉居于

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幽焉迺場

迺積言修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去

秦大曰彘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戚斧也揚鉞

也張其弓矢乘其于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

者十有八國焉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

安為安邠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而能遷積而

能散為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其民乃裹糧食於囊稟之中

也戈弓子戟也爰日也公劉之去邠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

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

也○趙岐孟子章句二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

以武備之日方啟行道也思安民故用有龍光也戚斧揚鉞也

行有者囊稟也邠之民亦有老病而不能行者則好貨居者有積

故孟子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趙

桓皆本孟子為說與鄭異陳喬樞云高誘戰國策注無底曰囊

有底曰囊與說文訓同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堯作堯底曰囊

無底曰囊與說文訓同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堯作堯底曰囊

堯倉及倉與義所撰或本齊詩故說互易又索隱引詩傳曰大

日囊小曰囊義與傳相反索隱所引蓋出韓詩傳也楚詞離騷

王逸章句引詩曰乃裹糧糧明魯毛文同

易林大壯之明夷弓矢斯張用齊經文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承歎陟則在嶽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琤琤容刀疏

也燦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韓上曰琤

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

劉之於相此原地也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陟升降下也

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曠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

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馬瑞辰云宣之

言通也暢也言民心既順其情乃宣暢也故下即言而無承歎

矣詩五章乃言授田之事不得訓宣為時耕也又云瑤為美石

孔疏謂瑤是玉之別名失之瑤彼洛矣詩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琤而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琤

馬瑞辰云大觀章六新二日造杜子春謂造祭於祖也造者

之段借說文諸告祭也蓋凡告祭通曰造也造亦通作告阮氏

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有衛公孫呂之告戈告即造也三家之告

亦造之消字耳曹者謂之消借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日

豕于年知詩乃造其書謂將用豕而先告祭于豕先猶將差馬

而先祭也

馬祖也

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疏

其隰也徹治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厚乎公劉之居幽也既廣

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

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邨后稷上公

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幽民始從之

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軍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微

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微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如之何其微也允信也夕陽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

處信實大也○胡承瑛云軍一也獨也三軍者即周禮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用正卒為軍不及其羨故曰軍相襲

猶言相代三軍之中尚有更休疊上之法其不盡民力如此此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六

公劉之所以為厚也且此語雖為制軍之數古者寓兵于農制

軍所以為投田故上承相陰陽觀流泉而下與度其隰原徹田

為糧相次可知非在道禦寇之謂即箋云丁夫滿三

軍之數亦謂依此數而每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

篤公劉于幽斯館注魯館作觀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

爰眾爰有夾其皇澗澗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即注魯齊韓

鞠作阮又作坳流疏

傳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皇澗名也

也箋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厚乎公劉於幽地作此宮室乃使人

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

木給築事也爰日也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

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芮之言

內也水之內曰澗水之外曰澗公劉居幽既安軍旅之役止士

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而居修田事也○魯館作觀者白虎

通京師篇后稷始封於邨公劉去邨之邨又云邨有邨家室又

曰篤公劉于邨斯館注魯館作觀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

鞠作阮又作坳流疏

傳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皇澗名也

也箋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厚乎公劉於幽地作此宮室乃使人

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

木給築事也爰日也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

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芮之言

內也水之內曰澗水之外曰澗公劉居幽既安軍旅之役止士







於王能用賢故其詩得列於大雅耳周公垂

戒勿佚成王必不般游手說始近於誣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疏傳興也

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矢陳也箋

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

王當屈體以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

來也為長養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

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列女趙

津女娟傳引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明魯毛文同韓詩外傳

六載孔子歌解圍引詩

來游來歌明韓毛文同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迺矣

注魯似作嗣道作酋公下多爾字

疏傳伴與廣大有文章也彌

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

伴與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茶已正

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

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魯似作嗣

道作酋公下多爾字者釋詩首終也郭注詩曰嗣先公爾爾矣

阮校勘記云孔疏道終釋詩文彼道作酋音義同也是其本作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道字郭注引嗣先公爾爾矣或出於三家毛鄭詩非有爾字也

陳喬樞云毛詩似先公道矣此注所引字句俱異知本舊注魯

詩之文也馬瑞辰曰彌彌之段借段玉裁曰蓋用弓部之彌而

又省玉也說文彌久長也惟久長是以能終胡承瑛曰終者盡

也彌其性即

盡其性也

爾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疏傳取大也箋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

與之為治使居室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

然使女為百神主謂

羣神受饗而佐之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疏傳弗小也嘏大也箋弗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

之福以為常○釋詩祿福也安女純大也于福曰報使女大受神

引詩弗作祿與毛異箋弗福也即用魯訓改毛方言福祿謂之

祿祿震疏證以弗

與祿為古通用字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疏傳有馮

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也箋馮馮凡也翼助也有孝斥

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擇撰凡

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視費道之扶翼之尸

至設几佐食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則法也王之臣

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敬以爲法○列女齊義母傳

引詩曰體德君子四方為則韓詩外傳入亦引詩曰體德君子

四方為則明魯韓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馮翊即詩有馮有翼句武帝稱三輔

用魯詩蓋魯詩翼作翊上豈弟君子既皆為斥王不應此獨指

臣下且觀下爾爾印印魯說為指君德則此及下章豈弟君子

不與上異解

箋說盡誤

爾爾印印如珪如璋

注魯說曰爾爾印印君之德也令聞令望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疏傳爾爾溫貌印印盛貌箋令善也王有

德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爾如王之珪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

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綱者能張眾目○爾爾印印

君之德也者釋訓文蔡邕集與羣臣上壽表引詩爾爾印印如

珪如璋二句皆屬君說益證上體德君子為誤解徐幹中論修

本篇詩云爾爾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體德君子四方為則

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明魯毛文同惟豈弟作體德荀子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正名篇引詩五句全與毛同疑誤

漢書敘傳如珪如璋明齊毛文同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

疏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雉曰鳳雌曰

止也雉君子使媚于天子

疏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雉曰鳳雌曰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庶人

疏傳庶人謂撫之令不失職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庶人

疏傳庶人謂撫之令不失職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庶人

疏傳庶人謂撫之令不失職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庶人

疏傳庶人謂撫之令不失職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庶人

疏傳庶人謂撫之令不失職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庶人

疏傳庶人謂撫之令不失職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庶人

疏傳庶人謂撫之令不失職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無題本若枉善人以惠好惡此謂傲怨以為德蔡邕司空文烈  
侯揚公碑式過寇虐用魯經文說苑君道篇牧者所以辟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  
定我王此之謂矣新序雜事四呂覽音律篇高注並引此詩二  
句明魯毛文同魯亦作慘者釋言慘曾也釋文本或作慘齊韓  
借作替者說文替曾也从日梵聲詩曰替不畏明與毛作替與  
節南山十月之交雲漢毛皆作替明作替者齊韓詩陳奐云明  
猶法也不畏明法即是寇虐言為政者用以遏止之左傳釋詩  
云糾之以猛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逖無縱詭隨以謹悛悛

注三家悛悛作謹曉式過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疏傳休定也逖合也悛悛大亂也休美也雙休止息也合聚也  
悛悛猶謹謹也謂好爭訟者也俾使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  
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三家  
悛悛作謹曉者大司馬卒執鏡鄭注鏡讀如謹曉之曉賈疏  
從毛詩云以謹謹曉案毛作悛悛釋文無異作本鄭注禮時未  
見毛詩讀如謹曉自據三家文賈知鄭讀出詩特誤記為毛耳  
幾悛悛猶謹謹也據釋文本詳作謹曉與曉同蓋仍本三家  
為說說文毛下引詩以謹悛悛馬瑞辰云毛悛悛即悛之訛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五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敬有德疏傳息止也慝惡也

也箋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胡承珙云左昭二年  
傳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  
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  
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敬有德夫子近德矣近德  
者即進於德之謂傳本  
左氏說有為語助之詞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疏傳惕息泄去也醜

箋泄猶出也發也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為厲敗壞也無使先  
王之正道壞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  
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况其通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通者乎  
是以戒之○馬瑞辰云醜厲二字同義醜亦  
惡也古美醜好醜多對言傳訓醜為深失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疏傳賦義曰殘殘  
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  
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馬瑞辰云錢大昭曰錢氏當作緊案楚詞九思云心緊案兮傷  
懷王逸章句緊案糾繆也一作錢氏說文緊案絲急也案錢  
繩也今案緊字糾忍切从糾絲省別作緊玉篇引春秋成公四  
年鄭伯經卒有古千一切則从取得聲與錢音近故錢繩即緊  
案之別體左昭二十五年傳錢繩從公杜注錢繩不難散也與  
承琪云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謂反覆不難散則胡  
訓反覆正與不難散義通也馬瑞辰又云說文金玉之玉無一  
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从王有玉點者畜牧之畜阮元曰  
詩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點之玉玉畜好古音皆同部相假借  
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惟欲畜女  
者好女也無異玉即畜字之玉女與孟子引詩曰畜君何尤畜君  
玉女玉女亦當讀畜即好女猶云淑女也洪範維辟玉食玉食  
猶言珍食玉亦好也此  
箋解為金玉之玉失之

民勞五章章十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美

板疏毛序凡伯刺厲王也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

城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  
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  
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李注詩大雅凡伯刺  
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華陽國志固父師事魯恭  
王魯詩固當傳其家學所引即魯詩序說不言凡伯作或略厲  
王作周王猶鴛鴦傷周室大壞之義毛序首句多本舊說李注  
言凡伯刺厲王亦有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與魯說合皆  
與毛序泛言凡伯刺厲王者異蓋本韓詩序說齊說當同

上帝板板注魯板亦作版下民卒瘁注齊瘁作瘁卒作瘁出語

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注三家說曰管管欲也不實于宜猶

之未遠是用大諫疏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  
圖也箋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  
善言而不可行之也此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王無聖人  
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王無聖人  
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魯板亦作版者釋訓  
版版僻也不作板此魯文郭注邪疏引李巡云失道之僻  
也說文僻从旁牽也从旁牽引所以偏衰經典僻與辟通賈子







唯唯小子... 通段魯頌... 皆通作... 玉篇... 意無... 必同... 所采... 與爾... 蓋孫... 此釋... 借字... 不可... 作本... 天之... 亦作... 詩主... 卷二十一... 生民之什... 元

詩主... 卷二十一... 生民之什... 元... 唯唯小子... 通段魯頌... 皆通作... 玉篇... 意無... 必同... 所采... 與爾... 蓋孫... 此釋... 借字... 不可... 作本... 天之... 亦作... 詩主... 卷二十一... 生民之什... 元

也... 民之... 承... 不... 古... 此... 治... 易... 矣... 而... 注... 不... 虛... 韓... 之... 篇... 段... 下... 唐... 詩主... 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辛

詩主... 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辛... 也... 民之... 承... 不... 古... 此... 治... 易... 矣... 而... 注... 不... 虛... 韓... 之... 篇... 段... 下... 唐... 詩主... 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辛







非訓咨為嗟也案說文咨下云謀事曰咨又嗟也嗟者嗟之  
或體言部善下云咨也段本改作嗟也與嗟為互訓是訓嗟之  
字當作嗟釋詁咨嗟也釋文疑本或作嗟引字林曰皆古嗟  
字案爾雅嗟咨同訓者亦以咨為嗟之借字嗟嗟借作咨猶爾雅  
訓咨為此即以咨為嗟之借字也秦策曰嗟嗟乎詩網繆毛傳  
曰子兮者嗟也古人每以嗟嗟連言爾雅嗟咨即嗟嗟也作  
茲者亦借耳孔疏不知咨為嗟之借字遂謂嗟非訓嗟為咨  
矣魯齊禦作圍者楚詞離騷嗟身被服強圍兮王逸章句云強  
圍多力也漢書敘傳曾強圍培克為雄王學魯詩班學齊詩  
禦皆作圍韓詩當同王念孫云禦亦強也字或作圍逸周書益  
法篇威德剛武曰圍禦露必仁且智篇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  
以犯詐是禦與強同義左昭元年傳禦禦已甚十二年傳吾軍  
帥禦禦非禦梁禦善之謂也楊雄司空箴班班遺賢拾  
克充朝潛夫論敘錄曾培克何官能治用魯經文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愆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疏傳對也也作祝也極究窮也箋義

用善人反任彊禦眾怨為惡者皆流言誘毀賢者王若問之則

又對寇盜攘攘為寇究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侯維也王

召晏靈賦內訂義同列女趙靈吳女傳引詩曰流言以對寇攘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二

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明魯毛文同詁二句義與箋合釋文  
作本或作詛孔疏作詛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言侯案詛詛本  
無別作之即詛於古無徵焦循馬瑞辰雖引釋名助詛作呂覽  
高注音同詛說文姐之古文即从步从疑音訓可通而義  
不相類故李輔平臧琳段玉裁李富孫胡承瑛陳奐諸家皆斥  
陸孔為誤謂毛傳作詛也本四字為句即訓作詛詛初不  
侯作侯祝例如是則是道爰始爰謀乃宜乃詛亦治之為說也  
分作祝為兩事是則釋文或作原屬俗本孔疏亦治之為說也  
黃山云毛傳例不改字箋凡改字必詳其說此皆不言自無以  
作爲詛之事然諸家謂毛傳四字為句亦向未辨蓋詛必作祝  
春官詛祝作盟詛之載辭是其證而大祝掌六祝之辭作六辭  
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則作祝固非僅用於詛小祝甸祝亦皆掌  
祝禮禮運作其祝號元酒以祭明作祝為祭也毛  
以詩言侯作侯祝尚係統辭故以詛也釋作祝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休于中國敎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注齊德側二韻側在下側作  
仄韓時作以背作倍疏傳無休猶彭亨也背無臣側無人也無  
氣健之貌敎取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無臣無  
人謂賢者不用○說文無字胡承瑛云文選魏都賦吞滅地

然劉淵林注咆然咆也自矜健之貌詩曰咆然于中國  
此知詩之咆然為咆也借說文咆咆也咆者咆也咆者咆  
鳴都賦魚作咆與毛異字當本韓詩說文繫傳咆下引詩咆  
于中國上無文字與毛異字當本韓詩說文繫傳咆下引詩咆  
猶咆明韓本無字與毛異字當本韓詩說文繫傳咆下引詩咆  
五行志引傳云詩云爾德不明曰亡陪亡陪亡陪亡陪亡陪  
亡陪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  
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也陳喬樞云夏侯始昌善推五  
行傳志所載傳皆本始昌始昌傳齊詩則此齊說頗注言不別  
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以無背無  
仄為不知惡人以無陪無卿為不知善人與經言不明義相貫  
較毛鄭說為善晉書五行志引詩與漢志同韓詩作以背作倍  
者韓詩外傳五外傳八外傳十三引不明爾德四句仍與毛同  
詩攷引時作以背作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

靡晦式號式呼注齊呼作諄俾晝作夜疏傳晝宜也俾晝作夜

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而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

行之愆過也女既過甚而矣又不為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三

呼相飲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曰齊  
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面本詩釋文亦引韓詩  
薛君曰均眾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面本詩釋文亦引韓詩  
曰飲酒不出客曰酒馬瑞辰云天不洎爾以酒猶云天不淫爾  
以酒淮南要略謂高注沈沈酒也也是也箋訓面為同色未免  
迂曲愚案初學記引韓說沈沈酒之文薛君說獨遺齊顏色箋乃  
單取顏色為說蓋以面從於顏色為合而韓之本說則屬沈  
漢書敘傳班伯曰式號式號大雅所以  
流連也伯受齊詩於師丹知此為齊文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  
行內鬻于中國學及鬼方疏傳蜩螗也螗螗也人尚乎由行言  
醉而怒曰鬻鬼方遠方也箋飲酒號呼之聲如螗螗之鳴其笑  
語皆昏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熱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  
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此言時人伏於惡  
雖有不醉猶好怒也○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頗注謂政無文  
理虛言也釋蟲蜩螗螗螗以蜩為諸蟬之總名分別五方之  
語蜩螗郭注夏小正傳曰蜩螗者五彩具方言蟬楚謂之蜩陳















傳並以繩繩為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  
言承順之也據箋說則鄭所見經文作萬民不承無靡字據釋  
文云一本靡作是不為  
語詞猶云萬民是承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

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疏

之屋漏觀見也格至也箋柔安遐遠也今視女之諸侯及卿大  
夫皆助顯明也諸侯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  
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  
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  
西北隅而匪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矧况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  
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陳奐云友君子即上章  
所云朋友也愚案不遐與遐不義同猶言不無也詩云今王出  
而見責與諸侯大夫相接必和柔女之顏色不可有暴慢之  
容又時時檢制不無稍有所過為友君子所指摘乎王入而承  
祭必先齋潔其心視在爾之室中不慙媿於屋漏毋曰闇昧不  
明而以爲莫我見也神之來至不可度知矧可常事而有厭倦  
手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孔疏引孫炎解屋漏云富室之白日  
光所漏入御覽百八十八引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浴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十

之則仍不顯又設帳為屏以棲神則尤不顯說文屋居也从尸  
尸所主也尸即神之尸是屋之本義以棲神為主徹屏以炊浴  
準以禮弓楫中雷而浴亦即在室中自無並徹其上屋之理  
古者喪不祭故屏可徹諸說本可互通詩以爾室言自指近地  
鄭中庸注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德容在室獨居猶不  
愧於屋漏明非就廟言蓋本齊詩箋毛改爲助祭反覺其室陳  
氏申箋屋漏義甚備泥爾室爲廟室亦非列女晉羊叔姬傳引  
詩無曰不顯莫予云觀淮南秦族訓言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亦引詩神之格思三  
句明齊魯經文與毛同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疏

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借差也童羊之無角者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  
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  
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  
少矣其不爲人所法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  
投猶擲也童羊警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  
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鄭注玉制祭統辟明  
也辟爾爲德猶言明德訓法非列女宋恭伯姬傳引詩淑  
慎爾止不愆于儀禮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鄭注淑善  
也魯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愆本又作  
晉說文愆過也从心衍聲籀文作愆釋文諸本亦作愆是陸所  
見本作愆下我謂同孔疏與陸亦作同阮氏元以經本作愆爲  
借之借字是也荀子臣道篇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  
爲文倫類以爲理端而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  
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列女代趙夫人傳引詩同韓詩外傳  
六仁者必敬其人章亦引詩不僭不賊二句明魯韓與毛同蓋  
鐵論和親篇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易林巽之節云嬰兒孩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大畜同此兩引皆齊詩嬰兒孩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以童羊喻皇后非齊義也釋言虹潰也此魯義郭注謂潰敗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疏傳緡被也温温寬  
言也箋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温温  
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爲德也覆猶反也  
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不信也  
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荀子君道篇不苟篇非十二子篇說  
苑修文篇列女晉趙衰妻傳引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禮表記亦  
引詩二句新序雜事四引詩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三







不悟故遂流于義疏毛序伯刺厲王也箋芮伯畿內諸侯王  
利篇文魯說也史記周本紀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  
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虢厲王  
王出奔彘此詩之作在榮公為卿士後去流彘之年當亦不甚  
遠相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注魯甸作洵魯說曰洵均也劉  
暴樂也墳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墳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蕩之什  
之皆平福故引申即為均過水也均平福也言水中則四面水  
之說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故微引不及而此詩青韓亦必同魯  
作洵從可知矣說文洵均也均平福也言水中則四面水  
皆平福故引申即為均過水也均平福也言水中則四面水  
之說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故微引不及而此詩青韓亦必同魯  
作洵從可知矣說文洵均也均平福也言水中則四面水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塵填字同故墳得為久

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注三家類作曠疏傳駭駭不息也鳥隼曰  
不息也夷平滅也黎齊也步行頻急也箋軍旅久出征伐而  
亂曰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滅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  
寇虐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  
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爲燼者言害所及廣頻猶比也哀哉國家  
無國不見滅滅民亂也承上亂生不夷故云靡國不亂耳黎老  
者老也黎者古通尚書西伯戡黎大傳黎作者是其說也馬瑞  
黎民亦老民也曹植詩不見舊者老正取詩民靡有黎之意三  
家類作曠者說文曠張目也詩云國步斯曠此本三家詩馬瑞  
辰云說文曠水厓也人所實附類不前而止類曠古同音通  
用類曠又近曠說文曠涉水皴皴也詩云國步之難猶類爲水  
涯盡處類不前故傳

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疏傳疑定也競疆厲惡梗病也箋虺猶輕  
當何之往也君子謂階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遠於善而好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蕩之什

以力爭誰始生此屬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馬瑞辰云疑者  
此字之段借說文疑未定也段注未衍字是也士晉禮鄭飲酒  
禮鄭注皆云疑止立自定之貌釋言疑疑也疑止也皆即說文  
之疑此條尤爲無理馬氏據之非也詩靡所止疑及儀禮各篇  
疑立之文爾雅釋言疑休之訓經文本皆作疑疑則謂皆當作  
疑說文疑未定也从匕兵聲兵古文矢字匕變也於化說文  
不見疑與且與毛傳訓疑爲未定疑從匕故訓亦爲未定此字  
改疑未定之義爲定疑何有定義則曰變而後定將元之從  
一訓始可改訓疑爲定疑何有定義則曰變而後定將元之從  
惑也从子止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子多惑也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文疑聲之字如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止義釋言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七之字爲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始疑也之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文又作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荀子解蔽篇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疑疑疑疑疑  
假道而無所疑止也又作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楊注亦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可悟諸疑疑字之訓爲定止者實借爲疑鄭鄭射禮注疑止也



有矜莊之色公食大夫禮注疑正立也自定之貌士昏禮注疑正立自定之貌止曰矜莊定曰正立明即疑為端疑之疑後乃也改鄭注正立為止立以就其說無理三從段作疑必偏改草經字書文注而義仍不增不若不改之為長愚案段說久為後來說經者所崇信然詩致引齊詩正作止疑則疑即疑不疑必改字明矣廣雅梗病也此魯韓義與毛同後漢段穎傳引詩至今為梗魚骨刺也疑亦本三家詩

憂心慙慙注魯慙作隱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

東靡所定處多我親瘡孔棘我圍疏傳字居俾厚也圍垂也箋辰時也此土卒從軍久勞

苦自傷之言瘡病也圍當作樂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魯慙作隱者釋訓殷殷憂也字作殷王逸楚詞遠遊章句慙慙憂也詩曰憂心殷殷舊校云一作慙慙陳喬樞云詩釋文慙慙下云熒光於慙反爾雅云憂也爾雅釋文慙慙光於慙反郝氏懿行云此即慙字之音慙慙堂云爾雅是舊詩之學熒光本必作慙慙憂也引詩云憂心慙慙王逸楚詞注亦與爾雅同今本殷殷皆後人據毛詩改之舊校可證也黃山云詩於用韻之字可即韻而得音義之範圍北門憂心殷殷本當作慙與下真知我親為韻說文慙痛也即此字毛作殷釋文又作慙又音慙作慙是矣音慙則非此詩憂心殷殷本當作慙與下慙又音慙作慙是矣音慙則非此詩憂心殷殷本當作慙與下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夫 宇怒亦為韻殷即隱之通段故柏舟如有慙憂韓隱本作殷書大傳以孝子之隱乎鄭注隱字或為殷周語勤恤民隱劉熊碑引作勤恤民殷文選開居賦隱隱乎李注亦作殷音義同皆可互證蓋殷之字从反身為依本有隱義惟毛作从心之慙則古無通者矣易林大過之 泰我生不辰明齊毛文同

為謀為甚亂况斯削告爾憂恤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疏傳甚慎也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昭溺於禍難○趙岐孟子章句七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言誰能執熱而不以濯其手此魯說也段玉裁云尋詩意執熱言誰能執熱而不以濯其手此魯說也段玉裁云尋詩意執熱言誰能執熱而不以濯其手此魯說也段玉裁云尋詩意執熱言誰能執熱而不以濯其手此魯說也

涼快者乎凡為熱水所湯者不可以冷水浸浴以前人注皆云濯其手由尼於執字耳愚案以執熱為若熱杜詩中屢用之韓昌黎荅張籍書云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此皆說所本左襄三十一一年傳衛北宮文子引詩釋之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

如彼遼風亦孔之僂民有謂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疏傳遼風疾也僂僂使也力民代食無功者見之使人嗚然如疾風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盡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人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賈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釋言僂也郭云嗚嗚短氣皆見詩是如彼二句喻王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夫 政所及民皆如彼疾風者為之嗚然短氣釋詩書遺也又俾拚拚使也郭注皆謂使令見詩爾雅不為莽字作訓釋文莽或作拚蓋三家詩自作拚拚不作莽也以上鄭箋皆即據魯義王念孫云傳箋不解云字廣雅釋詁云有也莽云不逮即使有不逮是也古以仕進為行論語用之則行是也廣雅釋詁進行也民有進心即有欲行其道之心使有不逮即使有不行耳不必如箋所云使不及門也箋說稼穡為居家吝嗇釋文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稼穡始從禾案下章稼穡卒瘁鄭亦從禾此本皆無禾下稼穡卒瘁始從禾案下章稼穡卒瘁鄭亦從禾此章直解作家畜未合韓詩外傳十晉平公之時篇引詩稼穡維寶代食維好二句仍作稼穡是毛本之作家畜字或首缺不當有別義韓文可證魯齊當同詩言有土此有財稼穡本王之所好也王好是稼穡勤民為責而使人代食之朝廷處位所食之祿皆自勤民來也是稼穡信維寶矣食天祿者亦必果好庶足以對吾民耳漢書食貨志力農數耘注力謂勤作之也孟子祿也左襄二十八年傳 疏好即善之意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瘁哀桐中國具賚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疏傳賚賚屬荒虛也穹蒼蒼天也滅盡也蠹食苗根曰蠹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







說在疑征之謬愚案陳說是也中垢言開冥與暗有次中音義皆同

大風有隧注韓隨作隊魯亦作遂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

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疏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則應答之

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居上位

而不善者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韓隨作隊

魯亦作遂者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

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

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

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

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據此韓隨作隊潛夫論班祿篇成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

飢寒此賦紇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曰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明魯毛文同又遇利篇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人也必將

敗其類亦用魯詩隨作遂是魯亦作遂隊遂皆與隨同聲而義

不異列女晉羊叔姬傳漢書宣元六王傳贊均引詩貪人敗類

韓詩外傳六引詩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明三家皆與毛文同

言如醉明三家皆與毛文同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揚之什 辛

來赫疏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好

自恣東南西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

遇何女之間者得誅女也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

獲既往覆陰女謂啟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職競用力

疏傳涼薄也箋職主謀信也民之行失其忠者主由為政者信

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陳啟源云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

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遠則民心罔中矣上尚力而不尚德則

兼及朝臣故篇末陳陳之漢書五行志盡涼陰之哀顏注涼信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善背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疏傳戾定也箋為政者主作盜賊為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

也善猶大也我凍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

言言距已諫之甚子我也女雖距已言此政非

我所為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注韓詩曰對彼雲漢韓說曰宣王遭旱仰天也疏毛序仍

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播亂之志遇我而備側身修行欲

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箋仍叔周

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也○

對彼至天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引韓詩及注文所云宣王遭

旱仰天與毛序同特未言仍叔作詩耳合之繁露

宣王憂旱云云是齊詩與韓詩合魯詩當無異義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疏傳回轉也箋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俾

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韓詩作對彼雲漢見王

念孫云對當為對到傳古字通小雅甫田篇俾彼雲漢見王

俾韓詩作對到卓也毛傳字韓皆作對到對到為對到無疑俗

書對字或作對到對到漢孔庶置守府百石孔庶碑及干祿字書對

字或作對到對到對到漢孔庶置守府百石孔庶碑及干祿字書對

人多見對到對到對到漢孔庶置守府百石孔庶碑及干祿字書對

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注齊於乎作嗚呼為作荐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莫我聽注韓說曰天子奉玉升柴加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揚之什 辛

於牲上疏傳薦重臻至也箋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

重至也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早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

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於羣神之精誠而與雲

雨○齊於乎作嗚呼薦作荐者春秋繁露郊祀篇周宣王時天

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引此章十句與毛文同惟於乎作嗚呼

薦作荐天子至性上禮郊特牲疏引韓詩內傳文陳喬樞云此

詩二章言不珍禮祀自郊祖宮此章圭璧既卒承上靡愛斯牲

當兼燔柴之玉言之箋僅釋圭璧為禮神之玉其義未備荀

悅漢紀六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莫我聽用齊經文

早既太甚疏韓詩作鬱蟲作燻蟲作燻蟲作燻蟲作燻蟲

陸而雷蟲蟲而熱箋陸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蠶

作鬱蟲作燻蟲而熱箋陸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蠶

文有通無蘊云蘊積也韓詩文馬瑞辰云蘊溫也蘊古同聲蘊

聲故通用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荀子富國篇使夏不

宛鳴楊保注宛讀為鬱暑氣也是蘊又通作宛宛鬱亦雙聲

陸謂暑氣鬱積而陸盛也蠶作燻者單經音義四引燻燻燻

熱貌也廣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

猶說文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

年傳鬱從從之杜注鬱攸火氣也詩以火氣之熏比早氣之熏

故云鬱陸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燻



也傳火與燒字意復常是傳火之詞此焗字本義也字林訓焗為熱氣焗焗即本韓詩釋名熱焗也如火所燒焗也是熱氣即焗火之氣玉為焗也集韻焗本作焗焗乃焗之或體焗焗之作焗者釋訓焗焗也郭注早熱焗焗人毛詩焗焗即焗焗之省

**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注韓說曰耗惡也盪丁我躬疏傳上祭天下祭地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丁當也奠宮宗廟也為早故祭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得雨是言徂至也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臣祿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親我之精誠與猶以早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王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繁露郊祀篇又引此章十句與毛文同惟後上帝亦從宮云宜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哉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馬瑞辰云劉台拱曰宮即王宮祭日之類周禮所謂壇壝宮其說也是也祭廟祭郊不同曰下云后稷不克者謂郊天以后稷配非祭宗廟也箋說失之陳喬樞云論衡須頌篇云成湯遭旱周宣亦祭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宜无妄之災不龍虧政據董子引詩饑饉荐臻釋言荐再也釋天又曰仍饑為荐毛傳作薦訓為重釋詩藜仍乃也仍乃古通用訓藜為乃即訓藜為仍也藜藜猶今言頻仍耳六章曰胡不恤恤我以早釋文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揚之什**

引韓詩作疹云重也皇甫謐言宣王元年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謐言無據然遭旱非止一年則三家說同齊說云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皆為自責之詞於義尤協黃山云據繁露說不克不臨詩皆倒文見義以能訓克以中訓臨中讀如仲與麻皆以通通訓猶云不當也與箋義別愚案說苑君道篇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此魯說耗惡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後漢實后紀問息耗李注引薛君章句曰耗惡息耗猶言善惡也耗即耗之俗玉篇禾部云耗敗也引詩耗惡息耗猶言無訓傳云數敗也蓋以數為釋之借字則耗義當訓惡與韓同馬瑞辰云後漢順帝紀詔靡神不宗三家詩蓋有作祭者

**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疏傳推去也兢兢恐然遺失也推至也箋祭眾也早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如有雷霆近發於上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饑病也推當作唯唯也天將遂早饑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趙岐孟子章句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遺脫不遺早災者非無民也論衡治期篇詩道周宣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災害之甚者也又藝文類聚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是謂周宣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有孑遺一人增之也周之民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屢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而言靡有孑遺益其文欲言旱甚也以上皆魯說漢書高惠文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用齊經文孟子說子遺為遺民以遺存為義魯齊說同毛訓遺為遺失是謂天盡殺之不夫一人義雖相成實故為異說馬瑞辰云則不我遺當讀如問遺之遺廣雅釋詁問遺也若如正義訓為留遺則與子遺語相復矣

**早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疏傳沮止也赫赫早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箋早既不可卻止熱氣大甚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蔭處眾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百辟卿士等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漢書敘傳赫赫炎炎易林乾之睽陽旱炎炎傷害禾穀稽人無食耕夫歎息明齊毛文同後漢質帝紀梁太后詔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后通韓詩用韓經文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揚之什**

**早既太甚滌滌山川注**三家滌作薇旱魃為虐如快如焚注三家快作炎我心憚暑注韓說曰憚苦也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邁疏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也箋憚猶長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見焚燒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邁邁慙愧於天下以無德也○三家滌作薇者說文薇草旱盡也从艸微聲詩曰薇藿山川玉篇艸部薇亦引詩薇藿山川云薇藿旱氣也本亦作滌廣韻薇艸木旱死也集韻薇或作滌說文亦作滌本借自玉篇傳寫誤从淑廣韻集韻皆沿其誤玉篇云亦作滌本借毛字通讀集韻又誤增艸則更不經皆當據說文毛詩訂正毛作滌則作薇者三家也黃山云說文茲薇連文茲訓艸木多益絲省聲薇訓艸早盡也做聲段玉裁所謂反對成文者是矣絲從二系故其義為益為多做善也一日始也道貴隱而惡顯故減之字即為難物自無而之有故元之字通於无艸木初生為引申即為屯難之屯故薇以做為聲而得早盡之義亦即釋詁解為善落為始之指薇做本一音伸縮之轉从未之字有宋史記魯仲連傳文選子虛賦皆以做為偶儻之偶即以同音通















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周備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獨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魯謝作徐者楚詞七諫王注徐周宣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於徐陳喬從云潛夫論引詩謝作序張上此又作徐序謝古音通轉孟子書序者射也可證禮記射義序點注云序點或為徐點是序與徐古通王述魯詩本或不同各據所見也韓詩外傳入云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正宗廟復興於厲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教德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淳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我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云云如是可謂救世矣案據此韓與魯齊同以南為仲山甫與毛指南為南侯異愚謂若仲封頌各贈一人故此詩首章申甫並言而其功績專於下章明之立言之體固如是也若如毛說稱頌申伯而推一無可稱述之達官配之富亦為申伯所不許矣黃山云箋以甫為即相穆王訓夏肅刑之甫侯無論甫侯作刑由於諸侯不陸左氏以爲叔世亂政史家亦不以爲君臣之盛不當以申伯並提且中泥定似出四嶽遂強相牽合耳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疏長也爾雅也柔柔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碩大也吉甫爲此詩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釋文採本亦作柔馬瑞辰云民勞篇柔遠能邇傳柔支也安與順義近故採亦省作柔說文柔木曲直也柔屈申木也凡經傳中作採者皆即之異體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疏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注韓烝作蒸魯彝作

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疏傳烝烝物事則

仲山甫美侯也箋秉執也天之生烝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眾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宜王故生美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韓烝作烝者韓詩外傳六大禮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注魯古

作故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疏傳古故訓道若順賦布

儀善顏色容貌異然恭敬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

勸也勸威儀者恪居官次不懈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願

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魯古作故者列女采芣宗女傳

引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是魯古作故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美故訓先王之遺典即用魯陳吳云故字又作故抑傳云諸

言古之善言也古故諸三子同語樂穆仲說魯侯曰賦事行

利必問於遠訓而咨於故實然則仲山甫能法古訓者矣思案

抑傳毛本作話言作話言者保釋文所據說文之說當出齊韓

說文話下引詩曰話訓

惠氏亦謂即此詩文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

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疏躬身也大也喉舌家宰也箋戎猶女也

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躬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

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

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之所以布政於

辟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蔡邕司空房植碑用式是百

公碑橋公碑用賦政于外句明魯毛文同

肅肅王命注齊肅作赫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







仲山甫文德致昇平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符學魯詩此魯說  
以爲封齊齊說無效今文之學當同洪適隸釋載漢孟郁修堯  
廟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  
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  
擇居因氏仲焉都所學不知何家也詩曰仲山甫之德也邦之  
此詩魯詩也仲山甫之德也邦之此詩魯詩也仲山甫之德也邦之  
公殺胡公而徙臨菑公胡則夷王時也再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  
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則夷王時也再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  
出定齊亂也置君戮叛之事疑出山甫方略史失紀耳愚案仲  
山甫本以輔佐大臣奉天子命祖齊蓋爲定亂而就封坐鎮亦  
事所以其與毛不符而實焉置之是欲廣見聞而自蔽其耳目矣  
但以其與毛不符而實焉置之是欲廣見聞而自蔽其耳目矣  
黃山云毛傳以仲山甫爲侯孔疏據杜預說經傳不見畿內  
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仲山甫仲山甫之德也邦之  
案據今觀周語稱侯仲山甫仲山甫之德也邦之仲山甫之德也  
二伯春秋書法亦惟曰伯曰子安得有侯毛說無稽雖以爲降  
能爲之諱矣馮煥曰伯曰子安得有侯毛說無稽雖以爲降  
國名者謂畿內小國非指侯服之國也至仲山甫之所出何楷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三 蕩之什

等據爲周之同姓馬瑞辰歷舉左傳史記漢書諸證駁去之是  
矣至謂諸家言出於齊亦本韓詩封齊之誤則不過因毛詩不  
以申甫之甫爲仲山甫不欲從之非其實也案元于欽齊乘明  
言仲山甫太公之後裔夫論志氏姓亦謂仲山甫爲慶姓齊之慶  
氏爲齊同姓史傳可證合以張衡司徒呂公誄言呂而推及家  
職靡傾其爲齊族蓋無可疑正固本出於齊故宣王卽俾定齊  
亂魯說以此詩爲爲封也惟之一則固本出於齊故宣王卽俾定齊  
矣不獨韓詩以此詩爲爲封也惟之一則固本出於齊故宣王卽俾定齊  
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前漢志申國在南陽宛縣似謝舊志申  
國則仲山甫之封齊當卽取齊地以封之令鎮歷齊亂後遂爲  
慶氏所由起不必卽以之代齊也左隱十一年傳齊桓公與鄭  
劉爲邢四邑之田而不易之鄭不聞拒也信四年傳齊桓公與鄭  
申伯以虎牢鄭亦不能拒也侯伯承王命尙得專諸侯之地取  
以與人西周王命尙行齊地固宜王所得主仲山甫之德也邦之  
終爲齊侯固可知矣祭豈荅對元氏詩穆如清風王衰講德論  
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皆用魯詩與毛文同衰云吉  
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皆用魯詩與毛文同衰云吉  
序義與毛亦同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疏 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美梁山於韓國之  
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

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縣之國也後爲晉所  
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  
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王昭王之功文之祥盡  
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三家無異義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注韓倬作倬云明也韓侯受命  
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處其爾位朕命不易  
餘不庭方注韓說曰韓正也以佐戎辟疏禹治梁山除水災宣  
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受命受命爲侯  
伯也戎大度困共執也庭直也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  
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  
失職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命爲侯伯戎猶女  
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  
直違失法度之方作倬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陳奕云書禹貢壺口治梁及岐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  
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案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  
韓城縣西北即漢縣夏陽地梁山與龍門俱在河西北近禹  
隨山道河自東而西由壺口而龍門由梁山而岐梁山治周都  
京之北土盡成沃野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終南山在鎬京  
之南謂南之山既治渭南之原屬亦得鑿辟成耕兩詩立言義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三 蕩之什  
同梁山在王畿東北交界處又爲韓侯歸國之所經故尹吉甫  
美宣王錫命韓侯章首卽以禹治梁山除水災比况宣王平大  
亂命諸侯與信南山以禹比曾孫成王者意正同也鄭據漢志  
梁山在夏陽西北誤以梁山爲韓國之山韓侯爲晉所滅之韓  
近儒能辨韓爲近燕之韓復據水經灑水注水逕良鄉縣之北  
自夏陽之梁山韓自北國之韓侯解者膠泥一處齟齬難通俾  
作小雅倬倬甫田韓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毛詩倬倬乃倬  
訓明各有本義而倬訓爲大貌則兼二義也倬與音近義同  
聘禮匹馬卓上注云卓猶時也是又以卓爲倬之消借字韓侯  
受命者韓詩內傳曰諸侯時也三年喪畢上受命於天子  
爲世子歸卽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韓詩所以名之  
詩李注引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卽此傳之  
文陳奕云周禮九命作伯在外州者稱侯伯在王官者稱二伯  
其數則皆九命而侯伯統於天子受命命韓侯爲侯伯蓋作  
幽州伯也愚案前說韓侯以世子受命命韓侯受命爲侯伯蓋  
命爲侯伯其說亦通廣韻十九侯韓詩外傳曰周宣王太子司馬  
韓侯子有賢德所稱韓侯子有賢德者當卽此傳以世子入覲  
嗣爲韓侯者也詩義可與贈彼洛矣篇參看幹正也者文選西

韓奕疏 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美梁山於韓國之  
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







本也泉水傳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饒重始有事於道也出  
祖飲饒雖是兩事總在一時祖而舍較行者之事飲酒乃送行  
者之事即此清酒百壺是也黃山云此篇顯父顯父顯父同辭傳訓  
顯父為顯士而於顯父則曰有顯德者也顯父即韓姑之父詩  
明言之矣顯父詩雖不詳然訓為有顯德者是二字並非定名  
實大不倫箋訓周之公卿孔疏本公卿作卿士觀箋說侯氏燕  
胥謂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饒之時皆來相與燕則指顯  
父為饒送之主明謂是周卿士之一與傳訓顯父同作公卿誤  
也如傳說本謂公卿有顯德者皆來饒疏失傳意亦說為一人  
是以不言箋易傳耳胡承珙主傳說乃謂清酒百壺饒者必非  
一人夫百壺不過概言酒多喻饒送之盛為侯氏燕胥作照胡  
豈謂人持一壺乎陳奐引逸周書謂為傳所本而不敢究其說  
亦私毛也據逸周書成周篇五典一官父典祭二顯父登德三  
正父登過四讓父登失其五則顯父者皆官名盧文弨以言父  
為宗伯顯父為司徒正父為司馬讓父為師氏保氏闕者為司  
空本與篇顯父登德降則信則民庶其文即同成周篇為司  
顯父實為一官非所謂有顯德者矣若竟就官論既非毛信仍  
與顯父岐不如從箋作卿士為愈也茲與穀對文謂菜茹也筍  
與蒲皆萌生而未出地者淮安人取以供客味極鮮美御覽入  
百五十九引鄭易注其錄惟何錄載古通雅推惟蓋本齊詩  
說文無載錄即鄭之重文下云刑實惟華及蒲段注此有履  
當云詩曰其鸞惟何惟華及蒲是筍許亦作華皆齊詩異字說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文華大段也釋草葭蘆莠葦其萌蘗郭注蕩蘆葦也今  
江東呼蘆葦為葭葭蘆葦即今之茭菜俗亦呼葭葦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汪齊諸作姪祁祁如雲韓侯顧  
之爛其盈門疏傳汾大也顯父卿士也里邑也祁祁徐觀也如  
妻也顯之曲顯道義也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  
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宮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  
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于蹇之里蹇父之里百兩百乘不  
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蹇者必娣從之獨言娣者舉  
其貴者獨顯榮然鮮明且眾多之貌漢書人表韓侯顯父次  
周宣王列上之下齊說也云韓侯迎止者足證諸侯親迎至宣  
王時禮尚不廢魯諸作姪者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  
女者重國廣繼嗣也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之以姪從從謂之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女弟也必一娶何為其  
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己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從者為其  
必不相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不娶而娣何博  
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氣相似無子也姪  
婦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  
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從之那那如雲韓侯顧之爛其

令居韓姑燕譽疏傳姑顯父姓也許舒大也甫南然大也嘍嘍  
其所居韓國最樂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  
有言饒富也慶善也顯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  
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易林井之需大夫新父无地  
不涉為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同人之需同陳  
喬樞云易林言大夫新父者蓋顯父為司馬之官嘗稱司馬亦  
曰折父折所古通詩新父于王之爪牙毛傳新父司馬也司馬  
掌甲兵征伐之事故言孔武思案易林齊說无地不涉即詩之  
靡國不到也齊甫作謂者韓之中乎云云詩云齊說无地不涉  
甫同音通用廣雅釋訓云謂謂大也即謂齊說无地不涉語也  
詩呼亦作于方言芋大也詩大也注芋猶許也說文芋下云大  
葉實根人故謂之芋也抑傳云許大也韓土川澤之大見之  
驚人故以許舒狀之而訓為大也御覽引詩川澤許舒許舒雙  
聲通用蓋亦三家異文左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取慶居燕譽之  
義也魯深通言安樂也詳琴蕭篇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  
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堅實啟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  
龍疏傳師眾也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  
其墉也龍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箋溥大燕安  
也大夫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韓侯先祖有  
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蠻  
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  
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  
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其  
先祖也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其  
後追也伯也為繼統所備稍東遷實當作是趙魏之東實是  
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伯之國多滅絕今復  
舊職與國體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壘井牧是田故收斂  
是賦稅使如故常○潛夫論志氏姓篇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  
國也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又五德志篇韓武之穆  
也是武穆之韓近燕魯說如此箋訓燕為安非也水經注聖水  
篇聖水東逕方城縣故城又東南逕韓城東今固安縣有方城



村即是漢縣韓侯城近在其地與河東姬姓為晉所滅之韓確為二地箋合為一誤也追未聞猶在遠東漢魏之間見於史志其後無考當韓侯總領時尚是北方中較著之戎狄大國詩言此者見宣王能用賢臣而韓侯之世濟其美為無忝光榮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疏 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江漢浮浮注 魯浮作陶武夫滔滔注 韓說曰武夫滔滔眾至大

也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

鋪疏 傳浮浮眾強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

水上命將率道士眾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

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王為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

故言來車戎車也鳥隼日旗兵至境而期戰地其自出戎車建

旗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

來。魯浮作陶者風俗通義十江出蜀郡滿流西微外崕山入

海陶孟夏今注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兒詩言江漢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三 蕩之什

也孔疏引侯苞韓詩翼要文引經明韓毛文同孔云下云武夫

洗洗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洗洗為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

謂武夫之多故侯苞云眾至大也馬瑞辰云左文十二年傳

趙穿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宣十二年傳趙同曰率師以來惟

敵是求並與詩來求義相同方言

廣雅並云鋪止也是鋪謂止其地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注 魯洗作儀齊作潢韓作越經營四方告

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靈疏 傳洗洗武

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

傳遠告功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

此述其志也。魯洗作儀齊作潢韓作越者釋訓洗洗趙趙武

也釋文樊光本洗洗作儀齊作潢韓作越者釋訓洗洗趙趙武

江漢之許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注 韓詩曰式辟四方韓說曰辟  
除也微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疏 傳  
虎召穆公也箋許水涯也式法戎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  
水以召穆公也箋許水涯也式法戎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  
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  
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闕及伐北戎則建此言者于往也  
于於也其行好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揚  
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揚  
命召揚州牧箴江漢之許高誘呂覽通威篇注虎宣王臣詩曰王  
義十三引韓詩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李注引作薛  
君韓詩章句式辟四方謂以王法開除四方之叛戾者  
王命召虎來甸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  
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疏 傳甸徧也召公召康公也似嗣肇謀  
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  
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眾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積  
穀之臣以正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戎猶女  
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三 蕩之什

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為虎之  
志大謙故進之云爾。馬瑞辰云句通作徇廣雅徇也白虎  
通巡者徇也又云三年二伯出述職古者以二伯出述職代天  
子巡視邦國來甸來宣正其事也鴻雁傳宣示也是來甸為巡  
視之徧來宣為宣布之徧故爾雅同訓為徧來亦語詞之是猶  
云是甸是宣箋訓為勤失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子得為父臣  
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愚  
案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周同姓是魯詩家不以為文王子子論衡  
氣壽篇云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  
歲矣王充以召公為文王子與白虎通合蓋魯家別解陳與云  
似訓嗣嗣猶繼也韓詩外傳云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  
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韓意釋詩予小子為宣王自謂言耳無  
以于小子之故不足上繼文王武王惟爾祖召公之是嗣也召伯之  
教明於南國穆公能繼理南而元鳥是繼康公之事肇長也者釋  
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商頌元鳥是繼康公之事肇長也者釋  
彼四海則肇猶正也胡承瑛曰韓以肇訓長承上召公是似而  
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為長不見所出喬樞謂齊語  
轉本肇木注肇正也正與長同義釋詁正長也斯千篇噲噲其  
訓詁展轉相通之義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旨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疏** 傳釐賜也。和。黑。黍。也。粳。香。草。也。築。煮。合。文。人。文。德。之。人。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錫。圭。瓊。珌。鬯。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白。虎。通。文。獻。篇。王。制。曰。賜。圭。瓊。珌。後。為。暢。未。賜。者。資。賜。於。天。子。和。者。黑。黍。一。稔。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玉。瓊。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黃。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鐵。鉞。九。錫。秬。秠。○。詩。曰。釐。爾。圭。瓊。秬。鬯。一。引。詩。明。韓。毛。文。同。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注齊矢作弛洽作協疏傳對遂考成矢施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孔疏釋云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胡承瑛云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以成爲成辭未免迂曲嚴粲曰成者毀之對謂不毀堅康公之功范家相曰此章言報君之事召虎何以報上惟若揚王之休命作召公已成之事實是乃報上之實事業既成惟祝天子壽考萬年以享其成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明明天子以下則因以進戒耳二說文義較明順韓詩外傳五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曹植責躬詩亦引詩明明天子明明文同王念孫云明明也曹植責躬詩亦引詩明明天子明明文同王念孫云明明也禮器鄭注禮禮禮禮也禮禮禮禮也禮禮禮禮也禮禮禮禮也子令聞不已猶言禮禮禮禮也禮禮禮禮也禮禮禮禮也傳矢弛也本釋詩各本作施宋本作弛禮孔子問居繁露竹林皆引詩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是齊詩如此弛者寬緩之意以文德柔四國之民則四國皆有順心既以武功定之即以文德柔之此一弛一弛之義也洽讀爲協洽協聲同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疏** 毛序石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箋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遂徐方釋屨○三家無異義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疏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

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眾以惠淮浦之旁國謂敷以無暴掠爲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釋文赫赫火百反字又作赫赫明明之赫赫音讀爲合即與壘同淮南原道訓高注壘讀同古人錫命必於廟白虎通爵篇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師又引禮祭統古者人君爵有德於大祖潛夫論敘錄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宣王中興南仲征邊史記亦言南仲南仲宣王時皆魯說也漢書人表有南仲馬班豈容知而不載明出毛傳應說別無憑證原所不信鄭駁皇父以南仲爲大祖之解欲以成文王時別有南仲之曲說而不知無益於毛自取排擊也皇父並命亦在大祖之廟故以大祖之文處其中句例多如此南仲爲將皇父監軍王肅所言警也警與儆義同蓋三家今文並作儆字揚雄趙充國頌整我六師用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 魯經文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士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疏** 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立三有事之臣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眾左右陳列而勅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緒業也王又使軍將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孔疏此於經傳馬瑞辰以爲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帥尹氏皇父命則皇父實爲尹氏即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陳奐云尹氏爲掌命卿士之官猶師氏保氏旅賁氏虎賁氏官皆稱氏書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孔疏云尹氏即官也逸周書和寤武寤篇尹氏八士即周禮序官大史小史中士八人也左傳尹氏以官爲族而與尹氏爲大史者不同解之者概以尹氏爲周族大夫失之愚案陳說較合孔疏以爲吉甫固未必然馬氏據竹書大史公自序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潛夫論志氏姓篇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爲宣王次司馬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此魯說漢書人表程伯休父次宣王世列上下此齊說據魯說休父爲司馬在宣王世其失官守亦在宣王世程國伯















五如歲之早章引詩曰如彼歲早草不潰茂據外傳所引韓與  
毛同李繡平云說文債一曰長貌長遂義近潰當讀為債陳喬  
樞云班固通賦枝葉彙而靈茂班述齊詩賦語即本齊義箋  
用齊改毛故與班所據文同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曰彙音近  
卉玉篇彙胡貴反潰與彙蓋以音近段借三家直作祖者傳以  
直為水中浮草箋云樹上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為棲理亦  
者棲息於水上也箋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為棲理亦  
不愜故以為如樹上之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為棲理亦  
及已落為水漂皆稱其也陳喬樞云眾經音義二十五引詩云  
如彼棲祖與毛字異蓋據韓詩之文元應又引通俗文云刈餘  
日相知直祖二字古通箋云如樹上棲者亦據三家改毛也愚  
案通俗文又云祖即查字亦與樹通用此另為一義說者遂謂  
相直皆即祖以槎於浮水意近欲借通傳說然刈餘日相刈即  
刈坤仍是坤經刈割殘損之貌所謂不潰茂也楚詞九章坤直  
比而不芳王注生曰坤枯曰直疑即本此詩舊訓枯與刈餘說  
異而義相類皆不作水中樹上說蓋棲當說如餘糧棲畝之棲  
也以棲祖專為韓義說  
亦不確要當出三家詩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裨胡不自替職兄  
斯引疏傳在者富仁賢今也當讀依維今之疚今則病賢也彼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今時也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疏也謂糶米也職主也彼  
賢者祿薄食廢而此昏祿之黨反食精神女小人耳何不廢  
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賁之也米之率糶  
十神九鑿八侍御七○詩言昔日之富家給人足不如今時之  
困窮今日之疾仁賢疏退不如此時之尤甚彼宜食疏糶之小  
人反在此食精粹何不早日廢退免致妨賢病國反主為滋亂  
之事使其引  
而日長乎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注魯頻作濱泉之竭矣不云中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疏傳頻厓也泉水從中得益者也箋頻  
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也喻王猶池  
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  
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猶偏也今時偏有  
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責  
王也裁謂見誅伐○說文頤人所資附頤感不前而止從頁  
涉正字當作頤箋云當作頤乃用魯改毛也列女漢趙姊婦續  
傳君子謂昭儀之凶變與頤如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  
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極蓋亦池泉之勢也箋分內言與  
氏墳外趙氏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箋分內言與  
列女傳同義蓋本魯說為訓言此害偏矣猶主之使滋亂益大

不願我躬乎其後夫戎  
內使驪山象離斯言驗矣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  
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疏傳辟開蹙促也箋先王受命謂文王  
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哀其不尚賢者尊  
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毛傳說二南與三家異故言  
召公辟國事以為非實今細羅舊籍推而跡之尚可攷見大略  
文王稱王後命召公為召南牧伯辟漢世南郡南陽郡地微辭  
故有日辟國百里之詩云昔先王受命者即謂文王受命稱王  
事也蓋岐周開國肇建二南乃一時權立之制迨武王滅紂南  
國是疆已非二南舊時封城歷秦漢漢魏越千年在孔子時已  
有不為二南其猶牆面之言矧祖龍滅學申公傳詩書缺有間  
聽視茫茫味眾家雜出莫相是非故難以魯學正傳而藹臺惟許  
其最近河間偏好而古文尤畏其名尊也日蹙國百里者蓋幽  
王時戎夷逼迫畿疆日削之故皆無人謀國所致故言今人不  
尚有舊德可求乎何王不一置念願若與己無涉也其可哀孰  
邪甚

召夏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蕩之什上 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終



















引禮記盛德篇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據班志語知齊詩與魯說同大戴禮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疏傳將大享獻也箋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

齊韓典作德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疏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於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齊典作德者漢書刑法志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節古曰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韓作德者左昭六年傳引詩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疏引服虔注儀善式用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謀安四方也服用韓詩是韓作德魯詩亦必作德也恩案言法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是四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方皆受福於文王故文王右而饗之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四 周頌 九 時保之疏箋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也趙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趙訓保為安與箋合漢書孔光傳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陳喬樞云光孔孺子霸安國從孫安國治魯詩光亦必傳其家學魯案據此先學亦魯義也韓詩外傳三載周文王時地動改行重善而免殿時穀生湯庭湯行善政而殺亡外傳入載梁山崩晉君召伯宗問時人素服哭祠三事並引詩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以明畏天之實左文十五年傳引詩釋之云不畏于天將何能保孟子梁惠王篇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亦引詩二句詩中專言文王是祀文王之詩後武王崩成王嗣政治確謙祀文武亦歌此詩與清廟歌詩同也

時邁注魯說日時邁一章十五句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齊說日時邁者太平巡狩祭山川之樂歌韓說日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疏毛序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巡守告祭者天子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備于羣神時邁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時邁至樂歌儀禮大射儀鄭注文

我將一章十句

齊說也美成至行之後漢李固傳注引薛君傳文胡承珙云孔疏引左宣十二年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于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載于戈明此篇周公作也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據李固傳引薛君傳是韓詩以時邁為成王巡守白虎通蓋用韓說也然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有雜十有三祀王在魯之文又度邑解云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不顯瞻過於河宛瞻過於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相近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即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者其下文云車甲解而載之府庫而弗復用則武成之武成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四 周頌 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賈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憂懷柔百神注韓詩上震作振韓說日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憂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後引章句亦作振及河喬嶽注魯喬一作嶠允王維后疏傳道行震動憂懼來柔安喬高也高嶽魯宗也嶠傳嶠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之也○馬瑞辰云爾雅時是也時是皆語詞序與彼同釋詁順敘也次序為序順從亦為序順之即助之言實佑助有周也右序二字同義箋云次序其事非韓詩至政教者後漢李固傳固上疏引周頌日薄言振之莫不震憂此動也於內而應於外者也李注引薛君傳日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又文選揚雄甘泉賦張協七命李注並引韓詩薛君章句云振奮也是韓上震作振齊魯詩當同荀子禮論

齊說也美成至行之後漢李固傳注引薛君傳文胡承珙云孔疏引左宣十二年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于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載于戈明此篇周公作也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據李固傳引薛君傳是韓詩以時邁為成王巡守白虎通蓋用韓說也然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有雜十有三祀王在魯之文又度邑解云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不顯瞻過於河宛瞻過於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相近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即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者其下文云車甲解而載之府庫而弗復用則武成之武成也







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飲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陳喬  
從云賓之初筵詩威儀反反釋文引韓詩作吸吸音蒲板反善  
貌則此頌威儀反反文義當與彼同據釋文載沈音符板反正  
吸字之音讀也傳云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順習即善  
貌也正列篇引詩作板板此魯詩之異文板蓋即吸吸假借  
字愚案詩祭武王而箋謂鍾鼓以下乃言武王祭祖考似與詩  
陳禮樂即商頌那篇祀成湯之所祖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注魯說曰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齊說曰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治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疏毛序后

也○思文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周公

至配天漢書郊祀志文齊說也韓說蓋同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注魯烝亦作蒸莫匪爾極疏傳

中也箋克能也立當作拉烝烝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

之功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種百穀烝民乃拉

萬邦作父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魯烝

亦作蒸者史記周本紀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所引烝作蒸列女傳引詩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仍作烝國語作烝與列女傳同則史記用亦作本也

貽我來牟注韓詩曰貽我嘉麥韓說曰麥大麥也魯作貽我釐

齊齊作貽我來麩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注韓界

作介曰介界也疏傳牟麥率用也箋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

爲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

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

說鳥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功於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

引李注引韓詩及薛君文王念孫云韓詩貽我嘉麥當爲嘉

字之誤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釐向傳作釐韓詩作喜

猶信公之爲釐公祝禱之爲祝釐也陳香從云王說是也其致

誤之由緣後人不明文字通假之義以生民詩有誕降嘉種語

遂應改韓詩喜爲嘉麥耳馬瑞辰云方言陳楚之間凡人嘗

章句十一來麩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麩陳喬樞云趙用魯詩當  
作貽我釐麩此後人妄改之齊作貽我來麩者說文來周所受  
瑞麥來麩也一麥二麥象其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  
來詩曰貽我來麩陳喬樞云說文所引與魯詩異蓋齊詩之文  
正義引禮說曰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  
意若曰須暇村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時已三年矣穀蓋  
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書說烏以穀俱來云  
云向書旋珠鈴及合符後皆有此文喬樞謂書說禮說並與齊  
詩同一師傳鄭箋富即本齊詩班固典引所言朱鳥黃蓂之事  
亦皆用齊說詩釋文云牟字或作麥蓋蓂之或體韓界作介  
日介界也者文選魏都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陳喬樞云  
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蓋從韓詩馬瑞辰云小雅四國無政不  
用其常常即政也左昭二十年傳布常無藝杜注言布政無法  
度此詩陳常猶布常也陳常於時夏謂陳農政於中夏也時適  
于時夏承上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言謂偏布其農  
政所以布利於是中夏也國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  
于時夏爲訓  
箋說失之

思文一章八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四周頌

清廟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古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四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臣工第二十五

詩周頌

臣工注魯說曰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

疏毛序諸侯助祭遣於廟也○臣工至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疏傳嗟嗟救之也工

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救其諸官卿大夫云救女在君

無自專○馬瑞辰云王往古同聲通用此為道諸侯於廟之詩

故言往往王者借字耳愚案馬說是也詩言嗟嗟爾之卿大夫

各當敬爾在公朝之政事在董理爾之成功來謀來度毋致懈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畷疏傳田二歲曰新

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麥保介之御閭莫

晚也周之季春於夏於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救其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周頌

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畷田何急其救農趨

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

參于保介之御閭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天子三

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高誘注措置也保介爾也御致

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藉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

陳奐云高注以保介為副當是相傳古訓則天子之副即下

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也天子躬耕則三公以下為副諸侯躬

耕則三公以下為副諸侯躬耕則三公以下為副諸侯躬耕

為諸侯藉田時皆所率耕之人矣乃鄭於注禮箋詩言保介為

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然月令言親耕秉耒耜無庸更有被

甲之人守視耕器況詩言為農新年於被甲執兵之人尤無干

涉又何庸嗟嗟救之乎愚案據鄭注以保介為車右蓋用齊

詩說據高注以保介為副可以推見魯詩保介義說韓詩外傳

三載楚莊王寢疾一條末引詩嗟嗟保介乃推衍之義黃山云

不聞天子有介禮器孔疏介疏也牢太牢也謂諸侯朝天子

子以太牢禮賜之也則諸侯助祭於周固月令矣呂覽秦制謂

右介士注不引詩保介是為本齊詩說始不可知其箋毛則直

本月令前說取合古文而已至高注訓保介為副則必本於魯

諸侯亦及其副宜也陳氏與乃謂保介即臣工并以月令保介

為即天子之三九卿諸侯大夫不獨於詩指不符月令亦從

無此解是魯說本確陳反疏之矣且韓外傳載楚莊救其大夫

之言未引詩嗟嗟保介雖屬推衍之義保介要即指其大夫非

如陳氏之說也陳奐云釋地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畷易注田

融注畷田一歲畷田三歲詩正義引鄭易注同禮坊記注田一

歲曰畷二歲曰畷三歲曰畷新田案易注是而禮注非也說文畷

和也田舒緩也郭璞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苗說文苗不

耕田也不耕為苗猶休不耕者為萊苗與萊聲相近也鄭箋讀

假載為苗苗初耕未能柔熟必以利耜發田與田一歲苗合新

謂耕二歲者畷謂耕三歲者易董遇注悉耒耜曰畷蓋至三歲悉

可耕焉矣此詩新畷就耕田說若采芑新畷就

休耕之田說故有可采之芑立文自有不同於皇來牟將受

厥明明昭上帝迨用康年疏傳康樂也箋將大迄至也於美乎

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

有樂歲五穀豐熟○馬瑞辰云釋詁明成也古以年豐穀熟為

成周書釋詁解成年年穀足貢祭命我眾人痔乃錢鋪奄觀經

是也將受厥明謂大受厥成也箋奄久觀多也我我庶民其女

艾疏傳痔具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臣工一章十五句

詩周頌

噫嘻注魯說曰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疏

毛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

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噫嘻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

齊韓蓋同黃山云經傳有春祈無夏祈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

穀實雩為祈雨之祭因祈雨而及穀耳箋引月令孟春祈穀而

不用仲夏大雩之文別舉左傳龍見而雩者以祈穀之實在既

耕既種之後詩言發發爾私亦爾爾耕則非其時矣耕必資雨

故意春不得雨或龍見祈雨而後耕但祈雨究非祈穀故曰

是與亦疑不能定也方觀承云祈穀在孟春祈雨在孟夏雨祈

不同詩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乃祈穀之見足徵其兩若以祈

雨即為穀祈實牽挽為一益復支離矣山案蔡邕用魯詩獨斷

兩所其曰春夏祈穀於上帝者穀梁論郊所謂夏之始可以承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周頌

時具也明魯詩作時說文侍待也儲備也考工記注引詩侍乃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錢鋪



春也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而郊  
郊而後耕亦即此詩所穀言耕之義啟而郊者謂必啟而後  
後乃可郊非謂必郊於啟也蓋月猶龍見而雩謂必龍見而後  
可雩也白虎通社稷篇引穀神契曰仲春所穀夏正仲春即周  
正孟夏魯詩所穀春連夏言可知必不用月令孟春用孟春則  
不定為啟也之後呂覽秦記本不足謂詩箋專於古文求之宜  
不合也若詩為兩祈祈於春既曰  
發發祈於夏又曰發發不可通矣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注韓詩曰帥時農夫

播厥百穀韓說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疏傳意概成王成是王

事也髮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平能成

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

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戴震云噫嘻噫歎

祝神之聲儀禮既夕篇祝聲三注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為聲

噫歎也士虞禮祝聲三注聲者噫歎也禮記曾子問注噫歎

警神也詩為祈穀所歌故噫歎於神以為民祈禱馬瑞辰云釋

詁新告也釋言祈即呼也郭注祈祭者呼而請事噫嘻即噫歎

之段借噫嘻祀神正即呼之義噫嘻成王蓋倒文謂成王噫

歎為聲以祈呼上帝也故下即云既昭假爾謂昭假于上帝

也愚案戴馬說皆是成王是生說詳前文釋之亦合言成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 周頌 三

王即昭假於上帝也詩凡言昭假者義為昭假其誠敬以假神

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假帥時至百也

文選東都賦李注引韓詩及薛君文駿發爾私注齊駿作竣終

帥率古字通用故毛作率韓作帥駿發爾私注齊駿作竣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疏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

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駿疾也發也亦大服事也使民

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

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

夫有溝溝上有畛畛上有洫洫上有塗塗上有澮澮上有道廣

五寸二部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

成數○齊駿作竣者陸績論取下文篇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

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陳喬樞云

詩釋文浚本又作駿是釋文本作浚與韓同箋訓駿為疾釋詁

駿速也說文趨行速趨也訓義並同浚即趨之反借案周詩

土乃駿發章注引農書曰春土冒穰

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後發即急發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注魯說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疏毛序二王

祭也箋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振鷺至歌也蔡邕獨斷  
文魯說也漢書匡衡議曰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存  
三統也是齊詩亦  
有此說韓義蓋同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注韓說曰鷺鷥白之鳥西雝文王之雍也

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鷺白之人也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疏

傳興也振振鷺飛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箋白鳥集

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祀宋之君有鷺白之德

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

如鷺然○鷺鷥至人也後漢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文胡承琪

云鷺鷥木取四周有水形如壁環為名故薛君章句之澤宮其

禮謂殷制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

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也愚案

詩以西雍為學士所集其潔白本如鷺然下文我客亦如學士

亦字方有根據蓋其時西雍學士沐文王之教澤不獨德行純

美即威儀無不盡善今我客之來亦與之同非謂容威儀如鷺

也蔡邕薦皇甫規表以廣振鷺西雍之美又與何遜薦邊讓書

庭皆用魯經文據韓詩說雖作雍其作應者蓋亦作本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 周頌 四

彼無惡在此無斃注韓說作射說曰射厭也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注韓魯終作眾疏箋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

美也○射厭也者後漢曹昭傳李注引韓詩文知韓作射也禮

中庸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魯鄭注射厭

也永長也是齊作射知魯今文亦同也韓魯終作眾者馬瑞辰

云後漢崔駰傳云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眾譽義本三家終乃

眾之段借猶詩眾釋且在即言終釋且在中庸引此詩曰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於天下即眾譽也

詩承上在彼在此言之亦為眾譽正義如終始之終非也愚

案上文言永下文終字當讀為眾方不犯複齊詩作終則作眾

者魯韓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注魯說曰豐年一章七句蒸嘗秋冬之所歌也疏毛序秋

箋報者謂嘗也蒸也○豐年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

當同陳喬樞云此蒸嘗非四時宗廟之祭也禮月令季秋之月

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

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又孟冬之月大飲烝天子乃新

文也

豐年一章七句



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先王五祀鄭注十月農  
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  
之于他其禮亡又釋所與大割及臘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准  
南時則訓高注云蒸冬祭也此詩所言蒸嘗秋冬之祭謂之  
嘗者取物成嘗新之義謂之蒸者取品物備進之義月令言畢  
嘗先祖詩言蒸昇祖祀其事正同噫嘻為春夏祈祭之所歌  
年為秋冬報祭之所歌與宗廟時祀之蒸嘗名同而實異也黃  
山云此詩獨斷云蒸嘗秋冬之所歌毛序云秋冬報祭謂報者  
嘗也蒸也得箋說而知祭言蒸嘗亦即指報祭矣報社稷必於  
秋良報之秋報社稷是也報先祖則或於秋或於冬亦必一報  
而非二報蓋天時有早晏成熟有先後一物不備一人不得其  
所孝子不敢以誣其先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本皆宗廟之祭詩  
言為酒為醴蒸昇祖祀又明為享先祖先祀不必為月令之大  
享帝及祈來年於天宗也古者祭不欲數天子祈報皆即於時  
祭即政而烈文之詩於此歌之是其證矣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注韓說曰陳穀曰秭也疏  
傳豐大秭稻也陳所以藏盛之德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  
億曰秭箋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陳  
數曰秭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陳穀猶言積穀廣雅釋詁  
一秭積也正本韓訓魏伐檀傳云種之曰稼穀之曰稽方言積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 周頌 五

積也穡從耒取積之義頌言萬億及秭是形容豐年黍稌之多  
故云陳穀曰秭謂積穀入之數也愚案釋詁秭數也據此知舊  
訓同毛張衡東京賦觀豐年之多稌用魯經文為酒為醴烝昇祖祀以洽百禮降福孔  
皆注魯皆作借疏傳皆借也箋烝進昇子也○說文醴酒一宿  
為醴魯皆作借者說苑貴德篇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  
也郊望諸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昇祖祀以洽百禮降福孔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  
子不敢以其物薦進劉向全引魯詩止一借字與毛不同左襄  
二年傳引詩亦作降福孔嘉曰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  
釋言皆嘉也王氏疏證曰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  
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嘉又曰  
孔皆亦當從廣雅訓嘉嘉與佳同也百禮孔嘉亦嘉也今案此詩  
屬合用以祭詩外傳五六百禮孔嘉亦嘉也今案此詩  
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昇祖祀以洽百禮禮郊特牲鄭注詩頌  
以洽百禮明韓齊文與毛同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  
**也疏**毛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王者始定制禮功成作樂合  
也疏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有瞽至厥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  
齊韓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  
疏傳瞽樂官也業大板也虡所以飾柷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  
疏傳瞽樂官也業大板也虡所以飾柷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  
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執磬也祝也祝也祝也  
楊也箋瞽瞽也以田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祝也祝也  
四十八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所見於音聲審也祝也祝也  
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為田○  
楚詞九章王注瞽者目無所見也詩云有瞽有瞽折短父不哭子  
傳三云傳曰太平之時無瞽者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為田○  
兄不哭弟道無瞽負之適有然各以其序終者賢瞽之用也故  
安止平正除疾之用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  
之庭紉之餘民也明韓毛文同禮明堂位鄭注棘棘所以懸鐘  
磬也橫曰棘飾之以棘屬植曰廣飾之以棘屬植曰廣飾之以棘  
為之謂之業股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應鼓也周又畫  
繪為要載以壁垂五采羽于其下樹於棘之角上飾彌多也周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 周頌 六

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陳喬樞云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  
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鉤錡相承也牙即業之上齒  
皇氏云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為牙是也靈臺詩虞業維樞  
毛傳樞崇牙也正義謂以采色為大牙其狀產然謂之崇牙失  
之明堂位周縣鼓鄭注縣縣之以棘也周頌曰應棘棘陳  
喬樞云周禮太師令奏鼓棘注引鄭司農云棘小鼓也先擊小  
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棘棘讀為導引之引立謂  
鼓棘猶言擊棘詩云應棘棘釋樂郭注引詩同是知齊魯今  
文皆作棘也陳氏禮書曰儀禮期節即棘棘也以其引棘故曰  
棘云陳氏說故曰棘是也釋名聲神助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  
辰曰應應大鼓也棘以引棘在後曰應應大鼓也棘以引棘在  
後曰應應大鼓也棘以引棘在後曰應應大鼓也棘以引棘在  
前曰應應大鼓也棘以引棘在後曰應應大鼓也棘以引棘在  
巡曰小者音聲相承故曰應應承也孫炎曰和應大鼓也郭璞  
注詩曰應棘棘在大鼓側蓋以引大鼓言之故謂之棘既備  
以承大鼓言之故謂之應應棘是一非二詩與縣鼓對文既備  
乃奏箏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疏箋既備者應  
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箏編小竹管如今賣傷者所吹也管如遂  
併而吹之○應劭風俗通義六詩云箏管備舉管漆竹長一尺  
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  
西母來獻其白玉琯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











子朝周也案馬瑞辰云亦字當訓為語詞釋詞曰亦有不承上  
文而但為語詞者若易井象辭亦未編井書亦行有九德詩草  
豈亦既見止是也今案此詩亦自其馬及豐年詩亦有高廩亦  
皆為語助為上無所承之詞傳箋皆失之又云雙且雙聲字皆  
以狀從者之盛說文箋艸盛也韓詩章句箋盛也且與居同  
部義近且猶言福福荀子楊侯注福盛貌服草之盛曰美  
美服之感曰福福人之盛曰美且其義一也孔疏放是從者之  
眾敦琢治玉之名釋器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  
玉之名敦琢古今字黃山云美且猶棲苴說具召曼篇敦琢猶  
追琢械檠篇追琢其章箋謂追琢玉使成文章則敦琢其旅亦  
謂微子有文德能化其從臣使皆有威儀文章之美也周  
禮大行人上公九介其車九乘則其附從之美盛可知 有客

宿宿有客信信注魯說曰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  
宿也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疏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  
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其馬意各殷勤○有客至宿  
也釋訓文因重文而倍言之魯說也公羊隱三年傳何休解詁  
云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  
客宿宿有客信信陳喬樞云公羊傳又云王者存二王使統其  
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  
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說亦與白虎通合疑皆本魯故 薄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五 周頌

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疏傳淫大威則夷易也  
王始言伐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既有大  
則謂用放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  
作而有度○馬瑞辰云廣雅釋言威德也風俗通十反篇書曰  
天威業謔言天德輔誠也是知古者威有德訓既有淫威猶云  
既有大德耳又云說文夷从大从弓古夷  
字必有大訓降福孔夷猶云降福孔大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注魯說曰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  
也疏毛序奏大武也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武一至歌  
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萬  
作武於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以報春秋繁露言文王受命  
成王受命成文武之制武王受命作樂樂文以奉天直以武為文王樂者象  
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象者象  
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  
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愛整其旅富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  
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據此是文王已作武樂及武王克殷

繼文而卒成武功又定大武之樂故魯詩序云周武所定一  
代之樂不言周武所作者明文王已作武樂也大武為武王所定  
而咸池亦得為樂也愚案大武者周武王所定一代之樂  
歌周公作也大武之樂亦為象象用兵時刺伐之舞見維清孔  
疏禮仲尼燕居鄭注武象武王之大事也明堂位鄭注象謂周  
頌武也以管籥之樂是也維清者武王克殷後祀文王未克殷時已  
祀文王而作武樂 但末制象舞耳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  
耆定爾功注魯爾作武疏傳烈業也武述劉殺者致也箋皇君  
之功業言其疆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無疆乎其克商  
止者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天下  
之暴虐而殺之者年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派派於誅紂須暇  
五年○魯爾作武疏夫論五德志篇武王勝殷遏劉者定武功是  
魯不作爾與毛異潛夫論五德志篇武王勝殷遏劉者定武功是  
道亦用魯經文據此知魯訓者為老箋以魯義易毛也韓詩外  
傳三亦引詩曰勝殷遏劉者定爾功明韓毛文同釋文者毛音  
指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馬瑞辰云韓詩者惡也當為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五 周頌

武一章七句

臣工十篇十章 百六句

皇矣詩上帝者之章句釋文誤入  
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 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六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閔予小子弟二十六

詩周頌

閔予小子注魯說曰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

將始即政朝於廟之所歌也疏毛序謂王廟於廟也魯將始即

政朝於廟也○閔予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黃

山云將始即政未遂即政也成王即政在洛烈文篇韓說可證

武王之廟告除喪耳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注齊媛作梵韓作憚魯作梵疾

作文疏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

病之中○蔡邕宗廟祝嘏詞予末小子遭家不造用魯經文漢

書敘傳遭家不造明齊毛文同後漢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曩者

遭家不造用韓經文齊媛作梵者漢書匡衡傳衡疏曰詩云梵

梵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是齊作梵韓媛作憚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六周頌

者文選真婦賦注引韓詩曰憚憚余在疚凡人喪曰疚

韓是韓作憚魯媛作梵疾作次者說文次下引詩梵在疚

次皆與毛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注齊茲

當是魯文

作我庭作廷疏傳庭直也箋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

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庭

直釋詩文魯詩當與毛同齊茲作我庭作廷者漢書匡衡傳衡

疏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

歸之二后而不致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助其詩曰念

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顏注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武之德而亦本齊

詩相承舊說為注或韓詩文義同齊頌因取之要其說廷為朝

廷謂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而用齊詩文與毛異顏氏當亦本齊

王委焉如見之誠義尤深切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

序思不忘疏傳序緒也箋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

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蕭夫論慎微篇文王小心翼翼成

王夙夜敬止思慎微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思案王

訪落注魯說曰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疏

毛序謂王謀於廟也箋謀者謀政事也○訪落至歌也蔡邕獨

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黃山云謀政於廟即謀之武王廟也蓋

斯時成王雖未即政而周公在外

家難未平故預訪羣臣而謀之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子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疏傳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昭明艾數

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

施行故答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有數言遠不可及也

女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猶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

之○釋訪落始也馬瑞辰云左昭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

與諸侯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案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

夫發焉發開也開亦始也孔廣森曰物終乃落而以爲始者大

抵施於終始相體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言營治之終而

居處之始也成王詩言訪子落止此先君之終而今君之始也

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有引落始也謂之者蓋秋者百卉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六周頌

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華破惟菊乃言落英今案終則有始

義本以相反而相成以落爲始猶之以徂爲存亂爲治來爲往

故爲今廢爲置義有反覆互訓耳又云釋訪艾也應數也又

曰艾應相也郊特牲簡其車徒而應其卒伍應當讀爲閱應之

爲未說文閱具數於門中也應與數皆同義箋釋未有艾

孔疏謂未有艾數於門中也應與數皆同義箋釋未有艾

因也二字互訓成王志在述祖故以能因爲先又云釋訪圖猷

謀也猷猶古通用判渙當讀與卷阿詩伴與爾游矣同伴與皆

大也說文伴古通判渙當讀與卷阿詩伴與爾游矣同伴與皆

慎其小也此詩繼猶判渙言當謀其大也小也詩以小慈名篇言當

也作判渙者段借字箋訓爲分散失之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小慈詩亦云未堪家多難正義引王肅云言慮難宜慎其小又

引王肅解經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肅述毛正讀難如

思難之難此章解多難宜與彼同箋以爲國家取難成之事非

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

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東征三年踐

奄而後歸與商詩說合三監之變公親致刑焉骨肉推殘正成

王所謂家難也訪落之時公既未歸難猶未已惟其不堪多難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忠注魯說曰小忠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疏

毛序謂王求忠也箋忠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己為政以救患難○小忠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胡承珙云篇中桃蟲飛鳥助故其詞危迫大詰曰殷小腆謀敢紀其敘即桃蟲飛鳥之謂也曰子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即求助之謂也小忠之作似正值周公東征詩曰子其德者懲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致疑周公史記所謂推己德艾悲彼家難也曰忠後忠者謂禍難未已當日慎一日大詰所云朕言報日思也逸周書成王即位因嘗夢而語羣臣求助作誓解其曰求助與詩序相應其文曰維四年孟春又可證此及上三篇通為免喪謀即政時事也愚案胡說甚得詩旨箋謂詩作於周公歸政之後非也

予其懲而愆後忠注韓說曰懲苦也莫子拜蜂注魯拜蜂作粵

季云掣曳也一作莫子併益自求辛整注韓整作赦曰赦事也

疏傳忠慎也拜蜂厚也箋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六周頌

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厚也謂為誅詐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整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懲苦也者列子釋文下引韓詩內傳文詩釋文引同陳喬樞云箋云懲艾也本史記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語韓以懲為苦義亦與艾相近愚案懲悔之詞小詩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若亦疾惡之詞淮南精神篇云苦滂之家掘滂而注之江注云苦猶疾也拜蜂作粵季云掣曳也者釋文文魯說也掣說文作瘞云引瘞曰瘞粵季云掣曳也者釋文律並云使也孔疏引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與拜蜂聲近段借一作莫與併義者潛夫論慎微篇引詩作莫與併義近王習魯詩是用魯亦作本于作與古字通二叔流言成王疑周公流言何以聞成王何以致疑必有小人掣曳其間而使然故王深惡而嚴救之易林履之泰室蜂戶蝨我手足不得進止為吾害咎屯之明夷疊之觀同據此齊文與毛同而釋用蜂字本義并又本與併同釋詩亦使也言勿在子側使口如蜂不能螫人而還以自螫也韓整作赦云赦事也者馬瑞辰云赦即整字之省謂事者蓋以整為赦之同音段借釋詩也事猶辛勤辛苦言小人莫子掣曳徒自辛苦耳壁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注韓拚作翻說曰翻飛貌疏傳桃蟲鳥也鳥之始小於大

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鴉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

作亂猶鴉之翻飛為大鳥也鴉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鴉皆惡引韓君韓詩章句文據此知韓拚作翻與題肩又類箋以鴉與題肩及鴉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鴉之為鳥題肩事亦不與題肩及鴉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鴉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馬瑞辰云釋鳥桃蟲鴉鴉郭注鴉鴉也俗呼為巧婦小鳥而生雁鴉者陸璣草木疏云今鴉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雁故俗語鴉鴉生雁易林亦曰鴉生雁題肩仁附三藝文類聚九十二引易林又云布穀生子鴉鴉之方言說巧婦之名或謂之過麻猶桑蟲之化與鴉亦名果鼠也鴉鴉一名鴉鴉之名或謂之過麻猶桑蟲之化與鴉亦名果鼠也鴉鴉取布穀之子使化鴉鴉也此詩壁允彼桃蟲翻飛維鳥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為桃蟲所養而化鴉鴉也列子天瑞篇鴉之為鴉鴉之為布穀之子為桃蟲所養而化鴉鴉也或曰鴉皆惡聲之鳥據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鴉皆惡鳥也或以桃蟲一名鴉鴉之當作或曰鴉皆惡鳥也定本集注子呂覽注謂之鴉鴉之當作或曰鴉皆惡鳥也定本集注箋非不可通也

未堪家多難子又集于整疏傳堪任子我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六周頌

辛苦也箋集會也宋在統理我國家艱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不知幸於幸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楚詞東方朔七諫蓼蟲不知徒乎幸苦菜王注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菜食甘美洪興祖補注蓼辛菜也陳與以爲桃蟲集蓼大誤成王言時逢多難境又處辛苦切望羣臣各抒忠謀以相助也黃山云此詩作於成王除喪朝廟之後當即在征淮夷之時家多難指三監之叛商又集于蓼正指淮夷之繼叛不當如箋說也易林觀之益去辛就蓼毒愈酷甚用齊經文

小忠一章八句

載芣注魯說曰載芣一章三十一句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

疏毛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箋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載芣至敬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南齊書樂志漢章帝時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頌載芣以祈先農是齊說亦以此詩為藉田祈社稷所用樂歌韓詩當同

載芣載柞其耕澤澤注魯澤作郝云耕也干耦其耜祖隰祖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疏傳除草曰艾除木曰柞吟場















讀可云精審矣而援臧庸之說謂釋文不當多作也二字亦非也說文吳小徐引詩不吳不揚謂今寫詩者改吳作吳音胡化切為謬甚焉亦謂何未檢說文則何所謂从口下大本不合六書明矣乃又以吳即吳古文之變體是惑也吳之古文作啍推也段玉裁強說為从口大豈可據哉

絲衣一章九句

酌注魯說曰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

下之所敬也齊說曰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疏

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

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酌一

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

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酌酌文

武之道而成之也風俗通義六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言酌酌

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以上亦魯說周公至道也漢

書禮樂志文齊說也又魯勺鞞應晉灼注勺周樂也言以樂征

伐也又董仲舒傳五帝三王之樂莫盛於勺張晏注勺周頌篇

名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陳喬樞云謂周樂莫盛於勺

者謂文王武王之武功至是大成故為極盛耳繁露質文篇周

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約樂以奉天儀

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萬舞而奏

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以上皆齊說酌正字勺通用字荀子

勺消字也韓說蓋同

於饒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疏

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味

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韋廉士下故有致

死之士助之○馬瑞辰云遵養時晦言用王師以取是晦味也

晦味既除則天下清明故下即接言時純熙矣養從傳訓取為

是左宣十二年傳晉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引仲

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攻昧之說於饒王師遵養時晦者味也

正引詩遵養時晦為武經攻昧之說於饒王師遵養時晦者味也

之君以老其惡非詩義也左傳杜注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  
又承箋說之誤又云純熙謂大光明也武王既攻取昧晦於時  
遂大光明猶蘇之詩曰會朝清明也釋詁介善也大介即大善  
大善猶大祥也故下即繼以我龍受之正謂受此大善耳楊雄  
長楊賦酌允鍊用魯經文燕禮鄭注引勺詩曰於饒王師遵養  
時晦明齊毛文同韓詩外傳三兩引詩曰於饒王師遵養時晦  
外傳五引於饒王師遵養時晦義與箋近蓋別一我龍受之躋  
解為韓所主鄭即用韓易毛左傳注亦本韓義也我龍受之躋  
躋王之造載用有嗣疏來助我者我龍而受用之躋躋之士皆  
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恩案上文當如馬說以此  
大善我知為天之寵而受之遂誅商奄滅國五十躋躋武臣爭  
不絕者言周得人之盛也實維爾公允師疏也王之舉事所以舉  
兵克勝者實維爾公允師疏也王之舉事所以舉  
天寵又得人信可為後世師法矣時周公歸政成王天下太  
平告成大武詩不得專言文武用兵之事以為當當如  
此也燕禮鄭注引勺詩曰實維爾公允師明齊毛文同

酌一章九句

桓注魯說曰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禘之所歌也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六周頌

也桓武志也美類也為也皆師祭也○桓

一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

綏萬邦斐豐年疏斐綏安也斐也無道安天下則有豐

綏萬邦斐豐年而釋之云和眾豐財謂武七德之天命匪解桓

二事也班固靈臺詩屢惟豐年用齊經文屢俗字

桓武王保有厥士于四方克定厥家疏傳士事也箋天命為

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

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漢書

匡衡傳衡疏云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

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案文王刑于寡

妻至兄弟以御家邦武王率循文王之正道正家以定天下亂臣

有十必兼婦人此克定厥家之明證也衡用齊義與傳箋異

於昭于天皇以問之疏傳問代也箋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

王代之○釋詁問代也書益稷疏引孫炎曰問代付以誅封

義同言武王之德顯著于天故命君天下以問代付以誅封

有罪之權也

桓一章九句



賚注 魯說曰賚一章六句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疏 毛序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賚一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左宣十二年傳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知是伐紂後大封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疏 傳勤勞應當猶備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釋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胡承珙云左傳引此詩作繹思敷布也鋪亦布也大雅陳錫哉周彼箋云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彼疏引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以賜予人竊意此詩亦當云文王既勞心於政事我當而受之將布陳文王之恩惠以錫予善人我自今以往惟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思案我祖維求定者言我自此以祿篇先王之將封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隆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由此觀之時周之命於繹思疏 箋勞心者爵祿者先王之所貴也此魯說也時周之命於繹思疏 箋勞心者以受天命而王之所貴也此魯說也時周之命於繹思疏 箋勞心者文王之功業勅勸之○說文釋縶絲也縶引也字與抽同信是以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六 周頌 五 封爵雖我周之新命於乎女諸臣蓋即文王勤勞天下之意更尋釋而引申之乎兩思字皆語詞

賚一章六句

般注 魯說曰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疏 毛序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般一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史記封禪書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受命然後得封禪詩云封在位文王受命成王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封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陳喬樞云史記所引詩即魯詩說據封禪書言上招賢良趙綰王綰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立古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厥服色事紀臧並申公弟子益足證魯詩以般為言封禪事矣史記又云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疑傳即指魯詩傳也白虎通封禪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泰之處也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廬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陳喬樞云元本白虎通作明周與詩攷引合惟小字本作時周以上亦魯說易林萃之比德施流行利之四鄉雨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益之復旅之小過同此齊說尚書孔序疏引韓詩外傳曰古封泰山禪

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引略同陳喬樞云封禪之禮古者帝王巡守必皆行之封即堯典封十有二山之封禪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亦壇也禪與壇同東門之禪傳云壇除地町町者然則封土為壇除地為禪乃巡守祭禪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耳愚案秦漢以後祗於所無未免鄭重言之其實古帝王無不巡狩巡狩無不祭方嶽則封禪之事並非巡狩之外無傳別有盛典乾陸間東巡岱宗祀典陸重祓除世俗拘墟陋見所以為千古之極則與

於皇時周注 魯時作明陟其高山隨山喬嶽注 魯隨作墮允猶

翁河疏 傳高山四嶽也隨山山之隨隨小者也翁合也箋皇君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魯時作明者白虎通作於皇明周嶽嶽翁河為望秩之山川魯說與有周也高山為四嶽隨山喬嶽翁河為望秩之山川魯說與傳同時邁詩作於武王時並非巡狩魯說已詳之此詩為成王巡狩而作魯說不誤而說者猶以為武王斯亦偵矣魯隨作墮者釋山嶽山嶽郭注謂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蠻詩曰墮山喬嶽郝氏說行以爲墮者隨之段借字林隨山之施隨者是呂忱以隨為延施即狹長也一河橋為九河九嶽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河同為一河其分合非圖不信故曰允猶敷天之下哀時之對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六 周頌 五 時周之命注 三家命下有於繹思句與賚篇同疏 傳哀時也箋徧天之下取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言總山川之大小因京畿之遠近聚而配之書所謂徧于羣神也我周之新命所以獲神佑三家命下有於繹思句者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臧鏞堂云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即在三家亦以為衍文阮元云釋文所說自得其實臧氏乃併三家此句亦以為衍文阮元云釋文所說自得一七句亦不數此句陸云三家皆有或魯詩有二本也禮王制五岳視三公四嶽視諸侯賚封功臣而望其釋思般祭山川之神亦望其釋思一也時邁之詩曰懷柔百神若神不能釋思無為用懷柔矣臧氏謂在三家亦為衍文殆不然乎

般一章七句三家多於繹思一句當為八句 閔子小子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三家當為百三十八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六終























閼宮疏也箋字居也○三家無異義

閼宮有仙實實枚注韓仙或作閼又云枚枚閒暇無人之貌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疏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注韓詩曰植長稼也釋幼稼也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

有稻有秬奄有下土贊禹之緒疏傳先種曰稷後種曰秬稷業

道言其不空生也後稷生而名奔長六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

時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

之○呂覽任地篇高注晚種早熟為桂早種晚熟為黍詩云黍

稷重種稷種稷明魯毛文同種稷稷幼稼也者釋文引韓

許文陳喬樞云說文種早種也從禾直聲稷幼稼也從禾聲

云幼禾引申之為凡幼穉者之稱種本有長義釋名釋親屬曰

七月傳後稷曰重先稷曰稷凡黍稷菽麥皆有先後種熟之異

具於七月而此種稷言先種後種皆互詞以見者也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疏傳翦齊也箋翦斷

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翦商○釋

詁翦勦也惠棟云大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魯頌

勤勞王事也陳喬樞云晉書習鑿齒傳云昔周人詠祖宗之德

追述前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語意亦主勤

商言釋詁之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

訓即魯義也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疏傳虞誤也箋

事至受命致天所罰極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

如治旅旅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

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

焉故述之以美大魯○屈極虞度釋言文是箋說本魯訓郭

注有所限極則為商祚盡於此也敦通屯聚也猶哀荆之旅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注魯說曰王者諸父兄不名韓說曰元長

也齊曰作謂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疏傳王成王也元

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

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

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於眾國○王者諸父兄不名者白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魯頌

是也與白虎通合此何用魯詩之證又封公侯篇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身獲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又攷黜篇公功成封百里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孟子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此言封百里與箋七百里異同為魯說元長也者玉篇一引韓詩文此謂元子為長子也漢書淮陽王傳王駿論指曰禮為諸侯制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駿傳吉學此論帝指同為韓說齊曰作謂者見下漢書律麻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期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疏箋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禮明堂位鄭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此齊說引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疏謂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疏謂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三

也箋交龍為旂承祀謂龍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或變也○馬瑞辰云孔疏謂龍旂承祀是宗廟之祭案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又曰交龍為旂觀禮侯氏載龍旂孤羈是龍旂本諸侯所建朝覲且用之則祭天祭祖皆得建之古毛詩說專指郊祀因非孔疏亦泥郊特牲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是祭天之旂實兼有龍與日月李氏補平謂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其說是也孔疏據明堂位以駁龍旂祭天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之說誤矣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疏傳駁赤犧純也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子之福○繁露郊祀對云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祭於天道故成王命魯郊也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陳喬樞云董為齊學此詩享以騂犧正魯郊用純騂之證曲禮天子以犧牛鄭注犧純毛也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謂毛之純色者周禮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

牡駉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疏傳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駉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魚豚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魯頌

也賦肉也羹大羹剛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眾多也箋此皇祖謂伯禽也秋書而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制足聞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千舞也○馬瑞辰云說文告下云牛觸人角者橫木以告人也與傳箋言福衡於牛角者相類至福下云以木有所通束也衡下云牛觸大木其角謂之告此云牛觸橫木是關之謂衡大木斷不可於角者謂之告此云牛觸橫木是關之謂衡大木斷不可衡於角此易明者案段是也封人凡祭祀其牲設其福衡於角謂之告此云牛觸橫木是關之謂衡大木斷不可不得抵觸人皆不云設於角又牛人凡祭祀其牲設其福衡於角謂之告此云牛觸橫木是關之謂衡大木斷不可司農曰互謂福衡之屬以說文訓柱為互以福衡為關之類矣鹿角木取其可以隔人也則鄭司農亦以福衡為關之類矣易大畜六五積豕之牙吉鄭注豕為互互以福衡為關之類矣五童牛之特特以解牛牙吉鄭注豕為互互以福衡為關之類矣文武同也駉何休解詁云赤脊非純色可知若羣公不毛則不盡赤脊矣繁露郊祀對云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功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見齊詩之義剛者懼之借字說文獨特也特牛父也駉猶言駉壯個字從岡取赤脊之義也陳奐云犧沙聲同沙讀為裝假借字也傳云有沙飾疑沙下奪羽字孔疏云此傳言犧尊有沙羽飾是正義本有羽明堂位尊用犧象山魯注犧尊以沙羽為飾鄭同毛說亦有羽皆可證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注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翡翠即羽也鄭志張逸問曰犧讀如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如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答曰刻畫器犧尊疏布鄭引鄭云畫尊作鳳羽安妥然故謂之尊也案此鄭注即鄭志沙為鳳皇其實沙為羽之狀非必謂鳳皇也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為犧尊淮南子儀真篇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則犧尊木質而畫以沙羽為飾阮謹以為牛飾王肅以為牛形悉為臆說禮明堂位云周以房俎鄭注房謂足下謂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俎曰豆大房案鄭注與箋大同知齊大房義不異張衡東賦云物牲辨省設其福衡又云毛魚豚胎亦有和羹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注韓說曰騰乘也三壽作朋如岡如陵疏傳動也騰乘也壽考也箋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藏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越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騰乘也者文選甘泉賦及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馬瑞辰云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







地徐宅邾戎之舊居南夷即楚伐楚止帶  
說唐四年從齊桓伐楚兵事非魯專主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疏

大也受福曰嘏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

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

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馬瑞辰云齊語管子曰以

魯為主反其侵地堂管管子常潛則常邑魯見侵於齊莊公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傳公時蓋亦復之春秋未及載猶齊

桓反魯常潛春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

秋亦未載也

多受祉黃髮兒齒注魯兒作觀疏

謂為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飲於內廩則善其妻壽其母

有也兒齒亦壽徵○易林豫之否令妻壽母宜家無咎君子之

歡得以長久此齊說魯兒作觀者釋黃髮齒齒壽也此魯說

書正義引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

生者老人壽徵也說文觀老人髮白復黃也或曰觀齒大齒落盡

詩今文也釋名九十日黃髮齒髮黃也或曰觀齒大齒落盡

更生無者如小兒齒也當亦魯說陳喬樞云爾雅釋文見本今

皆作觀五兮反一音如字本今皆作觀者謂舍人及樊孫爾本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今皆作觀字惟陸氏所據本改也

故云然則兒字後人順毛所改也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烏路腹孔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注魯齊新作腹奕作

釋韓說曰曼長也疏

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曼長也疏

修舊曰新新者姜嫄也信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

故治正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之先也奚斯者伯禽之教

人謂之廟也○唐石經來作徐水經汶水注汶水西南流逕祖

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徠徠之松也漢地理志泰山郡有徠

相連也是皆其文也淮南時訓高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  
廟奕奕言相連也呂覽季春紀高注引詩同陳喬樞云甘泉賦  
正用詩語然則魯文作寢廟奕奕後人據毛詩改之並宜訂正  
又蔡邕集胡太傅祠前銘寢廟奕奕後人據毛詩改之並宜訂正  
用詩語不得作新廟皆後人妄改也齊新廟所寢廟奕奕後  
鄭注詩云寢廟釋者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是齊作寢廟  
釋與魯同奚斯所作詩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云奚斯頌魯所其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廟奕奕奚斯所作詩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是詩公引奚斯所作詩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論李注引薛君章句文孔廣森云三家謂詩為奚斯所作者是  
也此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文義正同詩之章句未有長於此  
篇者故以曼言之毛謂奚斯作廟則孔碩且碩詞意寢復矣愚  
案薛於此特明詩為奚斯所作處  
後人泗作詩於作廟也餘見前文

閔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

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那第二十八

詩商頌注魯說曰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

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湯契高宗所以興作商

頌齊說曰商宋詩也韓說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

篇疏宋襄至商頌史記宋世家文揚雄法言昔正考父當歸尹

頌亦習魯詩者也商宋詩也者禮樂記鄭注文不曰宋而曰

尚者孔子編詩魯定公諱宋故也班固漢書地理志宋地房心

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

虛也班亦學齊詩者正考至二篇後漢曹爽傳李注引韓詩薛

頌章句亦美襄公餘詳下黃山云漢之睢陽即今河南歸德府

地商邱縣為府治志云闕伯之虛者本左傳昔陶唐氏之火正

閼伯居于商邱也商之亳都即在宋境故路史云宋為故亳商

之舊都殷本紀湯始居亳帝仲丁遷于囂故路史云宋為故亳商

于邢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治亳中宗帝乙在仲丁未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遷歐之前高宗武丁在盤庚復故居之後是與湯皆居亳者也

遺烈具在宋之蒸嘗必及焉亳亦作薄管子輕重篇湯以七十

里之薄荀子議兵篇昔者湯以薄大傳孟歸于薄新序趙歸薄

今皆傳桓桓請以莊十二年傳公曰薄宗邑也杜注宗廟所在皆其

證三毫之分自周始見周書立政後人援以說商之毫謂西毫

在偃師南亳北亳在宋州為故宋地北亳亦名景亳因景

山得名景山在河南府偃師縣以山考地皆相距不遠也

那注韓說曰湯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微今扶風微

陌是也疏毛序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

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

忘其禮之儀制祭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父至

商頌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始知商頌與魯頌一例宋襄與魯魯同科猶書之附錄法言諸書

也曰外此有微乎曰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頌而能斷

者宜歌齊頌注商頌詩也疏謂據下文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而商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粹然三命滋益恭之博文

三薛氏鐘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承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

日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丁為武

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

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

四商頌果作於商如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祖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則仲丁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以遠稱之曰自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湯孫之將再則曰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則曰於文王武丁

不與空言相類此頌之體也

承此正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尚備車服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商頌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而襄公世尚存乎

且考父生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年九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而商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粹然三命滋益恭之博文

三薛氏鐘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承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

日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丁為武

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

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

四商頌果作於商如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祖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則仲丁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以遠稱之曰自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湯孫之將再則曰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則曰於文王武丁

不與空言相類此頌之體也

承此正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尚備車服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商頌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而襄公世尚存乎

且考父生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年九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而商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粹然三命滋益恭之博文

三薛氏鐘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承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

日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丁為武

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

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

四商頌果作於商如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祖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則仲丁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以遠稱之曰自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湯孫之將再則曰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則曰於文王武丁

不與空言相類此頌之體也

承此正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尚備車服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商頌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而襄公世尚存乎

且考父生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年九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而商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粹然三命滋益恭之博文

三薛氏鐘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承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

日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丁為武

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

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

四商頌果作於商如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祖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則仲丁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以遠稱之曰自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湯孫之將再則曰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則曰於文王武丁

不與空言相類此頌之體也

承此正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尚備車服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商頌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而襄公世尚存乎

且考父生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年九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而商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粹然三命滋益恭之博文

三薛氏鐘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承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

日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丁為武

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

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

四商頌果作於商如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祖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則仲丁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以遠稱之曰自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湯孫之將再則曰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則曰於文王武丁

不與空言相類此頌之體也

承此正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尚備車服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商頌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而襄公世尚存乎

且考父生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年九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而商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粹然三命滋益恭之博文

三薛氏鐘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承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

日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丁為武

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

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

四商頌果作於商如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祖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則仲丁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以遠稱之曰自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湯孫之將再則曰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則曰於文王武丁

不與空言相類此頌之體也

承此正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尚備車服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商頌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而襄公世尚存乎

且考父生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年九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而商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粹然三命滋益恭之博文

三薛氏鐘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承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

日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丁為武

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

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

四商頌果作於商如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祖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則仲丁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以遠稱之曰自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湯孫之將再則曰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則曰於文王武丁

不與空言相類此頌之體也

承此正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尚備車服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商頌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而襄公世尚存乎

且考父生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年九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而商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粹然三命滋益恭之博文

三薛氏鐘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承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

日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丁為武

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

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

四商頌果作於商如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祖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則仲丁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以遠稱之曰自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湯孫之將再則曰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則曰於文王武丁

不與空言相類此頌之體也

承此正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尚備車服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商頌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而襄公世尚存乎

且考父生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年九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知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而商頌之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粹然三命滋益恭之博文

三薛氏鐘鼎其萬年無疆子孫承保用享案竹書紀年商武丁

日文丁此器當成於作頌之時稱文丁為文王猶稱武丁為武

王也考父大夫止得祀其家廟使非奉命作頌何由作祭器

享先王乎則知商頌十二篇中必有祀文丁之頌而亡之矣

四商頌果作於商如說那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祖之祀中宗者謂仲丁中宗則仲丁之祀成湯者為太甲頌也

以遠稱之曰自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湯孫之將再則曰古曰昔曰先民而一則曰於文王武丁

微庶冀先祖之眷顧而祐我孫子乎證五則曰於文王武丁

不與空言相類此頌之體也

承此正猶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尚備車服樂器以祀其先王也豈如箋所云孫子即武丁

商頌之故謂之齊知此商為宋人所歌之詩宋是商後故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之張蒼伏生賈公皆身歷數朝年逾百載其則益壽銘鼎可徵

非考甫中年引疾致仕而襄公世尚存乎

且考父生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父必先卒於穆公之世何由逮事入君之

年九不可考假如三公之年共止十餘載而孔父嘉嗣位烏











而玉振之也近人通解謂金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王特磬也  
振以收之於後樂之終乃舞之始擊磬以振動之而樂中之眾  
發悉隨磬而止故曰終條理也漢書敘傳既和且平韓詩於赫  
外傳八引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明齊韓與毛文同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敷注魯庸作鏞萬舞有奕疏孫盛矣湯  
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教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發穆移美也  
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數數然有次序  
其干舞又開習○釋文庸依字作鏞明古文借字廣雅驛驛盛  
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釋繹盛貌此傳釋有敷爲數  
敦然盛亦借字馬瑞辰云賓之初筵箏舞笙鼓傳乘箏而舞與  
笙鼓相應此詩庸鼓有敷萬舞有奕則萬舞與庸鼓相應故特  
盛之皮錫瑞云祭湯而稱湯爲湯孫稱謂不倫以爲太甲不應  
商人頌祖德專歸美於太甲湯孫乃主祭君之號自當屬宋襄  
公且萬舞之名至周始有也詳見上魯庸作鏞者張衡東京賦  
鏞鼓設衛用魯詩明魯作鏞又云萬舞奕奕此用經文易字也

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疏傳夷說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在昔曰先民有作有恪有所  
助祭者亦不說釋乎言說傳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禮禮非專  
於今也其禮儀溫恭執事乃大古而有此助祭禮禮非專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八 商頌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八 商頌  
時嘉客謂附庸小國如左隱元年傳疏引世本及史記因本紀  
贊所載宋同姓皆當助祭於宋者詳見上陳奐云魯語其輯之  
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  
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在昔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  
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也與箋義  
異荀子大略篇列女傳二引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二句明魯毛  
文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疏箋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  
扶助也序助者來之意也○陳奐云烝嘗時祭也將大也謂  
祀事大也愚案大不屬祀謂客顧烝嘗卜湯孫且昌大也謂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疏毛序祀中宗也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  
椹云詩正義引五經異義云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  
成宣王皆以時毀又引古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謹案春秋公羊御史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  
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今攷漢書韋元成傳  
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廢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言壹禘壹祫也  
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  
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非有後稷文武受命  
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  
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元成治魯詩者此魯說謂周成王廟  
以時毀之說也又光祿勳彭宣嘗事滿昌博士左咸等議皆以  
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彭宣嘗事滿昌博士左咸等議皆以  
此亦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之說也滿昌治齊詩者是齊  
詩與魯說同惟王舜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  
兩之禮則宗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不爲設數故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  
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  
之宗無數也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  
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經  
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  
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文虛說定也歆等所言即古尚書說經  
則詩箋之義亦當以殷中宗廟爲宗而不毀矣黃山云殷禮後  
世無傳匡衡謂殷中宗廟以時毀異義據爲魯詩說滿昌齊說  
復無所防既祀中宗矣又使三家此篇不云祀中宗衡昌之說  
廟以時毀者三王之通制宋之祀中宗侯國之變禮周所特許  
欲表彰殷先王之功德以懷輯殷之遺民也書多士自成湯至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八 商頌  
於帝乙罔不明德惟祀美殷之德祀固當惟殷祀矣若封之七  
廟在朝歌者於中宗早已親盡而毀三家必當因說此篇而論  
及之惜其詳無聞耳魯齊既皆以商頌爲宋詩必不以王者廟  
制歸之宋衡昌論王者廟制亦本非詮詩孔疏徇毛誤依七廟  
說之宜不可通而古文尙  
書遷就之言尤不足道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賚我思成  
疏傳秩常申重醑酒賚賜也箋祐福也責讀如往來之來嗟嗟  
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  
興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  
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馬瑞辰曰賚子禮篇祐大福也  
有秩卽形容福之大兒秩呈雙聲說文載大也秩卽載之假借  
說文引詩秩秩大猷作載大猷是秩載通借之證愚案及爾  
斯所者斯所乃宋公就宋之國言以斯國土賚爾爾中宗受於  
成湯之舊畿惟成湯之錫福無疆按此土於爾爾又遺之於我  
卽思爾生長斯亦有不失舊都仍得祀爾於斯土俾我於爾爾之  
所之成功也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假無言注齊釀作奏時  
靡有爭綬我眉壽黃耇無疆疏傳戒至釀總假大也總大無言  
靡有爭綬我眉壽黃耇無疆疏傳戒至釀總假大也總大無言



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禋獻神靈  
 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  
 矣既齊立平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  
 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享  
 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陳奐云亦有與既載對文言既  
 載清酌亦有和羹也○和羹指祭而言不為取喻而設左昭二十  
 年傳晏子曰和羹如羹焉水火醴醢鹽梅以亨魚肉燂之以薪宰  
 夫和之齊之謂之羹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以而否焉臣所謂可以而否焉君所謂可以而  
 有可焉臣所謂可以而否焉臣所謂可以而否焉君所謂可以而  
 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既戒既平既戒既平既戒既平既戒既平  
 以喻君臣之和而詩意本無關設喻政平無爭自釋詩無言無  
 爭之義疏杜注皆泥於晏子引詩之義失詩指矣傳訓戒既平也箋  
 與孔疏杜注皆泥於晏子引詩之義失詩指矣傳訓戒既平也箋  
 中庸引詩奏假無言時靡有爭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  
 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  
 所爭也鄭注或本三家詩思案陳說是齊嚴作奏者嚴奏雙聲  
 字故通用左傳假作假假亦通用字也張衡東京賦奏雙聲  
 亦有和羹蔡邕集崔君夫人誄黃者無疆明魯毛文同約軋錯  
 衡八鸞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八 商頌 九

來享降福無疆 疏傳八鸞鶴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箋納  
 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  
 鸞鶴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  
 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  
 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  
 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以久長之福也○約軋錯衡詳采  
 芑篇芑當作鑿鶴猶瑤瑤也皮錫瑞云此當屬宋公之車上  
 公雖非同姓亦得乘金輅周制駕四故入鸞詳見上楚詞王注  
 將長也此詩將字引之亦訓為長言宋君乘此上公之車而  
 來於廟中以詩將字引之亦訓為長言宋君乘此上公之車而  
 樂之福得豐年莫非由我受周天子之命既大且長自天降安  
 元成傳匡衡謝豐年莫非由我受周天子之命既大且長自天降安  
 受命溥將用齊經文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疏箋此祭中宗諸  
 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  
 本言之○愚案此湯孫亦指主祭之宋公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疏 毛序祀高宗也箋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  
 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  
 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始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

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案序云  
 祀高宗箋改祀為禘以避下殷武序同也然人君免喪禘於太  
 廟此篇即為宋公祀中宗之樂歌明係烝嘗時祭之所用乃曰  
 廟其說固不可用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注魯作殷社芒芒 疏傳玄鳥  
 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姓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  
 于高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  
 箋降下也天使契下而商者謂契遺卵城氏之女簡狄吞之  
 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  
 至湯入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曰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  
 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姓  
 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  
 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曰契事本之詩傳  
 也魯作殷社芒芒者史記三代世表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  
 而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故舍之  
 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者  
 質殷號也愚案此諸先生所引詩傳與史遷微異少孫亦習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八 商頌 十

魯詩不應所引傳與素隱以為出詩籍故曰詩傳愚意或作傳  
 者欲神其事以為無父而生爾殷社芒芒三語誤倒毛詩作土  
 三家作社多偏旁緣自土沮漆齊作自杜亦其比也社土古同  
 音通用故大社稱豕土公羊傳諸侯祭土何注土謂社也皆其  
 證楚詞天問簡狄在臺嘗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王逸注簡狄  
 而吞之因生契淮南修務篇高誘注契母有飛燕墜遺其卵喜  
 吞燕卵而生契簡狄背而生詩云天命玄鳥墜其卵簡狄也  
 墜形訓有姓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建疵高注有姓國名  
 也不周山名也姓讀如嵩高之嵩簡狄建疵高注有姓國名  
 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而簡狄吞之建疵高注有姓國名  
 祖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簡狄吞之建疵高注有姓國名  
 而爭搏之覆以玉篋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  
 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注天令燕降卵于  
 有城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簡狄吞之建疵高注有  
 立子生商此之謂也白虎通姓篇簡狄吞燕卵而生商又曰有姓  
 也潛夫論五德志篇簡狄吞燕卵而生商又曰有姓  
 順五品蔡邕月令章句簡狄以玄鳥至之日有事高禘而親百姓  
 焉故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簡狄吞之建疵高注有姓國名  
 而吞之遂生契易林晉之剝天命玄鳥下生大商造定四表享



以上齊說左昭四年傳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杜注芒芒遠貌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注韓詩曰方

命厥后奄有九域韓說曰九域九州也疏傳正長域有也九有

天地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為政於天下方命

其君謂備告諸侯也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也○馬瑞

辰云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古天也周書周禮謂

為古皆天稱古之證古帝猶言昊天上帝古帝命武湯謂

文王皆託天以命之也正域二字平列即正其封疆之謂方讀

為旁方命厥后猶晉語乃使旁告於諸侯也方命至州也文選

潘助冊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薛君文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

不取息遑而奄有九域與韓詩字同知三家今文作城也域有

一聲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疏傳武丁高宗也後

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

也○孔疏引王肅云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

武丁之為人孫子也王引之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

以為武丁當作武王說詳下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

大糖是承注韓精作館說曰大館大祭也疏傳勝任也箋交龍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商頌

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

此是韓皆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疏傳畿疆也箋止

作禮也北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其為

政自內及外○禮大學引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鄭注

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

所止周易曰畿文選西京賦注引詩作封畿千里西都賦亦云

封畿之內厥上千里馬瑞辰以封畿為本三家詩但邦封字同

義通禮經注皆作邦漢人文或避高祖諱改字也馬瑞辰云字

訓始者作單說文單戶始開也訓擊者作擊李舟切韻擊擊也

經傳中通借擊為擊又謂作擊故玉篇云擊俗擊字張參五經

文字曰擊作擊擊是知毛詩今作擊者俗語字也擊北古同四

音通用見書堯典及大雅箋邦畿以下追述高宗中興之盛四

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疏傳景大

任也箋假至也祁祁眾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

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觀貢獻其至也祁祁然眾多其

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

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孔疏傳謂殷王之政甚大均如

河之潤物陳與云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故詩人

言四海之朝貢來至于河者乃大均也黃山云陳說善會詩指

庚五遷後還都亳高宗因而中興今日之山河皆先王之遺烈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商頌

所在焉景員維河者當謂景山係亘四周於河凡此土疆昔為

受命所宜今仍百祿是何耳本當前之地追念中興其為宋詩

益明已集傳景山名商所都春秋傳商湯有景亳之命

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景山四周皆大河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疏毛序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

白虎通義周官祭天祭地之是謂也○陳奐云內司服賈疏引

大享功臣從祀鄭注大享謂燕嘗而郊天無功臣從祀之文或

亦祀高宗之詩上篇為大禘而此篇為大禘與而詩何不一及

高宗也禮無明文宜從蓋闕恩案此或亦祀成湯之詩黃山云

箋以此篇為郊祭天之詩謂殷後王所用之樂歌也此仍毛說

不足以此篇為郊祭天之詩謂殷後王所用之樂歌也此仍毛說

郊天之明文惟禮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勳勞而

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宋

之有禘本與魯同大禘即大嘗禘抑即盤庚之大享本為內祭

功臣固得從祀夫人亦當侍祠請侯不得郊天在魯且祭宋固

無郊天之事蘇傳引盤庚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疑是禮起於殷亦本無可疑也殷本紀載武王封紂子以紂獻



宋之大補本即大享變享言補重有補也魯補於周公之廟微  
子非其比則當補於湯之廟詩本亦主祀湯而以伊尹從祀其  
應世先世著湯業所由開非皆祀之否則宋為諸侯禮不得補  
帝學又安得及有城乎陳氏乃並以詩不及高宗為疑故曰猶  
也

潛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

既長疏傳潛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箋長猶久也

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馬瑞辰云說文

此詩通川也或作洛古文作濬又曰濬深明也通也古文作濬

猶言明哲傳箋訓深非外大國是疆者京有城方將帝立子生

師為內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也○有城方將帝立子生

商疏傳有城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

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陳奐云

史記殷本紀桀放于有城之虛桀都河南有城與桀都相去當

不甚遠淮南墜形訓有城在周之北高注城讀如嵩高之嵩

案嵩高山在河南於聲求義高說自得精簡讀書竟與嵩高注商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國在太華之陽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

國契所封也司馬貞以爲商即相土所居商邑誤契母吞乾卵

詳之鳥篇又列女簡狄傳云契母簡狄者有城氏之長女也當

好簡狄與其妹娵浴於元邱之水有玄鳥卵而吞之遂生契

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而吞之遂生契

於毫又堯崩舜即位乃教之曰契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

簡狄仁而有禮詩曰有城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

生商此之謂也頌曰契母簡狄教仁屬翼吞卵產子遂自修飾

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呂覽音初篇高誘注

詩曰有城方將立子生商楚詞離騷王逸注有城國名謂帝嚳

之妃契母簡狄也高注引詩作立子生商與列女傳合

以上皆皆說也高注引詩作立子生商與列女傳合

履不越注三家履作禮遂視既疏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

謂契爲玄王遂翁福也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

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

德禮不得踰越乃備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撥作發曰發明  
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蓋以桓發二字平列訓桓爲武訓發爲明  
言玄王有英明之姿白虎通瑞贊篇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  
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  
也是魯詩以玄王即湯漢書禮樂志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  
德歸古曰虞殷之始元王公劉古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姬之  
王是齊說以周玄王爲二人周是始祖相土與元王成黑帝  
之德而在相土前則爲周子相土父即昭明也均與毛義異韓  
詩外傳三載晉文公不賞陶叔狐事引詩率禮不越遂視既發

有截疏傳四句履皆作禮是三家文並與毛異相土烈烈海外

烈烈四海之外率履截爾齊○漢書人表相土昭明子五行

志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開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師古曰據

魯典籍相土即商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恐案人表不誤五

行志衍自字班固封燕然山銘勳凶虐今截海外用齊經文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曰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

帝命式于九圍注齊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齊說曰帝天帝也詩

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

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

命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

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

韓說曰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疏傳至湯與天心

膺升也九圍九州也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也

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降下假假祇敬式用也湯之

下土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而以其德聰明寬假天下

之人選選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天用是故受敬之也天於是

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帝命至王也禮孔子問居

鄭注文引詩躋作齊與毛異乃據齊詩所連亦齊義也謂使王

也與此三載孔子之也同義聖敬至于天文選問居賦注引韓詩

外事傳八載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而推演之說苑敬慎篇引湯降

四事並引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而推演之說苑敬慎篇引湯降











同事同訓故未襄作頌以美其父... 捷彼殷武注韓說云捷達也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襄荆之旅疏

也捷有鍾鼓曰伐采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然奮揚威... 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城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

士眾○馬瑞辰云捷蓋勇武之貌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 也疾與壯健義近傳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虛古文捷段王

失傳指矣據鄭風挑達為行疾之兒達亦疾也則韓毛字異義... 同恩案召陵之役因伐蔡而遂伐楚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迅雷脫兔正以疾見其武壯孔疏未為失也殷武者宋為殷後... 原其本稱猶孔子之自稱殷人殷武猶言宋武也楚人春秋歷

云宋即突之隸變說文穴部突深也本毛網部梁下引詩梁入... 其阻木三家鄭箋於字同毛而義用三家若閔宮字從詩商訓

從商之例馬瑞辰云哀即揮之別體說文揮引聖也引詩商訓... 才哀作揮云取也是哀即揮之證哀為聚又為取廣雅揮取也

與爾雅訓揮為取也取義故傳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疏箋緒業也... 訓哀為聚而箋以伴虜易之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疏箋緒業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商頌 九 高宗所伐之虜國邑皆服其罪更自敕整截然齊豈是乃湯孫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 來王曰商是常疏傳鄉所也箋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禍適注韓說曰適數

也稼穡匪解疏傳辟君適過也箋多眾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 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數以勸民稼穡非

可解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以用曉告楚之義也禹平水土... 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馬瑞辰云說文述步處

也或作蹟古經傳因多段蹟為績漢書凡功績字通借作迹是... 也此詩又段績為迹九州皆經禹治因稱禹迹周書立政以跡

禹之迹詩云設都于禹之績正謂設都于禹所治之地箋訓為... 功績失之文王有聲篇雜禹之績績亦當績為迹左哀元年傳

復禹之績釋文積一本作迹此古段績為過廣雅績過責也者釋... 文引韓詩文王引之云子猶施也禍績為過廣雅績過責也者釋

子過責言不施過責也馬瑞辰云傳訓過為過者正謂過為請... 韓云過責言不施過責也馬瑞辰云傳訓過為過者正謂過為請

為過過為請正與毛鄭相發明愚案天謂王也詩言周天子命... 眾諸侯建都於禹迹之地者但令其歲時來王不施過責惟告

之以勸民稼穡而己非有所多求也蓋宋於周為客惟歲事往... 朝周頌有客微子助祭於周廟是其例荆楚既平

國家無事重新寢廟以安神靈亦告太平之意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疏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降下遑暇... 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商頌 十 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

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也○... 馬瑞辰云說文僭假也僭之本義為以下僭上引伸之為過差

濫者濫之段借說文濫過差也引論語小人窮斯濫矣經典通... 作汎濫之濫禮器君子以為濫鄭注濫亦盜竊也正義曰是為

僭濫也是僭濫二字同義此承上文下民有嚴言謂民知畏法... 故不敢僭濫非謂上之賞刑也左襄二十六年傳引詩以證賞

不僭刑不濫特斷章取義耳傳遂引以釋詩誤矣陳奐云嚴讀... 為嚴爾雅僭敬也荀子儒效篇嚴嚴乎其能敬己也楊倞注嚴

或為嚴思案有嚴猶嚴嚴也下國宋公自斥其國也詩言周天... 子之命又下監觀四方在下之民惟當嚴嚴乎敬以奉上不敢

有所僭濫於民事不敢有所怠遑天子乃命于下國以封建錫... 其福焉孟子所謂慶以地也兩言天命見宋與諸侯伐楚皆奉

天子之威靈也趙岐孟子章句十三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明魯... 毛文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注三家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壽考且靈以保我後生疏傳商邑京師也箋極中也

濯濯厥靈壽考且靈以保我後生疏傳商邑京師也箋極中也... 微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

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曉告楚之義



○三家作京邑翼異四方是則者後漢樊準傳準上疏曰夫建  
化致理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異四方是則李注韓詩之文  
也翼異然盛也後魏書甄琛傳京邑翼異四方是則後魏  
時齊魯詩已亡所引韓詩也白帖兩引詩同亦據韓詩後漢  
恭傳恭疏引四方是則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異四方是則張  
若治魯詩張賦作所視者改文以合韻也王符傳潛夫論浮侈  
篇引商邑翼異四方是極蓋後人據毛詩改之漢書匡衡傳  
疏曰商邑翼異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而遠始於民知所法遂善  
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  
翼異四方是則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王  
引之云漢  
紀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注詩四方是則以證之行  
也外自近者始於後民知所法故引詩也案疏言商邑翼異  
與漢紀不同於漢書匡衡傳而載衡疏作商邑翼異四方之  
方是則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王引之云  
紀之文則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王引之云  
外自近者始於後民知所法故引詩也案疏言商邑翼異四方  
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注詩四方是則以證之行  
漢紀以正之皮錫瑞云白虎通京師篇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  
曰京師是周以前天子所居無京師之稱三家以此為周人作  
故據周人所稱曰京師京邑毛以為商人之稱故據商人所稱曰  
商邑也釋訓赫羅羅迅也孫炎注赫羅羅迅著之迅釋文舍人  
本赫羅羅作爽陳喬樞云赫羅羅古通疑舍人本是魯詩之文  
文羅羅赫光本作羅羅是古本有作羅羅者與迅義合疑亦魯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詩也言爽爽然揚其名聲又羅羅然敬其神靈考二句言周王享世長久與我侯國共保太平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注韓詩曰松柏丸丸韓說曰取松與柏是  
斷是遷方斲是處注魯處作椽松栢有椽旅楹有閑注韓說曰

閑大也謂閑然大也寢成孔安注韓說曰宋襄公去者即儉疏  
傳丸丸易直也遷徙度敬也椽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椽椽謂  
之度升景山椽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於於椽上以  
為栢與眾椽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以高宗  
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  
○張衡家賦陟彼景山明哲毛文同松栢至與栢文選長松賦  
注引韓詩薛君文引經明韓毛文同松栢至與栢文選長松賦  
柏斯兒傳兒易直也古音兒讀如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亦  
為易直說文丸圓也傾側而轉者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謂滑  
詞詩注取松與栢乃總括下是斷是遷等句釋之與箋云取松  
栢易直者同義非訓丸為取也李善注詩曰方斲是處者釋  
宮椽謂之椽陳喬樞云釋文椽本亦作度詩曰方斲是處者釋  
作度爾雅用魯詩當為椽字作度者或後人順毛說改之釋  
陳也又翠也皆魯訓言陳列則必眾矣傳訓陳箋說為眾正以

申傳非異義閑大也謂閑然大也者文選魏都賦旅楹閑列李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韓詩旅楹閑列引未及選周書作旅楹  
孔也注旅楹也當本韓訓故賦以閑列為文亦木一家之說列  
卽陳也孔疏箋不解開義極為栢之長貌則閑為楹之大貌王  
肅云栢楹以松栢為之言無形貌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今以  
魏都賦證之則肅義實本韓詩宋襄公傳至卽儉史記司馬貞  
文選張衡東京賦李注引韓詩宋襄公傳至卽儉史記司馬貞  
愚案考父頌商本無可疑徒以年壽之故致致致致致致致  
而好古博覽之士亦間有取資漢書杜欽傳之引小卞卽是暗  
用毛義至於此詩則買問有取資漢書杜欽傳之引小卞卽是暗  
曹植文云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蓋高宗僖公廟  
世之王諸侯之國猶著德于三頌騰聲于千載植謂韓詩而亦  
旁參毛義則鄭學大行之後時  
代為之也並著於此以質學者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 商頌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八終



道光丙午仲夏錄

# 詩緯集證

小娜嬛館

自叙

詩緯隋經籍志載魏博士宋均注十八卷七錄云十卷其目曰推度災曰汜歷樞曰含神霧皆察躔象以紀星辰之度推始際以著麻數之運徵休符以合神明之契其間天運循環終始之理人事興衰得失之原王道治亂安危之故靡不包羅囊括兼綜而條貫之告往知來聖門言詩之微旨有綫未絕端賴乎是漢儒如翼奉郎顛之說詩多出於緯蓋齊學所本也鄭君箋詩於十月之交篇主緯說六藝論亦據而用之魏晉改代齊學就湮隋火之餘詩緯漸佚閱有存

## 詩緯集證

叙

者或與雜識比例齊觀學者弃置勿道書遂盡亡夫齊學湮而詩緯存則齊詩雖亡而猶未盡泯也詩緯亡而齊詩遂為絕學矣曩者先大夫嘗輯三家詩佚義以詩緯多齊說其於詩文無所附者亦補綴之以次於齊所以廣異義扶微學也比喬樞撰述齊魯韓遺說攷竊惟三家齊詩先亡最為寡證因著齊詩翼氏學二卷發明齊詩之學宗旨有三一曰四始明五行之運也二曰五際稽三期之變也三曰六情著十二律之本也夫順陰陽以承天道原性情以正人倫經明其義緯陳其數經窮其理緯究其象緯之於經



相得益彰謂非詩學之鎔鑄而學者之所宜鉤攷歟  
明孫穀蒐輯逸緯為古微書謂推度災諸篇皆識類  
而不知隋志所錄又有詩雜識固區別而為二也近  
世陸明睿增訂殷元正集緯於三篇外列合文候之  
目而復不知路史注所引即為含神霧之譌也余同  
年生趙子在翰重纂七緯仍隋志著錄之舊而詩緯  
佚文仍多遺漏且以孔氏詩正義語屬入汜麻樞中  
亦失之疎喬樞不揆精味網羅散佚視各家輯本增  
十之三揭所據依加以考訂成詩緯集證三卷其舊  
書所引未詳篇目者別成一卷都為四卷附於齊詩

詩緯集證

叙

二

亦敬承先大夫遺訓以尋齊學之陸緒云爾旨太歲  
柔兆敦牂陬月福州陳喬樞序於鈔陽官署之思補  
齋

詩緯集證卷第一

福州陳喬樞學

推度災

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 初學記文部

案此語說郭載易坤靈圖疑誤太平御覽六百  
九困學紀聞三並引作推度災可證也四始五  
際是齊詩之說後漢書郎顛傳顛上書言四始  
之缺五際之厄章懷注依毛詩義以關雎鹿鳴  
文王清廟為四始非是汜麻樞云大明在亥水  
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

詩緯集證

卷一

一

在申金始也緯說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  
詩文託之蓋欲王者法五行而正百官正百官  
而理萬事萬事理而天下治矣政教之所從出  
莫不本乎五行乃通於治道也五際據漢書  
奉傳注孟康引詩內傳謂卯酉午亥戌陰陽終  
始際會之歲此齊詩內傳說應劭注以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之亦非也毛詩大序正義  
引詩緯汎麻樞而釋之云亥為革命一際  
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  
際也午為陽謝陰與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



際也然齊詩內傳并數戌而冲遷不及之於  
為疎戌亥皆為天門亥為革命當一際則天門  
候聽宜以戌當一際矣攷易緯通卦驗以八卦  
炁配八節始於乾主立冬終於兌主秋分始於  
乾者乾在亥位即詩四始之以亥為始也終於  
兌者兌居酉位即詩五際之以酉為終也周天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陰一陽分之各  
得一百八十二日有奇分為皆得九十一日有  
奇四正分而成八節節四十五日二十一分八  
節各三分之各得十五日七分而為一炁詩之

詩緯集證

卷一

二

始際集微揆著天道三微而成者三著而成體  
分滿三十二為一日五日為微成一候三微成  
著則十五日為一炁三著成體則四十五日為  
一節陰陽代嬗而成一歲歲有四時立為八節  
以定二十四炁而應七十二候推而演之自十  
一月冬至至正月立春亦謂之三微之月其間  
相距四十五日則十五日為一微四十五日成  
一著三著體成至四月為乾純陽之象也故十  
一月十二月十三月三正之始皆為三微之月  
又推之三統之正若循連環周則又始於三

微而成一著五德之運千五百二十歲 紀三  
紀四千五百六十歲復於青龍為元此五行相  
代一終之大數是亦三著而體成也聖人受命  
而王莫不承天地法五行修五事而御宇宙養  
蒼生者也四時之運成於五行五行之氣實於  
陰陽四始五際者所以明陰陽五行終始盛衰  
之理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所謂尚消息盈虛  
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  
又案八節分配五行所以應八卦而正八方順  
八風而行八政也蕭吉五行大義曰易通卦驗

詩緯集證

卷一

三

云坎主冬至艮主立春震主春分巽主立夏離  
主夏至坤主立秋兌主秋分乾主立冬冬至之  
日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子雖太陰之位以陽氣  
動其下坎外陰內陽故居子位以配水立春之  
時陽氣已發在於地上下有重陰陰氣猶厚陽  
氣尚微艮重陰在下其位居丑丑位未衝故以  
配土春分之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  
萬物萌動震居卯卯木少陽之位故以配木立  
夏之時陽氣已盛陰氣微弱在於二二陽在  
上故居以配於木夏至之 動於黃



泉之下午是盛陽之位而陰氣動離外陽內陰  
 故在南方以配火陰動於午至未始著故坤後  
 午之位純陰象地禮以中央土在未地即土也  
 故在西南以配土秋分之時陽氣已深金為少  
 陰酉是金位兌一陰居上故在西方以配金陽  
 氣起子乾是陽氣之本故先子之位以純陽堅  
 剛故在西北以配金易傳曰震主春分穀雨穀  
 兩得天兌則萬物畢生兌者西方之卦是時日  
 在昴昴西方之宿以日在西故曰天兌視順木  
 得則天兌為和貌失木逆則天兌為害而常雨

詩緯集證 卷一

四

為罰兌主秋分霜降露以得天震之動氣則天  
 下霜萬物死震者東方之卦是時日在房房東  
 方之宿以日在東故曰言順金得則天震  
 為和言失金逆則天震為害而旱罰坎主冬至  
 大寒大寒得天坎之氣則天下大寒是時日在  
 虛虛北方之宿故曰天坎聽順水得則天坎為  
 和聽失水逆則天坎為罰故常寒離主夏至大  
 熱大熱得天離之氣則天下大熱物畢出是  
 時日在七星南方七宿故曰天離視順火得則  
 天離為和視逆火失則天離為罰故常煥春秋

二時震兌相臨天地氣和冬夏二時天地氣併  
 坎離各當其方四維四卦則丑寅屬艮辰巳屬  
 巽未申屬坤戌亥屬乾因八方之通八風以調  
 八節之氣淮南子曰東北方曰蒼門生條風東  
 方曰開明門生明庶風東南方曰陽門生清明  
 風南方曰暑門生景風西南方曰白門生涼風  
 西方曰闔闔門生闔闔風西北方曰幽都門生  
 不周風北方曰寒門生廣莫風蒼門者東北木  
 將用事青之始也開明門者明者陽也日之所  
 出也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南方

詩緯集證 卷一

五

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白門者月建在申金  
 氣之始闔闔門者八月建酉萬物將收闔闔大闔  
 閉大聚萬物而閉之也幽闔也元冥將始用事  
 陰聚故幽北方積寒所在故曰寒門此八極之  
 方是八風之所起冬至十一月陽之氣也陽立  
 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一變風以陰合陽故  
 八風相距各四十五日也太平御覽九引易緯  
 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  
 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  
 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



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郊秋分闡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

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覓太平御覽一

宋均注本即原也變陰陽為雌雄覓也亦言未有形也皆無兆朕故謂之氣全上

案易乾鑿度云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也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

詩緯集證

卷一

六

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以其寂然無物故太初者氣之始也元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也始太素者質之始也地質之始

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此三者始而渾淪者言萬物莫不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此明太易無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也易變而為一一主此

生之始則太初一變而為七七主南方陽氣壯氣之所生也七變而為九九主西方陰氣所終究始氣之所生也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此則元氣形見

而未分者大陽氣內動周流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象質形其語與詩緯足相證明蓋易有陰陽詩有始際其理則一也淮南精神訓云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芻窳冥冥茫艾漠閔鴻濛瀕洞莫知其門雌形也氣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剛陽也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大戴禮諸志篇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曾子天圓篇云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注云神為覓靈為魄魂魄者陰陽之精有生之本也此變陰陽為雌雄者雌雄氣合而陰陽與和共生物形物本獨言魂者魂少陽之氣陽氣始動物始生故以為物本也

詩緯集

卷一

七

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曾子天圓篇云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注云神為覓靈為魄魂魄者陰陽之精有生之本也此變陰陽為雌雄者雌雄氣合而陰陽與和共生物形物本獨言魂者魂少陽之氣陽氣始動物始生故以為物本也



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行三節全上

宋均注節猶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必知生八月仲者據此時齊麥生以為驗也陽生物行三節者須雌俱行物乃著也全上

案詩三基之法汜麻樞云王命一節為之十歲

此三節在一月中則節各十日行三節者由八

月仲節而至九月仲節也白虎通云八月律謂

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齊麥也

史記律呂正義引作言陽氣尚任包大生齊麥也又云昌益風至生齊

麥易通卦驗春秋考異郵並以昌益風為秋分

詩緯集證 卷一

八

之候知雄生八月仲節是據此時齊麥生以為

驗也

雌生九月仲節號曰太始雌俱行三節全上

俱行起自戌仲至亥全上

案太平御覽引乾鑿度云雌生戌仲號曰太始

攷乾鑿度無此語以類求之知是推度災之文

今本御覽字誤耳戌仲當作九月仲節此緣

注語有起自戌仲至亥而致誤也知雌生九月

仲節者白虎通云九月律謂之無射何射者終

也言萬物隨陽氣而終當復隨陰氣而起無終

已也孝經鈞命訣云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

之端謂之太始太始者形之始也形生於氣氣

輔形而行故合氣形而言之詩緯上文云雄行

三節此言雄雌俱行三節陽唱陰和女隨男行

也趙貢士在翰以雌生九月仲亦行三節至亥

仲乃雌雄俱行不知此注明明言俱行自戌仲至

亥又上文注言雄生物行三節者須雄俱行物

乃著須者俟也明俟雌生而俱行也至於亥仲

則雄合物魂非僅與雌俱行且合而施化矣

雄雌俱行三節全上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三氣才分別

詩緯集證 卷一

九

號曰渾淪音憲廣雅音義

雌雄俱行故能合物魂而生物也獨言雄雌主於

陽故也太平御覽一〇案御覽引雄合物魂二語作乾鑿度今據廣雅音義則是推度災之文

案王氏懷祖廣雅疏證云俱全上各本譌作但又

三氣未分句脫去氣字今訂正喬樞案太平御

覽引推度災譌全上乾鑿度而俱字則尚未譌也

太素者形變而有質者也全上陰不生積陽不化

雄雌俱行自戌仲至亥而全上陽氣合施化始起

獨言雄合物魂者陰承乎陽順而成之形生於

氣也張衡靈憲云太素之前幽清元靜寂寞冥



以別于上文其殺之義孔傳云又惟殷家蹈惡諸臣孔意以迪爲蹈卽如所說而蹈惡俗諸臣第謂之蹈諸臣乎不詞甚矣孔傳又云惟衆官紂曰久乃沈湎于酒此又拘于乃字之義案爾伊維侯也侯乃也特詞之助不必其爲難詞也又作也

爾雅淳肩搖動蠢迪倣厲作也亦作妯爾雅又振蠢震懸妯騷咸訛蹶動也蠢妯皆訓動蠢迪皆訓作是妯卽迪字詩云憂心且妯是也又方妯擾也亦動作之意 阜陶謨各迪有功苗頑

詩緯集證 卷一

十一

卽工言五服四海之諸侯各作起而有功惟苗不就其功也工與功同弗卽工猶云不成功也傳以爲三苗頑凶不得就官非又由也

由字古或借迪爲之從彡與不從彡音訓同論行不由徑說文引又作邈又迪訓道繇亦訓道亦訓爲道其義皆通君爽云武王惟此四人尙有祿後暨武王肅將天威尙迪有祿者猶云尙有祿也故鄭注云言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四人是其義孔傳云工惟此四人庶幾輔相

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注引孟康曰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合而爲一故子數獨一也

甲者押也 五行大義一

詩緯集證 卷一

十一

春則開也冬則闔也 全上 案五行大義云支干者因五行而立之管軒轅之時大撓所制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撓採五行之情占斗機所建也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有事於天則用日有事於地則用辰陰陽之別也幹者幹濟爲義支者支任爲義以此日辰任濟萬事故云支幹引詩緯推度災甲 押也云云以釋名號五行爲隋蕭吉撰新舊唐志作五行記宋志作五行大義中引詩緯語皆前人採輯所未及亟爲登



之以補佚文押與開通說文云開開開門也易  
 緯辨終備云雄雌哇吟六節搖通萬物孽甲日  
 營始東注云哇吟闔闔也繫曰闔戶謂之坤闔  
 戶謂之乾孽生也甲東方之行物所生故數以  
 始也甲有開闔二義故注申之曰春則開也冬  
 則闔也以釋押字之意知此二語為注文者據  
 下文余疋歲次云郊名車闔單盡也闔止也言  
 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是余疋注李巡  
 之語蕭氏連引之不別標注云下引辰名執徐  
 諸條皆然故知此二語及下物之生長各執其

詩緯集證

卷一

十二

柄云云亦皆詩緯宋注之文

乙者抽也

案五行大義原引作鄭元注禮記月令曰甲者  
 抽也乙者軋也春時萬物皆解自抽軋而出也  
 喬樞謂甲當作乙字之譌耳乙者抽也是推度  
 災文文選陸士衡文賦思乙乙其若抽注云乙  
 抽也與詩緯義同甲之為義無訓作抽者知詩  
 緯是言乙者抽也文當在鄭注上轉寫錯入鄭  
 注中遂致十幹闕乙之各義今為訂正之鄭注  
 乙者軋也據禮記月令注當作乙之言軋也亦

轉寫錯誤耳

丙者柄也

物之生長各執其柄

案此亦詩緯及宋均注語蕭氏引之不別標書  
 各者以上文併詩緯推度災已發其凡以起例  
 也下文引余疋歲次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亦  
 於首句發凡以起例故於卯名單闕云云皆不  
 別標書各引鄭注月令及禮義宗淮南子注  
 皆標名者恐其文混故又別之耳漢書律志云  
 明炳於丙鄭君注月令亦云丙者炳也夏時萬

詩緯集證

卷一

十三

物强大炳然者見也訓丙為柄僅見於此亦足  
 以廣異義云

丁者亭也

亭猶止也物之生長將應止也

案文選謝靈運初去郡止監流歸停注引倉  
 頡篇云亭定也停與亭同丁字通定義即止之  
 意余疋釋天太歲在丁曰強圉又云月在丁曰  
 圉圉義亦訓為止釋各釋樂器云故衛也衛止  
 也所以止樂也梳致毛詩有替作祝圉強圉史  
 記麻書作疆梧梧函故衛禦古文並通故得展



轉相訓也

戊者質也全上

生長既極則應質易前體也全上

案禮記月令中央土其曰戊己黃帝九宮經以

戊己配土居中宮白虎通云地土之別名也又

云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萬物懷任交

易變化始起此訓戊為質謂物應質易前體即

交易變化之義也一曰質與茂楙皆聲同古文

通用鄭君注月令云戊之言茂也謂萬物皆枝

葉茂盛詩緯質字即茂之假借漢書律志言豐

詩緯集證

卷一

十四

楙於茂亦假楙為茂字也全上

己者紀也全上

物既始成有條紀也全上

案漢書律志云理紀於己釋名釋天云己紀也

皆有定形可紀識也與詩緯義合鄭君云己之

言起也謂萬物含秀者抑屈而起也別為一解

庚者更也辛者新也全上

謂萬物成代更改復新全上

案三國志魏文帝紀及宋書符瑞志引推度災

庚者更也毛詩十月之交正義引推度災辛之

言新與此所引皆合尤足證五行大義所載支

幹各號皆據詩緯之文又攷律志云歛更於庚

悉新於辛鄭注月令云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

也謂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也釋名釋天

云庚猶更也庚堅強貌言新也物初新者皆

收成也義並同

壬者任也癸者揆也全上

陰任於陽揆然萌芽於物也全上

案史記律書云壬之肅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

於下也癸之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鄭

詩緯集證

卷一

十五

注月令云時維閉藏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

也釋名釋天云壬妊也陰陽交物懷妊至于而

萌也癸揆也揆度而生乃出土也其義皆足證

明緯說

子者孳也全上

陽氣既動萬物孳萌全上

案史記律書云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

也滋與孳通釋名釋天云子孳也陽氣始萌孳

生於下也孝經援神契云冬至陽氣動斗指子

為冬至白虎通云月令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



鍾者動也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五  
經通義云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  
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事率天下靜而  
不擾也

丑者紐也全上

紐者繫也續萌而繫長也故曰莖萌於子紐牙於  
丑全上

案律書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  
紐未敢出也釋名釋天云丑紐也寒氣自屈紐  
也三禮義宗云言居終始之際故以紐結為各

詩緯集證

卷一

十六

紐結亦繫之意也漢書律志言莖萌於子紐牙  
於几即注語所本物之始萌其牙冤曲欲奮乳  
而出而為陰氣所繫故爾雅歲次丑各亦奮若  
孫炎注以為物萌色赤奮動順其心而氣始芽  
也

寅者移也全上

物牙稍吐引而申之移出於地也全上

案春秋元命包曰春者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  
華結紐注云陰陽相推移物精華結成紐要也  
淮南天文訓斗指寅則萬物蟄蟻也注云蟄蟻

動生也史記麻書云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蟄  
動即移之義漢書律志云引達於寅釋名釋天  
云寅演也演生物也演生即引之義其說互相  
備

卯者冒也全上

物生長大覆冒於地也全上

案說文云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  
之形釋名釋天云卯冒也載冒土而出也又律  
書云卯之言茂也言萬物茂也三禮義宗云陽  
氣至此物生滋茂冒茂二義亦互相備詩緯注

詩緯集證

卷一

十七

言物生長大覆冒於地兼有滋茂之義

辰者震也全上

震動奮迅去其故體也全上

案說文云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  
也律書云辰萬物之娠也娠或作娠娠猶  
震也白虎通云辰也律中姑洗三月謂之  
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  
新莫不鮮明也注言去其故體是其義矣

巳者巳也全上

故體洗去也全上



案說文云巳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白虎通云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必與畢字通畢竟也釋名釋天云巳巳也陽氣畢布已也訓義並同

午者件也亦云𠄎也全上

仲夏之月萬物盛大枝柯𠄎布於午全上

案律志云𠄎布於午與此同義說文云午𠄎也

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釋名釋天云午

件也陰氣從下上與陽氣相件逆也畢氏秋帆

云件俗字當作𠄎說文𠄎𠄎也𠄎亦𠄎𠄎之意

詩緯集證

卷一

十八

也又案史記律書云午者陰陽交故曰午是午

又有交午之義詩緯注言枝柯𠄎布兼交午為

訓其義乃備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李巡亦注

云鄂茂也史記索隱引李巡云作鄂物芒枝起

之貌物茂而枝柯𠄎布亦交午之象皆足以

推明緯說

未者昧也全上

陰氣已長萬物稍衰體萎昧也故曰萎昧於未

案萎昧於未語見律志釋名釋天云未昧也日

中則昃向幽昧也又律書云未者言萬物皆成

有滋味也說文亦云未味也六月滋味也釋名就一日而言律書及說文就一歲而言故訓義各殊耳

申者伸也全上

伸猶引也長也衰老引長全上

案淮南天文訓云申者呻之也說文云申神也

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神呻伸古

文以聲同通假釋名釋天云申身也物皆成其

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與說文同意物既成

體則漸老而堅故律志云申堅於申

詩緯集證

卷一

十九

酉者老也亦云熟也全上

萬物老極而成熟也全上

案律書云酉者萬物之老也律志云留熟於酉

皆與此訓同釋名釋天云酉秀也秀者物皆成

也據亦正釋草云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則秀有

成實之義說文云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

就亦成也

戌者滅也殺也全上

九月殺極物皆滅也全上

案律書云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淮南子及



白虎通說文皆訓戌為滅立秋之時陰氣出地始殺萬物故七月律謂之夷則夷者也則者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至九月霜降則殺氣極矣春秋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又釋名釋天云戌恤也物當收斂於恤之也亦言脫也落也訓脫訓落並與滅義相近惟收恤之訓其義特殊然據律言畢入於戌則是戌兼有收恤之義也

亥者核也閔也全上

詩緯集證 卷一

二十

十月閉藏萬物皆入核閔全上

案律書云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諺也律志云該閔於亥孟康曰閔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也白虎通云亥者核也該核音義並同閔說文云亥核也釋名釋天云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真偽也亦言物成皆堅核也訓亥訓核即為萬物作種之義三禮義宗云亥劾也言陰氣劾殺萬物也義與諸解不同別為一說

王者布德於子三國志魏文帝紀注〇宋書符瑞志引同成於丑

案淮南天文訓云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又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季冬與季夏為合季夏德畢陽始窮也季冬刑畢陰殺盡也此言布德於子不言布刑者天道任陽不任陰王者法天尚德不尚刑也淮南又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建寅十二月建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寅者歲之始丑

詩緯集證 卷一

二一

者歲之終也天運之以成歲功王者則之以成治道故曰治成於丑

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蘇志案公羊桓十一年解詁引樂緯曰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



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其質性乃後有文章也天質地文質者據質文者據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王者受命必改朔明易姓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章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

詩緯集證

卷一

二二

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尙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且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余之特物皆尙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三正之相承若循連環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漢書律曆志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統

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呂甲子地呂甲辰人呂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

詩緯集證

卷一

二三

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星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乎天統月合乎地統斗合乎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

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五

注嬪婦也八嬪正於內則可以化四方矣全上

案後漢書郎顛傳云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潤其本者政濁雅光稱四始五際習齊詩之學故其說與詩緯



同古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嫡媵畢具孟子引詩刑于寡妻趙岐注云言文王正已嫡妻則八妾從八妾即此所謂八嬪是也

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

毛詩鵲巢正義

案易通卦驗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鵲之作巢始於冬至至春乃成復於消息十一月卦也夏小正云三月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鳩不自為巢常居鵲之成巢也

詩緯集證 卷一

二四

復之日鵲始巢禮記月令正義

雉雛雞乳困學紀聞詩

案周書時訓解云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雛大寒之日鷄始乳雁不比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雛國大水鷄不始乳淫女亂男然則知歲時物候之紀皆欲以驗災祥耳

抑結蟪之宿乙巳占

宋均注結蟪之宿謂營室星全上

案營室東壁皆衛星分漢書地理志言河內本

殷之舊都分為三國故邶鄘衛之詩相與同風開元占經六十一引宋均曰營室為舌俞舌俞者蛞蝓之假借此注結蟪是蛞蝓之譌蛞蝓蝸牛也頭有四角蓋營室之精廣雅釋魚云蝸牛蛞蝓也占經又引地軸占曰營室一名鮪鮪鮪鮪亦即蛞蝓營室二星為西壁見占經引與東壁合為四星象蛞蝓之四角也又攷史記索隱引元命包云營室十星擬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為室營室二星春秋緯言十星者中二星為室遠室三向兩兩而居曰離宮統而言之皆營

詩緯集證 卷一

二五

室也離宮之下二星曰東壁蓋連離宮東壁數之故為十星歟

邶天漢之宿全上

宋均注天漢之宿天津也全上

案開元占經引石氏云天津九星在須女北河中西北星入斗二度黃帝占曰天津一名天漢一名橫星有橫四星在危之北居漢邶鄘同為河內地周公誅祿父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洛為周外都詩王風是也邶之天宿為營室王之天宿為箕斗自斗至室並北方七星余正云箕斗



之間漢津也天漢之宿西屬斗東屬女虛橫四星又在危北故邨得應天漢之宿也

衛天宿斗衡全上

案斗衡者北斗切五星五行大義論九宮數

云九天屬北斗九星之數下對九州中央鈞天數五屬斗第五衡星應中宮對豫州淮南天文訓云中央鈞天共星角亢氏高誘注曰韓鄭之分野也九宮之位豫州居中央應中宮屬斗衡衛為狄所滅更封於河南曹楚即故天宿屬於斗衡天官書曰北斗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

詩緯集證

卷一

二六

參首用昏建者杓華山以西南夜半建者衡以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海岱以東北也王天宿箕斗全上

案箕斗之間為漢津開元占經引韓楊曰南斗

第六星天子聖洽符曰南斗者天子之廟主紀天子壽命之期甘氏曰南斗天子壽命之期故曰將有天下之事占於南斗石氏曰箕斗者天子之冠服也王周天子之都故天宿主箕斗

天宿斗衡全上

案鄭與衛同宿者漢書地理志云鄭國今河南

之新鄭本高辛氏祝融之虛也及成舉滎陽潁川之嵩高陽城皆鄭分也其地全為豫州之域故並屬斗衡

魏天宿牽牛全上

案列宿分主列國下應九州各有分野而其星又有兼候他國者如張周地今之河南也又為楚見漢書昂趙分又主胡星見魏志參晉分又以候蜀見占經是也牽牛吳之分星又為魏之天宿以其兼候者言之也五行大義引淮南子說以牛為岱分甘氏星經謂牽牛六星次南三星

詩緯集證

卷一

二七

主南越動搖變色從而占之皆以其所兼候者而言開元占經曰辰占邦說以丑為魏翟梁牽牛於辰在丑故魏之天宿得屬牽牛也

唐天宿奎婁全上

案石氏星經胃為趙分漢書天文志以奎婁胃主徐州是胃亦為魯星又言酉魯戌吳越所主國亦殊攷奎婁魯分在戌昂畢趙分在酉戌主吳越是亦兼候奎婁此言奎婁為唐天宿亦以所兼候為言蓋自胃至參並趙魏分奎婁屬西方七宿皆得為三晉所候故言唐之天宿也



天宿白虎氣主元武全上

案西宮咸池曰天五潢為五帝車舍石氏謂五車西北端一大星曰天庫主太白秦也史記天官書言秦之彊候在太白占於狼弧正義以為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西宮七宿白虎之精狼弧二星在參東南參白虎之體也元武者北方之宿黃帝占以北斗第一星主秦春秋緯言北斗第一星為樞主雍州又名正星於列星主營室東壁室並元武之宿五行大義論九宮數雍州在西北乾宮故氣又主元武也

詩緯集證

卷一

二八

案漢書地理志云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大角一星石氏云在攝提間入亢二度半一名格一名漢星陳與韓同星分故天宿為大角

檜天宿招搖全上

案檜地在豫州外方之北榮播之南招搖一星石氏云在梗河北入氏二度半鄭武公定號檜之地是為鄭國今河南之新鄭也亦與韓同星分故天宿為招搖

曹天宿張弧全上

案弧九星在參東南西星入井十六度石氏曰弧星者天弓也以備盜賊狼星為奸寇弧星為弓矢矢常欲直則狼不敢動天下安寧無兵起若矢不直弧亦不張天下多盜賊兵大起又星讚曰弧在東南陰謀張曹地與宋同分野其後曹并於宋宋滅於齊楚魏參分其地魏之梁及陳留即曹宋之虛齊參為魏分弧之星位在參故曹之宿得張弧猶井輦為秦分弧之星度入井故秦之強亦候狼弧也

詩緯集證

卷一

二九

又案周禮保章氏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禮王制正義引春秋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鄭房心為其餘小國中星辰者以為附庸庸者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通若畢星之有附耳然故謂之附庸蓋九州之地諸侯所封各有封域即各有分星察星分之變動辨其吉凶所以詔救政訪序事也故詩緯於列國備言之以著終始際會之義漢書地理志云秦地於天官東井輦鬼之分野也魏地於觜參之分野也周地



柳七星張之分野也趙地胃昂畢之分野燕地  
尾箕分野也齊地虛危之分野也魯地奎婁之  
分野也宋地房心之分野也衛地營室東壁之  
分野也楚地翼軫之分野也吳地斗分野也粵  
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又天文志云角亢氐沈  
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  
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  
州觜參益州東井轸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  
翼軫荊州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  
戊己中州河沛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

詩緯集證

卷一

三十

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  
辛西夷壬燕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  
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晉戌吳越亥燕代  
秦之強候太白占狼弧吳楚之強候熒惑占鳥  
衡燕齊之強候辰星占虛危宋鄭之強候歲星  
占房心晉之強亦候辰星占參罰及秦并吞三  
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  
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  
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  
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昂主之故中國

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  
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  
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趨疾常主夷狄  
其太經也班氏家學習齊詩故附錄之以資互  
證云

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毛詩正義

案淮南天文訓云子午卯酉為二繩陽生於子  
陰生於午冬至為德夏至為刑陰陽相德則刑  
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平分德南則  
生刑南則殺故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

詩緯集證

卷一

三一

木死二月八月斗指卯酉中繩陰陽交會故云  
氣之相交周以十一月為正則詩言十月乃夏  
之八月矣

卯酉之際為政政五行大義

案五行大義曰卯酉陰陽交會日月至此為中  
道萬物盛衰出入之所號二八之門以當二八  
月也故詩推度災曰卯酉之際為改正漢書天  
文志云日者君之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  
則日行遲遲疾失其常則蝕蝕在交道也故日  
蝕修德以禳之政後漢書郎顛傳顛條便宜七



事引詩沘麻樞語卯酉為草正吟據五行大義所引云云則是詩推度災亦有此語也

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正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主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毛詩正義

案漢書翼奉傳云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

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攷開元占經引石氏曰日月以二月八月出房南過

詩緯集證

卷一

三二

其度其衝日月以晦蝕出房北過其度其衝日月以朔蝕京氏曰辛卯日蝕天子微弱諸侯誅兵欲弑其主卒反得其殃又易傳曰八月日蝕大水敗城郭天下更始期三年此詩下言百川沸騰是大水之象也占經又引春秋感精符云日蝕有三法一曰妃黨恣肆邪臣在側則日黃無澤日以晦蝕其發必於眩惑一曰偏任權柄大臣擅法則日青黑以二日蝕其發必於酷毒三曰宗黨犯命威權害國則日赤鬱快無光日以朔蝕其發必於嫌隙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春

秋潛澤已云日辛卯蝕臣伐其主春秋緯之說足與此相發明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日蝕者臣乘君陰凌陽昔周主喪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變不虛生各以類應其說與此亦同

百川沸騰眾陰進山冢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臨大全

案續漢書五行志三引識曰水者純陰之精也

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妬嫉賢者依公

詩緯集證

卷一

三三

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攷獻通考懷得志故漏水為災占經一百引京房災異對曰江河沸者有聲無實此為執政者懷奸不公眾邪並聚則致此災不救必有叛君謀其政也五行志四引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占經九十九引考異郵曰山者君之位也崩毀者陽失制度為臣所犯毀南齊志引五行傳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京房易處世將變也陵轉為澤貴將為賤也御覽地部二引考異郵曰后族專則土踊宋均注曰陰盛也諸說皆



臨詩緯義同毛詩正義引中候摘雜戒曰昌受符厲倡夔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即指此詩而言也

在下不臣蟲食葉貸者代也小臣爲禮政變其法故立字同於代窮其變臣欲殺也開九古經一百二十一

宋爾雅云食葉蟻李巡注云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蟻也董仲舒對災異曰佞臣居位貪叨之徵邪人在位則蝗蟲食葉續漢書五行志三永初四年夏蝗劉昭注引議曰主失禮煩苛

詩緯集證

卷一

三四

則旱之魚螺變爲蝗蟲又光和三年詔策問述年蝗蟲其咎安在蔡邕對曰河圖秘徵篇云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蟬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爲府據此則緯所云小臣爲禮政變其法是其驗矣開元占經爲唐大史監瞿曇悉達撰徵引古籍極爲浩博如隋志所傳緯八十一篇此書尙存其七八中引詩緯語足補佚缺者多至三十餘條云  
傷思食賊之也在上

宋占經引推度災文如此疑有脫誤當作傷忠臣蟲食節賊賊之也上文引京房說曰害忠孝蟲食根下文又引京房說傷忠臣蟲食蠶此蠶亦謂字與此爲類故知當然

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事類賦天部宋均注曰穴決也決鼻兔也全上

宋太平御覽天部四引同又獸部十五引無首一句體就下說以注決鼻兔也爲正文宜訂正白虎通云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

詩緯集證

卷一

三五

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春秋元命包曰陰精爲月日行十三度而詘任而受受陽明精也精在內故金水內景兩設以蟾蜍與兔者明陰陽雙居陽之制陰陰之倚陽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月有形無光三日成魄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之魄八日成光者謂弦也占經引荆州占曰月生八日而弦天下大安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至蟾蜍體就穴鼻始明則望矣望者月滿之



名日月相望人若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  
外規有雲內有如羊而黃者京雲也白帖雲

案京與景通太平御覽引禮斗威義云人君乘  
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景雲見景明也言雲氣光  
明也又引孫氏瑞應圖云景雲者太平之應也  
一曰非氣非煙五色氤氳謂之慶雲又云商雲  
亦有狀外赤內黃慶雲即鄉雲雲二色曰商商  
亦瑞雲也周禮保章氏以五色雲物辨吉凶之  
祲注以雲氣黃為豐故京雲之狀內有如羊而  
黃也春秋傳曰古者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

詩緯集證

卷一

三六

故也注言分至啟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  
故登臺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於八節  
書其雲物之形言其所致務為之備也

黃龍在內正土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  
神開元占經六十六

案史記天官書南宮未烏權衡衡太微三光之  
廷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  
御者後宮屬注引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  
軒轅形如騰龍黃者土之正色軒轅正土職故  
其象為黃龍軒轅為權故一曰權星占經引石

氏曰軒轅星王后以下所居宮也一曰帝西宮  
中央土神正之也女主之位皇帝之舍也  
軒轅星如斗狀色黃而幽則天下和年大豐  
黃帝占曰軒轅十七星上后妃黃龍之體以應

主南第一也也次北也星三夫人也又北  
一星九嬪也也一星二十七世婦其次北一  
星八十一御也西南六尺一星太后宗也東南  
六尺一星皇宗也后妃星南一尺一星小者  
皇子也次南一尺一星女史也其一主雷雨風  
霜霧露虹蜺背瑞抱珥此軒轅之一氣皆應主

詩緯集證

卷一

二七

之祥

日蝕君傷開元占經九

案劉向洪範傳曰日之為君也故春秋  
日蝕則書日蝕者下凌上臣侵君之也日蝕  
眾者亂亦眾稀者亂亦稀也日蝕說  
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也道有虧為陰所  
乘也蝕蝕者陽不克也

月食大臣刑開元占經十七

案漢書李尋傳云月者眾陰之長妃后諸侯大  
臣之象易緯通卦驗云日蝕則正人主之道月



蝕則正臣下之行辨終備云日之既陽德消月之毀刑將將注云月之毀謂月食當過也將將大也陰主刑故詩緯言月蝕其占為大臣刑占經引京氏占曰月與日相衡分天下之半循於黃道烏兔相冲光盛威重數盈理極危亡之灾一時頓盡遂使太陽奪其光華闇虛虧其體質小潛則小虧大潛則大滅此理數之常然也賢者退小人進而讒言侈陰賊行而天下昏熒惑數出于主位赤而芒為火黑而圓為水喪止舍為其邦疾則事急留則殃重開元占經三十

詩緯集證

卷一

三八

案占經引推度災曰熒惑黑圓為水喪又引詩緯曰賢者退云云知所引皆推度災之文洪範五行傳云熒惑於五常為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為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熒惑為災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災惑為天候主歲成敗司察妖孽所往有兵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蓋天下不理也東西南北無有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周旋止息乃為死喪占經又引韓楊曰熒惑之為言熒惑以象讒賊進退無常不可為極荆州占曰熒惑變

色失行所留者亡所抵者兵人君宰相之治遲驕恣不從五行賢者伏匿讒臣亂治逐功臣誅不辜即熒惑變色王者禮義熒惑不留其國凶歿罰之石氏曰熒惑逆行以其所守之舍命其國卻萌曰熒惑色變一見一伏求之不可得奎之目辰之心參之左肩龍之左角畢之右股此五星也類此色即熒惑甘氏曰熒惑色赤黃發疾黑青發難黃若赤一歲內發白色期二年青色期三年黑色期四年至五年以星行尺寸淺深為度大小期應

詩緯集證

卷一

三九

大臣戮亡熒惑環鈇鑽開元占經三十七案熒惑一曰罰星一曰執法史記天官書云誅成質注引晉灼曰熒惑入天質占曰大臣有誅春秋元命包云鈇鑽主亂行斬誅枉詐占經引石氏曰熒惑入鈇鑽若有星動插鈇鑽用卻萌云鈇鑽星不欲明明若動為鈇鑽用熒惑執法鈇鑽又主誅戮故環鈇鑽其應為大臣戮亡言環者謂星圍宿周迴一匝也環而不周者曰繞建星動勞未火開元占經六十五案占經引卻萌曰建星天之都閭也為謀事為



天鼓為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鈇  
鑽也上二星旂也天府庭也斗建之間三光道  
也海中占曰斗建者陰陽終始之門大政升平  
之所起律歷之本原也荆州占曰建星欲其相  
類列則天下安若不相類則天下亂人主憂案  
漢書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呂問候星者  
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後伐四夷百姓勞於兵革  
是其驗也

百姓空虛水處口口魚鱉不滋五穀無收唐類一四二

案此條疑為咸池之候史記天官書云西宮咸

詩緯集證

卷一

四十

池口六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人旱金兵水水  
正義曰八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鳥之所  
託也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東北天子三兵  
車舍也淮南天文訓云咸池者水魚之圃也春  
秋元命包云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職  
以畜積為天時五穀咸池之為言皆多也穀生  
於水舍秀懷實至秋精垂故一名五車言以車  
載穀而取也禮含文嘉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  
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三柱明水  
泉川流無滯陸澤山陵禾盡豐稔占經雜占引

京氏曰治國無禮義則魚飛水有淵與即魚居  
之國無禮義則民去焉故魚飛不救有虛邑其  
救也安民治業定禮興樂據劉向洪範五行傳  
說亦言魚陰類民象也百姓空虛魚鱉不滋氣  
類之感相因而至也占經星占又引石氏曰五  
車柱外出不居兩星之間者天下大水甘氏曰  
五車星各有所主分野西北大星曰天庫土大  
主辰星燕趙也次車口人倉主歲旱解倫也次  
東南星曰司空主墳星楚也次西南曰解土榮  
惑韓魏也占五車均明柱皆見則其國實不其  
見其國絕食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之其

詩緯集證

卷一

四一

星所主分野占之詩緯言百姓空虛則倉廩不  
實矣言水涸則水泉積滯矣水煩則魚鱉不大  
氣衰則生物不遂飢饉薦臻民卒流亡蓋皆靈  
臺禮失之所致也

奔星所墜其下有兵開元占經七十一

案占經云爾雅奔星為灼約注言流星大而疾  
者曰奔河圖曰諸流星皆鈞陳之精天一之神  
也孟康曰飛星主謀事流星主兵事使星主行  
事石氏曰星行絕迹名曰飛星其迹著天名曰  
流星春秋緯曰大奔星有聲望之如火光見則



有破軍四方相射太公陰秘曰凡軍擊賊見大流星所指向者將之用兵順之行則勝又曰流星下入軍營必空主將無功避之則吉荆州占曰大流星赤光照地流而東吳越部兵一作齊地部兵流而南楚宋部兵流而西秦鄭部兵流而北燕趙部兵是奔星主兵事之應也

列宿之所墜滅家邦取星之所墜萬民亡開元占經七十六案洪範傳云星者在位人君之類也墜者象其墮墜失其所也天變所以語人也防惡遠非慎甲省徵將以安之也董仲舒曰常星二十八舍

詩緯集證 卷一

四二

人君之象也取星者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取星墜民失其所也京房易傳曰五行之形其體在下精耀在天百官之本各因其原星飛反行萬民不安大星墮下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其救也人君當悔過反故克己責躬省徭役安國封侯以寧民為先則宿正矣漢書五行志載谷永對云星附麗於天猶庶民附麗王者君失其道綱絕廢頽下將叛去故星畔天而墜以見其象也

逆天下絕人倫則二日出相爭開元占經六

王蹈有天祿其說迂曲不可從君爽又云迪知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其迪字皆也孔傳釋之云蹈知天威斯語即合作傳者自之不可通矣傳又云言能明文王之德蹈行顯覆冒下民彰聞于天其說皆雜亂不次至以覆下民釋冒字又非冒聞之 又立政云迪知忱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 亦由也 又用也

上言尚由有祿由語詞也由惟為語詞故又得用也如言由是亦或云率是或云用是義轉相

詩緯集證 卷一

四三

又史記依古文尚書語迪多為用是迪有用義多士篇云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言今又云夏之多士用簡在王庭有事在百官也孔云夏之眾士蹈道者大在王庭如所說是以夏為一讀簡在王庭為一讀諺甚又多方云我周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傳云我周惟其大大賜汝非但受憐又乃蹈道在王庭案所云大大賜汝者不詞又二非但受于經文亦無當蓋其意以迪為道而大大賜汝言與道字不相貫故紆回其詞以牽合之謬也



二卦不至則水三卦不至則湧水出人君之政所致之故各以其卦用事候之又曰不順天地君臣職廢則乾坤應變此當夏雨雪是乾坎計炁不至之故由不順天地君臣職廢故乾坎應變其咎徵如此也

逆天地絕人倫則天漢滅見 太平御覽卷一百一

案史記天官書云漢者合散氣其本曰水孟

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也張衡靈憲曰水精

為天漢據易通卦驗言冬三月卦炁一不至則

夏雨雪二不至則水左傳昭四年星壹及漢其

詩緯集證 卷一

占為水祥故天漢咎徵之應與夏雪占同

逆天地絕人倫則蚊蚋興 開元占經卷一百一

案占經引春秋考異郵云陳涉亡景駒為主

項羽誅項都制九塞白稱楚王地生蚋蚋大如

牛又兵書曰軍行逢蚋尤多者必戰道路防之

淮南本經訓云逮至衰世陰陽繆 時失序

夷羊在牧飛蚤滿野許慎注曰蚤蟻也蟻

亦蚊蚋之類故並為衰世之咎徵

撓弱不立邪臣蔽主則白虹刺日 常天下懷

元則蜺逆行 開元占經九十六。 千部覽休徵部

案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蜺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虹常依陰雲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蜺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占經九十八引春秋感精符云宰相之謀欲有國則白虹貫日毀滅息太平御覽十四引如淳說虹臣象曰君象故白虹刺日其占為邪臣蔽主 後書郎顛傳顛對問曰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務崇溫柔遵行月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故白虹春見掩蔽曰確凡邪氣乘陽則虹

詩緯集證 卷一

四五

蜺在日斯皆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

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言日者太陽以象人君

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

見異事無虛作蜺常依蒙濁而見日旁政事無

常故其異蜺逆行以示衰常之咎春秋演孔圖

云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又

云地歐蜺承天而敗皆臣子逆四方注云地歐

蜺土中躍出也

上出於地而化天下震雷起而驚蟄睹旗鼓動而三

軍駭觀其前動化而天情可矣 初學記武部



案太平御覽十三引洪範五行傳曰雷於天地  
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雷出地百  
八十日而入入則萬物入地百八十日而復  
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又曰夫雷人君  
之象入則除害出能與利論語識曰雷震百里  
聲相附宋均注云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雷  
聲謂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也河圖帝通紀曰  
雷天地之鼓易言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又曰鼓  
之以雷霆雷霆者天之號令萬物隨以出入旗  
鼓者師之耳目三軍從以進退觀此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矣

詩緯集證

卷一

四六

庠者更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平

宋書符瑞志

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下二語作聖人制法  
天下治文義未足趙貢士在翰云此弟子尊師  
之記也天命元聖庚子日生元聖作述垂法萬  
世天下以治平焉傳春秋者謹誌聖人生卒年  
月傳詩者謹推生日之義應運之理其文殊其  
情一也蒙謂史記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於雅頌韶濩之音所謂集羣聖之大  
成垂百王之治法德備一身功在萬世者緯之

記此蓋能見其大矣

詩緯集證

卷一

四七



詩緯集證卷第二

福州陳喬樞學

汜麻樞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詩圖雖叙正義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全上

案四始者五行本始之氣也亥地西北坎水居之寅地東北震木居之巳地東南離火居之申地西南兌金居之少陽見於寅故寅為木始少陰見於申故申為金始離太陽也太陽之氣見

詩緯集證

卷二

一

於巳故為火始坎太陰也太陰之氣見於亥故為水始卯酉午亥戌者陰陽終始盛衰之際會故為五際也孔氏驛軒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為均也四牡則太簇為均天保夾鍾為均嘉魚仲呂為均采芑蕤賓為均鴻雁夷則為均祈父南呂為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為詩性而已五性不相言二音可與廢觀也以律古之作樂每三詩為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然采薇出車杕

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

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

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期相

配如文王為亥孟大明為亥仲繇為亥季其水

始獨言大明猶三期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

鹿鳴四牡皇華同為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

嘉魚南山同為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

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

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惟采芑為午似蓼蕭

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為未也吉

詩緯集證

卷二

二

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仲又篇次之異且其戌子丑為何等篇不可推測矣

卯酉之際為革正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

候聽後漢書即顛傳○詩叙正義

宋均注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後漢書即顛傳注

案卯酉為二八之門卯主始酉主終故斗指卯

則萬物皆出斗指酉則萬物皆入卯酉者陰陽

之氣所交會日月至此為中道萬物盛衰出入

之所故為革政比齊書祖斑傳引春秋元命包



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與詩緯說合午者陰氣之始亥者陰氣之終亥乾也午離也乾為天位人君之象南面聽政取諸離天地之道陰陽代嬗治亂相承陰生陽死陰盛陽衰極治則生亂亂則思治故曰平命天道用陽不用陰在易壯勿用必謹於傲履霜堅冰必防其漸此聖人之所重慎也故勿之上經始乾終離乾亥際也離午際也易之二經始咸終未濟咸於卦氣為夏壬午際也未於卦氣為小雪亥際也勿以終始詩以諷戒其旨深矣亥為天門者

詩集證

卷二

三

乾為天戌亥位在西北乾處其間故稱天門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五行大義引兵書云陽生甲子不足戌亥仍為天門陰生甲午不足辰巳仍為地戶陽界甲寅不足子丑仍為鬼門陰界甲申不足午未仍為人門戌亥之間乾之所據故即顯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也

西仲陰生戌仲

詩緯

蓋正義○案今正釋天門釋文同皆未詳篇目故氏

元正編訂在說麻推中仍之

案廣疋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為精濁者為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主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為萬物曹思音義云八月酉仲為太初屬雄九月戌仲為太始屬雌引詩緯陽本為雄云云證之攷廣雅多載三家詩義此節所釋與詩緯大同是據齊詩說

詩緯集證

卷二

四

又案又選答客難注引春秋演孔圖云天三三三三歲雌雄代起後漢書郎顛傳顛條便宜七事言漢興三百三十九歲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於易雄雌秘麻今值困乏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陞一迺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居即位之元紫宮驚動辰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攷詩三期之數起於亥仲以一數之至西仲凡三百年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於斯之時雌雄代起故王者慎於其際也又云臣



以為戊仲已竟來年入季自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各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攷陳寵傳載寵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引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季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悉刪除其餘易萬人視聽目致刑措之美時寵所鈎校未及施行故顛以為言陽生西仲陽者天

詩緯集證

卷二

五

之德陰生戊仲陰者天之刑刑反德而順於德省刑即以布德也又云孔子曰漢三百載計孫改憲三百四歲為一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夏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麻憲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注引保乾圖云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展轉機以動運故三百歲斗麻改憲亦以西戌之際陰陽遞生雌雄代起改元更始所以革故自新順天應運也春秋緯之說皆與詩緯義同

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後漢書郎顛傳注

案郎顛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戊仲十年注言基當作期謂以三期之法推之也孔氏驛軒云其法以三十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為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為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為孟率十干一移故謂之三期今據陽嘉二年癸酉上推延光三年甲子為戊仲之始前卅年而

詩緯集證

卷二

六

永光六年入酉仲又前卅年而永平七年入申仲又前卅年而建武十年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四年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又前二百有九年得高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又前五十年而得周亡之歲在酉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卯之歲七百九十四年實惟午孟之八年也故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凡推三期之數皆從亥仲起者陰陽之氣分於西北西北者乾位萬物之所資始故以是起數中候摛雜戒云昌受符厲倡夔期十之世權在相期者謂



詩之三期卅年爲世期各十年一移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

陰陽之會一歲再遇過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說卦

案春秋繁露第四十六篇云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過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則其會於夏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重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

詩緯集證

卷二

七

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陰陽會於中冬者非其喪也又第五十篇云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

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

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

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

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

爲煖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

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適

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

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

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此陰陽

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

詩緯集證

卷二

八

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其言皆與詩緯相發明益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道交會而各代理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道而聖人之治亦從而然也

候及東次氣發雞池三號水始泮卒於丑以成歲秋



御覽羽  
辰部五

注及東及於寅也承丑之年故謂之次氣雞為畜陽也丑之年向晨鳴雞得其氣感而喜故鳴也

案大戴禮誥志篇云某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

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

虞夏之麻建正於孟春於時水泮必發百草權輿瑞雉無釋案史記麻書作百草奮與神雉先

詩緯集證

卷二

九

物乃歲俱生於東次順四方卒於冬方於時雞

三號卒明載於青色撫十二月節卒於丑日月

成歲麻以順天道此謂虞汗月大戴禮傳白后

蒼蒼治齊詩之學詩緯亦皆齊詩說誥志所載

此節尤足證明緯說

又案宋注讀候及東句次氣發句據大戴禮則

次字當屬上讀為是東次謂東方之次寅卯辰

木之鄉位於東方故曰東次東次者少陽之氣

物萌之始不得以寅承丑之年而謂之次氣後

漢書郎顛對問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始元氣開

發養萬物此言候及東次句氣發即郎顛之

說所本也五行大義引春秋考異郵云雞火畜

鳴近寅寅陽有生火喜故鳴說題辭云雞為積

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則雞鳴以

類感也池當讀為徹徹通也檀弓填池鄭讀為

奠徹謂聲近之誤一曰池是泄之譌當作氣發

雞三號雞泄二字乙正之文義始順卒於丑

以成歲者正月斗柄指寅十二月斗柄指丑一

歲而匝終而復始是自寅至丑而歲功成也

大角為天棟正紀綱一曰大角為火以其赤明也

詩緯集證

卷二

十

占經六  
十五

案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一名格史記天官書曰

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

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故曰攝提

格占經引石氏曰大角天棟也明則天子威行

又星讚曰攝提六星携紀綱建時立節伺禳祥

甘氏曰大角者棟星也其星光澤明大揚芒奮

角強臣伏誅天下安寧芒之所指兵所從往者

吉

房為天馬主車駕

史記天官書索隱



宋均注房既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也  
全上

案尔正天駟房也孫注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  
為天駟史記天官書云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  
驂旁有兩星曰鈴北一星曰牽正義云房星君  
之位亦主左驂亦主良馬故為駟王者恒祠之  
是馬祖也牽車軸耑鍵也星經云鍵閉一星在  
房東北掌管鑰也索隱引春秋元命包曰鈎鈴  
兩星以閑防神府闔舒為主鈎距以備非常也  
占經引石氏曰房為天子明堂王者歲始布政  
詩緯集證 卷二 十一

之堂房為四表天道四表之間三光之正路人  
天之定位也房又為天馬主車駕鈎鈴二星距  
房西南天子御也

尾為逃臣賢者叛十二諸侯列於庭太平御覽天部

注元命包曰五諸侯此云十二則兼他星為數也  
全上

案開元占經第六十引二十八宿山經曰尾動  
者君臣不和必有事尾天子之九子也騰躍拆  
絕不居其所天下大亂君臣不和又第七十二  
引石氏曰流星出尾色青黑臣有逃者尾為逃

臣故其應如此太平御覽天部引元命包曰尾  
九星列為南宮其庭太微占經六十六引郝萌  
曰太微之宮天子之廷上帝之治玉帝之座也  
名曰保舍十二諸侯之府也史記天官書曰南  
宮太微三光之廷匡衡十二星藩臣索隱引春  
秋合誠圖云太微主法式陳星十二以備武患  
也今攷太微廷南蕃二星東西蕃各四星共十  
三則其二或為陰星如北斗之八九二星常隱  
而不見也五諸侯亦屬太微在東井北並列帝  
廷元命包云五諸侯星流曰去外牧傷天子避  
詩緯集證 卷二 十二

宮公卿逃禮緯合文嘉云五禮備則五諸侯星  
正光明不相侵凌五禾應以大豐南方於五常  
為禮故禮修則五諸侯星明也

箕為天口主出氣書洪範正義○史記天官書索隱

案箕四星上二為踵下二為舌史記天官書云

箕為敖客曰口舌索隱引宋均云敖調弄也箕  
以簸揚調弄為象又受物有去去來來客之象  
也詩云維南有箕載翁其舌是箕有舌象讒言  
故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謂為敖客行請謁  
也開元占經云易緯是類謀曰太山失金雞西



岳亡玉羊箕星明大即國無讒賊箕中少星則  
 糴貴箕者人之精也故天下安樂即星眾不安  
 即星少攷初學記天部引春秋說題辭云玉羊  
 狼星也金雞質星也質字是箕之譌據占經引  
 易緯是類謀泰山失金雞為箕星左證又引石  
 氏說箕天雞也主時金星也太平御覽天部五  
 引易是類謀曰太山失金雞者箕星亡也箕者  
 風 風動鷄鳴今箕候亡故雞亦亡也尤其明  
 驗鄭君是謀類注云金雞玉羊二岳之精為玉  
 羊推義自然案當作箕為金雞狼為玉羊推義

詩緯集證

卷二

十三

宜然箕東方之宿狼西宮之星故分主太山西  
 岳各應其東西之方位也

參為大辰霸者持正咸席之覆易緯是類謀注

案廣雅釋天云參伐謂之大辰史記天官書云  
 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  
 伐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開元占經  
 六十二引黃帝占曰參應大將其中三星列三  
 將也右肩右足右將也左肩左足左將也白虎  
 性有怒左足下有并動而陷之以節其勢凡七  
 將明大天下之兵精衛帝有方霸者方伯連帥

之職以威服人率諸侯而衛天子故星應參也  
 梗河中招搖為胡兵史此天官書索隱

宋均注招搖星在梗河內全上

案天官書云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  
 外為質天鋒也引星經云梗河星為劍戟之  
 星若星不見或不定鋒鏑亂起將為邊境  
 之患也開元占經引十五引石氏曰梗河三星  
 天矛也梗者遞也河者擔也士卒更遞擔持天  
 矛以行也在斗杓頭主殺所向無前也主胡兵  
 芒角大則胡南寇亂胡兵大起黃帝占曰招搖

詩緯集證

卷二

十四

欲與梗河凍星相直斗末之星招搖之間為天  
 庫招搖離其處各曰開庫兵發招搖星欲明而  
 微小則王老威令行四夷也

狼星為野將開元占經六十八

宋均曰狼星為羊角全上

案後漢書杜篤傳注引宋均春秋演孔圖注云  
 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占經引石氏曰狼一星在  
 參東南黃帝占曰狼星一名夷將其星色欲黃  
 白無光芒不動搖天下寧兵不起其星色赤而  
 大光四張動搖變色天下亂兵大起盜賊起



於道路人主不安百姓憂苦荆州占曰狼星西  
秦分也狼者賊盜弧者弓矢備盜賊也故弧射  
狼矢端直者狼不敢動搖則無盜賊而兵不起  
宋均注以狼爲羊角者擬占經引鄭元曰狼星  
主羊狽在於未未爲羊也

賤人牢一曰八獄全上

案天牢 云有勾園十五星屬斗杓曰賤人之

牢正星 案一曰連索主法律禁暴強故爲

賤人牢 六十五引黃帝占曰天牢者賤人

之 天下獄律也常以四時候天牢其口星

詩緯集證 卷二 十五

開則天下赦

織女內正 元占經六十五

案上 谷誠圖曰織女天女也主瓜菜

收 神明成衣立紀故齊制成文繡

六 織女主經緯絲帛之事大星皇

聖 生者太子庶子位也三星俱明天

下和 在天紀東端黃帝占曰天紀天緯

也主正理寃訟星齊王法正直無有偏黨天下

網紀荆州占曰紀星強散則國綱紀亂織女星

近天紀故言內正紀綱也

坐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太平御覽禮儀

案禮合文嘉云禮天子靈臺所以考觀天人之

際陰陽之會也揆星辰之驗徵六氣之瑞應原

神明之變化觀日氣之所驗爲萬物獲福於無

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倉廩實

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

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塞

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易乾鑿度云昌以西伯受

命入戊午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

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毛詩叙云靈臺民始

詩緯集證 卷二 十六

附 心與緯說同說苑修文篇曰積恩爲愛積愛

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

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

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

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

奉璋此文王之郊也說文

案春秋繁露第六十七篇云天子每將與師必

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

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與師伐崇其

詩曰芄芃械櫜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溲彼溲舟烝徒穢之周王於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語與此合楊氏應階曰核撲箋言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周頌肇禋箋言文王受命始祭天皆用詩緯說議者或以鄭詩不緯為失案禮文王世子偁君王庸大傳言追王不及文王是文王偁王經有明文文王以歲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元元據大傳言受命六年伐崇偁王是核撲為六

詩緯集證

卷二

十七

年事又大戴禮云文王卒受命與上成湯卒受天命同尚書中候言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亦皆受命稱王之證

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開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全上

案春秋繁露第三十一篇云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開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悅而化之以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

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惜之以必正之殘天民而薄主德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董子去古未遠其說詩多與緯合知緯說一本於七十子之緒言矣

彼茁者葭一發五秬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全

案說文茁草初生出地貌孟春之月百莖

萌芽始出故云草短之候與肥通說文和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孳也工歲為肥是獸

詩緯集證

卷二

十八

通稱此言獸肥則知齊說不以肥為化

蟋蟀在堂流火西也全上

案火者大火心星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

九月內火禮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火以六

之昏加於坤之南方自後下而過西故幽風

詩言七月流火也蟋蟀在堂於時為七月其

流極西將伏之候矣

蒹葭秋水其思涼猶秦西氣之變乎全上

案秦地處仲秋之位其音中商得秋之氣

云然傳曰壯士悲秋感其物化也何氏樵



之興也詩歌苗莩是春和之助景也秦之  
詩歌兼茂是肅殺之蕭晨也攬毛詩叙以莽  
為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夫周禮行而以忠厚  
祐周禮廢而以刻覈兆禍風氣之變殆由此  
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全上

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春秋考里對云立秋  
趣織鳴宋均注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  
趣之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春秋說題詳云促織  
為言趣織也織興事遽故促織鳴女兼作幽詩  
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宜先時而豫之此時

詩緯集證

卷二

十一

絲事當畢麻事將始故為女工急促之候  
梅柳驚春牛羊來暮全上

案梅柳先春而發故言驚春牛羊已而歸故  
言來暮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又三丁之夕  
矣牛羊來下皆感物候之變而吟咏性情也  
天霜樹落葉而鴻雁南飛全上。案初學記及御覽  
天部並引作五經鈔說  
案禮記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草木黃落  
來賓夏小正云九月遄鴻雁遄往也御覽九  
十七引春秋說題辭曰雁之言雁雁起聖以  
期知蚤晚故雁南北以陽動也注云雁雁音

聖人聞雁雁有音聲知為時節雁隨日南  
雁者向陽之鳥畏寒故南飛也  
刀在右鈎在前全上

之  
坐之  
通古  
者文不  
具耳文選注引春秋含漢李云太一  
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然則古  
法於天象也  
集證  
非謂金石  
首管之鳴謂陰陽和順也初學  
記卷

二十

案漢書注  
散為十一  
聲調變氣  
氣和則商  
緯汁微商  
出入萬  
相越  
出入  
合十二月政是也從其出入則無災祲  
晉灼引翼奉云五行動為五音四時  
律五行大義引樂緯曰春和則角  
和則徵聲調季夏氣和則宮聲調秋  
聲調冬氣和為羽聲調初學記引樂  
云時元者受氣於天布於地以時  
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  
以凌行也謂調露之樂宋均注云以時



也和致於甘露使物懋長之樂也

續漢志注引薛瑩書載馬防

奏言所以宣氣致和

官不六族皆不月律臣愚以爲可作十二

月各應其月氣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

務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建初五年

冬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樂緯說與

池律同義奉馬防則皆治齊詩者故其言

樂本亦說

無達話無達占春秋無達辭

卷二

春秋繁露第五扁說祀善說篇作詩無

故無通占春秋

話謂四始五際也

也漢書翼奉傳言

易詩有始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

詩失天心巨言王

際之要與易陰陽春秋災異並論合於

漢書儒林傳景帝理齊詩施氏易兼

圖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

黃子作三易洞璣雜圖經緯以易詩春秋合推際會之終始亦此意也



詩緯集證卷第三

含神霧

福州陳喬樞學

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惠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按文類聚雜文部。此堂書錄一百一。因學紀聞詩。〇。孔子曰三字從太平御覽珍寶部。

案詩之為學情性而已情性者人所稟天地陰陽之氣也天地之氣分為陰陽列為五行人稟陰陽而生內懷五性六情仁義禮智信謂五性喜怒哀樂好惡謂六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

詩緯集證卷三

一

清台正萬化之原也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謂理性情而使得其正也又曰誦詩三。按之以政政者正也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身之有性情若天之有陰陽五性御陽六情御陰陰陽者德刑之用王者承天地理陰陽法五行修五事以成民之性而順民之情者也故情勝性則亂性勝情則治萬民不能自治樹君。治之萬民不能自立長以正之正使不邪治使不亂不亂故安不邪故善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詩正性情而厚人倫美

教化而移風俗推四始之義明五際之要此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順陰陽之理慎德行之用著善惡之歸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故緯言此以明之

刻之玉版藏之金匱後漢書崔駰傳注。〇案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二語上有孔子地之詞者天

案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羣玉之山先生所謂策府天子於是取玉版三乘古者文字刻玉為版即所謂玉牒也金匱者藏書之府故亦曰金匱漢書司馬遷傳云遷為太史令抽史記石室

詩緯集證卷三

二

金匱之書續漢書封禪志云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古者藏書以金為匱或以玉為之太平御覽皇王部引運斗樞云堯坐中舟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匣長二尺廣八寸厚三寸黃金檢白玉繩封兩端又云舜觀河洛有黃龍負圖出圖以黃玉為匣如櫃長三尺廣八寸厚一寸四合而連有戶圖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是亦以玉為匱也詩三百五篇詩譜序詩者持也禮記內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詩譜



案春秋說題辭云詩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又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迷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言志也春秋緯言人心之操是亦以詩為自持其心漢世緯學多用齊詩此其明驗五行大義云五行則金木水火皆載於土五事則貌言視聽皆生於心尸子曰心者身之君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戮人心者天地之精羣生之本故政之治亂由於君之心也能自持

詩緯集證

卷三

三

其心則可以扶持邦家矣

上下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

戒說邪

以叙詩王諷諫古者人君使瞽誦詩而諷諫所以自儆也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之言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匡衡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上以風化下也司馬遷稱小雅譏已之得六流及上是下以風刺上也漢書藝文志云古月採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攷正也又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於隣國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溫柔敦厚之旨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是故先王著甘教焉

治世之音溫以裕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垂詩道然也古微書○說邪同

案樂記云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動聲義云宮唱而商和是謂喜太平之木也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也羽從宮往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音相應即為和

詩緯集證

卷三

四

不相生應則為亂劉知幾曰國有否泰世有隆污作者形言本無定準觀荀那之頌驗有殷方與吹竹之什知宗周將隕故樂緯言聖人之作樂非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  
頌者王道太平功成治定而作也詩類函通○古微  
案韓詩外傳云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載其上夫是之謂下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論衡亦云周頌三



十一篇殷頌五曾頌四凡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故季札觀於周樂爲之歌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是三百五篇頌居其極矣

集微揆著上統元部三下叙四始羅列五際初學記六

部三

宋均注集微揆著者若赫赫仄阼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王有天下也全上

案易乾鑿度云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注云三微而成一著自冬至至正月中爲泰

詩緯集證

卷三

五

卦三著成體則四月爲乾卦後漢書章帝紀三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注云三微者三正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路史伏紀引春秋內事云自開闢後五緯各居其方伏羲乃消息禍福以制吉凶始合之以爲元公羊隱元年疏引春秋元命包云元者端也元者無形以起有形以分注云元爲元之始也元之有泉泉流之源起造天地天地之始也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形之成由微而著元立而四始以叙五際以列始

詩緯集證

卷三

六

亥以水爲先五際起卯以木爲首春秋緯言德合元者稱皇厯元之立始於伏羲其德合元故稱爲羲皇也皇侃論語義疏引舊說上推三統以伏羲爲人統神農爲地統黃帝少昊爲天統顓頊爲人統帝嚳堯爲地統帝舜爲天統必從人爲始者三才須人乃成也續漢書律厯志引樂叶圖徵云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一其厯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卽元也王者卽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易緯乾鑿度載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以日次次之母算者乃木金水火土德之日也德益三十六



詩緯集證

卷三

七

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  
 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  
 夏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冬藏三百四  
 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  
 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  
 終一紀五德者所以立尊號論天常志長久開  
 元占經六十七引黃帝占曰五子者悉之始也  
 甲子木春始王丙子火夏始王戊子土季夏始  
 王庚子金秋始王壬子水冬始王五行之无各  
 有其始而詩但言四始者四時之運成於五行

詩緯集證

卷三

八

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及帝王紀錄興亡之數  
 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三三子斯封稷  
 契皋陶皆賜姓號中候苗與云堯受圖書已有  
 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尚書緯運期授云蒼  
 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  
 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文選注四十六引春秋  
 錄圖云蒼精萌姬稷之後昌公羊宣三年疏引  
 春秋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  
 也滅翼者斗滅斗者參滅參者虛滅虛者房注  
 言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舜斗之星精在  
 中央其色青案青字疑黃之誤參禹之星精在西方其  
 色白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文王房之星  
 精在東方其色青始際之義由陰陽五行之運  
 推之堯受河圖有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因  
 微知著觀往察來元會運變百世可知故詩緯  
 云然以見王者受命改正易元應運而起皆順  
 乎天而應乎人始際之說其所由來久矣

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禮典  
 宋注偁皇者皆感天皇之氣也全上  
 案春秋佐助期云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



合誠圖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合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又云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握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精神與天地通注云人受天地氣而生故精神與天地通也運之樞云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上合皇極其施光明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然則三皇皆德合於天故稱皇也

五精星坐其東蒼帝坐神名靈威仰精為青龍天龍

詩緯集證

卷三

九

案五精星坐在太微宮中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五府五帝之廟皆祀五帝之所也注云象五帝之精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赤帝赤熒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蒼帝靈威仰春秋文鈎耀云東宮蒼帝其精為青龍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北宮黑帝其精元武黃帝之精文佚不具今據推度災言黃龍在內正土職也史記天官書云權軒轅軒轅黃龍

體開元占經引石氏曰軒轅中央土神黃帝之舍也又中宮勾陳六星荊州占曰黃龍之位也淮南天文訓云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神為填星其獸黃龍唐類函旌旗引河圖云帝之五旗中央法黃龍曰常是中宮黃帝其

與龍也

演孔圖云天子皆五帝之精各有 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使開階立隧又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宮商為姓秀氣為人宋均注云正氣者謂若木人則得蒼龍之形靈威仰之氣火人得朱雀之形赤熒怒之氣以生之比也間

詩緯集證

卷三

十

氣則不苞一形各受一星以生若蕭何感精樊噲感狼精周勃感元精者也元命包云五德之運各家其數與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天道煌煌非一帝之功王靈赫赫非一家之常順命者存逆命者亡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王雖有基業非德烈不章其化如神其養如春民懷我仁四靈允臻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

七政天斗上一星天位二主地三主

五主



上六主木七主金開元占經

案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  
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  
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屬於斗  
御覽天部五引春秋運斗樞云一又地理各有  
所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也開元占經北  
斗占引石氏曰北斗第一星主日第二星主月  
第三星主熒惑第四星主辰星第五星主填星  
第六星主歲星第七星主太白主日者法天主  
月者法地是北斗星主天地五行之政也

詩緯集證

卷三

十一

七政星不明各為其政不行全上

案開元占經引石氏曰北斗七星欲其明大  
澤相類不相類者主亂又引孝經援神契曰  
者德至於天則斗極明天子不爭祠名山不  
鬼神則斗第一星不明數起土功壞決山陵逆  
地理不從天則第二星不明天子不降下姓則  
第三星不明發號施令不從四時則第四星不  
明用樂聲淫泆則第五星不明用法深刻則  
第六星不明不省江河淮濟之祠則第七星不明  
黃帝占亦以斗第一星為天道第二星為地

第三星為人道第四星為四時第五星為首律  
第六星為法律第七星為四瀆與援神契同禮  
記曲禮正義引禮緯斗威儀云法北斗而為七  
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

五緯合玉更紀開元占

案占經十九引易坤靈圖云王者有至德之萌  
則五星若連珠鄭元曰謂聚於一舍以德得天  
下之象也海中占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  
受慶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  
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五星皆大其

詩緯集證

卷三

十二

事亦大五星皆小其事亦小周將伐殷五星聚  
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  
齊桓終於侯伯無更紀之事是五星小者其事  
亦小也

五緯聚房為義者受福行惡者亡全上。案開元占  
類求之知是  
公神義文

案藝文類聚符瑞部引春秋元命包曰殷紂之  
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注云  
周起於房而五星聚之得天下之祥開元占經  
引帝王世紀曰文王在豐九州諸侯咸至五



詩緯集證

卷三

十三

聚於房姬者蒼帝之精位在房心詩緯言此蓋謂殷周改代之際也又引春秋運斗樞曰歲星帥五星聚於東方七宿蒼帝以仁良溫讓起於惑帥五星聚於西方七宿赤帝以寬明多智畧起填星帥五星聚於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太白帥五星聚於西方七宿白帝以勇武誠信多節義起辰星帥五星聚於北方七宿黑帝以清平靜潔通明起皆以所舍占國河圖曰歲星帥五緯聚房青帝起太白帥五緯聚參白帝起辰星帥五緯聚室黑帝起荆州占曰五星合

日之蝕帝消開元占

於一舍其國主應之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受其凶殃觀於五緯聚房之驗則其他宿可以類推矣  
案消者謂修德以消其變也開元占經七引春秋感精符云王者之明以日為表日明則道正暗昧不明則道亂各以其類占天子常戒以自勵亦各以其類自救以消之潛潭巴曰正月朔日日蝕後十七日山冢崩絕百川沸騰大臣皆用錄在名公百二十日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天

詩緯集證

卷三

十四

下昏亂羣小執綱以方為員以欺為忠帝人失勢俛從風靡天子大弱可防而消占經十又引洪範天文占曰凡日蝕改行修德即災消除不改應在三年三年不改至六年六年不改至九年九年而災成董仲舒曰日蝕者邪臣蔽主之應不有反臣必有亡國退臣絕陰正權平衡以德消則無害荆州占曰日蝕審所始蝕之鄉及星之分野以占之當者之國吉凶在焉是故聖主見變則改身修德親賢問老與共憂之則患可止而禍可致故曰有福將來受之以危則福反為禍有禍將來受之以德則禍反為福輒禳祠之去禍致福也

紫宮主出度開元占經

案淮南天文訓云紫宮太乙之居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春秋元命包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宮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闔闢



皆在此中宋均注云十二宮中外位各定總謂之紫宮也

熒惑司實元占經三十

案春秋繁露云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又云陽以南方為位陰以北方為位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位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熒惑位南方主火以夏丙丁王太陽之氣也陽常居實位

詩緯集證 卷三

十五

故詩緯曰熒惑司實

杓為天獄主天煞也

初學記東理部。大平都覽刑法部一。

案開元占經六十七引洛書云北斗第一星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石氏曰北斗第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北斗第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方殺有罪攷史記天官書言在斗魁中者貴人之牢有勾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集解引孟康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索隱引樂叶圖徵云天理理貴人牢連營賤人牢宋均云天理以理牢獄連營貫索星

也汜厥樞云賤人牢一曰天獄則此云杓為天獄即指貫索言之之魁四星為伐故天理屬焉斗之杓五星 殺故天獄屬焉

中星虛囚則開出潘確類書設官七

案開元占經六十五引春秋緯曰貫索賤人之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該與言言曰貫索北開名曰牢戶其星閉閣則戶閉赦若星狹而不開牢中有憂貴人當之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故以鳥為火心為大火說部○案語見左氏傳

詩緯集證 卷三

十六

案火正有二一為祝融顓頊氏之子也一為閼

伯高辛氏之子也左傳襄九年云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二十九年云火正曰祝融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淮南天文訓云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其獸朱鳥注引舊說曰朱明祝融也朱鳥朱雀也又時則訓注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可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死為火正者祝融之後其分野上應箕軫是祝融為火正配食於味也商邱在宋



地未之分野上應房心是關伯為火正配食於心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以為三月心星見於辰上使出火九月心星在戌上使內火也爾雅曰味謂之柳柳鶉火也柳者朱雀頸故為味象又曰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白之亡枉矢流開元占經

案洪範五行傳曰枉矢者弓弩之象也枉矢之所觸天下之所伐滅亡之象也太平御覽咎徵部引尚書運期投曰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

詩緯集證

卷三

十七

也枉矢射參開元占經引洛書云枉矢出夏桀滅尚書中候云夏桀無道枉矢射夏白帝之子故言白之亡也又案春秋考異郵云枉矢西流射伐秦以亡郤萌曰枉矢射參秦以亡漢書天文志云凡枉矢之流以亂伐亂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物莫直於矢今蛇行不能直而枉者執矢亦不正以象項羽執正亂也羽遂合從院秦人屠咸陽秦亦白帝之子故其亡也亦有枉矢射參之徵

枉矢流天降喪亂全上

案河圖稽耀鉤曰辰星之精散為枉矢春秋

斗樞曰五星散為王天荊州占曰鎮星之精

為枉矢並見開元占經物篇曰枉矢五星盈縮

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

春夏秋冬伏見有頃失其時離其常則為變異

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史記天官書曰枉矢

類上此行色皆黑望之如有毛目然春秋

合上枉矢主及萌黑彗分為枉矢枉矢者

射星也水流蛇行皆明故有毛目陰合於四

長四尺生木其心青黑水滅火其精以

詩緯集證

卷三

十七

為謀反之徵在所流受者皆為天子之祥陰

道於六期六年萌二十四年天子以若天

緯又曰枉矢或東或西五穀不昇民流亡

故為喪亂之徵也

者之亡詩出房

案開元占經引巫咸曰彗星有出者皆五星之

象以其所出宿以命五行所屬之象出於木宿

歲星之象出於火宿熒惑之象出於土宿鎮星

之象出於金宿上曰之象出於水宿辰星之

見於二十八宿中外官變色揚芒怒而與



合闕此皆大兵破國之殃臣凌其君下不伏上天下不順故致此災審以五色察之決知存亡之事又曰彗星一列宿中外者各以其所部舍官名為其事所之者為其謀其下之國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為其期以五氣相賊為其決攷尚書運期授曰蒼帝亡也大亂彗東出春秋考異郵曰彗星貫房王室大亂感精符曰星孛於東方言陰奪陽臣伐主以兵相滅以勢相乘天下變易帝位久失人人徼幸布衣縱橫禍未定息主威亂起陰動爭明之異也又春秋緯曰彗

詩緯集證 卷三 十九

星出東方金代蒼荊州占曰彗星孛於房赤帝之後受命人主凶有亡國周蒼帝之子秦白帝之子滅周者秦故言金代蒼秦亡而漢興故言赤帝之後受命也

東有為也者彗星占箕海水溢觀象玩占經星二十八宿

案開元占經八十九引河圖聖治符云彗星守箕東夷下濕與水君將為亂占經八十八引河圖云彗星出東方河逆決太平御覽晉徵部引春秋演孔圖曰海精死彗星出箕斗之間為漢津故其應為河決海溢皆主水患箕東方之宿

故其占為東夷有亂也

彗星守味南越將為亂開元占經八十九

案開元占經引魏氏圖曰彗星東行西指越兵大起孝昭洞紀曰漢武建元六年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後越王邪攻南越趙王恢擊之未至越人殺邪味主南越者日辰占邪以丙丁為楚及南蠻味為鶉火之次朱鳥主南方故其應如此

四角主張熒惑司過也易乾鑿度

占經八十七孝經緯圖妖星占云天

詩緯集證 卷三 二十

惑在星宿中出月左方日在丙寅熒惑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六十日其未出六日必有災雲赤青黃三物厭日之光赤色之星有兩赤方在其旁出而生天惑之星四角長三尺主早有兵起所指之國亡繁星變色而赤期一年遠二年詩緯此語蓋指天惑言之天惑星四角在七星中其位近張又為熒惑之變熒惑火星也白虎通引春秋元命包云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故云四角主張熒惑為罰星為執法主憂患過惡禍福所由生故云熒惑司過也又北堂書鈔天



部引春秋運斗樞云地動則見於天象四角主  
災月蝕則見亦謂妖星也

陽氣終白露凝為霜太平御覽  
天部十二

宋均曰白露行露也陽終陰用事故曰白露凝為  
霜也全上

案大戴禮天圓篇云陽氣勝則散為露陰氣勝  
則凝為霜立秋之日白露下季秋之月霜始降  
論衡曰露秋氣所生也春秋考異郵曰霜陰精  
冬令也四時相代以霜收殺霜之為言亡也物  
以終也開元占經一百一引京房曰霜者刑罰

詩緯集證

卷三

二二

行也霜所以成萬物刑罰所以誅惡人刑一以  
懲十殺一以全萬人君居位刑罰妄行誅殺不  
當故天應以隕霜於春於夏皆刑罰不法之應  
霜下或未見日而欲暉者此人君以喜怒行刑  
罰也霜或見日而不暉此人君執法不可犯  
也霜或天陰不見星而有霜者此臣下擅行誅  
罰也

口口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法之太暴故震雷驚人  
使天下不安初學記政理部。太  
平御覽刑法部一

案說文曰震劈歷振物者也釋名曰震戰也所

擊輒破如攻戰也又曰辟歷辟析也所歷皆破  
析也電殄也乍見即殄滅也開元占經一百二  
引京氏曰人君承用節度即雷風以節之暴行  
威福則雷霆擊人其救也議獄緩死則災消矣  
又曰天無雲而雷者此君無恩澤於百姓國將  
易君萬民不靜小人失命無雲而雷霆或為火  
者此人君以暴罰也

起居無常

案此說齊風東方未明之文也詩卒章曰不能  
辰夜不夙則莫毛叙云朝廷興居無節語意正

詩緯集證

卷三

二二

孔子歌云遠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政尚靜而  
惡譁也古微

案說苑政理篇孔子曰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  
篡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  
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  
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遠山十里  
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語與此  
合蟪蛄詩所謂蟬者是也陸璣草木蟲魚疏云  
蟬一名蟪一名叨嘹音徐謂之蟪蟬楚人謂之



蟪蛄秦燕謂之蟛蚘或各之蜺蚘漢書五行志云言之不從是謂不义從順也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蟴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

日月揚光者人君之象也風雲列勢者將帥之氣也聲容具之說郭

案春秋潛潭巴曰王者德象日尤所照無不及也君臣和得道叶度則日月大光明天下和平

詩緯集證 卷三

二三

上下俱昌禮斗威儀云人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月多耀漢書李尋傳云易曰懸象者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照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後漢書郎顛傳云風者號令天之威怒春秋說題辭云雲之為言運也含陽而起以精運也將帥立威於外運謀制勝故上應風雲之象開元占經云凡鳴條以上怒風起止皆詳其五音與歲月日時刑德合衝墓殺五行生克王相囚死

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兩軍相當以分主客以日辰所得納音為客以辰下十二時與風所來方為主若日辰納音能克日辰及方為客勝時下支神及風來方能克納音則客敗主人勝又引太公曰興軍動眾陳兵必見其雲氣示以安危故勝敗可逆知也雲氣王相者吉囚死者凶凡軍上雲氣黃白潤澤者將有盛德形如山岳者將有深謀上與天連者軍將賢良氣如龍如虎或如旌旗無風而颺或如困倉見日益明皆猛將之氣也

詩緯集證 卷三

二四

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汚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太平御覽地部引作夫齊之地又北地部引作夫齊之地又北堂書鈔律引宮角作羽字律中太簇音中宮角御覽時氣部三〇案案齊地處青州釋名云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五行大義引太康地記曰少陽色青歲始事首即以爲名其地東北距海西距岱漢書地理志云太公以齊地負海島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呂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太簇者孟春之月律正月之時萬物始大簇地



音中宮角角為木亦得東方之氣樂動聲儀云角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也

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宮徵太平御覽

案漢書地理志云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陳國今淮陽之地後為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五行大義云角於時在辰辰木也亢於時在辰春夏為火秋冬為水五星占曰亢火也辰三月斗建故言處季春之位姑洗季春月律亢為火故陳地

音中宮徵徵火音也樂動聲儀曰徵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均也

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類聚四時部○太平御覽時叙部六

詩緯集證 卷三

二五

案地理志云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二十餘世為宋所滅五行大義云房土也心春夏為木秋冬為火開元占經引石氏曰房春夏為木秋冬為火又曰房土宿心星火也爾雅曰大

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曹地房心星分火正閼伯之虛房為土宿故處季夏之位季夏火土鄉也心為大火故曹地音中徵

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腴白色秀身律中南呂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其聲清以揚時部○太平御覽時叙部○案御覽引無律中南呂句從北堂書

注賸明也御覽全上

案秦地屬雍州其天宿白虎得金之正氣故處仲秋之位南呂者仲秋之月律商者金之音樂

詩緯集證 卷三

二六

動聲儀云商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淮南地形訓云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中行白色蓋亦得金之氣為多也

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秦嶽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故其民儉而好畜外急而內仁此唐堯之所處太平御覽時叙部十一○案太平寰宇記河東道處因引唐地磽确其人儉而畜積外急而內仁御覽引無此句今從寰宇記增

案地理志云太原郡在晉陽屬并州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并州於時在亥故唐地處於孟冬常山即恒山北嶽也周官職方



氏恒山為弁州鎮在今定州西陽縣西北泰嶽  
即霍山職方氏霍山為冀州鎮在平陽府屬霍  
州之東一名霍泰山地理志河東郡下云瑋縣  
霍大山在東冀州山唐地在并州介雍冀之間  
故得常山泰嶽之風音中羽羽為水冬之氣也  
地理志又云唐本唐堯所居其民有先王遺教  
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  
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季札聞唐之  
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太平御覽時叙部十一其音羽角

詩緯集證 卷三 二七

詩經類考

案地理志云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  
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又曰河東土地  
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又河東郡下云  
河北詩魏國平陽有鐵官應劭云堯都也在平  
河之陽晉之疆候辰星辰星北方冬水也其音  
羽角者季冬雖水位而木氣已動故音中羽角  
樂動聲儀曰羽聲疾以虛其和短以散也

邯鄲衛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域處州之中名曰地  
軸太平御覽叙部三

案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洛為中地理志  
云昔周公營洛邑為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  
方故立京師至平王東居洛邑其後五伯更帥  
諸侯曰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初洛邑  
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千  
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故其分地小河內本殷  
之舊都周分為三國邯鄲衛是也其後邯鄲之  
民遷於洛邑衛封楚邱之地鄭居涉洛之間並  
屬中州故為地軸唐虞以冀為中土周以豫為  
中土太平御覽引太康地記曰豫州之分其人

詩緯集證 卷三 二八

得中和之氣性安舒其俗阜其人和博物志云  
周在中樞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四險之國五經  
要義曰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  
以摠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統四方以制萬國  
者也

又案藝文類聚州部引春秋元命包曰五星流  
為兗州兗之言端也信也蓋取兗水以為名焉  
言隄情端故其氣纖殺分為鄭國鈞鈴星別為  
豫州豫之言叙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處故其  
氣平靜多序也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幽之



為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曉故其氣躁  
急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立為揚山虛危之  
精流為青州分為齊國立為萊山營室流為并  
州分為衛國之鎮立為明山并之言誠也精舍  
合并其氣勇抗誠信也天弓星主司弓矢弩流  
為徐州別為魯國徐之為言舒也言陰牧內安  
詳也昴畢間為天街散為冀州分為趙國立為  
常山觜參流為益州益之為言隘也謂物類並  
決其氣急切決裂也東井鬼星散為雍州分為  
秦國東距殺阪西有漢中南台高山北阻居庸

詩緯集證

卷三

二九

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軫星散為荆州分  
為楚國荆之為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  
周禮保章氏疏引春秋合誠圖云北斗七星主  
九州華岐以北積石龍門西至三危之野雍州  
屬魁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璇星  
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  
山以東至羽山南至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  
權星大別以東至雲夢九江衡山荆州屬衡星  
荆山西南至岷山北距烏鼠梁州屬開陽星外  
方熊耳以東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杓星此九州

分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兗青徐揚並屬二州  
故七星主九州也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河圖  
曰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寬舒  
遲人聲緩其泉鹹以酸荆揚角微會氣漂輕人  
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蹇  
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  
泉甘以苦雍冀商羽合端駛烈人聲捷其泉辛  
以鹹本草綱目方氏下引河圖云九州殊題水泉各異風聲習剛柔不同青州其音角  
羽其泉鹹以酸其氣舒遲其人聲緩荆揚其音角後其泉酸以苦其氣漂輕其人聲急梁州其音商徵其泉苦以辛其氣剛勇其人聲蹇雍冀其音商羽其泉辛以酸其氣駛烈其人聲捷徐

詩緯集證

卷三

三十

州其音角宮其泉酸以甘是九州之人水土既  
其氣悍勁其人聲雄云云是九州之人水土既  
殊風聲氣習各有不同皆可與詩緯之說互證  
參觀也

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  
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山海經海外東經注○開元占經四  
案開元占經引詩含神霧一于上有三萬二字  
天地相去下無一字太平御覽地部一引天地  
相去句同據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  
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四  
有三萬二字者是也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引



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至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與淮南地形訓文同而於詩緯及河圖所說里數微異今本山海經佚其文無可攷矣又淮南天文訓云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階去地億五萬里今本淮南訓誤作五億萬里與詩緯說合此從開元占經所引訂正九野者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方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元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

詩緯集證 卷三 三一

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顯天其星觜勝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尙書考靈耀說與淮南畧同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往照天門中山海經大荒北經注○文選季賦注○楚詞補注案山海經引有龍銜精脫火字攷文選注引作銜火精無往字洪興祖楚詞補注同據以補正大荒北經云西北海之州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

九陰是謂燭龍淮南陸形訓云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注曰委羽北方山名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云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僂國人長一尺五寸也山海經注

案中州以東下舊有西字今據列子湯問篇無西字此蓋衍文山海經海外南經云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一曰焦僂國在三首東郝氏蘭舉曰周饒即焦僂之聲轉說文云南方

詩緯集證 卷三 三二

有焦僂人長三尺短之極也淮南陸形訓云西南方曰焦僂高誘注焦僂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韋昭國語注亦云焦僂西南蠻之別名也東北極有人長九寸全上○節覽案山海經大荒東經云有小人國名靖人郭注引詩含神霧云云殆謂此小人也靖或作淨音同郝氏蘭舉曰說文靖細貌蓋細小之義故小人名靖人也初學記卷十九引郭氏讚曰焦僂極麼淨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纒了列子湯問篇云東北極有人名曰淨人長九寸靖淨並



古通用字

馬蹄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

案山海經海內經云有釘靈之國其民從鄰以

下有毛馬蹄善走郭注引詩含神霧語為證鄰

氏蘭華云釘靈說文作丁零一作丁令通攷云

丁令國有二鳥孫長老言比丁令有馬脰國其

人聲音似雁鷺從鄰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有

毛馬脰馬蹄走疾於馬案通攷所說見裴松之

然則詩緯所言蓋指此也

東注無底之谷

詩緯集證

卷三

三三

案山海經大荒東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郭注

引詩含神霧云云謂此壑也攷列子湯問篇夏

草曰勃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

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虛是其證已

大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

道險僻不通

案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曰載大華之玉女章

懷注引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

至持玉漿服之成仙太平寰宇記關西道引云

華山上有明星玉女手持玉漿得服之則仙矣

菟文類聚卷七引郭氏山海經讚曰華岳靈峻  
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  
雲裳並用詩緯說

少室之山巔亦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  
得上也

案山海經中山經云少室之山其上多玉郭注

曰今在河南陽城西俗名黍室引詩含神霧云

云又西山經云峯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

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郭注引河圖玉版

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河圖玉

詩緯集證

卷三

三四

版之語與詩緯同郭云黃帝食玉膏所以得登

龍於鼎湖而靈化也是得服玉膏成仙之驗地

理志云潁川郡崇高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

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崇高為外方

山也初學記卷五引戴延之西征記曰其山東

為太室西為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摠名也謂

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又案郭注云少室

俗名黍室黍譌作泰今訂正續漢書郡國志云

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洧水潁水出焉有負黍

聚太平御覽地部四引郡國志云少室山一名



黍室山負黍城在南因山以名城也足證黍字是黍之謬

作邑於豐起靈臺詩靈臺正義

案中候維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顯伐崇作靈臺文於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文王於豐得命當立天子之居故作都於豐以

詩緯集證

卷三

三五

應天命靈臺在豐邑澧水之東其制積土崇九仞上平無屋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大平御覽禮儀部十三引禮統曰所以制靈臺者何以尊天重民備災禦害豫防未然也夫王者當承順天地節禦陰陽也殷為神臺周為靈臺質者擬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者稱靈是其異也

五岳視三公岱宗為之長封禪在焉此堂禮記

案春秋佐助期云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台合為帝佐以匡綱紀風俗通云三岳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岱者始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兩天下惟泰山平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甫可得而數七十有二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際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

詩緯集證

卷三

三六

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禮儀部十五引經鈎命決曰封乎泰山考續燔燎禪乎梁甫石紀號煥炳巍巍教化顯著續漢書禮儀志昭注引袁宏曰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聲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山岳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所通必於其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也與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德化克塞洞照八冥則鸞臻



詩緯部引無  
于者二字

案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  
春秋運斗樞云樞星得則鸞鳥集山海經云女  
牀之山有鳥焉其形如翟而五采以文名曰鸞  
鳥見則天下安寧尚書中候曰帝軒提象鸞鳥  
來儀又曰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赤神之清鳳凰之佐鳴中  
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  
有度祭祀宰民咸有敬讓禮節親疎有序則至  
一曰心識鐘律律調則至鳴舞以和之

詩緯集證

卷三

三七

堯時嘉禾七莖連三十五穗太平御覽休徵部二  
路史陶唐紀注

案御覽皇王部五引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  
十載嘉禾莖連又百穀部二引春秋說題辭曰  
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五  
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  
之極也休徵部二引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  
於地則嘉禾生春秋運斗樞曰璇星得則嘉禾  
液孫氏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  
文者則一本而同秀質者則異本而同秀此夏  
殷時嘉禾也白虎通曰嘉禾者大禾之為美瑞

者也成王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穗大  
幾盈車長幾克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  
公而明之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當和為一平  
後果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鬱金十葉為貫百二十葉采以煮之為鬱合芳物釀  
之以降神神

案周禮鬱人掌裸器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  
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香草各  
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  
前說文釋鬱語與鄭司農同一曰鬱鬯百草之

詩緯集證

卷三

三八

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  
林郡也水經溫水注引應劭地理風俗記曰鬱  
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  
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  
據周禮注及說文並百二十貫築以煮之則此  
緯葉字益貫之誤承字乃築之譌耳

菖蒲益聰茶萸耐老

案孝經援神契云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  
年威喜辟兵又云菖蒲一寸十二節者服之益  
聰太平御覽木部九引雜五行書曰舍東種茶



莢增年益壽西京雜記云九月九日佩茱萸令人長壽是茱萸耐老之驗也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萑蒲遠雅頌著倡優則玉衡不明萑蒲冠環也又云玉衡散為椒茱萸亦椒之類

麟木之精論史錄

案說苑辨物篇曰麒麟屬身牛尾馬蹄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乎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春秋保乾圖云歲星散為麟演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

詩緯集證

卷三

三九

榮也麟木精也宋均注曰麟木精木生於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緹柴者也五經異義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日為火候鄭云金九以木八為妻金性義木性仁得陽氣似父得陰氣似母麟西方毛蟲得木八之氣而性仁何休公羊傳注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用所以為仁也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乃至麟為歲星之散氣故曰木精木於五常配仁麟肉角戴仁之象故為仁獸也

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

又見路史太昊紀注生庖犧皇王部二

○初學記引華胥履太人跡而生伏犧

宋均註雷澤地名華胥伏犧母上

案御覽皇親部引河圖說與詩緯同皇王部二又引孝經鉤命決曰華胥履跡惟生皇犧注云跡靈威仰之跡也履跡而生以為奇惟也皇王世紀曰庖犧蛇身人首有聖德繼天而生首德於木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伏犧為蒼帝之精故感靈威仰之跡而生也

龍首帝紀注

詩緯集證

卷三

四十

顏似龍也  
案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孝經鉤命決曰姪巳感龍生帝魁注云任巳帝魁之母也魁神農名巳或作妣皇親部一引春秋元命包曰女登生神農人面龍顏始為天子路史炎帝紀注引元命包曰少典妃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為神農詩緯所云龍首益即農皇感生之神

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而生黃帝

初學記王部○案文選謂命論注御覽皇王部四引無光字比斗字星字而字文選注附作符



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四引孝經鉤命決曰附寶  
出降大靈生帝軒註云附寶帝軒母也電黃精  
軒轅氣也河圖握矩紀曰黃帝名軒北斗黃神  
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  
耀感附寶生軒胸文曰黃帝子春秋元命包曰  
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  
履陰乘數制剛註云顏有龍象似軒轅也庭陽  
太微庭也戴天天文在首履陰陰字在足下也  
制剛紀也紀正四輔也黃帝土之精軒轅土神  
黃龍之體又主雷電故感其精而生也

詩緯集證

卷三

四一

瑤光如蛻質月正白感女樞生顛頊初學記天部○  
太平御覽天部○  
十引無如蛻質月正白感女樞生顛頊  
無木二字○玉海新瑤門無如蛻字下有於若水首  
戴于戈  
七字

注星光如虹蛻往質月也陽紀史高

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四引河圖曰瑤光之星如  
蛻質月正白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黑帝顛頊與  
含神霧說同春秋元命包曰顛頊駢幹上法月  
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注云水精主月參伐星  
主斫刈成功兼此月職重助費以爲表案北斗  
第七星主月主金月水精太陰之氣也參金宿

白虎之體也顛頊水精水生於金故其感生之  
時瑤光質月而駢幹爲表上法參星也

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堯初學記帝王部○  
路史陶唐紀註○  
宋文選卷光殿賦  
註引慶都生伊堯

案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春秋合誠圖曰堯母  
慶都益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  
益之年二十出觀三河之首若有神隨之者有  
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云赤受天運下有圖人  
衣赤光面八彩鬚鬚長七尺二寸兌上豐下足  
履翼宿署曰赤帝起誠天下寶奄然陰風雨赤

詩緯集證

卷三

四二

龍與慶都合婚有娠龍消不見既乳堯貌如圖  
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之語與詩緯合赤帝  
之精生於翼體爲朱鳥其表龍顏益應赤龍之  
象也

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路史有虞紀註○太  
平御覽皇王部六

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河圖著命苞文與詩緯  
同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演孔圖曰蛻者斗之精  
也星占曰虹蛻上精填星之變開元占經九十  
八引春秋緯曰虹蛻者斗之亂精也斗者天樞  
也居中宮土位其第五星主填星填星土之精



也尚書帝命驗曰姚氏縱華感樞注云縱生也舜母握登春秋感精符云滅翼者斗注言翼堯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斗舜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青黃字誤經援神契云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袞注言大口以象斗星又為天作喉舌舜為斗星之精故其生感斗樞虹氣也

大禹之興黑風會紀

太平御覽皇王部七  
路史夏后紀註

注黑力黑風風后並黃帝臣復臣曹勗伯禹當斯而至也上

案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

詩緯集證

卷三

四三

以理日月星辰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麻之數史記五帝紀云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論語摘輔象云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力墨受準斥註云力墨或為力牧此引詩緯作力黑黑乃墨之譌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河圖云黃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平崑崙之墟皇王部七引黃帝元女兵法云禹問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乎風后對曰黃帝藏於會稽之山下其坎千丈廣千

詩緯集證

卷三

四四

尺鎮以盤石致難得也禹北見六子問海口所出乃決江口鳴角會稽龍神為見玉匱浮禹乃開而視之中有天下經十二卷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九嶷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禹乃東巡衡山求之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來候禹令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書得通水之理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記之名曰山海經詩緯所言即其事也又案遁甲開山圖云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二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堯帝知其功如大禹知水源乃賜號禹古之聖人皆天帝降精以生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隧故力墨風后復至為禹佐也契母有娥浴於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墮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丹鉛錄十七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為



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元邱有燕銜卵  
隨之契母得故舍之誤吞之即生契素隱曰按  
史所引出詩緯故曰詩傳尚書中候曰元鳥翔  
水遺卵於流城簡吞之生契封商註云元鳥燕  
也翔水徘徊於水上城城氏也簡簡狄也契母  
各呂覽音初篇云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  
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  
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  
二卵比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  
實始作爲比音高誘註曰天令燕降卵於有娥

詩緯集證

卷三

四五

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  
有娥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

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帝系部

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河圖曰扶都見白氣  
貫月感黑帝生湯詩含霧神帝王世紀並同詩  
緯言顓頊之生也瑤光如蜺貫月正白顓頊水  
精殷黑帝亦水精之子故其感生與顓頊相似  
尚書中候云天乙在亳諸隣國緹負歸德東觀  
乎洛降三分沉璧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鳥以  
雄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

福以築克三年悉合注云黑鳥黑帝叶光紀之  
便也元水也

后稷母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生后稷  
史記卷七  
代世七

案褚先生引詩傳云云索隱以史所引出詩緯  
也攷詩生民正義引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蹟生  
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路史高辛  
紀注引春秋元命包曰姜嫄遊於闕宮其地扶  
桑履大人蹟而生稷卦之得震故周蒼代商又  
易通卦驗云帝蹟術感鄭註曰震爲足故蒼帝

詩緯集證

卷三

四六

之興多以蹟感后稷之生則然

大任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太平御覽  
皇王部九

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河圖著命苞文與詩緯  
同周者蒼帝之萌木精也御覽皇王部九引春  
秋風精符云孔子案錄書合觀五常英人知姬  
昌爲蒼帝精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註引元命  
包云孔子曰扶桑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  
用事精感姜嫄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  
代殷者爲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羽翼日衣青光  
宋衷註曰爲日精所羽翼故以爲名木神故以



其方色衣之初學記帝王部引元命包云姬昌  
蒼帝之精位在房心宋均注曰蒼帝靈威仰然  
則知長人者靈威仰之神也昔華胥履大人跡  
而生伏羲姜嫄踐巨人跡而生后稷三聖人皆  
蒼神之精故其感生之祥舉相似也

執嘉妻舍始遊洛池史記高祖本紀索隱

案史記索隱據春秋握誠圖以為執嘉妻舍始

遊洛池生劉季詩合神霧亦云

有寶雞銜赤珠出史記高祖本紀正義

案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舍始遊洛池有寶雞

詩緯集證 卷三 四七

銜赤珠出刻曰英生高祖詩合神霧亦云舍始

即昭靈后也

舍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后赤龍感女媧劉季

與也燕文類九十八〇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又皇親部一引同

注刻刻鐘也有玉英之文太平御覽卷八上

案史記高祖本紀云高祖姓劉氏字季父曰太

公母曰媧媧管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

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

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左股

有七十二黑子高祖感生之異與帝堯畧同皆

赤帝之子火精人也堯長七尺二寸高祖有七  
十二黑子皆應火德七十二日之數也又案東  
觀漢記云馮異勸上即位上曰我昨夜夢見赤  
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等賀曰此天命發於  
神明是光武中興亦有赤龍之應

聖人受命必順斗張握命圖授漢寶太平御覽珍寶部一

宋均注聖人謂高祖也受大命而王必順旋衡法

故張良受兵鈐之圖命以授漢為珍寶也上

案春秋佐助期云王者法斗諸侯應宿潛潭巴

云天子有三寶璇璣者轉舒天心玉衡者平氣

詩緯集證 卷三 四八

立常也運斗樞云五帝所行同位異道皆循斗

樞機衡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法元命包曰

斗為帝令出號布政授度四方故置輔星以佐

助為斗為人君之象而號令之主也高祖赤帝

之子應運而起張良受書於黃石公為漢室之

輔遂定天下故云握圖授寶也

代漢者龍顏珠額太平御覽皇親部五

案珠額謂額有角表若連珠象也



詩緯補遺

詩含神霧曰四方蠻貊制作器物多與中國反書則橫行食則合和沐則交脚鼓則細腰如此類甚衆中國之所效者貂蟬胡牀胡飯太平御覽七百九十九

案漢書西域傳云安息國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服虔注曰橫行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草謂皮之不柔者又太

詩緯集證卷三

四九

平御覽七百八十四夷部引臨海水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人民各自別異飲食取生魚肉雜貯大器中以滷之歷日月乃啖食之以爲上看鑿木作器如豬槽狀以魚肉腥臊安中十五五共食之以粟爲酒木槽貯之用大竹筒長七寸許飲之又隋書云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餘之國也飲食多蘇酪沙糖秬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又御覽五百六十七四夷樂引樂部樂志曰龜茲樂器有毛圓鼓要目鼓天竺樂器

有毛員鼓都曇鼓疎勒樂器有答臘鼓腰鼓安

國樂器有正鼓和鼓高麗樂器有腰鼓齊鼓又五百八十二引大周正樂曰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小槌擊之毛員鼓似都曇而稍大又曰正鼓和鼓一以正而一以和皆腰鼓也續漢書與服志云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呂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劉昭注引

詩緯集證卷三

五十

應劭漢官儀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又引徐廣曰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卽趙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采潤而毛采不彰灼故於義亦取徐廣又曰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皮煖額附施於冠因迷變成首飾又續漢書五行志云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篋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是其驗已



詩緯集證卷第四

福州陳喬樞學

詩緯各書所引未詳篇目者附綴於此為一引

天下和平天瑞降地符興文選王融曲水詩叙註

案白虎通符瑞篇云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

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

序休氣克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

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黃

英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八表則景星見五緯

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

詩緯集證卷四

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

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成陵

出黑丹阜出萑蒲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

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浴出龜書江出

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白虎通所

錄多散見於援神契益皆據緯書之文

歲星無光進退無常此仁道失類之應元占經開元二十三年

案歲星木之精也位在東方青帝之子歲行一

次十二年一周天與太歲相應故曰歲星人主

之象也色欲明潤視其進退左右以占其妖祥

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為仁於五事為

貌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為災占經引石氏

曰歲星主仁仁失者罰出變見於歲星歲星盈

縮故曰罰此失仁政逆春氣之所致也以其宿

命其國聖人觀歲星所盈縮之宿以知仁失之

國也

填星暈此奢侈不節王政之失開元占經三十八

案填星常晨出東方夕伏西方其行歲填一宿

故名填星填星土之精也位於中央王於四季

占經引禮斗威儀云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

詩緯集證卷四

填星黃而輝多春秋緯曰填星主德德失則宮

室高臺榭繁故填星盈縮巫咸曰填星白暈有

土功是奢侈不節之失也京房曰人君內無仁

義外多華飾則填星失度東西叛逆不收必夏

霜雪其收也治社稷明堂近方直親厚重之人

則災消矣

又案春秋繁露第六十一篇云曰冬至七十二

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火用事其

氣燔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

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堅凝而白七十二日水



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今董子

作修陽聖歲作修歲木用事則行柔惠挺羣禁

至於立春出輕繫去稍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

塞存孤幼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

田疇至於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

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

孝悌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墻

垣審群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

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

飭關梁禁外徙無決池隄史記天官書云天有

詩緯集證

卷四

三

五星地有五行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

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羸縮有度几天

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

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其次修禳正

下無之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

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大角一曰帝庭成統理開元占經

案帝庭者謂帝席也占經引春秋緯曰大角為

坐候一曰大角為帝席以布坤厚德石氏星讚

曰大角帝席色欲明光隆潤澤德合同甘氏中

官占曰帝席三星在大角北又星讚曰帝席設

座宴旅酢酌帝席星屬於大角故大角一曰帝

庭大角為天棟以正紀綱故云成統理也

奎為女令開元占經

案占經歲星占引海中占曰歲星潤澤出奎有

善令變色入奎有偽令來者若出奎有偽令出

使者金木火土四星出入奎宿口皆然帝覽

嬉曰歲星之奎有喜慶之事若有赦令是奎主

命令之驗填星占引黃帝占曰填星出奎女主

攝政國有女喜若有女貴辰星占引春秋圖曰

詩緯集證

卷四

四

辰星之奎天下賤人出貴女奎女主喜女貴及

女主攝政之徵故為女令也

天市主聚眾開元占經

案天市者天子之市也亦名天曹規占曹群也

眾所群聚也石氏曰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方

諸國門左一星宋也次星衛次星燕次星東海

次星徐次星太山次星齊次星河中次星九河

次星趙次星魏次星中山次星河間門右一星

韓次星楚次星梁次星巴次星蜀次星秦次星

周次星鄭次星晉也其星光芒即其國有謀若



星色微小其國已弱王者修德以扶之石氏曰  
天市星眾明則歲實星稀則歲虛郝萌曰天市  
中多小星民富足禮合文嘉曰王者於族人  
次序則天市正明宋均註曰王者於親疏有次  
序族者非一人也天市之應明所感者多也  
司命執刑行罰開元占經六十九

案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  
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  
中六曰司祿索隱引春秋元命包曰上將建威  
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咎司中

詩緯集證

卷四

五

主佐理司祿賞功進士占經引元命包曰司命  
舉過滅除不祥甘氏中官占云司命二星在虛  
北郝萌說以司命與輿鬼同候攷占經六十三  
引南官候曰輿鬼一名天鉄鑽一曰天訟主察  
姦天目也石氏曰輿鬼一曰鉄鑽故主法主誅  
斬司命主災咎是執刑行罰之象以與輿鬼同  
候故主刑罰也

槍三星格五星在斗杓左右主槍人史記天官書索隱

案占經六十五引石氏曰天槍三星在北斗杓  
東主帝伏兵槍者今之槍也以竹為之銳其鋒

外向以槍人星温而不明則吉若光照則伏兵  
行天槍五星在女牀東北杓者大杖所以打賊  
也左槍右格天之武備皆所以禁橫暴備不虞  
也

陳王者所起也文選注

案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虛皇王世紀云太  
昊帝庖犧氏風姓也有聖德都陳繼天而生育  
德於木為百王先故言王者所起也

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詩緯

案荀子大畧篇云小雅不以汙上自引引居下

詩緯集證

卷四

六

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與詩緯說合漢書司馬相如傳贊云司馬遷稱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  
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注引張  
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  
詩流言以諷其上也皆用詩緯之說

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史記留侯世家索隱

案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  
去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  
治者依夢之占向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



相史記留侯世家云良嘗步遊下邳圯上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與良期會出一編書曰讀此  
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良因異之常習誦讀  
之後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  
葆祠之詩緯所紀卽其事也太史公贊言老父  
予書司馬貞引詩緯爲証云父後化爲黃石則  
老子乃老父之譌耳文選通命論註引春秋保  
乾圖云漢之一師爲張良生韓之破漢以興是  
張受兵鈐之圖命爲王者師也

詩緯集證

卷四

七

齊數好道廢義簡禮文選卽禮武帝文註

宋均註簡猶闕也

案說文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人天地化成  
萬物一者數之始也齊數好道者合萬物爲一  
方以與道爲際而法自然也廢義簡禮者道德  
定於天下而禮義有所不事也道德經云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禮義者忠信之薄也淮南本經訓云古之人同  
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禮義不設  
而萬民猶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仁鄙不齊

此周明黨設詐誦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  
是以貴義陰陽之性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群  
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義者可以救敗而  
非通治之至也夫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  
救淫也是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  
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

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文選王元長承明九年兼秀才文註

案漢一翼奉傳云臣聞之師曰天地設位懸日  
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曰視聖人各  
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

詩緯集證

卷四

八

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曰視賢者名之曰經賢  
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象春秋禮  
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  
終始推得失攷天心曰言王道之安危又曰詩  
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  
性以麻觀情以律明王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  
也匡衡傳云詩者原性情而明人倫也傳曰審  
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然則治詩者必精通  
律歷陰陽而窮極乎性命之原善推禍福以著  
天人之應斯乃告往知來聖門言詩之微旨也



2046407

8  
2121.5  
15



21101000456102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詩類

猷亦訓爲用尚書猷告爾四國多方用告四  
多方也猷告爾有方多士用告爾有方多士也  
傳謂順大道告之非也其他猷訓爲用見于經  
者尙多有不具載蓋迪與由猷音義通故猷亦  
用義也

詩緯集證

卷四

九

詩緯註附錄

宋均註緒業也

文選附孫權註

案文選四子講德論註引春秋保乾圖云五帝  
異緒宋衷註曰緒業也又任昉蒼七夕詩啓註  
引並同此引作詩緯註疑詩緯亦有五帝異緒  
之語也

詩緯集證

附錄

一

八二六